

胡道靜
陳蓮笙
陳耀庭
編輯

道藏要籍選刊

(二)

上海古籍出版社

滬新登字 109 號

道藏要籍選刊

(二)

胡道靜 陳蓮笙 陳耀庭 選輯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中華書局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市印七廠印刷

開本 787×1092 1/16 印張 56.75 插頁 4 頁

1989 年 6 月第 1 版 1995 年 2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數: 3001—5000

ISBN 7-5325-0237-6

B·7 定價: 43.80 元

道德真經廣聖義

3
道
威
要
音
量
丁
>
、

美

道德真經廣聖義序

卷一

序曰珠韜玉札云太上老君降跡行教遠近有四其一歷劫衆形隨方演化即千二百號百八十名散在諸經可得微驗矣其二此劫開皇之始運道之功孕育乾坤胞胎日月爲造化之本爲天地之根播氣分生成品彙自五大之首逮殷周之前爲帝王師代代應見即鬱華錄圖廣成尹壽因機表號是也三皇迭往五帝不歸雲紀龍師時遷數章鳥官火運川逝風移步驟不同澆淳漸變雖揖讓斯在而干戈屢興阪泉有剪戮之師丹浦有專征之旌智詐行而大機隱仁愛顯而孝慈生玄默希夷日以寢薄陶唐以老成默位虞舜以歷試登庸愛軫萬方服勤庶政老君號尹壽子居于河陽以道德真經降授于舜經之旨也道以無爲居先德以有稱爲次亦猶三皇之書言大道也五帝之書言常道也其下薄義非之義節兼愛之仁損俯仰之禮挫鉅巧之智斥用兵之暴抑諂詐之謀使人復朴還淳以無爲無事爲理舜雖力而行之實

序

凶舉相明目建聰教睦九族平章百姓而恬和清靜之道莫能致也故禹湯之後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大道既隱玄化不流禮樂漸廢政刑大用矣其三老君以商陽甲之代降神寓胎武丁之年誕生於亳即令其源縣九龍井太清宮是其地也或隱或顯潛化羣方當周昭王癸丑之年以此二經授關令尹喜傳於天下世得而聞焉其四將化流沙與尹喜期會於西蜀青羊之肆示現降生即昭王丁巳之年也此道德經自函關所授累代尊行哲后明君鴻儒碩學詮疏箋註六十餘家則有節解上下尹喜解內解上下尹喜以內解之想爾二卷三法所注河上公章句漢文帝時降居州嚴君平指歸十四卷漢成帝時山陽王弼注爲尚書鄭南陽何晏字平叔魏河南郭象字子玄向秀弟鍾會明帝時人隱士孫登明二帝時人晉僕射太山羊祐字叔子注沙門羅什本西胡人王門關入中沙門圖澄也注上下二卷沙門僧肇晉時人梁隱居陶弘景白先生注四

卷二 范陽盧裕名白頭第士一草萊臣劉仁會後魏伊州人吳郡微士顧歡博士注南齊松靈仙人隱者張山無晉人河東裴楚思二秦人京兆杜弼卷二宋人河南張惠宗明帝太常博士梁武帝蕭衍注道德經四士注四卷梁武帝蕭衍注道德經四帝蕭綱作道德清河張嗣知年代不梁道士臧玄靜字道宗作梁道士孟安排經義二卷梁道士孟智周號小孟梁道士實略與武帝梁道士陳道士諸赫作玄覽隋道士劉進喜作無典陳道士李橋二卷唐大史令傅奕二卷隋道士李橋二卷唐大史令傅奕二卷唐高士道士魏徵作要義五卷法師宗文明作義東仙人胡超西山得道道士安丘五卷道士尹文操作簡要法師章錄夫肅明觀主尹惜作新義道士徐遵直翰林道士何思遠作指趣二卷衡嶽道士薛季昌作金鑑十卷洪源先生王毅珠三卷玄法師趙堅作講義太子司議郎楊上善集注真言二十卷史部侍郎賈至作述義十卷道士車弼七卷任真子李榮二卷成都

道士黎元興一作義太原少尹王光庭一作美
二道士張惠超一作志太玄法師一作集通義
郡道士任太玄一作志道士冲虛先生殿中監
中甫一作志道士張君相一作集道士成
玄英一作志漢州刺史王真一作集道士
士符少明一作志玄宗皇帝所注道德上下
二卷一作志即今所廣疏矣所釋之理諸家不
同或深了重玄不滯空有或兩推因果偏執
三生或引合佛宗或趣歸空寂莫不並探驪
室競撒珠璣俱陟鍾山爭窺瑤瑤連城在握
照乘盈懷數引則光榮緣綉演暢則彩文編
簡語內修則八瓊玉雪露霑於丹田九轉瓊
膏晶瑩於絳闕盡六氣迴環之妙臻五靈夾
輔之功忘之於心息之於踵得無所得而了
達化元矣語品證也則擺落細塵超登上秩
遊八外而放曠指三境而躋昇蹈太一之位
矣而愬內外之要兼人天之能者未有其倫
我聞元至道昭肅孝皇帝降神龍變接統象
先戡內難以乘乾浴中興而御極無為在宥
四十五年汾水襄城靡勞輟迹具茨大隗自

得朋遊廓八溟為仁壽之庭普萬寓為華胥
之國至道至德超哉明哉欽若尊經本朝家
教象繫不足以擬議風雅不足以指陳橫亘
古今獨立宇宙雖諸家染翰未窮衆妙之門
多士研精莫造重玄之境凝旒多暇屬想有
歸躬注八十一章製疏六卷內則修身之本
囊括無遺外即理國之方洪纖畢舉宸藻遐
布奪五雲之華天光煥臨增兩曜之色固可
以季仲十翼輝映二南若親稟於玄元信躬
傳於太上冠九流而肯出垂萬古而不刊則
大風朱鷹之誦誠難接武典論金樓之作詎
可同年但以疏註之中引經合義周書晉史
互有發明四始漆園或申屬類後學校卷多
晉本源輒採撫衆書所尋篇軸隨有比況咸
得備書纂成廣聖義三十卷大明在上而燭
火不休巨澤溥天而灌溉不息誠不知量粗
備闕文天復元年龍集辛酉九月十六日甲
子序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一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叙經大意解疏序引

將釋此經大分二段先明製疏後解正文今
初述製疏之由者我大唐玄宗皇帝垂衣之
暇鍾想妙門以大適為天地原根老君乃玄
元聖祖二經敷演綿歷歲年說自舜朝傳於
周代詮註疏解六十餘家言理國則嚴氏河
公楊鑣自得述修身則松靈想爾逸軌難追
其間梁武簡文僧肇羅什臧陶顧孟霞舉於
南朝任黎二張星羅於西蜀其餘祖述互有
否臧未盡發揮執窺堂奧以開元十一年躬
為註解下詔曰在昔元聖強著玄言
義云詔者勅命之書也在天子為詔為誥
為勅為制在皇后太子諸王為教為令皆
君命於臣上命於下之詞也曰者字林云
曰者從口出言為曰亦云張口吐舌為曰
說文云曰詞也從口乙聲象口出氣有聲
而成言詞也故云曰昔者往也在者存也
元者始也聖者靈通之德也書曰睿作聖

是也強者力取也著者述作也玄者深妙也言者詞也謂老君爲道化之宗元弘睿聖之至德間微妙無名之道爲強名演暢之詞將以恢振玄風化導於代理深美奧故謂玄言居萬聖之先故謂元聖矣

詔曰權與真宗

義云權與始也真者純正不雜也宗尊也

詔曰啓迪來裔

義云啓開也迪進也通達也來謂將來也裔嗣續也邊也謂此道德二篇垂於萬代

傳範後王廣化人天永敷秘妙也

詔曰遺文誠在精義頗乖

義云遺留也謂老君玄化既畢上登九清所著真經遺留於代百王所仰萬古常存誠信也信爲不刊之典也精者純粹深奧

也義者經之文理也頗甚也乖爽也謂此經玄奧精純之理世所未窮雖百家詮註尚甚乖爽謂下句也

詔曰撮其指歸雖蜀嚴而猶病

義云撮者採結之謂也指者趣向也歸者

義理會聚也蜀嚴者仙人嚴君平居於蜀肆作道德指歸一十四卷恢廓浩瀚爲時所稱蜀都楊子雲昌言於漢朝曰蜀嚴道德沈冥言其識量深厚玄德隱微非常俗之所知而猶病耳當時以爲道德之說文止五千指歸之多將及數萬演之於世謂爲富瞻廣博議之於理傷於蔓衍繁豐故云雖蜀嚴而猶病也

詔曰摘其章句自河公而或略

義云摘者採擷分判也章者截斷音句也句者言之所絕也自從也河公者河上公也太極篇玄仙公道德經序訣云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也漢孝文皇帝時結草爲菴于河之濱常讀老子道德經即今陝州黃河之側有河上公廟路左有漢文帝望仙臺存焉時人不知公之姓名常見纖履爲業居於河上故號河上公爾或略者聖旨以爲道德尊經并包萬法圓制三才理國理家之宗修身修道之要無所不攝無所不周而河上公分爲八十一章局於九

九之數有失大聖無爲廣大之趣故云自河公而或略也

詔曰其餘微細不足數

義云其餘者言自蜀嚴河公之外五十餘家註義也浸遠也微細也數計也嚴雖猶病可以議於重玄河雖或略亦足明其至妙自外諸家浸遠微細不足比方固非聖旨之所計數也

詔曰則我玄妙旨豈其將墜

義云我者皇帝自謂也玄元妙旨謂二經玄妙之旨也聖旨歎道德隱奧之文上下玄妙之趣未有了達解釋之人自蜀嚴河公之後注疏者去聖逾遠述道益疎豈可墜廢湮絕而不弘暢於代矣

詔曰朕歲寒薄常感斯文根承有後之慶忘失無爲之理

義云朕我也古人相謂皆呼人曰卿稱已爲朕莊子云雲將鴻蒙皆自稱朕是也旨秦始皇制法以天子一人自稱曰朕其餘臣庶不得復僭而稱焉寡者道未廣也薄

者德未豐也聖旨自謙之詞也每仰感此經恐玄理抑絕不得人皆開悟而我紹聖祖之玄厯居萬寓之至尊安可使無為之文墮而不流道德之訓晦而不顯也有後者謂老君垂裕光啓聖唐是也且夫弓冶之子尚不失於箕裘折薪之家或慮曠于負荷況睿德光於堯禹聖文邁於古先固當潤色玄玄之功使炳煥于千古也

詔曰每因清宴輒扣玄關隨意所得遂爲箋註豈成一家之說但備遠闕之文

義云聖旨以萬機之暇深入玄關扣寂求音探真達妙以契合希微之理聖文釋沖寂之文得自神襟諸於祖訓矣茲表也解也註釋也尚以謙德不欲同呂氏丘明自爲一家之述作但備衆人所註解未了之義爾

門 詔曰今茲絕筆是詢于衆公卿臣庶通釋二

義云絕筆者經理既暢製述已周釋筆罷書是謂絕筆如昔仲尼自衛反魯因魯史

而修春秋自隱公訖哀公一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褒貶行事至哀公十四年戊午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馬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夫麟鳳五靈王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今註經既終乃下明詔將以宣行聖作博問羣賢絕筆之義雖同非因感歎之事是表聖德謙讓問于王公卿佐逮於道釋二宗旁求辨博之才更俟發明之理也

詔曰有能起予類於卜商鍼疾同於左氏渴於納善朕所虛懷苟副斯言必加厚賞

義云卜商字子夏孔子弟子也論語八佾

篇云子夏問於夫子曰巧笑倩兮美目盼

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子

夏曰禮後乎諸家所註云此詩上二句在

衛風碩人之二章閔莊姜之詩也其下一

句逸也比喻莊姜有盼倩之色而能以禮

自持喻如繪畫締繡先以五彩分布厯映成文然後以白色分別其間乃能一一彰顯分明也夫締刺之成文爲繡畫之成文爲繪此夫子喜子夏問繪事後素之言即知以盼倩美色須以禮自持故云禮後手

夫子乃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蓋喜卜商明了夫子言詩之意故云能起發我言詩之旨也左氏者左丘明也夫子著春秋丘明傳之經有所誤則丘明正之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春秋之得丘明若良醫之鍼疾矣聖旨延佇羣才共暢玄理若仲尼之於子夏春秋之俟丘明不拒直言唯在進善以虛懷後望以厚賞訪求明聖情採納之至也實以勸善亦以報功也

詔曰且如諛臣自聖幸非此流

義云諛臣自聖者尚書同命篇云僕臣諛厥后自聖是也賢良在用固無諛佞之臣

英叡垂範豈有自聖之失誠非此流也

詔曰懸市相矜亦云小道既其不諱咸可直

義云懸市相矜者昔呂不韋為秦丞相封萬戶侯威望之威冠於海內聚賓客著書書成懸於市曰有增減一字者賞千金號曰呂氏春秋大誇於時今聖旨註述既成下訪才彥開直言之路垂不諱之恩則懸市矜誇誠為小道矣不韋後得罪始皇竄之於蜀也

詔曰勿為來者所吸以重朕之不德

義云不德者謂失無為之德也玄經與旨演暢既周再垂博採之言乃下獎延之詔則九圍之外八極之中孰不仰感聖明朝宗至道矣暨明年乃御書四石幢註經立於左街與唐觀右街金仙觀又諸州節度使刺史各於龍興觀開元觀形勝之所各立石臺以傳不朽又尋御製此疏宣布宸瀛勅曰道德五千實惟家教理國則致手平秦修身則契乎長生包萬法以無倫冠六經而首出宜昇道德經居九經之首在周易之上以道德周易莊子為三玄之學

仍以莊子為南華真經文字為通玄真經列子為沖虛真經庚桑子為洞靈真經惟明經例赴舉其老君傳內析出韓非不令同傳

上來述製疏之由已竟向下入解正文於中大分為二一者先解疏題二者入文科判今初也先解疏題曰

老子道德經疏者疏題即經題也向下當辨所言疏者疏決開通之義也謂經含衆義玄妙幽深難詮註已終而文義未盡故述此疏開通幽蹟疏決玄微分釋意義今可會入故謂之疏亦云疏者條也條理經義令人易曉或云鈔鈔以抄集為名或云記記以紀錄為目此蓋隨時立名皆是包括義理之義也疏釋題訓者釋以銷解為義言將疏決經文先當銷解經目題者訓視之首凡經籍記傳史策篇章先標首目視之可會總以此義名之曰題即標舉綱領之意也訓者教言也隨文訓解之義謂六書不同也大凡文字之興雲篆初凝傳於天上倉頡象跡興於人間大體

有六一謂象形日月字是也二謂指事上下字是也三謂假借行雖字是也四謂形聲江河字是也五謂會意止爻為武人言為信反正為之是也六謂轉注考老左右字是也製文字六意不同形聲假借轉注等意以成文字須以訓之乃明其義理爾雅有釋訓毛詩有詁訓即其類也

疏御製者向來已明所作疏文明御製述作之聖即謂玄宗皇帝也乃太上老君三十六代孫睿宗第三子大唐之第六帝也龍文表聖曰角標奇叶太平之符應壬辰之運母曰昭成順聖太后實氏以則天垂拱元年乙酉八月五日戊戌生於東都生而聰明睿哲及長寬仁孝友好學喜屬文英武果斷尤工楷隸兼善騎射三年閏月丁卯封楚王天授二年十月戊戌出閣開府置官屬長壽二年封臨淄王居於興慶里景龍二年出為潞州別駕是時州境日抱戴月重輪遂鹿渡河赤龍據按嘉禾合穗黃龍乘城仙洞自開重謠累應黃龍再見赤鯉騰波李樹連理神著翹立

寢堂瑞氣壺口紫氣伏龍疑山人留迹夏
禹表氣聖入金橋及神人傳慶凡一十九瑞
編於史策唐隆元年入誅韋后平內難迎睿
宗即位至開元元年自相國平王登極在位
四十四年天寶十四年傳位皇太子寶應元
年壬寅崩年七十八歲御者臨制之稱如御
寓御天義也製者作造之謂如制禮作樂之
言也

上來釋疏題已竟次入正文將釋下文約
疏大料二段一曰總標宗意二曰闡章釋
文總標中又分為二一者所詮之法即指
道德二字也二者能詮之教即經之一字
也解釋具在向下經題中當辨

夫此道德二字者宣道德生畜之源經國理
身之妙莫不盡此也昔葛玄仙公謂吳王孫
權曰道德經者乃天地之至妙有天道焉有
人道焉有神道焉大無不包細無不入宜遵
之焉就此門中大略宗意有三十八別

第一教以無為理國經云絕聖棄智人利百
倍絕仁棄義人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

有又云愛人理國能無為乎又云我無為
而人自化

第二教以修道於天下經云修之於天下其
德乃普又云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又云
執大象天下往

第三教以道理國經云以道莅天下其鬼不
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又云天下無
道戎馬生於郊

第四教以無事法天經云人法地地法天又
云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
將自化

第五教不以尊高輕天下經云貴以身為天
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
下又云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
則失臣躁則失君又云聖人不為大故能
成其大

第六教不尚賢不貴實經云不尚賢使人不
爭不貴難得之貨使人不為盜又云欲不
欲不貴難得之貨

第七教化人以無事無欲經云常使人無知

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
理矣又云我無事而人自富我無欲而人
自樸又云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第八教以等觀庶物不滯功名經云天地不
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
狗又云行不言之教又云為而不恃功成
不處

第九教以無執無滯經云為者敗之執者失
之又云去甚去奢去泰又云聖人無常心
以百姓心為心

第十教以謙下為基經云貴以賤為本高以
下為基又云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
其善下之又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
國不祥是為天下王又云大國宜為下又
云善用人為下又云大國以下小國則取
小國以上皆本天子而言

第十一教諸侯以正理國經云以正理國又
云以智理國國之賊不以智理國國之禍
又云民之難理以其智多是以難理

第十二教諸侯政無苛暴經云理大國若烹

小鮮又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又云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第十三教諸侯以道佐天子不尚武功經云

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強天下又云兵強則不勝又云善勝敵不爭又云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復結繩而用之又云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又云勝而不美

第十四教諸侯使守道化人經云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又云其政悶悶其民淳淳

第十五教諸侯不戢兵黷武經云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又云抗兵相加哀者勝又云禍莫大於輕敵又云善為士不武又云攘無臂執無兵又云不爭之德

第十六教諸侯不尚淫奢輕徭薄賦以養於人經云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又云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第十七教諸侯權器不可以示人經云魚不可脫於泉國有利器不可以示人又云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第十八教以理國修身等行三寶經云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第十九教人修身曲己則全守柔則勝經云曲則全又云柔勝剛弱勝強又云柔弱勝剛強又云柔弱勝者生之徒剛強者死之徒又云強梁者不得其死

第二十教人理身無為無欲經云常無欲觀其妙又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第二十一教人理身保道養氣以全其生經云致虛極守靜篤又云專氣致柔又云為腹不為目去彼取此又云知其白守其黑又云知其子守其母又云我獨異於人而貴求於食母又云綿綿常存用之不勤

第二十二教人理身崇善去惡經云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又云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又云善人不善人之師又云挫其銳解其紛又云上善若水

第二十三教人理身積德為本經云含德之厚又云上德若谷又云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又云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第二十四教人理身勤志於道經云上士聞道勤而行之又云勇於不敢則活

第二十五教人理身忘棄功名不耽俗學經云絕學無憂又云功名遂身退又云成功不居又云為道日損又云名與身孰親孰多得與亡孰病又云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又云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第二十六教人理身不貪世利經云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又云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又云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第二十七教人理身外絕浮競不銜已能經云不自見故明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又云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又云廣德若不足又云大音希聲又云自知者明自勝者強

第二十八教人理身不務榮寵經云寵辱若驚又云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又云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第二十九教人理身寡知慎言經云知不知

道德真經廣聖義

上不知知病又云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又云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又云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第三十教出家之人道與俗反經云俗人昭昭我獨若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又云明道若昧進道若退

第三十一教人出家養神則不死經云谷神不死是謂玄牝又云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又云善建不拔善抱不脫

第三十二教人體命善壽不亡經云死而不亡者壽

第三十三教人修身外身而無為經云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第三十四教人理心虛心而會道經云虛其心弱其志

第三十五教人處世和光於物經云和其光同其塵又云大道汎兮其可左右又云被褐懷玉

第三十六教人理身絕除嗜欲畏慎謙光經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

人口爽馳騁收獵令人心發狂又云民不畏威則大威至

第三十七教人哀多益寡經云以有餘奉不足又云既以與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第三十八教人體道修身必獲其報經云陸行不遇兇虎入軍不被甲兵又云以其無死地

舉此三十八別以明經之大意所詮之法然則此經大則包羅無外細則入於毫間豈止

三十八門便盡其要為存教義沉舉大綱比之秋毫萬分未得其一也禮記云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若為君之無道德如瞻視之無兩目若為臣之無道德如胃腹之無五藏理家之無道德如尸殭而無氣由是

論之道之於人不可闕矣其若離言教絕指陳玄之又玄妙之又妙斯可以神照不可以言傳道之極矣

上來總標已竟向下開章釋文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一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

卷二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釋老君事跡氏族降生年代

疏老子者太上玄元皇帝之內號也義曰前明所說之教次釋能說聖人能說聖人所謂老子老子即太上老君也太上謂證果尊位玄元皇帝謂顯冊鴻名內號謂真經共所標載今就老君位號之中分為三十段以解名號之由起也

第一起無始者所言老君也老君生於無始起於無因為萬道之先元氣之祖也無光無象無音無聲無色無緒幽冥冥其中

有精其精甚真彌綸無外故稱大道大道之身即老君也萬化之父母自然之極尊也
第二體自然者大道元氣造化自然強為之容即老君也虛無為體自然為性莫能使之然莫能使之不然不知其所以然不知其所以不然故曰自然而然葛玄仙公序訣云老子體自然而然生乎太無之先起

乎無因經歷天地終始不可稱載是也

第三見真身者老君乃無生之至精光形之至靈也昔於空洞之中結氣凝真強爲之容體大無邊相好衆備自然之尊上無所攀下無所躡處虛空之中如日月之光也

第四應法號者老君挺生空洞變化自然智慧無窮聖德周備形既莫測號亦無邊在天爲萬天之主在聖爲萬聖之君在仙爲萬仙之總在真爲萬真之先在星爲天皇大帝在教爲太上老君或垂千二百號或顯百八十名或號無爲父或號萬物母與大道而輪化爲天地而立根浩浩蕩蕩不可名也約而言之凡有十號即降生之後空中十方聖人讚十號是也具降生段中所解

第五啟師資者老君將顯明大教布化萬方乃曰道不可無師尊教不可無宗主乃師事太上玉晨大道君焉大道君即元始天尊弟子也道君審道之本洞道之元生於億劫之前爲道氣之祖也天尊爲五億天

之主億萬聖之君亦生億劫之前爲道氣之根本也所以道君爲老君之師天尊爲道君之師二聖既立乃曰老者處長之稱君者君宗之號以老君天上天下歷化無窮先億劫而化生後億劫而長存天天宗奉帝帝師承故賜以太上老君之號三聖相師乃垂教尊卑之本矣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以爲義澤及萬世而不以爲仁長於上古而不以爲老覆載天地雕刻衆形而不以爲巧在太極之先而不以爲高居六極之下而不以爲深先天地生而不以爲久是也

第六歷劫運者老君生於萬物之首起於無始之前經歷劫運甚爲久遠劫者天地成壞之名陰陽窮盡之數陽盡則生陰故爲大水陰盡即生陽故爲大火陽極於九故云陽九陰極於六故云百六小則三千三百年次則九千九百年大則九九大數八十一萬年爲劫終老君長生行化經此劫運不知其數矣西昇經云上世始以來所

更如沙塵動則有載劫自惟甚苦勤是也第七造天地者老君乃天地之根本萬物莫不由之而生成故立乎不疾之途遊於無待之場御空洞以昇降乘陰陽以陶埴分布清濁開闢乾坤懸三光育羣品天地得之以分判日月因之以運行四時得之以代謝五行得之以相生故於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億萬氣之初運玄元始三氣而爲天上爲三清三境即始氣爲玉清境元氣爲上清境玄氣爲太清境是也又以三清之氣各生三氣三境合生九氣爲九天第一營單無量天第二上上樺善無量壽天第三梵監須延天第四寂然梵術天第五波羅尼密不騷樂天第六洞元化應聲天第七靈化梵輔天第八高虛清明天第九無想無結無愛天此之九天各生三氣氣爲一天合二十七天通此九天爲三十六天則四民三界上極三清是其數也初下六天爲慾界第一太黃天二太明天三清明天四玄胎天五元明天六七曜天是

也次十八天爲色界一虛無天二太極天
三赤明天四恭華天五曜明天六皇茹天
七虛明天八端靖天九玄明天十極瑤天
十一元載天十二太安天十三極風天十
四始皇天十五太黃天十六無怒天十七
上揲阮樂天十八無極曇誓天是也次四
天爲無色界一霄度天二元洞天三妙成
天四禁上天是也此二十八天名爲三界
劫運所及陰陽所陶氣有窮極人有歲數
則初第一太黃皇曾天人壽九百萬歲一
天加一倍凡二十八天年壽之數極於一
千二百七萬九千七百七十五萬五千二
百萬歲下至日月所交四千四百四十四
萬四千四百四十四億氣一氣三千里也
此上又四天名爲四種人天一常融天二
玉隆天三梵度天四寶奕天此四天超出
三界不生不滅無年壽之數無淪壞之期
大劫之災所不及向下諸天諸地隨劫
淪滅劫運再開混沌復判則此天之人承
太上所命下化人間教世行法一如此劫

之初三皇總理矣又上三天爲三清境一
曰大赤天二曰禹餘天三曰清微天最上
曰大羅天包羅諸天極高無上玄都玉京
鎮於其巔三尊所處萬聖朝軒爲極道之
域成化之根也既分諸天即以三十六天
滓陰之氣下爲三十六地每天立一天帝
每地立一地皇七十二君同稟命於老君
矣其諸天境域分布凡有五億之殊皆三
十六天之氣所生也地中有三十六洞天
亦與上天相應日月分精玄照其間則天
文地理六甲五行陰陽變化皆老君運玄
妙之機生之成之行之化之矣故曰道者
萬物之宗元天得以清地得以寧物得以
生神得以靈海嶽得之以安鎮王侯得之
以太平道士得之以神仙枯朽得之以登
榮也太上老君乃陰陽之主首萬神之帝
君元氣之父母天地之本根先王之師匠
品物之寬魄陶冶虛無造化應因輪帶八
極載地懸天遊馳日月運走星辰呼吸六
甲叱御乾坤改易四時推移寒溫驅使風

雨營數雷雲分別玄黃歷數虛盈君臣父
子禮義備矣是知陰陽雖廣天地雖大非
道氣所有大聖所運無由生化成立矣
第八登位統者老君大聖之功生化天地運
育萬物豈復有品位名稱哉然上有元始
之尊次有道君之聖老君次道君之位演
化立功既以三氣運行萬天周布衆法顯
著玄功克明乃登證極道之果居三尊之
位紹嗣太上之任爲法王之尊上總羣聖
中理衆真下制諸仙而統攝三十六天三
十六地七十二君星辰日月嶽瀆萬靈陰
陽變化一切神明主領天上天下地上地
下五億天界有情無情有識無識有形無
形皆太上老君之所制御焉由是常在太
清境太極宮丹臺紫閣玉堂之中有三太
仙九太帝二十七天君八十一卿大夫千
二百仙官二萬四千靈司七萬仙童玉女
五億天丁神王並羅衛雲衛巨虬師子金
翅孔雀鳳凰靈獸天馬麒麟備衛左右老
君時亦上朝元始疏奏罪福中謁玉宸賞

按九宮下統三界生死之簿一切神官鬼僚考察之司仙官靈洞福食之曹無幽無隱莫不仰錄之焉或下理九天在太微勾陳六星中號天皇大帝曜魄寶所以東三使六把九樞機統攝萬一千五百二十物兼持仙籙主領神人真人仙人聖人賢人行人悉係之焉但見百億天王拜手在前詰求風雨水旱豐儉逆順生死善惡之事焉遊行萬方以玄通化而一老君常在太清太極之宮也

第九隨機赴感者老君極聖洞真總領萬化隨方出降德屈身自億劫之初至混沌之始歷羲媧一十八氏三紀五十八統一百八十九代代爲國師及神農之後或爲國主或爲師君或爲賓友或爲人臣乃有鬱華錄國等號以道德妙旨更相發明所謂應物無擇者道也赴感隨機者聖也常以經圖戒律應化一切分形應感無量無邊而老君之體端寂無爲凝然常住於太清之宮也

第十演上清者老君於上三皇時人尚淳樸以龍漢元年號玄中法師以上清聖教一十二部大乘之道開度人天也

第十一傳靈寶者中三皇時老君以赤明元年號有古先生降靈寶真經一十二部中乘之法開化一切救度兆人也

第十二出洞神者下三皇時人心樸散老君以開皇元年號金闕帝君出洞神經一十二部小乘之法開度萬品也

第十三垂文象者伏羲之時人已澆漓未有法度老君以清濁元年號鬱華子下爲師說元陽經教伏羲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仰則觀象於天俯則取法於地制嫁娶教人倫焉

第十四示好生者神農之時人食禽獸茹毛飲血老君以清漢元年號大成子下爲師說太上元精經教以化生之道播百穀以代烹殺和百藥以救百病嘗桑得木柳得柏榆得秦槐得豆桃得小麥杏得大麥荊得麻五穀既登禽獸免害止殺所以長善

除惡所以全生不食血肉人無疾苦五穀養性人無宿業其利人也大矣

第十五教陶鑄者祝融之時人食生冷未知火食老君以天漢元年號廣壽子下爲師說按摩通精經教陶鑄爲器以變生冷人保其壽焉

第十六制法度者自下三皇以後伏羲以前未有典禮鳥獸同羣老君以道開化漸漸生心辨形食味參以五行廣施經法勸化兆人矣

第十七作形器者自伏羲之後老君示以世法制禮樂以叙尊卑造衣章以明貴賤作宮室以代巢穴爲舟車以濟不通置棺槨以代衣薪造弧矢以威不順立刑獄以戒兇暴造書契以代結繩服牛乘馬引重致遠目中爲市交易而退耒耜曰之利重門擊柝之規並老君教於時君以化於物也

第十八崆峒演道者黃帝時老君號廣成子居崆峒山黃帝詣而師之爲說道戒經教

以理身之道黃帝修之白日昇天

第十九衛徽授經者顓頊時老君下爲師號赤精子居衡山授帝微言經教以忠順之道

第二十江濱應化者帝嚳時老君下爲師號錄圖子居江濱授帝黃庭經教以清和之道

第二十一姑射宮真者唐堯時老君下爲師號號務成子居姑射山授帝政事離合經教以康謹之道

第二十二傳道德者帝舜時老君下爲師號尹壽子居河陽授舜道德經說孝悌之道此上下二經出於茲焉

第二十三教理水者夏禹時老君下爲師號真行子居商山授禹戒德經說勤儉之道又授靈寶五符微召神鬼濟九江通河海決百川矣

第二十四述長生者殷湯時老君下爲師號錫則子居滿山授長生經說恭愛之道

第二十五寧胎慧者老君隱時凋弊欲反神

降生以殷第十八王陽甲十七年庚申之歲託孕於玄妙玉女就此門中分爲五列一曰大道應化託孕人間衆目精爲五色之象以明陽德也二曰衆九龍之車凝結變化五色玄黃入玄妙玉女口中又明九龍陽精之華也三曰處胎寄慧與俗不同八十一一年極太陽九九之數然後乃生四曰玄妙玉女感夢之後因而有孕容顏益少神氣安閑八十餘年悅豫無比以明聖人降跡之異也五曰玄妙玉女所居之室四時和暢六氣調平冬無凝寒暑無煩燠祥光照室靈風滿庭衆惡不侵萬靈潛衛八十一年不覺爲久當殷二十二王武丁九年庚辰之歲降生也

第二十六顯降生就此門中又分一十七段一曰老君降生迥異凡品雖依聖母之孕乃剖左腋而生也二曰老君生登行九步步生蓮華陸地開敷大彰神異三曰老君降生之時日童揚輝月妃散華七元流景祥雲陰真四靈翊衛玉女捧接聖母因攀

李樹忽爾降生矣四曰老君降生之時九龍吐水以浴聖姿龍出之地因成九井于今見在亳州真源縣太清宮中也五曰老君降生之後即行九步左手指天右手指地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代間之苦何足樂聞六曰老君降生者爲念時澆穢散大道不行委迹生神以救於世七曰老君以衆遠難曉正道難宣降生之時故顯現種種今物信悟八曰老君欲明妙道須在修功亦有鍊丹以勸修習今亳州宮中有鍊丹井鍊丹檜並存焉九曰老君教人習道內外俱修既鍊金丹又習真氣今有虛無堂在亳州宮中乃習氣之所也十曰老君明此妙道修之必得昇天示彼功成輕舉而去今亳州宮中有鹿跡檜即老君來白鹿昇天之所其樹見在十一曰老君降生年代即殷武丁九年庚辰歲二月十五日也今詳數周以子月爲歲首二月即今之十二月丑月也十二曰老君降生郡國即古之楚國之分苦縣因城爲名潁鄉因水

為名曲仁里九井之西雷溪之側其縣本名苦縣漢魏以來名谷陽縣乾封元年改為真源縣中和二年昇為赤縣十三曰老君降生之後九日之中身長九尺七十二相八十一好踏五把十美眉方口雙柱三漏日角月淵具大聖之相也十四曰聖母玄妙玉女老君降生之後聖母乘八景玉輿羣仙侍衛白日昇天大唐追尊為先天太后今有宮在真源縣太清宮之北一宮在樓觀昇天臺上十五曰老君昇天之後歷代帝王欽慕真迹漢桓帝隋文帝皆崇修宮廟命文臣刊碑以旌道德故漢有遷韶碑隋有薛道衡碑于今並在十六曰聖唐受命之年亳州舊宅枯樹再生以彰子孫興昌享無疆之祚其樹見在號再生樹十七曰真源舊里累降樹祥甘露乍垂卿雲時布或真容顯現以弭妖兇或雲霧凝空以護宮宇或神鳥銜箭或瑞雪驟飛或神龍躍九井之中或文字顯三檜之上代代昭驗載在簡書漢桓帝時感夢老君修

祠宇之日卿雲見在其上隋文開皇五年卿雲白鹿現於祠庭帝遂修崇庭宇武德三年枯樹再生其年卿雲現於其上上元元年枯樹樹於木枝上有朱書乾元亨利貞字重重分明太極元年卿雲現於其上天寶七年鳳凰集於虛無堂上寶應元年有紫雲屬天神光夜照明日龍見九井之上大曆三年卿雲現於宮上甘露降於檜樹會昌二年甘露降於庭樹咸通十年徐州連賊龐勛欲領徒據太清宮老君應現有黑氣過川賊徒迷失道路其日敗賊中和廣明之際黃巢侵逼宮宇縱火焚燒陰雲升現雨降火滅賊徒奔潰又連賊遍地白刃圍逼亳州其日黑氣大雪賊徒願仆凍死解圍而去又黃巢餘黨攻圍亳州神烏遠城銜箭有黑氣自官中而來賊黨驚奔解圍而去中和二年勅吏潘綱奏自黃巢入關之後一十八度兇徒侵逼官宇攻圍州城皆有祥異賊遂奔散遠近戶口多就官避難並獲安全請移縣就官安置勅

旨不允遂昇為赤縣光啓元年七月九龍井中五雲成蓋高千丈以來如此現者三度許州畫圖聞奏此之符瑞皆載於國史矣

第二十七彰聖號者老君瓊胎寄慈八十一
年誕聖之辰生而白首聖母為之立號以示世人於此門中又分五段一曰聖人降迹與俗不同聖母欲謂為老又是初生欲謂為子又乃白首兩字兼稱因立老子之號焉二曰道與俗反夫老者長年之稱于者幼稚之號世人先幼而後老老君先老而後幼欲明攝迹還本也三曰老者考校眾聖為名子者以尊生萬物為義所以老君為萬物父母眾聖祖宗故有考校尊生之名以為老子之號老子二字起於此時老君之號先於億劫非此一時四曰聖人垂名反終歸始老者終也子者始也世人先始而後終老君先終而後始欲令世人修道反老還嬰故號老子五曰委迹和光以徇於世者老君以生而白首故號為老

子者男子之通稱亦如孔子孟子莊子列子等以姓為號老子鵽冠子抱朴子淮南子因事為號序訣云老子之號始於無數之劫杳杳冥冥渺邈久遠矣斯乃不以降生而老為號乃以長於億劫之前故以老為號爾夫託神李母剖左腋而生生即皓然號曰老子老子之號因玄而出在天地之前無衰老之期故曰老子此序訣所證也今考詳眾說既不以因生立號即是老君歷劫垂教應代表形常現老容故有老子之號爾

第二十八明胃胤老子本記及諸家史冊皆云生於李樹之下指樹以為姓斯理為當矣今按大唐天潢玉牒即云顓頊之後生大業大業生媧媧娶有喬氏之女感月光貴昴而生於絲咎絲生伯翳伯翳之後代為士師至理徵避桀之亂遁居伊侯之墟食李實乃改為李氏此言咎絲之後以理徵為功遂姓理氏其後子孫或改里氏至伊侯之墟避難遂改里為李徵生利貞當

殷湯之時也利貞生昌祖昌祖仕陳為大夫因居苦縣昌祖生明明為陳相葬顯鄉之北立廟固有相城明生慶實慶實生靈飛一名虔會慶實靈飛皆白曰昇天所言陳國乃古之陳國非周時所封胡公滿之國也今按湯至陽甲一十八王二百五十餘年自李徵至虔會五世相承年代相類當此之時太皞之時已為陳國及周封舜後當是此陳既滅乃封胡公而王其地也靈飛之妻玄妙玉女感日精之夢而生老君此一說也又按本記云老君生而能言指李樹曰此我姓也因遂姓李故隋內史舍人薛道衡老君祠庭碑云感日載誕莫測受氣之由指樹為姓未詳吹律之本是也又樓觀先師傳云老君既因聖母攀李樹曰此汝姓也三家之說經傳備載今並明之以彰國姓宗緒矣聖母者按玄中記云李靈飛當殷之時父子相承得修生之道父慶實年百餘歲常有少容周遊五嶽諸山一旦於所居雲龍下迎白曰昇天靈

飛感父飛昇之異深隱不仕內修其道以天水尹氏之女為妻居於潁鄉其妻嘗因晝寢夢天開數丈眾仙人捧日出於其處良久見日漸小從天而墜化為五色之珠大如彈丸夢中得而吞之因即有孕八十年容色益少常若處女靈飛亦百餘歲而昇天既誕生老君之後即有五色雲輿迎之昇天而去又李氏大宗譜云李氏之姓其先黃帝之後姓公孫曰軒轅元妃西陵氏生昌意昌意之妃方雷氏曰女節感台光貫日而生少昊曰青陽氏少昊次妃名脩房生大業大業之妃名扶始感白雲覆己而生皐繇皐繇生伯益伯益一名翳帝舜封之於嬴因姓嬴氏翳妃姚氏生若水若水生昌貴昌貴生景僕景僕生仲行仲行為周成王諸侯謚曰非公至宣王賜姓裴氏裴氏之孫庭堅有女貞潔不嫁居楚國潁鄉曲仁里因食李實而有孕歷八十年安愈無苦常有神明潛衛其身以周惠王之時二月十五日因攀李樹生於

左脇生而髮白左掌中有玉印字右掌中有七十卷經字左脚下有敕字右脚下有治字生而能言問父何在母曰吾貞潔不嫁今則老矣吾因食李實而孕汝無父也吾以處女而孕於汝恐為鄉里所笑欲飲藥而去之神人告吾不令吞藥及令八十一歲因食李而生李即汝姓也既生而老號曰老子老子作七十二經以記天地鬼神之名述無為長生之道娶天水尹氏之女生子名貞利當定王之時此一說也。今詳尹喜是康王大夫昭王時為關令老子已度關授經此即年代縣殊先後差爽雖諸書所載恐非真的然李姓所起今亦載得姓之由也又玄妙玉女元君傳云老君在天為東聖之尊先德劫而行教以無為常存之道化於天人長於億劫之前為萬聖之君長故天專道君賜其真號號曰老君即在五太之前歷劫有此號矣雖代代應見為帝王師而未有降世誕生之迹乃於九清之上命玄妙玉女降於人間為

天水尹氏之女嫁李靈飛為妻老君乃乘日精駕九龍化為五色流珠下入玄妙玉女口中而寄胎託孕歷八十一年因攀李樹而生老君誕於左脇當孕之時神靈衛聖母之身既生之後玉女捧接祥雲滿庭日童散暉月妃擲華果聖來集老君乃指李樹曰此吾姓也在代凡有九名一名耳字伯陽二名雅字伯宗三名忠字伯光四名石字孟公五名重字子文六名定字元陽七名元字伯始八名顯字元生九名德字伯文或云三十六號或云七十二名或云姓字眇眇從劫至劫非可悉記老君有九變以法太陽變化生育之功有七十二相八十一好故為聖中之聖真中之真矣聖母在天即號玄妙玉女既降育大聖即為太一元君元君乃授老君化世行教之旨內修九室三一之門萬善萬惡之戒百病百藥之訣虛無清淨之規九丹餌鍊之品將以示世人有師資授受之法而太上大聖為萬化之主豈復待師受稟學乎受

道既畢即有天樂駭空流雲需野千乘萬騎五帝上真擁九光八景之輿迎聖母元君歸于玉清之上至今為太一元君國朝尊為先天太后具在前解詳諸家所載聖母本起即玄妙玉女為老君之母證太一元君事跡為勝國朝所尊云母益壽氏為先天太后是宗譜所明道經之中未親其事所言降生年代以殷武丁時為是自餘諸說舛誤不同前後差謬今則載而不取也。

第二十九與帝業者老君道包萬有澤被諸天貽厥孫謀光膺大寶是以三十一代孫高祖神堯皇帝光宅天下奄啓我唐矣所以天潢流瑞源出於上清瓊海澄瀾潤涵於萬寓德明皇帝佐堯翊舜興聖皇帝握紀乘時始輝映於唐虞之間復恢拓於秦梁之野比夫后稷古公之德文昌武發之興卜代卜年帝枝帝葉固無讓於姬周矣第三十冊鴻名者乃向下明乾封元年冊尊號也。

向來所解老子兩字汎舉三十門以彰應跡垂號也

釋老君聖唐冊號

夫所言太上者統教之尊名證聖之極果也太者大也上者高也太者大也無大於太上者高也無高於上乃修因證果極位之稱也世人修行自凡而得道自道而得仙自仙而得真自真而得聖聖之極位昇為太上太上者六通萬德無不畢備紹法王位統臨萬聖即得居此尊名亦如代間皇帝代代紹位皆得稱之自元始天尊之後即有太上帝君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太上高皇帝皆極此位而太上丈人高皇帝雖兼有尊極之名而不行教其傳祚行教為萬天主唯道君老君耳玄者深也妙也亦云道也天也至道高妙不可言詮約妙與深以玄為證言深妙玄遠以明道體故謂之玄元者初也始也祖也爾雅云肇道根源萬物宗祖處世出之法皆為之本始故謂之元皇者大也謂大道也道大曰皇尚書序曰三皇之書謂之三墳言大

道也帝者天也其德配天次於道也德大曰帝道德兼稱故云皇帝又云法道法天謂為皇帝秦始皇既一統天下垂法後代上採三皇之尊名下取五帝之美號兼而稱之曰皇帝馬尚書序曰五帝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內號者隱號也老君千名萬號不可備窮以當時天下所稱謂之老子亦乃道尊德貴不可斥名天上人間咸稱曰老子是則以老子之內號也我大唐高宗天皇大帝乃老子三十三代聖孫大唐之第三帝太宗文皇帝之第三子也承平嗣極握紀垂衣耀仙李之靈葩展昇平之盛禮迴鑾苦縣謁聖真源表大孝於奉先贊玄元於聖號以乾封元年太歲丙寅二月二十八日下詔曰東臺大適混成先二儀而立稱至人虛已妙萬物以為言粵若老君朕之本系爰自伏羲之始暨手姬周之末靈應無象變化多方遊元氣以上昇感日精而下降或從容宇宙吐納風雲或師友帝王丹青神化譬陰陽而不測與日月而俱懸屬交喪在辰晦迹柱下大弘雅訓垂範

將來雖心齊於太虛而理歸於真宰若夫絕聖棄智安排寡欲寂寞杳冥之際希夷昶聽之表澹爾無為宛然自得酌之不竭用之不盈執大象而還淳滌玄覽而遺累觀乾坤以長久跨陶鈞而亭育至矣哉固無得而名也

二十
況復大聖所寶克昌寶祥上德所履允屬休期朕嗣膺靈命撫臨億兆總三光之明而夙宵寅畏居四大之重而寢興祇惕盡孝敬於宗祧整懷柔於幽顯行清淨之化承太平之業登介丘而展采坐明庭而受記飛烟結慶重輪降祥鶴應九臯山稱萬歲越振古而會休徵冠帝先而為稱肯大禮云畢迴輿上京迂駕瀨鄉躬奠椒糈仰瑞栢以延佇挹神泉而永歎如在之思既深敬始之情彌切宜昭元本之典以彰玄聖之功可追上尊號曰玄元皇帝仍改谷陽縣為真源縣當縣宗姓特給復一年冀敦崇遠之情用申尊祖之義布告中外咸使聞知主者施行又永淳二年癸未十二月四日下詔曰君崇於道安紫微以垂教臣修於德罄丹心而作礪若使上守於

義下尊於禮名教所以垂淳忠信由其漸薄
在昔胥庭連陸燭燧伏羲不宰而天下化軒
項堯舜禹湯文武至公猶行深仁尚積及秦
居潤位奢泰之漸幸與漢魏霸國玄默之風
已替遐觀魏晉近鑒周隋代益囂浮人踰僭
侈窮百王之弊俗極千年之否運以承大亂
之後方開大聖之期既逾交喪之辰必興交
泰之緒我高祖神堯皇帝受鑪宮之景命蕩
懣野之妖氛重懸日月一匡宇宙太宗文皇
帝披圖汶水杖鉞參墟降斗極之神兵滌懷
裹之巨浸張四維而安赤縣勞百戰而徇蒼
生聲教遐覃隄封遠亘緬惟洪業無得而稱
朕以寡昧忝膺丕緒未嘗不孜孜訪道戰戰
臨人日慎一日三十四載於今矣況下安則
上逸時弊則君憂雖身處九重而情周萬姓
建本之懷愈切抑末之念運深今庶績雖疑
而淳源未洽朕之綿系兆自玄元常欲遠叶
先規光宣道化變率土於壽域濟蒼生於福
林屬想華胥載勞寤寐所冀內外寮案各竭
迺誠敦勸黎萌俱崇簡賢舊際薄俗咸與惟

新憑大道而開元共普天而更始宜申需澤
廣被絃繄可大教天下改永淳二年為弘道
元年仍令天下諸州置道士觀上州三所中
州二所下州一所每觀度道士七人以彰清
淨之風佇洽無為之化主者施行是則奉先
尊祖復朴還淳之旨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

卷三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釋御疏序上

疏玄玄道宗降生伊毫

義曰玄深妙也亦不滯也宗主也事也言
太上老君為深妙道之主也老君既不滯
有亦不滯無因果兩遺靈妙變遷先天後
劫尊為教主故云玄玄道宗也降生伊毫
者自上而下曰降言老君居三境之天為
大道之主懸鑒下土降化人間運大慈心
分形表瑞乘九龍之駕化旭旦之精下入
玄妙玉女夢中因而託孕寓生於世示見
同凡有出生之相為主化之首故曰降生
此明表應化迹也伊毫者伊即伊侯之墟
是老君祖微避桀難之所其地在苦相二
城之間也毫者毫社之地古謂之毫後乃
殷墟殷自湯受命至第十九王盤庚八度
遷都方都於毫即殷之都也或云陳國者
即太皞之後所居謂之陳墟在宛丘之側
也按禹別九州苦縣是豫州之分武王伐

紂既有天下乃封舜之後胡公滿於陳此即古有太皞之子孫已爲陳國舜後亦已爲胡國胡小而陳大胡在沈蔡之間陳在今潁川武王尊舜之德追獎其後故遷之於陳此陳國自胡公滿之後歷春秋時凡四十餘世爲楚子所滅漢祖滅秦改陳爲淮陽郡郡大縣小郡管於縣故有陽夏寧平若柘四縣隸爲淮陽後漢章帝改淮陽爲陳郡或云楚國者楚以熊繹爲始封之君都於荊陳自淮之阻其地連楚春秋楚子滅陳因而縣陳故亦屬楚遂爲楚地或云楚國或云楚縣或云陳郡春秋之日郡小縣大以郡屬縣故云楚縣秦并楚縣置三十六郡郡大縣小以縣屬郡或云譙國者今老君舊宅太清宮東北四十里有譙城是也或云相人者官側有古相城也或云苦縣亦春秋統郡之縣也故苦縣城在潁水東基址存焉其苦縣後改爲谷陽縣大唐乾封元年高宗皇帝封禪東嶽廻駕辛老君舊宅封冊專號改爲真源縣中和

三年癸卯亳州刺史潘綱上表於成都行在以太清宮累有應見自黃巢大寇之後一十八度寇孽侵犯皆有迅雷烈風震擊其賊或顛沛而失道或因至敗亡侵宮宇不得遠近居人就宮避難者數千戶皆保安全請移縣就宮安置奉勅移縣就宮必恐襲潰所奏宜不允遂昇真源縣爲赤縣以太清宮在部內故也仍差使臣齋御詞修齋告謝雖時代遷貿名號不同其於處所由來一耳後漢桓帝夢見老君特詔陳相邊韶於生處舊宅修祠立碑祠側有李母廟祠內古有虛無堂之前有三楹及餘檜千株九龍井鍊丹井昇天鹿跡樹古跡依然左帶靈溪右環濁水其地顯敞寔惟勝所又潁水在宮西以水爲鄉名故爲潁鄉或爲厲鄉文字訛也其宅累代帝王每加修飾隋開皇六年文帝勅內史舍人薛道衡立碑修廟唐天寶七年戊子改爲太清宮以汴州節度使爲宮使亳州刺史爲副使國朝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

宗六聖真容並列侍於老君左右焉
疏肅肅皇祖命氏我唐

義曰肅肅尊嚴莊敬也皇大也祖初也老君乃大唐尊嚴之祖也命氏者以族也言得姓之由也我唐者言唐之立極自聖祖垂裕乃老君裔孫也始因老君誕生指李樹而爲姓李氏之姓始於指樹已具在前解義中故云命氏我唐也薛道衡碑云感日再誕莫測受氣之由指樹爲姓未詳吹律之本昔京房吹律而定其姓也

疏垂裕之訓無疆之祉

義曰裕福善也無疆者無邊廣遠之貌也祉福也老君垂善應之福流廣遠之裕先啓帝業聿興我唐也訓教也

疏長發遠祥系本瓜瓞

義曰長發商詩篇名也濬哲維商長發其祥祥善也言商家之德久發見其頌祥契布五教寬大之德始有王天下之萌兆歷虞夏之世而湯有天下也系本也系者單絲聯續之貌不絕之象也言聖系天枝長

發不絕也瓜瓞者文王之什綿綿篇也綿綿者瓜紹也瓞也瓜本實繼先一歲之瓜必小狀似飽故謂之瓞綿綿然若將無長大時興者以喻后稷矣后稷帝嚳之宵封於邠其後公劉失職遷居豳于漆沮之地歷世亦綿綿然至大王而益盛得其民心而成王業殷周之二代興業久遠之事以明老君垂裕久遠方興我唐業將明受命建國非一朝一夕人事之所能乃積德傳裕其來甚遠乃能有天下如殷周之興也

疏其出處之跡方冊備記

義曰方謂方所也冊者編竹為之長尺有二寸以記邦國之事春秋序曰「事書於冊小事簡牘而已是也出處者出謂在朝即老君伏羲之後代為國師或為藏史或為柱史或為太史儋或云伯陽父咸顯明於朝廷也處謂隱逸即老君西等流沙東巡碧海幽演傳經等是也雖晦石隱世其行藏之迹化導之事國家正史簡冊之中

又諸子史道經之內無不具紀也易曰或出或處是也

疏道家以為玉晨應號

義曰道家者按太史司馬遷著六家之說先黃老而後六經道家居先最為通美馬遷曰陰陽者繁而致惑儒者博而損慮墨者苦而傷性名者華而少實法者酷而少恩唯道家之教為大道焉以其清虛無為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贈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以大順與時推遷應物變化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其實易行其辭難知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之主此所謂道家也淮南子曰道家者理性情理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寧德而安貧聖賢之所貴家國之所賴故曰道家也玉晨者即太上大道君之別號也老君本紀云或號天尊或號太上或號大道或號老君即明玉晨君亦老君之應號也太上虛皇

常居紫瓊宮在玄都玉京之上亦名紫晨宮亦名玉晨宮即玉晨道君乃老君之應號爾

疏馬遷謂之隱君子

義曰馬遷者司馬遷也遷字子長河內溫人中山王相司馬喜之孫太史令談之子頗頌之裔生于龍門年十歲誦古文尚書年二十遊江淮九疑禹穴之間仕漢為郎中使西蜀父卒歲餘為太史令而作史記遷嘗因言李陵非罪枉害其妻子遂為人所譖下獄受腐刑西京雜記云遷發憤而作史記先達緝有良史之才叙屈原賈誼詞旨抑揚蓋一代之偉才也桓譚新語曰遷修史記未行於代其後外孫楊惲題為太史公或為諱為太史令遷繼為世官而身受腐刑忍辱先人我同太史家走使之入耳故題為太史公也遷為中書令卒有集二卷史記云老子或隱或顯二百餘年西入流沙不知其終蓋隱君子也子者有道之稱古人稱師為子如孔子列子是也

君子者君師也禮記云為學者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為君為師其德光大故謂之君子又解云有德有道雖在卑賤之中為人所敬則為君子寡道鮮德雖居高位亦謂之小人故道比於君德比於師然後謂為君子凡世之人理猶若此況玄元老君為道德之主帝王之師號曰君子不亦宜乎潛龍卑秩故謂之隱也

疏而仲尼師之

義曰仲尼者孔子也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殷之後也按史記殷本紀云帝嚳之妃吞燕卵而生契為堯司徒有功封於商賜姓曰子契裔孫湯名天乙亦名履滅夏而為天子至湯孫三十七代其王名帝辛號之曰紂無道周武王起兵滅之封其庶兄微子之子於宋宋閔公有子弗父何長而當立讓其弟厲公何生宋父周周生勝勝生正考父考三命為宋正卿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

走莫敢余侮三命益恭故春秋美其德焉考父生孔父嘉別為公族遂以孔為氏或云吞乙卵而生後賜姓子以子配乙為孔字乙即燕也此兩存焉或以滴溜穿石而為孔姓此尤不經今所不取孔父嘉為宋司馬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皐夷父皐夷父生防叔防叔奔魯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即孔子之父也孔子居魯國闕里鄒鄉周靈王二十一年魯襄公二十二年戊申十月十三日庚戌生至魯哀公十六年周敬王四十一年庚申歲四月十八日卒年七十三初昭公七年楚子成章華之臺欲與諸侯落之召昭公孟僖子仲孫攸為介遂如楚三月過鄭鄭伯勞之僖子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四月楚子享公于新臺九月至自楚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苟能禮者從之二十四年僖子將死召其大夫曰禮者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

載武宣三命茲益恭其恭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殽必屬說南宮敬叔也與何忌孟懿子也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以定其位故何忌敬叔師仲尼仲尼謂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而達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敬叔言於魯君曰孔丘聖人之後將達者也受先王之命屬臣必師之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車乘賚之臣請與往魯君與車一乘二馬二豎子敬叔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朝廷之度觀明堂四門之墉有堯舜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與廢之戎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而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國數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將去周老君送之曰富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竊仁者之號送子以言凡當世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

議人之非也博辨閭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也為人臣者無以有己爲人子者無以惡己自周反魯道彌尊遠方弟子之進者蓋三千焉孔子歎曰自南宮敬叔之乘吾車也吾道加行不然吾道幾廢矣今禮記所引吾聞諸老聃皆是孔子師老君得禮之要也

疏緒經中其太謾

義曰緒帶亂取也孔子西藏書於周室以老君曾爲藏史因而問焉老君不許於是緒六經以悅老君老君曰太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君曰仁義人性耶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具人之性也老君曰噫幾乎後言夫蚊蠅嗜膚則通夕不寐今仁義愔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此斥孔子不宗大道而循有爲也

疏問禮歎乎龍德

義曰孔子問禮於老君而語老君以仁義老君曰夫鳥不日黔而黑鶴不日浴而白

黑白之別不足以爲辨名譽之勸不足以爲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吻以涇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子之所言其人骨已朽矣獨其言在耳良實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也孔子歸三日不譚弟子怪而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與汝處於魯之時有人用意也浩如飛鴻者吾飾意以爲弓弩而射之未嘗不及而加之也有人用意悠然如遊鹿者吾飾意以爲走狗而逐之未嘗不及而頓之也有人用意若井魚之沒於九重之泉者吾飾意以爲鈎繳而投之未嘗不得而制之也及吾見龍則不能知也夫龍者合則成體散則成章乘乎雲氣養乎陰陽遊乎泰清吾不能逐也吾今見老君其猶龍乎使子口張而不能嚼舌出而不能縮形窮神錯而不能知所居余又何規老聃哉

疏在周室久之

義曰老君自殷武丁九年庚辰生於楚國苦縣至紂二十一年丁卯居岐山之陽號變色子風伯前驅彭祖爲從以觀西伯之化西伯聞之徵爲守藏史作赤精經教以仁信之道西伯行之禮賢好義鳳集岐山故禮記云周之興也鸞鷟鳴於岐陽即此時也遂以岐山爲州之名鳳翔爲府之號乃其事矣老君所居去鳳翔城北一十八里唐既受命於其舊所置洛聖宮也武王克殷老君號育成子作璇璣經武王師之成王時號經成子康王時號郭叔子仍爲柱下史潛龍卑秩以佐於周至昭王二十五年度闕西化流沙自武丁庚辰年至昭王癸丑年二百一十五年即司馬遷所言老君在周二百餘年是也

疏將開通西極

義曰本相經云昔妙梵天王爲貪快樂不修功德下生剎寶爲煩陀力王復好畋獵殺害無道故老君以昭王時西入流沙授以浮屠之術而度之焉又西戎雜俗好淫

多殺皆學邪幻之法好事邪神老君乃往歷化八十一國胡王及九十六種邪法外道等也故云開導開即開悟導即化導也西極者在中國之西乃流沙八十一國等也

疏闢今尹喜請著書

義曰尹喜者天水人也明習五經天文緯候陰陽之書無不諳博仕周康王時爲大夫至周昭王二十四年知有聖人西度請出爲函谷關令遂遇老君傳經就此門中分爲八別一曰示見禎祥者昭王之時天理星兩行入昴東南真氣狀若龍蛇而西度漢融風三至紫雲浮闕尹喜見之請出爲關令以候老君也仙公序曰尹喜宿命合道預占見紫雲西邁知有聖人當度是也二曰託試尹喜者昭王二十四年壬子十二月二十五日老君乘青牛薄板車徐甲爲御以來度關云吾家在關東田在關西明日當臘天寒取薪耳喜再拜稱弟子曰今日見君乃聖人也願少留焉又謂之

曰竺乾之國有古先生吾欲昇就皆寓託他事以試尹喜三曰傳授道德者道德序訣云老君謂尹喜曰爾應爲此究利天下棄賢世界傳弘大道于神仙者矣以其月二十八日中時授太上道德經則是以昭王癸丑年五月壬午去周十二月二十五日度關二十八日授經自殷武丁庚辰年生至紂二十一年丁卯文王受命凡一百八年至昭王二十五年癸丑又一百七年通前二百十五年乃西度關史記云老子在代二百餘年乃入流沙是也四曰示見神通者老君御車人徐甲本是枯骨曝露草中老君因見哀之以太玄生符投之遂化爲人隨老君周遊二百餘年老君約云日雇百金往至大秦安息以黃金併償之甲至關悅一婦人不欲隨老君西去遂作牒詣喜以訟老君索日雇之直老君謂甲曰爾本枯骨我以太玄生符救爾所以爲人今還我符當償爾金也言訖符從甲口中出甲復化爲枯骨喜見之驚怖爲叩頭

請謝願乞超之老君又以符授之甲乃復舊尹喜見此神變彌加勤敬也五曰同還樓觀者喜爲關令即函谷關也在陝州桃林縣南十二里今有故關墟大唐天寶元年壬午正月七日老君於丹鳳樓降見告陳王府參軍田同秀出天寶靈符云在函谷古關尹喜舊宅勅道士及內臣往求之於枯桑下有紫雲白兔之瑞掘獲石函得天寶靈符於其地大赦天下改桃林縣爲靈寶縣於其地置靈符觀御製御書碑銘今存焉尹喜以二十八日受道德二經後乃與老君同自函關歸盤屋終南山之陰尹喜所居之宅宅即喜結草爲樓觀星望氣之所其宅尹喜昇天之後相傳謂之樓觀周穆王招隱士杜冲與喜弟軌居之有老君車板及支革樹秦漢累朝謁板始皇墨跡皆存焉六曰昇入太微者老君與尹喜說經及授九丹諸訣畢以昭王二十六年甲寅四月於喜宅南山上昇入太微西昇經云說經畢忽失老君所在斯須館舍

光矣五色玄黃喜出中庭叩頭曰願神人復一見示以一要得以守元忽見金人存亡恍惚老少無常重謂喜曰除垢止念靜心守一衆垢除萬事畢吾道之要也七曰約會青羊者老君將昇太微謂尹喜曰千日功成求我於蜀青羊之肆也喜遂稱疾棄位除垢止念靜心守一至昭王二十九年丁巳入蜀見老君於青羊之肆也其青羊肆在成都縣西南五里前臨大江古老所傳常有靈應以中和二年壬寅僖宗皇帝駐蹕在蜀因獲靈軌古篆符瑞喜動行朝皇帝駕幸其所致禮瞻敬勅置青羊宮其軌篆文曰太上平中和災六字自獲軌之後明年收復長安後年駕迴京闕矣八曰俱化西極者尹喜三年之後千日功成以丁巳年入蜀於青羊肆見老君老君與喜自蜀川乘雲駕遊天水昇三洞歷九天然後西化流沙八十餘國矣中和二年九月十二日以獲軌符瑞下勅曰昔者聖祖玄元皇帝與弟子文始先生講真經於樓

觀之臺約後會於青羊之肆共乘雲駕俱化流沙仙記傳聞地圖標載自周昭洵于此日曆數約二千年景象寂寥蹤基牢落今因翠華迴幸玄既昭彰珠光跳躍於庭前靈篆申明於樹下觀含古色字驗休徵中和之災害欲平厚地之積符乃見足表玄宵降社太上垂祥將殲大盜之兵戈永耀中興之事業宜模勒文字告示諸道及軍前仍於其地賜內外行庫錢置青羊宮以旌符瑞編付史館者即流沙西化益彰明驗矣著者表記也亦述作之謂也今詳此經乃帝舜時說已曾授舜今重授喜非時著述也疏於是演二篇焉義曰於是者發句之端也演者廣暢之理也二篇者指道德二經也王子年拾遺記曰老君居景室之山與世人絕迹唯老史五人或乘鳴鶴或著羽衣共譚天地之數所撰書經垂十萬言有浮提國獻善書二人年老年少隱形則出影聞聲則藏形時

出金壺器中有黑汁狀若薄漆洒木石皆成篆隸科斗之字記造化人倫之始老君所撰經皆寫以玉牒綴以金繩貯以玉函及金壺汁盡二人乃欲刺心瀝血以代墨焉此乃洛川景山太室少室也所說九變長生等經有百萬篇多藏名山石室秘而未行今所出者約六千卷皆經國之微言濟生之大用則非止道德二篇而已今明此二經是函谷間所授尹喜之經耳疏明道德生畜之源罔不盡此義曰道生德畜爲化之本也一切之法因道而生故云源也亦喻泉源能流其水無有窮竭同無也言此經所載法源化本無所不盡而無窮也疏其要在乎理身理國義曰文子通玄真經曰道德者匡邪以爲正振亂以爲理化淫敗以爲朴淳德復生天下安寧此道德之理國也道德熟者百禍不能罹險阻不能危刑罰不能加謗讟不能隨代恃而不謬代泥而不汚人惑而

不疑人欺而不詐人善而不悅人懼而不怖內存其真外和其人享無窮之壽而上賓于天此道德理身也

疏理國則絕矜尚棄華薄以無為不言為教

義曰文子問老君曰理國之本如何老君

曰本在理身也末聞身理而國亂身亂而

國理者夫理國者靜以修身全以養生則

下不擾下不擾則人不怨為理之本在於

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勿奪之本在於

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

去就去就之本在於無為夫天致其高地

致其厚日月照星辰期陰陽和非有為也

正其道而物自然化也此乃絕矜尚棄華

薄無為不言之旨也下經首章曰大丈夫

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是也

上經第二章曰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

不言之教是也教者訓教於人可以聖訓

於永久也論語云子以四教詩序云教以

化之是也易云聖人以神道設教言教者

以教於人而世之眾教皆以有執有為為

本今老君此教以無為不言為化故為眾教所尊理道所貴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

卷三

十七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

卷四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釋御疏序下

疏理身則少私寡欲以虛心實腹為務

義曰少私寡欲虛心實腹者上經第十九

章云見素抱朴少私寡欲上經第三章云

虛其心實其腹也及上所引經文並解在

正經中向下當辨務者愆事之名也君子

有常務論語云君子務本是也

疏此其要旨可得而言也

義曰要謂機要言謂指歸此經乃理身之

指歸理國之機要可以言述固得而言也

疏及平窮理盡性閉緣息想

義曰易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窮者窮極

萬物深妙之理究盡生靈所禀之性物理

既窮生性又盡以至於一也又解云窮理

者極其玄理盡性者究其真性玄理真性

考幽洞深可以神鑒不可以言詮也閉緣

息想者隨境生欲謂之緣因心繫念謂之

想於此門中分為四列一曰意隨善境而

生善欲謂之善緣二曰意隨惡境而生惡欲謂之惡緣三曰心繫善念而生善想四曰心繫惡念而生惡想雖同因境所起分爲善惡夫初修道者既開惡緣又息惡想以降其心心澄氣定想念真正稍入道分善緣善想亦復忘之窮達妙理了盡真性想緣俱忘乃可得道故云窮理盡性開緣息想也

疏廣實行權

義曰處者居也實者真諦玄微所謂妙本之道也大乘之趣也權者因事制宜隨俗立教謂中乘之道以誘開悟亦猶理國理身之旨先實權教後入大道實教者上經第三十五章云執大象天下往又云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又云自古及今其名不去是也權教者上經第三十六章云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是也既坐忘遺照

義曰坐忘者墮肢體黜聰明遺形去智以至乎大通謂之坐忘至道深微不可以言

宣止可以心照既用照得悟其照亦忘故曰坐忘遺照此皆大乘之道也
疏損之又損玄之又玄殆不可得而言傳者也

義曰爲道之人遺羣達妙損之又損漸入玄微玄之又玄即階真趣下經第四十八章云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上經首章云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是也此乃得之於玄會契之於無爲非文字能詮非言句能述老君曰道若可獻則臣獻於君道若可傳則父傳於子斯固非可言傳也損者毀滅之謂也玄者深微之謂也

疏其教圖

義曰行有五教分爲五別一曰挫銳解紛和光同塵初教也二曰見素抱朴虛心實腹漸教也三曰外其身而身存後其身而身先平教也四曰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則無不理滿教也五曰清然常存用之不勤天地有終大道無變圓教也合此爲教五者俱備萬行總包故

曰其教圓圓者圓通一切道無不在之謂也

疏其文約

義曰約限也省也不出二篇包羅萬法不曰約乎

疏其旨暢

義曰暢通也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言有宗事有君不曰暢乎

疏其言通

義曰通近也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不曰通乎

疏故遊其廊廡者自以爲昇堂親與

義曰廊步廊也廡堂下也與內也西南隅謂之奧言世儒之士習道之人始親此經自謂窮理盡性以極玄微耳

疏及其所精華思然後知其於秋毫之端萬分未得其一也

義曰沉研鑽極考情運思探道之奧極道之源箋註詮疏以求聖人之旨所得之理逾少聖人之意逾深郭象曰秋毫之端細

矣又未得其萬分之一也秋毫者鬼秋所生之毛也端者末也

疏經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

義曰此引上經第二十五章以證妙道之名也有物者無中之有恍惚之物也混成者天地未分謂之混沌天包於地混混無端天地浮載於水中積聚於氣內謂曰混元以其道氣化生分布形兆乃爲天地而道氣在天地之前天地生道氣之後故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也莊子曰大道者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吾者老君自稱也混成之狀恍惚之象先天天地混然獨立名號未彰言語路絕所以老君強爲立字字之曰道強爲立名名之曰大其道廣博包裹天地貫穿萬物故名大道也

疏故知大道者虛極妙本之強名語其通生也
義曰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授可得而不可見在大極之表而不爲

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故謂爲虛極之妙本也以其生天生地神鬼神帝故言其通生也道者通也虛者至無也極者至高也妙者至玄也本者化源也

疏莊子曰太初有無無有無名者未立強名也故經曰無名天地之始

義曰莊子姓莊名周宋國蒙邑人也當趙文王齊宣王梁惠王時師長桑公子受其微言隱於枹犢山服大丹昇天署位爲太極韋編卽入侍帝晨嵇康云又師涓子居世時爲漆園吏著書三十三篇皆言大道放曠無爲之理大唐天寶四載四月封爲南華真人所著書爲南華真經此則引第十二天地篇也太初者未見氣也有無無有無名者無有故無名號也此名未立強名之道以前大道無名強而名之謂之道強名之初天地之始也

疏強名通生曰道故經曰有名萬物之母
義曰道通也通以一氣生化萬物以生物故故謂萬物之母母茂養之稱也經云者

指此經首章之詞也引此首章以證大道之名爾

疏莊子又曰物得以生謂之德

義曰莊子天地篇之文也虛無不能生物明物得虛無微妙之氣而能自生是自得也任其自得故謂之德也

疏德得也言天地萬變旁通品物皆資妙本而以生成得生爲德

義曰德者人之所得是也夫三才萬物資道妙用各得生成無不遂性故謂之德旁通者周遍之謂也品物者衆物也資者取也用也妙本者道也

疏故經曰道生之德畜之

義曰此下經第十四章文也引此正文重明道德生畜之義用合莊子物得以生之理此明有以無爲本無以有爲用道德相須爲上下二經之目也

疏則知道者德之體德者道之用也

義曰真實凝然之謂體應變隨機之謂用杳冥之道變化生成不見其迹故謂之體

也言妙體也莊子曰其來無迹其去無涯無門無旁四達之皇皇是也因此妙體長轉生死生化之物任乎自然有生可見而不爲主故謂之用此妙用也莊子曰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是也

疏而經分上下也

義曰冥冥之道上也昭昭之德下也大聖說經本無道上德下之別而詮釋之家強爲箋解言道非德無以顯德非道無以明道無爲無形故居化物之先德有用有爲故在生化之後道居先故處於上德居後故處於下由是分上下二經亦猶天清而居上地濁而處下爾

疏先明道而德次之

義曰妙無生妙有由精以至麤次者亞也先後之謂也

疏然體用之名可散也

義曰精麤先後可兩言之體精而爲本樸也用麤而爲末器也故言散爾疏體用之實不可散也

義曰同契乎無故不可散散者分別之謂也雖因用而有分別在生化終始倚伏相須詣理源實故不可散言萬形之殊舍妙道也

疏故經曰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義曰妙體妙用生於妙無是同出也由精而麤是異名也混而爲一是同謂之玄也疏語其出則分而爲二咨其同則混而爲一義曰分而爲二者體與用也混而爲一者歸妙本也莊子曰蘊蘊乎其終則復始也疏故曰可散而不可散也

義曰體用雖異是何散也相資而彰不可散也

疏則上經曰是謂玄德又曰孔德之容又曰德者同於德又曰常德不離

義曰道經之中明此德者則明道資於德也

疏下經曰失道而後德又曰反者道之動又曰道生一又曰大道甚夷義曰德經之中明此道者則明德宗於道也

也

疏是其體用互陳遞明精要

義曰道資於德德宗於道是互陳也互者交也差也陳者布也互觀其理皆達精微斯所謂不可散也

疏不必定名於上下也

義曰外分道德之殊而經有互陳之義不可以道經爲上德經爲下今異之者強而異之非玄理精要之旨也

疏經者徑也

義曰習道之踐路登真之徑門左丘明曰經者不刊之書也精要之道由徑而通疏又常也言通徑常行之道也

義曰因經通道斯道常明故曰常也因凡悟仙自仙極果垂文永劫普度無窮太平長生皆由茲教故云通徑常行之道也

疏每惟聖祖垂訓貽厥孫謀

義曰每數也惟思也訓教也貽與也厥其也謀圖也數思者虔奉之義也虔奉聖祖老君垂教之旨與及聖孫詩文王之什文

王有聲篇云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言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大其成功而傳國於子孫言玄元聖祖垂此無爲清靜之訓以及我唐子孫與此帝國傳弘道化也

疏聽理之餘伏勤講讀

義曰天子垂拱南面以聽天下之政理亦政也聽政之暇講讀二經亦猶乙夜觀書之義爾臨文曰讀演義曰講既宣其文復講其義遂爲註疏焉伏勤者尋繹不輟之義也餘暇也

疏今復一二詮疏

義曰詮評也講暢真義評考玄微一二教陳蓋得其理國修身無爲清靜之旨也疏其要妙者書不盡言

義曰要精要也妙玄妙也精要玄妙非書可傳理絕於言議之間故云書不盡言矣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蓋無言之言窮理之理庶乎神洞幽蹟了悟忘言此故非文字可詮評也

疏粗舉大綱以裨助學者爾

義曰粗不精也麤也略也裨益也助佐也網絃繩也網之上下有絃繩以惣之故張羅網者整其綱猶衣之舉領耳淮南子曰舉其綱萬目張斯乃總衆目之稱也舉其大綱衆目可見矣言此疏可以佐益講學之人開廣其聞見耳竊惟天章煥赫揭日月以齊光聖藻精微與乾坤而並運深入自然之室宏開衆妙之門竦崑崙於詞峰游滄瀛於義海滯邪者望風而懸解忘返者悟教而知歸真祖闢至妙於前存孫讚玄微於後二聖垂作萬古無倫而猶申裨助之言示謙冲之訓益明聖旨矣

疏凡六卷

義曰凡者凡例之言汎舉之謂也春秋序曰發凡以言例也上下二經疏各三卷亦粗明一生三之意六者陰數也三者陽數也三以象乾合乾爲坤離之則爲陽合之則爲陰言此疏包天地乾坤之要窮陰陽變化之微故成六卷爾又凡者生上起下之名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五

葉五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釋疏題明道德義

義曰老子者太上老君之內號也釋解已具前篇道德經者此經兩卷上經以道爲目夫化導羣生貫穿萬法居衆法之首故三皇專其道焉爲萬教之先故大演虛其一焉故一者道之數道者一之本下經云道生一是也夫其道也極虛通之妙致窮化濟之神功理貫生成義該因果縱之於已則物我兼忘蕩之於懷則有無雙絕通與德有相資相稟之義故云道德經也今於道德義中分三門解釋一者釋名無名方了玄教故經云虛無常自然強名字大道所以道義主無理物有病德義主有理世無惑故藏玄靜云道者通物以無爲義今就明之道有三義一理也二導也三通也理者理實虛無以明善惡導者導執今忘引凡入聖通者通生萬法變通無壅上經法陽象天數奇故三十七章也老君說經本亦不執上經爲道下經爲德昔賢相承分

判故有道先德後其間經文互相明證具如序中矣次道表而後有德德表而後有五常是明道德爲衆行之先五常之本故道德經居先而德經次之也今依名釋道即前序所謂導也通也理也夫道德德釋分三門者一釋名二明體三明用釋名第一道德玄絕自應無名開教引凡強立稱謂故寄彼無名之名者宜彼正理今識名之無名方可了達玄教強名道德其義者何藏玄靜曰道以通物以無爲義德者不失以有爲功道無則能遺物有果德有則能枯世空感今明道三義者理也通也導也德三義者得也成也不喪也所謂理者理實虛無言一切皆無故云道在一切有解云理者兼通善惡善道亦名道惡道亦名道善惡性空不乖此義但惡道稱道其意不然正以徒類稱道非關就理爲釋若言隨事近理此說不妨所謂通者謂能通生萬物變通無壅河上公云道四通也所謂導者導執今忘引凡入聖自然經云導末歸本本即真性末即妄情也德有三義所謂德者得

於道果太平經云德者正相得也所謂成者成濟衆生今成極道此就果爲名亦實成空行就因者經云無成之所謂不喪者謂德不失也故云不喪太平經云常德不喪是也此六義者互可相通西昇經云道德混沌玄妙同也道中有德義者昇玄經云德等無等等無等是道也故云道有得義道有成義者河上公云非但生之乃復長之成之道有不喪義者既言常道常即不喪也德中又有理義者生神經云感應理常通應既是德故得有理義也德有通義者河上公云德一也一至布氣而畜養之德有導義者謂有開導之德論語云通之以德是也此就通門則如前解矣但道之言通通無所通而無所不通德之言得得無所得而無所不得故能忘已忘功生物成物今就此科更分五別一依名釋者前義也二因待釋者明非德無以言道非道無以言德道德相待強立假名故離道無德離德無道是德義德是道義經云長短相形是也三所表釋者道德爲教正表不道不

德之理所以說道則言可道非常道明德則言上德不德故不道不德為道德之義四無方釋者正一德名有無量義如因述有成並其義也道無不在名何言屬故謂無方以釋其義五無釋為釋者既以不為名亦以無義為義故自然之義名無所有原其所由即是無義義曰道者因生以立稱德者從教以言名道者德之通德者道之功有德故稱道有道故稱德德義取有體無為言道義取無通有為說陸先生經云虛寂為道體謂虛無不通寂無不應也臧玄靜云智慧為道體神通為道用也又云道德一體而具二義一而不一二而不二二而不二由一故一一而不一由二故一不可說言有體無體有用無用蓋是無體為體體而無體無用為用而無用然則無一德非其體無一用非其功尋其體也離空離有非陰非陽視聽不得搏觸莫辨尋其用也能權能實可左可右以小容大以容小體既無已故不可思而議之用又無功故隨方不示見今不異此但知道德不同

不異而同而異不異而異用辯成差不同而同體論惟一不異異者經云道生之德畜之也不同同者西昇經云道德混沌玄妙同也知不異而異無所可異不同而同無所可同無所可同無所不同無所可異無所不異也今更舉七義以通釋

一本迹者本則為道迹則為德本為道者以大智慧源常寂真身為體迹為德者以上德之君太上應身為體

二理教者理則為道教則為德理為道者悟說正性為體教為德者悟說正經為體

三境智者境則為道智則為德智理為道體理智為德體

四人法者人則為道法則為德人為道者以本迹二身為體法為德者以理教二法為體

體

五生成者生則為道成則為德道以應氣化生萬物以應氣為體成為德者德以成就眾生法教為體

六有無者無則為道有則為德無則為道以

因地空觀果地空智為體有為德者以因地有觀果地有智為體

七因果者果則為道因則為德果為道者以果地萬德為體因為德者以因地萬行為體以上七義互相交絡二而不二一而不

一是知道德為正體非果非因非本非迹不本不迹而開本迹欲明顯本由迹不果不因而開因果欲令修因趣果其餘五雙不言自顯明義用第三德是不有之有既能理無亦能理有道是不無之無既能理有亦能理無愚者謂王貌金容道為實有今明道是虛無此即理於有感河上公云道者空也王輔嗣云道者無之謂也惑者或謂常道乃至上德實是虛無今明是以有德此則除其無病故經云杳冥中有精此是一往相離聞名遣病及其進悟義則更深明道之為無亦無此無德之為有亦無此有斯則無有無無執病都盡乃契重玄方為雙絕故經云仙道無不無有不有也此則道必資於德德必稟於道老君說

經亦不執言上卷爲道下卷爲德二經文義互相包含後賢相傳強分其義是則道經含德德經含道聖旨序內已具舉明至於五千餘言亦不確定其數文質相半義理兼通不可局字數而妨文勢而就數皆失其大旨也司馬遷云五千餘言則不定指五千字矣其有刪文約數俯就四千九百九十九言而云析三十幅字爲三十以滿五千字此又膠柱刻舟執迷不通也經字諸家所解凡有四義一由二徑三法四常一由者三世天尊十方大聖因由經教證聖成真也二徑者開通道理導達衆生爲學者津梁登真徑路也三法者真趣玄妙至理精微可以執法羣生楷模衆聖也四常者妙理深遠冥寂玄通萬代百王不刊之典也具茲四義總稱爲經或結氣成文凝雲作篆字方一丈八角垂芒或紫字瓊章龍書鳳札初降世劫未歸天或刻玉鐫金竹木縑紙流傳演化篆隸隨時雖復羣妙不同皆玄聖之真訣爲理病

之良藥乃出世之妙門假使代變時移金銷石化而此經垂教常布於人天萬劫長存故云經也故題曰老子道德經疏卷上之上夫此二篇玄微五千幽奧統包萬法冠冕衆經而所說年代又過關時日降生先後宗趣指歸諸家所說未爲準的今別演四門以祛所惑

第一重明降生者老君至道之祖元化之宗長於上古而不爲先生於末代而不爲後況億劫之前即弘道化豈復待胞胎誕孕而謂之生邪今言降生者蓋表跡人間示有始也託形聖母示有生也母事元君示有尊也今此按經誥前後降生有三一以上和七年庚寅之歲九月三日甲子生於北玄女國天岡靈鏡山李谷之間聖母曰玄虛之母當生之時三日出於東方九龍吐水以浴其形因李谷而爲姓名玄元字子光乃高上之胄王皇之胤位爲長生大主太平正真太一君金闕後聖九玄帝君今詳考其時亦是劫運之前朱靈上和前

劫之年號也二以殷武丁庚辰歲二月十五日卯時生於陳國苦縣鄉聖母曰玄妙玉女乃上帝之師後位爲元君詳此即是亳州降生年月也據皇甫士安長曆所證甲子仙公云太歲丁卯下爲周師此即紂元年丁未二十一年丁卯老君居岐山爲周西伯之師自武丁九年庚辰至紂丁卯凡一百八年又至昭王二十五年癸丑出關一百七年通計二百一十五年司馬遷云二百餘年是也惑者妄云平王定王幽王屬王時老君降生此皆曲說信爲謬矣何者若幽屬平定時生即不得與文王武王相見矣三以老君自樓觀與尹喜辭訣當昭王二十六年甲寅約會於蜀青羊之肆遂即降生於蜀乃昭王二十九年丁巳尹喜千日之後到蜀重見老君之時也三度降生此義爲定

第二過關年代者老君以周昭王二十五年癸丑度關西化與關令尹喜相遇因授以道德二經授經既畢即以二十六年甲寅

四月於樓觀與喜相別昇入太微二十九
年丁巳尹喜入蜀訪尋老君乃於青羊肆
相見戊午年入流沙即此過關年月也何
者尹喜爲康王大夫至昭王時爲關令與
老君相見若據臧玄靜云幽王時西出隴
關即與出天寶靈符故關處所不同矣況
幽王元年庚申十一年庚午已滅年內又
無癸丑此爲誤也又文如海云成王二十
二年癸丑度關此又與尹喜不得相見亦
爲誤矣又云平王四十三癸丑度關此
又在尹喜之後年代懸遠不同皆誤說耳
今詳按今古以昭王二十五年癸丑度關
爲定年代相合可無疑焉

第三說經時節者葛仙公內傳云黃帝時老
君爲廣成子爲帝說道德經及五茹之法
又應號五聖圖及紀聖老君內傳云老君
舜時號尹壽子居河陽說道德經教以孝
悌之道舜行之退身讓物尊道貴德天下
之人從而化之所以舉十六族竄四兇達
四聰明四目外撫百姓內親九族得道於

蒼梧之野九疑之山又諸家所引皆言周
昭王時癸丑之歲於函谷關爲尹喜作道
德二篇上下經焉史記亦云老君爲關令
尹喜著書五千餘言又王子年拾遺云老
君周時居景室之山常與五老人譚天地
造化之事著書十萬言後刪其繁蕪作五
千言矣今按河上公授漢文帝上下二經
章句謂帝曰余注是經以來千七百餘年
凡傳三人連子四矣勿示非其人成玄英
法師解曰傳三人者務光美門子高丘子
是也以此詳之莊子云湯伐桀後讓位務
光務光不受抱石自沈於清冷之泉湯時
務光既死即授經在桀之前也足明此經
非是周昭王癸丑年及景室山中所著又
按黃帝書云谷神不死是謂玄牝全載此
一章則是黃帝時說經所以黃帝著書引
此一章爾又按年代推之若是昭王時函
關著經至漢文帝時未及一千年則與注
經以來數不同益明此經是黃帝時及帝
舜時說爲定矣且帝舜在位六十餘年一

百一十二歲傳位於禹禹子孫相承十七
帝四百七十一年爲湯所伐湯子孫相承
二十一代三十王六百四十四年爲周所
滅周自武王至赧王子孫相承四十一代
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九年爲秦所并秦昭
襄王四十九年丁未滅周歷始皇終子嬰
共四十五年爲漢所伐漢自高祖惠帝呂
后至文帝元年相繼二十八年自舜至此
凡計一千七百六十九年則明說經在黃
帝時注經在舜時非是函關特爲尹喜著
此五千文明矣顧鑒之士宜詳之焉

第四宗趣指歸者道德經包含衆義指歸
意趣隨有君宗河上公嚴君平皆明理國
之道松靈仙人魏代孫登梁朝陶隱居南
齊顏歡皆明理身之道符堅時羅什後趙
圖澄梁武帝梁道士寶略皆明事理因果
之道梁朝道士孟智周臧玄靜陳朝道士
諸縣隋朝道士劉進喜唐朝道士成玄英
蔡子晃黃玄曠李榮車玄弼張惠超黎元
興皆明重玄之道何吳鍾會杜元凱王輔

以日所見為觀者常以神所為觀者實為見於外觀神於內觀一心外之觀先所謂觀也為智道之門修習之徑謂有欲歸於死無欲歸於生也凡觀其生死歸趣不同矣四曰大樸者道也道散為神明流為日月分為五行生為萬物器者有形用也易曰形而上者曰道也形而下者曰器也五曰同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六曰神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七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八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九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十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十一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十二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十三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十四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十五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十六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十七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十八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十九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二十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二十一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二十二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二十三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二十四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二十五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二十六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二十七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二十八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二十九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三十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三十一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三十二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三十三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三十四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三十五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三十六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三十七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三十八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三十九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四十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四十一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四十二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四十三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四十四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四十五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四十六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四十七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四十八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四十九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五十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五十一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五十二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五十三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五十四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五十五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五十六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五十七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五十八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五十九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六十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六十一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六十二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六十三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六十四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六十五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六十六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六十七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六十八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六十九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七十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七十一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七十二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七十三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七十四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七十五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七十六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七十七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七十八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七十九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八十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八十一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八十二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八十三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八十四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八十五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八十六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八十七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八十八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八十九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九十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九十一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九十二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九十三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九十四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九十五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九十六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九十七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九十八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九十九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一百曰道謂之曰者明成器而後有器也

道可道非常道

疏道者虛極妙本之強名也訓通訓徑義曰道者至虛至極非形非聲後劫運而不為終先天地而不為始同通澄寂不始不終聖人以通生之用可彰尋迹而本可悟故以通生之德強名為道也
疏道一字標宗也
義曰經首道之一字標舉為宗也

疏可道者言此妙本通生萬物是萬物由徑可稱為道故云可道

義曰標宗一字是無為無形道之體也可道二字是有生有化道之用也三字之中自立體用體則妙不可極用則廣不可量

故為虛極之妙本也

疏非常道者妙本生化用無定方強為之名不可過舉故或大或逝或遠或返是不常於一道也故云非常道

義曰散為萬物不拘一方故用無定方也但宗一道故明萬物皆資道化故不在過舉高而無上無不包容大也高而無上不滯於上大而無外不滯於外逝也逝往也窮於無窮無所不通遠也虛心守一道復歸之返也返還也此引道經第二十五有物混成章以證此義以此推之不常厥所是謂非常道也

名可名非常名

注道者虛極之妙用名者物得之所稱用可於物故云可道名生於用故云可名應

用者無方則非常於一道物殊而名異故非常於一名是則強名曰道而道常無名也

疏名者稱也謂即物得道用之名也首一字亦標宗也

義曰名者正言也標宗一字為名之本可名二字為名之迹迹散在物稱謂萬殊由迹歸本乃合於道是知道為名之本名為道之本本末相生以成化也

疏可名者言名生於用可與立名也非常名者在天則曰清在地則曰寧在神則曰靈在谷則曰盈得一雖不殊約用則名異是不常於一名故云非常名也

義曰無用則道凝有用則名立天得道垂象清明地得道確然安靜神得道變化不歇谷得道盈滿無虧此引下經第二章以明其義名散無極是為非常名也

無名天地之始

疏無名者虛極妙本未立強名也妙本之始無有無名從本降氣開闢天地天地相

實以為始故曰無名天地之始

義曰大道吐氣布於虛無為天地之本始無有無名者莊子天地篇曰泰初有無無有無名言泰初者無之始也無既無名不可詰之以名混漠寂寥邈為化主元氣資之以為始古化稟之而得生故曰無名天地始無名無氏然後降迹漸令兆形由此而天地生氣象立矣

疏易之太極生兩儀兩儀生三才三才生萬物按爾雅云權輿始也

義曰太極者形質已具也形質既具遂分兩儀人生其中乃為三才也爾雅者周公所造以教成王多識鳥獸草木之名通話訓之指歸辨同實而殊號者也成九流之津梁涉六藝之鈐鍵學覽者之渾奧擒翰者之華苑也蓋興於中古隆於漢氏言中古者亦五帝之後三王之間故易繫曰作易者其在中古乎

有名萬物之母

注無名者妙本也妙本見氣權輿天地天

地實始故無名也有名者應用匠成茂養萬物物得其養故有名也

疏有名者應用應用匠成有強名也萬化既作品物生成妙本旁通以資人用由其茂養故謂之母也母以茂養為義然則無名有名者聖人約用以明本迹之同異而道不繫於有名無名也

義曰萬化者舉其多也品物者衆物也衆物之中道無不在秋毫之細道亦居之故能生三才母萬物萬物道存則生遁去則死含養之至不曰母乎大道無異無同無本無迹強立言教而本迹彰矣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注人生而靜天之性感物而動性之欲若常守清靜解心釋神反照正性則觀乎妙本矣若不性其情遂欲而動性失於欲迷乎道源欲觀妙本則見邊微矣疏欲者性之動謂逐境而生心也言人常無欲正性情靜反照道源則觀見妙本矣若常有欲逐境生心則性為欲亂以欲觀

本既失冲和但見邊微矣微邊也

義曰夫機械之心藏於胃中即純白不粹神德不全存身者不如此有欲也若欲害之心忘於中即虎尾可履而況於人乎此無欲也有欲者任耳目以視聽勞心慮以

為理視聽逾迷為理愈亂可謂見邊微矣無欲者神合於虛氣合於無無所不達無所不通與天地同功乃合乎大通可謂觀其妙矣觀者外以目周覽內以神照微目覽則辯乎有無神照則契乎冥寂矣人生而靜天之性者樂記篇之詞也言性本清靜無欲無營為物所感因境生欲感於外而動於內不得不慎其所感故聖人制法以檢其邪制禮以檢其亂制刑以檢其過制樂以檢其淫以道制欲所以教民之崇德務善也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

注如上兩者皆本於道故云同也動出應用隨用立名則名異矣疏此指上事也兩者謂可道可名無名有

名無欲有欲各自其兩故云兩者俱稟妙本故云同出自本而降隨用立名則名異也

義曰夫一氣分而萬化生形兆立而萬有作三者之變各而兩之有出於無斯之謂矣道顯而名立名立而欲生此乃有道可言有名可謂有欲之機興於此矣是迹從本而生也若攝迹者棄欲忘名復歸妙本於道忘道於名忘名是謂還本矣徇情者逐欲忘本以至淪滑能返乎物初可與言乎至道矣

同謂之玄

注出則名異同則謂玄玄深妙也

疏玄深妙也自出而論則名異是從本而降迹也自同而論則深妙是攝迹以歸本也

歸本則深妙故謂之玄

義曰有欲無欲之人同受氣於天地稟中和滋液則賢聖而無為稟濁亂之氣則昏愚而多欲苟能洗心易慮澄欲含虛則攝迹歸本之人也人能修鍊俗變淳和則返

樸之風可臻太古矣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注意因不生則同乎玄妙猶恐執玄為滯不至兼忘故寄又玄以達玄示明無欲於無欲能如此者萬法由之而了出故云衆妙之門

疏攝迹歸本謂之深妙若住斯妙其迹復存與彼異名等無差別故寄又玄以達玄欲令不滯於玄本迹兩忘是名無住無住則了出矣注云意因者西昇經云同出異

名色各自生意因今不生意因是同於玄妙無欲於無欲者為生欲心故求無欲欲求無欲未離欲心既無有欲亦無無欲達之又達可謂都忘

義曰夫攝迹忘名已得其妙於妙恐滯故復忘之是本迹俱忘又忘此忘脗合乎道

有欲既達無欲亦忘不滯有無不執中道是契都忘之者爾

疏正觀若斯是為衆妙其妙雖衆皆出此門故云衆妙之門也

義曰衆妙門者天門也天門者萬法所生之總名也無有也言萬物出手無有入乎無有聚散隱顯故有出入之名爾徒有其名實無其門故謂之無為之門則無門也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是歸於妙道矣正觀有因修之漸證道之階也前所謂目見者兩觀之觀也神照者觀慧行之觀也道以三乘之法階級化人從初發心至于極道捨凡證聖故有一十四等觀行之門小乘初門有三觀法一曰假法觀謂對持也二曰實法觀謂心照也三曰遍空觀入無為也中乘法門觀行有四一曰無常觀二曰入常觀三曰入非無常觀四曰入非常觀大乘門中觀行亦四一曰妙有觀二曰妙無觀三曰重玄觀四曰非重玄觀聖何門中復有三觀一曰真空觀二曰真洞觀三曰真無觀以此觀行修鍊其心從有入無階羸極妙得妙而忘其妙乃契於無為之門爾無為有為可道常道體用雙舉其理甚明今於體用門中分為五別一

曰以無為體以有為用可道為體道本無
也可名為用名法有也二曰以有為體以
無為用室車器以有為體以無為用其
無也三曰以無為體以無為用自然為體
因緣為用此皆無也四曰以有為體以有
為用天地為體萬物為用此皆有也五曰
以非有非無為體非有非無為用道為體
德為用也又於本迹門中分為二別以無
為本以有為迹無名有名也以有為本以
無為迹且相明也萬物自有而終歸於無
也夫以玄源澄寂妙本有實非言象可求
非無有可實固亦討論理絕擬議道窮而
設教引凡示致階級然在於冥心感契漸
頓隨機不可滯教執文拘於學相深心浴
德之士勤乎勉哉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六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七

卷七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天下皆知章第二此章明無名之化入兩觀之不同
境則流注散矣名則歸根故首標其善
安情次示有無頌善結以聖人之理
莫遠還淳之內○最曰夫德慈柔
慈柔生涉境起情去道迹迹聖人
獨其志遠於此妙門前明兩觀之殊
相無而入有此標六者之感因事以
則可以言虛心
實腹之漸已矣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
斯不善已

注美善者生於欲心心苟所欲雖惡而美
善矣故云皆知已之所美為美所善為善
美善無主俱是妄情皆由分執有無分別
難易神奇臭腐以相傾奪大聖較量深知
虛妄故云惡已

疏天下者舉大凡言凡在天覆之下也美
者心所甘美也善者身所履行也言天下
之人皆知已心所甘美者為美已身所履
行者為善故論甘則忌辛好丹則非素其
相傾奪競起是非皆由與動於欲心所以

遠成乎美惡聖人知美惡無主俱是妄情
妄則不當故云惡已已語助也注云神奇
臭腐者莊子云所美為神奇所惡為臭腐
是也

義曰天下之人知道者稀常俗者衆知修
身者寡徇物者多皆知美善為是而莫能
為皆知不善與惡為非而莫能改聖人歎
之故云惡已不善已夫載仁伏羲抱道守
謙忠孝君親友悌骨肉乃美善之行也皆
知之矣而不能為反於此者乃不善之行
也皆知之矣而不能革況於修無為之道
乎政可歎也妄者非真實之義也因境起
念隨物生情不守道循常即為妄矣神奇
臭腐者莊子北遊篇黃帝謂知曰萬物一
也是其所美者為神奇所惡者為臭腐臭
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
天下之一氣耳聖人貴一也此明神奇臭
腐物之偏性百氏殊學九流異名遞執是
非互生藏否理身理國者能無為任物一
以貫之臭腐神奇自然無二矣

故有無之相生

疏此明有無性空也夫有不自有因無而有凡俗則以無生有無不自無因有而無凡俗則以有生無故云相生而有無對法本不相生相生之名由妄執亦如美惡非自性生是皆空故聖人將欲救其迷滯是以歷言六者之惑

義曰老君歎彼常徒迷乎正道妄生封執滯此幻情故明此義以祛其執夫執者着也執有即斥無執無即斥有執難即斥易執易即斥難執短即斥長執長即斥短執高即斥下執下即斥高執後即斥前執前即斥後有此執故皆非究竟故經云執者失之但無偏執自契中道便入玄妙正觀之門矣

難易之相成

疏此明難易法空也此以難故彼成易此以易故彼成難亦如工者易於木而難於埴陶匠易於埴而難於木故云難易於成若同其所難則無易同其所易則無難難

易無實妄生名稱是法空故能了之者巧拙兩忘則難易名息亦如美惡無定故也義曰夫難因於易非易無以知其難易因於難非難無以彰其易循環倚伏遞為之用審而明之於難無滯於易無執即可以語其齊物通乎中道矣工者巧伎之稱也陶者和土為器也各擅其伎則為易更而便之為難也

長短之相形

疏此明長短相空也以長故形短以短故形長故云長短之相形亦如鳬脰非短以鶴之長故續之則憂鶴脰非長因鳬脰之短故斷之則悲見短長相形猶如美惡既無定體是皆妄情形相既空名亦空故特未定也

義曰夫物之形也有短長之相事之興也有難易之法化之起也有有無之變俱自然也若拘常俗之見則長者不得不長短者不得不短有無難易亦在茲乎滯之則為執通之則為道惟有道者能無滯爾鳬

鶴之喻亦莊子駢拇篇之辭也謂各自有正不可以此正彼而損益也此斥世人不任自然之旨也

高下之相傾

疏此明高下名空也高下兩名互相傾奪故稱高必因於下又有高之者稱下必因於高又有下之者又高則所高非高又下則所下非下如彼代間凡諸名位遞為臣妾亦復無常是皆空故無定位

義曰夫高下之設名形勢位性智才業萬殊之中皆有高下則不獨拘於名位也但高忘其高下忘其下各安其分守以天常則無傾奪之事矣臣者男子之卑稱妾者女子之卑稱卑伏於人故稱臣妾疏指名位之說蓋以廣戒羣情也言尊卑之道各安其分不相傾奪則保其始終若棄卑而慕其尊名厭下而圖其高位不安素分禍敗隨之故經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可不戒乎

音聲之相和

疏比明和合空也五音相和成曲者雖總
彼衆聲則能度曲如代間法皆和合成即
體非真是皆空故將欲定其美惡豈云達
觀之譚

義曰夫天地噫氣而衆竊作焉律呂合和
而衆樂生焉聲之作也美惡隨之故有安
樂怨怒哀思慙之別也然此別者人事
強而隨之政化因而應之於達觀之士忘
其善惡矣隨變責實謂之妄情美惡都忘
方爲達道達道之士雖天地之大萬物之
衆猶無有也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
心感於物而形於聲聲相應故成變變成
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感羽旋謂之
樂故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樂心感者其
聲嘽以緩善心感者其聲發以散怨心感
者其聲粗以厲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愛
心感者其聲和以柔是以先王慎其所以
感故禮以導其志樂以和其心政以宣其
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聲音
之道與政通矣官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

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爲慙慙之音也
理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
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官亂
則荒其君驕商亂則敗其官壞角亂則憂
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
匱五者皆亂遞相凌謂之慢鄭衛者亂世
之音比於慢桑間濮上者亡國之音其政
散其民流夫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也知
音而不知樂者衆庶也唯君子能知樂審
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不知
聲者不可以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
知樂者樂於禮矣于夏對魏文侯曰鄭音
好淫淫志宋音燕安溺志衛音趣數煩志
齊音傲假驕志四者害其德非正聲也春
秋晏子對齊景公曰先王之濟五味以和
五聲以平其心以成其政聲亦如味矣一
曰氣須氣以動也二曰體舞象文武也三
曰類風雅頌也四曰物以四方之物成器
也五聲者宮商角徵羽也六律者黃鍾太
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六呂者夾鍾林

鍾仲呂應鍾南呂大呂也律主於陽呂主
於陰也七音武王伐紂所製也自午至于
製七日爲七音八風八方之風也東方曰
明庶東南曰清明南曰景風西南曰涼風
西方曰閭闔西北曰不周北方曰廣漠東
北曰融風也九歌者六府三事九功之歌
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
下出入周疏以相成也以相濟也君子聽
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而後幾於道矣舜
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製樂以賜諸
侯理國之道以音而知理亂故吳公子季
札歷聽三代古今之樂而知其興廢也修
身之士閉視反聽以聽無聲然後可與言
道矣

前後之相隨

注六者相連遞爲名稱亦如美惡非自性
生由是要情有此名故
疏比明三時空也日夜相代代故以新如
彼投足孰爲前後則前後之稱由相隨立
名名由妄立誰識其神過去未來及以見

在三時空故旋旋遷改亦美惡無定名也
義曰前後之別生於變動也不變不動誰
後誰先既有相隨乃分前後達觀之士派
爾都忘世間之法彰其別爾投足者舉步
之謂也步之舉也孰後孰初明於此者乃
絕前後之競矣老君傷憫世俗流蕩不還
爭起妄情忘其中道歷指六事以化愚迷
耳夫中道者非陰非陽無偏名也處天地
之間傲然自放所遇而安了無功名而反
乎道本雖堯桀之殊生死之變是非之別
壽夭之異榮賤之隔哀樂之感動古今之
遞代皆忘之也不知堯桀之殊忘美惡也
不知生死之變忘有無也不知是非之別
忘難易也不知壽夭之異忘長短也不知
榮賤之隔忘高下也不知哀樂之感動忘
音聲也不知古今之遞代忘前後也處乎
無是之鄉立乎不疾之途遭之而不違過
之而不守調而應之以道也益之而不加
益損之而不加損此了乎中道之士忘前
後之別忘變動之機矣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注無爲之事無事也寄以事名故云處不
言之教忘言也寄以教名故云行
疏是以者說下以明上也夫飾智者雖
拱默非無爲也任其素者雖終日指揮而
未始不宴然矣故聖人知諸法性空自無
矜執則理天下者當絕浮僞任用純德百
姓化之各安其分安分則不擾豈非無爲
之事乎言出於已皆因天下之心則終身
言未嘗言豈非不言之教邪
義曰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
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謂之聖人
也略而言之凡有五種一曰得道之聖太
上老君諸天大聖是也二曰有天下之位
兼得仙之聖伏羲黃帝顓頊少昊堯舜是
也三曰有天下之位而無得仙之聖殷湯
文武是也皆廓清六合不言昇天矣四曰
博瞻之聖無天下之位周公孔子制作禮
樂垂範百王而無九五之位而皆具天地
合德之美也五曰有獨長之聖而無博瞻

之名亦不具上衆美者謂伯牙師文爲鼓
琴之聖子卿經明能基之聖鍾期延州知
音之聖韓娥秦青謳詠之聖龔叔文擊智
洞之聖離朱師曠視聽之聖張芝鍾繇草
書之聖今經中明者指言理天下之聖也
理天下之聖垂衣裳恭己南面而已矣何
爲哉所謂處無爲之事也原天地之美達
萬物之理順四時之行君無爲於上物自
化於下可謂行不言之教也理國如此則
人安其居樂其俗與道合矣
萬物作而不辭
注今萬物各自得其動作而不辭謝於聖
人也
疏作猶動作也辭謂辭謝也言聖人善化
無事無爲百姓不知爰遊爰豫各自得其
動作而不辭謝於聖人故擊壤鼓腹而忘
帝力此人忘聖功也
義曰聖人之於萬物也萬物自古而罔存
豈待爲之而後存哉物自得其生有動作
也爰遊爰豫太玄經之詞言上既無爲其

下自遠故閑暇也擊壤者壤土也莊子馬
路篇云赫胥氏之時既含哺而嬉鼓腹而
遊也不知帝力者王充論衡曰堯之爲君
蕩蕩乎人無得而名有年五十者擊壤於
路鼓腹而遊歌曰鑿井而飲耕田而食曰
出而作曰入而息帝力何有於我此衆庶
之忘聖功也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

注今物各遂其性不爲已有各得所爲而
不負恃如此太平之功成矣猶當日慎一
日不敢寧居

疏今物各得成全其生理聖人不以爲已
有今物各得其管爲聖人不恃爲已功如
此太平之功弘濟日遠猶宜慎終如始不
敢寧居此聖人自忘其功也注云日慎一
日尚書大也

義曰夫聖人處物不傷於物物遂其生物
遂其生聖人不有之而恃其功任自然也
處至順也夫功者王功曰勲輔成王業若
周公也國功曰功保全國家若伊尹也民

功曰庸施法於民若后稷也事功曰勞以
勞定國若夏禹也理功曰績制法成理若
咎繇也戰功曰多尅敵出奇若韓信也生
成萬物者玄功也其功深遠曰玄也功成
而不居所以全無爲之功也日慎一日以
具疏解言聖人有反物之功不自伐自恃
惟恐失其所以隨其功故日加畏慎不敢
寧息爾寧安也慎謹也聖人無爲其功廣
大物遂其性不失其宜天清於上地寧於
下四海平一泰然而寧是太平之謂也

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注夫唯不敢寧居而增修其德者則忘功
而功存故不居而不去

疏彼聖人者稠直如髮慎終如始本末不
衰未嘗寧居而逸豫是以日新其盛德忘
功而功不去先定而天下安故云夫唯不
居是以不去

義曰夫唯者發句之語也謂上不有不居
之事也夫聖人威加四夷而不爲有澤被
萬物而不爲惠功濟天下而不爲己德冠

四海而不爲主忘懷於至道合志於虛無
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天下樂推
而不厭故其德不去矣王者不妄於喜怒
則刑賞不濫金章不起矣不妄於求取則
賦歛不厚供億不繁矣不妄於愛惡則用
捨必當賢不肖別矣不妄於近侍則左右
前後皆正人矣不妄於土地則兵革不出
士卒不勞矣不妄於萬姓則天下安矣物
得其分不恃其功無爲不恃之利信哉博
矣稠直如髮者詩小雅都人士篇之詞也
言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降
殺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七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八

卷八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不尚賢章第二

就前章明萬殊遂境貴上不行無爲則善化則歸樸此章明終始之歸次云聖理示教之方絕以無爲明化而成而復樸也○義曰夫聖人爲理賢人輔之魚水相資安得不不用上自三五之主至于霸王之君開國建功伏賢爲本不尚者於君則怨乎與不尚於人自怨乎則怨乎與不尚於物自怨乎則怨乎與不尚於心實腹無知無欲之尚矣

不尚賢使民不爭

注尚賢有迹徇迹則爭與使賢不肖各當

其分則無爭矣

疏尚崇貴也賢才能也人君崇貴才能則有徇迹徇迹則失真失真必是尚賢之由徇迹起交爭之弊不若陶之玄化任以無爲使雲自從龍風常從虎則唐虞在位不乏元凱之臣伊呂昇朝自得台衡之望各當其分人無覬覦則不爭也
義曰徇迹者矯妄之謂也尚賢之旨既興矯妄之人必至何者賢難知也詐而疑信佞而疑忠豈易辯哉經云智慧出有大偽

是則上好智下應之以偽上好賢下應之以妄不若正身率下無爲御人陶以太和化以清靜則佐理之賢則爲其用矣乃雲龍風虎之謂也雲從龍風從虎者易乾卦孔子解九五之辭九五飛龍在天能廣感衆物故叙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各隨其類自相應感以況帝王昇九五之位萬國來庭云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此言水是陰若流於地必就濕處火是陽若焚於薪必就燥處言此二物無識無情爲氣相感尚猶如此又龍是水畜雲是水氣龍吟則景雲起虎是威猛之獸風是振動之物虎嘯則谷風生此二物是有識有情與無識無情者因氣類同亦相感如此況聖人降世飛龍在天聖賢相須萬物交感故廣陳其事爾唐堯在位者帝堯號陶唐氏姓伊祁名放勳帝嚳之子母曰慶都帝嚳之次妃感赤龍而有孕十四月而生堯幼有聖德十六歲以唐侯即位七十年都於冀年八十六

知子丹朱不肖明揚側陋廣求有德遂舉舜而歷試之聘以二女用觀其德二年擇舜舜即位二十八年而堯崩堯壽一百一十七歲葬於濟陰成陽里中謚法曰翊善傳聖曰堯帝舜有虞氏顓頊之後爲牛之孫瞽叟之子母曰握登見大虹意感而孕生舜於姚丘因爲姚氏名重華以孝聞舉用歷試二年乃即帝位二十八年而堯崩舜年三十而徵用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服喪三年爲天子五十年巡狩南方死於蒼梧之野壽一百一十二年命禹嗣位葬於九疑之零陵舜以其子商均不肖不傳位於子舜既入蒼梧不返二妃望之蒼梧九峯處處相似不知求舜之處望皆疑之泣竹皆斑故號其山爲九疑書云舜陟方乃死史云舜登遐蓋言舜昇於高遠之處而遂不迴道學傳云堯爲太微真君舜爲太極真君九疑山記云舜時降於山中此乃皆證位高真差肩大聖是則得道登遐而爲神仙明矣昔魚鳧遊於滄山飄然

飛翥望帝居於石紐遠致超騰軒皇昇龍於昌湖夏禹乘颶於鏡水莊子大宗師云稊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所以神農司於南極殷湯莅於北玄武丁位爲紫府陽甲位爲蒼元文王位爲太虛武王位爲太平康王位爲少華穆王位爲九元漢景位爲太一漢文位爲通玄八帝位爲八魁漢武位爲玄成此皆理國之君登真得道上列真官之任則堯舜登仙固其宜矣元凱之臣者即八元八愷也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翳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人謂之八元肅敬也懿美也宣遍也元善也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璜鼓搗戴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人謂之八凱齊中也淵深也允信也篤厚也愷和也此十六族世濟其美不隕其名堯不信用舉舜爲堯臣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五教者父義

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高辛帝之後八元其苗裔也乃稷契朱虎熊羆之倫也舉八愷使主后土乃撥百事莫不時叙地平天成高陽顓頊之號八愷其苗裔也及僅爲咎繇益之倫也咎繇字庭堅是矣高作司徒八五教在寬高在八元中矣禹作司空平水土后土地官爲在八愷中也內平者內諸夏也外成者外戎狄也舜舉十六族而天下理外內和平此春秋文公十八年皆僕弑其君而奔魯季孫行父使史克引此事以諫魯宣公也伊呂者伊即伊尹生於伊水之上空桑之中佐殷爲相以輔太甲謂之阿衡其先伊摯佐湯立社稷致太平伊尹之子伊陟佐太甲之孫太戊三臣之勳著於殷朝也呂者太公望也姓姜字子牙釣於磻磯獲大魚剖之得玉璜中有兵鈴子牙習之年逾八十周文王卜畋渭濱其繇曰非熊非黑唯王者師遂畋獲子牙載之以歸後以兵謀佐武王克殷肇興周業初封於呂武封於甫故尚書穆

王之時有呂侯或云甫侯是其後也太公既克紂乃封國於齊召康公命太公曰五侯九霸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太公之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後桓公小白爲諸侯盟主至春秋之末其臣田和遂遷齊康公于海上乃奪其國焉台衡之望者天子置三公之官以象三台三台六官者太尉司徒司空太師太傅太保也三台六星上中下台各二星在紫微之南以拱衛帝座起文昌抵太微天階主三公九卿士庶九州色明而行列相類則君臣和法今平從上台至中台十六度中台至下台十六度二星間相去半度析則爲蒼狹則爲迫又上星主天子中星主伯子男狄人下星主卿大夫小勾而明白吉搖動變色爲光一星去天下危二星去天下亂三星去天下不可理矣太師者師範一人儀刑萬國太傅教以德義太保保衛其身太尉掌武統兵司徒敬敷五教司空主平水土謂斯三公上應三台也

阿衡者阿倚也。衡平也。天子倚三公以平正天下。尚書云：伊尹佐殷為阿衡也。觀觀者希望也。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

注：難得之貨，謂性分所無者，求不可得，故云難得。夫不安本分，希效所無，既失性分，寧非盜竊？欲使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則難得之貨不貴，性命之情不盜矣。

疏：人之受生，所稟有分，則所稟材器是身。貨實分外，妄求求不可得，故云難得。夫不安性分，希慕聰明，且失天真，盡成私盜。今使賢愚襲性，能否因情，既無越分之求，自輕難得之貨，皆得性分，誰為盜乎？故莊子曰：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饗貴富，又解云：以人君不貴珠犀寶貝，則其政清靜，故百姓化之，自絕貪取，人各知足，故不為盜矣。

義曰：人之生也，稟天地之靈，得清明沖朗之氣為聖，為賢得濁滯煩昧之氣為愚。為賤聖賢則神智廣博，愚昧則性識昏蒙，由

是有性分之不同也。老君謂孔子曰：易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偶，謂氣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唯達道德者能原其本焉。文子云：清氣為天，濁氣為地，和氣為人。於和氣之間，有明有暗，故有賢有愚。愚欲希賢，即越分矣。暗欲代明，即妄求矣。此為決性命之情，而饗貴富，莊子駢拇篇之詞也。夫貴富所以可饗，猶有尚之者，若乃無可尚之迹，則人安其分，將量力受任，豈直決已效彼以饗，竊非望哉？人君不貴珠犀寶貝之貨，下息貪人，人各自足，斯可謂不為盜也。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注：既無高賢之迹，不求難得之貨，是無可見之欲，而心不惑亂也。

疏：希慕聰明是見可欲，欲心興動，非亂而何？今既不崇貴賢，能亦不妄求，越分則不見可欲之事，而心不惑亂也。

義曰：希慕羨望也。性識有限，而羨望聰明是為越分，名之為欲。又修道之士初階之

特願行未周，澄錄未熟，畏見可欲為境所牽，乃栖隱山林以避世，雖及心泰志定，境不能誘，終日指揮未始不要如也。所謂小隱於山大隱於廬，未能絕欲惡境，所牽仍栖遁山林以避所見，及其澄心息慮，想念正真外無撓惑之緣，內保恬和之志，雖營朝市名利不關其心，碌碌世途是非不介其意，混迹城市何損於修真乎？

是以聖人之治

疏：說聖人理國，理身以為教本。夫理國者復何為乎？但理身爾。故虛心實腹，絕欲忘知，於為無為則無不理矣。

義曰：天真皇人謂黃帝曰：未聞身理而國不理者。夫一人之身一國之象也。曾腹之位猶宮室也，四腴之別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官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猶民也。知理身則知理國矣。愛其民所以安國也，修其氣所以全身也。民散則國亡，氣竭則身死，死者不可存，死者不可生，所以至人銷未起之患，理未病之疾，氣難養而易

濁民難聚而易散理之於無事之前勿迫之於既逝之後子昂之焉

虛其心

注心不為所欲所亂則虛矣

號夫役心逐境則塵事汨昏靜慮全真則情欲不作情欲不作則心虛矣莊子云虛室生白謂心虛則純白自生也故曰虛其心也

義曰惟道集虛虛心則道集於懷也道集於懷則神與化遊心與天通萬物自化於

下聖人自安於上可謂至理之代矣虛室生白者莊子人間世篇之詞也室者心也視有若無即虛心也心之虛矣純白自生純白者大通明白之貌也內觀經云夫心者非青非赤非白非黃非長非短非圓非方大包天地細入毫芒制之則止放之則狂清淨則生濁躁則亡明照八表暗迷一方人之難伏惟在於心所以教人修道即修心也教人修心即修道也心不可息念道以息之心不可見因道以明之善惡二

實其腹

起一切世法因心而滅固心而生習道之士滅心則契道世俗之士縱心而危身心生則亂心滅則理所以天子制官僚明法度置刑賞懸吉兇以勸人者皆為心之難理也無心者令不有也定心者令不惑也息心者令不為也制心者令不亂也正心者令不邪也淨心者令不染也虛心者令不著也明此七者可與言道可與言修其心矣

注道德內充則無矜拘亦如屬厭而止不生貪求矣
疏腹者含受之義足則不貪欲使道德內充不生貪愛故云實其腹注云屬厭而止者春秋傳閔沒汝寬諫魏武子之詞也欲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則足而不貪也

義曰夫心者嗜好無窮腹者含受有足心無窮故虛之腹有足故實之心虛則衆欲不生腹實則貪求自止懷忠信抱質樸可

謂德充於內矣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而有四時故錯舉以為名也天子有史官諸侯有國史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魯謂之春秋孔子述經左丘明為傳起周平王四十八年魯隱公元年太歲丁巳歲星在降婁當晉鄂侯二年衛桓公完十三年蔡宣公考父二十八年鄭莊公寤生二十二年曹桓公終生三十五年齊僖公祿父九年楚武王建十九年秦文公四十四年宋穆公和七年陳桓公鮑二十三年燕穆公十八年乃春秋之始年至魯哀公十四年周敬王三十九年太歲戊午凡二百四十二年歷周一十四王魯一十二公行事當晉定公午三十一年衛出公報十二年蔡成公怡十年鄭聲公勝二十年齊簡公嘉四年楚惠王章八年秦悼公十一年宋景公頭曼三十六年陳閔公越二十一年燕敬公六年吳夫差十五年乃春秋獲麟絕筆之年也其書凡三十卷三十五萬

二千二十五言十九萬四千五百九十字
本十五萬七千九百六十六字解晉征南
將軍杜預字元凱註閻沒汝寬諫者春秋
昭公二十八年晉魏獻子舒爲政以其子
戌爲梗陽大夫今晉陽也冬梗陽有獄戌
不能斷以其獄上於獻子詎人之太宗以
女樂爲賂魏子將受之戌謂魏子二大夫
閻沒汝寬曰主以不賄聞于諸侯若受梗
陽之賄貪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
待于庭饋入魏子召二大夫食比置三數
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惟食
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數何也同辭而對
曰他人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
其不足是以一數中置自答曰豈將軍食
之而以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
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止是以三歎
魏子辭梗陽之賄獻諡也疏云武子則武
子名穎諡曰武閻沒汝寬二大夫諫武子
之言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腹則易
足心則難滿欲其心貪不受梗陽之賂小

人腹飽猶知厭足君子之心亦宜然矣春
秋美之魏氏納諫所以興也

弱其志

注心虛則志弱

疏志者心之志事在心曰志欲令心有所
行皆守柔弱故知心虛則志弱矣

義曰詩序曰在心爲志夫心之所起爲志
所行爲事心既柔弱則無險躁紛競之事
皆處和平矣事和平則爲理之本矣

強其骨

注腹實則骨強

疏骨者體之幹既其道德內充常無貪取
不貪則腹實腹實則骨強也

義曰弱其志則廉柔不犯於外強其骨則
堅固有備於內爲道之者筋骨堅強百疾

不能侵矣腹實則骨強和氣充也理國者
政清則民靜費省則力豐民靜者志弱之
謂也力豐者骨強之謂也

常使民無知無欲

注常使人無爭尚之知無貪求之欲

疏聖人所以虛心實腹之教者常欲使百
姓無爭尚之知貪求之欲令其自化爾
義曰貪求則爭起有知則事興事欲既無
清靜自化矣

使夫知者不敢爲也

注清靜化人盡無知欲適有知者令不敢
爲也

疏無知無欲者已清靜矣則使夫有知者
漸陶淳化不敢爲循迹貪求而無爲也

義曰下化於上猶風之偃草淳和普洽則
皆返無爲也

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注夫於爲無爲而人得其性是則淳化有
乎矣

疏夫得其性而爲之雖爲而無爲也且絕

高賢之迹不求難得之貨人因本分物必
全真於爲無爲復何矜拘既無聲而無臭
人固不識而不知淳風大行誰云不理

義曰無爲之理其大矣哉無爲者非謂引
而不來推而不去迫而不應感而不動堅

滯而不流掩握而不散也謂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實而立功事成而身不伐功立而名不有若夫水用船砂用跡泥用機山用樑夏漬冬陂因高而田因下而池故非吾所謂爲也乃

十三

無爲矣聖人之無爲也因循任下責成不勞謀無失策舉無遺事言爲文章行爲表則進退應時動靜循理美醜不好憎賞罰

不喜超名各自命類各自用事由自然莫出於己順天之時隨地之性因人之心是

則羣臣輻輳賢與不肖各盡其用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此理國無爲之道

也無聲無臭者詩大雅文王篇也言大道難知耳不聞聲音鼻不聞臭芳儀法文王

之事則天下自信而順也不識不知者詩大雅皇矣篇言人不識古不知今順天之

法而行之者此言天道尚誠實貴性於自然不高賢貴貨即合於此矣

道冲而用之章第四

疏前章明貴尚理此章明妙本之用在不爲則至標道冲示至虛之宗本云性解明

冲用之釋紛結以衆帝之先微今蓋知其趣爾○義曰大道之用其用不窮廣包天地如入毫髮清然自得無窮無盈行之於身則光虛說一運之於內則紛結和平歸乎德物之前乃爲衆帝之首萬法之內惟道可宗故

道冲而用之或似不盈

注言道動出冲和之氣而用生成之功曾不盈滿云或似者於道不敢定言

淵号似萬物之宗

注淵深靜也道常生萬物而不盈滿妙本淵号深靜故似爲萬物之宗主也

疏冲虛也謂道以冲虛爲用也夫和氣冲虛故爲通用用生萬物物被其功論功則

物疑其光大語冲則道會不盈滿而妙本深靜常爲萬物之宗注云或似者道非有

法故不正言爾他皆倣此

義曰道常謙虛而不盈滿冲和澄澹處乎其中深玄寂靜爲物之主故物失冲和之

道必致害亡人失冲和之道則至死滅君

失冲和之道則政擾民離臣失冲和之道則名亡身辱是以知冲和之道萬物恃之

以安爲萬物之宗矣語其及物之功則光明遠大求其妙本則深靜常虛道非有法者不可正言其有而物皆有道也倣准倣於此不敢定言也

挫其銳解其紛

注道以冲和故能抑止銳利釋散紛擾若俗學求復則彌結矣

疏挫抑止也銳銳利也解釋散也冲虛之用物莫之違故銳利之心多擾之事念道

冲和自抑止釋散矣此則約人以明道用注云俗學求復者莊子繕性篇云繕性於

俗俗學以求復其初言銳利紛擾因欲而生故念道則挫解俗學則彌結矣

義曰理國用冲和之道則無銳利之情以傷於物無勞擾之事以傷於人不傷於物

則萬國來庭四夷歸化兵革不起怨爭不與不尚於拓土開疆凌弱暴寡矣不傷於

人則使之以時賦役輕省家給人足矣理

身者解紛挫銳外無侵競內抱清虛神泰

身安恬然自適矣約人以明道者明人必

實於道也。莊子繕性篇云：俗學以求復其初者，言人既理性於俗矣，而欲以俗學復性命之本，所以求者愈非其道也。俗學則彌結者，銛銳之心紛擾之事，不以道挫而解之，則拘於俗學，彌加結固，不可解也。俗學者，徇俗之學，非日損之道也。

和其光同其塵

注：道無不在，所在常無。在光在塵，皆與焉。一一元塵，爾而非光塵。

湛兮似或存

注：和光同塵，而妙本不雜。故湛兮似有所存也。

疏：道之沖用於物，不匱在光，則與光為一。在塵，則與塵為一。無乎不在，所在常無。沖用則可，混光塵妙本，則湛然不雜。故云似或存也。

義曰：沖和之道，散被羣生，汎然坦然，物無不在。可謂和光同塵矣。光者明淨也，塵者混亂也。有道之士，不介然標異與衆同也。匱乏也，道雖散被羣生，至妙之本，寂寂沖

虛常不之絕，故云常存也。

吾不知誰子象帝之先

注：吾不知道所從生，明道非生法，故無父道者，似存乎帝先。爾帝者，生物之主宰，象似也。

疏：吾者，老君自稱也。象似也。老君云：吾見

至道，沖用生成萬物，尋貴所以不測。由來

既無父道之人，故莫知道為誰子。生物必

實道，故似在乎帝先。注云：帝者，生物之主。

易云：帝出乎震，輔嗣云：帝者，生物之主。與

益之宗也。又解云：兆見曰象，言此生物之

帝能兆見物象，故謂之象帝。爾

義曰：帝者，萬化厥初，即有主宰，形象肇立。

故之以君，故言象帝。大道沖用，能生萬化。

故在象帝之先也。老君大聖，豈不知至道

之宗本耶？設此疑似之詞，用曉迷方之俗

爾，亦如上大道不可正言義也。帝出乎震，

易繫辭也。震東方卦也，少陽之氣生化之

源。今以太子居東宮，少陽之位，御極為出

震之期，蓋取象天地生育萬物之始也。兆

見曰象者，無形曰氣，兆形曰象。生物之肖

也，萬物之首象。帝居先天，道復在象帝之

先，言其高遠也。然夫至道不終不始，孰知

其先哉？亦強為之容爾。易曰：帝出乎震，萬

物生也。齊乎巽，萬物絜齊也。相見乎離，聖

人南面而向明，而理也。致役乎坤，萬物致養

也。說言乎兌，萬物所悅也。戰乎乾，陰陽相

薄也。勞乎坎，萬物所歸也。成言乎艮，萬物

終始也。夫萬物出乎震，而終乎艮，終而復

始，循化無窮，而象帝者，在此出震之先道。

復先於象帝，故能為生化之主。天地之元

也，人君體道用心，志無滿溢，泉然澄靜，以

御萬方，外無銛銳之爭，下絕紛擾之事，和

天光而燭物，含塵垢而居尊，其無為之化，

可齊乎象帝矣。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八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天地不仁章第五 雖前章明妙本冲章明備愛成和偏私則難首標窮窮用害而不掩結以多言數窮同今必守中和義曰夫以仁為仁則有執不以仁為仁則無私帝王之視薄生猶天地之視萬物為物自生自化天地不以功為生愛萬物愛處帝王不以為患任妙氣以鼓錘任玄化或自成乃為至化矣若言其仁意理我白窮何者天地之仁大矣草木有榮華夏枯帝王之仁大矣刑誅有投荒用鉞未若不以仁為仁之大也運彼神和守其清靜為理身之要妙矣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注不仁者不為仁惠也芻狗者結草為狗也犬以守禦則有聲蓋之恩今芻狗徒有狗形而無警吠之用故無情於仁愛也言天地視人亦如人視芻狗無貴望爾嘗試論之曰夫至仁無親孰為兼愛愛則不至適是偏私不獨親其親則天下皆親矣不獨子其子則天下皆子矣是則至仁之無親乃至親也豈兼愛之手

踐仁者兼愛之目也芻草也謂結草為狗以用祭祀也莊子曰師金謂顏回曰夫芻狗之未陳中以文繡及其已陳則庖者取而爨之今天地至仁生成羣物亦如人結草為狗不責其吠守之用不以生成為仁思故云不仁也則聖人在宥天下視彼百姓亦當如此注云弊蓋之恩者禮記孔子云弊蓋不棄為埋狗也不獨親其親禮運文者也

義曰古之祭法有為人用者皆象其形以列蓬豆之間故有芻狗之設矣莊子天運篇孔子西遊於衛顏回字子淵孔子弟子魯人也小孔子三十歲二十九而髮白孔子曰自吾有顏回也門人曰益回以德行者名居四科之首孔子所以稱其賢也三十二而早死孔子哭之慟故曰苗而不秀秀而不實不韋短命死矣回顏路之子也回問師金夫子之行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乎顏回曰何謂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或以筐街中以文繡尸祝齋

戒以將之及其已陳行者踐之樵者爨之而已將復收於筐街必反為怪今夫子取先王已陳之芻狗聚弟子而實之故伐樹於宋削跡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是亦將降乎行者之踐樵者之爨也惜哉夫犬以吠守今芻狗無吠守之用天地之視萬物聖人之視百姓亦如芻狗不責其吠守之能不以仁恩之為仁不責其報不彰其仁是以不仁矣人於狗也有弊蓋瘞埋之恩今於芻狗亦無此恩矣明聖人不以兼愛為仁也弊蓋者禮記檀弓篇曰仲尼之富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弊帷不棄為埋馬也君之路馬死埋之以惟弊蓋不棄為埋狗也止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與之席無使其首陷焉恐其首直委於土也不獨親其親者禮運篇云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汎愛於物推公而行不為偏愛也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注橐者囊也籥者笛也橐之鼓風笛之運

吹皆以虛而無心故能動而有應則天地之間生物無私者亦以虛無無心故也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注素篇虛而不屈撓動之而愈出聲氣以況聖人心無偏愛則無屈撓之時應用不窮可謂動而愈出也

疏素篇也謂以皮囊鼓風以吹火也篇篇也言天地能芻狗萬物者為其間空虛故生成無私而不責望亦由素之鼓風篇之運吹常應求者於我無情故能虛之而不屈撓動之愈出聲氣以況人君虛心玄默淳化均一則無屈撓日用不知故動而愈出也

義曰素乃皮囊以鼓風篇乃竹管以運氣素鼓風無篇不能運篇運氣無素不能鼓兩者相須而行以明天地為素五氣為篇含虛運動以生萬殊而無屈竭矣人君虛心用道臣佐體君行化如天地運五氣以不竭則政無屈撓四海和平也動之愈出聲氣言無窮也淳化均一者淳和之德周

被萬品日用不知者易繫辭云百姓日用而不知言百姓日用賴用此道以得生而不知道之功力蓋道冥昧不以功為功故百姓用之而不知也屈竭也

多言數窮不知守中

注多言則不謂故數窮屈兼愛則難遍使致怨憎故不如抱守中和自然皆足矣

疏多言者多有兼愛之言也多有兼愛之言而行則難遍故數窮屈不遂是知不如忘懷虛應抱守中和則自然皆足矣注云不謂者訓答也謂空有其言而行不訓答者也

義曰多言多敗多事多害言之多也謂或不應故有窮屈矣理國多言謂政令政令多出朝令夕改則謂數窮也理身多言其失可知也故一言之失駟馬不追況多言之失寧無辱乎夫言者離堅合異反白為黑防人之口甚於防川不可不慎也不如默守中和於國不煩其政於身不招其恥辱愛氣希言守德於中行不言之教斯

為美善矣

谷神不死章第六

章明至虛而應其應則不窮者此神之妙用也明道次云玄牝之門不窮之門也神者以神妙示虛應則不窮也而能應感而通或以不測之謂言養神則契乎不死或以響應為說應物則如神不窮玄牝則吐納元和鍊神鍊氣形氣長久天地齊靈綿綿永存長生之道也

谷神不死

注谷者虛而能應者也神者妙而不測者也死者休息也谷之應聲莫知所以有感則應其應如神如神之應曾不休息欲明至道虛而生物妙用難名故舉谷神以為喻說也是謂玄牝

注玄深也牝母也谷神應物沖用無方深妙不窮能母萬物故寄谷神玄牝之號將明大道生畜之功也疏谷神者明谷神之應聲如道之應物有感即應其應如神神者不測為名死以休息為義不測之應未嘗休息故云谷神不

死玄深也。此母也。谷神之應深妙難名。萬物由其茂養。故云是謂玄牝。

義曰：谷神之義，響應若神，分為三別。第一謂谷神之含虛有聲，則應道之體無修之。則得第二謂神無形有祈，則赴感通無象。修之則長存，第三謂響在谷無聲，則不應道在身不修，則不成不死者，非謂死生之。死是休息之。死若謂養身解之，則為死生之。死一謂養神則長生不死，二謂響應無休歇為休歇之。死夫玄天也。於人為鼻。此地也。於人為口。元和之氣，慧照之神，在人身中出入鼻口呼吸相應，以養於身故云。谷神也。又天之五氣從鼻而入，其神曰魄。上與天通地之五味從口而入，其神曰魄。下與地通。言人食氣則與天為徒，久而不已，可以長生。陽鍊陰也。食味則與地為徒，久而不已，生疾致死。陰鍊陽也。老君今人養神實形，絕穀食氣為不死之道。故云玄牝，門天地根也。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注：深妙虛牝，能母萬物。萬物由出是謂之門。天地有形，故實稟為根本矣。

疏：玄牝之用，有威必應。應物由出，故謂之門。天地有形之大者，爾不得玄牝之用，則將分裂發泄。故實稟得一以為根本。故云是謂天地之根，根本也。

義曰：非獨人資玄牝運氣，乃得長生。天地之大，亦須實道氣運養，乃能清寧無改矣。下經云：天無以清，將忍裂地無以寧，將恐發天地失道，尚有傾淪發泄之變，況於人身而不守中存一乎？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注：虛牝之用，綿綿微妙。應用若存，其用無心，故不勤勞也。

疏：綿綿者，微妙不絕之意也。虛牝之用，應物無私，微妙則稱其若存，無私故用不勤。倦爾。

義曰：天地任氣自然，故長存也。人鼻口呼吸，當綿綿微妙，若可存復若無，有不當煩急勞倦也。理國之道，政令所行亦當寬以

濟猛猛以濟寬，所以政寬則民忘令，猛則民殘能以清寧之道以理天下。人無勤勞之事，則下民親附，祚曆延長。綿綿常存，若瓜瓞葛藟之長永也。故云綿綿若存，用之不勤也。

天長地久章第七
疏：前章明谷神虛應，即不窮此章明天地無私，應故長久。首則標天地以爲喻，次則舉聖人以轉明。結曰：前章明玄牝運氣，欲勤動此行之。義然此標天長地久，以契任自然之用。聖人之理，亦當體天地之用，則人安國寧，天地不以其私，故能長久。

天長地久

注：此標天地長久者，欲明無私無心，則能長能久。結喻成義，在乎聖人後身外身無私成私爾。

疏：此標章問也。天以氣象故稱長地以形質故稱久。

義曰：老君將明天地長久之義，以教理世之君。故於章首自舉其問。天以氣象者，列子云天積氣也。無處無氣地積塊也。無處無塊積氣爲象，象虛也。積塊爲形，形實也。

易繫辭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上象下形故能變化孳生萬物也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
生

注天地生物德用甚多而能長且久者以

其資稟於道不自矜其生成之功故爾

疏前句標問此假答云天地所以能長且

久者以其覆載萬物長養羣材而皆資稟

於妙本不自矜其生成之功用以是之故

長能生物又解云不自生者言天地但生

養萬物不自饒益其生故能長生

義曰老君將明此長久之義自設其問亦

如文章家亡是公子烏有先生東郭主人

之例也立理發問因自答之以顯其事爾

為前句既問天長地久此句方答云以天

地運元和沖用之氣生育羣品羣品得生

天地不恃其德不有其功故能長久若恃

其功則功細矣若恃其德其德薄矣不恃

故德廣功大萬物歸宗而天地長久也人

君理國當法天行化任物無為衆庶熙熙

自臻平泰理身無勞心役慮之事無於名
徇欲之功神安於中氣和於內如此則國
祚長遠身壽遐延亦如天地無私乃能長
久也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注後身則人樂推故身先外身則心忘澹

泊故身存

疏是以聖人做天地覆載必均養而無私

故推先與人百姓欣賴為下所養故身先

也不自矜貴而外薄其身天下歸仁則無

畏害故身存也

義曰理國不矜貴以有為不勞人以自奉

所謂後身外身也太古之君志包天地澤

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其生無爵不有其

位也其死無諡不多其功也其實不聚其

名不立天下樂推萬物欣戴可謂後身而

身先外身而身存也代之衰也其君則不

然恣身之欲而役於人殫人之力以奉其

己人勞政弊天下去之此所謂失外身後

身之道也豈若碎瓊珀之枕焚雉頭之裘

羅一臺之費却千里之馬德垂當代名光
竹帛平修身之士不嗜榮爵外其身也不
為躁進後其身也如此則身存而德充德
充則人服可謂身先身存矣反於此者道
遠乎哉

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注天地忘生養之功是無私而能長且久

是成私聖人後外其身是無私而能先能

存是成其私也

疏天地所以長久聖人所以先存者非以

其無自私之心故能成此長久先存之私

已乎

義曰聖人之理也任自然之化無獨見之

專不厚其生不伐其善不為天下之先故

能處人之上不為天下之貴故能享祚久

長所以德兆宅心夷蠻稽顙干戈止息宗

廟安寧此之為私也大矣由其不以私為

私故成此先大理想身則德充人服道契神

明享壽長生其私大矣亦由其不以徇私

逐欲成此大私也靈寶經云居世之人貪

歡逐欲前樂後苦何哉極而造樂而墜於
三塗也學道之士絕利忘名寒栖鍊行終
得仙道光苦後樂何者積其功行昇乎九
天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九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十

卷十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上善若水章第八疏前章明天地無此章明至人善行柔弱故無尤貴標若水示三能之近道次云居地盡七善之利物結以不爭勸守柔以全勝也○義曰大水之為德也柔弱平和居順處下隨時應決任器方圓流作東源散為露霏凡物失之則死得之則生擊之無傷執之無有所以不及於道者水有形而道無形也雖有形為礙其利利物之德謙沖之用近於道矣老君舉水為喻以勸修道之人欲今體七善三能修身理國兼以不爭之德故無尤過之事矣

上善若水

注將明至人上善之功故舉水性幾道之喻也

疏上善標人也若水者喻也至虛懷於法無住忘善而善是善之上上善若水行如水之能具在下文皆含法喻也

義曰上善之士體道修心應變隨時縱橫利物老君欲顯上善之德以勸後學之人以水與道相隣故舉水為喻上善有善而忘其善如水之不矜其功水不矜功其功益大善不伐善其善益彰既大且彰為善

之上矣上惟南面之主下洎栖巖之人能如水焉必得道矣法喻者以水為喻以道為法以上士為能行之人也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
疏水性甘涼散灑一切被其潤澤蒙利則長故云善利此一能也

義曰甘者水之味也涼者水之體也水為氣母王於北方以潤下為德其色黑其性智其味鹹其數六北方者陽德之始陰氣之終也生數一與道同也道亦為一即無一之一水亦為一即有一之一也無一之一為道之體有一之一為道之用則明水者道之用也一切物類皆資潤澤而得生成以能潤故耐生萬物故處三能之首也疏天下柔弱莫過於水平可取法清能鑒人乘流值坎與之委順在人所引嘗不競爭此二能也
義曰柔弱者水之德也德經第四十一章云天下柔弱莫過於水重舉水德以勸守柔矣夫其水也居平則不流法以平起為

本故可取法也水之不流靜能鑒物故曰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止水以其清且靜也水性平也故值不平則逝值坎澤則止東西南北隨引所行不與人爭無所不可校量衆德又云不及生物之功故次之不能也

疏惡居下流衆人恒趣水則就卑受濁處惡不辭此三能也

義曰人之性也徇常者衆謙順者寡好居上位惡處下流唯夫水也處下不爭居污不辱比前之德前德爲勝故爲三能也

故幾於道

注幾近也

疏利物明其弘益不爭表其柔弱處惡示其含垢此水性之三能唯至人之一貫其行如此去道不遐故云近爾

義曰以前三能故近於道人君能宣弘益之德秉謙沖之心體含垢之行則天下太平矣理身者功務及物柔以制性處濁順俗委迹謙光則神仙可冀矣

居善地

注上善之人處身柔弱亦如水之居下潤益一切地以卑用水好下流

疏至人所居善能弘益如水在地利物則多又地道用卑水好流下同至人謙順幾道性之柔弱故云居善地

義曰此明處下樂卑爲安國存身之道也天以清淨故用其高地以濁厚故安其下易曰天尊地卑卑高以陳又云地道卑而上行則水順下而處卑同至人之謙德矣

心善淵

注用心深靜亦如水之衆渟也

疏至人之心善於安靜如水之性湛爾衆渟水靜則清明心閑則了悟衆深靜也故云心善淵

義曰此明澄靜清虛爲衆已洗心之術也臣心如水臣門如市斯之謂歟

與善仁

注施與合乎至仁亦如水之滋潤品物也疏至人弘濟常以與人善施之功合乎仁

行如水潤澤無心愛憎故云與善仁義曰此明潤澤品物爲博施濟衆之行也既以與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亦斯義矣

言善信

注發言信實亦如水之行險不失其信矣疏上善之人言必真實引化凡庶善信不欺如彼衆流豈殊坎險故云言善信注云行險而不失其信者周易坎卦之詞也義曰此明信實無欺爲真常審諦之教也

行險不失其信者周易坎卦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也夫理國長民率身從道言必信實可以動天地感神明所以善惡之詞興於一室之中應乎千里之外此信之至也孔子云食言去兵而存乎信至哉言乎

政善治

注從政善理亦如水之洗滌羣物令其清淨也

疏政正也至人於事動合無心正容悟物

物因從正正則自理非善而何如彼水性
洗滌摩物令其清淨故云善理

義曰此明真正化物為華凡成聖人法也
正容悟物者莊子田子方篇子方名無擇
侍生於魏文侯文侯師子夏而友子方子

方數稱谿工之過文侯以為谿工子方之
師也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耳稱道數
當故無擇稱之無擇之師東郭順子也其
為人也人貌而天虛緣葆真清而容物物
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心意也銷無擇何

足以稱之此所謂物之失道東郭順子正
其容儀心冥于道物觀自悟邪志盡銷亦
可謂不言而化不化而行真道也哉

事善能

注於事善能因任亦如水之性方圓隨器

不滯於物

疏至人圓明於物無礙凡有運動在事皆
通通則善能是名照了如彼水性決之為
川壑之為他停舟涵虛無所不為是善也
義曰此明因機任物為樂應圓通之用也

動善時

水以方圓任器壅決隨時故能習海浮天
且廣且大人君垂震理物委任賢良用之
不疑各得其職可以無為而理臻乎泰寧
之治矣

注物感而應不失其時亦如水之春津冬
凝矣

疏至人之心喻彼虛谷方之鏡象物感斯
應如彼水性春津冬凝與時消息故云動
善時

義曰此明出處從時為守道保生之戒津
散也春布陽和層氷釋散冬有寒涸流水
堅凝水之順時也理國之道理身之方舒
卷任時因物之性則至理矣則保生矣
夫唯不爭故無尤

注上善之人虛心順物如彼水性壅止決

流既不違迂於物故無尤過之地

疏尤過也至人善行與物無傷虛心曲全
未曾爭競波流頽靡委順若斯曾不違迂
於物故無尤過之地矣

義曰不爭之德德之先也凡人之性不能
無爭為爭之者其事衆也亂迷必爭暴慢
必爭忿恚必爭奢泰必爭於伐必爭勝尚
必爭違悞必爭進取必爭勇怯必爭愛惡
必爭專恣必爭寵嬖必爭王者有一於此

則與師海內諸侯有一於此則兵交其國
卿大夫有一於此賊亂其家士庶人有一
於此則害成於身皆起於無思慮愆禮法
不畏懼不容忍爭乃與焉故事城者殺人
盈城爭地者殺人滿野必當察起爭之本

塞為爭之源無不理矣語曰君子無所爭
又曰在醜不爭下經曰聖人之道為而不
爭不爭之德何過之有哉虛心者虛心無
欲也曲全者曲已全人也波流者任性自
適也頽靡者放曠無滯也波流者莊子應

帝王篇云變化頽靡世事波流無往不同

矣委順者委心順道也體茲七善遵彼三

能國奉長生之要也

持而盈之章第九

疏前章明至人善
行柔弱故無尤此
章明凡俗溺情偏
盈故有爭首標持
盈損銳示具難保
次云金玉富貴成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在食求結以名遂身遂今志功而不處也義曰前章舉水為喻顯明非欲使忘功退身以將至人之美爾

注執持盈滿使不傾失積財為累悔吝必生故不如其已止也

疏持執也盈滿也已止也言人心貪愛求取無厭執守保持更令盈滿積財為累悔吝必生故聖戒云不如休止

義曰持盈之喻凡有四義一者堅持欲心至於盈滿二者保持世財至於盈滿三者執持惡行至於盈滿四者持權恃祿至於盈滿大凡知進退不念善道執滯不迴以至盈滿者皆官有報欲心盈滿者得虛疾傷生報世財盈滿者得攻劫侵奪報惡行盈滿者得刑危殘害報權祿盈滿者得傾覆淪滅報所以老君戒之不如休止不休不止斯報必驗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注揣度也銳銛利也揣摩銳利進取榮名富貴必僞生招殃咎故不可長保也

疏揣量度也銳銛利也凡情滯溺貪求榮利故揣量前事銛銳欲心鬼瞰人慾坐招殃咎故不可長保也

義曰夫王者銳於開疆拓土則人怨國亡人臣銳於貪利圖名即身危禍及縱或苟得安能長久況進無所補退有憂患故云不可長保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注此明盈難久持也

疏假使貪求不已適令金玉滿堂象既有齒而焚身雖亦畏犧而斷尾且失不貪之實生貽致寇之憂以其賈害豈云能守此覆釋持盈也

義曰假令明能揣度銳解貪求金玉珍奇滿堂潤屋必致攻奪之害豈能保而守之乎況人生有限情欲無厭既不放其死亡豈能保乎金玉象有齒而焚身者春秋襄公二十四年晉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弊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

今德而聞重弊僞也惑之僞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今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注貳離也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今名德之與也德國家之基也無壞亦無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恕思以明德今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無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沒我以生乎注浚取也言取我財以自生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悅乃輕弊是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弊故也雖斷尾者春秋周景王子朝之傳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歎曰犧牲之用存乎全而肥碩今自斷其尾使已不全冀免為犧之用雖之保其身也如此況於人乎貪利而忘其身智不及難矣不貪之實者鄭人有得玉獻於子罕曰此實也將以獻之子罕曰汝以玉為寶我以不貪為寶我若取玉俱喪寶矣不如兩全之遂不

受王致寇者易解卦九三辭曰負且乘致
寇至負者小人之事也負擔於物合是小
人乘者君子之器也今小人捨肩擔而乘
車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矣故竊盜之人
思奪之矣
以下原闕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十

鳥盡而良弓藏狡兔死而獵犬烹勢使然
也范蠡扁舟而脫禍文種固位而喪身此
之謂矣日中則昃月滿則虧暑往即寒來
春榮即秋落天道然也人能體盈虛於天
道忘成達之功名子房絕粒以優游疏廣
解印而高尚固無上蔡華亭之追痛矣況
乃居九五之位臨億兆之人先宅萬方廩
無四海而不守持盈滿堂之戒乎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十一

半一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注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魄則陰
虛魂則陽滿言人載虛魄常須營護復陽
陽氣盈滿則為魂魂能運動則生全矣一
者不雜也復陽全生不可榮雜故令抱守
一能無離身也
疏載初也營護也言人受生始化但有虛
象魄然既生則陽氣盈滿虛魄能運動
則謂之魂如月之魄照日則光生故春秋
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言
人初載虛魄當營護陽氣常使盈滿人則
生全若動用不恒散陽氣復成虛魄而
死滅也莊子曰近死之心莫使復陽故令

載營魄章第十疏前章明載此章明
營神或身不離則無營魄以下至
明白示德全可以為君始以生之富
之表玄功之故物也○我曰此章明
抱一之利以表前篇抱一之非抱一則
神全魄安抱一則盈而必覆至於致
乘玄覽之妙愛人理國之規同大
道生富之功顯巨異玄深之德

營護虛魄使復陽生全也抱守淳一不令
染雜無離乎身則生全矣此教養神也

義曰載運載也言人之身神氣所居魂魄
所舍以身運載如車載物西昇經云身者
神之車也既以喻車固當運載矣虛魄者

陰氣有象人之形也陽氣無形人之神也
形之具矣而陽氣未附則塊然無知如頑
石枯木陽氣既降即能運動故以形為魄
魄屬陰也以神為魂魂屬陽也凡人有纖
毫之陽氣未盡不至於死有纖毫之陰氣

未盡不至於仙所以鍊陰氣盡即超九天
而為仙仙與陽為徒也鍊陽氣盡則淪九
泉而為鬼鬼與陰為徒也故當保守陽魂
營護陰魄以全其生抱一者守道也拘魂
制魄守道為基今人守道拘制能無離乎

虛象者形質始具謂之虛象象似也如月
之魄照日則先生天元經云月本陰氣有
象而無光日者太陽之精常循黃道而東
行一日一夜行一度有奇一度二千九百
三十二里月者太陰之精其狀也圓其質

也清稟日之光而見其體日所不照則謂
之魄常循黃道東行或出黃道表或入黃
道裏行有遲疾其極遲日行十二度十九
分之二平行一十三度三十七分極疾日
行十四度九分度之十三遲則涉疾疾則

復遲二十七日五十二分日則四百一十
七分則遲疾之終也終而復始每月朔與
日同度謂之合朔月疾而日遲故三日哉
生魄三日之外其光漸生二弦之日日照
其側人觀其傍故半明半魄晦朔之日日

照其表人在其裏故不見月日望之日日
月相望人居其間以觀其明故形圓而光
滿月望而晨見東方謂之側行遲也月晦
而夕見西方謂之眺行疾也天對曰衡其
光如日日光不極謂之暗虛暗虛值月則

月蝕值星則星亡日月朔望行於中道則
值暗虛而蝕日月各周圍三千里徑一千
里也人始化曰魄者春秋昭公七年初鄭
伯有為政駟帶殺之鄭人相驚曰伯有至
矣或夢伯有介曰壬子余將殺帶明年殺

段於是壬子駟帶卒明年公孫段卒鄭人
益懼或問子產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
曰人生陰曰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
強匹夫匹婦強死而魂魄猶能憑依於人
以為淫厲况伯有三世執其政柄而強為

鬼神不亦宜乎伯有乃穆公之胄子良之
孫子耳之子故曰三世子產立其子良止
以撫之乃止近死之心莫使復陽者莊子
齊物篇之辭也以其利患生禍陰結遂志
有如此者也蓋南郭子綦答子游天籟之

旨爾淳一者淳和也不雜者除垢止亂無
今雜也老君明此營魄守一之旨以教人
養神也上清隱書有鬱儀奔日結璘奔月
之道存日月中各有五帝呼日月內諱想
五帝形服來降於己乃吞日月之華得其

道者與日月同壽又有拘魂制魄之道常
以月三日十三日二十三日存心中赤氣
變化而呼三魂之名胎光爽靈幽精乃窈
呪拘魂又以月朔月望月晦之日存鼻端
白氣變化而呼七魄之名尸狗伏矢雀陰

吞賊除穢臭肺非毒乃害呪制魄各有存
念呪術具上清品中久久行之可以輕舉
此太上營護虛魄度世長生之道也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注專一沖氣使致和柔能如嬰兒無所分
別矣

疏專專一也沖氣沖和妙氣也人之受生
沖和為本若染雜塵境則沖氣離散神不
固身故戒令專一沖和使致柔弱能如嬰
兒無所耽著乎此教養氣也

義曰嬰兒未知孩偶答對專任沖和之氣
外無染雜內無思慮隨氣柔弱故沖氣不
散守道之士當如嬰兒無染雜思慮使神
不離身西昇經曰哀人不加哀身哀身不
如愛神愛神不如含神含神不如守真守
真長久長存也又曰神愛人人不愛神是
以老君教人養神養氣也

絳除玄覽能無疵乎
注玄覽心照也疵瑕病也絳除心照使令
清靜能無疵病乎

疏絳者洗也除理也玄覽心照也疵病也
人之耽染為起欲心當須洗絳除理使心
照清靜愛欲不起能令無疵病乎此教人
修心也

義曰心之照也通貫有無周徧天地因機
即運隨境即馳不以澄靜制之則動淪染
欲既滯染欲則萬惡生焉萬惡生則疵病
作焉老君戒令洗絳除理翦去欲心心照
清靜則無疵病西昇經曰生我者神殺我
者心故使制志意遠思慮者是謂教人修
其心也

愛民理國能無為乎

注愛養萬民臨理國政能無為乎當自化
矣自上營魄皆教修身身修則德全故可
為君也

疏愛民者使之不暴卒役之不傷性理國
者務農而重穀事簡而不煩則人安其生
不言而化矣此無為也能為之乎

義曰生民者國之本也無為者道之化也
以無為之化愛育於人國本固矣政虐而

苛則為暴也賦重役煩則傷性也使之不
以時則妨農也不務儉約則賤穀也此教
以理國也為君之體以道為基以德為本
失道喪德何以君臨此老君教以理國之
要也

天門開闔能為雌乎

注天門曆數所從出開闔謂理亂言人君
應期受命能雌柔守靜則可以永終天祿
矣又解云易曰一闔一闢謂之變言聖人
撫運應變無常不可以雄成而守雌牝亦
如天門開闔虧盈而益謙矣

疏修德可以為君為君須承曆數即天門
者帝王曆數所從出也開闔謂天受闔謂廢
黜天降寶命以祚有道能守雌柔可享元
吉故云能為雌乎

義曰修愛民理國之事為垂衣南面之君
猶須恭已奉天以順曆數曆數者謂受命
之曆五運之數也舜命禹曰天之曆數在
爾躬天祿永終謂曆數在躬以承天命故
可大寶愛之謂之寶命自天而授故謂受

命於天易繫曰聖人之大寶曰位是也天門開則降非常之瑞或黃星動彩赤伏表符紫氣充庭五星聚井流虹貫月火電繞樞然後稟嶽降賢誕星命輔以佐佑之故應天順人拯物除害而承曆數以有天下也及乎臨御失所刑政乖宜衆叛親離兵交禍起逆亂生於下氣象見於上日實天開山崩川竭災凶蜂起而國亡矣是天門闔也一闔一闔之謂變者易繫辭云謂開闔相循陰陽遞至倚伏之義也虧盈而益謙者易謙卦辭虧謂減損盈滿而增益謙退若日中則兵月盈則虧其盈也盈既虧減謙則受益倚伏之勢矣老君戒人君既受命臨人當以雌靜柔和不無為清簡之政順膺天數以牧萬方矣又易繫云闔戶謂之坤坤陰也闔閉藏也凡物先藏而後出若室之開闔其戶故云闔戶也闔戶謂之乾乾陽也開吐生也在陽則舒陽能吐生萬物若室之開其戶也亦解闔為暗昧闔為昭明也不可以雄成者莊子大宗師曰

不遠寡不雄成謂不恃其成而處物先當守雌靜以化也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注人君能為雌靜則萬姓樂推其德明白如日四照猶須忘功不宰故云能無知乎疏帝王既受曆數臨御萬方若能守雌靜則其德明白如日之照四達天下功被於物不以為功所謂忘功若無知者故云能無知乎

義曰明白惠照也惠照之心照無遠近煥然四達無所隔礙其照如此當息念忘心不滯於見猶若無知或於其有知則有所執而失道也人君負獨見之明以御四海其政察察民凋弊矣老君戒之今忘功息照亦猶黷績塞耳以閉其聰見梳垂目以杜其明也

生之畜之

疏下經云道生之德畜之此云生之畜之者謂人君法道清靜令物得遂其生成效德弘濟令物各盡其畜養故云生之畜之

義曰道以通生萬物故云生之德以畜養萬物故云畜之帝王法道體德任物生畜各隨其分各達其情咸得所宜物無失所矣法則也效學也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注令物各遂其生而畜養之遂生而不以為有修為而不恃其功居長而不為主宰人君能如此是謂深玄之德矣

疏物得遂生聖忘功用遂生則生理自足忘功則功用常全斯乃無私而成私不宰而為宰也故生而不有者令物各遂其生君不以為己有也為而不恃者令物各得動為而不自負恃為己功也長而不宰者居萬民之上故云長不恃其功故云不宰也如是是謂深玄之德矣

義曰人君抱守淳一洗心內照愛人理國動法天時雌靜平和收視返聽體道生物順德養人生物而不有其功為政而不恃其力視聽四達功成不居此理身理國兼愛之道順天之德也玄天也

三十輻章第十一 疏前章明養神此章明利有用無相資而成功立故乾坤為大易之無相資而成功立故乾坤變氣養神則尚乎清靜無利有義曰其在相資實取也車器室三者皆載器以成受室以居止必實外而用中無故能成有用之功爾乾坤為大易之相者易繫辭也明易之所立本乎乾坤乾坤不存則易道無由起故云乾坤是易道之根源與易為州府與藏也故下文云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見易也亦猶輪軸輻輳為車之實輻輳則無以見車將明利有之因故舉則國危理身者神存則有生神進則身滅利用之道實相資也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注此明有無功用相資而立三十輻者明造車共一轂因言少總眾夫輻輳之有共則成車車中空無乃可運用若無輻輳之有亦無所用之車車中若不空無則輻輳之有皆為棄物矣

疏輻三十貫於一轂明少者多之所宗也當其空無方有車之運用明無者有之所利也

義曰轂總眾輻以成輪車總眾材以成用

其所用者用車之中空無之所爾向無輪轂不得成車今得成車又虛中而運載以喻人君內資輔相之謀外委諸侯之助乃能有國如三十輻之轅一轂也既有國矣能虛心體道則天下化成如車中之空也人之身也外資百體之設內仗五氣之和如輻之轅而成於人既為身矣能虛心體道則元和潛運而致長生矣此明有無利用互得相資也

疏夫道者何至無至一者也故能鼓動眾類磅礴群材通使萬殊區分成之者乃一象也

義曰道之真一無色無聲眾類群材資之以立動者五靈毛羽鱗甲昆蟲之屬也植者草木之屬也類者狀也材者質也動植材類億萬不同是萬殊也物雖萬殊而長養生成者道也道唯一象爾經曰惚恍中有象即此真精淳一生化萬殊之物可謂少者多之所宗也

疏眾竅五作鼓之者一響原天下之動用

本天下之生成未始離於至無至一者也義曰眾竅者莊子齊物篇南郭子綦謂子游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呿大木百園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激者諠者叱者吸者呬者諠者

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然則眾竅之聲大小萬殊所鼓之者一風而已矣觀天下之動用者易繫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者言聖人有其微妙以見天下萬物動用明天下萬物生成皆稟於淳一微妙之道故云未始離於至無至一者也

疏且就車而論則輻輳有實車中空無也車中空無乃可運用若無輻輳之有則空無之運用息矣車中若不空無則輻輳之數皆為棄物矣故乾坤成而易功著

義曰此覆釋乾坤成而易立乎其中喻輻輳之有以成車中之空無也

疏萬化流通而道用彰是以借羸喻之用無明至無之利有爾

義曰萬化流通皆稟道用若無萬化道用

不彰亦猶轅兩為車之用乾坤為易之紐也車者常器人所見焉假此為喻以喻妙道故云巖喻也

埴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注埴和也埴土也陶匠和土為瓦岳之器者也

疏埴和也埴粘土也注云陶匠者尚書云範土曰陶此云陶匠範和粘土燒成瓦器亦取其中空虛以用盛受物也

義曰和土為器亦彰因有而用無凡曰器

用其形萬殊大小不同方圓各異或巧或拙或賤或珍而其所用皆用器中空無之處陶範土曰陶者尚書之辭也舜側微之時耕於歷山陶於河濱是也列仙傳云陶公與弟子師門皆古之陶者善化五色之火而昇天矣

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注古者陶穴以為室宇亦開戶牖是故云鑿爾

疏鑿穿也門傍牖謂之牖古者穴居故詩

云陶復陶穴謂穿鑿穴中之土以復復其上故云鑿爾後代聖人易之以宮室取其室中空虛所以人得居處莊子曰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蹊爭路也爾雅宮謂之室義曰毛詩文王之什絲絲篇云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古公者邠公也古言久也亶公字也文王之祖處於邠以德化人歸之者衆狄人侵之公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曰狄人之所好者欲吾之土地也吾聞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遂築枳而去之喻梁山而邑乎岐山之下邠人曰仁人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焉未有宮室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父子夫婦居謂之家未有寢廟亦未有室室也箋云諸侯之臣稱公曰君也復者復於地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焉陶者今之瓦窯也此言其在邠創業之時爾邠者所封地名也易繫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代聖人易之以

宮室蓋取諸大壯以製造宮室大壯於穴居野處之時故云大壯易言上古者言未造宮宇之前止是夏巢冬穴故制室宇以代之非是後物以替前物故云上古乃在伏羲黃帝之間也莊子盜跖謂夫上古之人夏棲木上冬拾杼栗是也巢穴之中取其空而可居今宮室所制亦取其中空而居之故云當其無有室之用婦姑勃蹊者蹊路徑也勃戾怒也莊子外物篇所云言室中不空蹊路湫隘則婦姑爭路而行婦合順於姑以為孝敬今乃爭路忿怒是室中隘狹無所往來以容其私則反戾而鬪爭也此謂室隘狹不空則婦姑爭路心壅蔽不虛則嗜欲交侵爾雅曰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大小異制也今則禮有降殺聖人所居為宮通衆所居為家宅屋宇堂室等也論語皇侃疏云堂之內隔為內外分為房室故孔子弟子有升堂者入室者則堂為通稱室在堂內復為分別矣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注有體利無以無為利無體用有以有為用且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將明至道之用約形質以彰故借羸有之利無以明妙無之用有爾

疏有之所利利於用用必資無故有以無為利也無之所用於體體必資有故無以有為用也

義曰夫道之無也資有以彰其功無此有則道功不彰矣物之有也資道以稟其質無此道則物不生矣物非道則不能生成道非物則不顯功用亦猶車器室三者皆取其因無以利有因有以用無也

疏注云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者易繫辭文也

義曰形而上者道之本清虛無為故處乎上也形而下者道之用稟質流形故處乎下也顯道之用以形於物物稟有質故謂之器器者有形之類也聖人法道之用制以為器畫卦觀象以制文字刻木為舟刻木為楫斷木為杵掘地為臼弦木為弧刻

木為矢制以宮室結為網罟服牛乘馬負重致遠鑄金為兵揭竿為旗斷木為耜操木為耒一事以上以利天下此皆分道之用以為器物爾皆易繫所稱此乃道是無體之名形是有質之用凡萬物從無而生

衆形由道而立先道而後形道在形之上形在道之下故自形而上謂之道自形而下謂之器形雖處道器兩畔之際形在器上不在道也既有形質可為器用故云形而下者謂之器夫道者無也形者有也有故有極無故長存世人修道當外固其形以實其有內存其神以宗其無漸昇妙無然合於道可以長生爾

疏自無則稱道涉有則稱器欲明道用必約形器以彰雖借喻於三翻終用無於一

致爾
義曰至一至無道也有象有形器也約器明道復借喻於車器室等謂三翻也其用於無皆一揆耳聖人之理天下也懸賞罰制法度垂教令明上下此皆有也若無端

然為政沖靜卑人不言茲化萬物自理雖有賞罰之科制度之設教令之行上下之別而不用之亦可謂假其有而用其無也斯至理也修身之道因經而悟理因悟而忘言了達妙門不執言教亦此義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十一

道德真經廣義卷之十二

同卷

羊二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五色令人目盲章第十二

疏前章明

相資故功立此章明染塵逐境所以無
即發狂首標色聲滋味咸傷當所以
為病次云破假貨明逐欲所以使
和結以聖人去取示金真保性之要
爾○義曰前章明利有用無此章
用之太過色聲之所以養身也過
之則盲聾食味所以養身也過之
為病後復明馳騁貨甚於三者之傷
耶且耳目口之所急待之以養命
可去也尚欲損而去之馳騁貨非
性命之急而欲害甚於聲色味而
能去是達之甚矣若君明此使肉去
外損以為理國
理身之要旨爾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
爽

注目悅青黃之觀耳耽宮徵之音口嗜芻
豢之味傷當過分則坐令形骸聾盲爾

疏五色謂青黃白赤黑音謂宮商角徵羽

味謂甘苦酸鹹辛爽差也目視色耳聽聲

口察味傷當過分則不能無損故坐令形

骸聾盲爽差失味也

義曰五音者按漢劉向曰宮者中也君之
德也商者章也物成章也角者甲也物之

發生也徵者祉也物之盛大繁祉也羽者
聚也物聚而藏也五色者按王叔師曰皎
皎練絲得藍則青得丹則赤得藥則黃得
皂則黑而為五色也目不見五色謂之盲
五色之設本以彰五行之象別尊卑之飾

獸而滯之匪曰盲乎耳不聞五聲謂之聾
五音之設本以通天地之氣彰五行之聲
悅而滯之不已聾乎口不辯五味謂之爽
五味之設本以彰五行之和以養於人美
而耽之不已爽乎姚信士緯曰五音成而

鄭衛作五色成而綺縠生傷當過分內以
致疾滯而不已外以害德雖不傷於視聽
無廢於飲食其於滯著不移亦同乎病也
易頤卦辭曰慎言語節飲食斯亦戒之旨
也春秋富辰諫周襄王曰耳不能聽五聲
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昧盲也

理國者滯於一隅民必壅閼而成蒙理身
者滯於一隅氣必憤薄而構病所宜戒哉
疏又況耽滯代間聲色諸法不悟聲色性
空豈唯形骸之有聾盲此亦智之聾盲爾

義曰夫目悅妖麗之色耳耽鄭衛之聲口
嗜珍鮮之味則心有滯著不通而流遁忘
返大則忘天地四時之序次則違尊卑禮
樂之倫小則生侵凌怨爭之禍惟國惟家
皆失理矣則自古及今以色以聲亡其家

國者衆矣豈獨末嬉妲已褒姒麗姬而已
哉味之起爭亦有羊羹解龜之禍矣羊羹
者春秋宣公二年鄭公子歸生受楚子之
命伐宋宋華元樂莒帥師以禦之二月壬
子戰于大棘將戰華元殺羊以食士其御

羊斟不預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
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宋師大敗鄭人
囚華元獲樂莒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
百五十人鹹百人宋以兵車百乘文馬百
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羽

外告而後入見羊斟曰子之馬然也對曰
非馬也其人也既答而叔棼奔魯
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殒民
於是刑執大馬小雅所謂人無良者其羊
斟之謂乎殘民以逞矣解龜者宣公四年

楚人獻鼃於鄭靈公子公太子也公子子公名
子家名歸將入見子公之食指動第二以
示子家曰他日我知此必膏異味及入宰
夫將解鼃相視而笑公問之于家以告及
食大夫鼃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
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
家謀先為難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
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
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子
家權不足以禦子公懼譖而從弑故書首
為惡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初稱
畜老仁也不討子公是不武也不能自通
於仁道而陷弑君之名其實子公染指而
成斯禍爾復有滯金石之音者不能聽無
聲之聲耽玄黃之狀者不能見無色之色
嗜甘辛之味者不能知無味之味自喪真
道以擬死亡矣

馳騁敗獵令人心發狂

注馳騁代務耽著有為如彼敗獵唯求殺
獲日以心聞遂境奔馳靜而思之是發狂

病耳
疏此言耽滯聲色之人馳騁欲心亦如敗
獵但求殺獲欲心奔盛遂境如馳靜而觀
之是心發狂病
義曰敗獵者國之正禮也時而行之則為
禮不時而溺之則為亂亦猶人之四胆百
體屈伸動靜得其宜則合於禮違之則為
狂矣禮天子諸侯每歲三畋一為乾豆祭
祀宗廟也二為賓客交二國之好也三充
君之庖食以時也時而不畋則曰不敬畋
不以時則謂之暴所以春蒐夏苗秋獮冬
狩皆俟農隙以講武事也額未祭魚網罟
不施於川射未祭獸罝罠不通於野鷹隼
未擊爵羅不張於林修祭禽之禮展三驅
之仁順天時也天子仲春教振旅遂以畋
獵仲夏教蒐田遂以蒐仲秋教理兵遂以
獮仲冬教大閱遂以狩大司馬以掌其事
山虞澤虞以供其職蓋以教武事示民時
也則有不遵典故外作禽荒暴物犯時十
旬不返馳騁莫已遂為發狂人怨國危失

禮致禍也況人之心馳騁遂境爭奔外溺
色聲內傷神氣發狂於身乎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注性分所無求不可得要求難得故令道
行有所妨傷
疏難得之貨者言人身材器為貨難得之
貨即性分所無求不可得夫不安其分矯
性妄求既其乖失天倪所以妨傷道行
義曰材器者性分之貨也珠珍者世間之
貨也性分所無之貨矯竊即行傷珠珍難
得之貨貪求則身辱所宜任其性分守彼
天常矣人君貪求珍異則下怨民殘理身
貪求珍異則行傷身辱是乖失天倪也天
倪者天然之分也莊子曰始卒者若環莫
得其端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夫物均
齊豈有妄哉皆天然之分也
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
疏腹者含受而無分別目者妄視滯於色
塵無分別則全和故謂之滯色塵則傷性
故不為也

義曰不為目者以其妄見妄視滯於色塵傷性乖和聖人不取為腹者懷質朴抱忠信養元和薄滋味可以致道可以化民聖人為之何者目之視也聖人為之方故制禮經以檢之日無淫視將入戶視必下視瞻無回其乘車也立視五為式視馬尾顧不過較不妄指不妄視斯謹戒而敬慎也不敬不慎者理國則傷政理身則傷性聖人所以不為之矣色塵者有形可見為色有染而不可見為塵塵細色麤皆妨於行修道之士先除其色反神照內次除其塵滅心忘外塵者染之於心關之於念即名為塵故六根所起則為六塵染六塵塵淨猶有六細塵染六細塵淨復有六輕塵染六輕塵淨方契於道見於無色聞於無聲味於無味入於無形了於無為乃謂之證道果也

故去彼取此

注取此含受之腹去彼妄視之目

疏彼目妄視故去之此腹含受故取之

義曰腹者容受而無情故取之目者觸見而有欲故去之夫人君之心膺聖為本理國之道清淨為基其逐歡荒原奔車絕轍六龍逸足萬騎莫追與鵬鵠以爭先共熊羆而賈勇日月虧教旌旗糾紛敗機忘歸殺獲無已風雨恒若宮室或空此謂之發狂也若復貴遠方之物產貪無用之土疆嗜蒟醬而討西夷伐大宛而取名馬關塞有不歸之魄邊城有怨曠之魂天下流亡戶口減耗藉藉宗社幾陷寇讎青史具書百代為戒曷若去彼取此遵老君之明詔乎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十二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十三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寵辱若驚章第十三 疏前章明榮辱則榮辱兩句標宗以起開次十句因問以明理故貴下微寄託以結成○義曰馳聘食貨既成於前寵辱大患故明於此凡情得寵則喜過辱方驚味不知寵有辱隨辱為寵末禍福倚伏寵辱循環聖人抱道方免寵辱皆棄而不取若外身抱道方免寵辱皆棄而世貪榮難逃禍福之至非獨爵位為戒亦以天下為憂故拒於位而據為本德非或為心故中寄託之前用明旨喻之

寵辱若驚

注操之則慄捨之則悲末忘寵辱故須驚也

疏若如也言寵辱之驚相如也夫操之則寵捨之則辱言人不能心齊榮辱矜徇功名執權既以為光寵失位自驚於卑辱光寵則矜徇卑辱則驚嗟故陳戒使其若驚欲令齊其寵辱

義曰聖人膺鑒得喪混同尚以死生為一條豈復寵榮而辱懼故戒之曰得寵亦驚

此則寵辱弄一得失混同也所以言驚者寵為辱本安得無驚且人君富有天下事雖百王告類上玄君臨萬有亦當馭朽自戒納諍憂乃能事此大年保其遐作矣人臣之遭遇也九遷三接之澤既已厚矣兵符相印之任亦已重矣高冠大旆長轂朱輪氣整伊臯權傾衛霍亦當夙興夜寐履薄臨深乃能克保福祿免貽覆餗矣故今尹三已而無愠考父三命而益恭達其理也夫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苟能達道則富貴貧賤寵辱得失無所驚也易繫曰吉凶與民同患正義謂非獨凶者人之所憂患吉者亦人之所憂患也何哉既得其言又患失之此亦寵辱若驚之旨爾

貴大患若身

注身為患本故矜貴其身即如貴大患矣此答云貴身如貴大患而乃云貴大患如身者欲明起心貴身即是大患有貴即身

是大患故云貴大患如身若如也此上兩句正標

疏貴矜也若亦如也身者禍患之源夫耽耽聲色矜競榮華皆為有身遂成患本即貴其身者復何貴乎貴大患矣即身是患等無有異未能無患只為有身即此貴身同貴大患若能無患亦復忘身是知患猶貴生身為患有故云貴大患若身

義曰夫至人順道忘患忘身內忘肝膽外遺耳目彷彿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此即有身亦猶無也豈復憂其患乎所以世人之身內則飢渴苦惱晝夜相攻外則風寒暑濕循環相害痠酸痛痒聲色繁華嗜欲是非利名得喪六情中撓萬境牽皆為患本矣西昇經曰身為惱本痛痒寒溫意為形思愁惱憂煩吾拘於身知為大患觀古視今誰存形完是也患隨身立身存則患生寵與辱偕寵極則辱至老君恐世人不曉故兩舉以明之將細指陳復下句發問矣列子天瑞篇云人自生至終

大化有四嬰兒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兒神專志一德充氣和善莫偕也其在少壯血充氣溢欲感心侈德殆衰矣其在老耄也欲慮乘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方於少壯氣已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也此四者相須而行相待而成惟得道者反之矣理身之士其自昂焉爾

何謂寵辱寵為下

注前標寵辱如驚恐人不了故問何謂寵辱夫得寵則憍盈無不生禍是知寵為辱本故答云寵為下

疏前標寵辱若驚恐人不曉故設問云何謂寵辱自答云寵為下所以明寵為下者夫恃寵則憍盈憍盈即生禍因寵獲禍則寵為辱本故知寵為下也

義曰老君恐人未曉前義舉問欲以重明既立問者之詞乃為對答之理云寵為下者辱因寵至寵是禍階世人視寵以為榮聖人觀之以為下也恃寵憍盈者春秋隱

公四年衛公子州吁恃寵而好兵其臣石碻諫衛莊公曰臣聞愛子教之義方不納於邪僑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禄過也夫寵者不憊憊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矜者鮮矣公不聽明年桓公立州吁弑桓公衛人殺州吁焉是則因寵獲禍可謂寵為下矣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注寵辱循環寵為辱辱本凡情感滯驚辱而不驚寵故聖人戒云汝之得寵當如汝之

失寵得辱亦如吾戒汝得寵而驚懼也故結云是謂寵辱若驚

疏得則為寵失則為辱若驚者夫寵辱循

環寵為辱辱本代間衆生得寵則忻喜得辱

則驚懼聖人戒云禍福循環譬之紉纆寵

辱無定豈可獨驚辱來既驚其禍患寵至

亦驚其僥逸其驚相若故結云寵辱若驚

義曰得寵不驚得辱則懼者常情也寵至

而懼其僥逸辱來而知其禍患者君子也

得寵而驚日慎一日即無禍患之辱矣得

寵不戒以僥以矜必有危亡之辱焉人君恃天之寵不恤於人則景命遷華矣人臣恃君之寵持權傲下則刑悔將及矣纆索也紉結也紉纆相循之貌也何謂貴大患若身

注恐人不曉即身是患本故問也

疏恐人不曉故設問以明

義曰亦如何謂寵辱之義世人得寵而不

思其辱故辱至則驚老君欲戒於恃寵之

人故重自發問爾

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

注身相虛幻本無真實為患本者為吾執

有其身痛痒寒溫故為身患

疏吾所以有此大患者為吾執有身相好

榮惡辱辯是與非不得則大憂以懼心神

內竭於貪欲形體外勞於奔競然疲役

非患而何

義曰不疲役也吾我也指名身也身相既

有患累隨之勢利相高故好榮防慮亡危

故惡辱若夫強干人事妄辯是非得則僥

侈以恣情失則憂鬱以損性損性則心神內竭恣情則奔競外勞或憔悴江濱或栖惶澤畔形疲心役為患深焉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注能知天地委和皆非我有離形去智了

身非身同於大通夫有何患

疏無身者謂能體了身相虛幻本非真實

即當坐忘遺照照體默聰同大通之無主

均委和之非我自然榮辱之途泯愛惡之

心息所謂帝之懸解復何繫於大患乎哉

故云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注云委和者莊

子承答舜問云身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

者也

義曰無身者非頓無此身也但修道之士

能忘其身爾業報經云衆生苦惱常為有

身生死輪迴不能自出以何方便妄想得

除太上曰妄想顛倒皆從心起強生分別

繫念我身觸境生迷舉心皆妄以此流浪

淪乎生死但當定志觀身盡皆虛假既知

虛假妄想漸除妄想既除內外清淨自悟

真道謂之忘身既忘其身患累息矣莊子曰適來者夫子時也時自生耳適去者夫子順也理當死耳安時處順憂樂不入此達人之忘身也幻者假妄變化之謂也真實者契道之謂也坐忘遺照者安坐忘身之謂也外忘萬境內息一心心若死灰形如槁木不知肢體之有不知視聽之用腦肢體熟明遺形去智以至於大通通無不通汎然無主此達人之忘心也顏回得之以告於夫子焉如此則天地之大吾不知也日月之明吾不有也何榮辱愛惡之可滯哉帝之懸解者性命之情得失寧復繫於大患乎則無身無患養生之要也委和者莊子知北遊篇承答為曰身非汝有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天地之委順也言天地結氣而生氣上氣下曰順爾若身是汝有美惡生死富制之由汝今氣聚而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也明其委結而自成非汝有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

食不知所味皆在自然中也達此則近於道矣何大患之可憂乎

故貴以身為天下者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者若可託天下

注此章首標寵辱之戒後以寄託結成者

夫寵辱若驚未忘寵辱貴愛以為未忘貴愛故以辱校寵則辱不如寵以貴方愛則貴不如愛驚寵辱者尚有寵辱介懷存貴愛者未為兼忘天下故初則使驚寵如辱後欲令寵辱俱忘假寄託之近名辨兼忘之極致忘寵辱則無復驚忘身則無患本忘天下則無寄託之近名也

疏言人君自矜貴其身以為天下之主者貴身則凌人人故不附可暫寄爾

義曰夫人君自貴其身而為天下者必自

尊自大作福作威以臨於人以肆其欲窮華侈之飾極奢麗之求外則矜物虐人窮兵縱武內則理臺瑣室酒池肉林歛天下之怨嗟資一身之逸豫尊其名號深其藩隍實有臺榭陂池宿以妃嬪煩御不知人

之華心離德而欲為萬世之基淪滅不暇若暫寄於天下爾

疏若自愛其身以為天下之主者愛身則患人惡人則推樂故可託身於萬人之上長為主矣

義曰夫人君自愛其身而為天下者必以恭以謙以儉以約謙恭則怨敵不起儉約則嗜好不行無怨敵則人安無嗜好則人富如此內睦九族下親萬民遠懷近悅上下交愛却千里之馬惜十家之財非飲食卑宮室外無征伐境無勞人事祚久長可以永託於天下

疏然此一章首驚寵辱結以寄託者欲明驚寵辱不若忘寵辱存貴愛不若忘貴愛寄託天下不若忘天下故為大患為吾有身驚寵辱則未能無我都忘則百慮一致矜有則萬殊爭長故忘寵辱則無所復驚忘身則無為患本忘天下則無寄託之近名然後上有太上之君下有下知之臣無為無不為不德為有德矣

義曰身為患本寵辱由身而生能忘其身則忘寵辱矣忘寵辱者寵至不喜時之來也辱至不驚時之去也不充詘於富貴不墮獲於貧賤非至達之士孰能與於此乎忘身者身與道合昇為雲天與道無為當有何患乎非至道之士孰能造於此哉忘天下者遊心澹漠冥神虛無任物自然而然不以汨其慮無私而天下理然後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氣無所滯神將守形形乃長生功蓋萬國而不自已化貸品物而不為有無名無稱使物自遂立乎不測而遊乎無有與萬物為體而歸乎虛無故黃帝得之以登天太皞得之以昇玄此聖人忘天下而至乎道也太上之君下知之臣解在十七章矣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十三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十四

三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疏前章明貴身不有此章明妙本無象故在用而時通言三句言不可求之於色聲次六句言貴必歸於無物又五句以示妙用之難則後四句結引古以證今○義曰前示忘身忘息為修證之基此表非色非聲宜至道之妙既視聽之不

視之不見名曰夷

注此明道也夷平易也道非色故視不可

見以其於無色之中能色故名之曰夷

聽之不聞名曰希

注希者聲之微也道非聲故聽之不聞以

其於無聲之中獨能和焉故名之曰希

搏之不得名曰微

注搏執持也微妙也道無形故執持不得

以其於無形之中而能形焉故名之曰微

疏此明道也夫視之者以色求道聽之者

以聲求道搏之者以形求道道非聲色形

法故竟求不得以不得故欲謂之無乃於

無色之中能應衆色無聲之中能和衆聲無形之中能狀衆形是有無色之色無聲之聲無形之形故謂之夷希微矣夷者所謂明道而非道也夷者平易也希者聲之微妙也搏者執持也

義曰目之所視者但見平易而不能見道道無色也耳之聽也但惟希寂而不能聞道道無聲也手之搏也但惟微妙不能得其形道無形也以神視之見無色之色以氣聽之聞無聲之聲以慧照之識無形之形而衆色之具衆聲之和衆形之立非道不能生非道不能成道也者獨能應衆色和衆聲狀衆形故強名之曰希夷微爾道不可言之非矣所以明道皆強為之容而非道也莊子曰無視之以目而視之以神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能以微妙而合於道矣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

注三者將以詰道道非聲色形法故詰不可得但得夷希微爾道非夷希微故復混

而為一也

疏三者夷也希也微也致得也詰責也混同也妙本微妙精一難名色聲形法為得詰責欲以色聲形詰但得夷希微爾謂夷希微則三也夷希微但假名欲明道用道

非色聲形等則夷希微復混同為一矣

義曰夷希微三者假標以名道亦皆無也三者變化為三境次為三界下為三才明為三光於身為三元於內為三一皆大道分精運化之所成也混而為一復歸於妙

本之道也三境者三寶君之祖氣所凝其色青黃白亦名也玄元始三氣乃諸天之祖宗萬化之元本也三界者欲界六天以統九仙色界十八天以統九真無色界四天以統九聖三才者天一地二人三沖虛真經云清淨之氣為天濁澤之氣為地中和之氣為人謂之三才也三光者太陽之光為日太陰之光為月日月之餘光為星辰謂之三光也三元者人身之中腦為泥丸宮以主上元心為絳宮以主中元臍下

為丹田以主下元三元專神各統陰陽萬

二千神氣以養於人三一者上元所主謂之元一中元所主謂之真一下元所主謂之正一三一元神主運氣固精實神留形上清有迴風混合修三一之道昔黃帝以

審先生所教詣峨眉山謁天真皇人以受之遂精思千日與三一上真統三萬六千神乘黃龍而昇天矣天浮於上地結於下人生其中三者互相生化未始有極列子云天積氣也地積塊也日月者氣中有光

耀也三一乃有中之無三元乃無中之有以有無相感而為精神氣三者共生於人故世人得之則生失之則死神者天之陽氣所生人之動靜對答運用計智是也精者地之氣百穀之實五味之華結聚而成是也氣者中和之氣也道一妙用降人身中呼吸溫暖以養於人是也三者混合而成於身是謂混而為一也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注在上者必明在下者必昧唯道於上非

上在上亦不明於下非下在下亦不昧

疏皦明也昧暗也夫形質之物皆有定方在上者則明在下者則昧惟妙本恍惚不可定名則在上亦不明在下亦不昧而能上能下能明能昧非天下之至順其孰能與於此乎

義曰其為明也必皦然在上謂積陽也其為暗也必昧然在下謂積陰也陰陽有定分明昧有定相是則有形有質皆有定方也惟夫大道處於上不皦然而明道非陽也處於下不昧然而暗道非陰也故曰非陰非陽而能陰能陽不可以定相觀不可以定分求天得道而能清是能上也地得道而能寧是能下也陽得道而能動是能明也陰得道而能靜是能昧也故為天下之至順易繫曰非天下之至順其孰能與於此乎言至道功深如此若非天下萬事之至極精妙誰能參與於此也

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注繩繩者運動不絕之意不皦不昧運動

無窮生物之功名目不得非物能物故常生物而未始有物妙本湛然故云復歸於無物矣

疏繩繩者運動不絕之意妙本生化運動無窮生物之功強名不得物物而不物生生而不生尋責不得妙本湛然未嘗有物故云復歸於無物

義曰道惟妙本生化萬殊運用生成繩繩不絕物物而不物物自物也生生而不生生自生也道之無迹不恃其功深妙湛然不可為有是無物也物者象也

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

注是謂無形狀之狀無物質之象不可名有不可名無無有難名故謂之惚恍

疏狀形狀也象物象也言妙本混成本無形質而萬化實稟品物流形斯可謂有無狀之形狀有無物之物象不可名之為有亦不可格之於無無有難名故謂惚恍義曰道以生育動植成形故能於無狀之中成其形狀無物之中作其物象謂其無

也則狀象實生謂其有也則杳冥難觀非無非有為恍惚焉恍惚者非有非無之謂也易乾卦彖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言品類之物流布成形也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注無始故迎不見其首無終故隨不見其後也

疏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故迎之者不得其首隨之者不得其後無首則無始無後故無終無始無終故非隨迎所得

義曰至道獨立無始無終既非前後可窮莫得隨迎之所故曰長於上古而不為老生於末代而不為少先萬物而不為始後億劫而不為終由此而言豈隨迎得也況充塞天地周徧虛無無處無道無往無來不今不古何者為始何者為終固非先非後矣凡物有往則隨之有來則迎之道無來往非隨迎可求矣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注執古無為之道以御今有為之事則還

反淳樸矣

疏此明古先帝王常以無為道化以化人故戒云今能執守古之所行無為之教以御理今之有為之事則不言而化也

義曰御者制也古之化者無為無事今之化者有體有名無為故易理有體故難化若今之帝王執用古之大道無為以理自速太平也玄古之君上德不德是無為也季葉之化約名約器是有為也以無理有歷可向方以有制有亂茲兆矣

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注能知古始所行是謂道化之綱紀

疏前云執古之道將引之使行此云能知古始明道行必化故重云帝王能知古始無為而理當抱守淳樸爰清爰靜者是知為理道之綱紀

義曰恐帝王難於用古不遂執行無為故重舉斯文再加勉勵能知無為易化古道易行弘之在人豈惟澆淳之異理道綱紀其在茲乎故曰引其綱萬目張引其紀萬

目起理身理國亦猶此歟爰清爰靜者太玄經之辭也理國執無為之道民復樸而還淳理身執無為之行則神全而氣王氣王者延年神全者昇玄理國修身之要也

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

用而皆通此章明玄通之入常所以不盈而能弊首標古之五句明善為所以難明能下兩句表進修之休生保此下終篇結證成而不滯○義曰將明前章執古之妙再叙古之為道之人德行周深廣如喻說或謂古之為道而畏慎或假古之為道而為道之人德變其德如斯人能體而用之必無盈滿之失矣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法士事也言古之善以道為事者於彼微言妙道無不玄鑒通照而德容深遠不可識知矣

疏古昔也士事也言古昔之人善以道為事者精微要妙玄寂通達體道了言渙然無滯而其字量冲遠不可識知矣

義曰士者指古昔有道之人也有道之人行道之行凡有所立者在野在朝皆謂之士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此山谷之士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此平世之士也語大功立大名正君臣明上下此朝廷之士也就藪澤居閑曠釣魚避世此江海之士也吹呶呼吸吐故納新能經鳥伸此導引之士

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理無江海而閑不導引而壽者為道之士也前之五士其用可測其事可涯唯為道之士道微妙應變玄通其用冲寂難以智察無不無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是不可識也

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容

注夫惟德量難識故強為容狀以明之下文也

疏夫惟善士雖正容可以悟物而宇泰發於天光德量難窺故強為容狀且求委順之迹將以引化凡愚

義曰善為道之人正其身而人化正其行而人隨觀其德容物自開悟德宇泰然而定其所發明者天光也非人曜矣天光自

發則人見其人物見其物物各目見而不見彼則德宇泰然而定不可窺量示安心順物之方為化俗引凡之行故莊子承答舜曰性命非汝有天地之委順也

豫若冬涉川

注豫閑豫也善士於代間法如涉冬川衆人貪著故畏懼今我不染故閑豫

疏豫閑豫也若如冬川喻代間愛欲所以陷溺衆生善士雖處代間不為愛欲所染如涉冬川故多閑豫所以閑豫者冬冰堅壯無陷墜之憂爾

義曰疏解以閑豫無憂冬川可涉堅冰不能陷愛欲不能侵以喻善為道之人此聖旨也夫豫之言疑也猶豫皆疑難之象爾

亂流而渡深曰厲淺而揭由膝以上為涉冬月涉川寒沍侵骨將為涉者固亦疑難

冷既傷心冰仍痛足至人觀世俗貪求之事無益於身如冬涉川有疑難也且代之愛欲逐境生迷萬緒雲蒸千途蜂起功名

聲色爭先銳進之心厚利豐財競起貪求

之跡或烹燔取樂或傷殺恣情投身於愛欲之川隨流不返溺性於漂沉之浪有去無歸豈獨冰痛為難抑且報應明驗何者溺利欲之人涉速營求有水陸邀劫之報凌抑於人有忿爭刑網之報上綱於君有誅殛喪家之報下虐於民有召寇起讎之報況於傷生害己破國亡家之甚乎至道之人知此為憂故設涉川之喻斯為至戒信可寶焉

猶若畏四鄰

注猶豫疑難也上言善士不染故閑豫及觀行事甚疑難如今代人懼鄰戒也
疏猶疑難也夫善士無愛欲故多閑豫及難其行事舉動施為恐不合道故多疑難如今之人有事畏四鄰之知而加戒慎
義曰猶犬也瓏右之人謂犬為猶亦云古有良犬其名曰猶言犬隨主行必豫於其前偵邏疑有善惡須復來報其主故云猶則多豫狐則多疑故言狐涉河冰聽其下流水聲絕然後敢渡今北人渡河冰見有

狐跡則車馬於冰上無所陷矣此則猶豫皆疑難之象也且常人不知修道恣欲任情無懼無疑動貽陷溺為道之士知愛欲而不為若冬將涉川有凝沍之憂畏居將為事懼鄰里之間知既暗室不欺每屬垣為戒也此為道之行也夫人為惡於幽暗者鬼神知之為過於明顯者鄰里知之得無戒慎矣論語曰毋與汝鄰里鄉黨乎此言十家為鄰五鄰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也

儼若客渙若冰將釋

注雖則儼然若客無所造為而不凝滯於物渙然若春冰之釋散
疏善士於愛育無所造作如客對主人但儼然肅敬爾雖於愛欲如客對主而為善之行不凝滯於物渙然若春冰之釋散無留礙爾
義曰儼肅敬也渙散也釋解也出門如見大賓言主之敬客也儼乎其若客言客之敬主也賓主盡敬各慎禮容世之常也至

人靜默戒慎檢身常如對主之恭固無肆情之欲為善不滯散釋變通若冰春冰豈復膠固矣

敦乎其若樸

注雖渙然冰釋曾不自矜而能敦厚若質樸無所分別矣

疏敦敦厚也樸質樸也言雖不滯於物而絕浮競其德行敦厚若質樸無所分別

義曰至人也外雖散釋通變縱橫順物內則溫柔敦質凝寂其心故無紛競之傷自得恬和之趣

曠乎其若谷

注其德量曠然寬廣無不含容有若彼空谷矣

疏曠寬也言善士懷道抱德宇量曠然寬大於物惡能含受如彼虛谷無不包容

義曰德既敦實量乃寬弘善惡無所不容是非固當無撓曠然吞納若虛谷焉

渾乎其若濁

注和光混俗若濁而清

疏善士心照清淨而能容物和无同塵不自殊異渾然如濁物莫能知

義曰水之清也能鑒物之善惡而物亦測水之淺深及其秋潦乍興濁波初鼓澶漫也牛馬莫辨濁湯也深淺難知望之茫然詎可揭涉至人和光接物混跡隨流不顯其機有同濁水其容可見其跡難窺人君理國乘時在於明德不為察察之政示以淳淳之方使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斯為道化善莫大焉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

注孰誰也孰能於彼混濁以靜澄止之今徐徐自清乎

疏因上文云若濁便舉水之澄清以況善士之心無撓則自然靜止故云孰能於代間愛欲混濁之中而以清靜道性靜止之今愛欲不起亦如水之濁而澄靜之今徐徐自清乎孰誰也

義曰至人外示混濁將明不異於常內本澄清固亦常同於道亦猶水之濁也而清

明之體常存心之清也渾濁之塵不雜若世人能澄其塵染淨彼心源如水可以徐徐自入至人之境老君愍世之耽欲念俗之澆浮爭投跡於愛欲之津競競意於利名之浪渾是非之濁溺生死之河不務競修誰為拯拔演茲法喻用救迷途善趣澄鍊之門冀速清虛之道

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注誰能安靜於此清以久更求勝法運動修行令清淨之性不滯於法而徐動出也生猶動出也

疏此教法無滯也誰能以清淨之性靜止愛欲如水之性已得徐清若便安於此清而以久滯滯則非悟未名了出當須更求勝法運動精修為道既損之而又損按行亦次來而次滅則清靜之性不滯於法而徐徐動出也

義曰大道好生誘人垂法千門鍊性萬行修心因悟乃修因修乃證修證之理泛舉其綱則有吐納元和咽漱雲液茹松食柏

絕粒餌芝或隱朝上清密伺玄斗或五金八石或水玉流珠陰鼎陽鑪五華九轉或素文丹籙撒召鬼神金鉏青絲質盟天地則有正一道德昇玄洞神靈寶明真三清衆法並華凡登道證品昇真又有奔二景

朝五辰據極攀魁驚網飛紀吞日月月制魄拘魂八道望雲九真受事昇玄卧斗方諸洞房左右靈飛陰陽六甲三部八景二十四真存服三元注想三一紫房黃闕絳景朱嬰紫虛南嶽之篇青童東海之訣內視五藏下制六天導引吞符御風養氣騰舉之道溢於真經或修勵一門便可得道遂能拔玄祖於長夜飛我身於太虛瞬息而歷九陔那慙若士顧面而周六合豈讓鴻蒙而世之大迷不能耽味即曰神仙之事非積學可求又云得道之人皆有壽限運終數盡還至淪滑殊不知得道者自仙登真從真證聖登聖極果與道合真無壽考之期無終盡之數斯須而經億劫指掌而越萬天文選曰少別千年暫遊萬里步

虛詞云八天如指掌六合何足遑皆其事也但修之既弊即忘其修旋修旋忘無所滯著即為妙矣夫法者所以詮道也悟道則忘法言者所以觀意也得意而忘言若滯於法則道不能通滯於言則意不可盡故令於法不滯轉更增修於言不滯旋新悟入次來次滅者西昇經云子能按行次來次滅此喻小乘為之法以教初門既得其門漸以中乘之法以熟其行既熟其行乃以大乘之法令忘其執則目凡而得證累證而階聖雖仙真聖果二十七品而所修之行不可執滯斯謂徐生徐清次來次滅之旨也

保此道者不欲盈

注欲保此徐清徐生之道當須無所執滯若執清求生是謂盈滿將失此道故云不欲盈爾

疏滯法安清是名盈滿故云若欲保全此徐清徐生之道當須無所滯著得無所得今復滯清求生是傷盈滿盈滿則妨道故

云不欲盈

義曰能明次來次滅之法是得徐清徐生之要保此要旨不滯滿盈當契下句之理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注夫唯不盈滿之人故能以新證之行為弊薄不以其新成而滯著

疏夫能無欲凝滯以至無為於法無住不盈滿者常以新證之法為弊薄更求勝致不以為新成而便滯著爾

義曰既了舊法又證新法謂自小乘入中

乘道也中乘之道或權或實猶滯於修又捨此權實有修之門求入大乘無為之趣若執於修著不悟無為是曰新成還為盈滿故當損之又損階巖入妙矣其於國也則古之聖主賢臣謂之善為士者玄通道德德不可稱猶復如冬涉川履冰為懼畏隣表戒若客無為通變從民屈伸不滯而冰釋含容若谷懷抱樸素以訥人政昏昏而外濁心明明而內照無滿溢驕盈之變守弊薄不新之規祚必延洪人其清泰淳

古之跡復何遠哉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十四

下

上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致虛極章第十六

此章明守靜之人必歸根而復命。命為知常之要。守靜是致虛之由。文復則明了行道乃久長。○義曰保道還運。此章明歸根復命之常。雖公正以為王道。則又故無殆危矣。

致虛極守靜篇

注虛極者妙本也。言人受生皆稟虛極妙

本及形有受納則妙本離散。今欲令虛極

妙本必致於身。當須絕棄塵境染滯。守此

雖靜篤厚。則虛極之道自致於身矣。

疏虛極者妙本也。言人受生皆稟虛極妙

本是為正性

義曰虛極者妙本之道也。人之受生稟道

為本所稟之性無雜無塵。故云正也。既生

之後。其正遷訛。染習世塵。淪迷俗境。正道

乃喪。邪幻日侵。若戒云修道之士。當須

息累欲之機。歸靜篤之趣。乃可致虛極之

道。爾篤厚也。

疏及受生之後。六根受染。五欲奔競。則正性離散。失妙本矣。

義曰稟道之性。本來清靜。及生之後。漸染

諸塵障翳。內心迷失。真道六根者。一曰眼

根。能見諸境。二曰耳根。能聞諸聲。三曰意

根。能生攀緣。四曰鼻根。能辨香臭。五曰舌

根。能知諸味。六曰身根。能生諸惱。以此六

種生諸罪。因展轉相生。障弊真性。喻如草

木結花。吐實相生。不窮。尋其所起。不離六

種。如根生物。名曰六根。五欲者。眼欲諸色。

耳欲諸聲。鼻欲諸香。口欲諸味。心欲諸色。

障弊五情。煩惱縈纏。皆由此起。內心悅慕

謂之愛。外境著心。謂之染。因境生心。謂之

欲。制止不已。謂之奔。意想交侵。謂之競。正

性流散。隨念生邪。以生邪。故乖失正本。

疏欲令虛極妙本。必自致於身。者。當須守

此。雖靜篤厚。性情而絕。欲無狹而不厭。則

虛極妙本。自致於身。

義曰隨念生邪。既云失道。欲其妙道。却復

於身者。當須守。雖柔貞靜之行。篤厚恬和

之性。以制其情。情者末也。性者本也。自性

而性情。則隨境為欲。自情而養性。則息念

歸元。歸元則五欲不生。六根不動。無歇其

氣。無歇其心。則妙本之道。自致於身。矣。無

狹其所居。無歇其所生。德經第三十四章

之詞也。西昇經曰。心之虛也。則和氣歸

疏。亦由水之流。濕火之就。燥矣。致者。今必

自來。如春秋致師之義。

義曰水流濕。火就燥。者。易乾卦九五爻詞

也。言水火二者。無情之物。而以形氣相感。

水流其地。先就於濕。火焚其物。先就於乾。

無識無情。猶感應如此。況虛心靜慮。而不

能致道乎。固可不求而道自至也。致師者。

春秋宣公十二年。楚莊王圍鄭。旬有七日。

鄭人卜行成。不吉。國人大臨。楚莊退師。鄭

人修城。圍之三月。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

逆。楚王既而許之。平瀋。入盟。子良出質。

夏六月。晉師救鄭。及敎。鄭之間。楚莊乃求

成於晉。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攬。叔為

右。欲單車挑戰。示不欲和。以致晉師。許伯

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麾疊而還樂伯曰致師者左射之以蔽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致師者右入壘折馘斬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樂伯左射馬右射人遂不能進時魏錡趙旃有憾於晉請使於楚皆欲晉敗吳子又不設備戰于郟晉師敗績焉以此致師師必成敵亦猶以靜致道道必可求也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注老君云何以知守此雌靜則能致虛極乎但觀萬物動作云為及其歸復常在於靜故知耳

疏此明守靜篤必致虛極之意夫萬物萬形動作不同觀其歸復常在於本

義曰物雖動作萬殊必復歸其本人能虛心念道道必集其虛故戒令虛心以念於道也

疏易曰雷在地中復復者反本之謂也故靜則歸復動則失本

義曰易復卦象曰雷在地中復者雷是動

物復卦以動息為主故曰雷在地中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皆取動息之義以復其本也萬物並作者動也以觀其復者息也當息而動當動而息則失其本矣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

注又云所以知萬物歸復常在於靜者為萬物花葉芸芸生性皆復歸於其根本或有作云云者云云動作也言夫物芸芸動作者及其歸復皆在於根本爾

疏此舉喻明觀復之意也根者本所受氣而生也今觀萬物花葉芸芸乃其生性皆復歸於其根而生

義曰芸芸茂盛貌也百草衆木芸芸茂盛及其枯落則各歸其根而更生茂盛動作

也歸根復息也物理皆然矣人稟道而生

本源澄靜既生於世利欲所牽妍醜感衰富貴貧賤萬途千慮勞性役神或轉地迴天有非常之勢或立功懋績有不世之名或扛鼎拔山或伸鉤索鐵或輕車肥馬或

高蓋朱輪權傾於許史金張榮過於五侯七貴芸芸之盛固不可偕及其數極勢移俄為丘壠此以歸其根而靜矣若能歇棄榮祿了悟淨華虛心谷神靜慮思道豈不能致道哉

疏虛極妙本人之所稟而生也今觀性欲熙熙能守靜致虛則正性歸復命元而長久矣本作云云者如注釋之

義曰熙熙佚樂之貌也人之情欲熙熙如華葉茂盛也茂盛則不久枯落熙熙則必致傷生故令去欲閉情以復於道云云者或為衆多之貌爾

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注花葉者生性歸根則靜止矣人能歸根至靜可謂復所稟之性命也

疏物歸根則安靜人守靜則致虛本之稟生者根歸根故復命之人稟生者妙本今能守靜致虛可謂歸復所稟之性命也

義曰物以茂盛為動作凋落為歸根人以逐欲而動則違情息念而靜則合道還情

則流通合道則還元所以靜而致道者是復歸所稟妙本之性命也

復命曰常

疏能守雖靜篤厚以致虛極妙本致虛則復命可謂得常矣

義曰去情欲守沖和復報章首致虛守靜之教則得其常矣

知常曰明

注守靜復命可謂有常知守常者更益明了也

不知常妄作凶

注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失常妄作窮凶必然矣

疏能知守常是曰明了失常妄作可謂無恒不恒其德窮凶必矣注云不恒其德或

承之羞者易恒卦文也

義曰常者垂久不移之義也天地日月得常而清寧久照人君理國得常而貞正無為人能守常則終始不易故常者道德之紀也去欲守靜復命得常可謂照明了達

矣反於此者乃是妄作非道故致災凶不恒其德者易恒卦九三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常也處不得中進退不定雖在恒中而乖恒體實可恥惡故曰或承之羞象曰不恒其德無所容也

知常容

注知守真常則心境虛靜如彼空谷無不

含容

疏知常曰明明則鑒物物來必應無不

容故曰知常容

義曰恒常其德即有所容此反契前象詞之義也得常體道玄鑒無遺應物順常含私光大也

容乃公

注含容應物應物無心既無私邪故為公

正矣

公乃王

注能公正無私者則為物所歸往

疏能含容應物乃公正無私則天下歸往是為王矣

義曰知常順道故能公正而為王也有道之人不言而自化不召而自來故天下歸往也王者以物歸往為義

王乃天

注羣物樂推如天之覆則與天合德矣

天乃道

注王德知天乃能行道

疏惟天為大惟王則之其德同天而無不覆故曰王乃天王德如天則無為而理道化乃行故云天乃道

義曰以物歸往乃可配天子育萬方各類上帝法天廣覆法地無為王以法天天以法道也

道乃久

注道行天下乃可以久享福祚矣

殒身不殆

注同天行道則終殒其身長無危殆之事疏言守靜致虛歸根復命其德如此可以為王王德合天乃能行道道行乃久享福祚天下之人就之如日戴之如天澤之如

兩望之如春故終歿其身復何危殆之事
故曰歿身不殆

義曰此教人君積德之謂也人君雖承平
御極握紀臨人若乖道德豈能長久所以
先虛其心次守其靜虛靜致道乃復於常
而能公正無私人所歸往應天合道行道
化人道化大行天下欣戴故能運祚長久
不殆不危如日之照臨如天之覆育如雨
之潤澤如春之溫和雖終歿其身盛德不
泯如今之歌詠堯舜鼓舞義農矣戴之如
天就之如日者堯之德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十五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十六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羊五

太上知章第十七疏此章上論淳
樸之俗欲明守新則致虛此章發弊之
由故前章明守新則致虛此章發弊之
謂我自然無失道化之君尊此無為則
之教也義曰太古上古無事無為君
初也列子云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
天地故有形生於無形則天地之始
有太易未見氣也亦有太素質之始
通謂太極故云五太者即太古也物
輕清為天重濁為地而上下分焉
陽安為天象天地陰陽冲和之氣居
于天地之中日月照之氣聚成之陰
陽輔之寒暑節之與天地並號為三
十則上三皇中三皇下三皇遠理其
化司牧於人此謂上古也天職生履
地職形骸初以道德教化物職所宜
轉生信初以道德教化物職所宜
畏德信初以道德教化物職所宜
淳和之化春秋富辰曰二十四上同
欲以休師伐鄭富辰曰二十四上同
撫民無親疎也其次親親以相及
也言先親以及疎推恩以成義爾
太上知有之
注太上者淳古之君也下知者臣下知上
有君尊之如天而無施教有為之迹故人
無得而稱焉

疏太上者淳古之君也謂太上者尊之也
言太上之君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臣
下但知有君尊之如天大而在上被四時
生育之義不知何以稱其德是故云下知
有之

義曰太者大也上者高也至高至大以表
其名上古之君無有謾號行淳厚之化以
化於人任物無為不言而信不施典法以
蕩物心故臣下知其上有君而不聞其教
令其卧居居其起于其行填填其祝顛
顛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耕而食織而衣四
時自行其上萬物自行其下至德玄遠不
可名稱故曰太上或云上古太古之君者
昔有容成氏大庭氏栢皇氏中央氏栗陸
氏麗連氏軒轅氏赫胥氏無懷氏吳英氏
尊盧氏葛天氏陰襄氏祝融氏列山氏伏
義氏神農氏皆結繩無為之代黃帝乃垂
衣裳造書契有作有法漸以化民矣三皇
者以道理人無制令無刑罰謂之皇有制
令無刑罰謂之帝所以三古異宜步驟斯

變矣太上之化不其遠歟
其次親之譽之

注遠德下衰君行善教仁見故親之功高故譽之

疏太上之君歿黃帝堯舜氏作施教行善仁及百姓故親之系服致平功高天下故譽之親譽生前人之迹矯徇為後代之患義曰譽褒美也矯妄也以身從物曰徇也歿死也謂前太古上古之君相次死歿也作起也黃帝者有熊國君少典之次子也

姓公孫氏生而神靈弱而能言長而敦敏成而聰明母有焉氏曰附寶見電光繞北斗樞星照野感而有孕十四月而黃帝生焉神農德衰蚩尤暴橫諸侯侵伐黃帝修德振兵殺蚩尤於涿鹿之野天下尊之立為天子曰黃帝焉以代神農之位師廣成子於崆峒山問理國之道取天地之精以養兆民造書契服牛馬舟車杵臼宮室弧矢調律呂鑄鼎制琴其所居有縉雲之瑞或號縉雲氏以雲紀官禮樂既作其臣大

繞造曆宥成造算倉頡造文字風后造五兵而禹應與焉名遠顯焉帝乘飛龍周遊四海名山大川皆有其跡於是採首山之銅鑄鼎於荆山以合九丹丹成有龍垂胡鬚而下迎之黃帝乘黃龍而升天其大臣同升者七十二人其小臣有攀斷龍鬚而墮抱帝之弓而號故號曰鳥號弓其升天處今在號州開鄉縣皇天原亦名鼎湖是也帝堯睦九族親百姓師務成子定歲時正律度以化天下帝舜師尹壽子以孝德彰聞代堯為天子其解具在第三章中言黃帝堯舜制作法度天下化之民乃親其德而譽其功乃真親真譽也非黃帝堯舜使民親譽而民自親譽之後代則不然親觀前跡而有矯親矯譽所以矯竊之患生之矣

疏故莊子曰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堯舜之間何也以其迹存乎千歲之後故爾義曰親譽之迹起於黃帝堯舜千載之後人慕其迹而生矯徇莊子庚桑楚謂其第

子曰夫堯舜又何足以稱揚哉以其捐讓相禪而後世法也且舉賢則人相軋任智則人相盜固不足以厚民子有弑父臣有弑君正書為盜日中穴坏大亂之本必生乎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必有人與人相食者此言尊賢任能遂至大弊更相簞食起自唐虞之間人矯徇不休失其真性故至於大亂也

其次畏之侮之

注德又下衰君多弊政人不堪命則驅以刑罰故畏之懷情相欺明不能察故侮之疏黃帝堯舜氏歿下及三王五霸浸以陵遲嚴刑峻制故畏之明不能察故侮之下議罪而求功上賞姦而生詐相蒙若此可為寒心

義曰堯舜既歿三王繼之三王者夏殷周也夏禹姓姁名文命高陽氏之孫也母曰修己於石紐山下泉中得月精如雞子吞之而孕生焉左手有水字右手有台字合為治字禹父鯀為堯治水九年績用不成

舜殛鯀於羽山舉禹代父使之治水通九江濟百川百谷既同四海無壅手足胼胝鑿龍門開伊闕濟九河所經者七百餘國乘四載而莫名山大川靡不周遍其為人_也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師真行子得_太上靈寶五符檄召鬼神移山塞川治水既畢天錫玄珪以告成功舜遂禪位作九鼎立九州五岳名山皆刻石科斗篆文以表其高下在位四十一年年一百歲子孫十六代都平陽起癸亥終己巳四百八十七年禹既禪位自以德不及堯舜去帝稱王即三王之一也其後夏桀無道殷湯以諸侯起兵伐桀而代其位焉殷湯桀之後也黃帝十七代孫子名履一名天乙佐夏征葛伯有功開三面之網歸其仁者三十六國夏桀暴虐天下叛之湯征桀於鳴條之野放之於南巢有白狼之瑞師錫則予以伊尹為相大旱七年以身為牲天乃大雨四海美之在位十三年年一百一十九歲子孫二十一代三十三都於

亳起庚午伐桀即位終乙酉年紂滅周興共六百五十六年三王之二也其後殷紂無道斷朝涉之脛剖比干之心置炮烙之刑剝剔孕婦天下叛之周西伯以丁卯年霸於邠岐武王以己卯年嗣位至乙酉年代紂於牧野克之遂興周業而代殷位焉周后稷之後姬姓后稷名棄母曰姜嫄帝嚳之元妃出野見巨人之迹悅而踐之感而有孕期年而生以為不祥棄之隘巷牛馬避之遷於冰上蜚鳥以其翼覆之姜嫄以為神遂收而養因名曰棄為兒時吃奶相地之形善耕農帝堯聞之舉為農師天下得其利封於邠號曰后稷其十世孫古公亶父積德行義國人戴之亶父娶大姜生季歷季歷娶大任生文王昌昌為西伯殷紂疑其賢囚於羑里其臣閔夭求有熊之馬有莘之女異方珍怪以獻於紂紂赦西伯賜以弓矢斧鉞得專征伐師老君於岐山之陽驚鷺為瑞天下之人歸周德者三有其二焉西伯以丁卯年受弓矢之

錫當紂二十一年也武王以乙酉年克紂正位放牛於桃林之野歸馬於華山之陽倒載干戈示不復用有亂臣十人而天下大理在位九年文王年九十七武王年九十三子孫三十七代四十一王起乙酉終報王壬子共八百六十八年此三王之三也五霸者在三王之內諸侯之間以兵服四方為盟會之主內扶天子外威諸侯以禮樂征伐權於當代不及於王故謂之霸夏之霸者有昆吾黃帝之後也殷之霸者有大彭豕韋帝堯之後也周之霸者有齊桓僖公之庶子名小白魯莊公九年立管仲相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周惠王襄王之時也晉文公者獻公之子名重耳母曰狐姬以魯僖公二十二年立文公以僖公四年避驪姬之禍奔于齊歷曹衛陳楚鄭秦諸國凡十八年秦伯以師納之于晉周襄王加九錫賜彤弓彤矢圭賁秬鬯得專征諸侯教民二年欲用之子犯請教之以義於是出定襄王入務利民伐原以示信

大蒐以示禮而後用之出穀成釋宋園一戰而霸言其能任禮智征伐以取霸威興兵得衆盟謂之霸霸者把也謂把攬英雄以致強大也夫仁義禮智征伐之道也嚴刑以束人心峻法以鉗人口法愈細而民愈亂網愈密而罪愈多禍起而不知奸生而不悟上下相詐故或畏之或侮之有道之士見其危跡為之悚慄所謂寒心也沖虛真經孔子對商太宰曰三皇善因時順物而理五帝善任仁義彰善而成功三王善任智勇智以決之勇以行之五霸善任機權因勢以制宜託機以成務而猶檢之以禮約之以信禮信或虧即霸道墮矣信不足有不信

注畏之侮之者皆由君信不足故令下有不信之人
疏此覆釋畏之侮之百姓畏君之刑法侮君之教令者皆為君信不足於下故令下有此不信之人爾
義曰言著而不欺曰信賞及無功罰及無

罪則為不信教令失信民得欺之矣形曲則影邪源混則流濁上行下效其應若斯春秋宣公十一年楚子伐鄭及櫟鄭大夫子良曰楚晉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及楚子盟于辰陵陳鄭服也此乃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猶其貴言

注親之譽之者猶君有德教之言故貴其言而親之譽之也

疏此覆釋親之譽之也百姓所以親愛君之仁善稱譽君之功業者由君有德教之言故貴重君之言而稱譽之爾古猶字與由字通用

義曰君教令不一民畏侮之君教令仁善民親譽之書曰民靡常懷懷于有仁又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故賤其苛暴之令而貴其仁善之教猶者尚也從也古文或少故通用之

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注功成而不執事遂而無為百姓日用而不知謂我自然而成遂則所以太上下知有之也

疏此覆釋太上下知也夫淳樸不殘孰為犧樽道德公行親譽焉設故太上之代下忘帝力適令功成事遂百姓皆以為自然合爾不知所以親譽報施也

義曰首標太上之化次述澆淳不同末以此句覆釋太上無為之理當太上之代宥地為樽杯反水而飲不親其親不子其子

上有生成遂長之功不矜於下下見物得其所不知上化所為以為自然而然也淳樸不殘者莊子馬蹄篇曰淳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情性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梁書劉香答沈約曰古者彝器皆刻木為鳥獸形鑿頂及背以出納酒醴朝有人於魯郡野中耕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十七

羊六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大道廢章第十八

疏前章明步驟不
時道存故淳樸不
散此章明風俗頹
廢道失則仁義遂
行先施而病求醫
以明其積弊真迷
於淳古也

義曰前以淳樸散
澆薄之由乃彰道
德之廢步者安徐
仁與義作執仁義
而飾性立刑賞以
訓人亦由既荒而
求醫望愈矣淮南
子曰數米簡髮煩
背以曉解結矣能
明四者之非可致
壞運之望也髮髮
也廢傾也拂梳也
類

大道廢有仁義

注澆薄散樸大道不行曰仁與義小成遂
作濡沫生於不足凋弊起於有為然則聖
人救代之心未常異而夷險之跡則不得
一爾

疏大道廢者代俗澆漓人民浮競玄風斯
泯穆清之化不存失夫至道無為之事故
云廢也

義曰廢者陵替不行也皇道帝風陵頽已
遠興王圖霸謫詐交馳時既遷訛情惟浮

競玄深宴安之風日以泯滅穆和清靜之
化日以銷平大道不行斯為廢矣禮運云
大道既隱天下為家是也澆沃也漓者水
入地也淳古之質如水沃地散不可收故
云澆漓也

疏廢則有兼愛之仁裁非之義蹴躅於其
間矣

義曰蹙蹙為仁強行兼愛之貌也蹙改為
義詐立裁非之貌也皆局促其狀勉強其
容非廣大也去道日遠聖跡已彰仁義不

真禮樂離性徒得其強飾之形表皆非自
然真一之誠心也

疏故莊子曰道隱於小成小成謂仁義等
各自其成不能大通故謂之小成

義曰大道既隱上德亦墮仁者自仁義者

自義不能混然同化各成一名方之於德
固以小矣況於大道乎道隱小成者莊子
齊物篇南郭子綦謂子游曰道於乎隱而
有真偽言於乎隱而有是非道於乎往而
不存言於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

有犧樽作犧牛形晉永嘉中賊曹龔於青
州發齊景公塚得二樽形亦為牛乃知皆
古犧樽之制也夫太古上古之時大道之
行上德不德人知其上有君長焉中古之
時大道既隱仁德可見恩惠及人故有親
譽之美焉下古之衰道德皆隱教令鬱興
信義漓薄其上失信下則以不信應之故
見其峻令則畏之聞其失信則侮之老君
所戒欲使後代帝王棄禮智之末跡慕道
德之古風遺功忘名復歸大樓失親譽者
有仁愛之跡則親之有美善之跡則譽之
報施者上加其恩曰報下立功勞曰施春
秋僖公二十四年周襄王使狄伐鄭有功
富辰諫王曰報者僂多施者未厭言施功
勞也有勞則望報過甚也此為周王怨鄭
使狄伐之狄有功而王欲以其女為后大
夫富辰諫王之辭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者
周易之辭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十六

於榮華此謂小成仁義之道也榮華寬句之辭也執言滯教故為隱故有儒墨以是其所非以非其所以此紛紜莫能質定亂由是而作焉

智慧出有大偽

注用智慧者則將立法也法出而姦生則有大偽矣并竊符璽不可信然

疏智慧出者謂後代之人役用智慧立法以檢俗制典以詰姦惡其不信作符璽以信之恐其不平為斗斛以量之而不仁之

人兼盜符璽并竊斗斛則夫智慧之作法適足侈大其詐偽故云有大偽矣

義曰智心慧也慧識解也檢束約也詰責也符信也璽印也道德隱而仁義行仁義興而智慧用法繁於秋荼網密於凝脂而人愈亂也夫弓弩畢戈機變之智多則馬亂於其上矣鈎餌網罟層層之智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墮落杲旦之智多則獸亂於澤矣智漸毒頡頏堅白解詬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

在好智矣法則也謂立法則以來於人也典常也姦詐也謂作常法以詰責姦詐也符者刻文相合以驗若金虎竹使兵信之符也璽者天子曰璽諸侯曰印上下等差以為信也斛之所起起於圭六十四泰為圭十圭為抄十抄為撮十撮為勺十勺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五斗四升曰斛所以量物也智慧之人設此符印斗斛之法將以限量拘制以驗其盜安知不為大盜之積者乎田常矯仁義於齊國一旦弑其君而竊其國傳十二世齊之符璽斗斛聖智之法皆田常有之是則智慧作法而生此大偽其後竊國者往往因田氏之法馬王莽竊之於漢司馬宣王竊之於魏梁武帝竊之於齊隋文帝竊之於周豈若焚符破璽而使民樸鄙拊斗折衡而使民不爭彈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可以議於道乎

六親不和有孝慈

注父子夫婦兄弟六親也疎戚無論不和也各親各子有孝慈也皆由失道故有偏

名也

疏六親者父子兄弟夫婦也夫大同之俗無自私之親及乎上下不和寬恩斯起則有扇枕溫席人謂之孝

義曰大道之世天下為公無非親也澆末之代六紀有辯孝慈彰也有不慈則慈者著焉有不孝則孝者顯焉天下為公則大同之俗也寬屈折也恩惠愛也扇枕溫席者宋有劉苞字孝常三歲而孤其伯父悛等皆顯貴苞見之常泣母陳氏疑其畏憚而怒之苞曰自慈早不識父今見諸父相似心中慈爾因戲歎母亦悲慟苞素其母夏則扇枕冬則溫席焉孝者事親之名禮祭統曰孝當也釋名曰孝好也謚法曰至順曰孝總而言之則事親之道恆當在心盡其色養中情悅好承順無違之義也爾雅曰善事父母為孝也

疏出類入復謂之慈被孝慈之名有自矜之色殊不知大道之代天下為家上承下綏自然之分視人如己不獨親其親則天

下之人皆可孝也人亦視之猶己不獨子其子則天下之幼皆可慈也孝慈之名復何所施乎

義曰禮運篇云仲尼仕魯與於蜡賓事畢遊象魏之觀見祭禮之不備觀象魏之舊

所喟然而歎弟子言偃問焉仲尼曰大道之行三代之英丘末之逮也而有志焉大

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夫老有所終

世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不

必藏諸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

不閉是謂大同此則扇枕溫席出顧入復無所施矣人盡親也何偏名之有乎矜持

也哉

國家昏亂有忠臣

注太平之時上下交定何異名乎昏亂之

日見危致命有忠臣矣

疏忠者人臣之職分而云有忠臣者何乎

由人主失御臣之道令佞主之人獲進規君於昏使生禍亂則有見危致命蒙死難以匡社稷而獲忠臣之名

義曰謹正曰忠春秋曰忠社稷之固也為臣事君以忠為本事親孝者則事君忠矣

阿諛曰佞不明於理曰昏上下不理曰亂夫佞臣在側君鑒不明不能退佞進賢陷

已於昏亂昏亂既作紛爭生焉外有寇敵之侵內有蕭牆之釁所以良臣致命排難

扶危或生著功名或死節王事忠臣之目由斯立焉向使唐堯為君虞舜為臣上得

臨御之宜下盡弼諧之道則忠臣偏美何所顯哉

疏若夫道化大行無為清靜思皇多士盡是夔龍舜倫攸叙無非作人

義曰大道之化玄風廣行上既無為下自清靜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多士衆臣

也夔龍舜佐也尚書曰夔作典樂八音克諧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蕭韶九成鳳凰來

儀龍為納言出納王命舜法也倫等也攸

所也叙次也又理也書曰舜倫攸叙言舜得良臣而典法不失其正也

疏然後忠孝之名息淳樸之道興則於忠臣乎何有此四者類弊之極也焉得不返

之於淳樸乎

義曰類墮也弊替也四者謂仁義智慧孝慈忠臣也道廢智生家爭國亂而四者是

顯因類弊之極而立其名大樸壞墮淳風訛替德衰道喪可勝言哉所以大道既隱

下德有為仁義用而巧智興小惠成而大偽作忠臣名著於昏亂孝慈事彰於不和

弊極風類所宜反樸反樸之謂詳具在於下章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義運行此章明絕聖棄智多門還淳則三

句將明立教之方後四句示行門之

復樸素須絕偏名既前章四者不行

則此章三者宜絕孝慈自復虛無不

生乃專朴素之風除私欲

之患天下之利其何得哉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注絕聖人言教之迹則化無為棄凡夫智

詐之用則人淳樸淳樸則巧偽不作無為則矜御不行人抱天和物無天性是有百倍之利也

疏聖者有為制作之聖智者凡俗矜御之智制作之聖則有迹矜御之智則非真矣真是生巧偽迹坐令喪本故皆絕棄之而全其淳樸天和既暢矜御不行是人有一百倍之利也

義曰無為之聖內明之智應物周徧隨時感通比之聖智杳冥無迹制作之聖矜御之智既有其迹人往迹存以所存之迹非應變之具執而用之去道愈遠何者聖智設法所以守國也大盜至矣則聖智之法并其國而竊之其故何哉若不盜其聖智之法則無以取其國是知聖智設法本以守國智詐極矣乃翻為盜國之盜資也老君戒之忘聖則為理涉迹則為亂能忘其有迹之迹棄其矯智之智則淳樸復而巧偽息矣人復怡和無傷無天俗臻樸素無怨無爭各保其生是有百倍之利也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注絕棄愛之仁棄裁非之義則人復於大孝慈矣

疏前章云大道廢有仁義此章云絕仁棄義民復孝慈者明大道之代所謂玄同民無私親悉皆慈孝故理至則迹滅事當而名去矣

義曰六親不和則孝慈之名偏立天下有道則淳樸之化復行淳樸既行人皆慈孝可謂無私親矣斯則絕名迹之仁義復玄同之孝慈無私親者是不獨親其親也疏今六紀廢絕則孝慈名彰若絕棄愛之仁棄裁非之義江湖無濡沫之迹慈孝有自然之素故民復於大孝慈矣

義曰六紀者亦曰六親是君臣父子夫婦也六者和則皆孝皆慈六者不和則有孝有不孝有慈有不慈不孝者衆則孝者顯其名不慈者衆則慈者彰其美所以然者仁義制於其間而昭其名迹若化之以大道鼓之以淳風棄名迹之仁義則民復於

皆孝皆慈矣魚處於陸相吻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何者相吻相濡言其相愛矣相忘於江湖各得其適豈俟濡沫之小愛乎偏孝偏慈濡沫之謂爾莊子天運篇老子謂孔子曰子以仁義之道行之於世亂莫大焉夫仁義憊然乃憤吾心豈若使天下無失其樸放風而動總德而立又奚桀桀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矣黑白之樸不足以為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魚相濡沫不如相忘於江湖人相仁愛不如相忘於道術矣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注人矜偏能之巧必有爭利之心故絕巧則人不爭棄利則人自足斯不為盜賊矣疏絕巧者絕雕琢非法淫過之巧棄利者棄徇財兼并乾沒之利夫盜賊者生於羨欲不足今絕巧則人不爭棄利則人自足人各自足復誰為盜賊乎故云無有義曰雕琢淫過之巧工既不當雖巧奚為則衛人之刻棘猴宋人之琢楮葉徒云悅

目終曰蕩心所宜絕也。徇財則妨行兼并則奪人乾沒則欺詐有一於此非盜而何斥而棄之循分而足矣何盜賊之有乎又脩道之人宜絕心內嗜欲之巧身外浮華之利六情銳進之巧六根耽著之利則三元清淨六賊自無矣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注此三者但令絕棄未示修行故以為此文不足垂教更令有所屬著謂下文也

疏三者謂絕聖棄智一也絕仁棄義二也

絕巧棄利三也此三者且令絕棄未有修行故以為此三者於文不足以垂教更令

有所屬著謂下文見素等是也

義曰聖智絕棄則人享其利仁義絕棄則

皆復孝慈巧利絕棄則民無盜賊三者既

絕既棄將示修真復古之方故云此為未

足屬於下文屬著也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注見真素抱樸少私邪寡貪欲矣

疏欲求絕聖棄智則常見真素

義曰同乎無欲則謂素樸素樸則民性得矣無知無欲則合真素真素合則聖智之迹絕矣

疏欲求絕仁棄義則懷抱質樸

義曰淳質敦樸以守其心則兼愛之仁裁

非之義絕矣

疏欲求絕巧棄利則當少私邪寡貪欲

義曰私邪不汨於性貪欲不起於心則淫

奢之巧專冒之利絕矣

疏三絕雖於文不足四行則修身有餘將

欲禁邪於中心故必取資於內行

義曰聖智仁義巧利此六者行之初以極

物執之末以妨道故姦詐盜竊因而生焉

絕而棄之可復真素真素已復乃資內修

顯四行於結成為真道之要妙矣夫有迹

之聖作則矜詐之智生仁起於不仁義出

於不義孝彰於不孝慈顯於不慈能絕有

迹有為自復至慈至孝斥陰巧則私利息

私利既息盜賊不生然後凝旒於樸素之

鄉社念於私欲之境人登富壽國致遐長

此人君行道之效也若夫心除嗜欲身蕩浮華翦銳進之情鋤耽著之本六賊不作三元坦夷四行克修久視何遠此行人修之之效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十七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賊無有比章明證除多門運轉則絕
與於人首一句標門以示格次七句
對辨後兩句論獨行以結成○凡聖以
則無憂之學以務性和除修華之事
與之無何理爾於口絕則契出於心
歸通不絕則溺智見而後真則恭
謹而無尤阿則微慢而後真則恭
心口而無言山與為人之所畏者謹
罪與喪真而不不能知見而恭謹
衆人行反於道聖人故獨異之素也
字之繼味開春臺之心日除明察之
如嬰兒之行以爲絕絕門內氣無
合字至真也

絕學無憂

注絕有為俗學則淳樸不散少私寡欲故無憂也

疏絕學者絕有為之俗學也夫人之稟生必有真素越分求學傷性則多若令都絕不為是使物無修習今即乃絕有為過分之學

義曰絕者除斷之義老君將令後代之人

漸慕淳和斷絕妄習故有絕學之文有為俗學者謂俗間有為之學也自三代以下凶凶焉終以賞罰為事則天下之人何暇安性命之情哉故悅於明者是淫於色也悅於聰者是淫於聲也悅於仁者是亂於德也悅於義者是悖於理也悅於禮者是助於詐也悅於樂者是助於淫也悅於聖者是助於藝也悅於知者是助於疵也此八者學之大也安其所稟之分則無過求之悅矣若所稟之外越分過求悅而習之則致淫悖之患而傷其自然之和亂其天稟之性矣若令都絕又失所修但任真常於理為得
疏莊子所謂俗學而求復其初者爾若分內之學因性之為上士勤行未為不絕故曰絕學無憂
義曰莊子繕性篇云俗學求復其初者謂世間之人已治性命於俗矣而欲以俗學復性命之本則愈非其道也斯為蒙蔽之民去道遠矣易若無以知為而任其自知

雖智周萬物而恬然自得矣分內者謂因其性分而任其真素也夫任真智則智矣矯於分外則為詐也任其真禮則禮矣矯於分外則為亂也任其真忠則忠矣矯於分外則佞矣任其真仁則仁矣矯於分外則詭也任其真義則義矣矯於分外則盜也任其真信則信矣矯於分外則誣也矯於分外則失而多憂任於分內則真而無懼故曰絕學無憂也上士勤行者守真樸不妄為也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注唯則恭摩阿則慢摩同出於口故云相去幾何恭摩則善慢摩則惡以喻俗學絕之則無憂不絕則生患只在心識迴照豈在相去遠哉

疏唯恭摩也禮曰先生召無諾唯而起

義曰唯者聲謹而貌恭摩應答也先生父兄師長也召呼召也父兄之召若摩之以諾尚慮遲迴聞命即往故唯而起也論語曰有酒食先生饌注云先生謂父兄也從

先生不得越道與人語言恭謹而從之其義皆同於恭謹也

疏阿慢摩也漢書曰不誰何縮謂何問也此舉喻也唯之與阿同出於口唯恭則善阿慢則惡學之絕否只在於心而絕之則無憂不絕則生患同出於口故云相去幾何只在於心故云相去何若若能了學無學學相皆空於知忘知不生分別則唯阿齊致善惡兩忘

義曰此明恭應慢應同出於口而善惡異焉絕學不絕同出於心而憂樂異焉不絕則憂心役慮絕學則志泰神和學無學者日損之謂也化胡經曰文始學無學能伏于闌雄言以無為之道能伏強橫之俗也西昇經云吾學無所學乃能明自然德經云學不學服衆人之所過此皆絕除之旨也能知此旨則學相皆空矣夫世間萬法無非有為有為之事皆當滅壞故皆空也唯無為無事清靜恬愉內合真常外無分別以此則唯阿齊其一致善惡以之謂兩

忘也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注凡人之所畏者慢與惡也善人之所畏者俗學與有為也皆當絕之故不可不畏疏人之所畏者畏慢與惡也夫慢則為過惡則被嫌被嫌則人所棄薄為過則物多尤怨以況有為俗學增長是非若不畏而絕之是皆違分傷性故不可不畏而絕之義曰慢與惡招過人知畏之而不知俗學增長是非動生尤悔而不畏也故有道之士畏於俗學越分傷性棄而絕之愈於俗中之人畏慢之與惡也

荒兮其未央哉

注若不畏絕俗學則衆生正性荒廢其末有央止之時

疏荒廢也慢惡為過俗學失真是皆可畏故當棄絕若不絕而棄之則正性荒廢其未有央止之時

義曰央中也亦旦也止也俗學者明則生苛察智則生是非邪則生荒淫妄則生誇

誕少則生企慕多則生疲勞勇則生紛競藝則生優劣惡勝已而求勝慕多聞而求多苦忘勞神役心損性是乖於真素也故曰失真既乖真素則荒廢正性矣彼美土本無穢雜而蒿蘭荆棘滋蔓於其間荒而穢之傷土真性俗學荒人真性亦如草之滋蔓故云荒也春秋曰無使滋蔓難圖也蔓草不可除是其義矣

疏詩曰夜未央言更漏尚多也此云其未央言俗學傷性無息止期故前途尚多云未央

義曰俗學之長觸類而生若不絕除方將日益故荒亂渺然殊未央止也周詩小雅庭燎篇云夜未央旦也未央言夜未巨央也俗學不絕未可盡也

衆人熙熙如享太宇如登春臺

注衆人俗學有為熙熙逐境如臨享太宇春臺登望動生貪欲也

疏熙熙者情欲淫動之貌也此明不畏絕學之人也夫俗學有為動生情欲熙熙逐

境役終身若餘夫之臨享太牢恣食滋味治容之春臺登望動生憂者
義曰治容者易繫云治容誨淫言之容色天治而不精慙其行動生淫況春臺登望乎熙熙和悅之貌也俗學之人動溺其性熙熙自悅不覺為勞然而逐境牽情是非相擾吉凶得喪由此而生則有六印垂腰五府交辟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繁華忽其滿志富貴樂其當年五鼎列食獸太牢之盈味衆芳悅性喜春臺之縱目至有燕姝洛豔楚舞吳歌八音贖其聰五色熏其鑒樂則樂矣終復如何其或泰往否來福終禍起憂熙熙之樂為惴惴之憂也仲尼謂顏回曰昔吾以樂天知命之不憂今乃知樂天知命憂之大也聖人猶若此況於常乎豈若縱神於自得之場適性於忘知之境乎
疏太牢者牛羊豕也
義曰禮器云太牢而祭不必有餘言稱牲之大小也又云諸侯七牢大夫五牢故春

秋吳徵魯之百牢是矣夫牛羊豕三牲通謂之牢牛者祭之牢也天子以犧牛謂金色也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牽生求得即用無所擇也牛謂一元大武將祭必繫於牢芻之三月所養必有其式以備不常如左傳臄鼠食郊牛角乃改卜牲也羊者天子豐廟開冰告朔皆用之謂之柔毛孟春食麥與羊是也豕者天子之祭皆用之以備三牲則牛曰太牢羊曰中牢豕曰少牢曰剛鬣是也禮天子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犬豕謂其皆祭禮所用非祭而殺是曰無故也牢者取其四固以養犧牲故通謂之牢矣
疏春臺所以為愛者者謂其卉木滋榮禽鳥鳴匹陽和陶然易淫蕩也故邵詩云春日遲遲采繁祁祁女心傷悲迨及公子同歸
義曰築土曰臺又曰因高為臺言昇高肆望也夫春之氣也天地絪縕萬物交感和風舒暖陽景遲遲登臺肆目煦然蕩矣倉

庚既鳴春之候也采繁生蠶之時繁縷高也祁祁衆多也傷悲感事之苦也春女感陽而悲生秋男感陰而思起此因陰陽常理物化使然也迨始也及與也思歸嫁於公子故言同歸禮二月為匹偶之月女心傷春思匹配也邵詩國風七月篇之辭也倉庚箋云鶯黃也
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
注我獨怕然安靜至於貪欲略無形兆如彼嬰兒未能孩孺也
疏我老君自稱言也我畏絕俗學抱道舍和獨能怕然安靜於彼代間有為之事情欲等法略無形兆如彼嬰兒未能孩笑無分別也孩者別人之意莊子曰不至于孩而始誰
義曰怕者安靜無為之貌也兆形狀之初也老君見代之人物變化云為馳騁利名耽營俗學留連情欲凋喪天和皆歸於空非為了出乃教其冥視聽之域絕思慮之源今若嬰兒無所分別不知不識深含

玄虛嬰兒者未分別於人孩者有分別也萬事無形兆忘懷之至也莊子天運篇老君謂子貢曰三皇五帝之理天下不同舜為天下也使人心競故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此言心競者有分別也既有分別和氣將離五月能言時漸急也自此物多大落也家語本命篇曰人生三月而微眴然後目能見八月生齒然後能食期而生脂然後能行三年間合然後能言今五月而言和散而澆急也

乘乘乎若無所歸

注至人無心運動隨物無所取與若行者之無所歸乘乘運動貌也

疏乘乘運動之貌衆人動生耽著常有所求故若有所歸往我本無心怕然安靜乘流則逝值坎則止若彼行道之人無所歸趣不汲汲也

義曰衆人耽著所求者趣於俗學有求勝之心耽其世欲有營為之念運動心慮奔

逐所求故若有歸也者若無心不著諸見悠悠自得何所滯焉喻如水也決之則流壅之則止不與物競亦無所求故若無所歸也

衆人皆有餘

注耽著塵務矜誇巧智自為有餘以示光大也

而我獨若遺

注常若不足有所遺忘也

疏衆人俗學耽著矜誇巧智是法皆執自為有餘我獨損之未嘗凝滯心無愛樂故若遺忘

義曰衆人矜誇俗學以立功名巧智相高財利相勝於彼世法各言有餘矣老君忘心息智無滯無矜悅惚任心若遺忘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注我豈愚人之心遺忘若此也哉但我心純純故若遺爾

疏言我於諸法中體了無著故若遺忘豈則若愚人之心也哉但我心純純質樸無

愛欲故若遺忘爾

義曰老君為化物之本源乾坤之宗主萬智周備聖德玄通而示以無心而泯合乎道者所務世人傳模其志以反澆漓收視滅聽以歸道德爾非謂本來所稟愚冥而

若遺失也

俗人昭昭

注矜巧智也

我獨若昏

注自韜晦也

俗人察察

注立法制也

我獨悶悶

注唯寬大也

疏昭昭者自矜術巧智也若昏者如昏昧無所分別也察察者於教立法以繩下也悶悶者無心寬大之意也所以昭昭矜術察察施教者皆由不絕俗學與有為故聖人長絕若昏默也

義曰上惟君后下及兆人徇俗學之心忘

大樸之本理國則昭昭矜其聖智察察中其典章聖智愈作而政愈煩典章益明而人益弊老君昏昏默然不化而自行也莊子曰至道之極昏昏默然昏昏者黯黯然者不言也

忽若晦寂兮似無所止

注容貌忽然若昏晦而心寂兮絕於俗學似無所止著也

疏絕學行人忽忽無心常若昏昧而心寂然曾不愛染於法無住故似無所止著爾

義曰晦昧暗也寂虛靜也既絕俗學不矜其智不著有為不住有法不止於有不滯於無空有都忘深入玄要矣

衆人皆有以

注衆人於代間皆有所以逐境俗學之意

者也

我獨頑似鄙

注頑者無分別鄙者陋不足而心實了悟外若不足故云似爾

疏凡俗之人不畏俗學常有所以耽滯逐

境未曾休息我於代間獨無分別有所鄙陋頑者無分別也鄙者陋不足也而心實了悟故云似爾衆人熙熙下皆對明也義曰世之衆人動循俗法皆執有為故云有以以者為也老君內了萬法深洞道源

外示昏愚若似頑鄙下經曰天下皆謂我

道大似不肖若月久矣其細也夫亦此旨也自衆人熙熙下六番聖行以對俗學是俗明其必須絕除而宗大道也

我獨異於人

注人有情欲我無愛染人與道反我與道

同爾

而貴求食於母

注求食於母者貴如嬰兒無營欲爾故上文云如嬰兒之未孩下經云含德之厚比

於赤子如此所以獨異於人也先無求於

兩字今所加也且聖人說經本無避諱今

代為教則有嫌疑暢理故義不可移臨文則句須穩便便今存古是所庶幾又司馬遷云老君說五千餘言則明理詰而息言

不必以五千為定格也

疏此兩句結成也我獨異於人者異於不絕俗學之凡人也即上對明諸與凡人異凡人愛染有為我獨遺忘情欲人於諸法分別我獨等無是非故云異於人

義曰首標絕學兩字恐人未能頓明相次

對持凡有十一別一者絕學無憂不絕學則多憂二者唯則恭磨而為善阿則慢磨而為惡三者善則人所尚惡則人所惡四者衆人有太宰春臺之美我則守淡泊嬰

兒之行五者衆人有所趣我則無所歸六

者衆人矜有餘我獨若遺忘七者俗人昭昭而明我獨昏昏若暗八者俗人察察立法我獨悶悶寬大九者衆人有所止我獨無所著十者衆人皆有為我獨若不足十

一者衆人耽榮味我獨喰元和此十一者

與俗對持即明俗學可絕而無為可習也

故疏云衆人有愛染我獨忘情欲衆人於諸法分別我獨無是非所以異於人也疏老君戒人守樸全和少私寡欲絕視聽

之耽著杜聲名之奔競令如嬰兒但求食於母爾故云而責求食於母

義曰如嬰兒之行無外所牽但知求食於母而無紛競之累也此聖旨所解今詳其理母者氣也人之稟象因氣而生氣為茂養故謂之母十一門中皆明有為之學無益於身習道之人俱令棄絕行與俗異故云獨異於人俗學既已絕除唯餌氣餐和歸根復命是所行之法爾黃庭經曰人皆食穀與五味我食太和陰陽氣又曰百穀之實土地精五味外美邪魔腥臭亂神明胎氣零那能反老得還嬰何不食氣太和精故能不死入黃寧是也家語云食氣者神明而壽理無疑矣大約理國則在於守靜默除淫苛人君服道而羈居臣下崇德而弘道前則修身之旨此乃理國之規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十八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十九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疏前章明

則能獨異於人此章明從順至道甚真之精真自古下五句辨應用之名結持示棄絕之門此明至道非常恍惚對表接真之所窮衆南之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注孔甚也從順也設問甚有德之人容狀如何言此德人所行唯虛極之道是順也疏孔甚也從順也容狀也欲明行人所以順合至道故云甚有德之人容狀若何言甚有德之人容狀唯虛極之道是順也義曰道無名也唯德是顯之德無本也自道而成之至人能順於道德乃彰矣故云甚有德之人唯能順於道夫帝王君臨天下資順道以居尊統御域中必抱道而立極故尚書堯典舜典皆云曰若稽古者言順考古道也

道之為物惟恍惟惚

注此明孔德所從之道不有不無沖用難名故云恍惚

疏此明虛極妙本為物形狀即孔德所從之道也虛極妙本強名曰道道之為物其運動形狀若何言此妙本不有不無難為名稱欲謂之有則寂然無象欲謂之無則湛似或存無有難名故謂之為恍惚爾義曰恍惚者不無不有非有非無謂之有焉乃隨迎不得謂之無也乃應變多方義曰道者虛無之稱也以虛無而能開通於物故稱曰道無不通也無不由也若處於有則為物滯礙不可常通道既虛無為體無則不為滯礙言萬物皆由之而通亦況道路以為稱也寂然無體也而天覆地載日照月臨冬寒夏暑春生秋殺萬象運動皆由道而然不可謂之無也及乎窮其動用考彼生成豈見其所管為豈知其所運化不可謂之有也乃是無中之有有中

惚兮恍其中有象

注惚無也恍有也恍見曰象自無而降有其中恍見一切物象

疏此明降生本迹也惚無也恍有也恍見曰象妙本無物故謂之惚生化有形故謂之恍斯則自無而降有其中恍見一切物象從本而降迹也

義曰自上而下謂之降妙本之道出乎虛無虛無之體清浮在上欲生化品物運道神功於妙無之中而生妙有妙有融化自上而降於人間恍見物象妙無為本妙有為迹本則澹然常存迹乃資生運用由是言之一切物象皆由道生一切形類皆道之子矣

恍兮惚其中有物

注物者即上道之為物也自有而歸無還復至道故云其中有物

疏物者即上道之為物謂妙本也妙本降生恍見物象修性返德則復歸無物無物即道也

義曰物是妙無之本象為妙有之迹既從

本而降迹則是道生萬法循迹歸本則萬法復宗於道言自妙有却歸妙無無始無終常生常化矣

疏言人修性返德不離妙本自有歸無還實至道故云其中有物言有妙物也此攝迹以歸本也

義曰自道所稟謂之性性之所還謂之情人能攝情斷念返性歸元即為至德之士矣至德之本即妙道也故言修性返德自有歸無情之所還者有也攝情歸本者無也既能斷彼妄情返於正性正性全德德為道階此乃還實至道也實者界念也妙物為道故云攝迹歸本此乃攝有用之迹歸無為之本也

杳兮冥其中有精

注恍惚有無杳冥深昧也虛極降生修性返德攝迹歸本妙物存無杳冥深昧不可量測含孕變化中有至精故云其中有精者也

義曰初則妙本降生自無而顯有次復攝

迹還本自有而歸無明此二句強為終始恐世人迷惑言道不復存執有則必無執無則必有兩邊為碍不悟中道之門故示之曰其中有精甚真甚信則明妙道常在始不終了悟玄言即契中道矣又就生成門解之則恍惚之象者清虛之氣也在上為天恍惚之物者厚濁之氣也居于為地杳冥之精者沖和之氣也此三氣交感而為人焉人者三才之中最靈之智用天法地無所不能亦自妙本分氣而生若失性任情則離本而湮滅若修性返德則得道而超騰其沖和之氣稟於身中修之則存甚真甚信也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注杳冥之精本無假雜物感則應應用不差故云有信

疏至道妙物既本非假雜變化至精故其精甚真生成之功徧被羣有物感必應曾不差違故云其中有信

義曰被及也差與也違失也道之至也微

妙玄通不可以有推不可以無喻去此之外不名為道豈有諸法可假雜乎可謂真矣垂變化之功功無不在彰感應之用用不可窮故為至精至信也尚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一是也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注言道自古及今生成萬物物得道用因用立名生成之用既今古是同應用之名故古今不去

以閱衆甫

注閱度閱也甫本始也言至道應用度閱衆物本始各遂生成之用

疏閱度閱也甫本始也言道德生成之功

本真真精之信始終無極今古不渝

義曰渝變也查真真道化育羣情物有始

終道無今古常為物本而道本無為也

疏故物得道用之名天清地寧之類自古

至今常不去也故注云生成之用既今古

是同應用之

今不去也以此真精之信度閱萬物本始各遂生成之用也

義曰前解云天覆地載日照月臨皆道與之用也天清地寧谷盈物生皆道與之名也此名此用則今古不移至信至精則古今常在不稱功於萬有各被其生成但著用於羣情羣情豈觀其終始為化之主玄哉妙哉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注以此今萬物皆稟道妙用生成故耳

疏又詳質云吾何以知萬物本始皆資稟於道道必度閱之今遂其生成之用而然

哉答云以此以此者以此甚具甚信凡今萬物皆稟妙用生成故知之爾

義曰道之生育萬殊度閱衆類為物之本為化之先天以之清地以之寧萬物以之

生日月以之明其既然矣何以知其然哉

以其甚精甚信今古不移物稟道生道為

物本故也然則甚大之德者天地也至明

之象者日月也用道法天者帝王也帝王

富有天下尊居域中子育萬靈首出庶物

安靜以象地被衣以象天職官以象四時

明賞罰以象秋夏而能體道清淨法道無為撫之以至仁示之以至信使衆生知道為本始各捨末而歸元知道為祖宗慕還淳而復撲洪圖克固玄化克昌矣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疏前章明從順

以曲全首六句示誠金之行是以下

兩句標聖行以明次四句覆解曲全

義曰前既彰明和教以修行之化之功

此則標示金和教以修行之化之功

少能統衆衆自見自是之連除自除

誠全與於爭首

曲則全

注曲已以應務則全

疏曲者委曲從順也言人能委曲從順不

與物逆則可以全身故云曲則全

義曰理身之道先理其心心之理也必在

乎道得道則心理失道則心亂心理則謙

讓心亂則交爭謙讓則曲已而順物交爭

則飾躬而非過曲已順物者不與物逆物

亦順之曲已全人人必全之不與物爭乃

全身之道也尚書曰萬方有過在余一人

余一人有過無以改萬方此帝王曲己責躬之道也

枉則直

注枉己以申人則直

疏枉者受屈於物直者可以正曲也春秋曰正曲曰直言人雖不與物逆物來枉己已能受屈彼必慚懼而自修整則是己之直可以正曲故云枉則直

義曰得道之心不與物逆物來枉己已能受之彼必知慚及自修整者如廉頗藺相如同仕於趙頗位在相如之下因怒曰吾有功於國而居相如之下吾所恥也塗見相如吾必辱之相如知其言常引車以避之其從者怪而問之曰相國不畏強秦而懼廉頗何也相如曰秦所以不敢輕趙者畏吾與廉將軍耳吾若與廉將軍相遇兩虎既鬪勢不俱全趙國之危秦之利也吾所以避者存國耳豈私於身乎頗藺之負荆肉袒而謝焉此乃彼必懼而自修整以己之直能正於曲之效也正曲曰直者春

秋襄公七年冬十月晉卿韓獻子康告老其子魏子無忌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云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人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諸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己心也正曲為直正人曲也三和為仁德正直三者備為人也如是則明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康成使韓起朝獻子遂請老晉侯謂韓無忌仁使為公族大夫焉

注則盈

注執謙德則常盈

疏窪坳下也盈滿也此喻說也夫地之坳下水必流滿人守撝謙德便光大能曲能枉坳下也則全則直滿盈也故云窪則盈義曰地道變盈而流謙者謂丘陵山谷之屬也高者漸下則下者益高是故變其盈者而流布謙者也盈則被變高不可恃也謙則流布下可以守也地坳下水則就之

以致盈滿人謙下德則歸之以致光益矣撝謙者指撝撝讓無非謙謹不違法度動令早柔德乃歸之亦如地坳水聚矣能曲能枉窪者皆謂下其心也則全則直則盈者皆謂益其德也理國之君納汙合垢下士禮賢遠近歸之國乃昌大也

弊則新

注守弊薄則日新

疏弊薄惡之謂也曲枉窪等皆自處弊薄也能處弊薄人必推先故其德行日新矣故云弊則新

義曰薄惡之處弊屈之事人所不取今我取之自處薄惡則為衆人所歎美矣修道之士行人之所不行學人之所不學安人之所不安樂人之所不樂為人之所不為得人之所不得所行所為無非謙靜澹泊故能德光而道成可謂德行日新矣少則得注抱一不離則無失矣多則惑

注有為多門則惑亂也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注聖人抱守淳一故可為天下法式

疏謂少自取也夫少自取者則無失故云
得多自與者必爭故云惑修身既爾修道

亦然當須抱守淳一自全真素若欲廣求

異門則招亂惑故亡乎必因岐路喪生諒

在多少是以聖人抱一不離可為天下法
式矣式法也

義曰廉士可以分財言其自取必少也自

取其少者無貪心無貪心者人不爭人不

爭故得矣自取多者必不平不平則爭起

為人所奪反乃失之故惑矣此舉喻以明

修道也修道之法則有萬殊其致道者在

於守一爾守一不失者理身則得道理國

則無為無為化物物自寧泰故聖人抱一

為天下法矣理身不欲多其事修道不欲

多其門多其事者萬慮營營以害一生生

能無傷乎萬人譽弘以射一鵠鵠能無中

乎多其門者玄教萬途丹經萬卷以一人

之心兼累聖之道形疲於外神亂於內故
去道愈遠矣理國多事者晉政多門故諸
侯不附秦綱頌密故四海心離一國三公
自然難理十羊九牧詎可化人亡羊者歎
於多歧喪生者由其多事理故然矣

不自見故明

注人能不自見其能常曲己以應務則德

全自明矣

疏此覆釋曲則全也言人能不自見其美

常委順於物則其全德日益明白故云以

故明

義曰自見不美必有爭尚之心故不能委

曲順物矣能委曲順物不自見己美者是

以德全而益明也夫德全則形全形全則

氣全氣全則神全神全之人表裏無隔洞

見八極則不自見之明其明廣矣

不自是故彰

注人能不自以為是而枉己申人則其直

自彰矣

疏此覆釋枉則直也言人能為物受枉不

自申說以己為是是必無尤故其直自彰
著也故云故彰

義曰自是其事者必有執著之心故不能

枉己從屈矣能枉己從屈不自執是其事

故直顯而益彰也夫直彰則善彰善彰則

德彰德彰之人則萬物歸之德益光大則

不自是之彰其彰明矣

不自伐故有功

注人能不自伐取則其功歸己

疏此覆釋窪則盈也言人不自伐取富為

謙讓則人不與競其功歸己如地坳下水

必盈焉故云有功

義曰自稱己善曰伐也人好自伐必有貪

競之心則不能坳下守謙矣坳下守謙不

自伐其善者故善著而有功矣有功之人

人荷其惠物受其賜善功所及孰不悅隨

則不自伐之功其功大矣顏回曰願無伐

善尚書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此

之謂也

不自矜故長

注不與物爭誰與爭者

注古有曲全之言豈虛妄哉實能曲者則

跡此引古以結曲金也言自古有此曲金之言豈虛有此言而無實者哉若能曲順不逆者信有全理歸之於已爾故云誠全而歸之誠信也

義曰此所明曲者是柔順屈曲之曲非回邪之曲也聖人抱此曲全之道以垂法於天下天下既理聖人不自見其美不自是其行不自伐其功不自矜其能萬物歸宗於聖德聖人謙順而處之則曲全之德自然歸矣自古及今此言久著行而必効信實非虛但人君抱一攝謙歸根安靜必顯誠全之德臻乎太平矣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十九

无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則所謂於此章明標道息言理
 三句與前此章一句標道息言
 義曰夫言教不繁必昇自然之
 兩為舉國非長久之資希言特漸
 必應之信不足則息應息之資夫
 天為基而不風雨且能常貴夫忘
 言之言漸昇自然之理爾且氣莫
 於天地權衡重於神明極萬象區
 不能久人君恃時怙貴極萬象區
 非久失人君恃時怙貴極萬象區
 海平一九州帝富黔黎卑視吐燕
 宮復道自修日尋常為昏狂著怪
 貴本輕運鐵會不榮朝上無能於
 原春傾運鐵會不榮朝上無能於
 前馬江之敗亦不旋踵至道云爾
 強暴令守無為自然之至道云爾

希言自然

注希言者忘言也不云忘言而云希者明
因言以詮道不可都忘悟道則言忘故云
希爾若能因言悟道不滯於言則合自然
之理矣

疏此明言教不可執滯也希言者忘言也
夫言者在理執滯非悟教之人理必因言
都忘失求悟之漸則明因言以詮理不可

都忘悟理則言忘故云希爾若能因彼言教悟證精微不滯筌蹄則合於自然矣故曰希言自然

義曰教必因言言以明理執言滯教未曰通達在乎忘言以祛其執既得理矣不滯於言是了筌蹄之用也筌蹄者莊子曰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筌者以竹為之取魚之器也蹄者以繩為之取兔之器也魚兔既得則筌蹄可忘若執筌蹄乃非魚兔矣若執於言又非教意矣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注風雨飄驟則暴卒而害物言教執滯則失道而生迷

疏飄風狂疾之風也驟雨暴急之雨也夫風者所以散物雨者所以潤物若狂疾暴急則害物而不久

義曰此風雨者喻也夫狂疾之風暴急之雨理身理國於教為喻其別有三何者風

之散物雨之潤物若其狂疾暴急反害於物也氣者所以生身也心之所以總神也若其狂疾暴急反以害於身矣政之所以理民也令之所以齊民也若政嚴而狂疾令峻而暴急則民散而國危矣言之所以明理理之所以宣教也若執滯局守則於教不行於道不通矣

疏以況言教所以詮理者若執言滯教則無由了悟必失道而生迷故風雨不可飄驟言教不可執滯欲明忘言即合自然故舉飄風驟雨之喻

義曰夫執滯於言教則致不通失至道之宗迷言教之說能明筌蹄之用則無封執之迷亦無飄驟之害而彰散潤之德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注天地至大欲為暴卒則傷於物尚不能久以況於人執言滯教則失於道欲求了悟其可得乎

疏孰誰也設問云誰為此飄風驟雨者答云天地天地至大欲為狂暴尚不能久況

於凡人執滯言教而為卒暴不能虛忘漸致造極欲求了悟其可得乎

義曰老子欲明飄風暴雨不久之義以喻理國修身之人恐人未曉此意託以發問因自答之以彰其理言天地有形之大也為狂暴之事尚不能終日人君統臨邦國之大也而為狂暴必傷於民修道之士而為狂暴必傷其行皆不可矣凡人乃欲恣性縱心狂猛躁急以為政執言滯教以修道了無通變但局一隅而能致國泰身安可得乎必不得矣

故從事於道者

注故從事於道之人當不執滯言教

疏從順也虛極至道沖用無方在物則通未嘗凝滯故凡人欲體斯妙而順事者不

當有所執滯爾故云從事於道者

義曰大道圓通物感則應由謙和柔順可以致之君剛狠躁戾之人如飄風暴雨之行即失道矣所以人君執道以理民也事來而循之物動而因之萬物之性無不順

也大行之大得福小行之小得福深淺之應由人感通爾如下文焉

道者同於道

注體道者悟道忘言則同於道

疏順事於道之人故謂之道者謂能順事

於道則不凝滯了悟言教一無封執可與

道同故云同於道爾

義曰道者虛無平易清靜柔弱淳樸素樸

此六者道之形體也虛無者道之舍也平

易者道之素也清靜者道之鑒也柔弱者

道之用也淳樸素樸者道之幹也行此六

者謂之道人行與道同故曰能順事而不

滯悟言教而同道也

德者同於德

注德者道用之名人能體道忘功則其所

施為同於道用

疏德者道用之名也謂其功用被物物有

所得故謂之德爾謂體悟之人順事於道

豈惟自能了出抑亦功濟蒼生蒼生被其

德德者忘其功凡所施為同於道用故云

德者同於德

義曰德為道用故次於道所謂大行之大

得福者指上同道之行也次行於代則恩

及生靈功濟邦國上未階於至道下復越

於仁義物得遂性各得所得故謂之德有

德及物降於道手蒼蒼者廣遠之色衆同之

貌莊子曰天之蒼蒼其正色邪遠而視之

則有色衆近而觀之與庶物同言庶物資

道而生有情無情有識無識動植飛走皆

曰蒼生矣

失者同於失

注執言滯教無由了悟不悟則迷道故曰

同於失

疏失者謂執滯言教而失道也夫言教者

道理之筌蹄也筌蹄者乃取魚兔也今滯

守筌蹄則失魚兔矣執滯言教則失妙理

失失理則無由得道自同於失也故云失

者同於失

義曰取魚之器曰筌以竹為之取兔之器

曰蹄以繩為之取魚則器包其身故謂之

筌言其可生金而致之也取兔則繩束其

足故謂之蹄言可獲足而致之也愚人不知

知筌蹄可取魚兔執筌蹄以為魚兔失之

遠矣言者所以宜理教者所以告人道不

可無言而悟因言以宣之法不可不告而

悟故立教以告之愚人不知言教所以悟

道執言教以為道亦失之遠矣夫至虛至

靜方能集道滯言束教何以昇具至虛以

忘言至靜以忘教不可執矣經云執者失

之是也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

於失者失亦得之

注方諸挹水陽燧引火類族群物斷焉可

知矣

疏此明氣同則應也故虎嘯風起鶴鳴子

和性殊則肝膽楚越道合則夷夏同人以

類相從物無違者故同道則道應同失則

失矣

義曰夫習靜則道降積功則德充氣之相

從其來尚矣故彈宮則官應彈角則角應

者聲相感也枯桑動而天風着雨降而礎潤氣相感也龍吟雲起虎嘯風生有情感於無情也銅山崩而鍾應類相感也葭灰缺而暈虧事相感也鶴鳴子和性相感也積善餘福積惡餘殃行相感也同舟共濟胡越不患於異心勢相感也流濕就燥無情感於無情也西昇經曰行善善氣至行惡惡氣至同於失者固當失之矣肝膽楚越者性分異也夷夏同人者所志同也君子千里同風小人隔陌異俗此之謂乎疏猶方諸掇月而水流陽燧照日而火就爾故云同於道者道亦得之義曰東海方諸之間有巨蚌焉長尺有二寸者因名方諸取其殼以柔帛拭之良久以月照之以器承之則得水焉陽燧者範金為器其形若杯或類鏡焉以玄鑑索之以日照之以艾承之則得火焉此二者因日月之光以氣類相感而能生水火古者祭法尚潔必以方諸之水陽燧之火薦於神明焉物之無情猶資感應況人之最靈

道之通變而豈不能感致乎言可致也信不足有不信注執言滯教不能了悟是於信不足也自同於失失亦樂來是有不信也疏言人之所以不能體了證理忘言謂於信悟不促而生感滯既生感滯則執言求悟執言求悟則却生迷倒是有不信應之故云有不信也義曰道既無形無狀在精感而致之但云精感則人無由可悟故廣叙應感之事以勸於人欲使世人知物有感通事有因應然後能推誠於道爾能推心篤信靜默恬愉道豈不應哉所以不應者由世人不能靜默其心恬愉其志知者則執言局教疑者則若存若亡信既不足了無感應是有不信也其有初則銳精於習道中乃懈惰於修行一念退心前功并棄不能專精勤久而謂大道我欺若知道能行之勤久玄鑒非遠寧無應乎人君法道化人以信御下推誠待物布德如春上有推誠之君

下無不信之士

改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疏前章明理則同於失者此章明自見自是於改則物或惡之者二句舉喻示難求改或勸令有過之人不得其於道下將上文以不信不足於道有不信之疑自復改而求行改而求久自是見自改自於去道逾遠如餘食費行盡可致玄同之道乎故有過之人不處以斯為成焉之士

改者不立踣者不行

注改舉踵而望也踣以踣挾物也以喻自見求明明終不得何異夫改求久立踣求行履乎

疏改舉踵而望也踣以踣挾物也此舉喻也夫延頸舉踵欲求遠望翹踣則危故不可立以踣挾物物必為礙挾物為礙必不可行亦如衆生自見自是等也故改則不立踣則不行自見則不明自是則不彰斷可知矣

義曰以足指躡地謂之踣暫有延望或可為之而希久立斯為難矣延頸舉踵者陳后長門賦望幸之辭也踣挾於物而求久

行亦不可得也。喻人不能推心信真懷疑。於道暫興一念便望有成。無冥心潛寂之功。無隨體點聽之漸。而欲振衣汗漫。接軫崆峒。亦如跋立跨行。欲希長久爾。

自見者不明

注：露才揚己動而見尤故不明。

疏：夫自見之人。失之殷鑒。露才揚己。欲以自明。殊不知動則見尤。物無與者。已之事業。終於昧然。故云自見者不明。

義曰：聖人之明也。精神四達。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猶泛然若無。不以為有也。凡人以己之見。蔽人之光。露其微才。揚其片善。以此為明。其可得乎？

自是者不彰

注：是已非人。直為怨府。故不彰。

疏：言人不能曲全而自為是。且欲大誇諸已。而以出眾為心。求彰名迹。以自光大。直為怨府。人所不堪。眾毀日聞。故難彰者。故云自是者不彰。

義曰：聖人之行也。內修其本。外抑其末。屬

其精神。偃其知見。漠然無為。而無不為。猶怕然若虛。不以為是也。凡人以己之行。蔽人之善。銳於出眾。務於矜誇。以此為是其可彰乎？

自伐者無功

注：專固伐取。物所不與。故無功也。

疏：夫謙者。德之柄。讓者。禮之文。苟失斯道。無從而行。况自專固伐取。以求其功。不讓則爭。功斯溢矣。故云自伐者無功。

義曰：聖人之業也。操天為蓋。無不覆也。以地為車。無不載也。四時為馬。無不使也。陰陽為御。無不備也。而猶因自然之用。不以為功也。凡人以己之美。掩人之能。內懷專伐。外無謙讓。以此為功。其可全乎？春秋襄公二十九年。齊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傳曰：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及於難也。

春秋：趙盾子與鄭戰。為鄭人所擊。踣於車中。失其蜂旗。公孫龍率徒五百人助之。宵攻鄭師。取蜂旗。鄭師大敗。既戰。簡子曰：吾伏殺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衛太子

蒯瞶為右。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御者卻良曰：我兩軹。陣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此言簡子不讓。故其下皆自伐其功。故不克和矣。此乃自伐者之無功也。

自矜者不長

注：矜街行能。人所鄙薄。故不長矣。

疏：威德若愚。昔賢通議。矜街名器。醜行則多人所鄙。薄坐招嗤。謂自矜雖欲求益。胥怨物不推長。故云自矜者不長。

義曰：聖人之德也。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不。謀而當。不慮而得。其為樂也。不訢訢其為憂也。不悅悅是以高而不危。安而不傾。而猶超然不居。不以為大也。凡人以己之短。易人之長。緣醜飾非。銜耀名器。以此為長。其可久乎？威德若愚者。史記云：君子威德容貌若愚是也。論語云：回也終日如愚。斯之謂矣。胥相也。

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

疏：餘食者。殘餘之食也。贅行者。疣贅之行。

也殘餘食之癯死贅身之病以此自見自是等行其於道而論之如殘餘死贅人所共惡也

義曰自見自是自伐自矜四者之弊妨於修道比之於物如殘餘之食取之於身如死贅之病死者結病也贅者餘肉病也亦如餘食為衆所惡也

疏謂為贅行者自見自是等為德行之死贅故三贅行春秋曰人將不食吾餘莊子曰附贅懸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

義曰累仁為德景迹為行自見自是非累積之仁自伐自矜非景善之行其以此於德行愈於死贅之病乎不食吾餘者春秋莊公六年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饗之祁侯之三甥雖甥甥甥甥甥請殺楚子祁侯不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若噬臍其及圖之手圖之此為時矣祁侯曰人將不食吾餘言自害其甥必為人所賤也對曰若不從三臣之言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

弗從伐申還遂伐鄧十六年復伐鄧滅之即莊公十六年也附贅懸疣者莊子外篇曰附贅懸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言物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駢贅皆出於形性非假物也於衆為多故曰侈也侈多也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注自見等行於道而論是曰殘餘之食死贅之行凡物尚或惡之故有道之人不處斯事矣

疏此自見自是等既如餘食贅行凡物尚或惡之而不為故有道之君子不處身於此事

義曰累仁為德習善為行有道之士修行累德及其證果了出乃復忘之以合乎大通而歸乎無有況四者之弊如附贅餘食豈肯安而處之哉此四者理身處之則體德傷性理國用之則拒諫矜已亂政害民亡之本也豈餘食死贅毫芒之醜而可比方哉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

十一

十二

八也而道之生化無所不生矣字林云茂
其於物故謂之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

注吾見有物生成隱無名氏故以通生表
其德字之曰道以包含目其體強名之曰
八也

疏字者表其德名者定其體老君云妙本
生化應用莫窮寂寥虛靜不可定其形狀
先天地生難以言其族氏故云吾不知其
名但見其大通萬物欲表其通生之德故
字之曰道

我曰夫名物者以其體字物者以其德物
生而名立事之常也未有無名之物矣唯
大道之用居乎物先物象未彰乾坤未開
而道在其先也運道之用施道之功而後
有天地萬物也以此功深用廣無形無狀
不可以氏族求不可以名字得老君取其
通生萬物之美字之曰道道者通生之謂
也道之為通也無所不通西昇經云夫道
也者包裹天地秋毫之細道亦居之莊子

云道在稱擇道在衆物無不在也故有形
有生者道皆居之失道則死矣

跡見其包含無外將欲定其至無之體故
強名曰大凡物先名而後字者以其字小
而成大以道先字而後名是以從本而降
迹焉

義曰夫物有體則能包含於物故大能容
小外能藏內者物之常也今道無體而能
包含萬物者以其無體之體體大無邊也
以其體大因體立名故名曰大大者無不
包也無不容也有形無形皆在道體之內
矣凡物先名而後字者禮男子生三日以
桑弧一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以示男子
有事於四方也既三月妻以子見其夫入
門升自阼階妻抱子出自阼階父執之右
手孩而名之撫其首焉二十而冠謂之成人
冠適子於阼階以著代也醮於客位有
成人之道也三加其冠始以縑布次以皮
弁次以爵弁言益尊之冠而字之敬其名
也女子十五而笄笄而字之故冠禮者禮

之始也嘉事之重也此則先名而後字取
其自小而成大也人倫之道始則有終故
自小而成大自大而復終也春秋桓公六
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公問名於申繻大夫
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
名生為信唐叔虞魯公子友是也以德命
為義文王昌武王發是也以類命為象若
孔子像尼丘山是也取於物為假如伯魚
生有人饋魚因名曰鯉是也取於父為類
若子同生與父同日生是也不以國以國
則廢名不以官以官則廢職不以山川以
山川則廢主不以畜牲以畜牲則廢祀不
以器弊以器弊則廢禮不以隱疾故名終
特諱之故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功廢
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山誤改二是以大物
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
曰同氏族者春秋隱公八年冬公子無駭
卒公子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對
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以土而命
之氏諸侯以其王父字或以謚因為族

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謂取舊官舊邑為族也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無駭即公子展之孫也夫道也先字而後名言道無所始亦無所終不用降述故字曰道妙體廣遠故名曰大無始無終也而此名此字其強立焉大道之妙名言路絕也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

注妙用無方強名不得故自大而求之則逝而往矣自往而求之遠不及矣若能了悟則返在於身心而證之也

○
蹶夫滯於一方者非天下之至通也故天職生覆而不能形載地職形載而不能生覆唯妙本之用用無定方雖強名曰大而復不繼於大

義曰天下之至通者道也滯於一方者天地也夫天地日月春夏秋冬皆天之所運也天運氣廣大為生物周普焉能覆而不能載能清而不能濁能上而不能下也地布氣周徧焉載物廣厚焉能載而不能覆能濁而不能清能下而不能上日主晝而

不能於夜月主夜而不能於晝春藏於生而無長養收藏之功夏藏於長而無收藏發生之力秋主於成而無生長閉藏之用冬主於藏而無生長肅殺之勅風藏於散而不能於潤而主於潤而不能於散者此局於一方者衆矣唯大道能覆載照臨能生成長育能寒暑散潤能陰能陽能泰能剛能令能古能圓能方能清能濁能短能長無不可也無不能也故用無定方雖名曰大而不拘於大此可謂天下之至通乎

○
疏自大而求之則逝而往矣自往而求之則遠不及矣自遠而求之則復返在人之身心矣故云遠曰返莊子曰大道於大不終於細不遺

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仁其孰能定之此言天地形之大者也秋毫形之小者也物之至大道復大之其大無極故不終也物之至細道之在焉故不遺也道無不在何足以測之哉

匪一方之可拘豈四者能詰矣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注因其所大而明之得一者天地王天大能覆地大能載王大能法地則天行道故云亦大

○
疏因強名曰大所以次大者故天能顯玄在上垂覆萬物地能凝靜於下厚載萬物王能清靜無為而化萬姓此三大也者吾道一以貫之

義曰天之清也積氣於上體乎純陽運動不息剛健而文明故次於道也地之濁也積形於下體乎純陰寂然不動柔順而安貞故次於天王之正也總二氣之柄居萬靈之首順陰陽之序法天地之宜仰觀俯察順考古道清以則天靜以應地故清靜

其化無為其心而齊於三大也此三大皆局於一方之德無圓通沖用之能故我妙道通貫三大而為之主矣一以貫之者論語仲尼謂曾參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顛頂也玄遠也

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

注王者人靈之主萬物繫其興亡將欲申其警戒故云而王居其一欲以警王令有所法謂下文也

疏域者限域也今云域中之大道不只在域中若云約所見而言則天地自為限域亦不在域中矣夫遺語以存玄理亦不必曲生異義申文以防疑難衆說皆未盡通義曰夫限域之域理自多途大約有四其一生化之域二氣之內陰陽所陶之所也其二妙有之域在二氣之外妙無之間也其三妙無之域居妙有之外網緼始凝將化於有也其四妙無之外謂之道域非有非無不窮不極也此域中者言道之所化自無生有分別二氣而天地生焉天地之

中而萬兆形列而君王統焉亦如道大而有天地有天地後有王也則四大之名遞相統攝自無入有自有歸無終始包含也況下文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此既遞相法象則四大互相統攝矣

疏今明域者名也名為體域物無名外之體故曰域中若舉道名則道在其中矣舉天名則天無遺體矣故云域中即有名之中有此四大云而王居一者王為人靈之首有道即萬物被其德無道則天地蒙其害故特標而王居其一欲令法道自然義曰聖旨以名為體域者則包統衆義復為妙焉此亦以道為名體外包天地天地之中以王為首其義同也夫王者有道則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甘露降醴泉出河不滿溢海不揚波景星見卿雲生神龍遊於沼麟鳳來其庭四氣調和而為玉燭萬物遂性而洽太平也人君無道則天返時為災地返物為妖人返德為亂沴氣咎徵時見於上物妖形恠或出於下星亡日

開冬雷夏霜天裂石實川竭山崩事興於人而氣感於天是天地蒙其害也王之為大繫天地之安危豈可不抱自然而法天任無為而體道耶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注人謂王也為王者先當法地安靜既爾又當法天運用生成既生成已又當法道清靜無為今物自化人君能爾者即合道法自然之性也

疏人謂王者也所以謂人者謂人能法天地生成法道清靜則天下歸往是以為王若不然則物無所歸往故稱人以戒爾為王者當法地安靜因其安靜又當法天生化功被物矣又當法道清靜無為忘功於物令物自化人君能爾則合道法自然義曰道職生成天職包覆地職厚載而乾坤之象著品物之形列王居其間行道之化順天之時法地之宜民則安靜而自理生化而有常清靜而無擾合大道自然之理也

疏言道之為法自然非復做法自然也若如惑者之難以道法做於自然則是域中有五大非四大也又引西昇經云虛無生自然自然生道則以道為虛無之孫自然之子妄生先後之義以定事早之目塞源拔本倒置何深

義曰疑惑之人不達經理乃謂大道做法自然若有自然居於道之上則是域中兼自然有五大也又以道為自然之子無為之孫皆為妄見故具下文以解之塞源拔本者春秋昭公九年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以周甘人與晉閭嘉爭閭田故也周景王使大夫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肅慎燕毫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藩屏周亦其廢墜是為豈如弁髦因而以敬之先王居持抗于四裔以禦魑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之以來使偏我諸姬入

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水木之有本源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見被本塞源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

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霸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恭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蔑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予且致閭田與祿反穎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也

疏且嘗試論之曰虛無者妙本之體體非有物故云虛無自然者妙本之性性非造作故曰自然道者妙本之功用所謂強名無非通生故謂之道約體用名即謂之虛無自然道爾所以即一妙本復何相做法乎則知惑者之難不詣乎玄鍵矣義曰鍵關鍵也此明大道以虛無為體自然為性道為妙用散而言之即一為三合

而言之混三為一通謂之虛無自然大道歸一體耳非是相生相法之理互有先後優劣之殊也非自然無以明道之性非虛無無以明道之體非通生無以明道之用熟詳茲妙可謂詣於深玄之關鍵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一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二

羊十二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法道自崇此章明重靜為君以成身
經天下首兩句標宗以示義次兩句
舉喻以明又四句傷人君之失道
末兩句述輕躁以為戒也○義曰前
以人君為理體道法天今示重靜之
文戒輕躁將明重靜之益深喻以
至人修遠聖主垂拱必重而為先安
靜為本以重靜為國則俗和而化行
以重靜保身則道通而神泰若其輕
躁心輕躁而神無所保神散則身逝
國為深戒矣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

注重者制輕故重為根靜者持躁故靜為
君爾

疏根本也草木根蒂重花葉輕花葉稟根
蒂而生則根蒂為花葉之本故曰重為輕

羊十二

根夫重則靜輕則躁既重為輕者根則靜
為躁者君矣是知重有制輕之功靜有持
躁之力故權重則屬鼻之續斯舉心靜則
衆願之求自息

義曰重者安靜而合道躁者輕浮而喪真

舉喻則花葉為輕根蒂為重花葉輕則易

敗根蒂重則難傷此比於行也若夫重靜

於國則民安重靜於身則神泰故政將亂

也積德以鎮之心將躁也積和以制之可

謂得制輕持躁之術無衆願貪婪之謂所

以周勃以嚴重而蒙顧託郭莊以弁急而

委夷墟惟君惟臣此乃明戒衆願者易順

卦初九之辭也言人之開發言語咀嚙飲

食皆當動順君子觀此願象故謹慎言語

裁節飲食也先儒曰禍從口出患從口入

宜慎於願也初九衆願言陽處於下而為
動始不能使物賴已而養在自動以求養
是躁求損已是以凶也願養也願者口之
樞機故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得不戒哉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注輜車也重者所載之物也輕躁者背重

靜亦由行者之守輜重夫輜重則遭凍餒

好輕躁則生禍亂
疏君子者謂人主也言其德可以君人子
物故云君子輜屏車也重者所載之物也

此舉喻也言人君常守重靜猶如行者之

不離輜重行者若失輜重則無所取給必

遭凍餒人君若好輕躁則臣下離散必生

禍亂故云終日行不離輜重也

義曰人君之重靜也則事省而理求寡而

膽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而不為而

成懷自然抱真樸而天下泰矣人身之重

靜也則和氣積心慮平視聽不惑於外情

欲不櫻於內而壽命延矣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注人君守重靜故雖有榮觀當須燕安而
處超然不顧
疏夫人君好重靜則百姓不煩勞若高臺
深池撞鐘舞女以為榮觀則人力凋盡亂
亡斯作故戒云雖有榮觀當須燕爾安居
超然遠離而不顧也
義曰榮觀華盛也若人君飾榮觀於耳目
竭人力於淫奢麗色治容以蕩其志則國
亡身辱不俟旋踵乎有崇臺榮觀之盛當
忽之而不顧勿以蕩心也燕安也超遠也

雖有榮觀其可樂之乎高臺深池者春秋昭公二十年冬十月齊景公奔遂莊而不得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齊欽二大夫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蓋誅於祝固史臣以辭實公悅告晏子晏子曰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祝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王也五君文襄公曰據與欽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社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僻違縱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艾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

虐淫縱肆行非度無所避忌不思謗訕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懷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言大數莫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福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於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慢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蛟守之數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析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福介之闢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市當無藝微飲無度宮室日更淫樂弗違內寵之妻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若病夫婦皆詛咒若有益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充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遠德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悅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飲已責十二月景公敗于沛此言晏子言之所利而景公從諫修德而疾速愈速能收獲也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注奈何者傷歎之詞也天下者大寶之位也言人君奈何以身從欲輕用其身令亡其位乎

疏天子提封百萬出賦六十四萬出戎馬百萬足兵車萬乘天子是為萬乘之主奈何者傷歎之詞也天下者大寶之位也夫萬乘之主四海必同當令子孫千億本枝百代善建則無為僵化善抱則有載歸仁奈何承此重器耽樂是從以身克欲淪胥以敗是以一身之欲而輕大寶之位甚可傷歎故曰奈何

義曰天子父天而母地告類上帝承統昊天謂之天子亦云法天行道子育萬人謂之天子提封者疆土四方之內也萬井者井田也方里為井百萬井則辟十萬里出戎馬百萬足兵車萬乘與賦之多富有四海故云萬乘之主也齊大司馬田獵其為兵法有車乘之賦其法起於步人舉一足曰跬跬三尺也兩足曰步步六尺也百步為畝即其地廣六尺長百步六百尺為一

畝畝者母也既長百步可植苗稼有母養之功曰畝也百畝為夫夫者農夫也王制云上農夫食田百畝也三夫為屋並而言之則長百步廣三百步謂之屋者言人一家有夫婦兒三百具則為家為屋也三屋為井一屋長百步廣一里則三屋之地方一里也名井者因夫間有遂水縱橫相通為井字何者畝廣六尺長百步用耜耕之耜廣五寸兩耜為耦耦廣一尺長沮桀溺耦而耕是也畝廣六尺以一尺耦耕僅為畝以通水流畝然因名畝也而夫田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為遂凡夫為井井間廣深四尺謂之為溝取其遂相通如井字故謂之井田十井為通並之其地長一里廣十里合三十里相通共出士一人徒二十人十通為城者地方十里謂之為城言兵賦一乘成也城出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千乘之國則其地千城出士一萬人徒二萬人也萬乘之國地方萬城出兵車萬乘士十萬人徒二十萬人此司馬

法所出也王制云一城之地九萬頃出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萬乘之地甲士三萬步卒七十二萬人王制與司馬法不同故兩存之大寶之位者易繫云聖人之大寶曰位言大寶可愛者天下之位也位是有用之地實是有用之物以居盛大之位能廣用無疆故稱大寶何以守位曰仁言人居此大寶之位當須保守之以仁愛為心道德為體重靜為用儉約為基令四海同文萬方迷職天枝帝業傳於子孫善崇建於根蒂善抱守其淳樸使天下慕其仁而歸之不可以耽樂畋遊荒禽惑色飲天下之力以養其身率天下之怨以充其欲使運窮祚滅眾叛親離以天下之大而一身輕失之如夏癸殷辛周赧漢獻以萬乘之尊死匹夫之手故傷歎之曰奈何也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注君輕易則人離散故失臣臣躁求則主不齒故失君

疏夫君多輕易則必煩擾煩擾則人散誰與為臣故云輕則失臣此戒人君也

義曰人君懷輕易之行不重靜其心或畋獵為荒或巡遊不息或朝夕改或變法易常事多則政煩政煩則人困人困則兵戈四起戶口流亡人散民流失臣之謂也則如夏后洛汭之敗十旬不返隋煬遼東之役百萬淪亡蓋此謂也

疏為人臣者當量能受爵無速官諂若矯跡干祿飾詐祈榮躁求若斯禍敗尋至坐招竄殛焉得事君故云躁則失君此申誠人臣也

義曰諂詐也干求也詐誑也竄逃也殛殺也申重也人臣貪榮躁進亂侮國常大則有誅殛之凶小則有竄逐之戾非天作孽自失其君況習道之人懷輕躁之行則恬和虛寂之旨安所容其窺伺哉申者重戒之也竄三苗殛鯀之例是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二

道德真經廣義卷之二十三

卷二十三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善行無轍跡章第二十七

重韻章明

以誠身輕天下此章明言行無轍跡
今常善教人守重韻理固在無為
行言貴乎忘遠首標五善之訓雖知
善教之慈善人下暢衆忘之訓雖知
下結妙要之旨爾○義曰前聖輕
之戒乃居臣守位之規此標五善之
文明修造參真之行至於技人教物
表無棄之慈為師為資暢相須之旨
教人速爾

善行無轍跡

注於諸法中體了真性行無行相故云善

行如此則心與道冥故無轍跡可尋求也

疏此明法性清淨也行謂修行也法性清

淨是曰重玄雖藉勤行必須無著次來次

滅行無行相心與道合故云善行如此則

空有一齊心境俱淨欲求轍跡不亦難乎

故云善行無轍跡

義曰法性清淨本合於道道分元氣而生

於人靈府智性元本清淨既生之後有諸

染欲漬亂其真故去道日遠矣善修行之

人聞其六欲息其五情除諸見法滅諸有

相內虛靈臺而索其真性復歸元本則清
淨矣雖約教法三乘之行修復其性於法
不住行相之中亦不滯著次來者終次修
者滅滅空離有等一清淨故無心跡可得
而見於內曰心心既寂矣於外曰境境亦
忘之所以心寂境忘兩途不滯既於心而
悟非假遠求無車轍之跡出於四外矣帝
王以清淨之道以化於人混然大同萬國
風靡固不煩車轍馬跡布於天下此謂理
身與國皆得善行之妙也

善言無瑕謫

注能了言教不為滯執遺象求意理謬言

忘故於言教之中無瑕疵謫過也

疏此明善行之人不滯言教也瑕病也謫

責也言謂言教也夫善行無跡則能了言

教不為執滯於言忘言是善言也能如此

遺象存意理照言忘於彼言教一無病責

故云善言無瑕謫

義曰疵病也聖人知代人不可無言以訓

故立言以明教因教以訓人衆人則執教

而滯言故有瑕疵之病謫責之過不通於
理不達於道言愈多而道愈遠矣善修行
之人因言而悟教因教而達理尋理而界
道界道而忘言故無瑕疵之病謫責之過
也易略例云言生於象故可尋言以觀象

象生於意故可尋象以觀意意以象盡象
以言著故得意而忘象得象而忘言存言
者非得象也存象者非得意也象生於意
而存象焉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於象
而存言焉所存者乃非其言也象言似也

以所詮義理非言說所及非心智所思不
異忘言絕慮之真體故云象似也喻如臨
鏡照影影非骨肉之身若執影為身即失
真影若不因影無以識其真身鏡喻言也
影喻象也身喻意也言得意者但真契真

心矣於法有三謂言象意也言喻能詮意
喻所詮象通所能是則遺象而存意得理
而忘言達於此者則無瑕疵謫責之事矣
善計不用等算

注能了諸法本無二門一以貫之不生他

見故無勞籌算自能照了計無計相非善而何

疏此明言教無滯則不計異門也夫執言執行辨是與非適令巧曆亦不能計若能了諸法皆方便門究竟清淨不生他見則無勞籌算算數自能深入一乘善計若斯何勞籌算故云善計不用籌算

義曰籌計策皆算也算長尺有握握者算之本手執處也握外長尺矣投壺射皆用算以記勝負故射禮云多算飲少算是也

投壺禮曰左右告矢具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焉卒投司射執算請數二算為純一算為奇遂以奇算告曰其賢於某或多或鈞勝者飲不勝者是知凡籌量計數皆用算以定之故國有算學始自黃帝之臣隸首始以數演算數者生於道也春秋曰道生而有氣氣生而後有滋滋生而後有象象生而後有數由是而算興焉夫明天地之度察品物之數考陰陽之變窮律曆之元皆以算而後能定其少多也故數之大約

有數有度有量有衡數起於一至十至百百至千千至萬萬至億億至兆兆至京京至垓垓至棟棟至壤壤至溝溝至間間至正正至載下數言十即變中言萬即變上數言萬萬而變也度之所起起於忽十忽為絲十絲為釐十釐為毫十毫為分十分為寸寸為尺十尺為丈丈三尺為跬六尺為步七尺為仞八尺為尋倍尋為常三百步為里二千九百三十二里為度矣量之所起起於圭六粟為圭十圭為抄十抄為撮十撮為勺十勺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石四分為豆四豆為甌四甌為釜四釜為鍾十六斗為度六斗四分為斛十六斗亦為數十六斛為秉聘禮又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數十數曰東鄭玄又云斗二升曰斛矣衡之所起起於黍十黍為釐十釐為銖二十四銖為兩六銖為分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碩二十兩為鎰是矣此四等之數蓋人間等算之法大則品量天地考校陰陽造化不能藏

其機鬼神不能逃其數矣若修道之士不計異門守一而已何用計術乎夫一者道也至貴無偶一而不二萬化之首靡不由之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恍惚之象杳冥之精皆謂一也聖人抱一以法天下至人得一以昇雲天故一者能存能亡能晦能光能圓能方能柔能剛渴者思一一與之漿飢者思一一與之糧守一以成道固不用籌算而為善計也

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

注兼忘言行不入異門心無逐境之迷境無起心之累雖無關鍵其可開乎疏此明不計異門則欲心自閉也橫曰關堅曰鍵夫善行善言不耽不滯心照清淨境塵不起故云善閉雖無關鍵其可開乎故云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義曰夫關鍵之設所以限內外也易繫云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謂關鍵隔限時其啓閉若善閉於國則均一玄化遐邇大同外無干戈邊無烽燧不設關墜而人無交侵

天下有道守在四夷是也不善閉於國者則四郊多壘墜境與師雖有山川之險關防之固守之非德靈生牆廡敵起舟中雖有關防莫能制也豈可謂之善閉乎善修行之人守真抱一無欲無營知萬法之門是階修之漸不滯於法不執於言不計異門不求博瞻閉三關而自靜祛衆念而自安聲色不能惑其心軒冕不能放其志此之善閉其可開乎

○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注體了真性本以虛忘若能虛忘則心與道合雖無繩索約束其可解而散乎

疏此明善閉之人心與道合也結繫也繩

索也約束也解散也夫坐忘遺照深契道

源於諸法中盡能不滯繫心於此故云善

結夫用繩約者繩散則為約解以道結者

心靜則道冥適使萬緣盡與終能一無所

染雖無繩索約束豈可解而散乎故云善

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義曰繩約之結可解可散世之常法也結

人之心或離或合世之常交也理國之善結者其德如天物無不覆其仁如地物無不載其明如日物無不照其利如水物無不潤則六合之心億兆之衆可結而不可散也不善結者臨之以威峻之以令檢之以法脇之以兵人或畏之暫結而散矣其散也雖誘之以賞啗之以利榮之以爵貴之以位已散之心不可復結矣理身之惑者務以博聞旁求術數學日益而心日散法愈多而神愈勞欲以澹泊結其心不可得也善修行之人萬慮都忘一念不二靜契於道與真合同萬緣不能侵諸見不能誘此之善結其可解乎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

疏是以者引下以明上也言聖人心雖冥

寂教則流通故常用五善以救人今必釋

然而達解大慈平等無所偏隔凡是於人

盡皆善誘故云常善救人而無棄人

義曰聖人者謂用道之聖人也聖人常以

善道廣誘於人人聞法音皆能悟解隨其

深淺必獲利焉開悟之門數以甚衆或因言得悟或因教得悟或聞經得悟或親相得悟開悟之由不一誘勸之法亦多大慈悲心等無憎愛一一接引令入法門既入法門捨惡為善人皆為善則無棄人矣夫棄人者謂其為不善之行與害物之心物被其害與之為敵惡積於明顯者人得而誅之惡積於幽暗者鬼得而誅之為人鬼所誅者是為人鬼所棄矣今若皆修善行無惡無尤悉變善人何棄之有五善者謂善言善行善計善閉善結等行也論語云孔子善誘於人誘者導引之也

○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注是以聖人常用此五善之教以教之故

無棄者也

疏物者通有識無識也救人善教故不棄

人救物善心亦無棄物令動植咸遂無有

天傷者也故云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義曰用道聖人以前五善之教教人為善

人皆化善故無棄人又以無事無為不勞

於物物皆遂性無害無傷信及豚魚澤周草木人皆化善不害於物此明聖人救物也物無所害各遂其常此明故無棄物是謂襲明

注密用曰襲五善之行在於忘遺忘遺則無跡矣故云密用密用則了悟矣故謂之明爾

疏襲密用也明了悟也善行救人在於忘遺若滯教矜有轍跡必存故雖常善救人終使慧心無滯如此密用則能了悟故云是謂襲明

義曰聖旨以密用善功了悟無滯不存於跡謂之襲明又解襲者承續也言人靈府之性本來明淨為塵所翳迷惑天真今以五善之行內洗其心真性復明慧照如本然富常行善救無起妄塵承襲慧明無使昏翳不矜於跡不滯於常可謂襲明也故善人不善人之師

注師法也夫善人者離諸愛染則心清淨於法無滯則教圓通取喻於水物來斯鑒

所鑒者照形而有象能鑒者見象而無心善人正慧若斯故可為不善人師法

疏曰夫不為諸惡守法循常無侵於人無傷於物者善人也人之為善者天地愛之神明護之不習道而行合於道不明法而

心契於法不傷於物物亦不傷之不害於人人亦不害之如此則動靜運為常履貞吉惡人慕其貞吉亦當化而為善是可為不善人之師也春秋云鄭人以鄉校論其

執政然明以其謗議國政欲毀之子產曰若朝夕游之聞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

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若遽止之由防川也夫決傷人必多不克救矣不如小決使導然明悅之孔子曰

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書曰能自得師者聖人也夫師者有法可範之謂也學記

曰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雖離師輔而不及也若隱其學而疾其師若其難而不知其益也君子知教之所由興

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為人師獨學而無友孤陋而寡聞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

義曰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至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故曰師者所以學為君也當其為君不為臣也八學之

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善學者師逸而功倍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言先王事師之道無北而王行

而西折而南面東而立師尚父面曰以道書之旨以教於王故曰在三之義君父師也師無當於五服五服不得不親其則為

師之道不亦重乎況至人心無染著於法不滯應物而為鑒鑒物而無心乃真道之師也善人者邦國之所貴也春秋羊舌職

曰吾聞之禹舉善人不善人遠矣詩云戰兢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善人在上

也此謂宣公十六年晉滅赤狄士會獻狄俘于定王王以黻冕卿服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故羊

古職美之曰善人在上國無幸人之多
幸國之不幸無善人之謂也若此則善人
者邦國之寶豈惟師乎

不善人善人之資

注師法也資取也善人可師法不善人可
取以役使也

疏資取也夫火有其炎寒暑附之聞道勤
行必資宗匠既悅先生之善須伏弟子之
勞則不善之人善人可取使役耳

義曰善人既以善行能化不善之人則不

善之人景慕服從為之使役論語云有事
弟子服其勞先生者父兄師長也則弟子
事師服膺從教也夫人之立身有三尊焉
事父母以孝事君以忠事師以敬身體髮
膚父母生之也道德禮樂師以教之也爵
祿品位君以榮之也雖道在即請學無常
師凡申請益之儀便有三之教矣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

注此章深旨教以兼忘若存師資未為極
致今所以貴師為存學相相既空自無

所貴所以愛資為存教相於教忘教故不
愛資貴愛兩忘而道自化矣
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注師資兩忘是謂玄德凡俗不悟以為大
迷以道觀之是謂要也

疏夫初地修進兩存學相未能忘言教故
貴愛師資若能了悟行門則學無所學師
資之名既失貴愛之目不存

義曰初地修行者謂從凡覺悟回向正道
捨凡從信初入法門謂之初地本際經云

夫為學者初修十事以為階梯如人緣梯
從初一枕至第二枕乃至於頂昇階之人
自下至高要須先習此十行法然後乃能
深入正觀一者初地之人先因善欲有欲
樂心乃能進趣二者親近善友導引其心
深信正道三者遙詣明師師有妙法廣能
宣告示以要術四者既聞正教能受讀誦
五者能出家專行柔弱永斷有為離諸桎
梏六者參受正戒防身口心七者幽隱山
林棲遁獨處求離羣塵修寂靜志八者當

念大道是真法王能度衆生超生死海猶
如船師拯溺沈溺九者當念經教是妙賢
方能示衆生理煩惱藥十者當念法師是
真父母善能生我法身慧命以是十法為
初地因次以小乘乘伏之法又進中乘兼
修之法後入大乘觀行之法以此法故貴
愛師資師者父也我若無師不能得道是
故應當遠近隨逐心服觀想恒在目前不
替須臾無他雜想非師不度非師不仙既
了悟已學相皆空諸方便門本無文字解
了大道貴愛兼忘入衆妙門達真常境
雖然此章大宗教之忘遺語以漸頓無
階級論其造極是法都空故前舉為師為
資示修進之路後云不貴不愛導悟證之
門則所以貴師為存學相學相既空自無
所貴所以愛資為存教相於教兼忘故不
愛資相忘江湖自無濡沫乍聞斯旨凡俗
不悟執學滯教則必以為大迷故老君格
曰云雖知凡俗以為大迷於道而論是謂
要妙矣

義曰師資之道相因之義也王因琢而成器人因師而悟道言於教則有念師禮師之法垂以訓人歷劫典憲非同不善之人暫為資取矣故天子上下釋奠於先師太子太學謁先師皆存其道以垂教也若以達觀之理大則忘天地內則忘其身物我都忘豈復有師資之限如醫缺問道手被衣被衣曰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醫缺睡寐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木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言其初與變化俱來而獨化者也當此時也醫缺形骸天地俱忘矣豈唯忘其師乎師資貴愛之道於斯達矣其於理國也不立德於人不銜仁於物百姓日用而不知固無師資貴愛之尚契太古忘言之道衆人不達初為大迷了而達之信為要妙矣濡沫者莊子天運篇老子答孔子之詞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三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四

羊主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疏前章明言以不執常善所以於終次云標明雄等三句明行修則漸造於極終云大制一句論聖功之即必有成終云大制一句論聖功之即必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竅

疏知辯識也雄剛躁也雌柔靜也夫物貴全和法求中道雄則過亢雌則卑弱俱未適中於善行必當緣篤以為經故知其雄躁則當守其雌靜守其雌靜亦當知其雄躁守雌則可知雄則敗敗則妨行持戒守雌能守雌柔是為謙德物所歸往如水歸谿矣

義曰夫於內修也辯識剛躁知必敗傷故以雌柔之道制之矣亢極也篤厚也性剛

躁而雄則多亢極亢極則尤過生焉所以厚其柔靜之心制其雄剛之性乃無亢極之敗豁者衆流所歸以其謙下故也人謙下則物歸地謙下則水聚上清有雌一之道又有三奔五雌之法皆柔弱其志和靜其神以致長生也理國以謙靜則萬物從順如水之赴豁矣

為天下豁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注雄者患於用壯故知其雄則當守雌謙德物歸是為天下豁谷則真常之德不離其身抱道舍和復歸於嬰兒之行疏知雄守雌是為善行物所歸往為天下豁能如此者則真常之德會不離散常德不散即是全和金和之人少思寡欲泊然未兆乃如嬰兒故云復歸於嬰兒也

義曰理國在於謙靜理身在於雌柔萬物順從衆德歸濟則常享其祚克全其身嬰兒者未分善惡未識是非和氣常全泊然凝靜以喻有德之君金道之士其德若此乃合道真理身則神所歸理國則民交會

之也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

疏白昭明也黑暗昧也式法也夫能守雌靜則德行昭明德雖昭明不以矜物富如暗昧自守淳和能如此則可以為天下法式矣

義曰為君有獨見之明為道有昭顯之德皆當若昏若暗不街不矜則氓庶攸歸淳和內足以此為天下法式也史記老君謂孔子曰君子威德容貌若愚是也夫有德不矜有明不街豈唯內充道行固亦克俱聲光矣

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注能守雌靜常德不離德雖明白當如暗昧如此則為天下法式常德應用曾不差違德用無窮故復歸於無極也忒差也疏忒差忒也極窮極也知白守黑是謂德全德全之人可為天下法式則真常之德隨應而用應無差忒用亦不窮故云復歸於無極

義曰為君為道外晦其明內積其德淳和既著天下化之於國則聖德無窮於身則長生無極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

疏榮尊榮也辱卑辱也夫為天下法式則其德尊榮德雖尊榮常守卑辱以和為量無不包容如彼空谷物來斯應故云天下谷也

義曰人君富有八極君臨九國是尊榮也自稱孤寡不穀是卑辱也名號所設則古之制也能當理思亂居安懼危戒慎卑躬盡乾夕惕則德廣體弘如虛谷矣為道之人外其德譽自守卑柔如庚桑避嘒嘒之祠莊子歎擗臆之木則其材德不顯心虛德全若空谷矣

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注德雖尊榮常守卑辱物感斯應如谷報聲虛受不窮常德圓足則復歸於道矣疏樸道也虛受應物如彼谷神真常之德是乃圓足足則復歸於樸矣天道為德體

德為道用語其用則云常德乃足語其體則云復歸於樸歸樸則妙本清淨常德則應用無窮非天下之至通其孰能與於此義曰既富於德則合於道道為德體則德寂無為德為道用則施行有作人君以五善之化誘民於無為以廣濟之德積功而合道故云復歸於樸夫道無為而無不為也通生萬物應變無方故謂天下之至通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推而行之謂之通是也夫聖人之理國至士之修身當知其雄強明白尊榮三者非持久之益乃當執雌柔暗昧卑辱三行而制之則前五善外以化人此三行內以修己人化則道滿廣已修則德愈昌道廣德昌理國理身之至要矣

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

注含德內融則復歸於樸常德應用則散而為器既涉形器必有精粗故聖人用之則為羣材之官長
疏器形器也自知雄下論性修德反則復

歸於道此云樸散為器者明德全合道即能應用應用迹粗涉於形器故云樸散則為器聖人弘濟則為羣材之官長矣
我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惟無非是可見可博之質乃是虛寂之妙本也器涉有乃是可知可稱之用非是質礙之常形也聖人理天下用材用德審以牧人共振玄風以弘道化故云為官長也夫四海之廣兆庶之繁不可下人以為理故立羣官師長各司其任在昔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周漢所立愈多以德居官以材莅任各當其器而萬方理焉若為道之士則布德施惠收物立功亦猶器用以利於人爾為國則用材化物為道則施功濟人合於道樸之化也尚書曰學古入官左傳曰能官人則民無鯁心是也春秋昭公十七年秋郕子朝魯對昭子曰黃帝以雲紀官炎帝以火紀官共工以水紀官太皞以龍紀官少昊以鳥紀官以鳳鳥為司曆丹玄鳥為司分伯趙為司至青鳥為司啓丹

鳥為司開祝鳩為司徒睢鳩為司馬尸鳩為司空爽鳩為司寇鵲鳩為司事五鳩以鳩民五雉為五正九尾為九農正尾止也止民使不淫放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以民師而命民為官設官分職止尚矣蓋以宜道行德以教於人者也官非其人物罹其害豈可輕授哉書曰官不必備惟其人斯之謂也
故大制不割

注聖人用道大制羣生瞭然似春蒙澤不謝動植咸遂曾不割傷
疏此明聖人用道也夫聖人德全大制羣有法乾坤之施灑雨露之恩各暢其和不知其力今動植之物咸遂其生曾不割傷以為已用故云大制不割

義曰聖君臨極宰制萬方德被羣生各遂其性故動物植物有情無情自生自成不宰不割所以玄德之世太上之君不言不化惟清惟靜下知其上有君而不聞其制今之法此所謂大為主宰而無所制割也

修道之士不察察於存祝不孜孜於欲咽
無為無欲自全其和可階於道矣

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常德必歸於德此章明於德必失故
神語不可為首標將欲下六句明實
位之有所在以戒姦亂之臣大教者
之一句示曆數之不于常特警淫合
之主故物下辨物侍伏之數是以聖
人下成人君甚泰之尤義曰前明
聖人宰制羣物此恐臣下非妄亂常
故舉此文戒其姦究又慮人君親有
神靈凌虐於民明侍伏不常以亡在
德去書去泰可保延洪故云下戒姦
亂之臣上警
淫昏之主也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

注天下者大寶之位也有道者必待曆數
在躬若暴亂之人將欲以力取而為之主
者老君戒云吾見其不得已

疏天下者大寶之位也夫皇天命帝大制
羣生必待曆數在躬然後君臨萬宇而姦

亂之賊凶暴之夫將欲力取天下而為之
主既謀夷之不暇何天祿之可望故老君
戒云吾見其斯人必不得所為之事已語
助也

義曰書天之下人君統之人君之位皆上

天降命曆數所歸應天之心順人之望而
後君臨四海子育羣生而為之主也莫不
世傳積德身有殊祥履巨跡而誕伏羲威
神龍而孕炎帝軒轅乃電光繞斗少昊乃
星彩流虹顓頊高辛生寶曆聖唐堯虞舜
天表神奇克大運於赤龍舜土德於虹瑞
月精命為鵲卵降湯紫氣寓於陽山赤光
照於漢室此並身有殊祥也積玄勲而黃
軒受命稟前功而顓頊叶符黃帝十七世
而祚有殷湯后稷十三世而興西伯此皆
積世累功也或生而神聖或誕而能言日
角犀文龍顏鵠步重瞳八采反羽奇毫玉
斗橫身鱗文徧體或全於囹圄之內或逃
於溝壑之中而復兆應天文德諧人願繁
後驅雄駕係拯溺救焚康濟黎元克昌帝
業斯可謂生靈俟望曆數在躬者也尚書
曰天之曆數在爾躬是矣若乃器非神授
才乏天資積善不顯於先人鍾異靡聞於
奇地恃水草之力繼豺狼之心假狐媚而
竊國權因佞倖而窺神器興問鼎之計運

肚篋之謀王莽董卓則集戮於前侯景桓
玄則敗亡於後流惡名於萬古最大笑於
四方欲以力而為之其可得也況劍閣神
授力可拔山喑鳴則鬼伏神驚叱咤則堅
摧敵潰終乃鐵舟莫濟別頭陰陵不聞聚
井之祥徒益五侯之賞苟不及於此者又
何矯竊而欲非望哉老君戒曰吾見其不
得已大寶之位已具前解

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

注大寶之位是天地神明之器故不可以
力為也故曰為者敗之此戒姦亂之臣也
疏天下大寶之位所以不可力為也者為
是天地神明之器將以永終聖德之君而
今流布惶惶之化豈使凶暴之夫力為而
得毒螫天下乎是知必不可為為亦必敗
此戒姦亂之賊臣也

義曰天神曰神地神曰祇日月之照曰明
言天地日月之間森羅萬象必有主宰而
司牧之故天地神明以此司牧之大位授
於聖德之君而今布和平悅樂之化以養

民也愷樂也悖易也詩大雅洞酌篇召康公戒成王曰愷悖君子民之父母言樂強教於民易以悅安於民民敬愛其君父之尊如母之親故云愷悖之化若以之夫力取天下必以強兵殘忍誅害於如吳國為封豕長蛇項羽比狼貪羊狠則生民罹其蠱毒矣毒出於口曰蠱毒出於尾曰蠱明此凶暴之夫毒螫天下必不得其大寶之位而自致敗亡故云為者敗之矣

○執者失之

注曆數在躬已得君位而欲執有斯位凌虐神主天道禍淫亦當今失之此戒帝王者也
疏人君者或撥亂反正或繼體守文皆將昭德塞違恤隱求瘼若執有斯位凌虐神主今國亂無象遂使天道禍淫神怒人怨是生災沴亂離斯作誰奉為君亦當失斯位矣此戒帝王也
義曰人君繼體承乾不以其德毒流海內

禍起彙中號令不行戈鋌內向天下既亂海嶽沸騰真主應運救人撥亂反正如夏禹啟湯周武漢祖創業之君也天下既定授於子孫故嗣主繼明守文承統如夏桀殷紂周赧漢獻為繼體之君也且創業之君必資聖德塞違補過明德顯仁招懷隱淪永採瘼病初有大寶罕及敗亡蓋其勵精求理故也而繼體之君不知稼穡長於婦人之手生於深宮之中八音五色亂其心麗服淫聲溺其性或窮兵四境流毒九州視赤子若仇讎顧生人如草芥動致戾刈不循憲章反道違天凌虐神主神主者民也於是干戈四起水旱不時神怒眾離鬼哭人怨遂有南巢放逐牧野梟夷殞身黔庶之中失政姦雄之手洪圖一去大業不歸此明執者失之足為後王之戒昭德塞違者春秋桓公二年宋華督殺孔嘉父而弑殤公立公子慝是為莊公以郕鼎賂於魯桓公公納之於廟大夫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百官猶懼失之

今冀其賂器於太廟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又何誅焉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維維義士猶或非之而况將昭違禮之賂器於太廟其君之何瘼病也沴妖氣也內起曰眚外起曰災亦天火曰災也

陳

故物或行或隨或响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隨之於後或响之使暖或吹之使寒或扶之則強或抑之即弱有道則載事無德則

廢

疏此明凡物不常事亦倚伏也响暖氣也吹寒氣也強壯也羸弱也載事也廢壞也且夫為之則敗執之則失亦如凡物或行之於前或隨之於後或响之使暖或吹之使寒或扶持之使強或抑損之令弱或有引而載事或推之而隳壞且同紀綱不可準繩唯當以欲從人方可樂推不厭其義曰物之倚伏固以不常人事推移義長保是以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或後者居

前或前者反後或寒者變煖或煖者反寒或弱者為強或強者為弱或成者致家或應者獲全如紕繆之縈紆無準繩之正定失經大索也準的也繩正也無道之君以人從欲有道之主以欲從人以欲從人者天下悅樂而推尊之不厭其德也以人從欲者春秋僖公二十年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解濟言屈己之欲從衆之善也明年秋宋公與楚陳蔡鄭訂盟盟于孟諸侯執宋公以伐宋言宋公無德爭盟衆共執之如文仲之言也文仲魯大夫也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注聖人觀或物之行隨知執者之必失故去其過分耳

疏是以理天下之聖人觀行隨之不常知矜執之必失故約已檢身割負制欲去造作之甚者去服翫之奢者論名數且分為三目徵其實乃同於一條甚奢泰者皆謂之過分耳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四

義曰聖人之於天下也觀俯伏之勢見推移之機於施為之中不使過分知甚者必極者者必貪泰者必威極則必反貪則必怨威則必衰有一於此必為亡敗故守去之為道之士明執失之理知奢泰之非謙抑自居沖虛內保則可以參真矣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五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注人臣能以道輔佐人主者當柔服以德不用兵甲之威取強於天下何則兵者凶器戰者危事抗兵加彼彼必應之其事既好還報則勝負之事未可量矣

疏以用也佐輔也還報也言為人臣者當用道化無為輔佐人主致君竟奔是曰股肱舞干羽於兩階修文德於四海今執大象而天下往太階平而寰海清者震耀先甲之威窮濟侵伐之事抗兵以加彼彼必應之其事能還報則勝負之事誰能預勉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注人臣能以道輔佐人主者當柔服以德不用兵甲之威取強於天下何則兵者凶器戰者危事抗兵加彼彼必應之其事既好還報則勝負之事未可量矣

疏以用也佐輔也還報也言為人臣者當用道化無為輔佐人主致君竟奔是曰股肱舞干羽於兩階修文德於四海今執大象而天下往太階平而寰海清者震耀先甲之威窮濟侵伐之事抗兵以加彼彼必應之其事能還報則勝負之事誰能預勉

也哉

義曰夫臣之事主以道為先所宜清靜匡君勿以兵謀輔國化既清靜君遂無為平泰可圖堯舜何遠致君者言臣以道德助化則君德自齊於堯舜也股肱者足也股者手也君為元首臣為股肱猶一身耳君臣之道其可忽乎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是也舞干羽者尚書大禹謨曰舜以禹之功命之嗣位時有苗之民數干王誅命禹徂征之於是會諸侯之師誓衆而徂幸辭伐罪三旬苗民遂命益謂禹曰惟德動天無遠不届至誠感神況於有苗乎禹帥師振旅誡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而有苗格有苗左洞庭右彭蠡在荒服之例去京師二千五百里征之不服不征自來言以文德道化撫之也干楯也羽箭也舞者所執之物既還師振旅不用干戈乃修文德以文舞舞於賓主兩階之間以抑武事而苗人來格格至也禮曰舞者所以飾喜也執其干戚習其俯仰屈伸容貌得莊焉

行其繼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羽籥干戚舞之器也屈伸俯仰舞之容也繼兆舒疾舞之列也故天子八佾八人為列六十四人也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佾列也二人為列矣執大衆者第三十五章之詞也太階者三台六星為太階六符起文昌抵太微以主三公君臣和法今平則其星光明行列相類星或明或暗或狹或闊或變色或亡失不見皆為災凶若三星亡失革命易姓六階勻明天下太平也今若大臣以兵謀輔主不能以文德懷人侵伐圖功加兵於彼彼必還報則勝敗之勢未可知也或自焚為負敗也抗以手抗拒也潰亂也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注軍師所處戰則妨農農事不修故生荆棘兵氣感害水旱繼之農廢於前災隨其後必有凶荒之年矣疏師軍師也又易曰師衆也夫興師動衆則人勞於役行齋居送則妨工害農農事

不修故生荆棘大軍之後積實既多和氣致祥兵氣感害水旱相繼稼穡不生故必有凶荒之年以報窮兵之怨爾義曰人臣以兵輔主主則習用其兵主貪不急之功臣冒無狀之賞或憑凌下國侵伐隣封危器一施生民受弊行者有齋糧之苦居者有轉饋之勞男廢耕農女妨蚕績所以云懸軍十萬日費千金杼軸其空輓輸莫息田生荆棘人遂飢荒設無水旱之侵已有耕耘之闕夫和氣結則祥瑞降兵氣盛則災害生疾疫流亡由斯而作窮兵之弊可勝言哉惟君惟臣所宜深戒也修身之士以嗜欲交侵猶國有兵戈也真氣耗散猶生民疲弊也所以嗜好不節則神氣散亡神氣散亡則疾疹交構氣亡疾作何福善之可冀乎何延益之可希乎於國於身俱可深戒也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疏春秋傳曰殺敵為果今明殺敵者令不相侵止其為暴是知殺敵為果即止敵也

老君云事不得已而欲用兵用兵之善但求止敵令不為寇必不以眾寡寡凌人取強取強則事好却還是以戒令不敢故云不敢以取強

義曰王者化人貴乎道德道德未洽恩信

未孚或有外敵來侵不得已而方應應變制敵宜在殺人能取勝於伐謀自可期於止殺故於文曰止戈為武但止其敵不在殺人可謂止戈矣其若封尸流血白刃相交或勝之於前或敗之於後好却還報非

曰能軍不敢取強是今天道矣殺敵為果者春秋宣公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楚之命伐宋宋華元禦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司空樂官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宋大夫狂狡逆鄭人鄭人入於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擒也哉昭果毅以聽之謂禮常存於耳著於心想聞其政令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戰也言易而反之必為戮矣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憍

注善輔相者果於止敵蓋在安人和眾不敢求勝取強故雖果於止敵不敢為寇慎勿矜功伐取以自憍盛憍則敗亡故以為深戒也

疏夫用兵之善果於止敵止敵自矜未名善勝故雖能止敵慎勿矜功矜功則傷於取功故雖果於止敵戒云勿伐其功伐取其功是則自為憍泰憍泰則樂殺故敗不旋踵此為炯戒可不慎乎

義曰矜誇大也伐自稱己善也憍慢也安人和眾者春秋宣公十二年楚子圍鄭三月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楚子將舍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敵楚子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滿虓入盟子良出質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趙括趙嬰齊為大夫士會上軍郤克佐之鞏朔韓穿為大夫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荀首趙同為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間鄭及楚平林父

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復士會曰善會聞用軍觀望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狂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

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疲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尸也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為教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辱前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

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先穀曰不可晉之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而退非失也命為軍帥而卒

以非失唯群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荀首曰此帥殆哉易有之師出以律否臧凶順成爲藏逆爲否有帥而不從臨執甚焉果遇必敗先穀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厥林父帥軍逐濟楚子北師次於郟聞晉師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叔敖不可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令尹南轅返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二帥者專行不獲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轅而北之次於管以待之晉師敖鄆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先穀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樂書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

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激怒於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智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次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師叔楚之崇也入盟于鄭子良鄭之良也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帥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智焉莊子曰趙括趙同咎之徒也趙朔曰樂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會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無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群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先穀以爲誦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群臣遷大國之跡於鄭曰無避敵群臣無所逃命楚子又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晉魏錡使

於楚諸戰而還趙旃請入楚名盟二子皆欲晉敗鄭克曰二憾往矣不備必敗先穀曰鄭人勸戰不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人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會曰備之善者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楚若無惡除備而盟先穀不可士會使鞏朔韓穿師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具舟于河潘黨逐魏錡楚子乘左廣逐趙旃晉師使鈍車逐二子楚人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陣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車馳卒奔疾進乘晉軍林父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逐下軍潘黨磨侯從上軍郟克欲待之士會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必盡不如收而去之殿其卒而退不敗及昏楚師於郟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

頃曰載戰千戈載索弓矢我求懿德于時夏先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省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人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令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遠民故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已禁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官以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教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官告成事而還是役也鄭石制入楚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卒未鄭殺石制魚臣君子曰無怙亂者謂是類也且夫伐謀而得勝彼敵敢侵止殺濟危信爲善矣若矜伐其喜自衛其功身享功名心必僞秦僑秦則凌物

凌物則怨生禍敗可期功名難保韓信見擒於雲夢白起齒劒於杜郵矜伐生僞因僞致禍不可不戒也

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

注前敵來侵不得休止故用兵以止之如是則果在於應敵非果以取強

疏夫果於止敵者非好勝而凌人也但前敵來侵事不得已故云果而不得已已止

也用兵應敵是非求勝能如此者勝不恃強故云果而勿強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注物之用壯猶兵之恃強物壯則衰兵強則敗是謂不合於道當須早止不爲疏凡物壯極則老兵強極則敗故兵之恃強猶物之用壯物用壯適足以速其衰老

兵恃強則不可全其善勝茲二事者是謂不合於道賢臣明主知其不合於道爲須早止不爲故云不道早已已止也

義曰兵之恃強必致死敗符堅壽春之役李審洛口之師王尋昆陽之兵煬帝征遼

之衆皆號百萬信爲多焉而非道恃強敗不旋踵兵強故也亦如物壯則老用壯必傷矣昔秦吞七國一統九州力威兵強天下莫敵土崩瓦解曾不踰時扶蘇死於長城子嬰降於軹道鷹揚鵠視夫何足云聖人以爲非道之基不如早止理身則嗜欲優性亦猶兵焉若制欲捐情操神滌慮止其妄想守彼虛玄自無物壯之譏可謂全和之要師亦有老春秋曰師曲爲老謂出師無名不以其理理屈於敵亦爲老焉故曰師直爲壯曲爲老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五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六

景二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好還不可果其

之義則陳明佳兵物惡不得已而用
云勝而不美示樂強之為非古事非
舉喻以明結以表禮處之所以表非
樂戰○義曰夫成人居以道佐國不
以兵強今明佳兵乃是不祥之器以
兵佐國必果於殺伐果於殺伐則必敗
亡所以直指佳兵物之所惡敵來侵
已不得已而用之有道之人不處於
此不以勝敵為美而以正殺為先此
復禮非欲於戰也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疏佳好也兵者韜略之屬也祥善也器材
器也君子進德修業必慎厥初藏器於身
俟時而動當遊心道德之圃閑思墳誥之
林使光昭今古開濟成務

義曰韜六韜也齊太公姜子牙釣於磻溪

剖魚得玉璜中有此書一曰文韜經邦立
國不越天常二曰武韜剋定禍亂威伏八
方三曰龍韜變理陰陽不逾時令四曰虎
韜善用爪牙群兇自挫五曰豹韜膚時戡
難智在權機六曰犬韜採聽至微或成奇

變韜者藏也兵機權變不可輕以示人故
以韜藏隱晦為義略三略也三略者謂漢
留侯張子房於下邳圯橋過黄石公授以
三略曰子得之可為帝王之師亦機鋒用
兵之術也子牙用之佐武王剋商伐紂而

成王業子房用之佐漢祖滅項籍而有帝
圖進德者德冠五帝為美行之一首修業
者業兼六藝為習學之先故君子務本本
立而道生習學之業慎其初始習文儒道
德則為君子習貪驕殘暴則為小人昔孟
軻幼孤居近莽者乃學為墓軻母賢見其
所習非美徙居避之又近陶匠之家軻又
學為陶瓦之器母又徙居近儒學之家軻
乃學習墳典後為大儒道亞周孔名高韓
墨昔孔子為見好以俎豆為戲後為禮樂
之相道冠百王化融四海後稷為見好以
耕農為戲後為農正播種之業功濟天下
漢張湯為兒時因鼠竊肉為父所責湯薰
穴得鼠及所殘肉皆鼠訊鞠論報款占其
辭如老獄吏後仕漢為法官詳定律律垂

法著今所以習為善者善功必著矣所慎
善惡之習在厥初爾厥其也初始也藏器
於身者易下繫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
獲之無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
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
不利之有言君子得時即有成功不得其
時動有結閤之患故無功也註言公者無
私也高墉喻高位也隼在高墉則難射人
處高位即難除處高位而貪殘如平將除
之者在得其時無不剋矣言君子有可大
之德可久之業亦當得時而可動矣史記
云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
行所謂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
進得其時則功濟天下失其時則獨善其
身是明進退之度也遊心在乎道德閑思
在乎興墳園園固也典謨典也墳三皇之
書為三墳也誥訓誥也如湯誥酒誥例也
林叢木為林言書史之多也光大也昭明
也令善也乃能大明善美之名也開濟成
務者易上繫云夫易開物成務謂天下之

道如斯而已者也此言易道可以覆謂天下開濟萬物亦如君子之德業光大昭明為世之範乃復遊心道德之園固墳誥之叢林美名揚顯成其大務也春秋宋穆公屬其臣立殤公云先君以寡人為能賢光昭今名是也修道之士亦當慎其所習遊心大道閑思無為道可冀也若其滯是非之境束言教之墟迷嗜翫之津窺浮誕之儲其道彌遠夫人君理國習皇風帝道可叶於昇平傲王業霸圖罕偕其清靜矣況兵戰之術乎所宜戒也

跡而乃有以兵謀韜略為佳好者夫謀略之設以正為奇兵鈴之書先聲後實皆在乎攻取殺伐故為不善之材器爾

義曰謀圖度也奇變詐也攻擊也取言其易也言此六韜三略之書金版玉鈴之術皆圖度機謀之用非祥善之道兵法尚詐故以正為奇先其虛聲後其實用開張詭譎非君子之所宜於國為貪殘於身為不善於物為憎惡豈可習而行諸且人之所

習務在有成業成而用用而求達習善器者進則利物退則全身用則懋功顯則彰德今習兵道以詭詐為本欺誦為能殺獲為功誅伐為事誦詐則非信殺伐則非仁佐於國則陷君為征伐之主行於身則造跡於詭妄之徒固為不善之事矣老君說經之時但有戰鬪之說則是版泉涿鹿丹浦用兵未有六韜三略之書然用兵亦以機討相調誦詐相傾得勝為功殺人為美昨為道者所務故切戒之今引韜略之書取近而證遠爾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注佳好也兵者謀略也凡人修辭立誠不能以道德藏器而以兵謀韜略為好謀略之用只在於攻取殺伐故為不善之材器

凡物尚或惡之是以有道之人不處身於此爾

跡當德於身是為能事既為不祥之器是以凡物尚或惡之況有道之君子焉肯處身於此故云有道者不處

義曰有道之士以德潤身以善救物動質簡正靜含虛無不萌殺伐之心肯尚兵謀之事兵以殺伐為用凡物望而惡之矣修辭立誠者易乾九三之詞君子忠信所以修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注左陽也陽和則發生故平居所貴右陰也陰凝則肅殺故用兵所貴也

跡左陽也右陰也陽好生陰好殺好生故平居所貴好殺故用兵所貴

義曰帝出乎震物生於東春主發生夏為長養天道左旋所以左為陽而順生成之道也萬物肅殺於西秋主殺也藏伏於北冬主藏也月配陰而主刑金居西而主兵所以右為陰而逆殺伐之道也君子體仁以利物故平居則貴左用兵法義而尚刑故貴右也

兵者不祥之器

注祥善也好兵者尚殺故為不善之材器非君子之器

注君子以道德為材器不高兵謀

疏上文云佳兵者不祥之器所以明用兵則尚右而好殺有道者故不處之此云兵者不祥之器對結上文明非君子之器君子以道德為材器故無利爾

義曰君子所習也稽十三皇五帝之道德祖述唐虞夏殷之仁義憲章文武周公之禮樂將以經天下濟萬物垂後王祐來世時之遇也則開物成務時之不也則卷而懷之故無所不利矣上云佳兵為不祥之器有道者不處示其所習之初務在於道德不在於兵謀而習兵謀者非君子所務習之已成必將用之用兵之旨明在下文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

注戎狄來侵故不得已善勝不爭故恬淡為上

疏夫文德者理伐之器兵謀者輔助之材也故云文則經緯天地武則剋定禍亂雖天生五材廢一不可而武功之用定節制宜是知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在乎事

不得已然後應之謂四夷來侵王師薄伐所當示之以恩惠綏之以道德既同蚊蚋之螫故無憑怒之心推此而言是以恬淡為上

義曰聖人制法垂訓也隨時降殺與代污降太上之君以道為化其次以德其次以仁道德既衰澆訛時翦故文武之道用焉文訓之以禮樂仁義武訓之以奇正權謀文經天地而武定禍亂文為本而武為末文為體而武為用夫子云不教民戰是謂棄民也有文事必有武備所以夾谷之會宣武備而斬佻優齊侯畏之歸龜陰之田成禮而退斯則武為文之輔文為武之主也經緯天地者南北為經東西為緯窮鬼神之情狀明造化之變通九流以清百度以貞所謂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文王以為謚焉尅定禍亂者謂凶暴及人曰禍反德肆逆曰亂得僞曰克所以黃帝誅蚩尤舜誅三苗湯克桀周克紂秦殄六國漢定三秦除暴害之政剪亂逆之根拯活生

靈非殺人以取勝也故武王以為謚矣此則明本末審逆順不得已而乃用之矣四夷來侵者周宣之時犬戎數犯中國出師禦之故詩稱伐獫狁是也天生五材五者謂金木水火土也五行逆運帝王執而用之若用材器爾故曰五材言其所用互為終始關一不可也師稟帝王之命者謂之王師師衆也在易為師卦坤上坎下薄伐者薄辭也言我伐於彼也凡曰王師有鍾鼓曰伐無鍾鼓曰侵王師所征先示武威取其畏伏兼示恩信使其懷來非逞志於鳥擒非肆怒於剪撲師出有名曰順無名曰逆觀夫四夷侵斥類蚊蚋之嗜膚非為中國大患固無傷於道德所宜綏以恩惠化以淳和無憑怒之心是恬澹為上也所以宜僚弄丸而解難叔敖安寢而投兵不舉干戈坐以制勝此其上也不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

疏夫不能以德懷來而用兵求戰勝故雖冠勝猶慚德薄不以為美夫勝心多矜故

以勝為美者是樂殺人

義曰聖人之未服四夷底平禍亂以文德懷之使其化善不在用兵今既德之不逮方以兵威取勝既勝於敵樂而美之無內慚之德無惻隱之心是樂殺人也昔季札觀大護之舞曰聖人之弘也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言湯之伐桀始用干戈故有慚德論語曰武盡美夫未盡善也言以征伐取天下故曰未盡善也

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

注制勝於敵必喪其人故不以為美也夫勝必多殺若以勝為美者是樂多殺人也樂多殺人人必不附欲求得志不亦難乎跡夫天地好生物皆含養仁人者當順天德以全濟為務焉可苟逞詐力以快貪殘貪殘之人人必不附欲求得志不亦難乎故好樂殺人則不可得志於天下矣義曰夫仁者之心稱物平施順陽和以愛育行慈惠以撫安其於物類也尚懷憫護不欲一物失所禮云見其生不忍見其死

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又弊盡埋狗弊惟埋馬弊車塵牛陳安世暑月不行畏踐蟲蟻殺伐草木若其時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此皆仁憫之道也順天養物理在茲乎安肯勦衆命而取功名樂殺人而圖富貴哉若以伐殺之多為美誦詐之勝為能恣毒貪殘必為人之所畏人畏則孰敢親附之矣既無親附之衆獨運暴橫之心欲求得志於天下信為難矣東昏歸命呂邑亦洋禍敗滅亡足為鑒戒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

跡左陽而生則吉故吉事尚左右陰而殺則凶故凶事尚左禮記檀弓曰夫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尚右夫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復尚左義曰左為陽德主生故居常則尚左今人賓主之位及拱手之禮皆左為上而尊也右為陰主死今人喪禮皆尚右夫子有姊之喪拱而尚右弟子不知其故因而倣之

夫子言其好學也如此及知非言故復尚左檀弓禮記第四篇名也顏回習夫子之道首冠諸生稱為亞聖嘗問於夫子曰夫子言回亦言夫子辯回亦辯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成回不知所以然而然瞻視塵濁則不及矣弟子嗜好於學也如此尚不能盡夫子之道況於不學乎

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

注偏將軍卑而處左者不專殺也上將軍尊而處右者主以兵謀也

言以喪禮處之

注喪禮尚右今上將軍居右者是以喪禮處置之跡上將軍專殺則處右偏將軍為副不專殺故處左今左尊而右卑上將軍居右者言用兵之道同於喪禮喪禮尚右今上將軍居右是以喪禮處置之爾義曰喪禮尚右死事屬陰上將軍專殺故主死事國之出軍上將軍登壇天子齋戒授以斧鉞蓋使其專殺也鑿凶門而出主

死事也故云兵者凶器又云兵者人之司命也將有謀則死者反生將無謀則生者反死況戰者危事投之死也豈非喪禮乎偏將軍既不專殺居吉位而處左也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

注以生靈之貴而交戰殺之有惻隱心故以悲哀傷泣之爾

疏夫戰而求勝必殺人衆多勝而不美故悲哀傷泣夫人惟邦本本固邦寧今交戰殺之故仁心惻隱為之哀泣不亦宜乎

義曰以戰而勝者則殺人衆多矣且人之生也九天分氣十月孕神含陰吐陽法天象地萬物之內人稱最靈國之得人猶魚之有水故尚書五子之歌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人惟邦本本固邦寧此言太康尸位盤遊無度有窮後羿因民不忍拒於河以其滅德民棄之而不固也所以民弱則國危民聚則國霸今圖功名而好戰貪土地而殺人驅彼生靈陷之死所有道之士君子之人安得不哀傷之乎故下經

云抗兵相加哀者勝泣悲也戰勝以喪禮處之

注勇士雄人戰而獲勝勝則受爵居於右位尚右非吉是以喪禮處置之但以爲不祥之器何必縞素爲質也

疏夫戰而獲勝勝則受爵武功居右是非吉位故云喪禮處之但以戰爲不祥之器爾亦何必服縵扶杖然後稱之爲喪禮乎諸注此義者皆云古有斯禮尋閱墳典既無所據今所未安故不錄也又引秦伯向師而哭者此乃哀敗非戰勝也

義曰獲勝受爵者功高遷上將之位亦是處以喪禮也兵爲不善之器戰爲殺伐之資勝則殺彼敗則殺此皆吾民也安不痛哉聖人以之悲傷君子以之惻憫故當處之以喪禮也縵杖者喪服也但殺於人即宜悲慙何必縵杖然後爲哀乎或者云古者出師天子素服泣而送之禮經之中墳典之內皆無此說以此無據疏特明之典者五帝之五典也墳者三皇之三墳也秦

伯向師而哭者春秋傳三十二年秦伯伐鄭秦大夫杞子戍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籥若潛師而來國可得也秦伯訪於大夫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爲鄭必知之且行千里其誰不知秦伯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于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秦伯使人謂之曰爾何知中寄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預於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峭壁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于襄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之武子辭焉吾子淹冬於弊邑

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吾子取其麋鹿以間弊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樂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有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襄公墨縵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嬴請三師曰彼實搆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

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繆臣覺故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戰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向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貴掩大德蹇叔之哭知其師必敗也秦伯之哭哀其師之敗也皆非勝而哭之矣聖旨制疏委曲明之恐後人增飾其謬耳夫用兵好殺君子不為大道好生聖賢是則但戰之勝敗皆害於人自可戒之而戰兵豈必殺之而後哭理身者五欲內侵則五神疲散六情中感則六識交爭氣喪神疲將虞頹謝當固抑情斬欲克保恬和亦猶理國之君不尚佳兵之美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六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七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不處此章明復王守道則為物下賓首標無名將以明道次舉守道而能降臨始制下廣其制用道而下將示結成○義曰兵之佳也為天下之凶禍雖小也為天下之大害後能守萬物所宗道化既行天地降瑞不煩教令民自和平君保制無之功物得依歸之所為國親附如水朝宗于海馬以益善化之君不在兵強之美也

道常無名

注道以應用為常常能應物其應非一故

於常無名

跡應用不窮惟感所適道之常也常在應用其應非一故於常無名故云常無名義曰道之為用無為焉而無所不為統御陰陽包羅覆載乾以之動坤以之寧其通生也為天下之至通焉其幽奧也為天下之至曠焉應用無窮周流不極纖芥得之而生植天地得之以圓方而真常之道滂然冥寂不可得而名也名言理絕故常無名

朴雖小天下不敢臣

注朴妙本也妙本精一故云小而應用匠

成則至大故無敢以道為臣者

疏朴妙本也語其通生則謂之道論其精一則謂之朴妙本精一故云小耳而應用

匠成通生一切則至大也故無敢以道為臣者爾

義曰端寂無為者道之真也故謂之朴生成應變者朴之用也故謂之道道朴一耳

非一而一是謂真一真一者查冥之精真中之真也一非多法故云小以此真一生

化萬殊其大無大其上無上孰敢以道為臣乎臣者下於君者也春秋曰天有十日

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也上所以供神也男曰臣女曰妾故王臣公臣大夫大夫

臣士士臣皂皂臣與與臣隸隸臣僚僚臣

僕僕臣臺馬有園牛有牧以待百事普天

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自古及今無敢以道為臣也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注侯王若能守道精一無為而化則萬物將自賓服矣

疏言王侯若能抱守妙本精一無為無事則八埏仰化四海歸仁沐德飲和將自賓服矣

義曰王者四海之尊侯者五等之二周設五等之爵公侯伯子男也先王制法則有

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亦有五等而兼王焉其制服土地禮節降殺亦有五等則以王

統天下諸侯各理其國卿大夫士以為陪臣佐王者也言侯王能守道者舉其有土

之尊能守道化物則八埏四海之人仰其道德歸其至仁沐其盛德飲其和煦而自

賓服矣埏封域邊陲也賓順也外國順化謂之賓服要荒之外來附中國則客禮而

賓附率服也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

疏侯王守道以致和平則無凌沴災害地

平天成二氣交泰以相和合降洒甘露善瑞侯王也

義曰諸侯守道於其國王守道於天下則能致天地和平無災害氣沴之變地乎天成不失其序天地二氣交泰和合而能降瑞也易泰卦彖云天地交泰又云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夫天地

之道陰陽相感寒暑相循氣交則萬物生

化各得其宜萬物得宜和氣交合則禎祥

降焉甘露者美露也神靈之精仁瑞之澤

其凝如脂其甘如飴一名甘露一名天酒

禮丰威儀曰人君乘土王其政太平則甘

露降稽命徵云稱謚正名則甘露降於竹

柏孝經授神契云德三則甘露降甘露

者中和之氣也鵲冠子云聖人之德上及

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甘露降而物

無不盛也得而飲之壽八百歲天文錄云

天乳一星在氐宿北主甘露星明則甘露

降也逸書曰地平天成稱也言地平其化

天成所施上下相稱為宜也凌者氣相亂

也沴妖氣也災禍也害傷也瑞祥符也致

人莫之令而自均

注侯王抱守精一則地平天成交泰致和
故降酒甘露夫甘露之降蕭蘭俱澤不煩
殺令而自均平取譬侯王稱物平施者矣
疏莫無也言天降甘露惠施無心人無命
令自均若一亦如侯王稱物平施無偏無
黨既惠化而大同自東自西亦何思而不
服又解云言侯王守道以致善瑞則人自
和平無煩命令自然均一爾

義曰蕭艾蒿也蘭香草也澤潤也侯王以
道化人天賜嘉瑞國既有道人自和平不
煩施令自然均普尚書洪範曰王道平平
無黨無偏王道蕩蕩無偏無黨民既和平
無偏曲之私黨附之勢也稱物平施者易
謙卦象曰君子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言物
之多與寡皆得其施裒其多者以益於寡
是曰均平矣惠化仁化也大同者天下為
公也自東自西者詩文王之什文王有聲
篇云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武
王作邑鎬京行辟雍之禮四方來觀者皆

感其德心無不歸伏自從也用也謂有道
侯王天致善瑞人自和平東西南北無不
率服不煩殺令均一平普亦如四方之人
樂文武之化也

始制有名亦既有

注人君以道致平始能制御有名之物故
有名之物亦盡為侯王所有矣既盡也
疏制御也有名者天下有名之物也既盡
也言侯王抱守精一則天降善瑞惠化無
心均平若一如此始能制御有名之人物
歸有道故有名之物亦盡為王侯所有矣
義曰有道侯王天地合德善瑞應之上下
無間四海歸之有名之物皆歸善化矣四
海者侯王所統也弘道建德人皆化之境
寓之內率土之濱孰非侯王之物亦猶山
林非欲於飛鳥虎狼茂威深靈飛鳥虎狼
自來歸之江湖非欲於魚鱉蛟龍廣大渺
漫魚鱉蛟龍自來歸之王侯非欲於有名
之物道德仁惠有名之物自來歸之修身
非欲於道虛無沖寂道自歸之萬物感致

在於所修也均一周普天下和平在於所
化也善之歸已道之感通物之從順在於
崇德也

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注若侯王能制有名之物則夫有名之物
而將知依止於侯王知依止有道之君所
以無危殆之事

疏殆危殆也侯王守道而化萬物自賓服
則夫有名之物亦將依止於侯王能依止
有道之君所以無危殆之事矣故云知止
所以不殆

義曰侯王道化合天中外寧一壘域之內
動植有名之物皆隨其壘土為王侯所有
物依有道之境故無殆壞之危任春夏以
生成隨秋冬之搖落不天不殞無耗無瘥
不為外敵所侵不為淫刑所及一一遂性
何危殆之有乎此聖旨也今釋侯王以道
化人應天降瑞人歸其化天下均平侯王
當守道撫謙膺受符瑞知止畏慎以副天
心則無危殆之事若觀其天瑞東此人和

縱大其心改易其志矜功伐善則祥不勝
驕其身危殆矣昔紂宮中小鳥生大鳥以
爲國興之瑞矜驕肆欲造作多端以至亡
滅老君恐後之帝王侍有祥瑞因此憐矜
故戒之云知止所以不殆

學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注天降甘露以瑞有道之君在宥天下
則應之猶川谷與江海通流爾

疏此結侯王守道則天必應之故云譬有
道之君在理天下陶以仁德則自致太平
和氣感天天瑞必應猶川谷之水而與江
海通流爾

義曰守道侯王德與天應善化和合以感
太平天應之禎祥如川谷之通海此聖旨
也今釋云若侯王上感天瑞下得人心四
海萬方率爲臣妾復能因其感瑞夕惕兢
修翼翼乾乾日慎一日既無危殆之事遠
人慕其善化重譯來賓如川谷之朝宗江
波之赴海遠近歸往國祚繁昌美理身者
以心爲帝王藏府爲諸侯若安靜心王抱

守真道則天地元精之氣納化身中爲玉
漿甘露三一之神與已飲之混合相宇內
外均和不煩吐納存修各處玉堂瓊室陰
陽三萬六千神森然備足栖止不散則身
無危殆之禍命無沮落之期超登上清汎
然若川谷之赴海而無滯著也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疏前章明侯王守道則萬物自實此章明以實服有道之君皆由自知自勝自知則明了自勝則全強結以死而不亡戒令不違天理爾義曰侯王所以守道化行萬物歸宗者以其能了自知之明自勝之強知不足不貪動行於道所以道合天地不失其常得全分理之終不爲大耗之喪故能允合不違天理之義也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注智者役用以知物明者融照以鑒微智
則有所不知明則無所不照
疏知識察也夫心與境合是以生知生知
之心識察前事是名知法
義曰心之惠照無不周偏因境則知生無
境則知滅所以役心用智者因境而起也
境正則心與知皆正境邪則心與知皆邪
苦樂死生吉凶善惡皆由於此也故心者

入虛室則欲心生入清廟則敬心生萬境
所牽心隨境散善之與惡得不戒而慎之
乎夫知人者爲智尚書所謂知人則哲也
知人者昔宋宣公捨其子與夷而立其弟
如是爲穆公春秋隱公三年秋宋穆公疾

召大司馬孔父而屬之曰先君捨與夷而
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

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
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
孔父曰群臣願奉公之子憑也穆公曰不

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言棄德不
讓是廢先君之本也豈曰能賢先招先君
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

乃以其子憑出居鄭以讓與夷而立是爲
殤公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
而其子享之命以義夫商頌曰受殷命咸

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斯知人之至也
疏言人役心生智知前人之美惡者則俗
謂之智爾若反照內察無聽以心了觀其

心不生知法能如此者是謂明了故云知

人者智自知者明

義曰世人因境役心乃至分別察他人之善惡考身外之短長不求所以知而求所不知捨己做人以術其智是捨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潛無爲而悅夫享享之意以亂天下者智之過也故上悖日月之明下鑠山川之精中隳四時之施端蟻之蟲蚋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矣孔子謂顏回曰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於智忘智在知忘知觀妙守無是爲明了此莊子云孔子語顏回心齋也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注能制勝人者適可謂有力能自勝其心使柔弱者可全其強矣

疏勝人者謂以權智制勝於人如此之人適可謂之有力爾自勝者謂自能制勝其心使心柔弱之造物不能加故可全其強爾故下經云守柔曰強又曰柔勝剛弱勝強故云自勝者強

義曰人或持君之權以制於物運其威勢以臨於人人望而畏之是爲有力矣而不知自以無爲之道內伏其心既無爲志則柔弱心虛志弱物不敢侵是爲強矣勝人者力盡勢移則歸於死自勝者心冥道粹必至乎仙

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

注知止足者無貪求可謂富矣強力行者不懈怠可謂有志節矣

疏知足在心心若知足則無貪求雖單食瓢飲傲然自足可謂富矣強勉力行曾不懈怠自知自勝終久不渝可謂有志節矣義曰貪之與廉由心而已矣心足者雖賴子一瓢之飲揚雄十金之產不改其樂而常足焉心不足者雖申侯之專利不厭駟秦之車服滿庭而未嘗足矣則顏子撝雖可謂富也強力爲善守道不回可謂自勝而強有不渝變之節矣夫強者在用道也強大有道不戰而尅小弱有道不爭而得信可強行於道而堅其志節也易曰君子

以自強不息單食者論語云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處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單小簞也以單爲食器以瓢爲飲器陋巷隘巷也言顏回固貧而守道以自樂也

不失其所者久

注知足強力不失其所恒則是久於其道疏知足強力等行人所常行若不失所恒即是久能行道者矣又解云動不失所者則可以長久

義曰知足不貪安貧樂道力行趣善不失其常舉動通時自得其所者所適皆安可以長久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是則人之操行務於恒久不失其所也失其所者必蹈禍患如鄭太叔段寵而無狀大夫祭仲諫莊公曰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莊公不從既而太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己侵地至于廩延乃完城郭聚人民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公命大夫子封帥車三百乘以

伐京太叔入鄆公伐諸鄆五月太叔奔恭
逐克之初以莊公之母武姜寤寐而生莊
公名之為寤生遂惡莊公而愛太叔段及
段欲襲鄭武姜將啓之至是既克段乃寘
武姜於城穎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
既而悔之穎谷封人考叔因食捨肉而諫
莊公納之掘地及泉與武姜隧而相見為
母子如初春秋書曰鄭伯克段于鄆議其
失教也此言縱太叔之過使其貫盈而後
殺之是不早為其所失所之致也若太叔
不失其所安及此禍哉

死而不亡者壽

注死者分理之終亡者天枉之數壽者一
期之盡夫知人勝人必招殃咎知足強力
動得天常得天常者死而不亡是一期之
盡可謂壽矣
疏死者分理之終亡者天枉之數壽者一
期之盡言委順得常不失天理頹然任化
而去者得一期之盡可謂壽矣若不順其
後生理不全雖單豹有嬰兒之色張毅有

豐高之資不終天理焉得謂之壽乎故莊
子曰天下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天

義曰人生天地間有生則必有死生者天
地之委和死者天地之委順安其和而處
其順是得其常也及此者庸非天乎河圖

曰人之生也天與之算四萬三千二百算

主日也與之紀一百二十紀主年也此為

生人一期之數矣得金丹不死之道者則

延而過之無修養之益有減奪之過者則

不足而天枉之矣黃庭經云百二十年猶

可還過此守道誠為難唯待九轉八瓊丹

要復精思存七元日月之華救老殘此明

修之可以延益也若守其素分委任天和

乘化而來任化而往生也若浮死也若休

盡所稟之一期亦謂得其壽矣不及此者

天枉而亡也莊子達生篇田開之謂周威

公曰祝腎云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

而鞭之曾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人

共利行年七十而有嬰兒之色不幸為餓

虎食之有張毅者高門懸箔無不走也行

年四十以內熱之病死約養其內而虎食
其外較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者皆

不鞭其後也謂其守一方之事至於過理

者不及於會通之適者也鞭其後者去其

不及耳是二子不終天理為天枉而亡也

達生化之旨當生不樂將死不懼則殤子

為壽彭祖為天也莊子齊物篇云天下莫

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乎殤子

而彭祖為天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

為一也秋生毛曰秋毫也凡人年十九已

下為殤此明道與俗及爾人世之情小則

企尚大則驕盈以道觀之無盈無企其致

一也死者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卿大夫曰

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人之死生雖賦以

天命然亦繫其所履君子察其所履而知

其壽夫易履卦云視履考祥是也春秋楚

伐宋還師鄭人享之九獻用周人上公之

禮也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享畢夜出取

鄭文公之女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

以壽終乎為禮卒於無別不可謂禮將何

以服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其後果敗於城濮終為商臣所執焉春秋僖十一年周襄王使內史過賜晉惠公之命惠公受王命而隨史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隨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夫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與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十四年惠公與秦戰於韓原為秦所擒二十三年卒皆如史過叔詹之言是則君子察人所履之行則知壽夭況於修至道喰元和而不能長生乎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七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八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景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疏前章明有由能自知自勝此身明能成老之左皆為強道志功首標大道汎兮示大難與為名是以聖人下舉聖人不貴其身以成光天之章義曰所謂有而不心今舉君之德行如大道之無不有其功不恃其功不為其大故能成其大業汎兮之道言可左右生物成不辭不有非大非小聖行國通不貴大其身故成其事也

注大道汎兮無繫而能應物左右無所偏名

疏汎兮者無繫之貌也言道之為物非陰非陽非柔非剛汎然無繫能應衆色可左可右無所偏名故莊子曰夫道未始有封義曰大道之體也疑而為真一融而為萬化汎然不繫諭彼虛舟無塊然之質不昧然而昏者非陰也無赫然之象不訖然而明者非陽也懸天戴地乾健而龍行非柔也委和順物細入毫芒非剛也能顯能晦

能微能章汎然無所繫著也刻彫類狀無所不為能應衆象也旁通萬境不局一方可在可右也一以貫之為天下式無所偏名也未始有封無涯無畧渙而散也無所不無寂而歸也無所復有生化萬殊也莊子齊物篇曰古之真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未始有物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此言天地初分人生其內品物咸遂性識真淳心跡無為故無封執其次以為未始有是非是非既彰道所以虧也道既虧也則有偏名矣修身之士當體道虛心無所執著以臻其妙理國富坦然無為以合於道通乎大方歸於至理也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

疏言天地萬物皆恃賴大道通生之功以全其生理而大道生化妙本無心雖則物恃以生而道不辭以為勞倦又解云物不辭謝於道爾義曰天之高也道氣蓋之地之厚也道氣

載之萬物之繁也道氣偏之非大道運氣
孰能致其高廣大繁多之功哉由道之
所化各得其生生生成成金備之理矣道
之生物也無為而物自生道之化物也無
為而物自化雖因道而生化而大道不以
生化辭勞物亦不以生化之恩歸功於大
道亦如雨露之施也物自潤澤於下物既
不辭謝雨露之德雨露亦不以灑潤稱功
所以聖主臨人達賢利物如大道生成雨
露膏潤爾聖人忘功於上民忘帝力於下
則合乎至化矣

功成而不名有

注言萬物恃賴沖用而生化而道不辭以
為勞功用備成不名已有
疏功者生成之功也言大道生物之功備
成而不以其物為己之有又解道之生物
雖則功成其功雖成曾不名有言忘功也
義曰言於有也則萬物之形各稟道氣物
得成就皆道之功非夫道氣稟之則生成
之功廢矣而道之妙本無有無名道之妙

用無窮無已物成而道不恃其力物生而
道不有其功既不恃物為我功亦不執物
為我有有無皆派功用都忘不獨忘生物
之功亦乃忘萬物之有也
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

注愛養群材而不為主宰於物無欲可則
名於小言不可名小也

疏此聲解義也云可名於小者不可名小
爾夫道生萬物愛養既成而不為主宰於
彼萬物常無欲心豈是道之狹小耶故云

可名於小者言不可名於小耳

義曰聲解義者如修詞之人云其可得乎
是不可得也以此詳之則經所云可名於
小是不可名於小也道之生化萬億之類
和氣周備巨細無遺畜之養之成之長之
愛護之功至矣茂養之恩普矣不為主宰
各遂生成無心於物含育之恩大矣此聖
旨所解也今釋云有情有形飛沉動植纖
芥之小丘山之大道氣覆育力無不周仁
愛畜養而不為主物賴於道不以為功雖

鯨鵬大軀固乘道而變化焦螟細品亦資
道以裁成故秋毫之小也道氣存則溫柔
潤澤道氣去則枯瘁凋零秋毫不棄可謂
之小充塞天下可謂之大不為主宰可謂
忘功斯則道之用也能小能大而非小非

大無所不小無所不大也

萬物歸之而不為主可名於大

注愛養之故萬物歸之有萬不同而不為
主可則名為大言不可名大非小非大故
以難名矣

疏萬物歸之者歸道生成之功也言萬物
歸道道不為主而有此萬物棄而不收豈
是道不廣大故云可名於大爾既云可左
可右所以非小非大非小非大固難與為
名注云有萬不同者莊子文也

義曰道生成於萬物物稟生成之功各歸
功於道而道不為主任物自遂非道之大
故聲解云可名於大乎所以可名於小是
非小也可名於大亦非大也非大非小難
可定名是難與為名也有萬不同者莊子

天地篇孔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輝澤乎大哉君子不可不判心焉無為之謂也無為為之謂天無為言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此言有萬物之不同

我獨同之可謂富有天下也道無有二物則萬形於物則有萬不同於道則就之惟一此聖旨所解也今釋云大道匪德藏名怕然無象是可名於小也萬物生者自生化者自化使各遂性不為之主是可名於大也亦猶帝王以道育物以德御民考六氣之和順四時之令恩以篤之義以正之仁以愛之禮以齊之信以教之實以勸之殺一草伐一木必以其時故攻焉煦煦焉恐其失所也可名於小矣及夫物遂其性民得其宜上下交歡天地和泰謙恭端穆讓德於天不為己有不為其主可名於大矣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注是以聖人法道忘功不自為光大故能

成其光大之業

疏言理天下之聖人布德施惠澤風化物遂生成法道忘功不自為華大故能成其光大之業爾

義曰聖人之理天下也愛民恤物巨細中

恩若可名於小矣任物遂性歸功於天又可名於大矣法道施化布德及人鼓以淳和之風被以清靜之政忘功不有不自尊高故其成業可大聖德可大以其不為大故能此事大理想身之士既然無著若雲之無心水之任器可左可右隨方隨圓不歸於常物來斯鑒物雖廣不拘應用之心利物雖多不矜利濟之德仁遠蠢動未始為私衆善歸宗不為之主是能彰非小非大之德無自專自伐之稱可以契金真之大道矣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疏言明道可
養之功此章明玉能明道則人歸之
明樂何樂歸性之由道出也下中
明無為不言之教以勸人不用道而
成其大業若由其觀大象而天下歸

執大象天下往

注大象道也帝王執持大道以理天下萬物往之矣

疏執持也大象道也此言人君執大道以理天下無為無事物遂其生俟日觀風皆歸有道故云天下往

義曰執用也大道非形不可執有聖人用道可以理人為於無為事於無事動植飛走各遂其生則航海駿奔梯山磨玉皆歸用道之君矣俟日觀風者昔聚密洲在巨海之中使者朝貢於漢言於武帝曰臣之國去此三十萬里國中常占候於天若東風入律百旬不休青雲千呂連月不散者中國將有有道之君矣臣國之主所以仰中土而慕道風薄金玉而厚靈物故乃步

王所以成光大之業也象者道也
猶執德中有象爾天下所歸各掌其
理聖人無象察之破以傷害之故能
致天地交泰執大象而人歸者喻以
象制所以八音作奏聞者悅其心百
才交陳管者通其口則行客為其駐
上矣天下之人歸於有道者猶此也
至言不文出口無味大象無欲觀聽
日新而求雲窮竭矣

天林而靖猛獸搜奇輟而出神香清弱水
度飛砂而朝於闕下艱苦道途十三年矣
斯則有道之主其德動天風雲效祥遐遠
慕德矣

往而不害安平泰

注物往而不傷害則安於太平矣

疏言天下四方之人慕化而往帝王以道

綏撫而不傷害之則安於太平矣平者言

政教之和平也太著功業之光大也

義曰綏宴安也撫安養也泰康泰也平和

平也害傷害也四方之人慕我道德觀風

俟日歸於聖人聖人因而綏安養之不以

教令督責之不以刑法傷害之故遠近之

人安其太平之政矣政教和平人俗康泰

然後功業光大故曰安平泰也論語曰遠

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斯

則帝道皇風無遠不屆矣

樂與餌過客止

注樂音樂也餌飲食也言人家有音樂飲

食則行過之客皆為之留止如帝王執道

以致太平亦為萬物歸往矣又解云樂以
聲聚餌以味聚過客少留非長久也是以
遠慮不可以久處仁義觀之而多責故人
君體道清靜淡然無味始除察察之政終
化淳淳之人故下文結云用不可既也

疏樂音樂也餌飲食也此舉喻也言人君

執大象而天下之人歸往亦如人家有音

樂飲食則行過之客皆為留止爾

義曰人君有道天下慕之如行過之客過

飲食聞音樂而為留止莊子至樂篇云咸

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人卒聞之相

與還而觀之是也夫樂者歷代之所用也

樂以象天奏之圓丘則天神降奏之方澤

則地祇升鼓之以和八風播之以政四時

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

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武王周公有大

武樂以和之人則安其性故為人之所重

王者功成而作樂理定而制禮所以通天

地神明也然此舉喻者以道則長存樂餌

非久所以樂悅於耳樂罷而人散餌以美

口食畢而衆離雖留止於一時故難期於
久永唯無為理國則衆歸而不可離有道
理身神全而不可散故下文云道出口淡
無味又言用不可既則非同樂餌有竭盡
之期也遠慮者結草之舍非久處之所仁
義者以兼愛而親不可以久交非若體道
化人人歸於道淡然長久詎可散乎察察
者苛急之政也淳淳者和樂之風也

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

注人君以道德清淨為之教初出於口淡

乎其無味不如俗中言教有親譽畏侮等

爾

疏道之出口者言人君約道德清淨之法

以為不言無為之教者初出於口淡然無

味豈若俗中有親譽畏侮等以為滋味乎

義曰甘言美詞所謂有味也無為之理清

淨之訓至道之言其出淡然安有滋味乎

俗中親譽之說即此經第十七章之詞也

謂甘言以親之美詞以譽之或威令之言

以畏之狎慢之言以侮之雖其有味皆非

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注道以鎮靜初無言教故視不足見聽不足聞而淳風大行萬物阜康計有餘故用不可既既盡也

疏既盡也道化無為澹然平正既不爲察之苛急又不爲激彰之法令故視不足見聽不足聞而歲計有餘淳風和暢動植咸遂品物光亨故用不可盡也

義曰道之無言其於言也無味於口道之

無形其於形也無見於目道之無聲也無聞於耳故喟喟不得其滋味視聽不得其見聞不同苛急滋彰之令驚民耳目矣物得其所曰平直無私曰正法細曰苛微賦迫促曰急禁令太明察察也法外立辟滋彰也滋多也彰顯也卓積也所以民之耳目日有見聞畏淫苛狂暴之刑逾於履薄懼腎察滋彰之令甚若臨深投足措手不知其所矣豈若以道臨御不可見聞淳風潛行萬物和暢用之不可以窮盡矣歲計

有餘者莊子曰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得老聃之道居崑崙之山三年其俗大穠其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言其德惠澤及於物而致豐穰況帝王奄有四海爲天下君以道垂衣天下蒙其化信夫人之修道於身者心無思慮則神氣全情無嗜好則愛惡息不感於覲聽不泊於恬和玄德潛充道可冀矣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九

景五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將欲歛之章第三十六

歸惟此章明道或用權國之利而歸
往則安於平泰則器則不可示人切
探歎服之權以示柔弱之行終結
魚之喻以明權道之微○義曰道之

爲化應變隨機其於上古也則君任

見聽不可聞用不可既及乎代云澆

欽定四庫全書

示欽缺開張之門以遇奸詐反與

於忠良東回郡可歸於正直明此

謂爲國家之利器也。用利器之主亦○

猶用兵焉不得已而用爾猶頃未弱
其行極明其機不以其權示於非人

知魚之不可失水魚失水則死人失機則貽素書曰陰謀外泄者敗

易曰機不容則害身此之謂矣

國興之將欲奪之必固強之將

景五 必固身之計谷有之必固與之

攝錄也此明聖人用權道以攝化衆生

人既有鈍根利根故教有權有實聖

量衆生根性故以權實覆却相明利

不生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畧示方便深

張原

義曰聖人設教分權實二門上士利根了通實教中下之士須示權門權門變通其法甚廣依經所判畧具四門夫根者謂智性之根也人之所稟真元道性能生衆智如草木之根生花結實展轉相生故名根也性之生智亦如此焉稟受之性由其氣也有清濁不同性有利鈍差別氣清和者生乃穎利才智過人明古達今問一知十此人根性既利了悟圓通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見善如不及聞惡如探湯故能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明方便之法知進趣之途不俟權道誘之自建真實之教矣四門者歛弱廢奪也

疏鈍根衆生惑滯微久自非以權攝化不可令其歸往故將歛歛其情欲者則先開張極其侈心令自困於愛欲即當自歛歛失強弱等義亦復如是推而行之無不信矣乍聞斯語以為非道德之意深達玄極然後明權實之由故注云君子行權貴於合義小人用之以為詐誦下文又云不可

以示人者正為權道之難故爾

義曰鈍根之人稟氣濁雜者則生頑鈍智識不通莫辨是非豈知善惡或復貪性狠戾徇欲恣情動陷罪纏永乖人域聖人常善救物俯念含靈示以權門令其自悟故開四門權道以攝化之第一將欲歛之必固張之者攝其心也第二將欲弱之必固強之者攝其性也第三將欲廢之必固興之者攝其欲也第四將欲奪之必固與之者攝其貪也夫心廕則道契心侈則過生因侈獲過自思復其廕矣此歛歛其心之權矣性弱則德全性強則禍起因強起禍自思復其弱也此伏性性強之權也寡欲則行清多欲則神濁欲深濁極自思復其清矣此廢欲清神之權也不貪則儉約極貪則殃身因貪獲殃自思復其儉矣此修儉奪貪之權也皆先極其侈心使自困於貪欲然後反性修德也乍聞者以為非無為自化之旨然性有利鈍之別悟有漸頓之殊頓悟者不假於從權漸化者須資於

善誘乃有權實之別爾權道教人合歸乎大義故云貴於合義也小人輕弄權道因其詐欺故不可以輕示於非道之人矣論語云可與立未可與權言用權之難也陰符曰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命此之謂歟

是謂微明

注經云正言若反易云巽以行權權反經而合義者也故君子行權貴於合義小人用之則為詐誦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矣故老君前章示執大象斯謂之實此章雖以歛張是謂之權欲量衆生根性故以權實覆却相明令必致於性命之域而惑者乃云非道德之意何其迷而不悟哉故將欲歛歛衆生情欲則先開張極其侈心今自困於愛欲則歛歛矣強弱等義略與此同此道甚微而效則明著故云是謂微明爾

疏權道攝化其理甚微較其所中效則明著故云是謂微明

義曰權道至微用之則明校量其效可謂彰顯矣著明也夫聖人屬念上士遊心玄界無為冥符至道而權實之教安所用哉所以權教之設為中下之智耳亦猶用兵之道也上智伐謀制敵不在於與師坐籌決勝折衝千里而下智昧於機變必俟交兵上決頭領下制肝脾然後方知勝負之勢徐議進退之方如此昧於變通必須示其權法國權變正可謂無害於人矣吳以行權可與立之義已具圖解

柔弱勝剛強

注吳順可以行權權行即能制物故知柔弱有必勝於剛強矣
疏易云吳以行權欲明吳順謙卑則可以行於權道故欲俞先與之張欲弱先與之強而卒令其欲弱者柔弱之道能制勝於剛強也故云柔勝剛弱勝強
義曰易下繫云吳以行權吳順也既能順時合宜故可以行權也若不能順時制變則權不可行矣夫吳者齊也順也東南之

卦春夏之交斗柄東南萬物繁榮矣吳主申明號令以示法制故云吳德之制也又吳主於風帝王號令猶風之行教能稱揚號令而不彰伐以自幽隱故曰吳稱而隱以是言之吳有柔順潔齊幽隱不伐具此四德復能發號令應變制宜方可行於權道由此而論權道不可輕而讓之也若合義能行則可以化惡為善與國利民不能者則害性傷身卒為詭詐矣人君教養惡之人以權制變然更守以柔弱示之謙和則剛強之人咸遵其柔德矣
魚不可脫於淵國有利器不可以示人
注脫失也利器權道也此言權道不可以示非其人故舉喻云魚若失水則為人所擒權道示非其人則當竊以為詐誦矣
疏脫失也利器權道也夫魚之在水猶人主秉權魚失水則為人所擒權道假示非其人則為小人所竊弄而為詐誦矣
義曰魚之處淵也失水則死得水則生人君用權道也得其人則為善失其人則為

敗魚能潛深潭匿巨浸不食餌不吞鉤則無失水之憂也人君能任賢良委忠正斥奸佞塞回邪則無失權之歎矣魚失水則為人所擒君失權則小人得志竊人君權道而弄之者必反白以為黑反善以為惡肆其奸邪縱其殘酷所以豎牛之廢嫡立庶傾陷於穆子之家趙高之疾正害忠墮亡於秦祖之業民罹其禍人恚其君民散國危不可以救矣說文曰詐欺也誦者謬欺於天下也誦者春秋晉文公使楚怒而戰乃執曹侯卑於宋楚果伐宋文公因而戰楚楚師敗績文公復召周襄王於河陽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故大合諸侯而欲以專事天子以為名義自燮強大不敢朝周喻天王出狩因得盡君臣之禮皆誦而不正之事也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非其地也若此尚謂之誦謬况奸臣小人弄權欺主得不成而自悔乎修道之士內正其心外正其行內外惟一貞正無邪然後屬心動念可以昭

感真靈如其言行相違邪而不正雖虛仲
俯仰外飾其容信無益矣

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

謙前章明道
名之橫故道無為侯王守之而自化
以明無言說教而欲道教故演暢此
章於上經之末將寄無為於下格之
人爾曰義曰人君之理天下也以實
道統權實二教以爲化本夫實教者
萬方人君與父子服而行之法以正
刑章者不以權道爲之改惡而善同
而論長斯爲章爲老君曰人無年人
故故權道教之亦使歸善無入天下
皆可覆朴矣朴者妙本之道也依王
守而用之萬物自化故欲安易常以
無爲鎮之則天下靜而正矣修造之
土聖人以玄功難應世欲易造設科
戒儀範之文用齊其外者注念神疑
制其食味祈真朝謝之品謝其過尤
然徒越於學無學之途雖爭其宜而
於損之又損之所弊乎無爲則邪
景之開之不問鎮靜之淨和可致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疏道性清靜妙本湛然故常無為也萬物
恃賴而生成有感而必應故無不為也夫
有為者則有所不為也故無為者則無不
為矣

義曰道性無雜真一寂寥故清靜也玄深
不測如彼澄泉故湛然也寂然不動無為
也感而遂通無不為也無為者妙本之體
也無不為者妙本之用也體用相資而萬
化生矣若扣之不適感之不應寂然無象
不能生成此雖無為何益於玄化乎君復
循迴不息動用不休役役爲勞區區無已
此之有為也何所寧息乎當在爲而無爲
以制其動在無為而爲以檢其靜不離於
正道無滯於回邪可與言清靜之源矣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注妙本清靜故常無為物恃以生而無不
為也侯王若能守道無為則萬物自化君
之無為而人淳朴矣

將自感化君之善教而淳朴矣

義曰君王理萬方諸侯率一國俱能用無
為之道清靜之化萬物化於下侯王靜於
上可謂至理矣教而後化是從而化也不
教而化是自化也教而化者無不為而能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

注人既從君上之化已無為清靜而復欲
動作有為者吾將以無名之朴而鎮靜之
無名之朴道也

疏無名之朴道也欲作者動作有為也吾
者侯王自稱也言人稟承善教以化君德
無為清靜矣而復欲動作有為者吾則將
以無名之朴以鎮靜之令其清靜不動作
也

義曰夫應用則爲道道有強名也攝迹復

歸朴朴無名也侯王以道化人人稟其化
皆清靜矣若復他境所牽人欲動作者侯
王復以道之妙本無形無名之至朴鎮靜
其心不令有為動作常合於道化清靜也
人之修道融心寂神已有通感而世塵妄
起外念忽生將起躁競之途或溺是非之
境即可急詣靜室思玄念真以無為之道
鎮其心靈制於妄想如水之濁徐以澄清
則三尸不能千百邪不能擾魔試都息造

於虛無之階矣

無名之朴亦將不欲

疏上言凡人欲動作有為者人君則將無名之朴而鎮靜之今言於彼無名之朴亦將不欲者夫所以鎮無名之朴為衆生與動欲心若復執滯無名還將有迹今此衆生尋迹喪本復入有為則與彼欲心等無差別

義曰凡人既化清靜而復動作有為以積習生常沉迷日久亦猶水難清而易濁性難澄而易昏心難靜而易動志難久而易退人君當以妙本之朴鎮而靜之亦既靜矣又當兼忘所執都令泯然則冥寂玄通洞達真妙是令衆生不滯於迹聖人不滯於空空有兩忘盡登正觀矣

疏故初用無名之朴以鎮靜蒼生欲心蒼生欲心既除聖人無名亦捨喻如藥以理病病愈而忘藥舟以清水水清而遺舟若水已清而仍守舟病已除而復嘗藥豈唯不達彼岸亦復更生患累矣

義曰既已靜於人性復能達其無名如既清而忘舟病愈而忘藥可謂達真修之要矣夫舟藥者喻言教也衆生輪回世網迷惑有無漸染六塵牽緣衆惱而為病也老君演無為之訓叙弘教之功以此真經為理病之良藥因經開悟迷惑自祛純內染之塵絕外牽之惱積病既愈世網盡除然須遣教忘言混融歸道矣又以世間衆惱生死輪迴派浪真元漂沉正性有如巨海陷溺衆生逐境隨波無由超度老君以此經玄妙理國濟人於愛欲海中拯拔群品因經得濟如乘巨舟橫截派流超登彼岸欲渡不能傷其性愛渡不能溺其心出積苦之庭踐長生之域既已濟矣然當忘所乘之舟捨所執之行極神無何之境遊心自得之鄉是可謂虛而保真清而容物人貌而天泛然皆順獨任自然矣若執所乘之舟保所餌之藥不達而生患豈虛言哉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注言人君既以無名之朴鎮靜蒼生不可

執此無名而令有迹將忘尋迹喪本復入有為故於此無名之朴亦將兼忘不欲於無欲無欲亦忘泊然清靜而天下自正矣疏夫無名之朴既將不欲不欲之欲於此亦忘則泊然清靜是名了出君無為而上理人遂性而下化不煩教令而天下正平故云天下將自正

義曰衆生動作之心既已靜矣而又忘舟藥之喻仍遺無名之朴不欲之欲亦復都忘是則了出有無曠然不滯君於上也不言而自信人於下也不化而自行不言而信是無為而上理也不化而行是遂性而下化也化及於此何教令之有哉天下正平可復於太古之道矣理身者因教而明道悟道而忘言不為譽故無怨不為利故無害理心術理好憎適情性不惑禍福不妄喜怒混然與大道冥通而忘其所習遺其所執心寂於中神化於外修於無修學於無學得於無得可謂明真經之玄曠窺大聖之堂奧矣上經法天故奇有三十七

太上之君也潛融至化物自生成不彰其德德益光大是以有德也然天地萬物之所稟受者道為之元德為之始道有深淺故有可道常道德有厚薄故有上德下德則道之與德不獨在於帝王但行道者為道人行德者為德人行有深淺故有上下之殊也莊子曰虛無為開導萬物謂之道人清靜因應謂之德人德有優劣世有盛衰故上德之君神與化淪體道而存德動玄冥天下歸之莫見莫聞德歸萬物皆曰自然所以云太上貴德也莊子雜篇云萬物任自然而各得其生所以為德也故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注德者道之用也莊子曰物得以生謂之德時有醇醪故德有上下上古淳樸德用不彰無德可稱故云不德而淳德不散無為化清故云是以有德達德下衰功用稍著心雖體道跡涉有為執德可稱故云不

失迹涉矜有比上為麓故云是以無德也疏此言淳風漸散德亦下衰故聖人美無為之風而百姓尚無為之跡尚述為劣故云下德迹著則有德可稱故云不失稱德不失跡涉矜有矜有之弊淳樸不全故云是以無德

義曰下德之君體德而行德既昭著上配於天下民知之或見或聞德及於物物歸其德可稱可顯故不失其德矣執而不失矜德有為有矜有執去道甚遠以有跡處

比於上德之君是無德矣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

注知無為而無為者非至也無以無為而無為者至矣故上德之無為非徇無為之美但含孕淳樸適自無為故云而無以為

此心迹俱無為也

疏覆釋上德也夫上德潛運無為而理淳樸不散故無名迹今言上德之無為者但含孕淳樸適自無為非知無為之美而為此無為故云而無以為豈唯無跡可矜抑

亦無心自化故注云此心跡俱無為也義曰上德之君性合乎道而命令乎一體自然為用運太和為神動合乎天靜合乎地與道相得而無所為也神無思志無慮者此心之無為也不顯其功而功若天地

不彰其明而明並日月此迹之無為也夫此無為非偽學無為而為於無為是無以為也陰陽為之使鬼神為之謀進退推移與化無極玄默寂寥而與化俱此謂心迹俱無為矣然德以包育於物亦所以彰其跡也

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注下德為之者謂心雖無以功用彰著跡涉於有為故云為之言下德無為有所以為之此心無為而跡有為也

疏此覆釋下德也下德為之者謂心美無為之化而為此無為故云為之語心雖曰無為論跡即涉矜有故云而有以為言下德之為有所以為之也故注云心無為而迹有為也

義曰下古德衰心迹明著其君知有為為非知無為為是有為則澆薄無為則淳和有此分別故韜心藏用行此無為之事制彼有為之為故云為之心欲於無為遊行無為於迹乃涉矜有也知無為為美有為為惡捨惡從善慕此無為以分別故是有所以而為也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

注仁者兼愛之名下德衰而上仁見所以為兼愛之仁故云為之行仁而忘仁亦欲求無為故云而無以為此則心有為而迹無為也且上仁稱無為者據迹欲無為而方止義未可以語下德之有為也

疏此下明道廢則仁義遂行言上仁者謂以仁為上佗皆倣此仁者兼愛之名也大道之行物無私惠淳風漸散兼愛遂存今明所以為兼愛之仁故云上仁為之行仁而忘仁雖有施而不求報兼愛則難偏終是小惠未孚是以語心常為有事故云為之論迹則近無為故云而無以為注云此

則心有為迹無為也

義曰兼愛萬物博施無極謂之仁也素書曰仁者人之所親有慈惠惻隱之心以遂其生成是也仁者博施於物乃所以生偏私也比夫德則劣矣夫至道之代兼包諸行無所偏名故冥寂玄寥通生而不宰者道也物稟其化各得其得者德也成之熟之養之育之者仁也飛行動植各遂其宜者義也有情無情各賦其性者智也時生而生時息而息者信也順天地之節固四時之制禮也鼓天地之和以悅萬物者樂也故恬澹無為無所不為矣及大道既隱而德化行焉至德之化亦兼之以大仁大義大禮大智大樂大信而共化焉泊乎德之廢也仁獨為仁義獨為義不能兼而化矣夫何故哉行仁者以慈愛為心故無剛斷之用是則義缺矣行義者以決斷裁非有取有捨是則仁缺矣所以仁獨為仁義獨為義故不能兼化也然上仁者雖有兼愛偏私之迹能於仁忘仁則忘其迹其迹

雖無心有博施之念周旋憫物皆欲其安故心涉有為也上仁忘迹故迹無為也小惠未孚者春秋莊公十年魯人曹劌對魯公之語也是歲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聞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攝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剋之夫大國難測惟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此言小惠未徧小信未孚故皆不廣況兼愛之人必不周普雖力於行仁其去道德也遠矣

上義爲之而有以爲

注義者裁非之義故云爲之有以裁非斷割令得其宜故云而有以爲此則心迹俱有爲也

疏義者宜也謂裁非斷割令物得宜夫淳樸已殘是非斯起將欲裁非就是令得所宜故云上義爲之謂心欲裁非就是有所以爲之故而有以爲注云此則心迹俱有爲也

義曰理名正實處事之宜謂之義也素書曰義者人之所宜賞善罰惡以立功立事淳樸之代則無是非非生而淳樸散矣辯是與非裁制斷割者義也故知其是而明之知其非而制之明是制非則心迹俱有爲也然義者所以立即行亦所以成華僞也理國理身偏執仁義而無道德何異乎鑽冰求火北轅適楚乎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注六紀不和則爲禮以救故云爲之禮尚往來不來非禮行禮於彼而彼不應則攘

臂而怒以相仍引

疏禮履也謂可履而行也莊子曰以禮爲翼所以行於世也夫制禮者所以救衰弊也故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曲爲之防事爲之制淳樸一失衆務事馳且存檢外之迹非曰由中之數故揖讓崇其禮文王昭其報施往而不來非禮來而不往亦非禮今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怒以相仍之故云攘臂而仍之

義曰謙退辭讓敬以守和謂之禮素書曰禮者人之所履風興夜寐以成人倫之緒禮以成謹敬亦所以生情愔也夫摘辟爲禮澶漫爲樂而天下始分矣徒得形表而不由中也威儀者言其恭肅矜莊有威可畏謂之威進退俯仰有儀可法謂之儀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又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是也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進退恭敬屈伸俯仰之容舉其大數爾禮之大者婚冠喪祭邦國之本動靜容止孰非禮哉禮者敬之體也如首之在上足之在下

尊卑自列不乘天理故君臣父子猶一體也上下相忘道之實也後之爲禮者外備容儀內懷欺侮忠信不足則更相誅責王帛以表其志揖讓以飾其情施而不報往而不來則怨怒起爭因以爲亂故攘臂仍

引易若大禮與天地同節之美哉以禮爲翼者莊子大宗師篇曰古之真人也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求以刑爲體以禮爲翼以刑爲體者縛手其殺也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道德既失仁義公行仁失則兼愛之迹乘義失則是非之儀亂君子犯禮小人犯刑聖人觀事觀時以行禮法夷狄知連命之誅臣子識尊嚴之教因人情而設教斯之謂報報施者樂記曰樂者施也禮者報也樂以彰德禮以報情往來之謂也曲爲之防者防記曰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防與防民所不足者也夫爲之防民猶喻之故君子禮以防德刑以防淫命以防欲子曰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

以爲民防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憚於上，故亂益亡。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防民，諸侯猶有叛者。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防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事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示民不嫌也。以此防民，民稱得同姓以弑其君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偕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以此防民，民猶偕死而號無告。子云：修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以此防民，民猶忘其親，殷人吊於墳，周人吊於家，示民不偕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防民，諸侯猶有薨不葬者，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以此防民，子猶有弑其父者，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故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爲主焉。父母在，不敢有

其身，鯁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防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子，云：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以此防民，民猶有貴祿而賤行，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以此防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禮者，防民之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其無別也。以此防民，民猶有自獻其身，子云：娶妻不娶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防民。春秋猶去其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昭公娶於齊，禮非之後，同姓也。祭男女，不交爵，以此防民。陽侯殺緣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避遠，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犬，故不入其門。以此防民，民猶以色厚於德，故君子遠色，以爲民紀。男女授受不親，男女不自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不問其所疾，以此防民。淫泆，猶有亂於族者，子云：婚禮，娶

親迎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娶，恐事之違也。以此防民，婦猶有不至者，斯皆嚴其禁，尚不能止，況不禁乎？此所以明道德，既喪仁義，又隨世亂，而存禮，禮極而爲亂，去無爲之化，日以遠矣。理世之君，豈可背道德而專於禮哉？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注：失道者，失上德也。上德合道，故云失道。夫道德仁義者，時俗夷險之名也。故道衰而德見，德失而仁存，仁亡而義立，義喪而禮救，斯皆適時之用。爾故論禮於淳樸之代，非狂則悖，忘禮於澆漓之日，非愚則誣。若能解而更張者，當退禮而行義，退義而行仁，退仁而行德，忘德而合道，人返淳樸，則上德之無爲矣。疏：此却明智弊之由也。失道者，失上德也。上德合道，故云失道。爾上經云：大道廢，有仁義。莊子云：道隱於小成，道無不在，而此亡大者，約人而言爾。故時淳則大道公行。

俗澆則小成遂作小成作而大道隱仁義行而至德衰此則代俗淳醜之殊聖人適時之務爾故淳樸漸散則失道而後德德又衰則失德而後仁燕愛迹存則失仁而後義義非不足則失義而後禮且論禮於淳樸之代非狂則悖忘禮於澆漓之日非愚則誣是故聖人救代之心未嘗有異而夷險之跡不得一爾

義曰五者之失隨代澆淳而然也大樸既散全德守之德既下衰仁愛繼之仁愛不足義以制之義之不行禮以救之夫禮以救亂亦所以生亂何者禮煩則俗薄俗薄則交爭交爭則亂生矣然而理國之急禮為之上春秋昭公二十六年晏子對齊景公曰禮之為國與天地並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恭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謂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而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

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也則理世之道禮為急矣道德既喪禮復不行其異類乎道德仁義日以喪矣禮所以救亂理民可不矜乎故君子博即以明禮斯之謂也非從天降非從地出酌在人情而已矣

天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注制禮為忠信衰薄而以禮為救亂之首

爾用禮者在安上理民豈玉帛云乎哉

疏夫若發語之端也言末代聖人所以行

於禮教者由救忠信之衰薄爾若使人懷

忠信復異假於禮法乎而亂之首者以禮

防亂則但可為理亂之首爾而非道德之

化也

義曰亂者理也如周有亂臣乃理國之臣

也忠信既薄上下離心聖人設禮以教之

約法以檢之明尊卑上下以勸之著降殺

等倫以節之雖忠衰信薄人不救為亂者

由行禮以理之矣四者既失而不以禮節

之則民無所措其手足矣上文所謂曲為

之防民猶或踰之斯禮所以救亂致理之大務也禮經曰安上理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王者功成作樂理定制禮各因時而垂教歷代以沿革不可執古之道守常不移矣子曰達於禮樂者民之

父母也能達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

無志氣塞乎天地禮樂通乎神明所以樂

云樂云鍾鼓云乎哉禮云禮云玉帛云乎

哉斯可以施及四海以畜萬邦故禮之救

亂致理先王之所以急也若反徑樸敦太

和復道德然後禮可廢矣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注識者人性之識也謂在人性識之前而

制此檢外之禮雖欲應時實喪淳樸故云

道之華禮以救亂所貴和同而失禮意者

則將矜其玉帛貴其拜跪如此之人故為

愚昧之始

疏前識者制禮之人也謂之前識者言在

人識性之前制此檢外之禮道順人性禮

存外跡以之此道乖失質素所以為道之

華也而愚之始者夫禮以靜亂因亂殺之貴在協和歸於淳樸而代之行禮者不務由中之性唯務形外之飾敬愛不足幣帛有餘非達觀所存誠為愚之首故云而愚之始也

義曰制禮之意所以救弊也夫何故哉道德既喪仁義復衰不制之以禮則奸亂生矣故制禮以救其弊焉於人識性之間制禮以節之進退動靜未始不拘於禮矣謂聖人達知其事預為之防也故云在識性之前謂之前識道以教素禮徇容儀流傳想懸故為道之華矣華者不實之謂也失禮生弊弊極則亂救弊而亂息故云靜亂也禮得其所謂之協和矯兒飾容內無其實則為愚之首也夫因親以教愛因嚴以教敬愛所以事親敬所以事君愛敬不由於心玉帛以表其外非愚而何禮之作也叙尊卑明上下別同異正人倫使君臣父子不失其序今之為禮者中外相違華盛而實毀末隆而本衰禮薄於忠權輕於信

威不及義德不逮仁為理之末為亂之首詐偽所起忿爭所因也有其體無其心動不由中者其救弊也不足於致亂也有餘何者禮之繁也則進退整齊一成規一成矩從容逶迤一如龍一如虎其諫人也如子其導人也如父習之變也以質為辭以文為高實以風聲擅其虛飾作巧以誇競尚華以檢束此謂禮煩則亂智變則詐所以升朱非成也所化商均非九成所變是禮樂雖設不克救之矣故俗之亂也禮何為我詠詠雅頌而風不能移也鍾鼓絲簧而俗不能變也謙退辭讓而天下不之信也守柔復雌而天下不之親也懸爵設賞而賢人不至也攘臂執手而君子不來也兒謹辭豐而心誠不施者徒有禮容無益於救世矣是知感天地動鬼神盡敬於心推心於道明德惟馨神饗之矣潢汙行潦之水蘋繁蘊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可羞於王公可薦於神明斯由中之禮也苟不及此所謂愚之始矣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

注有為者道之薄禮義者德之華故聖人處無為之事其厚也不處其薄矣退禮義之行其華也自居其實也

疏大丈夫者有道之君子即前上德之君也道德無為謂之厚實禮義有為謂之薄華言聖人先道德之化故云處厚處實後禮義之教故云不居華薄

義曰有道之君體真之士志趣廣大道德弘深之謂也大者言道德之大才夫者數極於十人之長大極十之數十尺為丈故云丈夫舉其全與大也所以老君十號亦號大丈夫大聖師是也夫抱道之君行上德之化無為無事惟精惟微以道教人入宗於道居其實也以德育物物宗於德處其厚也不以前識之華弊薄之禮而化於人故云不居其華薄矣通玄真經曰大丈夫恬然無慮澹然無慮行乎無路遊乎無怠出乎無門入乎無房屬其精神偃其知

見漠然無爲而無不爲也
故去彼取此

注去彼華薄取此厚實

疏彼謂禮義也此謂道德也聖人去禮義之厚華取道德之厚實故云去彼取此推論聖人百慮同歸二際俱泯豈有彼此而去取耶設教引凡託言之爾

義曰此自大丈夫已下謂欲令行化之君尊道尚德復樸還淳去禮義之末跡變淳薄之華態使處於道德之厚不處禮義之薄居淳樸之實不居玉帛之華雖有識於玄同躋舍靈於道域而言去彼禮義取此道德也所謂設教垂戒非聖人實有去取之分別矣若人君能捨禮而行義去義而行仁除仁而尚德違德而適道去末之華薄歸本之實華以茲爲化豈不至哉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一

景七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疏前章明上

不問故舉丈夫去取之行示物向背此章明物得道而或強遠則存神之則矣故曰天地神谷萬物之得一者所以明用道則安失道則危王侯復遠寄在於歸甲抑損損德爲基不欲如五顯明以爲至戒矣

昔之得一章

注一者道之和謂沖氣也以其妙用在物爲一故謂之一爾

疏昔往古也一者沖和之氣也稱爲一者以其與物合同古今不二是一故易繫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蓋明道氣在陰與陰合一在陽與陽合一爾言昔者將欲原始要終抑末歸本引昔得以證今得待一之數畧於下文

義曰老君將欲明沖和道氣通生萬物歷叙得一之妙以明生化之由道之生化無終無始借古昔久遠之義以爲布化之源所以謂道爲一者萬物之生也道氣皆降

之氣存則物生氣云則物死物之稟道所稟不殊在物皆一古今雖移一乃無變故云不二是一謂之一道非陰陽也在陽則陽在陰則陰亦由在天則清在地則寧所在皆合道無不在非陰陽也而能陰能陽非天地也而能天能地非一也而能一周旋反覆無不能焉昔既得之今猶昔也是知虛心則道合冥寂則一歸能冥寂虛心者是謂抑末歸本矣一陰一陽之謂道易繫之辭也一謂之無無陰無陽乃爲之道一得爲無者是虛無太空不可分別惟一而已故一爲無也若其有境彼此相形有二有三不得爲一故在陰之時而不見爲陰之功在陽之時而不見爲陽之力陰陽自然無所營爲此則道之謂也以一言之爲數以數言之謂一以體言之謂無而物得聞道之道微妙不測謂之神變化應機謂之易總而言之皆無謂之道故聖人以人事隨其義理立其名號不一而一故能常一常一非一亦非非一而爲一者蓋天地

之始萬物之元生化之本有生之壽也自一而能陰能陽所以一生二也原始要終者原本也要明也本其始而明其終易繫詞也

天得一以清

䷀氣象之大者莫大乎乾元故先標之為得一之首純陽之氣由得一故能宮隆廣覆資始萬物

義曰陽氣浩大乾體廣遠又以元大始生萬物萬象之物皆資取乾元而得其生故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也夫天積氣也故為氣象之大形如倚蓋故曰穹隆是有穹天之說言天穹隆高大而圓包覆萬物天乃純陽虛無之象非有礙之質然夫天也非沖和道氣所運則不能清淨而不息矣易繫曰乾天下之至健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正義云此明天之得一剛質確然示人以和易由其得一無為物由以生示人易也若乾不確然或有隙裂是不能示其得一簡易之道也

地得一以寧

䷁形質之大者莫大乎坤儀純陰之質由得一故故能盤礴厚載資生萬物

義曰陰氣浩大坤體廣厚生長載物合會無疆地積形也故為形質之大柔順安靜萬物資生焉然大地也非沖和道氣所運則不能厚載而安寧矣易繫曰坤天下之至順也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正義曰此明地之得一以其得一故坤隤然而柔自然無為以成萬物是以示人簡矣坤不隤然或有確然則不能示人以簡是乖其得一也

神得一以靈

䷁神者妙萬物以為言由得一故能通變無方不可形詰

義曰在天曰神在地曰祇在人曰鬼通而言之謂之神也神者陰陽不測隱顯無方然夫神也非沖和道氣所運則不能變化通靈矣不能變化無方通靈不測是乖其得一也

谷得一以盈

䷇水注川為溪注溪為谷言谷得一故能泉源派潤盈滿不竭

義曰溪谷得沖和道氣所運而水注盈滿道氣去之則深谷將為陵矣若深谷為陵水涸川竭是乖其得一之用也

萬物得一以生

䷁物者通該動植有識無情總謂之物得沖和故能生成運動而不歇滅

義曰萬者舉其大數也春秋曰萬數之大也物者有質可見總謂之物該約也動者謂鱗甲羽毛裸蟲飛走之屬也植者謂山川草木之屬有情者謂有形而有情識者也無情者謂有其形而無情識者也此物之衆拘於億兆之類然不得沖和道氣所運則不能生不能成矣

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

䷇侯王人主也侯者五等之爵王者萬衆之主言侯王得一故能永有天下無思不服而為天下正平也本或作貞字者貞即

正也

義曰王者人君之通號也管子曰通德曰王古之製字者三畫象天地人連其中畫以通其道故曰通德為王亦云人所歸往曰王居尊位統三才三畫而中畫通之以貫天地人而為之主故為王字春秋曰今之王古之帝也昔堯舜之前皆稱為帝舜授於禹禹以謙讓自云德不及帝故去帝稱王亦云禹授禪位於益禹之子啓居於箕山啓賢故諸侯去益而朝啓禹雖有禪益之名而天下之人皆歸於啓啓以德不及五帝乃自稱王自是之後皆以王為號至秦并天下吞滅諸侯獨為一統乃上採三皇下兼五帝通為皇帝之號焉今之王爵居五等之上漢法非劉氏不王非功臣不侯自是相承以天子之眾子為王嫡為太子自周有天下王之子為王子王之孫為王孫國朝定法以皇帝之孫姓為郡王承嗣者為嗣王異姓有功則封王或別錫美號或封郡王然皆無列土之位矣侯者

五等之爵公侯伯子男也言侯王者取文之順而舉其一餘可知也然夫侯王既居尊極富有萬民常用神和之道無為之理以守其位乃能長為人主理化平正故經曰聖人抱一以為天下式也無思不服者詩文王之風言文王之德東西南北之人皆感其德心無不歸服也

其致之

疏物得道用因立名道存則名立用失而實喪矣故天清地寧神靈各盈皆寶妙用以致之爾故云其致之
疏此總釋前義而生後文致得也言天之清澄地之寧靜神之靈變各之盈滿物之生成侯王之正平者何以致其然耶皆得道之妙用爾此明得道之為益下文文明失道之為損

義曰言天地神谷萬物侯王六者能保其常安其所者何哉由得神和道氣而各臻其妙也天以之清地以之寧神靈各盈萬物以生侯王正平能不失其道則各當其

分矣其有失者如下文所明矣

天無以清將恐裂

疏無以者致識之詞也以用也夫矜存者喪執得者失言天得道用則致清得者不守道神和而但矜用其清將恐至於破裂不成象也

義曰天陽氣也人君象之陽氣亢極則為災衰神和氣散則致破裂矣故占云天裂者陽氣不足君德衰微天乃開裂晉惠帝元康中中人君德衰天示災變天裂數丈殷然有聲是失神和得一之道氣也自此西晉版蕩惠帝衷帝皆罹其咎君象於天氣之相感信矣
地無以寧將恐發

疏言地得道用而致寧靜當須忘其寧靜若矜用其寧靜將恐至於發洩不成形也
義曰地陰氣也人臣象之亦主妃后女主之位陰氣既極神和氣散則有發洩之變矣史記云周幽王二年辛酉西周三川皆震岐山崩老君曰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

神無以靈將恐歇

若過其序人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地有地震今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源必塞源塞國必亡夫水土衍而人用也土無所衍人之財用不亡何待斯乃失仲和道氣之用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地震有五又有梁山崩沙鹿崩石言等狀異洎秦漢已降不可勝紀大則淪陷城邑小則摧圯廬舍皆分野為災人罹其咎矣

義曰夫天地質象萬物稟形皆有神明主之神明者乃氣中之精靈者感化而為神焉其大主天地其小主邦國山川若守常循和則能變化不測若肆其威禍見恠於人乖其道氣將致歇滅矣春秋僖公三十二年七月神降于莘號公享之周惠王問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

谷無以盈將恐竭

降之鑒其德也將亡神亦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得神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矣魏名陳德其將亡乎後號國遂滅昔阿神為虐娶女於人西門豹投巫於河其害遂息神亦歇滅是乃神不守道氣肆害于人自取殄滅矣

義曰谷之所以虛受不竭者由其得神和將恐至於枯竭不能派潤也

道氣而能無竭道氣去之則為變恠繫於邦國廢興也老君曰伊雉竭而夏亡阿竭而商亡周幽王辛酉川竭山崩周亡之微也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數及於十紀猶極也十一年庚申西周為犬戎所滅平王東遷是矣

萬物無以生將恐滅

義曰有形之物有情無情之眾稟冲和道

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蹙

氣則生失冲和道氣則死也西昇經曰氣散生者死內觀經云氣來入身謂之生神去於形謂之死神與氣皆道之一謂也道存則生道去則死信哉

義曰侯王用道化民所以安其尊位貴居

人先高居人上若守謙冲之志戒盈滿之非因百姓之心行清靜之化則事作長久天下樂而推之欣而戴之矣易謙卦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若違道反常肆行凶德失冲和之妙乖執一之方則身喪國亡顛

歷項什矣侯則晉靈公夷皋宋昭公杵臼齊懿公商人陳靈公平國是也王則夏之太康殷之武乙周之幽厲漢之桓靈是也皆違逆天常反道敗德以取滅亡矣

疏注云聖教垂代本為生靈者書云天生萬物惟人為靈元后作人父母是知聖教所屬在乎一人雖始戒天地使忘清寧之功終戒侯王無矜化育之德用謙之道具如下文

義曰惟人萬物之靈者尚書泰誓篇武王十三年大會盟津詰衆之詞也聖教者指此上下經垂文於代本為愛養生靈本遂其性故戒王侯使取則此經清靜行化生靈者言人為有生之最靈也元長也后君也一人天子所稱也尚書曰在余一人是也天子應天順人為父母當法於道化愛育于人如父母之愛子爾先引天地清寧發裂之義以戒侯王守謙慎靜之規言天地至大失於道氣猶致其禍況人君乎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

注侯王貴高兆人賤下為國者以人為本基當勞謙以聚之今樂其愷悌之化不然者離散矣

疏貴高片侯王賤下謂黎庶言侯王因黎庶得貴是知賤下為貴高之本基也

義曰夫理國者功在一人不可一人以為理必資於衆然後侯王得深嚴其居尊崇其位行其教令布其恩威而理於衆焉黎庶者皆衆也

疏書曰人惟邦本本固則邦寧人君務謙聚人可謂固邦之本也

義曰人惟邦本者尚書五子之歌太康在位畋遊無度畋于有雉之表十旬不返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述大禹之戒以作歌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婦愚夫一能勝于言天子當畏敬小民所以得衆心也太康啓之長子啓乃禹之子此言太康失德以速滅敗故有窮氏因人不忍距之于河不克反國夏祚遽亡及少康年長方復社稷矣

務謙者言人君當以謙下為務易曰謙德之納也謙專而光又曰天道虧盈而益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以下人故為德柄如刀斧之有柄然可執而用之人君執謙可御天下位既專矣而能守謙益致光大謙則人衆歸往故曰聚人邦者國也本者基也人為國之本基豈可不愛而育之乎

疏注云今樂其愷悌之化者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樂也悌易也君子有樂易之德愛養於人故百姓思之如子之於父母也若為德反是者則人離散矣

義曰詩者大雅洞酌篇之詞也召康公戒成王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侯王有道則天饗之有德則天親之與天相通則民歸之如子之親父母矣若違道敗德則衆叛親離不能克有其位也

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耶非乎

注孤寡不穀凡情所惡侯王自稱以謙為

本非乎者則是以賤為本也

疏是以者結前義也侯王自為孤寡不穀者按春秋云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是也義曰孤與二三臣者春秋昭公七年二月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宮室始成祭之為落也十七太宰為啓疆曰臣能得魯侯遠啓疆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盟蜀盟在成二年奉承以來弗敢失頒而致諸宗祧自我先君恭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謂恭康鄭敖靈王也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遑汎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類之宜惟寡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贄帛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公不果行襄

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導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導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谷鄭勞四月事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之弓既而悔之為啓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隣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此言楚靈無信所以不終也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苟能禮者從之遂令南宮敬叔已下學禮於孔子孔子與敬叔適周問禮於老君焉

義曰春秋隱公三年宋穆公和有疾將立其姪與夷謂大司馬孔父曰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舍與夷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殁先君若

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群臣願奉憑也公曰若弃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憑出居于鄭八月穆公卒立與夷是為傷公所謂先君者宣公也乃穆公之兄也雖弟繼兄位亦稱先君言臣繼於君也謂之先君得其禮矣

義曰春秋成公十一年秦晉為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秦伯不肯涉河晉厲公秦桓公也秦伯次于王城使大夫史顆盟晉侯于河東晉郤犇盟秦伯于河西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會所以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十三年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時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導之以伐晉諸侯是以睦實於晉呂相語秦伯曰楚人惡君之二三

其德亦來告我曰秦皆今孤之盟而求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惟利是視不殺惡其無誠德是以宣之以懲不一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懼就寡人寡人率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而賜之盟寡人承寧諸侯以退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不能以諸侯退矣故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之晉樂書士燮韓厥趙盾將四軍却穀御戎欒鍼為右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羗及不更汝父此言秦伯背盟秦曲晉直有是敗也

疏又按禮無父稱孤無夫曰寡穀善也不穀猶不善也凡此三名人之所鄙而王侯以為稱首者蓋謙以自牧不矜其事也

義曰孤寡不穀皆非美稱侯王以謙下為基故自以不善不美為己之號而稱之也

自牧易謙卦云謙謙君子卑以自牧牧養也矜誇也大此明居人上者以謙柔為本

卑讓為基故經云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不害天下樂推而不默此其謂歟古人有言曰有道之君以樂樂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人者眾悅而身安樂身者眾怨而身殞理國理人之主得不戒哉

疏此其以賤為本耶者言若此豈非以賤為本非乎者假問之辭應荅云實是以賤為本爾

義曰老君欲顯明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故發問荅之辭用彰其義夫有問即荅有唱即和亦猶形分即影見聲出即響隨假為問荅之端重彰戒勸之意爾

故致數與無與

注數與則無與輪轉為與本數貴則無貴賤下為貴本轉為與本當存轉以定與賤為貴本當守賤以安貴將戒侯王以賤為本故致此數與之譚

疏故者仍上之辭前明侯王因賤得貴貴無定相其理難明故借數與以況之極與

之數竟無與名乃是輪轉假合為與之名本以喻侯王數侯王之貴竟無貴名乃是賤下假借為侯王之貴本輪轉為與本當存本則有與無本則無與賤為貴本當存本則有位無本則無位言此者欲戒侯王愛養下人不弃憚獨爾

義曰聖人說經義有多種或直指事理徑入法門或假借論辭用符玄意欲明侯王貴位以賤為本輪轉衆名為與之號意欲存輪轉則有成與總號存卑賤則有侯王尊名不忘其源不棄其本爾所云貴無定相者自混淪之始逮堯季之前變化殊方立名著號德有優劣世有盛衰民命不同風離俗異故有冥寂玄默無名無稱即有鴻蒙廣大而為皇漠然沐浴而為帝或廓然昭顯而稱王或通達泰錯而稱霸其下則后辟公侯子男卿相大夫元士皆因時立名隨世興號紛綸等級卑高不同皆貴而牧人者也既處其上臨御于人不宜以尊極自高抑人矜己自高必傾覆侮物必

危身當以謙下持心損抑為志故聖人立號垂戒以孤寡憐獨之義不穀非善之名使以為稱表其以賤為本貴不忘賤尊不忘卑則可以天祿永終爾景福者矣逮於此者未或不忘又與無與字或云車無車亦指執事而求無車之實但有廂轂雜號轅輶衆名總而為車爾莊子則陽篇曰太公調荅少知曰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立其馬於前總其百體而謂之馬此明合皮毛蹄尾則為馬總輪轅輶則為與與此義同矣或云譽無譽者欲尊位之人尚其質朴不貴得譽此義雖異亦戒勸之旨也又想爾注云故致數譽俗人貪名譽也無譽不欲俗人無有不欲名譽者也此析句分理亦申戒勸之人惟當恭己下心愛人恤物以從玄元之教也

不欲碌碌如玉碌碌如石

注碌碌玉貌碌碌石貌以賤為本

疏夫玉貴而石賤如玉者自貴也如石者

自謙也侯王既以賤為本不欲碌碌如玉而自尊貴當碌碌如石以守謙卑也義曰夫玉與石者所以明貴賤也車與與者所以諭總衆也此兩句重結侯王以賤為本之義夫上德之君託神太虛隱貌玄冥動反柔弱靜歸和平戴規履矩鏡規太清而不以名稱自尊亢極自大也下世德衰君有九重之尊萬乘之貴四海之富六合之殷崇高擬天地光明配日月出令象寒暑震威象雷霆不以萬物為心不以羣生為念繁奢自處尊極自居雖有孤寡不穀之言而不達其意洎秦始皇虎噬天下鯨吞諸侯并滅海內總為一統而鄙斥孤寡不穀之名自稱曰朕朕余吾我也以此為號失其謙光之旨而彰尊大之名矣自此人君矜尚浮譽比堯舜以稱榮輕陋賤名將凡石而同奔斯則轅輶亡之轍踐凋落之塗可不痛也太上格言殷勤垂戒者欲使冥心於玉石之間不多不少不貴不賤以一為紀綱以道為楨榦德制天下而

不為有理身之士其志若此則處貴而無樂處賤而無憂高而不殆卑而愈恭得不勉而修之乎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一

道德真經廣義卷之三十二

景八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此章明惟實地得一以成
於此之弊此章明惟實地得一以成
經之義不於此則金夫實本合義則方
可與權欲今深悟道元所以再明
用○義曰夫沖用之道妙本之元色

反者道之動

注此明權也反者取其反經合義反經合

義者是聖人之行權行權者是道之運動

故云反者道之動

疏反以反俗為義動是變動之名謂權道

也言衆生矜執其生而失於道故聖人變

動設權令物反俗順道爾

義曰夫物順道則生失道則死其故何哉

道本無事無為人尚有為有事道本無情

無欲人尚有欲有情故俗與道反而去生

從死也經云動之死地以其生生之厚又

云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所

謂求生之厚者孰欲羨利徇俗趨名役性
勞神圖功慕賞本為養身之具不知求非
其分反喪其生吳子云天地之生禽鳥也
猶衣之以毛羽供之以蟲粒況於人乎衣
食者雖養身之所切亦可委心任運宜在

躁求乎不能體道全生委心順命者是謂
執其生而失於道矣若能祛躁求之妄安
順命之懷雖彼恬愉生可全矣理國者任
物之性順天之時息苛暴以惠人輕賦徭

而育物無拓土開疆之欲自戢五兵無崇
臺峻宇之奢自清庶務躋生靈於壽域斯
可謂反俗順道乎

疏注云反經合義者經常也義宜也令貴

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有以無為用初則

乖反常情而後順合於道故謂此之為運

動也

義曰經者常法也垂訓而不移義者通理

也因宜而適用世以高貴為重卑賤為輕

威慕高而弄卑捨輕而從重經文垂教言

高因下而顯貴假賤而明故以賤下為高

貴之基孤寡為侯王之稱使其貴不忘賤
受福於無窮高不忘卑俾身於不殆斯為
道之動用使反常俗之情各復自然之道
也

疏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道反常而難

曉故舉當諫之喻言其華反而後合以喻

權道先逆而後順也

義曰論語子罕篇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

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

與權此言人適於學或得其端未能之於

道或能之於道未能有所立未必能權權

者量其輕重也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

爾思室是遠而此逸詩也棠棣移也其花

先反而後合賦此詩意蓋喻權道先逆思

後至於大順也思其人而不得見者其室

遠也以言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子

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言思者當其反

是不思所以為遠能思其反何遠之有言

權可思知惟不知思耳思之有次序斯可

知也故謂權道者為國之利器用須得其

人得其人則反俗而合道非其人則反而為亂矣

弱者道之用

注此明實也弱者取其柔弱雖靜柔弱雖靜者是聖人之所實處實道之常因故云

弱者道之用

跡此明實道也人皆賤弱而貴強是知強梁雄躁者是俗之用也道以和柔而勝剛是知柔弱雖靜者是道之常用故云弱者道之用

義曰道先柔弱俗貴強梁柔弱為保生之徒強梁為取敗之本經云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執此以訓使人弃強守柔捨躁歸靜也夫教有權實兩門上士達識以實教示之自然冥合中於道智下士則以權教悟之亦猶將欲奪之必固與之之義耳理國之道務先愛民氏為國本不可棄也然而上古淳朴與道相符故以實教教之末代澆季奸詐互興則以權教教之權教者先以善道誘之不從以恩賞勸

之勸之不從以法令齊之齊之不從以科律威之威之不從以刑辟禁之刑辟者所謂五刑之屬也謂刻其顙而涅之為墨刑截其鼻為劓刑男子去其勢婦人幽閉次於死也禁其淫也曰宮刑則其足曰剕刑處死曰大辟五刑者先定其兩造之詞兩造具備聽於五辟五辟簡字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於五罰言從輕也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不應罰者正於五過而從赦免五過之與其罪惟均刑疑從罰罰宜從赦將用刑猶當嚴敬天威不可輕用刑也故墨刑之罰百鏹劓刑二百鏹剕刑五百鏹宮刑六百鏹大辟千鏹所謂金作贖刑是也墨劓之屬各千剕刑之屬五百宮刑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故五刑之屬三千其言鏹者黃鐵為之鏹重六兩書云功宜惟重罪宜惟輕雖權法以禁勸於人而聖人哀矜之道好生之心亦云至矣故勸教之所不及而後用刑也是故刑之使民懼實之使人勸勸以趣善懼以止惡雖刑之及

人謂為害也而懲一勸百被刑者寡而從善者衆如櫛髮焉惜而不櫛踰旬而一櫛則棄者多矣且櫛之理者多矣權教者帝王南面之術也理身者體柔順之道去剛強之心以而勤之長生何遠乎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注實之於權猶無之生有故行權者貴反於實用有者必資於無然至道沖寂離於名稱諸法性空不相因待若能兩忘權實雙泯有無數與無與可謂超出矣

跡言天下有形之物莫不以形相裨故云生於有窮其有體必資於無

義曰無者道之本有者道之末因本而生末故天地萬物形焉形而相生是生於有矣考其所以察其所由皆資道而生是萬有生於妙無矣能自有而復無者幾於道矣若執有而不移者趣於終矣莊子智北遊篇夫子謂冉求曰未有子而有孫可乎是祖父子孫世世相續形相相生天地萬物皆形而相生者也理身養神以存形形

可長久勞形而役神神將不守神因形而生神從道而稟神形俱全可以得道形滅神遊道何求哉理國者執法以訓人人趣善矣人趣於善而和氣應之國泰民和隆昌之道也

疏故列子曰形動不能生形而生形無動不能生無而生有故曰虛者天地之根無者天地之源言此者欲令衆生窮源識本而悟道爾權實亦然故注云實之以權猶無之生有也

義曰形動不能生形者列子天瑞篇曰黃帝書云形動不能生形而生影聲動不能生聲而生響此言有形必有影有聲必有響自然而並生俱出俱沒豈相資先後而差哉非謂影隨形生響因聲出而主為喻此自然相感因待之理也道以妙無生成萬物謂之自然物之生物形之生形謂之因緣言物之形兆大若天地微若昆蟲皆資自然妙道氣化而成然而因形緣類更相生更相成修道者縱心虛漠抱一復元

則能存已有之形致無涯之壽形與道合反於無形變化適其宜死生不能累則可謂自有而歸無也具子曰修道之士道與俗反自老而反壯自壯而還嬰自嬰而得道此所謂捨其麤有歸其妙無還元復本也世人不能察道之元窮道之本自人於死淪化隨時故可傷矣聖人憫之設以權教使去奢從儉去偽從真去有欲有為行無為無欲徇此權教漸階實門默契真修可以得道矣理人為政以權實化俗理亦然哉

疏又云至道沖寂離於名稱諸法性空不相因待者言道至極之體沖虛凝寂莊權亦復非實何可稱名稱諸法實性理中不有亦復不無事絕因待所言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者皆是約代法而言爾若知數與無與即知數諸法無諸法豈有權實而可言相生乎悟斯理者可謂了出矣

義曰道惟沖寂不可名稱隨代化凡假說言教言教者即諸法也法以約人使革惡

為善垂之訓俗事有多門故云諸法爾因有法故得悟於道悟既得道諸法亦無教立權門國垂權法權以化俗除其惡根惡既已除俗歸正理因正為善權法亦忘若執權實而不移局教法而無改者不可與

言道矣能忘權實而達道者可謂了然明悟出代登真者矣莊子秋水篇海若語河伯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此言道以循理守常權以臨機制變大人通理誰害之焉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疏前章明權實之功明三士聞道後夫唯下士不能

之功用也義曰至理幽玄非下士能曉明道若昧唯上智動行既性識以不同彰信教之無美要在教權教以善誘俾建德之有歸不可任性識之所拘求沉淪而無教故下文開悟今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注了悟故勤行

疏上智之士深識洞鑒聞道權則微明實則柔弱聞斯行諸曾不懈怠故云勤而行

之

義曰人之生也氣有清濁性有智愚雖大塊肇分元精育物富貴賤壽夭妍媸得之自然賦以定分皆不可移也然道無弃物常善救人故當設教以誘之垂法以訓之使啓迪昏蒙恭恪真正琢玉成器披沙得金斯之謂矣按孔子所云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不學民斯下矣此與三士事理玄同又論語雍也篇云子曰中人已上可以語上中人已下不可以語上也此謂教化之法也師說云就人之品識大判有三謂上中下也細而分之則有九品上上品者即是聖人聖人自知不勞於教下下品者即是愚人愚人不移教之不入所可教者謂上中以下下中以上凡有七品之人可教之耳所謂中人已上可以語上者即以上道語於上分也是則以孔子之道教類回以類回之道教閑損是中人已上可以語上也其中人已下不可以語上者猶可語之以中及語人以

下如以閑損之道可以教中品之上此乃中人亦可以語上也又以中品上道教中品之中以中品之中道教中品之下斯則中人亦可以語之中也又以中品之下道教下品之上斯則中人已下亦可以語中又以下品之上道教下品之中斯則中人已下可以語下也此中人已下大畧言之耳既有九品則第五品為正中人也其二三四為上六七八為下惟下下之士教而不移聞道則笑矣吳先生曰上士不教而自知下士雖教而不移神道教為中士耳夫中士者語之以善則遷善導之以惡則趣惡故教之所設為中士之人可上可下也太上之旨誘以多方教以善道俾其遷革漸脫愚迷俾有向風進善之門則所謂人無弃人矣上士既悟之於自然故勸行不急也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注中士可上可下故疑疑則若存若亡踈中庸之士明昧未分聞說妙道或信或

否謂明則若存而信奉昧則若亡而疑或未果決志故謂若存若亡

義曰若存若亡者可上可下之意未果決也代俗之情為富貴所誘利害所牽娛樂難忘驕奢自恣聞玄然之道執肯勤勵而修之遂乃五色瞽其明五聲瞶其耳迷情溺性自擬敗亡苟能聞惡如探湯慕善如不及知過必改見賢思齊效上士之所修捨中庸之所樂皆可以躋景淩虛矣

下士聞道大笑之

注迷而不信故笑之

踈下士識不及理聞道不信謂為虛誕則嗤笑之亦猶章甫致賤於越人和璞見遺於楚國故莊子云曲士不可以語於道爾義曰大笑者謂愚昧之士智識昏庸不聞聖人之言聞亦不曉不見先王之教見亦不知所謂識不及理也聞真真之道能生成天地孕育乾坤包舉陰陽彌綸造化修身則延生久視理國則凝拱垂衣反為虛誕相與嗤笑故云大笑之章甫者鄒魯之

冠也越人者百越之國也夏禹理水極于東夷子孫居之遂以爲國其舊俗被髮文身至勾踐平吳方通中國既不尚冠冕則章甫非彼所好也故云致賤爾和璞者下和楚人居荆山之下得玉璞焉以獻楚王使玉工視之曰石也以爲欺妄則一足如此歷二王再獻之則其兩足和抱玉璞哭於荆山之下楚王知而召之使玉工琢石得玉因而寶之後傳入趙自趙入于秦秦皇平天下廢諸侯爲郡縣刻其玉爲傳國璽焉言下和三獻其璞方爲時主所知故云見遺於楚也莊子秋水篇海若語河伯曰井蛙不可語於海拘於墟也曲士不可語於道束於教也所謂曲士者執一家之偏見滯彼有爲河伯恃秋水之滂流不知其小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止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早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矣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此形於天地受氣於陰陽計四

海之在天地間猶曩空之在大洋耳夫雖越俗賤冠楚人遺璞洎乎刻秦皇寶篆襲中國衣襲垂範後王同軌六合和璧章甫何賤乎理化之端隨機設教道之從善引之向方雖下士至愚亦可以語於道矣

不笑不足以爲道

注不爲下士所笑不足以爲玄妙至道跡至道幽玄深不可識明而若昧理反常情所以致笑若不爲下士所笑未得精微乃是淺俗之法不足以爲道道非代問法故爲凡愚所笑是以爲妙道也義曰道惟潛還寂默希夷不察察以繩人不昭昭而顯狀體道之士其行亦然內合虛無外混塵滓故至明若昧人所不知豈惟順俗和光兼亦守卑處下所以下士侮而笑之然至人之隱身修道不爲下士所笑未合乎大道也理國行化亦在乎澄澹無爲任物自化以慈柔潛布恩煦周行使其民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昏昏默默然不知帝力不知其上之有君也雖下民不知帝力而聖

德遐被玄風普覃所以爲至化矣

建言有之

注建立也將欲立言明此三士於道不同也

跡建立也將立言釋上士勤行之道中士存亡之致下士大笑之由有之指下明道等也

義曰太上將立言顯道以表三士不同之由故有此句

明道若昧

跡明照了昧昏暗也謂道德行人以昧養明道形去智而實明了故云若昧言上士勤行於明若昧下士不達是以笑之中士初聞明道故若存後聞如昧故若亡爾義曰夫大道之君體道而處神與化合處於自然萬彙任真莫有聞見性合道之玄妙命得一之精微動作順於太和取捨合於天理無思無慮冥寂鴻蒙齊日月之照而民不以爲明均雨露之恩而民不以爲惠其至明也而若昏然焉上士修道隱實

藏輝含見匿知反視內照而外若嬰兒此固非中士之所及乃為下士之所嘆也若有若亡抑亦其冥矣又言天之德也雖赫赫在上常如冥昧耳

進道若退

進道若退之人內心不起外事都忘功名日損大成若缺下士觀之似如退敗義曰弘道之君也天下重蒙四海為一務其損而不益其事然而不作所為者寡所守者約民屯厚而敦信世和順而質朴王如天地民如草木不以萬乘為尊不以九重為樂謙弱攝退恬和無欲而其道博施其德恢廓此若退之道也上士以此理身而玄德潛施而不矜不銜陰功默運而不識不知讓善於人退身度物而其升錄之名克著青華之簡昇聞李意期乞食於人寢陰長生受辱於都市侯道華寓跡於傭保皇甫穎示疾於丘林聲子伴狂壹公輅晦皆卑躬損志乃者習景沖真也又言地之德也雖蒸蒸在下常如卑退也

夷道若類

注上士勤行於進若退於夷若類故中士疑而下士笑

跡夷平也類絲之不一者夫識心清淨塵欲不生坦然平易與物無際而外若絲之有類

義曰絲之無類即為人所共執楚練霰較雲羅皆入彼化機忘其本質以至靡壞不復為絲矣人之捨道即為俗所運馳各競祿滯色馳聲派浪惡緣迷喪真性以至淪滅不保其生矣達士理身內則夷坦外示同塵履苦遇樂隨時應跡若絲之有類也仲尼大聖之德而伐樹削跡歷聘諸邦玄元大聖之尊而伏柱藏書行化絕域此其內懷至道外若有類焉又言君之德也雖法地則天不敢操異常有若類焉上德若谷注虛緣而容物也疏言勤行之士謂之上德德用光備無不含容故云若谷

義曰有道之君託神太漠隱見玄冥被道舍德無不包括萬國之廣貯於胃中不恃其有萬物自化殯乎域中不矜其大豈若谷之可論乎又言國君舍垢如溪谷之受汙也上士體道德無不周固亦然矣

大白若辱

注純潔而舍垢也

疏白純淨也辱塵垢也得純淨之道者混迹同塵故稱若辱而實純白獨全備爾義曰堯湯之德至明也而時有襄陵鑠石之數民無墊溺菜色之憂亦大白之有塵垢矣修道之士外汙若千古託形而齒劍惠風示跡以沉泉內明道功旁混塵濁亦斯義也

廣德若不足

注大成而執謙

疏言至人德無不被廣也守柔用謙故常若不足史記曰良賁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兒若愚義曰上德之君化被九圍不恃其德九圍

自化不知其功固若不足爾修造之士功
清幽顯德陰足由立功不息崇德不倦常
若不足良實深藏者史記云孔子與南宮
敬叔適周問禮於老君老君曰子之所言
其人骨已朽矣獨其言在爾吾聞之良實
深藏外若虛君子威德容貌若愚去子之
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皆無益於子之
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也此蓋責孔子以
三綱五常之教汨亂於人不尚大道矯飾
禮義宜若善為賈販之人藏寶積貨外畏
人知常若虛匿之者耳

建德若偷

注立功而不銜也

疏建立也偷盜也言建立陰德之人潛修
密行如彼盜竊當畏人知故曰若偷

義曰人君施德行道潛育於人不伐不矜
惟沖惟寂不令天下知覺故云若偷上士
修身常持密行故有若偷之義又偷薄也
論語大伯篇孔子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
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也氏注云興起

也君能厚於親屬則人皆化之起為仁厚
之行不偷薄也此言建立陰德之人所行
之行有功則立不計其名有善必行不務
其厚吳子曰功不在大過物斯極是也

質真若渝

注淳一而和光也

疏真淳一也渝變改也言道德行人其德
淳一而無假飾若可渝變與物同波而和
光也

義曰質素也真淳也真淳質素之人惟善
是適方圓任器不局一隅若可渝變爾

大方無隅

注不小立圭角

疏方正也隅角也夫砥礪名節以作廉隅
此為束教之人非曰大方之士磨而不磷

在涅不緇大方也而能和光同塵不自殊
異無隅也故曰大方無隅

義曰至道之君玄德浩邈無不包容寵虛
無而不為大且天地而不為遠若鳴鳳之
昇寥廓若神龍之逸層霄豈隅可以圍測

哉上士弘道異夫儒術不局名分不拘廉
隅坦然其量也眇若太虛泛然其志也杳
若冥鴻不緇不磷有在於是矣論語陽貨
篇佛肸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
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

不及入也佛肸以中牟叛子之往也如之
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
不曰白乎涅而不緇譬薄也至堅之物磨
之而不薄緇黑也至白之物涅之而不黑
喻君子雖在濁世不能汙也聖人不為世
俗所染如至堅至白之物也上士之行聖
人之德固無方隅可拘矣

大器晚成

注且無近功

疏備物之用曰器以晚故能成大是以上
士勤行積功而證得之於漸非一朝一夕

故曰晚成

義曰積和而成人積功而成道非朝夕之
可訖故曰晚成用道之君化於人也抱無
為任因循忽忽昧昧而不苛察純純悶悶

而不滋彰任物自然而四海之內臻於道
矣理身之士積功累行不其然乎故曰功
滿三千白日昇天弘道無已自致不死非
朝行而夕至也備物之用曰器者春秋定
公九年夏陽虎歸寶玉夏后氏之璜封父
之繁弱大弓書之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
曰得得用曰獲故器者備物之用也

大音希聲

注不飾小說

疏夫道能應衆音大音也聽之無聲希聲
也以況聖人開演一乘則法音廣被待感
而應故曰希聲

義曰大音若雷不可以四時震擊聖人微
旨不可以終日誼傳此明道不可聞也必
在臧智內求灰心默契然後聽之非耳聞
之以神得無聲之聲證真道矣一乘者大
乘之道也道貫萬法而演爲三乘初法以
戒檢心以律檢行以存修靜其內以齋繫
嚴其外然漸進中道習於無爲體默聰
忘形絕念而次登大乘之行次來次滅隨

念隨忘不滯有無玄契中道證此道者鍊
凡以登仙超俗而度世凌倒景之上享無
窮之齡天地有傾淪而真道無渝壞法音
周普拯度羣生此聖人一乘之用也

大象無形

注故能應萬類

疏夫涉形器者則滯於一方矣惟大象之
道本無形質隨感而應能狀衆形故曰大
象無形

義曰大象道也道非象故搏之則微豈善
清淨爲天涵厚爲地大爲日月小爲星辰
而昭昭可見乎必在乎反觀內明含光中
明然後見非色之色觀無形之形也夫道
惟大象寂寥無形能成生衆形彫刻萬象
萬象生在大象之中矣唯得道者能窺
其形兆焉

道隱無名

注功用不彰無名氏也

疏語其通生則強謂之道忘其功用則隱
無名氏欲明名以詔體而妙本無象則體

不可名故曰道隱無名

義曰道無名稱本非有法法既非有故曰
隱焉能忘強名之名可階衆妙之妙道生
萬有不矜其功是忘其功用也道應一切
不爲主宰是隱無名氏也是曰無象之象
無名之道自非反神內鑒明可得而言之
夫惟道善貸且成

注雖隱無名氏而實善以神和妙用資貸
萬物且成熟之

疏此結道之功用夫歎也唯獨也貸施與
也歎美此道雖復無名無氏無形無聲獨
能布氣施化貸施萬物且成熟之故曰善
貸且成

義曰道之功也生成不息運用無窮秋毫
之微庶類之衆皆資道氣假借而後能生
能成貸假借於物也無名無氏爲萬有之
根無聲無形爲萬物之源布氣十方成就
一切非妙本之道孰能與於此乎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二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三

景元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所前章明三士

萬物此章明萬物生之由必資三
氣如明沖氣柔弱今萬物抱以爲和
以強其不致或王公以謙自處結
義曰天地不能自生者天地者大
道運周惟一爲先故云生一則明
前章三士所開之道也道者一動而
應智聞之不同由是有信有疑或動
習之由入述谷尊倫論之方表上士
道虛之行既云善貨萬物形萬物抱
道而生是知謙虛卑下之氣爲必
蓋矣格擇強梁之性蓋之而損焉必
資三氣者即靈寶生神章經云氣
元氣始氣也始氣白凝爲清微天
玉清境天寶君所掌元始天尊統九
聖靈寶君所掌大道君統九天真上
玄氣青微爲太清境靈寶大赤天太
老君統九仙居之以此三氣每氣復
各生三氣下爲九天各分二天凡三
天也以三氣爲地元氣爲人始氣爲
天也又以其精凝爲三才即始氣爲
天玄氣爲地元氣爲人始氣爲人
氣精陰陽之華而總爲人
倫散爲萬物沖氣者是元和中陰之
實也則返老還嬰草凡成道孤寡不
教之義前章已明重成強益明柔
弱爲契道之行也論語云禮之用和
爲貴是知和者修
道之理不可忽也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

道德真經廣聖義

卷三十三

三生萬物

注一者沖氣也言道動出沖和妙氣於生
物之理未足又生陽氣陽氣不能獨生又
生陰氣積沖氣之一故云一生二積陽氣
之二故云二生三

注陰陽合孕沖氣調和然後萬物阜成故
云三生萬物

疏道者虛極之神宗一者沖和之精氣生
動出也言道動出和氣以生於物然於應
化之理猶自未足更生陽氣積陽氣以就
一故謂之二純陽又不能生更生陰氣積
陰氣以就三故謂之三三三萬物者陰陽
交泰沖氣化醇則徧生庶彙也此明應道
善貨生成之義爾

義曰道以無形無名不無不有自然妙化
而生乎一者道之子也天得以清地得

以寧人得以長存萬物得以生故此妙一
修道者守之抱之存之得之以爲證道之
根矣所言一者即前始氣爲天也一生二
者即玄氣爲地也二生三者即元氣爲人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三

景元

注萬物得陰陽沖氣生成之故故負抱陰

陽合養沖氣以爲柔和

疏言物之生也既因陰陽和氣而得成全
當須負荷陰氣懷抱陽氣愛養沖氣以爲
柔和故廣成子告黃帝曰我守其一以抱

一七三

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是知元氣沖和群生所賴老君舉此者明人既稟和氣以生則氣為生本人當固柔和守雌弱以存本也

義曰萬物之生也道氣生之陰陽氣長養之一晝一夜一陰一陽更相運代養育萬物其大也陰為寒陽為暑其細也陽為明陰為晦以寒暑明晦晝夜長育萬物各成其形非妙道沖和之氣無以生也雖有寒暑而無道氣者亦祖落矣二氣更為內外故萬物負之抱之不可離矣人之生也道以元一之氣降之為精為神天以太陽之氣付之為動為息地以純陰之氣稟之為形為質生神經曰人之既生天神一萬八千地神一萬八千故三萬六千神氣一時生形夫向之者陽也背之者陰也故曰負陰而抱陽至矣哉人生天地之間驚天駭地三元育養九氣結形萬神恭諾司馬敬順天真鑒映握形太陽亦不輕也但人得生而自不能尊其氣貴其形保其命愛其

神自取死壞離其本真豈不痛哉莊子在有篇黃帝於崆峒山問廣成子理身之道奈何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吾語汝至道之精杳杳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現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神將守形乃可長生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為敗我為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汝入於杳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而形未嘗衰此謂天有日月星長地有岳瀆百川皆有尊卑通相運用帝王無事物自昌壯矣豈在多事乎廣成子乃太上所化之身應號於世以道授於帝王豈有生死終始之數寓言千二百歲耳又曰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又曰人其盡死而我獨存此得沖和之妙也

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注萬物皆以沖和之氣為本而沖氣柔弱守本者富須謙卑柔弱故王公至尊而稱孤寡不穀者以謙柔為本疏沖氣柔弱為生之本故舉王公謙卑以敦其本孤寡不穀不善之名非尊崇之稱人所惡之而王公以為名者謙之至也言王公為風化之主存亡所繫天下具瞻若不崇尚謙柔以安社稷則物所不歸故取謙柔為本以致巍巍之功

義曰守柔弱者生而不虛懷謙抑者高而不亢所以柔弱為保生之元謙抑為全高之本故大國者宜為下崇臺者固其基此守道之常立身之要但人不能行之耳具者衆也居尊高之位衆所瞻仰毛詩小雅節南山篇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既居高位為師長尹正故能宣行風化以育黎元詩序云上以風化下言王侯以德風化於下民論語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言民從順其上之化也王侯行

道德四方之人歸從其化故曰歸往解云
民所歸往之謂王王公有道其功崇高如
山之固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巍巍者高
峻之貌也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注自損者人益之自益者人損之故朝宗
者善於下謙弱者德之柄孤寡而稱不亦
宜乎

疏故者仍上之詞也損敗毀也言王公稱
孤寡以自毀損則為百姓舉推尊敬而事
之而致益也或益之而損者若王公貴寵
其身居上而驕則下人離散而致損也書
曰滿招損謙受益斯之謂也

義曰理國以謙光為本立身以柔弱為先
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或及於此必貽
其損易說卦曰緩之必有所失故受之以
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
必決故受之以夫則損益倚伏終始相循
若謙已不已物常益之故無顛覆修道之
士割榮華去繁盛捨悅樂甘寂寞損之甚

矣其得道也延景福享遐年道遠無為天
地齊永直非益之乎滿招損者尚書大禹
謨舜曰咨爾禹惟時有苗不率汝往征
禹乃會群后誓師征之三旬苗人逆命益
贊禹曰惟德動天無遠不届滿招損謙受
益是乃天道禹拜昌言曰俞帝乃誕敷文
德舞千羽于兩階七旬而有苗格故理國
理身謙為本也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

注老君曰人君所欲立教教人者當以吾
此柔弱謙虛之義以教之
疏人謂人君也人君為政教之首一國之
風繫乎一人而化故老君昌言之曰人君
欲行言教以化人者當須用我沖虛柔弱
之義以教之也

義曰理化之本其惟元首乎元首者人君
也尚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此言人君教之善也又曰元首叢脞哉股
肱惰哉庶事隳哉人君叢脞細碎而無大
略則臣下懈惰萬事隳廢此言人君教之

不善也政教由於元首可不慎耶詩序曰
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天下之事
形于四方之風謂之雅風雅正也言王政
之所由廢興也人君以謙損柔弱以教於
人人醇朴而宗道矣以仁義苛察以化於
人人智詐而歸於亂矣理身者謙靜而事
簡事簡而心泰則生可保躁動而心競心
競而事繁則去道遠矣昌大也

強梁者不得其死

注強梁之人動與物亢求益而損物或繫
之故不得其死
疏強梁謂剛暴強之人也剛暴之人失
養生之要必自天其天素不得壽終而死
嚴仙人曰強秦以專制而滅大漢以和順
而昌

義曰老君所戒柔必勝剛弱必勝強故言
柔則存齒堅則亡是則強梁非全身之道
為失生之基耳剛暴非進道之階殊保壽
之旨矣深宜戒之嚴仙人者蜀郡嚴遵字
君平常於成都市以卜筮之道潛化於人

人有不正之問必以陰陽之理制而止之日閱百錢而開肆下簾以受老子乃作指歸數萬言明理國理身之要其解此義云強秦以專制而滅者言秦皇吞滅七國一統天下威制四方殺伐無已違謙抑守柔之道故子嬰降而作滅不得其死理實然乎秦嬴氏顓頊伯翳之後至非子與周孝王養馬封於汧渭之間平王東遷秦襄公衛助有功因命則為諸侯至繆公乃下士用賢得由余子桑百里奚乃強威昭王五十一年伐周取九鼎寶器三十六邑遷周於憚狐昭王俾辛孝文王戌立一年戌死莊襄王子楚立三年而卒始皇正立元年乙卯至二十六年庚辰平諸侯滅六國自號始皇三十八年卒二世胡亥立三年卒子嬰立四十六日降漢於軹道項羽至斬之國滅漢祖劉邦字季彭城豐沛人帝堯劉累之後父太上皇端起布衣推賢用能與項羽力戰而取天下德制強楚仁及生靈智士為之謀賢士為之輔相三傑而成

帝業四二章而安疲人有長者大受之美傳祚兩漢二十四帝四百餘年晉孫王蜀亦及兩世此柔德制強之驗也理身理國足為鑒乎疏強梁者失道剛武者失神生主以退安得長存注云動與物亢亢敵也物或擊之者易益卦上九爻辭云莫益之或擊之義曰理代者以強梁失國理身者以強梁喪生與物抗敵豈能無患或擊之者易益卦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言處益之極過盈者也求益無已是心無恒無欲而求人莫之與獨唱莫和適是偏辭人道惡盈怨者非一故或擊之也益與也擊傷也神為生主人為神主相須而立關一則亡用剛失神故非善也吾將以為教父

教父者父為子本言吾將此柔弱之教為衆教之本如子之於父故云以為教父義曰父者尊也柔弱必全尊於衆教衆教之末謙柔為先故易曰謙尊而先卑而不可踰言尊者能謙光而益明卑者能謙不可踰越禮曰傲不可長慎以避禍恭以遠耻敬讓以行皆謙慎之旨也尚書曰慤而恭慤慤而恭恪也柔而立和柔而立事也詩云靖恭爾位守柔敬也春秋曰使之以和臨之以敬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教之以務閑之以義經曰兵強不勝大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此衆教之中皆以柔弱謙敬為本也為教之父豈虛也哉理天下修其身守柔行謙無思不服矣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三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四

景平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疏前章明

柔弱所以不勝其死此章示人正性
柔弱會之則與道合而文殊遠以發
明理會歸而奔欲皆標本道性柔弱
之本人有失之成堅強之過流害足

以下明無為之道廣有利益衆教莫
之能先○義曰既以前章示強梁極
則之於死此乃明至柔夫即為至堅
用顯無為之益更彰不言之利欲使
人捨強服柔宗無去有
從寬入妙深契道元本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注天下之至柔者正性也若馳騁代務染

雜塵境情欲充塞則為天下之至堅矣

疏夫人之正性本自澄清和氣在躬為至

柔也若馳騁情欲染著代塵為聲色所誘

則正性離散為至堅也

義曰道以至柔無乎不在貫通萬物流注

群形得之則生失之則死故保養道存則

生全而柔弱馳騁氣散則枯槁而堅強理

國有道則極負而歸仁無道則蕭牆擗敵

矣染著代塵者謂六根起於六識六識恣

於六情六情生於六欲六欲謂之六塵六

塵謂之六染六染謂之六入從根而生染
有輕重皆在修鍊漸而制之所以理身所
務眼絕五色耳絕五聲鼻絕五香口絕五
味身絕五觸心絕五緣即六塵淨矣六塵
淨則世利不能動聲色不能誘自歸柔弱
之道豈有堅強之患哉

無有入於無間

疏無有者謂人了悟諸法一無所有則返

歸正性與道合同入無間矣無間道也入

謂與道同也以道為無間者明道性清淨

混然無際而無間隙矣

義曰天地有形位清濁殊矣陰陽有分別

昏明殊矣氣象有代謝四時殊矣惟道廣

包天地微貫陰陽總四時運氣象無處無

道故云無間隙也人能融神觀妙返一歸

元息則為人消則為氣與道為一常存不

亡乘無有之和入無間之道何四序之能

運生死之能局哉

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

注無為者不染塵境令心中一無所有無

間者道性清淨妙體混成一無間隙矣不
為可欲所亂令心境俱淨一無所有則心
與道合入無間矣故聖人云吾見身心清
淨即能合道是知有為之教不如無為之
有益

疏吾有老君自稱也此章亦通戒人君以

無為化理天下故老君云吾見衆生正性

柔弱及乎馳騁奔競則至堅強若使照了

心境則一無所有即合道矣是知清淨無

為理身理國有益於人也以此推之有為

之教不及無為之有益也

義曰老君每教以清靜為用無為為宗清

靜則國泰身安無為則道成人化天道德

無為也天地成焉萬化行焉萬物生焉天

地無為也四時運焉六氣和焉八風鼓焉

聖人虛心以原道德靜氣以存神明察其

聰聽於無聲杜其明視於無形覽天地之

變動觀萬物之自然以是而知有為者亂

無為者理所以至柔之性本無為也至堅

之志由馳騁也息馳騁之有欲復柔弱之

無為以教天下弘益之道廣矣照了心境者神奇莫測內察於一心妙用無窮外忘於萬象理國則忘其所理修身則忘其所修洞入虛無泯然合道是謂內照內明之肯也

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注言天下衆教少能及之也

疏至道無言物以之生聖人無為化以之清即不待立言然後成教天下希及之者言九派百氏希有能及無為之教者又云自非體道之君莫之能及故曰希也

義曰人君以無為為理率土以自然而化復何言哉夫無為之至妙包於道德統於仁義合於禮樂制於信智囊括萬行牢籠二儀至廣無涯至細無間凝寂玄寥與道混合是無為之至也九派者漢書云道家派者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與時遷徙應物變化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術也儒家派者蓋出司徒之官助

人君明教化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垂其言於道最高此其所長也或失精微而僻又隨時抑揚遠離本苟以譁衆取容後進僻儒之患名家派者蓋出於春官名位不同體亦異數子曰必也正名乎此其所長也及微為之則苟鈎鈇析辭而已為君者慎器與名故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縱橫家派者蓋出於行人之官子曰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又曰使乎使乎言當權事制宜受命不受辭此其所長也邪而為之則尚詐而棄其信矣雜家派者蓋出於讖官合儒墨兼名法此其所長也濫者為之則羨無歸心矣農家派者蓋出於農官播五穀以足衣食洪範八政其一曰食此其所長也鄙者為之欲使君子並耕矣小說家派者蓋出於稗官稗小米也王者欲知風俗立稗官采街譚巷議之說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致遠恐泥此亦芻蕘狂夫之義也墨家派者出於清廟之宇茅屋采椽無受選士敬者為推也陰陽

家派者出於天官五行之說使人多拘忌也兵家派者出於司馬之官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兼弱攻昧以遏亂畧以靖四國此其威也止戈為武武有七德佐文而理文武之道不可廢也百氏者六經正史之外自為述作自周已來立理著書凡百餘人皆稱曰子子者男子之通稱也不敢倖於六經皆目之為子為論為記為書或以姓氏立稱或以因時表號則有鬻子曾子晏子孟子管子荀卿子魯連子列子莊子庚桑子王孫子尹文子公孫尼子呂氏春秋鄧析子鬼谷子陸賈晁錯賈誼桓譚崔寔周生列子魏朗任昉裴玄蘇彥傳玄唐滂秦菁阮武商君陸雲牟子符朗孫武汜勝之是也或自立別號者子思子太公金匱淮南子鹽鐵論說苑新序論衡潛夫論風俗通文子申鑒昌言典論篤論中論萬機論忠經意林遺言錄歲時記者舊記法訓五教舊義典語默記正書正論物理論韓子人物志成敗志通論正部士緯通語

國語越絕書抱朴子世要新論耕言幽求
 長樂子家語太玄經方言法言志林搜神
 記博物志義訓山海經水經大荒記十洲
 記拾遺錄本草相牛經相馬經相鶴經周
 解竹譜孫子兵法司馬兵法孫子算經黃
 石公記相貝經萬畢術是也或採玄經與
 義或採儒術禮書或宗律曆天文或附陰
 陽象緯或拘以名法或約以機權各盡所
 長互陳其自然有為或作乍施乍張各滯
 一隅罕能通貫以茲量較難以及之於無
 為之道焉惟體道之君上德之主志無所
 慮神無所思動若無形寂若無有與道相
 得曠然大通可以繼躅玄元追蹤大白矣

名與身孰親章第四十四 說前章明
 馳騁所以至堅此章明名貨親疎病
 藏所以為患初三句標問得止樂病
 次兩句詳答致患之由後知足下結
 勸今守分則可長久爾義曰貨者
 身之所資名者身之所榮雖於貨則
 有榮雖之名溺於名則有損於貨則
 有焚雖之名斯為大患老君哀世人迷
 執名貨不知致病之由故三句問之
 於前兩句答之於後示以止足之善
 是美藏愛之心警慮奪生斯亦至矣

注名者實之實代人徇名以亡身設問誰
 親欲令去功與名而全其真矣
 疏此以名較量身也孰誰也詳問云夫以
 矜徇功名保養身命兩者既異誰者與保
 壽全身之道為親乎傷代人不能忘名以
 全真爾

義曰聖人憫俗間之士貪愛功名名立於
 前身危於後誰能棄名而修道絕俗而全
 身所以伯夷死於仁而政死於義尾生死
 於信比干死於智剗死於勇龍逢死於
 諫伍員死於忠介推死於怒是皆名顯身
 歿形骨飄零披面剖心火焚水溺齒齟扶
 眼自取滅亡殊不知儒者之訓全歸之
 貴彼虛名去道遠矣

身與貨孰多

注徇利者將以求財財得而亡身設問孰
 多欲令擲玉毀珠以全其和矣
 疏多者可貴重之意也言身與貨兩者既
 別誰可多貴耶云此者欲令悟身為多不
 貴於貨可也注云擲玉毀珠者莊子外篇

之詞也

義曰老君以舉世所慕財貨為先貨積而
 身憂財多而禍至誰能散財却害樂道安
 貧所以慶封死於富知遄死於侈齊簡公
 死於貪榮夷公死於利故莊子至樂篇云
 天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味服聲
 色也所下者貧賤天惡也所苦者饑寒憂
 懼也而富者苦身疾作積財而不得盡用
 其為形也亦以外矣貴者夜以繼日思慮
 常若不足其為形也亦以疎矣而至於豐
 屋節家名亡身辱殊不知達者所謂積財
 累患保壽全生固亦遠矣擲玉毀珠者莊
 子胠篋篇云胠篋則齒寒聖人生而大盜
 起者指擊聖智縱捨盜賊而天下始理矣
 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泉實聖人已死大
 盜不起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擲玉毀珠小
 盜不起此所謂聖智者作盜之利器珠玉
 者起盜之貪心棄而不用奸盜自然息矣

得與亡孰病

注問得名貨與亡名貨孰者病其身

跡此總問上二句得名貨與亡名貨誰為病耶得名貨則亡身存身則亡名貨層然珠智為病可知而迷倒之徒莫之先覺故後文詳言之爾

義曰大聖說經義存臣救將顯以身為重名貨為輕輕重設問辭復為詳答教勸指喻迷者尚或惜焉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注甚愛名者必勞神非大費乎多藏貨者必累身非厚亡乎

疏此二句總答前問甚愛必大費此吞名與身孰親費猶損也親猶愛也甚愛名者矯企情性損費心神所愛既甚所費彌大矣多藏必厚亡者此吞身與貨孰多藏貨既多其亡亦厚鈎玉實害璧諸懷璧詩書

發塚只為含珠惟貨之損可為殷鑒

義曰徇名則害已藏貨則亡身已如前解河上公云生多藏於府庫死多藏於丘墓生有攻劫之憂死有發掘之患鈎玉實害者春秋桓公十年虞公之弟虞叔有玉虞

公求之弗與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足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實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實鈎叔曰是無狀也無狀將及我恐將殺我也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洪池也詩禮發塚者莊子外物篇儒以詩禮發塚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若何小儒曰未解裾儒口中有珠詩固有之青之麥生於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大儒曰接其鬚鑿其顙徐以金鏈控其頤無傷口中珠大儒大寢也小儒小寢也東方作矣言日將出也詩古詩也麦宜下田今種陵陂非其所也生不布德施惠死乃含珠非其藏也致有發塚理亦宜然詩以溫良禮以莊教先王理世之法也今用發塚稱儒為盜識有之哉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注知足者不甚愛知止者不多藏既無辱殆故可長久也

疏辱損累也殆危亡也不適聲名知足也不適財貨知止也知足故名當其實而無

過分之累知止故貨不多藏而無貪求之害既不辱不殆乃可長存而久壽也義曰人之生也大道降氣三元炳靈九天所錫稟有其數修道者積功而延壽為過者負累而天年既貪過分之名不稱實又積難得之貨貨必致災小則恥辱及身大則危亡其命身辱命天自貽其殃深可憫也老君戒之使絕其叨名之過革其漬貨之心知足知止無貪無欲則却天年之禍延壽之庭固可長久也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疏前章明所以為患此章明成若缺之義其用所以不窮初七句標五行之指後六句則明靜之德乃復清靜下結清靜則可為天下正爾○義曰上然之君遠道之士其履行也有子焉無實子焉虛然與天地同體清然與陰陽同德不矜盈成之所能故若神缺之不足代人觀照拙之外狀同知巧直之內明性靜之機明拙靜之真為天下正無以如馬騶前章名貨之非求後章貪欲之皆以清以靜為修德之階此其大旨也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

注學行大成常如玷缺謙則受益故其材用無困弊時

蹠凡曰學人功行大成衆德圓備常自虛忘有如玷缺如是則材用不窮也道德大成之君亦復如是等天地生育之功齊日月照臨之德所成理大故曰大成然不恃其成有如虧缺以斯爲用則無窮

義曰人君以大道化物與道相符上士以大道修身與道冥合是以天高地廣日照月臨寒暑陰陽自相連代道不伐其功矣人君法道爲理上行下隨不伐其功與道同矣修學之士功圓德備不矜其能道益彰矣故皆若虧缺而其實圓成也於國則聖理常存於身則體和無極雖云若缺固無弊竭之時矣

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注祿位盈滿常若沖虛儉不傷財故用不窮

窮

蹠沖虛也窮匱也此明聖人祿位充盈泰儉自牧不爲盈滿故若沖虛所謂有若無實若虛故其運用而無窮匱也
義曰不矜其有故盈而若虛不恃其盈故

用而無乏主有餘德民有餘財周流六虛放曠四極爲國則民自富理身則德自充其用無涯何窮匱之有也

大直若屈

注直而不肆故若屈也

蹠直正也屈曲也前四句兼明體用下三句但出其體不書其用略文以見義類可知也夫潔己而垢人舉直而措枉小直也不執是以辯非不正己以矯物大直也曲隨物宜故云若屈注云直而不肆此卷之經文也

義曰道以和氣順物物自生成君以大道化人人自貞正上士體道與物遠迤迤物感其和者從其直此直廣博考該萬殊可謂大矣此化隨順忘功不宰可謂若屈矣舉直措枉者論語爲政篇魯哀公問孔子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措枉則民服舉枉措諸直則民不服哀公魯目春秋隱公第十二君名獎謚曰哀時哀公失德民不服從哀公患之故問孔子求民服從

之法也直謂正直之人措置也枉謂邪曲之人若舉正直之人爲官則邪枉之人廢置民服若德矣若舉邪佞之人廢正直之人則民不服矣此孔子譏哀公捨賢任佞欲使政之爲理也直而不肆此卷第二十章經文也

大巧若拙

注巧不蕩於分外故若拙也

蹠矜粉繪之工運鈎繩之妙小巧也因材致用任物成功不失其宜大巧也無所裁割不見其功似若朴拙爾莊子稱造化刻彫衆形而不爲巧

義曰天地大化陰陽大鈎吹萬流形不見其用人君端拱垂教萬方各盡其能萬物各施其用方圓曲直盡得其宜貴賤賢愚各宣其力大巧之謂也天地爲而不宰陰陽施而不有人君化而不恃故若拙焉粉繪之工者論語八佾篇云繪事後素言以五色畫成文謂之繪五色既具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素者粉也是謂粉繪

為鈎繩者莊子馬蹄篇云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應鈎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鈎繩哉然且世稱之此言土之性也埴之得五穀掘之得甘泉水之性也曲則為輪直則為桶今陶者以規矩匠者以鈎繩圓者則矩之使方方者則規之使圓曲者繩之使直直者鈎之使曲此失其真性誠至小巧爾造化刻彫眾形者莊子大宗師篇意而子問許由曰願遊於至道之藩由曰吾師也整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彫眾形而不為巧此所遊已此謂吾師自然之道無心自爾莊子師之吾師之遊自然而已

大辨著鈎

注不飾小說故若鈎
疎合譬師詞結繩窻句小辨也行不言之
教辨彫萬物窮理盡性大辨也至言去言
無所抑揚知審訥爾

義曰合譬者引事合意譬喻較繁非真理也結以華文實擇詞句非至言也聽言則對小說也夫聖人之旨上士之行出名言之域超語默之律無迷作而萬彙區別無稱喻而重玄了悟此辯之大也無言無說默識無為此若訥也聖人鶴居以撫伐上士凝拱而通玄真化自派不知其力可以臻於清靜矣

躁勝寒靜勝熱

疏舉此論以示教也以執成者必敗持滿者必傾故聖人功濟天下不見成功其如缺所以無弊位尊萬業不視成位其若冲所以不窮也恐人不曉故寄陽氣動靜以喻之躁動也勝極也言春夏陽氣發於地上萬物因之以生陽氣動極則寒寒則萬物以表死明躁為死本威為表源喻功成不缺者必敗持盈不冲者必傾有為則躁者必死靜勝熱者謂秋冬陽氣靜於黃泉之下靜極則熱熱則和氣發生也萬物因之以生生託靜而起故知靜為生本亦為

躁者取喻大成大滿而能缺能冲所以無弊無窮至致生爾夫能無為清靜者則趣生之本此勸人當務靜以祈生不當輕躁而赴死也

義曰至理之君修道之士革惡除惡虛心畜神猶躁能勝寒靜能勝暑躁體春夏極則萬物凋落靜喻秋冬極則品彙發生矣禮經曰春者養也萬物蠢然而生夏者極也萬物得陽而盛此則仲冬既至一陽漸萌陽動而生故謂之躁躁極則凋落而死矣秋愁也物將凋落故謂之愁冬藏也物則閉藏陽氣潛伏潛伏未動未動故謂之靜靜極則煦姬而生矣二氣則靜為生之本躁為死之根陰符所謂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是陰陽相勝之義終始之機也天元經曰立夏之後日行於地北入也少故夜短而晝長為熱立秋之後日行地南入地多故夜長而晝短為涼日行去極遠近不同故有暄涼寒暑之異是則寒暑躁靜陽氣之所運也若夫用道之君無為致

理政靜而物泰國安而人康四表來王五
兵不用清虛凝寂澄然恬和奸詐不敢侵
強梁不敢暴烽燧不起擊析不驚海內晏
如此靜而勝矣及其化之至則謳誦吟歌
讓與九族雍和四門穆穆制禮作樂舉賢
用能梯航屬望而來庭者軌順規而稟化
八表麇至群方駿奔天地感通人神交暢
熙熙然一變於道內絕窺竊之孽外無伺
隙之隣誦之詠之舞之蹈之此靜理無為
之所致也若其君以躁升臣以詐欺動搖
甲兵機耀威福強師百萬北登單于之臺
旌旗千里來涉沮遼之岸老弱疲勞役婦
女助轉輸四海沸騰六合搔擾及其人之
弊也戶口凋耗生靈轉移野絕人煙晝間
鬼哭此躁勝之所致也前以靜理而勝則
煦然而人和此以躁強而勝則寂然而寒
薄可不戒哉

清靜為天下正
注於躁勝者則寒寒薄也於靜勝者則熱
熱和也故若屈者大直清淨者為正

疏此結明前義也夫聖人有以觀陽氣之
進退知躁為趨死之源靜為發生之本理
人事育群生持本以統末以務清靜之道
則可為天下之正爾

義曰聖人知沖缺之行可以持盈登靜之
方可以制動成其動則清靜自著抑其躁
則柔和自彰可以率天下於無為歸萬方
於貞正法陰陽寒暑之運見生死得失之
源於虛明矣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四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五

景王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疏前章明五
德之門此章明三大之行用廣
德之華初標有道無道之損益次明
以成貪求之所由復結知足之為德
以成貪求之所由復結知足之為德
御守也身養而南而前玉復大卜
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百辟在朝文
德以懷遠敷道化而育人使俗洽和
平家興禮讓東環寶於四塞息征伐
於三邊則多稼如雲無饑饉之虞
或道此則慈惠交使戎馬載馳甲兵
復用天何故哉以其上有貪得可欲
之非端如土無厭之禍窮兵殫武
其分分既常足可以言於理道樂安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
注天下有道之主無為化行既不食求固
無交戰屏却走馬之事人得糞除田園
疏却屏却也糞謂理田也天下有道謂以
道為理無為化行守在四夷疆場無事不
得多食土地以困黎元所以屏却兵車走
馬之事人得做載南畝以糞理田園也
義曰古人有言曰君猶舟也人猶水也人
非君不理舟非水不行舟水相須不可暫

失故理國之本養人爲先有道之君守在四夷外無兵寇戈楯不用鋒鏑不施却甲馬於三邊開田疇於四野深耕淺種家給國肥食爲人天邦之大務也倣戴南畝首詩小雅甫田篇之詞也倣始也載事也春作既興始事南畝南畝田名也詩云南東其畝畝百步也廣六尺長六尺言可以毋養於物故云畝也修道之士以意爲馬以情爲田却意馬之奔馳神將靜矣使情田之逸暇心將泰矣而後道可修也禮記云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陰陽爲端四時爲柄日星爲紀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情田無爲幾於道矣天下者統言理國矣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注天下無道之君縱欲攻取故兵士戎馬寄生於郊境之上矣

疏郊者交也謂二國郊境之際拒守之地

天下無道之君則荒塞有不賓之虜故兵戎軍馬生育於郊境之上謂久而不還義曰理國不以道則開拓邊土侵伐戎夷封域不寧征役無已或食藟藟起番禹之役好名馬起大宛之師骨委窮荒血塗草莽營魄流飄於異域戎車淪滯於遠郊綿歲月以長征及瓜時而不返轉輸莫息枵軸其空人怨國亡禍非天與所宜深戒也豈若宇內不擾諸侯咸賓君民協和上下相保使壯士無所施其力辯士無所銜其詞武士無所銳其鋒智士無所申其策鉞劍戟以爲犂鋤貨佩刀而市耕犢無爲無役以全永圖也

罪莫大於可欲

注心見可欲爲罪大矣

疏犯法爲罪貪求爲欲言戎馬生郊之罪由人君貪求土地見土地可欲欲心興動將起貪求此罪之大者故云罪莫大於可欲

義曰法者所以禁民戢亂懲惡繩違于而

犯之斯爲罪矣罪字從囹下非言網羅以制其非法也罪之大者欲莫大乎因心起貪謂之欲也興可欲之心於富貴者則雕墻峻宇積貨稱兵外禽內色之荒迷而莫返鴈塞龍堆之役困而莫休以至于天下離心舟中敵國然後傾敗其何惑歟興可欲之心於其身者騁利馳名耽聲滯色悅黼黻雕華之觀彌目不迴徇輕肥音酒之娛終身不寤以至於筋骸疲苶耳目聾盲然後喪身何其愚也故春秋僖公二十年宋襄公欲合諸侯魯大夫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言屈己之欲從衆善也明年宋公爲鹿上之盟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幸而後敗是年秋楚人執宋公遂伐宋此言以人從欲垂其道也老君設教垂訓明此罪之因申能制可欲之心必享無涯之理理國可期於九五理身可企於神仙勉而行之道之要也

禍莫大於不知足

注求取不已爲禍大矣

疏禍害也神不祐也大亡敗之禍緣何而
來由貪土地求而無厭不知止足致神道
不祐而嬰禍害人之有過過非一途貪之
為禍禍之大也

義曰夫罪之與禍皆起於身身之生惡由

于心想故身心口為三業焉三業之中共

生十惡十惡之內貪罪愈深故生死忿爭
皆因貪致貪者心業之一也人君貪則外

陵四境下困羣生既上求取不休則下供
應致闕人怨神怒由此而興國將亡敗矣

理身而貪則嗜欲無厭馳神遊福善不
祐平天身租苟能內制貪源外息貪取既

無仇怨身安國昌即知足常足終身不辱
者矣

答莫大於欲得

注殃咎之大莫大於欲所欲必令皆得皆
得則禍深故云咎也

疏咎殃咎也夫貪冒之確欲心增侈得之
不已而又求之非道得之敗不旋踵自招
殃咎不亦宜乎可欲謂欲而未得初起貪

心罪輕於禍不知足者得之更須禍重於
罪莫甚於欲得者謂已得欲心尚未厭足
則咎之為過斯又甚於禍也

義曰得而復求求之不已民則應之以怒
而兵寇興焉仇敵起焉為殃為咎於斯為

大罪者言人違於禁令初犯其非名之為
罪老君悔過經曰初犯為罪亦名為過過

言誤也犯過一千八十為禍禍重於罪矣
犯千二百六十過為咎咎又重於禍矣夫

欲者莫過於色言愛重而可欲也禍者莫
過於財言貪不知足也咎者莫甚於名言

苦求欲得也人之過罪條目甚多財色與
名三者為大傾家殞命亡國殺身職此之

由可為明戒也
知足之足常足矣

注物足者非知足心足者乃知足也若心
知足此足常足矣

疏此結有道之君也言有道之君無欲廣
大不貪土地故於本分而知足則為天下

樂推身安國理此知足之足乃至于交讓

而常足也注云物足者非知足心足者乃
知足知足者謂是在於心不在於物循涯

守分雖少而多有欲無厭雖多亦少矣
義曰貪之與足皆出於心心足則物常有

餘心貪則物常不足貪者雖四海萬衆之
廣尚欲旁求足者雖一簞環堵之貧不忘

其樂適分知足惟在於心所宜易也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疏前章明天下
常足此章明教不出戶示以不為而
成初兩句標不出戶示以不為而
後四句點無為而化成○義曰聖人

達觀不出戶庭上安心坐契天地
不行之知
斯之謂矣

不出戶知天下

疏有道聖君無為而理言教不出於戶外
淳風自洽於寰區此可謂知理天下之道

爾又解云人君善教天下應之以善則不
煩出戶而天下可知故易曰君子出其言

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此之謂
矣
義曰聖人之理以身觀身身正則天下皆

正身理則天下皆理故曰恭己南面而已矣夫何爲哉且既闢混元是生萬物率分類聚魚沉鳥翔華卑定矣天地位矣雖六合之繁九有之廣亦猶四支百體耳可以心鑒豈在足行不出戶而知之信矣君子出其言善者易上繫之詞期謂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通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遠猶若此況於近者乎

不窺牖見天道

注垂拱無爲不出教令於戶外是知理天下之道人事和則天象順故不煩窺牖而天道可知也

跡人天相應精氣交通人君爲政以德則象緯以之不迷威侮五行陰陽由其忒候故書曰休徵則肅時雨若咎徵則蒙恒風若是知行發心已象著于天豈俟窺牖然後能見易曰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義曰帝王之理也法天之覆法地之載曆象日月敬授人時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所

以順天之道也天垂象聖人則之所以法天之行也既法順天象正已而行則人君所爲天道交應吉凶在我理亂在心待不乾乾而夕惕耶象緯者垂文謂之象占揆謂之緯自大慢法謂之威侮雖次差錯謂

之忒候此由人君行之所感也風若雨若者尚書洪範傳曰休徵則肅時雨若休善也言人君行敬而時雨順也肅敬也咎徵則蒙恒風若咎凶也蒙暗也恒常也若順也言人君蒙暗則常風順之也言行動天地者易上繫曰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此謂君子出處默語不違其中其迹雖異道同則應也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注若不能無爲假使出令彌遠其所知理

天下之道彌少也

跡此明失道之君也不能處無爲而恭己將欲申教令以化人令出彌遠既失無爲所知政理更爲寡少

義曰其身正者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

不從人君不能拱默謙光融心體道無爲以化天下雖廣行威令人不從之豈若任賢勿疑從善不倦恭己於上推誠於下不言而化不令而行哉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

注不出戶故云不行無爲淳朴而知爲理之道也

跡此覆釋不出戶而知天下也無事無爲教令不出故云不行近取諸身遠知來物故我無爲而人自化豈待言教出戶然後謂之知乎

義曰理國聖人率身從道道與天合冥契上玄萬方順之應猶響答不俟行化而後能知近取諸身者易下繫云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此言以身之耳目鼻口與八卦相應身之所行言則應之凶則違之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我無爲而人自化者此經第五

十七章之詞也

不見而名

注不窺牖故云不見人和天順而能名其太平

疏此覆釋不窺牖見天道也夫鶴鳴則子

和行感則天動原小可以知大審已可以

知物元吉所召在乎其人則太平之化可得而言爾何必窺見然後名乎故云不見而名也

義曰天道坦坦去身不遠天人相感影響

無差凶吉合符由乎其行身既理矣固亦

宜然天應人和不俟窺牖矣鶴鳴子和者

易繫云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此明擬議以

成其變化之理也若擬議於善善來應之

擬議於惡惡亦隨之鶴鳴則子和脩誠則

物應鶴鳴幽陰之中子猶和之人欺於暗

室物必知之憂悔吝者存乎纖介定得失

者在乎樞機君子擬而後言議而後動慎

微之理也雖微必應夫何遠哉不見而名

之而後名也

不為而成

注不為言教而天下化成

疏此總結不出不窺之義也夫以上有所

為下必有優今聖人擬神端辰玄默朝堂

君無為人無事百姓家給萬化自成

義曰擬靜定也端莊肅也展龍屏也朝堂

聽政之所也聖人無為致理無事化人不

出戶而自知不窺牖而自見融神觀妙造

化生乎身垂拱端旒宇宙在乎手民不知

有君於上君無所求用於民倉庾豐盈家

給人足夫何故耶以其上無為而國泰神

既凝寂故不言而化成矣展謂倚也形若

屏風畫為斧文於明堂之中牖開而設之

昔周公輔成王於明堂以朝諸侯負斧展

南面而立以正君臣之位焉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五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六

聖

唐虞成先生杜光庭述

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疏此章明為學日益之義也夫為學日益之義也夫為學日益之義也夫為學日益之義也

為學日益之義也夫為學日益之義也夫為學日益之義也夫為學日益之義也

為學日益之義也夫為學日益之義也夫為學日益之義也夫為學日益之義也

為學日益之義也夫為學日益之義也夫為學日益之義也夫為學日益之義也

為學日益之義也夫為學日益之義也夫為學日益之義也夫為學日益之義也

為學日益之義也夫為學日益之義也夫為學日益之義也夫為學日益之義也

為學日益之義也夫為學日益之義也夫為學日益之義也夫為學日益之義也

為學日益之義也夫為學日益之義也夫為學日益之義也夫為學日益之義也

為學日益之義也夫為學日益之義也夫為學日益之義也夫為學日益之義也

為學日益之義也夫為學日益之義也夫為學日益之義也夫為學日益之義也

為學日益之義也夫為學日益之義也夫為學日益之義也夫為學日益之義也

為學日益之義也夫為學日益之義也夫為學日益之義也夫為學日益之義也

為學日益之義也夫為學日益之義也夫為學日益之義也夫為學日益之義也

為學日益之義也夫為學日益之義也夫為學日益之義也夫為學日益之義也

為學日益之義也夫為學日益之義也夫為學日益之義也夫為學日益之義也

契無爲之道理國之道先弘德化後忘其述所以成太平之基也此亦一致也夫立身之道不可不學春秋曰學者短也不學將落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白虎通云學者覺也悟也言以先王之道開道悟性使覺悟也勿則迷昏而不悟未可以學長則悻格而難入不可以教學有三時一就人身中爲時者十三歲之後可以習業也故學記云發然而後禁則悻格而不勝時過而後覺則勤苦而難成二就年中爲時者內則云人之養子六年教之數一至十至百千萬也與方名東西南北也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於長者教之讓也九年教之數日朔望與甲乙至壬癸六甲也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十有三年學舞勺誦詩背文而讀曰誦也十五年成童舞象學射御先舞籥箛似笛執而文舞也後舞象武舞也二十而冠始學禮三十有室理男事學無方四十而仕出謀發慮五

十服官政是也三就日中爲時者言隨時即氣受業易人王制云春夏習詩樂言春夏是陽陽體清詩樂是聲聲以輕清故也秋冬習書禮秋冬是陰陰體重書禮是事以重濁故也以輕清之時習輕清之業以重濁之時習重濁之事故其氣相感皆易入也然三時之學雖有定規所習善道日不可廢豈可拘於三時哉故學記曰斯焉修焉息焉遊焉是也若修道之士先務博聞後乃日損反乎冥寂以期通玄矣藏亦自有而歸於無也

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

跡損之者謂損爲道者之功行也又損之者謂除忘功行之心也斯乃前損忘跡後損忘心心跡俱忘可謂造極則以至於無爲矣

義曰修道之階漸臻其妙初則由學而開悟因悟而遂修修則以立功補過積微成著功不在大過物斯拯過不在小知非則懷過在改而不復爲功在立而不中倦洞

玄經曰功滿三千白日昇天修善有餘坐降雲車斯皆從凡慕道誘勸立功之旨也夫立功之義蓋亦多途或拯溺扶危濟生度死苟利於物可以動行或內視養神吐納鍊藏服餌導引徇經爲伸道利忘名退身讓物皆修道之初門也既得其門務在勤久勤而能久可以積其善功矣善功既積不待自恃其功矜伐於衆爲而不有旋立旋忘功既旋忘心不滯後然謂之雙遣無忘之至爾經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忘德不恃其德益彰忘功不居其功益廣理國契無爲之化修身成不死之基矣

無爲而無不爲

注爲學者積功行爲道者忘損之雖損功行尚有欲損之心無忘此心則至於泊然無爲方彼鏡象而無不應故無不爲也

跡夫有爲則有礙有礙則有所不爲今既無爲無爲則無礙故能無所不爲也此謂契道則應用而周普也故上卷云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也

義曰功行既忘忘心亦達無為之智了能
自明既達兼忘體合於道與道冥契則無
所不了無所不知無所不為細合于稀稗
秋毫大合于陰陽天地非無非有非有非
無無所局滯始可與言道矣道常無為而
無不為者上經第三十七章之詞也

取天下常以無事

注無為無事天下歸懷故可取天下也

疏此勸人君行無為也取猶攝化也攝化

天下必須為無為事無事則天下不

擾無為則百姓自安以斯臨在于何不可

言常者無事御物不可斯須離也

義曰取謂聚也為國失道衆叛親離為國

以道人必悅服離叛則散悅服則聚聚則

國泰而昌散則國虛而亡欲聚人之法常

以無事為先莅猶臨也御猶制也攝也

易萃卦正義云萃聚也情同而後聚氣合

而後群故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聚而無主

不散則亂惟有大德之人能弘正道得常

通而利正大人為主聚道乃全此謂理國

聖人以道德聚民而安天下也故曰取若
言取天下非人力所能乎
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注有事則有勞煩勞煩則弊故不足以取

天下矣

疏夫有事謂政令煩苛禁網凝密今苛則

人擾網密則刑煩百姓不安四方離散欲

求攝化不亦難乎故有此事則不足以取

天下矣

義曰以道以德為有國之基無事無為乃

聚人之本及其有事不足安民但有叛離

故難懷聚矣秦皇法嚴而人叛以一統致

亡漢武令峻而刑煩故三邊起怨所以秦

季年也法如秋察網如脂凝故殺生民無

所措其手足矣故土崩瓦解一旦隳亡苛

細也煩急亂也理身者常以無事則心逸

而神安及其有事則神疲而心擾擾則喪

道逸則契真不可不戒也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示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表虛像應物之用初六句論聖人無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注聖人之心物感則應應在於感故無常

心心雖無常惟在化善是常以化百姓心

為心矣

疏聖人虛心物感斯應應必玄感感既不

一故應無常心心雖無常義存慈救以百

姓有不信不善之心故混同用心而以化

導故云無常心

義曰廣無不覆微無不通大道也化無不

周感無不應聖人也聖人化既周普心亦

無常從善者固以感通不善者亦令開悟

惟德是輔人無棄人周布慈心不遺毫末

而聖人無心未始有滯也

善者吾善之

疏此應感之義也吾者聖人也善者迴向

心而應物以兩句示聖人無常心而用
心後兩句結百姓歸善之明聖人
特蒙之德爾○義曰理國者在於無
事應化亦在於虛心虛心則應物不
常無事則臨人可久所以善不善等
以善應善化收同信不信皆以信之
信誠無間所謂融心混化為同所歸
安而無之俱為素子此聖人之大旨

正道之心聖人獎之進修以果其行使至夫忘善之大善也

義曰夫善者因心所起對惡得名善因惡而彰善勝則惡滅人既善矣聖人因而善之所以誘其進也

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

疏不善者謂冒染增迷信邪背道聖人亦以善道而引汲之德善者令化聖德而為善也

義曰人不知善之可修惡之可改積習為惡迷而不迴聖人慈其執愚亦以善道開化化惡為善賴于聖功人無棄人於是乎在信邪者謂世人不知正道迷溺於邪亦猶瞋者不預金石之音瞽者不悅玄黃之色邪既增迷故背於正道矣聖人亦以善教教之使分別邪正而歸於善也

信者吾信之

疏信謂聞道勤行心無疑執聖人應之以至誠贊成其善以至於深信也

義曰信者亦起於心因疑以彰信信因疑

而立信勝則疑忘人既信焉聖人因而信之所以勸其志也

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注欲善信者吾因而善信之不善信者吾亦以善信教之令百姓感吾德而善信矣

疏不信謂強梁背教之人聖人亦以平等正信而導化之令化聖人之德捨偽而歸信也故云德信

義曰人之滯俗積習生疑不知信之可行疑之可捨執疑守惑不信正真此弱喪之忘歸同下士之大笑聖人亦以正信之理漸開悟之知信捨疑賴于聖德德信德善其在茲乎強梁背教者謂執疑之人以疑為是以信為非亦猶夏蟲疑水井蛙陋海以並執見封彼邪心聖人亦誘而教之使分別信疑而歸於信所以誘之歸善歸信者聖人慈其因疑獲罪滯惡懼勸而勉之蓋惜人憫物之至也

聖人在天下惴惴為天下渾其心

注聖人在理天下化引百姓常惴惴用心

今得善信而聖人凝寂德照圓明渾同用心皆為天下故云為天下渾其心

疏此明聖人渾跡用心也惴惴憂勤也聖人在宥天下統御寰中懼衆生不歸善信故惴惴憂勤也然聖人無心復何憂喜今所言惴惴者皆為天下百姓未能信善故聖人混同於物而用其心故云為天下渾其心

義曰聖人應天御時順人臨極黃屋左纛駐纘垂旒雖身處九重而心周萬國察臣子邪正知稼穡艱難宥罪寬刑輕侮等賦既闕闕而不撓亦惴惴而垂憂導惡化疑令歸善信而聖人澹寂常若無心以其無事無心物亦自寧自化矣宥者寬而簡正也寬宥故道行焉混者內外混融無分別之貌也

百姓皆注其耳目

注百姓化聖德為善故傾注耳目皆觀聽聖人也

疏百姓被聖德而歸善仰淳化而觀風故

皆傾注耳目以觀聽則於聖人

義曰聖德所覃人皆率化上行下儆君唱
臣隨四海生靈傾耳以聽其言目以觀其
事是則是倣以歸於道焉聽者側聞也觀
者徧覽也

聖人皆孩之

注聖人念彼蒼生猶如慈母凡視百姓皆
如嬰孩

疏百姓既傾注耳目觀聽聖人聖人視之
如慈母之於赤子故云皆孩之又解云百
姓有分別之心聖人化使從善令如嬰孩
無所分別

義曰有道聖人慈育萬有萬有奉之如慈
母聖人視之如嬰孩如此者則道德周行
上下交感人和俗泰不亦宜乎理身者寶
氣審神氣全神王形神交固則命紀遐延
斯神仙可致也聖人化使為善誘以修真
先務不善之心盡歸當善之行善行既著
乃忘為善之心無知無為不矜不伐淳淳
默默內外混融如彼嬰孩無分別相可謂

合於道矣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信之行此章明出生入死之理。前章明聖人
五句明探微索化之類。後八句歸善
攝之行。示長生久視之門。曰。善。道
以安之。德。惟生。為大。得。其。生。已。當。守。道
去。不。為。懼。不。貪。生。而。喪。道。不。越。分。而
傷。生。可。謂。安。時。而。處。順。失。時。而。求
生。太。學。反。失。其。生。善。攝。者。以。道。自。全
特。處。順。者。莊。子。大。宗。師。為。子。祀。謂。子
而。處。順。者。莊。子。大。宗。師。為。子。祀。謂。子
得。生。者。時。有。生。也。失。死。者。時。有。死。也。
處。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矣。此。百
姓。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矣。此。百
得。死。理。矣。既。無。生。死。之。理。豈。有。生。死。
此。古。之。真。人。無。所。繫。也。若。在。生。而。結。
死。之。理。矣。既。無。生。死。之。理。豈。有。生。死。
第。五。十。九。章。之。詞。也。

出生入死

注了悟則出生迷執則入死此標也

疏了悟生死不厚其生名為出生迷執人
我動往死地名為入死此標章門也

義曰元精播氣大治匠形稟陽和則出生
歸陰寂則入死將明報死延生之路喪生
趣死之由標此章門似若設問具如下句

以養之也

生之徒十有三

疏徒者類也此泛論眾生能安生理不自
矜貴適來為時一無封執如此之者大抵
而論十中有三爾此謂順理者少而逆理
者多也

義曰將生不以為樂而安其生此生之徒
也夫當其生也不以利欲亂其心不以厚
養傷其性安於澹然順其沖和則神守於
形氣保於神志和於氣心寂於志靜定其
心如此則不求於延生生自延矣不求於
進道道自至矣

死之徒十有三

注此泛論眾生當生安生得生理處死順
死得死理如此者十中有三人爾

疏此亦泛論安死之道不拒變化適去為
順一不驚惶如此者十中有三人爾

義曰將死不以為憂而順其死此死之徒
也達人處世了悟有無知道之運化委和
所稟有厚薄厚於陽和之氣者則壽薄於

淳粹者則夫知壽夭皆由於分則生死可齊矣生死既齊則憂樂不入泰然而身心無撓也況觸膝見夢於莊子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無四時之事汎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而王樂不能過矣莊子不之信曰吾欲使司命復子之生可乎觸膝深願必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復為生人之然乎此雖寓言立理而莊子以世人樂生苦為生所拘樂死者為死所繫滯於生死所以有死有生唯至人在生無生不為生之所繫在死無死不為死之所拘既而不繫不拘故能無生無死然而變而生也不可以止變而死也不可以留但冥契大道則為達生死爾其出死之表長生為期者在乎修真鍊形可以與語議其玄要爾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

注徇生太厚以養傷生既心矜此生故動往死地此則生理既失死理亦虧如此之輩亦十中有三人爾

疏此釋迷執之人養生失理之徒也言人

雖欲修生不能悟了動往喪生之地安生之理既失順死之道又乖如此之輩亦十中有三人爾

義曰愚迷之人不知生者不生化化者不化以生為樂以死為哀畏死貪生故養生迴分希生乖其道則反喪其生十中有三人約其大數爾又解云人之稟生有三業十惡三業者一身二心三口業也十惡者身業有三惡一殺生二偷盜三邪淫心業亦有三惡一貪欲二嗔怒三愚癡口業有四惡一兩舌二惡口三妄言四綺語此三業十惡合為十有三矣人能制伏三業十惡則可得道長生可謂生之徒由此十有三也人若縱此三業十惡則必從生趣死可謂死之徒由此十有三也且眾生善必難構惡乃易成三業十惡日有所犯犯即趣死之徑故云動之死地亦由此十有三也夫三業十惡眾罪之源捨之則可以出生行之則可以入死修身之戒戒之尤急此十惡事又各有四緣皆為罪惱之本

何者殺生罪中有四緣緣一實是眾生二起眾生想三有欲殺心四令斷他命偷盜罪中亦有四緣一實是他物二起他物想三有欲盜心四使移本處邪淫罪中亦有四緣一實是邪境二起邪境想三發邪淫心四身受染樂事兩舌罪中亦有四緣一是所聞人二起前人想三起離間情四發分構語惡口罪中亦有四緣一是所罵人二起前人想三起惡罵心四發惡罵語妄言罪中亦有四緣一是所欺人二起前人想三有欺妄心四成虛違說綺語罪中亦有四緣一是所對人二起前人想三發綺語心四吐非義語凡此十惡三業計五十三條動罹此罪即之死地慎哉戒哉夫何故

疏此設問眾生動之死地之由

義曰將攝化之要趣死之因重自設問謂下句也

以其生生之厚

注所以動之死地夫緣何故但以其求生

此生太厚故也

疏此正答言衆生動之死地者以其耽滯有爲溺情縱欲厚自奉養以全其生養之太厚故動之死地爾

義曰天生蒸民愛之甚矣五味以食之五色以章之五聲以悅之五香以娛之五利以用之五氣以和之五官以司之五緯以主之五教以勸之五常以稟之五福以將之居五靈之首爲萬彙之長得不自貴而保愛之乎而縱欲適情樂生畏死養之過分自撥死亡非天怒神責由貪生太厚所殺爾故前之十惡三業五十條罪動有所犯寧無過乎且夫躁進者亡勇退者傷得其中者可以議於修身爾

蓋聞善攝生者

疏攝衛也謂善能以道衛生之人妙觀生本本來清靜於生忘生不以情欲而滑其和唯以沖虛而養其性物莫能害故稱善攝

義曰其生也有涯而事也無涯以有涯之

生役無涯之事能無傷乎善攝生者於事無事以全其和不以欲嬰心不以利傷已任沖和之自運託虛寂以冥懷忘生而生能全體道而道自致虛室生白冥心與玄攝生之善也

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

疏不期而會曰遇按山海經兕出湘水南蒼黑色爾雅曰形如野牛一角重千斤善攝生之人不起心害物所以陸行不求遇於兕虎入軍不被帶於甲兵故虎兕甲兵無傷之意

義曰瀟水湘水出九疑零陵其地有羣兕焉兕虎皆害人之者也兕虎害人甲兵傷敵遇之必有所害敵之必有所傷而善攝生者不干預於兵甲故不爲其所傷不求過於兕虎故不爲其所害昔晉人郭文宇文舉栖於餘杭大滌山與猛虎同處每出城市虎必隨之人或問之曰先生有道乎何挈獸之馴擾若是也文舉曰人無害獸之心獸無害人之意亦何術乎

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注善攝衛生理之人心照清靜無貪取之意則凡是外物不可加害陸行不求遇兕虎入軍不被帶甲兵此不求害物則物無害心故無投角措爪容刃之地

疏前明善攝生之人內無害心所以外不求遇兕虎此明設使逢遇此無傷害之心自然彼無容措之處是知忘情於物者則海上之鷗可馴而狎陸行之獸可繫而遊

況傷害乎故無是也

義曰攝生之人性與道合意心廣運已無傷物之心和氣內充物無傷已之執雖遇兕虎必無爪角之傷或值甲兵亦無鋒刃之害以其道德充備物皆柔服焉狎鷗者有人居於海上其子每於海濱與鷗鳥群相狎而戲其父異之將往觀焉其子先詣嘗遊之所群鷗見之飛翔而不下以其無機心而鷗鳥狎之今有機心則翔而不下則知苟有害物之意虎兕寧容不傷所

不傷者機心息於內也神仙傳劉剛字伯鸞與妻樊夫人俱得神仙之道剛為上虞令遊四明山遇虎虎見剛備伏不敢起以語天人夫人徑往以繩繫虎而歸如家犬焉蓋道德所攝也如此措置也容受也狎近也習也無置不受刃之所也

夫何故

疏此問虎兇兵刃是害人之物今不投措其介角無害其兵刃者其故何也假問其故以曉於人

義曰欲明善攝生之人無趣死之地復重發問將以勉勵於修行耳

以其無死地

注夫何故兇虎甲兵無容措之所乎以其順化無私不以死為死則物不得害其生

故云無死地

疏此正答也夫見有其身者累生生之厚者死今善攝生之人照法性空悟身相假故能於生忘生不為厚養之過無私順化故無死地可處爾既心無死地夫何虎兇

兵刃能害其生乎

義曰大聖演經廣弘道要欲使人皆趣善衆盡實生趣善則無過無疵實生則懷道懷德無過疵則不履死地懷道德則可致遐齡自無兵刃介角之傷可合清淨希夷之道理國之君不懷五兵之力四境協寧能開三面之羅百獸率舞何所加害乎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六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七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疏前章明出生入死善攝起息累之門此章明道生德成生不宰有自然之貴皆標妙本應成生之美次明萬物尊貴道德之由故道生之下覆贊生畜之功生而不有下怡歎忘功之德○義曰道為妙本能生羣物德為道用能畜衆形動物屬于天植物配于地天地之所長育造化之所生成非道氣物莫能生非道用物莫能成非道而二賴道之功有情有識之徒無情無識之物尊貴德不忘本非道為萬物所尊貴非道貴德不忘本非有權勢之尊貴以失德必亡國邪尊貴況南面之術失道無以守焉邪修真之功難通無以成萬行而道於萬類未嘗自伐其功功德蓋自玄輝爾

道生之

注妙本動用降和氣

德畜之

注物得以生養萬類

疏道生之者言道降冲和之氣陶冶萬物萬物得之以生故云道生之注云妙本動用降和氣者妙本道也至道降氣為物根本故稱妙本德畜之者德得也畜養也謂萬物得道用而能畜養斯形則約道畜養

之處而受德名故云德畜之

義曰生而不畜德無以表其功畜而不生道無以明其妙生以從無為始畜以養有為終終始循環惟道為本故云妙本道無動用物無以生既有稟生賴乎畜養是相循之理也

物形之

注乾知坤作兆形位

勢成之

注寒暑之勢各成遂

疏道生德畜品物流形注云乾知坤作兆形位者易繫云乾知太始坤作成物天地為形上下為位斯皆道功寄乾坤以為用也勢成之者言為萬物化天時地利陰陽之勢而物資之以成故去勢成之也

第十三

義曰萬物之生也道德稟之以氣乾坤稟之以形氣稟道德之功形資天地之化因寒暑之運假陰陽之資以生以成以終以始生成終始斯謂勢乎乾知太始者始初也乾是天為陽氣萬物初得天陽之氣而

生坤作成物者坤是地為陰氣萬物得地陰氣而形既分動植形位然賴寒暑之氣以成其功然生化之本皆本於道豈天地寒暑能生化哉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注萬物由道德以生畜故尊貴之

疏以道德有生畜之功故凡厥懷生莫不尊尚於道教重於德此勸示眾生令教本而崇道也

義曰尊者高上之稱喻於父也貴者重教

之義喻於母也道生德畜物受其形以道德為父母得不尊而貴之乎苟忘其本非人也哉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注言道德之尊貴非假爵命但生成之功

第十三

被物而常自然尊貴爾

疏夫代之尊榮者必由君爵命然後為尊今道之所以尊德之所以貴蓋以生成之功被物故物尊貴之非假爵命而常自然尊貴爾

義曰人之處世上以事君其有材器也君舉而用之然後爵之而尊寵之而貴而此尊貴有窮極之時今道以生物為物所尊德以畜物為物所貴生生不絕故生物之功常尊成而不窮故成物之功不極則常尊貴豈有窮極之期乎其次於此者則孔子以文教五常之道垂於萬世百王之尊太公以武教七德之訓傳於萬世百王貴之類因以德行美齊以仁義十哲以四耕貽則於後世歷代仰而行之此固非當代之君爵命所及而其德常尊貴但玄功廣大不階於太上玄元之道德耳夫爵命者人君尊賢任士所重也古者帝王以萬彙之殷四方之大不可一人以理之故設官命爵長之於民爵者祿位也命者名品也正則官不濫官不濫則各當其材如此則人理矣官者管轄之謂也亦猶網之有綱衣之有領舉綱領則物自理矣故大昊以龍紀官神農以火紀官黃帝以雲紀官少昊以鳥紀官各以其瑞為其官矣從

少昊以降德不及遠不能以他物命官以民爲紀皆佐天子以理四海也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居方以理俗策名以叙功所以爵祿以尊之威權以重之使萬物瞻仰而遵行其教令聖人在上賢以爲佐如魚水相須不可闕也爵之大者有皇有帝有后有王有君其次者公侯伯子男列五等之圖是以帝王之城四面各五百里爲甸服方千里也千里之內所納有五等百里納采葉二百里納總三百里納結葉四百里納采五百里納米甸服之外五百里爲侯服分爲三等百里爲采供王事而已二百里男邦男任也任王事也三百里諸侯侯爲斥侯也以衛於王此合三爲一名也侯服之外五百里爲甸服綏安也服王之政教而已亦有二等三百里揆文教揆度王之文教而行之一百里奮武衛天下所以安之綏服之外五百里爲要服要約也要約束以安文教也亦有二等三百里夷夷平也守平常之教事

王者而已又外二百里蔡蔡法也差簡而已要服之外五百里爲荒服言其簡略而遠也亦有二等三百里蠻以文德蠻來之不制以法也二百里流言流移也政教所及隨其俗而已五服相距五千里分一十四等遠近不同也又王制公侯之國地方百里方伯之國地方七十里子男之國地方五十里此古之設官命爵差以等級佐於帝王共理天下古之制也稟帝王之爵命而長於民矣

故道生之畜之

疏此覆結初章道生之義始之爲生養之爲畜

義曰初言道生德畜今只云道生之畜之然德爲道之用生畜於物皆道之動用功爾故不復言德

長之育之

疏增進曰長撫字曰育

義曰萬物既生則陰陽之候寒暑之勢增進撫字之非人之功亦道之力也

成之熟之

疏輔相曰成遂終曰熟

義曰道既生萬物秋成冬熟亦道運四時之氣而成熟之也輔相者輔助也相佐也周易泰卦云輔相天地之宜以佐佑民是也

養之覆之

注是以人莫不尊道貴德也

疏資給曰養廢庇曰覆八者皆道德功用之謂所以萬物尊之而貴之

義曰生畜長育成熟養覆八者以利於物皆道德之玄功也故天人萬物含識有情至於蛸蠕動植未有不資道化功用而有其生也得不得尊之貴之宗於妙本乎生而不有

疏道生萬物不見其有生之可生忘生之功結上道生之義也

義曰道能生物不恃爲有而物稟道之功道亦不矜其力

爲而不恃

跡德之為養不見有物之可為不恃其功
結上德畜之功也
義曰德以養物不矜其功而物稟道之力
道亦不恃其有
長而不宰

既以道德忘生育之功故雖居萬物之長
長育成熟不為主宰貴望於物言此者欲
令人君法道生育而忘其功爾
義曰道生物而不為有德畜物而不為功
道德長於物而不為主故能常為物所尊
貴人君化育萬物不伐其能施及四海不
求其報澤普天下不矜其恩讓德於天推
功於物超然其心不以九重為貴故保其
社稷享福無窮矣
是謂玄德

第十三
注具如戴營魄章所釋彼章明人修知道
此章明道用同人爾
跡此歎忘功之德也玄者深遠不測之名
大道雖能生能畜而終不恃不宰德施周
普而名跡不彰豈非深遠不測之德乎

義曰道德之功不恃不宰可謂深玄矣聖
人之德不恃不矜可謂廣大矣道德玄深
故常為萬物尊貴聖功廣大國能克永宗
祧修道之士積德而不居陰功而不恃享
壽彌遠而證道登真可也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有自然之貴此章明守母存子歸明
無遺身之殃育七句標能生之本動
今守母存子次六句示絕欲之戒開
塞對明復六句歎美修治之功結成
繫章之行○義曰道化既彰天下有
始道為物母含弘虛生理因之居修
道之士觀萬有之平備知妙本之所
生守道而居用道而理則國無危殆
身除寧長也夫守道之要校聽明視
誠口靜身察微抱朴歸先返照常所
服守至道可階若斯明驗
功道去遠矣此其旨也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
注始者沖氣也言此沖氣生成萬物有茂
養之德可以為天下母

疏資氣曰始資生日母言道能以沖和妙
氣生成萬物物得以生如母之生子故云
以為天下母始母雖殊於道氣布化第一
故上經云無名天地始有名萬物母言此
者欲令人知源識本守母而存子也

義曰資稟也物稟道生道為物本仰舍育
之德同母養之慈當須親流誠源鑒柔知
本用道守道理國理人可以泰寧矣沖中
也無名天地始者上經第一章之詞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第十三
注萬物既得沖氣茂養以知其身即是沖
氣之子
疏言人既得沖和之氣茂養為母當知其
身是沖氣之子

義曰道為身母有生成茂養之恩身為道
子識茂養生成之本能知此道當體用於
中和以全其身也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殺身不殆
注既知身是沖氣之子當守此沖和妙氣
不令離散則終履其身長無危殆

疏言人既知身是道氣之子從道氣而生
常守道清淨不樂妄塵愛氣養神使不離
散人從道生望道為本今却歸道守母故
云復守爾殺身不殆者言人常能無欲以
歸道則可以終竟天年而無危殆也

義曰既知身之所稟道生我身即洗心返神復守其道無是非之惑絕聲利之憂終身行之道可得矣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動

注允愛悅也目悅色耳悅聲六根各有所

悅縱則生患是故塞之不縱六根愛悅則禍患之門閉矣故終身不動勞矣

疏此明絕欲守母之行也允悅也謂耳目愛悅聲色鼻口愛悅香味六根各有所悅門以出入為義言諸根色塵之所由也若

塞其愛悅之視聽則禍患之門閉矣禍患之門閉則終身無有勤勞也

義曰惟道集虛惟神集無灰心藏智道自歸之不視之見與天同明不聽之聞與天同聰不為之事與天同功六根不染行與

玄通六欲不起與道相同身安物順而終身不勤矣易曰允之言乎悅也又以允為

目門為口亦以戒其開訖禍患爾西昇經云鼻口所嬉香味是怨是也此言六情嗜欲相因為用眼見耳聞心則運動心既所

悅口則興言口為禍患之門心為愛悅之主故可塞而閉之夫此禍患用之於國則政亂行之於身則道虧閉塞得宜則身國俱理矣

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敎

注開張六根縱其視聽以成濟其愛悅之事則常有禍患故終身不敎

疏此明失道之行也開其視聽之門濟其愛悅之事則禍益患增故終身不能敎理也

義曰道不欲煩力視損其明道不欲諠力聽損其聰心智競撓道不可留耽聲冒色貪利悅名萬慮滋起衆患並興動貽悔吝坐陷災蒙神明不能祐造化不能生者以其縱欲害身故終身不能敎

見小曰明

注人能於事微小見而改行可謂明矣

疏此示防患之源也惡兆將興細微必察故憂悔吝之時則存乎纖介今守母之人防萌杜漸理之於未亂能如此者可謂之

明

義曰守道之人理國之主防微於未兆慮患於未萌杜邪佞之門賢良進用閑嗜欲之鍵朴素日臻矣憂悔吝者易繫辭云辯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纖介言吉凶悔吝之來雖纖介之微不可慢也防備豫也杜閉塞也萌微兆也漸小至大也理於未亂者此經第六十三章之詞也尚書云致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皆防其萌漸也夫萌者如草木甲坼先有萌芽漸者善惡之來非一朝一夕必由其漸故要杜而塞之勿使滋蔓蔓難圖也

守柔曰強

注守柔弱則人不能加可謂強矣

疏守柔弱之行若處不兢之地人不能加同道之用能如此者可謂之強

義曰力強者人折之智強者人害之勢強者人謀之氣強者人制之德強者人伏之守弱體柔不犯於物其德如此可謂之強如道之用孰敢害之也

用其光復歸其明

注見小則明守柔則強者於明用強將失守柔見小之義故常用光外照復歸守內明則長無患累矣

疏光者外照而常動明者內照而常靜由

見小守柔為明為強不矜明而用強故雖

用先外照還歸內明此轉釋見小守柔之

義使息外歸內故曰復歸其明

義曰外明者其照有極謂五里之外牛馬

不辨也內明者其照無窮謂一心密照則

遠近皆察也所以外則萬境所牽勞神傷

性內則重玄默悟達靜歸根復其內明幾

乎道矣

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注遺與也言還守內明則無與身為殃咎

者如此是為密用真常之道

疏遺與也殃咎也言用光照物於物無著

還守內明不自矜耀守母存子反照本源

自無殃咎是謂襲常者密用曰襲能察微

遠害守柔含明如是等行者是謂知子守

母密用真常之道

義曰既了復明內照之理故無殃累及身

殃累不侵真常密契矣理國若於其外照

察察繩非其政益煩而人益亂復能見微

防患無已守柔晦智含輝任賢無拱三五

之理夫何遠哉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七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八

行一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明無遺身殃此章明介然用知則行

道有唯施之良初三句明有知則行

道次兩句示通正而人邪又七句明

有知之生弊後兩句歎盜夢之非道

而以為成爾○義曰前以歸明襲常

為所得之至要此舉有知行道所施

最有所傷而大道坦夷人趨邪徑雖

庭華服修且田廣康虛處位若食獸

財豐在下者家空力竭以此為理賊

謂盜乎欲使斥彼淫者即其切脈動

三農之稼猶使為井之帶標國其水

軍人不為盜修身者約已室欲務道

謀財介然獨修

可快無著矣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

注老君言若使我耿介然於其有知欲行

大道既與道不合故惟所施為是皆所可

畏也

疏使我者老君假設之詞也介然謂耿介

然有知之兒夫道非知法而代人欲以有

知行道故老君患其蔽蒙昌言曰使我耿

介然矜其有知欲行無為大道於天下者

有知則與道相乖而失無為清靜之化唯

所施為將害於物故可畏懼也

義曰至道之君勤行之士不以多智而爲道不以博識而探真道不可知知之益遠矣莊子智北遊篇曰智遊於玄水之上問無爲謂曰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不答非不答不知答也智返於白水之南以問狂屈狂屈曰唉余知之矣欲言而忘其所言智又返於黃帝之宮以問黃帝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慮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智謂黃帝曰我與汝知之無爲謂狂屈不知也其孰是耶黃帝曰無爲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此謂道離有說而非說能明故知之者與道遠矣此欲使帝王行不言之教不欲介然而知也又泰清問於無窮曰知道乎曰不知又問無爲曰知之道也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泰清以此言問於無始曰無窮與無爲兩者孰是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不知內矣知之外矣道不可聞聞而非

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此則介然有知欲行於道既乖道矣能無畏乎

大道甚夷民甚好徑

注大道平易是長有知而人多故欲心求捷如彼行人好從邪徑邪徑之弊其如下文

疏夷平也徑邪捷之道言大道坦然平易而人好從邪徑且大道之化貴夫無爲無爲則平易而代之從事不能息智於無欲將役心以應務始雖好徑而求捷終則失道而焚和故云人甚好徑

義曰道本坦夷無爲即可致人好邪徑涉迹則乖真邪捷則行之者多平夷則好之者寡其故何哉邪教順俗率下士之易從大道澹然非上智而難守故造邪徑者多也孔子弟子有澹臺滅明字子羽居武城行不由徑樂道安貧爲儒教之所重況修真參道而溺於邪徑者過莫大焉理國者在於去奸邪崇正直進忠諫黜佞人然後

至理可期太平可致爾焚和者莊子外物篇云陰陽錯行天地大駭水中有火乃焚大槐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言害生於欲欲火焚其真性而傷天和也

朝甚除

注尚賢矜智生巧僞除理也

疏除理也言好徑之君不尚無爲之化但以有爲爲理雖云甚除有爲則僞巧詐故注云尚賢矜智生巧僞又解云朝廷修理峻宇雕牆故云甚除

義曰上即進智巧之人矜朝廷之理次則竭生靈之力壯華侈之居用巧智則朝雖崇嚴下民困弊華侈則君迷隆盛百姓崩離豈若茅屋采椽垂衣致理修身者被褐懷玉無徇繁奢以傷其行也峻宇雕牆者尚書五子之歌詞也夏啓之子太康嗣位樂于盤遊兄弟五人作歌曰外作禽荒內作色荒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峻宇者宮殿崇高也雕牆者垣墻雕麗也

田甚蕪

注浮食情業廢農事也

疏草長曰蕪蕪巧浮食則農事荒蕪既闕嘉生之報何望如垣之積

義曰智巧在朝邪佞居位尚浮華則墮業

重雕峻則傷農田畝蒿萊人力疲瘵何以致人安國霸乎詩曰不稼不穡胡取禾三

百廩乎夫士農工商各守其業則無墮遊冗食之人矣既廢農尚詐則浮食者多國

力困矣如垣者積土曰垣言豐年稼穡所積如京如垣多也京大也

積如京如垣多也京大也

倉甚虛

注南畝不收無儲積也

疏年登則庫實農廢則倉虛自然之理也

義曰肆邪任智害政傷農浮冗既多倉庫

不實理固然矣欲使君慕清虛臣懷端慤

奸邪徑塞正真門開無華宇常虛絕浮遊

冗食勸農則庫實靜理則人安至於際空

修真洗心守道於身於國何莫由斯也

服文彩

注刻雕綺繡害工利

疏青赤為文色絲為彩言賤質而貴文也

義曰朝既除理君尚浮華文彩飾裝理無

爽也

帶利劍

注文德不修尚武備

疏利劍者武備也夫文德者理國之器用

武功者文德之補助而文為本武為末今

專事武功是弃本而崇末也

義曰利劍之用制敵所先非理國之大器

今重而帶之是輕於文而弃於本矣武備

者春秋定公十年夏與齊景公會于夾谷

孔子攝行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

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諸侯出疆必具官

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從之會所為壇位

土階三等以過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已

畢齊使萊人以兵鼓譟劫定公孔子歷階

而進不盡一等以公退曰士兵之吾兩君

為好而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非齊君所

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

盟兵不通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

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忤麾而避之

有頃齊侯奏宮中之樂倡優侏儒戲於公

前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死夫

而焚侮諸侯者罪應誅請有司速加法焉

於是斬侏儒手足吳齊侯懼有慚色既

盟齊侯歸責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

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得罪於

魯君乃歸所侵魯郛謹龜陰之田此文事

有武備也

獸飲食

注烹肥擊鮮重滋味獸飲也

疏獸飲食也庖廚豐厚獸飲芳鮮上多玉

食之資下有凍餒之患矣

義曰國用智詐君尚有為道化不行農畝

弛廢而嘉羞美饌獸於庖膳疲人有凍餒

之悲朝市有珍鮮之飫豈不痛哉

財貨有餘

注聚歛積實饒珍異

疏財貨謂錢帛珠玉之流也多藏厚歛有

餘也未學不貪為寶但欲多財累愚爾
義曰古之所謂寧積於人無藏府庫誠哉
言乎孔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斯則民
豐國安矣若積聚無已鎔鑿難盈帑藏有
餘民力困竭非王霸之道也

是謂盜夸非道也哉

注矜其有知動以成弊行同盜竊仍自矜
夸夸盜非道適令與歎也哉者歎之辭也
疏非理而取為盜矜其所有為夸且頭會
而歛取於不足縱欲而費奉其有餘傲然
自得以為夸尚謂之為盜不亦宜乎所為
如此則非吾所行之道矣也哉者傷歎之
辭也

義曰不以道德臨人而任智詐為國內尚
奢巧下竭黎元私室不足於糟糠公府有
馱於梁肉貨財豐衍寵畝榛蕪而伐善矜
能大為夸尚理身者聲色蕩心珠翠亂目
嗜欲傷性機智驚愚真氣耗於三田赤子
淪於六藏尸居餘氣而徇祿矜夸斯為盜
也去道遠矣老君以此垂文用申炯戒修

身理國可以為殷鑒焉盜者說文云私利
物者曰盜從次從皿次口液也口液在於
皿器之上欲得物也故謂之盜字林云取
非己之物曰盜言飲食珍異財貨殷豐獸
飫有餘而不修己德財富德薄叨竊無殊
不自省循乃復矜伐非盜而何特宜謙戒
哉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經前章明好
而長存非道此章明善建之主事不拔
故以存身下明觀身觀家之法後曰立
以下結歎忠照所知之驗曰義曰立
國以道德國不可拔率人以道德人
不可離所以事國無窮子孫不絕其
何術哉身修道以正其國家修道而
正其鄉鄰修道而正其國國修道而
正天下以修道之益觀不修道之損
其理亂可知存亡可見矣旨在息盜
矜之行恆好徑之心於
國於身皆凶斯兆矣

善建者不拔

注善能以道建國立本者不可傾拔
疏建立也不拔不傾拔也言人君善能以
道建邦立本者因百姓之所為任兆人之
自化然後陶以淳朴樹以風聲使儀刑作
孚樂推不厭則功業深固萬方歸德斯所

謂善建者何可傾拔乎

義曰立國不以道眾叛親離立身不以道
犯危蹈禍敗不旋踵傾拔可期唯道德為
基則無危殆矣儀刑作孚者詩大雅曰儀
刑文王萬邦作孚孚信也文王以道垂化
萬邦歸信也樂推不厭者此經第六十六
章之詞也言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
先人以其身後之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
人不害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
下莫能與之爭此善霸國立身之旨矣風
聲者德風之聲

善抱者不脫

注善能以道懷抱百姓者不可脫離
疏抱守也脫離也善以道懷抱百姓者動
而悅隨何可脫離也且夫樂餌所在過客
猶止況夫道德有進於此乎以之御物為
物所歸固其宜也
義曰聖人乘時立極任物為心四海歸仁
萬方順化國之基不可以傾拔人之心不
可以脫離昔周大王紹古公亶父之德始

王於邠迫於犬戎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車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曰狄人所求者貪吾之土地也不可禦備以勞人征伐以役人而存吾身手與人兄居而殺其弟與人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狄人之臣亦何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策杖而去之民相連而隨之成國於岐山之下有三子其小子李歷生文王文王為西伯律身修德而興周業八百餘年此蓋善得人心不可脫而離之也樂餌所存者上經第三十五章之詞也曰樂與餌過客止言嘉樂所奏肴膳所陳過客聞而聽之見而美之為之留止況道德昭著人固悅而隨之也

子孫祭祀不輟

注言善以道德建抱之君功施於後愛其甘棠況其子孫乎而王者祖有功宗有德故周之興也始於后稷成於文武周之祭也郊祀后稷宗祀文王故雖卜代三十卜

年七百毀廟之主流溢於外而后稷文王郊宗之祀不輟止也
疏祭薦也繼代曰祀謂後代子孫薦祀於祖宗也輟止也

義曰理國以善立善抱則祚流子孫修身以善立善抱則年踰稟受祭祀不輟奔業無窮矣愛其甘棠者詩甘棠篇曰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昔周武王之有天下使周公旦分理陝東召公奭分理陝西召公有德民樂其化常不欲勞人之力乃坐於甘棠樹下以聽訟焉後人懷其德而存其樹不剪不伐詩以美之也祖有功者帝王立國必藉積代之福而有天下及功成制禮必本其先祖有功者而祀之有德者而尊之宗尊也后稷姬姓之後名棄為堯之臣歷事於舜黎民阻飢后稷播種百穀以濟於民功格於物也為農正其後子孫宣父至于文王武王乃有杜稷故其宗廟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地雖親盡廟桃其后稷文王始祖之廟世世祀

之至秦漢革命祭祀方止漢承堯後唐承有聖德功及於民其後子孫乃興漢業代世宗祀及魏受漢禪祭祀方止德明皇帝昇錄佐堯事舜種德及民故我唐承其遐福受命享國連壽為德明皇帝焉

修之身其德乃真

注修道於身德乃真淳也

疏此下明少修少證多學多得故修之身謂一身修修之家謂一家修始於一身修於天下例可知也言善立之人照了真性真性清淨無諸偽雜偽雜既盡德乃真純也

義曰夫千里之行跬步為始修身理國先已後人故近修諸身遠形于物立根固本不傾不危身德真純物感自化矣

修之家其德乃餘

注一家盡修德乃餘美

疏修道於家上和和睦故其德有餘慶也故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

義曰身既有道家必雍和所謂父愛母慈

子孝兄友弟恭夫信婦貞上下和睦如此則子孫流福善及後昆矣積善者易坤卦文言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此明吉凶有漸先明所行善惡故後彰其吉凶

一家修道善必有余矣

修之鄉其德乃長

注一鄉盡修德乃長久

疏按周禮萬二千五百家爲鄉言一鄉修道禮義興行尊卑有序閭閻相比不黨於親一家修道德猶未廣一鄉盡修德乃長久

義曰君子之立行也正其身以及其家正其家以及其鄉尊其長若敬其幼少教誨愚鄙開導尊卑少長得宜尊卑有序風教肅肅禮樂誥誨由一身之所修乃萬家之所稟道之化物善莫大焉所以優長久永也

修之國其德乃豐

注一國盡修德乃豐盈

疏修道於國風易俗移還淳反朴不偏於所近一鄉修道德猶未徧一國盡修德乃豐厚

義曰一國者諸侯之國也公侯伯子男各主一國所以藩屏王室輔衛帝居若一國之中自能修道則禮行化美君信臣忠境內無虞其德豐大矣

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注若天下盡修其德施乃周普也

疏普徧也夫百姓歸厚在君之化修之廟堂德流海外者蓋正其身不言而化不教而理下之應上如響應聲德無不周乃施普也

義曰道之行也先諸身而後諸物故曰未聞身理而國亂身亂而國理也所以身修於內物應於外德發乎近及乎遠一夫感應尚猶若此況於帝王乎天子味道耽玄敬天順地凝心玄默端已無爲書軌大同梯航入貢四夷款附萬國來王道德無不被故其德周普矣廟堂者天子政事之所也

故以身觀身

注以修身之法觀身能清淨者乃真

疏觀者照察也注云以修身之法觀身能清淨者乃真謂觀身實相本來清淨不染塵雜除諸有見有見既遣知空亦空頓捨二偏迥契中道可謂清淨無真矣

義曰不修道之身動違正理名辱身危修道之身外絕衆緣內染一氣除垢止念守一凝神以慧照自觀證了實相不滯空有深入妙門可以得道理國之君允執中則永享天祿也

以家觀家

注以修家之法觀家能和睦者有餘

疏以修家法觀家人和睦則福善有餘
義曰不修道之家不睦六親不達五教動
擬災否上下崩離修道之家九族允和衆
善咸革易家人卦九五象曰王假有家交
相愛也此言居於尊位而明於家道六親
和睦慈之於政即天下化之交相愛樂也

以鄉觀鄉

注以修鄉之法觀鄉能順序者乃長
疏以修鄉之法觀鄉鄉人盡修道尊卑順
序道化漸廣德乃延長

義曰不修道之鄉禮教不行長幼失序貴
賤陵虐上下交爭修道之鄉德既優長人
叶其序肅靜喜順境泰人和也

以國觀國

注以修國之法觀國能勤儉者乃豐

疏以修國之法觀國國人盡修勤而且儉
德乃豐盈

義曰不修道之國干戈構役虐害其民瘼
毒流行人罹其酷修道之國神明助祐風
雨以時普化所覃嘉祥自應人豐德富理

使之然矣

以天下觀天下

注以修天下之法觀天下能無爲者乃善
疏夫以天下觀天下者復何所觀哉亦但
觀身爾人君清靜無爲以道善建善抱自
然百姓胥附國祚又安

義曰以不修道之天下者禁紂是也生人
塗炭震海判離骨肉仇讎社稷塗地雖有
謀臣武士不能用也雖有金城湯池不能
守也以萬衆之貴希足夫之生不可得也

修道之天下者堯舜是也四海之內比屋
可封慈惠浹於殊庭正朔順於萬寓雖有
水旱之災年不害也雖有征伐之師人不
怨也其何故哉以正身九重天下自順然
後登真證道常存不亡昭昭乎萬代師範
矣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注以此觀身等觀觀之則可知矣

疏此假設之詞也老君言我何以知天下
善建則不拔善抱則不脫福德弘益之然

于蓋以此觀身等觀而觀之自家刑國由
內及外則知爾易曰觀我生又曰觀其生
將欲自觀而觀人也

義曰老君聖慈愍物垂教救勸重明於家
於國理亂之由修之與不修之證再自舉

問廣示羣迷何以知天下興亡蓋以此五
觀之法觀其善惡損益之驗爾觀我生者
易觀卦六三云觀我生謂進退之象也我
生身所動也六三居下體之極是有可進
之時又在上體之下復在可退之位遠而
非物不爲童觀之卑上非九四未能觀先
於國既居進退之地可以自觀我生可進
即進可退即退觀風相機其道未失此以
卦象之理進退則然若夫觀國觀身義在
力修道德道德修則國不傾拔享福登其
失道德則國則危禍至身辱以爲君臣
至誠得不自勵哉所云觀其生者最處上
極高尚其事生亦道也爲天下觀其已之
道故云觀其生也以爲特處異地爲衆所
觀既居天下可觀之地可不慎乎君子謹

慎乃得無咎正義云我生其生皆動出生
長之義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八

行
十六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九

行一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舍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疏前章明善
建之主事不

則骨而按
明了下不
使五首五
氣句明此
則全標章
強和含明
染所德含
物以所德
壯不之
下不獨
中暖持
勸知次
強和

樂之人欲令不為其行○義曰於國
既能善建善抱於身所要金和
善至則益生不須危物德則物無傷害
不唯或是在修身却乃勸
於理化此章之大旨也

舍德之厚比於赤子

注至人含懷道德之厚者其行比於赤子

矣

疏舍懷也言至人舍懷道德之深厚者內
為道德之所保外為神明之所護比若慈
母之於赤子也此理難曉故借喻以明之
故寄赤子之全和以況至人之全德赤子

嬰兒之小者取其內無分別不生害物之心

義曰至道之士韜德含和內外混凝不忤於物如赤子之純粹若嬰兒之未孩其德既然所以物不能害物不害者以至人無

害物之心故也赤子者子生三月而眼轉
睛微眴能分別人其未分別之前即號為
赤子和氣全也既有所別和氣分矣不可
謂為赤子也

毒蟲不螫猛獸不搏攫鳥不搏

注至人神矣物不能傷既無害物之心故無搏螫之地此至人之舍德也

疏此釋至人之全德也毒蟲蜂蠆之屬猛獸虎兇之屬攫鳥鷹鷂之屬螫謂尾端行毒據按也謂以足據物搏持也謂以爪搏

持物也言至人德全於內和氣充盈心冥乎道故有毒之蟲不能螫猛毅之獸不能據鷙攫之鳥不能搏蓋以其至順德厚之所致也

義曰舍德之行與道混冥動順物宜物故

不害靜與道合害所不加雖蜂蠆毒螫之

徒猛毅熱騰攫之類自然遠矣何能害人人
君舍德臨人全和御物禍亂不作戈甲不
侵外服四夷內清六合靡然物化其舍德
之謂乎

骨弱筋柔而握固

疏此下明赤子之全和也赤子筋骨柔弱持握不牢固今拳手執物能自固者豈非和氣不散之所致乎

義曰和之所用其大矣哉禮之用和為貴

師之用和為先地利不如人和師克在和不在衆書曰紂有億兆之人離心離德周有十臣同心同德故春秋鄭人伐楚屈瑕患之闕廡對屈瑕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所聞也屈瑕欲卜之曰卜以

決疑不疑何卜敗鄭師於蒲騷今赤子以和握持既能牢固立身以和處衆必無交爭王者以和君臨固能化洽和之全也與含德理同所解赤子全和謂如下文爾

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

疏雌曰牝雄曰牡峻者氣命之源也言赤子心無情欲未辨陰陽之配合而含氣之源動作者豈不由精氣純粹之所致乎義曰上清洞真品云人之生也稟天地之氣為神為形稟元一之氣為液為精天氣

減耗神將散矣地氣減耗形將病矣元氣減耗命將竭矣故帝一迴元之道所流百脉上補泥丸腦實則神全神全則形全形全者百關調於內邪氣亡於外髓凝為骨腸化為筋純粹不雜而長生可致矣

終日號而嗷不嗷和之至

注赤子骨弱筋柔而能握拳牢固未知陰陽配合而含氣之源動作者精粹之至終日號帝而聲不嘶嗷者由純和之至此知赤子之全和也

疏嗷聲破也赤子終日號帝其聲不嘶破豈非精氣純粹之能致乎

義曰含德之人全和之士德行周厚和氣精純如赤子也赤子純和既積元氣內充執握能牢帝號不嗷純之至也夫帝極無聲謂之嗷赤子和氣未散真精固存喻彼理國純和羣生貞粹玄化彌遠德聲益彰而不竭也又骨弱筋柔而能握固非因其力由赤子心專以喻含德之人屈身順物柔心從道衆欲所不能開由心業淨故也

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由含德之人無心

應物動任自然非情欲所侵由身業淨故也赤子號而不嗷如含德之人法音演教以法利物聲化無窮而不衰歟由口業淨故也赤子純淨外欲不侵內心不亂自然

而然也含德之人三業清淨有如赤子乃修之使然理國之道君抱淳素臣任忠良法網不施德化周布若赤子自然端樸如含德修勵日新和氣潛充人歸於道矣

知和曰常

注能如嬰兒固守和柔是謂知常之行疏赤子以和氣至純而聲不敗因之以示教言人能如嬰兒知和柔之理修而不失者是謂知真常之行

義曰五常備具曰和於身和則德充而合真於國和則化周而作永處衆和則合禮行師和則有功和之為義大矣哉

知常曰明

注守和知常是曰明了疏人能知真常之行而保精愛氣者是曰

明達了悟之人知和知常歎同德之美益生使氣舉失道之過

義曰既備五常是謂和矣復知和不可斯須離而常行之斯謂於道益明於理益達理國以和為常加以明達所謂合天地

之德齊日月之華矣以和御物物無不順以和從道道無不成太上五廚經曰和乃無不和玄理同玄際抱和守常道可冀也

益生曰祥

注祥者吉凶之兆言人不知守常而求益

生過分動之死地是曰凶祥

疏祥者吉凶之兆不能全和於知常而營生於分外殊不知分外求益所亡滋多則求益生過分是凶祥也莊子云常因自然而不益生

義曰人能知和知常也為明達於道更求益生過分是必兆其凶祥斯則求生之厚為妖祥矣而不益生者莊子德充符篇莊子謂惠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

益生此莊子以是非為情不以喜怒滑性哀樂傷神受之天然不營分外人理自具何用情以益生乎道與其貌天與其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也

心使氣曰強

注心有是非氣無分別若役心使氣是曰

強梁之人

疏夫心有是非而氣無分別故任氣則柔弱使心則強梁今失道益生之人役心使

氣氣為心使是曰強梁故莊子云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

義曰含德必任氣而柔弱益生則使心而

強梁柔弱合於真常強梁乖乎修鍊理國亦以柔和為上不以強大為能弃柔任強喪身敗國矣無聽之以心者莊子人間世篇孔子謂顏回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

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此言心虛則嗜欲無入神清則玄覽無疵遺其色聲忘其境智

境智忘而玄道自至色聲一而物相盡空心止於符氣合於漠此謂之心齋也惟孔子顏回得之矣

物壯則老老是不道不道早已

注凡物壯極則衰老故戒云於壯恃強是

謂不合於道當須早已

疏此明強梁失道之過壯者剛毅也老者衰憊也夫物盛則衰壯極則老夫用心使氣矜其強壯者自致衰老謂之不道者道

貴柔弱今恃強梁既與道不合故勸令早

止

義曰夫物自壯而得老自盛而得衰自榮而得枯自老而得死世之常也守和含德之士反於此焉老君以衆生未解知常不能含德不及赤子之無害果為強梁以喪

真勸其早止俾令知道而勤修也若理國之主捨和弃明不能謙抑於九重而肆其鋒於外境人疲國耗必致自焚未若體道全柔以安其社稷所謂早已也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疏前章明含德之人獨知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注知了悟也言辯說也

疏知者了悟也言者辯說也夫至理精微玄宗隱奧雖假言而詮理終理契而言忘故了悟者得理而忘言辯說者滯言而不悟故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爾

義曰無爲之要訣之於心以言而傳斯非
道矣西昇經云道可以心得不可以言傳
易曰得理而忘言得意而忘象滯於辯說

非道也哉

塞其兌

注了悟者於法無愛染於言無執滯故云

塞其兌

閉其門

注既無愛染則嗜欲之門閉矣
疏具如天下有始章所釋彼則約道清淨
以塞六根愛悅此則因教辯忘將息滯言
之累於言無執故云塞其兌不爲榮辱之
主可謂閉其門

功於人勉人之行於國則刑賞合度於身則貞吉攸長老君重舉此言益明勗勵之旨

義曰欲忘言者塞其兌口也言語理絕

自契忘言矣欲忘象者閉其門門目也形

象混冥自契忘形矣塞兌則辨說不施固

無滯於言教閑門則榮觀自息無溺於是

非然後紛銳盡銷光塵共泯方叶玄同之

德矣人君尚不言之化教不宰之功其功

益崇其化彌廣矣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疏此四句已出上經道冲章彼則就道以

論功此則據人以明行上下兩經互舉其

文者以其於齊物修身之義有功故重言

之

義曰銳以躁進挫之以歸和紛以交爭解

之以歸寂先以獨顯不若和之爲貴塵以

衆晦不若同之爲能此四行體道表道之

注五句解如道冲章彼則約道此則約人

言人能體道是謂與玄同德

跡歎夫體道之人既已不滯言教又能和

光混跡行符於道是謂玄同

義曰以上明四行體道於人既彰其利理

身理國克叶其功是謂與道同德玄謂道

也

故不可得而親

注玄同無私故不可得而親

不可得而踈

注汎然和衆不可得而踈

統言玄同之人心無偏私不可得覩而得

之和光順物不可得踈而遠之

義曰心既玄同親疎混一夫世俗之常者

偏愛則親之偏惡則踈之有道之士愛惡

不關於心則親疎不彰於物矣理國之道

刑賞不濫功過無欺推之以公則無偏親
偏疎之事矣

不可得而利

注無欲故不可得而利

不可得而害

注無爭故不可得而害

疏恬淡無欲故不可得從而利之處不競
之地故不可得犯而害之

義曰述既玄同利害不加矣夫有道之士
不可以利誘不可以害加以其無欲無為

惟清惟靜故利害無由而入矣世人反於
此故利可誘之勢可移之所以害可加矣

不可得而貴

注體道自然故不可得而貴

不可得而賤

注澆然無津故不可得而賤

疏體道自然非爵祿所得貴也超然絕累
非凡俗所得賤也

義曰情既玄同貴賤一矣體道之士榮祿
不能勸威刑不能沮如玉投泥不能汚也

豈貴賤干其慮哉

故為天下貴

注體了無滯言忘理暢紛銳盡解光塵亦

同既難親疎不可貴賤故為天下貴

疏玄同之士悟理忘言塞兌閉門根塵無

染紛銳既解光塵亦同其行如此故為天

下之所尊貴

義曰既彰四行玄與道同心不涉於親疎

跡不交於利害貴之不為喜賤之不為憂

混合大道為天下貴人君弘此四德以化

萬邦與道混同不言而理矣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九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

行三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以政治國章第五十七

言而無執此章明以政之君夫無為
之自化首三句標門以示義次十句
設問以明理後五句反無事可以取
天下爾○義曰理國以政其迹必彰

用兵以奇其詐非道不若無事以聚
萬方其或多忌諱廣機權縱淫工明
法今去道疎遠而國益危惟可以不
事臨人去欲歸靜兵革不用奇詐不
措此章之大義也

以政治國

疏此下三句並標宗也以用也政教也言

有為之君矜用政教而欲為理不能無為

任物自化欲求致理未之前聞也

義曰以道理天下者不言而民信不令而

民從不刑而民威不賞而民勸夫何故哉

民化其上皆歸於善不在賞而勸也民稟

於和自革其惡不待刑而威也民復樸素

不待令而從也民齊貞正不待言而信也

此無言教而理矣以言教理民涉有為也

非道也哉

以奇用兵

詭奇變詐也不祥之器君子惡之況加變詐之名而無節制之用是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故知奇變之兵非制勝之道也義曰以奇詐而用兵乖於大道何者國以政刑爲本政在於簡易因循兵以變詐爲先變在於應權合理政失於道則刑賞濫詐失於道則殺害多濫刑賞以爲功恣殺害而求勝而欲興邦致理不亦難乎與夫任物自化有征無戰遠矣兵猶火者春秋隱公四年春衛公子州吁弑其君完初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爲賦碩人之詩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嬀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碚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溢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早定之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修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凌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

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石碚之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桓公立碚乃老二月戊申州吁弑桓公而自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來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弊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與陳蔡衛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宋公乞師於魯魯辭之隱公問於衆仲曰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理亂理亂猶理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夫州吁殺其君而虐用其民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觀爲可曰何以得觀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碚使告于陳曰衛

國偏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蒞於衛九月衛人使石宰醜殺州吁于濮石碚使其宰孺羊肩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碚純臣也惡州吁而厚預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所謂子從殺君之賊國之大逆不可不除故云大義滅親明小義則燕愛其子也

以無事取天下

注在宥天下貴乎無爲若以政教理國奇詐用兵斯皆不合唯無事無爲可以取天下此三句標也

疏此示標也有道之君無爲而理夫無爲則無事無事則不煩不煩則百姓自化而天下太平矣

義曰政教理國奇詐用兵豈若無事無爲而化天下民聚國泰以致和平也

吾何以知天下其然哉以此

注以此下文知之

疏吾何以知發問也其然猶如是也以此

答也老君詳問我何以知取天下必須無事以下文云多忌諱則人彌貧我無爲而人自化驗可知矣

義曰以政教求理以奇詐用兵固不可以致理矣上多忌諱下多利器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皆非太平之本唯無事無爲乃可化物以此觀之理亂之道昭然矣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注以政理國動多忌諱人失作業故令彌貧

疏此覆釋以政理國也爲天下之主不能敦清靜以化人崇簡易而臨物政煩網密下人無所措其手足避諱無暇動失生業日就困窮所以彌貧也

義曰上多忌諱謂法令多門也動有拘於

忌犯則獲罪民不聊生怨叛憂虞農桑墮廢故其民彌貧釋曰無財曰貧君上無爲法令寬簡人無拘忌適性自安墾井耕田以飲以食故民富而國昌矣

人多利器國家滋昏

注利器謂權謀也人主以權謀爲多不能反實下則應之以詐諂故令國家滋益昏亂也

疏此釋上以奇用兵也利器者權謀也夫權道在乎適時不得已而方用人君若多用權謀不能反實下必應之以詐諂故云滋益昏亂

義曰昏亂不明也君好奇變民尚欺詭上下交詐正道不明故爲昏亂也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注人主以伎巧爲多不能見素下則應之以奢泰故令淫奇之物滋起

疏伎能也巧工巧也奇物謂刻鏤雕琢寶貨珍玩之屬言人君不尚淳朴而好浮華百姓效上而爲奢泰馳競淫飾日以繁多也

義曰淫巧悅目珍奇蕩心上耽玩而不除下增飾而彌甚華侈既作朴素遂忘固可戒矣春秋丹桓宮之楹刻桓宮之楠書而譏之臧丈仲山節藻稅亦以爲過蓋欲人

君尚於儉素也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注無爲既失法令益明竊法爲奸盡成盜賊豈非多有乎

疏法刑法也令教令也君嗜欲以御人而欲彰法令以齊物人既苟免而無耻竊法而爲奸上下相蒙故令盜賊多有矣

義曰法令所以齊於民也令煩則民姦生矣奸詐既作盜賊日多謂之亂政禮運曰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城郭溝池以爲固禮

義以爲理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春秋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殷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民是以亂免而無耻者論語爲政篇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

以刑民免而無耻言爲政者導民以法制

齊民以刑罰民畏威苟且百方巧避求免脫罪辟而不暇避於耻辱故注云苟免罪也民既免而無耻必假竊法制以爲奸詐則弄法舞文害於人矣莊子云大盜之生

則并竊聖智之法而盜其國況於盜賊乎
蒙蔽也竊法作奸下欺其上上害其下上
下相蔽恩化不行大亂之本也

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

疏此釋無事以取天下也我謂聖人也夫
聖人之德不尚伎巧體道之主所貴無為
無為之為無所禁忌下化上之無為故云
而人自化

義曰人化無為自歸於理也夫有為則多
事多事則政煩煩政多而民愈亂無為

則事簡事簡則政清政清事簡而人不待
教令而化於善也

我無事而民自富

疏上無賦歛下不煩擾耕田鑿井家給人
足故云而人自富也

義曰多財曰富君無勞民之事民得勤而
耕農農功不妨穀稼豐贍故人富也鑿井
耕田者古詩云鑿井而飲耕田而食此言
唐堯在上人遂無為不知上之有君不知
君之養已自飲自食無患無憂所以家自

給而人自足也

我好靜而民自正

疏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上好安靜無以動
搖則下被君德率性而自正也

義曰禮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言人之稟

生本乎道氣六塵未染六欲未侵任以元
和體乎澄靜及既孩之後愛惡生焉喜怒
形焉若人君靜以理之天下之人復歸簡
易則自清而正也

我無欲而民自樸

注無為則清靜故人自化無事則不擾故
人自富好靜則得性故人自正無欲則可
全故人自樸此無事取天下也

疏人君誠能內守冲和外無營欲則下之
感化自淳朴矣

義曰人君無欲於物物遂其宜無欲安民
民自朴素此自然之理也理身之道莫大
於無欲知足理國之道莫大於無事無為
誠能實而行之身泰而國理矣又一本有
兩句云我無情而民自清此亦義理相符

而御註闕之故輒詳載於此

其政闕闕章第五十八疏前章明

為之自化此章明以政之失無以
之所由如標二致寬急不同次明禍
福之由是以前明以政之失無以
之徒是以前明以政之失無以
注今○義曰前明以政之失無以
賢亂此又明闕闕之政為是家安之
政為非執於善則善反為以執於
則政反為不善則善反為以執於
不有不為不為不為不為不為不為
之俗也

其政闕闕其民淳淳

注政教闕闕無為而寬大人則應之淳淳
而質朴矣

疏闕闕無心寬裕也淳淳質朴敦厚也言
無為之君政教寬大任物自成既無苛暴
故其俗淳淳而質朴矣

義曰政簡則人淳人淳則務省務省則刑

罰不用賞勸不勞君拱默而任賢臣因循
而順物國泰無為之理漸於茲乎苛者法
細而急也暴者不令而刑也夫先令而後
刑民知教矣法簡而事緩民知禁矣苟犯
其禁而後加刑則刑一人而千萬人懼矣

朝令夕刑民未知法得非暴乎況不令而刑害人甚矣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注政教察察有為苛急人則應之缺缺然而洞弊矣

疏察察有為嚴急也缺缺洞弊離散也有

為之君其政峻急以法繩人法今滋彰盜賊多有故人則凋弊而離散矣

義曰政刑則民亂民亂則國殘凋散之事漸於茲矣素書曰國將衰者人先弊根枯

則枝朽人固則國殘固當寬政養人而康其國也察察者伺人之過強明而急也缺缺凋弊不全傷和害物也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注倚因也伏藏也上言其政閭閻俗則

為無政理之體人乃淳淳然而質朴此

禍為福之所因也其政察察俗則以為有

政理之術人乃缺缺然而凋弊此則福為禍之所藏矣

疏禍兮福所倚者前言閭閻之政俗以為

惡而人反淳淳質朴敦厚豈非福因倚禍中而生也福兮禍所伏者伏藏也察察之政俗以為善物却缺缺而凋弊豈非禍伏藏福中而發也孰知其極者夫失道喪德習偽尚華故禍福循環倚伏無準誰有知其窮極者

義曰天地有休否日月有虧盈此倚伏之數也禍藏福中福極則禍至福隱禍內禍盡則福來拘彼俗纏此為常矣惟有道之士上德之君抱道體和陰陽不能制全真

反俗善惡不能移故禍不能加福不能利超然出得喪榮衰之外矣夫以國言之亦賢哲不能料倚伏不可窮齊有仲孫之難

而桓公興遂霸其國晉有里克之難而文公起乃統諸侯是二國因禍而昌也衡方

寧靜狄人滅之邢方晏安衛人滅之是二國無禍而喪也故伏藏因倚莫知其極故

春秋云有禍而啓其墻土無禍而喪其守守不可知也

其無正耶

疏此言禍福之極豈無正定耶但由於人不能體道無為妄生迷執失其正爾義曰常俗之人惑於禍福寵至則喜辱至則驚愈失其正致為妖祥矣豈知側身修德雖難不足以貽災垣慮忘懷失焉未必

以為禍悔吝無準召之由人爾

正復為奇善復為妖

注禍福之極豈無正耶但衆生迷執正者復以為奇詐善者復以為妖祥故禍福倚伏若無正爾

疏此釋迷正所由也言衆生迷於禍福正處於正不明以正者為奇詐於善不了以善者為妖祥故若無正爾

義曰修道之要在乎應變無心方圓任器不滯於禍福不惑於正邪滯於福則善復

為妖矣惑於正則正復為奇矣帝王乘時任人隨才適用求正過切矯正者必來求

善過切矯善者必至若虛心無滯推公任賢奇詐妖祥幾乎息矣

民之迷其日固久

注以正為奇以善為妖如此迷倒其為日也固已久矣

疏此歎眾生迷於正善反以為奇為妖其所由來尚矣故曰其日固久矣

義曰俗之迷妄積習生常為日且久終不

開悟老君歎彼群迷丁寧垂訓將以祛其迷也迷謂失方也夫不為禍福所惑不為邪正所拘曠蕩乎襟靈均齊乎得喪則何正善之能迷其方哉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

疏方由正也此舉聖德以勸修聖人弘道濟代萬物向方身行正方物則應之以自正非立言教裁割於物使從己也

義曰聖人正方以約己人自正方以從化夫人既失其正所以迷方由邪正不分禍

福所撓爾聖人於禍無辱於福無榮不矯正以飾其心不徇邪而溺其志卓立物表允執大中則人皆向方從其正也

廉而不穢

疏廉清廉也穢濁也聖人率性清廉自然

化下非穢彼之濁以揚其清有本為劇劇傷也聖人廉以成行不傷於物

義曰聖人清廉以澡身人自廉潔以順教豈復滓穢乎世人行教令也制之以法威之以刑勸之以利誘之以賞而人頌其教

者十無二三矣今聖人不以賞刑不以法

制但清其已廉其行人自化之豈俟宰割正方而後知勸也

直而不肆

疏肆申也聖人之行不邪彼自從而正直

非為彼之不正而申直以正曲

義曰聖人自然正直故非申而正之以正直率人人自清正所以上下俱正而天下

正矣若上行回邪下為諛調何因正哉尚書問命曰僕臣正其克正僕臣諛其後

自聖此由臣之不正以佞於上也春秋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此申上化下以成其邪正也

光而不耀

注聖人善化不割彼以為方不穢彼以為

廉不申彼而為直不耀彼而為光修之身而天下自化矣

疏光者謂明智也聖人雖有明智而韜晦之不以炫耀故云光而不耀聖德如此自然百姓淳淳而從化也

義曰聖智光明非強炫耀也此四者皆聖

人之行借以開喻於人以此而王天下乃可稱其聖德然大旨在乎知吉凶倚伏奇不常輕廉方而內明含光直而內照弃嚴暴之事澄寬裕之懷既除迷固之由自

叶希夷之妙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

道德真經廣義卷之四十一

行四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張蔚章明無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張蔚章明無
注和此章明理人事天無過用何物
通前義是謂下舉深微之喻以況長
久之道曰我曰萬事皆由我而長
人曰德以教理國此章明用者四
以教事天善理國其能延洪善事天
其善長久此續
前章之義也

治人事天莫若嗇

注嗇愛也人君將欲理人事天莫若愛費
使倉庫實人知禮節三時不害則天降之
嘉祥人和可以理人天保可以事天也
疏嗇愛也言人君將欲理化下人敬事上
帝為德之先無如愛費即儉德也儉即足
用可以聚人樂盛豐備天享明德故云莫
若嗇

義曰夫儉者理務之先財者聚人之本故
易曰何以聚人曰財則財者非儉約則易
散民者非豐財則難聚所以節財則有費
省費則人豐人豐則國安而力足矣國之
大用有四一曰祭祀二曰戎事三曰賓客

四曰庖膳祭祀者昭事上帝也天子郊祀
上帝宗祀明堂言有尊也得不得獨祭恭恪
乎姿盛豐備者春秋桓公六年楚武王侵
隨使其大夫薳章求成焉軍於隨之瑕地
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聞伯比言於楚
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
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夫
而和協以謀我故難聞也漢東之國以隨
為大隨張必奔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
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輔且曰少師曰
隨賢臣季良在何益聞伯比曰以為後圖
季良諫不過一見從少師得其君行少師
之計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進楚師
隨侯將許之季良止之曰天方校楚楚羸
其師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
也小道大淫所謂道者忠於民而信於神
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詞信也今民饑而
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隨
侯曰吾往挫肥脂案盛豐備何則不信對
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

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
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
不疾癘癘也謂其備物咸有也奉案盛而
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平
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
皆有嘉德而無違心所謂三時無譴也
務其三時修其教親其九族以致其極祀
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
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
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
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矣三時者春耕
夏種秋收農之三時也
夫唯嗇是謂早服
注何以聚人曰財故能儉愛則四方之人
將強負而至早服事其君矣服事也
疏夫唯嗇疊出上文也是謂早服釋儉而
之義凡有七轉義皆倣此夫唯者發語之
詞也服者事也夫唯能儉愛之君理人事
天以儉為政是以普天之下亦當早服事
於君矣

義曰儉嗇為政國必豐財上無甚貴之奢
下無箕歛之怨以此理人則人順事天則
天明天下之人相率而歸其德矣何以聚
人曰財者易下繫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
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
曰財財所以資生者也將聚於眾必先有
財財豐則人可聚若財用有節正而理之
民不為非則可聚而安之也

早服謂之重積德

注夫能儉嗇己是有德人歸有德早事其
君故云重積德

疏何故魯天仰化率土歸仁由行節儉節
儉則百姓早服事之是重積其德爾
義曰君行節儉是重積其德民益歸之普
天率土者詩北山篇云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率土之濱莫非王民是也溥大也率循
也濱涯也

重積德則無不克

注聖人積德四海歸仁則無有不能制伏
者矣克能也

疏克能也君若厚積其德者其為政也人
力普存其事天也吉無不利則四方向化
無有不能制伏者矣

義曰儉以理國教以事天重積其德四方
率化無思不服矣

行四

無不克則莫知其德
注人君之德無有不能制御者則無遠不
至故四方莫知其窮極也

疏此謂君德無有不能制服者則殊俗慕
化絕域觀風無遠不至故莫知窮極

義曰君積厚德國有豐財萬萬歸王九圍
貢貢人服德化宜有限極耶殊俗絕域者
皆要荒之外與中國殊庭遠域絕也言
異域之人思戀聖人之化自遠而至由道
德所服也觀風者十洲記云聚窟洲在西
海中申未之地地方三千里去中國三十
萬里國中常占東風入律百旬不休則中
國將有好道之君故漢武延和三年其國
遣使貢返魂香猛獸乘飛車而濟弱水策
天驥而度飛砂一十三年方達中國此觀

風而慕化也

莫知其德可以有國

注莫知窮極然後可以為有國矣

疏言人君德化無遠不及萬人所歸往神
明所福享然後可稱為有國易曰王假有
廟有家是也過此以去豈有國乎

義曰有國者車執所及書文所同人服其
德遠懷其化可以謂之有國矣或以武威
所制詭道所臨苟有其邦人所未服或承
平統曆嗣位守國厥德有德恩化不泯者
皆非謂其國矣王假有廟有家者易革卦
云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假聚也王以聚人
至於有廟有廟乃能致其孝享故曰利見
大人聚以正也觀其所聚則天地萬物之
情可見矣

義曰天下崩離則民怨雖有享祀與無廟
同王至大聚之時孝德乃洽始可謂之有
廟矣以此而用大牲神明降福聚道既合
以至有廟能致孝享爾王假有家者易家
人卦九五詞云王假有家勿恤象曰王假

保應惟三公論道維那受理陰陽少
師少傅少保曰二孤或公孤化實亮
天地天官家宰掌邦理說公孤化實亮
海司使掌邦教數五典統兆民宗伯
掌邦禮理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
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誅奸惡
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辨地利
大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
祀人此周制也唐虞設官惟百夏商
官倍倍於唐虞周官備故天下乃理
矣

治大國若烹小鮮

注意小鮮者不可撓理大國者不可煩煩
則人勞撓則魚爛

跡此喻說也烹養也小鮮小魚也言烹小

魚不可撓撓則魚潰喻理大國不可煩煩

則人亂皆須用道所以成功爾

義曰言理國之難喻烹鮮之旨不煩則人

化不撓則魚全務在安舒漸縶其化矣

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

注以道臨位天下不求有妄之福故鬼無

以見其神明也

跡以用也蒞臨也人神處幽為鬼神者靈

效之謂夫人求則神為應令若上德之化

人自安全豈惟上忘帝力亦不旁請鬼神

故處幽之鬼無以效其明靈也

義曰為君以道天下悅隨鬼神無以見其

靈吉凶無以施其變雖神鬼之靈靈豈能

干於有道乎天神曰神地神曰祇人神曰

鬼皆賤而不顯幽而不明苟達道德之君

必無侵傷之害矣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

注上言其鬼不神非謂鬼歿滅而不神但

有其神而不見惟以傷人

跡此覆釋鬼無效靈之義非其鬼不神者

非謂鬼歿滅而不為神但祇之將興由人

有聖人恒其德則神不見惟而傷人春秋

曰其氣賊以取之

義曰道德之主正直無私天神不能傷人

人鬼不能害物幽靈潛匿祇惟不與故國

之興也明神降之以觀其德四海之神素

車乘雲來謁武王是也國之亡也神亦降

之觀其惡也石言乎晉神降于莒乃鬼神

之見惟也且壺子冥心而大巫波道鄴令

聲折而河神以亡此鬼神不能害於有道

也其氣賊以取之者春秋莊公十四年夏

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大夫傅瑕傳

瑕曰苟舍我我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

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儀及其二子而納厲

公初鄭有妖焉內地與外地聞南門之中

內地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間於申繻

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賊以取

之言若火燄燄未成而進退之時以喻人

心不堅正也妖由人興人無豐焉妖不自

作人弃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

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

罪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

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惠

言入又不念寡人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寡

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宗人典司宗

祫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肅如之苟主

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

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君君昔

庸非二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有官

齊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

聞命矣乃縊而死

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

注鬼見神恠則傷人聖人有為則傷人今神所以不見神恠而傷人者蓋以聖人無為清靜故爾

疏所言神不傷人者豈但神靈無效而不能傷害於人而聖人以道臨人無為不擾百姓自正故云聖人亦不傷人則鬼神不能見恠以傷人者由聖人以道莅天下爾將欲發明聖德故重云亦不傷人

義曰聖人行大道以君臨鬼神稟聖德而自靜既絕有為之擾自無見恠之傷此乃鬼神化聖人之道德不敢傷人聖人以清靜垂衣不勞役於群庶也

夫兩不相傷者故德交歸焉

注鬼神傷人則害國虧本聖人傷人則隳神乏祀今兩不傷物故德交歸

疏兩者謂聖人與神也夫人國之本亦神之主者鬼神傷人則害國之本聖人傷人則匪神之主兩不傷害人故德交歸豈惟

神聖獨豐抑亦兆人咸賴

義曰人為邦本本固則邦寧人為神主主安則神享聖人以道為理既不傷於人鬼神感聖之功亦不害於物兩者相悅二德交歸春秋隨季良諫隨侯曰夫神依於人

人者神之主也尚書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十億曰兆舉其多也天子以道不傷於人神感其化兩無傷害四海並安故云兆民咸賴賴倚賴也匱乏也虧損也此蓋顯明以道為國其利弘多不唯寰海宅

心信亦鬼神賓服理身若此何妖惑之能千耶人為神主者春秋僖公十九年宋桓公使邾文公用鄆子於次睢之社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所以為人也夫人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齊桓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君一會而虐三國之君言執滕子用鄆子也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恐其亡國也子魚宋公子目夷也雖水自汴入

泗而有妖神東夷殺人以祭之焉六畜不相為用者如祭馬祖不可用馬況用人乎今聖人以道育之鬼神交福兩不相害可謂玄德乎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一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以謙前事明

則其德交歸此章明以謙下人則物歸焉謙初標大國用謙故能攝化次故大國下叙大國特宜用謙○義曰大國者偏成小國特宜用謙○義曰大國乃德基下為貴本大國以謙為用則小國歸仁臣海以下為實則百川朝會故奔北以柔勝政以靜彰故大國其位互得其宜理國理身斯為至矣春秋昭公二十年鄭游吉對魯大夫季景伯曰小國事大在恭其時命大國字小所以無先王之制小國大國字小所以無先王之制小國大國切於用謙不在乎以大制小矣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

注下流者謙德大國當下流開納則天下

之人交至

疏江海處眾流之下百川委輸故曰下流

施之於人是謙德也夫人君者有道則國

存無德則人散故處大國者當下流開納

令天下之人交會而至則能全其大故曰

下流天下之交

義曰蠢蠢群生君為司牧開邦立國道德

為先德以下人道以育物國益大而心益

下人愈歸而君愈謙億兆樂推遐邇交會不其建歟

天下之交托托常以靜勝杜

注天下之交疊出前文以結下流之義也

疏天下之人所以交會至者由大國謙下

之故喻如托者常以雌靜為牡動所求此

云以靜為下則明托常以雌靜而能勝牡

者由以安靜為下故爾

義曰靜以理身必氣和而神暢靜以理國

必德廣而人歸以靜為下斯之謂矣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

疏故者仍上之文以結成前義也言大國

之君所以不事威武而用謙卑之德以柔

服之者將欲懷來附庸之君取其小國之

人而為臣妾爾

義曰大國以謙靜率人人所親附不施威

武不恃權謀故小國懷仁求為臣妾國愈

廣而眾愈繁矣大國能安撫小國如晉為

盟主而衛國逐其君而立剝晉欲討其罪

晉侯問故於中行獻子偃對曰不如因而

定之伐之未必得志而動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撫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冬會于戚以定衛此所謂大國之撫小國也又大國之聚小國者謂群方朝會無代無之故夏啓有鈞臺之享在河南也商湯有景亳之命在偃師也周武有孟津之誓成王有岐陽之蒐康王有鄭宮之朝在鄆杜也穆王有塗山之會在壽春也齊桓有郕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皆以大國恤下小國事上各得其所也大國不能撫小國者如晉侯不能字育諸侯強令於鄭鄭子家與趙宣子書曰古人有言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此言晉君虐命於鄭鄭將庇於楚矣命之固極亦知亡矣將悉弊賦以待於懷境也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豈其罪也此由大國不能撫懷於小將致其叛故大國之於小國當謙和以下之

柔靜以懷之取言聚也以聚於人也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注大取小以爲臣妻小取大以爲援助也
疏言大國之君既以卑謙之道而柔服小
國小國之君則朝聘會盟不敢離叛以卑
下之禮而事大國者則欲取大國之威以
爲援助爾

義曰小國謙卑推忠盡教以事大國則大
國懷而安之柔而服之若小國不能致禮
竭誠奉事大國者如宋人爲鹿上之盟以
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宋公子目夷曰小
國事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及盟目
夷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於
是楚執宋公冬會于亳乃釋之目夷曰未
也未足以懲君此小國不能事大國也夫

小國能事大國者如隱公元年三月邾儀
父盟于蔑地魯地邾邾以附庸之君未王命故書
名然其小國能適大國繼好息民書字以
貴之是也朝聘者大國適小國爲聘大事
小也小國適大國爲朝小事大也繼好結

信也謀事補闕禮之大也孟子曰唯仁者
能以大事小湯事葛伯文王事昆夷是也
唯智者能以小事大大王事無常句踐事
吳是也大事小謂之樂天小事大謂之畏
天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曰畏
天之畏于時保之此周頌美成王畏天之
威能安其太平也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注以者大取小而者小取大

疏春秋曰師能左右之曰以或下以取者
言大國用謙卑之道以取小國則令其可
左右故云以取或下而取者言小國用
謙卑之道歸事大國但可承奉而求援助
不能令左右隨意故云而取

義曰師能左右之者春秋僖公二十六年

秋宋叛楚而善於晉楚令尹子王司馬子
西帥師伐宋圍緣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
師能左右之曰以謂進退在己實桓公之
子雍於穀以爲晉援楚申公叔侯成之桓
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於楚言齊孝公不

能撫之故也二十八年楚子使申叔去穀
也此言左右由己取捨國時也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注大國謙德而下小國者不過欲兼畜小
國爲臣妻小國執貢賦以下大國者不過

欲入事大國爲援助也

疏言大國崇謙下以取小國者更無餘意
不過兼畜小國之臣爲人君之長小國用
謙陳薦幣幣而取大國者不過欲入事大
國資爲援助爾

義曰大國以小國內爲臣妻小國以大國
外爲援助兩者其志不逾於此矣薦進也
贊執也幣帛也諸侯觀王兩國交聘則必
陳進珪玉貨帛執以爲禮故曰贊幣也小
國求大國爲援助者春秋文公十四年秋
鄭伯與魯公宴于黃鄭大夫歸生子家賦
鴻鴈之什取其哀恤鰥寡之義使魯侯恤
之又賦載馳之四章言鄭國寡弱取其小
國有急欲引大國以爲援助是也
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注一求臣妾一求援助是兩者各得其所
欲然大國者常戒於滿盈故特云大者宜
為下

疏大欲畜養小欲入事兩遂所願故云各
得其所欲大者宜為下者夫物常以小輕
大而必以大凌小將恐大國之君驕盈致
禍鮮能下下故戒之大者特宜為謙下爾
義曰居匹夫之上亦以為難況居國之上
乎在上者承天順地撫眾和民不以國大
自尊不以兵強自恃謙柔為志畏慎在懷
若履薄冰如馭朽索兢兢業業祗敬上玄
然可以保其社稷矣老君恐其恃強為失
故特戒之也理身者在乎富貴不驕滿盈
致戒謹身約己可以有終也若大國不能
為下或會之以侈示之以休人必離之夏
桀為有仍之會而民叛之商紂為黎之蒐
東夷叛之周幽為太室之盟戎夷叛之宋
襄為鹿上之會而諸侯叛之楚子為申之
會而人心去之懷不以德綏不以禮人人
各有心其可服乎

道者萬物之與

道者萬物之與章第六十三
下人則大小各得所欲此章明以道
化則善惡皆蒙所佑切標道體沖
功可謂尊貴爾○義曰前以下數道之
因各在謙光此以所實不保保明道
用美言專行表以誠人開國設官俾
之行教不責拱璧不弄於人顯妙本
深奧之功故為天下之貴性恃也

注萬物皆資妙本以生成是萬物取給之
所故與言為萬物之與與內也

疏道者妙本之強名與內也言道包含無
外是萬物資始之所故為萬物之與內西

昇經云道深甚奧虛無之淵此之謂也

義曰道之深也無不吞納無不制圓圓蓋
之高方興之厚日月之照動植之繁皆道
氣所有居大道之內故為萬物之與內西
昇經者老君於周昭王二十五年癸丑四
月於終南之陰尹喜草樓之內授道德二
經既畢欲西化流沙尹喜問存三守一之
方習道修身之要後以聖言編纂以并入
太微西化流沙之義西昇經凡三十六章
九百七十二句四千二百七十八言其大

旨與道德經相出入言大道甚深甚奧為
虛無之淵藪也

善人之寶

注善人知守道者昌失道者亡故常寶貴
之而無忌累

疏寶者珍寶之謂也善人者體道無為身
心清淨故寶貴之無暫忘也

義曰善人屬念運心與道符合故常寶貴
於道矣子罕曰人以玉為寶我以不貪為
寶又理國之君以賢為寶況於善人心不

遺忘道故以道為寶也

不善人之所保

注保任也不善之人不能寶貴至道及有
患難即欲以身保任於道自求免也

疏保任也倚也不善之徒心無明慧惑於

積習平居則怨道嬰難則求之以身保任
於道倚以求安也

義曰不善之人行與教違固遠於道矣雖
欲保身倚道解難救危亦不可得矣又經
或云不善人之所不寶言不善之人違反

於道故不實於道也何者道好柔弱不善
人好強梁道好恬和不善人好剛躁道好
沖寂不善人好諠譁道好謙卑不善人好
格捍道好無事不善人好有為道好生成
不善人好傷害行與道違故不善之人不
實貴於道也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注甘美其言可以求市尊高其行可以加
人以況聖人以甘美法味之言尊高清靜
之行以化不善之人亦如市賈之售相率
而從善矣故下文云

疏此喻說也言不善之人亦在教之而已
義曰道之立言澹泊無味不善之人安得
而悅之故聖人設美言以誘之故從之者
如求利之赴市矣示尊高之行以化之隨
之者如慕羶而歸受矣不善之人因此所
化亦皆修道所謂道無弃人也

人之不善何弃之有

注不善之人亦在化之而已何弃道之有
乎

疏言人言行不善何弃道之有乎當導之
以善道冀從化而後惡不可弃之而不化
故云何弃之有

義曰聖人弘慈道無棄物雖不善之人憫
其未悟於道故甘詞以誘之善教以勸之
使其從善無所遺弃悛改也

故立天子置三公

注共教不善之人

疏故立三公謂太師太傅太保也天子無
為三公論道皆所以垂訓立教化不善之
人書云天工人其代之此之謂也

義曰四海之大萬有之般般初生人不可
無主故立天子以牧之天子者專事上帝
父事於天母事於地謂天之子也一人不
可以廣理置百官以臨之百官之長有三

公焉尚書周官云其惟三公論道經邦太
師者智足以為泉源行足以為儀表問焉
則應求焉則得謂之太師亦曰尚父太言
大也為王之師安車青蓋金印紫綬太傳
者訓也保也大戴禮云傳天子以德義若

天子無恩於父母不惠於庶人失禮於大
臣不中於制獄皆太傅之失職也太保者
保倚也任也大戴禮曰天子處位不端受
書不教語不序聲音不中律進退即席無
升降揖讓之禮皆太保失職也復置三公
太尉司徒司空主佐天子理陰陽親為人
廣教化此其職也天工人其代之者尚書
咎繇謨曰一日二日萬機無曠庶官天工
人其代之曠空也庶衆也居其位者惟其
人非其人則闕之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
天官為私用非其材也

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注三公輔佐雖有合拱之壁先導駟馬之
衆以獻之猶不如坐進此無為之道

疏合拱之壁壁之大者駟乘之馬馬之良

者言三公輔相雖以壁馬獻之至尊未足

珍貴不如坐進無為之道今化惡歸善爾

拱壁先駟馬者古者朝聘將進駟馬以壁

為導故稱先也春秋云乘韋先牛十二犒

師之類是也

義曰合拱者說文云兩手相合爲拱壁者瑞玉也合拱之璧瑞玉之大者也駟馬者馬四匹爲乘共駕一車也古者諸侯朝於天王會於大國聘於小國或過於野兩君相見皆有贊幣之禮以先貨幣爲導謂之爲先今三公當以論道爲務經邦爲事雖欲以駟馬大壁獻之於君有益滂奢無裨政理不若此無爲清靜之道進之以化天下使不善者從善不悛者悛心道化周行帝德遐被何用璧馬之爲乎輔相者輔毗也相助也亦云視其善惡也天子象四輔之星以立輔相輔其關失相其禮儀道以道德贊以政化也先牛十二者春秋僖公三十三年晉師伐鄭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出師於弊邑敢犒從者不腆弊賦爲從者之淹止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因有備焉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注何問辭也

疏舉古證今令物生信古人即前實道人也問其所以實貴此道其意何也義曰拱壁不足以爲貴駟馬不足以爲珍自古及今唯貴於道者何也老君將明道之功用和寧天地濟佐邦家行之則理達之則亂重顯其利物之義更自詳問貴此道者何

不日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注道在於悟不於求不如財帛可以日力求而得故云一曰求以得既悟則無罪累豈得有罪方免耶故可爲天下貴爾疏此各釋貴道意不日求以得者言道在於悟悟存了心一如有爲之法積日計年營求以致之爾澄心室欲則純白自生也故云不日求以得有罪以免耶者夫安心起染則業累斯生若悟道虛心則罪因自滅豈如執滯之人動生悔吝嬰彼罪罰方求免耶以是之故故爲天下善人之所實貴

義曰道之所以爲天下貴者頓悟而得不

在營求繞遠安心即通正道安心既達塵累亦消求可以得罪可以免故天下所共實貴老君以至道玄邈了悟者稀發問贊明欲其悟入且爲俗學之士尚輕尺璧而重寸陰豈至道之君不崇妙本希微之功而貴合拱結駟之物乎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二

細欲令於細而去之其類繁不可具舉故以天下而總言之爾

義曰防禍於未兆絕患於未萌慎之至也夫病生於稍稍禍起於微微早為之防寧有難大之患矣普言天下者欲使動靜防微也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注因云大事必作於細將明聖人所以能成大者以不為難事大事故能成其尊大爾

疏前明凡人常為難大之事故改作多敗多難是以舉聖人終不為難大之事故能成其尊大

義曰凡人觸途徇境屬念成非難事成而過不可除大事構而罪不可解聖人了知

虛妄洞達真常終不為大為難故能證於尊大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

注輕諾許人必寡於信動作多易後必多難

疏此結喻也夫不三思而後言輕易於然諾者必少忠信不謀始而慎終多易行其事者後必生難而為患累

義曰立身之先忠信為首慎終如始禍患莫侵若輕以許人易為行事患累所及理亦信然所以解揚無貳命仲由無宿諾古今美之

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注難為輕諾多易故終無難大之事也

疏聖人即有道之君也猶難之者難為輕諾多易故終無難大之事爾

義曰有道之君修身之士不為輕諾之約重靜以循常不與多易之心恬和而應物所以於國則成服誠信於身則外息過尤自絕難大之瑕以契無為之道矣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疏前章明無慾修德之門此章明思慮預防之漸情去欲之行初六句遠明防慮之漸次六句舉前生患之由復兩句論為執之速又六句中興凡之行後七句推聖人不欲不學之意觀凡俗易持易謀之心○義曰前章戒二為之難自無患累此乃明四易之行周勸精修戒慎其微志遠其為執持義聖

其安易持

疏安靜也持執也言人之受生正性清靜感物而動則逐欲無窮今明欲心未動安靜之時將欲守之令不散亂則易持執故云其安易持

義曰夫正性安靜嗜欲未萌就而守之執持為易絕堅氷於履霜之際理固非難復推輪於大輅之前橫猶可觀任平修鍊用

舍真常爾感物而動者禮記樂記篇之詞其未兆易謀

注言人正性安靜之時將欲執持令不散亂欲雖欲起心向未形兆謀度絕之使令不起甚為易爾

疏兆萌漸也謀度也情欲將起未有萌兆謀度絕之亦為甚易故云其未兆易謀

義曰欲之將萌未有形兆謀度除絕其易可知然而明在於察微能在於杜欲察而能杜善莫大焉

人之行以養其性之非至於欲學首除貴重不聚以叶後章善為道之首

其脆易破

䟽言欲心已動柔脆未堅將欲除之易消破也

義曰欲兆既彰未成堅執破柔攻脆於理非難在於斷自誠明復其純粹爾

其微易散

注欲心初染尚自危脆能絕之者脆則易破禍患初起形兆尚微將欲防之微則易散爾

䟽微細也禍患細微未至於大防之於初

欲令散釋亦甚易爾

義曰欲既堅成事猶微細抑情以解散挫欲以安排滌慮洗心去道非遠此上四句通明防微之行言理國理身之道防患慮禍為先禍成而救之患成而攻之用力益多而禍患未可除也

為之於未有

注覆上易持易謀也所以易者為管為之於未有形兆爾

䟽為修除也此一句釋前易持易謀兩句

也所以易者明欲心未起之時修除杜絕則欲惡不生故云為之於未有

義曰為者為之防也防患於未然雖覆釋易持之意亦旁演防未然之旨文選詩曰君子防未然此所謂防患避嫌也

治之於未亂

注覆上易破易散也所以易者除之於未成禍亂也

䟽此一句釋上易破易散兩句也所以易者明欲惡雖有尚自脆微未成禍亂故易理爾

義曰理者救理也嗜欲之生亂於正性正性將復理之為先於理既明禍亂息矣此雖覆釋易破易散之義亦存救理之旨此六句約之於身以欲心興起之漸修行制伏之門割欲違情却禍除患是矣語之於國則安不忘危其安易持也理不忘亂理之於未亂也慮患於冥冥為之於未有也慎禍於細微其微易散也防萌杜漸其未兆易謀也興小善去小惡其脆易破也勿

以小善為無益而不修勿以小惡為無傷而不去以斯六者蓋理國之要焉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注此三者喻其不早良圖使成後患也

䟽此言患生於微而成於著喻如合抱之木始生如毫毛之末此明自性而生也九層之高臺起乎一簣之土此明積習而成也千里之遠行始於舉足之下此明遠行不止也則天下之事誠以細微為始而人多忽之遂成患本故舉三喻以證上文

義曰人之所以不防患國之所以不慎微禍形而務除亂成而務理此皆失之遠矣毫末至於合抱自小而成大也累土成於層臺自下而為高也千里始於舉足自近而及遠也世人但見合抱之大層臺之高千里之遠方欲執柯以伐之聚錘以壞之馳騫以追之勞亦云甚禍不可救亦猶倚都門而長蒲終亂晉朝崩沙鹿以貽祇幾傾漢室默識遠鑒所宜留神矣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注凡情不能因任營為分外為事求遠理必敗之於事不能忘道動成執者執者求得理必失之

疏為謂營為也執謂執著也言人不能為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而更有所營為於性分之外執著於塵境之中故必禍敗而失亡也

義曰世人不能知道妄動營為非道營為必至隳敗或妄於教體執著有無不能任以自然守常知分有執必失有為必敗此乃常理也欲使化理之君無為則無敗修道之士無執則無失也

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疏聖人無為安靜故素分成全而無敗虛

忘無執故真性常存而無失

義曰聖人知有為乖道無為故無敗知有執違真無執故無失是知冥寂其心混通於道道尚虛寂修道之士當宜體聖人之心恬神安漠不思不慮無營無為然後虛

室生白矣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注人之始從事於善者常於近成而自敗也

疏幾近也言常俗之人從於善事常以功

業近成不能慎終乃復忘敗也

義曰世態紛綸真心難固嗜欲牽役妙道易忘始從事而立功忽進退而生惑亦緣有為有執所以敗於垂成爾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注慎其終末常如始從善之心則必無禍敗之事

疏此老君重申勸戒也人若能慎末如初始終常一則其事無敗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義曰修道之人不能委心順道分外營為執著即喪真有為則隳敗故云修道如初得道有餘弘道無已自致不死蓋懲其初勤中忘誠不終也未常如始從善不移者難矣故重戒之靡不有初者詩大雅蕩之

什也此言民初教之以誠信忠厚今則更化於惡俗言其為善者不能終靡無也鮮少也克能也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注難得之貨謂性分所無者今聖人於欲不欲不營為於分外故常全其自然是不貴難得之貨

疏此明聖行以斥凡也難得之貨內謂性分所無外謂珠犀寶貝聖人於欲無欲內不務於性分之無外不營於累德之實故云不貴難得之貨爾

義曰大聖之行迫出塵煩愛欲不能干榮枯不能迫外無潤屋之望內無越分之求將勸理國之君惟賢是寶欲使修真之士惟道是從矣珠者大或徑寸光照十二乘乃古人之所貴也犀者南徼之外有牛重千餘斤一角在鼻端可以為寶中斷其角有文通達成形象者有辟塵者有辟水者磨而服之可解蠱毒之疾難見之夜驚故曰駭難犀亦今古所貴也寶者金玉珍異

草木毛羽衆所奇重者皆曰寶焉。貝者出東海中如螺有文有長尺者可以爲寶。在海爲介蟲居陸名焮在水名蚶音甘。古者貨貝而寶龜。周有泉貝到秦廢貝而行錢。貝字者象形也。今凡貨賄贈賚賞賜賂賁凡財之屬皆從貝。美古詩曰積財爲累惡明財多累德也。古有三幣珠玉爲上黃金爲中刀布爲下。帝王以之御四海也。

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

疏凡夫貴難得之貨故矯徇務尚以學性分之所無聖人不求過分之學常全自然之性是於學不學如此者將欲歸復衆人所過分之學爾

義曰聖人心冥太虛道貫天地固不營過分之學所以戒學於不學是戒凡夫矜徇之求耳行人能晤聖旨絕此矜求即無越分漬財之過矣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注聖人不求過分之學是於學不學將以歸復衆人過分之學以輔其自然之性故

不敢爲俗學與多欲也

疏輔佐也自然物之性本也衆生起妄失於性本聖人慈誘勸學無爲將以輔佐物之自然真性故不敢爲於俗學與多欲也。義曰俗學曼衍難復於無爲多欲紛綸必迷於正性聖人令學不學以敦素欲不欲以恬愉漸窺正道之光用輔自然之性不貪難得之貨不務過分之能自敗而反成慎終其若始察微防害復於易持之安國所以晏寧身所以貞固然後可擬於古之善爲道爾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三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四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古之善爲道章第六十五

疏前章明深絕情去欲之行此章明好智生惠防示玄德大觀之現初明爲道之化次辨以智之職知此下示料簡以爲法常知下歎功用而勸修。義曰古之爲道非欲明示於民使咸知也志令其輔導智用權起無有之律故以智理國則亂生極智爲君則福至智許與則德理智非息則衆玄士德於是彌深反俗而歸大順亦與夫法俗學多欲之累而澄百谷明宗之類焉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注人君善爲道者非以其道明示於人將導之以和使歸復於樸令如愚爾

疏言古之人君善能用道爲化者貴夫無爲恬澹非術耀其道明示於人特導以淳和杜絕智詐令質樸如愚爾

義曰古者玄古之時也善爲道者玄古有道之君也其志玄默其心杳冥其爲理也無刑無德其爲事也無將無迎茫乎視之不可見聞乎聽之不可聞其人若姑射之人其俗若華胥之俗民不知曆數不達盈虛不以親爲親不以己爲己蒙矜昧矜將

無所有也固不以常道之教而教之但以無為之化而化之所以天下質樸淳白若令其愚也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注君將明道以臨下人必役智以應上智多則詐興是以難理化者正以其智太多智之太多由人君明道以臨下是使下人役用其智而生姦詐故難理爾

義曰夫上明道以臨下下飾智以奉君本用明以理人所務易理及變智而為詐始自有為是由上明察而下詐偽欲求靜理不亦難乎舉此義者欲使法古之君示民以淳樸則易理

以智治國之賊

注以用也人君任用多智之臣使令理國智多必作法法作則姦生故是國之賊也疏以用也賊害也言人君任用智詐之臣使之理國智多則權謀將作謀用則情偽斯起偽起則道廢有害於國故云國之賊義曰用智為政務欲理人智變姦生禍亂

滋起所以詐妄賊害之事勃然而興矣曹參守法而漢以之安商君變法而秦以之弊故上經云智惠出有大偽是也

不以智治國之福

注若不用巧智之臣但取淳樸之士使偃息蕃魏弄九解難自然智詐日薄淳樸日興人和則年豐故是國之福也

疏人君不任智詐之臣但求淳樸之士坐進無為之道行宣大樸之風交泰致和是國之福也

義曰君猶表也表正則影端表邪則影曲正則人隨而正邪則人從而邪邪正淳漓匪由他矣用智謀之臣則權令起用忠厚之士則風教淳人化淳和國乃豐泰此為福也偃息蕃魏者段干木為魏文侯之師以安靜為先道德為化故偃息無事而藩屏魏國矣偃者偃仰也息宴息也藩籬屏也弄九解難者楚白公勝與大夫子西兩家舉兵相伐兩家大夫曰市南宜僚陸沉之士也一人當五百人並遣使往召之宜

僚高枕安卧以見二大夫之使卧而不起以兩手弄丸不止承之以劍不動二大夫之使各還具論宜僚之狀二大夫曰高枕安卧者示我無為也承之以劍不動者兵不足恃也兩手者喻兩家也丸者形圓無為之物兩手弄之不止者俱止於困也明兩家稱兵不止必至滅亡二大夫解兵而歸是兩家難解也事見莊子也夫無為既興有為遂息貞素既顯智詐自亡勢使然也為國之福其在茲乎

知此兩者亦楷式

注役智詐則害於人任純德則福於國人君常知所委任是謂深玄之德疏兩者謂用智與不用智也楷模也式法也人君知用智則為賊不用智則為福當去賊取福如此者可為理國之楷模法式也

義曰用智則國亂息智則人安去亂就安理之要也夫智謀之士辯說之徒飾智以惑於諸侯縱辯以亂於時主雖堅合異反

白為黑所務者在乎千名舉要寵榮還是非肆胃臆不以安全為志不以惡殺為心苟得恣彼笙簧鼓其頽古以為榮矣理國之主當鑒而斥之則淳素化行人復於樸矣

常知稽式是謂玄德

注福德之臣是亦為君稽式以祐於國人君能知此者可委任之

疏玄德也妙也人君常能知此則兩者為稽式是謂深遠玄妙之德也

義曰人君知用智用德以定安危常法之而行則其德深遠矣

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注玄德深遠能與物及歸復其本令物乃至大順於自然之性爾

疏此結歎也玄德之君無為而化不測其量深也所被無外遠也故能與萬物反歸妙本然後乃至大順於自然真性爾

義曰大順者本乎人情禮記禮運篇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故聖王修義之柄禮之

序以理人情以情為田修禮以耕之和剛柔也陳義以種之樹善道也誦學以耨之存是去非也本人以聚之合其所成也播樂以安之感動使堅固也理國不以禮猶無耕以耕也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不種也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之而不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之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之而不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之於順猶食之而不肥也夫四體既安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故天子用民為順則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實人不愛其情眾瑞出焉順之實也君以玄德居上臣以忠信處下其化廣遠深厚歸萬物於淳風斯謂大順於道矣古之帝王皆順考古道以行其教今任於樸素牧以謙和所以書

稱稽古帝堯之例是也天下大順萬方歸之江海謙順百川歸之故江海之章可繼大順之德爾

江海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生惠示玄德大順之規此章明好智為王標聖人不爭之德初舉江海之喻各下則為王次明聖人用謙樂推而不取後結不爭之德以示於學之門爾義曰江海處下百川所歸人君用謙萬國朝會由是處上而人不重後已而人崇推江海以之為王聖人以之有國前將玄德之主克諸大順之規後應不肖之詞也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

注江海所以能令百谷委輸歸往者以其善能卑下之故百川朝宗矣

疏言江海所以能令百川朝宗而為王者以其善居下流之所致也故易云地道變

盈而流謙此舉喻也故地道用謙則百川委輸而歸往聖人用謙則庶人子來而不厭爾

義曰下為高之本謙為德之基百川東注以如歸歸於善下萬姓北趨而拱聖聖在

用謙無人子來理在斯矣嚴君平曰天地
不舍群類群類舍之衆物不求爲王物自
往之故天地億萬而大道爲之王陽氣赫
赫而天爲之王陰氣肅肅而地爲之王生
靈億兆而聖人爲王羽者翔虛而神鳳爲
王毛者踞實而麒麟爲王鱗者水處而神
龍爲王介者澤處而靈龜爲王百川並流
而江海爲王凡此九王不爲物主而物自
歸之不施法式而物自理之不爲信義而
物自附之不爲仁愛而物自親之不任智
力而物自畏之其何故哉體道合德委任
自然而物自宗之江海所以爲王者無智
巧以悅之無惠惠以懷之無威令以束之
無刑法以勸之無機權以制之百川所以
朝宗者以其處下物自順之由是而言人
之處謙遜志恭恕不爭者有國聚人斯爲
要矣地道變盈而流謙者易謙卦彖詞言
丘陵川谷高者漸下下者益高改變其盈
而流布其謙也子來者春秋昭公十年叔
孫昭子曰詩大雅云經始勿亟庶人子來

言文王經始靈臺作有急疾之意衆人自
以子義來歡樂爲之也
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
疏此合喻也此聖人欲上人則以其言
謙下之夫聖人豈欲居人上而以其言下
之聖人知滿必招損故言則謙柔名則孤
寡以下於物而盛德鴻業自然爲物所推
尚爾
義曰聖人謙已固無飾詞所以孤寡不殺
之名彰其以下爲本罪已納隍之志明其
刻責之心故盛德日崇大業彌固鴻大也
欲先人以其身後之
疏聖人亦不欲先人直爲撝謙後已先物
物自先之爾
義曰聖人豈欲先於人而曲爲之後以其
謹身順道不以物先故能爲萬物推之於
先耳
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
注謙爲德柄尊用彌光以言謙下之百姓
欣戴故處其上而人不以爲重以身退後

之百姓子來故處其前而人不以爲害
疏此結前也聖人臨大寶之位居至極之
尊勞身而逸人薄己而厚物在上人得以
生故不以爲重處前人得以理故不以爲
害也
義曰君德謙虛人所翼戴故居上不重君
德欽明人共瞻奉故處前而人不害夫勛
華在上人皆戴之仰之如天辛癸在前人
皆弃之視之若寇謂有道則昌無道則亡
是也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注以是不重不害之故故天下之人樂推
崇爲之主而不厭倦也
疏聖人之德弘濟無私與物爲春望之如
日既不爲重爲害是以天下之人樂推崇
而無厭倦也
義曰堯之理天下也六合群生就之如雲
望之如日推崇爲主而無厭倦及其弃世
也天下之人如喪考妣三載遏密八音其
何故耶德以撝謙化以無爲也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注聖人謙退不與物爭天下樂推誰與爭者

疏今天下樂推聖人而不狀者豈不以聖人言則下之身則後之以其不與物爭先

故天下之人莫能與聖人爭先者矣

義曰聖人御天下德化周普明並六合惠

覃九圍以謙抑不為物先以柔遜不居物

上人自推戴誰與之爭如此則祚曆遐長

弈葉繁茂若巨海之納百谷不溢不盈若

太上之持三寶以慈以儉故下章以三寶

次之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四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五

行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天下皆謂我道大章第六十七

疏下為玉標聖人不爭之德此章明

義大不肖示三寶以慈之行初六句

釋道大所以不肖示三寶以慈之行初六句

其用慈又八句釋以慈之則捨慈

之書又四句結以慈之德心義曰

太上以慈則人聖人以慈中位既善

以下成不爭之德即道大生不肖之疑

以三寶彰德也勿用慈宮故衛之

利然德不義不怒用人

得入此章通前後之旨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

注肖似也老君云天下之人皆謂我道大

無所象似我則若云

疏肖似也老君曰天下後世之人皆謂我

道虛無廣大似無所象故下文卷之

義曰天地大也有清濁之形日月大也有

照灼之明道之為大無臭無聲無形無象

故不可得而擬議之所以天下之人皆言

道無所似爾

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注夫唯我道至大故無所象似若如代間

夫

疏此若不肖之所由也夫唯我道廣大迥

超物表固非凡情探賸所知故得稱大若

其有所象似如代間法者則失其所以為

大久矣是微細靡淺之法與俗不殊何足

稱大乎夫者語助也

義曰以大道包容廣無所似故稱為大若

如天地之有形位日月之有光華可稱可

謂可算可度則不得名為大道其為循常

之狀亦已久矣

我有三寶保而持之

注我道雖大無所象似然有此三行甚可

珍貴能常保倚執持可以理身理國也

疏此明所以不肖者正以有此三行與俗

不同故老君言我道雖大無所象似然有

此三寶甚可珍貴於汝代人當須保持執

守以修身理國爾

義曰道雖籠羅眾法兼包萬行化周天地

功洽無垠其於太上所寶以教於世者有

三寶焉若保而持之為國則昇平理身則

貞靜故為修身理國之要也

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注慈則廣救儉則足用不敢為天下先故

樂推不厭

疏此列三寶之數也體仁博施愛育群生

慈也即用後人不耗於物儉也不為事始

和而不唱不敢為天下先也弘益之義具

如下文

義曰道存愛育以惠為先養人惜費以儉

為次先人後己以讓為終慈以法天澤無

不競也儉以法地大信不欺也讓以法人

恭謙不爭也此三者理國之本立身之基

寶而貴之故曰三寶夫三寶者道之用也

夫唯大故似不肖者道之體也抱道之體

運道之用理身理國以最為先矣

夫慈故能勇

注慈仁憫惠則德有餘故勇於救濟

疏此覆述三寶之功也凡人貪競不慈勇

於果敢致有窮屈今聖人以慈為行故能

勇於濟度論語曰仁者必有勇

義曰布仁施惠博愛含生者慈也以慈濟

物物無不周以慈立功功無不敏以慈理

國恩浹華夷以慈潤身善均動植故慈之

為利也強暴不能侵威武不能害護邪不

能間設任不能誣行之於中而功宣於外

斯可謂勇矣言人貪競則不慈豈能果敢

於濟物善功不立遂有窮屈之時今聖人

既果於行慈必勇於濟度故曰勇也仁者

必有勇論語憲問篇孔子曰有德者必有

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

必有仁是也

儉故能廣

注節儉愛費故財用有餘而功施益廣也

疏以其節儉愛費不傷財不害人故功施

益廣矣

義曰儉嗇則財豐財豐則惠普普施其惠

可謂廣矣人君儉以臨御則朝無雕麗之

奢野無異畝之弊恩惠日以廣德教日以

彰固無民饑力匱之患矣

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注慈儉之德謙撝益先推先與人人必不

厭故能為神器之長

疏損己益人連身進物是不敢為天下先

也以物樂推而成神器之長

義曰聖人大寶者神明之器也言非人力

所能成乃天地之大寶爾主此神器為民

之長必退身讓物謙己先人者人所樂推

必居此位乃為四海兆庶之長也此三寶

者修道理國能行之者即於身為行所言

行者慈儉不敢為天下先是也所言果者

行而獲報則為果勇廣成器長三者所得

之果也

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元

矣

注今捨慈且勇勇則害物捨儉且廣廣則

傷財捨後且先先則人怨傷財害物聚怨

於人是必死之道故云死矣

疏且苟且也世情多欲動與道違捨其利

物之慈苟且害人之勇捨其節用之儉苟

且奢泰之廣捨其謙退之後苟且矜伐之

先如此之行有違慈儉以之理國則國亡以之修身則身喪故云死矣

義曰言常俗之夫違聖人之行捨此三寶肆其愚心強勇而不顧其慈奢侈而不崇其儉力爭求勝無讓於人故皆喪身敗國之資取怨傷生之本謂之死矣不亦然乎

夫行慈不已則得勇於濟物之功行儉不已則得廣於利物之惠行讓不已則成厚德長民之美苟或捨之失道遠矣所以成三果者謂慈則濟物成其功也儉則利物成其惠也讓則先物成其德也詎可輕而捨之哉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注用慈以戰利在全衆用慈以守利在安人各保安全故能勝固爾

疏慈為三寶之首故偏歎美也夫用慈以拒戰則能全衆用慈以捍守可以安人皆不失慈故能勝固也

義曰戰者主客交兵之謂也陳兵於野白刃爭鋒此為戰也若勇於殺獲不務哀傷

勝負之勢固未可保若以慈為先戰則勝矣勝在慈勝豈在於殺人乎閉門堅拒曰守夫守者以慈為先衆心固矣若以溝隍為險城雉為固守之堅勝未可知也故慈之所利不亦廣乎

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注以慈戰守宜但人和天道孔明亦將救衛戰勝天救也守固天衛也是皆以慈故云天將救之以慈衛之也

疏救助也衛護也天道福善善人則吉無不利故以慈戰者天將助之以慈守者天將護之戰勝守固始賴用慈之功救之衛之終獲孔明之助爾

義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善人謂行慈之人也善以慈惠為本慈以拯救為功故行慈之人物不能敵以戰則慈者勝以守則慈者固上合天道旁感物心物不能傷是為天所救衛矣此以三寶垂訓慈儉著救衛之功前彰大道無方後繼為士不武不以強武之理亦猶慈以捍敵而能配天成

功矣

古之善為士者章第六十八

不肖示三寶以慈之行此章明為士不武標四善配天之極首標四善之行次數是謂不爭結善可以配天將明古之要道曰數曰大聖之德與道法救代發皆擊恭費示罔修孝明謹

古之善為士者不武

注士事也善以道為理國之事者尚德故云不武

疏士事也武威也明德之君用道為理行慈儉而育物不威武以御人所尚以慈故云不武

義曰有道之君其理國也先以道化之次以德教之復以文撫之示以淳和兼以仁

育和故不尚於威武也所謂以武為備蓋備豫不虞非專用之事故曰不武言不用武也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

善戰者不怒

注事不得已必須應敵以慈為善故不憑

怒

疏師出應敵事在慈哀蚊蚋致螫驅除而已是知善戰在乎止敵不在乎憑怒故云善戰不怒

義曰哲后臨人固無兵革設有戈甲必不得已而用之所以高智善謀有征無戰苟在勝敵非樂殺人或以悲哀泣之喪禮處之豈憑怒而求殺獲也

善勝敵者不爭

注師克在和則善勝全勝之善故不交爭

疏善勝在夫以慈不爭由于尚德若用力爭勝非善勝也今柔遠能通盡暢慈和不與敵爭敵人自伏故云善勝不爭

義曰既不廣求殺獲又不憑怒陵人服之以慈柔之以德或射戟以和其敵或倒戈自攻其徒或解圍於吟嘯之間或悛逆於干羽之際斯謂善勝矣

善用人者爲之下

注悅以使人人盡其力必先下之是謂善

用

疏夫善用其人以言謙下人必盡力可以成功故易曰以貴下賤大得人也

義曰握髮握賢賢必致用吮癰撫士必相驅既感衆心必能盡力善用之道其在

茲予以貴下賤者易屯卦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此謂處屯之初動則難生不

可以進故盤桓也利建侯者息亂以靜守靜以俟安民在正弘正在謙民思其主之時初處其首而又下之陽貴而陰賤以貴下賤宜得其人此喻人君以謙爲本以下

爲基而得民心也是謂不爭之德

是謂不爭之德

疏此結上文善士者常柔而不武善戰者常慈而不怒善勝者常讓而不爭善用人者常謙而爲下如是者物竭其能人盡其用皆由謙下之所致豈非不爭之德乎

義曰禮而下士士得竭其能悅以使人人得宜其力不憑怒以傷物不矜武以伐功

以慈爲先以謙爲本不力爭求勝不尊已侮人以此用材人放其命以守以戰則固而且勝理身理國則壽而求事所向無前是不爭之德也

是謂用人之力

疏夫玄默恭己謙虛下人人皆歡心思竭其力故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是用人之力也

義曰聖人所教理國修身柔遜則德彰謙和則人服使人則人盡其力弘化則化洽無疆故曰用人之力也悅以使民者兌卦

辭曰兌悅也順乎天而應乎人悅以使人人忘其勞悅以犯難人忘其死此歎美悅之所致亦申明應人之德也先以悅撫民然後使之從事民皆竭力忘其從事之勞

施悅於人所致如此豈非悅義及人能使人勸勉矣是則怒而戰者危事也武爲已任者凶德也爭而勝者強梁也虐以使人者召禍也於身於國何所利哉

是謂配天古之極

注善勝是不爭之德為下是用人之力能如此者可以配天稱帝是古之至極要道也

疏此總結上來四善之行不爭之德能行之者可以配天稱帝是古之至極要道

義曰惟后配天代天理物必資睿德以致人和且三寶以慈倫為先四善以謙讓為要不伐功於武勇自叶止戈不求勝於戰爭果能合道然繼以為客退尺之義是懼輕敵罹殃兵乃將交則哀者獲勝矣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疏前章明善則可以配天此章明用兵有言輕敵則其亡乎實初一句標宗以說問次六句示行以辨明後四句申成用兵之意為本執守已以禮下人三寶四善之功成之至矣讓王為客之義慎亦當焉此疏連而不在在勇退而為可無嫌無執何禍何憂所寶克全用
取為勝斯言顯矣而執知執行知者甚希則者為貴此無通前後章之旨也

用兵有言

注老君傷時王殘人於兵故託古以陳戒有言者謂下句也

疏老君疾時輕敵致禍樂戰殺人故託古以申誠所稱有言謂下句也

義曰大道以好生惡殺代人以樂戰傷民為君則貪利土疆廢兵絕域為臣則圖懋功賞轉戰窮策膏肓丘原血塗草莽老君憫其未子念彼無辜演法垂文以陳至戒是知兵者非威德之器械者是凶危之機好生之君不得已而方用用而不戒斯暴也哉

吾不敢為主而為客

疏吾者用兵之人也先唱為主後應為客主先唱示生事而貪客後應示以慈自守欲明古者用兵常有戒令當須以慈自守不可生事而貪故云不敢為主而為客義曰夫安居之世先動者為主後應者為客陳兵於野先動者為客後應者為主斯用兵主客之定分也兵法言之反有先後然客主之道勝負之宜決於善謀不尚武力若殺人而取勝輕敵而立功禍福不預萌存亡安可保故曰將者人之司命也生

死猶轉機得失如反掌可不慎乎老君戒令守柔使之揣敵不敢先唱以始禍固在應敵而不爭苟在愛人豈欲求勝以慈以讓庶必保全者體此而用之必天救而慈衛矣

不敢進寸而退尺

注主有動作則生事而貪客無營為則以慈自守自守則全勝生事則敗亡進雖少不能無事退雖多不失謙讓故不敢進於寸而退於尺也

疏夫以道退守則善勝進兵取強則敗亡故進雖少猶傷於貪退雖多愈得謙讓今鄙其競爭則云不敢進寸尚其慈讓故云退尺

義曰夫以道為國不恃軍功用德牧人寧勞武力且兵者凶器也戰者危事也驅彼蒸人執持凶器深入敵境自擬危亡豈為理國之務也且貪進必樂殺樂殺則殘人勇退必懷慈懷慈則體道能體道而退尺者可謂萬勝萬全矣

是謂行無行

注為客退尺不與物爭雖行應敵與無行同也

疏夫行師在乎止敵止敵貴乎不爭今為客退尺善勝不爭雖行應敵與無行同矣

義曰應敵出師蓋不得已豈果敢於行師乎以慈守眾以德撫人既不銳於爭鋒復無心於克敵自然德勝也靈寶經云守道之士以戒檢心彼來加我志在不報此其謂歟

攘無臂

注攘臂所以表怒今善戰不怒故若無臂可攘

疏注云攘臂所以表怒善戰不怒故若無臂可攘故曰攘無臂

義曰夫士之怒也裂眦衝冠奮衣攘臂將銳於爭戰矣道之為理惡殺尚慈既已不爭固當無敵設有應敵不得已而出師非務力爭故若不攘臂矣

仍無敵

注仍引也引敵者欲爭不爭故若無敵可引

疏仍謂引也夫引敵欲有所爭今以不爭為德是若無敵可引故曰仍無敵也

義曰既無仍引非在戰爭有敵不爭固若無敵矣

執無兵

注執兵所以表殺今以慈為主故雖執與無兵同

疏執猶持也兵者五兵戈矛之屬也夫執兵者將欲殺敵以慈為主自戢于戈則雖有兵本無殺意是則與無兵同也

義曰法道為君不務兵戰既非獲已應敵帥師兵克在和師出以律無拓土開邊之志無爭鋒歛怨之心行若無行敵若無敵

攘若無臂執若無兵推此四無叶夫三寶則射輒夾脰之矢烏號繁弱之弓魚腸昆吾之刀太阿巨闕之劍兵鈞楚矛蜀弩孟勞豈假執持無所用矣五兵者戈矛戈戟千言有五等也周禮廬人為廬器凡祕過

三其身不能用也祕柄也戈祕長六尺六寸長尋有四尺八尺曰尋言一丈二尺也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夷長也長二丈四尺平野之兵欲長山林之兵欲短執欲其銳被欲其堅矛戟戰為鈞兵欲無掉刺兵欲無撓戈為擊兵欲上下強弱均用之欲其疾速也兵有鼓角金革牙旗斧鉞甲冑旌節旗旗旒旒弓弩弧矢各有制度其大約分為五等三制九章之法短兵有刀劍七首之異皆所以禦敵制勝也既以慈制敵以德行師雖執其兵執而不用故若無兵也說文曰拱手執斤曰兵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喪吾寶

注為禍之大莫大輕侮敵人輕侮敵人則殆喪吾以慈之寶矣

疏幾近也喪失也寶謂慈也夫為禍之大莫大於輕侮前敵好事交爭如此則近喪失吾以慈之寶矣且失慈以戰則敗亡以守則離散代間之禍雖非一途離散敗亡禍之大者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

諸

義曰用兵之道敵國在前先代其謀次料其敵勇怯既等衆寡復均然猶得天之時假地之利揣理之曲直因人之協和或高壘深溝挫孔明之銳氣焚舟示死雲秦緣之前羞須長星而告終封骸尸而歸國若

不然者則五千深入永悲於鴈塞龍堆百萬橫行竟怯於風驚鶴唳晉山草木盡變人形昆陽犀象寧爲我用則謙慈之實於茲喪矣

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注抗舉也兩國舉兵以相加則慈哀於人者勝也

疏抗舉也夫兩國抗兵以相加則由其君用道其將以慈矜哀於人不求多殺者獲勝矣

義曰夫雖戎狄侵邊豺狼害國^{十五}奸凶肆孽妖逆亂常推轂命師鑿門投律與民除害不得已而征之猶慮強抗則乖仁故哀慈則合道合道者必勝乖仁者必亡此天理之常然詎可誣而蔽也以慈之感無或忽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五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六

行九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經敵此章明暢理之教示其易知易明用知則必有宗君輕敵則喪其慈善初標聖教易知次明達途下憐說不曉下解釋易知之意夫唯下憐說不曉之由後歎聖之懷玉以品勸行之上士爾○義曰既明行意者勝輕敵者亡此言易知易行而達者不知不曉以其不知於至道不能深了於我言也魯按君宗而拘魯端是知我言少也苟能法則於道信爲貴乎若坡楊而懷玉非常使之可識大道易知也而不知者信爲愚矣不知而強知皆聖人不取放下草次而明之也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

注老君云吾所說言契理故易知簡事故

易行

疏老君言我所言者以暢於理理暢則言忘故易知也吾所事者事於無事事簡則

無爲故易行也

義曰吾者老君也明此二經老君言教三

寶四善儉讓謙慈皆實易知易行可以理

身理國以無爲爲本以清靜爲基清靜無

爲事簡理暢知之甚易行之豈難

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注天下之人滯言而不悟煩事而不約故莫能知莫能行

疏此歎衆生不能了言無言執言而滯教惑於言教故莫能知也不能悟事無事煩事而不約迷於塵事故莫能行也

義曰代人惑於圖功輕敵不能儉讓謙慈既莫知之豈能行也且夫五千垂教雖深契重玄而導世引凡且事唯簡要無爲則易悟無事則易行而奔無爲無事之門趨執教滯言之路以斯致惑故莫能知勉話君宗早期了悟此老君所以戒勸也

言有宗事有君

注言者在理得理而言忘故言以無言爲宗事者在功功成而不宰故事以無事爲

君

疏此覆釋易知易行所由宗本也君主也夫言者所以在理得理而忘言故言以不言而爲宗本事者所以在功功成而遣事故事以無事爲君主此豈不易知易行耶

義曰了言無言有宗則易知也於事無事

有君則易行也滯言執教則不知其宗局守迷事則不知其君在乎捨執奔迷漸悟於道爾

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

注夫唯代人無了悟之知是以不知我無言無事之教也

疏不我知者謂不知我也夫唯代人迷惑無了悟之知封著名相不能暢理於事執事於言滯言是以不知吾教以無言無事之意又解云老君言夫唯我所知惟在無知而天下之人用知求知是以不知我也義曰無言爲了言之宗歸於至理無事爲遣事之主昇彼無爲以世人不能知故難知不能行故難行爾

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注了知我忘知之意者希少法則我不言之教者至貴也

疏希少也則法也老君言知我忘言昇理之意者至希少也若能法則我言而行之

者則可專貴矣

義曰知無言之宗固已少矣能體我無言爲法斯可貴焉然教本無言固言方能辦理教本無事固事方可探玄辨理則言自忘探玄則事自簡言忘事簡可與言道矣是以聖人披褐懷玉

注披褐者晦其外懷玉者明其內故知我者希爾

疏褐裘也賤者之服襲裘褐者所以蔽下之麤衣也玉者潔潤而可比德君子言此者欲明聖人內心慧了外狀如愚以如愚之狀故云披褐以慧了之心故云懷玉義曰聖人之於道也隱顯同途出處同跡語默皆昇斯須不遺但代人不能窺聖人之間奧爾智周萬行德冠九清御無爲之宗了無忘之旨外晦其用委跡和光內瑩其明鑒窮識遠故河上公注曰內雖昭昭外如愚頑明珠在蚌中美玉處石間是披褐懷玉之旨也夫道至明矣而凡愚昧之又莊子曰無門無傍四達皇皇非明也哉

道心惟微何往不達而下士惑之披褐者
 聖人混其外褐者賤衣與衆同也懷玉者
 聖人明其內也玉者石中之美有五德焉
 潤澤而溫人之方也鯁理自外可以知中
 義之方也其聲舒揚專以遠聞智之方也
 不撓而折勇之方也韜廉而不伐潔之方
 也玉比德者禮記玉藻篇云古之君子必
 佩玉焉右徵角聲中民與物也左宮羽聲
 主君與事也趨以采蕭門外之行也行以
 肆夏登堂之樂也周旋中規反行也折旋
 中矩曲行也進則揖之謂小佺也退則揚
 之謂小仰也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
 則聞鏘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僻之
 心無自入也世子君在不佩玉左結佩不
 使鳴也右設佩去之也居則設佩朝則結
 佩朝於君不敢使鳴也齋則靖結佩屈之
 也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則否言王喪事也
 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比德於
 玉焉喪與災者謂之故也天子佩白玉而
 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

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
 士佩瑤琨玉而緼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
 而綦細綬謙不比德示不仕也環取其循
 而無窮也

知不知上章第七十一

易知此章明了心之知虛忘為上首
 標達悟有異執迷成病夫唯下結歎
 聖人了知是病故不強知此乃強知
 以知知要忘知無病焉行人能了此聖心復
 病之故無病焉行人能了此聖心復
 有何病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注了法性空本非知法於知忘知是德之
 上不知知法本性是空於知強知是行之
 病
 疏夫法性本空而非知法聖人悟此有不
 取相之知於知不著故云不知是德之上
 此釋悟也不知知病者言常俗之人不知
 知法本非真實於此無知之理強謂有知
 有取著之縛所以為行之病此辯迷也
 義曰了知非知是謂真知知而不知是以
 為上不知真知而強知之是以為病聖人

了知皆妄成彼修真於知忘知自息強知
 之病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注夫唯能病強知之病是以不為強知所
 病

疏衆生強知妄生見著而為病惱夫唯能
 病強知之病於知忘知則不為強知所病
 故云是以不病

義曰知強知之病而能病之是以不病者
 無強知之病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注唯聖人所以不病者以其病衆生強知
 之病是以不病

疏聖人正智圓明了悟實相於知忘知故
 不為知之所病所以者以其病凡夫有強

知之病故說真知以破之妄知之行既除
 真知之藥亦遺故云不病

義曰凡代之人識因淺劣未了知真之理
 乃執強知之非以此循環迷失正智聖智
 圓備不執強知之知又了真知之理能病

強知之病不惑強知之知以其病病是以
不病如惑者說大道是有執有爲是一人
言道爲無執無爲是執無者則病於有執
有者復病於無聖人知道非有非無兩無
所執能病所執是以不病義亦然矣所以
大辯若訥至知忘知顏子如愚孔光溫樹
三緘戒慎其斯謂乎西昇經曰能知無知
道之樞機也

人
不
畏
威
章
第
七
十
二

然下勸人虛心靜欲神不貳聖人後教
聖行證成示強去取○義曰聖人之可於
知忘知既斷強知爲病○舉虛心於
良不妄則大威及之俾其無虛虛心
極神於齊閑恬和養氣味道於玄虛
取神相須貴實皆遠去貳欲之爲累
挫其剛果以爲修真之徑爾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

行九

注有威而可畏行九謂之威言人於小不畏拙七於慎微則至大可畏也

疏有威可畏謂之威夫欲惡之來起於微末積成病累爲彼大威人不能慎其細微則至於大可畏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

義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又人之立身以憂畏爲本理國而有憂畏四時順焉六氣存焉神明交焉邦國泰焉其無憂畏者神明不交災害爲生理身而憂畏官以之理家以之寧疾疢不作而志氣和平其無憂畏者反是則大威至其可逆也

無狹其所居

注神所居者心也無狹者除情去欲使虛而生白

疏神所居者心也人當忘情去欲寬柔其懷使靈府閑豫神栖於心身乃存也

義曰神者身之主心者靈之府嗜欲不入
物我都忘是非不汨於胷中則神栖於靈
府也西昇經曰謀思危之首危者將不久

此使人思謀絕慮少私寡欲又曰身者神
之車也神之舍也神之主人也主人安靜
神則居之躁動神則去之以心能動靜變
化故謂之神神能飛行并能移山此則神
爲靈妙之稱也神力之大不可思而議之

故修三奔行大洞則雲車龍駕出有入無
飛昇三清嘯叱水火移山陷地何所不爲
若用之非道則敗國喪身淪滯六欲飄零
苦趣徃反生死善惡吉凶皆由於心矣故
心爲靈府也

行九

無厭其所生

注身所生者神也無狀者少私寡欲使不勞倦

疏身所生者神也。獸惡也。人由神而生。故謂神爲所生也。神明託虛好靜。人當洗心息慮。神自歸之。若嗜欲漬神。營爲滑性。則精氣散越。散越則生欲。故勸云無獸所生之神。以存長久之道。

義曰身之生也因道稟神而生其形夫神者陰陽之妙也形者陰之體也氣者陽之靈也人身既生假神以運因氣以屈伸神氣全則生神氣亡則死故形爲神之宅神爲形之主豈可厭而去之耶且所生我身大約有三一曰精二曰神三曰氣受生之始道付之以氣天付之以神地付之以精

三者相合而生其形人當受精養氣存神則能長生若一者散越則錯亂而成疾耗竭而致亡不愛此三者是散而弃之也氣散神往身其死矣得不戒而保之哉此三者能生其身故曰所生也

夫唯不猷是以不猷

注夫唯人不猷神是以神亦不猷人也

疏善貸曰道資形曰神人能愛道存神故云夫唯不猷除垢止念惟精惟一神不猷人故云是以不猷

義曰貸假也資稟也垢惡也夫惟修道之人養神愛氣實懷虛寂神則常存神不猷人人可長久除垢止念者西昇經老君將昇太微戒尹喜之詞也曰除垢止念靜心守一衆垢除萬事畢吾道之要也惟精惟一者尚書大禹謨篇舜命禹踐位之詞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惟精惟一可以允執厥中也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

之事不自見者不自彰見其材能炫耀於物違理失常以招患也

義曰夫人不炫已能不彰已行故尚書曰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但內照含光周鑒四海固無可畏之事夫理身及此則功名顯而道德充也

自愛不自貴

注自知其身防所畏之事自愛其身無猷神之咎

不自見其能以犯患不自貴其身以聚怨也

疏聖人自保愛其身絕去嗜欲令神不猷身不自貴者不自矜貴其身凌虐於物以聚怨爾

義曰葆和谷神希言養氣絕嗜禁欲抑非損惡此自愛也輕裘肥馬甘食美衣華宇文階崇軒大厦自貴也自愛則神安心泰自貴則奉己害民傷財欲怨故曰有道之君以樂樂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人則

人從樂身則人叛也

故去彼取此

注去彼見貴取此知愛

疏去彼自見自貴取此自知自愛聖人得年等智了法性空理無去取開教引凡寓言之爾

義曰自見者不明自貴者不長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故聖人去之而不取自知者明自愛者寧故曰愛以身爲天下若可托天下言聖人內愛其神外愛其民也寓言者寄寓立言以教神俗言聖人非有去彼取此之行立理以勸人爾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六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疏前章明述安

威此章明勇之為成殺身之節初探敢與不敢利害之殊次明天道謙柔或人勇敢後歎天網之恢以勸善士之修○義曰前明去見責之外行取知愛之內修此乃勸勇退以謙柔成善勝善應之功弘不言不爭之旨示以天網恢之貌修然操以死懼之令教司殺之益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注敢謂果敢言人勇於果敢從事失於謙

柔退讓必害於身故云則殺不敢者則可以理身矣

疏剛決為勇必果為敢言強梁之人無所畏忌失於謙柔決於果敢犯上作亂者則是殺身之道也故云勇於敢則殺勇於不

敢則活者人若於事靜慎斂身知退所決在於不敢強梁犯患則是活身之道也故云勇於不敢則活

義曰強梁者銳志而前自投禍患謙慎者奉身而退必保安真殺活二途昭然可驗

矣犯上作亂者論語學而篇云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言強梁之人干犯已之上者而孝悌之人必恭順好欲犯其上者少也

知此兩者或利或害

疏兩者敢與不敢也言人能知勇敢則殺而有勇不敢則活而有利當須勇於不敢此兩者在勇雖同所施則異故云或利或害

義曰剛決於心俱謂之勇勇強梁而進則

害至勇謙柔而退則利來利來則生害至則死生死起乎心感利害歸乎妄情若能勇退係身謙光約彥道之要也雖妄情所起而吉凶利害不常故皆云或爾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

注兩者敢與不敢或有也能知不敢者有利敢者有害當須勇於不敢此勇敢之人動有災害天之所惡孰能知其故哉

疏孰誰也故猶竟故也勇敢於有為之人動則有害乃天道之所惡而代俗之人誰

能知其意故者乎

義曰天之道惡殺而好生惡惡而好善勇於進則有殃而必殺勇於退則有利而必生自然而然豈知其故此戒人當勇於謙退以保其生也夫王赫斯怒以整其旅此文王之勇以安天下也逸書曰惟我在天下局敢有越厥志此武王之勇亦以安天下也匹夫勇敢傷於人而喪其身何足貴乎

是以聖人猶難之

注聖人猶難為勇敢之事

疏此舉聖以勵凡也夫以聖人之明猶難於勇敢懼其為害況於凡人欲為勇敢焉得無害乎

義曰聖人不為勇敢之事此約聖人以戒

代人爾言聖人尚慮有害不為此勇敢強梁之事況於凡俗乎此愛人之心戒之至矣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注此下言天道謙虛以戒人事勇敢天不

與物爭四時盈虛物無違者故善於勝
疏因上言天之所惡故此下四句廣明天
道謙虛以戒人事勇敢人懷勝勇所以有
爭天道平施唯善是與物莫之違故云善
勝

義曰天道任於自然因無勝負四時代謝
不令而行六氣推遷不言而信物不違天
則為善勝也惟善是與者此經第四十三
章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也天道平施者
易謙卦云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是
也

不言而善應

注天何言哉但福善禍淫曾無差忒故云善
應也

疏天何言哉但福善禍淫吉凶感應故曰

不言而善應也

義曰天無言而四時行地無言而萬物生
得時而興感物而應此自然之理也西昇
經曰為善善氣至為惡惡氣至自然之勢
影響不差也福善禍淫者尚書湯誥曰福

善禍淫言國之政教人之所修有善有惡
善者天福之惡者天禍之天降譴以告之
諫見以警之而不寤者禍乃及之此吉凶
所應人所召也

不召而自來

注天道不乃物使從己物不能違自來順
天爾

疏凡物之來皆由命召今天不召於物而
使從己而萬物自來而順之則負陰抱陽
春生夏長皆非召而來也

義曰春秋左傳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為
惡召禍為善致福理之常也今言天道不
言而自應不召而自來言萬物自順於天
也負陰抱陽者此經第五章之詞也

繚然而善謀

注天道玄遠繚然寬大垂象示變人可則
之故云善謀也

義曰天道運四時垂曆象循環順氣以示
於人曆象不愆其常四時不爽其應寒暑
晦明罔有差忒此寬緩而善謀繚寬大也

緩也謀度也曆數也象法也變星辰差忒
也天以運度之數垂文之象顯示於人聖
人則天象而立教化故禮經序曰昔在唐
堯曆象日月敬授人時是也

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注天之網羅雖恢恢疎遠刑濫實善毫分
不失

疏恢恢寬大也此覆釋上天道等義也天
道網羅雖復寬大而且遠賞善罰惡不失
分毫也

義曰古人結繩為網為羅以捕飛走之物
網取其籠罩廣大之義也天道以吉凶之
應陰陽之數善惡之報以平籠萬物物在
其中無所逃隱為善善報之為惡惡酬之
故謂之天網天道無傷於物是故網羅籠
罩掩覆於物乎此約體為喻爾夫天以氣
稟之於物物則受氣於天生形於地是則
天地為萬物之本物之善惡生死皆受命
於天無網羅機械以制於物但恢恢廣
遠無不包容飛行動植風雲氣象陰陽寒

暑晝夜生死皆在包羅之內無所逃失故若網之所籠爾其氣之所應時之所推磨數昭然不差毫末毫者毛之細者也分者數之微者也天網所羅微細無隱矣

民常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為自成殺身之咎此章明有為則殺死必犯司殺之誅首五句陳成用刑以一句指明司殺後四句舉司殺殺必有德答曰夫實善以德罰惡此天之道也人君無為即德必應此天之道也人君無為即德必應此天之道也人君無為即德必應此天之道也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注縱放情欲動之死地習以為常曾無畏者人君當以清靜化之奈何更立刑法以誅殺恐懼之乎

疏言人不能守道清靜而放縱情欲動之死地積習為常曾無畏者人君當以清靜為化而教導之奈何更以刑法誅殺而恐懼之

道德真經廣聖義

義曰人君雖懸象順天垂法御極在於開物成務用道教人君民侮虐亂常冒刑于禁自投于網不慎其身亦當悟之以革慮洗心捨惡從善使其懷省許以自新不當遽用五刑不開三面此恐失於慈恕也

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執

注若使代人皆從清靜之化不敢溺情縱欲常畏於死而有獨為奇詐者假令吾勢得執殺此奇詐之人執取即殺故下文云疏此明人君化以無為而人皆少欲各全其生常畏於死而獨有為於奇詐不善之行者適令吾勢得執而殺之亦誰敢即殺所以不殺為自有天網司殺之也故下文云

義曰既以慈恕教人人知其教謹身畏法潔行修生盡祛欲情俱畏於死而或獨有肆懷從欲干法犯刑人君亦當戒以自新使之悔過而開道之若若迷而不返者亦不遽執而殺之以俟天之司殺此所以

卷四十七

示其善勝也

常有司殺者殺

注如此奇詐之人天網不失是常有天之司殺者殺之

疏司主也天鑒孔明無所不察奇詐之人不得其死是有天之司殺者殺之矣

義曰天之養人也厚矣愛人也至矣南宮丹錄實善而司生北宮黑簿紀過而主死天地萬神司察善惡以懲以勸俾其革惡而遷善也故有功者延年有罪者奪算毫分無失如陽官之考校焉天有司命四司之星在虛危之間人星之側以司於人司命二星主人之功過年壽貴賤司律二星主人之操秩衣食司危二星主人之禍佚不正司非二星主人之邪忒多私此四星者三元經所謂天之司殺也糾察罪福使世人知修善戒惡焉人君以善教人動懷慈恕其獨不善者天之司殺當自殺之言天之照鑒甚明無有不察天網寬大疎而不漏達天反道何逃其辜孔甚也

二四七

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

注人君好自執殺必不得天理猶如拙夫

代大匠斲木矣

疏言不善之人司殺自殺人君若勢得執

殺而使殺之是代殺者殺人不得天理猶

如拙夫代大匠斲木矣

義曰設有不善之人必俟天之所殺人君

執而便殺是代天殺之權下矣哀矜上辜

天理若拙夫代大匠斲木所失當如下文

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注拙夫代斲豈但傷材亦自傷其手人君

任刑代彼司殺豈唯殘害百姓抑亦自喪

天和

疏大匠斲木動合方圓拙夫代之必失繩

約惡得不損其材而傷其手乎天網不失

神理昭明人君任刑代彼司殺惡得不害

其人而喪天和乎奈何以死懼之斯之謂

也

義曰大匠之巧也運斤成風所斲無失拙

夫代斲材手俱傷亦猶人君執得不善之

人輕肆刑殺雖云用鉞實慮傷和故首文

之意有不畏死者當開之以善教之以道

豈得以死而懼之乎尚書曰與其殺不辜

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是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七

行十

九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八

行十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民之饑章第七十五

疏前章明有為

教之弊初三政

下結數令其

道德為本任

有格和寧者

無厭誅求莫

於此夫何痛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

注天下之所以饑之不足以其君上食用

賦稅之太多故爾

疏夫人國之本也若政煩賦重而人貧乏

則國本斯弊弊則危矣是以下人不足由

君上食用賦稅之太多是以令其饑乏爾

義曰立法垂憲古有明文食也充君之庖

稅也輸國之賦什一之稅務在其輕賦重

則人貧賦輕則人足人足則國泰人貧則

國危理在酌中法無太酷所以鑄刑書而

物怨作兵賦而邦貧齊侯以重斂致亡田

氏以厚施成霸較然在目居之譽焉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

注天下之人所以難化者以其君上之有為有為則多難多難則詐興是以難理
疏蓋爾蒼生賢君以理為理之本諒在無

為故我無為而人自化今人所以難理者由君上之有為有為則政煩而人擾動生大偽是以難理

義曰君之理人本乎清靜不作無益之事不與無用之功不矜威武之能不尚淫奢之巧無為自化恬澹居先則詐偽不生禍

亂不作法作而人去之殺人作誓而民始叛周人作盟而人始疑今其外施威武有執運之勞內事淫奢有誅求之苦上有玉食繁華之狀下有糟糠不足之悲細察令

苛求理難矣
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注天下之人所以輕死者以其違分求生太厚之故是以輕死
疏人之所以輕入死地喪其生者皆以其

違分求生養生太厚不顧刑網以徇所求是以輕死

義曰皇天育人生有定分降年有永有不求必在養之得所任以自然但虛心則道臻室欲則心守泰定然獲養乎天光則不求其承自延永矣若厚於奉養力以求生或餌金石以毒其中或因鼓瑟而傷其氣

但營難得之貨或求過分之能本欲希生反之於死是生生之厚也所以栖鳥於火林之上未念其寒養蠶於沸鼎之中未哀

其冷養之失理及以傷生世愚之情斯可哀矣聖人欲去其厚而適其分則道可得矣

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注自然之分足則生全若過養其分分過則生亡故夫唯無以厚其生為者是賢於

於貴其生也
疏夫生也有涯安分則足既不可違亦不可加若營生於至富之外則惠與故不厚

其生而生全求厚其生而生喪故知夫無

以生為憂者是賢勝於於貴其生之人
義曰累生有分賦命有常守其分則可以永全失其常必之死地是以聖人垂戒不欲厚以求生賢士知微自可任於天授此所以戒人君違分則國傷人弊守文則物

泰時順道循常斯為當矣可謂賢於貴生明於用道也

氏之生章第七十六
疏前章明生有為之弊此章明有為則心欲故養和氣之毒初標生死之二後決舉草木之兩端結以強太處下戒令必守和氣○義曰前以賢於貴生不為過分

之譽此乃實於用動可以保其和氣○明堅強不可以執持讓下所宜於從守和氣為國者示以張弓之喻發此其旨也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
疏人之生也和氣流行百骸以之柔弱人之死也和氣離散四支以之堅強言此者

示柔弱堅強為生死之戒
義曰人稟沖氣有骸以之和柔百神衛於百關六氣行於六府所貴者存神養氣體

道懷柔者生品於南宮削死名於北府延

生久視其在茲乎如其神魄潛飛沖和稍散遠同草木委化泥沙失彼至柔斯為痛矣

萬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

疏此舉喻也萬物草木氣聚而生故枝葉

敷榮而柔脆氣竭而死則條幹變表而枯

槁前明有識此舉無情無情者以氣聚散

為榮枯有識者以道存亡為生死

義曰萬物與人同資於道道以運氣氣以

致和雖有識無情肖形各異生之與死稟

受不殊而道在則能生道去則為死故經

冬之草覆之可以延期天脫之年修之何

妨降永所要服動於鍊餌宜甘委於幽

泉達道強梁可為之戒

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注生之柔弱和氣全也死之堅強和氣散

也欲明守柔弱者全生保年為強梁者亡

身失性

疏此結前義也言草木生則柔脆死則堅

強知人為堅強之行者是入死之徒為柔

弱之行者是出生之類

義曰聖人念彼強梁重為戒訓舉草木生

死之喻為人倫強弱之規強梁為人死之

階所宜授革柔弱為出生之要必務堅持

無曠精修自投死地

是以兵強則不勝

注見哀者勝故知恃強者必敗

疏此下轉結前義也用兵有言以慈為主

故云恃強則敗欲明人情強則死矣

義曰夫興師問罪薄伐禦戎先之以三令

五申教之以六弦金版既定前偏後伍仍

資地利人和蓋不獲已而行豈欲矜於勦

戰符堅百萬秦繆二喙疋馬不迴隻輪莫

返此兵強像敵敗也宜乎

木強則共

注木本強大故處於下枝條柔弱共生於

上蓋取其柔弱者在強梁者在下也

疏木本強大故處於下枝條柔弱共生於

上蓋取其柔弱者在強梁者在下也

義曰木以本大居下固其宜然末大於本

固非其稱諺曰尾大不掉國之所戒趙氏以之傾晉田氏以之易齊子之致疑於燕太叔見敗於鄭豈非末大於本臣強於君守理非順也合手曰拱昔秦殺生於殷朝七日大拱秦伯怒於蹇叔墓木拱矣皆木大合拱之謂也

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疏結上文木根本強大則枝葉共生其上

之義欲明強梁之人常在柔弱之下矣

義曰人以謙讓能制猛毅之夫枝惟纖柔

遂居大本之上所宜克常謙靜深戒剛強

吞七國之贏秦竟亡七世統千夫之盜跖

終喪形軀然後止水瑩心清恬養性處不

爭之地居自得之鄉者景乘風斯可得矣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氣之柔此章明強梁必招損故舉天

道之喻初天一句標天以申成以五句

舉聖德以結勸爾之義曰共本柔

而舉下是則有餘招損之義蓋抑高

以損靜為其不尚高強為勝終

以攻堅之理益明順成之文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

注天道玄遠非喻不明故舉張弓以彰其用

疏此法喻變舉也夫天道玄遠非喻不明故舉張弓以昭天德張弓之法其如下文義曰夫蒼是在上廣覆原缺七字

虛無之氣指喻斯見可明高下之規蓋以人道乖真減不足而為事天道惟正損有餘而表均所以舉下抑高類彼過強撫弱不居不恃晦智韜賢法喻雙標此其旨矣天道遠人道邇者子產語樸寬欲權火之詞也且天道雖遠而曆象可觀將戒於人舉天道以為喻蓋欲世人遵仰上玄稽考天意稟而為戒理在必行爾

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注張弓如此乃能命中是猶天道虧盈益謙欲令人君法天字人故示舉下抑高之道

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為繫矢之時遠近也如此則能命中矣天道亦然日月寒暑一往一來來者損其有餘往者與其不足則成歲功矣人君者當法於天道抑強扶弱損有利無故舉虧盈益謙欲令稱物平施爾

義曰天道玄微也而陰陽自運清濁岐分寒暑晦明靡差於晷度緯緯次無爽於洪纖大則象驚萬殊牢籠海嶽細則推遷黍累通貫毫釐誠哉信哉不素不戔其比喻也以天道盈盈滿張弓之抑高人道好謙和若張弓之舉下欲使人挫減高亢執守謙卑爾夫為弓者必品乎木性審以驛文合輕重之宜無偏邪之失然後真金鏤矢神膠拂弦中則主皮射無虛發所謂舉下抑高為準也天道君德上下相應故當法天之用知弓之法焉人君所以振滯竭幽興廢繼絕者舉下也易強弩暴挫銳推兇者抑高也如此則賞利允當者器不愆下無偏黨之非上叶太平之化矣周禮弓

人為弓聚幹角筋膠漆漆六材以其特六材既聚巧者和之相幹欲素黑而陽聲射遠者用勢射深者用直相角欲青白而豐末凡角秋殺者厚春殺者薄辨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彌而暗三色既具戴者為

良則可以冬折幹夏理筋春液角秋合絲膠漆寒定體則張之不流材美工巧為之以時謂之三均均三謂之九和上制六尺六寸中制六尺三寸下制六尺於是控引有往來之體遲速有安危之名故有危弓案矢安弓危矢焉荆幹燕角材之美也和弓垂矢古之寶也天之法凡矢人為矢兵矢田矢二箭三後三分其長而殺其一五分其長而羽其一水之以辨陰陽交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三分其羽以設其刀夾而搖之視其豐殺之節撓之視其鴻殺之編第矢三分一前二後殺矢七分三四後前弱則勉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遲殺則超等欲生而搏材美工巧雖疾風亦不之憚矣弓矢之

製選材俟時因工施巧乃能命中況於人乎虧盈益謙者易謙卦云天道虧盈而益謙謂減損盈滿增益謙退亦如日月虧是抑高舉下之義也又稱物平施亦謙卦之詞言物之先多者而得其施物之先者亦得其施多之與少皆得其益亦云多者用謙以哀之少者因謙以益之謙之施與皆不失平也

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注天道平施哀多益寡人則違天翻損不足也

疏此明人道不能同天損益注云哀多益寡者易謙卦之詞也

義曰天道均平有餘必損不足必與人道

反此減不足而奉有餘所以富室歛其珍

鮮貧者歛其藁藁則違於道矣哀多益寡

者易謙卦之象地中有山謙君子哀多益

寡哀聚也寡少也益與也多者得謙物更

哀聚彌益其多寡者用謙物更進益是謂

均平之道亦云哀取也減取多者益於寡者乃合舉下抑高虧盈益謙之義理國和民之要修身合道之規此其特也

孰能以有餘奉天下惟有道者

注誰能以已之有餘以奉天下之不足者乎獨有道者能也

疏孰誰也老君疾時不能同天道下濟以卹於人光大其德故舉天道以勸云誰能

同天之道損其有餘以調奉不足者乎惟有道之君乃能然爾

義曰卹賑救也損抑減也調贍也天道下濟者易謙卦彖詞也世人所行及於天道

減其不足奉彼有餘豈獨害人況乃違道誅歟無已陳饒莫哀老君渙發聖言愍其

無告曰孰能減已有餘卹人不足順天育物者惟有道之君乎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

注聖人法天稱物均施施平於物而不恃其功

疏此引聖人以證上有道之義特猶矜恃

也聖人法天平施德被於物不見其功故云不恃

義曰聖人圓通智慧因物爲心猶天地之發生不言其德類陽和之煦燠不恃其恩

雖不恃不處而其道愈廣矣稱物平施已見上解也

功成不處

注推功於物不恃其成者賢能也

疏聖人知功成而處天必損之故雖道洽

寔區功濟天下歸美名於群材而不處其功勛爾

義曰舉聖人之德況有道之君皆以法道爲順天平施澤及物而不恃功配天而不

居道德巍巍與天並矣

其不欲見賢

注聖人所以推功不處者不欲令物見其賢能也

疏此結釋不恃不處之意也其不欲見賢

者聖人雖威德內充而嘉聲外隱所以不恃爲不處功者正欲隱德晦名不欲令物

見其功

其功

見其賢能爾此亦損有餘之意也
義曰大聖之德實含玄功而內照應微外
混於物益恐德彰則慈愛主惠者則功用
存將欲隱功行於己成潛德化於不宰符
舉下抑高之旨聲正言若反之文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八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九

行三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疏前章明強

示天道之能切五明柔弱則受益故
四句數能行者又五句證前章
復一句轉結上文○義曰前則聖人
不恃不處之行此舉水德勝剛勝強
之能守柔弱則德光為強柔則屈抑
所以國君以含養為大立名以不
為先聖德乃允叶於中問答耳則
理更彰與善之方爾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

疏水之為性善下不爭動靜因時方圓隨

器故舉天下之柔弱者莫過於水矣而攻
堅強莫之能勝者夫水雖柔而能穴石
雖堅而不能損水若以堅攻堅則彼此而
俱損以水攻石則石損而水全故知攻堅
伐強無先水者故云莫之能勝

行十二

義曰水之為用其體至柔其性善下萬川
委輸百谷朝宗霏湛露以凌虛貫昭回而
上讓言其大也古今注海而不盈言其細
也亮求粟生而有潤故老君配之於道焉
三能不讓七德備周包裹造化貫穿形兆

其無以易之

處濁受汙隨方任圓此其至柔也故物莫
能傷焉及其泛十洲浮八極淪藏日月涵
貯乾坤陵谷由之而華遷鯢鰲託之而變
化摧山穴石無所不能此其至強也故物
莫能制焉然而強柔相制強者必損亦由
六欲纏性三業縈身結構日增堅固難解
以至柔之道至靜之真銷而解之漸除堅
執久久行之則廓然清淨虛室生白矣此
所謂至柔攻堅莫之能勝也

注以堅攻堅故兩堅俱損以柔制強者則
強損柔全故用攻堅者無以易於水矣
疏夫水雖至柔用攻堅強之物無能易之
者豈不以其有不爭之德而無守勝之心
乎理國修身亦當知此

行十二

義曰不爭處下攻於堅強萬物之中無易
於水沖和之氣澹寂之心攻除嗜欲莫先
於道所以道之於身則却塵除垢於國則
納汙蕩穢萬有所以歸仁大欲所以銷除
者矣

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注柔弱之道勝於剛強天下之人無不知有此道而不能行

疏柔弱之道勝於剛強天下之人皆知此義但惑於自賢以己為尚無能行其所知者故云莫能行

義曰柔弱之勝剛強人皆知矣雖知其事誰能體柔修性用道修心挫其剛強習其虛寂耶有能體而修者道何遠哉

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

注引萬方之罪是受國之垢濁稱孤寡不穀是受國之不祥其德如此則社稷有奉故天下之人歸往矣

疏舉聖人之言證成上義此即能行以柔勝剛之行者垢穢辱也言人君能舍受垢穢引萬方之罪在己則人仰德美而不離

散社稷有奉故云是謂社稷之主也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者祥善也人君能謙虛用柔受國之不善稱孤寡不穀則四海歸

仁是謂天下王矣

義曰惟水之德上配於道次配於王道以化育無私王以君臨有德夫有德之主用道居尊罪已撫謙責躬引咎罪已即是受國之垢也受國不祥也四方向化六合宅

心可以常奉社稷而為王矣社稷者帝王立國左宗廟而右社稷宗廟者尊祖配天之位也社稷者尊稼穡備災威為生民粒食之本也言人以食為天故有國必先社稷故王者社稷主也引萬方之罪者尚書

湯誥云萬方有罪在余一人余一人有罪無以汝萬方是也孤寡不穀已具此經第三十九章解矣

正言若反

注受國之垢為社稷主受國不祥為天下

王是必正言初若反俗故云正言若反疏此一句結上文也夫受國垢濁却為社稷主受國不祥却為天下王其言乖背不同於俗故老君詳質云是必真正之言行之而信但常俗聞之初若乖反爾

義曰聞之若反於俗行之則合於道故俗耳所聞是正言若反也靈寶經云修道之士捨富樂棄榮華栖適山林備受勞頓及其功成證道羽駕雲車享年長久自苦而得其樂也帝王孤寡不穀以為其召引罪責躬以化於俗此受其不祥凶惡之事而人樂推故能長主社稷此正言若反斯之謂乎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注與身為怨對之大者情欲也和謂調和也此言人君欲以言教調和百姓使無情欲故云和大怨

疏厥初生人身心清淨而今耽染塵境失道淪胥者情欲之所為也則知與身為怨

之大者其惟情欲乎和調和也此言百姓已困於情欲而生矯偽人君不能以我無爲令其自化方欲設教立法制其奸詐而和之故曰和大怨必有餘怨者設教立法不能無迹斯迹之弊還與爲怨故云必有餘怨

行十二

義曰語之於身則情欲爲怨禮記樂記篇曰人生而靜天之性感物而動性之欲物至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習誘於外不能反窮天理滅矣物之感人無窮故不可節矣且夫受生之始情欲已興積習既深難於除絕若擬古守素尚虞試難之侵或混世隨流未達恬愉之趣未能盡遣是有餘怨也語之於國則興滅繼絕是曰至公推亡固存亦爲巨惠而武庚起禍幾覆周宗是有餘怨也

安可以爲善

注既有餘怨則不可以爲善
疏設教立法其迹生弊既有餘怨則安可以爲善是知善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者

爾若能上化清靜無事無爲人有淳樸之風迹無餘怨之弊方可爲善矣

義曰立教繩人欲除積習之弊胡可得哉惟陶以無爲率以虛寂飲以淳和之氣混其沖漠之心與道相冥反覆爲一者可無餘怨之弊洞合重玄之趣爾俗學以求復其初者莊子繕性篇云俗學是仁義之門初者是不生之本今人既學仁義已亂其心而求不生其欲將復內明之照不可得也

是以聖人執左契不責於人

注左契者心也心爲陽藏與前境契合故謂之左契爾聖人立教則必有迹有迹則是餘怨故執持此心使令清靜下以化人則無情欲不煩誅責自契無爲也

行十二

義曰聖人以立教誘人未能澄其情欲執心虛室可以契彼清玄心契則無爲無爲則人化不煩設法混合真修固無餘怨之迹矣修心之法執之則滯著忘之則失歸宗在於不執不忘惟精惟一爾心法之中

唯定觀經得其旨矣經曰夫欲修道先能捨事外事都絕無起於心然後安坐內觀心起若覺一念心起即須除滅隨動隨滅務令安靜惟滅動心不滅照心於此修之務其長久之而習者則心有五時身有七

候心五時者第一時心動多靜少第二時心動靜相半第三時心靜多動少第四時心無事時靜事觸運動第五時心與道冥觸亦不動心至於此始得安樂罪垢滅盡無復煩惱此五者於所修之中即爲行相其七候者即爲修行所得之果身七候者心得定已覺無諸塵漏舉動順時容色和悅一也宿病普消身心輕爽二也填補天損迴年復命三也延數千歲名曰仙人四也鍊形爲氣名曰真人五也鍊氣成神名曰神人六也鍊神合道名曰聖人七也聖人設教本爲衆生爲其生死輪迴展轉繫縛流浪惡趣永失真常故出我心以滅他心上士若能法聖人之心去住任運不貪物色不著有無能滅動心了契於道既契

道已復忘照心動照俱忘然可謂長生久
視昇玄之道爾夫仙果雖證而有氣象所
拘年運所主自初天證位壽九百萬歲每
進一天即壽加一倍凡二十七倍至無色
界極上秀樂天合壽一千二百七萬九千
七百七十五萬五千二百萬歲此其所以
有年歲之數者在陰陽二氣之內三界遷
變之中其人有形有氣有神三者周備雖
變化不測坐在立亡隱顯自由神通無礙
須待鍊形為氣方出三界之外然無年壽
之數爾其鍊神成氣已為真人鍊氣成神
即為聖人其真人聖人永超數運無復變
遷以億劫為斯須以萬天為指掌道果所
極皆起於鍊心故西昇經云生我者神殺
我者心以其心有人我故形有生死無心
者可階道矣靈寶經云道為無心宗是也
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微
注司主也微通也言有德之君主司心契
則人自化無德之主將立法以通於人為
法之弊故末為善也

疏司主也微通也言有德之君主司心契
人將自化無德之主不能虛心而忘已唯
欲作法以通人作法則弊生故為無德爾
義曰執心契則易化立法教則難通執契
為有德之君可至於道立法乃無德之主
未始通玄矣此聖主所解也今竊謂有德
者下古之君也無德者玄古之君也有德
之君德既有名以心契理物物雖化善不
能得道玄古之君德大無名化民於道朝
微而後能見獨無思無為玄契大道故能
臻於定觀忘心之要證超真入聖之階也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注司契則清淨立法則凋殘皇天無親惟
德是輔故人君者常思淳化放無為不可
立法而生事
疏雖天道平施與善不欺司契清靜者天
福其善則吉無不利立法殘傷者天降以
殃則孽不可逃豈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者乎
義曰司契之道由中以明故清靜而易化

立法之本自外而制故凋弊而難通立法
方為弊源去善彌遠司契潛詣道要乃善
之宗降福降殃可以明矣降殃者尚書伊
訓曰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
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是矣皇天
無親惟德是輔尚書蔡仲篇云天之於民
無有親疎惟有德者則輔祐之民心於上
無有常主惟愛己者則歸之所謂撫我則
后虐我則讎是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九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此乃重死化歸樸素為本特復結繩之理自無兵革之興甘食美衣各全其分安而居樂俗無喪其和雖云難大相聞豈尚性樂為懷美信實達如博亦忘無事無勞洞達聖人之通簡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注什伍也伯長也此明君舍淳和什伍伯

長無所求及適有人材器堪為什伍伯長

者亦無所用之矣

疏寡少也什伍也伯長也器材器也此論

淳古之代也言國小者明不求大言人少

者明不求多不求大則心無貪競不求多

則事必易簡易簡之道立則淳樸之風著

道使有出人材器堪為什伍之伯長以統

於人者亦無所用之矣

義曰國小則易理民寡則易寧雖設官司

亦無宰執君臣循分外無貪益之求人庶

懷淳俱臻易簡之道若大國能徇斯法自然天下無為矣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注少私寡欲不輕用其生敦本無求故不遠遷徙

疏徙遷移也化歸淳樸政不煩苛人懷其

生所以重死敦本樂業無所外求各安其

居故不遠遷移也

義曰易理之境易寧之民懷淳素之風各

全其性命無貪求之志肯慕於播遷乎所

謂安其居樂其俗人至老死不相往來斯

大道云至矣

雖有舟與無所乘之

疏舟與之設本以水通陸濟有無既無往

來則舟與棄捨無所乘用矣莊子云至德

之代山無蹊隧澤無舟梁

義曰剝木為舟以濟於水斷輪為輿以通

於陸蓋適遠之所用也國小地狹既無乘

泛之勞遂性端居宜有盤遊之事固無所

乘之矣山無蹊隧者蹊徑也陸穴道也莊

子馬蹄篇曰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群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繫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而窺惡乎知君子小人哉是謂素樸之代矣

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疏甲兵所陳本以討不服禦寇敵上行道

德下無離異既却攻戰之事甲兵韜戢而

無所陳也

義曰君既無為臣惟樸素內無離叛外絕

寇讎雖有甲兵復何陳用行人心通玄默

道合正真嗜好不惑於心繁華不亂於目

雖有糾成詎假研尋斯固洞達生知不在

修而後得亦猶民化淳和無煩武備爾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注舟與所以利遠徙甲兵所以徇攻戰兩

者無欲故無所乘所陳反樸還淳歸復三

皇結繩之用矣

疏古者書契未興結繩紀事故繫辭云上

古結繩而理後代聖人易之以書契欲明

結繩之代人人淳樸文字既興是生詐偽
今將使民忘情去欲歸於淳古故云使人
復結繩而用之

義曰以道德之主放淳素之人無水陸邊
徙之勞無甲兵攻取之事則結繩之理猶
謂其煩繁離之文具如疏解夫上古未有
書契先於結繩書契既興結繩遂息今使
有為之代多事之民懷道養和却歸淳素
故云復結繩爾

甘其食

注不貪滋味故所食皆甘

美其服

注不事文繡故所服皆美

疏食之甘者在於適適則所食皆甘服之

美者在於當當則所服皆美苟不適當雖

玉食錦衣不足稱甘美也

義曰充身適口不尚珍華也尚書天子王
公皆有玉食夫錦者五彩相鮮女工精巧
服之則過當製之則勞人况衣在蔽形所
以禦寒燠也食則充口所以濟飢乏也溫

飽既適凍餒不侵足以安其身而樂其性
何在綺麗珍羞乎

安其居

注不餘棟宇故所居則安

樂其俗

注不澆淳樸故其俗可樂

疏無欲所居則安化淳故其俗可樂若逐
欲無節將自不安其居苛政且煩焉得復
樂其俗爾

義曰普洽淳和故安其居而樂其俗也

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

注言其近也

使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注無求之至也

疏列國相望雞犬相聞蓋言其近也人至

老死不相往來由彼此俱足無所求及故

爾

義曰君無境上之會民無身外之求雖接
風煙何煩來往在身則各安其分外絕貪
求於國則各暢其生民無勞役樂道順性

道之至乎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傳宗旨以開東妙之門終結會歸神
通得意之語故寄信美以示彰言教
不美以教行藏有知多以彰言教
不美以明聖人將令學者達精微於
象之中道蓋論於性命之外悟教
而能忘教何必注口於耶因言以
明無言自可了心於下爾○義曰
此章首自結二經之終始也自可道
可名之始訖不審不爭之終始也
章配天法地其此篇美信辯善之理
華實之可忘忘知博有多之詞定文
忘之極融至道之域矣玄妙之
門者上經第一章之詞也言象者易
繫云得意而忘象得象而忘言也
疏者易繫云得象而忘疏得象而忘
筌也至其經中已解若彼耶莊口
自歸於真宗靈山神席竟迷於正見
望若虛文演暢體用兼明語之精身
理家則百關和而六觀曉真邪之辨
率土靜而九有清弄代宗師百王
棄者矣柱下者老君當周武王之時
居於岐佐武王為柱下史即今之
史也

信言不美

注信言者聖教也信實之言不韻於俗故
不美也

疏信言者聖教信實之言也老君欲以自
明所演言教化導眾生實為精信故與俗

相違代人以為不美

義曰大聖垂訓以暢道為先無華詞可悅於人無曲說可誣於眾真理致實而不文故代俗所窺以為不美然而循理屬念依經宅心不唯霸國和民抑乃長生輕舉

可謂精信矣

美言不信

注美言者代教也甘美之言動合於俗故不信也

疏美言謂代教甘美之言也言多浮華動

合於俗既非信實不可化人所以不美正

以代教美言不信故爾

義曰代間教旨以華藻為先無至理可依無玄譚可採但以綺美為富瞻煩博為奇

能俗耳所樂聞常情所甘愛不可行化於

世但可娛適於情故美而不信也

善者不辯

注善者在行無辯說也

疏悟教之善在於修行行而忘之曾不執滯故不辯說也

義曰知道能行不勞言辯故經曰知者不言是也夫辯者理闕而詞煩虛多而實寡但可誇誕於俗不能徑了於玄故善言於道者臻乎無言非假辯說西昇經曰道在勤行不在能言是也

辯者不善

注空辯辯說故不善也

疏但能辯說言教曾不悟了修行惑滯既多故為不善

義曰夫懸河縱辯夫經典詞其於言也亦

以富矣但夫辯言則迷於了悟執理則當

於真修詞多惑人故非善矣經曰言者不

知是也能辯而不能行者西昇經云言出飛龍前行在跋鱉後是也

知者不博

疏知了悟也博多聞也言體道了悟之人

在乎精一不在多聞故莊子云博溺心者

義曰道在乎知不在乎博知而行之者至

道不煩一言了悟悟而勤久久而彌堅則得道矣知而求博博而不修言之於前行

之不逮則失道矣博溺心者莊子繕性篇云古者淳樸既散德又下衰唐虞之世智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能以反其性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

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

世亦何由興乎道哉此疾其捨無為循有

作也所以鍾鼓作荒淫之具玉帛為傾奪

之資亂生於此矣人君理國若能去瑠瑯

息奢淫削繁文薄禮樂化以真素無事無

為豈患其溺心之博也

博者不知

注知了悟也博多聞也

疏夫多聞則滯於言教滯教則終日言而

盡物既非了悟故曰不知

義曰道之要在乎得言而忘言知道而

行道行之既得教亦俱忘守一則不煩無

為則不亂故博於言教者去道遠矣豈能

得玄妙之道哉

注積者執言滯教有所積聚也聖人了言忘言悟教遺教一無執滯故云不積

疏積滯聚也聖人達妙理源深明法性悟文字虛假了言教空無所說之理既明能說之言亦遺則於彼言教一無積滯故云

聖人不積爾

義曰聖人無為無為之為亦遺聖人忘教滯言之教俱忘了達希微宗尚虛漠故不積滯於俗教矣修真之士亦當悟此忘言了茲妙道也

既已與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注此明法性無盡也言聖人雖不積滯言教然以法味誘導凡愚盡以與人於聖人清淨法性曾無消耗唯益明了故云愈有愈多有明自性多明外益

疏既盡也言聖人雖不積滯言教然眾生發明慧心必資聖人誘導故聖人以清淨理性盡與凡愚而教導之於聖人慧解之性曾不減耗故云愈有愈多注云有明自性多明外益者悟理之性既非他有故云

自性因教之益不自中來故云外益明聖人教導凡愚心彌慧解故云愈有惟教學半理益精暢故云愈多爾

義曰聖人清靜理性光明慧心外無所因內無所滯和之愈響如鍾在懸矣夫天地之生化不窮而天地之用未嘗倦矣日月

之照灼而不息而日月之明未嘗竭矣江海之注不絕而江海之流未嘗耗矣薪火之傳不絕而薪火之力未嘗盡矣亦猶聖人之慧解浩蕩而無涯隨悟立言隨方設

教因機誘導稱彼物情情高下俱得法味而言教塞於天下而理性慧解愈有愈多矣惟教學半者尚書說命下篇云敷教也教然後知所困是學之半也終始常念學則其德之修無能自覺其惟學乎

天之道利而不害

疏天道施生長養萬物利也無所害割不害也此舉喻欲明聖人之道弘益也義曰舉天道以喻聖人之道利於萬物物遂其生而無所害也

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注舉天道利物不害者將明聖人之道施為弘益常以與人故不爭也

疏聖人之道凡所作為而與物不爭者為聖人無所積滯與人愈有是以不爭爾

義曰天授聖人之道以利於萬物聖人體道應天以濟於群生澤愈廣而志愈謙化愈彰而功愈晦故利物而不害應物而不爭且夫上下二經論道叙德首明可道常道為設教之宗源次標有德無德述因時之澆樸此陳愈多愈有表聖澤之無窮信可以垂表萬天程式千古革瀆敗而復樸滌邪弊而歸真貫天地而燭幽明斯二經之大旨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五十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

莊子小傳

運一

莊子宋人也名周字子休生雖魯蒙縣寧為蒙漆園吏學無所不窺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其言汪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周笑謂使者千金重利卿相事位也子獨不見陵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欲為孤豚其可得乎子墨去無汙我寧憐威汙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唐封南華真人書為南華真經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序

始余讀莊子頗疑事物之論荒怪汗漫若與物情處偶緣病卧夢中有以木雞之說告者因復取其書而繹焉始悟其立言本指最切於救時而人或未之識蓋自周德下衰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戰國諸侯變觸並闕以糜爛其生民其禍實起於不知分莊子於是時思有以覺其迷而砭其疾故於逍遙遊篇首寓微言其曰鵬鷖之不敢自擬於大鵬物之知分者也其曰許由不敢受堯之天下人之知分者也夫使天下而皆知分則賤不慕貴小不圖大強不凌弱眾不暴寡君君而臣臣父父而子子舉一世莫不各安其天分之當然而無僭踰爭奪天閼之患則夫物之不齊者非必物物而齊之而無不齊矣且莊子與孟子同時使其言而悖道無補於世教則孟子固亦距之矣讀者既其辭而不求其意往往例以不經目之如郭象所云者是豈真知莊子哉一日中都道士堵伯秀持所集莊子解且附以已見示余余喜其會粹之勤去取

之精而所見之多有超詣也因舉余言告之

曼然謝曰以分一字斷齊物之說此非我所及也願得以為序餘諸本可乎余曰此聽說也世豈無深於是書者子其博訪而求印可焉他日以復於我相與訂之未晚也若夫為序則不敢咸淳元年夏四月東北人劉震孫書于姑蘇富舍木雞案

道一而已形於言即為二故曰道無問問無應又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然則忘言可乎言可忘則南華經不作矣言不可忘是以有南華經既有南華經是以有諸家解雖然南華經十萬餘言未嘗不言而亦未嘗言何者其言皆寓言也後之人求其所已言而不求其所未言尋行數墨分章析句言愈支而道愈離矣雪巖羽衣堵伯秀身近尼五之天而神遊乎漆園濮水之上輯諸家解斷以已見筆之書以為未足且刻之梓以傳不朽其用心亦勤矣嗚呼道以言而傳昭氏之鼓琴也道不可以言傳昭氏之不鼓琴也大音希聲鼓不鼓

琴與音固無恙也抑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可也筌蹄豈魚兔哉道也言也一而二而一者也噫南華之經諸家之解諸之管見予之臆說是又寓言中之寓言耳矣咸淳元年夏五月五日本心翁文及翁書于道山堂

古諸子之書若孟氏之正蒙莊之齊皆立言之極至後世雖有作者無以加之矣而莊子尤難讀大聰明如東坡翁自謂於莊子有得今觀其文間有說莊者往往猶未契本旨況雲惠卿流毒贅滿懷而可與於帝之縣解乎近時釋莊者益衆其說亦有超於昔人然未免翼以吾聖人言挾以禪門關鍵似則似矣是則未是余謂不若直以莊子解莊子上絕攀援下無拖帶庶幾調適上遠之宗可以見其端涯也武林褚君伯秀道家者流非儒非墨故其讀此書也用志不分無多歧亡羊之失特欲索祖意於千載之上會粹衆說附以己見采獲所安不以人廢白首成書志亦勤矣余視其目端而明氣爽而靖斯學之力也余舊喜讀莊時有欣然會心處然未嘗筆之

於冊今老病目昏嘉褚君之志有成而已不暇一二勘其得失矣君既竭力以板行其言且屬余序其篇首余笑曰彼刻雕之工未竟歟則釋椎鑿而上者能爲君序之矣咸淳乙丑歲八月甲申鄒陽湯漢書

張湛列子釋文載莊子宋之蒙城人爲梁漆園吏著書五十二篇郭象合爲三十三篇註之一云向秀先註莊子二十八篇而卒郭象得其書足成之以行於世後向氏別本出政向郭二註文義一同碧虛子陳景元註卷首敘云莊子師長桑公受其微旨著書十萬餘言目曰南華論內篇三字標題者是其舊外雜篇則爲郭象所刪修今通計正文止存六萬五千九百餘字唐開元十九年侍中裴光庭請冊四子天寶元年詔冊莊子宜依舊疏曰南華真經義取離明英華發揮道妙也竊詳南華之號其來久矣似是上天職任所司猶東華南極之類不可以人間義理臆度故諸解無聞焉謹表出以備解題一難俟傳識考訂之

陳碧虛解義卷末載覽過莊子註

景德三年國子監刊行本

江南古藏本 徐鉉舊滿校

天台山方瀛宮本 徐鉉舊校

郭象註中太一宮本 張君房校

成玄英疏中太一宮本 張君房校

文如海正義中太一宮本 成文五唐道士

江南李氏書庫本 張潛夫補註

散人劉得一本 大中祥符時人

今所纂諸家註義姓名

郭象註 吳門官本

呂惠卿註 川本

林疑獨註 舊麻沙本

陳詳道註 藏本

陳景元註 字太初號碧虛子建昌人熙寧間主中太一宮召對進道德南

華二經解

王雱註 內篇

劉堅註 外雜篇繼

吳傳註 已上五家並見

虛齋趙以夫註 內篇補本



竹溪林希逸口義補本

李士表莊子十論

王旦莊子發題

無隱范先生講語名元應字善甫蜀之順慶人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

武林道士補伯孝學

內篇逍遙遊第一

北冥有魚其名為鯀鯀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而已矣

郭象註鯀鯀之實吾所未詳莊子太意在乎逍遙遊放無為自得故極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適達觀之士宜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鯀之化鵬非冥海不足以運其身非九萬里風不足以負其翼此豈好奇哉直以大物必生於大處大處必生此大物理固然也夫鵬翼大難舉故搏扶搖而後能上九萬里一去半年至天池而息也野

馬遊氣騰騰以飛鵬之自上以視地亦猶人之自地觀天也

呂惠卿註通天下一氣也陽極生陰陰極生陽如環之無端萬物隨之以消息盈虛者莫非是也北冥之鯀化為南冥之鵬由陰而入陽也陰陽之極皆冥於天而已三千九萬皆數之奇六月則子與巳午與亥之相距也言鵬之數奇而去以六月息則鯀之數耦而去以六月消可知也野馬塵埃皆生物之以息相吹息者氣之所為充塞天地而無間人於其間自下視天見其蒼蒼果正色邪遠而無所至極不可知也唯不可知故未嘗以所居為下則鵬之自上視下亦豈知所以為高哉

林疑獨註北者水之方冥者明之藏北冥則陰陽之所出入也莊子以鵬鵬明陰陽變化故以北冥為始鯀陰物也鵬陽物也太玄云幽無形深不測靜曰復命者其象在鯀夫物芸芸瑩天功明萬物者其象在鵬也鯀之初化為鵬雖曰陽類而未離幽

眇故不知幾千里次言三千里數之未遂也終言九萬里動必有極也蓋有體之物雖至遠至大亦不逃乎陰陽之數故動則九止則六也去以六月息乃反歸於陰陽迭運相為無窮而不可致詰者也野馬塵埃生物之息以明風起於微而積之至於厚然後鵬待之以圖南也

陳詳道註道散而為陰陽陰陽散而為萬物出陰陽而復於道則無適而不逍遙入陰陽而麗於物則無適而不係累冥者明之藏明者冥之發北冥則入而為道南冥則出而為事莊子所以於北則寓淵潛之魚於南則寓搏飛之鳥水於方為北於氣為精於時為冬於數為一物之化也常始於此夫鯢之為物陰中陽也鵬之為物陽中陰也潛北徙南不離陰陽之方九萬六月不離陰陽之數背若太山翼若垂雲不免乎有體化則資水搏則資風不免乎有待怒而飛不能無情飛而息不能無窮以鯢鵬之大其困於陰陽也如此況蜩鳩斥

鷦乎

碧虛子陳景元註夫道以生化為先以陰陽為原北冥生鷦而為鵬氣形已具皆不知所以然而然蓋陰陽生化神變莫測者也物之初變量未可窮故云不知其幾千里有生必有死有所詣故怒飛而徙於南冥有生有諸材力不能無限故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而去以六月息六陰數故云息也天地之間元氣氤氲昇降往復故有野馬塵埃之喻有生之物莫不互以息氣鼓吹而交相乘御故彷徨東西莫之天閼也若以形之小大而有所域則陰陽隔絕上下異見莫之能適矣

王雱註鯢潛則處於北鵬飛則徙於南冥有體之物雖至大而能變亦不免乎陰陽之類是以攝制於造化而不能逍遙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所謂逍遙遊者其唯無方無體者乎水擊三千里陽數始暢也動必有極故搏扶九萬里去以六月息也野馬塵埃則鷦之所待以飛者其在上而

視下亦猶人之在地觀天自大視小者不明則鷦亦以大為累也

虛齋趙以夫註莊子鯢鵬以明天地陰陽之氣魚化而鳥北徙而南由陰而陽由靜而動也經以南冥為天池天包地外則北冥亦天池也三為陽之始一為三也九為陽之極三三九也一陽生於子六陽極於巳故以六月息野馬塵埃生息相吹細大雖殊其氣則一人之視天亦猶鷦之視下高卑雖殊其理一也

林希逸廣齋口義云鯢鵬變化之論只是形容胸中廣大之樂蓋謂世人見小故有紛紛之爭若知天地外有如許世界則自視其身不啻太倉粒粟也鯢鵬亦寓言不必拘陰陽之說鳥之飛也必以氣下一起字便自奇特三千九萬只形容其高遠去以六月息者一舉必蔽半年也野馬塵埃生息相吹三句正發明下文視天無極以形容鷦飛之高却如此下語可見筆力褚氏管見云冥者一氣之混同而無間

者也此主調氣所以隨乎萬物而主短氣所以養萬物先此而後南陽由陰生也位雖有殊而氣本無間特以相去遠近漸化不覺猶四時之運邪寒陸暑非一朝成故鯢鰭鴈化轉極而動搏風九萬六月而息不出乎陰陽之互變亦在手一氣混冥中耳是以南北皆謂之冥焉南華老仙蓋獨列國戰爭習趨隘一時學者局於見聞以縱橫捭闔為能掠取聲利為急而昧夫自己之天遂慷慨著書設為遠大之論以發明至理。開豁人心言得此道者與天地合德陰陽同運隨時隱顯無往而不逍遙天地之陰陽即人身之陰陽水火因之以發源性情資之以通化上際下蟠無所不極然非親聽所可及故立鯢鰭以強名使學者始因物而明心終忘形以契道深根寧極妙合化機吾身之陰陽無時不運吾身之天地未嘗或息也由是知人之本性具足逍遙而世俗冥迷忘真

遂傷當生憂死慮得患失罔知所謂逍遙故申言以破其惑謂人之生死如魚變鳥失鱗甲而得羽輪舍游泳而從飛舉情隨形化各全其天造化無極與之無極何所容其憂惡哉物之初化其變未量故不知幾千里及乎鵬徙南冥之後三千九萬之數形焉去以六月息者陰消陽長造化不停之機野馬塵埃即事物過前之譬儻善操其本而得鵬飛之要則超逸絕塵徜徉物表六合之遊氣潛運萬彙之生息交虛適所以相吹舉而莫是為之累動容周旋無入而不自得所以為逍遙遊也故以冠一經之旨其間怒而飛一句諸解罕詳及偶得言外意附于條末云天地稟乎一氣者也萬物稟乎天地者也自一氣分而為天地天地交而生萬物互離互合生化無窮小大短長咸足其分由受氣至於具形數極至於變質負陰抱陽時各有待當化者不得不化當飛者不得不飛

皆天機所運變化者不自知也怒而飛者不得已而後動之義怒猶勇也為氣所使勇動奮舉有若怒然非憤激不平之謂也凡物之潛久者必奮屈久者必伸豈厭常樂變而為此哉蓋圓形大化中則隨二氣而運盛虛消長理不可逃齊物論為數怒呼外物篇草木怒生亦此意道德經所謂萬物並作是也於此以觀其後則六月息之義可知世人見其怒而不見其息知其作而不知其復故背夫逍遙之鄉日趨有為之域以至事物膠葛慮累糾纏蕭然疲役不知所歸可不哀邪關尹子云天地雖大能役有形而不能役無形夫欲免為二氣所役者請於冥魚未形已前求之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而後乃今將

圖南蜩與鸞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食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亦悲乎

此段起喻以衍上文次設蜩鳩對辯以明小大之分各足其足而無企羨之心此所以爲逍遙遊也又論所適有遠近則所資有少多曾二蟲之何知指蜩鳩無知而同於同也小知大知小年大年重重起喻不越此義經文大意明白不復集解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右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鯨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

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陸德明音義載棘子湯時賢人崔氏云亦齊諧之徒能識冥靈大椿之名者也郭象註湯之問棘亦云物各有極任之則條暢故莊子以所問爲是也呂惠卿云此引湯之問棘者以其言自古有之所謂重言也棘之言鯨鵬即今所引者見於列子蓋其畧也林疑獨註載殷湯問夏革之事始於古

初有物終於無盡之中復無無盡無極之外復無無極正與上文相貫故引以爲證而郭氏乃云物各有極任之則條暢非莊子本意觀者求正於列子可也褚氏嘗見云按列子作殷湯問夏革棘聲相近而義亦通皆訓急也崔說以此句結承上文靈椿之論呂註從此句起下文冥海之談各據所見分章耳大觀八註本以此句獨立條似亦牽於上文下文未決所附故也林氏註正與上文相貫則同崔論碧虛陳景元本第二章從此句始則同呂說今詳考經意蓋欲實鯨鵬之義故一唱題而兩舉證首引齊諧所忘次以湯之問棘再參列子湯問篇冥海天地之論以印莊子之言則此章自合始於湯之問棘句末加是已者證上文而生下語觀者多不明辯誤作前章結句若以爲結句則意已盡矣後章從窮髮之北重起論端非立言之體也故借述所以附于條末以釋其疑

竹溪林氏亦云據此句合在下以結句爲起句是其作文鼓舞處下文乃再舉鯢鵬之論不在重釋知教官行此辯等語言人知能小大各有所施以得用爲適耳宋榮子猶然笑之則不以榮利動其心而全無用之用者也超出知能一等矣而真人猶以爲未立則所見超詣可知如列子能御風而不能無待必至於御六氣以遊無窮斯爲至也故斷之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此三者人道之極用以總結逍遙首章大意蓋至道窮神妙躋聖域不越乎三無之論入而言至出而言聖神運於其中無方而不側弘之在人理亦寄耳因言立教則不無序焉凡厥有生私利易植貴乎忘己驕矜易萌次當忘功已功既忘人譽必至又須忘名以達世累累遠身全道純德粹以之處人應物無不盡善而三者之名亦泯融俱化矣竊觀古今才能英傑之士建功立名不爲不多

而明哲自全者無幾蓋其智弗及邪遁心未明有以障之耳夫物學壯行期於立功功所以及物也而功成必見忌修身主業期於揚名名所以殫俗也而名下難久居非功名之過病在於有我信能無已則避功逃名隱迹全道若五湖之泛赤松之遊桐江之釣四海一身時有餘樂何危機之足慮哉太上云功成弗居名遂身退良有以也儻致知力行動與理合則善窮善達樂生樂死無往而不道遇所謂至神聖者物被其德而歸美之稱何足以極天遊之妙郭氏註理至則迹滅其說盡之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鶴鶴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

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郭象註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許由方明既治則無所代之而治實由堯故有子治之言宜忘言以尋其所況或者遂云治之而治者堯也不治而得以治之者許由也失之遠矣夫治由乎不治爲出於無爲取於堯而足豈借之許由哉若謂洪黑山林之中然後稱無爲者此老莊之談所以見棄於當塗也夫自任者對物順物者與物無對堯無對於天下許由與稷契爲匹矣何以言之與物冥者羣物之所不能離也是以無心玄應唯感之從泥芒不繫之舟東西之非已故無行而不與百姓共者亦無往而不爲天下君矣次舉庖人尸祝各安所司爲獸萬物各足所受帝堯許由各靜所遇此乃天下之至實各得其實又何所爲乎故堯許之行雖異其於逍遙一也

呂惠卿註自堯言之由雖無爲而未嘗不

可以有為故請致天下而不疑自由言之
堯雖有為而未嘗不出於無為故以天下
既治而不肯受自言以其述言人以其心
故也夫以無事取天下而天下治此無為
之實也天下既治而吾猶代之則是取天
下而為之將見其不得也是取其無為之
名而已名者實之賓吾肯為之乎是故方
其有為也四海九州樂推而不為有餘及
其無為也一枝滿腹歸休而不為不足此
所以無用天下為而竟許之所以逍遙也
林疑獨註日月時雨出於自然故不見其
有為而功大燭火浸灌出於人力故見其
有為而效淺堯謂許由無為之道既行則
有為之道不能無愧故請致天下許由謂
子治天下天下既治則雖無為而無不為
矣易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神也
聖人之功以神為體神何嘗有功哉唯堯
也古之與民同患故不免於有為有為之
極復歸無為所以讓天下於由也夫聖之
在神有為在無為猶滴水之在冥海也迹

雖有為但無累於心亦天下之至妙不必
羨乎無為也後舉庖人宰割以喻有為尸
祝接神以喻無為神人不得不無為聖人
不得不有為也
陳詳道註堯治天下者也由忘天下者也
治天下則實喪而名立忘天下則實繁而
名泯治天下而天下已治則不可致之於
人忘天下而天下兼忘則不可代之於彼
此堯之志所以不得行於由而由之志所
以不屈於堯也日月出矣智周萬物之譬
也時雨降矣道濟天下之譬也鷦鷯一枝
足乎外也偃鼠滿腹足乎內也庖人有事
於事者也尸祝無事於事者也有事則多
累故無事者未嘗過而問焉此由所以不
越分而代堯也
陳碧虛註名器不可假人大寶惡敢輕受
許由貴身賤物不以天下為利人人不利
天下天下自治矣故不事王侯高高其事
志可則也夫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不知人
則無以通利害而處人間不自知則無以

知天命而冥自然此堯之所以知由而由
之所以自知也

王旦論云天出於無為人出於有為無為
者以有為為累有為者以無為為宗方其
有為也堯為天子富有天下不為有餘及
其無為也由為匹夫隱於箕山不為不足
以由喻天之所為日月時雨是也以堯喻
人之所為燭火浸灌是也夫堯以由能治
天下而不敢尸由以堯能治天下而不肯
代然則天下將誰治之曰治於堯則有為
而無為者也治於由則無為而有為者也
蓋道之在聖人出則堯也隱則由也庸何
擇乎

虛齋趙以夫註堯與許由非二人也觀者
當於言外求之天運篇中堯舜問答即此
意

褚氏管見云伏讀堯讓章淳古揖遜之
風儼然在目有以見聖人尊道貴德後
已先人真以治身土直以治天下之意
彼戰爭攘奪於尺寸土地之間何後世

之渙溥耶堯以懋灌比功其謙虛至矣
豈以黃屋爲心哉由以鷦鷯喻量其素
分足矣豈使倖富貴者哉爲有神堯在
位斯有許由在野氣類感召理有由然
堯之憂天下也深謂四海雖已治非由
莫能繼由之待天下以忘謂四海既已
治吾將曷與哉非大任而不疑無以見
堯之真知卓絕非高視而不受無以見
由之抱道精純蓋聖人不以出處分重
輕而以義理爲去就此有係乎道之存
舒時之當否耳夫堯之知由也審故不
俟歷試而舉以代已使由愔然受禪不
失手端拱巖廊之尊使堯儵然得謝則
可以韜光太古之上聖人顯晦在道若
合符節豈世俗得以窺其蘊哉且由之
於堯以分則民以道則師其啓沃之微
心傳之妙由之所以資堯者至矣雖愛
之天下亦未爲過而由也誠何以天下
爲至若名者實之賓一語足爲萬世法
即此語而推非惟醒邯鄲之夢息觸

之爭抑使後人想像箕山潁水之趣而
風樹一瓢猶以爲累也終以尸祝不越
祖而代庖言堯之至德明於知人由之
隱德明於處己各安所安各足其足而
天下無事矣夫尸祝之於庖人雖尊卑
勞逸勢若不侔然均於以誠接神臨事
尚敬有可代之理古人猶不爲之季世
薄俗乃有叛倫背理而妄希代者幸是
經不泯足以明進退之節量授受之分
而絕天下姦倖之心吁南華老仙亦聖
矣知世道交喪之後有人與人相食者
故具述先聖揖遜之迹觀由述而求其
心是亦虛扁投藥於未病之義誠有以
密輔世教而人罕知者敬衍其所以言
之意而表出之

肩吾闕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
往而不返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
有運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
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

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
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
以與乎文章之觀瞽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
唯形骸有觀言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
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
世斷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
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
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秕糠將猶陶鑄堯舜者
也孰肯以物爲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
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
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官
然喪其天下焉

郭象註神人即所謂聖人也雖處廟廊之
上無異山林之中今言王德之人而寄之
此山將明世所無由識故乃託之絕垠之
外推之視聽之表耳

呂惠卿註藐姑射山唯有道者能登之神
人即人心之所同有唯窮神者能見之藐
姑射姑且也射厭也言登此山者視天
下事舉無足爲故藐且射之非神人孰能

與於此

林疑獨註此一節皆至理聖人所秘而不言者蓋道至於此不可以言言故引接輿之言以明神聖之道而寓意於姑射貌言其遠非必有是山也猶列子云五山之類神人者聖而不可知又惡可以言盡哉陳詳道註藐姑射山以喻道也神人無體即道為體神人無用即道為用則神人之所居者道而已矣

陳碧虛註神人者寓言體道聖君淡泊無為與化升降言無治跡故有為者笑之以為狂而不信也

吳儕註藐姑射山此託辭於寰海之外以妙神人之妙處而非世俗所知也

王雱註藐姑射山在北海中以喻歸報復命之意

西蜀無隱范講師云山以喻身藐射言其幽眇神人即身中至靈者人能求諸幽眇之中而得吾身之至靈則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御龍遊於四海非過論也或者

求之於外不亦遠乎

褚氏管見云姑射神人章非食煙火語不因親接聖訓何由下教人間寓道真切莫要乎此而言微旨與初學難經詳前諸解呂林二公得其端緒後有無隱講師盡畧衍義直指玄微發先聖不言之秘開學人固有之天恨不手擎蓬生俱登姑射同為逍遙之遊其用心可謂普矣伯秀幸聆慈誨不敢已私敬附諸解之末以弘法施併推廣餘意詳釋下文云肌膚若冰雪體抱純素塵莫能汙也綽約若處子守柔自全害莫能及也不食五穀吸風飲露則絕除世俗納天地之清冷乘雲御龍遊乎四海則凌厲太空同元氣之冥漠所謂不行而至與造物遊者也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則養神之極者非唯自全而已又足以贊天地之化育輔萬物之自然此言推已以及物之效所以合神不測契道無方也歟或者為名相所移求是山

於絕垠之外則所謂神人者益遠矣竊謂經中窮神極化之妙備見此章而聞者以為狂而不信豈止一肩吾而已哉按此與列子黃帝篇第二章文小異而義實同南華託之於接輿又所以神其迹也餘文平易可通不復贅釋獨猶時女也一句有二說郭成諸解並云猶及時之女自然為物所求但智之聲響者謂無此理虛齋趙氏以時訓是女音汝尚書時女功義同連叔謂有吾神人似是汝也列子所謂生生形形者虛齋口義同趙音訓又塵垢粃糠陶鑄堯舜之語若輕堯舜然及考經旨所歸實尊之至也謂世人所稱堯舜推尊之為聖人者徒名其塵垢粃糠耳堯舜之實惡可得而名言耶堯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四子說亦不同按陸德明音義載司馬舊註謂王倪瞽瞍被衣許由也郭象註四子者寄言以明堯之一不於堯耳夫堯實矣其迹則堯也自迹觀冥內外

異域世徒見堯之為堯豈識其真哉故將求四子於海外而據堯之所見因謂與物同波者失其所以適遠也成法師疏四子四德也一本二迹三非本非迹四非非本迹也言堯反照心源洞見道境超茲四句故云往見四子呂惠卿註堯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是見神人也神人即吾心見吾心則無我無我則雖有天下亦何以天下為哉又解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瞽瞍瞽瞍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四子皆能窮神而堯因之以入是往見之也林疑獨註堯資治天下之功業往見許由瞽瞍王倪被衣而不為四子所售猶宋人資章甫而適越也陳詳道註四子者不以天下與物為事者也連叔以大浸不溺大旱不焦歸之神人王倪以澤焚不熱河涇不寒歸之至人河伯以寒暑不害禽獸不賊歸之德人仲尼以經太山而不介入歸泉而不濡歸之真人此四人

宵心與元氣合體與陰陽冥堯得四子之道故云往見之也陳善虛註夫西天下者無等說之近名然歸之愈衆而愈之愈冥故外其身而身存獲其身而身先此天下樂推而不厭者也吳儂註自迹觀堯則內外異境治天下平海內者見其迹而已若乃堯之為心豁然四達遠在遙絕一方不足以係之也虛齋題以夫註堯往見四子豈真有人之可見哉亦反而求之耳能知許由即堯者可○以語此本篇主意在肩吾連叔問答能通此則首尾之意皆貫矣林氏虛齋古義云四子既無名或以為許由瞽瞍王倪被衣或云一本二迹三非本非迹四非非本迹如此推尋轉見迂誕不知此正莊子滑稽處如今人所謂斷頭語正要學者於此揣摩蓋謂世人局於所見不自知其迷途有大見識方能照破也西蜀無隱范講師云四子喻四大藐射言其幽眇謂堯雖治天下平海內迹若

有為而心不離道能反觀四大於幽眇之中故累盡而道遠也褚氏管見云已上諸解四子之論不齊或大意混成而於數不合或稽數合符而考義差遠求之近解中虛齋實為理勝范講義數該皆可服膺者也按此所謂四子乃寓言以明道而道之為物恍惚窅冥難以形數定在學者用志不分親有所見始究端的非語言能盡今據經意擬為之說堯之師曰許由由之道蓋出於瞽瞍王倪被衣則四子之道一而已矣堯能忘形以求道是為往見之藐姑射山即前反觀身中幽眇之喻此道古今無殊君民問問君得此道即今之帝堯民得此道即今之許由也汾水堯所都不離當處而得見四子言道不在乎遠求賢然喪其天下棄如弊屣之謂也又因研味祖經密有所契敬以有象有物有精有信參解四子義若膽合既見四子則至貴在我萬衆之尊四海之富有不足

顧者矣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呿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泝統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泝泝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教者，東西跳果，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

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遥乎寢卧其下，不夫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郭象註其樂能令手不拘拆，故常漂絮於水中，遂非直達者也。蓋言物各有宜，苟得其宜，安往而不適？夫小大之物，若失其極，則利害之理，均用得其所以，則物皆逍遙也。呂惠卿註：惠子拘於形器，謂莊子之言大，而無用，故以大瓠況之，自其種而樹之，成明我於其言，始終察之也。而實五石至不能自舉，則求之於形器，而累於有身者也。剖之以爲瓢，瓠落無所容，則用之而域於宇宙，不能出者也。夫用大物，必於大處，今惠子累於有身，是以疑而有問。故莊子答以拙於用大，遂引不龜手之藥爲喻，道之爲言一也，不善用之不足以周四體，則世世泝泝統，不過數金之謂也。善用之，非持周吾身而已。雖天下淪溺，猶將拯之，則用之水戰，裂地而封之，謂也。夫注焉不滿酌

焉，不竭此亦人之江湖也。今子有大器，不能浮之於大處，而患其無所容，則謂之有蓬之心也。宜矣。惠子未悟，又以大樗爲問。夫物以有用爲用，用之小以無用爲用，用之大，狸狌跳梁死於網罟，不能無爲，而以知巧殺身之譬也。斄牛至大，不能執鼠，逍遙無爲，全其形生之譬也。聖人之於道體，之以深根固蒂，則其爲樹也大矣。欲樹之者，莫若反求吾心心之爲物，莫知其鄉，得其莫知之處而安之，是樹之於無何有之鄉也。充之而彌廣，六虛靜之而萬物莫撓，逍遙其側，寢卧其下，未始須臾離也。則所謂大而無用者，安所困苦？而子患之乎？蓋惠子雖至聰明，未能剖心去知，以至於未始有物，則於道不能無疑。故莊子於無用無情之說，而致其辭焉。後之疑者，可思而得之矣。

林疑獨註：魏王貽我大瓠之種，喻天遺我虛中之性，樹之成，喻受而全之。實五石，喻充以五常，以盛水漿，清淨可爲萬物鑑也。

其堅不能自舉五常在身不亦重乎則以爲歟則分而爲二軀落無所容以爲無用而捨棄之喻性散而不能全亦莫不塗然在耳遂自以爲不可復而弗悟其爲情所奪也今子不能全大軀之用猶人不能盡其性也故引宋人不龜手之藥以明所用之異人有虛中之性當充以逍遙任其無爲猶因大軀之形處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反憂其無所容耶未盡性則不直達故云有達之心惠子復以大樽爲悶擁腫卷曲衆所同去以譏莊子之言大而無用達引狸狌繫牛以答之雖小大有異敏鈍亦殊而長於用者不免有所困苦是以聖人全其命之根本而體道以爲用樽者深其根而枝葉榮命者固其本而萬事理易曰貞者事之幹此又幹之所以爲本也何有言其虛無廣莫言其寬大今子有大樹亦猶人之有正命也何不真之於虛無廣莫之地任其道遙無爲不天不害此神人所以爲大祥也

陳詳道註物有所宜事有所適惠不善用之而已不龜手之藥一也宋人用之其利小吳人用之其利大弱七國之術一也尾錯用之則禍興主父偃用之則亂息大軀之用豈異是哉軀之爲物中虛而善容外圓而善浮冥之於地則失浮之性而其堅不能舉削以爲歟則毀圓之體而軀落無所容若夫處以爲樽浮於江湖則不勞而自舉無適而不宜矣凡天下之物小者爲用易大者爲用難而人之情用小者常工用大者或拙於其難而處之以工非因性任理去達心之累者孰與於此惠子又以莊子之言大而無用況之大樽是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莊子答以狸狌小而有用不免於禍繫牛大而無用物莫之害是有用之用不若無用之用也大樽無用矣又樹之無用之地則樹之者得以彷徨逍遙而爲樹者得免斧斤之患與轉徙於利害之塗而招擊於世俗者豈可同日而語哉

陳若虛註物有不適世用者或便捨棄之是未明無用之用也故物無小大精粗在人善用雖又寓言大樽再釋無用狸狌以輕脫中機繫牛以無技全質才能之達禍患鈍之全身久矣夫前論鵬鷖以有情適造責其飛翔自適結以軀擣以無情逍遙要在不天不捨達茲趣者何往而非善遊哉王雱註大同疑獨而節其文趙虛齋註惠子以大軀大木爲無用而發問莊子以不龜手與繫牛答之以明無用之用也林氏膚齋口義云樽浮水壺繫腰可渡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謂此莊子既以不龜手之事喻其不知所用乃曰有此大軀何不思爲浮江之湖蓬心茅塞其心也惠子又以大樽擁腫譏莊子之言答以狸狌小而桀讓卒中機網繫牛大而無技亦可全生謂物有大小所適不同不可以大者皆爲無用也無何廣莫言造化自然至道之中自有可樂之地雖無用於世而禍害亦可

幸免矣

褚氏管見云造化生物盈天地間有用無用係一時之逢林不林又其次焉故或用於昔而棄於今或棄於今而用於後此出於人爲非物所能必也觀夫芻狗之陳朱陳臝腹之散未散可見矣況魏王之狐異於凡種見者張皇驚駭之不暇又惡知所以爲用哉宜惠子怪而有問也莊子知其拙於用大遂以不龜手之事喻之物本一也而其貴賤或相什伯或相千萬者在人善用不善用之間耳人多工於用小世亦甘於就小則所成可知矣世多拙於用大人或安於守大則所蘊可知矣夫五石之瓠樹之成也豈一朝之功今則非唯不能成其大用而又掇擊暴殄之何斯瓠之不幸邪凡出類之物亦造化間氣所鍾其無用也意或有待既大而不可割爲室家之用當思全而爲江湖之用濟深利涉與舟楫同功則大瓠之無用適爲妙用

矣以惠子之多方而不知出此蓬塞其心也夫惠子又以大樗擁腫不中規矩識莊子之大言無用對以狸狌黠慧死於機辟釐牛無技幸全其生得失果何如哉今子有大樹不能樹之於無用之地以全逍遙之樂而乃反憂匠者之不顧此南華所深惜故因其問而救正之使脫形器之桎梏保性命於虛玄超有爲而入無爲以不用而成大用庶乎逍遙遊之本旨也

逍遙遊篇數敘宏博引喻高遠辭源浩渺意趣卓絕使讀之者若御冷風而登汗漫忘世累而極天遊真所謂起衆義徹重關解粘縛之洪規通玄究微之捷徑也伯秀不撥荒蕪舉陳管見復於篇末爲之統論云循至理者以道通乎萬事全正性者與物同乎一天理性得而不道遠者未之有也夫赤子之心本無知識識隨形長物接乎前得失存懷冰炭交作舍彼役此無休歇期儻非燭

理洞明道義戰勝雖居至貴至富亦有所不免焉故學道之要先須求聖賢樂處切身體究方爲得力易云樂天知命顏氏筆瓢自樂孟子養浩而充塞天地原憲行歌而聲出金石此皆超外物之累全自己之天出處動靜無適非樂斯可以論逍遙遊矣北冥之鯢化而爲鵬搏風擊水徙於南冥蓋謂學者見聞狹陋趨向細微罔知性海之淵澄併與命珠而淪失遂舉此大物生於大處以明己之所自來涵養既久體神合變出陰入陽其用莫測俾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悟外物之可輕已天之當重將見培風絕雲與化無極何世界之能及哉故必至於乘天地御六氣以遊無窮然後爲逍遙極致所謂至神聖者亦混融俱化而已功名皆外物矣堯讓許由章所以證成前義啓廉遜之風警省後人絕羨外之慕禪益治道爲多及肩吾聞言於接輿發揮神

人之秘以喻身中至靈務操存涵養以致之初不在乎遠求也塵垢執糠陶鑄堯舜言神人之德與天同運推其緒餘猶足以成唐虞之治而其真則非世人所知也堯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中存妙理難以臆度必須親造姑射四子當不言而喻學者勉之是篇首論鯢鵬蜩鳩靈椿朝菌知年小大皆窮理之談末舉大樛以虛中自全大樛以深根自固喻盡性以至於命學道之大成而入于神者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何往而非逍遙遊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

建一

五十四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

建二

武林進士 稽 秀 舉

齊物論第一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號而獨不聞之琴琴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行者激者鳴者叱者吸者叫者譁者宐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嗚吟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為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此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郭象註同天人忘彼我故嗒然解體若失

其配槁木死灰言其寂寞無情止若枯木行若遺塵動止之容吾所不能一也其於無心自爾吾所不能二也夫我既喪矣何物足識哉簫籟參差宮商異律故有短長高下萬殊之聲而所稟之度一也咸其自取天地之籟見矣大塊噫氣豈有物哉天地塊然而自噫耳萬竅之怒號衆木之異竅衆竅之殊聲莫不稱其所受調調刁刁風欲止而微動貌已上既明人籟地籟子游遂問天籟子綦曰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此天籟也天籟者豈復別有物哉即人籟地籟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天耳夫生者塊然而自生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自己已然謂之天然豈蒼蒼之謂哉

呂惠卿註人之所以有其形心者以其有我而已苟為無我則如死灰槁木不足異也子游不知我之所自起為形心所役而不得息不知何居而可使至此也然於嗒然之間知今昔隱几之不同則其觀之亦

察矣蓋昔之隱几應物時也今之隱几遺物時也苟知我之所自起則存與喪未始不在我也比竹之爲物人皆聞之知其空虛無有也我之所以爲我者亦然萬竅怒號何異有我而役其心形之時邪衆竅爲虛何異喪我而若槁木死灰之時邪曰而獨不聞獨不見者言地籟之作止汝之所嘗聞見而心之起滅汝之所未嘗聞見也以其所嘗聞見而究其所未嘗聞見則天籟可知矣

林疑獨註風出空虛尋求無迹起於靜而復於靜生於無而歸於無惟竅之所受不同在人之所聞亦異比於萬物稟受亦然衆竅爲風所鳴萬形爲化所役風不能鳴則萬竅虛化不能役則萬物息若夫無聲無竅者非風所能入列子所謂疑獨是也王雱註大同林說

陳詳道註人籟出於使然天籟則有自然者存而尸之者誰邪咸其自取怒而已夫日晷有常度憂喜者視之有長短之異月

行有常邇往來者視之則東西俱馳風之吹萬不同而咸其自取豈異是哉此所以爲天籟也風以虛而善入竅以虛而善容籟者出於虛而已即虛以觀物物無不齊即實以觀物物無不異也

陳碧虛註天地之有風猶人身之有元氣是爲無作猶人坐忘時也萬竅怒號猶人應用時也惟其竅穴有異所以聲籟萬殊蓋亦出於自然耳詳夫三籟之自然理歸坐忘之冥極者也

趙虛齋註聲出衆竅誰實怒之蓋有聲者存乎其中不可得而聞見此地籟中之天籟也人籟亦猶是而非比竹所能盡故後章喻以知言夢覺喜怒哀樂日夜相代不知所萌萌者生之始旦暮得此所由以生即籟之天也所謂真宰真君亦此意

林氏虛齋口義云莊子之文如此一段妙中之妙者古言詩爲有聲畫謂其能寫難狀之景也未嘗見畫得聲出來自激者至咬者八字八聲于喁又是其相和之聲也

天地間無形無影之風可聞不可見之聲却就筆端寫出此所以爲妙

褚氏管見云竊考上文形固可使如槁木正言之也心固可使如死灰乎反問之也子綦曰今者吾喪我知其爲吾則心不應如死灰是有真我存滅動不滅照之義子游請問其方答以大塊噫氣持謹以地籟而已洎再請子綦乃曰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至此始泄天籟真機惜乎子游知形可搞心不可灰之爲真我而弗悟此即籟之天也心爲天君籟即吾心之用凡所以致知格物酬機應變形諸言動者皆是不必見於聲而後爲籟也君可端拱無爲不可一日失位心可寂靜無思不可一時泯滅心雖無聲而有聲聲者存乎其中如鍾鼓在懸不待扣而後知昧者泥夫形相之起滅是以聲聞有間斷耳人籟地籟有動有寂天籟自然超乎動寂而有真宰真君實聲聲聞聞之主後文言非吹也

言者有言是矣百姓日用不知與接為構滑神榮精而病物之不齊是猶抱薪而止火也學者僅能反而求之得其歸趣則內接諸身外觀諸物始終各契於本源小大皆均於一致安有不齊者哉

緒考大塊之義郭氏謂無物成法師云造物是也亦自然之稱又云天也按本經大塊載我以形列子云地積塊耳釋之以地義或近之詳此所謂大塊似指天地之間噫氣即道德經所謂其猶橐籥乎是也闢闔之機陰陽之本一元之氣運化於斯所以鼓舞萬物動蕩振發而使之敷舒長茂焉大而飛屋拔木摧山立海此奮發之暴戾者及其機停頓息寂然歸無則向之鼓舞者安在真人以此喻心之起滅實為至論而所以起滅者在人精思而善求之

大知闢闔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構日以心間緩者害者害者小恐惴惴大恐緩緩其發若

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之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勝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處歎變態姚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莫知其所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賤而存焉吾誰與為親汝皆悅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適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蕭然疲役而不知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矣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

郭象註夫知言寤覺之不同交接恐怖之異態以至衰殺日消溺而遽往性情事變

日夜相代若有真宰而不得其朕迹明物皆自然無使物然也今夫行者信已可行情當其物形不別見則百骸九竅付之自然而莫不皆存悅之則有所私上下相冒而莫為臣妾矣夫君臣之分若天高地卑措於自當真君則任其自爾而非偽也凡得真性用其自為者知與不知皆自若然知者守知以待終愚者抱愚以至死逆順相交各信偏見恣其所行莫能自反此比衆人所悲者亦可悲矣而人未嘗以此為悲性故然也物各性然又何足悲哉然則終身役役蕭然疲困雖生而實與死同比又哀之大而人未嘗以為哀則凡所哀者不足哀也

呂惠卿註闢闔間間明量小大之不同也寐覺接構有緩害害之不同也好惡藏於中而物觸之則其發若機括名節臨於外而物引之則其留如詛盟是其趣之向背不同也殺如秋冬至莫使復陽則欲之淺深不同也喜怒哀樂至姚佚啓態則其情

狀發見之不同凡此皆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已也如樂之出虛蒸之成菌日夜相代莫知所萌乃天籟無爲之爲也夫器之小大趣欲向背淺深之不同不乃似畏佳窳穴之異形乎閑閑綏綏喜哀樂情狀之不同不乃似怒號于喁之異聲乎樂之出虛蒸之成菌求其所萌而不可得不乃似風濟窳虛調調刀刀而不知所歸乎由此觀之則我之爲我者安在形安有不如槁木心安有不如死灰者乎夫天籟之難知真君之難見唯嗒然喪我以心契之斯可得且暮得此所以生是知其莫知所萌而以心契之者也不得其朕不見其形則不得其所爲使而遍索於形骸之內知其未嘗有在也人之一身無不愛則百骸九竅吾誰與親無所獨親則皆爲臣妾莫有君之者臣妾不足以相治則迺相爲君臣非真君也於形骸之內求其所爲使者不可得則有真君存焉可知矣人莫不有真君不爲求得其情而加益不得其情而加

損何則彼非無心之所得近非有心之所得遠故也林疑獨註以至約之心闢至多之物終亦疲潰而後已緩者蔽之淺害者蔽之深密則允深者也機括言其發不可追詛盟言其守不可奪遂於是非係於守勝其精氣之殺如秋冬搖落其沈溺利欲不能使復之於善也自上文炎炎閑閑至姚佚啓態皆論不能見獨者爲陰陽所役有此情態萬殊樂出虛則聲出於無聲蒸成菌則形生於無形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所生之始且暮得此以生而不知所以然也非真宰則我不生非我則真宰之名無所取真君出命而無爲宰則承君之命而有所宰制其爲物也不屬陰陽內外可以神會不可象求性命之至情待真宰而後行而真宰之形不可見也夫人之百骸九竅宜任其自然苟不能忘而愛之則有私親於其間所悅者爲君不悅者爲臣臣妾不足與相治必有真君以治之真君者無爲而

居中虛之地百體九竅皆爲役用而不自知也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老子云絕學無憂言求無益於得也夫物在造化中其變無極而真君固不亡世人偶得爲人遂至於有我而不知有不亡者與物相刃相靡爾然疲役形與心化則亦已矣可不哀乎陳詳道註夫以知言應於外闔恐攻於內則其發有是非之累其留有守勝之蔽消殺其德而至於不可復厭塞其心而至於不復陽則喜怒哀樂唯物之感而已豈知所謂逍遙哉樂出於虛蒸而成菌陰陽之變日夜相代乎無窮之中即形聲而觀所以形聲者遠矣而莫知其所萌即彼我而觀則亦近矣而莫知所爲使故若有真宰而不得其朕真宰道之用也夫目視耳聽手執足行吾皆存之而已又孰親私之哉臣妾者事人而不足以相使迺相爲君臣則不能無爲有真君存焉則未嘗有爲當視之時目爲君而使然者有事目存焉當

行之時足爲君而使然者有事足存焉凡此皆人之固有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夫操有時之矣託無窮之間則形奚足有彼生生之厚者有之而不亡與物轉徙於是非之塗至於形化而心與之然此哀之大者所謂哀莫大於心死是也

趙虛齋註知言寐覺接閤客宴酬酢萬變猶風作顙鳴吹萬不同也發者方動之初有機焉留者既動之後有守焉豐者殺長者消已之漸也入而不出閉而不開至於涸竭歸盡已之終也厲風濟則東竅爲虛此所謂使其自已也喜怒至啓態十二者發乎情見乎聲音顏色是孰使之然邪樂由虛出菌由蒸成所以明十二者之成其自取也情與物接起伏相因不知其所生之始凡有生於無無之中有主宰存焉旦暮得此所以生即籲之天也非彼無我中庸謂不誠無物然非物無以見誠故曰非我無所取此言幾於道矣不知誰實使之若有真宰存於中而無端之可尋信者

率性而行情者性之已發性則無形之可見也人之一身百骸九竅不能相統吾誰與觀其有私焉言其中必有真君然後能統之仁者見之謂之仁求得其情也百性日用而不知不得其情也得與不得其真無所加損一受此以成形形有盡而性不亡世之人顛冥於是非利害而不知止甘與草木俱腐是可哀已腐齋口義云大知之人從容自得小知之人計星算兩大言炎炎有光輝也莊子之意伊周孔孟皆在此一句內小言詹詹瞻前顧後百家之說市井之談皆在此一句內竟交則神集於心形開則四體皆動此兩句自帝王至庶人皆在內言人夜則安寢平旦遇合之間便有應接役心如戰閤然即孟子所謂旦晝之所爲有捨亡之者是也緩者緩緩不切害者語存機密者深思一線不露此言世之應物用心者皆憂苦畏懼不得自在所謂小人長戚戚是也孔子謂小人戚戚莊子之意則謂堯舜周孔皆爲戚戚矣

議論主於是非如射之謀中的好勝之心自守不化若與人有詛盟然用心憂勞日消月鑠意有所溺一往無回此等人身雖暫生而心已不可復活也已上形容世俗之用心喜怒哀等十二字又形容其狀貌變態如樂之出虛氣之蒸菌皆造物使之是爲吹萬不同也日夜相代言造物往來而莫見所起之處旦暮之間不過得此而生此指造物非造物則我不能生造物所爲必因人而見如此論之若近而可觀而所以見使於造物者人實不知之真宰即造物若有者不敢以爲實有也不得其昧即是莫知其所萌造物之所行信乎有之但不見其形故莫知所爲使有情言有實即已信也自日夜相代以下言造物之所爲雖在面前而人不可見欲人於此着意點檢也百骸九竅六藏人皆備此吾何所獨親而私喜乎如頭痒手搔則手爲頭之役目望足行則足爲目之役役者臣妾也不足以相治手足耳目鼻口互相爲用以受

役者爲臣役之者爲君百體之君臣既不可定名則心者一身之主宜以爲君心又不能自主而主之者造物則造物爲真君矣如此尋求欲見到實處然見得與見不得所謂真君者初何加損乎人受形造物相守不亡待此形歸盡而後已而不能委順乃爲外物所汨盡其一生如駒過隙爾然疲役可不哀邪其形化者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形衰而心亦疲是其心與之然也可不謂大哀乎重歎其不可復救也

已上集解詳明茲不復贅其間慮歎變態姚佚啓態八字真人矢口成文他書無所見諸論多不及獨成法師疏云慮則預度未來歎則咨嗟既往變則改易舊事熱則屈伏不伸據慮歎疏釋誠善而變態之義尙欠發明今擬解云變則輕躁而務作爲熱則畏懼而不敢動庶盡經意云又疏姚則輕浮佚則奢縱啓則開張情欲態則嬌淫妖冶似亦未稱上文今擬解云姚則悅美以自肥佚則

縱樂而忘反啓則情開而受物態則驕矜而長傲言人之徇物忘已者一體之中有此異狀計得慮失焦火凝冰是以形化心俱日消而近死也然此豈性所有哉由厭溺物欲情識顛倒忘其所不忘不忘其所忘譬夫樂之出虛蒸而成菌幻塵泡影修起修滅何足以介浩然之懷當知有湛然寂然者亘古常存而此擾擾特其變境塵緣偶遇識破即空反究我之與物原於本無暫寄世間姑酬宿業思所以解胎根於厚地襲氣母於先天不將不迎常清常靜則雖身處冥塗神超聖境何世界之能及哉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且有言邪其未嘗有言

邪其以爲異於較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可方不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郭象註今夫知者不知所以知而自知生者不知所以生而自生故曰天下莫不芒也人心之足以制一身之用者謂之成心自師其成心則各自有師付之自當以成代不成非知也心自得耳故愚者亦師其成心未有用其所謂短而舍其所謂長者

未成心而有是非猶今日適越而云昔至明夫是非者羣品所不能無故至人兩順之理無是非而惑者以為有此以無有為有惑心已成雖聖人不能解也言者各有所說故異於吹我是彼非以為有言邪未足有所定以為無言邪據此以有言言與穀音有辯無辯亦未可定是天下之情不必同而所言不能異也夫道焉不在言何所隱蔽而有真偽是非不知此道之皆存皆可也小成榮華自隱於道而道不可隱則真偽是非者行於榮華而止於實當見於小成而滅於大全也儒墨更相是非各私所見今欲是儒墨之所非非儒墨之所是不若以儒墨反覆相明則知其是者非是所非者非非然物皆自是故無非是物皆相彼故無非彼無彼無是所以玄同物皆不知彼之所見而自知其所知自以為是則彼以為非譬之生者方自以生為生而死者方自謂生為死不可也亦然故儒墨之辯吾所不能同至於各冥其分

吾所不能異因天下之是非而是非無不當也是亦彼也則我為彼所彼彼亦是也則彼自以為是彼是有無未果定也是非相尋反覆無窮謂之環環中空者也今以是非為環而得其中空則無是非非故能應乎是非是非無窮故應亦無窮也
呂惠卿註我與物敵形與心化而不自知芒昧之甚者至人之心其靜如鑑非有待而然得其成心而已我不得其成心所以獨芒彼至人者固不芒也人誠能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無師乎美必知代其故習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不芒而可師者不知求之耳成心吾所受於天而無虧者故足以明真是非苟為物所虧則所謂是非者未定也是非本無而以為有雖禹之神猶不能為之方吾將奈何哉言非吹也言者有言是為物之所吹非吹物而使之者故所言未定則有言之與未嘗有言其異於穀音不可得而辯也道無不在則言莫非道道惡乎隱而有真偽物無非道

則言亦道也言惡乎隱而有是非知道無不在則何往而不存知言莫非道則何存而不可然有不存不可者以道隱於小成而不知大全言隱於榮華而不知本實由是有儒墨之是非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以是則莫若以明明者復命知常之驗也今儒墨之是非不離乎智識而未嘗以明故不足為是非之正若釋知回光以明觀之則物所謂彼是者果無定體無定體則無非彼無非是矣自彼則不見故以彼為彼自知則知之故以己為是在彼之論亦然則是本無定體也而世以為有彼是猶方生者以生為生而方死者以死為生是以無有為有也自道觀之物之方生也求其所以生自何來其方死也求其所以死自何去知死生之一體則方生乃所以為方死方死乃所以為方生不可也亦然此皆吾心之所造盡心窮神復乎無我則其體未嘗有異也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更相為用而已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則以明

之謂也

林疑獨註人生芒昧之中非無不芒之真性也。爲物所蔽而不自知耳。聖人則不由是非之塗。忘懷息慮。照之于天然。吾之所照。特因世有是非者耳。故曰亦因是也。以此爲是。亦爲彼所彼以彼爲非。彼亦自以爲是。彼之與此。各有一是一非。莊子欲明其無彼是。而不定其所以然。故託以果且有無之語。既忘彼是。又忘其所以彼是。彼是不得與我爲偶。此謂道樞樞者。運轉開闔之機。環者虛而未離乎形。樞之體圓而動妙有也。環之體圓而靜真空也。妙有真空相資爲用。所以應無窮也。非天下之至明孰能與於此。

陳詳道註人心固清明於水火與物相馳與形俱化。而至於芒乎無知者。無明覆之耳。蓋芒者。人也不芒者。天也。善養心者。不以人滅天。存其不芒者而已。人之生也。天與之成。形道與之成。心隨其成。心而師之。則冥與道契。冥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

代者陰陽之變。知代而心自取。道則知者也。人皆有成心。可師。奚必知者爲然。未成心而有是非。是以無爲有榮華。其言雖有神禹。且不能知。況非神禹乎。夫人之心以道尊之。則君以道求之。則師有是非之心。而師之則是是非非。而全於知有是非之心。而役之則是非非。是而歸於愚古之人。始乎師心。而卒乎忘心。師心則是非所以彰。忘心則是非所以泯也。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吹出於自然。而無所停言。出於有辯。而無瑕謫。轂音不出於所倡。而猶有辯言。始於有言。而卒於無言。故有異於吹。辯始於有辯。而卒於無辯。故異於轂音。道惡乎往。而不存。則道固無隱矣。而隱於小成言。惡乎存。而不可則言。固無隱矣。而隱於榮華。小成則不冥於大道。而真偽所以生。榮華則不要於實際。而是非所以著。今欲是儒墨之所非。而歸於真是非。儒墨之所是。而歸於真非。聖人不由彼是。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樞所以運轉開闔。環則圓虛。

善應樞得環中。以爲運轉萬物得樞。以爲之應。所以付是非於兩行。而無窮也。陳碧虛註人之生也。皆以欲惡蕩。真是非滑性。芒昧而不明。至人超然生死。妙理昭明。豈有芒昧者乎。夫不師道法古。而自執已見。謂之成心。若隨成心。師之誰獨無師。人人自有師。則不須賢以代不肖也。若以成心自取。而爲有所得者。則愚人黨與亦衆矣。故道者同於道。失者同於失也。心未成而有是非。越未適而云先。至理本無。而強謂之有。因是有。而有有莫窮。雖至德神人亦不能知其所以吹。猶鳴也。故與言異。彼此持勝。故無定言。言者所以宣意。吹則無義。可取。若不以義取言。其與轂音何異。大道未嘗隱。而學者有真偽。至言未嘗晦。而語者有是非。道人無間。何適。不有言化羣品。何往。不通。大道廢。有仁義。小成之謂也。知慧出。有大偽。榮華之謂也。儒學周孔墨宗。夏禹儒之所是。墨之所非。墨之所是。儒又非之。今欲是儒者所非。而非墨者所是。莫

若反覆相明而彼此是非兩行矣。物情本無非彼因其對偶故也。本無非是因其自勝故也。自彼則不見如緩之成，儒不見彼翟之為墨，自知則知之翟之守墨出於自勝，緩以儒自是亦因有翟而已。彼此是非亦猶方生者貴，生方死者樂，死是以聖人照之於天，不由於人，亦不得謂無因是也。彼是各一是非而求其果，且有無歸於忘言之極，則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者中空轉而不滯，戶樞之用要在環中以應無窮。若乃道之樞則以理轉物，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無有能對道樞之妙者矣。虛齋註：芒即役役而不知所歸，則不芒矣。成心即子思所謂誠者自成也。此本然之性能盡其性，則無所不通，人皆有是心矣。必他求師邪代者，晝夜生死之理，人能師其成心，則此理自明矣。必求知如子路之問鬼神與死，是必欲知代也。故孔子答以事人知生，欲其自取於心耳。理未明而先有是非，以無有為有此妄人也。雖聖人亦

無如之何。言心聲吹風聲與比竹聲，穀音鳥子欲出卵之聲，三者不同而有聲聲者存乎其中，則未嘗有異言者。有言謂欲言未言之間，故未定果有言邪，則其言未出未嘗有言邪，則其言將出於此之時，不可得而辯。猶穀音也，道無不存而有真偽之辯，言無不可而有是非之分。儒墨互相是非，非明莫辯也。物無非彼物無非是，是天也。彼人也，自人而求之不可得而見，自知則知之，知性則知天矣。彼出於是有形生於無形，也是亦因彼無形依於有形也。彼是方生之說，有無動靜相生也。世人昏迷於是非之塗，莫之能辯。聖人灼見是非之理，要亦不過因其是者是之而已。彼是相因有無相生，皆不能以相異，莫得其偶者，離彼是有無而獨立，此乃道之樞要。樞者處中而運外，酬酢萬變如環無端，惟知者知之。虛齋曰：義云芒芒然無見識，觀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天理未嘗不明，以人欲昏蔽故

至於芒昧知道之人，豈如是乎？成心者天理渾然而無不備，若能以此為師，誰獨無之？知代古賢者之稱代，謂變化言其知變化之理，自取言其有所見。若未能見此渾然之理而強別是非，猶今日適越而背至本無所見，強以為有，雖聖人亦不能曉悟也。吹萬不同，皆聲而已。聲成文謂之言，則非吹比言者，有言各宣其意，此四字便是是非之論。所由生其所言者，出於汝邪，出於造物邪？故云未定。穀音未有所知，亦由是也。道本無真偽，因何隱晦而有此真偽？言本無是非，因何隱晦而有此是非？道則小大精粗皆存，言則是是非非皆可。小成謂小識，偏見榮華者自誇調而求名，偏見之言勝則至言隱矣。自此而有儒墨相非之論。若欲一定是非，須燭以自然天理。物我對立而後有是非，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亦猶生必有死，死必有生，二者不可相離。不若因其所是而是之，聖人所以不任一偏之見而照之以天理，混彼我而一

之為得道之樞要始如環中之空而應物無窮是非各無窮亦照之以天理而已按諸解多以成心為善或以成心為否考之下文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則成心者是非分別之所自萌不可以善言之也愚嘗侍西蜀無隱范先生講席竊聆師誨云未成心則真性混融太虛同量成心則已離乎性有善有惡矣人處世間應酬之際有不免乎成心即當師而求之於未成之前則善惡不萌是非無朕何所不齊哉其論精富足以盡祛前惑再衍餘意輒陳管見云夫人之止念非難不續為難能自初成心即師而求之於未成心之前則念不續而性可復矣是故對物則心生忘物則性現心者性之用萬法之本原一身之主宰蓋不可蔑無若曰成心則流乎意矣心之為物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然方寸之所欲為未有不因物而生者心高也高主火火不能自形必有

所麗而後見心同太虛則無所麗矣且心麗物而為善猶不若無心無為況麗物而為惡乎闢尹子云來于我者如石大頃以性對之物浮浮然此遺物離人攝性歸性之要道也學者歸而求之有餘師矣知字舊音去聲或讀如字以下文愚者與有證之則音智為當與音預碧虛以黨與釋之獨異於衆知代之義諸解不同審詳經意知代而心自取者正指師心之人以知代用自取於道以為成心者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

二十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

建三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齊物論第二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是舉筵與楹厲與西施快愧情怪道通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狙公賦芋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

陳碧虛云指馬之喻自司馬彪向秀郭象

至有唐名士皆謂漆園寓言構意而成斯喻遂使解者指歸不同今閱公孫龍六論內白馬指物二論有白馬非馬而指非指之說乃知漆園述作有自來也

郭象註自是而非彼天下之常情以我指喻彼指則彼指於我指為非指覆以彼指喻我指則我指於彼復為非指矣彼我同於自是又同於相非此區區者各信其偏見耳聖人知天地一指萬物一馬故浩然大寧各當其分同於自得無復是非可於已者即謂之不可於已謂之不可道無不成物無不然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譬夫筵橫楹縱厲施西施好所謂齊者豈必齊形狀同規矩哉故恢恠憭怪道通為一夫物或此以為毀而彼以為成我所謂成彼謂之毀者皆生於自見而不見彼唯達者無滯於一方寄當於自用因而不作故也不知所以因而因謂之道道即一也達者之於一豈勞神哉若勞神明於為一與彼不一無異矣亦同衆狙因所好而自

是也是以聖人莫之偏任付之自均聽天下之是非兩行而已

呂惠卿註以指喻指之非指雖有名實小大之辨不出於同體局足為非指乎以馬喻馬之非馬雖有毛色駑良之辨不離於同類局足為非馬乎唯能不由是非而照之于天則出乎同體離乎同類然後足以定天下之真是非故天地雖大無異一指以其與我並生而同體也萬物雖衆無異一馬以其與我為一而同類也則物之不可其孰自哉道行之而成非無為而成也物謂之而然非本有而然也其所然所可乃不然不可之所自起而求其為之者不可得則知其本無有此物之所齊也胡為趨舍於其間哉小大美惡固常相反今以道通而一之則其分也乃所以成其成也乃所以毀而萬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唯達者知道為一故我則不用寄萬物之自用寄物則通通則無入而不自得通得而近道末可以為道以其猶知其然也知

是之無體而因之已而不知其然而後謂之道道所以通為一者以其小大美惡之所自起有在於是若不知其然勞神明而為之乃所以為不一也猶朝三暮四朝四暮三不離乎七而皆怒皆悅此羣狙所以見畜於公而公所以籠羣狙也亦因是而已

林疑獨註是非各執彼我異情以我指此他指則以我指為是他指為非今欲息是非之辯反以他指為主以比我指則他指為是我指為非矣以馬喻馬其義亦然反覆相喻則彼我既同於自是又同於相非是非同歸於道則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近取諸身則一指遠取諸物則一馬也夫無可無不可無然無不然者天下之至理也可道之道行之而成可物之物謂之而然已以為然而然之已以為不然而不然而皆不免於所係莫若任物之自然自可縱橫美惡復通為一則道無不成物無不然而其分也成也言道散為物其成也毀

也有始必有終夫道無成毀成毀者物之獨見分本以為器器成而本毀固在造化之間耳達者廢獨見而冥至理為是不用而寓諸庸蓋寄之常用則無往而不通無入而不自得斯為近道矣道本無通無得為物不通不得所以有通得之名因是而復歸於無則已矣既已而不知其然強名之曰道也夫神明在身宜任其自然今勞而求其為一失之遠矣何異狙公賦芋朝暮四三名實無虧喜怒為用世人不通至理者與衆狙同乎喜怒是以聖人和同手是非而休乎自然聽其兩行而歸乎一致也

陳詳道註近取諸身以明天地則天地一指也遠取諸物以明萬物則萬物一馬也蓋天地雖大不離乎有體萬物雖衆不離乎有用不離有體則於空中猶一指而已不離有用則於天下猶一馬而已若夫道則無體而體以之成無用而用以之備無在無不在無為無不為豈一指一馬之謂哉

陳碧虛註指者指斥是非也凡人之情皆以此為是指彼為非彼不知非又指此為未是因執此指為是而謂彼指為非若天下無有相指者則物自為物不為人強物指自為指不矜此妄指物不為人強物則忘物指不矜此妄指則非指矣且不指物之指元無彼此是非為指物之指強生彼此是為非指也馬固有形色捨色命名蓋言馬耳言馬則天下之馬一馬也白墨不與馬今求色命馬故曰白馬求白馬則黃黑之馬去矣是因求色而失其形求色失形則白馬非馬也若乃時之尚白則以白為是以馬為非斯則以非為是以是為非也夫懷是非之心而不能齊者指物有彼此忘彼此則雖天地之殊猶一指也分種類之多而不能一者形色有去取脫去取則雖萬物之繁猶一馬也自其同者視之可乎可也自其異者視之不可乎不可也非道行之則敗敗則孰謂之然凡順理則

然於然無物不然也逆理則不然於不然無物然也若諸理全當則無不然無不可而自然冥會也夫物狀萬態形類不同唯道通而一之譬工之造器計其成器孰慮其毀壞哉論成則無毀論毀則無成其於道也復通為一故達者因道樸之不為世用而寄諸自用是用之者假不用也知不用之用則有得於己適得而盡矣猶有迹存焉知道之深者心冥體會而已已而不知其然無因是之迹也若勞神明以為一則如狙公之役知以籠羣狙羣狙之以喜怒為用亦因是也王雱註舉指馬以喻非指非馬據此已有指有馬矣故必至於未始有物而後為得也天地異體萬物異用有體故雖大而均於有在有用故雖衆而均於有窮若無不該無不過者豈一指一馬之謂乎萬物之變固自有不可不然者但當冥夫至理不係於心而已道無不成物無不然則不可不然皆為至理合乎至理則物

之縱橫美惡皆爲一矣道又散而爲物終則有始也成毀者物之妄見冥於理則無成與毀道通爲一也雖然固不廢萬物之成毀但寄之常用而不自有耳故無往而不通通則得得則近矣若勞神明而爲一豈知其同哉故繼以祖公之喻朝暮雖異而茅無增減事變雖殊而心無得失任世情而不覈至理未有不同乎衆狙者聖人則和是非之有無而聽其兩行也趙虛齋註知指之外別有運動之者則知指之非指知馬之外別有驅馳之者則知馬之非馬指馬有形者也非指非馬無形者也以有形喻形之非形不若以無形喻形之非形也則知天地之運萬物之生皆別有主宰之者求之於天地萬物之外可也○不可不然縱橫美惡悵悵怪怪是非成毀復通爲一則無是非雖是亦不用也庸常也常者無用之用所以爲通通則得得則近於道矣因是已已則不特非者息是者亦息是非皆息而猶不知其然是

未嘗有真知而離形去知以爲坐忘非勞而何神即明也明即神也朝三暮四即朝四暮三○歲於是非先後而不知其同也祖公因衆狙之喜而從之亦因是也○虛齋口義云指手指也○以我指爲是指則以人指爲非指○彼非指之人又以我指爲非指物我對立是非不可得而定也○馬博塞審禮記投壺篇下馬有多寡博者之相是非亦然○緣有彼我故有是非若天職覆地職載亦豈可以彼我分乎此言物論之不可不齊也可者可之不可者不可之道行而成皆自然也○物謂而然說底便是亦何所然何所不然言物物分上本來有所然有所可既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橫直者各當其分美惡者各全其質皆通而一之歸諸造物也○凡物無毀則無成無成則無毀如伐木以作室室成而木毀知此理則去其是者不用而寓諸庸常以爲用隨用皆通通則得得則盡矣人有勞苦神明自爲一偏之說而不知理本同者謂之朝三○做此二

字以設喻與方生文法同名實未變喜怒隨之喻是非之名雖異而實理則同但能因是則世自無事而任是非之兩行也○褚氏管見云彼我異情是非互指東家之西即西家之東天地之先亦太極之後此亘古今而不齊者也○而真人舉非指非馬之喻可謂善齊物論矣以指喻指之非指常人之見也以非指喻指之非指至人之見也○非馬之義亦然世之至見少而常見多則天地一指萬物一馬之論又所以重增其惑也○諸解之曰所異者天下之情所同者天下之理一理可以通萬情則非指亦是也○萬情不能歸一理則是馬亦非也○蓋指馬涉乎形迹所以不免是非非指非馬則超乎形數言議之表故天地雖大而一指可明以其與我並生也○萬物雖多而一馬可喻以其與我爲一也○凡得其情而通其理則物雖萬殊融會在我事隔千里契之以心古之一羣情有大物者得諸

此太上云得一萬事畢此物之所齊論之所止而非言之極議也歟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技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郭象註人而知夫未始有物則外不察手宇宙內不覺其一身故曠然無累無所不應其次有物而未有封雖未都忘猶能忘

其彼此其次有封而未有是非雖未忘彼此猶能忘彼此之是非無是非道乃全道虧則情有所偏而愛有所成果且有無成與虧乎哉夫聲不可勝舉也故吹管操絃雖有繁手遺聲多矣而執簫鳴絃者欲以彰聲也彰聲而聲遠不彰聲而聲全故欲成而虧者昭文之鼓琴不成而無虧昭文不鼓琴也夫三子者皆欲辯非已所明而明之故知盡形勞技策假寤據梧而瞑賴其盛故能久不爾早困也三子自以殊於衆人欲使同己所好而彼竟不明故己之道術終於昧然文之子又終文之緒亦卒不成若三子而可謂成則我之不成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物與我無成也聖人各冥其所能曲成而不遺今三子欲以己之所好明彼不亦妄乎聖人無我者也滑疑之耀則圖而域之恢愜愜性則通而一之使羣異各安所安衆人不失所是則已不用而萬物之用用矣放蕩之變僣奇之異曲而從之用雖萬殊歷然自明也

呂惠卿註道無不在則物無非道物無非道則道外無物此古之人所以爲未始有物能即物而爲道者也知止於此則至矣其次以爲有物而未有封域未能即物爲道而能以道通物其次以爲有封而未有是非未能以道通物而能遺物以合道二者所知雖未盡善於道猶未虧也至於是非之彰道所以虧道虧而情生愛之所以成也然自達者觀之未始有物果且有無成虧乎哉昭氏之鼓琴師曠之技策惠子之據梧明有無成虧之意亦幾矣若是而可謂成則無成者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則物與我卒無成也奈何役心於有無成虧之間而欲以爲成哉凡光耀未盡以滑吾心而疑於有無者猶圖而去之復歸於明而後止況容有物乎所以爲是不用而寄諸萬物之自功此之謂以明

林疑獨註死生物之至大能無死生則餘物不待無而自無故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其次有物而未有封未忘死生爲有物

猶未至於彼此封疆也其以有封而未有是非離俗學道已有封矣猶能知彼我異情任其自是非而無是非也夫道體渾論本無彼此是非既立各止一隅此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有愛則有惡而彼是具焉君子論道本以敎虧而言有所彰更成分別故莊子於此不定成虧之有無得意忘言有在於是古之聖人極高明則寂然不動此昭氏之不鼓琴也道中庸則感而遂通此昭氏之鼓琴也師曠之技策惠子之據梧三子之知皆近道而未至然其藝術之盛載之末年言終身不悟也不盡性則滑不窮理則疑耀者尤之歎也聖人之所圖不在於覺而在於妄故寄之衆人之常用而能不昧也

陳詳道註太易者未見氣也而體之者以爲未始有物至矣盡矣太初者氣之始而體之者以生爲喪以死爲反太始者形之始而體之者以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屍蓋以生死爲喪反者已犯於物而未

離于道故未始有封有封者德也以無有生死爲首體屍者已圖於封未修於事故未有是非道未嘗虧而虧於是非之彰愛未嘗成而成於道之所虧道樸也是非器也器成則樸毀道江湖也愛臨味也江湖失則濡沫興此成虧之所以長相仍而莊子亦不定言其有無在人以意求之夫不資物而樂天樂也資物而後樂人樂也昭文師曠惠子之樂皆不免於資物其好徒異於衆人身之所欲明者卒於似是而非也凡物未嘗無成亦未嘗有成以俗觀三子之術則無不成此所以耀矣不究而天下爲之滑疑也

陳碧虛註未始有物即遊於物之初謂隱几者也其次有物而未有封嗒然喪偶之謂也其次有封而未有是非吾喪我汝知之乎是也是非彰而道虧道虧愛所以成果且有無成虧乎哉昭文師曠惠子之技性所長者而欲使性短者明之則知盡精竭不能兩得也太意在子自明自治而已

若以明示他人皆需技者也安可謂之成哉聖人以精奇卓異之事爲煥亂非常故規畫限域處物之分內而寄諸自用則三子之技各有所明矣

趙虛齋註列子曰生物者則不得謂之無無極而太極也有太極則有陰陽是謂有封陰陽分而剛柔有體善惡生焉喜怒哀樂未發則未始有物謂之中則未始無物喜怒哀樂發則中節不中節是非之彰也中既發則性動而情矣愛者情之根本有動靜則有成虧矣昭文之琴非師曠不知其音惠子之辯非莊子不知其旨三子各造於妙而不鼓之鼓不聽之聽不辯之辯蓋未之知也故莊子後之莊子自謂所以異惠子者我之所明異於彼彼於不足明而明之雖肆堅白同異之辯終於昏昧不明若昭文之子不知無絃之玄終於無成而已如此而謂之成亦可謂之不成亦可皆不係乎其真是故滑亂疑惑之中而明出焉聖人之所尚也

腐齋口義云此一段固是自天地之初說來然會此理者眼前便是且如一念未起是未始有物此念既起便是有物因此念而有物有我便是有封因物我而有好惡喜怒便是有是非未能回思一念未起之時但見胃次膠擾便是道虧而變成及此念一過依然無事便見得何嘗有成虧若能如此體認皆是切身受用先說成虧之理却以鼓琴喻之繼以師曠惠子三子之技皆有盛名於世以終其身三子之好自以爲異於天下故誇說以明之而聽者不能曉故終身無成堅白公孫龍之事莊子却以爲惠子但借其分辯堅白之名耳滑亂而可疑似明不明也言聖人之心所主未嘗著跡故所見若有若無圖字訓欲聖人之所欲者正若此所以去其是不用而寓諸尋常之中此之謂以明

古之人貴真知而遠妄知去滯有而存妙有所以保性命之真全自然之道也人心澆漓世道愈降有物以窒其虛明

有封以限其疆域物我對而是非彰是非彰而道虧變成也果且有無成虧乎哉又重提唱以警省人心俾悟夫齊物之本旨也夫成虧者物之粗迹信能復乎無物何成虧之有昭文鼓琴之至精者以其未超乎形聲度數故不逃成虧技策謂以杖擊樂據梧者隱几談論此師曠惠子之所長各以其能自是至老好之不衰非唯己好之又將以明彼不度彼之所宜徒強聒以求合以至昧然而終莫覺莫悟而文之子又以綸終身無成明前三子成於技而虧於道固自以爲成文之子既虧於技又虧於道亦自以爲是言彼是之各偏成虧之無定也滑疑之耀謂三子之技滑亂於世而疑眩耳目故聖人之所圖爲此不可用而寓之於常道求以漸復其初是謂善用其光而不耀者也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

雖然請審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始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天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郭象註今言無是非不知其與言有者類乎不類乎謂之類則我以無爲是彼以無爲非斯不類矣此雖是非不同亦未免於有是非則與彼類矣故類與不類相與爲類與彼無異也將大不類莫若無心既遣其非又遣其遣遣之又遣是非去矣雖然試嘗言之有始也者言必有終有未始有始也者無終始而一死生有未始有夫未

始有始也者言一之者未若不一而自齊斯又忘其一也有有也者有有則美惡是非具焉有無也者有無則未知無無是非好惡猶未離懷有未始有無也者知無無矣而猶未能無知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孰有孰無也此都忘其知俄然始了無耳了無則天地萬物彼我是非豁然確斯也又不知吾所謂之果有果無爾乃蕩然無纖芥於胷中也夫以形相對則太山大於秋毫若各據性分物冥其極則形大未為有餘形小不為不足足於其性則秋毫獨小其小太山不獨大其大若以性足為大則天下之大未有過於秋毫若其性足非大則雖太山亦可稱小矣太山為小則天下無大秋毫為大則天下無小足於天然安其性分故雖天地未足為壽而與我並生萬物未足為異而與我為一也萬物萬形自得則一已自一矣理無所言物或不能自明其一故謂一以正之既謂之一即是

有言一與言為二一本一矣言又二之有一有二得不謂之三乎以言言一猶乃成三凡物殊稱何可勝紀故一之者與彼未殊而忘一者無言而自一也
呂惠卿註夫人所以不能遺彼我忘是非以至於未始有物者以不知彼我是非之心所自始也欲達此理必於其始觀之故曰有始也者始本無自有此始則有自矣又曰未始有始也者所以遺其所自也遺之而所遺者不去亦不免為有所自而已又曰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所以遺其所遺也既無所自又無所遺則我心之所自起豁然得之知今之所有者舉出於無也唯能知此則存亡在我我欲無之不起而已故曰有無也者然有此無亦未免為有曰未始有無也者所以遺其無也曰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遺其所遺也夫求其所始者不可得又求其所無者亦不可得則其悟在俯仰之間豁然自合故曰俄而有無矣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使

學者忘言而以心契之雖然吾今所言亦未始有物也則有謂無謂善安得而知之又使學者知夫言之未嘗有言也夫唯知吾心之所自起則毫末太山殤子彭祖以至天地萬物莫不亡於此也則小大久近豈有常體哉無名天地之始苟知此則我亦始於無名也有我則有天地故天地與我並生有名萬物之母苟知此則我亦生於有名也無我則無萬物故萬物與我為一也

林疑獨註無言然後見獨見獨然後不類今且有言者欲遺其有而言出更自為有這有歸無以求不類而遺之則更與為類故類與不類復同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然不言則無以悟天下之迷故試言之有始也者有形而可見見物不見道也有未始有始也者見道未忘道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氣形質具而未相離謂之渾淪此道之極致有有也者非妙有也有無也者非真無也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

無哉一陰一陽謂之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然而未能忘言不得已而有謂其果有謂乎果無謂乎世人所謂小大者言其形吾所謂小大者言其道世人所謂壽夭者言其生吾所謂壽夭者言其無也秋毫近於無形以太山言之足以爲大對無成虧而言太山又爲小矣殤子近於無生以彭祖言之足以爲壽對無死而言彭祖又爲夭矣近於無生故能與天地並生近於無形故能與萬物爲一也

陳詳道註夫道之在天下無終無始非有非無及散而寓於物則終始相循有無相生故自微觀之則有始也者有有也者自妙觀之極於未始有夫未始有始未始有夫未始有無斯爲至矣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無者體始者用也今先以有始而繼以有無即用以原其體而已夫道之爲物無而非虛有而非實無在無不在無爲無不爲故古之言道者常處以疑似而不膠於有無所以遺爲言之累也

陳碧虛註有始謂道生一未始有始混沌太無未始有夫未始有始視聽不及虛之虛者也此三者敘道未始有氣有有謂物形獨化塊然自有有無謂物形未始怕然虛寂未始有無謂形兆之先沈默空同至無者也未始有夫未始有無謂冥寂虛廓搏之不得無之無也此四者敘道未始有形俄而有無矣謂道無不在生化無時萬物卓然而疑獨翩然而往復天地密移時覺其有無哉有謂無謂未免其迹欲超二者其唯忘言乎

趙虛齋註有始有有皆有也等而上之至於無始無有既以爲無而有我者存則不得謂之無然則所謂有無何從而知之乎天地與我並生無壽夭也萬物與我爲一無巨細也纔說一即涉有言有言即有數自無適有不可勝窮唯無所適則所謂因是者亦無之矣況於非乎
膚齋口義云有始未始有始未始有夫未始有始即列子所謂太質太素太初之意

又謂若以太山爲大天地更大於太山故太山亦可謂之小彭祖至壽比之天地又爲夭矣天地與我並生於太虛之間萬物與我並生於天地之間雖草木昆蟲亦與我混然爲一矣

凡天下之論大莫過乎太山壽莫過乎彭祖此以形論不能無限若以虛空性體觀之太山直細物彭祖直嬰孩耳秋毫雖細而有形之初同具此理何嘗無至大者存殤子雖幼而有生之初同稟此性何嘗無上壽者寓天地特形之大萬物特形之衆原其所自來蓋未嘗不一也故翻覆互言以破世人執着之見以開物理造極之機由是而進泰珠容黎土芥子納須彌之義可類通矣學者信能得其環中之空休乎天均之分則大秋毫而小太山壽殤子而夭彭祖之論非徒矯流俗之弊救貪生之失究理之極有誠然者奈何世眼徒見萬物之迹擾擾不齊而方寸澄明之區與之俱

滑如水赴壑莫觀還源故真人諄諄訓導使之反究本初混融物我同胞同體無間吾仁蜂蟻熙熙共樂清靜則養帝代今日是也聖賢密傳此心是也復何壽夭彼此大小古今之辨哉並生為一大槩與前一指一馬之喻相類雖語若乖宜而理實精到所謂正言若反可與知者道也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為是而有吟也請言其吟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廉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圓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謂之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

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廟胥教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郭象註道未始有封冥然無不在言未始有常是非無定也道無封故萬物得恣其分域左右異便物物有理羣分類別遂競辯爭畧而判之有此八德六合之外謂物性分之表雖有理存焉未嘗以感聖人故不論六合之內陳其性而安之先王之志順其成述凝手至當故物物自分事事自別若由己以分別之不見彼之自別也聖人以不辯為懷衆人則辯已所知以示之故有不見也大道無稱付之自稱大辯不言而自別大仁無愛而自存大廉無所容其謙盈大勇無所往而不順以道明彼彼此俱失以言分彼不及自分物常愛必不周廉激然則非清忮逆之勇天下疾之此五者皆以有為傷當不能止乎本性而外

求無已猶以圓學方以魚羹鳥耳故所不知皆性分之外不求強知止於不知之內而至矣不言不道此謂天府浩然都任之也至人之心應而不藏理存無迹任其自明而光不蔽也昔堯欲伐三國而問於舜舜謂物之所安無阻也則蓬艾乃三子之妙處若不釋然何哉十日並出無不光被德進乎日則又無所不照今欲奪蓬艾之願而伐使從已於道未弘故不釋然神解若物暢其性各安所安則彼無不當我無不怡也

呂惠卿註道無往而不存未始有封也言惡存而不可未始有常也由其自無適有於是吟域矣夫惟有吟故有左右以至於有競爭言其不能不德遂至於此是以或存而不論或論而不議或議而不辯觀六經之言則聖人之所以論不論議不議辯不辯者可知矣蓋理極則分有不分辯有不辯若欲事事物物分而辯之卒至於有競有爭聖人知理不可辯懷之而已衆

人則辯以相示而有不見也故道言仁廉
勇五者皆圓而劉其銳則趨於道矣心之
出爲銳圓而劉其銳則不以生其心豈容
有知於其間哉此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也
天府者有萬不同而至富故往不滿酌不
竭而不知所由來此光而不耀者也竟欲
伐宗贈胥教而不釋然三子猶存乎蓬艾
之間是未伐之也未伐而不釋然非應物
而不藏物採而後出者也德進於日其有
不釋然者乎言智日之所未照故猶有是
論也宗贈胥教之事史所未聞
林疑獨註道有分者物物自分有不分者
我未嘗分辯也者事事自辯有不辯者我
未嘗辯物自分故分而不分事自辯故辯
而不辯聖人藏而不言衆人辯以示之故
有不見也夫道無不在不可名稱不言之
辯斯真辯也萬物各正性命吾何所施其
仁哉大廉無隅故無所容其嫌大勇不忮
神武而不殺者也凡物滯則有圭角通則
無方隅五者皆患在於滯道滯於昭言滯

於辯仁滯於常廉滯於清勇滯於忮若圓
劉其圭角以同乎大全則幾於道之方矣
天府者自然之藏萬物所歸故往焉不滿
酌焉不竭比性命之情不增不減求其所
自來而不可得此之謂葆光其光在內蔽
而不發也夫聖心冥寂各安所安無遠近
幽深付之自得此天府之所自藏葆光之
所自出也
陳詳道註道未始有封稜稜瓦礫無乎不
在也言未始有常存而不論議而不辯也
及道降爲德出而有吟以體則有左右以
理則有倫義以言則有分辯以事則有競
爭何望乎物之齊哉道昭而不道公孫休
之徒是也言辯而不及公孫龍之徒是也
仁常而不成墨翟之徒是也廉清而不信
於陵仲子之徒是也勇忮而不成比官黜
之徒是也此五者皆銳其圭角能劉而圓
之則近於道矣推而上之極於不可知之
神所謂真知無知是也無乎不藏天府也
不危其真葆光也此性之無喪無得者也

不言之辯無所不舉不道之道無所不通
此即道以盡性之效也弘於道者一視而
同仁篤近而舉遠若以物我爲心是非爲
辯而欲攻人於蓬艾之間至南面而不釋
然則所希者小所損者大非所謂知葆光
也
陳碧虛註無有入無間有封孰所礙至言
無不當有常孰爲定然可道可言豈得無
規法左右倫義屬封分辯競爭屬言其封
其言理有實際故謂之德六合之外聖人
不論理存則事遣也六合之內聖人不議
事當則言忘也歷代帝王治亂聖人詳議
褒貶垂戒將來非矜其博辯也故分於內
者不分於外辯於此者不辯於彼聖人懷
之知者不言衆人辯之言者不知也大道
不稱謂無所不宜辯仁廉勇五者備矣則
於道無爲於理自齊若乃一事傷當如以
圓向方必與物迕矣故不越分求知以成
自然之性不言之辯不道之道皆藏于人
心豈非天府哉有形則注必滿有源則酌

必竭今不滿不竭者是知無源源之深無形形之大深大莫觀故曰葆光三子猶存蓬艾之間猶鶴鵠安於一枝十日比堯之德言其無幽不燭也道德經云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

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趙虛齋註道未始有封無往不存也言未始有常無存不可也為欲明其是然後有封畛左右至競爭八者是也六合之外無形者也六合之內有形者也有形生於無形必有無形者為之本存而不論無言也論而不議有言也事至於議辯論紛起矣春秋聖人筆削之書寓是非於褒貶蓋出於不得已而諸傳又未必得聖人之心故曰有不見也莊子借此以自明其著書之意大道不稱至大勇不忤五者圓而幾向方也圓乃破軼為圓之義幾向方近於道也道昭至勇伎五者皆道一名立則道裂矣知止乎其不知所不知則無能名焉道之至也不言之言有言言者不道之道有道道

者若人能知此則其中虛故曰天府言物之所自出也至於注不滿酌不竭則是無所底止不知其所由來併與知去之矣葆光言自晦其明也宗膾胥教不見於經史下章言正處正味正色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四肢之於安佚有性存焉堯欲克而去之雖處至尊不以為樂舜告堯以帝有真見則是三者安其所當安何必去之哉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以是觀之則宗膾胥教似是寓言

腐齋口義云有封即彼我有常有所主也至道至言本無彼此因人心之私有箇是字生出許多畛域八德只是物我對立之意纔彼此對立說理說事便各有所主分辯無已故六合之外存而不論釋氏所謂四維上下不可思量六合之內有許多道理聖人何嘗不說但不詳議以強天下之知見於史冊者皆先王經世之意聖人豈容不議然亦何嘗爭競是非凡天下之理忘言為至纔到分辯則是胷中無見故有

不分有不辯也大道不稱謂無對立者大辯不言迺至言也大仁不仁無仁之迹獲藏食處曰噍滿也以廉為廉則意自滿不得為大廉矣不忤者不見其用勇之迹圓圓也已上五者皆是圓物本自混成若稍有迹則近於方物有圭角也真知無知便可以見天理之所會矣故欲益不能欲損不可而不知其所由來藏其光而不露是曰葆光宗膾胥教事無經見亦寓言耳蓬艾之間喻物欲障蔽謂彼三子物欲自蔽不能向化我纔有不悅之心則物我對立矣日於萬物無所不照況德進於日而不能容此三子乎物我是非聖人所以真之不辯者照之于天也十日之說即莫若以明之喻

竟欲伐宗膾胥教一節似與上文不貫然句首加故昔者則是因上文而引證無疑第此事不見他經無所考訂三國之名義亦難分諸解缺而不論獨音義載崔氏云宗一膾二胥教三也陳碧虛

音義亦引崔說一云宗膾羹支胥教三國人間世篇亦有竟攻羹支胥教之語然觀者又當究其立言之意不可以事迹拘也偶得管見附子編後以俟博識竊詳經旨自上文有封有常有豈而來意三國者借喻前六合內外先王之志曰論曰議曰辯三條皆欲攻而去之所以離言辯之是非復道德之玄默而竟猶未能自勝以問於舜舜答以三子者猶存蓬艾之間謂皆已存而不論莫若聽其自處於無人之境則在我不以介懷在彼無所礙累何不釋然之有復證云昔者十日並出羣陰皆退有目有趾待是成功況今帝德又過乎日則彼三者不待攻而自去理固然也蓋以寓言夫論議辯不生則是非自息此齊物之大旨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

連四

齊物論第三

齊物論第三
武林道士楷伯著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涇寢則腰痠偏死鰮然乎哉木處則惴惴恂懼援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蕘麋鹿食薦蚶蛆甘帶鴟鴞嗜鼠四者孰知正味獾狌狙以爲雌麋與鹿交鰮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

郭象註所同未必是所異不獨非彼我莫能相正故無所用其知若自知不知即爲有知而不能任羣才之自當故齧缺三問而王倪答以三不知也汝豈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不知之非知邪魚泳於水水物所同咸謂之知自鳥觀之則向所謂知者復爲不知矣故舉民鰮狙三者以明萬物之異便次舉民鹿狙鴞四者以明美惡之無主又舉獾狌麋鹿鰮魚毛麗以明天下所好之不同不同者而非之則無以知所同之必是唯莫之辯蕩然俱得齧缺未能妙其不知猶疑至人當知之斯懸之未解也至人神矣言體與物冥雖涉至變而未始非我也
呂憲卿註知止乎不知物之所同是也知物所同是則非不知也唯道不可知知之所以不知不知所以知之則道之爲體可見矣今夫民以體知安佚爲正處口知芻蕘爲正味目知好色爲正色至於鰮狙之所安狙鴞之所甘魚鳥麋鹿之相與爲偶

者知彼是各以其知爲知之正則民與萬物之所知豈有正處正味正色哉誠不得正處正味正色而知之則其所知者非正可知矣故自我觀之仁義是非樊然殽亂吾安能知其辨所以四問四不知也至人神矣神則妙萬物而爲言萬物莫非我而我則無矣孰能寒熱而驚懼之哉
林疑獨註民人之與鳥獸各隨所好交相憎愛孰知天下之正處正味正色哉天下之正處無處是也天下之正味無味是也
天下之正色無色是也雖然以無爲是者見無而已故但言有處有味有色之殊而不言無之爲正自我觀之是非仁義樊然殽亂孰從而正之故不知其辨乃所以辯也

陳詳道註道以不知爲內知之爲外故知乃不知不知乃知然不知而知其不知亦不免於有故不定云知與不知又不言無處味色之爲正凡以遺其爲言之累而已夫澤焚不熱河涇不寒疾雷不驚者其天

守全其神無卻故也東雲氣時日月則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也

陳碧虛註以同爲是則無非以非爲同則無是凡物形類不同各不相知雖都忘其知而物各存焉且吾所知者庸言不知彼不知此也吾所不知者庸言知之物各不相知也吾所謂知者萬物之理所不知者萬物之性故濠梁之上知鯉魚之樂庸拒信之哉蟬飲而不食蠶食而不飲自不知其所以然凡物之形類不同色味亦爾性情所稟豈可強齊則仁義是非宜聖人所不辯也至人神變不測造化莫移方寸之地虛矣身非我有雲氣可乘也視聽不用日月可騎也所在皆適四海可遊也生死莫變利害何有哉

趙虛齋註吾所謂知未必知所謂不知未必不知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言必至於無知斯爲真知居處味色人與鳥獸各適所欲不能皆同孟子謂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正類此言欲識居處

色味之正必離居處色味而後有真識欲知仁義是非之正必離仁義是非而後有真知蓋欲復以至人爲問王倪遂以姑射神人之說告之二子皆寓言也

虛齋口義云蓋欲同是之問王倪不知之對即是知止其所不知知之非不知不知之非知蓋謂不知即真知也次論正處正味正色皆是非物我之喻結以仁義是非紛然殽亂亦猶處味色之不同又安可得而辯哉王倪即至人神矣妙萬物而無迹不熱不寒不驚即遊心於無物之始也死生且不爲之動心況利害是非乎

諸解於蓄缺首問物之所同是一句似欠發明竊考經意蓋謂人物之所同者性所異者情性流爲情物各目是彼此偏見指馬相非論殊而嫌隙生辯極而忿爭起以至肝膽楚越父子路人者有之其患實始於知之一字妄生分別故王倪三答吾惡乎知之欲蓄缺反求其所不知得其同然之性而雲夫大通之

理則近道矣又恐未能心會繼以嘗試言之引喻人鳥獸之異宜以證處味色之非正然則所謂知者豈其真知所謂不知豈真不知哉

太上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今既有言矣知知何曰舍其多知而求其所不知因其有言而究其所言則孰知不知之非真知有言之非無言邪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瑩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予嘗爲汝妄言之汝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爲其脗合置其滑稽以諒相尊舉人役役聖人愚茫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子惡乎知悅生之非感邪子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

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匡牀食習泰而後悔其泣也子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子牧乎國哉丘也與汝皆夢也子謂汝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吊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郭象註務來理自應非從而事之任而直前無所避就斯獨至者也無彼有謂有此無謂是以言之者孟浪聞之者聽瑩付當於塵垢之外玄合乎視聽之表今瞿鵲方聞孟浪之言便以爲妙道之行無異見卵而責司晨之功見彈而求鴉炙之實子試妄言之子試妄聽之以死生爲晝夜旁日月之謂也以萬物爲一體挾宇宙之謂也以有所賤故尊卑生滑稽紛亂莫之能正不若委之自爾脗合自然也故衆人馳騁役役聖人茫然無知舉萬世而參其變可

謂雜矣而與化爲一常遊於獨積是於萬歲萬歲一是也積然於萬物萬物一然也惡知悅生惡死之非感邪如麗姬者一生之內情變若此況死生之異惡能相知哉觀寤寐之間事變情異則死生之願不得同矣死生雖異而各得所願以方夢而不知其夢則方死亦不知其死必有大覺而後知其大夢愚者夢中自以爲寤竊竊然以所好爲君上所惡爲牧圉可謂固陋沉復夢中占夢哉此非常之談吊當詭異萬世一遇猶旦暮然言玄同生死者至希也呂惠卿註聖人不知利害故無就違無不足故不喜求無非道故不緣道有謂乃所以無謂無謂乃所以有謂唯無心者足以與此瞿鵲子嘗聞夫子言之以爲孟浪而已則以爲妙道然二者皆非夫道非言默所載故黃帝之所聽瑩夫子何足以知之昨夜生於卵而卵非時夜鴉炙得於彈而彈非鴉炙妙道因於所聞而所聞非妙道也今之聞道者自以爲悟而不知日損以

至於無爲皆瞿鵠之徒也道不可以言傳耳聽予言之而汝聽之皆妄而已欲其忘言而以心契之也知日月之所以爲日月而與之合其明則可旁矣知宇宙之所以爲宇宙而其機在乎手則可挾矣爲其脗合此所以爲妙道之行非特聞之而已滑潛而以隸相尊者固置而不取矣衆人役役不見成功聖人則愚而無知茫而不散雖萬歲之久參而一之則成純矣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我體備萬物萬物即吾體之謂也參萬歲而一成純則殤子可以壽於彭祖矣萬物盡然以是相蘊則秋毫可以大於太山矣以麗姬觀之則安知死者不悔其向之斬生又何生之可悅死之可惡乎

林疑獨註聖人應之於不得已何嘗從事於務哉無揀擇故無就達心至足故無求緣乃能默時說時默而遊乎塵垢之外也聽主手聽瑩主手明謂黃帝之聰明乃能不惑不蔽而丘也何足以知之如脂之

合者爲之滑亂而滑者置之使各盡其極臣隸於君僕隸於臣自然之勢也任其不齊而不廢吾心之平等故愚荒不別參萬歲之變而一成純粹也夫人莫不悅生而生不能延莫不惡死而死不能免在生安生麗姬之在艾封也在死安死麗姬之在王所也惡知死者不悔其始之斬生乎陳詳道註聖人不以已絕物未嘗忘務而不應不以物累已未嘗役務而從事利之不吾益故不就害之不吾損故不違供物之求故不喜求與道爲一故不緣道終日不言而未嘗無言終日言而未嘗有言也孟浪則不中平聽瑩者聽而明也夫子以爲孟浪則不及瞿鵠以爲妙道則過矣故曰太早計居日月之下而旁日月生宇宙之中而挾宇宙非役陰陽官天地者不足以與此脗合則爲之爲其所可爲也滑潛則置之不爲所不可爲也雖相與爲君臣時適然耳役役愚荒老子所謂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是也參萬歲則古猶今一

成純則衆由一也人皆知生之樂不知生之苦皆知死之惡不知死之息是以生生死死不知悅惡之爲妄況知生死乎古者謂死人爲歸人則生人爲行人矣弱喪不知歸人以爲迷生而不知死非迷邪生死往反猶覺夢然知夢之悲樂不足爲是則覺之悲樂豈誠然哉

陳碧虛註孟浪不精要貌瑩玉色辯玉當以視而云聽豈非惑哉黃帝道之宗師視聽不以耳目若未忘言是猶聽瑩也夫司晨在雞鳴須鴉鵲契道由心此有其本也今見末而喜者早計輕悅殤之徒耳旁日月者常照也挾宇宙者總攬也爲其脗合從事無迹也置其滑潛忘其達就也以隸相尊世俗役役也聖人愚荒及心搞形也參萬歲而一成純者通古今如旦暮合萬變爲醒成也夫安生樂死未出陰陽之域惡得體冥手道故麗戎之女失艾封之樂得晉國之歡舍彼從此本爲無著一生之內悲喜莫知生死之際安可輕議夫夢飲

酒夢哭泣者情變之所致非至人所有以萬世爲一旦此大覺者也以死生爲一條豈復有夢哉愚者於夢中自以爲覺事已爲君視人如牧斯固陋之甚也至人以生死爲大夢超生死爲大覺衆人以寃交爲夢形開爲覺顛倒詭異惑於生死是故達人發此覺夢之至言以吊趣死之詭異夫生死之係雖無繩約而不可解若乃經歷萬世一遇大聖擇此生之縛者是猶旦暮之遇也

王雱註儒者之所以知孔子不出乎形器之間故於道未全然所謂不知乃真知也凡有言有聽不足以盡其真故皆曰妄旁日月挾宇宙此蓋識者所了不可爲衆人道如胎之合者爲之置世之滑濬使各盡其極而不以繫懷若臣隸於君僕隸於臣自然之勢本無高下衆人役於滑濬聖人冥於無物萬歲之間萬物之化殺雜多矣參合其變俱爲純粹此可以心了不可以言受也次論悅生惡死證以麗姬之喻義

甚切當蓋謂齊物論者始於齊彼是終於一死生既一物安有不齊者乎夫大覺者本自無覺對未悟而言強立覺名即是不覺之覺覺與不覺俱不可着愚者之竊竊然自以爲覺亦夢也直爲其有是夢故吾不得不爲之言夢然大覺者知覺與夢本無異也古之人不得已而有言蓋爲發明此處吊當於至理而詭異於衆人也趙虛齋註聖人不從事至塵垢之外乃長梧平時告瞿瞿者瞿瞿以爲妙道而長梧以爲孟浪瞿瞿未免有疑長梧又語之曰此數語乃黃帝之所聞見非我所知且汝未造此而遽以爲妙無乃太早計乎世之養生家不知大道之所存以乾坤爲門戶坎離爲轂軸求合吾身之造化其不可曉者置之不言而以百骸九竅六藏^{十一}爲君臣是何足以相治所謂以隸相尊而不知有真君者存衆人役役顛冥於利害聖人愚茫則知而不言萬物各具此理而出機入機安知死之不樂於生邪列子載周之

尹氏大治產夜則夢爲人僕其役夫夜則夢爲國君夢中爲君爲牧若固有之也今吾與子問答已是夢語告子此語是夢亦是夢說其名爲吊詭言舉世爲夢幻眩惑而不自覺是可吊憫也萬世之後一遇大聖言舉世未有知之者能知其解是旦暮遇之言悟此理在頃刻間耳
肅齋口義云孟浪不着實聽瑩聽而能明也太早計謂汝之所言方如此而早以爲妙道之行見少而自多之意旁附日月挾懷宇宙胎合至理混而爲一世人滑濬以隸相尊者皆置之而不言臣僕皆隸也而自爲尊卑衆人役役聖人則渾然無知合萬歲而觀止此一理更無間雜麗姬悔泣以破悅生惡死之惑飲酒哭泣覺夢之間變幻若此夢中占夢之說皆曲盡人情則知衛玠之問樂廣之答未爲深達大覺即大悟君牧貴賤之分吊詭至怪也我爲此言可謂至怪而中存妙理萬世之後有大聖人出知此等見解與我猶旦暮之遇也

此亦後世有揚子雲必知我之意

聖人無爲任物自爲故利害莫得而又非有心於避就也不喜求則方寸內虛不緣道則虛亦忘矣不言而令行無謂有謂也言而無滯迹有謂無謂也若是則何塵垢之能染哉此瞿鵠平日常於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自以爲妙道之行舉以求證於長梧長梧謂此言誠妙唯黃帝聽之始能明了恐夫子亦未盡知之況汝踐履未充徒歎羨其美是爲太早計猶見卯而求時夜也子試妄言汝試妄聽以爲何如旁日月挾宇宙此神人之事非與日月參光天地爲常未易語此儻能行前所論聖人之事則可進乎是要在審其脗合自然者爲之滑潛於俗者置之從微至妙由階而升亦如以隸相尊士隸大夫大夫隸公卿等而上之聖而入於神矣衆人昧此役於知見不能暫息聖人如思不分故雖萬歲之久事變之雜合而一之混然純備

無今古而忘死生也聖人不獨善而已又使萬物同謹此道相蘊而熟成之故能與天地並生萬物爲一也凡人所以不能造此者悅生惡死惑其心喜怒哀樂戕其性遂於後文申言以破其迷觀麗姬之先泣後悔則安知死者不悔其向之斬生乎飲酒哭泣之無據覺夢變幻之多端夢中占夢以喻世人迷之尤者必有大覺而後知此大夢也而愚者於夢中自以爲覺以君牧貴賤於其間何固蔽不通之甚舉世皆夢又何分手彼我哉是以此言達者喜其吊當迷者驚其詭異萬世一遇知其解者若旦暮然重歎世人明此道者至希也竊詳本章指歸開人耳目正在大覺二字觀者宜究心焉瞿鵠長梧製名以問答夫子指孔子亦是寓言

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無聞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郭象註不知而後推不見而後辯辯之而不足以自信以其與物對也辯對終日默闇莫能正當付之自正耳同故是之異故非之皆未足信是若果是則不復有非之者非若果非則無復有是之者故是非生乎好辯而休乎天均付之兩行而息乎自正待彼不足以正此則天下莫能相正任其自正而已是非然否彼我無辯故和之

以自然之分不待彼以正之也是非之辯
爲化聲化聲之相待俱不足以相正故若
不相待和以自然之分任其無極之化則
是非之境自泯性命之致自窮忘年故玄
同死生忘義故彌貫是非蕩而爲一斯至
理也至理暢於無極故寄之者不得有窮
也

呂惠卿註天下之所謂是非者不過我是
若非若是我非或是或非俱是俱非四者
皆出於我與若而我與若俱不能相知則
所謂是非者卒不明人固受其黷闇誰與
正之必正於人也而人者非同乎己則同
乎若非異乎己則異乎若非同乎我與若
必異乎我與若亦不過四者而皆不能正
之則是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其待
彼也邪言不相待也唯聖人知其然故雖
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則彼是莫得其
耦而休乎天均矣何則言之是非非有實
也聲之出於化而已我之與人相待與不
相待又出於識心之妄計也我則和之以

天倪而不爲之分辯因之以曼衍觸類而
長之則萬物不累乎心矣窮年則參萬歲
而一成純之謂也是不是然不然之無辯
者知其同體而物物皆然也窮年則忘年
無是非則忘義始起於無竟故終亦寓於
無竟也

林疑獨註莊子蓋欲忘言故立是論使我
與若辯至我果非也邪設辭以遣之也我
勝若若不吾勝吾誰使正之又遣其所遣
也使同手若者正之至同乎我與若矣惡
能正之此遣之又遣而至於無所復遣斯
其至矣凡言是未必是言然未必然故其
異同亦皆無辯然之與是復自相對又均
於辯也有化者有化者有聲者有聲聲
者化者之化非聲則不顯聲者之聲非化
則不彰化者聲之體聲者化之用此化聲
之相待也然而聲出乎化非化之所能知
化統乎聲非聲之所能識此又若其不相
待也夫相待生於兩物若合萬化爲一則
相待之迹無由而生夫聲者常聲不待物

而後聲聞者自因物而生聽耳化者常化
不待聲而後化見者自因聲而生識耳此
其所以相待而若不相待也若夫化化者
非化之所能化聲聲者非聲之所能聲又
何相待不相待之有和之以性命之本因
之以變化之餘則古今之年有時而窮而
所以爲我者不古不今而無極也

陳詳道註天倪者性命之端曼衍者無窮
之變和以天倪因以曼衍則物我不敵於
是非而各盡其性命之分此其所以窮年
也忘年則死生爲一條忘義則不可爲
一貫死生可不可固無竟矣而知忘之者
豈以爲有物邪特寓之而已
陳碧虛註悟則不辯辯則不悟對辯不已
黷闇莫明彼我不自信故也夫水清則可
以鑒妍醜心虛則可以齊同異若中無主
則待於外是逐物而遷者也從箕子視比
干則愚以比干視箕子則卑矣從管晏視
夷齊則慙以夷齊視管晏則貪矣超舍相
非嗜欲相反將使誰正之若乃飛者棲巢

走者宿穴各安所安孰曰不齊哉夫彼我之情相待者也是非之辨化聲者也情不相待惡有彼我辨無是非惡有化聲是以虛心以和崖分妙用以釋留滯所以窮天年而無是非也窮天年則忘年無是非則忘義故能振舉於無竟以無盡之物無極之理寄諸無盡無極而已矣

趙虛齋註自得之學難爲人言言之則辯論鋒起誰能正之孔子曰莫我知也夫又曰知我者其天乎亦此意化聲相待啾啾同時也和以天倪因以曼衍和其光同其塵也是不是然皆不可得而辯則是舉世不相知與人言無解者是化聲之不相待也如此則但當和光同塵以樂其天年何必強聒哉忘年忘義言此生此理皆付之於忘言造物者無窮吾亦與之無窮而已

虛齋曰義云勝負不足爲是非則我與若辨者彼此不能相知也點聞言所見不明我與若皆不明將使誰正之議論與彼同

既不可議論與我同又不可皆與我與彼不同亦不可皆與我與彼相同亦不可則是三者皆不能相知必須待彼也此彼字指造化即所謂天倪天倪者自然之分所以和者因是而已是不是然皆兩存之若定其然是則有不然不是便有是非之爭化聲者以言語相化服相待對敵也若以是非言語相對敵以求化服何似因其所是而不相敵故曰若其不相待不相敵而尚同則是和之以天倪游衍以窮盡歲月如此則併與歲月義理俱忘之振動鼓舞於無物之境此振字亦逍遙之意信能如是則終身寓於無物之境矣

是非勝負各執一偏不能相正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言必付之造化耳此一節諸解備悉獨化聲之義隱奧難明相待不相待之機亦未易以言盡唯窮神通化者以心燭之至理自見諸解中疑獨立論最高自成一家之言與經文相表裏非訓詁之學

所能及腐齋論化聲獨異於衆而無竟立說尤最著以簡要論之死生覺夢之分出於化者也彼我是非之辨出於聲者也覺夢倏乎形是非生乎情有若相待也然而化者自化不知其所以化聲者自聲不知其所以聲又若不相待也要夫物理之至極莫逃造化之自然此萬化之所出入萬物之所以齊也詳此化聲之相待與形景之相待義同前後互發明耳呂氏註後附說云化聲之相待至所以窮年也合在何謂和之以天倪之上簡編脫略誤次於此觀文意可知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蚺蜩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遽遽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

謂物化

郭象註罔兩景外微陰天機自爾坐起無待無待而獨得者孰知其故責其所待尋其所由卒於無待而獨化之理明矣若待蛇蚺蜩翼則無特操之所由未為難識今所以不識正由不待斯類而獨化耳或謂罔兩待景景待形形待造物者請問造物有邪無邪無則胡能造物有則不足以物衆形明衆形之自物自造無所待焉此造物之正也今罔兩之因景猶云俱生而非待也故罔兩非景之所制景非形之所使形非無之所化則化不化然不然從人之與由已吾惡識其所以哉方其夢為蝶而不知周俄然覺則遽遽然罔也自周而言故稱覺耳未必非夢也今之不知胡蝶無異夢之不知周而各適一時之志則無以明胡蝶之不夢為周矣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以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也覺夢之分無異死生之辯今所以自喻適志由其分定非由無分也夫時不暫停

今不遂存昨日之夢於今化死生之變豈異於此而勞心於其間哉

呂惠卿註罔兩之於景同類也而不知景之無待於形猶我與若與人亦同類也而不知其無待於彼蓋景之行止坐起唯形是隨則無特操者也然本無情豈知有待若謂景待於形形又何待而然邪景之待形非若蛇之待蚺而行蜩之待翼而飛也惡識所以然不然哉人能通乎物之無知則蛇蚺蜩翼亦無待而已故方其為蝶也栩栩然不知有周及其為周也遽遽然不知有蝶一身之變猶不自知則物之化而異形其能相知乎物物不相知則各歸其根物物不相待則莫得其偶其有不齊者邪

林疑獨註景由形生似乎相待而實不相待也而罔兩者不知形景皆屬造物遂以為行止坐起在乎形然非日火之光則雖有形景何由生哉此所謂不相待也景曰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景之所待者形而

形亦未能無待言待於造化耳夫景之待形則亦微小而形在造化中益又小矣故曰吾待蛇蚺蜩翼言物之至微薄者也外篇蟲臂鼠肝亦此義莊子寓意於蝶以明夢覺無復分知莊子夢蝶之理則死生之說盡矣夢而為蝶不知有周覺而為周不知有蝶其勢不能合并必有時而分矣萬物之化亦如此

陳詳道註罔兩待景而後有景待形而後見形待造物然後生形之於造物已幻矣況景手景之於形已外矣況罔兩乎凡此皆非真實故不足辯況認其非真實者以為有而即其不足辯者以為問此莊子所以託景之答以祛其惑夫天下之物自迹觀之未嘗不相待自理觀之未始有待今景之為物以為待形邪非日火則無見以為待日火邪非形則無有然則形也景也日火也果有待邪無待邪惡識所以然不然哉蛇蚺蜩翼言其用之小者耳悟而為道者據實而不據華迷而通物者據華而

不據實蝶之爲物撫華者也而周夢爲之是爲道而不免通物之想撫實而不免撫華之夢也及其覺也然後不以其累神不以夢易真而周與胡蝶固有分矣唯大通物化之情者斯可與於此

陳碧虛註景不待形形不待陰陽豈比蛇蛻蛻有物者邪夫物之相因無如形景今尚言其不相待明外物不可必萬類皆自爾唯因待都忘卓然獨化方可論超生死而反混冥是謂帝之縣解也周蝶之性妙有之一氣也昔爲胡蝶乃周之夢今復爲周豈非蝶之夢哉周蝶之分雖異妙有之氣一也夫造化之機精微莫測僅能知此則造化在己而不遷於物是謂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既已爲物惡有不化者哉死生之華形類所遷漆園之夢其理盡矣

趙虛齋註景之行止坐起皆依於形而所以行止坐起必有形形者存乎其中蛇籍蛻以行蛻籍翼以飛而所以行飛者非蛻

翼也人物之一動一靜皆有待而然景待形而形之所得者非形也形且不知其所以然何責於景哉是以莊周胡蝶物我俱化栩栩遽遽覺夢如一也

庸齋口義云景言吾之運動待形而形又待造物形之爲形猶蛇蛻蛻翼而已蛇蛻既蛻而蛻翼猶存豈能自動邪我既待形形又有待焉知所以然不然此即是非待彼之喻周昔夢蝶不知周也及覺爲周得非蝶之夢乎然此覺夢須有箇分別到此似結不結却不說破正要人於此參究此之謂物化言萬物變化之理不過如是

蛇蛻蛻翼或謂蛻甲者不若齟齬翅翼之說爲優蓋蛇籍以行蛻籍以飛喻人身中所以運動者有若相待而終於無待則獨化之理明矣故翻覆辯論卒歸無待而止人之一身耳聽目視手執足行有待而然也而所以用形者若待造物而實無待也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然則有

無利用未嘗不相生也人能反究至無之妙遊乎物初則知所以生有所以用形者矣今有形以運動有心以思慮尚不自知其主宰之者則自形以生景又豈周兩所可知宜其惑而有問也寓言

篇有衆罔兩問景章喻世之迷者益多故不一言之有云子蛻甲也蛇蛻也與此蛻翼義同本經嘗言古之真人其寢不夢而南華自謂夢爲胡蝶何邪蓋借覺夢以立言明死生之一致生不知死亦猶死不知生二者雖不相知而理本齊一請以覺夢觀之槩可見矣何爲當生而憂死當死而羨生乎蝶之爲物無巢穴之營無飢渴之患翩翩栩栩遊放乎天地間人見之者亦欣其自適而莫加害焉其所由生非關種類往往他蟲所化或朽麥所爲至樂篇載鳥足之根爲蟻蟻其巢爲胡蝶則亦出於草化莫究其始而終亦不知所歸蓋翔飛中之得道者故真人或夢爲之夫人之與物

形分多類咸稟自然自然者至道之妙本萬化所由立也故莊蝶夢覺各不相知終歸於化則未嘗有異是知動植萬形生死萬變有情無情卒齊於化化者形數之始終萬類之出入由於造物之推排勇有力者莫能拒物受雕琢形歸鼓鑄不知所以然而然是以達人委而順之故覺夢混融生死爲一也周與胡蝶則必有分分即物之天物雖各有天固同一天也或讀分如字則分別無已天下物論何由而齊學者又當究夫性命之精微以通物理之一致與物同化而有不化者存以死生爲覺夢視古今如朝昏將無物之可齊容有論乎然則莊與蝶與夢與覺與既有論之者矣必有知之者矣

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而莊子名篇以齊物論或疑其與儒家悖重增不齊之情殊不思孟子特爲許子言之耳況孟之所言者情莊之所言者理理一

分殊則情之不齊也宜矣故南華原本究極主一理以齊天下之物論篇首設二子問答詳論人籟地籟之不齊明天籟之自然非惟理不待齊亦非齊之所及故於其間旁證側引而不指言天籟欲人心契而自得之夫生物糾紛榮謝萬變自形自色自消自息卒歸天籟而止天籟者無形無聲而形聲之所自出神化之所發見也儻能究夫人籟地籟之所由作則天籟可知故郭註云豈復別有物哉即衆竅比竹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天耳至論知言覺夢成心言吹可否是非方生方死無異乎萬竅怒號及乎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則虛以待物物亦無礙此忘而彼自化風濤竅虛之謂也天地一指萬物一馬則以不齊齊之恢恍悖怪道通爲一有不待齊而自齊矣若夫狙公賦茅喜怒所由生昭文鼓琴成虧所以著言有心有爲不足以化物何望於齊哉至於天地與我

並生萬物與我爲一可以言齊矣又慮或者以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此又散而不齊之兆也唯造乎未始有物注酌無窮以大覺而知大夢參萬歲而一成純所以樂天下之物而齊之道也

周兩問景不知即異而同南華夢蝶孰究非同非異蓋極論物我生死覺夢之不齊而終歸於物化南華之所謂化即大易所謂神潛於恍惚見於日用而不可以知知識識由是悟萬物一形也萬形一化也萬化一神也神而明之變而通之孰爲物孰爲我夫是之謂大齊

武林道士褚伯秀

內篇養生主第一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一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郭象註生也有涯分有極也夫舉重携輕力有所限好勝者雖絕臂未足憚其願此知之無涯也知之名生於失當而滅於冥極冥極者任其至分而無毫銖之加雖負萬鈞忽然不覺重之在身雖應萬務泯然不覺事之在己此養生之主也若以有限之生尋無極之知安得而不困哉已困又爲知以救之因養而傷真大殆也必須忘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爲悶然與至當爲一故刑名遠已而全理在身蓋能順中^中以爲常則事事無不可養生非求過分全理盡年而已矣

呂惠卿註生隨形而有盡知逐物而無窮

以生隨知則有殆而已已而繼之以知卒於殆而已矣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善惡皆生於知其相去何若唯上不爲仁義之操以近名下不爲淫僻之行以近刑善惡兩遺而緣於不得已以爲常是乃剗心去知而止乎不知之道也保身全生養親盡年何以加此

林疑獨註有形者陰陽不能續無形者歷數不能窮故以有涯之生隨無涯之知殆已夫真性裂而有善惡善惡立而有名刑爲善不近於名斯天下之真善爲惡不近於刑斯天下之真惡唯順性命之情而不損不加於萬物混同而無毀無譽則刑名之所不能及也天下所以有善名因不及者立所以有惡名因過之者生或輕生趨義以要一時之名或貪生逐利以陷中道之大皆所謂近名之善近刑之惡非順性命之情而去其已甚者也

陳詳道註善養生者內我以為主外物以

爲賓不以有涯隨無涯斯免危殆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爲名所勸從性而遊不逐萬物所好身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爲刑所及緣督而應不得已而起以是爲常而不爲已甚則在我無忤於物在彼無害於我故可以保身而養親全生而盡年也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則爲善未嘗不近名爲惡未嘗不近刑而莊子言此者蓋莊子所謂善非離道也志其券內而已所謂惡非犯義也特異於善而已老子謂南榮趺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所謂惡者如此則所謂善者可知矣

陳碧虛註壽夭者生之有涯博通者知之無涯天與則深不可識人爲則勞而多弊故生理之主要在善養而乃貪名逐利不知休息重增其僞以益其生卒至於危殆而已夫自全之善理無近名謂守朴少變漢陰丈人之徒是也自損之惡理無近刑謂沈溺嗜好公孫朝穆之徒是也無爲善

無爲惡由正以爲常者聖人之中道可以保身全生養親盡年此所生之主也

趙虛齋註人從少至壯從壯至老從老至死此生之有涯經緯萬事亘古今而常存此知之無涯人惟昧於真知而終身役役

以爲知危矣生有盡而知亦盡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處世間爲善則有無窮之譽爲惡則有無窮之毀伯夷死名盜跖死利雖所死不同殘生傷性均也惡固不可爲善亦不必爲爲則有心矣

但當緣督以爲經督中也喜怒哀樂之未發其感於物也一出乎性之自然形諸外者即此中也率性之謂道緣督爲經之義也奇經八脉中脉爲督

林氏庸齋口義云以有盡之身隨無盡之

思紛紛擾擾何時而止殆已者言其危可畏於危殆之中又用心思筭自以爲知終於危殆而已爲善無近名至可以盡年數句正是養生家之學莊子所自受用者若以爲善又無近名之事可稱若以爲惡又

無近刑之事可指此即駢拇篇上不敢爲仁義之操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迫而後應應以無心以此爲常則可以保身全生養親盡年即孟子所謂壽夭不貳脩身以俟之也

褚氏管見云內篇始於逍遙遊盡性之學所以明道次以齊物論窮理之談所以應化又次以養生主至命之要所以脩身也故首論無以有涯隨無涯則生任其自生而無天闕之患知復乎無知而歸混冥之極切身之害既除何危殆之有信能如是則因天下之善而善之因天下之惡而惡之雖爲非爲也又何有近名近刑之累哉夫人之處身應世有當爲之善惡至若聖賢任天下之重紀綱世道扶持生靈於善惡尤有不得不爲者實一人而天下勸罰一人而天下戒以天下之愛惡行天下之賞罰若天地之運行春夏生成而不以爲恩秋冬肅殺而不以爲怨蓋天地無心寒暑

自運物自生成物自肅殺時當然耳思怨無與焉若界之工牛中微而拙手藏譽近名之善也能如飄瓦之中人不怨斯無近刑矣按此二句即道德經建德若偷之義諸解或引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爲證則是爲而近名刑也或引上不敢爲仁義之操下不敢爲淫僻之行則是不爲而不近名刑也語雖相類義實不同今經意蓋謂世人所謂善惡私而有迹特見其小者耳聖賢所謂善惡公而無畛爲於無爲豈淺識所能窺哉若四凶之惡而帝堯除之桀紂之惡而湯武放之少正卯之惡而夫子誅之則聖賢所謂善惡者可見矣夫爲善惡而近名刑不爲善惡而無名刑皆理之當然今則爲之而不近名刑者世人視之以爲善惡而聖賢之心常順乎中道合天理之自然而已故利害不能及而道德之所歸也督字訓中乃喜怒哀樂之未發非特善惡兩間

之中也苟於七情未發之時循之以爲常道則虛微靈通有無莫係吾與太極同一混成又惡知身之可保生之可全親之可養年之可盡哉郭氏以中釋督而不明所以後得虛齋引證切當蓋人身皆有督脉循脊之中貫徹上下復有士脉爲之配乃命本所係非精於養生罕能究此故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見禮記深衣註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若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謠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卻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軀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

刀刀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謏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郭註自手之所觸至乃中經首之會言其因使施巧無不開解既通牛理又合音節直寄道於技所好非技也所見無非牛未見其理間未嘗見全牛但見其理間也以神遇不目視間與理會也官知止神欲行司察之官廢縱心而順理也依乎天理不橫絕也有卻之處批之令離節解窾空就導令殊因其固然刀不妄加遊刃於空未嘗經槩於微礙故十九年而刀若新發硎每至交錯聚結之處視止行遲動刀甚微謏然已解理解而無刀迹如聚土也逸豫自得拭刀而藏之刀以善用而全生亦以善養而全也

呂註物以有而礙道以虛而通人未聞道則所見無非物既聞道則所見無非道神遇不目視喻聞道者能以心契而不以知識識也目官知止神欲自行依乎天理至大軀乎是乃未嘗見全牛也天下無物非道而無適不通亦若是而已矣所見無非牛更刀傷生之譬十九年而刀若新發硎不以傷其生之譬也其爲形也未始有物不乃似其節之有間乎其爲生也未始有生不乃似其刀之無厚乎其於遊刃恢有餘地不乃似其體道而遊萬物之間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則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怵然爲戒視止行遲以至善刀而藏則慎終如始無敗事矣

疑獨註牛喻性命之理刀乃生之譬也順性命之理而無爲則生不傷順牛體之理而不用力則刀不虧故手觸足履疾徐動止之間因其自然順其常理是以中於五音合於樂舞桑林湯樂經首堯樂會者合音與舞而言之庖丁自謂寄道之微妙於

技之粗末所好非技也始見無非牛以目視也久則無全牛以神遇也今一於神遇而不目視則筋骨之內皮膚之間固已冥會矣老子曰絕聖棄知官止之謂也易曰不疾而速神行之謂也依乎自然之理大卻則批而離之大大窾則導而通之凡此皆因其固然豈復強為私巧哉若然則肯綮微礙之處未嘗或經而沉軀戾大骨乎良庖之與族庖雖歲月有遠近更刀有遲速其於傷刀一也族言其衆良言其寡則庖丁者言其獨斯為神庖也歟以無厚入有間所以十九年而刃若新發矧也族者骨肉結聚之處見其難為運刀須當戒慎視止行遲喻性命之精微養之為尤難提刀四顧躊躇滿志解牛至此無復解矣善刀而藏則知至人以應為不得已而復退藏於密也

詳道註目視者見物不見理所見無非牛也神遇者見理不見物未嘗見全牛也所見無非理故以無厚入有間而遊刀有餘

地矣養生之道豈異此哉處心以虛而不以實應物以順而不以逆於其易也遇之以適無異焉然而中音於其難也處之以慎無異休然而為戒其成也視履考祥無異提刀而四顧其終也全而歸之無異善刀而藏也善解牛者所解雖多而刀不對善應物者所遇雖煩而生不傷也

碧虛註識明則達理技妙則中節庖丁素學養生之道假技以進耳始則見牛不見理後乃見理不見牛以神遇不目視治內者遺外也官知止神欲行視聽不以耳目也依乎天理自然冥會批卻導窾遊刀於虛未嘗經肯綮之礙況大軀乎是以十九年而刃若新發矧也動刀甚微謀然已解牛不知其死也夫解牛者觀其空卻之處遊刀舞蹈以全妙技養生者豈不能避患深隱保形不虧以全天真乎

李士表論云物本無物其體自離道無不通安所用解莊子所謂解牛者離物冥心而未嘗見牛乘虛順理而未嘗經刃是亦

解於無解耳且以十九年則歷陰陽之數不為不久所解數千牛則應世故之變不為不多而刃若新發矧者蓋執速則瞬息已遷操本則亘古不去一身已幻孰為可奏之刀萬物皆安孰為可解之牛哉物我既忘能所斯泯故未嘗批而大卻自離未嘗導而大窾自釋奏刀騞然而無應物之勞釋刀而對而無留物之累其終也善刀而藏之復歸於無用矣以道觀之在解無解非礙則解亦不知在礙無礙非解則礙亦不立以庖丁視族庖解者解其礙也以族庖視庖丁礙者礙其解也解礙俱遺虛而已矣以是道而遊乎萬物之表彼且惡乎礙哉

趙註庖丁解牛進退周旋合乎音節牛之經絡皆會於首屠者判刃於首正中其會則百骸立解所以發文惠君之歎丁又自言其技之精蓋進乎道至於難處未嘗不戒謹恐懼心為之休視為之戒行為之止動為之遲惟恐一毫之傷其刃所以十九

年若新發矚他人則歲月之間不缺則折此養養生者也

庸齋口義云奏刀進用其刀中音言合律呂桑林經首皆樂名未嘗見全牛言牛身可解處一目而見也神過猶言心會也官知止言耳目皆無所見聞而不言之神自行依牛身自然之勝理骨節空豁皆固然者我但因而解之其用力也未嘗經涉肯綮之間而泥大瓠乎良庖族庖歲月更刀之不同均不免於損今經十九年而刃若新發矚言其無損也以無厚之刀入有間之體遊刃於其間言無滯礙也喻世事皆有自然之理但順而行之我心泰然物亦不能傷也至雖然一轉甚有意味言人之處世豈得皆為順境或過逆境之時多忙亂失措然正當委曲順以處之不動其心事過而化一似元無事時始為養生得力也

庖丁章敘述養生要旨最為親切故寫其動作進止之度以應夫行住坐卧之

間未始須臾離也而畫筆之工曾不是過蓋天下事無小大有理存焉解牛而得其理則目無全牛刃有遊地養生而得其理則身有餘適事無廢功奏刀中音喻應物之當理釋刀而對喻忘生而得理也有心乎應物則所見無非牛體道而冥物未嘗見全牛也神過不目視則依乎自然以虛為用而亦無所事乎知見矣十九年而刃若新發矚言與物無逆者生無所傷養神有道者久而不弊也然而每至於族見其難為骨肉盤結曰族以喻應酬世故事物繁劇之時當加戒謹以成厥功定而後能應也世人徒從事乎厚味侈服華居顯位聲色悅樂以為養養愈至而生愈失經所謂養形果不足以存生是已庖丁所好者道則所見無非道故事物之間恬無滯礙雖逆順迭出萬變叢挫卒有以善解之不啻遊塵之過前是何也蓋能養其生之主則玄德內充真機外應處已處

物無不適宜應已而後歸於無是謂善刀而藏安有月更之弊哉真人慮後世學養生者溺於沈寂無為無以酬酢世故廣人事而道可立其為道也鮮矣故寓道於技以立言而牛之解不解無庸辯再考^至於族似指族庖見族庖之難為故怵然為戒而終無難也李士表論意亦同此怵然為戒已下趙氏點句獨異說亦可通但末後刀甚微三字句不圓耳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其知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郭註介者偏削之名知之所無奈何天也犯其所知人也獨指偏削夫師一家之知而不能兩全其足則知之所無奈何以右師之知而必求兩全心神內困形骸外弊矣豈直偏削而已哉兩足共行曰有與有

與之貌未有疑其非命也以有與爲命則知獨者非我也夫道遠乎自得之場固養生之妙處又何求於入籠而服養哉言雉心神長王志氣盈豫自放於清曠之地忽然不覺善之爲善也

呂註右師蓋人貌而天者也介然獨立故公文軒見而疑其非人天之生是使獨也言所得於性命之理本如此若夫與物接而其貌有與者則人而已矣澤雉飲啄自如心與天遊而適其性命之譬也不斷畜樊神王不善制乎人間而不得逍遙之譬也樊中之養雖至於神王非其所善不若澤中飲啄之希而自得也

疑獨註天生斯人使之獨足而人之貌則有與也言養生不在形骸要在神王而已故澤雉自適雖飲啄至少而神不虧樊中稻粱充足適所以累身而已夫養神在於適性故古人一畝之宮簞食瓢飲以爲至樂正明此理

詳道註介者不與物通獨而無與右師盡

其所受乎天者如此而與人之貌有與者異故公文軒曰云云雉之爲物資養於澤而憂富於樊其養於澤也神可謂王矣其憂於樊中雖王不善也蓋處世而與物遊者未嘗無所防離人而入於天者未嘗不自適右師驚於人則神王而善可知矣雉神王而不善則驚於人可知矣

碧虛註作善不免天也爲惡近刑人也有與猶相與今介獨者是罹禍於天雖犯法令蓋享受愚昧亦非人也人之儀形全美相與而行固難企慕而忘已醜也久矣夫不知世事感變之所起事至則戚其所由然惑則外物害之矣其害也知其所由然則委之自爾而內無驚怛所以免乎重傷也

趙註右師矇矓也介相師者也人莫不有目而我獨無是天使我獨非人所能爲因引雉以自解雉在澤中十步方一啄百步方一飲不能忘機者以目有所見懼物之害已也慮患如此豈料冥身樊籠爲人所

畜是兩目之明不足恃故曰神雖王不善也神寓於目精采發見謂之王言恃目防患而不得免不若無目者之一委於天也盧齋云右師已則之人爲右師之官介獨也別而存一足也天與人與者言天生如此邪則則分明是人却曰天之生是使獨者言人之形貌皆兩足相並而行此則獨異便是天使非人也蓋謂世間有餘不足雖是人爲皆由造物人處患難當安之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言得食之難若受養籠中則飲啄皆足而爲雉者不願蓋籠中飲啄雖飽雉之精神雖王而終不樂故曰不善也

介一音元斷足也崔氏本作跣據前諸解立說不同亦各有意義詳定從本音以偏則釋之爲當有與說亦未明今擬以與訓類說之蓋右師之介雖舊於人亦其天分使之獨足而其貌則與人同類耳況稟形最靈復有以充其內豈可以外虧一足而自棄其全美哉是故一

安於命而歸之天。和所當全者在乎德性。德者與生俱生。性則爲生之主。不離於斯二者。是謂得其養矣。形之殘元何加損焉。欲人安於患難而順其性命之情。則吾有葦足者存所養。非形骸也。故後文澤雉之喻。以全性爲樂。畜樊爲憂。再詳經旨。謂澤雉飲啄雖艱而不顧就養。若受畜樊中。則雖飲啄有餘而飛行失所。形雖王不善也。諸本多作神使其神王。豈得謂之不善哉。況受繫樊中。無神王之理。傳寫之誤。失於訂正耳。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 七同 達六

武林道士 楷 仲 孝 學

內篇養生主第二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是適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適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郭註秦失見人弔亦弔人號亦號弟子怪其不倚戶觀化乃至三號然至人無情與衆號耳老者如哭子少者如哭母嫌其先物施惠不在理上住致此其愛也夫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感物太深不止於當運天者也馳騫於憂樂之境楚戮未加性情已因庸非刑哉適來時自生適去理當死無時而不安無順而不處

冥然與造化爲一哀樂無所措其間以有係者爲縣則無係者縣解也爲薪猶薪薪薪薪以指指盡薪薪之理故火傳不滅心得納養之中故命續不絕明夫養生乃生之所以生也夫時不再來今不一傳人之生也一息一得耳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薪火非後火故爲薪而火傳火傳命續由夫養得其極也世豈知其盡而又生哉

呂註弔之爲禮哭死而弔生三號則哭死爲不哀無言而出則弔生爲不足此弟子所以疑其爲非友弔焉若此爲不可也始吾以爲其人意從老聃者皆得聃之道今見其老者少者愛慕而哭泣之不能安時處順所以知非其人也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內外相成此所以會之也人之所受於天其性命之情未始有物而爲之哀樂是適天倍情忘其所受無適非天而欲適之不免於刑而已矣知其適來而安之適去而順之古者謂是帝之縣

解以其未嘗有死也火之所託者薪而火非薪其為薪也雖窮於指而火傳不知其盡何則火之在此薪猶彼薪也其傳豈有盡哉火以喻生薪以喻形達此則知生之所以為生者未嘗有死也何哀樂之能入哉

疑獨註至人本無情老聃死而秦失弔號者若堯死而百姓如喪考妣自非土木無情安能使天下兼忘哉然聃之所以為有情者特未定也禮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秦失弔之弔其生人三號而出傷其死也弟子怪其止於三號非與老子為友也答以三號為可矣始也吾以為其人故人弔亦弔人號亦號而今見其遁天倍情忘其所受之為非也夫形骸如贅疣生死如夜旦安知生人之非死鬼死鬼之非生人何乃切切然以生死哀樂於胷中為哉夫大塊吐精噓氣鞠而成物固莫知其所自來雖天地陰陽不得為之父母而世之昧者乃執子母之愛而號泣之又況哀他人之

親如己之子母者乎蓋所以相會人合而致此甚哀故不斬言而言不斬哭而哭此方內之事秦失以為適逃自然倍益哀情忘吾所受於造化者之本無也天刑即命適於命則累於刑而憂患生矣以適來為時適去為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有生為縣無生為解也致命之極則吾之有生長於上古而不老如指窮於為薪火傳不知其盡也

劉榮註薪火之論以譬神舍於形而屢移者也古之至人所以載營魄而視形骸為逆旅者以此況肯仞形而喪其尊形者乎趙註秦失哭老子而不哀弟子疑焉失乃告以所見說者於此以為失不滿於老子謂不合使人哀慕如是之切殊失本意蓋老子平日和光同塵不與物迕人自愛之故不斬人言而言不斬人哭而哭其死也逃乎造化背乎世情忘其所受於天者至此則天亦無如之何故曰遁天之刑適來不以為樂適去不以為哀所謂安時處順

也縣者大患有身解者吾今而後知免也帝之縣解謂造物者勞我以生息我以死也指窮於為薪薪盡則火息而所以不息者常存故曰火傳不知其盡

庸齋云秦失老子之友也三號而出言其不用情故弟子疑而有問失謂始吾以老子為非常人今見其弟子之哭若老若少如此過哀必老子未能去其形迹有以感會其心不期然而然也夫天之所受本無物猶以有情相感則是忘其始者之所受而遁逃天理背棄情實此皆得罪於天者故曰遁天之刑人之生也適然而來死也適然而去當隨其時而順之不足以為哀樂知此理則天亦不能以死生係着我矣故曰帝之縣解為薪火傳生死之喻以薪熾火指其薪以觀之則薪有盡時而世間之火古今不絕講理到此却以三句譬喻結末真奇筆也

按前諸解指字多以手指釋之蓋以為訓前則指在其中矣竊詳經意指應同

古稱云理也理盡於為新故火傳不知其盡其甚顯明如北邊篇周過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可證夫一家之薪有盡而天下之火無盡焉為薪者有以傳之一人之身有盡而身中之神無盡善養生者有以存之火之在彼薪猶此薪也而焰焰不同神之託後身猶今身也而息息各異焰不同所以有然有滅息各異所以有死有生然而天下之火未嘗盡神未嘗滅者有人以主之耳至若鑑日擊石鑽木屐竹皆可以得火火性遍天地間非人無以致之神之運化也亦然去是薪火何麗亡是形神何託由是知傳火在手得薪託神在手得形所以成至人之妙用相天地之全功南華舉以結養生主一篇之義深有旨哉達養形之理者勿傷得養神之道者無為形者生之所託神則為生之主虛無之道是所以養其神者也世人徒知養生而不知養其生之主養愈至而生愈

失故真人諒以無以有涯隨無涯應乎養生之旨矣夫以道存懷者無心於善惡以虛待物者何有乎名利順中而不失其常保身盡年之理有在於是解牛喻應物刀以喻生十九年而刃若新發礪則剴繁治剝不知其幾而吾之精明者愈久而不衰是為生之主人當善養者唯其善養於平日所以得濟於斯時以不用而成大用也至於善刀而藏則應物餘暇飲知韜光物遂其適事盡其理而吾之利用未嘗或虧古之大隱居鄧接物而常應常靜得此道故也是以學道之要虛靜為先非虛無以全神非靜無以復命性命全復養生之能事畢矣如鏡當臺有鑒無迹事物於我何加焉凡人逐物喪其樸事拂理得失交患滿心戚慙生能無損乎所以澤雉不願高樊見於後喻老聃大聖南華所師猶云死者示人安時處順守常得終而遁形飛化之妙非世所測聖人之死曰神

是也秦失弔之而三號已為方外判法然弟子猶不能無疑遂告以去來適然安之勿拒是謂帝之縣解造物不得以係之矣蓋為薪之理者火傳無窮盡養形之理者神全不喪有形終於有盡在我不得不養假幻以修真亦相資之理特不必如張毅無足之過養耳是以卒貴乎全而歸之形得全歸則神無謬適出有人無何往而非正伏羲得之而契氣母黃帝得之而登雲天傳說得之騎箕尾而比列星太上云死而不亡者壽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

武林道士 補伯芳 學

人間世第一

顏子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蒼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賢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諱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難難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事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弘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開其捷而目將焚之而

色將平之口將焚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偪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脩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爲虛厲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克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已言斲手而人善之斲手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爲徒也擊蹠曲奉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

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誨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正法而不謀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

郭註行獨不與民同欲也舉國而輸之死地視若草芥民無依歸故顏回欲往救之仲尼言回之道不足以救彼如百醫守患適足致疑不能一愈也有其具然後可接物苟役思以犯難知其所存於已者未定也德所以流蕩知所以橫出者矜名爭善故也雖復禁跡其所矜惜無非名知名起則相軋知用則爭與必遺名知而後行可盡也今回之德信彼所未達雖欲繩以仁義彼將謂欲毀人以自成必反菑之苟悅賢惡惡聞義而服便爲明君君明則不無賢臣汝往亦不足奇且必有害汝唯寂然不言言則彼必乘君人之勢以角捷飾非

使汝目眩色平自敕不暇乃釋已以從彼非唯不能敕更成彼之惡昔龍逢比干居下而任上之憂故其君擠之夫暴君非徒求恣其欲仍復求名但求非其道耳惜名貪欲之君雖堯禹不能化而不免攻之汝乃欲空手而往化之邪回曰正其形虛其心言遜而不二則可乎曰惡惡可衛君亢陽之性充內揚外人以事感已凌挫以求遂其侈心將執而不化庸詎可乎回又更說三條內直者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與古爲徒仲尼猶以爲未可爲其政與事不冥也雖未弘大亦可免罪然於化則未以其挾三術以往未能無心故也

呂註年壯故輕用其國行獨故輕用民死死者以國國事死也則報之宜湛厚汪濊而量手澤至於若蕉屯膏之甚民之所以無如也顏回欲屈已伸道夫子不許惡難多之爲擾而不救也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則無適不可今回存諸已者未定何暇

至於暴人之所行德蕩知出爭之器也且德厚信立足以達人氣而使不至於鄙倍名分不爭足以達人心而使不至於忌疑而後可與有言也今回未及此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開導於暴人之前者有其美而人惡之也彼好名而已軋之以名彼好知而已出之以知使之由乎凶器是蓄之也觀其所出知其所反則回之往殆爲蓄耳苟人君悅賢惡不肖則與汝同矣汝惡用求異哉汝與之言徒唯諾而無詔告彼必乘人而闕其捷辯氣色拂厲而目熒心戚求解免順從之不暇是猶以水救火以火救火則順始無窮矣彼不以信厚期我而與之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昔龍逢比干脩身拊民施於敝恩故其君擠之亦好名而已堯禹之於蕃國猶不能化必至於滅之是名實者聖人不能勝而況若乎端而虛非至虛也勉而一非至一也驕滿於中發見於外抑人所感求快其心小德猶不成況大德乎以之格其君不過外合內

不訾而已又何足以化彼夫以已之言而斬人之善不善以已賤而人貴故也自道觀之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何分別於其間與天與人與古爲徒回謂以三者趨變庶乎其可然以此應物非得一而無心此所以爲太多也外則寓直於古則是政人以法不以人而易其所知是不謀也謀者窺覘人意而得之則固矣雖亦無罪惡可以及化以其師心而未能無心故也疑獨註年壯者其氣剛行獨者其德孤此所以輕用其國民死若蕉也賢者之於國猶醫之治病治國本治賢者無所施則去之亂國不治賢者負其術以就之有疾者多往醫門有國者多求賢士願以所聞於夫子之言思其法則而行之庶幾衛國有瘳乎仲尼以其術淺不足往化聖人抱一爲天下式則夫雜多者宜其憂而不赦先存諸已則在人者不言而喻存諸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而行其道哉夫德因有名而後蕩知因有爭而後出二者凶

器不可以盡行於世也。養氣至於充然後能達人之氣。養心至於靜然後能達人之心。未能如是。徒以繩墨之言行法於暴人之前。彼必惡有其美而害之矣。且衛君苟悅賢惡不肖。惡用求汝以取異於彼耶。汝唯無言則已。若其有言。彼必乘君人之勢以角其捷辯。汝必容色形見於外。心亦順之於內。順其始而後無窮也。汝苟不信吾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昔龍逢比干脩身以拊人之民。其君因以陷之。此好名之過也。叢枝胥教有危。三國相攻以求名實。堯禹猶不能化與兵伐之。使國虛身戮而後止。由是知求名實者皆不能自免也。顏子又告以端虛勉一夫子。言衛君以陽為充案人所感小德無成。況大德乎。回又陳三條與人與天與古為徒。庶可免經世之患。夫子復不許太多政法而不謀謀私察亦間謀之意。雖固亦無罪。言猶有內外古今之論。所以不免世患。若以命物之化者言之。又豈有天人與古之異哉。唯無心者

然後能與於此

詳道註至人之於天下未嘗有思而足以悅有思者之心。未嘗有為而足以研有為者之慮。是何邪。感而後應迫而後動。豈弊然以天下為事哉。顏子知有思有為以經世而不知無思無為以應物將欲救衛君威虐之過。拯民於無如之中。仲尼所以譏其難擾也。至人先存諸己。抱一也。後存諸人。為天下式也。存諸己者未定則難暴人之所行。則擾夫德者名之實名勝則德蕩。知者爭之器。爭興則知出。德厚信。內也。未達人氣名聞不爭外也。未達人心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是交淺言深。適致其惡也。自悅賢惡不肖至必死於暴人之前。言知之為患。自桀殺關龍逢至聖人之所不能勝。言名之為患也。端虛勉一以陽為充者也。以陽為充則實自有回也。回之始也。欲尚知以濟世患。知其不可則欲攝知以歸虛。一既又知其不可欲通虛一以歸於三術。故與天為徒則推已

直前不斬人之善否。與人為徒則為人所為而不犯人之所疵。與古為徒則陳古刺今而不為人所病。端虛勉一固執而已。不足以言德。謂不化者不知通變也。三術則謀察而已。不足以言政。所謂未及化者安能化人也。

碧虛註輕用其國固不重已。輕用民死又不重人死者。莫知其數。故以國量蕉者。實虛之草。衛君雖有德澤如蕉之不實。民無所往矣。回謂賢門多疾。願思所以救之道。不欲雜多則惑也。先存諸己立其本也。其本未立。安能化人。喪德者名也。役知者爭也。人不能知者大名也。人不與爭者大知也。不知不爭所以盡行也。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是以人惡有其美。若殆為人苗。夫若乃尊賢遠佞。是為明哲。安用更求異邪。彼將乘勢角其捷辯。則汝目莫以驚。外色平以忍。內口成而依違容形而失措。心成則無守而順始無窮。終於不逆也。若殆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

遂舉龍逢比干以證無道則逆順之事彰
有道則逆順之理忘昔堯禹之於三國尚
不能化必攻以滅之而回欲空言以化衛
君非徒無益也端則未虛勉則不一驕盈
於外人所不達性不可達其可以虛一而
化諸賴子又陳與天與人與古為徒或可
以免患而夫子不許以其猶師成心而未
能體冥大道故也

趙註死者以國量乎澤積尸平澤以澤為
量也若蕉刈民如草菅也顏回欲往救之
夫子歎曰汝往必遭刑耳說人而憂其不
合必多為之說期人必從是為難矣自難
而至於憂自救之不暇安能救人汝曾中
所守尚未定暴人之所豈可輕往夫名立
則德失爭起則知生諫言行則過歸於君
善歸於臣故名相軋而知起爭非所以盡
行也汝雖德厚信仁而心氣未達乃揚已
之直以招人之過人必疾之此之謂當人
必反受其害也彼若有悅賢惡不肖之心
將求汝不暇何待汝往汝不言則已苟有

言焉彼將強辯以求勝當此之時汝目眩
而不敢視色和而不敢抗汝之口自解不
暇汝之容必且面從汝之心必且成其所
欲為如是則不惟無補抑又甚焉順適其
意方得其不我窮也能達比干忠諫被殺
是不與其名也叢技胥技有應用兵交爭
為堯禹所攻是不與其實也名實者聖人
且不能勝汝乃欲正衛君子汝欲往必有
道試以語我回告以端虛勉一夫子以為
不可衛君驕矜肆欲朝夕以善言漸漬猶
且不入況遽欲正之彼既執而不變汝將
外與之合而內不敢議斯尤不可矣顏子
又更辭以告與天與人與古為徒夫子謂
衛君政法所失甚多安可以古為比彼雖
不改亦不汝罪然技止此耳胡可以及化
彼之所為與自是其心者同豈復師古哉
腐齋云嘗聞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莊
子反其說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者謂如
人能醫必其門多疾之時方可行其術若
已治之國又何用我欲以所聞於夫子者

告衛君庶乎其國可安也夫子以為不可
往自難至憂言其自苦何能救人當先存
其在己者纔有求名之心則自然之德已
蕩私知用而爭競起矣名知者天下之凶
事不可以盡行故雖德厚信實未達人之
性氣而強以仁義法度之言陳術於惡人
之前當將及汝矣汝既不召而自往彼以
王公之貴將乘汝言語爭以求勝汝為其
所困則目必眩然屈服其色以求平於彼
口則營救解說形必擊蹠曲拳用心以成
順之順此而往其惡無窮也昔龍逢比干
以忠見殺好名之過也堯禹之伐三國言
彼求名自利之人堯禹且不能堪而況汝
欲求名諫衛君乎顏子謂吾將端虛勉一
庶可往化夫子以為甚不可衛君陽氣充
滿汝欲以言感之彼將案服汝心以快其
意汝將執而不回則外以端虛求合內守
勉而一者詎自以為可乎顏子又設三條
庶可以說衛君夫子復不許謂汝所言政
法太多終不安諫能此三者固亦無罪然

止於自免而已安可以化人蓋汝三說皆是師其有爲之心纔容心便有迹非自然之道也

諸解大意詳悉茲不復贅字義或有遺論借附編末云按澤若蕉頗難釋或從澤絕句則下二字爲句未圓澤字說有二義蕉亦解者不一音義舊註以澤爲野蕉同樵其論却通死者以國量猶史載谷重牛馬之義言其多不可數也民死既衆則穀粟草木不得遂其生澤中如見樵刈其國政可知矣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術字諸本一同獨碧虛照江南古藏本作術下文又照崔氏本作惡育其美育賣也以貫上文術字之義於經旨終有未安考之史記樂書識禮樂之文能術又曰術者之明術通作述存古可也此章暴人凡三諸解例以凶暴立說審詳前二處宜作表暴解謂表暴人之所行術暴於人之前辭意頗暢上下

文亦通末句正指凶暴之人謂蒯聵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

建七

武林道士 楷伯 秀舉

人間世第二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齊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譬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齊乎曰是祭祀之齊非心齊也回曰敢問心齊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齊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閭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

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遠之所行終而沉
散焉者乎

郭象註有心而為之者誠未易以有為為
易未見其宜也若一志謂去異端而任獨
遺耳目忘心意而符氣性之自得此虛以
待物者也未使心齊故有其身既得心齊
之使則無其身放心於自得之場當於實
而止譬之宮商應而無心故曰鳴也使物
自若無門也付天下之自安無毒也不得
已者理之必然體至一之宅會必然之符
理盡於斯矣夫欲不行則易行不踐地不
可得也無為則易為不傷性不可得也視
聽所得者粗故易欺自然之報細故難為
也失真少者不全亦少失真多者不全亦
多失得之報各當其分而欲違天為偽不
亦難乎有翼有知之喻言必有其具乃能
其事今無至虛之宅無由有化物之實夫
視有若無虛室者也室虛而純白生吉祥
之所集也若夫不止於當不會於極此以
應坐之日而馳騫不息外敵未至而內已

困矣豈能化物哉使耳目閉而自然得者
心知之用外矣故將任性直通無往不冥
尚無幽昧之責而況人間之累乎物無貴
賤未有不由心知耳目以自通者故世之
所謂知見豈欲知而知欲見而見哉世人
因欲為知以知為見以見心神馳於內耳
目喪於外故處身不適與物不冥矣
呂註仲尼謂顏回凡事有為而為之未有
易而無難者心齊者無思無為而復于無
心也非一志不足以告此無聽以耳而以
心則聽無聞矣無聽以心而以氣則心無
知矣聽無聞而止於耳心無知而止於符
虛以待物唯氣而已唯道集虛此所以復
手無心也人之於其心未有得其所為使
者所以不能無我故回之未得使實自有
其身得使之也則能無我矣無感其名忘
其虛也入遊其樊則其心之出有物採之
入則鳴不入則止金石有聲不考不鳴也
方其止也無門可由而羣動不能踰無毒
可施而眾邪不能病一宅而寓於不得已

而動以此涉人間世亦幾矣夫子又告以
絕迹易無行地難欲無行地則莫若絕迹
欲免物累則莫若忘身忘身不真不免於
偽而已人則有知而有所不知故為人使
易以偽天則無知而無所不知故為天使
難以偽存吾心之所以事天為天使者也
其可容偽邪人之有知者以知為翼拔其
翼則止而不飛矣瞻彼閑者虛室生白則
吉事有祥止於所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
馳此吉凶悔吝之所以生乎動也夫止止
者耳如目目如耳心凝形釋骨肉都融耳
目內通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於人
乎此萬物之化古聖之所行終者也
疑獨註齋貴虛心若心猶存有則其為齋
也難矣以齋為易而忽之者緣天不宜聽
之以耳正聽也聽之以心反聽也聽之以
氣無聽也正聽以耳將以窮理反聽以神
將以盡性無聽以虛將以至命也聽止於
耳不若於心心有分別符則分而有合意
至於氣則無所復聽虛以待物而已道由

此而集心齋之妙用也。列子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與此義同。顏子既悟，乃曰：「回未得仲尼使之心齋，實自有回，既得使心齋之後，未始有回，則無我矣。」夫子又語以汝雖已至虛，若入於有為之地，當不動心於名可也。心如管籥，虛以待氣，氣入則鳴，不入則止。何嘗容心於其間哉？任萬物之出入，無門者也。付天下之自治，無毒者也。抱一自居，不得已而後起，以應物寓其理於物，而不自有，則盡矣。盡性命之理而有為者，其為莫非天也。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則為偽也，難矣。翼飛知知，以喻顏子必有至虛之宅，方能化物，瞻彼前境，了然空虛，以喻心也。生白則道集之，謂性舍神定，則吉祥來止，不能止者，形坐而神馳矣。夫能定者，耳目非必在外，心志非必在內，故雖有慮有為而無涉世之患，鬼神將來舍而況於人手。

詳道註有而為者，古人嘗難之，有思必齋，有為必戒，故欲神明其德者，必齋心焉。此

仲尼所以告顏回也。文子曰：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聽止於耳，則極於耳之所聞；心止於符，則極於心之所合；而巳聽之以氣，則無乎不在。廣大流通，所以用形而非用於形，所以待物而非待於物。虛而無礙，應而不藏，故一志所以全氣，全氣所以致虛，致虛所以集道。此心齋之義也。回之未得使，猶以大患有身，得使之也，未始有回，則無其身矣。故能入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攝有為以歸無為也。一宅而寓於不得已，推無為以賓有為也。天不行地，則易行不踐地，則難無為。則易涉世不犯難，則難為人。之所為人使也，故易以偽為，天之所為天使也，故難以偽為。非翼無以飛，人非知無以知室，非虛無以生白。吉祥何由而止，止哉？夫苟不止，則雖拱默山林，亦坐馳也。夫耳目內通，則無聞無見，外於心知，則無思無知。如此，則虛極靜篤，鬼神來舍，況於人手乎？此所以命萬物之化而不化於物，古聖

之所服行終身者也。碧虛註：祭祀之齋，涉迹心齋，則悟本也。無聽以耳，而以心遺照，觀妙也。無聽以心，而以氣渾一太漠也。初學到此，散漫而難攝，然有妙門焉，在乎聽止於耳，神專所司，則內景不逸，外塵不入，心止於符，祥光凝合，則靈府湛然。心君寂爾，是故沖氣洞虛，本無所待，然無待之中，靈物自集，所謂交梨火棗，不生於荊棘之地，此理惟修習者知之。得使者，心齋之密用，實自回也。未能虛心，未始有回，虛亦忘矣。若能入乎法今之所於物不動不矜者，庶幾免患矣。入謂聽納，鳴謂無機巧之言，聽之則言不聽，則止。言辭廣大曰無門，理趣淡泊曰無毒，心無二者，一宅寓於不得已，寄功羣林也。止步絕迹，則易行不踐地，則難喻人，使易誰自任？難欺有翼斯可以衝天，有道斯可以應變也。室虛則陽明，生心定則天光發，身坐閑堂內，懷好惡是猶馬伏槽，握馳意千里矣。夫不逆六鑿於外，則反收靈光於內，人

間事物無絲染汙也

趙註聽止於耳心止於符寂然不動也氣虛以待物感而遂通也唯道集虛虛則眾理之所會此之謂心齋顏子豁然而悟曰不能運動如意者有我也能運動如意者無我也夫子歎其盡善又告之曰汝能入其國中而不為名所動合則言不合則止無門者我無隙之可乘無毒者彼不我以我為害一處之以不得已則庶幾焉絕迹易無行地難亦寓於不得已之意為人使則有心故易以偽為天使則任理故難以偽以無翼飛無知知是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闕者虛空之性虛室生白泰宇發光也吉祥止止禍亦不至禍亦不來也若有微福之心是謂坐馳矣夫拘耳目內通其中明也外於心知其中虛也如是則將與鬼神為徒人其有不信者乎

氣則無物矣聽止於耳則不入於心心止於符則與物相合便是物我對立虛者道之所在唯道集虛只此虛字便是心齋也顏子謂未得教誨之時猶自有我既得教誨之後未始有我忘我則虛矣夫子又告以人世如樊籠汝能入遊其中而不為名所感動入則鳴可與之言而與之言也不入則止不可與言而不與之言也無方所則無門無臭味則無毒此皆無心無迹之喻以混一為吾宅而寓此心於不得已則於人間世之道盡矣絕迹不行則易行地無迹則難為人怨所役則易至於欺偽唯冥心而聽造物所使則無所容偽矣無翼而飛便是不行而至所謂神也以喻下句有知為知人之常也唯知其所不知則為無知之知斯造道之妙視彼室中空虛必有先入以彼闕者喻我虛中生明即此虛明之地便是吉祥所止下止字是虛處止則虛虛則明纔容心而不能自止則身坐而神馳矣夫耳目所聞見皆內通於心我

無客心則耳目雖通於內若無所聞見也心虛則鬼神來含豈有人而不能感化乎夫墜人間世者不能無憂患故是篇首以孔顏問答歷述暴君厲行而酌其往化之方顏子以虛一進其本議亦正矣然出於端勉未能無心則彼由中之機安保其不妄發顏子又思三術自全仲尼猶以為太多政法而不謀胡可以及化以心未能忘故也顏子至此無以進由是知夫子化人直造懸崖撒手心路斷絕之地始可進向上一步使齋肅形神而後告之自明而誠之謂也諜字以間諜釋之不通齋訓妄為近接聽止於耳心止於符及氣也者重舉以釋上文解者或分析立說義不貫通今撫其大意以求印正云聽之以耳止於聞道而未能盡行聽之以心止於契道而未能盡忘至於聽之以氣則無所不聞無所不契徬徨周浹混合太虛太虛何處無之故待物盡善而物亦不能逃也耳

之所冥者心心之所符者氣氣則靜極無爲虛以待物孟子所謂浩然充塞者也觀夫往焉不滿酌焉不竭與人而愈有常應而常靜者則亦何待不待之有哉通天下一氣人物太虛之所同攝也唯虛與氣非即非離互顯體用是以無往而不通道則非虛非氣能虛能氣所以化天下之剛御天下之實待物於無待善應而不窮者也心齋之妙亦虛而已故能靜鎮百爲明燭萬有如鏡開匣如衡在懸天下之重輕妍醜莫逃而無恩怨予奪之累以是而處人間世特遊戲耳顏子豁然而悟曰未得心齋之用實自有回既得心齋之用未始有回則受化之速可知矣夫子常謂其終日不違如愚此未始有回之實驗也顏子將之衛而夫子告以此者蓋平日心傳內學皆性命之精微真以治身者也今將出而有爲翊扶治道故詳及於君臣交際世故酬酢之間使之形氣交和中虛

外順上以造心齋之妙用下以顯及化之真機聖人所以與天爲徒而不涉人間世之患者以此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怠臣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權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者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者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減憂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者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者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

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郭註事無小大少有不言以成爲歡者以成爲歡不成則怒矣此楚王之所不能免也使事成而人患去固已結冰炭於五藏矣成敗任之於彼而莫足以患心唯有德者能之今憂夫對火而不思涼明所饌之儉薄而內熱飲冰者誠憂事之難也事未成則恐其不成若果不成則恐懼結於內刑網罹於外也仲尼告以命義大戒自然結固不可解者若君可逃而親可解則不足戒也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則無哀樂何易施之有故冥然以所遇爲命而不施心於其間雖事凡人猶無往而不適

況君親手事有必至理固常通當任所遇
直前耳若信道不篤悅惡存懷謀生慮死
未見其成事也夫喜怒之言常過其實傳
之者宜兩不失中就傳過言似於誕妄受
者有疑則傳者獲罪故不傳臨時之過言
必傳其常情而要其誠致斯近於全也
呂註外物不可必而事無小大以成爲歡
是必之也若成若不成而有人道陰陽之
患是多兵也唯有德者則能無我無我則
無必無必則無患矣今使未行而其憂至
於內熱則未至乎事之情而有陰陽之患
不能忘身之甚也故仲尼告以愛親命也
事君義也不可解於心事親不擇地之夷
險事君不擇事之艱易而一皆安之所以
爲忠孝之盛則事其心者哀樂之來豈易
施乎前哉哀樂易施乎前是有所擇而不
能安能事其心則以之事親事君未有不
安者誠能無所擇而安則行事之情而忘
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乎
疑獨註凡欲立事者莫不樂成而憂敗故

若成若不成舉不免乎患能逃斯患其難
有德者乎子高自陳吾食粗而不精故其
憂也用火不久而不思涼今朝受命而夕
飲冰內熱可知矣未至於行事之情而陰
陽人道之患皆不可免爲人臣者不足當
之宜有以語我仲尼告以臣子大戒命在
天而義在人子之愛親不可解於心臣之
事君無適而非君也心者人之真君能求
之於己而事之則亦不知有君親任其自
然而忘哀樂之變事有不可奈何者行事
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哉
仲尼又告以爲使傳言之道凡與人交近
則可以責其實故相靡以信遠則不可失
其傳故忠之以言然兩家喜怒之言傳之
最難而溢美溢惡則類乎妄信之也莫則
傳言者殃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庶乎全
矣
碧虛註憂無欲清明所饌淡泊內熱飲冰
蓋憂煩所致欲免陰陽人道之患所以請
教於仲尼仲尼告以父子天合曰命君臣

道合曰義且造化之下皆係君親無所逃
於天地之間是曰大戒故不擇事地而安
之擇之則非忠孝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
易施乎前唯信道任命而已矣爲人臣子
者固有所不得已舜之陶漁禹之治水唯
盡節忘身安乎命義可也相靡以信忠之
以言皆迹也觀迹可以知其本傳言猶履
迹貴乎適中過與不及皆差矣差則傳言
者殃蓋失常則虧也
趙註圖事不成則屈辱隨之人道之患也
圖事若成喜懼交集陰陽之患也吾所食
粗糲憂無欲清可謂節約矣初無內熱之
病而胃中已如焚是不待事之成不成而
二患集於吾身夫子何以教我遂告以命
義大戒以事親喻事君既委質爲臣皇恤
其身哉又教以爲使之道主乎忠信喜怒
之際謹於傳言庶乎全矣
膚齋云爲國謀事不成必有刑責爲人道
之患若勞心計較成事憂患致疾爲陰陽
之患今我自受命以來食不知味胃中焦

勞未曾實理會事已成此病萬一不成又有刑責是兩受患夫子何以教我仲尼告以二大戒戒猶法也命得於天事親與生俱俱生故不可解於心義則人所當為事君第一件事事親盡孝則東西南北唯命之從豈擇地而安心主於忠則哀樂之境雖施於前而不變易蓋事有難易既出君命則是所當為天命一同無可奈何安之而已為人臣子不幸而遇其難但行其事之實豈復顧其身哉

子高將使齊以平日聞諸夫子者質諸夫子且自述其奉命懷憂冰炭交戰之意觀有以發樂之夫子告以命義二戒忠孝大節事親不可解於心事君無逃於天地事心哀樂無所施人世立身之要亦槩見乎此然心為天君萬化所出人能事心盡道則於君親可知矣不可奈何而安之則平居暇日可知矣信道篤而自知明何死生之悅惡哉此所以訓天下之為人臣子者於其所難安而

安之忠孝之至立身之盡也繼又陳奉使傳言之難而諫以幾全之道庶使君無失德臣無辱命此又下告顏子者一等矣唯顏子至命盡神故足以發夫子心齋之論而造坐忘之極子高則未免以得失利害存懷故但告之以謹傳命全臣節而已有以見聖人因才施教循循而善誘者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

建八

武林道士稽伯秀學

人間世第三

且以巧聞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弗然於是並生心厲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棄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

郭註始陽率陰欲勝情至潛與害彼而不復循理也始治卒亂旅酬有次湛酒淫佚而無所不至也煩生於簡事起於微此必至之理夫言者風波行之則實喪事得其實則危可安而蕩可定也忿怒之作常由

巧言過實偏辭失當譬獸窮地意急情盡氣息不理弗然暴怒俱生疵疵以對之趙核太精則鄙吝心生而不自覺又安能知禍福之所詣邪遷令勸成事之危殆美成者任其時化譬之種植不可一朝成彼之所惡而勸強成之則悔改尋至且夫寄物以爲意任理之必然者中庸之符全斯接物之至當任齊所報之實何爲爲齊作意於其間哉直爲致命最易而以喜怒施心故難也

○呂註人心善淵而靜則言者所以爲風波而易動止則居實而安則行者所以爲實喪而易危然於易動易危之際不可不謹夫事其心忘其身則無陰陽之患無遷令無勸成則無人道之患其心之出有物探之是乘物以遊心也有爲也緣於不得已託不得已以養中也今使於齊莫若爲致命而已致命則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而事之情得矣夫何作爲以報哉唯致命盡情此爲難而已矣

疑獨註以巧闢力者始於喜卒於怒以禮飲酒者始於治卒於亂奇巧謂詐偽奇樂謂異歡始於信諒卒於鄙野始也尚簡其終必大此亦人事之常心以喻水言喻風彼德實也行華也無行則德不虧無華則實不喪心已歡故易以動德已失故易以危夫忿怒之施因巧言不實偏辭失理猶迫獸窮地鳴不擇音氣息弗鬱疵疵並生此喻事其心者當放之無爲之地若引之憂患之途與迫獸窮地無以異矣危者責人太切核者迫人太甚不肖之心冥然應之而不自知也爲使者遷改其令勸助其成皆危殆之事美成在久仁在乎熟是也彼所惡者勸強成之則改悔尋至可不慎歟乘萬物以遊心託至理以養中理所當爲者不得已也緣督以爲經即不得已以養中之義斯爲至矣又何必強有作爲以報人君之德莫如爲致命而不辱此其爲難也

碧虛註巧變則必爭樂變則必亂風波之

言易動實喪之行難安逼獸窮地則惡聲出責人太深則和氣喪理自爾耳莫知所以然也遵法令者不遷明自成者不勸美成在久大器晚成也惡成不及改將奪必與也乘物遊心則任物託不得已則虛已作爲以報則傷矣自忘則易欲致君命所以爲難非難非易唯有道者能之

趙註始陽卒陰始治卒亂此理之必然水遇風而波作獸將死而咆哮亦勢所必至一言之發激怒於人非風波乎人既激矣

○將行其怒非實喪乎遷令勸成是謂過度從而益之事必危矣美成者因喜而得成猶貴在乎久惡成者本無成意而強之使成必不久也心寄於物一寓於不得已而心不爲之動養中之道無加於此何必逆料其難成而作爲報也莫若致命盡情此其難者

庸齋云陽喜也陰惡也戲劇太甚則有過用奇巧者招飲以禮也治初筵秩秩時也亂載號載呶時也飲酒過當故樂多異常

或成爭競諒信也鄙詐也人世相涉言語則風波之所由起行有名迹則喪實矣忿怒之設由於巧言偏辭如獸死之時音又何擇氣息弗怒狼戾並生是為尅核故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到此就奉使上結無遷令即傳其常情也無勸成聽其自然也繞起過當之念便是求益謀事必危美成在久言人之相與盡善非一日可成一事不相順有轉步便成惡者是不及改也若棄物以遊心於自然托不得已以養其中正此為至矣何必有所作為而後反命邪但當真實致其君命不必過慮事之成否也

出世間法即世間法能處世間而無累是為出世間矣先論奉使傳命之難知泛說世事感名勢之必至而莫知所以然使求其理而已風波實喪之語誠為切當尅核太至核同劾諸解罕詳及唯疑獨分為二字釋之今擬從核字本義為之說云核者木果生意所寓仁在其

中先賢嘗取以喻仁愛之意今謂尅削其核則傷其仁而生意盡尅削其行則傷其義而交道絕故不肖之心不期應而應之肖類也仁心錫類一視同慈仁苟不存則其心不類何惡弗為蓋自有以召之其機不可不謹文中子周公篇好奇尚怪蕩而不止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語本乎此美成惡成對待立義諸解或以惡音去聲今擬從本音解云美善之成至難必積久以化之過惡之成至易雖欲改而不及矣上句戒其無遷易國家之號令下句戒其無勸成齊侯之驕志也棄物以遊心因理而行不逆慮成否也不得以養中理極而止不失乎中道也如此亦足矣何必作為以報其君哉莫若為致命言但聽其死生禍福則處此亦何難之有夫子始告以命義大成終亦歸於本意觀此一段曲盡物情孰謂南華傲睨物表而略於世故邪

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者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吾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汝不知夫螳螂手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帳盛溺適有蚤蚤僕綠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胃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

郭註夫小人之性引之軌制則憎已縱其

無度則亂邦不知民過之由已責民而不自改吾將奈之何反覆與會俱所以爲正身形不乖迕和而不同就者形順入則逆與同和者義濟出則自顯伐與同則是危而不扶與彼俱亡矣自顯和之且有含垢之聲彼將惡其勝己妄生妖孽故當玄同先塵然後不得而親疎利害也與之爲嬰兒不立圭角以逆其鱗也今知之所無奈何而強當其任猶螳螂怒臂以當車轍積才伐美以犯危殆之道故順理則異類生愛逆節則至親交兵當世接物逆順之際不可不謹也

呂註其德天殺則人所不能生與之無方則危吾國與之有方則危吾身無所施而可也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則尤難事者也就之失在入入則與之同和之失在出出則與之異故爲顛滅崩蹶爲聲名妖孽者以其與之同而不知所以扶持與之異而不知所以將順故也與之爲嬰兒以至於與之爲無塵則雖與之無方不至

於危國雖與之有方不至於危身蓋因其性之所有而達之如宣王好勇好貨而孟子導之以王道是也後文螳螂愛馬皆引喻之言大意明白不復全解

疑獨註天殺者言其惡德稟於自然而不可化方矩也與之遊矩之外則恣欲敗度吾國危矣與之入矩之內則制欲奪情吾身危矣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吾奈之何哉答以先正汝身形在外宜與人同故莫若就心在內宜與人異故莫若和就不欲入懼其褻狎也和不欲出惡其自顯也入而褻狎則爲顛滅崩蹶出而自顯則爲聲名妖孽此所以宜戒慎嬰兒無知町畦界畔崖岸也順彼所爲隨而不逆然後導達之使入於無疵也螳螂怒臂戒顏闔勿撓其鋒養虎養馬俾顏闔導之以理也詳道註臣人易傳人難傳人易傳太半難勢尊位重理所難化況其德天殺此所以慄之也形就者比而不雜外曲也心和者異而不乖內直也外曲則不失人內直則

不失己就而入則與之爲無方而危吾國和而出則與之爲有方而危吾身則當與之爲嬰兒而無畦無崖達之入於無疵矣古之君淫亦淫君奢亦奢者以此餘註繫同前說

碧虛註相與爲惡則亂邦率之以道則害已唯善歛張之權者斯能傳之若省己過則無凶德矣正身者不言之教形莫若就與之無方也心莫若和奪之有道也就入則同惡爲顛滅崩蹶所以危吾國和出則自矜爲聲名妖孽所以危吾身故自嬰兒以至於無塵此所以歛張予奪之道也螳螂怒臂以當車轍才美力微不敗而何養虎養馬喻制物在乎術役人在乎權亡其權術而欲御物斯自害而已矣

趙註形就則使不我疎心和濟其所不及和猶和美非以同爲和也雖若是猶恐不免就而入則達君之惡和而出則彰君之惡顛滅崩蹶是論胥以亡聲名妖孽是求名而擬禍故必和光同塵使無得而瑕疵

乃為至也螳螂養虎愛馬三喻事異而意同

庸齋云其德天殺言為天所銷鑠無方無法度也言縱彼敗度必危吾國若救正之則禍必及身吾奈之何教以正汝身者率己以律人也就隨順之和調和也外隨順而內調和然猶無患隨順而與之為一是就而入也調和而圭角稍露是和而出也不免顛滅妖孽而已嬰兒無町畦無產是形容無知妄為之狀彼方如此我且順之到有可覺悟處就加點化使之躍然醒悟或可以入無疵之地螳螂怒臂喻小才自矜以當大事鮮不敗者養虎愛馬義自顯明

觀伯王之教顏闔又下夫子教子高者一等矣蓋子高猶知尊楚君有奉命憂懼之心故夫子告以命義大戒終之以衆物遊心託不得已雖委身為使而猶知存所天未至徇人而忘己也閭則既知蒯聵之不可傳而欲傳之先已懷疑

而求彼之信已於理已稍悖矣故伯玉告以正汝身哉立其本而後末可舉也形就心和是見其勢不可以力正姑立此苟全之論非為傳之道也況就而入和而出者手至於與之為嬰兒為無町畦為無崖則就入之尤者雖有因機點化一着然師傳之尊豈無善誘之道而遽至於是縱由此而達之僅可無疵而已安能化物哉螳螂怒臂正以喻闔將恐不免耳養虎愛馬又所以申前喻而俾之加謹也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潔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遽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轍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沈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楠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

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櫟社櫟樹抽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枵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己者詭厲也不為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披其所保與眾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

郭註不在可用之數曰散木可用之材為文木物皆以用自傷數有睥睨已者唯今匠石明其無用乃為濟生之大用弟子猶嫌以為社自榮不趣取於無用匠石謂社自來寄非求為之木乃以社為不知己而見辱病豈榮之哉夫以無用為用雖不為社終不近於翦伐是彼以無保為保而眾以有保為保無用者泊然無為而羣材自

用汝以社譽之不亦遠乎

呂註櫟社不材而神者也其大蔽牛則其本根深固可知彼以不材爲用而觀者以爲美是不知己也知其散木故壽此所以爲匠伯器羣材而用之之道也自爲舟則沈至爲柱則蠹此所以爲不材也櫟之不材是木之質則植梨橘柚乃所以爲文折泄培擊以文滅質也先操斧斤而觀後舍之而去則幾死而乃得之爲予大用使可以爲舟楫棺槨且得有此大也邪唯不物乃能物物而物與物奈何相物也夫無用者固不知其無用而趣取之則爲社者固非彼所知而曰求無所可用者向之不知己者以己材爲美是詬厲也直寄之無用而已彼安知其無用而趣取之手彼所以不翦者在於不材雖不爲社豈有翦乎則爲社者非彼所保也衆以有保爲保而彼之所保與衆異非可以義譽之欲學者忘義而求之也

疑獨註散木非規矩繩墨所能制散人非

仁義禮樂所能拘唯至命者斯足此語植梨橘柚以實而害其生凡物以有用自傷者莫不若此且我求無所可用久矣數爲匠者睥睨是幾死矣今得匠石以爲不材此無用之用實爲大用也使其有用豈得若此大邪予與汝皆受命於造物均爲物而已奈何相物也匠石弟子謂櫟樹何不疾取無用而又爲社邪匠石曰櫟非求爲社社直來寄耳汝言此則櫟樹以汝爲不知己而詬厲之也彼以無用保其生縱不爲社亦豈有翦伐乎彼以無保爲保衆以有保爲保此其所以異也

碧虛註櫟社巨材人皆厭觀若非匠石別識幾爲執斤者所伐今以全朴爲大用也奈何相物猶嫌匠石有分別之意然弟子尚以爲良材而託社自託匠石謂彼社直來寄木非木求爲社也以曲轅鄉俗爲不知己者以社爲辱謂之詬厲至人以無用全生世俗以不材見棄櫟社與文木有異唯匠石知之耳夫木猶不可以義譽而況

至人之道乎

趙註匠石章發明大木無用之用與逍遙遊意同腐齋口義頗類呂氏疑獨但趣取無用則如本音謂此木志趣取於無用何必爲社邪章末以義譽之謂汝乃以義理求其毀譽相去遠矣

前章備述處身應世之難此章復引櫟社以不材自保而全無用之用又假匠石答問以發明之幾死乃今得之爲予大用是一句奈何哉其相物也言予汝皆稟形爲物汝乃欲用我邪幾死之散人謂汝以能自役亦幾死矣予安於無用豈汝所知哉弟子又謂櫟之本趣既取無用則何以社爲匠石令其不必言彼社直來寄耳非求爲社也正以社爲不知己而加詬厲且既安無用縱不爲社亦何得有翦伐乎蓋彼所保者不材故與衆異而汝以社義譽之相去遠矣喻淳朴之人自全於世不顧人之吹噓獎借或得譽於鄉黨亦寄焉耳豈以爲

榮哉唯其不可得而利所以不可得而害也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賴子綦曰此何木也哉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啞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荆氏者宜楸栢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狝之杙者斬之三園四園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園八園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額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

郭註天王不材於百官故百官御其事明者為之視聰者為之聽知者為之謀勇者為之扞夫何為哉玄默而已羣材不失其當則不材者乃材之所至賴也

呂註前論大木以不材終天年次論荆氏楸栢夭於斧斤以材為之患是以聖人神人之於用致之為尤深藏之為尤密故無用而用之以通不材而材為之使則遊人世間而吉凶與民同患者尤不可不知此疑獨註高名之麗高顯之屋也禪傍棺材也此言文木有材所以夭折解祭祀解賽也白額亢鼻痔疾此三者解賽靈河不可用之彼祝以為不祥神人貴無用之用則所以為大祥也

詳道註老子云曲則全枉則直龜以神而見夢不若曳尾於塗中狙以便而見巧不若全軀於深莽然則不材者神人所以為材不祥者神人所以為大祥也

碧虛註七竅馳用則昏塞不通百骸勞役則疲蕭莫支唯有無名靈物統御一體光耀弗竭充滿太虛故衆神得以芘賴巫覡嫌病物不殺神人以瀹祭為尊

趙註商丘大木與櫟杜義同荆氏楸栢以有用而不能終天年不若牛之白額豕之

亢鼻人之痔病者以不材而自全也

庸齋云商丘之木與前章大意相類言神人之所以全其生者亦以此不材而已荆氏之地宜楸栢桑三木杙椿也麗屋棟高名大家也即高明之家音同而字異耳解古巫祝者書名解之中有曰牛白額者豚鼻高者皆不可以祭河古者或以人祭如西門豹之事故添痔病一句此三者巫祝以為不祥唯其不祥所以免殺身之禍以神人觀之則大祥也

諸解發明大意盡矣而字義有未釋者今附于後云隱將芘其所賴言隱然芘其蔭也或以隱字屬上句說之不通必有異材夫絕句以夫屬下文者非軸解謂木紋旋散也杙所以棲獼猴禪傍棺之全一邊者高名之麗麗釋以屋字當從攬列子餘音繞梁攬高名則是高明無疑庸齋說甚當此章與前章義同後添人以疾而免祭河之厄又結以神人所以為大祥經意顯明茲不贅述

支離疏者願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
管在上兩解爲脇挫鍼治解足以餬口鼓英
指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
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
與病者栗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
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
者乎

郭註神人無用於物而物各自用歸功名
於羣材與物冥而無迹故免人間之害處
常美之實者支離其德者也

呂註支非體之全離非物之合疏則通而
明支分而離散之則疏通而無有身之患
故支離其形者征役所不能加支離其德
者事爲所不能累也

疑獨註支離其形則忘形而以理自勝支
離其德則忘德而以命自處墮體黜聰忘
形之謂也上德不德忘德之謂也忘形之
人保身盡年以遠人間之害而已若夫忘
德者知周萬物而反知於愚明並日月而
歸明於昧豈忘形者可同日而語哉

碧虛註處身無用支離其形也懷道若愚
支離其德也

趙註世人知德之爲美而不知德之爲累
故莊子以支離疏譬之

庸齋云會撮椎髻兩解腰兩邊也挫鍼縫

衣治解浣衣鼓篋所以播米而得其精也

支離疏以形病不受役又因得粟與薪亦
不材自全之意至人之德亦如此支離者
以無用爲大用也

會撮音檜最又會古活切撮子活切項

椎司馬云髻也古者髻在項中脊曲頭

低故髻指天向氏云兩肩聳上會撮然

也今讀多從首音與大宗師篇句贊指

天字異而義同自願隱於齊至兩髀爲

脇形容殘疾之狀鼓篋播精司馬云篋

同策小箕也簡末曰精崔氏云鼓篋揲

著播精布卦占兆也今多從司馬說二

技衣食所資切於日用故可藉之以食

十人此亦設辭言其形雖不足而養身

有餘也彼支離其形猶若此況支離其

德者乎此段切緊在後句蓋德忘乎執
執則非德矣支離謂踈散自在於德而
踈散自在上德不德是也夫支離其形
者微役不及而粟薪可沾則支離其德
者人害莫及而天爵所加也宜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

建九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人間世第四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成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郭註順時直前盡乎會通之宜世之盛衰蔑然不覺付之自爾而理自生成豈爲治亂易節哉治自求成故遺成而不敗亂自求生故忘生而不死盡當今之會冥然與時世爲一而後妙當可全刑名可免知止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其自用爲其自爲恣其性內而無纖芥於分外此無爲之至易無爲而性命不全者未之有也性

命全而非福者理未聞也福者即向所謂全非假物也豈有寄鴻毛之重哉率性而動動不過分天下之至易也舉其自舉載其自載天下之至輕也釋此無爲之至易行彼有爲之至難棄夫自舉之至輕取夫載彼之至重此世之常患也爲內福也故福至輕爲外禍也故禍至重禍重而莫之避此世之大迷也畫地而循之其迹不可掩有已而臨物與物不冥矣不明我以權彼而任彼自明不得我以臨人而付之自得故泯然與天下爲一而內外同福也迷陽猶亡陽亡陽任獨不蕩於外曲成其行各自足矣

呂註聖人成焉成已而成物聖人生焉則全其生而已天下之至善莫如道則福莫大於是其爲物也視聽莫及輕如羽而世莫之載也天下之至惡莫如非道則禍莫大於是其爲物也自無爲有重如地而人莫之避也臨人以德則有已畫地而趨不免殆而已迷陽則不知所往唯曲乃所

以全也山木桂漆之見伐皆自有以取之是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人之處世有治有亂遭亂而能曲全斯爲善處人間矣

疑獨註聖人當有道之時則制禮作樂成功於當世當無道之時則全身遠害以保其生聖人非有係乎生也欲其身存垂法後世謂之成可也周公之於周聖人之成也孔子之於魯聖人之生也福不出於性內而罕求之禍多生於分外而求不止性內者舉則能勝載則能行豈有鴻毛之重哉分外者寄於吾身其重如地迷者沒溺於其間而不避蓋不明禍福之本故也所謂本者戒定慧即性內之福貪嗔癡即分外之禍也臨人以德則未能冥於道畫地而趨則未能藏其迹迷陽則晦其明而無傷吾全生之行空卻其心曲順於物則各足乎性分矣山木桂漆之召患以喻不能遠害而求用以傷身者也

詳道註聖人之心豈弊弊然以經世爲事

特因時乘理應之而已世之知孔子者止於形器之間而不見其無事之際故始陳其經世之迹卒接接與之歌以信之則迹絕而心見矣所謂聖人成焉者以身徇道而成功聖人生焉者以道徇身而全生也已乎已乎至晝地而趨言今之從政者如此迷陽迷陽至無傷吾足言今之體道者如此也

碧虛註有道則樂成無道則全生能載輕羽之福者無爲之士不避重地之禍者勢利之徒夸德臨人有我厚矣驅人徇迹其道尤危迷陽謂明明晦明則行完卻曲謂退身曲全安於分內木火桂漆之喻皆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趙註接輿之歌蓋傷孔子不遇時非識孔子也天下無道聖人生焉言風出非時也人處斯時僅免刑戮足矣微福莫能勝重禍不知避言世人迷惑若此臨人以德則人惡有其美晝地而趨則人徇其迹已乎已乎言不可不止殆乎殆乎言不勝其危

迷陽迷陽無傷吾行晦其明則吾行全矣山木至無用之用乃莊子之語用以結上文數章之義

庸齋云天下有道聖人可以成功天下無道聖人全生而已方今亂世苟免於刑爲幸何敢他求處亂世而免刑全生此持一羽之福而改不知有亂世之禍常至殺戮是重於地而改不知避臨人以德取禍之道不若已之晝地而趨言其拘束自苦誠危殆也迷陽喻失本性之光明曷行於世卻曲言回護避就必至於傷吾足言其不可行也

諸解已詳不復贅釋按文中子述史篇天下有道聖人藏焉天下無道聖人彰焉句法雖同而反其意各有所主耳愚嘗謂秦漢以來諸子立言者襲南華語意不少獨經中設譬引喻未嘗蹈前人一轍而愈出愈奇是謂文可文非常文也吾行卻曲無傷吾足諸本皆然卻多音隙獨碧虛如字復正經文作卻曲卻

曲庶協上文元本應是如此傳寫差謬誤疊吾行二字識者自能鑒之

夫處人間世者君臣之分爲大不可不盡焉然當度可否之宜謹出處之節視古今而無愧超悔吝而獨全斯爲善美矣是以顏子將之衛而夫子備言事君之多患名知之相軋心氣未達譽終毀至弓旌在前而刀鋸在後者有之沉以不遠如愚之臣遽欲往化年壯行獨之君焉保其無悔所以力救止之使衛君知賢者不苟進益堅導道之心固將自化奚必輕往以資驕志櫻暴行邪顏子又陳端虛勉一內直外曲或可自全夫子謂僅免患耳胡可及化化者不言而信使人意消豈在政法繁多以啓物敵乎顏子至此無以進請問其方則是人欲空而天理將見之時也夫子乘其開悟之機告之以齊使虛心受教無聽以耳而以心無聽以心而以氣達於言下悟其未始有回心虛而形亦忘則化物也無難矣子高將使齊誨以行事情而忘其身

察風波而戒實喪顏閔將傳術誨以就不
入而和不出達虎怒而通馬情皆所以明
世患之多端外物之難必在高識之士洞
燭幾微進退以義可也至於曲轅櫟社以
無保爲保商丘異材見不神而神又申言
材之爲累而世人弗悟往往恃材求用而
不揆分度宜名顯而妬害生利鍾而禍患
至雖欲臞腫自全不可得也故是篇大意
在乎外應世而內全真道不離而物自化
古之聖賢不得已而有世俗之憤固不密
由斯道遂寓孔顏問答以發明之篇末又
引接輿之歌以祛聖賢經世有爲之迹以
杜衆人逐物無厭之心復結以膏火桂漆
之喻警世尤切唯其知涉世之難可以處
世而無難矣

太上云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一

名一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德充符第一

魯有兀者王骀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
問於仲尼曰王骀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
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
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
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
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矣假魯國丘將引天
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
與庸亦速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
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
墜亦將不與之遺寧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
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
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
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不知耳目之所宜而
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
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爲己以其知
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仲
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

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
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
保始之微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
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
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
未嘗死者乎彼且擇目而登假人則從是也
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

郭註虛往實歸各自得而足也王骀形毀
心全忽然獨往而天下莫能離況一國乎
死生人之大變彼與變俱故死生不得與
之變也夫恬苦性殊美惡情異各美其所
美萬物一美也各是其所是天下一是也
因其所異而異之而浩然大觀者知異之
不足異故因其所同而同之又知同之不
足同故因其所無而無之無美惡則耳目
無不宜無不宜而不和者未之有也視死
生如一則喪足猶遺土耳常季猶嫌王骀
未能忘知而自存遺心而自得得其常心
平往者也不能平往與物過常故使物就
之仲尼喻以止水致鑑非駘引物從己也

夫下首唯有松栢上首唯有聖人故不正者皆來求正若物皆青全則無貴松栢人皆自正則無美大聖而趨之也幸自能正非爲正以正之生與變化俱則無往而不冥心與死生順則無時而非生擇日而登以不失會爲擇斯人無擇也任其天行而時動者也故假借之人由此而最之彼何肯以物爲事乎

呂註學道者學其所不能學行其所不能行故寓言於王駘從仲尼遊者知從其所能行而不知從其所不能行則雖全魯歸之與王駘猶中分也從其能行者則立有教坐有議其教不得無言其成不得無形也從其不能行者則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仲尼王駘相爲表裏而已不以其所能而當君師之任則無用之用與庸亦遠矣孰爲死生而與之變孰爲覆墜而與之遷乎審乎無假知其所得者真不與物遷則死生覆墜而不變命物化而已不化守其宗本不離也人唯不能自其同者

視之則耳目不內通能自其同者視之則耳目不知其所宜故物視其所同不見其所喪也常季謂駘像內聖之道則爲已而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而推爲君師邪唯止能止衆止此人所以從之求鑑也夫木莫不受命於地唯松栢獨全人莫不受命於天唯舜也獨正則舜豈不以正生爲幸而正衆生哉今夫士之以勇自名者猶能雄入九軍而況官天地府萬物死生不得與之變者非求名自要之比也彼且擇日而登假其去來容與如此人安得不從而最之

疑獨註學者始未有得則虛而往終焉有悟則實而歸教者默然而喻學者亦默然而得列子云用無言爲言亦言用無知爲知亦知是也受制於陰陽而後有死生乘雲氣騎日月則死生不得與之變矣無假則盡性故不與物遷命物則至命故常守其宗也膽附於肝本同一體楚越相去蓋數千里自其異而觀雖同體而有數千之

隔自其同而觀則與道玄合而萬物皆一也王駘自聞自見故不知耳目之所宜所一言其德所喪言其形益不獨自忘其形而又使物忘已也常季謂王駘未能忘知以爲已忘心以得心得其常心未大過於人物何爲最之答以王駘獲最猶止水來鑑止者性之本然唯止於先者然後能止衆止莫非本也而松栢獨正凌霜雪以寇衆木莫非人也而舜獨正明庶物而察人倫幸能正生以正衆生正已而物正之謂也夫勇士忘生雄入九軍求名自要而猶若是泥體道者乎以無形司有形曰官天地以無物藏萬物曰府萬物寓六骸者寄而無寄象耳目者存而不用一知之所知則與造化爲一其心未嘗死故能擇日以登假去留自在也

詳道註德之充者形雖充而全德不全者形雖完而虧王駘德充於內形忘於外死生不變覆墜不遺則利害之小者可知矣審乎無假則不以內拘外命物之化則不

以末傷本萬物與我雖殊類我與萬物為一體故物視其一而不見其所喪也德充之人視聽不以耳目故不知其所宜在我忘其形之喪而全其德所有在物視吾德所一而忘吾形之虧蓋聽以耳而聞非耳視以目而見非目所以立不教而教以之有坐不議而議以之信也常心則一迷悟自殊水性本同流止斯異水以止而取鑑人以正而取最也松栢不以寒暑易其色故在木為長舜不以窮達移其正故在人為聖駘之於舜雖隱顯不同其受天地正命則一所以皆能正生以正衆生然正生者聖人之本務正衆生者聖人之餘事故稱幸焉夫勇士內存不懼之實外驗保始之名猶不以死生經懷而雄入九軍此全於氣也況全於道者乎全於道者官天地以為己役府萬物以為己備寓六骸而不有象耳目而不用一知而不為物所貳心存而不與形偕制命在內而不在外所以能擇日而登假也

碧虛註不治而不亂立不教也不言而自信坐不議也齋心問道則虛而往悟理而反則實而歸無形而心成介兀而德充也夫至人者天地不能易其德死生不能革其性即境皆冥獨立不改天地密移而我常存府藏氣異則一體之中楚越也動植道同則天地之間不二也逐聲色則耳目異宜混物我則事無好惡是故心無係着所詣皆通彼此委和得喪自泯今見學者盈門而謂得其心觀淡泊自守而謂以其心常心無迹物何為最之哉觀容必鑑止水求道當訪賢師唯其自止故能止絕衆心也植物產乎地得地氣之正者松栢動物育乎天得天氣之正者聖人率己以正而行沖默之訓是以大丈夫以道戰死生而名勢不足稱焉覆載有官動植有聚身非我有故視聽不用所知不二心奚有死哉擇日而登去留有時也假人則從是真則任己也

趙註王胎殘元人皆賤之夫子乃欲率天

下而往從焉先生之見與常人遠矣遂問其用心若何仲尼言王駘之道萬物有死生而此無死生天地有覆墜而此無覆墜蓋能審乎無假而守其宗也常季未達仲尼又以一身萬物之同異為喻肝膽楚越同而異也物與我一異而同也如是則無視無聽適乎自然物我混融又安知其足之喪哉常季豁然而悟曰彼為己之學以其知得其心言虛靈知覺之心自致知而得其心得其常心言由虛靈知覺而入於不死不生也王駘所得不過如是天下何為最之哉仲尼又舉唯止能止衆止正生以正衆生以明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又告以保始之證不懼之實始者先天地生人能保之則死生臨乎前而不懼彼勇士徇名而猶若是況未常死者乎此道範圍天地曲成萬物特寄之六骸形之耳目亘萬古而長存也登假猶昇天云

庸齋云無形無所見心成感之而化也直後猶尚遲矣假豈特也死生亦大矣一句

釋氏議論皆從此出天地覆墜猶大傳云乾坤毀遺亦墜落之義審乎無假盡見其實也命物之化言萬物受命於我宗者物之始也常人不知物同一初至肝膽亦分楚越苟知此則萬物與我爲一不特以耳聽目視也物視所一不見所喪言其觀於萬物無所欠剩讀變姦章便見此意爲已修身也以其知言人有此識知則能修此身得其心以其心言有此知覺之心則能得其本然之心本然知覺非二物特如此下語耳蓋謂人皆有知有心苟能盡之則可以爲己可以心得其常心而已物何爲最之流水止水皆以喻心能止其心所以賢於衆人衆人以欲止之心就其求止故曰唯止能止衆止此語大奇松栢竟舜得於天者獨異故能正其生以正衆生生與性字義同保守始初微驗必有不懼之實謂荆軻弄政之徒尚能不變死生況有道者乎官天地府萬物各職其職而聚所聚也六骸特吾所寄目象目而不止於視

耳象耳而不止於聽故能一知之所知而無所不知也心無所見曰死彼豈擇日而登至於道言無時不在道也立不教之教而天下化之坐不議之議而天下信之非德充於內物符於外者不足以與此此王貽所止而有以來鑑之道也學者統心求教故虛而往終則真見內充故實而歸非虛則不能受教非實則不能悟理悟理之極明白洞達物來斯鑑亦虛而已是故爲道之要無他善教者輔物之自然善學者求復其自然用不施而體自見非有以增飾之也太上云我無爲而民自化則不教之教教之至也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則不議之議議之至也先聖之所以教人者如此在受教者爲如何又彼爲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郭氏從以其知以其心爲句得其常心遠而不論成林王氏並同郭說獨呂氏從得其心得其常心爲句

上下文義自明虛齋無隱皆宗臣義今從之又受命於地至唯舜獨也正文句不齊似有脫略陳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作受命於地唯松栢獨也正正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堯舜獨也正正在萬物之首補亡七字文順義全考之郭註下首唯有松栢上首唯有聖人則元本經文應有在萬物之首字傳寫遺逸又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郭氏從登絕句假如字屬下文碧虛因之呂氏以假音遐絕句疑獨詳道王雱虛齋垂宗呂說竊詳假人無義章從登遐文義顯明謂得此道者去留無礙而昇於玄遠之域也續考列子周穆王篇登假字並讀同遐可證虛齋以假音格絕句蓋本於後篇登假於道之語云申徒嘉元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

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竟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

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金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佛然而怒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

聖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郭註我出子止羞與則者並行以執政自多明其不遜申徒謂此論德之處非計位也子產答以子既殘形而輕蔑在位欲與有德者並計子之德不足以補殘形之過

申徒謂自陳其過以爲不當亡者衆然知過自以應死者少夫利害相攻天下皆羿也不遺身忘知與物同波者皆遊羿之彀中雖張毅之出單豹之處猶未免於中中與不中唯任命耳人以全足笑吾不全是不知命而我怒之又不知命也見至人知命遺形故廢其怒而復常不知先生洗我以善道故邪我能自反邪形外也德內也今子與我德遊耳而索我外好不亦過乎子產曰子無乃稱已悟則厭其多言也

呂註申徒能外形骸以忘人之勢子產悅執政而不能忘己之勢凡爲道者所以洗心去垢而歸之明猶鑑而已今猶出言若是則是不明而塵垢所以止也我則非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故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遊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則行至於無憾而可以免焉之譬不中者命也則不幸而不免焉之譬人笑吾不全不免佛然而怒適先生之所則化於道而忘之不知洗我以善邪吾之自悟邪十九年則極陰

陽之數遊於形骸之內未嘗知吾兀也而今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

林註不違猶不避齊與之肩也子產自多執政而後人申徒所以引鑑爲喻而責之子產以申徒形殘若是而與我爭猶與竟爭善也申徒謂世人自分解其過以爲已當存者衆不分解其過以爲已當亡者寡言子產未能忘物遺形自重執政而輕兀者之德又謂與竟爭善此自狀其過而不知亡者也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知命者也弓力所及爲彀中喻已無取兀之道而兀者命也形骸之內謂道德性命之理形骸之外謂手足狀貌之間也

詳道註德充之人視富貴如浮雲以形骸爲逆旅子產挾貴以驕賤恃全以薄兀則不足以言德又何足以言命故曰遊羿之彀中不中者命也忿怒者性之塵垢既悟則垢去而鑑明此始迷而終悟者也

碧虛註子產師伯昏之道而未能忘我申徒同出師門而未能忘德況其下者予以

骸之可索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一

數語尤奇絕言人處世動是危機殺中者張弓而箭端所直之地喻世之危如此幸而不中者命也形骸內外之語皆前賢所未發

不當亡者衆飾非者多也以不當存者寡罪已者鮮也遊羿轂中喻欲全而不免皆天命也人笑吾不全則憐然而怒風火猶存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鑑於止水也與遊十九年而未嘗知元忘德忘形者也趙註世人多自文其過以爲吾不當亡足鮮以爲吾實有罪者蓋有幸不幸焉如羿善射鵠之中央乃必中之地萬有一免焉命也曾不自幸顧乃笑人我爲所笑未免不平是亦不知命也至伯昏之前則釋然矣吾與伯昏遊未嘗知吾元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言寓六骸象耳目則子即我也而索我於形骸之外言爾爲爾我爲我而不相知也子產謝曰子無重陳我知道矣

膚齋云與堯幸善四字亦奇言子既元矣縱能爲善得如堯乎不自反猶不自量自述其過以爲足不當亡者衆不述其過以爲足不當存者寡唯有德者知其有命豈人所能奈何此三句說三等人遊羿轂中

申徒安命而忘元德充於內者無戚於外也子產矜位而鄙元心徇乎外者不明乎內也同學於伯昏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言雖侍明師而猶以勢位爲尚未能相忘而化其道是心鑑不明塵垢得以止之也不當亡者衆不當存者寡此蓋申徒論足存亡言人之處元知己過而安之者少然有幸不幸一歸之於命耳則知申徒之元出於非罪者也或以此二句爲指子產未能忘形取義差遠遊羿轂中莫非中地設有中不幸免耳人處世間莫非憂患苟得免惡亦幸耳而人因其幸笑吾之不幸我猶有怨未忘己也廢然而反已亦忘矣不知先生洗我以善邪吾之自悟邪則彼已俱忘物我交化何喜怒哀之可動何形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二

名三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德充符第二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泥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為彼且靳以詖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己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郭註踵頻也人生莫之為而任其自生重身知務者也若忘其自生謹而矜之輕用其身者也猶有尊足存言則一足未虧其

德去其矜謹任其自生所以務全也使天地而為覆載則有時而息矣無趾聞所聞而出猶性孔子方復學於老聃師人以自得是率其常然舍己而效人求非常之名也故學非為幻怪也而幻怪以之生禮非為華薄也而華薄由之興故至人以為桎梏欲以真理冥之仲尼非不冥也順物則名迹立終不免乎名其為桎梏也孰能解之哉

呂註無趾亡足而所以行者未嘗忘所以行者尊足之謂也仲尼欲入而講所聞性與天道非所以汎語學者也無趾不言而出則所以相與有不吝聲者矣賓賓以學疑至人其猶未邪道以絕學為至則世之所學者至人觀之皆詖詭幻怪而為己桎梏夫唯以死生為一條不可為一貫則桎梏解矣胡為不使之然哉蓋可解者人刑天刑則不可解也

身存也以夫子之德配天地猶責其不謹不及此以迹言若以心言則孔子辭以陋請入而講所聞者是也無趾默然而喻故夫子勉弟子識之又見老聃疑夫子賓賓以學靳以詖詭名聞而不知至人之以是為桎梏胡不思所以解之蓋夫子學老聃亦世事當為非有所覩也老子以無趾未明其心故使解其桎梏無趾以為天命使然不可解也

詳道註申徒叔山之於王駘其兀同其所以處兀則異叔山之於申徒其務學同其所以為學則異即事觀之名於教為尊即道觀之名於身為累故古之得道者冥得喪於一已還功名於衆人是謂帝之懸解孰得而榮辱之哉而世人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疲蕭而不知歸窆東而不自適重囚桎梏何以異此然孔子非好異以斬名也苟惡其桎梏而思解之則是任我違命而更有為安在其為孔子哉

碧虛註尊足謂性性不虧則可稱全矣仲

尼請無趾入室講道而無趾目擊意達不言而出孔子以無趾之迹誨門人之心無趾語老聃孔子何賓賓以學子爲彼斬以幻怪名聞而不知至人以此爲刑戮也胡不思所以解之上與造化同死生一條也下與物我齊可不可一貫也天刑不可解未能泯迹也

趙註叔山仲尼問答與前章申徒子產意同孔子傳道修教使天下學者羸糧而趨之此所謂斬以詖詭幻怪之名聞者也聃謂無趾胡不使仲尼思所以解其桎梏言知此理則無係累無趾謂人生有形則有累安能高舉不在世間故曰天刑之安可解

庸齋云不知務猶云不曉事尊足性也二字下得奇賓賓恭謹詭詭幻怪言其好名桎梏者言名爲己累天刑猶天罰也此皆寓言至若無趾死者也猶務學以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此語有益於世教首章王貽得道而至命者也次章申徒

有德而知命者也此章無趾務學以補過者也南華論德充有三等與人間世所序意同夫子謂叔山不謹犯患則其死也必有以致之彼亦謂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已自知其過唯其知過斯能補過故聖門不棄焉尊足即所謂使其形者也於此而務全求得其道矣無趾以夫子爲天地圖有以覆載之夫子指其前失以爲今來何及矣無趾歎其猶若是則有不滿於中殊不知夫子之言正所以覆載之道也使無趾思所以補前行之失而爲全人形之殘元何加損焉有以見聖賢化治曲成萬物而不遺人品差殊則其成也不無等降如本篇所列者是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貽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爲妻寧爲夫子妾者數十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

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唯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汜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邈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豚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胸若皆棄之而去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者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翼資則者之履無爲愛之皆無其本矣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有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爲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貽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

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乎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郭註惡駭天下而人歸之者明不由權勢飲食而往不由形美招致而往也夫才全者與物無害故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而爲萬物之林藪哀公與處未經月已覺其有遠趣不至期年委以國政罔然而應記若而辭寵辱不驚也夫生者以才德爲類死而才德去矣故失類而走情苟類焉形雖不同而物無害心情類苟亡雖母子不足以固其志矣使形者才德也妻者武所資戰死則無武妻將安施採擇嬪御燕爾新婚皆以形好爲意故足以降至等之

情回貞女之操德全而物愛之也宜矣死生存亡飢渴寒暑其理固當不可逃也人之生也非誤生生之所有非妄有天地雖大萬物雖多而吾之所遇適在於是則絕力至知弗能違也命行事變不舍晝夜始非知之所規故非情之所留知命之必行事之必變豈於終規始在新德哉苟知性命之固當雖死生窮達千變萬化而湛然自若和理在身靈府者精神之宅不以憂患驚神使和性不滑靈府間豫不失其允泯然任之順四時而俱化也天下之平莫盛於停水內保其明外無情僞玄鑒洞照與物無私故能全其平行其法無事不成無物不和此德之不形者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也

呂註無君位則至貴之德不足名無聚祿則至富之業不足比天下皆以情求之而不得則以爲至賤而思之神無方而無不在則知不出乎四域也萬物負陰而抱陽則分矣雌雄合前妙乎陰陽而不測是以

意其異乎人悶然記若則非肯以物爲事卒授之國亦寓焉耳無幾何而行冥然喪之也豚子死母之喻言神之在母乃所以在子相與爲類也神離其母則不得類所以去之戰之有妻所以自衛戰死則無所事妻則者之不愛其屨皆無其本矣神使其形所以爲本也嬪御新婚猶以形全而致重況德全乎未言而信無功而親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死生存亡等目在人則事之變在天則命之行日夜相代知不能規吾何容心哉和者神之所好靈府神之所宅其神和豫通而不失於兌則其神無卻而不見有晝夜之間與物爲春是與物接而生時乎心者也水平而明其性然也內保外不蕩勿撓之也喻人之性亦然萬物皆備則成萬物爲一則和德者成和之脩德不形則同於初物安得離其所自生哉

林註哀駭它無位無祿惡駭天下准才德內充所以衆歸之不役乎分外故知不出

乎四域與物爲一故雌雄合乎前也悶然
記若無心而不係貌無幾何而去難進易
退也豚子之於母生爲已類死則不類矣
喻君子以才德爲類而不以形骸爲愛形
謂六骸耳目使其形者道德性命之理也
戰死而無用翼則者之無用屨喻形以才
德爲本非其本則形無用也嬪御前爪穿
耳娶妻者以形傷不使蓋擇形全者爲用
況全德之人乎死生存亡飢渴寒暑事變
命行日夜相代雖有至知不能度其所始
唯才全者無得無畏任之而已故不足以
滑和不失於允悅日夜無卻忘變之至與
物爲春有以生之也此言造化無極事物
日生而不物者未嘗死接而生時乎心謂
至人因時接物感而遂通而已停水均平
天下取法德不形者亦若是也德者和成
之脩化行而不知所以化德不形者物不
離功成而不知所以功也
詳道註王駘以兀而取物最哀駘它以惡
而物不離蓋有尊形存焉雖兀猶全也有

至親存焉雖惡猶美也所謂至親者才全
而德不形是也故丈夫婦人之所慕鳥獸
之所親以至國君願授之國非使物保而
物自保之也母愛以使形爲本戰者以勇
爲本行者以足爲本哀駘它所以存而見
任去而見思者有本故也德全則顯而爲
才才全則入而爲德德不形則自死生存
亡以至不失於允不以物易已也自日夜
無卻以至生時乎心不以已忘物也內保
之則無失其實外不蕩則無感其名所謂
德者脩其性而復於成和而已哀公之於
孔子始爲君臣而終爲德友其悟也蓋亦
微矣
碧虛註權勢叢綠可以活人故衆歸之今
匹夫而衆歸者以德爲丘也已性也生則
已類死則失類豚母亡其已性豚子失其
已類故棄而走喻哀公鮮德而至人遠之
也娶以旌武屢以飾足戰死則足皆忘其
本飾安用哉死生至寒暑十六目是爲塵
網凡涉世者莫能逃委之天命是曰德充

然猶爲方內之士彼遊方之外者儵然縣
解入於大妙故仲尼得以忘言哀公絕其
所問也炎涼事變晨夕不停雖巧歷規度
莫定乎前誰復計其終乎靈府既虛自然
和理開豫通達不滯常有允悅之懷虛妙
之心未嘗間斷也春氣茂養同聖賢育物
之心水停之盛爲大匠之所取法德在內
則成身施於外則和物成和之理非脩莫
就也執民之紀而憂其死未能芻狗萬物
忘國則身富忘勢則德充矣

趙註哀駘它即不言之仲尼時仲尼自衛
反魯形容醜惡故曰衛有惡人焉丈夫與
之處思而不能去猶諸侯敬之婦人願爲
妾喻弟子從之和而不唱述而不作也君
位衆祿喻道濟天下而爲素王也知不出
域雌雄合前言所知不過日用之常所見
不越夫婦之愚而所以與人異者何也哀
公遺形取德授之國政未幾而去仲尼喻
以豚子食於死毋少焉覺非已類棄之而
走燔肉不至孔子不稅冕而行豈得已哉

戰死之無用。娶猶則者之無用。屨也。嬪御新婚。又以喻才全德不形。死生至寒暑十六者。人所不能免。循環晝夜。莫規始終。而不足以亂吾天。和入吾方寸。盎然歡然。萬象皆春。接而生時感。而遂通也。水停之盛。天下爲法也。德脩而成。和則同。物德離。物則形。形則非德矣。此哀公所以稱孔子爲德友也。

肅齋云。知不出乎四域。言所知不出乎世外。雌雄合手。前與物狎也。即漚鳥不驚之意。豚子之喻。謂人之愛惡不在形之美惡。戰死不用娶。非行禮之喪。猶則者之侵無所施也。此明德在內。而不在外。嬪御不翦爪。不穿耳。貴全其形。不事脩飾。新娶者免役。禮記有之。此借全形以喻全德。死生窮達。事變。行日夜迭運。於前雖知者不能求其始而不足。以滑胃中之和不入於靈府。不動其心也。日夜無卻言日新不已。與物爲春。遇事皆樂也。接而生時乎心。接猶感時猶時中之時。隨事所感而應之才全。

謂全質性德不形。言不顯伐內。保外不蕩。形容水平。可法之意。成全性中之和。是其德之脩也。德不形者。無所往而非德。故物不能離焉。非君臣也。德友而已。與孟子友之云乎。意同。

按雌雄之義所解不一。或以爲禽獸者。本於列子。雌雄在前。尊尾成羣之說。竊考經意。丈夫與之處。思而不能去。婦人願爲女之語。則雌雄合乎。前言丈夫婦人歸之者。衆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妻資。舊來從資。絕句。娶者飾武之具。形似方扇。以木爲之。衣以白布。畫以雲氣。夾車兩邊。所以自衛也。資或訓用。訓送。或畧而不言。殊無確論。後得無隱。講師從娶。絕句以助釋資文。從理順經旨。大明續考禮記。禮弓篇。同人置娶。孔子之喪。飾棺牆置娶。又置絞衾。設簾娶。絞音久。簾音柳。同禮作柳。娶。又明堂位云。周之璧娶。鄭氏註。天子八娶。皆戴璧垂羽。諸侯六娶。皆戴圭。大夫四娶。士二娶。皆戴綏。保

飾切據此。則古者喪禮。通用娶。非特爲飾武。設竊原南華本意。謂先聖制禮。使人養生送死。而無憾。周以棺衾。飾以柳。娶。貴賤隆殺。各當其宜。所以慎終也。若戰而死。則非正命。又失用師之道。故其葬也不以娶形。且不得全歸。何望儀物之備哉。亦猶則者之不受其屨也。此章從上文豚子食於死母。起喻至此。又疊喻以結之。不過形容德充於內者。無假於外德。餒於中者。外飾無益也。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乎心。言才全德不形者。至和內蘊。接物無間。若青陽流布。無不被生育之恩。蓋以無心爲心。故能無感。不應。謙溪先生不去憲前草云。與自家意思一同。亦此義。或問方其不感。不接。和安在哉。曰。如樂在懸聲。無隱乎爾。

武林道士褚伯秀

德充符第三

閨政支離無脛說衛靈公靈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脛肩有痠大癭說齊桓公桓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脛肩有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_レ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_レ忘此謂誠忘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爲尊約爲膠德爲接工爲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_レ斷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_レ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螯乎大哉獨成其天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

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郭註其德長於順物則物忘其醜長於逆物則物忘其好德者世之所不_レ忘形者理之所不_レ存故忘形非忘而忘德乃誠忘也遊於自得之場放之而無不至才德全者也而知約德工四者自然相生其理已具故聖人無所用其已物無妄然皆天理所趨當任之而已形貌同人而極若然水故浩然無不任而獨成其天也天人非情之所生則生豈情之所知惠子未解形貌之非情而復有問莊子謂以是非爲情則無是非好惡者雖有形貌直是人耳情將安寄不以好惡傷身任當而直前者非情也因自然而不益生止於當也惠子猶未明生之自生理之自足莊子又告以生理自足於形貌之中任之則自存好惡之情祇足以自傷耳倚樹據梧言有情者之自困此世之所謂情而云天選明夫情者非情

之所生而況他哉

呂註無脛大癭以德長而見美於二君形有所忘也人不知存其神是所忘役於視聽思慮是所不_レ忘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_レ忘此謂誠忘特形有所忘而已誠忘則聖人之所遊物不得_レ遊而皆存者也若然者以知爲尊尊非本幹也以約爲膠所以約散也以德爲接所以續異體以工爲商非所以爲器也聖人不謀惡用知不_レ斷惡用膠無喪惡用得_レ不_レ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故無待於外有人之形無人之情以其所遊在誠忘故也羣於人則遊于世俗是非不得於身則休乎天均得其小者屬於人大者屬於天也貌則動作威儀無非道形則六骸九竅天而生所以爲人者足矣莫爲疑其不可以無情乎惠子直謂無情若木石不可以爲人莊子謂吾所謂情是非不得於身也吾所謂無情不以好惡內傷其身也若是則足以有其身何必益生哉惠子不知即動而靜乃據梧以求靜

唯不知此即是不得其所為使形為天之
所選而以堅白鳴也

林註形者世所不忘德者世所忘也人能
不忘世所忘而忘世所不忘則才德全矣
是謂誠忘聖人所遊列子謂觀其所變遊
之至者也智者謀所出故為孽約者物之
束故為膠德成已以應物故為接工造器
以營利故為商此四者世人之所為聖人
則不謀不斲無喪無貨惡用四者為四者
雖人事亦天所以養人者既受食於天惡
用人為敬聖人形與人同故羣於人情與
人異故是非不得於身形小所以屬乎人
情大所以成其天也惠子知其情而不知
所以情莊子謂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合性
命之情而言所以成乎天者也好惡之情
應物而也身無與焉不益生則能盡其生
理而無所措其情道貌天形不傷於好惡
斯足以有其身矣今子外神勞精何樹據
梧此皆有情之所累也天選子之形容與
物獨異子又益生惑衆若公孫龍之白之

掄能勝人之口而不能服人之心此不知
性命之情而受役於造化者也

詳道註聖人之道無方而無乎不在無體
而無乎不為則其心無適而非遊也遊者
逍遙自放無所係累之稱所謂惡用知惡
用膠惡用德惡用商者乃其所遊也知因
謀而出約因斲而興德因喪而有二因貨
而作四者皆世人相養之具德充之人無
所用之天食而已聖人形與人同故眇乎
小哉情與人異故獨成其天聖人非無情
也好出於不好惡出於不惡因其自然而
不益生謂之無情可也人之生也形選於
天性靈於物其德未嘗不充特牽於物而
有以害之去其害而德充矣惠子之多言
害之尤者故是篇以非惠終焉

碧虛註二君之中其說忘形而未忘德
也聖人遊於忘形忘德之外雖日用知德
而不自矜故勝孽等事無由萌兆不謀利
害何用知不斷情性何用膠無喪於物何
用德不植貨財可用商已上四事一曰天然

而養者也蜷蜷轉丸蜘蛛結網不謀之知
也雲龍風虎松柏女蘿不斷之膠也禽獸
林藪魚鼈江湖無喪之德也物物自利各
各營生不貨之商也此乃天之所養故曰
天食有形無情望之似木雞矣一尺之面
容貌不同者道與之也六尺之體空窾無
殊者天與之也皆非情之所有天任子之
形者豈有情哉喑聵而自生耳今子有人
之形與衆無別而強以堅白同異之辯鳴
噪於衆人之前而自謂賢者猶躍冶之金
何得不怪哉

趙註無服大癭形惡可知二君悅之而視
全人忘其形而親其德也形惡可忘而世
人不忘德不可忘而世人忘之此真忘矣
聖人遊於斯世慮知過而至於欺立約以
固之慮德不足以及人教以質遜有無聚
天下之貨也聖人之所以為聖則無此四
者故曰不謀不斲無喪不貨也眇乎小哉
形也整乎大哉德也惠子猶疑無情何以
為人答以吾謂無情者不以好惡內傷其

身此直指以告而惠子猶有枝辭莊子警之曰夫子外神勞精疲役甚矣若子之形一旦爲天之所取尚能騰口說以肆堅白同異之辯邪

腐齋曰義云德有所長形有所忘言愛其德而忘其形世人知有形而不知有德此真忘也聖人有所遊即心有天遊知以處事約以檢身接於外而忘於內商賈猶賣名聲於天下也心有天遊則知此四者皆爲吾累故無所用之天食猶大爵德知前論皆以爲美此則以爲惡鼓舞其筆有失點檢處有人之形已下乃莊子尋常有此語惠子因而問之天與之形有物也道與之貌物必有則也吾所謂無情者忘好惡而不傷因自然而不益今惠子外神勞精於堅白同異之辯且天授子形何乃自苦如此邪

德有所長者悅在德而不在貌形有所忘者捨乎貌而契乎心此二士之所以見知於二君二君之所以見稱於後世

也聖人之所遊亦不出乎人間世從容逍遙以觀其變行不以足視不以目故物無遯形人無遯情而其憂世之心未嘗一日去懷也夫聲名妖孽所以滑性而以之爲知由是貪詐生焉結繩之約由於朴散而執之如膠由是欺誕生焉工匠作器所以給用而貿易爲商由是巧僞出焉此皆時俗之弊也真人猶觀有以反之故斷曰不謀惡用知不斷惡用膠不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其言意亦切矣此還淳反朴之要適聖人復出不易斯論人能脫去膠孽等累則與天爲徒何世患之能及有人之形飲食起居同也無人之情是非好惡不動於中也眇乎小哉此形之在天地整乎大哉此德之在性情也以已之性情復已之自然豈假他人哉道與之貌無論美惡安之而已天與之形無論壽夭全之而已常因自然而不益生知不益則必不損夫復何所措其情今惠子不務內充

其德徒以言辯求合天下之情以至外神勞精據梧而瞑則其爲知能所役亦困苦矣故告以天之所以選取汝形而爲萬物之靈者豈但以堅白之辯鳴噪於人間而已由階而升致極乎性命道德之奧乃聖乃神可企及也痛惜惠子累於才而溺於辯昧乎性而惑乎情是因知而失德學者之大病殊弗悟人之至情本無好惡好惡因物而有情與物忘則俱化矣常因自然而不益生是謂無情之情何以辯爲使惠子而頓悟還淳反朴進乎無知則德可充而性可復何患乎人之不契物之不應哉物得以生之謂德乃天賦粹美所以成形尊生由是而充之性與天迫可得而聞也大德本乎天而充之在人可不自愛重乎物之符契持應感小節以印德充之驗其成功大業則有相天地贊化育者焉故王貽足以起敬於夫子將欲引天下而從之則其修爲必有大過人者且不教不議而

學者虛往實歸自非以心契心而死生無變。命物守宗而化由己出其能至是乎。視所一遺所喪以見得道者忘形唯止。能止衆止。明夫以虛而來鑑。凡此皆所以充之之道也。德充而爲物所歸。猶松栢之於衆木。堯舜之於百姓。豈特以正生爲幸。幸在能正衆生。而一己之死生禍福。非所芥蒂。故擇日登假。去留在我。何肯以物爲事哉。申徒無取元之過。而招元視元猶全也。子產以執政之貴。而傲元雖貴猶賤也。無耻而辱足存。所存有重於足者。天刑之不可解。則一安之命。而與全人無異矣。哀駘它之雌雄。合乎前使哀公忘其惡。而願授國此非愛其形愛使其形者也。故泰和內運。疵癘外消。德與日新。道通神化。事成而不以功自處。無往而不爲物所歸矣。哀公以仲尼爲友。德尊而位可忘也。靈公視無服爲全德。尊而形可忘也。聖人所遊與物無際。誓乎大哉。獨成其天。是能忘人之所不忘。而粹美所歸。有不得而辭者。惠子辱於

才而薄於德。遂問好惡之情。答以性命之情。所以深救其失。使道貌天形不傷於好惡。有形無情。常因乎自然。至是則德充物符。彼己兩盡。是非好惡化於忘言。何在乎外神勞精。而以堅白鳴哉。

太上云上德至德。孔德玄德。皆德之充者。善結無繩。約天下將自賓。不召自來。有德司契。皆符之謂也。而南華發揮爲尤詳。至取殘兀厲惡之人。以標論本。蓋所以爲尚形骸外德性者之戒云。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四

名四

武林通士 褚伯秀 學

內篇天宗師第一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未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得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羣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能登假於道也。若此。

郭免註。知天之所爲。皆自然也。則內放其身。外冥於物。任之而無不至。夫爲者不能爲。而爲自爲。知者不能知。而知自知。真人遺知而知不爲。而爲自自然。而生坐忘而得。故知稱絕。而爲名去。人之生也。凡天地所有者。不可一日無然身之所有者。知或不知理之所存者。爲或不爲。知之所知者。寡

身之所有者衆爲之所爲者少理之所存者博人之所知不必同而所爲不敢異異則偏成而真喪矣知人之所爲有分故任而不強知人之所知有極故用而不蕩一體之中知與不知闇相與會此惟知之盛而未知遺知任天必有待也若任天而生則遇物而當吾生有涯天也欲益之者人也人莫非天治亂成敗皆自然耳有真人而後天下之知皆得其真不逆寡則所順者衆不雄成則非恃其爲縱心直前羣士自全非謀譽以至之直自全當而無過非以得失經心言能登至於道若此之遠也呂惠卿註知天之所爲則知吾之所自生者天也莫之爲而人無與焉知之所不能知也知之所能知者人之所爲則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以知養生非以生隨知所以能盡年而不中夭世所謂知之盛者無過於此然不免有患蓋所謂知天知人必待知而後當知非道之真而待以爲當所待固未定也則安知吾向之所

謂天者非人乎所謂人者非天乎唯真人有真知則以不知知之而無所待也天下是非不一則從衆而已從衆則不免於逆寡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剛則不免於雄成也詢謀僉同則不免於謬士此皆聖人應世之迹而非其真真人者體純素而無我則雖過也不得不遇何悔之有雖當也不得不當何自得之有若然則登高我所爲也將誰慄水火亦我所爲也將誰濡且熱知固非道而真人真知能登假於道也若此

林疑獨註天之所爲人所不知而必以人之知養之一身之中凡在形骸之內吾所不知形骸之外吾所知也爲之飲食爲之動止皆所以養其不知也夫思者有形無思者無迹今以有形之思而思其無思則知養不知亦明矣知之所養者薄而不知者不逃其養故曰盛也知雖盛而不免患猶有待而後當故也有待則未定而忘其知與不知豈復有所待庸詎知吾所謂天

之非人人之非天乎唯其不逆寡衆以是而順之不雄成衆以是而先之不謬士衆以是而歸之其過其當理之適然何悔何得之有若然者登高不慄不濡不熱此至妙之理非真人莫能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

陳詳道註知天之所爲命也知人之所爲義也知天不知人則以命廢義知人不知天則以義廢命皆道之一偏而非至也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則其生也自然而已人之所爲必資所養而後致夫知非道也資之以入道必有待而後當也知天之所爲所待者天也雖當乎天不知有人知人之所爲所待者人也雖當乎人不知有天是所待者特未定所知不能無偏非真知也真人之於知無億也故不逆寡無爲也故不雄成無待也故不謬士若然者或過在於經世而吾不知其所以過或當在於循理吾不知其所以當也不知其爲高故登而不慄不知其爲水火故入而不濡不

熱是知之登假於道也

陳碧虛註天之所為降清妙之氣霞從育萬物人之所為運神和之氣營衛百骸若乃知天無為而不空人有為而不滯者斯為至矣清妙之氣不知其所從來謂之獨化獨化者天然而生也知之所知者有涯之知知之所不知者無涯之知以有涯之知養無涯之知不越分而求知是知之盛也然猶患在乎知有待有當莫若都忘而任之境之對待特未定也豈知天然之非人事人事之非天然乎若然者心冥沖漠迹混置塵昇入太虛昭然無際也

王雱註凡有知者必用知以傷生唯學道者知不出乎道知不出乎道此養其所不知而能登假於道者也

待則未定也若夫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朝聞夕死彼且惡乎待哉孟子盡心章正明此理

膚齋口義云人事盡時天理見是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也知在我所待在外或不求而得或必求而得皆不可得而定若謂出於天又必求而後得若謂出於人又有求而不得者詎知天之非人人之非天乎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此言有道者也寡不足也當不足之時即聽順之功雖成亦不以爲雄誇也士同事東山詩勿士行枚無心而爲故曰不暮事不以失爲悔不以成爲喜皆委之自然也不慄不濡不熱即無入而不自得之義登假猶云深造也

褚氏管見云由知己而知人由知人而知天此知之正也天本無爲今言天之所爲者日月星辰之所以運陰陽寒暑之所以行也人之所爲者善惡逆順之所以著禍福得喪之所以成也既知此

矣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所知謂知之所及人事可料天理可推者是也所不知謂非知可料非數可推恍惚杳冥神鬼神帝者是也終天年而不天此特爲知人而言故云知之盛耳猶待知而後當故所待者特未定也又豈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人之非天乎天人混融乃真知也齊物論云知止乎其所以不知是已寡謂貧約之時成喻盛大之時處約當以順運則害生處盛當以謙雄則禍至褻士以事釋之義長即經所謂不思慮不豫謀是也若然者應酬接物之間過於事情蓋適然耳何悔之有當於事情亦適然耳何自得之有譬夫飄瓦虛舟無心於逐物故物亦不忌之以是而登高何者爲憐以是而入水何者爲濡以是而入火何者爲熱哉因知而升至於道猶若此況忘知而頓悟者乎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

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謚言若哇其嗜欲深者天機淺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脩然而往脩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郭註寢不夢無意想也覺無憂過即安也食不甘理當食耳真人之息以踵乃在根本中來噓言若哇氣不平暢深根寧極然後反一無欲與化為體泰然任之故往來而不難終始變化皆忘之矣豈直逆忘其生猶復探求死意邪不問所受者何遇之無不適也夫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物無節則天理滅矣真人知用心則皆道助天則傷生故不爲也

呂註無思慮則寢不夢無嗜欲則食不甘然後其息深深而以踵矣踵者氣之元息之所自起身以足爲踵息以所自起爲踵皆以其至下言之深之又深則至於無息矣衆人失守而屈服者其謚言若哇求息

以踵可得乎其天機淺物觸則發也其息以踵則去物遠矣知生而悅死而惡出而訢入而距以棄其所謂脩然者則是以心捐道憂生而忘其生之所始畏死而求其死之所終不能喜而受之忘而復之昧於自然而益生焉是以人助天也

疑獨註真人夜寢旦覺不異於人不夢無憂則異於人蓋心無思者魂開而不遊乎物其寢所以無夢形無爲者神開而不役乎物其覺所以無憂其食不甘猶不食也其息深深者真人之氣藏於深眇踵者身之下極氣藏於密而不暴於外也息者鼻其所自而心爲之主屈服者爲人沮制其氣挫折故噓言不平暢而若哇噓者受食之處嗜欲深者神馳識昧察其天機止在肝膈之上面目之前去本遠矣孟子曰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是也不知悅生則其出何訢不知惡死則其入何距脩然往來至神不動而已不忘所始歸其根也不求所終一付之命耳方其生也不

問何物喜而受之及其終也不思所歸忘而復之是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也詳道註古之真人其寢也魂不交故無夢其覺也形不開故無憂味而不味於味故食不甘直養而不耗其真故其息深不

悅生不惡死則其生死也任天出不訢入不距則其出入也任物若然者脩然往來而已夫累於物者忘其始趨於利者求其終其受有所不適其復有待乎思唯真人不忘所始而歸其根不求所終而至於命故受而喜之忘而復之無思也不以心捐道無爲也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碧虛註神凝者不夢心空者無憂無所嗜故不甘也真人火在水下故其息無所不之衆人水火相亢故不寧極嗜欲深者天機淺真水濁則天光昏爲道者無悅惡自任者無訢距不忘始則存其本不求終則不預謀不用心而棄大道不益生以致不祥此真人之行也

虛齋註無寢無覺無食無息此真人也息

自喉出衆人皆然至於寐熟喉中略略所謂噤言若哇也悅生惡死出入距所謂欲深機淺也真人無是則往來自由矣故能不昧本然之天與物相爲無窮也受而喜之不累於生忘而復之反其本也不以心捐道則心與道一不以人助天則人與天一也真人之於天道安乎自然而已。腐齋云其寢不夢神定也其覺無憂與接爲構而不以心闕也其食不甘即無求飽之意其息深深道家修養之論實原於此。神定則息深自踵而上至於口鼻神無所養則出入之息止於喉間而已靜躁不同體於身者見之若內無真見言語只在口頭所以易屈服於人看參禪問話者可知嗜欲即人欲天機即天理深淺言消長之分數也此段一句是一條貫道書釋典皆從此出自不知悅生已下只說出生入死事不忘始不求終即是原始要終之說受形於天安得不喜全而歸之無所係念也不以心捐道即心是道也不以人助天壽

天有命人力無所加也

其寢不夢與覺同也其覺無憂與道同也食不甘則淡乎無味息深深則不離其根真人之息以踵此是養生家與學南華爲憫世人逐物喪真神衰氣耗不得已而發露斯旨人多疑踵字說之難通蓋以喻身之下極若能反求諸身見其息之深深則知所謂踵矣衆息以喉人所共知息之所自來者即踵也嗜欲熏蒸重閭淫塞息離踵而不能復止往來於喉間是以略爲外物抑挫則其氣屈服不伸而噤言若哇易繫云失其所守者其辭屈此皆由於嗜欲深錮有以賊其天機非天機之淺也不忘所始即受而喜之不求所終即忘而復之不以心捐道竊疑指應是緣徇也逐也庶協下文不以人助天之義齊物論不喜求不緣道可證音存而字訛耳。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頤凄然似秋燠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不知其極

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已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借務无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郭註所居而安爲志雖行而無傷於靜其顙頤然大朴之貌體道合變者與寒暑同其溫嚴無心於物故不奪物宜無物不宜故莫知其極其亡國也因人心欲亡而亡之燠若陽春蒙澤者不謝凄若秋霜凋落者不怨夫聖人無樂也莫塞而物自通無親也任理而物自存時人者未若忘時自合之賢也不能一是非之塗而就利違害則傷德累當矣善爲士者遺名而自得故名當其實福應其身自失其性而矯以從物受役多矣安能役人若狐不借務光之徒皆舍已效人徇彼傷我者也。呂註其心志者志於道也容寂則神凝不動顙頤則反朴無態凄然似秋非有所惡

煖然似春非有所愛喜怒通四時則同乎
天和所以與物宜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吾
無心於惡之也澤萬世不爲愛吾無心於
愛之也其於物也因其自通其於仁也天
下兼忘其於時也行藏在我困而不失其
所守者君子所守異乎凡民者士也忘高
深遺死生者役人也故自聖人仁賢以至
役人雖尊卑貴賤之不同要皆有所謂真
然後足以充其名若狐不借務光之徒皆
役人之役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唯無所爲
而爲之乃所以自適其適也

林註其心志忘已也其容寂忘物也其顙
頽忘形也凄然似秋真人之義煖然似春
真人之仁喜怒通四時則人民鳥獸各得
其宜其神不疲其德不喪何有窮極哉聖
人用兵非得已也因其有罪而伐之故不
失人心湯武之事可見矣聖人利澤所及
者廣所施者遠而未始有心以愛人堯舜
之心可見矣聖人任物之自通非有心而
樂通之也不可得而親踈是所謂至仁也

賢者動與天時冥會非求會於天時也欲
一夫道必齊利害而通之反是則非君子
也行名則唯名之逐而失己之修非士也
役人者自立而足以使人失其本性而忘
身作偽則受制於人非役人也

詳道註內無所汨故其心志外無所動故
其容寂殺非爲威也生非爲仁也其顙頽
然則不爲物感可知矣聖人用兵因人所
欲亡而亡之故不失人心義之盡也因人
所欲利而利之故不爲愛人仁之至也其
於物也以不通通之其於仁也以不親親
之蔽於天時則人事廢非賢也關於利害
則情偽紛非君子也行名失已伯夷之徒
是也亡身不真申徒狄之徒是也

碧虛註心志一之而已容寂反照也顙如
顙之不動數方若朴也知天則通四時知
人則與物宜忘外利則得內利慎內害則
遠外害身名兩全謂之善士忘身徇物受
役多矣若狐不借之徒皆受役亡身者也
趙註其心志忘當作忘其容寂靜也其顙

顙然確實之貌凄然煖然順乎四時與物
宜而莫知其極無所往而非順也亡國而
不失人心則殺之而不怨澤施萬世不爲
愛人則利之而不庸通物近利不足以言
聖有親則私不足以言仁隨時變遷不足
爲賢利害不通不足爲君子行名失已不
足爲士有所徇而亡其身則不能復奮動
矣若狐不借之徒皆亡身不真者也

庸齋云志者有所主而一定之意顙然大
貌凄然怒也煖然喜也無心喜怒猶四時
之春秋隨事而處各得其宜而無一定所
止之地即所謂接而生時乎心也用兵毒
天下施澤愛天下皆以無心行之則亡國
亦不怨被其德者亦曰帝力於我何有自
樂通物已下一段皆譏誦聖賢以明真人
之道不可及也

志字諸解多牽強不通趙氏正爲忘字
與容寂義協其論甚當元本應是如此
傳寫小差耳其顙顙然若老聃出沐之
時也自前古之真人形容至此言其不

以死生利害動于中故外貌能若此喜
怒通四時則與天合道與物有宜則與
人合德又惡知其窮盡哉用兵亡國而
不失人心人忘乎我也澤施萬世不為
愛人我忘乎人也聖人盡已之性而通
物之性蓋出乎自然非用心而樂通之
也至仁無親而博愛賢者無時而不中
君子之於利害通而一之無所避就而
禍患亦未嘗妄及焉行所以成名名所
以表行失已則無其實非士也亡身而
趨於僞者受役而已何足以役人不役
於人而自適者其唯真人乎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四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五

名五

武林道士 褚伯秀 學

內篇大宗師第二

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
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
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濔濔乎進我色
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曄曄乎其未
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悒乎其忘其言也以
刑為體以禮為翼以知為時以德為循以刑
為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
世也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為循
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為勤
行者也

郭註真人與物同宜非朋黨也下之而無
不上若不足而不承也常遊於獨而非固
守曠然無懷乃至於實暢然和適故似喜
也動靜行止常居必然之極不以物傷已
而無所趨也至人無屬與世同行故若厲
也誓乎未可制高故而自得連乎其好閉
綿邈深遠也刑者治之體而非我為禮者

世自行而非我制知者時之動而非我當
德者彼所循而非我作以刑為體者任治
之自裁雖殺而寬以禮為翼者順世之所
行故無不行夫高下相受不可逆之流小
大相君不得已之勢承百流之會居師人
之極者任時世之知委必然之事付之天
下而已矣丘者性之本物各足於本付羣
德之自循斯與有足者至於本也本至而
理盡矣

呂註真人與物有義而非朋盛德若不足
而不承也先聖嘗嘆觚不觚真人之觚觚
矣與世推移非堅而不能自舉者也其道
彌滿六合而未始有物然而居其實者也
邴之言炳受而喜之崔亦猶催促而後動
濔乎進我色而容物也與乎止我德不失
已也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則厲乎似世猶
可制也誓乎大哉則不可制也連乎好閉
不與物通故曄曄乎其言也此皆言其似
而不可以狀求也仁者於殺則矜之以其
愛之也不仁者於殺則快之以其惡之也

真人無所愛惡則其殺也豈不綽乎哉此則見其所體矣克己復禮則視聽言動莫非禮也用之爲翼以行於世而已入於不古不今則豈有時哉物殊而後有知是其不得已於事也以德如軌轍之可循則有足者皆可與之至於丘也丘者中高之地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凡此皆用吾真而已何勤行之有哉

林註真人與物宜而不爲黨心若不足而其道首出萬物之上老子云後其身而身先若不足而不承也與有自適舂者獨立而人皆可入故曰不堅其道舒張雖虛而不華也喜則其色炳煥在則迫而後動進其色而不藏止於德而常靜夫惟進我德故厲乎其似世夫惟止我德故警乎未可制終則退藏於密連乎好閑悅乎忘言而至矣以刑爲體者其殺如秋冬理之當然雖殺而綽然有餘也禮者德之華所以行於外有翼之象以知爲時者因時之自然不得已於事也丘者地之高有足者皆可

至以德爲循亦猶是也此皆真人出而與人同者亦何嘗經心哉

詳道註其狀義而不朋不可得而親疎若不足而不承不可得而貴賤舂而不堅行雖弗圓而非固守虛而不華文雖弗實而非滅質郢乎其似喜暢然自適也崔乎不得已迫而後應也潘乎進我色蓄精於內發神於外也與乎止我德利用於外不蕩於內也厲乎警乎連乎三者至爲去爲也悅乎其言至言去言也真人之道至於去爲去言者以刑禮知德爲本而已矣經中多以山喻道丘喻德藐姑射之山隱乎粉之丘具茨之山崑崙之丘是也真人之道用之不勤而人真以爲勤行者是親萬物之衆而疑天地雕斲之勞也

碧虛註真人之容狀非有朋黨也復能謙冲若愚卑而不受舂而不堅虛而不華郢乎其似喜崔乎不得已言其虛曠悅懌應物有節也潘乎與乎言其溫顏教育厲乎警乎則聽厲而仰高也連乎好閑悅乎忘言

此真人之道不可測識者也而刑禮知德治世之具必有以體翼特循之刑不寬則失治體禮不與則化不行知不明則事留滯以德循禮然後能行於道也土高曰丘人物之所歸聚有足言能行者皆可至也真人無爲自合天理世人見其成功則以爲勤行者也

趙註與物宜而非黨周而不比也中不足則外物易入此無所入實若虛也舂有稜角易與物忤堅而不舂則舂不舂矣虛而不華大而非夸也郢乎其似喜外洋洋見於顏色中實迫而後動也潘乎進我色安安而能遷與乎止我德和而不流也厲乎其似世有人之形無人之情也警乎未可制廣矣大矣物莫禦也連乎好閑無關鍵而不可開悅乎忘言默而成之也刑禮知德不得已而應世之道也以刑爲體象刑惟明藏於不用也以禮爲翼知和而和必以禮節之也以知爲時動靜不失其時也以德爲循言與有足者至於丘丘山也有足

人也與之者無足也特寓形骸象耳目人見其不行而自至真以為有足也

庸齋云義而不朋中立不倚也憊然若不足而不自卑承觚德之隅也觚而不堅有德之隅而無圭角也張手舒暢貌虛者有若無不華實也邠邠似喜不喜崔下也處世應物有不得已之意適乎充悅貌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故曰進我色與乎自得之貌進我德吉祥止止也望之厲然與世人同而其中實有崔乎不得已之意整乎未可制不屈於世也連乎密也好閑不欲開口方其未言似不欲言及其既言亦若不言故悅乎其忘言也兩句一意以刑為體雖殺而綽綽乎無忤我心也以禮為翼行於世而徇俗也時乎用知是不得已而應事也循天德之自然而無所容力譬人登丘山有足行者皆自至不必謂勤勞而後至也

此言真人之狀者其心善備而不可測姑即其形似者論之義而不朋與物宜

而非黨也若不足而不承自卑者人尊之也在衆人則宜物必黨不足必承矣觚而不堅廉而不剝也虛而不華實若虛也邠乎崔乎則言其情似喜於濟人利物又似乎不得已蓋無心之應斯真應也適乎進我色睟然見於面人喜即之也與乎止我德愛人也以德人亦樂得之此皆言其德容之盛有以化物厲乎難釋崔本作廣乎言德量廣無不包足以容斯世所以整乎大哉獨成其天也連乎其好閑莫見其根門若是則真人之道不容聲矣禮刑知德皆先王治世之具行乎自然與民宜之德則循之而皆可至於高循謂安而行之非必勤勞而可得也陳碧虛照文如海張君房校本喜已世下三乎字並作也與上下句協似亦有理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不一也一其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死生命也其

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卑乎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吻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郭註常無心而順彼故好惡善惡與彼無二無有不一者天也彼彼而我我人也真人同天人齊彼我曠然無不一冥然無不任知死生者命之極非妄然也真人在晝得晝在夜得夜以死生為晝夜豈有所不得今人有所不得而憂虞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卓者獨化之謂人之所因者天之所生者獨化人以天為父晝夜寒暑皆安之而不敢惡況卓爾獨化於玄冥之境又安得不任之哉真者不假於物自然不可違豈真君命而已故證以涸魚之喻與其不足而相愛豈若有餘而相忘夫非譽皆生於不足至足者忘善惡遺死生與變化為一又安知堯桀之所在邪

呂註夫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異故其好之者美與善也而美善出於此不好之者惡與不善而惡與不善亦出於此則好與不好一也一猶水之湛然者其不一猶水之波流亦水而已知此則非獨止而後止也然有一有不一者其一與天爲徒退藏於密也不一與人爲徒吉凶與民同患也莫之致而致者命莫之爲而爲者天死生之相爲夜旦出於命與天則人之有所不得與此物之情也吾何爲哀樂於其間哉以天爲吾之所自生身猶愛之況生之所自生其爲父也卓矣獨不愛之乎苟惟知其卓者而愛之則生無足忻明矣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苟知其真者而聽之則死無足距明矣性命之源獨處乎人僞之陸而响濡以仁義之濕沫不若相忘於道術之江湖而不知死生聚散也蓋悅生惡死者情無死無生者道譽堯非桀亦情而已知兩忘非譽而化其道則所以忘死生者未始不同也

林註此言刑禮知德皆真也故復明好與不好冥爲一致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則一與不一復爲一矣天人齊等無有高下豈復有一與不一之相勝哉死生之理命也陰陽之常天也真人任其自然在晝得晝在夜得夜以死生爲晝夜豈有所不得與然猶有患慮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卓者天地之祖真者萬物之母物自天生以天爲父樂從而不敢違況天之祖乎以君爲勝乎已猶以身死難況萬物之母乎涸魚濡沫不若相忘於江湖以喻大道之世物各逍遙難犬相聞民不往來及至後世道散朴離跂踈踈爲仁蹙蹙爲義父子兄弟懷情相欺始思所以治之譽堯非桀紛爭無已不若相忘於自然也

陳詳道註一者無迹於天下卓然獨立塊然獨處天得之以清地得之以寧侯王得之以爲天下正是以古之得道者始於致一中於抱一終於反一此真人所以無適而非一也萬物本一而不一者物之私意冥夫一者則知物之私意亦一而已故入而一則與天爲徒出而不一則與人爲徒與天爲徒而不失人與人爲徒而不廢天則一與不一復爲一矣夜者旦之藏死者生之始觀夜旦之不足係則死生豈足卹哉故真人無情於生死而生死與之皆則夫人之有所不得與皆者物之情也人知以天爲父以君爲尊而不知所謂尊者尤當愛真者尤當守也至仁無親則有恩以相生養者不足於仁也至知無知則有情以相非譽者不足於知也江湖譬道之廣大故言道者多以水喻之

碧虛註得與猶相與人之不能一好惡同天人齊彼我者皆物情之所係也彼唯知尊愛天命而未識保其妙道唯知死節事君而不知外身修真魚失水則相濡沫適江湖則忘矣人昧理則相非譽得此道則化矣

趙註好之也一弗好之也一好惡在人我則無好惡也天則無好惡人自有好惡耳

何勝負之有。知夜旦相代。天之所爲。死生相代。命之所爲。通乎晝夜之道。則知死生之說。人而不知此理。則悅生惡死。情皆然也。子之所以孝其父者。以父爲天也。而在已之天。不知愛可乎。臣之所以忠其君者。雖死不顧。而真君之所存。不知尊可乎。魚處陸而思水。人處亂而思治。皆不免悅生惡死之情。相忘江湖。相忘道術。則生死一理。何喜何懼哉。

腐齋云。一自然也。造化也好惡之異。同皆不出乎造化之外。故一與不一皆一也。人能同好惡。則知天故與天爲徒。以好惡爲異。則知人而已。故與人爲徒。真人無好惡異。同無分乎天。人但循自然而已。涸魚之相濡沫。喻人處世有爲相忘於江湖。喻體道無爲也。譽堯非桀一句。是其獨見自得。處無祭亦無堯。無譽亦無毀。兩忘而付之自然。是化之以道也。

此論真人好惡出於至公。亦猶無好惡也。故好亦一。弗好亦一。其一也。不一

亦一。其一與天爲徒。本乎自然。無所不一也。其不一與人爲徒。或出使然。不純乎一也。以道觀之。一與不一。一而已。天不人不因人。天不成亦何相勝之有。蓋恐世人泥夫迹之不一。而失其理之大同。故又喻以人之生死。猶天之有夜旦。凡戴天履地者。俱不免而有所不得。與知者。皆物情蔽之耳。若攝情歸性。混合天人。則可以與知死生之理。猶夜旦之常。而不足芥蒂也。人以天爲父。而猶專愛之。況已之卓然者乎。君愈乎已。而身猶死之。況已之至真者乎。此又直指道體。以示人人。能反求其卓然至真者。則知吾之生死。乃一念之起滅。一氣之往來耳。儻不明此。則失其所以生何異魚之處陸。而啁濡以濕。沫視相忘於江湖。爲何如哉。

南華自謂吾爲是論。亦無異譽堯非桀。未能相忘。而化其道。蓋欲人忘言。而以心契之。又所以掃其迹也。

武林道士 楮伯孝 學

內篇大宗師第三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遷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遷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不得所遷而皆存善夫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有待乎

郭註形生老死皆我也故形爲我載生爲我勞老爲我佚死爲我息四者雖變未始非我我奚惜哉死生皆命也無善則已有善則生不獨善吾死亦善也言生死變化之不可逃故又舉無逃之極然後明以必變之符將任之而無係也夫有力之大莫大於變化揭天地以趨新負山嶽以舍故

故不暫停忽已涉新則天地萬物無時不移世皆新矣而自以爲故舟山日易而視之若前交一臂而失之皆在冥冥中去矣故向者之我非復今我我與今俱往豈常守故哉不知與化爲體而思藏之使不化雖至深至固無以禁其日變也無所藏而任之則體天地合變化索所遷而不得此乃常物之大情非一曲之小意也人形是萬化中之一遇耳豈特人形可喜而餘物無樂邪聖人遊於變化之途放於日新之流萬物萬化與之萬化萬化無極與之無極誰得避之哉夫自均於百年之內不善少而否老猶足以師於人況玄同萬物與化爲體其爲天下所樂不亦宜乎

呂註大塊之於我固無情也苟爲善吾生則善吾死必矣吾何悅惡哉物無大小心存則存心亡則亡苟爲非道未有存而不去者故藏舟藏山於壑澤可謂固矣吾心一遺則忽然失之夜半玄極之時有物於此徙而藏之玄極之處非有力者能若是

乎夫藏小大得宜而猶有所遷以有涯之生藏無窮之宇宙而欲其無遷豈常物之情哉天下者萬物之所一得所一而藏於所一則彼有力者雖欲負之而走將安之哉非真知不足以與此

林註大塊造物之名於形言載於生言勞老則無能爲而自佚死則不期息而自息真人無佚無息此特爲勞生者言耳夫能善吾生之理則死亦善矣生而不能充其善死何望於善乎舟取其浮而能移山取其止而不動夜半喻冥理無迹有力者指造化負之而走言其推移也夫形隨化遷物豈守故俯仰之間已涉萬變世人操必化之器託不停之運爲化所遷不自知也故莊子有舟山壑澤之喻唯物物而不物於物者造化所不能移也甯能曰運轉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與此意同若夫藏天下於天下則無所藏而都任之索所遷而不得此常物之大情合於性命之理而與化爲一也夫以無生無死之性託於有

變化之形亦萬化之一過耳何獨喜之有
形有生不出百年而使其形者固無終始
所遇何極其樂可勝計邪聖人之所遊者
藏天下於天下之道故無所不存也善天
善老善始善終雖未忘生死亦能盡性故
可為人師法而況至命而能物物萬物之
所係一化之所待者乎

詳道註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載我勞我
爲可惡矣而人悅之佚我息我爲可樂矣
而人惡之此無他無道以善之也道之善
吾生乃所以善吾死其生若浮其死若休
吾之在我任其所存而不使負趨之在彼
豈私其藏以固其所有喜其形以矜其所
遇哉夫藏舟於壑藏小也藏山於澤藏大
也夜半非可見也有力非可禦也舟之於
山小大動止雖殊而爲有力者所負趨則
一然則人之於化將爲靜以藏之與將爲
動以藏之與化非動靜所能免孰若藏天
下於天下曠然與化爲一邪常物之大情
莫不與化爲一特累於物而論於小者而

已聖人遊於物之所不得遯故不係於物
而物之所係不待於化而化之所待也

碧虛註大塊元氣也我者靈物之稱靈物
本無生老死於何而有由其有形也則是
我本不載爲有形故我本不勞爲有生故
我本不佚爲有老故我本不息爲有死故
觀此道之善能生物則必亦善能死物矣
今且以樂天爲善吾生知命爲善吾死又
何欲焉夜半有力者陰陽不測之神負之
而走造化不停之謂也且藏物者寧無術
而物將逃也曷能禁之然物不在藏理有
不遷者庸詎知之乎夫飛不知沈則沈藏
矣此不知彼則彼藏矣是謂自藏非物藏
也此常物之大情而非假借達人以宇宙
爲一室則失天下之有矣非藏而何天下
者動植萬類之總名所謂藏者密移而不
覺也夢爲鳥而屬天夢爲魚而沒淵所化
無極樂亦無極何獨遇人形而喜之乎物
之所不得遯者造化也聖人遊於無心無
化之途則物皆存矣人之倣倣徒美其迹

至一無迹萬化所宗有善有待皆非懸解
也

趙註生爲行人死爲歸人生必有死行必
有歸造物之所以善吾生善吾死者在此
安乎自然而已舟壑山澤是藏小大有宜
陰有以轉移之而不自覺也言有形終有
變遷若藏天下於天下則上下四方古往
今來須臾不能離又安得而遯哉形色即
天性天性即形色常物之大情言人與物
理皆然也夫具有骸而爲人猶喜悅之況
使其形者乎聖人知圓形世間不逃乎數
與之爲無方所以皆存也天老始終處得
其善人猶效之況運於無形而能形此形
者乃萬物所係一化所待善之善者也可
不尊之乎物有萬而化則一者此也
腐齋云藏舟藏山夜半負走之喻言人之
爲計雖至深密而有不得自由者藏天下
於天下則付之自然無所遯矣萬物之真
實處常如此人皆以有形自喜而不知人
之一身千變萬化萬物皆備於我其樂可

勝計哉。聖人遊心自然，無得無喪，故曰遊於物之所不得遊，而皆存善。夫善老善始，善終，造物能此人，猶效法之，況道乎？萬物所係一化，所待只是說道，其立言則一節高一節，莊子筆勢如此。

大塊本以言地，據此經意，則指造物載我以形，猶云以形載我，百骸具而神乘之，蓋不得不載也。勞我以生者，起居飲食痛痒寒溫，皆所以役我，蓋不得不勞也。佚我以老者，血氣既衰，形體日耄，志慮日消，蓋不得不佚也。息我以死者，氣竭神逝，四大各離，偃然寢於巨室，蓋不得不息也。由是知世人當生而憂死，皆妄情耳。但於其生也，思所以善吾生，凡傷生悖理損人害物者，不必爲則吾之死也惡得而不善？蓋生吾者造物而善吾者我也，其生其死何有異哉？藏舟藏山，喻人處造化中而欲逃造化之遷變，不可得也。凡天下之物有藏必有遷，遷則不存矣。唯其無所藏，故物不得遷而

皆存，物不得遷而皆存之處，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是也。得是而遊焉，任其無心之遇，曠然達觀，無往不存。此藏天下於天下之道也。雖出機入機，生化萬變，見其日新耳。物安所遷哉？世人執於私見，往往認物以爲己有，謂舟山爲不遷之物，豈澤爲可藏之地？形質有不化之方，不悟夫冥樞潛運，寸晷不停，物與地者與形俱化而不自知也。然則欲超遷化，將有道乎？曰：無藏無執心，與天遊，欲求見在，猶不可得，又惡知所謂遷化哉？善天善老，諸本皆然。唯陳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作善少善老於義爲優。

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狝犴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

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郭註：無情之情，無爲也；常無之情，無形也。古今傳而宅之，莫能受而有之，咸得自容，莫見其狀，未有天地，自古固存，明無者不得有而無也。豈能生神哉？不神鬼帝而鬼帝自神，不生天地而天地自生，故知神之果不足以神而不神，則神也。夫道在高無高，在深無深，在久不久，在老無老，無所不在，而在皆無也。上下無不之，不可以高卑稱，內外無不至，不可以表裏名，與化推移，不得言久終始，常無不得謂老也。自狝犴氏得之以挈天地，至騎箕尾而比列星，道不可得此言得之明，其自得耳。生之難也，猶獨化而自得，既得其生，又何患生之不得而爲之哉？爲之則傷其生矣。

呂註耳目得之而視聽手足得之而運動
豈不有情乎寒暑得之而往來萬物得之
而生育豈不有信乎然求其爲之者不可
得是無形也或不言而喻或目擊而存是
可傳也而莫得而有之不可受也以心契
之胎然而合是可得也而莫得其朕不可
見也萬物之生未嘗無本根而此則自本
自根萬物因天地而後有此則未有天地
自古固存鬼帝得我以神我則不神雖鬼
帝猶無靈響也天地得我以生我則不生
雖今日猶爲太極也高深言其形久老言
其時我則無形無時所以道隱無名也古
之聖人雖隱顯不同未有不得道而爲聖
者非特稀希氏至於傳說而已道爲天下
母自天而下未有不得道而立者非特維
斗日月而已此非人情所能測然亦不過
得道者能之此其所以爲大宗師歟
林註情謂性命之情信者其中有信莫之
爲而常自然陰陽之所不能役也道有情
於萬物故物生而不違然成功而未嘗有

爲應物而未嘗有形也夫可傳可受者未
離乎物可得可見者未離乎色傳無所傳
故不可受得無所得故不可見輪扁之子
不能受之於父也象罔求珠可得而不可
見也靜曰復命自本也各歸其根自根也
自古以固存能存存而不變也神之在人
爲鬼神之在天爲帝聖人之死曰神言其
死無異乎生也凡人之死曰鬼言其生無
異乎死也然則盡人之神吾先乎天地矣
老子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故在高爲
無高在深爲無深在生爲不生在老爲不
老也自稀希氏至傳說總論得道之人意
與老子昔之得一章相類太易者未見氣
太初者氣之始未見氣爲父則氣者母也
斗爲天之綱維堪壘神名馮夷水神有吾
製名禹強北海神名西王母以至於傳說
皆古之得道者其事不可盡考當以心求
之無泥其迹也
詳道註感而遂通有情也有情故有信寂
然不動無爲也無爲故無形齊物論云可

行已信而不見其形又曰有情而無形道
其可易知邪唯其如此故可傳之於心而
不可受可得之以性而不可見以其傳無
所傳得無所得故也其原則自本自根未
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其用則神鬼神帝生
天生地上下無常存非可以高深言也變
化無常體非可以久老言也神鬼神帝則
道者神之父也生天生地則道者神之母
也自稀希氏以至傳說言古之得道者或
升于天或蟠于山或潛于淵而皆能全其
不亡之壽不測之神此所以爲大宗師之
妙也
碧虛註常善救物有情也感而遂通有信
也有情而無爲有信而無形所以可傳不
可愛可得不可見也鬼爲陰主帝爲陽君
陰陽之所以不測者爲其有神也天地之
所以生生者爲其有道也道之高深久老
固不可以心思言議而無所不在焉老君
自天地谷神萬物侯王而言得一漆園自
稀希至傳說皆言得之斯又忘其一矣是

以道之通變千聖莫窮也

趙註有情有信可得而名言無為無形不可得而名言可傳而不可受有情有信而實無可受者可得而不可見無為無形而實無可見者鬼之所以能靈帝之所以能主宰者皆以此而神也此下中言道之功

用其義甚明不待詳釋

肅齋云前段不說道字到此方提起道字說大宗師也情信皆實也無為無下手處無形無方體也可傳不可受不可見唯造道者知之闢尹子一章發得傳授字甚明自本自根原其始也未有天地此道固存是曰無極而太極鬼者造化之迹帝者天之主宰鬼帝之所以能神者此道為之天地亦因道而後有是曰太極生兩儀故不知其高深久老也自稀帝氏以至傳說言皆得道而後能如此也

自篇首敘真人之道死生之理至此則又論道之體及上古得道之人以證之語雖奇異理實明白諸解論之詳矣其

間神鬼神帝之語尤為吊詭輒陳管見附于條末云鬼帝即陰陽自本自根無形而神者也運動而生天地可名可道有形而神者也其為體也無在無不在無為無不為又何高深久老之足議哉竊詳此義本於道德經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玄牝亦陰陽異名能知玄牝之門則知鬼帝之說神則處陰陽之中而互為體用是謂無方不測之妙也信能知夫生天生地者則我身之所自來不期而知知既知所自來則其去也有昧然者乎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六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七

名七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內篇大宗師第四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撓寧撓寧也者撓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

家參家聞之疑始

郭註外猶遺也物者朝夕所須切已難忘外生則都遺之也遺生則所遇即安豁然無滯見幾而作斯朝徹也忘先後爲見獨無古今與獨俱也係生故有死惡死故有生無係無惡則無死無生矣任其將迎故無不將迎任其毀成故無不毀成夫與物冥者物榮亦榮未始不寧榮而任之莫不曲成也自聞之副墨以至玄冥玄冥者所以名無而非無又推寄於參家玄之又玄也自然之理有積習而成者故七重而後及無之名九重而後疑無是始也呂註人間道則憂患不能入所以年長而色穉有聖人之道者得其大本大宗有聖人之才者能以是道推之天下國家也卜梁倚有其才而無其道故守而告之由粗以至精已外天下而後外物外物而後外生外生而後朝徹言沈冥於有身自省至是徹而爲旦也見獨者彼是莫得其偶無古無今參萬歲而一成純也不死不生則

死者我殺之而我未嘗死生者我生之而我未嘗生將迎成毀雖皆櫻之而我未嘗殆故名曰櫻寧櫻寧者櫻而後成者也道以體之爲正則文墨所論者乃其副也洛誦謂綿絡貫穿而誦之子孫者言道之所生在乎此也瞻明見理之明聶許蹈而行之也需役需物而使之於謳詠歌以樂之也自副墨至瞻明學而有所見自聶許至於謳行而至於樂然皆未足以爲道之體玄冥則無見無知參家則無亦不立疑其爲始而莫知其爲始乃其所以始也林註道者命之配才者性之能有聖人之才已盡性矣有聖人之道則至命也言聖人之才非無道也出而濟世所主者才也言聖人之道非無才也入而無爲所主者道也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引之而入於無爲似亦易矣猶守而告之三日然後外天下七日而後外物九日而後外生天下與物忘之猶易生者人所難忘外生則不生而能生生是爲道之極致夜氣存而

朝亦徹之然後能見獨獨者離陰陽而無偶見非目之所及也無古無今非世變所推不死不生則至於命矣命物而不命於物能殺生者也物物而不物於物能生生者也其爲物也亦強名故任物之將迎成毀也夫物爲物所櫻則動亂而不寧唯道則櫻而後成也副墨翰墨本洛者出書之地誦者記習之也瞻明有見而明理聶許附耳而相許也需役有待而行於謳見於詠歌玄者妙之體冥者明之藏參者一所以絕有二所以絕無參者空寂之名而後疑無是始也製此九名以喻聞道必有漸也詳道註物者身之累故外物而後能外生生者道之累故外生而後能朝徹蓋夜氣不忘故朝而能徹道無與偶故所見者獨合古今爲一時通死生爲一貫則無將無迎無成無毀純氣不虧於內萬物莫櫻其外而色若孺子不足怪也彼生之徒則殺生矣而殺生者不死彼殺之徒則生生矣

而生生者不生其爲物也往者無不將來者無不迎成者無不毀毀者無不成此以摠而成者也

碧虛註有聖人之才質必資聖人之妙用
臨聖人之妙用必資聖人之才質若守朴不變未可言其備守而告之謂其可傳也
外天下則知土苴之可遺外物明緒餘之不足顧外生者悟嗜醜醜之虛幻朝徹者獨見曉焉見獨視道無匹也無古今通萬世也不生不死復於宗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謂戮貪生之賊者身存進益生之妄者速死也物榮而已寧隨成不能傾副墨教典也洛誦習讀也見理曰瞻明耳告曰聶許需役則待用於詎則詠歌玄冥謂幽漠參寥謂造極疑始則莫知其未始有始也

不生化物者不化正明此理自將自迎自毀自成一任乎物之自然而無不將迎無不毀成未嘗不與物接也榮寧者人爲此語所榮絆忽有所悟衆理皆解是摠而後成也子葵又問何從而聞斯語副墨書也洛誦言也瞻明視也聶許聽也需役行也於謳歌也玄冥默會參寥求之於遠也疑始意其有初皆寓言也

膚齋云道與才俱全五帝三王之外伊尹周公孔子而已三日七日九日不必強解但言一節高一節耳朝徹者胃中朗然如平旦澄清之氣見獨者自見而人不見也無古今則無死生矣殺生不死生生不生言雖殺之而不爲死生之而不爲生也無將迎成毀即是自然而然也雖摠擾汨亂之中而其定者常在是摠而後成也因言而後書之簡策則墨之副也苞絡而讀誦之依文而讀背文而誦猶子生孫也後文同前解謂道從讀書而後有得做出許多名字到了歸之造物玄冥有氣之始參寥

無名之始疑始又是無始之始蓋言道雖得之於文字實吾性天之所自有者也

道者所以建中主極啓迪人心才者所以開物成務恢規創業聖人以天下爲心任教化之重於斯二者蓋不可偏廢焉權夫二者之重輕則寧處道而有餘無或流於才勝所以女偶之化卜梁猶守而告之恐才之障道而難入也始外天下特遺其粗外物遺其在彼者外生遺其在我者在我猶遺則無所不忘矣朝徹明物之所未明見獨觀物之所不觀無古今則時不可拘無死生則形不能定以死爲危則不能殺生以生爲恩則不能生物矣唯其無將無迎無成無毀所以無不將無不迎無不成無不毀也其名爲摠寧郭氏摠同參今定如字人處世間日與物接罕有不摠拂其心者衆人則摠之而亂聖人則摠之而寧之而亂道之所以喪摠之而寧道之所以成也亦猶常應常靜之義但立言頗

奇後文副墨至疑始諸解備悉茲不復贅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子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願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間而無事跼蹐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子爲此拘拘也子祀曰汝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鵲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而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

郭註體化合變則無往而不因無因而不可當所遇之時世謂之得順任而去世謂

之失安時處順謂之懸解一不能自解則衆物共結之能解則無所不解也天不能無晝夜我安得無死生而惡之哉

呂註曲僂發背至句贅指天言病之拘攣而可惡此特陰陽之氣有沴耳其心閑而無事是以雖跼蹐而不害於鑒井鑒井者反照於性之譬又將以子爲此拘拘若厭其生而以發子祀之問浸假而化者凡三而予之所體者則一此所謂萬化而未始有極也予何惡哉以無有爲首以生爲脊

以死爲尻神則轉之者也故以尻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生之來不能知則得者時也其去不能禦則失者順也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則無所懸此所以爲解也若非時而求當順而逆則是物有結之而不能自解者也來不能却去不可禦則知物不勝天矣吾何爲惡之哉林註四人皆知道之士能以無有生死爲一體遂與爲友自由僂至指天言子輿之病狀人受陰陽之氣而生今有此疾是二

氣災沴之所致然形雖有疾心閑無事跼鑒井歸之造物欲顯物理故寄茲嗟嘆耳夫身屬造物則隨陰陽之變浸假而化臂爲雞爲彈子因而求時夜鵲炙浸假而化尻爲輪神爲馬予因乘之而不辭蓋隨化而安何所違哉有生死則有得失得非我得係乎時而已失非我失順乎理而已此所謂懸解有生則懸無生則解也子輿謂使我如此者天也天者物之所不能勝吾何惡哉

詳道註首與脊尻高下不同而同於幻形無與生死去來不同而同於幻事此所謂死生存亡一體者也左陽主生故左臂言爲雞右陰主殺故右臂言爲彈得爲可樂而安之不爲樂所動失爲可哀而處之不爲哀所遷有哀樂之謂懸無哀樂則懸解也夫水性非凝也凝而爲冰則水失其所融土性非立也立而爲墉則土失其所安人性之結於物亦猶是也要在解之以復其本而已

碧虛註以七尺之軀即太空之體無有死生存亡而一貫之也莫逆於心逆則非友矣左臂為難因而求司晨右臂為彈因而求鵠多尻柔陰以喻輪神強陽以況馬子因乘之而遊豈更駕哉死生猶外之而況哀樂乎得其變則乘時而動失其化則委順而靜此乃達觀明脫者也其不能自解者為死生變化之所結縛也
趙註子與舉化雞化彈輪馬之喻因而求時夜鴟天乘之而遊固無是理但借以明浸假化而為異物不過順物所宜而已何容心哉繫者為形係累解者吾今而後知免也
膚齋云首脊尻只是首尾始終人自無而有既有有而後有生死也偉哉已下皆言其病狀使我為此拘拘者造物也浸假一段最奇言假使造物漸漸化予之身以為他物吾將因而用之此即順造化而無好惡之意是雖寓言亦自有理懸解者心無所係着不能自釋者有物結之萬物豈能

勝自然之理哉

按此四人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與之為友與庚桑楚篇始無有而有生俄而死以無有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尻孰知無有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為友義同諸解論之詳矣下文郭氏從有淦為句餘解因之青義載崔氏本從其心為句閑而無事屬下文亦自有理人之園形天地間已為造物所拘而今所病孿拳若此是又為形所拘也雖陰陽之氣有淦於外而心閑無事躡躡鑑井始嘆為形所拘似亦未能忘情終安於天所賦則亦何惡之有假使化予之臂為雞彈因而求雞彈之實假使化予尻神為輪馬因而求輪馬之用既入化機當隨所遇而任之其可拒邪得者時失者順即是適來夫子時適去夫子順也此所謂懸解懸則係於造物解則造物不得以係之矣而不能自解者物有以結之唯順

自然之理而不忤不距可以解此結縛故曰物不勝天也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犂往問曰叱避無怛化倚其尸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矣以汝為將矣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擇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鑊鄒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

郭註死生猶寤寐耳於理當寐不顧人驚將化而死無為怛之自古或有違父母之命未有能違陰陽之變者也當死非所禁橫有不聽之心適為悍逆以速其死非死之罪也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理常

俱也人耳人耳唯願爲人也金之踊躍世知不祥生非故爲時自生耳矜而有之亦妄乎人知金之有係爲不祥明已之無異於金則所係之情可解寤寐自若而不以死生累心也

呂註鼠蟲人之所甚賤而氣形之散爲肝與臂又其所惡者也於斯時也問以所賤所惡蓋以考子來之所安知陰陽之於人不翅父母而聽之知大塊之息我以死而善之則安用問其奚以汝爲奚以汝適邪夫躍冶之金人必以爲不祥人之願爲人也亦然今一以天地造化爲爐冶則鼠肝蟲臂無往而不可吾何容心哉成然寐遂然覺言死生之際若寤寐之從容不爲之變也

林註鼠肝蟲臂物之微小者與齊物論蛇蚺蜩翼義同言造化之變無窮人所不能知也子之於父唯命之從而不敢違人受命於陰陽奚翅父母死生變化亦聽之而矣或爲鼠肝或爲蟲臂隨所遇而安彼造

化者近吾死安敢拒捍苟或拒之罪在於子彼何罪哉

詳道註鼠肝怒之存乎內者也蟲臂怒之見乎外者也人生天地間欲捍陰陽之命而莫之聽何異乎鼠肝蟲臂乎陰陽之於人不翅於父母而不可不從也以身譬冶金不可以踊躍而必爲鑄鄒凡以明其無喜怒於生死耳

碧虛註道在屎溺而況於鼠肝蟲臂乎世之違尊親之命者謂之不孝則逆變化之理者豈曰順道邪造化近吾死若不聽而抵捍者是自悖其天真於化何罪譬夫大冶鑄金範猶不可違化豈得逆哉成然寤交則寐遂然形開則覺交開之形雖殊寂寞之性一也

趙註奚以汝爲奚以汝適言無所用汝也將化爲鼠肝蟲臂之微不可知也鑄金爲劍唯大冶之所爲犯形爲人唯化工之所命爲鼠肝爲蟲臂吾又安能知之哉成然寐全歸之義遂然覺蘇醒之義也

庸齋云鼠肝蟲臂言物之至小者便是趙州云火燒過後成一株茅草之論唯命之從不聽則捍即前段物不勝天之意鑄金之喻亦奇絕實誼陰陽爲炭萬物爲銅自此中出成然寐遂然覺以生爲寐以死爲覺却下六字如此結上一段文意真奇筆也

古之所謂交者唯其莫逆於平日故能規正其將死當子來妻子環泣之際叱之使避無驚其化則異於常人之所爲矣又語以人處世間萬物之一而所謂人者不知其幾億萬計則何以汝爲此又釋其滯念而開其曠懷也鼠肝蟲臂言生之至微而不足道者設使造物所命亦安之而已其可距乎於此有以見灼知生死之理則無適而非樂無時而不安推其緒餘足以濟朋友之危解世俗之感豈小補哉大塊載我以形至善吾死也重舉前文以證蓋慮常人之情畏死而不得免則預爲他生之計毫釐

係念萬劫縈纏譬夫躍治之金亦祇以異而鏤錙不可必得矣是以至人以天地為爐造化為冶萬化無極吾與之無極何必曰人耳人耳而憂其不得邪又況於鼠手蟲手肝手臂手觀古人之所以自處者若此則豈生死所能拘蓋以生為寐死為覺故也以死為覺則何時而非覺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七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八

名八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內篇大宗師第五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熱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使汝往吊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為附贅縣疣以死為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塵

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彼又惡能憤憤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郭註體天地冥變化者雖手足五藏未嘗相與而百節同和相與於無相與也未嘗相為而表裏俱備相為於無相為也若乃役心志以恤手足運股肱以營五藏則相為愈篤而內外愈困矣能忘其生則無不忘隨變化何所窮極相視而笑莫逆於心明至親而無愛念之情也人哭亦哭俗內之迹臨尸而歌方外之志夫知禮意者必遊外以經內守毋以存子若乃矜乎名聲牽乎情制則孝不任誠慈不任實父子兄弟懷情相欺豈禮之大意哉夫理有至

極內外相冥未有極遊外之致而不冥於內者也。吊者方內之事施於方外則陋矣。以生為附贅懸疣氣之時聚非所樂也。以死為決疣潰癰氣之自散非所惜也。死生代謝未始有極故不知勝負之所在聚散變化皆異物也。所假雖異共成一體故忘肝膽遺耳目任理而直往五藏猶忘何物足識哉。其所以觀示衆人者皆其塵垢耳。夫遊外者依內離人者合俗故有天下者無以天下為也。雖為世措枉但與汝共之。明已常自在外也。人之與魚所造雖異其於由無事以得事自方外以共內然後養給而生定莫不皆然各自足而相忘也能遊外以冥內任萬物之自然使天性各足而帝王道成斯乃畸於人而侔於天也。以自然言之則人無小大以人理言之則侔於天者可謂君子矣。

呂註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歸根復命之處也。登天則遂於大明之上遊霧則入於杳冥之門故撓挑無極無所終窮。

彼以反真為樂則臨尸而歌乃所宜也。先王制禮使人平好惡而復人道之正則以反真為樂者豈非禮意哉。遊方之外則與天為徒故以死為樂而不足哀。遊方之內則與人為徒故以死為哀而無敢樂。若三人者與之為徒而樂其死則倍死忘生者衆矣。無三人者則綢繆於死生之間而不能解亦至人之所哀也。內外之志不同此所以不相及。孔子使子貢往吊欲其知禮意不出乎性命之情而天下之妙理有不。在禮法之間也。遊乎天地之一氣則非陰非陽以生為附贅懸疣則以生為喪而修之以死為決疣潰癰則以死為反而樂之也。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則非以為實肝膽耳目忘而遺之則反覆終始不知端倪又安能為世俗之禮哉。孔子以為己則遊方之內而盛稱方外之高子貢疑其雖遊方內而所依者或不在此蓋所遊者迹而所依者心也。天之戮民言天刑之不可解若孔子則體性抱神以遊世俗安有所依足。

以累其心哉。是以遊方內而不必出安天刑而不必解也。此非吾所獨與汝共之又引魚以喻人穿池而養給不必大水也。無事而生定不必方外也。相忘江湖則非特穿池而已。相忘道術則非特無事而已。畸人侔天所以外而不內也。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則謹於禮法而不知性命之情者是也。

林註有相與之道無相與之事有相為之心無相為之迹。登天遊霧致虛極也。撓挑者宛轉於造化之表相忘以生者不戀生無所終窮未常死也。編曲織簾也。而已反真我猶為人所以發猗嘆之聲子貢怪而發問二人以子貢不知禮意所以相視而笑也。脩己德行無有禮法外忘形骸俱同死生其道難測無以命之。孔子曰彼遊方域之外者予遊方域之內者方外禮之意方內禮之文內外勢殊則不相及矣。與造物者為人則造化不足擬其用遊乎天地之一氣則天地不足極其壽附贅懸疣者。

氣之聚決痼潰癰者氣之散異物者生死變化同體者六骸耳目異物既為假同體豈其真哉遺內忘外莫知終始言其與化為一也孔子拘於仁義禮法故以為桎梏亦猶天刑之不可解也蓋不得不然故云與汝共之多六子貢見三人者不耦於人道故問畸人孔子曰不耦於人道者求似於天道則侔於天者以天言之為君子侔於人者以天言之則小人也聖人能天能人混同萬物又何畸人侔天之有哉

詳道註形者造化之所為命者造化之所賦不能順形則於拘拘不無惡不能順命則於喘喘不無怛子祀順形子來順命二者雖殊其於以無為首以生為養以死為死一也然而順形未能忘形順命未能忘命若子桑三友登天遊霧撓挑無極此忘形也臨尸而歌顏色不變此忘命也忘形故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忘命故反覆終始不知端倪此方外者之所為若天孔子則居方內而不辭安天戮而不避無事而生

定不必方外而後樂猶魚之穿池養給不必江湖而後安以道觀之孰知小人之非君子君子之非小人邪然則君子小人以畸侔於天者言之彼三人者特賢於天之人而已聖人混同物我無往不適又何區區於畸人侔天乎

碧虛註無相與者自與無相為者自為自與則自治自為則無為此所以為相忘友登天遊霧高蹈絕塵也事撓而挑去莫然無際故能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也編次歌曲鼓琴相和多六非為衆戶也欲嗟警衆人耳哭泣蹕踊禮之文安生順死禮之意修行無有不見踐言之迹無以命之未知其為君子乎方外者妙意方內者粗迹彼數子者方將與化俱而遊乎太空同混茫而不二以生死為水漚之生滅豈天雨之固為哉假合五行之異物託手造化之一體墮形體故忘肝膽黜聰明故遺耳目出自虛無入於空洞溷世莫染自得方外之趣安能為繁偽之禮以示衆人哉達人以目依

為務而以依聖迹為戲傳故雖聖賢趣異而應物不別也魚得水則相忘於波濶人得道則相忘於行路由其穿池而各養無事而全生也順天然則忘禮法修禮法則失天然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失天然者也人之君子天之小人脩禮法者也能兩全者其為孟孫才乎

趙註相與於無相與以至無所終窮此姑射神人之道也前章但能齊死生此則有不死不生者焉子反琴張鼓琴歌和以反真為樂而笑子貢之不知禮意孔子知其道之所存發明忘肝膽遺耳目之妙子貢因問夫子將依方外邪方內邪孔子謂我與汝皆桎梏於禮法是天刑之不可解也穿池而養給求安乎水也無事而生定求安乎道也多六魚不離乎水人不離乎道遊方之內也相忘於江湖相忘於道街遊方之外也畸人者與人不耦而與天合矣天道則真人道則偽此其所以異也膚齋云相與以無心相為於無為登天遊

霧縹緲無極即遊乎萬物之表相忘以生無所終窮即不忘所始不求所終也往待事猶助原壤沐柳之類編曲織箔也及真即復初禮意猶云禮之本也此或謂莊子寓言按禮記載原壤理首之歌則知自古以來有此離世絕俗之人不待學道而後有也脩行無有言無德行與造物為人即是與造物為友遊乎天地之一氣言遊乎物之初贅疣癱瘓喻此身為天地間長物必決之潰之而後快即勞生息死之意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即地水火風假合為身之論反覆終始不知端倪則彷徨逍遙何所不適哉子貢問夫子所依者方內邪方外邪天之戮民即天刑不可解故不得為方外之人與汝共之者欲與之言方外之樂也穿池而養亦足自給言得水不拘多少得道則隨其分量以為生畸人獨異之人故合於天以爲君子則人以爲小人人以爲君子則天以爲小人矣莊子之所謂君子有譏侮聖賢之意蓋謂禮樂法度

皆非出於自然必割斗折衡使民不爭而後爲天之君子也亦憤世疾邪而有此過高之論

相與於無相與淡以成交也相爲於無相爲靜以成德也登天遊霧則飛行無所拘相忘以生則不知有身世逍遙物外何所終窮哉一笑莫逆則神交心契目擊道存非後世薄俗當面論心背面笑之比也子桑戶死孔子使子貢往待事則桑戶之爲人可知二友鼓琴相和以反真爲樂則其旨趣亦不凡矣子貢習乎禮文宜其怪而見問蓋禮意所在唯遊方外者知之且夫子非不知此也使子貢往觀而發其所問欲有以誨之耳與造化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則陰陽之變不得以二之故以生爲贅疣聽其懸附死爲疣癱終於潰決惡知先後之所在哉假四大而爲身混內外而兼忘反覆終始不知端倪此其所以爲大宗師之道也子貢復問夫子何方之

依夫子謂予以仁義禮樂化人乃枉桎於造物者與汝共之言舉不逃乎此也魚藉水而活人藉道而生安乎水者穿池足以給安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此喻遊方內者亦安於方內而已至於相忘江湖道術之間喻遊方之外非世禮所拘故處死生之變從容而不怛也子貢聞方外之風離世絕俗遂問畸人答以畸於人者侔於天言其違俗必合道也由是知天之小人乃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即天之小人也兩句只是一句明畸侔之不同天人之各異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處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

始覺者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爲鳥而屬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郭註夫盡死生之理應內外之宜者動而以天行非知之匹也簡擇死生而不得其異若春秋冬夏四時行耳無所不安與化爲一猶忘所知於當今豈待所知而預愛哉已化而生焉知未生之時方化而死焉知已死之後今在夢中自以爲覺則無以明覺之非夢生之非死也死生覺夢不知所在當其所遇無不自得何爲在此而憂彼邪以變化爲形之駭動不以損累其心以形變爲旦宅日新其情不以爲死夫常覺者無往而有逆故人哭亦哭自是其所宜也死生變化吾皆吾之玄同內外與化日新豈知吾之所在夢爲鳥夢爲魚無往

而不自得死生之變亦無時而足惜也所造皆適故不及笑排者推移之謂禮哭必哀獻笑必樂哀樂存懷則不能與適推移矣今孟孫常適安於推移與化俱往故乃入於寂寥而與天爲一也

呂註夫惟知其未始有物則不見有內外死生之異奚必遊方之外以死爲樂至於臨尸而歌邪是以居喪哭泣與人同而不爲哀戚所累則與人異故寓之孟孫氏以明至至者不離乎世俗之同生猶是死猶是哭泣猶是雖欲簡之而不得彼三子者雖不知死生存亡之所在而以生爲喪以死爲反則未爲不知所以生所以死也以反真爲樂爲人爲歎則未爲不就先不就後也孟孫氏不知所以生所以死則生無所喪死無所反也不就先不就後則死無足樂生無足歎也非特如是而若化爲物者固待其所不知之化而彼亦不知也蓋方將化惡知不化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則吾今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彼有人之形

故有駭形而心不動故無損心死生猶夜旦故有旦宅無人之情故無情死此孟孫氏所以特覺也夫唯知此故人哭亦哭無涕不哀是自其所以乃而不足怪也且汝方夢爲鳥爲魚亦不知其夢則今之所言爲覺爲夢殊未可知以明孟孫氏則忘吾而特覺者也適所以笑適而造之非自適也故不及笑笑所以排笑而獻之非樂笑也故不及排排者排遣憂愁而去之則孟孫之忘死生亦不可造而獻也安排則非有爲而排之去化則知其不可禦而順之寥則不礙天則不人一則不二道盡乎此矣

疑獨註凡人知生而不知死孟孫氏知人之所不知故曰進於知矣夫安生安死何簡擇之有孟孫所簡者道不知死生之異而避就之也化者來不可却去不可追忘而待之理至則應唯化所不能移者在生而達死之理故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有係於世皆夢也及

其既覺死生不能累況世俗之禮爭彼孟孫氏當其母死見人駭亦駭而心不損且屬陽生也形以喻宅凡人以情徇形故情形俱死至人知形非吾有視為旦宅故形有死而情不死孟孫脫塵獨悟故曰特覺也說文乃象氣出之難言孟孫哭不出於本心因人哭而哭之此所以為難也吾生吾死無往非吾夢為鳥夢為魚隨所遇而安之不知今之說者覺而說乎夢而說乎蓋未達死生之理雖覺亦在夢中及其既覺更無覺夢也偶然而適適非常而強為適故不至於笑心不樂而為人笑此獻笑也排者推移造化之理唯無所不適者適而及於笑樂然後笑者笑而及於排故至人安其推移忘其變化入於寥寥而與天為一也

心則不以形為徇有旦宅而無情死則不以生為累如此則順其在彼者而無所遷故人哭亦哭安其在己者而無所憂故哭而不哀也夫適生於所安笑發於所樂強為適則不至於笑為人笑則不能排而去之孟孫之心未嘗哀樂特因人哭亦哭造而獻之之謂也其不至於哀宜矣安其推移而無損心去其變化而無情死乃入於寥寥而與天為一也

生亦吾死亦吾故曰相與吾之至人無已何處不吾夢為魚焉而厲天沒淵亦猶是也人之迷惑死生覺夢久矣不識居長景者無覺夢超象外者無生死也夫造作適樂不及笑之自然陳獻笑容不及推排之無着孟孫氏安於推排不但去化乃入於寥寥之天混冥而不二也

趙註孟孫才母死不哀而以善喪之名蓋魯國夫子謂孟孫蓋死生之理造致知之域然不得不居喪不得不哭泣所謂簡之而不得也然不戚不哀則已有所簡矣不知所以生死先後言孝於其母事生事死一也若化為物謂彼既化為異物矣其所不知者不生不化也又豈待其所不知者與之俱化而後已邪化者形也不化者非形其化不化惡能相知哉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所謂有人之形無人之情也夫子謂回吾與汝未覺者也孟孫氏已覺者也人哭亦哭不知其然乃旦也言旦為生夜為死世人認生以為我而不

知爲夜之旦也吾所謂吾者亘古今而常存夢爲魚鳥不知夢也今之言夢有以異於夢乎造適者無入而不自得故不及笑獻笑者觸機而喜故不及排安於造物之推排而離於生生化化之域乃造於高遠而與天爲徒也

虛齋云進於知者進進而知道也簡之而不得謂居喪之禮哭泣之事猶欲簡去而不得雖欲簡不得而所爲已甚簡矣不知所以生死先後即反覆終始不知端倪順造化而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言聽其自然又安知將化已化矣不化哉彼知道而我怪之是我之夢未覺也形有老少之變雖可駭異心閑無事故無損心旦生也宅居也死生猶夜旦知生之所居者暫則死非實死故曰無情死特覺人哭亦哭言隨衆耳此是欲簡而不得處是自其所以刀言其自得之妙欲簡而不得乃隨衆以哭也且今之相與旣以我而怪之又安知我之所謂我果何如邪此莊子鼓舞其文

觀者當別具一隻眼夢爲魚鳥只是前篇化蝶之意今之言者其覺其夢即周夢爲蝶與蝶夢爲周與意有所適有時而不及笑者適之甚也因物而笑是物獻笑於我出於自然何待安排世間萬事窮達得喪皆已排定我但安其所排隨化而去乃可入於寥天一寥天一只是造化做成名字如此

前章子祀子輿子犁子來相與爲友子輿形病而心無事子來將死而神不懼達理而順化者也次章子桑戶死二友編曲鼓琴相和而歌忘形而樂化者也至此章居母喪也欲簡之而不得故哭無涕而心不衰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又惡知以蹕踊哭泣而爲禮哉大意明死生之不足異使人安而順之樂而忘之生者不至摧毀死者免於驚惶神遊所至其樂融融則所栖託必不入於暴戾之軀矣請觀蜩蟬蛻蝶之化其理可推將化未化凝然寂然罔知彼我之

分殊潛候天地之氣應則蛻甲于此而化形于彼矣方其化也或誤爲他物所觸則志怒而變爲惡類心變於內形移於外蓋有以感召之夫化雖由於造物亦有以見物之自造也其機可不謹哉心之所適爲造適造適則真樂內全不在乎笑而後樂因物而笑爲獻笑獻笑則出於勉強不及推排之自然物之窮通係於造化之推排人之哀樂係於推排之所遇能安於推排順於去化乃入於寥遠合乎自然天人混融無二道矣此言孟孫氏明數達變順化忘情壹以死生爲夜旦姑寓覺夢於其間何足以係哀樂邪或問孟孫氏情忘死生心無哀戚達則達矣然施之於母喪薄親悖禮得不爲名教罪人乎曰彼方外之士所以報親者以實不以文蓋有在手陰功密行解胎散結而極手全神超化之妙豈屑屑爲世俗之禮哉昔孔子之友原壤母死登木而歌則尤甚焉者孔子

過之若不聞亦卒不加責此遊方內外之辨禮教文質之殊非達觀不足以語此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八

卷八

十七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九

名九

武林道士褚伯秀

內篇大宗師第六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爲軼夫堯既已黜汝以仁義而躬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黜而補我剝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鑿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此所遊已

郭註黜以仁義剝以是非言其以形教自虧不能遊自得之場意而不敢求涉中道願遊其藩籬而已許由不然之意而謂天

下之物未必皆自成亦有須冶煅而爲器者故無莊據梁黃帝皆聞道而後亡其所務此寄言以遠云爲之累夫率然直往者自然也往而傷性性傷而能改亦自然也庸詎知我之自然當不息黜補剝而乘可成之道以隨夫子邪鑿澤萬物皆自爾耳亦無愛惡於其間安所寄其仁義故見其日新而非巧也遊於無爲師於無師而已矣

呂註道之大通遙蕩恣睢轉徙之塗是也無莊自美而累於美據梁恃力而累於力黃帝嘗齊心服形以復乎無知則其始不能無用知也鑪所以鎔鑄錘所以煅煉言三人之亡其累非天性無之亦在於鎔鑄煅煉之間則安知造物者之不息我黜補我剝使我乘其成心以隨先生之無爲邪夫鑿澤萬物長於上古刻彫衆形此吾之所遊而以爲師者也子欲息黜而補剝亦以是爲師而已

林註躬服仁義所以盡性明言是非所以

窮理充方內之治天下者故其告意而若此許由謂堯既黜汝以仁義則汝以是非矣汝來何爲遙蕩遠泛恣睢轉徙往來自適貌意而既悟爲仁義是非之所拘而不能出今願遊於道之藩籬而許由以盲瞽喻之意而心願受教故舉三子之亡其美力知者皆在鑪錘之間人之所以至於道亦由學耳詎知造物者不息補我黜則使乘其所成之道以隨先生邪許由謂物皆自造我與物俱不可知冥之而已吾師乎捐道而言鑿碎萬物而不爲義與亡國而不失人心意同蓋萬物皆自然仁義之名將誰寄哉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言道之至久也覆載天地道之體刻彫衆形道之用凡吾之所遊者如此已

意而謂美力知者治燬而去之皆可以入道則前之所虧者在補息後之所成者在訓導耳故鑿碎萬物非戾之也澤及萬世非愛之也長上古而不老則其變日新彫衆形而非巧則其用日藏非遊於仁義是非之表者能如是乎

碧虛註以聖迹爲刑戮於何遊夫縱散自得無係之場夫知力美者稟受所有斯難去者皆因聞道而亡失此言聖賢情性猶假鍛鍊而成況中下之才乎今雖爲聖迹所虧豈知造物者不有息補乎且性之虛靈黜則何損今乘此成全之性以隨先生之後又何猜嫌夫道師未嘗有仁義之名今汝招黜則之詬得不怪哉若光景都亡始可遊道之區域矣

趙註由謂意而堯既以仁義是非黜則汝之身無復有彷徨逍遙之樂矣意而願遊其藩由以盲瞽告之意而方悟仁義是非存於胷中果足以害道也於是引美力知爲喻言一經大冶怡然理解安知我之黜

不息則不補邪吾師乎言吾所師之道吾所謂仁義非子之仁義也陰慘而萬物殺非義也陽舒而萬物生非仁也自古窮今非老也範圍曲成非巧也吾道如是而已當於此而遊之

庸齋云遙蕩放蕩恣睢縱橫轉徙變動也盲瞽之喻謂汝無資質不足以聞道意而謂去故習而自悟在轉移之間願乘自然之理以事先生由嘆未可知言未必汝能如此也吾師乎已下方說出本篇大宗師蓋無爲而爲自然而然我無容心故不得以仁義名之也易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亦此意長於上古等三句皆形容自然之道遊心於自然則見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吾之所遊者如此而已矣

許由一於無爲兼忘天下者也堯不免於有爲兼濟天下者也兼忘則已逸而天下化兼濟則已勞而天下逸聖人一出處而有方內方外之分所異者迹所同者心也躬服仁義明言是非方內

之學也。遙蕩恣睢轉徙之塗，方外之遊也。意而爲方內，禮教黥涅殘刺之餘，而聞言心悟，願舍方內而遊方外，志亦可嘉。然由未之許意而遂引三子天稟殊絕，猶聞道而化，則吾之此來也，亦在陶鎔錘鍊之間耳。夫學道者，所以求復其初，保其全而勿傷也。既黥既剝而望造物之息補，不亦難乎？信能明夫物之自造，則所謂黥刺者，亦在乎自息自補。造物何與焉？意而謂儻黥可息而刺可補，吾將復爲全人，乘此成全之機，以隨先生之後而進乎道，未晚也。人患過不知改，迷不思復，意而悟昨非而今是，亦可謂善復者矣。人之所師者，道吾師乎？指道而言也。下四句發明大宗師之道超仁義而貫古今，蓋出於無爲之爲，不化之化。豈世間技巧所能及哉？遊謂徜徉自得於其間，無適而非道，遙也。故經中不一言之。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

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郭註：顏子以損之爲益，而夫子謂仁者兼愛之迹，義者成物之功，愛之非仁，仁迹行焉，成之非義，義功見焉。存夫仁義不足以知愛利之由，無心故忘之可也。但忘功迹，猶未玄達。禮者形體之用，樂者樂生之具，忘其具未若忘其所以具。坐忘者，既忘其迹，又忘其所以迹，內不覺其一身，外不知有天地，然後曠然與化爲體，而無不同也。無物不同，則未嘗不適，故無好惡同於化者，唯化所適，故無常也。呂註：人之爲人也久矣，其悟道雖在一言之頃，而復於無物非一日之積也。回聞心齋而未始有回，則悟道於一言，其忘仁義

禮樂以至於坐忘，則非一日之積也。同則物視其所一，故無好化，則未始有極也。故無常同於大通，則同於化而已矣。林註：忘仁義而進於忘禮樂，猶未離乎封域，則有物也。又進而至於無物，則肢體於是乎墮，聰明於是乎黜，離形去知，同乎大通，此其至也。蓋墮黜猶出乎勉強，離去則自然矣。同乎大通，與物爲一也。好惡起於不同，同則無好惡，命萬物之謂化，化則無常也。言回能與物爲一，與化爲人，予亦願從其後。蓋孔子謙辭也。詳道註：枝海以爲百川，則見川不見海，合百川以歸海，則見海不見川。道海也，仁義禮樂百川也。回得道而忘仁義，禮樂是觀海而忘百川，然猶未忘道也。至於離形而忘物去知，而忘心，宴然無所係累，則道果何在哉？與我兼忘而已。此回之所以賢也。義近禮仁，近樂故忘義，而後忘禮忘仁，而後忘樂，蓋回之忘有所不忘，而其益有所謂損，不忘其所忘，以歸於誠忘損之又損。

之以至於無損非造坐忘之妙何足以與此

碧虛註顏子之益謂損外益內也愛物之謂仁利物之謂義愛利屬手外忘之則可於道則未也禮者體之威儀樂者心之沖和心體係手內忘之則可於道則未也坐忘者無時而不忘墮肢體謂即應而忘黜聰明謂即照而忘即應而忘離形去知也即照而忘同乎大通也體同太空則無好惡心同造化則無斷常矣

趙註仁義禮樂君子不可一日去顏子心融手理則四者之名不立而忘之矣墮肢體離形也黜聰明去智也同於大通則與道爲一矣夫子之意蓋謂好惡兩捐常變俱泯是所謂同是所謂化汝果能是吾將汝師意其未必然也曰墮黜曰離去未免於有心亦不得謂之忘也

庸齋云坐忘之說乃莊子借顏子之名以形容造道之妙益矣言有所得也先忘仁義而後忘禮樂猶外天下而後外萬物至

於坐忘則有無俱遺四肢耳目皆不自知而同於大通之道也與道爲一則化化則無所住而生其心矣

仁義本乎心心致虛則忘之易禮樂由乎習習既久則忘之難顏子於斯二者既已俱忘則亦能人之所難能矣而夫子猶以爲未盡欲進之而造夫道之極於此有以見鑄顏之意他人至是則望崖而反矣顏子又從而進坐忘之妙夫子乃驚駭反問訝其得之之速也回答以離形去知同於大通必由忘己而後忘物斯爲坐忘矣夫不知所以同而同是爲大通之道豈好同而同之哉猶大化之運頃刻不停人處其中與之俱運幼蒙長慧壯勞老逸其間出處動靜興廢變遷亦何常之有蓋非欲化而求化也物理自然古今一致唯得道者我欲不化忘之而已此二句乃夫子印證坐忘一段公案欲人求同於異安化爲常冥形於忘合道於虛則至矣盡矣人而

信能無以外習滑湛然之真則夫坐忘者亦學道分內事夫子推之爲賢蓋所以獎成之而誘進其徒云耳

子與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與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與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郭註此二人相爲於無相爲者也今裹飯而往食之亦天理自爾非相爲而後往也子桑鼓琴哀歌求其爲之者而不得言物皆自然無爲之者也

呂註莊子論大宗師而卒之以孟孫才顏回以爲如孔子之徒體性抱神以遊世俗而後爲至也然恐學者以子桑之徒爲不及孟孫氏子與之徒爲不及子桑於是復合而論之其言則皆至於命而安之之辭

諸子之迹雖不同以道爲大宗師而至於命則一也

林註子桑忘形遺生故當其病也不以病爲病一歸之命而已不任其聲以病而力微故舉詩如此其趣也父母至親天地至公豈私貧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則亦命焉耳萬化咸歸於一命此道之極也碧虛註寒與之衣飢與之食猶魚之相濡以沫非矯情也不任其聲憊也趣舉其詩不成章曲貧病之極求其爲之者而不得卒歸之於命任命則無不達矣

趙註子桑固窮安命與夫子厄於陳蔡而絃歌不輟顏子居陋巷而樂不改意同庸齋云不任其聲無力而聲微也趣舉其詩情隘而辭盛也父母豈欲吾貧天地豈私貧我語最精絕求其爲之者不得而歸之命蓋謂自然之理在天地之上命即自然之理是所謂大宗師也看莊子此篇高於列子力命篇矣

古之所謂友者道義相資成德就業急

難相濟生死不渝者也觀子與之於子桑無愧於交道矣淋雨而憂其病知子桑之貧也裹飯而往食之知子桑之飢也入門聞歌而驚問恐子桑困窮而怨尤失其操守也子桑謂父母豈欲吾貧天地豈私貧我可謂達人高論非困窮所能厄也第以爲至此極猶未能忘情於其間既而歸諸命則能以理勝而處之有道使子與所以忘言也

南華用以結大宗師之旨即西銘所謂貧賤憂戚玉汝於成蓋非磨礪之久涵養之極不足以大任故也學道君子宜深體之

民物之衆主之者君學徒之衆訓之者師天生聖賢作之君師所以建隆治體恢拓化源使人知道德之可專性命所當究君臣父子無失其倫天下國家同歸于治者也然而正心誠意之本傳道授業之微非師無以任其爲道也至矣宗師則爲學者所主而尊之之稱冠之以大猶云衆父父

也首論知天知人明義命以立其本以知之所知養知所不知則以人合天知出於不知是知之盛也故繼以真人真知寢不夢而覺無憂出不訢而入不距虛而不華悅乎忘言誠若無爲也而刑禮知德治世之具密有以體翼之而至極乎內聖外王之道者也夫人之愛其父忠其君而身猶死之況其卓然至真者乎真之可貴有尊於君父之命而世俗罔知徒從事乎啣濡濕沫不若相忘江湖之爲愈也大塊載形俟老息死此造物之善吾形也而人多貪生畏死故設藏舟藏山之喻以破其惑凡有形有生理無不避難墜澤深固猶不免乎變遷有以見造物者無形而有力也以有限之軀藏無窮之宇宙惡保其不避哉唯能藏天下於天下斯無遜矣是乃聖人所遊一化所待生天生地萬化而未始有極者何特遇人之形而竊喜之乎長上古而不爲老登雲天而處玄宮皆真人之妙用大宗師體之以爲本民物學徒倚之以

為命者也。女偶之無古今則死生不得係之矣。祀來之莫逆相友則物我不得間之矣。故左難右彈神馬尻輪聽造物之化隨所遇而安古之所謂懸解也曾何蟲臂鼠肝之足較而妄啓躍冶之疑邪。子反琴張弦歌而吊桑戶以涉世為勞反真為幸此遊方之外異乎世俗者方且與造物為人則壽夭窮通不足盡其變天地寒暑不得拘其體矣。孟孫氏有駸形而無損心猶夢為魚鳥而厲天沒淵安於一時之化豈以形間而異情哉。昔者南華夢為胡蝶亦猶是也。而今之所言為覺為夢唯超乎覺夢者知之。顏子墮體黜聰坐忘造極傳心理虛繼統聖門原夫出藍之青實為師者善化之力也。至於子桑鼓琴若歌若哭求其為之者不得卒歸之於命有大宗師之道而不得行於時故是篇終於子桑之安命真人已得道則超乎命世累不得係之大宗師主乎弘道覺民然而命有窮達或行或止此係乎時而道無益損焉所謂真

知則究極天人暢達性命而無疑者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以處已而言命物之化而守其宗則以宰物而言處已之命子桑是也。宰物之命其唯大宗師乎。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九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

名士

武林道士 楷伯 秀學

應帝王第一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臧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郭註有虞泰氏皆世事之迹非所以迹也。所以迹者世孰名之哉。故衆羣變履萬世世有夷險迹有不及也。夫以所好為是人所惡為非人者以是非為域也能出於非人之域必入於無非人之境故無得無失無可無不可豈直臧仁而要人邪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夫如是則美必是人非人之有任其自知故情信任其自得故無偽不入乎是非之域所以絕有虞之世也。呂註齧缺問王倪即子知物之所同是邪子知子之所不知邪然則物無知邪所謂

知之非不知不知之非知邪四問而王倪一答以不知夫物之所同是者止於所不知王倪之不知乃真不知而體之者也有虞亦訓憂虞秦氏亦秦定之義謂有知而有虞不若無知而秦定有虞氏之迹猶臧仁以要人而人從之固得人矣然以仁爲臧而是之不免以不仁爲否而非之是未始出於非人有人有非人樊然般亂矣秦氏其則徐徐其覺于于以己爲馬以己爲牛莫之惡也故其知信而不疑其得真而不偽惡知不仁之爲否而入於非人乎自王倪觀之則有虞氏不及秦氏可知矣不及者言其迹秦氏則有虞氏之所以迹也欲得其所迹者解心釋神深造乎王倪之所不知而已

林註秦氏上古淳朴之世至堯則朴散而法成舜又因堯之法而增大之所以不及秦氏非聖人之道不同蓋時事之變聖人應迹亦不得不異耳有虞氏以仁爲善而要天下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人之

有仁則以不仁爲非人以人道言之有虞氏固出於非人矣以天道言之則有人者亦未免於非人也徐徐于于皆舒緩貌以形容其淳朴或以己爲馬或以己爲牛一安之而已故其知情信而其德甚真未始入於非人言其無是非也

詳道註道以不知爲內知之爲外不知爲深知之爲淺故齧缺四問而王倪一答以不知齧缺因悟喜而以告蒲衣蒲衣乃語以無爲之迹經曰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之民又曰有虞氏之藥瘍舜有羶行皆臧仁以要人於道已不淳矣故未始出於非人秦氏則物我兼忘無所係累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其所知者情信其所得者甚真於道淳而不漓故曰未始入於非人秦失之於老聃曰吾以爲人也而今非也所謂非人義蓋如此碧虛註聖人行不言之教則四問四不知者乃應帝王之綱紐也虞氏喻有知秦氏喻無知臧人以要人有善惡也未始出於

非人謂趣同流俗一以己爲馬一以己爲牛無物我也知性不偽故曰情信所行不爽故曰德真未始入於非人謂超出塵表也

趙註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言必至於無知然後爲真知齧缺躍然而悟以告蒲衣蒲衣曰子何知之晚也有虞以仁爲善求以得百姓之歡心此人之合未始離乎天也秦氏則覺寐自得以我爲馬可也以我爲牛亦可也喜怒不作物我兩忘此真入之道也其知情信覆載寒暑無差也其德甚真無一毫之偽也此天之合未始離乎人也有虞之於秦氏猶堯之於許由也腐齋云四問而四不答即維摩經以不言爲不二法門之意齧缺悟其不言之言喜而告蒲衣蒲衣謂汝今方悟邪秦氏古帝王懷仁以結人心亦可以得人不出於如天而已謂其但能與天爲徒非人即天也故曰未始出於非人未始出猶曰不過如此也不曰天而曰非人是其奇筆以己爲

馬以己爲牛皆置之不問聽人誰何也其所知皆實理其德在己皆天真也到此處天亦不足以名之任其自然而又出於造化之上故曰未始入於非人前曰出後曰入看他下字處

謁缺問王倪即齊物篇中四問是篇復舉以標其首明真知無知是以能無不知而帝王之道尤宜忘知以任物使聰者爲之聰明者爲之視知者爲之謀勇者爲之捍吾則端拱而致無爲之治豈不偉歟故謁缺因王倪之對喜而告蒲衣蒲衣謂汝乃今知有虞不及泰氏蓋以仁爲善不能不虞而出之未始出於非人德合乎人而已泰氏覺卧自得知德俱真未始入於非人則道合乎天何有出入道合乎天而人歸之此應帝王之第一義也藏字音義舊作藏故崔註云懷仁義以結人也成疏因之呂氏從臧釋之以善林陳諸解皆從呂說或謂臧藏二字通借用按漢書食貨志輕微

易藏則是借藏爲藏而無以藏代藏之理今本多作藏以善釋之爲當

有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有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蚩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郭註夫寄當於萬物則無事而自成以一身制天下則功莫就而任不勝也故聖人之治也全其分內各正性命而已不爲其所不能也且禽獸猶各有以自存是以帝王任之而不爲使萬物自成也汝曾不如此二蟲之各存而不待教乎

呂註君人者聲爲律身爲度而用人惟己則固有所謂以己出經者矣以義制事而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則固有所謂式義度人者矣此特其明之用非命物而化之者則所謂經者未必經所謂義者未必義不

免爲欺德而已是猶涉海鑿河不足以有成使蚩負山不足以勝任也夫大物之至重神器之不可爲而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則治外而已正而後行確乎能事則非治外之謂也若然者無有偏陂而人不見其所向無有反側而人不見其所背無有好惡人不可得而就避也凡吾之所爲者皆出於玄同則天下之真情僞得矣孰敢操奇器以探我領珠於九重之淵哉今夫鳥鼠之高飛深穴以避患也曾謂二蟲之無知乎人又知於二蟲不能無已而使彼有以窺之則二蟲之不若也

林註用己出法度以治天下終不能成功如涉海鑿河使蚩負山言不勝其任也古者聖人治天下使民各安居物皆遂性何弊弊於法度以治外哉言聖人順民物之性於事確乎有能之者因而任之止於分內耳夫鳥高飛鼠深穴所以避患也不待教而然民有常性使之盡分而已何必作爲經式義度以拂亂其常性哉詳直註日

中不以晦蒞衆始者不以權應物不以晦蒞衆故以已出經不以權應物故式義度人如此則如涉海鑿河不循其理使責負山不量其才也不循其理非所謂正而後行者也不量其才非所謂確乎能其事者也夫鳥鼠猶知高飛深穴以避害則聖人之治豈可以已出經而取惠哉

碧虛註出經濟之術用仁義之道庶民孰敢不聽而化諸不修己而飾人故曰欺德治外乎言必先治內也正而後行邪則不能率衆也禽鼠微物尚違害以全生理而況於人乎言出經式義乃治世之具非君人者之所以具也

趙註日中始告肩吾以聖人之治天下立經陳紀爲萬世法則天下莫不服從矣接輿謂大海無際涉而鑿河豈至小使之負山喻藉區區之經式義度以整齊天下俾之向化萬無是理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爲而民自化聖人盡其在我者而已豈以治外爲務哉鳥鼠猶知避危就安而不

待教人而不若二蟲邪

庸齋云經式義皆出於已以身爲天下化也度人即化民經式義句法與和豫通同欺德言自欺非實德也治外者言化之以身則有跡也正而後行順性命之理也能其事者盡此自然之事也鳥鼠之避患言有迹者必有累曾不若二蟲之知也

日中始務明而好爲首者也故告肩吾君人之道若此以已出經式義度則正人以法而不安其性命之情人孰敢不聽而化諸則必人之已從非心悅誠服也故接輿指爲欺德謂非實德不特欺人抑自欺耳以是而治天下憑虛莫濟必不勝任也夫聖人之治豈務外乎言經式義度皆治外之具正而後行確乎能事謂道德性命之理吾身之內務本立於內則施之齊家治國平天下可也且禽鼠猶知高飛深穴以避害況欲君人而欺德以召患乎曾二蟲之不若也故古之應帝王者無欲無爲天下自化

若任知能以爲之則君勞於上民亂於下何望乎治哉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諸解多從經從人爲句林趙從度爲句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作以已出經式義庶民孰敢不聽而化諸

續考吳門官本作以已制經制字獨異博參衆說林趙斷句爲優今從之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墳壤之野故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焉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郭註問爲天下則非超於太初止於玄冥者也與造化者爲人則任人之自爲莽眇羣碎貌乘羣碎馳萬物故能出處常通放乎自得之場不治而自治也任性則淡漠靜於性而止任性自生公也心欲益之私

也容私果不足以生而順公乃全也

呂註無名人則體道者也體道者無所忻厭此云忻厭與人同也忻則與造物者為人厭則棄莽眇之鳥出六極之外何則彼其爲人存亡在己出入無迹孰肯以天下爲事汝又何昂以治天下感其心爲遊心於淡至無容私焉是乃無事而取天下之道也

林註天根自然之本無名指聖人不豫謂不見於其先而乃發問也與造物者爲人倦則又乘夫杳冥而能飛者出六極之外此言聖人之道無乎不在而實無爲斯足以應帝王矣汝又何法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言其不足以感動我也天根又問答以遊心於淡則無味合氣於淡則無暴無味所以清神無暴所以養氣也則物來而不逐大同而無私不期於治而天下治矣詳道註天根以言本無名以言聖天根起本以應末出晦以趨明而問爲天下無名人所以鄙之夫與造物者爲人已涉於有

事矣故厭則棄莽眇出六極遊何有處壙垠也莽眇喻心乘之以遊即遊心於淡合氣於淡順物而無私者也若是則不爲天下而天下自治又奚以法治之哉
碧虛註與造物者爲人有意自造也棄莽眇出六極遠虛履妙超陰陽也遊何有處壙垠造道之域居空同也順物自然而無容私有私則失自然矣

趙註天根者宗主之稱無名者真人之號殷陽盛明之地夢水寥冥之鄉造物者覆載天地彫刻衆形本非有心予猶厭之而起乎形氣之表又何必以治天下感動我心爲無名人又問乃以順物自然之理答之凡有心於爲者皆容私也天根此問之失在爲之一字無爲則天下自治矣

庸齋云與造物者爲人處世而順自然也遊於世間已足將遊乎造物之外莽眇虛無之氣何有壙垠太虛無極也何故以治天下感觸予之心帛字崔本作爲亦何故之意淡漠無形氣猶性也以此心此性皆

合於自然前云無聽以心而聽以氣則此氣字合以性釋之順造物而無容心則天下自治何必爲天下乎無名人即子虛烏有之類

天根喻自然之本當隱晦育任物自化今趨於盛明之方自顯以求有爲故問爲天下無名聖人所以鄙之謂何所問之不悅我心也乃自陳無爲故曠之樂就以點化之與造物者爲人言與化俱運任而不助也莽眇猶杳冥爲喻飛行無迹壙垠虛豁貌言我逍遙自適若此汝何法以治天下感動予心哉天根又問無名人告以遊心於淡無嗜欲也合氣於淡無所暴也順物自然而無容私有心於爲天下則有私而失其自然名曰治之而亂之所由生也蓋治天下之道無他善復其自然之本則身脩而天下治矣天根不知反求諸己而懷實自迷哀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一

立二

武林道士稽首學

應帝王第二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微
䟽明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
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怵心者也且也
虎豹之文來田猿狙之便執鰲之狗來藉如
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蹵然曰敢問明王
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
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
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郭註胥易技係勞怵心言此功夫容身
不得不足以比聖王蓋以文彩技能係累
其身非涉虛以脩乎無方者也天下無明
王則莫能自得然功在無爲而還任天下
天下皆得自任故似非明王之功而民莫
知恃賴雖有蓋天下之功而不舉以爲己
名物皆自以爲得而喜居變化之塗日新
而無方與萬物爲體則所遊者虛也不能
冥物何暇遊虛哉

呂註嚮疾者趨事之速彊梁則非以柔勝
物而徹之非能無知䟽之而明非明之所
自出學道不勸則未能日損以爲道者也
能有所技則勞其形思有所係則怵其心
猶百工以短長有無胥易非聖人所以用
天下也虎豹猿狗之來田藉皆有以取之
則夫勞形怵心而爲天下用者亦彊梁䟽
明之所自取也藉猶借言巧力爲人所借
也有力弗居化貸弗恃則凡有者不得舉
而名我使衆自喜而已所以然者立於不
測遊於無有故也則向之所以比明王者
不亦踈乎
林註明者神之散王者聖之動應帝王者
出而治世故以嚮疾䟽明爲問答以如是
而可比明王則是胥徒好易技係勞怵
心者皆可望於聖人虎豹以文而求田獵
猿狗以便而招繩藉皆可以比明王乎子
居驚問明王之治答以功蓋天下而有不
化貸萬物而不恃言古之明王無意於天
下而天下歸之以至運精神以化天地之

德動心術以應事物之變其本莫不始於
此故雖有功而不舉以爲名化物而不自
以爲喜是以天下以功歸之物自喜之立
乎不測之上而陰陽莫能制遊乎無有之
鄉而萬物莫能累也

詳道註嚮疾彊梁則與能如嬰兒異矣物
微䟽明則與明道若昧者異矣學道不勸
則與絕學無憂者異矣明王即聖人聖人
無爲而天下化今弊弊於三者而與物爲
事猶以技係交易而牟利者也豈惟勞形
怵心外患將至矣夫明王之治有功弗居
則我何力於民化物不恃則民何得於我
是以名不舉而迹不彰實不聚而患莫及
以虛而爲羣實之宗以無而供萬物之求
也

碧虛註所嚮之處嫌疾彊梁不容惡也徹
通事物䟽豁明白尚聰明也以此妄知易
彼自然使其技能相係勞苦其形怵惕其
心者也虎豹猿狙喻以能召患似不自己
忘我也而民弗恃忘功也有莫舉名忘名

也遊乎無有兼忘也明王之治如是而已
趙註嚮疾者所忘捷疾強梁者剛果敢爲
物來能明力行不勸如此可比明王否答
以道尚柔晦無爲若此則與道相反而爲
才所累豈惟勞形休心又有害焉猶虎豹
猿狙來田來藉皆以才掇禍不足以治天
下也子居更請蓋銳於有爲老子則安於
無爲故答以功成而若不自我出物化而
弗恃以爲能物各自適而莫能名吾之功
即孔子替堯所謂民無能名而巍乎有功
者也

膚齋云嚮疾強梁等語雖不指名而譏孔
子胥刑徒易更也猶云卒更也必古有此
語猶漢云鬼薪授係者以工巧而係累技
術之人也言如此爲學身心俱勞猶虎豹
以文而招田獵猿狗以便而招繩藉此貶
之之甚也子居再問卒告以功蓋天下似
不自已至使物自喜即功成不有帝力何
加之意立於不測即是遊於無有鼓舞其
筆端耳已上數段皆述其命篇之意

嚮疾諸解不同音義載梁簡文以嚮同
響猶庖丁章善然嚮然讀同響之義然
考本章大意呂林碧虛如字釋之爲優
今擬解云嚮疾謂應物之速強梁則非
守柔者也物徹謂樂通物疏明則非葆
先者也學道貴於無爲而乃以不勸爲
功猶以技能相易相係不免於勞形休
心言所求者非其道也且也至可比明
王乎乃老聃反問之辭謂若以前論嚮
疾強梁等可比明王則虎豹因文彩以
致獵猿狗因便捷狗因執狸而致繩藉亦
足以比明王乎子居始悟蹇然問明王
之治乃告以忘功善貸逃名遁形始可
以論明王之治蓋子居所論者迹而老
聃所論者心心迹之判久矣夫執簾說
之不通聲有離來二音至大之牛豈狗
能執音義載李氏本作狸爲當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
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
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

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壺子曰吾與
汝旣其文未旣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
雄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
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
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
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
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鼻吾示之
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
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
矣吾見杜樞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鼻
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
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
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
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
曰吾鼻示之以太冲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
也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
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堂又與來明日又
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
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

矣吾弗及已壺子曰曷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為弟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彫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

郭註未懷道則有心而亢其一方以必信於世故可得而相萌然不動亦不自正與濕灰同其寂魄此至人無感之時也夫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止也淵默雖動靜流止之不同無為而自爾一也今季咸見其尸居坐忘即謂將死觀其神動天隨即謂有生耳誠能應不以心理自玄符與化昇降以世為量然後足為物主而非相者所測此應帝王之大意也德機不發曰杜權亦機也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比之地文不猶外乎此感應之容也存自然而覆載則天機玄應利名之飾皆為棄物機發於踵常在極上起也發而善於彼彼乃見之居太沖之極浩然無

心而玄同萬方故勝負莫得措其間也物各不平混然一之管窺者莫見其涯故似不齊淵者靜默之謂雖流水之與止水鯢桓之與龍躍常淵然自若未始失其靜默也至人用舍雖異玄默一焉故略舉三異以明之雖波流九變治亂紛如居其極者常淡然無為深根寧極虛而委蛇無心而順物不知誰何沉然無所係變化類靡世事波流無往而不因也食豕如食人忘貴賤也於事無與親唯所遇耳去華取實雖動而真不散一以是終使物各自終也呂註既其文未既其實實則不識不知之處是也夫道未始有物虛空無相莫之與匹猶眾雌無雄吾非應物居然有藏於胷中猶無雄而卵是以道與世亢而必信者故使人得而相也地與陰同德則莫得而見示以地文使得而見也不震則不動不正即不止機者動之微也初見濕灰以為死不知其杜也及其有生然後知向之所見為杜權而非正也天則與陽同波莫得

而見示以天壤使得而見也名實不人則無為機發於踵所以示之也壤者物所自生踵者息所自起是以知其有生而為善者機也地文則陰勝陽天壤則陽勝陰太沖則莫之勝而不一是以疑其不齊莫勝則平故謂衡氣機也三淵之義以喻心善淵雖流止之與鯢桓蓋未嘗不淵也太沖莫勝亦若是而已矣及乎未始出吾宗則藏於天而示以無所示彼莫得而見故自失而走蓋季咸以其心相人之心我無心則彼所以相者亦不能獨立是以失滅而不可復得也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則無心無為其止也因以為茅靡則莫知其為靡也其動也因以為波流則莫知其為流也求我於動止之間皆不可得此其所以逃也食豕如食人則忘我之至於事無與親致虛之極也彫琢復朴塊然獨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雖萬物擾擾而吾之封自若終莫之變也

林註列子見季咸而疑其師道之不及壺

子告以質由文顯道即事彰言我與汝盡其文未盡其實何由得道與猶衆唯無雄何由而卯汝既未盡我道之實其道猶與世亢而必信於人故率咸得而相汝也濕灰言將死之證示之以地文不示則無文矣不震則寂然不動正者貞也貞夫一故體安靜不正則非一所以爲地文德雖有機杜而不發彼所不能知也天壤者覆載之功已及於物猶道德之機發於本根而名實未能入也踵者形之下極善者可欲之謂彼之所見曰機壺子自謂爲權權則所見者粗機則所存者妙故也始則杜機於至寂之中而相者疑其死次則發機於至極之下而相者疑其生已而不動不靜非死非生參差不齊無得而相也太沖者至虛而中莫勝列子所謂莫朕是也衡至平也應物則衆差不齊氣虛而待物猶未離乎機壺子藏神於至虛無朕之際而動靜陰陽之不齊猶衡之應物故使率咸不可得而相也鯢大魚審停審止水爲淵喻

示以地文流水爲淵喻示以天壤大魚盤桓以爲淵澄湛湍疾參差不齊示以太沖莫朕之謂也列子有九淵此引其三以明壺子之事耳太沖猶未離乎氣機至於未始出吾宗則與天同矣此率咸所以自失而走也無心而順物故虛而委蛇不知其人是誰是何也弟者放任靡者順從彼且爲弟靡因以爲弟靡彼且爲波流因以爲波流此言壺子之變化在已也列子見壺子之道遂自覺悟以爲若未始學也歸爲妻嬰兒食豕如人不知有貴賤物我也不役於務去華就實塊然獨立事雖紛擾而守其封域終不爲之變也詳道註與道遊則無心故死生禍福之機泯於內不可得而相也與俗交則有累故死生禍福之機兆於外可得而相也此率咸所以於衆人則其術神於壺子則其術窮也地文者陰柔之體疑天壤者覆育之功見太沖者天地之中氣也陰柔體疑所以應物者靜故曰杜德機止水之淵是也

覆育功見所以應物者美故曰善者機流水之淵是也至於太沖莫勝則非動非靜若死若生不上不下當中若衡故曰衡氣機鯢桓之淵是也水之或止或流或爲鯢桓其淵一也壺子之機或杜或發或爲太沖其道一也善觀水者察其淵善觀人者察其道而已列子悟壺子之道自知不足爲其妻嬰忘我也食豕如人忘物也忘我故無內外之殊忘物故無貴賤之別心若死灰形如槁木紛而封哉而莫之動一以是終而莫之變也碧虛註理猶實也事猶文也壺子謂吾與汝無其文故未既其實而固執以爲得道猶有雌無雄矣以生化今有率咸之文斯足以顯壺子之實以道爲有而與物亢敵故爲術者所相地以不動爲文見其深根寧極不震不止動靜不發蘊道息念杜德機也反常曰權杜權則復常之義天以發生爲壤見其神采外耀也真人之息以踵生氣一動沖和遍軀發自根本豈止眉宇

而已哉子之先生不齊但見形質而已太
沖莫勝謂太空無勝負而不知所以然衡
氣機則輕重平一不可以動靜觀也夫水
之波蕩無涯而淵渟鑒物一也猶至人靈
府虛豁洞鑒故相者無所施其術也示之
以未始出吾宗形之語言則已出宗矣弟
靡波流皆罔測貌食豕如人視彼若此塊
然獨立無比擬也紛而封哉外蕩而內澄
一以是終如此而已矣

趙註列子神季咸之術以爲愈於其師壺
子告以我之所以許改者盡其文耳而其
實則未汝固以爲得道與衆雌無雄而又
奚卵言有形之類皆陰也必有無形者爲
之主宰而汝以道與世亢必欲人之見信
非無心而任理故人得而覘汝示以地文
寂然而止也萌乎不明也不震動故正之
正則動矣此謂杜德機老子云塞其兌閉
其門是也天壤與地文對坤靜而乾動也
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以萬物爲芻狗而
勃勃乎有生意此謂善者機老子云虛而

不屈動而愈出是也始見以爲弗活再見
以爲有生又見而死生不可測故以爲不
齊太沖莫勝列子作莫朕是也示以太空
漠然無朕而中有機絨老子云窈兮冥兮
其中有精是也大魚盤桓以爲淵靜中有
動衡氣機也止水爲淵杜德機也流水爲
淵善者機也示以未始出吾宗泛應萬變
而本然者常存也弟靡列子作茅靡茅靡
波流即與之虛而委蛇也列子悔其學之
未至於是去文反質槁木其形雖處紛擾
之中而所守不移一以是終而已莊子論
應帝王而言此者蓋有深意夫爲國在仁
義禮樂今乃泯然不見其迹人以爲國將
亡矣及發政施令犁然當於人心又以爲
國將興矣至於寓威武於文德之中行爵
賞於刑罰之外則覘國者不可得而測識
矣此聖人治天下之妙道而託之於神巫
之相也
虞齋云文喻外實喻內汝未盡見其實固
以爲得道乎無雄吳卵言無心亦無迹也

此句喻其心未化故可以形見目以其道
高於世而欲人必信之便是有迹使人得
而相汝也濕灰言其生氣欲滅地文禪家
修觀名萌乎若生之意不震不動也不正
者不可以指定言此不正與孟子必有事
焉而勿正同德機生意開其機而不動有
生意欲滅之狀遂以爲弗活矣於杜閉之
中而動機已露故以爲有生天壤亦是觀
名天田者自然之壤猶今修養家以舌間
爲天津之類名實不入有無俱遣也機發
於踵言其氣自下而上善者機猶言性之
動處太沖即太虛莫勝不可捉摸也衡者
平也半也氣機之動至於平半之地而止
則是半動半靜所以爲不齊也覘極止水
流水釋氏皆以爲觀名雷信也壺子到此
方說出向之所以示季咸者皆此淵也九
淵方示其三耳太沖莫勝未始出吾宗皆
是觀名類靡拉拔波流莽蕩故自失而走
也爲其妻嬰已下皆墮體黜聰之意不復
贅釋李士表論云季咸者以我之心感人

之心以我之見感人之見故禍福壽夭之妄名起矣名既已妄又妄言之世之滯於相而不能冥妄者又妄受之直以是爲真故棄而走也彼至人者踐形於無形之表超數於無數之先又惡得而相哉故始示以地文而疑其死次示以天壤而疑其生殊不知形之生死心之起滅也心之起滅見之有無也壺子未始有心靜與陰同德動與陽同波沖則陰陽之中莫勝天地之平也萬法一致本無高下彼見不一謂不齊耳三者皆謂之機以其動之微可得而見也及其未始出吾宗則示以無所示彼以實投我而此虛彼以有受我而此無彼之起心役見有盡此之離人入天無盡所以自失而走也壺子謂見吾三機則猶立我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則我亦忘矣示之者誰邪見之者誰邪莊子論應帝王而言此者夫帝王之應世唯寂然不動故感而遂通唯退藏於密故吉凶同患一將出其宗弊弊焉以天下爲事則人得而

相之矣古之帝王所以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以此

王旦論云古者帝王之治天下必有不測之用故使人不可得而相孔子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及其即之又變而爲溫然聽其言也又變而爲厲矣是豈可執一而相哉夫堯一而已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其仁如天其知如神若此之多變然則聖人出而治天下使人不可得而相者固所以取天下而用之之道也歟

季咸以心感人而知其心者也道與世亢則不能無心有心則有跡使人得而相也始見壺子而哀其弗活蓋至人心若死及季咸無所施其感耳不震者地之體不止者坤之化萌所以示之文可見者也杜則捷聞莫窺機則微有可睹此至人潛德內蘊之貌有非術者所能測識也再見壺子喜其有生謂見杜權矣權又機之顯者始欲杜而今微顯所以知其有生也天壤謂自然之地生物

之本也名實不入心不動也唯能至靜故其機發於下極吾身生意之所自始養而爲浩然之氣廣而爲及物之仁是謂繼性發見生生而不窮者也又見壺子而疑其動靜不齊無得而相則至人之妙用有出於術數之表者矣太沖者虛之至故莫窺其朕兆也衡以平而善應氣以虛而善入皆無心於物故不待感而自應然謂之機者以所以示之者言也三淵喻前三機之有深意九淵僅示其三而季咸之技已窮至人非有心於出奇以屈人也特示之以未始出吾宗蓋不示之示無宗之宗亦虛而已何出入之有然則壺子所示者愈近而季咸所相者愈遠宜其自失而走也季咸既滅既失壺子亦無有也然則列子將奚爲哉因悟向所學者皆其土苴而今始識其真紛而封哉一以是終隕然而道盡之謂也此章實寓應帝王之妙旨託之季咸之相所以裨壺子之道使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一

之心醉技術者亦將少醒焉耳吾與汝與許也孔子曰吾與點也義同既其文一本作無其文天屈西北為無側加小卜為無_註既不正當是不止不齊如字莫勝是疑無疑三淵審字列子並作潘音盤水盤洄也本經音義云司馬本作蟠聚也義或近之弟靡舊註同類未詳所據今列文茅靡為正即草上之風必偃庶_註下文波流之義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二

立二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應帝王第三

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郭註物自當其名而各自謀物自任其事而主其知因天下之自為故馳萬物而無窮盡其所受乎天足則止也見得則不知止不虛則不能任羣實用心若鏡鑒而無情求即應去即止故雖天下來照而無勞神之累也

呂註無為名尸則我無名而天下莫之能名無為謀府則我不謀而天下為之謀無為事任則我無為而任事者責無為知主則我無慮而天下為之慮體盡無窮則光大之至遊乎無朕則鬼神莫睹況於人乎若然者盡其所受於天而無見得所謂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所謂虛者豈虛之而

後虛哉吾心本虛故也其心若鏡不將則既往無所存不迎則未來不可見應而不藏則方今不可得以盡其受於天者如此是以勝物而不傷也

林註至人之心物感則通事成而寂有若鏡然明無情應物而妍醜莫欺是謂勝物而不傷至人無爭而是非莫欺因時循理而神亦莫之傷也

詳道註鏡之於物至則應之而其光不藏去則聽之而其光自若不迎於其來不將於其往夾者不窮而吾應之也常虛而無心此所以勝物而不傷也自無為名尸至而無見得以心之虛而致道也自至人之心至應而不藏以道之虛而至用也

碧虛註為名尸則形必瘁為謀府則神必殆為事任則才必竭為知主則識必昏體未盡則有窮有迹則不足遊矣盡其所受乎天則任之而已有見有得則不妙無見亦虛而已用心若鏡物來斯鑑彼自來往而妍醜無隱無心於勝物故物亦不能害

也

虞齋云無為名尸為善無近名是也無為謀府不謀焉用知是也無為事任事雖不可不為而不以事自任也無為知主人雖不能無知而不以知為主也此四無字是禁止之意與論語四勿字同體察見也見道至於盡而無窮極而心遊乎無物之始也天受我以此理我能盡之而不自以為有得見其有得則近於迹矣鋪叙至此以一為虛字結之用心若鏡已下數句只是解一虛字文勢起伏平淡之中自有神巧豈不奇哉

趙虛齋以此段連南海之帝為一章其註義略而不論按此段乃承前季咸章而立說用以總結其意觀文義可知名尸謀府事任知主言季咸恃知謀以察物而要名任事也體盡無窮已下言童子之道不可測識至人則指童子明矣非有心於勝物而不能不勝使季咸自失而走是也唯其不爭所以善勝物又

惡能傷之哉蓋明任道則其用無窮任技則其能有限也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郭註為者敗之呂註南陽喻儵然而有北陰喻忽然而無中央不有不無所以會合之也儵忽雖異乎渾沌而渾沌未嘗與之異故去待之甚善知其為善而謀報之則所以視聽食息者日鑿而與物通矣欲其朴之喪不可得也

疑獨註道體全而為渾沌判而為儵忽其精在乎手其粗在乎外分中央以為南也此道之所以喪也喪道者必自外至故曰相遇於渾沌之地渾沌無所不可故曰待之甚善日鑿一竅以明有所害也七日而渾沌死言不待數之極已足以喪道矣詳道註陰陽合而為渾沌渾沌散而為陰

陽以合者善乎散則其用無方以散者鑿手合則其為易敗老子云有象有物有精即渾沌儵忽之謂也謀報渾沌之德則以情滅道鑿竅而渾沌死則以人滅天七日者言不待數之究已足以死渾沌矣

碧虛註南帝寓有為北帝寓無為中央之帝寓大朴也三氣未分謂之渾五行未彰謂之沌有無不分故曰善待南北二帝不識渾沌之真而妄興空鑿以致朴散老子云開其兌濟其事終身莫究是也

吳儔註儵者幽而有形忽者微而有數渾沌之全體散矣謂之中央之帝亦不離手儵忽之間耳然則儵忽之相遇莫非渾沌之地也待之甚善以其公而無私謀報其德則私而有意矣道之全體將受其害故不待數之究而渾者分沌者散此所以為死也

趙註應帝王篇前四章論治天下之道後章發明前意而歸功於渾沌之德南離也主目司視北坎也主耳司聽言人恃其耳

目之聰明而強其所不知則其真始離矣此知者所以行其所無事而惡夫鑿也

膚齋云此段只言聰明能為身累故以此形容墮肢體出聰明則為渾沌矣本是平常說話撰成日鑿一竅之說真奇筆也渾沌即元氣人身皆有七竅如赤子之初耳目鼻口雖具而未有知識是渾沌之全知識萌而有喜怒好惡渾沌之竅鑿矣孟子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便是渾沌不鑿莊子說得來更是奇特如此機軸豈後世學者可及哉

右章計七十四字郭氏引道德經一言以蔽之簡要切當莫越於此研味之餘偶得管見附于眾說之後云

南華經所謂渾沌猶道德經所謂混成冲虛經所謂混淪皆以汎道之全體本來具足不假修為者也然而世有隆替道與時偕儺化而為有忽化而為無道體於是乎裂矣自一生三猶未至於鑿也及乎時相遇於渾沌之地則物交物

而心生猶薪火相加理無不然者渾沌無所分別待之固亦盡善使儺忽不能忘情而思所以為報則渾沌之德未能不德故不免夫恩害相生之累日鑿一竅患由斯入也七日而渾沌死則情實開而冲和喪也宜矣帝王之迹著而大道之體亡何以異此

古之應帝王者無為而萬物化無欲而天下足淵靜而百姓定此堯舜三代已試之效後王法之以垂統立極豈以知治國汲汲於謀術者之比哉故南華以鑿缺問王倪為是篇之首有虞喻多慮泰氏喻無為無為足以配天此帝王所應歷數所歸而億兆民命之所寄託者也若夫以已出經式義度欲以化天下之民無異矰弋熏掘而致鳥鼠是速其高飛深穴之逃蓋有為則有心有心則知謀所由出姦詐所自生雖父子之天有所不能固其於君民之際求如標枝野鹿之相忘可得乎是以天根問為天下答以心澹氣漠順物無私子居

問明王之治答以忘功善貸使物自喜皆所以應帝王之道以無為為之凡有天下國家者盍求諸此鄭有神巫期人生死喻知謀之士審觀時政足以料國之興衰先事知幾燭微無隱可謂當代著龜然而一見壺子哀其將死再見幸其有廖三見疑其不齊無得而相則觀形察色之技於是乎有限矣明日又見自失而走何壺子之多變而季咸之不神邪此言料國者知謀數術不越乎人為之偽所以用之有窮而無為之主憲天體道垂衣一堂精神四達與化無極巍巍蕩蕩民無能若則豈知謀可度術數可窺哉結以南北二帝遇於中央言道散為物離無入有儺忽即有無異號微妙之所以分今會而一之非不善也有一則有散所以啓儺忽之鑿唯其善待之必有善鑿者不若彼化無心相忘而交化也萬斛之舟不容灌針何怪乎七日而死渾沌哉竊惟南華一經肆言渾淪湍激籟號號作新出奇跌宕手諸子之表若不可

以繩墨求而內篇之與窮神極化道貫天人隱然法度森嚴與易老相上下初學未得其要鮮不迷眩日華之五色者矣考其創意立辭具有倫理始於逍遙遊終以應帝王者學道之要在反求諸己無適非樂然後外觀萬物理無不齊物齊而已可忘已忘而養生之主得矣養生所以善已應世所以善物皆在德以充之德充則萬物符契宗之為師標立道原範模天下為聖賢續命脉為萬世開迷雲大宗師之本立矣措諸治道也何難內則為聖為神外則應帝應王斯道之所以斂之一身不為有餘散之天下不為不足也帝王之功雖曰聖人餘事然躋世真淳挈民清靜應化極致莫大於斯故以終內篇之旨儻忽生而渾沌死喻外王之功成而內聖之道虧也夫今之人鑿竅而死渾沌者多矣將何術以起之曰塞兌閉門用之不勤是為真修渾沌之術歟再詳七篇命題各有所主其間或舉例稠繁混淆莫辨竊窺的指以古

人德合者配于逐條之下云逍遙遊之極議當歸之許由宋榮以解天下物欲之桎梏而各全自己之天也齊物論之極議當歸之子綦王倪以祛彼我是非之惑得其同然而合乎大通也養生主之極議當歸之老聃彭祖以紓過養形骸之謬知生道所當先也人間世之極議當歸之遽瑗接輿明出處去就之得宜勿撓逆鱗以貽患也德充符之極議當歸之王駘申徒嘉言內充者不假乎外德盛者物不能離也大宗師之極議當歸之孔子顏回有聖德而不居其位弘斯道以覺斯民也應帝王之極議唯舜禹足以當之謳歌獄訟之所歸應天順人而非得已此南華企慕往古聖賢筆而為經標準萬世若夫真人之所造詣即七篇而不泥離七篇而脗合所以外混光塵內存慧照出凡入聖間關化機而不可以形教拘也善學南華者於內篇求之思過半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三

立三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外篇騁拇第一

騁拇枝指出手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手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騁於足者連無用之肉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多方騁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

郭象註騁枝皆出於形性非假物也騁與不騁其性各足而此獨騁枝則於性為多故云侈耳或云非性欲割棄之是道有所不存德有所不載人有棄材物有棄用也豈至治之意哉物有大小能有少多所大即騁所多即贅騁贅之分物皆有之若莫之任是都棄萬物之性也夫與物冥者無多也故多方於仁義者羅列於五藏然自一家之正耳未能與物無方各正性命也方之少多未嘗有限少多之差則有定分不可相歧各守其分無不自得或者聞多

之不足以正少因欲棄多而任少是舉天下而棄之不亦妄乎駢枝之於手足直自性命不得不然非有用而然猶五藏之情自多方耳而少者橫復尚之以至淫僻而失至當於體中也聰明各有本分多方不為有餘少方不為不足然情欲之所蕩未嘗不賤少而貴多若忘其所貴保其素分則於性無多而異方俱全矣

呂惠卿註駢枝指非不出乎性而德則所無也附贅贅疣非不出乎形而性則所無也於所無而有之此所以為侈其氣為五行其德為五常其事為五事其形為五藏則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非不列於五藏也而非道德之正則亦所無而已故駢於足枝於手皆為無用而所謂道德之正者無為以反一而已

林疑獨註駢枝與形俱生出於性也疣贅因形而有出於形也以性配德性在天而德在人以形對性性在內而形在外出乎天者人以為侈出乎外者內以為侈此自

然之理也夫仁義道德未嘗不相為用而仁義之迹所以見惡於道德者猶疣贅見惡於形也駢枝喻仁義之本疣贅喻仁義之迹形性喻道德之正駢枝出於性而不可去猶仁義之本亦出於性也疣贅出於形而可去猶仁義之迹出於人為故可去也若能忘仁義之迹則冥於性命之理與道德為一矣忘形骸之累則駢枝亦出於形性與四肢同矣疣贅乃形外之物仁義之迹亦性外之物去之所以全其形忘之

所以渾其道也

陳詳道註性以德立形以性成駢枝指在德無是也故曰侈於性仁義之端具於始生之時則道之駢枝者也而其用見於已生之後則道之贅疣者也人知駢枝之無用贅疣之為累而不知仁義之行亦然蓋尚道德則仁義為無用用仁義則道德為有累也

碧虛子陳景元註駢枝與生俱生故出乎性而為生德之餘贅疣生後而有是出乎

形而為性之外累故皆曰侈夫五行均則五常無偏乃道德之正今多於仁義是五藏之氣而受必有少之者故非道德之正也且駢枝之於手足皆無用之指何足決齧哉若夫駢枝於五藏之情淫僻於仁義之行多方於聰明之用者乃駢枝於有用之處所以重增其弊也

竹溪林希逸廣齋口義云與生俱生曰性人所獨得曰德駢枝本於自然比人所同得者則為侈矣贅疣之為累亦然似此性德二字與吾聖經稍異多方猶多端列於五藏哉言非出於內故曰非道德之正告子言義外莊子併以仁為外矣以仁義為淫僻而與聰明並言皆以為非務內之學故但見其多事也

褚氏管見云天命之謂性物得以生之謂德會德性而充之之謂形是皆稟乎自然所以尊生配道體天立極至誠而不息者也凡在德性之外皆為駢枝贅疣所謂多方乎仁義聰明而非道德之

正故漆園立是論爲外篇之首而議者謂薄仁義爲太過且老莊之學非好爲高大而固薄仁義也蓋尊道德則仁義在其中然當時所謂仁義皆多駢旁枝而非正者耳故不得不辭而闢之若仁義根心安行中理其去道德也何遠夫駢枝贅疣氣之暫聚初無痛痒之切身任之而勿嫌可也或者惡其累形而欲決齟之其爲害愈甚故真人善巧設喻以祛其惑觀學者心冥體會即僞明真則天命之至理可全得以生之良貴可復道物一致天人渾融回視駢枝贅疣何足爲吾形累而所謂聰明仁義者皆自吾德性中來是亦道之微也但不徇其迹以求善於物思復其本而同乎大通則亦終歸乎道德之妙而已何淫僻之有哉多方於聰明之用一句今本皆然碧虛子陳景元云張君房校本此句無方字引後文多於聰者爲證其論頗長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簫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累瓦結繩立三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故跲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爲駢枝者不爲政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是故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鴈脰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

郭象註夫有耳目者未嘗以慕聲盲目困所困常在於希離慕曠則離曠雖聰明乃亂耳目之主也曾史性長於仁而性短者橫復慕之慕之而仁仁已僞矣天下未嘗慕然距而必慕曾史則曾史之簫鼓天下使失其真性甚於然距騁其音辯致其危辭者未嘗容思於擣杙之口而必競辯於楊墨之間則楊墨乃亂羣言之主也此數

子皆師其天性直自多駢旁枝各是一家之正以一正萬則萬不正矣故至正者不以己正天下使天下各得其正而已自此以下觀之至正可見以枝正合乃謂合爲駢以合正枝乃謂枝爲政以短正長乃謂長爲有餘以長正短乃謂短爲不足各自有正不可以此正彼而損益之知其性分非可斷續而任之則無所去憂而憂自去矣

呂惠卿註明者謂其自見今以所見爲明是以自見與所見合而駢之也聰者謂其自聞而聲律絲竹皆在外者則是益而多之也故道之所自出率性之自通則天下皆足於己不爲有餘也擢德則助長塞性則厭其所生唯其爲之太過以收名聲則天下相鼓和之以奉不及之法此曾史之所以枝於仁也道在不言則辯非道也瓦貴鱗比而累之繩貴條直而結之句所以通其讀而竄藏之心貴乎虛而遊於堅白同異之間故行跲立以喻無用之言如累

瓦結繩然者此楊墨之所以駢於辯也凡此皆非天下之至正彼至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則無為自然而無所加損矣林疑獨註駢於明者為五色所亂不知道在內者可以返視也多於聰者為五聲所亂不知無聲之和非聽所及也枝於仁者仁之散故擢其德蔽其性以收名聲使天下如吹笙鼓簧更相角動以奉其法常若不及也駢於辯者其辭如累瓦之險其執若結繩之固邪說隱微曰竄句堅執曰馬異同之論分外用力於無用之言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天下之至正道德是也道德出於性命之理而已彼正正者正物而不正於物不失其性命之情而萬物之分明矣故合者不為駢枝者不為歧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各任其自然之分則憂無所遣而自去矣陳詳道註擢德塞性以明曾參仁其親之過史鰌仁其君之過也累瓦結繩危辭蔽敝然譽之也聖人無名而枝於仁者收名

聲仁者不憂而仁者反多憂則其去道也遠矣形無駢枝而駢枝生於形非形之常然也道無仁義而仁義出於道非道之常然也形安其常然則駢枝不足為之累故合不為駢枝不為歧道安其常然則仁義不足為之患故藏於其德善於其性而已矣今世之人已陷身於仁義之患且蒿目以憂之是決駢駢枝者也不仁之人復強仁義以饗富貴是決性命之情而為駢枝者也陳碧虛註駢拇者比五指之數則為不足駢明者以兼倍之性謂之有餘聖人收視反聽以養內映世俗慕離曠之聰明縱耳目於外景以困弊其形骸則離曠為亂耳目之帥矣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奔馳四方失其真性則曾史為惑人心之宗矣辯之縱橫如累瓦重疊學之博喻如結繩屈積論之眇微者其竄句隱語之謂乎遊之卓詭者其離合是非之謂乎譽之小道者其蔽跬不進之謂乎大辯若訥多

言數窮故楊墨為佞詭情怪之首也夫形性之有餘不足皆非至正之道以所稟正性而能自正者謂之正正若役彼從已役已從彼皆失其性命之情矣合不為駢枝不為歧相忘形骸也鶴脰不斷鳬脰不續無所去憂而憂自去也腐齋口義云五色文章古者以養目而莊子以為亂淫即老子五色令人目盲之意離朱用明者也若以為非乎而用明之人則以為是矣多於聰者亦然德性本靜而強於為仁是擢德塞性使天下黃惑鼓動以奉難行之法也多言而無味者比之累瓦結繩竄改言句以為辯故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也蔽跬勞歧也其言無用而稱譽自喜徒自勞苦也以非乎則楊墨之徒以為是矣多駢旁枝言皆餘賸之事非至正也至正猶云自然而不失性命之實理故合不為駢枝不為歧長不為有餘短不為不足此數句即大秋毫小太山之義歧起也有所歧則不平貼自在矣鶴

短長出於本然之性性之所安無憂可去也仁人何其多憂一句堯舜孔孟皆在其

中
此段發明前意謂人各有正性性各有良能各有分量一毫不可強故慕離朱者喪其明希師曠者損其聰習曾史者過於仁學楊墨者僻於辯此皆以不足企有餘等而上之攀援無極非天下之至正也彼至正者盡性命之情而無所企羨人安其分物得其宜合不為駢枝不為歧長短各適而無有餘不足之累世間憂患不待去而自去矣是謂盡己之性而後盡物之性然則全物之樂所以全己之樂也歟竊詳經文繫瓦當是累九彼正正者宜照上文作至正不為歧當作岐皆傳寫之誤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四

三四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外篇駢拇第二

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斷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富貴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且夫待鈞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啣命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鈞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縲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縲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

與

郭象註仁義自是人之情性俱當任之恐仁義非人情而憂之者可謂多憂也駢於拇者謂不足故泣而決之枝於手者謂有餘故啼而斷之如是則羣品萬殊無釋憂之地矣惟各安天性曲成而無傷又何憂哉及兼愛之迹可尚天下之目亂矣以可尚之迹蒿令有患而遂憂之此為陷人於難而後拯之然今世政以此為仁若無可尚之迹則人安其分豈有決已效彼以饕竊非望哉夫物有常然任而不助則同然皆得而不自覺故與物無二而常全任道自得抱朴獨性連連假物無為其間也仁義連連祇足以惑物使喪其真耳東西易方於體未虧矜仁尚義失其常然以之死地乃大惑也夫與物無傷非為仁也而仁迹行萬理皆當非為義也而義功見當而無傷非仁義之招而天下奔馳棄我徇彼所以失其常然故亂心不由於醜而常在美色撓世不由於惡而常在仁義則仁義

者撓天下之具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雖
 虞氏無易之之情而天下之性固已易矣
 呂註仁義列於五藏而大仁不仁至義不
 義義為而非人情乎惟其為之太過而不
 由道德之正是以意其非人情彼仁人多
 憂則為之太過者也夫駢枝之於手足或
 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至於去之而憂則
 一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則有餘於數
 之類決性命而饗富貴則不足於數之類
 然莫知其非性命之情而守之則決之而
 泣齟之而啼之類也夫待規繩而正膠漆
 而固者是削性侵德失其常然常然者不
 事平規繩膠漆而自然正固不知所以生
 不知所以得古而不弊今而不新此所謂
 常然而道德之正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
 膠漆纏索而遊於其間而使天下惑耶易
 方則以東為西易性則以無為有人生而
 靜招仁義以撓之是以仁義易其性也
 疑獨註仁義本於人之情性今且擢德塞
 性以為仁義非出自然故莊子意其非人

情不然則彼曾史之為仁何其多憂也古
 人所以行仁義者自其本性而充之後世
 乃徇仁義之迹入人為之偽故但見其多
 憂耳苟不以天道任之則以駢枝為人道
 之患欲傷而去之所以啼泣憂悲也蓋以
 駢枝譬仁義信能冥其本乎自然則與道
 德同體而不可去不能如是而徒徇其迹
 人見其迹則思去之此所以為憂也今世
 之仁人蒿目而憂世心憂則目為之亂也
 凡物任其自然則安傷其性命則憂駢枝
 亦性之自然今欲決齟而去之猶仁人憂
 世患而欲救之徒益其憂耳不仁之人決
 裂其性命之情以饗富貴良由仁義之迹
 故得緣而為偽是以疑仁義非人情也自
 三代以下樸散而不可復何其器器也夫
 待鈎繩規矩而正非自然之正曰削其性
 待繩約膠漆而固非自然之固曰侵其德
 屈折者禮樂之末响喻者仁義之迹以此
 慰天下之心是失其常然也天下之常然
 豈有所待而為正固哉不知所以生而自

生不知所以得而自得故能合古今齊生
 死物不能傷而無虧矣則仁義之迹又何
 必連連相續如膠漆纏索而遊乎道德之
 間哉此言曾史之徒不能無心以遊道德
 反為仁義束縛而不能解何天下之人競
 慕仁義之名而惑亂其心也易方猶易以
 悟易性則迷而不返此小大之辨也曾史
 襲仁義之迹故可非之有虞氏之仁義充
 其性者也而莊子非之何耶蓋責其所始
 不得不然且先王之於仁義將以成民性
 而復於道也後世因其所陳之緒餘而尊
 嚴其迹以為天命之至盡在此矣操所以
 成性之迹遂以為性豈能使棄其名而樂
 其實哉所非者虞氏之迹所存者虞氏之
 心經曰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此取其存
 心也
 碧虛註利揉成就削性者也牽合附會侵
 德者也此皆失其常然夫蓬麻曲直孰為
 鈎繩珠玉圓方孰為規矩松栢女蘿孰為
 膠漆連理合穗孰為纏索物材天性皆由

自然故誘然皆生同然皆得古今若一無興廢也舍道德而趨仁義是為易方徇利名而殘生是為易性自有虞氏舉賢流凶招呼仁義以撓天下天下莫不奔趨喪命者由是夸跂以致惑易也

庸齋口義云駢枝雖為手足之病而不可強去強去則為憂苦矣蒿目者半閉其目目睫茸茸然有獨坐憂愁之意憂世自勞貪饕富貴此皆自苦故並言之又歎仁義非人情乎言其非出於本然自三代而下此說盛行何其嘈雜耶夫性德出於自然非人力所為若必待修為而後正則是自戕賊矣鉤繩繩約膠漆皆修為之譬故屈折响俞以慰天下皆失其常然而曲直方圓不用人力則為正理誘與秀同秀然而生者孰生之物之所同者孰與之不知其所生不知其所得故古今若一無加損也連連不已貌膠漆自固縲索自拘也離性以為仁義為之不已則泥執固東何以遊於道德之間徒以惑天下也小惑則四方

易位大惑則易天地之性矣立仁義之名以撓天下天下為其所使而奔趨之知仁義而不知道德是以外物易其性也

仁義出於情性非其人者偽之駢枝出於形體累於形者惡之南華為見世之尚仁義者舍己以效人徇迹而忘本故歎仁義其非人情乎謂矯性而為之不出於安行是撓天下之患為己憂者也恐天下之不理乃奔馳以救之而猶不勝也蒿目以憂焦心以慮豈非決駢枝之謂歟彼不仁之人決性命而不顧饕富貴而不止及其禍發必剋則人貨俱亡而後已耳蓋仁有性之之真必有假之之偽惡夫假禽貪者器以虐天下之民故重歎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而下為仁義者何其囂囂浮薄耶夫物之本性正固出乎自然有待而正則非至正有待而固則非真固是則削性侵德失其常然無異乎手足之有駢枝也夫常然者其為曲直方圓不待乎鉤繩

規矩也自生自得不知古今之殊成虧之異道德混成仁義為無用矣又何必膠固其迹以惑天下哉小惑易方東西錯位未甚害事也太惑易性則失其常然叛道背德為害有不可勝言者然其病源浸淫已久自有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舉以仁義易其自然之性性不真而仁義亦偽矣天下猶奔命而從之安於失性而不悟此真人之所哀也

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徇利士則以身徇名大夫則以身徇家聖人則以身徇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徇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間臧奚事則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徇也彼其所徇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徇貨財也則俗

謂之小人其徇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

郭註三代以上實有無爲之迹故有爲者所尚尚之則失其自然雖聖人有不得已或以癡癡之事易垂拱之性者夫鵠居而穀食鳥行而無章者亦何性而不徇故與世常冥唯變所適其迹亦徇世之迹也所遇者或時有癡癡禿脰之變其迹則傷世之迹也然揮斤八極而神氣不變手足癡癡而居形不擾則奚徇哉無徇也乃不徇其所徇而迹則與世同徇也天下所惜者生今徇之太甚俱殘其生則所徇是非不足復論夫生奚爲殘性奚爲易皆由尚無爲之迹也若知迹之由無爲而成則絕尚去甚反冥我極堯桀均於自得君子小人奚辨哉

呂註神降而爲聖王則聖之外也自三代以下一見聖王之迹而之所以爲神者隱而不見矣如禹之胼胝湯武之征伐雖出

於不得已而其迹則不免於徇天下之弊也莊子欲絕其迹而反於神天之本宗則其論聖人固宜如此非小之也男婚婢爲臧穀則良家子牧羊以喻守意守意乃所以養心也挾策讀書則無不善而不免與不善匹博塞以遊則放逸無良而其所出則良也二者皆害於守意雖事業不同忘羊均也伯夷死名則挾策而亡羊之譬盜跖死利則博塞而亡羊之譬所死不同殘生傷性均也此爲道者所以貴乎兩忘而化其道且天下盡徇也所徇仁義則不知身之親於名也所徇貨財則不知身之多於貨其徇一也而有君子有小人焉其殘生傷性則盜跖亦伯夷不知得之病於亡則均也

疑獨註伯夷爲清之名而身死焉盜跖爲貪之利而身死焉二人皆未知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而所逐者皆外之塵垢執糠耳夫首陽之名長在而伯夷之身孰存東陵之貨常積而盜跖之魄孰有故曰其

於殘生傷性均也如是則伯夷奚必是盜跖奚必非此道之所以一也伯夷聖之清莊子深詆之者以其迹見於世而與盜跖爲對故言此以矯當時襲伯夷之弊以刻意尚行者也其名雖與盜跖爲對而神與孔子同遊學者不可不知也夫天下盡徇苟不徇仁義以求名則必徇貨財以適欲天下之大致不離乎利名之間所徇仁義則世俗謂之君子而不知己爲天之小人所徇貨財則世俗謂之小人而不知與世所謂君子者均矣徇仁義者損其分而益其性徇貨財者損其性而益其分皆能安其性命之情則天之君子非俗之君子俗之小人經所謂人之小人是也

詳道註三代而上天下以仁義易其性三代而下天下以物易其性世愈久撲愈散矣伯夷死名蓋不能弱其志盜跖死利蓋不能強其骨也臧者義之善殺者信之善男而婚婢曰臧女而婦奴曰殺男貴義女貴信故也羊之爲物羣而不黨恭而有禮

其性未嘗不善也制字者以羊從言爲善羊從大爲美莊子以忘羊譬忘德宜矣臧穀之拘縱不同而均於亡羊夷跖之善惡不同而均於殘生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

碧虛註凡有迹者皆徇也名聲旣彰迹不可逃矣臧穀亡羊小惑易方也夷跖殘生大惑易性也天下盡徇則盜跖亦伯夷矣又何君子小人之分哉

庸齋云以天下國家與名利並言以小抑大以下抑高也此書之中大抵如此數子事業不同殘亡則一讀書博塞不同亡羊則均皆徇物之失也夫莊子豈不知夷跖之賢否其意主於譏君子故借小人以形之亦以下抑高之意

上古淳朴民俗熙熙不待治而自治是以民安乎性分之自然君得以成端拱無爲之化自三代而下以物易性遂傷喪真雖賢愚貴賤之不同各以所徇爲是而弗悟其遠於道也故其殘生傷性

無以異然後爲民上者設爲刑政賞罰以道之齊之勸之懲之上下俱僊而姦詐生刑政賞罰有所不能制則民非其民國非其國矣此實原於上下交徇之過以致君民兩失喻以臧穀亡羊義甚切當且天下盡徇則俱失其本然之天而滯于一偏之見反指不徇者爲非何君子小人之分哉夫伯夷之清盜跖之汙萬世之下昭若白黑漆園混而一之者以所徇而言舉不免乎有迹聖人猶不逃評議而況跖乎治道之在天下若權衡抑彼所以揚此其勢不得不然唯求其平而已使天下無徇而免殘生傷性之患則聖人盜跖固有間矣然其所以善所以惡又當超乎仁義聖知之外觀之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四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五

武林道士緒伯秀學

外篇駢拇第三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者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

郭註屬性於仁徇仁者耳率性通味乃善也不付之我而屬於彼雖通如彼我已喪矣各任其耳目之用而不係於離曠乃聰

明也故善於自得者忘仁而仁謂仁義爲善捐身以徇之比於性命還自不仁身且不仁其如人何任其性命乃能及人而不累於已同於自得可謂善也夫絕離棄曠自任聞見則萬方之聰明莫不皆全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舍已效人者也效之若人已已亡矣雖所失之異塗其失一也故愧道德而不爲謝冥復之無迹絕操行忘名利從容欣累遺我忘彼若斯而已矣

呂註性者物之所屬非屬於物者也而曹史屬於仁俞兒屬於味師曠離朱屬於聲色非吾所謂藏也藏於其德乃藏之體非謂仁義能藏之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謂仁義則以有謂其所藏者特未定也任性命之情則無謂而不可名真所謂藏也聰明者亦然不聞彼而自聞不見彼而自見是謂見見聞聞者也苟其見聞在彼而不在我是得人之得適人之適而未能自得其性命而適之則盜跖伯夷豈有間哉以

其皆非道德之正也上不爲道德下不爲淫僻則兩忘矣夫伯夷聖人也安有不自得適而可爲聖人哉蓋其制行方且欲廉頑立懦則其迹不免於有爲莊子方言性命之情以兩忘名利故以夷跖同爲淫僻及其論高節戾行足以矯世則夷齊之節與許由善卷孔子顏閔同列於讓王矣疑獨註屬者性有所係著非大同於物而無私者也故曹史俞兒師曠離朱之於仁味聲色皆不免乎徇非吾所謂藏也藏於德者任其性命之情性命之情即正性正味正色正聲萬物之所自有者而數子強爲之非自得自適也唯能性性而後不屬性於物而味味聲聲色色者見矣舍其聰則反聽舍其明則內視反聽則聞道內視則見道道得而性得矣不自見而見彼者喪已而逐物不自得而得彼者離性以求道雖夷跖之不同其淫僻一也則知仁義所以喪道淫僻所以亂德皆莊子所不爲也

詳道註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蓋人之耳目自希夷聲色在前真從妄廢口之於味亦復如是老子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又況多駢旁枝以屬其性者邪碧虛註曹史俞兒師曠離朱皆偏於一能役性著物失其天真豈得謂之善哉藏於德者以自得爲善任其性命之情自聞自見而已若得人之得適人之適皆喪已於物者也故上不敢爲仁義下不敢爲淫僻此養正性正命者也庸齋云任其性命之情即是順自然自聞自見之論是其獨到不可及處一大藏教不過此意自得自適即是自見自悟大抵欲分別本心與外物不得其本心而馳騁於外者皆爲淫僻也上不敢爲仁義之操下不敢爲淫僻之行爲善無近名爲惡無

近刑也道德即自然近名近刑則非自然矣觀莊子此語何嘗不正心修身其譏評堯舜夫子曾史伯夷皆非實論特鼓舞其筆端耳

性若太虛窮之無有而無乎不在也一有所屬則涉乎偏徇而非道德之正雖曾史離曠特受異氣工於所長以道觀之猶不免爲淫僻況以所短歸所長不至學邯鄲之步者鮮矣故皆不足以爲善所善在任其性命之情出乎道德之正無強跂徇之失耳目口之於聲色味也未嘗強通亦不强闕任其自然而無容私焉此天下之至正也何物足以撓之人之聰明而至於自聞自見則有異乎世俗之聰明所善在乎自得自適則有異乎世俗所謂善仁義去而真性全臧於其德而已德主乎中道將來舍外物何自而入哉若其不自得適一徇乎人則是同爲淫僻耳賢不肖也奚擇南華自謂上下不敢爲而安於性命之

自得斯爲道德之正也歟本經內篇命題本於漆園各有深意外雜篇則爲郭象所刪修但摘篇首字名之而大義亦存焉內篇既詳述道德性命之理故於外篇首論德性所不當有者猶駢枝贅疣之於形也竊謂當篇本意原於道德經之餘食贅行以明自見自矜者之遠於道而南華敷演滂沱浩瀚若此蓋弘道闡教不得不盡其辭而達其意以祛世俗之迷使之復乎自然而合乎道也夫人之德性粹然如玉在璞其所漸被木潤山輝及爲聰明所鑿仁義所分但知求善於物在己之真淳喪矣故舉曾史離曠楊墨得性之偏沿習之僻是爲多駢旁枝之道而天下猶奔慕之舉失其性命之情離其道德之正所以亂天下也唯能忘其異而一之如鳬鵲之無容斷續而各不失其自然斯爲近道矣然天下皆惑吾將奈何遂設臧穀亡羊以喻伯夷盜跖各以所徇爲君子小人

之分而其殘生傷性一也信能去迹絕高性無所屬反本冥極遊乎物初則駢枝贅疣與形俱忘君子小人均於自得故終以順性命之情爲至而本然之聰明不廢也不聞彼而自聞不見彼而自見與顏子所謂仁者自愛知者自知義同所以自得自適而無企羨之心則夷跖之賢否將有辨之者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五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六

武林道士楷伯秀學

馬蹄第一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飲水
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
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
之錐之連之以羈馬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
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
有概飾之患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
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
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
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
之曰伯樂善治馬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
下者之過也

郭註駕驥各適性而足非辭鞍而惡乘但
無義於榮華有意治之則不治也治之爲
善斯不善已夫善御者將以盡其能也盡
能在於自任而乃走作驟步求其過能之
用故有不堪而多死焉若任駕驥之力適
遲疾之分雖足迹接乎八荒之表而衆馬

之性全矣或者聞任馬之性乃謂放而不
乘聞無爲之風遽云行不如卧何其狂而
不返哉世以任自然而不加巧者爲不善
治能以規矩矯拂其性使死而後已乃謂
之善治不亦過乎

呂註馬之翹草飲水而無義義臺路寢則
民耕織自給無義於高明之譬也伯樂以
燒剔刻錐治馬而死者十二三則強爲仁
義而天下始疑之譬也飢渴馳驟而馬之
死者過半則屈折禮樂而天下始分之譬
也天下有常然因其性而爲之今陶匠之
埴爲方圓曲直皆失其常然者也爲天下
而失其常然是乃不知在宥之道而治之
之過也

疑獨註馬之真性道遠於原野之間而不
義義臺路寢及至伯樂燒剔刻錐而馬之
死者十二三飢渴馳驟而馬死已過半此
皆尚人爲之偽以關其真性故也陶匠之
治木埴而中規矩鉤繩豈木埴所欲哉聖
人以仁義禮樂治天下亦猶是也而世皆

稱伯樂善治馬陶匠善治木埴聖人善治
天下此皆大道已散不見天地之全而唯
治人之爲稱莊子所以深詆之

詳道註土有形而無生木有生而無知馬
有知而無義三者雖殊而善治之者莫不
因其性而不違其自然循其理而不示其
或使故馬盡其能而埴木盡其用然則善
治天下者豈異是哉

碧虛註夫馬之知翹飲翹陸而已無用義
臺路寢猶澤雉之不願畜樊也及至伯樂
則治之將與物性已弊才不勝任抑死過
半矣土有方圓而陶者就規矩木有曲直
而匠者施鉤繩馬有駕驥而伯樂用鞭策
民有賢愚而聖人興法度皆順其情而爲
之後世之御馬而敗者非伯樂之才也治
民而失者非聖人之道也而反歸罪於伯
樂聖人是未知其所善陸園所以興歎也
腐齋云義臺路寢王者之居一作義臺養
也居移氣養移體之地燒剔刻削皆治之
也雖謂絡其頭鬣謂解其足連列也概銜

也飾鏤纓之類馬制於人而不能自適所以死者愈多陶匠以土木爲器無異馬之被燒剔刻雖也而人皆以伯樂陶匠爲能猶秦氏而下以治天下爲能也

物有常性民有常德其德不離民性得矣何在乎過求過養以損德傷性哉真人爲見世俗澆薄以人滅天不安本然之分而求益分外之知凡上之御下下之事上舉不免以知術相籠知術窮而不肖之心應雖嚴刑峻法有所不能禁也靖原其端由於上之人好知之過啓其多知而又爲知以救之不亦勞且多事乎欲正本澄源痛革其弊故借馬立喻以明治之之失觀任治道之君子有取焉耳自三代而下民性既離刑政賞罰之所以立則是四者治天下之概飾鞭策也而知術姦詐之萌實由於此後篇所謂并聖知而竊之者是也然則今之爲治者將何如曰主以道德而四者爲之輔斯可矣舍道德而專刑政無異

乎伯樂之治馬千里之足雖得以自別而馬之受害者不少矣若其不任道德又廢四者則一家不能自齊如天下何陶埴之喻不越前意其失在我善治之一語矜己能而有心以爲治何以復民性而全常德哉故曰治天下者之過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纖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今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堯舜爲仁跖跖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爲操樸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

之過也

郭註以不治治之乃善治也夫民之德小異而大同性之不可去者衣食事之不可廢者耕織此天下之所同而爲本者也守斯道者無爲之至故放之而自一非黨也是曰天放填填顛顛自足而無求於外之貌不求非望之利止於一家而足混芒同得與一世澹漠焉豈國異而家殊哉足性而止無吞夷之欲故與物全而無害德不離而民性素樸無煩乎知欲也聖人者民得性之迹非所以迹也此云及至聖人猶云及至其迹聖迹既彰則仁義不真禮樂離性徒得形表而已有聖人則有斯弊將若之何殘樸爲器毀玉爲璋以至色爲采聲應律皆變朴爲華棄本崇末其於天素有殘廢矣世雖貴之而非其貴工匠則有規矩之制聖人則有可尚之迹也呂註民復常性而不離其真則所謂聖者不可得而見故無欲而素樸未始有疑也同德而不離未始有分也及離乎其真有

所謂聖人者出為仁為義不由乎自然為禮為樂不由乎至正而天下始疑始分矣殘樸為樽以況毀道德為仁義毀玉為璋以況離情性為禮樂皆多駢旁枝之道也絕巧而返乎朴則工匠之罪除棄仁義而任道德則聖人之過免矣

疑獨註古之神人在宥天下則無意於治順民之常性會於正命之極而已織而衣耕而食同德相親而不偏黨天放者出手自然而非人為也填者實充乎內顛者真顯乎外任足之所行而不由運信目之所視而不入邪禽獸草木皆得遂性命之理而無夭闕之患獸可係巢可闕以明人無機心則物無所憚同居族並人民自樂又惡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非無良知也同乎無欲非無可欲也始於其德不離終於是謂素樸民之常性得矣覽楚跖皆用力貌為仁義而不順性命之理天下始疑矣澶漫樂之散摘擲禮之偏由仁義而有禮樂有禮樂而性情離此天下所以分

也夫仁義出於道德禮樂出於性情上古世質民淳仁義與道德為一體樂與性情不離後世廢道德以言仁義離性情而議禮樂是以有曾史之仁義非堯舜之仁義有世俗之禮樂非三代之禮樂老子所以提提絕滅之在莊子亦所不取也殘樸為器工匠固不能無罪因救弊之迹聖人亦不能無過也

詳道註夫至德之世養生不奪於嗜欲而五行填填其視顛顛所求不出於分外而山無蹊隧澤無舟梁如是則視人如已視已如物物我兼忘內外無間所以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也又惡知君子小人哉心有知而擇腹無知而容志有欲而動骨無欲而立聖人之治天下虛其有知者實其無知者故能使民同乎無知弱其有欲者強其無欲者故能使民同乎無欲無知所以德不離無欲所以民素樸素者性之質言純白而不染於物也樸者性之全言混成而不散於器也老子云見素抱樸少

私寡欲經曰素朴而天下莫與之爭美由於民性得故也

碧虛註民有常性織衣耕食一而不黨游於自然貿易未興不相往來俗儉約而物繁滋中無機而外無忌素朴而民性得矣不善為治者用力行仁矜持尚義離道以善懷疑弗信矣屈折為禮縱逸為樂險德以行冲和分裂矣犧樽六律皆治世之法過則為亂此云工匠之罪聖人之過者見其末敗而推責其古今之常情也

高齋云同德謂其得於天者同常性前篇所謂常然也純一而無偏黨肆樂於自然之中填填滿足顛顛直視皆形容其拙朴無心之狀山無蹊隧路未通也澤無舟梁津未通也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雜居物無害者草木遂長未有斧斤之禍也羈獸而遊羣巢而闕人與物相忘也如是則安有君子小人之分哉無知無欲純乎天理及至聖人強行仁義流蕩禮樂然後心迹始分不純一也道德自然也莊子以仁

義爲外故曰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固有也莊子以禮樂爲強世故曰性情不離安用禮樂文未亂五色六律亂五聲皆是用人力非自然之喻工匠之罪聖人之過所以結上文也

前論治道之弊欲有以革去之故此謂善治者不然上陳至德之世民性真淳而無所企慕衣食足用而無求羨餘山無蹊隧澤無舟梁即民不往來舟車無所乘之謂也羣生連屬草木遂長言其生物繁茂禽獸可羈鳥巢可闕言無心而與物化也由是知鳳巢于閭麟遊于囿至和感召理誠有之如是則上無欲而下無知德不離而民素朴又惡有君子小人之分哉及至後世聖人以有爲治天下致力於仁義勉強爲禮樂於是民始疑而天下始分矣故南華以殘樸毀玉爲工匠之罪廢道用仁爲聖人之過然而樸玉不毀何以爲器仁義不立何以衛道曰天下之樸散久矣無患乎

之器也聖人之道散久矣一變而爲仁義再變而爲禮樂三變而仁義禮樂徒存其名是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六

五

十四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七

五

武林道士褚伯學

馬蹄第二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闔扼驚曼詭街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郭註御其真知乘其自然則萬里之路可至而羣馬之性不殊夫馬性不同而齊求其用故有力竭而態作者含哺鼓腹民之真能及至聖人屈折以禮樂懸跂以仁義而民始好知其過皆由乎迹之可尚也呂註馬之食草飲水相靡相踶知已此矣猶赫胥氏之民無知無爲含哺鼓腹也加之衡扼齊以月題猶屈折禮樂懸跂仁義

以匡慰天下也馬知介倪詭街竊轡而至盜者猶民踉蹌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介間端倪闔曲控扼驚則馬之很曼則馬之謾知夫衡扼街轡介倪闔扼之所在而施其驚曼以詭街竊轡此馬之知所以至盜也然欲馬知不至於盜人心不至於奸知者無它反其真性而已矣

疑獨註馬之真性安於飢食渴飲喜則相順怒則相踏而已不知其它也及加以衡扼齊以月題額上的顧象月齊謂整飾之唯其勞役馬之形體故馬知介倪介猶賓介之介兩旁助馬者倪同耄倪之倪牧馬者也言馬因人制遂知有介倪而詭詐生矣闔者志之窒扼者體不伸驚如驚擊曼如病曼皆形容其憤怒之狀詭街自出其街竊轡自脫其轡言人害馬之真性故矯詐而至於為盜此伯樂之罪也赫胥氏上古帝王之號居不知為行不知適舍哺鼓腹民如嬰兒此外非所知也屈折禮之未徒能正其形而不能正其性情懸政仁義

之未整足慰其心而不能常安之也是以民好知而不止此亦聖人之過也

詳道註聖人以仁義慰天下之心而民始疑以禮樂匡天下之形而民始分夫馬之食草飲水猶民之耕而食織而衣也喜則相靡怒則相踉猶民之一而不黨也穿牛絡馬皆人為之過馬之知而能至盜豈善治馬哉故是篇始終言此以排人偽之極蓋謂棄道德而徇仁義則君臣父子不能無分疑棄仁義而任道德則雖禽獸萬物可與族處故以赫胥氏終焉

碧虛註馬之真知唯造父秦丙知之不施鞭策有日行萬里者至伯樂而下加之衡扼齊以月題而不免詭街竊轡之弊也民之常性唯赫胥氏知之不立法度而民咸遂其天性至堯舜而下則屈折禮樂懸政仁義因之以賞罰而閭閻爭莫止其弊益甚矣故曰聖人之過也

庸齋口義云此段又把前論翻出愈奇看它交頸分背字便見喜怒之狀月題今所

謂額鏡介獨也獨立而脫怒之狀也闔扼曲頸以扼拒驚狂曼突也言其抵拒不受羈絡之狀詭計以入街潛竊以加轡與人抗敵故曰盜是伯樂使之也若無衡扼街轡之事則豈見其介倪闔扼之態哉民之好知爭利無異馬之詭街竊轡也

古之聖人以康濟天下為己任唯恐一夫之失所思有以撫育安全之豈有求於世而然哉蓋出乎性情之真道德之正在己所當為者也是謂上德不德下知有之而親譽不及焉逮乎後世樸散民澆知詐日作出應聖人之運者匍匐重趄以極民於水火誨誨善誘以覺民於迷塗愛利之而仁迹彰裁決之而義功見節文之而禮興和樂之而樂出是亦因民所尚適事之宜而為之制度猶未至甚失也然而治久則民玩法久則弊生更張則法苛今嚴則易犯亦勢所必至矣吁七竅既鑿其有復於渾沌者乎此馬蹄之所以作旁壁曲喻之所以

繁且廣也末章又論馬之真知以歸當篇本意至舉赫胥之世民知含哺鼓腹而已無為自得之意舉見于此則上之人不擾可知

南華引古證今覲復淳風於萬一奈何世道交喪爭歸於利而不可止卒歸過於聖人豈立言君子所得已哉勿於警人心救時弊不得不反以矯之而或者議其為憤排之雄則過矣善觀莊子者究其意略其辭可也介倪舊音慶晚聲聲牙而義難通今定從本音言人以知御馬而馬之知介然已見端倪思為詭街竊學之計則是馬本無知而人啓其知也

是篇一意語分四節首叙題意以御馬明治民與尚書御馬喻臨民義同而此篇首尾形容馬之性情喜怒曲盡其態雖畫筆之工曾不是過然則人心之善否又安能逃其精鑒哉次借陶植立論以演上文言有心有為於治而櫻拂天

下之性情不若無為而任物之自化也又舉至德之世無知無欲後王立法天下始疑無異伯樂之從事手燒剔刻雖以求追風之步名曰治之而害莫甚焉所謂聖人之過者設為仁義禮樂以教民號之令之唯恐其不至殊弗悟枝葉繁而根幹衰政迹彰而姦弊作此淳朴之所以散刑罰之所以興上下交兵而不息也故漆園高言以矯之博喻以化之使天下含偽還真知所趨向有以見至人之心猶未忍忽然於世也未引上古民淳俗厚熙熙自樂以證皇王無為之効後世聖人東以禮樂慰以仁義求治太過而至於不可治矣

南華之論得之

太上曰治大國若烹小鮮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七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八

立七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胙篋第一

將為胙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絨膝固扃鑰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絨膝扃鑰之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郭註為大盜積為大盜守知之不足恃也如此法聖人者法其迹迹者已去之物非

應變之具矣是尚而執之哉執成迹以御
手無方無方至而迹滯矣所以守國而爲
人守之爲大盜者不盜其聖法則無以敗
其國言聖法唯人所用未足爲全當之具
呂註攝緘膝固扁鑄以防胠篋發匱之盜
世俗所謂知也及巨盜至則負之而趨唯
恐其不固然則世俗所謂知有不爲大盜
積者乎立宗廟社稷屋邑州閭以守四境
者世俗所謂聖也田成子竊齊國并其聖
知之法以守盜賊之身則世俗所謂聖有
不爲大盜守者乎世俗所謂聖知者如此
真聖知者固不然也
疑獨註胠者潛開也攝緘膝固扁鑄此世
俗之知禦小盜而已大盜至則負揭而趨
向之緘鑄非唯不能禦盜適足以資盜也
世俗所謂知非周萬物之知故不免爲大
盜積世俗所謂聖非不可知之聖故不免
爲大盜守此老莊所以欲絕棄之也田成
竊國并與聖知之法以守盜賊之身則凡
聖人之迹見於法度者皆不免於盜然以

田成之安比堯舜不亦過乎曰凡有身而
爲天下之所寄託者皆批糠結餘何足校
優劣若夫堯舜之不可寄託天下者豈田
成子得以擬議邪
碧虛註知謂造篋匱緘膝固扁鑄者積謂聚
紋實貨而畜聚者聖謂掌符節權衡斧鉞
者守謂保宗廟社稷封疆者且齊國之創
制立度何嘗不法聖人而田恒奪其聖知
據有其國則聖知者乃大盜之資也
肅齋云世俗之知本爲鼠竊之備大盜至
則併挈而去矣田氏篡齊以私量貸公量
入看左傳所言便見借聖人之法以濟其
盜賊之謀戰國時大抵如此故莊子以此
喻之
備盜以緘膝固扁鑄者世俗之知也穴室
負匱探囊者超俗之知也人有超俗之
知造化間幾何而一遇哉以之上盜天
和以養形保神下盜地利以肥家富國
何不可者而乃甘於妄意室中之藏以
希不義之貨而不顧公論之不可逃道

臭之不可掩何弗思之甚邪竊嘗考其
所由亦有以致之者世無積而守之彼
惡得而奪之然自胠篋之欲充之而至
於竊國信乎履霜堅冰之不可不謹也
夫竊國者非并其聖知之法而竊之雖
得國無以自立則聖知者天下之利器
在人用之如何耳其權或墮姦雄之設
中未有不反爲所制者後文云竊鉤者
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仁義存焉
小盜有誅而大盜無禁是豈齊氏之術
哉彼既竊國爲君而又禁民爲盜亦知
仁義之不可廢也得非以聖知之法守
其盜賊之身乎漆園慨立是論所以誅
千古姦雄之心麟經直筆之嚴可以並
行於世矣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
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
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荑弘肥子
胥靡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
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

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而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唇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鈎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

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郭註暴主得據君人之威以戮賢臣而莫之敢抗者皆聖法之由也向無聖法則桀紂焉得放其毒而使天下側目哉聖勇義知仁五者所以禁盜而反爲盜資則聖人之利天下少害天下多斯言雖信而猶不可亡聖者天下之知未能都亡故須聖道以鎮之也羣知不亡而獨亡聖知則天下之害又多於有聖矣有聖之害雖多猶愈於亡聖之無治也雖愈於亡聖未若都亡之無害也甚矣天下莫不求利而不能一亡其知何其速而失致哉夫唇竭非以寒齒而齒寒魯酒薄非以圍邯鄲而邯鄲圍聖人生非以起大盜而大盜起此自然相生必至之數也且聖人不立高於物而不能使物不尚人無貴賤事無真偽苟尚聖法則天下吞聲服此乃桀跖所至賴以成其大盜者也若乃絕尚守朴棄其禁令而代以寡欲所以拊擊聖人而我撲自全

縱舍盜賊而彼姦自息矣竭川非以虛谷而谷虛夷丘非以實淵而淵實絕聖非以止盜而盜止盜止而華尚之迹都去矣將重聖人以治天下而禁跖之徒亦資其法所資者重所利不得輕則小盜之所因大盜之所利也軒冕斧鉞賞罰之重者所以禁盜也大盜又逐而竊之反爲彼用是以成其大盜而大盜必行以仁義平以權衡信以符璽勸以軒冕威以斧鉞盜此公器然後諸侯可得而揭也是故仁義賞罰適足以誅竊鈎者耳夫跖之不可禁由所盜之利重利之所以重由聖人之不輕也魚失淵則爲人禽利器明則爲盜資故不可以示人也

呂註世俗所謂知所謂聖者皆以法爲之所謂至知至聖亦不出乎聖勇義知仁之名而不知知之所以知聖之所以聖也故四子者不能全其身而跖之徒反資以爲盜則世俗之所謂聖知者不免爲大盜積守耳至知在於不知至聖在於無名而世

俗之聖知反所以資盜則利天下少害天下多非虛言也。魯齒以沉相因魯酒邯鄲以沉非相因而相因然則欲治天下莫若培擊聖人縱舍盜賊善惡兩忘而已。夫心谷不虛而賊心得以起其間者以聖為淵而應之也。竭聖川而涸之則谷虛而盜不生矣。心淵不實而賊心得入於其間者以聖為丘而傾之也。夷聖丘而損之則淵實而盜不侵矣。比聖人已死大盜不起天下所以無故也。所謂死者不生其心是已。賊心生而大盜起雖重聖人以治天下是重利盜也。詳見下文并竊之語。故竊之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而莫之能禁也。諸侯之門仁義存焉則是并聖知仁義而竊之也。況其尤大而揭諸侯者乎。雖軒冕斧鉞有所不能禁。勸凡此皆離真為聖之過而猶以聖法明天下是示人以利器故大盜得以奪之也。

疑獨註道有君子有小人得道之正則聖勇義知仁皆正就其不正者而充之則為

大盜而已。盜之所謂道者妄意所藏先入後出知可否分均也。凡得其一者為小盜。跖得其全者也。莊子嘗言於雜篇與吾夫子為對以明大盜與大聖其知一也。所用不同耳。善人則資五者以立已惡人則資五者以為盜。善惡皆本於人心而天下為善者常少為惡者常多。莊子所以深矯之魯酒薄邯鄲國聖人生大盜起此自然相生必至之理。且聖人制法豈有意於起人之偽人自襲其迹以為偽所謂培擊聖人者深惡聖人之迹也。若禪家所謂我當時若見釋迦瞿曇出世一棒打殺意同縱舍盜賊亦欲息詐偽耳。川谷之水相通丘淵之土相資。喻聖人之迹大盜所資聖人已死絕聖棄知之意大盜不起爭尚之迹都去矣。苟不絕聖知以止盜反重聖法以治天下跖之徒將乘之以為盜是重利之也。夫斗斛權衡符璽仁義皆聖人治天下之具。莊子意謂凡涉形器法度者皆大盜所資為盜而至於竊國則斗斛權衡符璽

皆為所有而刑賞自己出矣。且堯舜三代之所賴以為治者其形器法度與後世同而治亂之迹異者彼所賴雖在此及其成功則此雖存而可以無用也。後世認認然唯此之為賴其權一墮姦人之殺則所賴以安者往往以致危。田成子之事是也。聖人退處幽密而操至權以幹萬化故力旋天地而世莫觀其機。威服海內而人不名以武。此所以行萬物於術內而天下莫能禦。又豈以利器示人哉。

詳道註以知治人莫如齊國以知治身莫如四子以暴亂人莫如盜跖。皆曰嘗法聖人矣。然齊國不免田氏之篡四子不逃時君之戮而盜跖竟以壽終。是法聖人而為治者無益竊聖迹而為惡者無害。則聖人之於天下也不足以止盜。適足以起盜也。莊子非不知聖人應物適時而已。後世禍亂隨之而起者蓋唇亡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其可以齒寒而責唇邯鄲圍而魯耶率歸過於聖人者遺其有迹之累也。

碧虛註知之出也或利或害聖之顯也或生或死利害不能惑者至知也生死不能動者至聖也若四子者皆矜知誇聖而自取滅亡又惡知至知至聖哉聖知大盜相因者也聖知生則大盜起大盜止則聖知亡拊擊聖人絕棄之也縱舍盜賊不貴貨也聖知泯絕民性淳厚天下平而無事矣夫竊仁義聖知者欲其貴也盜金寶珠王者欲其富也然天與之則公人取之則私若公公而私私豈軒冕所能勸斧鉞所能禁哉

庸齋云四子雖賢而身皆得罪盜跖反以自免此言賢者不足恃而竊聖知者或以自利也為盜之道是莊子撰出以譏世其言雖怪而實有理說到不善人多善人少利天下少害天下多處亦是精絕唇齒川谷之喻明聖人不為盜設反為大盜之資聖人不生大盜不起言無聖人亦無盜賊而天下自治也重聖人而治言聖人復出而制法姦人得之益以欺世戰國諸侯慕

奪而得皆大盜也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既為侯立國則亦以愛民利物為事是并竊仁義聖知也名為大盜者人皆欲逐之今諸侯竊國立於人上故曰揭而世未有用刑以禁止之者皆憤世而為此言

世之所謂至知至聖者例不免為大盜積反不若不以聖知稱者無所積而盜莫能窺也故引四賢以證聖知之不足恃夫天生忠賢匡君輔國節義所在有死無貳而上或不之察惡其逆耳拂情始則疎遠之甚則譴斥之而彼忠不能自泯終於戮之而後已吁忠賢之戮姦臣之幸也欲證若此國其能久乎夫為巨姦大盜豈無其術所謂術者亦不越乎聖知之法以所資者重故所取不容輕然其厲階非一日之積必酌其君上之可罔有司之可欺因時乘勢以遂其恃道之舉然猶不免資聖知仁義以為治如前立國者所云一廢而一興川谷丘淵之消長也聖生而盜起膏酒邯鄲

之相因也雖重以聖知而為治重利盜跖也宜矣且竊鉤者受制於聖知之法而竊國者奪聖知之法以制人是以善人少而不善人多雖軒冕斧鉞不足以為勸懲也信知聖知者天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竊窺其機將為所奪猶魚之脫淵螭蟻蟻得以困之矣語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然則聖人之治天下必有神而化之之術歟此一節自易嘗不法聖人至聖人者天下之利器凡十

一處聖人字今本皆然唯陳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並作聖知考之前文世俗所謂知世俗所謂聖之語則說亦可通據當篇本意正論立法之多弊則從元本可也竊意張氏當時被旨校定及碧虛述解進呈之時恐其間論聖人處語或有嫌權易以聖知因而傳襲耳然有當用聖人處若易嘗不法聖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不得聖人之道不行聖人已死聖人不死此不可易者餘易為聖知

亦自有理至若聖人者天下之利器則
是聖和無疑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八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九

五八

武林道士褚秀學

肱僂第二

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撻王毀珠小盜不起。
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
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摧亂六律
鑠絕竽瑟箏簧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
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
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擢工倮之指
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
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
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
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
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
曠工倮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燭亂天下
者也。法之所無用也。

郭註去其所寶則不施禁而自止。賤其所
貴則不加刑而自息。除矯之所賴則無以
行其姦巧。小不平者大不平之所用也。外
無所矯則內全我朴而無自失之害矣。夫

聲色離曠之所貴也。受生有分而所貴引
之則性命喪矣。若乃毀其所貴棄彼任我
聰明各全人含其真也。夫以蜘蛛蝥蛻之
陋而布網轉丸不求之於工匠則萬物各
有能也。所能雖不同而所習不敢異。則若
巧而拙矣。故善用者任其所能不責萬
民以工倮之巧。眾技以不相能似拙而天
下自能則大巧矣。用其自能是以規矩可
棄而妙匠之指可擢也。去其亂性之率天
下各復其朴而同於玄德。彼曾史楊墨離
曠工倮者所累多方使天下躍而效之。效
則失我。我失由彼。彼為亂主矣。若夫法之
所用視不過於所見。故眾目無不明。聽不
過於所聞。故眾耳無不聰。事不過於所能
故眾技無不巧。知不過於所知。故羣性無
不適。德不過於所得。故羣德無不當。安用
立所不逮於性分之表使天下奔馳而不
能自反邪。

呂註莊子所謂絕聖棄知者非滅典籍棄
政教也不以生於心而已。撻王毀珠者非

出府庫棄諸山也不以貴之心而已焚符破璽非燒而碎之也以信信之則民朴鄙而符璽非所持也捨斗折衡非果捨折之也以平平之則民不爭而斗衡非所持也然後民復其性命之情而始可與論議矣塞師曠耳欲反聽也我反聽則天下舍其聰膠離朱自欲內視也我內視則天下舍其明握工僂之指天下始有其巧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天下之德始玄同則在我棄知絕巧不見可欲而已彼外立其德而燭亂天下者則非舍其聰明知德而反於性命之情者法之所無用也而或者謂莊子真欲捨擊聖人縱舍盜賊殫殘法度者豈可與之微言乎

疑獨註大盜盜法小盜盜物盜物者禁之以法盜法者化之以道符璽本以行信斗衡本以致平及其弊也行信者反為大不信致平者反為大不平此莊子所以欲焚破捨折之使人目不入色耳不入聲心不入觸種種色相隔越於外而以性命為主

收視反聽不慕離曠而得其性之固有是謂大巧若拙也曾史楊墨惑亂天下所以欲削其行鉗其口使之咸反於一天下之德始復於道而玄同矣人舍其明則天下之明皆足以自照人舍其聰則天下之聰皆足以自聞人舍其知則天下之知皆足以自知人舍其德則天下之德皆足以自得此所以不燦不累不惑不僻也彼曾史離曠數子者皆非充其固有之性使天下勞神疲慮以殉之則是燭亂天下法所無用也

詳道註荀卿曰符節契券所以為信也上好權謀則下乘是而後欺探籌投鈎所以為公也上好曲私則下乘是而後偏衡石稱懸所以為平也上好傾覆則下乘是而後險斗斛量粟所以為均也上好貪利則下乘是而後鄙蓋法生於聖人之所不得已而行於後王之善守有是人無是法上古不失為善治有是法無是人末世不免於竊亂莊子之論不該於人法相資至謂

為是以量之為是以矯之則并是而竊之乃欲焚破捨折而後已者蓋欲歛其散而一之落其華而實之以復歸於道德之本而已矣○碧虛略而不論○腐齋云撻玉毀珠以至捨斗折衡皆是激說以結絕聖棄知之意非實論也與老子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義亦相類但說得過當耳東坡云人生識字憂患始豈欲天下人全不識字邪擢亂抽紊之燦絕焚棄之外立其德重外物而失本心燭亂熏灼而撓亂之也此段不過敷演前文以結絕聖知棄聰明之意使人全性同德而已諸解已詳不復贅釋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趨之則內棄

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戈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罟罾鬻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置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恃日月之明下燦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喘啖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爲而悅夫嚶嚶之意嚶嚶已亂天下矣

郭註民結繩而用之足以紀要而已適故常甘當故常美難狗相聞不相往來無求之至也今羸糧趨賢而棄親去主至治之迹猶致斯弊上好知之過也夫攻之逾密避之逾巧禽獸猶不可圖之以知況於人

乎上之所多下不能安其少也性少而遂多則迷矣不求所知而求所不知此乃舍己效人不止其分善其所善爭尚之所由生也吉凶悔吝生乎動而知之所動誠能搖蕩天地運御羣生君人者胡可不忘其知哉

呂註聖人之治常使民無知無欲無知也故結繩而用之無欲也故甘食美服樂俗安居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此至德之世也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皆知非其所不善惡與不善也莫知非其所已善美與善也復手無爲則雖美與善亦非性命之情也民不往來而自爲族是謂種種之民某所有賢羸糧而趨則役役之佞也其教我也似父其諫我也似子則嚶嚶之意此皆尚賢好知之過由有知而後有聖人有聖人而後有大盜聖人大盜皆知之所自出故是篇始終以去知爲言

疑獨註當上古十二帝之時天下之民食

無所擇而甘衣無所擇而美其居其俗不擇地而安樂之難狗相聞不相往來人物繁息無求於外也老子曰不高賢使民不爭今羸糧趨賢不憚其遠者以名利滑其天性此上之人好知之過也自弓弩畢戈至喫詬同異復明上好知之過以致魚鳥人獸皆亂而失其性矣所不知者多知所已知者良知所不善者非可欲所已善者可欲也莊子欲人忘其外好充其自然之理而不見可欲之善也上好知而無道日月山川之燦燦四時之施墮矣下至小蟲小物皆失其性則大者可知種種之民言各隨其所受性而生淳朴未散也今舍淳朴而悅役役舍恬淡而悅嚶嚶宜其亂天下也

詳道註軍多令則亂言多給則辯故知多則事多事多則患多此治天下者所以貴夫小知去而大知明也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則於窮理之知爲贅知非其所不善莫知非其所已善則於盡性

之仁為虧虧於仁贅於知則所知非真知
所非不當非矣天運曰三皇之知上恃日
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
知憐於屬蠶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
命之情與此喘矣肖翹義同傳曰多事生
之讎多言德之賊役役多事者也嗶嗶多
言者也天下惡得而不亂哉

碧虛註南華引上古容成大庭十二氏無
為之治以證今世為治者之弊結繩則立
法之始事不可終靜靜久則動也至於上
好知而天下亂矣鳥獸蟲魚不安其生況
於人乎機詐之毒上干天和故草木昆蟲
咸被其害太上云以知治國國之賊不以
知治國之福信哉斯言

庸齋云十二氏只伏羲神農軒轅見於經
餘無聞焉或得於上古所傳或莊子撰出
如佛言我於過去某劫也以天地間觀之
自伏羲以來載籍可考者三千餘年伏羲
已前必有六籍所不傳者未可遽以為無
也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趨之暗說孔孟在

其間誦滑堅白解垢同異皆當時辯者之
事以取魚取鳥獸之事與辯者並言亦是
以曾史與斗斛權衡並譏之意求其不知
者務外以求異求其已知者曉然易見自
然之理也所不善在人者所已善在我者
即齊物論所謂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言
但知它人之非而不知己之所是者亦非
也大而日月山川微而喘矣肖翹莫不失
其性甚矣好知之亂天下也歎息一句結
了卻以三代實之道遙遊曰湯之問革也
是已起句也此曰三代已下是已結句也
起結雖異同一機軸

此章舉至德之世上下無求民各自足
以證今時之不然十二君者其間或典
籍未聞祝融已下迹漸可考竊意伏羲
已前民性素樸則繩猶未結也故所食
皆甘所服皆美樂俗安居何知帝力隣
國相望而無攻掠之憂難大相聞而有
阜豐之樂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則耕鑿
自給無求於外只此數句寫出太古淳

朴之風蓋引道德經小國寡民章語云
後世遂至延頸舉踵贏糧趨賢棄去
親不遠千里而求之尚賢之迹著使民
求奇務異以尊耳目所不及必有名浮
于實者應之是相率而為偽欲天下不
亂可得乎下文文明好知之害物使生民
失性雖禽獸蟲魚亦不得安其性命之
情矣皆知求其所不知謂分外求知如
測天地問鬼神之類所已知謂己之良
知辨微危尊德性之類所不善已自以
為非者責人求備之類所以善已自以
為是者矜能自用之類信能於此精擇
而謹趨之則知善皆出於真性情各歸
於正不治天下而天下自治矣苟或反
是則日月山川為之悖燦人民其能自
安乎此皆原於上好知之過種種之民
謂得祖氣之正可為種於天下者也
是篇以胠篋命題諸解罕及胠字之義
唯林疑獨云潛開也今考監韻胠脅也
則胠篋者從篋之脅旁開而取物此竊

盜之行也經意謂治失其道法令滋彰上以知防民民亦以知窺其上防之弗周必將乘間而有之故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田成子盜齊并竊其聖知之法以致身安國霸則知盜亦有道而世俗之聖知不足恃也如此四子之不免乎戮宜矣世間善惡二塗皆資聖人之道而立然而為惡者常多趨善者常少則其利天下少而害天下多也可知蓋消長之理猶唇齒川谷之相因若重以聖知治天下其為盜跖之利不輕矣為器以平之并器而竊之立法以治之并法而竊之吾將奈何哉此實由乎為治者不能弘道德以公天下之情然後姦雄得竊其權以為私利天下有彼其害者矣○南華務在絕聖棄知⁺摶斗折衡思復上古無為之治然其還淳反朴之要在明乎真知以正其所趨復乎真善以全其所受而已為欲矯世俗之弊其言不免乎過訐覲有以激回之馬蹄未足

盡其翕至腠墜而極矣奈何道大難用徒託空言獨唱於前卒無和者無怪乎古今抱道之士高蹈山海而不返也吁使任治道之君子皆如漆園之用心何患乎世道之不興淳風之不復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九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

立元

武林道士楷伯秀學

在宥第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怙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偷也夫不怙不偷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驚而後有盜跖曹史之行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九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勾勾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郭象註宥使自在則治治之則亂也真莫之蕩則性命不過欲惡不爽在上者不能

無為故有誘慕好惡而民性淫矣所貴聖王者非貴其能治貴其無為而任物之自為也無治乃不遷淫堯雖在宥天下其述則治也治亂雖殊其於失後世之恬愉使物爭尚畏鄙而不自得則同耳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此皆堯桀之流使致斯患人在天地之中最能以靈知喜怒擾亂羣生而振蕩陰陽也故得失之間喜怒哀樂手百姓之懷則寒暑之和敗四時之節差百度昏亡萬事天落也慕賞乃善賞不能供畏罰乃止罰不能勝志賞罰而自善性命乃大足耳夫賞罰者聖王所以當功過非所以著勸畏也故理至則遺之而三代已下勾勾然與迹競逐以所寄為事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呂惠卿註天下者萬物之所一其常性常德即我之性德是也在宥天下在宥我而已在者存之而不亡任自然而不益宥者放之而不縱如固之宥物也不淫不遷無為而已無為則無我無我則治天下者誰

哉故兩忘堯桀之是非也人生而靜何有樂苦使之樂苦是淫其性淫其性未有不遷其德者也萬物負陰抱陽沖氣為和人莫不有沖氣之和以與天地通而堯使民樂其性至太喜而毗於陽桀使民苦其性至太怒而毗於陰故傷其沖氣而墮四時之施寒暑之和不成反傷人形矣至於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所謂兩相傷也於是天下始有喬詰卓鸞非常之行喬則尚高詰則窮盡卓則難及鸞則不羣皆非平易中正此賞罰所以不給性命之情所以不得而安也

林疑獨註天下所自生者莫不自在天下所自得者莫不自有聖人觀天下自在之性而在之使各適道遂之遊因天下自有之德而宥之使各安其理義之悅在之者使天下成其性宥之者使天下順其德故性不淫德不遷聖人亦無為矣豈有治天下者哉心無所苦謂之恬恬有安靜意心相承順謂之愉愉有懽悅意喜則氣散而

心動故不恬怒則氣逆而心鬱故不愉人心未嘗不虛而至於悲喜者有物觸之也堯桀之治天下雖善惡不同其觸人心而至於害性則一非先王自得之理也其可長久乎人過喜則陽氣常舒過怒則陰氣常慘喜怒哀始由於君政失中以致民心失節上干天地之和而反傷人之形此相因之理也故使人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皆言人形被傷陰陽不之和之狀喬詰言之好高卓鸞行之尚異天下因堯之迹而有

曾史固桀之迹而有盜跖既舉堯非桀善惡交紛竭天下之物不足以為賞罰況其它乎上之人終以賞罰為事則天下之民豈能安其性命之情哉陳詳道註有天下者欲開天而不開人為福而不為賊莫若在宥之而已在則莫之擾宥則莫之迫莫擾則性不淫故誘然皆生而不知所以生莫迫則德不遷故同然皆得而不知所以得又孰治天下哉治天下者不失於不恬必失於不愉不恬則太

喜而毗於陽不愉則太怒而毗於陰蓋人身之氣與天地通流吾之陰陽毗於此天地之陰陽應於彼寒暑之和不成而反傷人之形矣於是天下始有求高探深尚異務捷者出皆非中道也不過於爲善必過於爲惡故舉天下不足以爲賞罰何服安其性命之情哉

陳碧虛註上古之君存天下者寬之而已非有心以治之也故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斯無爲而自治也昔堯亡自存之道而施仁愛使民失常性以至親之舉之禁無寬物之恩而務苛急使民失常德以至畏之侮之性淫德遷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人之喜怒通乎陰陽陰陽不和反傷人刑矣喬詰高奇之論喻曾史之流卓犖獨行勇猛比盜跖之徒也賞善不足言詐善衆罰惡不給言實惡多故喧譁競逐以勢利爲務何暇事恬愉壽考邪

林氏庸齋口義云在者優游自在宥者寬容自得天下之人性皆不亂德皆不移又

何用治之哉恬靜也愉樂也喜屬陽怒屬陰毗益也醫書所謂有餘之病致中和則天地位失其中和則四時不調而人亦病矣居處無常謂妄動不成章失中道也喬者好高而過當詰者議論相詰責卓者孤立驚者猛厲皆形容不和之意曾史盜跖只代賢不肖字用心不和則賢不肖皆非矣今賞賢而罰不肖則賢非真賢舉世皆然賞之而不足言此等人多也人皆慕賞避罰以偽相與則豈能安其性命自然之理哉

在者存之而已有天下而不與焉宥者矜而恤之故親民如傷焉是以聖君端拱乎廟堂之上百姓恬愉於畎畝之中性不淫而德不遷形聲和而天地應上古至治之風也自三代而下向邇然以賞罰爲事使民無以安其性命之情至戰國縱橫則有賞之而不勸罰之而不畏者矣南華立在省之論有心於復古者歟人處世間日與物接理有逆順喜

怒不能盡忘在乎調之以宜發而中節不失乎和而已若過喜過怒偏陰偏陽則寒暑爲之失序沉於人乎原其太過之由本於堯桀之治一使民欣欣一使民瘁瘁此喜怒之所由生也由是而善惡著焉賞罰立焉天下始高亢其行窮詰其辭卓異驚勇於事爲之間善者爲曾史惡者爲桀跖舉天下不足以爲勸懲何暇安其性命任治道者至是亦無所施其術矣而江海山林之士猶拳拳在念覲有以救藥而痊復之其言雖詼詭而心則義黃之心也豈可以迹異而輕議哉

而且悅明邪是淫於色也悅聰邪是淫於聲也悅仁邪是亂於德也悅義邪是悖於理也悅禮邪是相於技也悅樂邪是相於淫也悅聖邪是相於藝也悅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嚮卷僉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

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齋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儻之吾若是何哉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郭象註當理無悅悅之則致淫悖之患存亡無在任其所受之分則性命安矣然存此八者則不能縱任自然故為鬻卷僉囊也不能遺之已為誤矣而又尊之豈不甚哉哉非直曰寄而過去乃珍貴之如此且無為者非拱默之謂各任其自然則性命安矣不得已者非迫於威刑抱道懷朴任乎必然之極而天下自賓故出處語默付之無心神順物而動天隨理而行若遊塵之動任其自然而已矣呂惠卿註天下不安其性命之情則所謂聰明仁義禮樂聖知皆非其正不免亂德

悖理而已八者存亡皆可言無益損乎其真鬻割而不全卷束而不舒僉積而不散囊結而不解皆所以亂天下而乃尊之惜之齋戒以言鼓歌以儻以為天下之至真在是世迷日久吾若之何哉夫臨莅天下誠出於不得已而無為則我奚為不貴愛以身於為天下而以徇之哉斯則可以寄託天下者也貴則不輕其身愛則不危其身託如託身寄如寄物則貴重於愛託重於寄也無解五藏則不散而淫乎仁義無擢聰明則不引而屬乎聲色尸居龍見其見出於無為淵默雷聲其聲出於不言神動則感而後應天隨則不召自來如此則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即萬物之以息相吹累則炊之積也萬物歸之如塵自集又何暇治天下哉林疑獨註仁義者禮樂之體禮樂者仁義之文由性以充於內則與道為一由聰明以求於外則離道為名天下苟安其性命之在己者則此八者存之所以立人德亡

之所以立天道若夫徇名逐迹則此八者始鬻割卷束僉聚囊括而亂天下此皆言其拘滯不通之意而天下乃始尊惜之齋戒至儻之形容其尊惜之狀吾亦無如之何矣夫君子為天下所歸不得已而臨莅莫若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無為所以治已無不為所以應物堯舜之道不過此耳聖人入而同乎天則無貴無愛天下亦不知有可尊可親故無所寄託及出而之乎人則有貴有愛天下知有尊斯託之矣天下知有親斯寄之矣無貴無愛莫乎神有貴有愛存乎身身者神之所寄託天下又寄託於吾身吾身寄託於天地天地寄託於虛空以是考之凡有形者皆不免有所寄託也老子曰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意同而辭異蓋於有往意而未至若有似意而不實老子因有天下者而言莊子為未有天下者而言若可者見其已有天下而心不係於天下古之人若堯舜者是也言可以者

見其未有天下而心不忘於天下古之人若孔孟者是也各有所主而已解其五藏則精神魂魄意散而不全擢其聰明則耳目鼻口形逐而不返豈君子治心養性之道哉是故居則如尸見則如龍默則如淵聲則如雷四者皆出於無心應時順理而已動如神之應物行如天之隨時唯其如此故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若遊塵之自動我何與焉

陳詳道註聰明聖知仁義禮樂之於天下聖人豈強爲哉凡以應時適變不得已耳昧者守芻狗爲神明指蓬廬爲聖宅豈直過而去之乃齋戒以言鼓歌以儔如此而欲天下不惑也難矣貴以身於爲天下則爲天下不若吾身之重愛以身於爲天下則爲天下不若吾身之親此忘天下者也貴以身爲天下愛以身爲天下非忘天下者也忘天下則適己而已非忘天下則有以適人然皆未能無身也老子曰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則無身者何

貴愛之有哉貴愛其身雖下於聖人亦天下之所願爲君也故可以寄託天下然老子於貴以身言若可寄愛以身言若可託可以必辭也若可疑辭也寄其所付託其所恃也以忘天下與非忘天下言之則可以若可之辯明矣若夫寄託之說當從老子爲正無解五藏則道德不支於仁義之歧無擢聰明則耳目不沉於聲色之傷尸居則無事龍見則事出於無事而未始有事淵默則不言雷聲則言出於不言而未始有言如是則順物而動其動也不以心而以神乘理而行其行也不以天而以人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如在橐籥之中而已又何暇治天下哉

陳碧虛註收視聽於內則聲色莫能感藏仁義於己則道德何由失約禮樂於身則邪偽莫能干絕聖知之迹則疵病莫能襲斯八者古人卷之以治身末世張之以喪本嚮卷難其卷倉囊亂其囊謂陳迹難其卷懷必至於亂天下天下不貴重簡易而

反專惜繁難其意甚矣故臨蒞天下莫若無爲無爲而性命之情不安者未之有也貴身愛身於爲天下者是貴愛天下非貴愛其身也若是則得喪不在己憂樂不爲身故可以寄託天下也尸者不言而整肅龍者變化而彰明道性真常如淵之靜默號令應時如雷之發聲神運于內象見于外寬裕自守羣物動昇雖云不治天下而治法存焉

林氏膚齋口義云恍聖之聖近似能字猶言草聖故於盜亦曰聖此皆不可以語孟子義釋之安其自然則此八者雖有亦不能爲累嚮卷局束僉囊多事齋戒跪坐言鄭重致恭鼓歌以儔不知手足踴躍也蓋譏一時學者吾指它人而言汝輩如此果如何哉不得已而下說無爲自然之治此三字便見有天下而不與之意以其身之可貴猶貴於爲天下而後可以天下託之以其身之可愛猶愛於爲天下而後可以天下寄之此二句文奇而理正禮記曰筋

散之束解其五藏即是不束擺抽也謂過用其聰明尸居即禮云坐如尸龍喻文來威儀可則也淵默深靜不言雷聲感動人也禪家所謂是雖不言其聲如雷神動天隨言動容周旋無非天理也此三句理到而文奇萬物炊累即是萬物以息相吹言我但無爲於上而民自作自息如遊塵之炊累又何容心以治之哉

聰明仁義禮樂聖知八者雖出於人爲各具自然之理行其所無事而已亡之不爲失存之不爲得也若心有所悅則滯迹成弊害有甚焉者矣行其無事則安其性命之情滯迹成弊則鬱卷僇囊而亂天下也鬱卷謂拘束於仁義禮樂僇囊謂馳騁其聰明聖知一人膠擾於上何望天下之泰寧然天下猶慕而尊惜之齋戒以言則神其說跪坐以進則重其傳至於鼓歌以儻則樂之無厭其惑不可解矣吾奈此何哉此重歎之辭不得已而臨莅迫而後動也莫若無爲

任物性之自然故貴以身爲天下則不賤其民愛以身爲天下則能親其民若是然後可以寄託天下矣寄託互其文不必分輕重無解五藏斂五常而歸於道也無擺聰明泯聲色而全其真也是故善處者以時而出其出必神善寂者以時而鳴其鳴必大皆由己涵養之功以符至神之運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從容無爲我自得也萬物炊累物自得也物我俱得而天下治矣又何暇治天下哉○僇囊二字諸解並以亂釋之而無音切按毛晃增韻以僇囊之囊附釋字條引莊子爲註續考漢書賈誼傳國制槍擲上音僇仕庚切下女庚切亂也詳此經文僇囊字舊以亂釋之則當與漢書槍擲音訓一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一

五十

武林道士楷伯秀學

在宥第二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擾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下因殺綽約柔乎剛強廉劇雕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儼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擾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肱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讎堯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峽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鉏鋤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春春大亂罪在擾人心故賢者伏處乎大山嵒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

者相枕也。析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
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噫甚矣哉。
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
為析楊接摺也。仁義之不為桎梏繫桎也。焉
知曾史之不為桎跖蒿矢也。故曰絕聖棄知
天下大治。

郭象註排之則下進之則上言其易搖蕩
也。焦火凝冰皆喜怒并積之所生。若乃不
離不琢。各全其樸。何氷炭之有。俛仰之間
再撫四海風俗之所動也。靜之可使如淵。
動之則係天而踴躍。人心之變靡所不為。
任而放之則靜而自通。治而係之則跂而
債。驕債驕者不可制之勢。夫黃帝非為仁
義也。與物冥則仁義之迹見。迹見則世必
徇之。是使物撓也。至若堯舜之名。皆迹耳。
我寄斯迹而迹非我。故駭者自世世彌駭。
迹愈粗粗之與妙猶塗之夷險。遊者豈嘗
改其足哉。聖人一也。而有堯舜湯武之異。
所異者時世之名未足以名聖人之實。雖
有仁義之迹而所以迹者故全也。自喜怒

相疑至誕信相譏。莫能齊於自得立小異
而不止於分知無涯而好之故無以供其
求。於是有所錮推鑿之禍。雕琢性命遂至
於此。若任自然而居當則賢愚襲情貴賤
履位。君臣上下莫匪爾極。天下無患矣。斯
迹也。遂撓天下之心。使奔馳而不可止。惡
直醜正。蕃徒相引。任真者失其據。業偽者
竊其柄。於是主憂於上。民困於下。由腐儒
守迹。故致斯禍。不思捐迹反一方。復攘臂
用迹。治迹可謂無愧而不知恥也。析楊以
接摺為管桎梏以繫桎為用。至知仁義者
遠罪之迹。迹遠罪。民斯尚之高之。則矯詐
生。矯詐生而禦侮之器不具。有未之有也。
呂惠卿註在宥而不治。所以不撓人心。治
而感之。則是撓之排之。則下達之。則上莫
知其鄉也。上下囚殺至其寒。凝氷則非所
宜撓者也。俛仰之間。再撫四海。則出入無
時也。居也淵靜動也懸天。憤驕而不可係
所謂操存而舍亡者也。真人恐學者直以
堯舜為未至。故又言黃帝以仁義撓人心。

其旨在於絕聖棄知。非其人有間然也。聖
知不去。不能無以仁義撓人心。以我有心
故也。有心則有迹。不免以身徇天下。以至
於有所謂凶德而去之也。自股無肢至規
法度。此以身徇天下者。猶不能勝以不能
絕聖棄知也。施及三王。則下有桎跖之窮
凶。上有曾史之過善。儒墨畢起。交相疑貳。
未有得天下之至正者。所以性命爛漫。百
姓求竭。於是有所錮推鑿之禍。不得不然
也。故賢者退伏而避患。萬乘愛慄而不知
所以為之之方。凡以不能無為以反其性。
命之情而已。今世殊死至刑戮相望。三語
則又非三代之比。而儒墨乃離跂攘臂於
罪人之間。而欲與之論議。是不知恥之甚
也。今欲救之而不反性命之情。重之以聖
知仁義。則是適天之刑。增固而不解。重利
桎跖。使得為先聲而從之也。
林疑獨註進上者好高排下者趨卑。各有
所制縛。所以為囚殺綽約。柔乎剛強。廉劇
所以喪真。雕琢所以損樸。名為治之實有

以櫻拂之也。於是。有陰陽之患。焦火凝冰。即躁勝寒。靜勝熱之意。俛仰之間。再撫四海。言夢寐之頃。得天下者。如南柯枕中之事。淵靜即潛默。懸天則所係高遠。偵驕言其縱逸。與心懷意。馬喻同法。始乎伏羲至堯舜而述著。又述黃帝之述。而行之。以至殷覆而無肢脛。禿而無毛。徒能養天下之形。不能安天下之性。憂苦其五藏。以為仁義。矜莊其血氣。以規法度。陰陽交戰於一身。其能安於性命乎。性命不安。其能勝天下之情偽乎。於是。有流放之事。施及三王。則法愈久而述愈弊。故有桀跖曾史之分。儒墨競起。相疑相欺。淳風既喪。天下衰矣。性命爛漫。百姓竭矣。斲鋸喻仁。義繩墨喻禮。法推鑿喻刑。辟櫻人心之具也。故天下脊脊大亂。萬乘之君。無以安其位矣。殊死至相望。形容因殺之多。而儒墨猶徇仁義之迹。離跂攘臂於其間。欲有以救之。此不知本者也。蓋以述治述。猶以火救火。其能有功乎。接摺校梁也。淮南子云。大者為

柱梁小者為接摺。鑿枘者鑿頭。剜木如柱頭。枘也。嚙矢矢之鳴者。銜枘因接摺而後成。桎梏因鑿枘而後立。聖知仁義者。欲民遠罪之迹也。民尚迹。則矯詐生。枘楊接摺於是而具。唯去其所以櫻人心者。則天下治矣。

陳詳道註。孟子論人心曰。操則存。舍則亡。莊子論人心曰。債騶而不可係。蓋操之而不舍者。人也。放之而不係者。天也。為治者不可以人廢天。以人廢天。非所以在宥之也。為學者不可以天廢人。以天廢人。非所以充養之也。夫人心排而下之。則拘以囚進而上之。則怒而殺。廉而劇之。使傷而不全。雕而琢之。使文而不質。則陰陽之氣。滲矣。其儒也。值其起也。驕執而係之。使閉而不舒。則不肖之心。應矣。仁義內也。故愁五藏。法度外也。故矜血氣。然仁義行而姦偽生。法度彰而暴亂作。故堯之至治。不免四凶之誅。況三代以下乎。夫桀紂貴為天子。臧獲所不為。孔墨窮為匹夫。而宰相所憚

貴賤之分。在行不在位。此所以言下有桀跖。上有曾史也。相疑相欺。以至春春大亂。內刑也。殊死。桁楊外刑也。有外鑠則內刑。至有內刑則外刑。作故儒墨起而天下亂。然後刑戮相望也。殊者。絕之。戮者。辱之。接摺者。枘楊之梁。接摺非枘楊。枘楊因接摺而後具。鑿枘非桎梏。桎梏因鑿枘而後成。聖知仁義。非罪惡。罪惡因聖知仁義而後致。故以聖知譬接摺。仁義譬鑿枘也。

碧虛註。人心本靜。櫻之而亂。排謂毀之。進謂譽之。炎涼其外。水炭其內。機心一發。即徧空際。成心縱蕩。甚於奔馬也。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櫻人心。堯舜又勤苦以養天下。為仁義。規法度。然猶不勝也。是以流放四凶。延及三王。天下驚駭。儒墨並興。相疑相欺。德異而真散。知流而民竭。故聖賢伏處以全其生。在位者憂危而莫救也。法令之嚴。由於櫻撓。至刑戮交馳於道術之間者。其楯紳高論之所致乎。始有聖知仁義之利。終成枘楊桎梏之害。故賢者在位。日約

其法味者在位日滋其令治迹澆淳在人而已無道之君亦必假聖賢法度以行其暴虐豈非曾史爲桀跖嚙失哉

庸齋云此一段把孟子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合觀尤妙排下者不得志之時心趨向下得志則好進不已心愈向上上下下皆爲囚殺自累自苦也剛強之人或爲綽約所柔項羽涕泣於虞美人是也廉劄圭角雕琢磨若少年得志多少圭角更涉世故皆消磨了焦火凝冰形容其喜怒哀怨一俯仰間其心中往來如再臨四海之外言疾急如此淵靜喻不動念一起時如懸係於天也債同憤債驕亢厲之狀係猶制也此段摸寫人心最爲奇妙股無肢體肉不生意脛無毛勞其足也矜梗其血氣猶云柴其內規爲仁義法度勞苦如此猶無如天下何故有流放之刑四罪而天下咸服本舜事而莊子喚作堯此是其辭參差而詖詭可觀者也延及三王下而小人則爲桀跖之行上而君子則慕曾史之名起儒

墨之爭而相疑相譏性命之情到此都狼籍了百姓求竭言無以應之也既不勝天下遂至於用刑故賢者隱遁而君自勞被罪者益衆而儒墨於此時猶高自標致支離翹跂於衆罪人之中可謂不知恥也甚矣桁楊械也接相枷中橫木揆蒿矢今之響箭也

天下不治然後有治之之名民心不臧然後用臧之之術治術之設興於中古立法之君而弊於後世徇迹之臣經所謂木植之性豈欲規矩鉤繩哉崔瞿不明人心本具至善乃欲以政治善天下之心老聃告以但勿撓之足矣何作爲以善之今人心之弊多好抑下尊高所至於爭競囚殺而不知綽約所以爲柔剛強之道遂廉劄其鋒雕琢其質喜怒外觸水炭內攻一點沖和幾何而不銷鑠哉況念頭一舉萬水千山淵靜天懸不足爲喻此所謂憤驕而不可係者也上古無爲君民各適處混茫而得澹

漢爲黃帝爲治始以仁義撓人心至堯舜則政治具撓之愈深撓之既深犯之必力故不免施四凶之誅而天下大駭惡害相生理之必至者也上有不同之治下有不同之德性命爛漫而無以復百姓求竭而無以供於是斲鋸椎鑿之禍興天下大亂不可救藥賢者伏處以避禍萬乘憂懼而苟存以至殊死者相枕於道路刑罰不中可知矣而爲治者乃始攘臂手桎梏之間謂已足以任繁劇而善治亂也殊弗悟致亂之由實爲自召無異置人於墊溺而後褰裳力拯以爲恩非唯彼遭困厄而已亦勞且憊矣由是知世所謂聖知仁義未必不爲桁楊桎梏曾史楊墨未必不爲桀跖利器也道德經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斯爲不治之治歟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閭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

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指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間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頓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汝內閑汝外多知爲敗我爲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

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爲常當我緡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郭註問至道之精可謂質不任其自爾而欲官之故殘人皆自修而不治天下則天下治矣窈窈冥冥皆了無也老莊之所以屢稱無者明生物者無物而物自生耳忘視而自見忘聽而自聞任其自動故閑靜而不天慎內全其真閑外守其分知無涯故敗也極陰陽之原則有官有藏但當任之任性命之極極長生之致身不夭乃能及物也物無窮而人以爲終徒見其一偏耳皇王之稱隨世上下得通變之道以應無窮一也失無窮之道則自信於一偏不能均同上下故俯仰異心土無心者也生於無心故當反守無心而獨往入無窮遊無極則與化俱日月參光天地爲常都任

之也物之去來皆不覺故以死生爲一體無往而非存也

呂註空同之上無物而大通之處道爲無名之樸故曰質陰陽道之散故曰殘雲氣不待族至益以荒矣則非輔其自然而有以虧之間居三月齋潔之至順下風而進循本以求之治身而可長久者唯道爲然是乃問其質也窈窈冥則無形言所不能論意所不能致而有所謂精者可知言則非其極也必至於昏昏默默乃所以爲道之極此言道之體無視無聽至乃可長生則與之入道也抱神以靜則形不期正而自正必靜必清言其不可撓而濁之形不勞而全精不搖而復乃可長生矣夫神無形而麗物不麗於物而反乎無見無知不守其形將安知乎慎內則塞其兌閑外則閉其門此養神而保之之道反是則多知而敗矣人未知道則域於陰陽而未嘗至其原無見無聞無知則遂於大明之上入於窈冥之門得是而窮之則知天地有官其

官也以此陰陽有藏其藏也在此慎守汝
 身物將自壯則美為而外求哉黃帝又語
 以向之所謂無見聞知道之體而已至其
 用則無見乃其所自見無聞乃其所自聞
 無知乃其所自知也蓋道之為物無窮無
 測而遂止於無見聞知則是無窮而以為
 終無測而以為極也得道者為皇為王以
 其神明而皇王之所興起也失道者見光
 為土以其形不出照臨覆載之間也百昌
 生土反土以其形而已故余將去汝入無
 窮遊無極則以為終極者非知我者也與
 日月參光則其明不息與天地為常則其
 久無窮當我終乎不知其為當也遠我昏
 乎不知其為遠也人盡死而我獨存則求
 之吾身不知何物而可以至於此也萬物
 之靈唯人為最造化之為人不知幾何而
 一遇而人之聰明恂達可以與此者又幾
 何而一遇也而不孜孜焉則彼以慈為寶
 者固不厭數數言之也
 疑獨註黃帝為天子歷年已更陰陽之數

以治天下故言其迹廣成不治天下故言
 其道黃帝欲取天地官陰陽此至命體神
 者所為陰陽言其氣天地言其形氣精而
 形粗精者神之質陰陽者道之殘蓋可問
 可答者易散而為天地也可官可任者神
 散而為陰陽也雲氣未族而雨則陰陽失
 其理草木未黃而落則萬物失其道以至
 日月昏晦皆非神人之治也間居不以物
 累三月數之小成至道之精太易也至道
 之極太極也陰陽生於太易天地生於太
 極窈冥昏默則未有象數故謂之精謂之
 極目不亂於色耳不亂於聲故神全不動
 邪氣不干而形止於一矣無勞汝形老子
 曰載營魄是也無搖汝精老子曰抱一是
 也魄者形之主一者精之數學道者當廓
 其志勿累於形使神常載魄而不載於魄
 則可抱一而體神矣今人死而有升沉之
 異者由滅神徇形以神從魄故至淪於幽
 陰化為異物若神全之人雖魄之陰滯將
 與神為一而無所不之也目無見則內視

耳無聞則反聽心無知則無思故塵自外
 隔根自內固而形可長生也慎內則真不
 散開外則塵不入此為道日損之意多知
 則務日益所以為敗也大明之上顯道也
 窈冥之門玄德也至陽無陰至陰無陽原
 者陰陽之本萬物所自出彼物無窮無測
 而以為終極者以人言之耳皇者王之所
 自出天道也王者出於皇人道也先以言
 天主以言地蓋得道者出為王入為皇無
 所不可失道則有所偏在上見光在下為
 土而已今天下百昌之物始出於土終化
 為土土豈有心於物哉人生於無形死於
 無形豈能係於人間余將去汝言身雖在
 人間而心已離之而與造物者游矣無極
 不見其始無窮不見其終門者出入所自
 野者空曠而無適莫也與日月合其明與
 天地合其德故至人之心若鏡物來則應
 物去則忘當我物來也終乎有係物意遠
 我物去也昏乎有忘物意物之去來皆不
 覺也人其盡死而我獨存言神人與造化

為一死生不得與之變也

詳道註夫天地有官可任而不可違陰陽有藏可委而不可離欲官陰陽以遂羣生則是以人御天而逆其自然物幾何而不幾乎老子曰道甚夷而民好還又曰益生曰祥苟欲速而益之則子生未孩而始誰雲氣不待族而雨何異乎握苗者哉此所以上悖日月益以荒矣黃帝退捐天下能外物矣未能外生所以問治身之道廣成子告以必靜必清則於外生得之矣故又告以物無窮極也昏默則視聽不可見聞窈冥則搏之不可得也耳目者心之冠故必無視無聽然後抱神以靜動濁者形精之蠹故必靜然後無勞形必清然後無勞精此所以貴閑慎而不貴多知也陽為顯故遂於大明之上陰為幽故入於窈冥之間守其一精之至也處其和之至也合德之厚比於赤子精和之至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夫道前無始而後無終與有數者異上不皦而下不昧與有體者異光

者陽之精土者陰之質失道則上役於陽故見光下制於陰故為上而已萬物生於土又反於土吾將去之也與日月參光則合其明與天地為常則合其德當我緒乎與我合者緒而為道速我者手與我遠者昏而為物人其盡死而我獨存謂彼則盛其枝葉以傷根抵此則深根固蒂以存枝葉也

碧虛註有所欲有所取非精妙也乃粗質爾有所法有所治非全真也必傷殘矣自而治天下陽災陰沴二景失明又奚足以語至道哉黃帝退捐天下膝行而問修身廣成始告以窈窕冥冥強名道之精昏昏默然強名道之極不以色為色不以聲為聲故神靜而形正靜則神不勞結則精不搖不妄視故無見不妄聽故無聞不妄想故無思三者皆真故神住形留也慎內則虛心閑外則塞兌蓋懼夫多知之為敗故能超乎陰陽會乎道域也三辰煥明五嶽安鎮天地有官也四時資生萬物結成陰

陽有藏也自治則物化而日強純一則沖和之所聚故脩身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李淳風天元主物簿云千二百謂之大剋一曰陰陽之小紀也道本無始豈有終不知誰子豈有極上為皇而下為王域中之大也上見光而下為土同一物也萬物自生自滅吾亦修來修去太虛之門無窮造化之野無極與日月參光不自顯也與天地為常不自異也物之當我如絲緒縈然而不覺物之遠我如暗冥昏然而不知人其盡死理當隱景而我獨存吾有不亡者是也

肅齋云官陰陽使陰陽各當其職物之本然曰質即前言至道也物之殘謂害物之事天地陰陽皆自然之理五穀羣生亦自生自遂有心以官之反為物害矣雲不聚而雨此有而彼無不待黃而落失時也窈冥昏默微不可見無視無聽耳目俱忘靜而無為形則自正神必清靜形不勞後氣無動搖則可長生今修煉之學原於此無

必無搖此無與多字同有禁止之意無見無聞無知又解無視抱神兩句慎內不動其心聞外不使物得以動吾心也不識不知而後德全多知則敗事矣大明即太虛窮冥即無極言人身自有天地陰陽我之天地各官其官我之陰陽各安其所則此身可以慎守物皆自堅固物謂我身所有之物所守者一而不雜所處者無不和順所以千二百歲而形不衰廣成子之謂天言其與天合一也物安有窮而人必求其所終物豈可測而人必求其所極以有涯隨無涯也易不終於既濟而終於未濟是知物無窮無測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亦指無窮無測者言之上為皇下為王如天下篇內聖外王皇無為王有為非三皇與三代之王也上見光者日月下為土者地也言居天地憫然無知舉頭但見日月低頭但見地下而已百物生於土反於土神奇臭腐交相化也去汝者離去人間無窮之門無極之野言天地之外故可

與天地日月同其長久也緒同冥昏暗也當我迎我而來速我背我而去物之去來我皆泯然而不知也

空同一作崆峒司馬舊註云當北斗下山也爾雅北戴斗極為崆峒山自古雖有此山似亦意有所寓斗居天中幹運萬化山戴斗極地之中也空同當天地之中喻人之一心處中以制外善居之物物莫不聽命焉廣成子或云老子亦不必泥迹但言古聖人也黃帝往問至道答以天地之精渾淪曰質陰陽之氣已判曰殘汝所欲問者猶近乎道汝所欲問者殘餘而已去道已遠何足議哉黃帝退而問居復往問治身之道始告以無視無聽抱神正形必靜必清無勞無搖至彼陰陽之原修身之道極矣天地有官陰陽有職蓋指身內而言使人善求之千二百歲特撥人間短景一紀之數若要其分靈降氣生化之源則亘古窮今可也自有天地陰陽則有人有

物後乎吾身巧歷莫算斯為無窮無測而人以為終為極者以形化觀而不觀其不化者耳上為皇而下為王此以得道而言不在有位而稱也故雖時有不同命物之化則一上見光而下為土言失道之人精魄化燐火骨肉歸塵土是為虛生浪死徒勞造化之鼓鑄者也百昌之生土反土亦在乎得道失道之分道無得失物有去來出機入機所以為化余將去汝言我不歸土而昇於太虛則與二儀兩曜同其長久矣當我近我者縉手與道合也遠我背我者昏冥暗無知也人其盡死謂眾人終於化而我獨存此我非九竅百骸之我乃清靜明妙虛徹靈通本來之我不可以色見聲求是以先天地生獨立而不改也竊惟二聖親傳道要具載此章初無甚高難行之事易簡明白若此後世薄俗好奇尚怪設為存想抽添交媾採取之說勞神苦形以求泰定至有以盲引盲騁

水車於大山而弗悟者幾何而不喪其所自生哉吁世無真鑒久矣因伏讀廣成遺訓得以發余之狂言亦將有以狂而取之者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一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二

形一

武林道士褚學

在宥第三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髀爵躍而遊雲將見之儻然止贊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爲此鴻蒙拊髀爵躍不報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令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群生爲之奈何鴻蒙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執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爲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昆蟲意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噫毒哉僂僂乎歸矣雲將曰吾遇天

難願聞一言鴻蒙曰噫心養汝徒處無爲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泮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闕其情物故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郭註不知所求而自得所求不知所往而自得所往故內足者舉目皆自正也夫乘物非爲迹而迹自彰猖狂非招民而民自往是以爲民所做效而不得已也若夫順物性而不治則情不逆而經不亂玄默成也自然得解獸群而鳥夜鳴則離其所以靜草木昆蟲坐而受害矣蓋有治迹亂之所由生也噫毒哉歎治人之過深僂僂坐起貌嫌不能墮然遠放故遣使歸夫心以用傷則養心者其唯不用心乎理與物皆不以存懷而付之自然則無爲自化同乎溟溟與物無際莫然無魂坐忘任獨渾沌無知而任其自復乃能終身不離其本知

而復之與復乖矣有問有闕失其自生默而知之常自得也

呂註雲將以澤天下爲已任者扶搖之技動之末也鴻大而蒙被觀其名可知顧合六氣以育羣生則有意乎澤天下曰吾弗知是真知也人莫不有求有往我則不知所求不知所往凡以無知而已執掌拘係貌雖遊者若有所拘係而吾觀天下之真不過此物而已萬物並作吾觀其復復則不妄朕又何知自以爲猖狂則無爲已民之故則未能無爲天則無爲物則無知有知有爲則亂天經逆物情而玄天弗成矣歲有玄天冬至是也月有玄天晦日是也日有玄天夜半是也而人亦有玄天古之求正氣之所在而以存其精神美其根本者未有不知此非所以彰彰言之也夫唯玄天所以弗成而災及鳥獸昆蟲者凡以不知無爲而治之之過也毒所以治疾無爲而治之猶無疾而毒之僂僂乎歸矣欲其反本以求之人莫不有成心在乎自養

而已自養則無所事爲而物自化蒸形體則不知有六骸吐聰明則不知有耳目倫則理之在我物在外者也滓溼氣之虛而待物者我與物忘而同乎滓溼則心解神釋而莫然無魂此所以處無爲之道也云云物之方興我則不知使物歸根亦不自知則渾沌旁礴而爲一以至終身不離無問無闕而物自生也方其無知不知其無知也而曰此名無知邪則是問其名此果無知邪則是闕其情猶物之方生剔其根而視之未有能生者也天之所以造物亦若是而已矣

疑獨註雲將雲主帥鴻蒙陰陽未判之氣扶搖指風喻其無形遊者任其自適列子所謂至遊是也雲將未見道體故指時事爲問而願合六氣以育羣生鴻蒙曰遊未能無對次則仰視曰呵已無對矣未能無示終曰吾弗知吾弗知則無示矣此道之極致也執掌謂制縛始雖有所制縛而終亦自得舉目皆正而無妄矣其所觀如此

我又何知蓋以不知爲知是真知也天有經物有情亂而運之玄天所以不成玄者妙之體天言自然也鳥獸昆蟲皆具性命之理順理則安逆理則亂今強治之是解其羣而使夜鳴也曰心養者萬法由心起養之以理鎮之以靜物來則應物去則忘然後能無爲而無不爲離形去知同乎大道人倫物理混而爲一故解心釋神莫然無魂此人道之極由之而合乎天者也夫物云云指幻化各歸其根言空性幻化有滅空性無壞故至於命者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則道離矣始有所制於是有名性命所在於是有情名與情皆非神人復命之事無問其名則名不害實無闕其情則情不勝性物故自生言萬物之理得矣雲將聞言而悟天指鴻蒙降德示默皆言神人接物之意得無所得故起辭而行

碧虛註雲將主雨澤之帥東遊行仁惠之方扶搖之技風先所經鴻蒙元氣也遊者

元氣運動之謂上下降則下不昇五逆乖則六氣悖有宋之野膏澤之所也不知所求則於物無係不知所往則縱步無心物雖衆多羣分自正朕又何知哉雲本無心而民隨之即有心也將不得已而民效之則有迹也有意變常則亂任已役情則逆既亂且逆天理難成故山林無靜景林藪少和氣由於法度太明制割深刻之所致也心養謂以心惻養無爲則養心有爲則心養心非我有性原本空動靜不知同乎渾渾光景俱滅歸於窈冥渾沌不離知則離矣無名無情何問何闕哉在默何求云德不得起辭而行即是妙用也腐齋云扶搖之枝即扶桑日出之地育羣生之間與前章帝帝之間同執掌紛汨無妄真也紛汨之中而自觀其真不得已於民言欲謝絕之而不可民之放以我爲法也天經物情皆自然以有心爲之則亂運其自然故玄天弗成玄虛也猶云先天不能輔物之自然而使其性則草木昆蟲

皆被禍矣此有心以治人之過故歎曰毒哉僊僊乎使之急歸也心養者言止汝此心自養得便是不曰養心而曰心養當于細體認汝但處於無爲而物自生自化將從前聰明皆吐去之倫與淪同泯沒而與物相忘則與渾渾大同矣渾渾無形無氣之始解去有心之心釋去有知之神無魂猶無知也各復其根生者必滅也雖滅而不滅滅者又生故曰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無知無覺則終身不離乎道纔有知覺則是離之凡有分別之謂名有好惡之謂情無問無闕則無分別好惡此即無爲自然故物各遂其生矣天賜我以自然之德示我以不言之理反身而求已得此道得其所得拜謝而去也

雲將施雨澤調陰陽者過扶搖之枝喻趨動境明其欲出而澤物也鵲巢元氣爵躍而遊言運動自適元氣運而雨澤施以譬聖君在宥之化雲將顧合六氣以育羣生不免於有心與前章取天地

官陰陽義同鵲巢以不知知之道盡於此雲將不能領會而退泊再遭晦蒙復有問始告以不知所求不知所往言求諸已而足不在遠問他人浮遊於世缺掌自得故足以觀見真理又何必向外求知哉此數句發明有以教之而雲將猶未悟乃自陳其猖狂不得已於民之狀鴻蒙就箴其失謂汝徒務多言多事以亂天常逆物理敗其玄默之天故飛走草木昆蟲皆失其所此治人之過也毒誡治言有治天下哉汝歸休乎無復多問雲將心疑未釋再顧聞一言謫蒙告以汝所疑者爲心失其養心者神之舍養以無爲則神全神全斯足以化物自墮爾形體至莫然無魂乃心養之訣至極則養亦忘矣萬物云云各歸其根動極必靜自然之理何容知識於其間但當渾渾沌沌守而勿失知識一萌則離道矣問名闕情皆屬乎知倘能絕此則任物自化何在乎合六氣以育羣生

哉雲將乃悟多言足以害道示默之為降德在反求諸身而已由是知以澤物為己任者勞而罔功任天下之自治者逸而俱化蓋育萬物和天下不越乎全神養心之功古之神人使物不疵厲而年穀熟者以此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眾為心也夫以出乎眾為心者曷嘗出乎眾哉因眾以寧所聞不如眾技眾矣而欲為人之國者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

乎無方挈涉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己無己惡乎得有有親有者昔之君子觀無著天地之友

郭註心欲出羣為眾傷者皆以出眾為心所以為眾人不能相出矣眾皆以出眾為心而我獨無往不同乃大殊於眾而為眾主也吾一人所聞不如眾技之多故因眾則寧不因眾則眾之千萬皆我敵也夫欲為人之國者不因眾之自為而以己為之此徒求三王主物之利而不見己為之患也三王之所利豈為之哉因天下之自為而已以一己專制天下天下既塞已何由通故一身不成而萬有餘喪悲夫有土之君不知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言不能用物即是物耳不足以有大物夫用物者不為物用斯不物矣不物故物天下之物明其自為而不窮也人皆自異而已獨至遊是乃獨往獨來獨有斯獨矣且與眾玄同非求貴於眾而眾人不得不貴斯至貴

也若信其偏見以獨異為心則雖同於一致故是俗中一物耳非獨有者也夫百姓之心形聲也大人之教影響也大人之於天下何心哉使物之所懷各得自盡問者為主應者為配處乎無響則寂以待物行乎無方隨物轉化也挈提萬物使復歸自動之性即無為之至矣以遊無端則與化俱出入無旁玄同無表與日俱新故無始終也頌論大人之形容與天地無異有已則不能大同天下之難無者已也既無矣則羣有不足復有之觀有者昔之君子能美其名者耳觀無者天地之友任其獨生者也

呂註道之無為自然非特人君體之而以道佐人主者亦當因眾以寧無事於為人

之國也一人所聞不如眾技之眾而欲自任以為人之國則其不喪者僥倖而已三王之興君臣之相與固有以是為利者而末世多以為是為患欲為人之國者攬其利而不見其患也黃帝問廣成堯之見四子

皆以人物爲患欲明物物者之非物而已
吾所眩者道道外無物是以謂之獨有夫
大人之教若形聲之於影響而不爲天下
先此所以爲之配也處乎無響則寂然不
動行乎無方則未始有封故能挈天下而
往以復之撓撓而不必靜是所謂萬物並
作吾以觀其復而藏天下於天下也故能
遊乎物之終始而方之不能閼時之所
不能拘也頌論言也言則出於不言形軀
形也形則象於無形如是則大同而無已
矣無已烏得有有哉熏然慈仁謂之君子
聖人所以與人同也則觀有者特可謂之
君子而已至於觀無則天地之友與人同
者不足以名之也
疑獨註惟至於命者喜怒哀惡皆出於正
若同乎已而喜之異乎已而惡之此欲以
出衆爲心曷嘗出乎衆哉惟學以窮理思
以盡性而至於命則不求出衆而在萬物
之上矣明先王之道因衆人之知以安其
心則已之所聞不如衆技衆矣合衆技以

成已之能非聖人孰能與於此三代之王
爲國而受其利末必有害後世襲其迹而
不明其本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其成人之
國一猶不足而喪人之國萬猶有餘蓋恐
當時有土之君不知僥倖喪國之患也凡
爲人所有者皆物而有土爲大今有生者
雖至久不能生生有物者雖至大不能物
物唯不生者能生生不物者能物物故有
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也
聖人不物於物物非有也非不物於物物
非無也明乎此則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
蓋能出入六合遊乎九州治天下百姓聖
人之妙理也獨者離陰陽而無對獨往無
所因而往獨來無所從而來獨有無所有
而有也至貴者莫之爵而常自然無所受
命者是矣大人之教聖人之應物也譬之
答影之隨皆無心於形聲而不知所以然
聖人之於物亦若是而已無問則寂有問
則應任其自然而盡天下之所懷使各安
其性命而爲天下配此論聖人之業前云

獨有至貴則論聖人之道也處乎無響故
不聞其聲行乎無方故不見其形此至靜
也挈涉萬物同適乎至靜然後出而應物
於撓撓之間故能與造物者遊乎無端出
入無旁也日新無故則無始無終矣樂其
意然後能頌得其理然後能論孟子曰惟
聖人可以踐形言可者僅可也莊子論神
人則頌論形軀合乎大同與孟子相表裏
大同則公而無私故能無己無己惡乎得
有有有非常有無非常無故觀有者不見
其無觀無者不見其有不見無是溺於色
不見有是溺於空二者皆倚於一偏而非
全也故觀有者昔之君子觀無者天地之
友昔之君子施之於今則泥矣天地之友
施之於天地之父則不通也
詳道註古之得道者虛其心弱其志心虛
則無分別之妄志弱則無奢企之非如是
則和光同塵豈以人之同異於已而爲之
喜惡哉是故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
存不求出乎衆而不得不出乎衆矣世俗

則不然因衆之同以立己所聞之異則衆之千百皆吾敵也吾一人之所聞安能出乎彼哉此所以不如衆技衆矣雲將猖狂而民隨所往皆以出衆爲異至於災及鳥獸禍及昆蟲非夫攬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乎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故明乎物物者之非物則吾心非物也心非物故能物物物非特物物又能官然喪其大物乘雲御龍出入六合而獨往獨來矣有大物者不能無之不物者不有之也吾能不物而吾之所以不物者又非物孰有出衆之心哉不出乎衆是出乎衆也心不出乎衆是不有其有而其實歸於獨有不貴其貴而其名歸於至貴老子所謂不居不去無私成私是也影同無情於形形立則影見響固無情於聲聲至則響應其見也枉直不在我而在形其應也清濁大小不在我而在聲大人之教如此故有問應之盡其所懷不惑愚也爲天下配不爲主也處乎無響則其默足以

應物行乎無方則其動足以周物復之撓撓與執掌以觀無妄意同遊乎無端與遊乎物之終始意同形者生之質軀者形之別頃之所以樂其生論之所以究其本合乎大同則天地並生萬物爲一庸有有己之累哉

碧虛註大人者聖人之總名大人以自治之道撓挈萬類適性而動歸乎本源道無首尾日新無故頌美大人之容儀而與道冥也冥已則藏物物我都忘惡得有有人之君子未能忘形若自忘者始能化物也庸齋云欲人同己而不欲異己是我不我出乎衆人之上也以己之所聞必欲衆人皆歸向而後安則雖欲出衆而不出乎衆矣若謂之獨見必衆皆不知而後可欲人同我則我不如衆人之技多矣如此而欲爲人之國是攬取三王之利而不知其必爲患害也以此謀人之國是以德倖爲心但見有喪安得有成有國者未知其入而爲其所惑也此分明讓當時歷聘遊說

之士物物者有心有迹不物者無迹自然無爲則無所不爲故曰不物故能物物若知物物之不物則豈特治天下而已出入六合遊乎九州言道超乎萬物之表也操縱闔闢於造化之間而與天爲一非人可得而二之故獨往獨來是謂獨有如此則至貴矣大人即獨有之人形必有影聲必有響自然之理有問於我則盡此懷而應之以此對乎天下是以一身而當天下之大也我爲主配爲賓無響無聲無臭無方無迹也撓撓羣動無已貌挈舉世之人往歸於撓撓之中言雖出世而不外世間是出世世間非二法無端無旁皆無極也不見其始安知其終以形軀而論贊之合乎天地之間皆同此身既與萬物皆同則無已矣何者爲有昔之君子但見其有與天地爲友方見其無其曰昔之君子曰堯舜而下皆在其中

惡異而喜同重己而輕彼此世之常情以出衆爲心者也衆同己而喜之則已

與衆無異矣。曷嘗出乎衆哉。若此而欲爲人之國。是覽已往之利。而不日九方來之患。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於存人之國。至萬有餘喪。乃衍文奇筆。惡夫有土者之不知蓋警其爲民上者。有土大物也有而不與焉。斯可以物天下之物。若執而有之。爲物役矣。儻能明乎物物者之非物。則奚止治天下而已。出入六合。遊乎九州。即乘雲御龍。遊乎四海之義。故能獨往獨來。物無與偶。獨有斯道。非至貴而何。大人之教。若形聲之於影。響隨扣隨答。不違民願。爲天下配。則不敢爲主。而爲客。應出乎感。非求應之處。乎。無響響。讀同響。言居無不在也。行乎無方。動無不之也。挈汝適復之。撓撓一句。頗難釋。諸解亦未甚顯明。審詳經旨。與道德經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意。同蓋大人之教。主在動。而化物。故遊乎無端。無旁而與日俱新。無始終也。頃論猶議論議論大人之形容。合乎大同與迥

無異。即道德經孔德之容。唯道是從之義。諸解多着意於頃論二字。故於下文說之不通。大人則無已。已既無矣。何物足有哉。君子則務學期達乎道。是以未能忘物。而所觀無非有猶庖丁始解牛所見無非牛。昔之君子尚然。今之君子又可知矣。故思觀無之人。而尊之觀無。則絕學。而至於道。猶庖丁三年之後。目無全牛矣。天地生於無者。也能觀天地之所生。則與之爲友。非過論也。若夫德契自然。道超象外。揮斥八極。出有入無。可以提挈天地。把握陰陽。豈止乎與之友哉。故康節先生云。天地自我出。其餘何足言。○響字舊無。它音似與下文不協。宜讀同響。響猶方也。養生主。嘉然響。然讀同響。應帝王。響疾強梁。舊註云。如響。應聲之疾。則二字古通。互用此處。緣上文有聲之於響字。混有差誤耳。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三

在宥第四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匪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養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亂。侍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不明於天者。不絕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郭註曰。因其性而任之。則治。反其性而陵之。則亂。任賤者貴。因卑者尊。此必然之符也。事藏於彼。故匿彼各自爲。不可不爲。但

當因任耳法者妙事之迹安可以迹粗而不陳妙事哉當乃居之所以為遠親則苦偏故廣乃仁夫禮節者忠於係一物物體之則積而周矣事之下者雖中非德事之難者雖一非道執意不為雖神非大況不中不一不神者哉故聖人順其自為自然與高會也不謀而一所以為易恃於仁則不廣率性居遠非積也自然應禮非由忘諱事以禮接能否自任應動而動無所辭讓御粗以妙故不亂也恃民之自為而不輕用因物而就任不去其本也夫為者豈以足為故哉自體此為不可得而止也不明自然則有為而為不純矣不能虛已以待物則事事失會此不明於道者之可悲也天道任萬物之自為人道以有為為累不能率其自得也同乎天之任物自然居物上而各當所任君無為而委百官百官有所司而君不與焉二者俱以不為而自得則君道遠臣道勞勞逸之際不可同日而語也

呂註人貴物賤賤則宜若可以不任而不可不任也故因於物而不去以其賤則莫足為而不可不為其為也輔其自然而已君尊民卑卑則宜若可以不因而天之視聽猶且因之故恃於民而不輕通變之謂事非觀未然則不能知其匿也故接於事而不辭制而用之之謂法法非妙道而天下以為分故齊於法而不亂仁則君子所體而行仁近而義遠然非義則仁不能獨行雖遠而不可不居故薄於義而不積仁本孝弟義以利物義疎而仁親親止於父子虎狼之所同非所以為至故會於仁而不恃禮以節民心為事而無一物不由則不可不積故應於禮而不諱德者性之所同有不明於天則不純故成於德而不累莫非道也所以為一然而不易則萬物之應不備故出於道而不謀無為則天之所以為神而有不為則非無為之全故觀於天而不助向之所論絕去聖知攘棄仁義與夫符璽斗衡之末皆欲焚破剖折而無

遺此則自天道之精微至於事法之匿粗皆不可無何也夫天之所以神也一煦而萬物盈一吹而萬物虛其所以成物一而已矣莊子猶是也向之所言則一吹而萬物虛之時也今之所言一煦而萬物盈之時也亦以成物而已此其所以體神而入天也歟夫道一而已不明於天則不能無為而不純於德由人而下猶可強焉者也道則有天有人不通之則無為有為皆無自而可不通且不可況不明乎無為者使物有為者使於物天道則無為而尊者也。有為者貴人無為者貴於人人道則有為而累者也莊子非深乎涉世而有為者而諄諄若此蓋觀之天地之理古今之效知其得失嘗在此而已矣

疑獨註物至賤也不以其賤而不任其自然民至卑也不以其卑而不因其常性賤而不任是無物也卑而不因是無民也天下其可無民無物乎夫事不為則蠹壞而難興不匿則太顯而害道法不粗則民不

知不陳則世不畏也義路也遠而可遊仁宅也近而可居然義不可以不居者以其不可無仁也仁不廣則無以博施濟眾不親則愛無差等禮不節則放而無法義不積則薄而不厚德不高則無以異眾人不中則不能與有足者皆至一則屬數道之散也易則無窮道之變也道無數則學者不能窮道不變則萬世受其弊天不神則功不妙不為則物不成孟子曰莫之為而為者是也此十者由用以入體之序聖人與天合故觀天之自然而不相助德出於性因而成之而不以為累也謀者指事而言顯於道以應物豈指事而言哉會者自然相合恃者心有所賴與仁相合與性為一故無所恃也義者因理而動諱者言違於心薄於義而不積大義也應於禮而不諱大禮也事成則接之而不辭法成則齊之而不亂民為邦本恃之而不輕物為國用因之而不去此一節言聖人因體以致用之序任其自然而順之者也物生於道

道統乎物聖人為道不為物而物物自遂故物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荀子曰精於物者物物精於道者兼物物蓋欲其精於道而不役於物也古之言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明乎在天以求乎在已則純於德矣苟不通於道無所往而不滯礙大道散而有天人之分君無為而在上天道也臣有為而在下人道也天者自然人者使然人而非天者有之未有天而非人者也詳道註有物而後有民有民而後有事有事而後有法行法在義行義在仁禮所以節文仁義者由是而至於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一而不可易者道卒乎神而不可不為之天此由人而入乎天也及由天以之人則德自得者也道施諸物者也民有物者也物有於民者也不明於天者以人賊之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以事汨之故無自而可然則不明於道者又豈能通道哉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故良匠無為於斲木而有為於運斤良

御無為於布武有為於攬轡然則為人君者豈與下同事為人臣者豈與上同德哉經曰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君坐而論之者以言臣作而行之者以能此有為無為之別也碧虛註物無棄物不可謂賤而不任用人無棄人不可謂卑而不就使事有顯晦不可謂隱匿而不為法貴適時不可謂粗迹而不陳義有裁斷不可謂近遠而不處仁者博愛不可謂親疎而不廣禮能治亂不可謂撙節而不積德有高下不可謂中順而不高道之虛無不可謂守一而不易天理自然不可謂神妙而不為觀於天而不助至因於物而不去又覆衍前十條夫外物弊弊何足云為而有生所須不可不為昧於天理者專禮法滯陳迹喪已於物者無自而可也不言而在言所以為尊受役而居下所以屬人王者法天無為臣下事君有職天道人道勞佚不同若不察而倒置亂自此始矣

庸齋云觀此一段有精粗不相離之意道為貴物為賤人豈能遺物哉道為尊民為卑君豈能離民哉明白者道也以之對事則事晦匿矣然亦豈能盡遺世事故不可不為道精而法粗法豈能盡棄故不可不陳言義則去道遠而義豈可去故不可不居仁愛雖非至道而豈能遺仁故不可不廣禮有節文似於強世故不可不積德者人所同得然有當自立處雖與世而同而不可不高也一於自然者道然有當變易處故不可不易不可知之謂神天之所為固不可知然人事不容不盡故不可不為觀於天而不助謂不容力成於德而不累積以為高言其無容心也不謀不計度不恃不自以為恩薄追近也積不化也不積則化矣不諱不拘忌不讓無所退縮不亂有簡直之意民雖可恃而不輕我以倚重之物雖可因而不去本以就末幹轉從上數句到此已盡却提起物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此物字即精者為道粗者為物事

事物物皆在其中若以道心皆不足為然有不可不為者此便是人心處又曰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言世間事雖不可不為必知自然之理則可若不明天理自然則在我之德不純不通於道即是不明於天故無往而不窒碍也無為而尊者天道自然有為而累人道不容不為者也上句屬道心下句屬人心累與危字相近主者天道以道心為主也臣者人道使人心聽命也此臣主字論身中君臣齊物論迥相為君臣其有真君存焉是矣此段自賤而不可不任至篇終乃莊子中大綱領與天下篇同東坡云莊子未嘗譏孔子於天下篇得之余謂莊子未嘗不知精粗本末為一之理於此篇得之

此段始於任物因民即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之義次叙事法義仁禮德皆不可不為以其紀綱治道一日不可闕者也繼以一而不可易者道則一得萬畢操縱在我前八者之存亡無益損焉

而其妙用則又超乎八目之表結以神而不可不為者天言其皆出乎自然也自觀於天而不助翻序前十條以歸於民物又明十條之所以然使學者知所持守不至泛然無統也至精莫過乎道至粗莫過乎物未又舉物者莫足為而不可不為然則物之於人難去也省矣但能明於天道於道純於德則不待去物而物自不能為之累矣關尹子云聖人不去物去識唯不通乎道者無所往而非累也道一而已此又有天人之別以明君臣之分猶元氣之判為陰陽也陰陽之迷運天人之相因蓋不可偏廢此云相去遠矣則以分言之所以警天下之為人臣者也孰謂南華之論一於清虛而無關治道哉○是篇大意謂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為故以存民有衆為懷未嘗有心乎治之也是以天下之民性不淫而德不遷為民上者喜怒平而賞罰中蓋因天下之自治

而無為治之勞故民易從而法不撓也後世君天下者失其輔世長民之要而專以賞罰為事上有儒墨曾史之是非下有桢楊桎梏之拘制然後為治者不勝其勞而民無所措手足矣猶且以仁義聖知為足以得天下之情尊之惜之家傳國效而弗悟其為撓民之具此南華所以願絕棄之也信如所言則天下之所寄託淵雷之所發見者有在於是國政不至於倉囊人心不至於蠹壞從容無為而任萬物之吹噓鼓舞又何暇治天下哉次設崔瞿之問以發老聃之旨明爭為治者罪在撓人心此桢楊桎梏之所自來而桢距之所以為利者也故黃帝問道於空同告以抱神正形清靜長生之要身為本家國次之未有身治而國亂者也今之君天下者能力行廣成之言則三代之治不難復取天地官陰陽皆在吾無為中此所以為在宥之道鴻蒙告雲將以墮體黜聰守根不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三

離所以為治身之道也其篇末歷叙君臣禮法殆無遺論及天道人道之分在有為無為之別相去雖若不侔發於其心見於事業一也特以表君臣之分正其所當為者耳

太上云公乃王王乃天^{形二}天乃道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四

形三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天地第一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眾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沉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郭象註天地均於不為而自化萬物一以自得而為治天下異心無心者為之主也以德為原無物不得得而不謝所以成天無為則任自然之運動自然而為君非邪也各當其分則無為位上有為位下官得其能而治矣上無為則天下各以無為應

之萬物莫不皆得則天地通道不塞萬物自得其行人人自得其事而技者物之所不用也夫本末相兼猶手臂之相包一身和則百節皆通天道順則本末俱暢一人垂拱玄默百姓比屋可封故一無爲群理都舉矣

呂惠卿註天地之大萬化而未始有極雖化而非其所以化均則無小大美惡長短之辨乃其所以化也道生一而至於萬何從而治哉一則各復其根而不知乃其所以治也人卒雖衆其主者君原於德則其化通於天地之均成於天則其治反乎萬物之一此二者同謂之玄古之君天下者無爲也天德而已則是以真君君天下物其有不化者乎以道觀言則未嘗有言言而無言天下之君其有不正者乎以道觀分則無爲爲君有爲爲臣君臣之義其有不明者乎以道觀能則無能無不能天下之官其有不治者乎以道汎觀則物無非道萬物之應其有不備者乎天地之所以

爲天地者得是而已人而得是則德與天地通而萬物莫非我道之爲物如此其大在上者用之以治人則事而已能有所藝則技而已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宜矣誠知其莫不兼於天則所以畜天下者豈有於技能事爲之間哉故其天下足天下化百姓定者在我而已凡以通於一而所得者無心故也萬事莫不出於一鬼神之所以靈則出於吾心而已

林疑獨註萬物生於天地人卒靈於萬物天地未離乎有形人物又形之至繁而不可勝數者然其所宗道而已矣其化均者若易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遺其治一者若天下之動正夫一其主君者寡者衆之所宗是也君主人物以德爲本而終成於天玄者數之所起揚雄以一玄生三方玄古之君謂三皇以上無爲乃所以合天德也在上無爲唯出命以正乎下在下有爲唯盡瘁以事乎上以道觀其出命之言則

天下之君正辨而制之謂之分以善爲尚謂之義以寡君御衆民其貴賤勞逸莫不有辨制之分以道觀之其義明矣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孟子曰能者在職是也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殊塗同歸百慮一致是也夫道有本末本所以立體末所以明用莊子遊方之外者非其言之過高蓋立體然也及四觀而入於遊方之內非其言之太卑蓋明用然也通貫天地謂之德周行萬物謂之道上順理而治人者變通之事能有所藝者技而已矣技者事之末故兼於事事者義之末故兼於義至於德兼於道道兼於天皆本末相因故古之養天下者下達於技上達於天天下百姓萬物至繁且廣而使之自足自定自化者本於天道無爲而已故明足以畢萬事幽足以服鬼神也

陳詳道註天地至大其化均於無爲萬物至衆其治均於自得則人君之所以治人卒者豈外是哉君原於中而不可不高之

德成於神而不可不爲之天則其爲實未嘗爲也故古之以道莅天下者任其自然而已君之用天下也以言臣之爲天下用也以能君臣之合有義萬物之交有應然言非道不正非道不治分非道不明應非道不備則凡見於云爲之間者無非道也藝則有所極技則有所工技兼於事而義存焉以事兼於義故也義兼於德而道存焉以德兼於道故也明夫本末精粗之相兼則稊稗瓦礫無非道人與萬物無非天居天下者豈它求哉推此以畜之而已夫情之無欲也行之無爲也性之淵靜也無心者能之是以一之中未嘗不該萬萬之多未嘗不歸一傳曰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不知一則無一之能知此聖人抱一所以爲天下式侯王得一所以爲天下正無心得而鬼神服也宜矣

陳碧虛註天地無心所以均化物物自治所以齊一衆各異業唯君無爲原於不德成於自然也天德者自治而有妙用存焉

以自然之道觀世之言教清靜無爲者其君必正職分不越者君臣義明方能稱任者其官必治周覽萬物咸得應用者庶可備具矣道者虛通乎上德者柔順降乎下義者流行通乎物事者應治役乎人技者隨能應乎藝故技兼於事則治事聚於義則適義兼於德則順德兼於道則通道兼於天則合乎自然矣無欲而天下足三句即道德經無欲而民自朴無爲而民自化好靜而民自正混茲三者通乎一真則事無不畢神無不服矣

林氏虞齋曰義云其化均者皆是元氣萬物雖多主之者一造化而已人卒雖衆主之者君而已天之與我者爲德人力無加焉人君體此則無爲自然天德玄遠玄古猶云遠古也名之爲君則天下之分定矣有此分則有君臣之義便是卑高已陳貴賤位矣天下事非一人所能隨能而盡其職所以能者亦天與之耳萬物未嘗無對上下前後各各相應皆出乎自然天能覆

能生地能載能成通同此德也故萬物各具自然之理上之所以治者禮樂刑政皆治之事也事之中各有藝業隨其所能者人之技也道德精者事藝粗者精粗皆出於自然則技即事事即藝藝即德德即道道即天兼者合二爲一之意義合作藝音同而字訛

褚氏管見云天地至大人物至衆其化其治不知其幾而主之者君則夫君之應世豈偶然哉原於德故物不能離成於天而人自歸往其道微妙強名曰玄是以古之君天下者無爲而德合自然所以可久可大其出言作命莫不聽從以道觀言而言合乎道則君無不正以道觀分而分合乎道則義無不明以道觀能而能合乎道則官無不治以道汎觀而物合乎道則應無不備由是知天下事物苟離乎道未有能自立者通於天地者德與天地合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以道通乎物也凡以治人爲上縱意

乎刑政賞罰皆事而已況以藝能而入於技其去道德益遠矣古之善畜天下者無它無欲而天下自足無爲而萬物自化心如淵水之靜撓之而不濁也民惡得而不定哉又舉記曰者古書有云通于一萬事畢此老君西昇告尹喜之言無心得而鬼神服即易所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謂大行不處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輔乎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爲萬物遊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爲己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郭註有心則累其自然故當刳而去之

爲此爲而此爲自爲乃天道不爲此言而此言自言乃真德愛利之者任其性命之情萬物萬形各止其分不引彼以同我乃成大耳玄同彼我則萬物自容我無不同故能獨有斯萬德者人之綱要非德而成不可謂立道非偏物故內自得心大則事無不容沛乎任萬物之自往也不貴難得之物乃能忘我況貨財乎富貴來寄心常遠之壽夭兼忘所謂懸解況窮通之間哉不私世利委之萬物忽然不覺榮之在身不顯則默而止蛻然無所在也

呂註夫道如此其大心不刳不足以體之體道而無爲則人貌而天矣以是而愛利之謂之仁以是而得所一謂之大行不殊俗寬之至也有萬不同富之至也執德之人通一畢萬若紀之在綱也德成則無待而自立道在我則無應而不備萬物莫足以傾之則完矣君子所以刳心在此十者而已反求諸己以明其心之大事無不容則已刳之效沛乎爲萬物遊周行而不殆

也若然則藏金珠於山淵不知貨利之可欲窮天之可醜不私一世之利藏之天下而已不以王天下爲己處顯物之所利非己也顯則明明以德而非以位處上則帝王天子之德處下則玄聖素王之道也萬物備於我則一府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則同狀而已矣

疑獨註刳心去其欲而使之虛也爲者人也無爲者天也日月星辰運於上飛走動植交於下其化也不知所以化其功也不知所以功此無爲而爲也言者聖人不得已此無爲而言也天則言其自然德者自得而已愛利所以爲仁能同所以爲大寬者能容不可富之物富則所同者廣也執德不回則能立紀一而能大則能立德循道而行乃能事事謂之備不以物挫志則無所喪矣明此十者則心無所不包沛然與物往所樂在內貨財富貴何足以動之壽夭窮通亦餘事耳故不以世利爲有不以天下爲泰若以爲顯則明矣不顯則闇

然而日彰也萬物一府死生同狀則與造化玄合非體道者不能與於此

詳道註萬物皆備於我能有之而勿失則富矣紀散則衆目亂德失則衆行乖故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也韜乎

其事心之大則執大象之謂沛乎其爲萬

物逝則天下往之謂也古之以道莅天下者示之以不述詔之以不言使人自得之上之化下也無樂餌之可悅下之樂上也非慕羶而來求藏金珠於山淵不以物累

身也不計壽夭窮通不以身捐道也一世之利厚矣而不以爲己私天下之權重矣而不以爲己顯終至於萬物不得與之殊死生不得與之變非無心者能然乎

碧虛註晉稱夫子曰者莊子受長桑公微言也夫道汪洋流注充塞太空唯靈府虛者方能容納焉自治而爲合乎天然守中而言遠離沮喪度生接物心不退轉人之所惡我無嫌猜和光同塵不立圭角萬類滋茂共豐區宇持至德而爲紀循至理而

善建順真常而不偏離外景以全內明此以鍊心則事無不蘊理無不容恩無不沛物無不遂者矣金珠貨財患本也壽夭窮通內疚也私分處顯情病也一有係乎心則患不完矣

肅齋云創心去其知覺之心也爲以自然謂之天得於己者謂之德無爲言之謂無所容言異者亦同曰不同同之崖異有迹也物物不同而我皆有之之謂富所執之德各有條理之謂紀卓乎如有所立德之成也循道而行無所不備外物不足以動其心則在我者全矣明於此十者包括萬事皆歸我心則此心之大無外故沛乎其爲萬物逝也藏金珠於山淵藏富於天下也不以壽夭窮通爲榮辱不以一世之利爲己私人亡弓人得之之義雖王天下不自以爲尊顯黃屋非心也胷中之明照乎天地以此爲顯故不以王天下爲顯也聚萬物而歸一故曰一府死生無變於己故曰同狀也

天地非能覆載所以覆載者道也聖人非能爲能言所以爲言者道也洋洋乎大哉謂道無不在然非創心使虛則無以容道室虛而後生白也天道無爲自然人能以無爲而爲則合乎天道以無

爲而言則爲己之得施之於外則愛利之謂仁物不同而視者一則所有者大行不異物非寬而何萬物事齊吾悉有之可謂富矣執德循有所持德成則不待乎持由有紀而後能立也順於道而大備物孰能挫其志哉信明斯理則此心足以韜藏萬事與物偕往事物無極吾與之無極是謂與化爲人斯能化人矣至使金珠無用藏於山淵貨財富貴皆爲外物則壽夭窮通又孰得而患之不以世利爲己私忘利也不以王天下爲己顯忘名也然所顯者在明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耳萬物一府則無彼我之分死生同狀則無去來之累此爲創心之極致歟○郭氏從顯則明爲句後

來諸解多因之似與下文不貫無隱范
先生連下文爲句義長今從之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四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五

形四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天地第二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濇乎其清也金石
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
能定之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
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
採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
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
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視乎冥冥
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
聞和焉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
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
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

郭註聲由寂彰以喻體道者物感而後應
任素而往非好通於事也本立而知不逆
然後其德彌廣心由物採而出非先物而
唱也忽勃皆無心而應之貌故能存形窮
生立德明道而成王德也若夫視聽而不
寄之於寂則闇昧而不和故窮其源而後

能物物極至順而後能盡妙我惟斯而卻
任彼則彼求自供恣而任之會其所極而
已矣

呂註淵乎其居言湛而不動濇乎其清言
通而不濁夫道若是而已矣以爲無邪金
石不得無以鳴以爲有邪金石不著見不
鳴萬物孰能定之素則無所與雜逝則無
乎不在通於事則物徹疏明知通於神則
周萬物而不遺奚以通於事爲哉本原者
道事其末也立之本原則韜乎其事而事
自通心非物採寂然而已不將不迎應而
不藏也夫耳聞目見口言心思無非道也
則形非道不生日用不知非得之在我不
能明也則生非德不明惟能存形窮生立
德明道則在我得之而執古御今矣忽然
出動而萬物從之則藏不虞以生心而未
嘗強謀也夫道之爲物雖不可見乃見之
所自見雖不可聞乃聞之所自聞深而能
物其中有物是也神而能精其中有精是
也至無而供其求則天府之富無窮時騁

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則其分未嘗不足易所謂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者是也疑獨註淵乎其居言天下之至深濇乎其清言天下之至精此託淵水以明道金石不得無以鳴亦在考之而已蓋鳴由寂彰聲由考應至幽而不可測故萬物孰能定之素逝則抱朴而往故不從事於務也事者道之末神者道之本去末立本故其德廣有物採之言應而不唱形不自生所以生者道生不自明所以明者德存形以明道所以踐形也窮生以立德所以盡性也故其出動也萬物莫不從之此謂王德之人見曉於冥冥聞和於無聲道之極致也故深而能物神而能精其接物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此道之所以無窮也

人因於物而不樂通接於事而不敢辭故能定能應也譬夫木有不火不鑽則不發土有水不鑿則不達而水火之用常周于天下者以其能應而已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其心之出有物採之也世人不明乎此弊弊然以物為事名尸謀府事任知主莫不攬而有之其弊至於亂天經逆物情而不知已可不悲乎夫存形窮生非忘形生也而忘形生者始於存與窮立德明道非忘道德也而忘道德者在乎立與明如是則可不出動以同民吉凶之患故忿然勃然而萬物從之冥冥見曉視不以目而以神也無聲聞和聽不以耳而以氣也深之又深入而與物辨矣而能物焉不以物忘己也與易精義入神以致用同神之又神出而與物通矣而能精焉不以物累己也與易利用安身以崇德同深而能物故至無而供其求神而能精故時騁而要其宿也

其動也濇乎其清猶金石不考不鳴物有其性因而求之乃可得也質素獨往恥通於事立之本原歸根復命也知通於神知常曰明也德無不被故動涉真趣為物取採也道體生物德用昭明善存形者必能究生之理善建德者必能獲道之微是故德業蕩蕩其出無形其動無迹冥冥之中見曉聞和寶玉久藏夜闇有輝煥之景精神內捷靜默有靈光之祥能物能精謂恍惚妙物窈冥真精也至無而供其求無為無不為也時騁而要其宿動極歸乎靜也大小長短脩遠一貫之以道而已矣

膚齋云金石能鳴自然之天人之考擊亦天機也庸詎知所謂天之非人乎人之非天乎素逝素朴而往恥通於事能之而不為本原即物之初心出謂應物採之猶感也凡有形生皆同此道然非自得於己則此道不明言不知存我之形以究始生之理立我之德以明自然之道非聖人不能也忽然而首出庶物勃然不得已而動萬

物從之猶云萬物觀也見曉聞和亦自見自聞而已深之又深而能應乎物言其能精能粗存於我者虛應物也無已是以至無而供萬物之求時出而用之要其歸宿不可以一言定也或大或小或長或短或近或遠便是時中之意脩遠合作近遠其意方足

道之淵乎溟乎天也金石有聲亦天也感之而動人也考之而鳴亦人也天人相因寓物而見以喻王德之人素朴而往恥通於事非不能也待扣而應耳立之本原猶金石之為器知通於神猶聲之在芳擊也然有聲聲者存乎其中其德豈不廣大哉心因物採而出即感而遂通之義蓋能存守此形斯能盡其生之理能立己德斯能明道之自然善充養其在我者則其出動也物安得不從之手至於冥冥見曉無聲聞和則其親聽有非常人所及者故深而能物則物不遠道神而能精則精不離神至無而

供其求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也時時而要其宿迹曰遠遠曰反之義結以大小長短脩遠六字乃作文奇筆言舉不迭乎此也脩遠當是近遠廣齋之論得之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郭註此寄明得真之所由言用知不足以得真也聰明喫詬失真愈遠得真者非用心象罔然即真也

呂註赤水之北喻玄之極處崑崙之丘形中最高也南望則向明而觀之珠之為物不可以知知識識言求故皆索之而不得象則非無同則非有非有非無不繳不昧此玄珠之所以得也

疑獨註南望旋歸則自明以求復其根遂至遺其真性使知索之真性愈遠以聰明言辯索之皆不得也唯離形去知點聰明忘言說謂之象罔乃可以得真性也

碧虛註動心則真水失照慕高則至理有乖急欲反本妙道已喪矣彼無不聰故知不能符彼無不明故視不能偶彼無不辯故說不能契象罔恍惚也人無心而合道道無心而合人亦強云得之耳黃帝歎曰乃可以得之乎言實無所得也

廣齋口義云此言求道不在於聰明言語即佛經云以有思惟心求大圓覺如以螢火燒須彌山玄珠喻道象罔無心也

世之求道者往往以知識聰明言辯為務而喪失其本真弗悟有所謂無知之知無見之見不言之言乃所以無不知無不見無不言也珠喻心之圓明玄謂心之妙用唯當養之以晦然後用之無窮今乃向明而求此所以遺之也使三者索之不得皆以有心故若夫象罔則形亦無矣心何有哉乃可以得玄珠而起黃帝之歎是珠也人皆有之耀古騰今輝天爍地靜則寂聚動則散離心淵塵汨而障其光明性海濤濤而失其位

置一身不能自照何暇燭物哉黃帝始以聰明知識為足以得珠而不知其為賊珠也及使象罔而後得之蓋欲人屏除聰明知識復還性海之淵澄則玄珠不求而自見矣篤信之士當從此入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被衣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齧缺之為人也聰明睿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為緒使方且為物絃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眾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為眾父而不可以為眾父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郭註配天謂為天子聰明過人則使人政之而又用知以求復其自然過彌甚矣故無過在去知不在於強禁若與之天下且

使後世任知而失真矣夫以萬物為本則羣變可一異形可同斯迹也遂使後世由己以制物則與物乖矣賢者當位於前則知見尊於後奔競而火馳將興事役之端使拘牽而制物指麾動物令應上務不能忘善而利人以應宜與物逐而不自得於內今日受其德明日承其弊未始有常何足以配天乎有族有祖言其事類可得而祖效眾父迹也眾父父所以迹也若與之天下非但治主乃為亂率夫桀紂非能殺賢臣乃賴聖知之迹而禍之由恒非能篡齊國乃資仁義以賊之故曰北面之禍南面之賊也

呂註齧缺之其性過人則非黜聰棄知而動於不得已者以人受天則非全於天也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乃在禁之之處以是為合於無為而與之配天其能不以人廢天乎本身而異形則不能無我尊知而火馳則不能去知是以為天下所役物有結之而不能自解也四顧而物應非尸居

而使民不知所如往方且應眾宜非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者故與物化而未始有常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無為之所出未嘗不始於損之而已則有族有祖可以為眾父而損之者非眾父所由出故不可為眾父也蓋謂不能無知則堯桀之所以分而治亂之率也是知以知治國者乃北面之禍南面之賊也

疑獨註齧缺之聰明睿知徒知大道之迹又以人為而受天自然之性失之遠矣夫過生於聰明又為知以禁之其過愈生而不可禁也本身異形則未能忘形尊知火馳則勞神奔逐緒使興事役之端物絃任知以礙物也四顧而物應使物歸己也方且應眾宜應物之宜也未能與造化冥與萬物相逐而化若然者皆不出於自然知有時而盡力有時而窮本荷其德復承其弊而未始有常也雖且應眾宜與物化而未知大道之本故曰有族有祖可為眾父而不可為眾父父眾父父者有祖之謂也

得道之真則無治無亂任己無為則非禍非賊若徇於有迹資於聖知不免為禍賊也

詳道註其政察察其民缺缺齧缺齧物而缺之也自聰明睿知至未始有常者齧也自治亂之率至南面之賊者缺也族其所歸祖其所始也古之臨民者未嘗不以聰明睿知而其妙至於神武而不殺然後為至今齧缺聰明睿知而已所以可為眾父而不可為眾父父也乾為萬物之父眾父也太始為乾之父眾父父也眾父治天下者也眾父父在宥天下者也在宥則無治無亂治之則亂生焉故曰治亂之率也明此以北面則非臣故曰北面之禍明此以南面則非君故曰南面之賊也

碧虛註恃聰明則福鮮性越羣則害多以機械之心望純白之應則遠矣其可與之配天乎彼且恃君人之勢而慢天理自尊貴其形而運知速作法束物周覽眾務以一應萬逐物不息何足以合自然然術有

始末政教嚴峻未能忘迹可以戡難定禍而難為臣下所謂以知治國者是也

肅齋云配天謂王天下聰明睿知給數敏捷此其過人處修人事以應天故曰受禁過猶持心而未化知過之所由生則不待禁止矣乘人而無天知有為而不知無為也我對物曰本身而異形尊其知而急用之有若火馳也為末事所役而不知其本曰緒使物絃為事物所拘礙也物來必應各度其宜為物所汨而失其自然之常非能定而應也雖然未可以配天亦有可尊處一族之聚必尊其祖眾父者出於眾而可為父眾父之父又高一等矣率謂將帥言此人之用於世可以致治亦可以致亂以此以為君為臣皆有患害也

由謂齧缺聰明睿知其性過人是論其才而不言其道以人受天謂尚有為而求合於無為是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也若與之天下彼且乘有為之迹以臨民使天下失其自然之性矣本

身而異形肝膽楚越也尊知而大馳機謀急速也為緒使則役於事為物絃則礙於物四顧而物應物未能忘我也方且應眾宜我未能忘物也與物化則逐物而還未始有常則失其本然之我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謂齧缺之學亦有宗有君樂嘗聞道者也可為眾父特不可為眾父父耳眾父父則玄之又玄之謂唯其不可為眾父父故以有為治天下適所以亂之為君為臣俱不免乎禍賊而已此言用知之不足以治天下也若此夫齧缺為許由之師而由不許其配天何邪蓋配天乃外王之學而四子所傳者內聖之道出則為帝王師入則為眾父父彼何以天下為哉故由不頌齧缺之所長而示其短使不為蟻慕而得以全其高是為尊師之至衛道之切也學者當以心求之

武林道士褚伯學

天地第三

堯觀乎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

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鵲居而穀食為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郭註多男子而授之職則物皆得所而志定分富而寄之天下故無事也鵲居則無意求安穀食則仰物而足率性而動非常迹也與物皆昌則猖狂妄行自蹈大方脩

德就閒則雖湯武之事應天順人未為不間也故至極壽命之長任窮通之變其生天行其死物化厭世上僊乘雲帝鄉一氣之散無不之也三患莫至何辱之有

呂註聖人盡天道故體合變化而物莫能累君子盡人道故吉凶與民同患而壽富多男雖人所欲不得不以多事多懼多辱為辭也堯非不盡天道所以與人同者盡人道而已鵲居則不知所處穀食不知所由來鳥行而無章其迹莫觀也神僊之說有求之於服食吐納之間世儒以為狂而不信非也蓋生而抱神其歿也亦必抱神而不忘生而全其歿也亦必全天而不隕詩書皆有在天之說則去而上僊矣為而不信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則封人之退已乃其所體也

疑獨註華地守封疆之人請祝聖人使壽富多男而堯皆辭之答以多男則為屬累所役而多懼富則為財所役而多事壽則為生所役而多辱是三者不足以養無為

之德適所以為有生之累耳封人曰始也以堯為體道聖人今舍有超無適為賢人君子矣多男而授之職何懼之有富而分人何事之有鵲居無常處穀食仰物而足鳥行無章無文迹也與物皆昌壽善天下脩德就閒獨善其身壽極千歲厭世上僊則三患何由至哉

碧虛註多男而授之職令各自治也富而使分分之藏金珠於山淵也鵲居不營巢穴穀食無求而飽鳥行則無留迹與物皆昌樂時立事脩德就閒靜自守也鵲乘塵蹶躡景乘虛白雲喻道無帝鄉真境也封人所祝世俗所貴堯不惑而辭之隨而再問封人曰退已將有忘身之深旨乎

腐齋云富壽多男人所欲也學道者則以為不足介意天生萬民必授之職言人生墮地便有衣食分富而使人分之各付諸人也鵲居無定所穀食非自求鳥飛而無迹皆言其無心也與物皆昌物我各得其生脩德就閒無道則隱也厭世上僊解脫

之意白雲帝鄉虛無之上也三患謂少壯老即樛嚴經恒河水之喻堯猶欲問而封人不答但曰退已接與趨而辟荷篠丈人至則行矣亦此意

大哉堯之爲君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天下既治遊觀乎華彼封人者亦隱淪以樂堯之道三祝聖人取天下之至美歸以報上以爲道之可獻者也而堯則例辭之知非所以養德也封人申而言之爲道之贊及觀其以九男二女事舜於畎畝之中富有四海而不與上壽百十八而徂落巍巍蕩蕩超乎三患之外矣封人之論冥合於堯之迹則亦堯之徒也然其如天如神如日如雲之極致豈封人所可測哉無彰當是無章文迹也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吾子辭爲諸

侯而耕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手他手耕而不顧

郭註禹時三聖相承治成德備功美漸去故史籍無所載仲尼不能聞是以雖有天下而不與焉斯乃有而無之也故考其時而禹爲最優計其人則雖三聖同一堯耳時無聖人故天下之心俄然歸啓夫至公而居當者付天下於百姓取與之非己也故夫之不求得之不辭忽然而往倜然而來是以受非毀於廉節之士而名列於三王未足怪也莊子因斯以明弊起於堯而譽成於禹況後世之無聖乎寄遠迹於子高使棄而不治將以絕聖而反一遺知而寧極耳其實則未聞也莊子之言不可以一塗詰或以黃帝之迹堯舜之脛豈獨貴堯而賤禹哉故當遺其所寄而錄其絕聖棄知之意焉

呂註古之稱禹者以爲神禹德至於神則

其於堯舜宜無間然則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與賞罰而民且不仁亦時而已矣而言此者明君天下以德其於賞罰固非得已也

疑獨註伯成子高當堯而爲諸侯至禹而退耕於野蓋謂堯治天下以無爲民不待賞罰而有所勸畏今禹用賞罰民且不仁德衰刑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廢吾農事用力而耕無復回顧也詳道註玄古之民實而不知其爲忠當而不知其爲信爲善無近名而不知有所勸爲惡無近刑而不知有所畏堯雖不賞不罰而民勸畏方之不知所勸畏者固已薄矣又況賞之而使勸罰之而使畏哉此所以德衰而刑立也夫堯非不賞不罰也蓋賞一人而天下悅善賞也罰一人而天下服善罰也賞罰少而悅服多謂之不賞不罰可也華封以聖人責堯子高以堯責禹禹之視堯可謂玄矣堯視聖人玄之又玄者也

碧虛註堯舜禹之治天下猶道德仁之利萬民其利廣博而伯成子高之論充志絕俗端方不屈若此真王者之師也言訖而耕佗佗不顧有務農崇本還淳反朴之意肅齋云此言世變愈下在禹時便不如堯舜矣無落吾事言無廢吾耕事也佗佗低首而耕之狀堯不賞不罰今賞罰而民不仁蓋言賞罰不如無亦如必也使無訟之意借三聖以言之

已上經旨顯明諸解詳備無待贅釋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生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係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喁喁鳴鳴合與天地為合其合緼緼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郭註無有故無所名一者有之初至妙而未生物理之形夫一之所起起於至一非起於無也莊子所以屢稱初者以其未生而得生得生之難而猶上不資於無下不

待於知突然而自得此生又何營生於已生而失其自生哉無不能生物而云物得以生所以明物生之自得斯可謂德也德形性命因變立名其於自爾一也性脩反德以不為而自得之不同於初而中道有為則其懷中為有物有物而養之德小矣無心為言而自言者合於喁喁鳴鳴合與天地為合天地亦無心而自動其合緼緼生忘而自合耳非照察以合之是謂玄德德玄而所順者大矣

呂註無則一亦不可得無名則一之所起而未形天地之始是也既已謂之一且得無名乎此物得以生而謂之德是為萬物之母也未成者有分且然而已而謂之命令則無間乎未形之初也至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而後謂之形形體保神而未嘗失各有儀則而未嘗妄謂之性性則不失乎已形之後者也凡此無它萬物均之得一以生命則有分而無間性則保神而不失神則妙萬物而充塞乎天地之間者也

故性脩反德則合乎一之未形德至同於初則無亦不可得矣同乃虛其虛至於未始有物虛乃大其大至於不同同之若是則以無為言之而合喁喁鳴鳴合則通於天地而與天地合矣天地之間其猶橐籥喁喁合與天地為合亦若是而已其合緼緼非斯合而合非有所知見而合也是謂玄德則原於德而成於天同乎大順則無所與逆之謂也

疑獨註太初者氣之始以其未見形故曰有無物有則名隨之此既無有名將安寄一者道之所以名物之所以命名其得有莫得而無一之所起起於至妙未有形也物得以生言其受命則命在我故謂之德得其在我者也未形造化之始然已有辨制之分是分不在物成形之後雖有分而且然無間此物之命也且者不可以為常之義物有生則有形生出於命形出於生人之有生則與道同體有形則與道合容留動者陰靜陽動而生生物物之成就則自

然生理故命之在我謂之性性之在物謂之理形者道之象也形體賴神而存能保其神各有儀則謂之性命出於生之前性顯於神之後也天下失性既久聖人教以脩性性脩而至於無所復脩則反於德反於德則冥於極而同於初初者未始有物無物則虛故同乃虛虛而後有無窮之體故曰大大者有為而未嘗為故合喙鳴喙鳴者無心於言為之間也喙鳴既合蓋以事業合天地天地與我而我與之合也與天地為合者豈知之所能為哉縕縕若昏無心而自合耳是謂玄妙之德無往而不順聖人之道極矣

詳道註自泰初以至於無名推而上之也自一之所起至謂之性推而下之也雖乎芒芴之間太易也變而有氣太初也氣變而有形太始也形變而有生太素也有大初故有一而未形有太始故物成生理有太素故各有儀則有一而未形其精甚真是也未形者有分其中有信是也且者方

來而未知其所始無間則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也留者陰動者陽物以陰陽留動而後生理以物成而後具形體所以建神而保之神所以統形體而使之萬物備於我莫不有儀象法則存焉此所以謂之性有德而後有性故始以物得以生繼以各有儀則人之脩也由性而後至德故性脩而後德至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則復歸於嬰兒大人之事也合喙鳴喙鳴合而至於與天地為合則復歸於樸聖人之事也其合縕縕若愚若昏則復歸於無極神人之事也至於神而無以加矣

碧虛註有則非初強名太初一之所起尚未有迹有迹則屬元氣矣靈光之物卓然而生謂之德氣降未兆清濁已分所稟無有間斷謂之命一靜一動化生萬物物成生理故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脩自然之性反初生之德德同太初乃虛乃大而無邊際也合喙猶昭合昭合自然其鳴無心所謂終日言未嘗言也喙有

上下如天地之合塞兌閉門妙理沖默至德冥深同乎大順之道矣

劉鑿註太初氣之始故有無太始形之始故無名一之所起則有名矣一雖未形而物得以生者以有一故也一未形則渾淪而已可名渾淪固已有分矣且者非久安之意無間者始卒若環無端之可指也其中有精其中有信未形有分之謂也建德若偷且然之謂也綿綿若存無間之謂也然命之降也不留則不足以生物留而不動足以生一物而不能生萬物方其留也未嘗不動方其動也不害其流故能生物也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有生則有性冥性則足以知天知天則反於德德至則合乎道矣

庸齋云太初造化之始所有者無而已未有此有字安得有此乃一之所起也一便是無故曰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則有有矣各有其有皆德也未形者言一所起之時若有分矣而又分它不得故且然無

間無間便是渾然者有分便是粲然者此
命字即天命謂性之命留動而生物元氣
運動生而爲物則是動者留於此動陽也
留動靜也靜爲陰此句有陽生陰成之意
物得之而生成則生生之理皆具以元氣
之動者而爲我之生者此謂之形體保
神各有儀則謂之性便是詩有物有則左
傳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有動作威儀
之則皆此神爲之便是性中自有仁義禮
知之意脩性以復其自然之德德至則與
無物之初同同於初則虛虛則大既虛而
大則有不言之言合喙不言也鳴者言也
喙鳴合之合又與上合字不同此喙之鳴
既以不言而言則與自然者合矣以此自
然之合則與天地合矣緼緼泯泯泯泯
然若愚若昏形容此合字也此乃玄妙之
德與大順同矣大順即泰初自然之理也
一氣未兆無亦無稱及稱泰初有無而
已不可得而名言是爲未形之一而一
之所自起也一立則有名矣萬物得一

以生各具自然之德造化分靈降秀實
肇於斯而爲人物之本雖形狀未觀而
氣之清濁所鍾已有分際人得之而爲
人物得之而爲物是也且然猶齟齬不
齊萬物羣生種類不齊而元氣流行殊
無間隙此之謂命天所命而物受之以
爲命者也凡此皆造化密運莫窺其迹
唯聖人通化能以理測之至於留動而
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然後人物動植
昭然可觀世俗以此爲始而不知其來
遠矣物物各有生理唯神主之能保其
神儀則自備蓋有是物必有是則皆已
性之所發見有生之所以立也性本不
假乎脩今謂脩者不失其儀則全天之
所與而復乎向之得以生之德德至則
同乎泰初是又反流歸源以人合天者
也同乃虛則還於本無虛乃大無物足
以喻大亦強名耳喙鳴即敲音之義鳥
喙之鳴出於無心無心之言合於喙鳴
則喙鳴亦與之合天地之無心善應亦

若是而已矣夫人與天地爲合非有心
有爲可致坐忘而自合故緼緼若昏猶
子母氣應啾啾同時不知所以然而然
此德至同於初之良驗也若是則其德
玄同無天人物我之間天下至順莫大
於此留動說之不通應是流動猶云運
動也音存而字訛耳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七

形六

武林道士 褚伯秀 學

天地第四

夫子問于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雖堅白若縣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狸之狗成思獲狙之便自山林來丘予告若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郭註強以不可爲可不然爲然斯矯其性情矣懸字言其高顯易見執狸之狗猿狙之便此皆失其常然者也首趾猶終始無心無耳言其自化有形者善變不能與無形無狀者並存故善治道者不以故自持順日新之化而已其動止死生未始有常皆自然而然非其所用而然故放之而自得治在人不在乎自用也天物皆忘非

獨忘已復何所有哉

呂註可不可然不然則以齊物爲事離堅白若縣寓則以辯物爲事是若果是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則可不可然不然易爲其不可哉然以是爲事則是知齊而不知其所以齊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則堅與白雖未嘗離而離之若縣寓胡爲而不可哉然以是爲事則是知辯而不知其所以辯也此二者雖相反物之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而已奚足以爲聖人乎能有所技則勞形思有所係則怵心獲狙之便則以技而勞形也執狸之狗則以思而怵心也告若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則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在天則日月星辰在地則山川草木凡有首趾無心耳者不害其爲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也奚獨至於人之無知無情而疑之哉苟爲無知無情則有形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而已有形者人物無形者鬼神

無狀則造化是也此三者有介然之有則不得皆存其所以皆存者盡無而已矣苟爲盡無豈而所能聞與所能言哉則其動止死生廢起此又非其所以也其所以者有超於六目何以齊與辯爲所謂亂而非治也有所謂治者其在人也忘物忘天其名忘已忘已之人是謂入於天入於天則治而不亂矣疑獨註有人治道若相放效制物以已可乎不可然乎不然不知以道自信徒以堅白自鳴言我能離堅白之說若縣寓高顯可比聖人乎答以此不過以是非相易用此技藝係累其身勞形怵心如狗之係頸而獵獲狙自山林來皆失其常性者也遂告以所不能聞與所不能言首趾猶云天地大道之實冥不可以聲聞言盡凡有天地終始言與道冥會而無心無耳者衆矣有形者身無形無狀者心也人皆以爲有而我以其所有者盡無之則其死生動止廢起皆陰陽消息之理不知所以然也有

治道者皆在人耳我既忘物忘天何暇於治人乎天物俱忘名為忘已如是則冥於自然之理又何必張縣寓之辯哉

詳道註可不可然不然此倒置於所為者也離堅白若縣寓此多駢於所辯者也執狸之狗成思以其能執也故不得適其適援狙之便自山林來以其能便也故不得安其安自有以觀之則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自無以觀之則有形與無形無狀而皆存盡無非有死生廢起也所以有是者豈其所以哉故聖人亦應之以無有治則在人而已若夫在已則無所不忘與夫設倒置之能張縣寓之辯者固有間矣碧虛註可不可然不然飾知以求異也離堅白之辯若縣寓高空使衆昭然也以妄相易以技相係疲癯形體驚怵心神猶獵犬被繫獲狙入檻皆因技能而致患也有首有趾形可觀也無心無耳意莫知也無耳故不能聞無心故不能言有形者有首有趾無形無狀者無心無耳也皆存者體

與化冥盡無者亦無無盡也其動止死生廢起又非其所以也夫復於何留意有治在人自治而已忘物則同物忘天則同天忘已則不二矣何所不入哉

庸齋云治道若相放帝王同條共貫之意以我之可明彼之不可以我之然明彼之不然雖堅白同異之多端我能分辯之若懸於天寓之間胥易技係解見前篇成思者為人繫縛而愁思自山林來為人捕而來也所不能聞所不能言即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之意有首有趾言人之頂踵同也無心無耳言其無知無見也無形無狀自然而然者於形而下者見形而上者即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也盡無者言世無此人也凡動止死生窮達之間皆有自然而然者不自知耳因人事而治之我無容心故曰有治在人天物俱忘是謂忘已忘已則入於自然入於自然則與天為一矣

今有人焉若放效先王之治道立法度

以律衆興教化以導民而法度不近乎人情教化不循乎物理可天下之不然天下之不然所謂離堅白若懸寓者也若是者可比聖人乎蓋譏當時尚揚墨以為治而自比聖人者老聃曰是猶胥徒在園以能相易以技相係而勞形怵心無異獵犬被縛獲狙出林皆以能而召患此喻鄙之之極也余告若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直指道之微妙難明處以啓其蒙有首有趾謂凡頂天立地之人無心無耳謂不能思道不能聞道者往往皆是也有形者人無形無狀而皆存者道也盡無則至於俱忘前所謂不能思不能聞者可見矣其動止死生廢起特人事之代謝若認而有之以為治在人而已何足以入天乎倘能忘物則天與已不期忘而自忘是之謂入於天言道合自然無容人為於其間也此章與應帝王篇楊子居見老聃問答相類但結語有優劣耳

蔣閻勉見季徹曰魯君謂勉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軼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為處危其觀堂多物將往投迹者眾蔣閻勉觀觀然驚曰勉也汝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凡堯舜之教民溟滓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

郭註必服恭儉非忘儉而儉拔出公忠非忘忠而忠雖無阿私而不足以勝矯詐之任此皆自處高顯若臺觀之可觀將使物不止於性分而矯跂以附之舉足投迹不安其本步也夫志各有趣不可相效因其自搖而搖之雖搖而非為因其自蕩而蕩之雖蕩而非動故賊心自滅獨志自進教

成俗易汎然無迹復性而不知所由皆云我自然矣溟滓自貴之謂不肯多謝堯舜而推之為兄心居者不逐於外故德同也呂註必服恭儉所謂忍性以視民則其自為處危矣拔出公忠所謂尚賢也其為臺觀多矣如是則吾不能無迹人投迹者眾夫大聖之治天下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所謂鼓之舞之以盡神也民不窺觀以投上之迹則滅賊心而進獨志若性之自為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德遺堯舜而不為豈兄堯舜之教民而推先之溟滓然弟之而繼其後哉欲同乎德而心居則無為而萬物化矣

疑獨註蔣閻勉以必服恭儉拔出公忠為輯民之要季徹以其未能安於無為自然故局局然俯身而笑且若以斯言治國是自處至高以聳動天下之視聽使物皆歸之投迹於臺觀之下者眾矣勉聞言若失願言其流及於下風而自化矣季徹告以大聖之治天下也因民心之自然如風雨

搖蕩萬物而使之成教易俗也外物入害其良心曰賊心賊心既滅則獨志進矣獨言其無偶而不累於物若性之自為而不知其所由然百姓日用而不知此神人之治也其塵垢粃糠足以陶鑄堯舜豈以堯舜之教民為兄而以己自然之道為弟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心居則不逐外物也評道註必服恭儉非無為也拔出公忠是尚賢也帝王之德為無為則天下無疲憊之患不尚賢則天下無夸跂之爭如此則因其自搖而搖之因其自蕩而蕩之故其賊心隨滅獨知日進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今也勉以服恭儉拔公忠為事則是開人之天而導其賊心闕天之天而捐其獨志其於帝王之德不亦遠乎夫樂餌以可悅而過者止利於暫而不可以常濕沫以不足而不相忘利於寡而不該乎衆此所以神人惡衆至而執大象天下往也若夫鼓螳螂之怒臂設臺觀之危形使人奔合而投迹豈非樂餌濕沫之論與

昔舜以卷婁累其聖列子以饋漿驚其誠南郭子綦以知而濤之爲憂虞桑楚以社而稷之爲患要在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然後爲至也

碧虛註恭儉公忠非無爲也危其臺觀非安穩也尚賢則佞歸迹衆則僞集民之搖動聖人因而任之民之放蕩聖人因而安之使教成俗易則賊害之心隨化絕滅民各進其己志若性之自然也兄堯舜之教者尊其聖知民溟津然弟之者下之散漫不明也今既民安其自然何用尊堯舜之聖知而使民散漫哉欲同乎德而心有所著矣言其有所尚非自然也

腐齋云螳螂怒臂以當車轍言力小不足任大也其自爲處者言自然之地如此則似危其臺觀以示人人往歸之投足者衆矣言以名聲自累也搖蕩猶轉移賊心有爲之心獨志獨得之志民既成教易俗滅去私心而進於道如生知之性而不知爲上之化以堯舜爲高而我次之故曰兄堯

舜之教民而弟之溟津有低頭甘心之意同乎自然之德則其心安矣欲者聖人欲其民如此也

有爲而化物者其用勞無爲而自化者其濟博按公忠危臺觀此有爲而化者滅賊心進獨志無爲而化也搖蕩猶鼓舞鼓舞民心使之成教易俗順導之而勿撥此化之始也滅賊心而進獨志則因病施藥化之中也至於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化之終也堯舜之治民不過此耳奚必尊之爲兄溟津然弟之哉溟津無分別貌如此則是欲同乎堯舜之德而心有所著矣凡此皆所以杜有爲之泊掃堯舜之迹而歸乎絕聖棄知之意云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七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八

形七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天地第五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濮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澆澆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爲槲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槲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習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問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子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頃頃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

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
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
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
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
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
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汙乎淳備哉功利
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
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整然
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
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
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
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
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
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且混沌氏之
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郭註用時之所用者乃淳備也欲脩淳備
而抱一守古失其旨矣不忘不墮則無庶
幾之道聖人之道即用百姓之心耳夫神
全乃聖王之道非夫人也子貢聞其淳備
之說而服之未知純白者之同於世此宗

榮子之徒未足以為全德子貢之迷沒於
此人若列子心醉於季咸孔子以其背今
向古蓋為世事故知其非真渾沌徒知脩
古抱灌之朴不知因時任物之易也夫真
渾沌者豈以外內為異而偏有所治哉明
白入素至以遊世俗者真渾沌也故與世
同波而泯然無迹豈必使汝驚哉彼世俗
所識特識其迹耳

呂註能執古以御今則凡日用無非渾沌
之術豈必天地之初哉彼以有機械者有
機事機心而不知機心之所自生者未始
有物則是識其一不知其二也知忘神氣
黜形骸以斬道德之全不知行於萬物者
無非道則是治其內不治其外也明白入
素至以遊世俗即所謂廢心而用形者是
也彼聞子貢之言始忿然而後乃笑宜其
以機械為累而不肯為則不識不知乃所
以為渾沌也此篇方論天德無為恐或者
謂必無為如漢陰丈人然者則不可與經
世矣故論真渾沌之術乃遊乎世俗之間

而不為累也矣

疑獨註指撥然用力貌前輕所以入水後
重所以上水也機者動之妙處械者機見
於器事者機見於為然皆起於心機事外
也機心內也凡有諸外本於內心主中貴
虛物不可雜色不可染故曰純白若機動
於中則物得以雜色得以染故純白不備
則精亂而神生不定神者所以載道也若
夫不定則為物之所載矣吾非不知桔槔
之械羞而不為耳自博學至賈名聲於天
下不過期人之知忘神氣則無心隱形骸
則忘我乃庶幾於道矣汝未能如此則身
猶不治何暇治天下哉汝宜行矣無妨吾
事天下一人言孔子不知復有夫人指漢
陰丈人也孔子極高明之道子貢所不能
知故見假脩至道而心惑之聖人之於事
也無可無不可於功也無成無不成或用
力寡而見功多或用力多而見功寡未嘗
滯於一隅子貢之知孔子蓋孔子之愛諸
人間者耳故訝其今徒不然而見其神全

者聖人之道至於極致則同乎天矣故出則與民並行而民不知其所往芒昧乎其性淳其行備世之所謂功利機巧者皆出於人爲此人之心必忘之矣此子貢之心不明而以假聖人之道爲真也夫聖人之志無之無不之聖人之心無爲無不爲顧天下之譽亦非不顧天下之譽受天下之非亦非不受天下之非得其所謂得其言之意失其所謂失其言之意也然不顧天下之譽易不受天下之非難漢陰丈人非其志不之非其爲不爲則未能忘非譽故有所不顧不受也若聖人之性雖天行不加窮居不損及其應物則亦隨時而已今夫人之徒不以天下之非譽爲增損未知其心果何如耶子貢未聞夫子性與天道之說故以彼爲全德之人而自爲風波之民若以夫子觀之則彼猶蹈一偏之弊也渾沌者離乎形氣數之強名術所以對道而言也執一而廢二樂內而忘外皆非聖人之全道明白則顯其白入素則不知矣

無爲則顯無爲復樸則不知矣體性則與性合一抱神則不離於神以是而遊世俗與人爲徒而不失其天若是者汝將固驚邪言汝亦不知而不察也則真脩之與假脩可見矣

詳道註渾沌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視不以目而以神聽不以耳而以氣則機械何自而生聖人之於天下抱一以周萬遊內以應外人之所爲不可不爲器存所用不可不用則機械在物而不在心機事在時而不在械曠然與世偃仰莫知所以然而然則雖子貢之時使渾沌復作其能逆天違人而不爲機械乎機械之作特通其變使民不倦而已機械由於機心機心必虧純白是識一而不知二治內而不治外此假脩渾沌者不免夫驚世之患也至人之於德不脩而物不能離脩渾沌之術其德固已淡矣又況假脩者乎

不入斯人之心矣非譽不受如渾沌也風波之民易動搖也渾沌自然脩之則非真故云假也一謂體二謂用脩心者離境治外者同塵體性抱神以遊世俗此古之民也渾沌無竅則鬼神莫識沉於人乎

腐齋云機械器也用之則爲機事所以用之者心也有機心則不能純一虛明神生不定不能抱靜主一所以不能載道也擬聖慕聖人於于自大貌獨絃歌言人不己知而自誦自說或比之擊磬於衛則非矣忘神氣猶黷聰明墮形體即忘己也汝能如此猶且庶幾不然身且不治何能治人卑陋慙惡頭項自失貌託生於世雖所行與人同而自不知其所往此人心中心必無功利機巧之事也譽且不顧沉於毀乎

所言行於世曰得其所謂不行於世曰失其所謂風波言爲世故所役而不定假大也渾沌即天地之初識其一所守純一也

不知其二心不分也內心也外物也明白則可入於素無爲則復歸自然之朴體性

全其性抱神與神為一言汝未知此道宜乎驚也

舍勞就逸人之常情聲名功利亦人所欲而世有棄至易而從至難甘藜藿而安陸沈者豈土木身心而至是耶蓋見道篤而自知明立志堅凝有以勝之久則安安則化矣此漢陰丈人所以和機械而甘抱甕身畎畝而目雲霄也卒使善說辭者不能回其心易其操古長沮桀溺之徒歟此雖本於氣稟高潔亦積學涵養之功何謂學勝其勝已者何謂養尤其在我者而已作色而笑笑當是答

諄諄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乎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諄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行言自為而天下化手撓顙指四方之民莫不

俱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為悅共給之之為安恆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

郭註行其所為因而任之使物為之則不化矣指揮顧盼而民各至其性任其自為故也共利共給而無自私之懷德者神人之迹故曰容又願聞其所以迹答以乘光乃無光故與形滅亡無我而任物虛空無所懷者非闇塞也情盡命至天地樂矣事不妨樂斯無事矣情復而混冥無迹也

呂註注焉不滿酌焉不竭則天府之富也苑風不知其至無而供萬物之求故以為無意於橫目之民也官施拔舉不失其宜則非無意於尚賢使能也畢見情事行其所為則非使人匿情而投迹者也行言自

為而天下化手撓顙指而民俱至則非以賞勸罰沮也此聖人見於治而非所以為德德人者無思慮不藏是非美惡其心未嘗不虛也四海共利共給之之為悅則天下樂推而不厭也若嬰兒失母則不知所依若行而失道則不知所往財用有餘則四海共利之而已飲食取足則四海共給之而已此德人之容而非所以為神也泰宇發光所以照也神則乘之以照而非光與形滅亡而已所以雖照而曠也致命則去故而復常盡情則離偽而居實萬事消亡致虛之極萬物復情芸芸歸根混則合而為一冥則照亦忘矣

疑獨註水樂於道注不滿酌不竭其神之謂乎欲其出而治民故願聞聖治言官則知拔舉不失其職言能則知官施不失其宜畢見其情事則無有不當言行出於自然則天下俱化手指目顧遠民皆至言聖人出而為治也無思慮忘美惡以其無累於物也四海共利之之為悅非自給也

兒失母言無所恃行而失道言無所止財用飲食不知所從來言無求而自足也上神謂神之又神乘光則在先之上而乘之形影莫覩歸於無而已矣致命者莫之致而至盡情則性無不盡矣神人者命之已致性之已盡天地猶樂況於人乎況於物乎萬物各復其性命之情則與道為一故曰混冥首論聖治即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次論德人即大而化之之謂聖末論神人即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聖治言其業德人言其德神人言其道其實皆聖人之事也

詳道註以言則諄諄所以應物以道則芒昧所以冥物故出則言聖治入則言德神拔舉而不失其能與拔出公忠之屬同乎撓顧指四方俱至與投迹者眾同此謂聖治非以不治治之也無思無慮至飲食取足通神之道不過如此特以德人名之者德者神之體神者德之用盡其體者未必妙於用妙於用則必本於體此德人神人

之所以分也神於五行屬火火無常形乘物而有物存則光物盡則亡神之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而乘光照曠亦若此也

碧虛註大壑即東海注不滿酌不竭以喻道源無窮無所宜無所能不見其情行所不為者治之要也行言自為而天下化蓋不治者聖治之妙也無思無慮用心若鏡故四海顧共利給之嬰兒失母所託皆親也行而失道所向皆安也遊心於澹故物饒而自至合氣於漠故腹充而忘知此有德者之容也上乘元氣之光乃無光也充既無矣形何有哉此謂照曠太虛一體也得天命則物情盡樂內忘外萬物復情各歸其根此謂混冥靜曰復命之謂也

庸齋云遊於大壑者言世間不足觀將觀於海也官施得宜拔舉得賢盡見事事可為之實順而行之所行所言皆是自為不為人而為天下自然化之矣舉手隨所顧而指之民莫不應聖人之治天下如此居行靜動也靜動無心故不藏是非美惡即

是不思善不思惡也共給共利與人同樂之意若嬰兒失母行而失道言其無意於人世有不得已之意財用飲食皆置之不問言其無心也上神言其神上騰出乎天地之外日月之光在下故曰乘光與形滅亡有身猶無身照曠大昭晰也致極乎天命盡其性中之情以天地之道自樂而萬事無累於我也復情復於實理復於實理則萬物與我為一混冥即渾沌之義

諄芒將之大壑蓋厭世隘陋故慕其注酌不竭而欲遊焉花風疑其無意於民遂問聖治答以官施拔舉得宜盡能則在位者稱職遺逸者得升政事之間畢見其人情事理而得以行其所當為行者言者皆出於自為而無矯揉之弊以誠格物天下惡有不化者哉手撓顧指遠民皆至則近者可知此聖人之治效也繼問德人答以居無思行無慮言其動靜無心美惡自泯四海之民有未得其所者皆願利給悅安之則修之天下

其德普矣若嬰兒失母行而失道皆視民如傷之意財用有餘儉則常給飲食取足充腸而已不知其所從來言未嘗著意於財食而自供其用蓋本於利給天下之所致也此德人之容儀見於外而可觀者而非其實所謂實則有不容聲矣又問神人答以上神乘光所謂遷於大明之上是已與形滅亡所謂入於窈冥之門是已此言神人出陽入陰變化莫測也上神神之至極乘光凌虛躡景之義蓋非虛則不能發光非曠則不能容照也必至於已之命斯能盡天下之情天地之樂揆之民心可見天親天聽亦猶是也萬事銷亡本於我無為而已使萬物各復其本情是謂混冥混冥則我亦忘矣既於物乎論神人而結以混冥此又明其所以神也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

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為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髡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脩慈父其色焦然聖人羞之至德之世不高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郭註二聖俱以亂故治之則揖讓之與用師直時異耳未有勝負於其間也均治則願各足復何為計有虞氏之德而推以為君哉且天下皆患創亂故求虞氏之藥操藥脩父其色焦然明治天下者非以為榮也夫至德之世賢當其位非尚之也能者自為非使之也上如標枝出物上而不自高下如野鹿放之而自得也其義仁忠信率性自然非由於知蠢動相使用其自動故動而不謝主能任其自行故行無迹事各止其分故不傳教於彼也

呂註有虞氏以亂而後治之則武王亦以亂而後治之孰不以天下為事而有不及

哉故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髡病而求醫則是亂而後治之也操藥脩父其色焦然道不至於棄忘而六親不和有孝慈固聖人之所羞也則有虞之治亦豈得已而謂過於武王哉自其述觀之雖伏羲燧人猶不得為至德之世自其心觀之則虞氏武王之妙處乃所謂至德之世也以其無為故無名無名故行無迹而事無傳孰得擬議於其間哉

疑獨註莊子之意欲如太古之世使人各安其性命之情若堯舜治天下之道皆糠粃緒餘非所貴也民有亂者有虞氏以仁義治之猶藥之治瘍也髡者所以飾無髮賢者所以攻有病皆非任其自然亦猶亂而求治也操藥脩父其色焦然世人以為孝而聖人羞之者主天道而言所以救人道之弊也夫至德之世不高賢則人不爭名不使能則人不爭藝標枝無情於在上而自在上野鹿無情於在野而自在野端正者義之本相愛者仁之本仁義者端正

相愛之名迹也實者忠之本當若信之本世俗所謂實當者求忠信之名耳蓋至德之世以仁義忠信與性爲一體未嘗離而求其名迹也蠢動而相使言各任其性交相使役不以爲賜亦適然耳行而無迹事而無傳無意於行事故也
詳道註瘍之爲患非疾之爲患患之淺深雖殊其實於藥一也五帝之世非三王之世世之淳漓雖殊其實於治均也由此觀之其可以舜之藥瘍爲是武王之藥疾爲非乎莊子以治天下者爲孝子以天下爲慈父尹文以已爲弟子以天下爲先生蓋以天下爲心者未嘗不自卑以尊人然後得天下之親舉也然與實然喪其天下者異矣

之無心下如野鹿之自得此亦感召之理有表則義見焉有憎則仁出焉有詐則忠顯焉有誕則信彰焉無上四條則下四事亦亡矣蠢動之相使役物情自然不以爲賜也無迹無傳不以爲特異也

腐齋云滿稽以征伐不及揖遜因無鬼之問又併與有虞氏非之言天下皆願治因有虞氏治之而反以爲累無瘍何用藥不无何用鬯不病何用醫孝子爲父操藥其色焦然不若父之無病也脩慈父與益同進也後羞之恥也至德之世舉世淳一未有賢能之名故不尚不使標枝枯枝與野鹿皆無情無欲之喻端正脩身相愛相親也端正而下四不知言當時未有仁義忠信之名也蠢動有生之民相使相友助賜猶恩也無迹無傳言當時未有是非毀譽之事也

唯其天下不治然後有治之名唯其堯子不肖然後有禪舜之舉蓋有揖遜於其前必有征伐於其後者亦猶有瘍

而後有藥有禿而後施鬯有病而後求醫也夫孝子脩藥此分內事而聖人羞之者謂不若父無病之爲愈也況以征伐而求治者乎故引至德之世以明末俗之澆薄覲人去彼而取此也以其不尚賢不使能故能如標枝如野鹿標枝樹杪之枝居高而不知其爲尊也端正應是相正考下文可見此四不知乃所以同歸於道俱化於兼忘之域仁義忠信特世人分別之迹耳蠢動指淳朴之民相使而不以爲賜友助而無責望之心也行而無迹即鳥行無章事而無傳則所過者化此其所以爲至德之世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九

形八

武林道士 褚伯秀 學

天地第六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導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專於君邪謂已導人則勃然作色謂已使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導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眾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導諛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眾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形八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子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揚皇華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眾人之心至言不出

俗言勝也以二垂踵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子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屬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已也

郭註以君親所言而然所行而善此直達俗而從君親故俗謂其不肖耳未知至當正在何許俗不為尊嚴於君親而從俗不謂之諛明尊嚴不足以服物則服物者在於從俗是以聖人未嘗隔異於世必與時消息故在皇為皇在王為王豈肯俗而用我哉世俗遂以多同為正故謂之導諛則作色不受而終身導諛亦不問道理期於相善耳夫合譬飾辭應受導諛之罪而世復以此得人以此聚眾亦為從俗者恒不見罪坐也世皆至愚乃更不可不從聖人道同而帝王殊迹者誠世俗之惑不可解故隨而任之天下都惑雖我有求向至道之情而終不可得堯舜湯武隨時而已故大聲非委巷所尚俗人得嘖曲則同聲動

笑此天下所以未嘗用聖而常自用也各自信據故不知所之莫若即而同之也趣令得當時之適不强推之令解則相與無憂於一世矣天下皆不願為惡其為惡或迫於苛役或迷而失性耳然迷者自思復厲者自思善也

呂註臣子然君親之所然而善其所善則世俗以其諛諛而謂之不肖不知其然而善之為非者果必然邪至於然世俗之然而善則不謂之諛諛所以嚴於君而專於親果安在邪謂已導諛則必作色惡其名之惡也而終身導諛合譬飾辭聚眾不免為其實則終始本末不相當也合譬飾辭皆非其理之當而以此羣於人所以為導諛也夫合譬飾辭聚眾恥為導諛且不可則夫不知反性命之情而垂衣設采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導諛與夫人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眾入乃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則所謂病者能言其病其病之者猶未病是猶可為也至於終身不解

不靈則病而不能言其病是無可爲者也
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猶可致譬道興之
世得道者多失道者少二人惑則勞而不
至喻道喪之世失道者多而得道者少今
天下惑子雖有所嚮不可得也則世道交
喪不可與明此者民之迷也其日已久則
雖知其嚮此亦莫之從此乃至人之所深
悲也大言不入於里耳至俗言勝也以惠
子之聰明猶謂莊子之言爲無用則世可
知矣二垂踵惑則惑者一人之足而所適
不得小惑易方也今天下惑則所謂大惑
易性也子雖有所嚮可得乎我非愛其道
而不以明天下也知其不可而強之則我
亦一惑而已非致命盡情而兼忘天下者
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與之相忘而已不
推則誰其比憂邪譬之屬人恐子似已則
道之爲物人心而已而彼獨不得則其疾
豈特屬之比身而同乎流俗合乎汗世豈
特子似已之比吾雖釋之而不推彼獨不
愛邪

林疑獨註世之所謂孝子者能順親之意
所謂忠臣者能得君之心親之所行未必
皆合於義而子一勿順之則人乎諛君之
所爲未必皆合於義而臣一勿從之則人
乎諂孝則不諛忠則不諂臣子之盛也爲
臣子者以順君爲事而不能以道義繩之
則世俗指爲不肖然亦未知其果不肖邪
此言從君親而違世俗皆未必是而違君
親順世俗則不謂之導諛夫世俗果能嚴
於親尊於君乎皆非先王任其兩行之道
導者取其意而引之諛者因其好而入之
世俗知惡其名而不羞其實猶惡醉而強
酒也合譬則善爲言飾辭則善爲文始是
而終非本善而末弊出於鄉原之學世俗
多從之及其終弊亦不罪坐此所以爲之
而不息也世所謂君子者垂衣裳以爲文
設采色以爲飾動容貌以爲禮以取世人
之愛此真導諛之人而自不謂之導諛與
斯人爲徒是非相通而不自謂衆人愚之
至也愚而自知其愚小愚也惑而自知其

惑小惑也三人行而一人迷所適之方猶
可至惑者少也二人迷則勞而不至惑者
勝也當時天下皆惑而莊子一人求嚮至
道終不可得也大聲疾呼而無味猶成池大
韶也折揚皇華俗之小曲高言極高明至
言至於道至言所以不出者以俗言多而
勝之也企與鍾皆圓擊之有聲以二缶二
鍾齊擊則聽者無所適而惑矣況今天下
皆惑一人雖有嚮道之心詎可得邪知其
惑不可解而強解之又一惑也莫若釋之
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哉醜惡之人尚欲
其子之妍則惑者豈不厭迷而思悟邪
詳道註義可以從則孝子從義不從父故
易蠱之三幹父之蠱小有悔無大咎則親
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世俗謂之不肖子
矣道可以從則忠臣從道不從君故臨之
二成臨吉無不利則君之所言而然所行
而善世俗謂之不肖臣矣然世俗之所謂
然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導諛豈俗固
嚴於親尊於君邪以無不盡惑而莫之傾

也導則逢人之過諛則長人之過人皆有導諛之實而惡導諛之名豈持如此哉又至於合譬以明之飾辭以文之聚眾以傳之是終始本末不相坐而終莫不以受其過可謂愚矣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於所適之路也以二缶鍾之聲惑而所適不得惑於所適之意也蓋天下之理以多變策則易以寡惑多則難其習俗之薄以哇聲俗言導之則易以大聲高言入之則難令天下皆惑予雖有所嚮庸可得邪

碧虛註從世俗則失尊嚴於君親順君親則得導諛於世俗然君親者一人之私善世俗者天下之公是私心則非忠孝公論則非諂諛故賢人君子未嘗獨異於世也夫導諛者亦嫌人指其不正而終身導諛善苟合也以至飾辭聚眾戶外履滿聖人觀之可謂導諛矣而世人稱美之詎復有罪坐者哉謂彼希意則憾之而不受彼之順顏則恬然受之與夫我冠博帶文藻語言嗟俞僂仰樂人稱譽者為如何哉可解

者非大惑有靈者非大愚終身不解不靈者矜名嗜利之心未剝耳若以己所見解釋彼愚惑我寡彼眾豈不悲哉大聲之不入里耳高言之不止眾心如擊缶撞鍾其音必異不唯聽瑩而又莫知所之矣人人欲悟蓋因不得已而惑於惑則孰與之憂乎厲人恐子似已亦自知其惡也則愚惑者豈無趨善之心哉

扁鵲云不諛不諂能諫其君父也隨其所言以為然隨其所行為善不知諫者也。在君親則以諫為是不諫為非而我之於世隨其所善者而為之隨其所以為是者而是之則世俗反嚴於君親乎蓋言今人之所謂道皆世俗之所同是者非獨得於己而與造物為徒者也我之所謂道即與世俗同則我之所為亦導諛世俗而已惡導諛之名而終身不免導諛言其不能異於世俗也合譬飾辭聚天下之學者而歸己觀其初心要高於一世而終不能離當世之人是其終始本末不相照應矣垂衣

設采勳容言儒者之衣冠容貌循循善誘故以為媚一世此皆譏吾聖人之意學於我者皆流俗庸人我之是非與彼通同則亦流俗之人耳既與庸人為徒而不自謂為庸人是至愚而無見者也終身不解不靈言其不自知祈嚮趨嚮也天下皆惑於其說我雖獨有所趨嚮何以回一世哉折楊皇華里巷曲名比比俗言大聲古樂喻至高之論俗言勝則至言隱矣垂踵垂足而坐不肯行也二垂踵感即前言二人惑也或作缶鍾義不可解乃傳寫之誤知其不可得而強之又一惑也不推不必推說比近也付之不言則不近於憂此自解之言厲人恐子似已是自知其惡而世之惑者皆不自知則不如厲人矣到此譬說兩句似結不結真奇筆也

善君親之言行則俗謂之不肖善世俗之言行而不謂之諂諛俗非嚴於親尊於君也蓋臣節主忠孝道主孝不當以諂諛事其君父也至於待世俗則所然

所善不稽其實未免爲導諛而已惡其名而爲其實終身由之而弗悟飾辭聚衆以相夸然卒至於害道敗德若鄉原之所爲是其始終本末誤戾若此不相坐猶云不相安也彼乃無衣設采動容以媚世而不自謂導諛非愚而何知愚惑者非愚惑言其猶可化至於不解不靈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三人行至不可得也言世之惑者衆非一人所能回大聲不入至俗言勝也發明前意金鍾當是垂踵二人垂踵惑而不行所適猶不得既天下皆惑子雖有所求至其可得邪知其不可得而強之又增其惑不若舍之而不問夫復何憂哉此真人見其不可救而自歎自解之辭結以厲人生子取火視之言醜者猶不顧子之似已則迷者豈無向善之心在上之人有以覺悟之其本然之天固未嘗不在也經云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可不謹歟

百年之木破爲機杼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機杼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距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日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亂鼻因慢中顧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固可以爲得乎則鳴鵲之在籠也亦可以爲得天且夫趣舍聲色以崇其內皮弁鷩冠擗芴紳脩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繡外重經繳琬琰然在經繳之中而自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屈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爲得矣

郭註畧而不論

呂註機杼青黃以譬曾史之脩滿中之斷以譬盜跖之行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乃所以爲得惡取曾史盜跖於其間哉夫色者非明而色色者明以五色亂之乃所以使目不明也聲者非聰而聲聲者聰以五

聲亂之乃所以使耳不聰也達乎此則五臭之薰鼻五味之濁口趣舍之滑心亦若是而已心無趣舍以趣舍滑之所以使性飛揚而不止也彼楊墨者固天下之才士而不聞道所知不出於五者之間乃始離跂自以爲得則鳴鵲之在籠也亦可以爲得矣夫崇其內而使道不得集約其外而使心不得解其繆內支盈於柴繡外重經繳自達者觀之在經繳之中琬琰然明矣猶自以爲得則罪人交臂屈指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爲得矣

疑獨註以青黃之杼比溝中之斷美惡雖不同然其本一也而爲物皆失其性盜跖曾史行義不同而同於離本失性猶據杼與溝中之斷耳五色亂目五聲亂耳鼻之於臭口之於味亦然因慢擁塞矣達厲病也趣利舍害滑亂其心心亂而性亦散矣此五者皆生之害而楊墨離跂於性命之外以此爲得不能無困以因爲何鳴鵲在樊籠之中亦可以爲得矣趣舍聲色

以柴其內冠弁搢紳以約其外內盈於四
支者如柴搢經綴繩也以趣舍塞滿於內
府方之柴搢搢紳約束於外形譬之經綴
以況困弊也而自以為得者何異罪人反
縛交臂壓指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
乎

詳道註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
耳聾五味令人口爽蓋人之生也性靜而
莫之動德厚而莫之遷妄境在前靈源遂
滑以至忘不實之良貴趣無窮之穢者
豈不惑哉此君子所以貴乎齋也然管夷
吾曰耳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闕聰
目欲見者善色而不得視謂之闕明以至
體之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闕適意
之欲為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闕性凡此
諸闕廢虐之主也拘此廢虐之主戚戚然
以至久生非吾所謂養何邪蓋善齋者不
戚戚戚戚者非善齋也

碧虛註本生青金削器則性毀人本自通
行義則真殘故視聽食息存之亦可亡之

亦可唯趣舍不係乎心者逍遙乎塵垢之
外豈經綴囊檻所可執哉

庸齋云其斷在嚙中破為蟻搏之餘者也
雖榮辱不同而同為枯木耳此與滅殺亡
羊意同聲色臭味皆足以亂性以四者與

趣舍並言所以抑之也困懷銜逆人自昇
而通於頰也渴口汙其口也或作啣非厲
爽乖失也以趣是舍非滑亂其心則自然

之性失矣楊墨之學趣舍滑心者也彼以
其說自固而以為得則鳴鴉在籠亦可以

為得矣貶之之甚也以其趣舍是非梗礙
習次故曰柴其內冠弁搢紳儒者之服以

禮拘束故曰約其外內則支塞充盈如柴
枘然外為禮文所拘如罪人被縛眈眈目

視貌人見其自苦如在束縛之中而彼自
以為得則罪囚之人囊檻之虎亦可以為

得矣蓋極口以詆楊墨也

此段引喻以明失性之弊諸解已詳茲
不贅釋

是篇首論天地大化人物衆多在君天下

者汎觀以道通行以德無為無欲官治分
明蓋以不同同之物莫得而異也大莫大
於天地尊莫尊於道德聖人道兼覆載故
得而並稱焉或問有聖人而無天地何以
為聖人余謂有天地而無聖人亦何以為

天地然則天地聖人相因而不可無者也
故南華以天地明君德此所以統天地御
萬物而君天下之道也人見其應物多方

疑其聖知聰明絕人達甚而不知刻心無
為之所致也是以有君天下之德者立本

原以正其在我則天地不期合而合人物
不期化而化視乎無形聽乎無聲玄感奇

應有不止乎此者故黃帝遺玄珠而象罔
得之帝堯要畱缺而許由危之謂道不可

以有心求不可以聰明得也華封請三祝
聖人使之分富授職千歲上僊則何累之

有子高辭諸侯而耕于以見德衰刑立賢
人退藏法密於前患鍾於後亂自此始矣

故舉泰初有無俾究物生之本性命之所
自來德同於初物將自化彼不可然不

自來德同於初物將自化彼不可然不

然服恭儉拔公忠者抑又外用其心矣漢陰之恥用機械武王之帥師拯民一則抱朴守真一則以權濟義出處動靜時有不同皆不離乎道而已若夫厲人之怨子似已太惑者終身不靈殘穢為構消心傷性德不足以存生如天下何凡此皆以因為得若揚墨之苦艱難為者也至比之鳴鵠虎豹則非唯薄之而惡之亦甚矣昔孟子聞楊墨而聖道明世世稱之以為功不在禹下余於此亦云南華之功不在孟子下後世必有以為然者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九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

形九

武林道士楷 著 秀 學

天道第一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為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間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郭象註天道帝道聖道三者皆任物之性而無所牽滯故雖六通四辟而無傷於靜善之乃靜則有時而動萬物無足以撓心斯自得也有其具而任其自為故所照無不洞明凡不平不至者生於有為休則未嘗動倫理也動則得者不失其所以動夫無為也則羣材萬品各任其事而自當其責故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俞俞從容自得貌尋萬物之本皆在不為中來有道為天下所歸而無其爵者所謂素王自貴也進為撫世此又其次故退則巢由進則伊呂無為之體大矣何所不為哉主上不為冢宰之任則伊呂靜而司尹冢宰不為百官之所執則百官靜而御事百官不為萬民之所務則萬民靜而安業萬民不易彼我之所能則天下靜而自得自天子至於庶人彌無為而彌尊也呂惠卿註天道運轉無窮而未始有物故萬物成非雕而刻之也帝道一日萬幾而未始有物故天下歸非悅而求之也聖道

無乎不在而未始有物故天下服非以力服之也明於天通於聖知其皆運而無所積則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也運則轉變無窮無積則介然之有不留乎胃中也雖吾之自為猶將昧乎無不靜者以為而未嘗為故也況人各為其為而有不靜者乎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若以靜為善而後靜非本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則其本自靜非靜之而後靜也何則萬物得我以生我則不生萬物孰能鏡之明乎此則於其並作也乃所以觀其復於其芸芸也乃所以歸其根復而歸根則其自靜也水靜猶明而況精神上際下蟠無所不極而藏之聖人之心則其靜也非特水之靜燭鬚眉平中准而已蓋天地於此乎觀則是其鑑萬物於此乎形則是其鏡也虛則無所於遂靜則一而不變恬則安於無知漠則不與物交寂則寂然不動漠則合氣於漠此六者聖人之所以無為也天地之平則無有高下道德之至則無以復加

此帝王聖人之所休也蓋應萬幾之變供萬物之求而無此焉則無所於休而其神憊於事為之衆矣其能虛乎虛者剝其心則賴乎其事而其富至於有萬不同故虛則實雖不同而其理未嘗亂則虛非特以實而倫又將以靜而動動而得也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則靜而動動於不得已而當則動而得者也致虛而至於靜則萬物不足以鏡心而無為無為則任事者責而我不勞矣俞俞則無往而不然憂患於何而處年壽所以長也明乎虛靜之說則恬淡寂漠亦若是而已所從言之異耳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植乃其所以為本也古之聖人或南面而為堯或北面而為舜或以帝王之德處乎上或以玄聖之道處乎下或退居閒遊或進為撫世其明乎萬物之本則一也

成帝道聖道之運亦然帝者神之出聖者王之入帝王言其位神聖言其道也明於天故無為而為通於道故吉凶與民同患無為而為者其化通乎六合與民同患者其德順乎四時是以古之帝王雖六通四辟而其所以為德者任其自為而已故其心昧乎無不靜聖人之靜不為動對非世所謂靜也善即所謂性自其繼道以言則善也自其成之者言則性也性者命之在我未嘗不靜而世人所以不得與於此者以其心逐物所以失之唯聖人不以物撓心所以能靜也心譬則君性譬則國君正則國治不正則國亂自然之勢也欲盡其性必先靜心水靜則明則平大匠取法水靜猶能若此況人心乎心者精神之宅靜之則精一而神全撓之則精竭而神疲精一神全則其心圓明何所不照此天地之堅萬物之鏡也心虛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至於無為無為者天地之平道德之至帝王聖人之所休息也唯其無

為則會道於虛虛則實者萬物自然之理無不在焉其為出於無為則向之實者虛矣虛之而靜靜而後動所以不失其動不失其動則無為無為則羣才各任其事當其責使之盡性分之極而已俞俞自得其心所以冥乎至理而忘物我之分憂患不能處死生無所係歸根復命而與造化為一此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北鄉即孟子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克舜而已玄聖若虞舜側微而玄德升聞素王若孔子無位而尊是也退居閒遊巢許之類進為撫世伊周之類聖人之迹雖趣時應變未嘗同其為道一也陳詳道註天道運而無所積非以成萬物也而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非以歸天下也而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非以服海內也而海內服蓋聖人之於天下達則為帝王之德窮則為玄聖之道書稱堯以帝德廣運而終於為天下君此帝道運而天下歸也孟子稱孔子東西南北無思不

服此聖道運而海內服也虛靜恬淡者心寂漠者氣無為者神也能致虛守靜心淡氣漠而至於無為此所以為天地之平道德之至而帝王聖人欲為休謂其所受宿之地玄者妙之本素者性之質玄而素王與書所謂玄德同帝王天子與書所謂後德同陳碧虛註體不言者明於天適物變者通於聖委之動植則自然為也昧然弗知則無不靜也聖人之靜也應物而不蕩非圓寂之靜也隨物撓寧而後成非曰靜也善故靜也物無足以撓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毫髮難隱心靜則有無易照故虛靜則吉祥止而妙道生恬淡則神氣王而虛白集寂漠則靈府寬而真君寧無為則和理全而性命永此非特異也乃天地之平常萬物之至正聖人之所休止也心休則事虛事虛則理慤理慤則性靜性靜則動不妄矣無為則所責不在己責不在己則俞樂而無憂年壽長矣明於此者謂虛靜等八

目是道之容用無為之事也處上則為明君處下則為帝師周之柱史魯之司寇是也退居閒遊伯夷叔齊是也進為撫世傳說呂望是也君臣定位不相凌越則天下治矣林氏高齋口義云帝道聖道本難分別經意蓋以帝為三皇聖為五帝運而無積即是純亦不已此段主意在靜字上至靜之中運而無積何嘗是枯木死灰六通四闢猶云四方上下無所障礙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此句最精神萬物不足以撓心故不求靜而自靜也以水鏡喻靜義甚精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八字演一靜字此乃天地一定之理道德至極之事帝王聖人之心休止於此休則虛即惟道集虛虛則實即釋家云真空而後實有實理之中自有倫理便是渾然之中有粲然者虛則靜靜則動便是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動無不當曰得各當其事而任其責是無為而無不為也憂患不能處處猶入也

便是仁者不憂年壽長即是仁者壽又提起八字斷之以萬物之本言此理出於萬物之初也餘論與同前解

褚氏管見云言天則地在其中言聖則人在其中帝則兼三才而運化故六通四闢而德行乎內所以治人化物上為皇而下為王者是也其自為則入而治己反流歸源明道若昧無有不靜者矣凡人之靜必靜之而乃靜聖人之靜豈以靜為善而靜哉物無足以斂心故耳言其本靜非使然也水靜則明則平大匠取法亦言其自然明平可鑑可准以沉人之精神靜極而明天地萬物莫逃其鑒一身之貴何以加此而昧者役不知止憊不知息以至漸盡而莫救可不哀邪夫欲求所以養精神之道不越乎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而天地之平道德之至亦豈外乎此哉故物理於此而曲當聖人於此而休息雖萬緣擾擾而不生其心然恍惚有物至理存焉物不終

靜動斯得矣任事者責則我無意於事去而年壽長得其本而操之故也若是則為君為臣無不合道進為退處皆得其宜此聖道法天運而無積之效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一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形十

天道第二

靜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鑿萬物而不為戾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壽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為巧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郭註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自然為物所尊故美配天者唯樸素也天地以無為為德明其宗本則與天地無逆順天所以應人

天和至而人和盡天樂過則人樂足矣物變而相雜曰整自整耳非吾師之慕仁者兼愛之名無愛故無所稱仁壽者期之遠無期故無所稱壽巧者爲之妙皆自爾故無所稱巧此之謂天樂忘樂而樂足也故靜與陰同德動與陽同波動靜雖殊無心一也常無心故王天下而不疲病我心靜而萬物之心通通則服不通則叛聖人所以畜天下者奚爲哉天樂而已矣

呂註靜而聖自內而言動而王自外而言無爲也而尊則所以臣天下者無事於才知樸素而莫與爭美則所以服天下者無事於文采凡以明白於天地之德而已故處上處下進爲閑居雖不同而其大本大宗未始異也通乎此則無爲而與天和均調天下則與人和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與人和者謂之人樂不過師於此而已整物不爲戾澤世不爲仁以至雕琢衆形而不爲巧此莊子之所師也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無師則其樂非外至故曰天樂也知

天樂者其生也天行而我未嘗生其死也物化而我未嘗死靜與陰同德不知其爲靜動與陽同波不知其爲動也無天怨無人非以其未嘗在彼也無物累無鬼責以其未嘗在我也其動也天其靜也地所以然者一心定而已故其王天下也外則其鬼不祟內則其鬼不疲萬物安有不服者哉夫心所以定以其未嘗不虛未嘗不靜也吾能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所以爲天樂聖人之心以畜天下者也

疑獨註前論聖賢出處之迹不同故此云以其靜而言之均可以爲聖以其動而言之均可以爲王以之處下爲素王以之閑居則十服無爲也而貴所謂良貴是已聖人之心未始以天下之器爲器抱吾之樸而已未始知天下之色爲色見吾之素而已若然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美此所以自任於性命之內明白於天地之德大本大宗宗命與性惟其任性命而與天和所以調天下而與人和天與人豈相勝哉故各

盡其樂也雖樂而不知其所以樂適其自然而已其生也天行適來時也其死也物化適去順也其所以不生不化者豈非天樂哉動靜各得其宜故無天怨人非無物累鬼責適今乎天故其動也天德及乎幽故其靜也地物無所累心定乎一出而王天下則萬物各正性命鬼不祟則無天傷魂不疲則神凝而性復矣若然者一心定於內萬物服於外虛其知靜其心推天地之大本通萬物之至理此又所謂天樂無所往而不適也聖人之心所以能畜天下者以此

評道註言靜而聖則動而王者明之出也動而王則靜而聖者袖之降也樸者器之本端於天下或用或捨樸則不期於用捨而常尊素者色之本色於天下或美或惡素則不期於好惡而常貴故樸素而莫與之爭美政和則人人和和則天地和天地和則萬物遂萬物遂則神鬼寧神鬼寧則幽有所歸明不爲厲所以人歸德於鬼鬼

歸德於人而天下明白矣老子云以道治天下其鬼不神列子云物無疵厲鬼無靈響是也

碧虛註靜而聖動而王皆以無為為尊樸素為美乾坤以簡易為德簡易者萬物之宗本宗本不失則人事和人事和則天理順而陰陽宣暢矣自離非義也自禁非仁也自永非壽也自化非巧也不為它役故曰天樂物物自樂自和則動不為動靜不為靜矣心定者造化不能移陰陽不能改與太虛不二也聖人之心能養天下者太和而已矣

虞齋云靜而聖動而王即是內聖外王四字其道樸素無文而天下之美莫過於此若曉然知此天地之德則可與天為徒和猶合也大本大宗贊美自然之德與自本自根意同均調天下則與人合亦猶堯曰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吾師乎至不為巧數句先見大宗師篇以為許由之言此則上加莊子曰顯見是言不可作實話

看天行行乎天理之自然物化隨物而化也靜為陰動為陽波流也聖門只曰不怨天不尤人此又添無物累無鬼責兩句愈自精神鬼見曰祟魂倦曰疲曰鬼曰魂即精神是也心定則精神自定萬物自服以虛靜之理行於天地萬物之間此之謂天樂以畜天下即以善養人者服天下也

道之在人靜則為聖動則為王皆以無為而尊樸素而美猶天地之德何嘗有為何嘗文采而陰陽四時無不為日月山川無非文明乎此理則天下之大本大宗立矣所謂本宗即內聖外王之道與天和者也用以均調天下則與人和人樂天樂皆出於和其名雖異所以為樂則一猶聖王內外之分而道本無殊也整物不為度澤世不為仁忘乎善惡也至於忘壽忘巧則非時所攝非能所係南華之所師者師此而已生為天行自然運動死為物化動必有極如是則動靜合乎天道無天怨人非無物累鬼

責又明其所以樂也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即同德同波之意一心定而無為天下之所歸往無鬼責故鬼不祟無物累故魂不疲行無愧乎幽顯物何為而不服此無它以虛極靜篤之理推於天地通於萬物而已聖人之心所以養天下者亦豈外乎此哉

大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悅也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

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
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
比詳治之末也鍾鼓之音羽旋之容樂之末
也哭泣衰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
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
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
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
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
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
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
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
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
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
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
道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
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
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
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
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
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

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
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
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
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
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
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
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
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
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
之人也禮法數度刑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
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郭註用天下而有餘閒暇之謂也若汲汲
然求爲物用故可得臣及其爲臣亦無餘
也夫工人無爲於刻木而有爲於用斧主
上無爲於親事而有爲於用臣臣能親事
主能用臣斧能刻木工能用斧各當其能
非有爲也若主代臣事則非主矣臣秉主
權則非臣矣各司其任上下成得而無爲
之理至矣用天下者亦有爲耳然自得此
爲率性而動故謂之無爲也爲天下用者

亦自耳但居下者親事故雖舜禹爲臣猶
稱有爲對上下則君靜而臣動比古今則
堯舜無爲而湯武有爲各用其性而天機
互發則古今上下誰無爲誰有爲也在上
者患於不能無爲而代臣人之所司使咎
繇不得行其明斷郭後稷不得施其播植則
羣才失其任而主上困於役矣故冕旒垂
目而付之天下天下皆得其自爲斯乃無
爲而無不爲也天地萬物之化育所謂自
爾帝王無爲而天下功功自彼成同乎天
地之無爲也精神心術者五末之本任自
然運動則五事不振而自舉所以先者本
也君臣父子之先後雖是人事皆在至理
中來非聖人所作明夫尊卑先後之序固
有物之所不能無此大道之序非但人倫
所尚也所以取道爲其有序自然既明則
物得其道物得其道而和理自適雖適而
不失其分得分而物當其形形明而無所
復改物自任則罪責除各以得性爲是失
性爲非賞罰者失得之報也愚知貴賤各

當其才行其所能之情而無相易業名稱其實故由名而實不濫也自明天至刑名而五至賞罰而九皆自然之序治人者必順序先明天不為棄賞罰也但當不失先後之序耳夫用天下者必通順序之道寄當於羣才斯乃上之所以畜下也

呂註無為也則以一人用天下而天下為之用故有餘有為也則以天下用一人而一人為之用故不足不明乎天者不純乎德德則無為而已故上無為下亦無為而與上同則稱德道則有天有人無為而尊者天道有為而累者人道也故下有為上亦有為而與下同則言道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不自慮而天下為之慮辯不自悅而天下為之悅能不自為而天下為之為天不產而萬物化非我產之也地不長而萬物育非我長之也帝王無為而天下功非我為之也此天之所以神地之所以富帝王之所以大也無為也者

是乃道之所以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者也知五末者須精神心術之運而後從之則向所謂虛無恬淡寂寞無為者又所以保精神明心術而養其本之道也養其本則末從之矣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先也君先而臣從至夫先而婦從此人道尊卑之序也至於天以神而位乎上地以明而處乎下春夏以生而先秋冬以成而後以至萬物始化而萌既作而區從微至著莫不有狀則盛衰變化皆有成理而不可易天地至神不測而有尊卑先後之序則凡人道之本末上下其可易乎非特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先後為出於天地之理也而宗廟朝廷鄉黨行事一時之所在猶各有所尚而不可亂皆大道之序而已則語道而非其序者安取道哉此百家之所以往而不反聖王之道所以闇鬱而不發也天者性命之極欲明道而不明乎天則所謂道者非道所謂德者非德唯真道真德則仁義之所自出也仁左義右則有

分有守而形可見名可言有刑名而不亂則因任而不失其才能內原其心外省其迹則是非得其實賞罰當於理愚知處宜而不敢違貴賤履位而不敢易仁賢不肖襲情而不敢偽也必分其能則官能其事必由其名則名當其實凡事上畜下治物脩身莫不以此而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文王所以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周之多士亦皆秉文之德對越在天所以為太平而比隆於唐虞也驟語刑名賞罰不知其本始也則天與道德其為本始歟倒則不正以末為本逆則不順當後而先言道而無本末先後之序則是自亂自亂則人之所治也

疑獨註帝王之德宗乎天地故覆載之功

大主乎道德故萬物不能移常乎無為則無不為矣以有為而為則有所不足以無為而為則其為有餘古之人所以貴乎無為也無為者為上之道有為者為下之道為上者以道揆故兼物物為下者以法守

故以物物上不兼物物非帝王之德下不以物物非臣職之任此上下之分也古之王天下者循道而行順理而動未嘗見其有爲之迹知而不自以爲慮辯而不自以爲悅能而不自以爲德配天地之化育故無爲而天下功神者妙萬物富者畜萬物天能神而不能富地能富而不能神帝王能天地而德充大於其間易所謂聖人成能者是已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形而上者道之本形而下者道之末其本則要其末則詳主道無爲所以執其要臣道有爲所以貴乎詳下之五末是也爲帝王者守其至要主其大本則所謂末者自舉矣爲臣者必分之以職各任其事運其精神動其心術勤勞盡瘁然後事從之而成也夫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法成則末學者從之而起不知所當先者道也故君先臣從父先子從此自然之理神者明之妙明者神之粗天所以爲神地所以爲明天尊地卑神明之位分矣春夏

先秋冬後聖人因之先賞而後刑也變者離無入有化者因形移易萌者物之達區者物物所以有別也夫萬物生死區別盛衰變化形狀不一者咸歸於自然隨天之序而已況人倫之大者豈不若是哉蓋自然至理其本出於天地其用散於人倫苟失其序則悖天廢人其可以爲道乎萬物待是而存者天莫不由是而出焉者道道之在我曰德以德愛人曰仁愛而宜之曰義先後上下謂之分不侵不擅謂之守形者物此也名者命此也因其形名而任以所宜爲必原其情必省其事然後辨是非明賞罰愚知所處得其宜貴賤所履當其位仁賢不肖各行其能無以彼此飾其情也能各有限名必當實以此事上畜下以此治物脩身則知謀無用而歸於自然其治所以至極也舉書曰者逸書也有名者皆因形而命之此道之所以散若冥之以道則長於上古先於天地未嘗有形未嘗有名故非所以先也五者陰陽之中所謂

命也至於命乃可命物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者陽數之極賞罰者量時而通變又爲道之終故九變而賞罰可言刑名者道之末賞罰者道之終語道而不求其本始皆爲倒逆也爲人所治者知治之具治人者知治之道也知治之具者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辯士一曲之人蔽於道者也
詳道註先針而後縷可以成帷先縷而後針不可以成衣針縷微物猶不可無序而況道乎莊子於人道則述君臣父子之義於天道則推春夏秋冬之理自天至刑名明道與物之自然因任至賞罰明人事之使然也蓋因任不足然後有原省原省不足然後有是非是非不足然後有賞罰賞罰雖非治天下之道亦治之具也伯成子高以禹用賞罰而去焉者蓋譏其以教之末者爲本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刑名物也故驟而語者不知其本賞罰末也故驟而語者不知其始也

碧虛註以天地為宗不稱長也以道德為主不屬實也以無為為常常不矜故有餘君忠無不容仁也臣道無不理義也君當垂拱無為若同臣道理事是不主也臣當職事有為若同君德容納是不臣也上不

專執任羣才之能故無為而用天下臣職所司以勤勞治事故有為而為天下用也由是知知落天地必取眾謀辯雕萬物必取眾議能窮四海必待眾為斯無為之業也天降氣而長育故莫神於天地升氣而產化故莫富於地帝王自治而功成故德合二儀也本謂理末謂事理在簡要君道也事在詳備臣職也本末雖異須待精神冥運心術發用先循理本然後事末以表之先後之序隨物生焉然非聖人不能法象以序立教以道為主法度立而利害隨之用貴賤之位而賞和罰愚因才能之分而徇名求實以上九目為世治教五變而刑名可舉取五行生剋之義九變而賞罰可言陽九極變之旨也刑名以天理道德

為本賞罰以刑儀名器為始專任賞罰豈非倒道乎語失次序豈非迂說乎刑名賞罰治之具妙用次序治之道迹所以為天下用理可以用天下也名數禮教下之以事上也無為自化上之所以畜下也

庸齋云落天地言其大雕萬物言其巧萬物自生非天生之萬物自長非地長之帝王無為而成天下之功亦與天地同也要在主君道無為也詳在臣臣道有為也威武文德之輔助故五兵之運德之末明刑以弼教故賞罰五刑教之末禮法刑名鐘鼓羽旄皆非禮樂之本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言皆從心生非由外鑠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先此論尤妙看得莊子亦何嘗欲全不用兵刑禮樂蓋當知所先後若天地之行盛者非一時而盛衰者非一時而衰故曰殺也所尚齒爵親賢亦天下自然之理也次陳為治之序凡有九等分守職也刑名稱也因任因所職而任之原免省減也不任其事則免之去之

矣是非旌別淑慝也賞罰撻以記之車服以彰之之類愚知處宜言當其任履位猶當位襲安也安其情實則分能由名各有所處而無容心歸於自然而已古書雖有刑名之說未嘗舍本以求末若不知先後驟然而言則失其本始是治於人而為天下用非所以用天下也刑名賞罰為治之具分守仁義為治之道也刑名即形名古文通用

夫以天地為宗道德為主者豈有它哉以無為為常而已無為已難能況常而不變者乎此古人所以貴也無為有為上下之所以分反是則君不主而臣非臣矣知不自慮辯不自悅能不自為無為之本也天不產而物化地不長而物有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此無為之效也曰神曰富而大足以包之此帝德所以配天地而乘之馳萬物用人羣特其餘事本要末詳自然之理自三軍五兵至隆殺之服雖五事之末而必由於精神

心術之運則古人所不廢也但非所先耳若夫君臣父子夫婦之先後猶天尊地卑之不可易而聖人取象焉神明之位上下不紊四時之序先後有倫萬物化作萌區有狀而物之盛衰變化見矣此天地之序而人所取法者也宗廟朝廷卿黨行事莫不有序而道在其中語道而非序何取於道哉故自先明天而道德次之至仁賢不肖襲情皆因之而不可無必分其能以稽效必由其名以考實事上畜下治物脩身之要莫越乎此知謀不用歸於自然此太平之至治也後引書曰至畜天下也蓋衍上文餘意云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一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二

形十二

武林道士備 仙學

天道第三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教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郭註無告者所謂窮民不廢者常加恩也與天合德則雖出而靜四時晝夜皆不為而自然也膠膠擾擾乎則目嫌有事故曰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德而已矣呂註天德則雖出而未嘗不寧日月照而四時行往來屈伸莫有為之者也晝夜有經則相代乎前而莫知所萌雲行雨施而天下均平矣則其視不教無告不廢窮民者豈不膠擾乎舜之所言乃天之合堯之

所言人之合也而世儒之所以知堯者止此而已故寓之二聖以明所大而共美者為在於此與黃帝不異也

疑獨註不教無告至哀婦人即是不敢侮鰥寡之意美則美矣未能澤及萬世而不為仁此所以未大天德者自然之道得於已故出而有為未嘗不靜若日月四時雲行雨施豈有心於天下之物哉帝王之道宜若是而已堯聞舜言知向用心之非膠膠擾擾逐於人為而昧於天德故以舜為天合已為人合天合者與天同人合者與人同天地覆載萬物德無不被為帝王者莫不體之雖黃帝堯舜亦莫大於德合天地而為美也

詳道註不教無告至哀婦人者仁也天德出寧至雲行雨施者道也仁人也而無不為故曰人之合道天也而無為故曰天之合然堯舜一道也堯行天道而所言者人舜行人道而所言者天行天而合乎人故其德止於充實之美行人而合乎天故其

功歸於光輝之大膠膠言其止擾擾言其動也

碧虛註不教無告不廢窮民仁人之心無以加此舜以為弊迹未去故未大也天德而出寧人事則感動矣昏明有序開闢有常昇降氣交天地之德也堯悟己之所為膠膠擾擾亂之又亂也天之合無心人之合有迹天地者古之所大王天下者體之而已矣

肅齋云天德者自然之德出寧者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日月照至雲行雨施皆形容無為而為之意堯謂我之所為未免自為擾亂合於人而已未合於天也然則下三句是堯自嘆之辭天地自然之理古今莫大於此共美者共好之也王天下者無它但法天地則可矣

天德者無為之化出寧者為而無為日月照四時行皆自然運動無為之者故晝夜有常而無差忒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君天下者所以體之以立德而民莫

不歸弘之以化物而物莫不從也堯於言下有省始悟日前所為膠膠擾擾天合之與人合相去遠矣以是觀之堯舜之德若有優劣而結以黃帝堯舜之所共美則又泯然無分此南華立言抑揚闡闢之妙學者熟味當自得之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微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緒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太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

子亂人之性也

郭註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常人所謂仁義也故寄孔老以正之夫至仁者無愛而直前世所謂無私者釋已而愛人欲人之愛已也此乃甚私非忘公而公也自天地固有常至樹木固有立皆已自足不待於兼愛也事至而愛當義而止斯忘仁義者也常念之則亂真矣

呂註孔子不用於時欲藏其言以待後之君子十二經謂春秋孔子所以經世者在於此孔子以人道教天下藏其妙用而未之嘗言則十二經之所以經世者不過仁義而已老氏絕學反樸而示之以真則仁義在所擯棄宜其以為非人之性也自人道觀之仁非特成已又所以成物義非特利物又所以立我君子之生成在於仁義故以為真人之性也自道之真觀之中心物愷非外鍊我也無物而不樂上仁為之而無以為者也幾乎言近之而未至後言夫兼愛則非天德而出寧雲行而雨施者

故以為迂也凡名生於不足則無私焉乃私也欲使天下無失其牧輔萬物之自然而已天地有常至樹木有立此所謂物之自然也德則無為道法自然又何必偈偈乎若擊鼓而求亡子焉言人之失性非仁義所可復也

疑獨註徵藏史者掌藏書之官孔子為道不行欲藏其書於周室之藏府以俟來者時老聃免官歸居孔子往因焉而聃不許孔子嘗刪詩定書修禮樂作春秋六緯而贊易道此六經也又緒為十二經以說之聃以為支離太謾願聞其要答以要在仁義聃遊方之外謂仁義非自然之性孔子遊方之內謂仁義真人之性也言人中心莫不欲物之愷樂兼愛而無私此人情之自然又復明仁義之出於性也老聃曰噫幾乎後言者近乎偽矣兼愛未免乎有係不若無愛之至也無私未免乎有私不若不知其私之為私也夫子所以兼愛無私者欲使天下不失其養也莫若任其自然

使之相親而不知以為仁相友而不知以為義自天地有常至樹木有立皆無為自然各極其性而已矣放德則不知德之為德循道則不知道之為道又何必偈偈然用力揭仁義於天下以求復其性無異擊鼓而求亡子也

詳道註老聃之教以道德為宗孔子之經以仁義為本放德循道則天下無為而得性居仁由義則天下有為而倍情此莊子所以記孔子之迹以明之也中心物性物而悅之兼愛仁也無私義也兼愛則有所不愛非所謂至仁至仁則無親無私乃成其私非所謂至義至義則不物君子所以貴忘仁義而求其至也孔子嘗語老聃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自以為久矣此言十二經者緒六經為十二也

仁義之情去道遠矣若春生秋斂之有常晝日夜月之有明星斗歷天之有列飛沉從類之有羣草木榮生之有立倣而循之可也何偈偈然用力為哉

虞齋云西藏書於周室言西至周而欲觀其藏書也緒反覆言之中其說者言方及半而老子以為太汗漫物性以物為樂後言淺近之言幾猶危也物之不齊何由兼受此迂曲難行之說也纔有無私之名習中便有箇私字欲使天下無失其養則物物皆有自然造化何可容力但當倣自然之德循自然之道如此而至矣擊鼓而求逃亡之子言驚動世俗也

孔子為見世衰道微欲以所述之書藏於周之藏室以俟後世聖人蓋不得已而託空言以垂世立教其志亦切矣老聃不許者謂道既不行於當世徒存糟粕其能有濟乎十二經說者不一陸氏音義舊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加六緯為十二經一說易上下經與十翼又

云春秋十二公經孔子所作者也此說近似要之引喻之言借以通意不必深泥其迹中其說謂當其言但謾而非要耳孔子曰要在仁義此治世之道所當先者老聃謂非人之性則還淳反本有道德存焉孔子答以中心物愷陸氏音義物一作勿今從之中字宜音去聲則不中心亦不怒矣故兼愛而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聃曰危乎不及之言所以遠乎道也以其無私故成其私若欲使天下無失其養則天地日星禽獸草木莫不各遂其性各當其宜人之放德循道亦若是而已矣又何必用力於仁義若擊鼓以求亡子終無可得之理也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

之人吾自以為脫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士成綺厲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脩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衡然而顙顙然而口闕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於泰凡以為不信邊境有人焉其名為竊老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天下奮棟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實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郭註鼠壤有餘蔬言不惜物棄妹不仁言無近思生熟不盡於前至是故常有餘萬物歸懷來者受之不小立界畔也自怪譏刺之心所以憚脫過去也呼牛呼馬隨物所名有實故不以毀譽經心若受之於心則名實俱累斯受其殃也服者容行之謂不以毀譽自殃故能不變其容以有為為之則不能常服矣崖然進趨不安衝出也顙然發露闕然危豁義然踉蹌目矜貌言其志在奔馳不自舒放趨舍疾速明察是非也泰者多於本性之謂巧於見泰則拙於抱朴凡此皆以為不信任性命而蕩夫毀譽非脩身之道邊境有人亦如汝所行非正人也夫至人用世故不患其大靜而順之任真而直往未嘗有所困也進道德而以情性為主至人之心定於無為也

呂註鼠壤有餘蔬則可以賤季女之飢而棄妹則不仁生熟不盡於前則與者可以無取而積斂無崖則不義老子絕學反朴示人以真而士成綺求之於仁義則漠然不應乃所以使其意消而心却也知巧神聖自以為脫焉則絕學反朴未始有物也而子以某事為不仁某事為不義則是呼我牛而謂之牛呼我馬而謂之馬也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不受吾所以漠然也聞

允濟事而受之終身不救自遺其殃者也
吾服也常服則其心未始不在道吾非以
服有服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士成綺知
而不足以得至人之心者以其在己者不
足故也容崖然則若不與物交目衡然則
逐物於外顙頤然則若大朴口闕然則其
言欲出諸口也狀義然則若不朋而其心
則若繫馬而止也而持非能不動發也
機不可以制也審而察則非襲明知巧而
觀於泰非素樸守約者也凡此所為皆以
為不信而已違境非遊於道之中竊則非
其有而取之也於大不終則天地未離乎
內於小不遺則秋毫待之成體天下之物
其有不備者乎廣無不容淵不可測此道
之所以為神也則流而為形失而為德廢
而為仁義乃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
有世不足為之累能棄世也天下奮操不
與之偕忘天下者也忘天下故不與利遷
能棄世故守其本凡神之所以困以不知
此而已矣於道不塞於德不雜退仁義而

不留賓禮樂而不主若此而後其心有所
定也
疑獨註鼠壤有餘蔬言其不索棄蒙昧而
不教言其不仁生熟不盡於前言其不義
積斂無崖言其不廉是不知老子而妄譏
之是以漠然不應吾心正卻言向者譏刺
之心已虛矣夫巧知神聖未免有迹老子
嘗欲絕棄之故自以為脫焉呼牛呼馬隨
其所名至人混同萬物豈有牛馬之異有
實斯有名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不受則
名實俱累所以再受其殃若忘名實無物
我毀譽是非任其自爾何殃之有哉恒久
也服謂服其心使之不動老聃謂吾心任
至理服之久矣非有所服而服之所以毀
譽不能入也鴈行斜步側身避影言其隨
後履行接跡也容貌崖岸不能自適其心
不安目亦馳動而衝出也頽然高亢闕然
越語言矜容儀夸言以服人也義然求合
於宜繫馬而止意在奔躁也動則為物所
持發則疾如機括明察審乎是非巧知逐

於多事凡此皆以其不能信道而有諸已
無異邊境有人其名為竊盜者也夫道無
不通大而天地小而毫芒無乎不在此萬
物所以備廣大而無不容淵深而不可測
也形未離乎有數德者道之在己仁義又
道之散是皆所以為神之末也非至人孰
能定其本末精粗哉夫至人之心與造化
為一故有天下而不足為之累雖舉天下
奮其權謀至人之心未嘗與之並逐也審
乎真性不為利所遷極物之真而常守其
本故通之則為道合之則為德道德之所
進仁義之所退進本退末自然之勢也禮
樂者性情之散至人不役於物則以性情
為主禮樂為賓明其進退而辨其實主至
人之心有所定矣
詳道註鼠壤餘蔬非儉也棄妹非仁也積
斂無崖非至足也非儉則於物無所愛非
仁則於親無所厚非至足則於心無所憐
觀其外以及其內察其粗以及其微則知
老子為非聖人矣然而大儉不畜大仁不

仁大廉不憊固非成綺之所能知此老子所以漠然不應也夫巧知神聖吾自以為脫去矣而子謂我有聖之名非聖之實豈知我者哉而容崖然至知巧而觀於泰此教成綺脩身之道也經曰真人其容寂其頽頽其狀義而不朋則崖然頽然義然非郭氏所謂進趨高露踉蹌者也老子曰安平泰經曰宇泰定則觀於泰非郭氏所謂多於本性者也動而持與妄行而蹈大方便意同知巧而觀於泰與執掌以觀無妄意同邊則不得中竊則非所有脩身之道貴於體而行之邊境而竊者庸能知之乎物之大者必有終小者常見遺道則於大不終於小不遺然大小不離乎有體而無體者不期於大小以大小而論道亦筌蹄而已矣夫神之所應者外忘外則神全心之所存者內忘內則心靜天地萬物外也故外之遺之而後神無所困仁義禮樂內也故退之賓之而後心有所定也

也成綺復自謂昔之邪心今直退矣老子告以吾於恢憊僞怪之名脫去久矣若呼馬為牛非誣即柱也有實斯有名有名斯有累若更不受反受其殃服用也吾之用也常用之道故無迹焉吾非以常用之道矜持有用而使人貴之也成綺恭問脩身老子謂汝容止乖崖精神馳突造作淳朴揚聲威厲其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言未經調御強自執持動有機關靜多猜慮揣摩越分皆以為不信此道故若戎敵之多詐也至大無外故不終至小無內故不遺不終不遺故萬物備不能容物則狹矣為物所測則淺矣治物之具至人之緒餘也有世亦大矣而至人不以介懷鎮以無名之樸故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則虛無合乎德則不喪退仁義則少私賓禮樂則寡欲用心若此非定而何

既見之後忽然有覺知巧神聖有為之學脫焉出離乎其上也我既無心呼馬呼牛聽汝而已我若實有此事人以讓而我拒之是兩重過也即是恥過作非之意吾之所行常常如此非以為當行而行之即非曰靜也善故靜之意履行遂進躡足漸進也崖然異狀衝然突視闕然口呿義然堅固繫馬而止即坐馳之義舉動矜持發若機括明察精審自恃知巧而驕泰之意見於外凡此皆不誠所致邊境之間若有此等人必指以為賊謂其機心太重不循乎自然處世必招禍患夫子老子也大而無極曰大不終細而無餘曰小不遺即語大莫能載語小莫能破也萬物莫能外此道故曰備廣大淵深形而為德為仁為義皆其妙用之餘非至人孰能定其本末哉有天下之天不足累其心雖奮而執天下之棟此心亦不與之偕往言心不動也不計利害究極真理故能守本然之靜外天地遺萬物其心不動神又何所困哉通乎

道德即合乎自然以仁義為後而非所先
所主者性情而禮樂為賓此至人之心所
以靜定也

棄妹頗難釋諸解多音味按陸氏音義
舊註音末言其棄薄末學也今從其音
而別為之說成綺見鼠壤餘蔬而疑老
子非聖蓋謂聖人於物無棄取蔬之本
而棄其末是不惜物近於不仁下文云
生熟不盡於前言食物滿前狼戾也昔
人入山訪友將至所居見溪流菜華遂
不往亦此意是乃以世眼窺聖人故以
不應應之御音隙訓虛悟昔譏刺之非
也老子謂知巧神聖吾已脫去呼馬呼
牛聽之而已汝先以聖期我已非知我
者況又以非聖責我何異牛馬安名吾
無益損焉吾服也常服二句四服字解
者不一按此即拳拳服膺之服言其能
擇能守也謂吾服膺聖道常常如是非
以擇守為事而有所服也履當是履履
不躡跟也其行匆遽故若此崖則不平

衡則卒突頤則高亢口開則欲言而未
出狀義則剛介而自矜此所謂似繫馬
而止也動而持非自然而靜發也機非
自然而動持之發之則有心有跡矣察
而審知以察為明也巧而觀秦機心見
於驕色也凡俗以余言為不信請觀不
由正道之人名為盜竊之行蓋痛鍼成
綺之失夫子曰以下乃誨之之辭夫道
超乎形數不可以大小論故廣無不容
淵不可測及乎有形有德有仁有義皆
神化之末唯至人能知其本耳至人者
有天下而無累天下畜棟而不與之偕
言物雖動而我自靜也審乎真道利莫
能遷窮物之理能守其本故天地可外
萬物可遺其神足以勝之夫何所因我
唯能通道德則仁義自退禮樂自賓
至人心有所定故足以定天下之心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三

同卷

端一

武林道士 褚伯秀 學

天道第四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
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
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
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
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
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而形色名聲
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
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
讀者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
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
魄已矣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
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
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
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
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
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

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矣

郭註其貴常在言意之表故得彼之情唯忘言遺書者耳輪扁之不能喻子言物各有性教學無益當古之事已滅於今雖或傳之豈能使古在今哉古不在今今事已變故絕學任性與時變化而後至焉

呂註莊子言此欲學者遺言忘書而不求於形色名聲之間也夫斲輪事之粗者然疾徐甘苦得於手而應於心者雖父子猶不能喻而受之則夫道之為物其傳之難於斲輪甚矣誠不能求之於心而唯書之讀則糟魄之喻非虛言也

疑獨註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則所謂書者不過陳述而已世以為書足以盡道不知道者也言者莫不貴意意者隨道而無窮言不足傳則所謂書者何足貴哉世之所貴非所貴也不可言者道之全可以言者道之散道本出於性命之自然必也會之以無形因之以至理聞於寂寂見於

冥冥可也而世之人舍自然之常性求先王之陳迹愈求而愈失矣夫耳目所聞見不過乎形色名聲其於書也亦若是而世人迷真失性謂形色名聲為能得彼之情此可悲也若能忘其形色名聲而無言遺書因之以心會之以意則天地之至理性命之大情可不言而喻矣篇扁以桓公感於先王之陳迹而不知大道之本故以斲輪之事喻之在乎循之以理而不失其性不疾不徐得手應心數者自然之性存焉者所謂理也口不能言所以不能喻之於子而老斲輪斲輪技之末猶不可以言喻況欲求道於書乎唯善學者讀其書求其意舍其迹會其心斯免輪扁之譏也

詳道註書言之於意猶形色名聲之於情

情不可得之於形色名聲意不可傳之於

書言必矣故善易者得意而忘象得象而

忘言善詩者得志而忘辭得辭而忘文豈

非所謂祠祀畢芻狗捐醇醪流糟粕棄者

哉桓公所以因輪扁而悟讀書之非王壽

所以因徐馮而起焚書之舞也

碧虛註古人已往所傳者書語而已胡足貴哉譬如問答五味只可說其形色名聲甘苦之味終莫能告也舍形色名聲則知者不言斯得之矣輪扁之得心應手妙莫能喻者有術數存焉此所以終身行之也年隨時化道逐日新古人語此未嘗不慨然也

庸齋云書能載道所以貴之貴在道不在書也以道為言故其言可貴然所貴在意而不在言意之所向言不得而傳則言與書皆不足貴矣形色則可見名聲則可聞道不可見聞而世人欲以形色名聲得其實可悲也夫此段發明前意謂道不可以言傳而設喻精妙若此書載古人之言其人不存則其不可傳者何從得之糟粕之舖豈知酒味哉

跡者履之所出而跡非履也書者道之所寓而書非道也悟者因書以明道迷者舍道而求書故桓公溺於陳言輪扁

得以進說以粗喻精即事明理無適而非道也夫斲輪者選材施工所以任重致遠而推行於天下即懷道抱德而欲有以濟世之譬也其運斤之妙得心應手雖父子不能相傳則方圓長短之數疾徐甘苦之節一得之於自然有不容以言書者矣況神鬼神帝生天生地之道其可以書盡乎扁之老於斲輪豈捐捐於椎鑿之間而勞筋骨爲哉蓋因道進技以天合天得之所以爲輪用力少而見功多故終身由之而弗舍也推是理以達於書宜無難矣桓公帝跡遺心遂謂聖人已死扁也得盡其辭而救其失夫聖賢所學者道所傳者心苟得其心則知有不死者存此道可以坐進又豈在競競乎紙上之糟粕耶此有以見聖賢不得已而立言傳書南華借此以祛世人泥象執文之弊學者信能見月忘指而復吾混成之天則迴視挾冊諸生不直一笑此條大意與庖丁解

牛章相類但未後久桓公領話耳留此一語以惠後人必有承當者

是篇以天道命名特標其首次以帝王聖道玄聖素王之事業以道德為主無為之常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中叙德教禮樂仁義分守形名賞罰治世之具無不畢備然皆不離乎人道之常何也蓋善論天道者必本乎人能盡人道者可配乎天天人交通本末一致廣無不容淵不可測又安知天之非人人之非天乎至論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此萬世不易之理所以立人極贊天道也若夫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則天自己出炳靈獨化地道人道具有不從者乎夫修治具以明治道古今之通論然有用之而治或用之而亂者以其不知本末先後之序君臣詳要之宜故也世謂南華立言多尚無為而略治具觀是篇所陳禮樂政教究極精微有非諸子所可及者要皆出於天理

之自然假人以行之耳信明乎自然之理則可以由治具而通治道使君臣父子鳥獸草木皆得其宜天下擊壤謳歌不知帝力謂之無為可也至若孔子欲藏書而繕經以說成綺問修身而其容崖然是皆徇人而忘天所以老聃弗許也唯至人知仁義為道之末禮樂為道之實能天能人極貞守本而神未嘗有所困故雖有世而不足為之累也終以遺書得意糟粕陳言而寓之於輪扁蓋恐學者徇跡遺心舍本趨末則去道愈遠但當究夫聖人有不亡者存則學者當自絕學而入傳者當得無傳之傳而天地聖人之心見矣何以古人之糟粕為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四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天運第一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其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絨而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詔曰來吾語汝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

郭象註天不運而自行地不處而自下日月不爭所而自代謝勸主張綱維之者無則無所能推有則各自有事然則無事而推行是者誰乎各自行耳不可知也雲雨俱不能相為亦各自爾設問自爾之故夫事物之近或知其故然尋原至極亦無故而自爾假學可變而天性不可逆也
呂惠卿註天運地處吾不知其真運真處

也日月爭所吾不知其真爭所也求其主張綱維與推而行是者皆不可得意其有機絨而不得已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吾不可得而知也水之升而為雲雲之解而為雨求其隆施與淫樂而勸是者不可得風起西東彷徨無定求其噓吸披拂者不可得此乃道之不測而為神者也知神之所為則主張綱維隆施披拂是者皆以此而已五常即五福嚮用五福威用六極順之而吉也反是則逆之而凶九洛即洛書九疇九疇之用至於福極則治成德備監照下土而天下載之此所以為上皇上皇則挈天地馳日月隆施雲雨噓吸風氣而常居無事之地者是也豈必求之於鴻荒之世哉

林疑獨註天圓自動豈有意於運地方自靜豈有意於處日月往來無所止所以無爭也天之運也孰主宰而弛張之地之處也孰綱紀而維持之日月之往來孰居無事推而行之此皆自然而然豈有為於其

間意者必有機絨運轉而不能自止耶天地者形運轉者道機絨之動非不得已亦非得已也陰陽之氣鬱結則為雲雨者陰陽之和也雲所以致雨亦有所不能致雲之為雨雨之為雲孰興廢之孰居無事過樂而勸勉之皆不可知自為而已天一生水故風起北方或東或西在上彷徨孰噓吸披拂而使之然哉六極四方上下五常五行也此皆自然而有莫知其故帝王順其理則為治逆其理則為凶九洛九州聚落也言帝德廣被遠民安居若日月之照臨下土天下莫不載之樂其治安其生民性復朴如上皇之世也
陳詳道註天地之運處日月之往來雲出於地而本乎天雨降於天而本乎地風直乎東而起於北其覆載也其照臨也其散潤也豈或使之皆載於道之自然而已今夫野馬飄蕩而不動旋風偃岳而常靜江河競注而不流日月歷天而不周然則天地之運處以其不運不處也日月之往來

以其不往不來也果莫詰其主張綱維孰知所謂若有真宰者耶

陳碧虛註清妙之氣無時不運重濁之形未嘗不止水火之精互為升降有主張綱維之者則勞矣有機織運轉之者則繁矣而從雲以施化故雨出於地雲憑氣而交合故雲出於天人身清濁之氣亦猶是也是知雲不為雨雨不為雲相濟之理暗與事實恐有為之者哉雲自隆施雨自淫樂有勸勉之者則私矣有虛吸被拂則敗矣寒暑燥濕風火六氣氣極則變故曰六極金木水火土五運運常則化故曰五常氣和則教成運乖則政敗也九洛謂洛書九疇洪範所陳者是也王者得洪範九疇則彞倫攸叙五福被民順也失洪範九疇則彞倫攸斁六極傷民逆也不順不遂任物自爾得不謂之上皇歟

林氏庸齋口義云天行一日一周天之自運乎地有四游上下豈一定而虛乎日往月來如人相追奪故曰爭其所主張綱維

皆著力之意不得已不自已言亦不由它也天氣下降地氣上升所以為雲為雨但不知雨為雲乎雲為雨乎陰施猶作止淫放樂戲劇也言何人為故意戲樂之事而助成此雲雨也地形倚於北故風自北來東西上下彷徨往來披拂搖蕩也發問不言人又是變其筆法六極六氣五常五行也此皆是自然之理九洛九州聚落古文通用帝王順自然之理以治九州功成德備照臨天下而人皆戴之此乃三皇向上人也

褚氏管見曰天運地處日往月來人所共知也然其所以運處往來人所莫知也是孰主張綱維之者意其有機織運轉而不能自止耶蓋謂天地亦物也虛空中之至大者耳物之運動必有使然者第人居兩間而不自知猶磨蟻之俱旋而弗覺也雲為雨而與耶雨為雲而作耶與夫風氣之東西上下孰隆弛而虛吸之耶已上皆發問之辭而連其舉

問之人或以為華文變體不可以常法拘也六極五常解者不一以洪範六極五福釋之為當順之則治逆之則凶即彞倫叙斁之分也九疇洛書之事是矣帝王由此理而行則治成德備光昭六合而天下戴之以致民淳物阜忻樂太平上古三皇之治無以加之也按此答語似乎不應所問考其歸趣義自脗合治道躋乎上皇則君民各安其自然之分人事盡而天理可推則其運處往來之機不言而喻是所以答之之道也

說之不通者虛張氏故本作在上陳詳道註亦然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

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道堯舜而不爲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顯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

郭註無親非薄惡之謂夫人之體非有親也首自在上足自在下藏府居內皮毛處外內外上下尊卑貴賤於其體中各任其性無有親愛故五親六族賢愚遠近不分於天下者理自然也奚取於有親哉孝不足言必言之於忘仁忘孝之地凡名生於不及故過仁孝之名而涉乎無名之境然後至焉夫冥山在北極而南行以觀之至仁在無親而仁愛以言之郢雖見而愈遠冥山仁孝彰而愈非至理也至人者百節皆適則終日不自識也聖人在上無爲使各自得其爲則衆務自適群生自足安得不各自忘我哉各自忘矣主其安在此

所謂兼忘也遺堯舜然後堯舜之德全天下莫知泯然合道也太息而言仁孝失於江湖乃思濡沫也夫貴在身身猶忘之況國爵乎至富者自足而已故除天下之財至願者適也得適而仁孝之名都去是以道不渝去華而取實故也

呂註世俗皆以愛爲仁則虎狼之父子相親何爲而不可言仁哉若夫至仁則天地聖人之仁是也與道合體而無爲豈容心於其間哉此至仁所以無親也謂無親則不受不受則不孝此不及孝之言也至仁無親則過孝之言也南行者不見冥山去之遠也至仁則孝不足言亦去之遠也敬者禮也愛孝情也忘親道也忘之在己者也使親忘我忘之在人也兼忘天下我能外天下而己天下兼忘我則天下往而相忘也爲仁而至於此則德道堯舜而不爲利澤萬世而莫知是謂與道合體而無爲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自至仁觀之則孝悌仁義忠信貞廉皆自勉以役其德

豈足多哉故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則操天下之富貴而制其爵與財者也至顯名譽并焉則修其可顯而至於至仁則孝悌仁義忠信貞廉皆自勉以役其德其間矣道不渝言其道無所往而不在也疑獨註有仁則有迹故有所親愛以親愛爲仁則虎狼亦有親愛何爲不仁及問至仁答以無親任其性命之自適雖親而不知其爲親也太宰謂有親則有愛愛則孝之所由生今云至仁無親無親則不孝莊子言其本過孝也太宰言其迹不及也冥山喻道通以喻孝以其殉孝之迹而遠於道本也敬住於貌愛出於心忘親者忘其所愛而無所不愛矣雖忘親而親未能忘我則我之孝未免有迹也夫在我者忘之則易在彼者化之使忘則難能使親忘我而不能兼忘天下則猶有所累既兼忘天下必也使天下兼忘各任其性命之自然親而不知其爲親愛而不知其爲愛也爲道而至於德道堯舜則無爲矣故利澤萬

世而天下莫知豈直嗟歎而言仁孝乎哉
蓋謂仁孝不足言也夫孝悌仁義八者皆
人勉而爲之以役其德非德之自然此道
之所以散也豈得爲至貴至富至顯哉國
爵并焉莫之爵而常自然也國財并焉素
天下如弊屣也名譽并焉所願學孔子是
也若然則任於道而不變矣

詳道註猛獸不失所親螫蟲不害所愛則
人之相親愛以爲仁者不過類此而已天
地以萬物爲芻狗而萬物自育聖人以百
姓爲芻狗而百姓自遂苟以濡沫相給樂
餌相悅則周此而失彼利一而廢百泥仁
愛之迹而不知聖人不仁所以爲至仁也
仁生於孝孝生於愛由愛而至於至孝則
愛不足言由孝而至於至仁則孝不足言
所謂至仁者豈過孝不及孝之言耶而太
宰必以孝愛爲至仁惑矣冥山極北而南
行以觀雖至郢而冥山愈遠喻至仁無親
而孝愛以言孝愛成而至仁遠矣至仁者
非特忘親也而使親忘我以至德遺堯舜

而不爲數忘天下也利澤萬世而不知天
下兼忘我也如是則仁常周於有餘而愛
不生於不足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太息
生於不足者也

碧虛註至仁者不獨親其親則近於無親
非實無親也言孝則有私私則非至孝敬
外貌也愛內誠也有志則易無心則難行
孝而子不記則易奉養而親不錄則難德
及一家則易化周天下則難忘人忘化是
謂兼忘兼忘之治治之至也王人視聖德

猶杜糠以百姓爲芻狗然而仁孝之行未
嘗須史離唯修德自勵而已豈欲求知哉
至貴謂德全則軒冕不能動其心故國爵
并焉至富謂知足則金玉不能易其志故
國財并焉至願謂自適則是非不能變其
性故名譽并焉此守道而不渝者也

庸齋云虎狼仁也與盜亦有道意同此皆
排抑儒家之論然亦有理至仁無親者親
而不知其爲親乃爲仁之至孝不足言非
不孝也孝不待言矣至仁在孝之上是爲

過孝若太宰所問乃不及孝之言也敬孝
猶有迹愛孝則相忘以至忘親忘天下皆
謂有迹不若無迹有心不若無心也德棄
堯舜而不爲利澤萬世而不知又豈以仁
孝嗟嘆自夸哉孝悌至廉貞世以爲美德
實相勉以自苦而已不足多也我之至貴
何取於國爵我之至富何取於國財我之
至願何取於名譽故皆屏去之是以道不
渝所謂當然也前八者皆以有爲自役而
我常無爲也

虎狼至惡以父子相親而可以稱仁此
世俗以親愛爲仁者也故真人因其問
而矯言之太宰疑其非仁遂問至仁答
以至仁無親大哉斯言惜乎太宰不能
領會終以親愛爲仁而又歸仁於孝不
悟至仁之可尊孝固不足以言之謂之
不及也宜矣南行而不見冥山喻親愛
之遠於仁也敬孝主於貌愛孝本於心
忘親則事親以適無所難矣使親忘我
則不貽親念行無迹矣兼忘天下則與

之俱化天下忘我則化亦冥矣猶春風夏雨長育萬物而不恃其恩此仁孝之至也故德遺堯舜而不爲其塵垢秕糠足以陶鑄堯舜也利澤萬世而不知功蓋天下而不似其自己也如是則豈待歎美而言仁孝哉蓋謂得其體則用不在言矣世以孝悌貞廉八者爲美德徒自困耳學而造乎道德則至貴至富至願足矣回視爵財名譽之可屏除猶以道德無爲而視夫八者之自役也此道亘古窮今未嘗有所變此所以爲至貴至富而人所至願者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四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五

端三

武林道士諸伯秀學

天運第二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然乃不自得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儆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歲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蜚蠊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債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汝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阮滿阮塗卻守神以物爲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于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槁梧而吟自

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怠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蕤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繁行流散徒不主常聲世疑之誓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悅故有焱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汝欲聽之而無接焉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郭註不自得者坐忘之謂由是知至樂非音聲也必先順乎天應乎人得於心適於性然後發之以聲奏之以曲故咸池之樂必待黃帝之化而後成焉自然律呂滿天地間但順而不奪則至樂全矣故因其自作而用其所以動運轉無極而以變化爲常也初聞無窮之變不能待之以一故懼

然悚聽奏以陰陽燭以日月用天之道也
齊一於變化而不主故常滿谷滿阮無不
周也塞允守神大制不割名當其實則高
明也故鬼神不離其所日星不失其度止
於有窮常在極上住流於無止隨變而往
也慮之不知逐之不及聞然恣使化去弘
敵無邊無所復焉也物之知力各有齊限
形充空虛無身也故委蛇任性而悚懼之
情息既息乃復無息此其至也命之所有
皆自然耳混然無係隨後而生適在體中
故無別形布揮不曳幽昏無聲所謂至樂
也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所謂寧極也死生
實榮隨物變化明聖人應世非唱也故有
情有命者莫不資焉忘樂而樂足非張而
後備心悅在適不在言也有焱氏之頌乃
無樂之樂樂之至也懼然悚聽故是崇耳
未大和也次急故道迹稍滅矣惑故愚愚
故道以無知為愚愚乃至也
呂註樂即道也洞庭之野廣漠之處奏之
雖人以天理而美樂出虛也行以禮義由

太清而建樂居太始也四時萬物莫非樂
也威衰文武經綸之不可亂清濁陰陽調
和之未嘗戾其聲流光乎天地之間然不
感則不發也求之本末無首無尾死生償
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故懼此無它我
以人示之彼以人入之而已以人入天則
萬變不同所謂一者豈可待宜其懼也又
奏以陰陽燭以日月則天而已矣其短長
不常滿谷滿阮塗卻守神以物為量乃其
所以為聲也揮綽則不制於宇宙高明則
所以為天鬼神守幽日星行起止之有窮
所以為天鬼神守幽日星行起止之有窮
流之無止唯所示而已欲慮之而不知逐
之不及目窮力屈委蛇故急此無它我以
天示之彼以天受之而已吾又奏以無急
調以自然混逐叢生萬物芸芸也林樂無
形各歸其根也布揮不曳動無方也幽昏
無聲居窈冥也死生實榮散徙無常則不
制於一矣此舉世之所疑而聖人體之於
起居造次之間未嘗離也所謂聖者無它
達於情遂於命耳聽目視莫非是也則其

天機而已矣以張為哉此所以為天樂無
言而心悅也故舉有焱氏之頌咸池之妙
若此欲欲聽之耳其無接而吾之聽不用
故感也此無它忘乎人忘乎天而已始懼
故崇次急故道卒惑故愚身之所以不能
載道者以其智識昭昭也唯其去知而愚
所以載道而與之俱也
疑獨註古之論至樂者豈鐘鼓管絃度數
之末而已哉其理蓋極於天地之表其情
蓋流於陰陽之妙無形可視無聲可聽禮
所謂樂居太始老子謂大音希聲者也始
奏以人未離乎人也次奏以陰陽者天也
終則至於神生死不可測故調以自然之
命人道故行之以禮義天道故燭之以日
月無急者神也神則役陰陽統日月兼禮
義易所謂陰陽不測者是矣道至於無體
然後人疑之疑故惑惑故愚故道此之
謂也
詳道註始奏以人而行以禮義微之以天
而建以太清其巧見於變化之不窮故聞

之懼懼則神出故崇中奏以陰陽之和燭以日月之明而其用存於流止之不測故聞之急怠則墮體默聽故道終奏以無怠之聲調以自然之命而其指歸於無形無聲之窈冥故聞之感感則遺知若昏故愚猖狂妄行而蹈乎大方不識不知而順帝之則是謂愚故道也

碧虛註大雅之音淡不入耳始聞之懼非流俗所美也審聽若怠終聽而惑蕩蕩默然莫識其所以然也奏以人者和暢品彙微以天者諧美自然行以禮義上下不越也建以太清廓清區宇也四時迭起而合序萬物循生而莫逆文武理常陰陽氣順流光其聲元和普應也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豈有窮哉陰陽和則君臣合德日月明則姦佞莫進故治道日新化無凝滯鬼無靈響法令不差慮而知則不妙矣望而見則不晦矣遂而及則不冥矣卓然獨化而無所適所以無窮無屈也廓然凝合則靡順而怠怠至和則無怠至樂則自然如業

灌脩篁之響皆曰天籟怒者其誰耶物性湛然布揮不曳也真風淡泊幽昏無聲也沖氣混成故動於無方大象無形故居於窈冥見其或動或靜擘歛滋繁而謂之生死實榮也隨氣盛衰應節而變疑其不常故考諸聖法而達鬼神之情遂萬物之命寂若死灰則機息五行自運則官備也姦氏之頌古樂章名形夷莫覩聲希莫聞視聽無由不惑而何心懼則不祥神怠則道藏意惑則愚愚則近道矣

腐齋云奏以人事微以天理禮義有條理也太清合造化也自此以下言其樂變化驚動可喜可愕流暢光華不見終始既常且變求其歸一之地而不可得所以懼也陰陽日月亦是和暢光華之意變化不常愈出愈奇也塗塞其聰明而守之以神隨物而為齊量鬼神守幽日星行紀皆言其不用知巧而循自然止於有窮至遂之不及形容似有物而非有物之意故欲見而不可窮欲逐而不可及形雖充滿而忘身

若虛至委蛇放弛所以怠也無怠不已命猶理也混同相逐如萬物叢生林然而樂布散揮動非由率戾幽昏而不可聞變動而無方所故死生實榮散徙無常此世人所疑乃以警於聖人也達情遂命極於自然耳目手足雖具而見聞動作皆不自知是曰天樂楞嚴經云反流全一六用不行是也汝於此時雖欲聽之而無所接所以惑也姦氏頌四句即是前意添作一轉便成節奏此文法之妙前言懼怠惑未見其意到歸結處方說愚而可以入道言人須經歷如此境界方有進步處怠故道是欲能不能之時惑故愚是意識俱忘之時也南華論道而舉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蓋謂化物之速無過於道感人之切無過於樂然求至音於曠寂之中非樂道者不能也凡人聞道之初胃中交戰則始懼也少焉戰勝則似息矣及乎情識漸泯懼怠俱釋然後造乎和樂復乎無知此入道之序也竊詳本章三奏之義

與齊物論三籟相參奏之以人行以禮義始乎有作也微之以天建以太清漸近自然也四時迭運萬物循生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而不離乎文武經綸盛衰清濁之間此樂之初奏合乎人籟也次奏以陰陽之和燭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滿谷滿院以物爲量即所謂地籟也終奏以無怠之聲調以自然之命充滿宇宙苞裹六極法天之行健而且然無間矣至是則達情達命而視聽不以耳目非形非聲而有形形聲聲者存此天籟之妙也故若混逐叢生萬竅怒吟也林樂而無形即所以怒吟者求之而不可得也布揮而不曳厲風濟也幽昏而無聲衆竅爲虛動於無方居於窈冥則入於不測之神故生死實榮散徙無常此凡人所疑而聖人之所考據也天機不張墮體黜聰也五官皆備存而不用也至於無言而心悅非天樂而何禮云大樂與天地同和人之

道性未有不和樂而得者樂臻於和而天地應非人不能成也故此章借樂以喻道使學者知形氣交和至音潛暢無聲聞和初不在乎金石絲竹之繁奏也未舉有衆氏之頌明至道至音有非視聽所能接是以卒之於惑惑故愚此猶顏子不可及之愚見聞知識一時都泯故道可載而與之俱也是樂也器非凡制音具先天至樂至和充滿天地絲竹莫寫晝夜常聞解使師裏懼而瞽瞍驚土偶歌而木人舞然則咸池之妙豈在乎音聲律呂之間哉善聽者當不以耳而以心不以心而以氣則以虛合虛聽於無聽所樂者天其樂全矣太上云樂與餌過客止蟄潛之下必有聞霆而作者吾將與之論樂焉太和當是泰和儼然當是惘然惘恍自失貌效氏一本作姦必遙切太古無爲帝王之號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

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中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青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中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昧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耶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昧耶夫水行莫如用舟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斬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狙狙摘柚耶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後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斃焉裂盡去而後懷觀古今之異猶後狙之

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曠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曠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彼知美曠而不知曠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郭註凡廢棄之物於時無用則更致它妖先王典禮所以適時用時過而不棄與矯效之端故時移世異禮亦宜變因物而無係不勞而有功期於合時宜應治體而已彼以爲美者此或以爲惡禮義當其時而用則西施也過時而不棄則醜人也

呂註聖人之禮義法度皆應世之迹方其應世也嚴之飾之則芻狗未陳齊戒以將之譬及其過也委而去之則芻狗已陳行者踐之之譬也取已陳芻狗寢卧其下則心有所係不夢必昧取先王應世之迹與弟子絃誦講習不息則伐樹削迹窮於商周之夢園於陳蔡死生與鄰之昧乃其報也唯不能過而去之而心有所係則舟陸之非宜周魯之不行未知無方之傳應物

而不窮者也以治人則非桔槔之俯仰而不得罪以應變則非狙獮味反而皆可口猶衣猿狙以周公之服是知美曠而不知曠之所以美也夫有教立道而無心仲尼則雖取先王應世之迹而絃誦講習豈有所係哉視伐樹削迹商周之窮陳蔡之亡猶鵲雀蚤蚤相過爭前也道之不行我知之矣則美舟陸之必行周魯之必用而不知無方之傳以至俯仰得罪而不知禮義法度應時而變與夫曠之所以美哉蓋學孔子而不知所以爲孔子則其弊常若此莊子所以數言之

疑獨註六經者先王之陳迹適則用之過則棄之猶芻狗未陳則盛以篋衍已陳則踐之毀之而已若復取之而寢卧其下不夢必昧蓋祭祀鬼神之餘物或足以致它妖師金以此意告顏淵今汝夫子迷古人之土梗陳迹欲有爲於時使弟子遊居寢卧於仁義禮樂之下故不免世患是推舟於陸行車於水也夫應物無窮者隨時適

變無古無今此無方之傳也又喻以桔槔俯仰在人引之非引於人也今仲尼用力於仁義禮樂要世人而從之非若桔槔者也故先王法度猶衆果之味不同而皆可於口當應時而變然後皆適也周公後狙喻古今之不相侔也禮義法度則一而所用之時不同猶西施里婦之曠則一而美醜異矣

詳道註齊楚燕魏之歌異轉而皆樂九夷八蠻之哭殊聲而皆悲是以聖人之治天下乘時以制宜因民以立法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故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夏質而不文周文而不質古之法其可行於今今之法其可膠於古乎孔子推古以御今非膠之也欲緣迹以復於所以迹而已師金恐天下之人溺於緣迹之弊所以始況以芻狗舟車次況以桔槔橘柚終況以猿狙好醜猶古今周魯之不可一也諺曰以書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

不達事之變

碧虛註師金惜夫子之有才而不達如魯狗已棄復用必招不祥蓋治貴日新履迹則弊以周道可行於魯則太行可以盪舟不若舍陳迹而任自然應天理而隨物化故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治則爲法矣猶口之於味欲甘與甘欲辛與辛應時而變者也故順後狙之性則易馴效西施之曠者愈醜也

庸齋云師金亦荷篠丈人楚狂接輿之類

蓋謂儒者所學皆古昔陳言不足用於今世川陸舟車之喻言時不同無方之傳不執一之道古傳隨時不執一之道所以應世而無窮俯仰隨人而無所容心即無方應物之喻相梨橘柚味各不同以譬三王不同禮五帝不同樂之意以古之禮樂強令人行之是強後狙而衣以周公之服以令人而學古猶里婦而學西施之曠也此段凡六喻節節皆奇

窮狗所以致敬也祭已而存之則狀興

法度所以適時也時過而執迹則弊至此師金所以譏夫子而醒其窮於商周之夢解其困於陳蔡之昧也而猶遑遑然覲復古於今行周於魯無異盪舟而求利涉之功宜其應物輒窮而至於死生相與鄰也倘能如桔槔之俯仰無心橘柚之甘酸可口則奚必強後狙以周公之服責里婦以西施之美哉無方之傳言古傳此道無有定方在任治道者相時施政使民宜之而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其師金之謂歟取弟子是聚弟子昧音米物入眼爲病於此說之不通陸氏音義載司馬云狀也音一琅切成法師疏直作壓夢中怪也其論爲當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五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六

端三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天運第三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遽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親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

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闡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郭註求之於度數陰陽而未得此寄孔老以明絕學之義中心無受道之質則雖聞道而過去中無主則外物亦無正已者故未嘗通也由中出者聖人之道外有能受者乃出耳由外入者假學以成性雖性可學成要當內有其質若無主於中則無以藏聖道也名者天下之所共用矯飾過實多取者也多取而天下亂矣仁義者人之性也人性有變古今不同故遊寄而過去則冥若滯係於一方則見見則僞生而多責故至隨時而變無常迹也從簡故易養不損己以爲物遊而任之斯真采也采真則色不僞矣天下有以所非自累者而沒命於所是非立乎不貸之圃也舍之而悲

者操之不能不慄知進而不知止則性命喪矣所以爲戮守故不變則失正矣

呂註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而道非一二三也求之於度數則出乎數之中故五年而未得道分而爲陰陽而道非陰陽也求之於陰陽不出乎天宇之大故十有二年而未得道之所以不可獻之親告之兄弟子孫者以中無主外無正也中無主則我欲授之而彼不止外無正則彼欲受而我不可行物之有主固有之也道之在己有其固有而已莫之有而有之是中無主而不止射之有正所以受之也道之於人與其所受而已莫之受而強之是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以其無正也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以其不止也不隱則不能推而納之之謂也然則道非可求之於度數陰陽求諸己而已非可獻之於君親自得而已名者不可多取多取則德之蕩也仁義不可久處久處則觀而多責道遙則無所不適苟簡則

其求易贍不貸則不與物交如是則凡所求者莫非真也不能讓祿知有富而已不能讓名知有顯而已不能與人柄知有勢而已而親權者操舍之累害性尤甚一無所鑒觀濁水而迷清淵不休則天刑之不可解怨恩至生殺八者正之器非正之道唯循大變而無所湮乃所以用其器之道也以其道用其器此正之所以爲正也天門者循大變而無所湮者所由出入也以爲不然則天門弗開可知矣

疑獨註夫道妙在陰陽之外其粗在度數之間於此求之而未得必無思無求然後得之於陰陽之外也既不可進獻其上又不可告與其下者無它也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思之所以尊德性學之以道問學中無主言其不能思外無正言其不能學由外入者學中無主以思之則外入者不止於心中出者思外無學以正之則中出者不行於人道由中出不爲外所受則是不止聖人不出學由外入無

主於中是不能思聖人不隱出顯隱藏也
易曰輝光日新其德由中出者也君子多
識前言往行由外入者也由中出者所以
致廣大由外入者所以盡精微此道之所
以全也名者天下公器若有私則是不實
之名不可多取仁義之於道猶傳舍之於
路只可一宿不可久處言不著於仁義之
迹也逍遙無爲不貸無出采真之遊即天
遊也嗜富好權之人心靈愚昧不能鑒見
玄理以闕其所不休息者是天之戮民也
怨思至生殺八者唯大人用之然後爲正
之器天門者精神往來一闔一闢萬物出
入於此其變無窮者也
詳道註莊子以孔子行年五十一而不聞
道萬言以明道之不易聞也度數不過於
五陰陽不過於十二仁以立人故假道以
行義以立己故託宿以處然假道以行非
不宿也孟子以仁爲安宅爲廣居是也託
宿以處非不行也孟子以義爲正路爲大
道是也貸應彼之乏而終以見還田者興

作利養之地食於苟簡之田然後甘其食
立於不貸之圃而後善貸且成也
碧虛註孔子明有用之用而未得無爲之
道道者無絲忽可度量無小閤可算數無
支干可推尋故求之而未得也老聃告以
道之爲物君親臣子莫得傳授者難其器
也中無原本則吉祥不止外無質正則至
德不行妙意出乎聖人之懷外無受道之
質妙意雖明猶不出也至言入手學者之
耳內無容納之量聽瑩自惑至言何嘗隱
耶名者實之賓多取則招患仁義非一定
之法遽虛置安居之處古之至人假而行
之寄而居之遊於自得之場淪於莽蒼之
野連牆而不相往來是謂采真之遊真則
不僞矣夫於富者慤祿誇榮者惜名恃權
者多忌俗態之常也有鑒則知止知止則
不辱怨思等八者名實之所係名當其實
則器不濫矣運變則寒寒則名實虧名正
則實正或矯而爲之是靈府之不通也
腐齋云度數禮樂也陰陽物理也五年十

二年初無別義但言精粗求之久而未得
耳自道而可獻以下四句發得極妙學道
者雖有所聞於外而其中無主非所得
留之不住也外無正者我無所得則外無
質正何以自行由中出者此謂教人我言
自中出而汝不能受則聖人不告汝矣由
外入者此言受教至言自外而入汝之聽
汝未有見而中無主雖聞亦無所得非聖
人有所隱也此四句極精微道不可傳病
在此四句而已名不可多取此譏儒者好
名仁義不可久處爲其有迹觀見也纔有
聲迹可見禍患之所由生假道託宿過則
化之意苟簡不貸易養無出皆不費於我
是謂采取真實之理也富顯權三者操之
而患失則懷舍之而迷戀則悲畧無所見
以視其所不休迷而不知反者也心無見
而不能反視其迷此天奪其魄也怨思等
八者有此人世則有此八者之用用所當
用曰正必無心者方能用之大變造化也
能順而無汨則在我者正而可以正物苟

未能無心而以為不然則胃中之天昏塞矣詩曰天之牖民便是天門之意

度數之學可以律歷考也陰陽之學可以氣候推也道之為體不關律歷不涉氣候所以於此求之而未得唯無心而任化者不期合而與之合非求索所得也使道而可獻至莫不與其子孫言道不可以有心傳不可以私意得也中無主謂內無其實故道不舍止外無正謂世無師匠故道不流行若郢人之於匠石則中有主外有正故能成其妙斷況至道授受之微神交心契於恍惚杳冥者乎夫聖人以道覺民猶天降甘露未嘗擇地然非瓊瑛之器不能容受此不受於外無主於中之謂也名多取則毀至而害生仁義久處則迹見而多責至人所以假託之而無滯迹故世間憂患無由及也以逍遙故無為以苟簡故易養以不貸故無出則雖物達乎前吾亦何事之有是謂采真之遊言不容一

毫私偽於其間如天之運出乎自然而生生化化未嘗息此人之所以貴道之所以神也而世俗皆以富顯權三者為是而不能讓操懷舍悲將無復逍遙之日矣此之謂不休而一無所見以燭之是天刑之不可解也怨恩等八者正之器唯正人能用不失宜如喜怒哀樂雖聖人不能盡無在乎中節耳循大變而無所淫謂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者是已已正而後器正器正斯可以正物其心以為不然則是泰宇不虛何足以論道天門喻心之虛明心法如眼豈容有物哉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嚙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憺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皆耶夫鵠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為辨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泉涸魚相與

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嚼予又何規老聃哉

郭註外物加之雖小而傷性已大使天下無失其朴質全而仁義著矣風自動而依之德自立而秉之斯易持易行之道若揭仁義以趨道德之鄉猶擊鼓而求逃者無由得也夫鵠白鳥黑自然各足無所偏尚故至足者忘名譽忘名譽乃廣耳言仁義之譽皆生於不足若魚之相忘於江湖乃忘仁而仁也孔子謂乃今於是乎見龍言老聃能變化因御無方自然已足也

呂註至人之心若鏡而仁義憺然亂之豈非播糠眯目蚊虻嚙膚之比哉天下莫不有無名之朴而能使之無失則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言其自動自立又奚傑傑然若建鼓而求亡子耶天下已失其朴而救以仁義無異建鼓求亡言以聲聞名譽求

之也且鵠白鳥黑朴之自然何所加飾則
言譽之觀無所加廣於人之性亦若是而
已魚處陸而相响以濕不若相忘於江湖
則天下失其朴而相响以仁義之濕沫不
若相忘於道術之江湖也龍之合而成體
散而成章則未始累於其身也老聃以仁
義爲播糠蚘則不累於其身可知矣
疑獨註樸者道之全仁義道之散風者道
之化物德者道之在人使天下無失其道
之全但當任其自在依風而動據德而立
矣必揭仁義以求道德若建鼓以求亡子
耶鵠白鳥黑自然而然故不足以爲辨也
名譽者所以物色而非其朴故不足以爲
廣也魚處陸而濕沫相濡雖頃刻相親而
性命之理已失不若相忘江湖各自足也
薄俗相親以仁義特一時之愛而性命之
理已失不若相忘道術各自足也古者民
至老死不相往來蓋以此孔子聞老聃之
言變化無窮歎其猶龍而合散無常也口
且不能言何規老聃哉

碧虛註駢於仁義者猶蚘糠昧目技於聰
明者猶蚘蚘嗜膚欲不憤亂可得乎不雕
琢則朴全做淳風以化物總至德以自完
足矣又何苦荷擔仁義奔走陳跡哉猶鵠
白鳥黑物自群分天何足辨涸魚之响濡
相濟矜恤之情見矣不若相忘江湖之爲
樂也孔子見老聃而云見龍夫龍冥會元
氣合而成體也飛潛煥爛散而成章也出
處無心故乘乎雲氣動靜以時故養乎陰
陽老聃聖德莫測若是余規諫何施哉
虛齋云嗜膚昧目偏說逆心之譬惜毒言
其苦憤逆也故風順化總猶執也若使天
下不失其本然之朴則皆順化而行執德
而立何待教乎猶負大鼓而求亡子無由
得也夫鵠白鳥黑不待浴默自然之質不
足致辯以名譽觀示天下便有是非此心
不廣大矣魚之响濡能幾何若處江湖則
相忘於水喻至道之世各循自然無所是
非上下亦相忘矣合而成體渾然者也散
而成章燦然者也言龍在天地之間可見

而不可見也乘乎雲氣在造化之上養乎
陰陽以天地之道自樂也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無異道堯舜於
戴晉人之前故聃以播糠昧目蚘蚘嗜
膚喻仁義之憤心蓋借是以鍼世人之
膏肓使天下各得其渾然之真則化物
也動之以風治身也立不失德矣必傑
然自標仁義之名以爲道之極致若建
鼓求亡子無由得之也夫鵠鳥之不待
浴默則白黑之實知之審矣故不必辯
至道博大不可名言今乃求之於仁義
之譽何足以爲廣哉猶涸魚之相濡沫
非不親愛視江湖相忘之樂爲何如然
今世正以濡沫微愛爲仁而不知聖人
不仁爲仁之至也孔子見老聃歸而不
設目擊道存不容聲矣龍之成體成章
乘乎雲氣養乎陰陽則動靜不失其時
德澤足以及物而神化不測者也故古
之論聖人神人者皆以龍爲喻非夫子
不能形容聃之德非聃不足以當夫子

之喻然二聖人者皆人倫之至顯仁藏用更相發明無容優劣於其間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六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七

端四

武林道士 褚伯秀學

天運第四

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偃堂而應微曰子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王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敢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爭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夭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爲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余

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墜四時之施其知惜於屬靈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變蹙然立不安郭註親死不哭民不非也若非之則強哭殺其殺言親服有隆殺也子生五月而能言謂教之速未孩已擇人謂其競教速成也不能同彼我而心競親疎故不終天言兵有順則天下已有不順故也盜自應死殺之非殺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別斯人自爲種也求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其弊至於斯者非禹也天下耳言聖知之迹非亂天下而天下必有斯亂儒墨皆起此乃百代之弊今之以女爲婦而上下悖逆者非作始之無理但至理之弊遂至於此復何言哉雖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亦不免乎弊也子貢本謂老子獨絕三王故欲同三王於五帝今又見老子通毀五帝上及三皇則失其所以爲談故立不安

呂註老子以仁義憤心比播糠眯目蚊虻
嗜膚則以五帝三王為非聖宜矣子貢又
求之於讓爭順逆之間則其迹之尤粗者
自迹言之則使民心變固不若親親不若
一然均不免於治天下而使民有心而已
名曰治之而亂天下者自此始苟為用知
豈特五帝三王而已雖三皇之知亦將上
悖日月下睽山川其知惜於蠶蠶之尾矣
獸之伏於山林夜行晝居雖飢渴隱約猶
且胥疏於江湖之上則鮮規之甚也子貢
聞其非三皇五帝而不得其所以非故蹙
蹙然不安也

林註尸居龍見雷聲淵默者神人之事也
倨者居不為容應微者不得已而應年運
而往言已老也三王五帝聖人之名治天
下者聖人之迹名迹不同而有所係故老
聃非之若聖人之心則無不同矣禹治水
故用力湯伐桀故用兵文王事殷武王伐
紂故曰不同黃帝之時民不獨親其親不
獨子其子故有親死而不哭者世不以為

非純任天道以治天下也及乎法成於堯
則降天而入人民心已相親矣然禮法未
詳備故有殺其親喪而民不非之至舜則
純以人道治天下民非獨有親而競心起
故澆淳散朴大道廢有仁義矣民欲叢生
故孕婦十月而生子教之太速故子生五
月而能言未至於孩提已能分別誰何赤
子之心易失如此去神人不死之道不亦
遠乎降及於禹民心有競而淳朴變矣然
用兵征伐未嘗不順人心所殺者盜將以
止殺書曰刑期於無刑是以不能大齊萬
物而人人自別各分其種以亂天下也帝
王治迹既繁則儒墨是非皆起非作始無
倫也積久而成弊故以女為婦上下悖逆
莫甚於此時何可言哉鮮規微默猶不安
其性命之情而況於民乎
碧虛註不言而化行尸居龍見也名振而
身晦雷聲淵默也升降有常發動如天地
也三皇五帝德有優劣其治不同而係聲
名一也黃帝之治天下兼忘故親死不哭

而民不非堯治天下使民心親為親喪殺
其服而民不非舜治天下使民心競民爭
早有未孩而誰人始夫矣禹治天下使民
心變孜孜為生人有心得被伐不怨兵有
順也禹授啓而天下化故曰人自為種非
一人私故曰天下耳以至聖知生而天下
駭儒墨興而大道分宜其處女早嫁而晏
倫攸斂也是知立法成治法變必亂日月
薄蝕山川崩竭四時愆亢不和之氣甚於
蜂蠆使萬物失其性命之情者用知治國
之過也
庸齋云以孔子之聲見老聃稱夫子門人
而修謁也倨堂有傲意應微問答之聲甚
微也黃帝之治順乎自然此後一節下一
節制服以其親之重輕為降殺昔無此而
今制禮也古人十四月而生子兩歲而後
能言今十月而生五月而言未提孩而早
能問人為誰矣心變謂變於古人有心謂
各存私心兵有順以用兵為順事也為盜
者可殺則殺法禁詳矣當此時也人皆自

分種類各觀各子特共此天下而居耳其作始之時猶有人倫之道其弊至於亂倫而以女爲婦又何可言哉禮記大道爲公一段亦有此意前此多尊三皇至此又併抑之謂其知亦能拂天地造化之理毒如屬蠶解少親求也小獸所求解少亦不得安其性命之情矣

尸居龍見則冥冥而見曉雷聲淵默則聞和於無聲發動如天地陰陽同運也此子貢贊仰老聃之德所以願見之老聃方將倨坐於堂凝然入寂寂而常應應夫微眇之間也子貢謂三皇五帝之治不同皆係名聲於天下自使民心一以至使民心競心變則知世道愈降人心日虧矣親死不哭殺其親服此猶禮文之略未甚害事也十月生子五月能言則受化速而民始天有心有順人自爲種而天下駭矣原其作始未嘗無倫而卒未嘗有倫以其求治太過不度物情強天下之從已足乃亂之招也復何

言哉夫三皇之知離性未遠然猶悼日月墮山川而惜於屬蠶之尾使蟲獸不安其性命之情則斯民可知況後世任情識而資知巧者乎是豈足以語夫不知以知治國國之福之義哉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新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耶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鵲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爲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應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沫細要者化有第而兄啼父矣夫丘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郭註所以迹者真性任物之真性其迹則

六經也況今之人事則以自然爲履六經爲迹鴈以眸子相視蟲以鳴聲相應俱不待合而生子故曰風化夫同類之雌雄各自有以相感相感之異不可勝極苟得其類其化不難故乃有遠感而風化者至人皆順而通之雖化者無方而皆可矣焉者無自而可也如烏鵲魚沫細要者化物之自然各有性人之性則舍長親幼故有弟而兄啼也夫與化爲人者任其自化若緒經以說則踈矣

呂註六經者先王之法明在度數而見於書非其所以化也其所以化者神明而已迹者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以是而化天下宜其不用也白鵲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相感者神而不以聲蟲雄鳴上風雌應下風相感以聲而不以形類自爲雌雄故風化若是者凡以性殊而不可易命定而不可變時行而不可止道通而不可壅故也豈可以言議意測則知所以化天下者不在陳迹之間求其道而已矣孔子不

出三月而得之於齋心服形之際悟夫鳥鵲魚蜂莫不皆生而之所以生者未嘗同則知之所不能知也化而已矣有弟而兄弟情使之然化則均可以生情則雖兄弟不能均得欲人之化也難矣久矣夫立不與化爲人則爲道而不至於與造物者爲人也又安能化人哉世之學孔子而不得其所以迹者其患常在此

疑獨註用六經陳迹以治天下而不求其道德性命之意猶人認迹而不知其出於履也白鵲與蟲皆以風化不待合而子自生同類之雌雄各有以相感得類則其化不難此皆造物自然之理性命之不可變時道之不可應者但當任之不可強以先王陳迹亂其自然之性也三月者天時之一變明其悟道之難鵲魚蜂三者皆不因淫慾而生化故孔子得之以發明老子言道之意有弟而兄弟言人多憐幼而舍長久矣夫言其來非一朝一夕也與化爲人者隨造物之生死而心無係累故必須舍六

經之陳迹而人自化矣

碧虛註聖賢明識即時所用今之存者簡冊而已詎復應務耶應用爲履應過爲迹白鵲之相視鳴和豈有迹哉賢愚之性不可易貴賤之命不可變窮通之時不可止聖人之道不可壅也悟則凡礫爲金迷則璧玉皆石孔子逐悟鵲孺魚沫皆自爾耳不假於外也兄弟先後尚有憎愛況於時代乎言物各獨化豈有與化爲人而不能化人者哉

庸齋云夫有履則有迹得其迹而不得其履亦猶糟粕之喻自白鵲相視已下一段文字極奇凡物皆風氣所生故曰風化類自爲雌雄在萬物之中自爲一類故能如此風化也性命時道皆言自然之理不可違孺交尾也沫相濡化生也兄弟同母必乳絕而後生兄不得乳故啼不與化爲人言知人而未知天不與造化爲一也此章以造化生生之理喻自然之道蓋謂儒者所學皆有爲之爲若無爲之爲則與造化

同功經意蓋欲人知此身自無而有與萬物一同所以破世俗自私自戀之心也

白鵲之相視蟲鳴之相應皆以類自爲雌雄故風化是所謂兩精相搏而神應之陰陽相求自然之理故性命不可易時道不可壅也鳥鵲乳至有弟而兄弟四句乍讀難通熟究其義化理甚博蓋胎卵濕化備見其中而人弗察耳夫天地盈虛之理造化消長之機雖默運於無形悉由四生發見四生之中人爲之主億兆之中聖人爲主聖人者與化爲人之化則知天矣故是篇終於論化自非官天地府萬物而獨運乎亭毒之表安能化人哉太上云我無爲而民自化觀夫鵲蟲之風化鳥鵲之乳乳魚之傳沫蜂之祝子皆出乎自然之性成以專定之功此感彼應不可致詰故謂之化人爲最靈其化又有妙於此者亦不越乎自然之理專定之功耳故中庸云唯天下至誠爲能化以孔子之聖猶齋心

三月而後得則大化之妙豈容輕議哉
本篇以天運地處論端設問日月風雲
流行之故答以六極五常上皇之治體天
運而行德教故無爲而化民樂自然次論
至仁無親至貴屏爵行其無事亦法天運
之義也至於論洞庭之張樂明大道之淵
微奏以陰陽行以禮義天人相因立極之
本也調理四時泰和萬物寒暑協序生化
之原也動無方而居窈冥天機停而五官
備則隨物潛藏觸處發見不可以形拘聲
盡而天遊所到無非至和希聲所存無非
至樂也若夫治道比已陳之芻狗法度猶
相反之祖梨獲狙梨周公之衣醜婦效西
施之美此明夫政治貴乎適宜烹鮮在於
不撓爲人上者信能體道法天與化同運
節以鼓舞時其霈澤長養而熟成之民惡
有不化者哉仲尼見老子嘆其猶龍則以
人合天未至於俱化洎聞淵雷之妙遂棄
六經陳迹而究其所以迹不出三月與化
爲人則迹同乎人而體合乎天矣易曰天

行健此其所以爲運精氣爲物遊魂爲變
此其所以爲化也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七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八

端五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刻意第一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
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
也語仁義忠信儉推讓爲脩而已矣此平
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
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
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
也就數澤處間曠釣魚間廋無爲而已矣此
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間暇者之所好也吹噓
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導
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
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
江海而間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
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
德也故曰夫恬澹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
平道德之質也
郭象註此數子者所好不同恣其所好各
之其方亦所以爲逍遙也然此皆各自得

安能靡所不樹哉若夫使萬物各得其分而不自失者故當引之無所執爲也忘故能有若有之則不能救其忘矣故有者非有之而有忘而有之也若厲己以爲之則不能無極而衆惡生矣不爲萬物而萬物自生者天地也不爲百行而百行自成者聖人也非夫寂寞無爲則危其平而喪其質矣

呂惠卿註自刻意以爲高至導引以爲壽皆有待於物不能無不忘無不有也澹然無極則不爲刻意仁義功名等所役衆美從之則所謂高修治問壽者不召而自來凡天地之道聖人之德如此而已則知所謂恬澹寂寞虛無無爲乃天地之平道德之質也蓋無不忘無不有則不累於有無所以爲無爲也

林疑獨註凡爲亢者未必知脩爲脩者未必知治爲治者未必無爲無爲者未必能壽爲壽者未必能死而不亡各有所敵未若聖人之備也聖人者不刻意而高無仁

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閑不導引而壽無不忘常無是也無不有常有是也常無非實無常有非實有故澹然無極而衆美之所歸天地之德亦若是而已恬淡虛無皆出於道德別之則恬淡寂寞者天地之平虛無無爲者道德之質也

陳碧虛註高論許由善卷非世伯夷叔齊也枯槁鮑焦子推赴淵申徒狄下隨也遊居學者仲尼涑泗子夏西河也致功伊尹呂望并兼管仲商鞅也數澤巢父嚴光間曠公閔休牧馬童子釣魚任公子漁父也吹噓呼吸胎息六氣之法熊經鳥申澤神五禽之術也忘有得有忘得入極天地中空而萬物生聖人無心而衆美成寂寞爲天地之平虛無爲道德之質也

林慮齋口義云刻苦用意以行爲尚高論怨排憤世疾邪也枯槁寂寞投赴淵靜即入山恐不深之意爲脩好脩潔教誨爲師於世也致功并兼莊子當時目擊之事避世間隱超出是非之外與爲亢非世者不

同熊經鳥申即華佗五禽之戲無不忘無不有即無爲無不爲無極無定止衆美從之備萬善也聖人得天地自然之道故如此道之質言其本然者也

褚氏管見云此篇首論古昔聖賢趣尚不同自枯槁赴淵至養形壽考其義可見若夫不刻意而高至不導引而壽可忘可有澹然莫量此天地之全美聖人之至德非若前條各滯偏見自以爲得之比譬夫夷清惠和而夫子獨稱聖之時是爲集大成者也唯其無不忘斯能無不有若執而有之何由造乎忘哉吁一陶能作萬器無有一器能作陶者以其非形然後能形形以其非物然後能物物天地聖人之德亦若是而已矣

故曰聖人休材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淡矣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

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待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先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魄不罷虛無恬憺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哀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

郭註休乎恬憺寂寞息乎虛無無為則雖歷乎險阻之變常平夷而無難患難生於有為有為生於患難故平易恬憺交相成而泯然與正理俱往不平不悵者豈唯傷其形神德並喪於內也天行則任自然而運動物化者脫然無係動靜無心而付之陰陽無所唱也會至乃動任理而起天理自然知故無為乎其間故災生於達天累生於逆物與人同者衆必是之同於自得故無責生浮死休然無所惜也付之天理理至而應用天下之自光非吾耀也用天下之自信非吾期也一無所欲故魂不

疲乃與天地合其恬憺之德至德常通情無所樂靜而一者不可變也其豁然確盡乃無纖芥之違夫物自來耳至悵者無交物之情若雜乎濁欲則有所不順矣

呂註聖人休休焉不役心於取捨之間平則不陂易則不艱恬然無知悵不交物所謂寂寞無為者亦若是而已夫憂患邪氣所以得入而襲之者以知知物物交而隙生其間故也生也天行則未嘗生故出不忤死也物化則未嘗死故入不拒靜與陰同德不知其為靜也動與陽同波不知其為動也不為福先則福亦不至不為禍始則禍亦不來蓋為福先禍始非感而應非迫而動非不得已而起則是用知與故人之所為也循天理之自然天不能災物不能累則無人非鬼責也宜矣故生浮死休無感而寂物至而應發乎天光而非礙其

倏起以故為道之過四者皆起於好惡好惡則悲樂喜怒之未形於外者也夫人之心終日萬慮而未嘗止則惡能頃刻而靜哉德人不憂不樂至於一而不變是為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若虛船之觸物而不怒是為虛之至不與物交則無味是為悵之至若然則雖入水蹈火無往而非我庸有逆乎是為粹之至也

疑獨註天行者時聖人生則安其時物化者順聖人死則處其順陰陽雖異利物則同靜故以德言動故以波言福者是之報禍者非之召是非不自我禍福何由明言是非皆化於道然感則必應迫則必動不得已而後起也夫為福先禍始者知也不感而應不迫而動者故也夫知與故則循乎自然無天災然後無物累無人非然後無鬼責生浮死休則不知悅惡不思慮者以其無患不豫謀者無事可虞不耀非滑疑所生不期則大信不約寢不夢覺無憂其神全也純粹不疲亦由於此虛無足以

見無為恬惔足以見寂寞以是而合乎天德則悲樂喜怒好惡者所以為道德之邪失也以天道觀則無悲樂喜怒好惡以人道觀則六者有所不免故以不憂樂為德之至以明悲樂之為邪不變為靜之至以明喜怒之為過無忤為虛之至以明好惡之為失不與物交又明無所於忤之意無所於逆又明不與物交之意故為粹之至也

碧虛註憂患入於不平易氣鬱於不恬。倏神德全完者諸垢詎能染哉生之暫來天行也死之暫去物化也無損益乎其真得陰陽之體不為天下先本無應也感而後應本無動也迫而後動本不起也不得已而起循天理而不欺忘物累而不驕人非既無鬼責何有生浮死休任理直往舍光藏輝大信不約覺夢自得神魂不疲虛無恬惔乃合天德修德者忘悲樂履道者忘喜怒喪已者在好惡也故至德者希夷泊乎內至靜者生化莫能移至虛者無忤

至快者遠俗至粹者莫逆也

處齋云平易恬惔即是無為神不虧即是德全天行順天理而行物化視身猶蛻也隨感而應我無容心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皆無心應物之意去其私智離其事迹則循乎自然若浮若沈然無著何思謀之有先而自晦不必於物神全故純粹寬靜故不勞凡有悲喜好惡則非自然憂樂不係於心方為至德主一無適而順自然雖與物接不為物所累也曰靜虛曰惔粹即是自然之德但如此發揮耳

休休和樂貌故平易恬惔憂邪莫干以其德全而神不虧故也天行言一氣之運物化言一氣之散即同德同波之謂福先猶不可為況於禍始乎感而應迫而動言不得已而應物其應出於無心雖為而一無為也去知與故則無知無事循天之理則順乎自然天災既無物累自免人非不及鬼責何來故能生浮元休思斷謀絕若美玉之含德天時之

有經也寢不夢則覺無憂神純粹則魂何勞是謂虛無恬惔乃合自然之德心譬則鵠也情譬則矢也衆矢趨一鵠焉能無中乎今人立乎穀中而不思焉避鎗計欲其德全而神不虧也難矣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恬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抑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郭註物皆有當而不可失象天德者無心而皆會無非至當也常在當上住與會俱而已若夫逐物而動是人行也愛劍者猶

神藏況敢輕用其神乎夫體天地之極應萬物之數以爲精神者固若是而有落天地之功者任天行而非輕用也所有無方同天帝之不爲常以純素守乎至寂而不蕩於外則冥矣精者物之真也與神爲一非守神也不遠其精非貴精也然其迹則貴守之迹耳苟以不虧爲純則雖百行同舉萬變參備乃至純也苟以不雜爲素則雖龍章鳳姿非常之觀乃至素也若不能保其自然而雜乎外飾則雖犬羊之羶庸得謂之純素哉

呂註觀聖人之心虛無恬惔如向所言則雖終日從事而精神不勞古之人所謂廢心而用形視聽不以耳目者以此今也屬耳目手聲色而役心乎取舍形勞而不休精用而不已以至於弊且竭宜矣水性清平固自然也直不雜莫動之而已知其如此而以鬱閉不流爲莫動則不能清所謂天德者其象亦猶是也故純粹不雜水清之象靜一不變水平之象動而以天行水

之不以鬱閉不流爲莫動之象也而天下之方術有制於虛靜而不知觀復於並作之間歸相於芸芸之際者不知此養神之遺故也而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又不足以此劍之押藏以其用之利也精神際天蟠地其用之利豈止千越之劍哉其名爲同帝則其貴豈直劍之可寶哉乃不知礪之以純粹押之以靜一藏之以無爲將之以天行是不明乎貴賤之分也惟神是守守之以純素而已方其守也則有所謂守之者守而勿失則守之與所守者合而爲一矣倫即理也人而合乎天理則亦天而已矣此聖人所以貴精也素者無雜純者不虧唯真人能之

疑獨註形不可太勞精不可太用形役於精精入於神至於神則變化在已可以不

死不生豈形之勞精之用哉夫清可濯平可法其流不舍晝夜者水之性也體自然之德而不流於使然之偽故能不雜不變動而以天行也純粹不雜所以窮理靜一

不變所以盡性恬而無爲所以立本動而天行所以趨時養形之道盡矣夫名劍出於千越莫不以爲神押藏而不敢用至於身則不知所以寶豈愛身不若劍哉亦弗思耳劍者器之寶精神者身之寶器實用之不過敵一人身寶藏之可以流無極化育萬物易所謂曲成而不遺不可爲象所謂神無方是已其名爲同帝亦強名耳守其神者將以至於神至於神則與神爲一純素不足以名之一之精通則合乎自然之理矣又舉野逸之言以證之聖人貴精則入於神所體者純素而其用則精神而已是之謂真人

碧虛註形勞精用越分而傷性故也水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身中真水亦如之若純粹靜一動合天理雖不鍊形而神已王矣利劍外物尚知珍貴精神搖蕩而不收得不謂之倒置乎善攝御者可伴造化善養素者守保神氣故能混合冥一通乎天理矣野語四事貴精爲上謂虛其靈府塞

其六鑿也質不為塵染則素神不為事撓則純體備純素非真而何

腐齋云以水喻養生鬱閉不能清則非全然如枯木死灰矣不雜莫動此無為也不流不能清無為中有為也天行一日一周非無為中有為乎養神即是養生提起神字便親切愛劍者猶神藏況精神乎化育萬物亦此自然無迹可見故其功與天帝同為純素之學者始則唯神是守久則與神為一大而化之之謂也未化則與道為二矣一而至於精通則與天理合聖而不可知之謂也貴精即神也純粹即乾之純粹精其人至人聖人非有優劣也刻意言養神而有天行物化之論繕性言存身而有時命行謬之說以養神存身分作兩篇此則學問工夫處學者當細參之

養神之道貴在無為故喻水之清平寂而常照及其動也法天之行健而蟠際乎兩間實本於不雜不變無為而已此照而常寂也精用則勞竭所以貴乎靜

鬱閉不能清所以貴乎動然於非靜非動不即不離之間而妙道存焉其為貴也豈但干越之可寶而已哉同帝則與天為一天即神也故其精通合乎天理至此又不可以天道人道分矣卒引野語為證歸於貴精而結以能體純素體之則俱化矣非真人孰能與於此

是篇以刻意命題謂刻礪其意違世矯俗苦節獨任為天下所不能為而觀人之從己無異乎穿牛絡馬失其自然知長德消民始難治矣故南華歷叙古人立志各異若夷齊之為允孔孟之為脩伊傳之為治巢許之為間老彭之為壽以述觀之似亦不能無偏然而不失為聖為賢者以其有為而不累於有無為而不溺於無因時之可否為身之利用而已是以貴夫虛無無為平易恬惔天行物化同德同波知故不留動合天理則災累非責何從而至死生謀慮何由而滑哉夫如是故靜虛惔粹與物無忤卒歸於養神之功而申以神藏于

越之喻劍之於身輕重為何如其去取灼然可見而世人猶昏迷若此故其立論始於非刻意尚行之習而終於能體純素謂之真人則知刻意尚者之為假也明矣蓋養生以純素為本純素以守神為先至於與神為一則道之大本既立又何必區區於其末而以刻意尚行為哉南華所以言此者蓋欲矯當時學者之偽習俾安其性命之自然復乎道德之純素而已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八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九

端六

武林道士 褚伯秀 學

繕性第一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

郭註已治性於俗而欲以俗學復性命之本所求者愈非其道也已亂心於欲復役思以求明思之愈精失之愈速若夫發蒙者必離俗去欲而後幾焉恬靜而後知不蕩知不蕩而性不失無以知爲而任其自知雖知周萬物恬然自得也知而非爲則無害於恬恬而自爲則無傷於知二者交相養則和理之分豈出它哉和故無不得道故無不理無不容者非爲仁而仁述行

無不理者非爲義而義功著若夫義明而不由中則物愈疏仁義發中而還任本懷則志得志得則樂信行容體而順乎節文其迹則禮也以一體之所履一志之所樂行之天下則一方得而萬方失矣各正性命而自家已德則不以此冒彼若以此冒彼安得不失其性哉

呂註繕性於俗其患常在益生而失其初而又俗學以求復之則滋遠矣滑欲於俗其患常在趣舍以雜其明而又思以求致之則滋昏矣恬者安之而不知其然以是而養知非思以求致其明也知其生而無以知爲而不用則異乎安之而不知其然以是而養恬非俗學以求復其初也易之神明老氏之恍惚莊子之恬知其實一也古之治道者未有不以是交相養而能至者也恬之失在昧則無以發其照曠知之失在皦則無以復乎混冥二者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非自外至也通於天地者德德則和也行於萬物者道道則理也德之

體和而其用無不容則爲仁道之體理而其用無不理則爲義義明而物不得不親中也中純實而非僞樂之所由生信則有諸中形諸外而爲文禮也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夫萬物各正性命則自家已德矣所謂德者奚以冒彼爲哉禮樂徧行則道德滋遠而不能無冒冒則物必失其性天下所以亂也

疑獨註古之真人不治性於俗而抱其素樸所以能復本初不滑欲於俗而精思通道所以能致其明詎有蒙蔽者乎夫唯繕性於俗則所競者僞而又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則所逐者情而又用思以盡致其明終不可得矣復初者盡其性致明者至於命初則未有物明則已見道也恬則安安則靜靜則知知則動動靜交相濟故知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和出車使然故言德理出乎自然故言道德得乎已故無不容博愛之謂也道散乎物故無不理事得其宜之謂也有容以爲仁有理以

為義義明而後物親乃表吾之不欺忠者不欺之謂也仁足以容義足以理忠足以與物親則至樂生於中而節文著於外若夫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已德者聖人也聖人之德非有心於覆天下而天下之物各正其性如強欲以德覆之則物必失其性矣

詳道註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性之所本者真欲之所貴者正今也繕性於俗則真沉於偽矣而欲以俗學求復其初則學愈博而性愈失滑欲於俗則正淪於邪矣而後思以求致其明則思愈煩而志愈迷古之治道者不然以恬養知故能致其明而理無不窮以知養恬故能復其初而性無不盡性者知與恬之本和理者知與恬之用知恬交相養則仁義禮樂混而為道德知恬交相失則道德枝而為仁義禮樂夫仁出於德義出於道固已薄矣又況樂出於仁禮出於義哉碧虛註處塗而避汙而求照非慈蒙

而何躁競必昏恬靜必知有知不役善保靜也知而不用故能和恬而自葆故有理雖假種習而本乎天然自得故能和衆已通故能治物上仁與德同以含容為太上義與道同以通理為原處中和而不滯者

樂也整容貌而中節者禮也禮以應物樂以正性自檢則真率人則亂彼自正者以蒙養已德德固則守恬而不冒此乃各正性命恬知相養者也

肅齋云繕性以俗學識當時儒墨之言性者以俗學治性而求復理性之初滑於利欲而思欲致虛明之地此至愚無知者也定能生慧故曰以恬養知知吾本來無物何以知為然後能定故曰以知養恬二者交相養而後得其自然之性和理猶云和順靜定而得其本然和順之性也恬養知知養恬六字最妙道德即是和順無不容即無不變無不理各得其宜也義明而後與物親便是盡已之謂忠以中心真純見於外以其發見者求之中心即是樂則生

生則惡可已也信其容體之所行而有自然之節文即是周旋中禮也外求禮樂而不知其本故曰偏行言只見得一半蒙猶晦也德積不露而彼自正不冒者我非以德加諸人也冒則物必失其性矣

諸解並以俗學立說陳碧虛照張君房校本學上無俗字其義簡明言性本自然不假修學今之學者貴乎日益以要世譽是治性於俗也而猶刻苦進學以求復性初博而無要真愈失矣貪著愛憎沉迷不反是滑欲於俗也而猶深思曲慮以求致其清明知竭精勞清明愈遠矣凡人非天縱之資固不可以無學學者所以涵養性天發其慧照以古人之成績印我心之同然期於還淳復本而已非開人鑿竅以益其知見增其雜毒之謂也夫人性無有不善亦不能無欲率性以道則欲出於正如飢食渴飲寒衣倦怠之類治性於俗則欲出於邪食必珍飲必醇衣必華息必縱是也欲

入乎邪則性失乎善溺於流俗遠乎道矣。道以恬恬為貴，俗以華競為先。學非其學，思非其思，人心道心之所以分。上善大惡之所以立也。唯絕學無思，乃可復性。初而致清明，奈何外學以雜之。妄思以障之，是以學日益而真日損。思日煩而道日踈，此真人之所哀也。若夫全自然之性而不為俗所治者，本初不期復而復存，正性之欲而不為俗所滑者，清明不期致而致。惟道集虛，故也。語云：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是學與思者，聖賢資之以進脩，而南華不取何邪？蓋賢者以內學為學，近思為思，聖人以絕學為學，無思為思，所以異乎世俗。多聞博識之學也，由內學而至於絕學，由近思而至於無思，聖賢之能事畢矣。恬主靜，知主動，靜生潤，動生炎，炎潤得中而和理出焉。和者德之粹，理者事之宜，二者皆吾性中物，非由外鑠也。世人知恬不能交養，動靜所以或偏利害。

相摩生火，焚和而真性虧矣。唯治道者動靜不越乎道，應物而不藏，存恬以養知，知生而不用，又所以養恬。性極乎和，事盡其理而天地之和應矣。此修身以及天下之明驗也。後叙仁義忠禮樂忠字詳邪註，成疏皆當是中治道至於尚禮樂則愈下矣。所以亂繼之禮樂非能亂世而繼之者不能，無亂勢使然也。若能由禮樂而躋乎仁義，由仁義以歸乎道德，斯為弭禍亂而致隆平之術也。歟。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群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連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澤醇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民始

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郭註任其自然，故至一夫德所以下衰者由聖人不繼世在上者不能無為而美無為之迹，故致弊也。世已失一惑不可解，故釋而不推安其所安而已。聖人能任世之自得，豈能使世得聖哉？故皇王之迹與世俱遷，而聖人之道未始不全也。善者過於適之稱有善而道不全行者，連性而行之行立而德不夷以心自役則性去也。彼我之心競為先識則無復任性忘知任性斯乃定也。文博者心質之飾，初者性命之本也。呂註所謂處混茫而得澹漠者，即燧人羲黃至一之妙處。而諸聖人者，混茫澹漠之粗迹也。自其妙處觀之以道莅天下而使民無知無欲，謂之至一亦其宜也。自其粗迹觀之均於為天下而其德不免於下衰而不出於至一也。故為道者常絕聖棄知復歸於無物，而是篇論至於此者誠以夫至一之際雖燧人羲黃不得容於其間也。

而世之學聖人之言與其迹者不知吾身有所謂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之處則聞此言而驚疑笑訐不足怪也自燧人至唐虞則治化之流溥溥散朴時有厚薄其應不同所謂大道廢有仁義知慧出有大偽也夫道無不善有所謂善則不合矣德無所行有所謂行則不美矣仁則善之長義所以行之也道德性而已仁義則性之發乎心也離道險德是去性而從心矣化而欲作吾將銀之以無名之機今以心定天下之心則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故附以文而滅質益以博而溺心文則禮樂博則學質則性也禮樂行而天下亂求所以復初發明何可得哉

疑獨註自人在混茫之中至此之謂至一文意屢見於前茲不復說燧人改火伏羲制文始有為天下之心雖能順人心而不能使之為一若混茫之世也神農伐共工黃帝戰蚩尤雖志在安民然不順於群生矣堯平章百姓舜流放四凶興治行化

自此而始故孔子斷書首於唐虞也善者道之散人知可欲之善則離道以逐善行者德之迹人知可行之行則以德為險行為夷矣然後去性從心而彼心亦起彼我之心相識強生分別以知為知故不足以定天下也文勝則質滅博記則心勞民始惑亂而不能復其性情矣

詳道註一則全於道而無所順順則順於物而無所安安則無亂矣一之失然後順順之失然後安安之失然後亂自古之人三降而至於唐虞民始惑亂而不妄無以反其性情不順也無以復其初不一也夫道本繼善實離之也行雖行德實險之也性者心之國心者性之君性未嘗不靜而心或使之靜者未嘗不淳而使之者離之善為道者存心以養性不善為道者去性而從心則彼我之心競為先識攬是非攫利害其去道也遠矣彼間間之知惡足以定天下哉以知為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文以飾質而適以滅質益之博以迪心

而適以滅心是揚塚止塵縱風止焰天下幾何而不惑亂乎

碧虛註至德之世素朴無知澹漠無欲故淳一焉燧人鑽火伏羲畫卦順物情則不一矣神農耒耜黃帝干戈有所安則不順矣堯征丹水舜伐有苗則朴散矣為善近名離道也獨行損生險德也去湛然之性師自成之心以心度心競為前識此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知知不足以定天下恬可以養萬物為道則質存絕學則心靜素知則反本無為則復初也

廣齊云混茫即晦藏不自露澹漠則上下不相求舉世純全於道無欠曰至一知有理可順則純一已離人各以理為安則有已而離於道矣有善之名則道益遠有行可見則德不平去自然之性從有為之心我以有心為彼以有心應是心與心相識察也用知不足又益之以禮樂文華用心於此則猶陷溺也

鬼神守其幽萬物遵其性至於人有知

而不用非在混茫而得澹漠能如是乎此之謂至一言上古君德真淳民心無二也逮德下衰有逆之者故以順天下為心則離乎至一矣有撓之者故以安天下為心則忤其真性矣下至唐虞興治化以散淳朴離道德而為善行則去性愈遠以心識心用知不足附以文博是猶抱薪而止火也已之性情猶不能自得其如天下何南華論唐虞之世已離道若此蓋上古淳質猶嬰兒之夫孩次則能言笑而有喜怒由茲已降喜怒哀樂交乎中姦詐機險形於外覩其還淳復朴不亦難乎今欲澄源而清流故以燧人伏羲例在德衰之列則其所期望者躋民於太古之上而有德無位惜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九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

端七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繕性第二

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郭註道以不貴故能存世然世存則貴之貴之道斯喪矣道不能使世不貴世不能不貴於道故交相喪若不貴乃交相興也今所以不隱由其有情以相與也何由而興由無貴也莫知反一以息迹而逐迹以求一愈得迹愈失一斯大謬矣雖復起身以明之聞言以出之顧知以發之何由而交與哉時命大行此澹漠之時也反任物

性而物性自一故無迹時命大窮此不能澹漠之時也雖有事之世聖人未嘗不澹漠深根寧極而待其自為道之所以不喪未有身存而世不興者也

呂註世與道交相興則聖人作而萬物觀世與道交相喪則聖人遊乎世俗而莫之知固已隱矣奚以自隱於山林間焉哉及一無迹華胥之夢姑射之遊是也深根寧極確乎其不可拔者是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亦若此而已矣觀莊子此言似亦慨然於時命之不遭蓋世道交喪宜在所哀也夫間道者有過於興廢之間則所以存身者固不可不知若莊子則所謂不與聖人同憂亦何慨然於大謬之間哉疑獨註居古而行今之道則道喪世也居今而行古之道則世喪道也有斯世然後可以行斯道不然則世與道交相喪而已道無由興乎世命也世無由興乎道時也時與命俱相戾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若列子居鄭園莊子居濠園是也

隱者隱其德自隱隱其形長沮桀溺之徒形隱者也古之隱士非避地避言括囊其知也時命大謬安之而已當其時命而其道大行於天下聖人未嘗自以為達反歸于一而不以迹示人也不當其時命而其道大窮於天下聖人未嘗自以為窮深固其根而安其極也孟子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是矣一者精義無迹然後入神根者盡性寧極然後至命百姓日用而不知反一無迹之謂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深根寧極而待之謂也

詳道註古之人知與恬相養則道與世可知矣今之人世與道交相喪則知與恬可知矣世喪道則俗日薄道喪世則德日衰世無由興乎道此天地間賢人隱之時也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亦將隱矣況其下者乎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身閉言藏知之謂也身出心隱而陸沉者也與夫友木石群鳥獸者固有間矣經所謂天下有道聖人成焉者功成於無為反一無迹也天

下無道聖人生焉者係性命於長存而深根寧極也成焉而不以已忘物生焉而不以物害已則能視窮如通視通如窮神不馳於外精不耗於內豈非存身之道乎碧虛註人存則道興人亡則道喪世道交喪歷運使然人與世末也其要在乎本若老聃守藏史南華更漆園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時使之然也伯夷采薇子陵垂釣時命大謬也反一無迹功成不居也傳說版築呂望磻溪深根寧極也

腐齋云道與世交相喪則有道之人何能作興世俗之聞見世俗之人又何由而知道哉世皆不知道則聖人雖在目前衆亦不識非聖人故意自隱也夫隱士非欲伏身閉言藏知知時不可所謂邦無道則愚是也反一無迹功成不有也道雖可行而付物於無心在我者一而已矣根極即自本自根極止也深根猶退藏於密寧極猶曰安汝止存身以待時而已詳夫世道交喪之語意甚可悲真人超

出世累固未必以一己之過不過介懷此特為世道而言是亦悲人之悲耳究其極致又有足以解人之悲者能於言下以至理燭破則處窮如通視毀如成其得失果何如哉古之隱士知時命之謬而安之故德隱身不隱雖處亂世而和光同塵害莫能及今之隱士竄身避地名隨迹彰不安所安固有行怪而召譽者矣反一無迹則明道若昧深根寧極則良賈若虛所謂隨時隱顯龍能

蛇則此身何往而不存此道何存而不可哉文中子天隱人隱之說蓋原於此古之存身者不以辨飾知不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為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己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固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

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郭註任其真知守其自得行於坦途塊然大通自得其志獨夷其心而無哀樂之情斯樂全也所謂得志者全其內而足去來在外物得失非我也淡然自若不覺寄之在身曠然自得不知窮之在已故無忻懼之喜也寄去則不樂者寄來則荒矣營外而虧內是為倒置也

呂註存身則靜而已行身非徒靜必應變而不害乎靜可也忘言而知無不知去知而德無不備危然處其所則不待避世離物而世物無足以累之此行身之道也道不小行德不小識則不少損以趨世不少損以趨世正已之謂也樂全者無以益其樂志於道而求得之此所謂得志也道則性命軒冕物之寄耳今以其寄去而易其無以益之樂則喪已失性是為倒置者也

疑獨註存身有命以在天而言行身有道以在人而言不以辯飾知真知無知也不以知窮天下兼忘天下也不以知窮德自德不德也道行乎外則大德有所識則廣小行所以傷道小識所以傷德正已則天下之物皆取正乎我豈小識小行所能與哉夫憂樂出於性命天下不能損益之者憂樂之全也奔以不得父母為憂雖天下之富貴不能損顏子以簞食瓢飲為樂雖天下之富貴不能益過此皆憂樂之外也樂苟不全不足謂之得志有物奪之志又失矣夫人在天地間寄也軒冕在身又寄於所寄世人執吾身而有之貴軒冕而寶之以此為得志及其寄去則不樂而不知其非吾性命所有也故君子不榮通不醜窮此所以無憂也若以所寄軒冕為樂其去為憂則向之得者其樂未必不荒喪已失性謂之倒置也宜矣

詳道註以知窮天下小行也以知窮德小識也道出於命德出於性人生莫不全性

命道德之理而心之所之者不外乎此則所謂得志者無它樂全而已失性之人忘其不貴之身而逐夫儻來之榮以軒冕為性命之根以形骸為哀樂之府不知其所得者塵垢臭腐而所失者乃吾之所以為我也何異乎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哉

瑋虛註善行者貴默守愚者福全燕處超然歸根復命又何為哉小行則矯俗小識則矜術有益必有損豈為得志哉物之儻來不可圍其去不可止隨物損益受役多矣中無主者失之則憂故其得之未嘗不荒是樂乎外而喪乎內矣

腐齋云存身言不用之時行身言用之時也有知見而不飾以辭知有餘而不敢盡用故雖用知而不失其自然之性危然處其所謂所立者高反其性即反一無迹也無為者道之大有為則小行不識不知德之大有識則小識正已而物正則所樂者全其得志在此不在外物也無以益其樂即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性命天爵軒冕外

物知其去來不可必故達不肆窮不屈其樂道與它人樂軒冕同樂在我則無時而能憂樂在物則物去樂亦去矣樂有去來則非真樂故未嘗不荒也已與性本也物與俗末也重末而失本故曰倒置之民

辯知者戕身之具故存身者不取焉天下之德歸於玄默無知而已巍然言獨立不群處其所謂靜定於此足以反其自然之性何必它求哉小行小識形容所見者小故為道德之累大人者正已而物正則至樂全而本志得唯其性命足重於內是以軒冕可輕於外儻來暫去付之無心若寄去而憂者寄來則必樂樂必荒矣已因物而喪性因俗而失則冠屨倒施欲化天下之民也難矣身行

當是存身上文可照老當是幾

是篇主意謂人無超逸絕塵之見而苟徇世緣漸失其本皆繕性滑欲於俗者也雖未為顯惡而妨道為尤甚況又益之以外學亂之以妄思而欲復初致明是猶適郢

而北其轅也真人又慮學者憚其空無渺莽無所致力設為恬知交養之論使之易入焉夫人處世間酬機應變不能忘知知用則害恬要在審酌其宜處之以道事來則知見事去則恬存久久調熟二者俱化精神魂魄融為至和符性命於希夷歸道德之根本由是而充之與一世之人處混茫而得澹漠雖有知而無所用則其為化也博矣奈何政失淳和俗趨浮薄離道陰德滅質溺心至於世道交喪而不可復也然後有山林之聖人深根寧極以期旦暮之遇存身所以存道也寄之去來無容休戚於其間尚何以知辨為而其樂全志得有超乎軒冕之榮者人患不知求耳此聖賢處晦以自全之道也南華心事亦槩見於此云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一

端八

武林道士 褚伯秀學

秋水第一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

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在天地之間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郭象註不辯牛馬言其廣也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知其小而不能自大則理分有素踐高之情無爲乎其間也物之所生而安者趣各有極以其知分故可與言理也窮百川之量懸於河河懸於海海懸於天地則各有量也此發辭氣者有似乎觀大可以明小尋其意則不然夫世之所患者不夷也故體大者快然謂小者爲無餘質小者塊然謂大者爲至足是以上下誇跂俯仰自失此生民所惑也欲正之者莫若先極其差而因其所謂所謂大者至足故

秋毫無以累乎天地所謂小者無餘故天地無以過乎秋毫然後各知其極物安其分逍遙者用其本步而遊乎自得之場矣若觀大而不安其小視小而自以爲多將奔馳於勝負之境而助天民之矜誇豈達乎南華之旨哉小大之辨不可相跂故五帝三王仁人任士之所爲不出乎一域物有定域雖至知不能出焉故起小大之差將以申明至理之無辯也

呂惠卿註秋小時至百川灌河則學自外至而未達乎大道之譬涇流兩涘不辨牛馬則爲道而不出乎兩旁中央而未至乎無所不見也順流至於北海言循理而求則必得其所歸旋面望洋向若回趨大道從無窮之遊也拘於墟則小大之所限篤於時則久近之所專束於教則方術之所制天下所以不得逍遙者以此出涯涘而觀大海則脫其拘限而與於無方之觀故可以語大理也萬川歸之不盈則益之不加益尾閭泄之虛則損之不加損非久

近所專非小大所限此水之幾於道也計四海在天地間中國在海內人卒在萬物若亡若存如此其微而五帝三王仁人任士之所憂勞不過於此而或辭之以爲名語之以爲博自大適無方觀之輕其義而少其聞豈虛言哉

林疑獨註拘虛者不能背境篤時者不能趨變束教者不能循道道歲也聖人時也執一時而疑歲者終不聞道矣聖人之言應時而變所變者言所同者道道散而爲教教者各售其師之說久而成弊則泥束不通今爲儒者則非釋爲釋者則非道不知三聖立教其心則一儻不明此皆束於教者也今河伯出涯涘而觀海則不蔽於一曲可以語大理矣夫北海萬川歸之而不盈尾閭泄之而不虛遠過江河之流豈可量數而未嘗以此自多者比形於天地受氣於陰陽則爲其所制役吾形在天地間若小木小石之在泰山也壑空蟻穴稊米稗子皆至小者而置於山澤之間亦如

北海之在天地也夫物數以萬為號取其盈數言之人是萬物中一物中國九州人衆所聚何異一毫之在馬體耶五帝之連續揖讓三王之征伐爭國仁人之愛民任士之勤職雖事業不同俱盡於毫末而已伯夷辭國以為名仲尼修經以為博而誇大於當世亦猶河伯之自多於水也陳詳道註老子多以水喻道道在乎有本水貴乎有源莊子所以以北海喻聖人之道秋河喻百家之術當是時也大道裂於百家天真沉於俗習而一曲之士方且欣然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猶拘墟之蛙不可以語海為時之蟲不可以語水及其悟也然後仰天庭而卑天下之居登泰嶽而知衆山之小此秋水之篇所以作也蓋百家之學以長衆為能故託之河伯聖人之道以順物為功故託之海若百川歸之不足尾闕泄之不虛歸墟無底故也以小大相視則有餘不足之累生以小大相忘則俯誇仰歎之情泯莊子不期於相忘而期

於相視將以驅小道歸宿於大方而已矣陳碧虛註望洋見水之盛大貌未至海門則成鄙陋所以為無隅者所嗤是故迴變適時廣大之道也君子小人各有涯量越分妄語自遺其醜知其醜者乃可語理知愚惑者非愚惑也夫水莫大於海未嘗以自多者蓋取善下後身之義齊魏之爭蝸角兆民之虞毫末皆為貪者舉喻五帝之所連謂連續仁義也林氏庸齋口義云涇濁也河水驟至而濁拍滿兩岸故曰涇流之大兩涘非涇渭之涇也洋海中若海神名拘墟為時蟪蛄不知春秋之類尾闕汲焦也見山海經壘空小穴也人處萬物中之一此合太虛之間可名者論之其在九州之內又只是一件此合草木鳥獸論之二句發得極妙言世界之小如此五帝三王所知所能皆不出其內也褚氏管見云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故秋水至而河伯欣

然東至海則望洋而歎無怪乎海若引井蛙夏蟲之喻繼又形容北海之大不可量數然計四海之在天地中國之在四海奚啻馬體一毫末則安知天地之外不有大於天地者乎故是篇借河海問答以明小大少多之分與鯢鰈蜩鳩之論相類文體機軸變換愈奇海若首答大意在曲士東於教欲有以祛其自多之謬使為大方之歸而已矣辯論極致詳見下文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察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羣今故故迷而不悶撥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悅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

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
郭註物各有量死生時行得失皆分終始
日新各足而無餘則知遠近小大之物各
有量顯明也今故猶古今遠長也撥短也
證盟古今知變化之不止於生死故不以
長而悅短故為跂蹠其一盈一虛則知
分之不常於得也能忘其憂喜死生者日
新之正道明始終之目新則知故之不可
執而留矣是以涉新而不愕舍故而不驚
雖死生之化若一而所知各有限生時各
有率莫若安於所受之分則大小俱足若
秋毫不求天地之功則周身之餘皆為棄
物天地不見大於秋毫則顧其形象繞自
足耳將何以知細之定細大之定大耶
呂註道非小大豈有定體今夫天地吾以
為至大極吾知之所知而莫得其盡則吾
所謂大者豈真大所謂小者豈真小耶小
不為寡大不為多以知量之無窮也我以
顯為顯今為今未及言而今已為顯則所
謂顯與今者豈有止哉證夫顯今之皆故

則遂而不問援而不跂以知時之無止也
吾安能鬱鬱侍百年之王則遂而悶者也
彭祖以久特聞衆人匹之則援而跂者也
日中則異月滿則虧察乎盈虛則得而不
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有始必有終
有終必有始原始要終而明乎坦途故生
而不悅死而不禍以知終始之不可故也
則物之所謂時分終始豈真知也哉知而
非真知則所知固不若其所不知也生而
有知未生則無知則其生之時固不若其
未生之時也知至小也無窮至大也以至
小而求窮至大之域是以迷亂而不自得
也
疑獨註以形觀物有小大以道觀物無小
大量者物之取平時者物之變化分者物
之辨制始終者物之死生以大知觀之是
皆不足以為物之遠近小大也明證今古
所行之道雖甚遠而心無不通之悶所取
之物拾之甚易而無強行之跂此知時無
止者能之察乎盈虛故得失無心知分之

無常也世人之憂皆係乎得失唯大知者
知得失非已任其自然而無憂喜於其間
明乎坦途故死生不足以動其心則日新
而無故也夫人有知則為知所役勞形怵
心逐物忘己不若無知冥然自得矣人生
之後為生所役膠擾不息不若未生之時
寂然至虛而已人之知至小萬物之境至
大以至小求至大非迷亂而何
詳道註知物量無窮則小大不足為多寡
知時無止則今故不足為跋跂知分無常
則得失不足以憂喜知終始無故則死生
不足為禍悅人之所以觀是者以其所知
也所以有知者以其有生也能冥其所以
知而復乎未生之時則孰知大者不為至
細細者不為至大耶
碧虛註物量無窮則不可以言小大時無
止則不可以言代謝分無常則不可以言
得喪終始無故則不可以言變化大人滌
除玄覽知物遠事小其用乃衆已近理大
所費甚微故其量莫極也顯昔進而不可

明即今撮而不可證物遷不可閱日新不可改故時難留也察富盈之何貴故得之不喜知貧虛之何賤故失之不憂知生死爲去來故不知悅惡也迎不見首隨不見後理豈有故哉是知分別之知有盡悅然虛曠無窮生則利害紛錯死則寂寥一空以蟻蛭之趣究崑崙之墟則困矣嗟末具體細倪有餘也天地傾缺大域不足也腐齋云前言其大於此又言無小無大即所謂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爲小也物量無窮言不可量數時無止言寒暑晝夜分無常言有無得失終始新故大知之人然後有下面四知明今古爲一故迎而未至者遠而不憂撮而可取者易而不跂由乎正道而生死聽之明乎此則知終猶始不可以終爲故也人之所知者人所不知者天既生之後我則知之未生之前我何由知以我之至小欲窮至大之天宜乎迷亂而不自得也

人能知夫物量時分之無常又何終始

小大多寡之有考明今故之不停則此理可見適謂歷時之久撮謂推移之速不悶無厭其所生也不跂無求益其生也脩短定分安之而已人固不能無生不能無知而經云不若無知不若未生者蓋爲世人不務真知而求妄知不務全生而求益生以有限而追無窮忘素分而希券外在己之利害不能自明何以定物理細大之倪域哉不若無知王倪對齧缺之間是也不若未生髀髀不願人間之勞是也然既生既知矣將何以自免曰能以無生爲生不知爲知則於生何累於知何有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一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二

端九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秋水第二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埤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爲仁恩動不爲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手力不賤食汙行殊乎俗不多辭異爲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分之至也

郭註目之所見有常極故於大有所不盡於細有所不明直是目所不逮耳精與大

皆非無也詎知無形而不可圍者哉大小異故所便不得同若無形而不可圍則無異便之勢言意所不能及何精粗之有言意有也所以言意者無也求之言意之表而入乎無言無意之域而後至焉大人者無意而任天行舉足而投吉地宜出害人之塗哉無害人而不自多其恩應理而動任物所能而任當於斯非由賤之故措之斯職各使分定適中自任自足而已理自無欲故無可無不可所以與俗殊任理而自然正直榮辱不接於心故玄同也任物而物性自通則功名歸物故不聞物各無失則得名去任物而已約之以至其分故冥也

呂註自細視大者目力所不及直不盡耳非不可圍也自大視細者蟻螟螻蛄視視之而不見直不明耳非無形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無形者數不能分不可圍者數不能窮可以言論者物之粗可以意致者物之精道則超乎言意不期精粗焉故大

人之行不出乎害人性自然也不多仁恩非有為也門隸則以利為事辭讓則不爭食乎力則不借人貪汙則反是辟異則以殊俗為事佞諂則從君親而非從眾也凡此皆出於自然世之爵祿刑罰不足以為勸懲矣夫宜知是非之為分細大之為倪哉人能約分之至至於無所分此道人所以不聞至德所以不得而大人所以無已也

疑獨註經云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故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世之議者因其目力之所視遂以為得其愚甚矣且天地者空中之小物自我觀之其大無極非天地之大特吾身之小耳秋毫者形中之細自遠觀之則不可見非秋毫無物吾去之遠也遺其目力以神會之則至大者亦可圍至小者亦有形此海若所以善議道而以理推之也蓋至小為微精則又小埒者糠也自大觀之猶為細物自精視之已為大之盛也物之

精粗可以意致言論者極物而已豈足以盡道唯不言之言耳所不能聞意所不能察有心者所不能得也其可以精粗盡哉大人者自足於分內雖不害人而仁恩及人亦不多因性之所有而不加益也雖不為利動而不賤門隸門隸抱關而為貧者也貨財雖弗爭亦不多辭讓以與人事不假人而食力不多行雖殊俗而辟異者少為在從眾故也凡此所以為大人之行高不為夷惠之清和卑不為盜跖之殘暴又豈知爵祿之為勸我恥之為辱與夫是非之分細大之倪哉故道無所聞德無所得由於大人之無已盡其性分之內而至約也

詳道註大人之於天下忘物以心忘心以道不出乎害人幾多仁恩也而不多仁恩貨財不爭疑當辭讓也而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幾多食乎力也而不多食乎力行殊于俗疑多辟異也而不多辟異不賤門隸以自貴不賤食汙以自潔不賤佞諂以

自直如是則爵祿我恥無所想其內是非大細無足辨乎外則凡精粗之在大言論意致者亦奚容心哉故聞非聞彼得無所得至於無已則吾喪我矣尚安有物哉非約之以分而至其至者不足以與此

碧虛註蟻真適海涯大鵬不顧蓬艾所視有極過量則殆矣精埒不出於形而未免於言論意致也知恩利召害故貨財不爭雖行殊乎俗常和而不唱雲祿不足勸戮恥不為辱外其身也是非不可分細大不可倪虛其心也道人不聞聞則可道也至德不得得則次失也大人無已已亦物也以上皆約分之至非自然而然也

庸齋云管中窺天者不盡鵬鳥下視塵埃者不明無形之小不可以數分曰毛曰芴亦不可也不可圍之大不可以數盡曰稊曰兆亦不可也精粗局於形故可以言論意推若小大皆無形則非言意所極不可以精粗論矣雖不害物亦不愛物故曰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門隸賤役求利者我

不求利亦不以求利者為非我不爭貨亦不以辭讓為能事皆自為無所管於人然不盡用其力以自食貪汙之人亦不鄙賤之其行無異乎人而不自崖異為在從衆和光同塵也不賤倭諂由由然與之處焉

能流我之意若此等人無分是非混同細大不聞則無名不得則無喪大人言會至理於至約而盡已分之事約分則盡已也自細視大至於不盡而止非大止於此也自大視細至於不明而止非細而無形也精者細之極埒者大之盛小大雖殊皆有形有數故有成壞精至於無形大至於不可圍則非形可定非數可分故無成壞也夫物之粗者可以言論精者可以意致超乎精粗則言意所不能

及也言意不能及形數不能分者其唯道乎故大人以利物為先而不以仁恩自多不為利動而不賤趨利之人此下皆述大人之行異乎世俗以至倭諂亦不賤之則君子小人聽其兩行是非小

大不足為辯又何爵位戮恥之足為勸懲哉由是知大人虛已而道德自歸非越分而求也夫道德至貴也求之分內而足則亦至易也今世人乃棄內而求外舍易而趨難不亦惑乎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毫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觀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

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室穴言殊器也

騏驎驕一日而馳千里捕風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鷓鴣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非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含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汝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郭註物無貴賤各自足也自貴相賤此區區者乃道之所錯綜而齊之貴賤不在已。斯所謂倒置也所大者足也所小者無餘因其性足以名大則毫末丘山不得異其名因其無餘以稱小則天地粃米無以殊其稱若夫觀差而不由斯道則相加相傾不可勝察也天下莫不相為彼我斯東西之相反也然猶腎齒未嘗相為而腎亡則齒寒彼之所為濟我之功弘矣故因其自為而無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無因其不可相無而有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

有若乃忘其自為之功而思夫相為之惠惠之愈勤而偽薄滋甚天下失業而情性爛漫矣故其功分無時可定也物皆自然故無不然物皆相非故無不非無然無非者堯也有然有非者桀也然此二君各受天素不能相為因竟桀以觀天下之趣操不能相為可見夫應天順人而受天下者其迹則爭讓之迹尋其迹者失其所以迹矣若就其殊而任之則物莫不當天地之理萬物之情以適性為治失性為亂殊性異便是非無主能付之天均恣其兩行則殊方異類同焉皆得也

呂註以道觀物安有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而道非物也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而道非俗也道非物與俗則非貴賤也因其所大而大之因其所小而小之知天地差於太虛而至於為粃米毫末差於無形而至於為丘山則所謂差者其數觀矣而道非差則非小大也因其所有而有若東必有西因其所無而無無東則無西知

東西之相反而不可相無則所謂功者其分定矣而道非功則非有無也因其所然而然所非而非知堯桀之出於自是而交相非則所謂趣者其操觀矣而道非趣則非是非也若然則為道者兩忘而休乎天均惡用而倪貴賤小大哉以堯舜之讓為是則之噲以絕以湯武之爭為是則白公以滅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梁麗不可室穴騏驎不能捕鼠鷓鴣不能畫視三者不同而欲齊之是未明乎天理物情也篡夫言其獨義徒言其衆

疑獨註若物內外言性分之內外也無貴無賤自然之理有貴有賤強為之別觀之以道則無彼我是非執為貴賤觀之以物則各貴我而賤彼夫物之貴賤非出乎性因習而成故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物之小大理不可易而形則有差惟其小不求於為大則小者足以謂之大大不求於為小則大者足以謂之小因其所大而自足

則毫末可以等丘山因其所小而無餘則丘山可以等毫末萬物差數無窮所觀者如此而已有者妙有常有者也無者真無常無者也舉天下動植之物生育長養莫不有功於其間此可謂之有也然而功之所之屬乎造化自然而已此可謂之無也涉有則不見無冥無則不見有其相反若東西而實不可相無則功分自然而定矣萬物之理是有非彼我相非堯桀所以辨也因其自然而相非則趣操可觀故或讓而帝或讓而絕或爭而王或爭而滅爭讓之禮於堯舜湯武之時則貴於之噲白公之時則賤若堯是桀非亦各有時而已未可以為常也又譬之梁麗驥騶鳴鶴之殊用殊技殊性也蓋師是師治師天師陰皆其一偏其不可行明矣禪之與繼不因時順俗則謂之某當時順俗則謂之義本一而末不同何足論其優劣乎詳道註以道觀之物無貴賤離道以之物之俗故差則有小大功則有有無趣則有

是非然吾因其所大而大之因其所小而小之以至功之有無趣之是非吾一以是觀則孰知大小有無是非之辨哉然天下之理異而同同而異其變不一而不可以為常以差與功趣觀之異而同也或遜而帝或遜而絕或爭而王或爭而滅同而異也異而同者不在物而在道同而異者不在迹而在時非特是也用有殊器能有殊技生有殊性貴此則彼賤大彼則此小貴賤小大惡可以倪之哉由是知是非治亂天地陰陽常相為用而不可以貴賤小大論也碧虛註道無貴賤物情好惡耳世俗所尚皆外物也夫小天地大毫末非理也若因其大而謂之大則物皆可大因其小而謂之小則物皆可小此差數也以差奪理久矣東西之相反猶高下之不可相無功自我有濟彼必矣我若無功彼何賴焉堯之所然而然之則天下莫不然桀之所是而是之則天下孰敢是聖凡趣操詎可同哉

堯舜湯武順天時守功分者也噲白公逆人事執差數者也故貴賤無常在乎趣操之異君子小人器識分矣然而是非治亂常相倚伏不可不察也師天無地師陰無陽者膠固不明未可以語道差時遜俗者在貴即賤當時順俗者方小即大矣腐齋云自貴而相賤難應豕苓時為帝也貴賤不在已即軒冕價來之意以天地比糲米毫末比泰山則等差之數不足言矣各任一職以為功曰功分農商工賈世間不可闕一猶東西之相反而不可相無也以堯為是以桀為非固趣操之當然以不有廢者君何以興觀之則趣操之不可定見矣因其小大有無然非即齊物論因是之意故以殊器殊技殊性者喻之天地陰陽亦喻其不可相無某夫義徒即堯桀之論

物無貴賤已物兼忘也自貴而相賤彼是未忘也貴賤不在已忘已任物也因大而大因小而小即物所宜也以至功

趣之有無然非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物理人情於斯可見矣故爭讓之迹善惡之行貴賤有時而未可以爲常猶殊器之異用殊技之異能殊性之異便不可以一槩論也若師治而無亂師陰而無陽非明乎天地萬物之理者也禪繼順逆各因其時而已汝不必多言也縱便言之僅論其迹耳又惡知貴賤小大之所從出哉欲知貴賤小大之所從出者當於未始有物求之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三

端十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秋水第三

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矜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

郭註貴賤之道反覆相尋自拘執則不夷於道隨其分故所施無常不能隨變則不齊於道無私德公當而已無私福天下所同求故汎汎然無所在奄御群生反之分內而平往者也豈扶疎而承翼哉唯其無

方故能以萬物爲方而莫不皆足死生者無窮之一變耳非始終也知成無常處故不以形爲位而守之不變欲舉之今去而不能欲止之使停又不可變化日新未嘗守故但當就用不可執也若有爲不爲於其間則敗其自化矣

呂註學者平日係於有物一聞道無貴賤小大則於爲不爲辭趣舍之際莫知所從固其宜也所謂貴賤者是物之反衍而已非道也反則有往反爲貴往爲賤衍則有耗衍爲貴耗爲賤則當放志而無拘拘而志則與道大蹇而不通矣所謂少多者物之謝施而已非道也謝則有榮謝爲少榮爲多施則有歛施爲多歛爲少當兩行而無一一而行則與道參差而不當矣無私德則於所君之人無所獨賴無拘而志之謂也無私福則於所祭之人無所獨與無一而行之謂也無所矜域與道通而不大蹇之謂也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與道當而不參差也恃其成則不知終始

之不可故位乎形則不察乎盈虛而不知分之無常也年不可舉故遂而不悶時不可止故擬而不跂消息盈虛終則有始則天行而已是所以語大道之方論萬物之理也奈何係心於辭受趣舍之際哉若驟若馳言變化密移則何係心於為不為之間固將自化安排而去化之謂也

疑獨註萬物之理冥於自然非為也非不為也又何措意於辭受趣舍之間哉衍者有餘施者所分也貴賤少多出於強生分別非道之真理道之真理則一而已以道觀之貴不為加賤不為損多非有餘少非不足又何有貴賤少多之別哉無私德則於所君之人無所獨賴無私福則於所祭之人無所偏與此下註文並同呂說

詳道註衍者廣平之地反之則平復為陂平陂之分未始有常貴賤往反豈異是哉施者仁之用謝之則賜予而不以為仁多少之數豈足計哉反衍則志貴賤而不累於名謝施則忘少多而不累於利若是而

不反其真者未之有也

碧虛註當受而不受何為乎彼舍而我取何不為乎貴賤小大不出乎二端耳貴賤無主而反覆流行常也大道其夷而放心自得通也稟分有數而少謝多施宜也世道參差而行止適變理也德私則不嚴毅漏私則不久長有畛域則不溥汎有方所則有承接扶翼之而兼懷之德喪矣已上皆辭貴樂賤之義忘我則無短長忘心則無生死忘位則無盈虛忘年則任化忘時則任遷忘消息盈虛則斯為之終始夫物無時不生無時不化其變如驟其移如馳陰陽爾四時爾爾將自化何容心於為不為之間哉

腐齋云以道觀之而無貴賤反而求之吾身綽綽然寬衍也若以貴賤是非自束則與道相違施則有多少謝去其施則無多無少若執一而行拘於多少之施則與道參差矣國之有君祭之有社諭此心以道為主而無所用其私此心廣大無所窮極

則無町畦萬物皆備於我是兼懷也無所私愛其孰承翼拱扶之耶無方即無心無心則無短長無生死不恃其成即不雄成也盈虛隨時不可一定故曰不位乎其形無古今則年不可舉無去來則時不可止大義即道也變動轉移無時不然何者為何者不為皆聽造化自然而已故曰夫固將自化

河伯未明天理物情則猶有所疑復以辭受趣舍為問海若告以世間所謂貴賤少多是其一反一衍一謝一施耳若拘志而一行與道差蹇矣若君之於民德無不被社之於人福無所私明道之無方而兼懷萬物也物之死生乃形化之一變非道之終始也故成無常處不以形為位而守之其去不可止其來不可禦萬物盈虛之理如斯而已夫物生若馳其機不息任其自化無容為不為於其間況辭受趣舍乎此言應物貴乎無心則死生不足為累也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耶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理者必明於權明權者不以物害已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踣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郭註何貴於道以其自化知道者知其無能無能則何能生我我自生耳四肢百體已不為而成何有意乎生成之後哉達斯理者必能達過分之知遺益生之情乘變應權不以物害已而常全也故心之所安則危不能危意無不適則苦不能苦雖心之所安亦不使犯之知其不可逃安乎命之所遇審去就之非已故莫之能害也天在內而天然之所順者在外內外之分皆非為也知天然之知自行故雖行於外而

常本乎天位乎得與會相應有斯變也知落天地事該萬物而常不失其要極故天之道全牛馬不絆穿絡者天命固當也苟當乎天命則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若乃走作過分驅馳失節天理滅矣不因其自為而故為之者命其安在所得有常殉名則過也

呂註任物自化即道也河伯不悟乃謂何貴於道海若告以達理明權不以物害已皆知道者之事而非體道極致至於水火不害寒暑不侵則體道者固如此也非謂其薄之言察乎安危謹乎去就莫之能害則知道達理明權而已寧於禍福知其不可奈而安之則天在內矣察於去就則人之所以畏不可不畏人在外矣以是而入德雖未能天而不人而德在乎天矣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則出天而之人踣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則由人而之天也自無以人滅天至是謂反其真則其於道也豈特知之而已哉

疑獨註大同呂說

詳道註知道者必達理達理者必明權權者以無心應物而不失其平庸詎以外傷內以物害已哉為道而至此則能以之應人踣躅而屈伸以人復天反要而語極此海若之論始於齊小大同貴賤中於察安危謹去就而終於明天人反要極蓋能齊物則能全已全已則能復道而至於與極則反其真而已矣

碧虛註知化化之道達生生之理者必能適物之權故樂全而無傷察安危審禍福謹去就故也是以有德者內守天理外修人事然後位業可得而進退出處在我可以反要妙而語極致也牛馬天理也穿絡之者以人滅天飢渴馳驟以故滅命黃馬驪牛則以得殉名也守天而不失還朴而不偽矣

庸齋云此問尤妙言既聽造化之所為則人亦不必學道矣朱文公問答書中廖德明亦有此問文公不曾答想難言也故莊

子於此說箇權字又以不以物害己一句明之道總言也理事物各有之理權用之在我者有道之全體然後有此大用明於權則知輕重也薄謂迫近之至德之人固知事事有數豈物所能害然亦不恃此以薄之猶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察安危謹去就便是道心中有人心何嘗皆說聽之自然天內人外即前篇主者天道臣者人道也德在乎天言自然之德知天人之行此知字從人心上起本乎自然而安於所得此句又屬道心住居之安也蹢躅而屈伸謂進退各循其理此句又屬人心發明至此道之至要理之至極也牛馬四足得於自然不絀不穿將無所用此便是人心一段事至滅天滅命徇名則人心流於危矣三言無以乃禁止之辭既知天知人能謹守而勿失則天理全矣是謂反其真故人事命天理也

自篇首至此凡六問答如風驅遠浪漸近漸激至是而雪濤噴薄使人應接不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三

暇須臾澄靜則波光萬頃一碧涵天人之息僞還真中局虛湛者有類於此夫至德之士由人以明天因權以達理察安危謹去就物孰能害之然亦未嘗恃此而傲物也天在內所以立體人在外所以應用德在乎天則合乎神而無方不測者也體天居德則屈伸從世反要語極則勿失其真若然則處已處人之道盡矣故何伯心冥體會而無所復問焉今學者自信不及群疑室心與河伯同病者不少儻能於海若言下豁然有省如雲開月見則昭昭靈靈求諸已而足何暇它問哉

文義

知天人之行天當是夫首肯住乎得當是德群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四

端士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秋水第四

愛憐螭螭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愛謂螭曰吾以一足踰踔而行子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螭曰不然子不見夫墮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子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螭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耶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子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躡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

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郭註物之生也非知生而生生之行也豈知行而行哉故足不知所以行目不知所以見心不知所以知恍然而自得矣達達之節聰明之靈或能或否皆非我也而或

者欲有其身矜其能所以逆天機而傷神器至人知天機之不可易也故捐聰明棄知慮魄然無爲而任其自動故無動而不逍遙恣其天機無所與爭斯小不勝也乘萬物御羣才使才各自得物各自爲而天下莫不逍遙此乃聖人所以爲大勝也

呂註鑒以一足爲憐蛇之多足蛇以多足憐蛇之無足蛇以動其脊脅而憐風之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則目之繫此見彼而憐心之無所見而無往不至可知也

也變以一足爲易憐蛇多足之難蛇以多足爲易憐蛇無足之難天機所動莫知其然則其難易豈在於多少有無之間哉由是知風目與心莫不出於自然若河伯之區區計夫貴賤少多何足以與此夫風以小不勝爲大勝而人之目與心之用其神於風也遠矣乃不能得所謂無見無知而能見見知者以制萬物之大勝豈真知也哉

疑獨註變一足而危蛇萬足而安蛇無足

而疾風無形而動化目著色相心入觸法者也以一足憐萬足少憐多也以行遲憐行疾多憐無也蛇以有形爲累而憐風能動化風以無見而憐目之有見目以爲物所役憐心之處中而無爲也踰蹕行危貌如唾之噴豈期於如珠如露皆出於天機自然則衆足之行遲無足之行疾與夫行安用足者亦天機而已風之起於北海入於南海出於陰而歸於陽也爲人所指蹈皆不能勝及其折木蜚屋則能勝矣喻聖人之學至於如風則無以復加自變之一足相憐至風則已矣蓋有心有目然後有所憐目觀於外心動於內所以以此慕彼而無窮至於無心無目如風之於物則無所憐矣非聖人孰能與於此

詳道註以足爲用則一足不如萬足之多故變憐蛇以足爲累則萬足不如無足之愈故蛇憐蛇蛇有矣觀無有爲不足故憐風風蓬蓬矣以有方爲不適故憐目目之爲用司視而已心則無所不司故憐心

也

碧虛註物有以少勝多以無勝有者皆天機時命使然強勢不能奪至理莫能究其變蛇蛇風相憐之謂歟見莫如目知莫如心目見而弗辨者蘊其明也心知而弗言者韜其智也此以小不勝而爲大勝者也

庸齋云自一足說到無足皆天機自然之動可謂奇文中間又以人唾喻蛇之多足其末歸之於風而心與目却不說此文字變換奇之又奇者也就風上又說箇小不勝爲大勝則萬物孰能出於造化之外哉

河伯海若問答既畢南華又自立說以衍前意云變蛇蛇以足之少多言無相憐是著於體也心與目之以內外勞逸相憐是著於用也皆物之妄情耳唯風則有體而不礙指蹈無體而能成大勝有用則動化萬物無用則蓬蓬入海蓋造化虛吸復歸於造化而已喻聖人屈伸從世體用兼資出處兩全終不失道人見其小不勝而輕易之及積而爲大

勝則不止乎拔木蜚屋而已豈有心於勝物哉天機所動自然而然視彼河伯海若貴賤少多大小精粗之論亦如異類之以妄情相憐而不悟物物皆具自然之理無容憎愛於其間也夫形數之少多行止之遲速各安其自然則莫不足乎道此聖人處世所以無往而不適也或疑後文細述相憐之義至風而止憐目憐心之旨遺而不論疑獨結以有心有自然後有所憐其說得之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市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兇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

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郭註將明時命之固當故寄之求諱時勢適然無為勞心於窮通之間夫漁父獵夫烈士之勇各有所安聖人則無不安也知命非已制故無所用其心安於命者無往而非逍遙也

呂註孔子之畏臣安於死生之際而不懼卒之以匡人請退者明夫不能去知與故而以死生為憂者非徒無益適足以累其心而已

疑獨註窮通在己時命在天求通不得則易處諱窮不免則難處猶語云富而無驕貧而無怨也古人未嘗以窮通為累各安其時而已夫不避蛟龍兇虎白刃者一偏之小勇若臨大難而不懼此聖人之大勇兼三者而有之孟子之勇於義可以與此孔子謂汝宜安處我命受制於造物匡人其知予何未幾將甲者辭而退以是知至於命者不生不死孔子盡之

碧虛註孔子遊匡宋人圍之所謂指蹈皆

勝我也及其知非請辭而退所謂大勝者也

腐齋云此段言時命自然非人力所與知道者又何懼焉中間以漁父獵夫烈士比聖人亦自有理由處矣今其止息不必言也

此章明死生有命窮通有時故君子不立巖牆之下亦不求生以害仁臨大難而不懼知命有所制則盡人事於平日安天命於此時而已蓋內得其至貴至

富者則外之窮通利害不足以動其心卒使將甲者知非請辭而退有以見人不勝天而以弱制強之驗也非聖人燭理之徹自知之明何以與此

陸氏昔義註云宋當作衛匡衛邑也今本多誤作宋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茫焉莫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

公子牟隱机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
 埳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鼃曰吾樂與吾跳梁
 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
 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軒蟹與科斗莫吾
 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埳井之樂
 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鼃
 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却告
 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
 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
 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
 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
 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蛙聞之適適然驚規
 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境而猶欲觀
 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蚊負山商鉅馳河也必
 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
 一時之利者是^{第十一}非埳井之蛙與且彼方跼黃
 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夷然四解淪於不測
 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
 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真用管闕天用錐
 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

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
 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
 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
 下乃逸而走
 郭註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埳井之樂猶小
 鳥之自足於蓬蒿左足未入右膝已繫明
 大之不遊於小非樂然也以小羨大故自
 失物各有分不可強相希效始於玄冥反
 於大通言其無所不至夫遊無窮者非辯
 察所得非其任者去之可也以此效彼兩
 失之矣
 呂註是非之境言其所自起得於是非之
 所自起是以視堯桀為一而不知不知此觀
 之茫然無所容其喙也黃泉六極之下太
 皇太極之上無南無北夷然四解淪於不
 測忘乎幽明無方而入於神也無東無西
 始於玄冥反乎大通則會乎沖和出神而
 遂於明也要而言之所謂六通四闢形充
 空虛是已此意之所不能盡言之所不能
 論也而規規然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用

管闕天錐畫地之類也
 疑獨註公孫龍固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
 今聞莊子之言茫然若失而心異之公子
 牟引井蛙海鼃之喻故驚而自失也夫其
 知不能知是非之境論極妙之言無異於
 井蛙耳而莊子之方上過乎天之高下極
 乎地之深夷然四解顯諸仁也淪於不測
 藏諸用也始於玄冥則寂然不動反於大
 通則感而遂通其妙若此豈察辯所能得
 哉壽陵燕邑邯鄲趙郡餘子弱齡之子聞
 趙郡其俗善行遂不遠千里舍已能而強
 學之不得趙國之能而反失故步此諺公
 孫龍不自量而學莊子非唯不得莊子之
 道終必入其舊業矣
 碧虛註蜀人以負日之煖而欲獻之至尊
 猶井蛙之將命海鼃也海大故水旱不能
 損益人之達道者寵辱豈能忻戚哉寓言
 以是非為主舍是非而明寓言詎知輕重
 者耶時利宗手極致夸時利者未聞久長
 之策也且莊子者方躡沈溺已起象外隱

論神化東西俱忘爰自寥天復乎原本若乃以規法之言而求之以察是用管窺天之類是故學行失步匍匐而歸學智忘真茫然喪道矣

盧齋云九年之水七年之旱信然人類盡矣莊子漆作十年九潦八年七旱便自別下蹈黃泉上登于天言其見趣高遠莫同釋解達也淪於不測所入者深始於玄冥在無極之先反於大通歸於至道也以察察之明窮之以言辯不亦小乎邯鄲失行之喻尤佳

公孫龍趙之辯士能合同異離堅白困百家窮衆口及聞莊子之言而茫然失措蓋逐外學而忘本真者其患常若此故魏牟告以井蛙海鼃所見不同使知是非之所起妙論之所存斯可以登天徹泉夷然四達始於玄冥契虛合無也反於大通與道爲一也今徒以區區口辯而欲窮莊子之道無異壽陵餘子學行於邯鄲直匍匐而歸耳餘子猶云孺

子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四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五

表一

武林道士褚伯秀

秋水第五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郭註寧生而曳尾塗中性各有所安也

呂註莊子不知有死者也而云此者以教時之趨利而忘生唯二大夫之知足以與此

疑獨註莊子引神龜之事以辭楚王之聘蓋不願以身取富貴而殘其生也

碧虛註是知軒冕外物非性命之有也庸齋云死留骨生曳尾之喻真是奇特

莊子辭召以神龜爲喻義甚真切蓋賢才之士爲國排難圖治實有賴焉而功成患集身或不免猶龜能靈於人也昔

陶隱居畫三捷牛以答詔一拘窘於鞭繩一優游於水草亦此意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鵲鵲子知之乎夫鵲鵲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鵲得腐鼠鵲鵲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郭註搜於國中揚兵整旅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言物嗜好不同願各有極也

呂註莊子之所踐如魏牟之言則無所忤者也其自比於神龜鵲鵲而以惠子為鵲

梁國為腐鼠不亦可乎

疑獨註鵲鵲屬其趨向大樓必擇木食

必擇果飲必擇水蓋貴禽也鵲者穢惡之鳥嚇者拒物之聲

碧虛註惠子恐而搜於國中是謂親權者不能與人柄以富顯自驕何異鵲據腐鼠而嚇邪

腐齋云莊子惠子最相厚善此事未嘗有之戲以相譏耳練實竹實也

搜應作搜郭註可證成疏謂搜索國中尋訪莊子疑獨因之義頗淺近蓋本於偏旁之誤鵲得腐鼠而嚇鵲鵲又何足與語練實醴泉之味碧梧高潔之棲哉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郭註莊子謂子非我尚可以知我之非魚則我非魚亦可以知魚之樂惠子含其本言而給辯以難尋惠子本言非魚則無緣相知耳今子非我而云汝安知魚樂者是知我之非魚則凡相知者果可以此知彼不待是魚然後知魚也循汝安知之云已知吾所知矣而方復問我我正知之於濠

上耳豈待入水哉夫物之所生而安者天地不能易其處陰陽不能回其業故以陸生之所安知水生之所樂未足稱妙耳呂註循其本則惠子謂子非魚安知魚之樂是子非我而固已知我不知魚之樂則我非魚而能知魚之樂矣是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也我則知之濠上而已不待為魚而後知也

疑獨註魚藏於深眇而自得經曰於魚得計蓋深知於魚而取之也人生於陸而安於陸魚生於水而安於水盡已之性而後能盡物之性此所以知魚之樂惠子昧此而強辯是非所以分也莊子請循其本欲其由恕以觀之終曰我知之濠上也以我在濠上之樂推之則知魚之樂矣

詳道註以迹觀之萬物與我無同形以理觀之萬物與我無異性惠子以形觀形故云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以性觀性故云子非魚而知魚之情蓋齊小大遺貴賤則天地為久矣而與我並生萬物為衆矣而

與我爲一。是以處此足。以知在彼之趣。居顯足以知潛者之樂也。

碧虛註在我逍遙則見魚之容與惠子以人魚爲異故與難辭是失齊物之旨惠不知莊事固然矣莊不知魚理豈然哉尋惠子本問安知魚樂之句是惠不知魚而問莊也是以儻魚游泳從容者唯莊知其樂乎濠上耳蓋謂魚樂與人樂雖異其於逍遙一也。

庸齋云循本者反其初言汝初問我非魚安知魚之樂是汝知我方有此問汝既如此知我我於濠上亦如此知魚也此篇河伯海若問好與傳燈錄忠國師無情說法無心成佛問答同看大慧云這老子軟頑撞着這僧又軟頑黏住了問謂其家活大門戶大波瀾闊命根斷這數語莊子却當得。

李士表論云物莫不具乎道則於我也何擇性莫不足乎天則於我也何有雖契物我之如此蓋有不期知而知妙理嘿會神

者受之有不能逃於其先者此莊子所以知魚樂於濠上也夫出而揚游而泳無網罟之患無濡沫之思從容乎一水之間者將以是爲魚樂乎以是爲魚樂又奚待南華而後知蓋魚之所樂在道而不在水南華所知在樂而不在魚魚忘於水故其樂全人忘於魚故其知一莊子於此蓋將無言惠子亦將無問而復有是論者非問則至言無所託非言則道妙無以見直將祛天下後世離物與我爲兩者之蔽耳物將自有其物則莊固非魚安知魚樂我將自有其我則子固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知與不知皆道之末此所以請循其本本末皆不知者昔人嘗言之矣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在我者蓋如是也視生如死視己如魚視豕如人視人如豕在物者蓋如是也若然則在在皆至遊而無非妙處物物皆真樂而無非天和美獨濠梁之上儻魚之樂哉吾知莊之與魚未始有分也唯明至樂無樂真知無知者可以語此。

明己性者可以通物故天下無遁情昧己性者無以知人故在物多滯迹莊子之知魚以性會之也惠子不知莊以形間之也驟讀此章莫不喜惠子之雄辯視南華之壘若不足攻暨聞循本一言而五車之學無所容喙則惠子之本可知矣經中往往力救惠子之失未有若此二字之切至者蓋使之友求而得其性本通乎物理之同然則彼我無間於大情動寂皆歸於至理奚待入水而後知魚哉再詳經文謂惠子不知魚之樂全矣全猶必也又全然不知魚樂之意碧虛以樂全名章似失本旨今擬名循本章庶協經意是篇以秋水命題設河伯海若問答喻細大精粗之理明道物功趣之觀各本自然無貴無賤成敗得失時適然耳翻覆辯難卒歸於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則求之性分之內而足是謂及其真有非言論意察所可及也次論變蛻蛇風之相憐喻人

以才知短長爲愧術而弗悟天機之不可
易小不勝之爲大勝也信明此理則物各
足其分何所憐哉無所憐則無所慕故企
美之情息分別之意消斯爲要極也歟孔
子遊匡而臨難不懼知命由造物非匠人
所得制也若爲橫逆沮屈何以見聖人之
勇井龍海鼈即前河伯海若之義而歸於
達理明權物莫能害謂世俗沈濁所見隘
陋雖知有聖賢在前強欲企羨猶餘子學
行反失故步蓋以所短而希所長越分而
求非徒無益也至論神龜寧曳尾於塗中
鵲鷄豈留情於腐鼠皆歎時之淖薄傷道
之不行也終以莊惠濠梁之論言物我之
性本同以形間而不相知耳會之以性則
其樂彼與此同即人之所安而知魚之樂
固無足怪而競言辯之末忘性命之本者
斯爲可怪矣此語非獨鍼惠子之膏肓亦
所以警世之學一先生之言而煖姝自悅
者無異河伯之自多於水也故以結當篇
之旨云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五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六

卷二

武林道士楷伯孝舉

至樂第一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
今奚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
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
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大惡也
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
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
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富者苦身疾作多
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貴者夜
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人之生
也與憂俱生壽者憺憺久憂不死何之苦也
其爲形也亦遠矣列士爲天下見善矣未足
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
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故
曰忠諫不聽躊躇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
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
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
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誣誣然如

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為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無為哉

郭象註忘歡而後樂足樂足而後身存以爲有樂邪而至樂無歡以爲無樂邪身已存而無憂擇此爲據避處等八者莫足以活身唯無擇而任其所遇乃全耳凡厚味聲色失之無傷於形得之有損於性今反以不得爲憂故愚也內其形者知足而已親其形者自得於身中而已夫遺生然後能忘憂忘憂而後生可樂生可樂而後形是我有富是我物貴是我榮也列士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善則過當故不周濟躊躇勿爭唯中庸之德爲然有善無善當緣督

以爲經舉羣趣其所樂乃不避死吾未知樂不樂無懷而忘物耳夫無爲之樂無憂而已俗以鏗鎗爲樂美善爲譽天下是非果未定也無爲而任之是非自定矣百姓定則吾身近乎存譬夫天地自清寧非爲之所得故物皆化有意乎爲之則有時乎滯也無從出之者皆自出耳無有爲之象皆自殖耳人得無爲則無樂而樂至矣

呂惠卿註略而不論

林疑獨註無樂則不憂無身則不死求其至樂而不憂活身而不死者無有也然則何爲何據何避何處何就何去何樂何惡雖然亦奚爲奚不爲奚據奚不據但因時順理無心於其間者至矣夫天下所尊者富貴壽善所下者貧賤天惡又以身安厚味美服聲色爲樂求而不得則爲苦而憂懼以此養形亦愚矣富者累於財貴者累於位身愈壽而憂愈長益遠於性命之理矣列士忘身而徇名若以爲不善又足以活人必活人而不失身斯爲盡善故古之

人忠諫而不聽躊躇而勿爭若子胥好爭反害其身然不爭名亦不成是誠有善邪無有邪今世俗之所爲非正爲所樂非真樂正爲無爲所以能有爲真樂無樂所以能盡樂吾未知世俗之所樂果樂邪果不

樂邪世俗樂於有爲聖人樂於無爲無爲誠樂矣而世俗以爲大苦而不能行也故至樂者無樂至譽者無譽夫是非起於有爲唯無爲則是非自定無是非非心何適而非樂身何往而不存哉清寧者天地之德而天地非恃於清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道出而爲物物入而爲象無從出不知從何出無有象不可得而見也職職言各有所主皆出入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者天地之道人位天地之中豈得無爲哉

陳碧虛註若係爲據等八目則其樂未必至其身未必生天下之所專所樂者皆外物來寄不可必也今以不得而憂懼非愚而何金玉軒冕比形疏矣蕭然疲役久生

奚策烈士敢爲而身不免者以爲天下見善故也是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善名不可必必在全王而已俗之所爲所樂奔競誣然如將不得已是以塵妄爲樂而以無樂無譽爲苦是非果未定也若乃自守分內性真不移可以定是非矣兩無爲相合澹然而衆美從之上下有爲而不交則和氣否塞矣朕兆之初本無出入形象之迹然萬物皆自一氣芒芴而來所謂造物者無物而有物之自造也人多前識不能無心安得無爲哉

林氏庸齋口義云奚爲奚據以下四句與屈原卜居文勢一同次敘富貴壽善四段本同意皆以物害已者說前三段了後以烈士一段如此發明變換語勢此文法也蹲踞即逡巡爭則殘其形不爭名不成此兩句說破世故爲名而至於殘形不得謂之善矣舉世羣趨誣然必取之意我以無爲爲樂而俗反以爲大苦則樂譽是非果未定也唯無爲可以定之耳

褚氏管見云人處幻境之中難遂者樂難保者生故是篇首數至樂活身之不可必得而兼有使人安其素分無所爲據去就於其間則亦奚樂矣惡哉天下所樂者富貴壽善厚味聲色也而倚伏之機莫測美善不可常有下所苦者貧賤天惡所求不得也而能遊乎物初則已猶可忘何外累之能及今觀夫富者之苦身疾作貴者之思慮善否壽者之久憂不死皆踈外其形去道遠矣列士之不足活身亦猶是也故忠諫多爭徐有以啓悟之則君無過舉臣得盡職君臣之盛也若夫子胥因爭以殘形亦因以成名誠有善邪無有邪觀俗之所樂果樂邪不樂邪吾以無爲誠樂矣而世俗以爲大苦則其向背可知故必知至樂之無樂至譽之無譽者然後安於無爲始可以定天下之是非矣夫欲求至樂活身者唯無爲近之天地無爲而清寧故萬物皆化人而能無爲物惡得

不化哉

莊子妻死惠子吊之莊子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慟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數數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

郭註未明而樂既達而止斯所以誨有情者推至理以遣累也

呂註莊子之所貴則孔子孟孫才顏氏而其制行則若子桑子反子琴張之徒何也蓋人道之弊天下沈於哀樂之邪而滅其天理故救之之道爲若此

疑獨註莊子襲諸人間不能忘人道故妻死則鼓盆而歌見其情發乎聲也惠子謂子已長身已老不爲不久死而不哭亦見其無情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答

以其妻始死也豈得不槩然及察其本無生無形無氣則果何自而有哉冥於真空而莫得其朕也精鞠而為物斯有氣有氣斯有形有形斯有生芒未有象陽之始也芴未有數陰之始也陰陽之中各有沖氣氣變而有形有以設飾之形變而有生有生則有死死生相隨如環無端蓋自無氣無形無生以觀之則萬物者真空而已自有形有氣有生以觀之則無變而有有變而無猶四時之運相為無窮人且偃然寢於巨室巨室指天地萬物譬室中之人人何嘗不出入於室萬物何嘗不出入於天地哉

碧虛註聞死感槩人之常情鼓盆而歌假物遣累也人本無生孰為形氣混乎冥漠之際相因而有此生今又化而歸無何異四時代謝而往來無迹推求原本故止世慮也

膚齋云形變而有生言先有形而後有此動轉者釋氏云動轉歸風便是此生字四

時行者有生必有死之喻鼓盆之事亦寓言如原壤登木而歌豈親死之際全無人心乎聖門之學所以盡其孝慕者豈不知生死之理原壤莊子之徒欲指破人心之迷故為此過當之舉便是道心惟微不可以獨行於世所以有執中之訓李漢老因哭子而問大惠以為不能忘情恐不近道大惠答云子死不哭是豺狼也此語極有見識若其它學佛者答此問必墮偏見

莊子妻死章以世情觀之人所難忘者而處之泰然何也蓋究其形氣之始悉本於無雜乎芒芴有氣有形形生而情識愛樂無所不有至若親姻情好假合須臾耳惑者認以為實緣情生愛因愛生貪滋長業緣生死纏縛害形損性一何愚哉真人痛憫凡迷方便開喻謂天下之物生於有有歸於無此自然之理金石有壞沉於人乎須以毒眼覷破世間使無一毫障礙青天白日萬古靈靈固已無容憂喜於其間而又鼓盆而歌

者寄聲於無情之物所以矯流俗哀號痛哭過用其情之弊若云易悲為喜則亦不免於偏見耳列子載魏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哭人問其故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與向無子同吾何憂焉此達人大觀所以異於俗也然則外物之儻來不足介懷也宜矣

槩字說之不通當是慨然歎也芒芴宜讀同恍惚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蹙蹙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為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郭註斯皆先示有情然後尋至理以遣之若云我無情故能無憂則夫有情者遂自絕於遠曠之域而迷困於憂樂之境矣

呂註黃帝之所休則心死形廢如土壤而不覺柳之生其肘也柳者易生之物以滑

介爲事則其初不免驚而惡之終知其生之爲假借塵垢又何惡焉古之所謂觀化者其道蓋如此

疑獨註黃帝之所休大道也柳陰木左陽肘柳生左肘陰陽之變也夫生者造物之假借皆塵垢^{表二}糝何足愛惡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明此理也今觀於陰陽之變化而化及我又何惡邪

碧虛註二人或以支幹離散爲善或以滑稽介獨爲善觀化空於冥冥之丘峻極之墟而柳發其肘左取生義夫生者化空之假借於空論之生爲塵垢長景沉之死爲昏夜也是故生生者不生化化者不化今有生乃常生忽化乃常化以常生觀常化則知常生不真常化不空空化相通於理何患哉

膚齋云黃帝之所休謂嘗休息於此柳瘍也今人謂生癰也想古時有此名字假借喻外物塵垢言至微釋氏所謂四緣假合是也觀物之變化而化及我言我隨造物

而變也前言廢廢然惡之亦人情也思死生之理而知其本原便是道心爲主又何惡焉

按柳生左肘其語頗怪諸解略而不論獨呂註及之偶得管見廣而爲說云柳者易生之木左肘罕用之臂臂罕用而木易生喻無心無爲者之速化也夫肘動物也柳植物也動植異性形質亦殊動者俄化爲植在常情不能無怪然物變化而不自知故處乎大冶之中者例莫適焉儻悟吾生之爲假借塵垢則肘也柳也均爲物耳何所容其親疎愛惡哉由是知萬物與我同一化機然非靜極無以見所以滑介叔觀於黃帝之所休而化及之黃帝主德主靜休亦息靜之義靜者化之體動者化之用觀化而化及與化俱者也身與化俱何往而非我此言有情化爲無情則無情者亦或化爲有情至樂篇種有幾已下可見皆造物所化耳行小變而不失大常當無

適而非樂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六

武林道士 稽伯秀 學

至樂第二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然有形撒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卧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間里知識子欲之手髑髏深嘆感頌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

郭註舊說云莊子樂死惡生若然何謂齊乎所謂齊者生時安生死時安死生死之情既齊無當生而憂死此莊子之旨也

呂註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以其一體而已則世之貪生惡死者固非是樂死而惡生者亦豈所以為一體邪而莊子言此者以世人所病尤在於貪生惡死則南面王樂之說豈無為而言之乎

疑獨註莊子寓言於髑髏相答問以齊死生使人生時安生死時安死則陰陽變化所不能役無為當生而憂死當死而樂生也

碧虛註好生者以世事為樂趣死者以人間為勞唯超死生者可以論其大槩矣。膚膏云髑髏然虛而堅固從然從容自得諸子凡子所言也此段說生死之理撰出髑髏一段說也是奇特讀者當求其意莫作實話看

南華致髑髏五問可謂灼見世情憂患之端據髑髏所答則雖有世患何由及哉觀者往往於此反疑其樂死惡生誤矣蓋見世人貪生惡死營營不息喪失本來之我則此形雖存與死何異故立

是論以矯之庶警悟其萬一猶良鑒之因病施劑損彼所以益此其勢不得不然知生之有涯取溫飽而止不多積以資業也知死之為息則委而順之不忤化而增戚也如是則生而無勞死而無苦從然以天地為春秋何往而非南面王樂邪陳碧虛名此章為兩謬所以破二見之感其論得之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嚮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

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鰭鱖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說說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郭註內求不得將求於外合內求外非惑如何實而適故條達性常得故福持

○呂註知不知是非之境而聞莊子之言則眩視憂悲固所不免是以屢及海鳥之說欲學者深思而慎出也衝城室穴之殊器千里捕鼠之殊技夜明晝暗之殊性此先聖之所以不一其能不同其事也名止於實則無過實之名義設於適則無過施之義條達則隨其條之短長而不求通求通則不達矣福持則因其分之小大而不過與過與則不持矣

疑獨註顏回適齊欲以三皇五帝之道教

齊侯不知齊侯稟性有定欲強教之則必有辱此夫子所以憂子貢所以有問也緒盛金囊綆井素也小不可懷大短不可汲深以其稟於天命不可得而損益任其自然而已彼將內求不得必求諸外而惑生於心雖欲全生豈可得乎古之人有以直諫殺身者以此猶以九韶太牢觴海鳥于廟而不知好惡之有異也是以聖人任萬物之性故不一其能萬物各盡其能故不同其事聖人無名因實而後有名聖人無義因適變而有義則名止於實者不爲浮名義設於適者不爲非義條達則無往而不通福持則無入而不自得也

○碧虛註受命自然不可勸成其猶小囊詎能容大稟質定分不可遷適其猶短綆詎能引深海鳥之驚九韶猶齊侯之惑皇道也人有賢愚故莫能一事有古今故莫能同名實不越則有條而不塞義理適用則禍去而不免矣

庸齋云命與形得於天各有一定之分不

可損益以古人之道與齊侯言未能感動以化之則將有罪我之意此借顏子以譏當世遊說之士猶以人食養鳥失其性矣此意只是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莊子衍出一段說話壇讀同澶水中沙澶地也人才不同人事各異隨其實之所有而得其名隨其意之所適而得其理也條達者直截不費力福持者福常保持也

○褚小不可懷大喻命有所成而莫易綆短不可汲深喻形有所適而莫強是皆得之於造物無容益損於其間今回與齊侯言先王之道將不契其素心則惑而無主反傷其形矣故繼以海鳥之喻對太牢而不敢享聞韶樂而增憂悲此以己養養鳥失其本性終於不飲食而死耳後又申言以鳥養養鳥之意使求其所適而合其性情則物我之養皆得是以聖人不一其能順物性之自然也不同其事度人事之可否也故名止於實而不浮義設於適而不過此條理之

所以暢達多福之所以扶持也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擡達而指之曰唯子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歎乎種有幾得水則為蠃得水土之際則為龜蠃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焉陵焉得鬱樓則為鳥足鳥足之根為蟪蛄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鵲掇鵲掇十日為鳥其名為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醢願輅生手食醢黃輅生手九猷督芮生手腐蠶羊奚比乎不筭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郭註各以所遇為樂歎養之實未有定在夫變化種數不可勝計自得水則為蠃至皆入於機言一氣而萬形有變化而無死生也

呂註遊魂為變無所不之則百歲髑髏何知也剖心而至於無知則知其未嘗生未嘗死與之均矣汝果養而畏於死乎子果

歎而悅於生乎夫唯知遊魂之無所不之而精氣之為物則其種果有幾邪故蠃與蟪蛄衣陵焉一種也或得水土之際或得陵屯而其生各不同鳥足蟪蛄胡蝶與陵屯亦一種也或得鬱樓或以根以葉而其變各不同鵲掇乾餘骨斯彌食醢願輅與骨亦一種也或以竈下或以日久或以其沫而其生各不同黃輅之於九猷督芮之於腐蠶羊奚之於不筭則不知其種之所自生也久竹也青寧也程也亦一種也而馬與人有自而生也則物或以無情相生或以有情相生或以無情生有情或以有情生無情皆遊魂精氣之所為也凡列子所言則嘗聞見而知之其所未嘗聞見者可勝道哉

疑獨註列子在生而安生髑髏在死而安死各以所遇為安是知未嘗生未嘗死養者未必實養歎者未必實歎也蓋古絕字絕而復生有繼之意得水則為蠃萬物生化之始也次述蛙蟪之衣以至程馬人皆

生化之物或一形數變或因形移易或死而更生或生而反死生此死彼相因無窮而形生之主未嘗暫無是以聖人知生不長存死不永滅一氣之變所適萬形萬形萬化而有化者存歸於不化故謂之機機者動靜之主出無入有散有反無靡不由之也

碧虛註予未嘗死也其生果歎樂乎汝未嘗生也其死果願養乎此欲極其不生不死之理也時列子適達道邊有蛙因指以論化機蛙感火氣則為鵲得水則相繼而生說文反蠃為蠃遺類水涯著苔如衣乃科斗所出遺類於山阜之上變而為草名曰陵焉藥名車前草此有情入於無情猶山蛭化為百合也鬱樓糞壤也鳥足草生水邊俗呼墨草鳥髏方用之一草而根葉異類由氣有陰陽也蓋物有相胥生者不可一槩論胡蝶就熱化為鵲掇初出形潔若脫千日能飛其沫為斯彌之蟲此言小大之化相因無窮斯彌為食醢已下明有

情之物觸類而變替為爛草腐蠅螢也此乃無情化有情猶朽麥之為胡蝶也腐蠅生羊奚即羊蹄菜有情復歸無情也羊奚與不生筰之老竹比合兩無情相交而生青寧形似刺蝟俗云敗竹園多刺蝟是也

尸子云越人呼豹曰程或謂程為獮搜神記秦孝公時有馬生人蓋五運六氣觸物感變難以致詰也

腐齋云生而飲食曰養死而寂滅曰歿却如此倒說此是弄奇處種有幾者言世間之物生種不同姑以至微者論之大者亦無異於此而文字之妙不齊中整齊如看飛雲斷鴈愈看愈好監者水上初生苔而未成龜蟻之衣則已成苔附土著岸者陵屯田野高處陵焉車前草鬱律糞壤鳥足之根為蟻蟪其葉為胡蝶之別名此下說化生之蟲自鵲鵲乾餘骨至替為腐蠅皆蟲名謂萬物變化生生不窮也末後却把至怪底結殺此是其驚世駭俗處羊奚草名草似竹而不生筍者曰不筍久竹青寧

蟲名程亦蟲也馬亦草名如馬齒馬蘭之類人亦草名如人參人面子分明用許多草名却把馬與人故為此詭怪名字前後解者皆以為未詳是千萬世人為其愚弄看它不破萬物之變如雀化為蛤鷹化為

鳩腐草化螢鼠化蝙蝠何所不有出機入機即是出生入死便是火傳不知其盡也

此章自種有幾至馬生人詳見列子南華舉似差畧其文夫動植生化之理耳

目不可偏及非格物君子不能盡知蓋極論物類變化之不常以明人世生死

去來之不足怪但知有不化者存足矣

按經文所載雖未悉通姑以文義考之

當從二醯字為句次九猷腐蠅次羊奚

至青寧為一句參諸音義亦然成法師

疏乃從順輅黃輅替為久竹為句恐非

經意陳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作斯彌為

食醯食醯生乎順輅順輅生乎黃輅黃

輅生乎九猷九猷生乎替為替為生乎

腐蠅腐蠅生乎羊奚羊奚比乎不筍久

竹生青寧云云此則排句整齊第加衍太繁文無變體非南華文法也續考列子註引爾雅熊虎配其子豹山海經南山多獮豹郭璞註豹之白者曰獮程是獮之別名獮又豹之別名也

是篇名以至樂而首論有生為累憂苦多端以至避處去就罔知所擇而莫得其所以活身之計何邪意謂人能於憂苦中心生厭離勇猛思復則其樂將至矣故凡俗之所謂樂者未知其誠樂否邪蓋天下之事盛則有衰極則必變孤臣孽子操心也危慮患也獨故達由是知貧賤憂戚玉女于成則禍福之機常相倚伏所以舉世陷於哀樂之域而不能自出其能安於性命之情乎故卒之於無樂無譽是為至譽至樂也已次載鼓盆而歌觸醴之答皆以人所不樂為己之樂則其樂也豈世俗所可共語哉中敘觀化而化及者肘變而無惡求己而不得者聞樂而驚憂此言順化則其樂皆同拂情則雖養非樂也終論人亦

蟲獸生化之不常而斷之曰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大哉機乎孰弛張是凡涉形器罔不由斯生死變化循環無極若悅生而惡死或樂死而厭生皆滯于一偏而非樂之至必也無樂無不樂無生無不生然後不為化所役不為機所運造夫大衍虛一不用之妙泯然無際湛兮若存斯為至樂也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七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八

表四

武林道士 楷伯 秀學

達生第一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以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矣足棄生矣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友以相天

郭象註生之所無以為者分外物也知之所無奈何者命表事也知止其分物稱其生足矣有餘則傷也守形太甚故生亡知非我所制無為有懷於其間故養之彌厚

死地彌至若放而任之性分各自為者皆在至理中來不可免也更生日新之謂付之日新則性命盡矣所以遺棄之無所偏為故能子萬物所在皆成而與化俱還輔其自然也

呂惠卿註生之所無以為非所待而生也知之所無奈何知所不能知也凡形不養者以其生生之厚不皆在物之不足凡生亡者以其動之死地不皆在形之離生由是知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然不可不為者人安能免於為形邪欲免為形者有世而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不以為形為事而與彼更生得所謂更生者則幾存矣事本不足棄不棄則累於事而形勞生本不足遺不遺則役於生而精虧形全精復則德同於初矣萬物者稟精於天成形於地其合則吾之所以成體天地氣氤萬物化醇是也其散則物之所以成始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是也合則不虧散則能移不虧固精矣能移則又精以其所

稟於天者反以相天則所謂存生者豈不妙哉

林疑獨註生之所無以為益生曰祥是也知之所無奈何貧富壽夭是也養形在乎物逐物無已必為形累為生在乎形守形不離生亡者有之謂形雖存而生理已亡也來不可却去不可止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果不足以存生然則世莫足為哉雖不足為而其為不免欲免為形莫若棄世世者人與我同生而不可去也大覺者以此為大夢大者既亡何物足累無累則用心正平故能與彼更生生生不窮則至於命矣夫事矣足棄生矣足遺哉然其始亦莫不在乎棄與遺也故形不勞而精不虧若然者與天為一與化為友天地交而萬物生體則有形始則有氣合則為有散則為無形全則明精全則神精而又精乃天下之至神故能以已之天相萬物之天也

陳碧虛註達生之情者任其富貴貧賤知

富非強趨貴非妄慕也達命之情者任其賢愚通塞知賢非粹學通非力致也金玉潤屋而儉嗇不用神氣壯盛逐物而亡者莫不皆然悲夫世人之倒見唯外身者可無死地矣理皆自爾雖不足為然有生之所未免也夫為形之患莫大於世緣忘緣則無累無累則不危而德業日新同彼再生庶幾乎道矣在世非事不立有身非生莫存則事矣足棄生矣足遺哉至於形全精復與造化為一合則成羣物之體散則歸太無之先也善達生者忘形故形全忘生故精復形精既壯與化推移研妙不已歸輔其自然而已

劉契註生者我之有命者天所制達生之至者足以知天達命之至者未嘗忘人生之所無以為而已之則凡可已者皆不為也知之所無奈何而安之則凡可安者無求於外也不求不為與道合矣然人之形於世世之有夫累常相繼而不相離也且形非道也世非我也而累在乎物耳以理

觀之於斯三者累易遺也累可去則世於我也何有世可棄則我於形也何羨不有於世不羨於形則達生達命也至矣

林氏腐齋口義云生之所無以為者言身外之物知之所無奈何者人力所不及也養形必以物有生必全形然物常有餘而形豈長存形雖能全而生者有盡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即前云物莫足為而不可不為也為與不為皆不免於自累欲免於累非棄世不可棄世非避世也處世無心感而後應迫而後動則我自我世自世矣正平者心無高下決擇更生則與之無窮與造物俱化日新又新則身外之事與其生者不待遺而自遺矣四大假合成體散則復初歸無形精全則能變化是謂能移也體道至此則精而又精可以黃造化矣褚氏管見云許由高隱而辭釋知生之所無以為也夫子厄陳而弦歌知知之所無奈何也儻不安其生而益之物有餘而形不養矣不安其知而役之形不

離而生亡矣生之來不能却善養以致之也其去不可止過養以傷之也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是知養之爲養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蓋不明其所以養而養非其養也生不足爲以其因養而亡然有不可不爲者若飢食渴飲之類其爲也不免以有世存焉耳故欲免爲形莫如棄世有世而遺之何累之有正平謂視物如一而與世俗之生道不同故曰更生更生則近於道矣事固不足棄我能轉物也生固不足遺我亦忘之也然而形全精復則本於棄事遺生由粗以至精也與天爲一斯其極致歟夫世間萬物皆稟天地之氣合則爲萬物之體出而有也散則復還天地之始歸於無也形全精復則能通化故潛天而天之地而地在人爲人遇物爲物也精而又精謂純亦不已反以相天則歸乎受氣之初萬化所不能役此由達生以造乎忘生之妙也爲世爲形義亦相

類互其文耳

子列子問關尹子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憚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汝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夫美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物莫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中是故選物而不惜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讎者不折鏃千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

郭註其心虛故能御羣實至適故無不可非物往可之物與物何以相遠唯無心者獨遠耳同是形色之物未足以相先常遊於極非物所制也止於所受之分冥然與造化日新終始者物之極飾則二矣不以心使氣不以物離性萬物皆造於自爾若醉者之墜車失其所知耳非自然無心也千將鏃鏃與離爲用然報讎者不事折之飄落之瓦雖復中人人莫之怨皆以其無心故也不虞而知開天也知而後感開人也開天者性之動開人者知之用性動者遇物而當足則忘餘斯德生也知用者從感而求勸而不已斯賊生也任天性而動則人理自全民之所患僞之所生常在於知用不在於性動也

呂註天地之運萬物之變孰非氣邪誠能守乎純氣則不窒不熱不危無足異也凡以至虛而已豈知巧果敢可得與哉譬龍之爲物合而成體則上極下蟠而無不至散而成章則入於無有而不可見亦以氣

而已凡有貌象聲色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則奚足至乎先均足是色而已先則未有物之初色則物之已有奚足以至純氣之守至虛之遊乎物之造乎不形則非貌象聲色故止乎無所化而不去矣夫得是而窮之者將處乎不淫之度則不皦不昧適與之當而不過也藏乎無端之紀則始終相反乎此不可得而窮也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則所謂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也壹性則不二養氣則不耗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則性修反德而與造物者同之乎不形若是者守全而無卻物莫事入焉夫全於酒者死生驚懼不入其胷中則藏於天而全之者宜其物莫能傷也常有司殺者殺則人之遇之猶于將飄瓦而已此天下所以均乎雖伐國而無攻戰之亂也開天者德生以其併忘其無知無為也開人者賊生以其德有心而心有眼也不厭其天則開之而已不忽於人畏人之所畏也民而知此幾乎以其真矣

疑獨註純者不雜守者致一不雜則靜致一則專氣靜而有守所謂專氣致柔是也豈在知巧果敢之列夫貌象聲色物豈相遠而世之所先者不知踐神明之容特先之以喜怒之色奚足以先乎物哉凡物之所造有形乃自於無形有化乃自於無化言神明之德動靜皆存得是而窮其妙理以極於無形無化物焉得而止焉禮度有法故不淫道紀有本故無端唯無終始然後能終始萬物故一其性而不二養其氣而不害合其德而不散也若然則通物所造而不爭守其自然而不虧物之自外來者安能入於我哉此下又設三譬醉者墜車得全於酒而不能傷也鏐于飄瓦以其無心而人不怨也人之天有為中之自然天之天無為中之自然老子云地法天人之天也道法自然天之天也德生者不以知治國賊生者以知治國不厭其人不以人滅天也不忽於人不以天廢人也民幾乎以其真言其化下也以此而已

碧虛註以其密行故能冥通不遇虎兇不避甲兵者持守不雜心無機巧也物皆形色孰為先後有形則有所化得是不形不化之道故無有窮盡物各自正矣彼謂潛行而不窒者不越法度含章藏耀遊乎萬物之終始歸乎太空而已矣壹性養氣合德三者混一與化同矣其天守全其神無卻窒熱惴惴何事入焉醉者之物莫能傷亦猶是也聖人蘊乎天理鬼神莫觀其迹有心有情則招折招怨矣故以之治身則和暢治國則太平不以知役知而以忘去忘忘機者德役知者賊不以有德自足不以無知為失則近乎真道矣
高齋云純氣之守守元氣而不雜也貌象聲色謂有形迹物皆拘於形我若有迹與物同耳何以至乎未有物之先人之不能見乎萬物之終始者皆以迹自累是色而已前敘四字後只舉色字文法也造物無形而止於無所化言其無變易也得此造化之理而盡其妙則去乎有物之物遠矣

故焉得而止焉不淫之度一定之法無端之紀無窮之理萬物之所終始造化是也壹性合德與造物爲一故曰通乎物之所造曰天曰神即此理之在我者內既全而無卻外物奚事入焉醉者墜車鏤于飄瓦之喻極精密有理人之天猶有心天之天無心也開天之天自然之德也開人之天則心猶未化六根皆爲賊況外物乎

列子得風僊之道故其問若此答以純氣之守一語盡之蓋人獸草木虛空金石有情無情不離乎氣人則得氣之純僊則能守此純氣而抱神以靜故其動也物莫能窒火莫能熱危莫能慄也夫貌象聲色物無相遠又奚足以相先舉不離乎形色而已然則所謂先者物之

超乎形色之表矣其形可忘其神無間物奚事入其舍哉次論醉者全於酒聖人藏乎天故莫之能傷也鏤于飄瓦喻無心無情雖觸人而人不怨沉不觸人乎人能若是天下均平戰爭殺戮何自而有故天性人知在乎所聞而德賊分焉學者慎諸○物焉得而止焉止字說之不通郭註云至極者非所制也當是制字聲近而訛耳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病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操株枸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病僂丈人之謂乎郭註累二丸於竿頭用手之停審也故其承蜩所失者錙銖之間累三而不墜所失

者愈少累五而不墜停審之至乃無所復失遺彼故得此也

呂註知承蜩之道則所謂純氣之守者其用志不分亦若是而已疑獨註病僂曲腰承蜩如拾仲尼見其巧妙疑其有道而問之答以五六月蜩鳴之時累丸至危習之精者猶能使之不墜此習承蜩之法也錙銖數之微一者數之始猶掇之者離一而入無矣操株枸木形容其不動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此豈天性所有哉用志不分乃凝於神耳碧虛註蜩可以作醢故承取之初習承蜩累彈丸於竿頭以驗其手不搖動累二丸而不落失蜩猶錙銖至累五而不落則身如斷木臂如槁枝蜩集而不疑故取之如掇也由是知一志凝神則道無不得豈特來蜩之翼而已哉

乃疑於神疑當是疑後削錄章可照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

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没人之未嘗見舟而

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

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

不暇以无注者巧以鈎注者憚以黃金注者

殫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

內拙

郭註物雖有性亦須數習而後能習以成

性遂若自然視淵若陵故視舟之覆於淵

猶車之却退於坂覆却雖多而不以經懷

以其性使故所遇皆閑暇也若所要愈重

則其心愈矜欲養生全內者其唯無所矜

重乎

呂註觀操舟金注之說則形全精復者非

棄世遺生至於其神無却不足以與此

疑獨註此寓言達生者率性任真心無係

累無往而不自得善游者率性操舟猶有未至若乃善沒水之人未嘗見舟而使操之也覆却陳乎前而不入其胷中惡往而不暇哉注者以物賭戲射也鈎貴於无金貴於鈎心無所貴故巧心有所貴則潰亂矣

碧虛註操舟若神善游者不懼溺也驚沒

於水者則不待舟即便操之言忘水者猶

存舟未嘗見舟兼忘之也憂患不入於胷

次內有餘裕故也喻无正賤器投物必審

鈎金重寶射物戰殆是知輕水則舟可操

重貨則心計拙此自然之理也

庸齋云善沒之人視水如平地則不學而

能操舟矣射而賭物曰注射者之巧本一

有所顧惜則所重在外而內惑惑則雖巧

者有時而拙矣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賢學生吾

子與祝賢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

簞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

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開之夫子曰善養生

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

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簿無

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

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

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仲尼曰無入而藏

無出而陽榮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

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

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

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

也

郭註學生者務中適守一方之事至於過

理者皆不及於會通之適鞭後去其不及

也藏既內矣而又入之過於入也陽既外

矣而又出之過於出也若槁木之無心而

中適是立名極而實當者也夫塗中十殺

一人便大畏之至於色欲之害動之死地而莫不胃之斯過之甚也

呂註單豹則所謂形不離而生亡者也張

殺則所謂物有餘而形不養者也。豹則入而藏，殺則出而陽，皆有心而為之。柴立則無心中，中央則非其後者也。

疑獨註：善牧羊者，視其後者而鞭之，欲其循理而勿失。單豹張毅，皆不鞭其後者也。入而藏者，入而又入，出而陽者，出而又出。柴立其中，中央無心乎出入者也。得其寶則名必極矣。畏塗十殺一人，人道之患也。祗席飲食之間，陰陽之患也。人道之患易見，而人知避陰陽之患，難明而不知戒老子云：動之死地是也。

碧虛註：養生若牧羊，好逕故後不得不鞭也。單豹養內而不謹外，張毅修外而不治內，皆失養者也。入而藏，謂幽棲離羣，昧於應物出而陽者，奔馳溷俗，忘於自治。柴立中央者，朱愚不通，少適變也。三者無係是得常名而臻極致者也。夫畏塗，麓顯易戒，祗席微暗難持，故美善之為害也久矣。而天下不覺也。腐齋云：拔簞掃帚供灑掃之役也。牧羊本

聽其自然，有在後者而鞭之，謂循天理而行，亦必盡人事。單豹張毅，皆在人事有未盡者，不可全委之於天也。此段於學者已分上最為親切，推此則知前後說天道人道之意，無入而藏，不專於靜，無出而陽，不一於動也。柴立中央，無心動靜若槁木也。盡此三句，可名為至人矣。以畏塗喻祗席，即蛾眉伐性之斧，示人室慾之戒也。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美惡死，吾將三月，擇汝十日，戒三日，齊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為之乎？為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楮之上，聚俸之中，則為之為彘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

郭註：欲贍則身亡，理常俱耳。不問人獸也。呂註：為彘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豈愛身不若彘哉？以世為之累也，故唯棄世遺生可以無累。疑獨註：為龜謀，則願曳尾於塗中，不願留

骨而為貴，為彘謀，則願食糟糠而措牢筴，不願加有尻乎彫俎之上，意謂逆性命之理，以居富貴，不若順性命之理而樂貧賤。莊子自喻以龜而喻世人，以彘其微意可知。

碧虛註：解牛皮為鼓，正三軍之衆，為牛計者，不若服輓狐白之裘，天子被之而坐廟堂，為狐計者，不若走澤，此牢筴所以不願加有尻乎彫俎之上，達生達命之旨者也。腐齋云：玄端，冠也。豚，芻養之也。豚同篆，楮机也。曲而可以聚物曰聚俸，春官之類也。左宣公二年，宰夫胾熊蹯不熟，殺之，寘春，即此義。生有軒冕之貴，或以形死，置身跌躓之上，春薄之中，亦甘心焉，為彘謀如彼，而自為謀如此，何邪？

已上四章大意相類，病僂承蜩用志不分，似亦發明前章純氣之守，淵人操舟若神，即精義入神之謂也。牧羊鞭後則示養生之規，祝宗說彘則警軒冕之惑，是皆所以破世人之昏迷，歸達生之妙。

音經音坦明不復贅釋○拔筌上蒲末切李氏舊註云祀也庸齋口義同根拔之拔拔筌掃帚也諸解畧而不論無隱范先生云拔讀同拂拂筌皆服從者所執解義通而音訓未明詳玩字形參之以理而得其說拔當是拔傳寫小差監韻校音拂與翌同全羽也亦侍者所執豚楠陸氏音義云字當作篆輔畫輔車所以載根聚當作篆才官切倭當作藝力九切謂殯於最塗翼葉之中也而舊傳經文用字若此續考禮記檀弓篇天子之殯最塗龍輅以梓又云設奠翼葉同柳叢聚也聚木蓋棺而塗之龍輅則篆畫龍文也經意蓋謂取富貴者之死以易施之生靈猶不爲之豈有人而不如死乎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八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九

表五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達生第二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談詒爲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乎氣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陼蟹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洙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華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轆緊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輒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郭註此章言憂來而累生者不明患去而性得者達理也

呂註此言憂疑則鬼雖無能傷而自傷疑釋則病雖在己而自去然則全於天而物無自入者宜其莫之傷也夫皇子告敖何從知鬼之名與其形若此蓋古之民之精爽不携貳者在男曰巫在女曰覡能猶鬼神祇之居則知其名與形如此豈無得乎疑獨註此數鬼名古人所傳莊子引之理寓其中凡學未至天道者皆不可以說其有無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蓋亦存而不論也桓公澤中所見皇子告敖因其疑而解之故告以委蛇之狀見之者殆乎霸其言中桓公之心其疑遂釋而不知病之去也今人病而問卜求鑿用巫而獲愈者亦此理昧者不知耳

碧虛註管仲無心故不見鬼桓公有心故見鬼成疾陽氣上發而陰凝則善怒陰氣下發而陽伏則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矣及問鬼之有無答以有鬼之狀洎陳委蛇則正中公之所見是知欲無小大得之則喜疑無巨細釋之則散臨機貴

於啓悟此至人所以未能忘言也

虛齋云談詒氣逆之病沈瀦泥之中也桓公所見者在澤中故獨問委蛇之狀始疑爲妖故懼而爲病及云見之者霸故喜而病去矣此事又與見豕負塗載鬼一車者不同然聖人既以此語入之文辭則世間亦有此事不足怪也

桓公因疑而致疾則非藥所可瘥告教以妄而止妄遂不藥而成效則知鬼之有無由心之起滅而心有好惡又人之妄情也明矣妄情去則好惡得其真本心明則起滅不由彼今人之逐妄喪真皆見鬼而成疾者也然則孰知治之善哉告教之言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斯爲治病之良劑歟蓋戲瓦出而心痛除弓影去而疑病愈之類也信能澄心滌覽虛白內融一塵不留萬境莫撓則鬼何由而見病何由而入哉據所載鬼名似涉怪誕然孔子家語亦有夔罔象之說左傳新鬼大故鬼小史記滿池君

獻璧之事則鬼不爲無有也但陰陽各得其所兩不相傷足矣經云天下有道其鬼不神

紀渚子爲王養闢難十日而問難已乎曰未也方虛憊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響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難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未難矣其德全矣異難無敢應者反走矣郭註此章言養之以至於全猶無敵於外況自全乎

呂註人之所養能如木難不爲物感而變則亦莫之敵矣

疑獨註此以養難喻養生而所養有漸次虛憊恃氣無實而自矜猶應響景接悟之速也疾視而盛氣求敵而必已之勝也難雖鳴而已無變則彼命敵而我不應忘勝負矣至於望之似木難異難無敢應則知德全者非但己無心乃能使物不生心此養之至也

碧虛註虛憊恃氣軒昂夸大也猶應響景

矜術瞻顧也疾視盛氣使僻光儀也雖鳴無變同塵不耀也至於望之似木難異難無敢應則心灰形槁物莫與爭矣

虛齋云聞響而應見影而動則心猶爲物所移疾視而盛氣言神氣王而形不動首云虛憊而恃氣在外此言疾視而盛則氣在內至於望之似木難則神氣俱全矣此言守氣之學借難爲喻

虛憊而恃氣暴其氣以求敵也猶應響景有所逐而忘內也疾視而盛氣內充而發見有意於勝物也望之似木難則內融而外化遺物而獨立異難無敢應見者反走矣此明養氣以全神神全而威著之效也人而學道至於形如槁木則氣與神不待養而自全鬼神猶爲之欽服況同類乎古之人所以不爭而善勝者以此○難已乎說不通按列子本文作難可闕已乎莊文脫畧耳

孔子觀於吕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鼃鼃魚鼃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

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垂流而極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郭註磨翁而旋入者齊也回伏而涌出者汨也人有偏能得其所能而任之則天下無難矣用無難以涉乎生生之道何往而不通哉

呂註由乎性命之理與齊俱入與汨皆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猶可蹈也至於鼃鼃之所不能游則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宜其無所蹈而不適也生於陵而安於陵爲故故則非出於性而人之所爲也長於水而安於水爲性性則其所偏能也苟無其性而習之則雖能之不至乎人所不能及也

疑獨註呂梁丈夫之蹈水有道而不爲私任理者也故與齊俱入與汨偕出而不爲所溺始乎故則有所因長乎性則有自然者成乎命則不知其所因所緣而亦非自然矣是故安於陵安於水而不知其所以然也

碧虛註齊如磨磨之旋入汨者洄洑而涌出私已逆水則不能成性命矣生於陵而安於陵不失其故也長於水而不危因同本性也游於湍流而不知所以然者遂成天命也明達生之旨有如呂梁之游因習而成者也

庸齋云此段與前操舟意同故本然也孟子曰言性者故而已謂性命自然之理從水之道而不爲私順而不逆之意安陵安水皆隨其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故性命二字初無分別但如此作文耳

呂梁丈人之蹈水行歌其妙在手從水之道而不爲私所以水不能害也人之處世能從人之道而不爲私人亦無害

之者矣推是理以交物安往而不全哉始乎故則因習而成長乎性習久成自然也成乎命則與水相忘不知所以然而然是謂得全於天者也按此章即與物無逆者處物而不傷之意斯言也其爲涉世之標準歟○並字舊無它音宜讀同停去聲

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

郭註視公朝若無跂慕之心絕矣必取其材中者不離其自然也盡因物之妙故疑是鬼神所作耳

呂註器之所以疑神者猶如此則外滑未

消而欲遊乎物之所造者不可得至矣
疑獨註梓人名慶錄止樂之器一名鼓象
伏虎形背有二十七齟齬未嘗耗氣虛一
而靜也不懷慶賞爵祿忘利也不懷非譽
巧拙忘名也忘吾有四肢形體則神全而
與天為一故能視公朝若無而外事之滑
心者消然後入山林觀木形與錄合者然
後加手而不強求之推己之天以合物之
天此器之所以疑於神也
碧虛註役慮則耗氣無欲則靜心不懷慶
賞爵祿屏外事也不懷非譽巧拙息內念
也忘吾形體忘內外也然後入山林采自
然之材合自然之巧所以妙若鬼神而魯
侯疑其有術也
虞齋云錄鍾鼓之拊乃荀簾之類所以懸
鍾鼓刻木為獸形者也不懷爵祿非忘
其肢體謂純氣自守外物不入也觀木之
天性形軀若見成者然後取而用之以我
之自然合物之自然而已
夫嘗耗氣則神全矣又齋以靜心是為

養神氣之道故見於用也其巧專而外
滑消觀夫木材天性合錄形者然後加
手則用力少而見功多此器之所以疑
神也然而以天合天之妙不可以言盡
唯窮神知化斯足以與焉人而能不為
慶賞爵祿非譽之所移則凡所舉措何
往而非凝於神耶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
莊公以為文弗過也使之鈞百而反顏闔遇
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馬果
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
猶求焉故曰敗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
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枉忘足履之
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
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
適者忘適之適也
郭註馬力竭而猶求焉故敗明至當之不
可過也雖工倕之巧猶任規矩此言因物
之易也百體皆適則都忘其身是非生於
不適所遇而安故無所變從是知識適者

猶未適也
呂註稷之御至善矣而不能無敗於馬力
既竭之後則為道而務乎生之所無以為
知之所無奈何者亦無自而成矣工倕旋
而蓋規矩言往指之旋而蓋乎規矩蓋則
其畫與之合而不露也指物之相得若化
之自然不待心之稽考而後合手方圓也
夫唯如此則其靈臺一而不枉至於忘足
忘腰心忘是非未嘗不適者此其不以心
稽之證歟
疑獨註稷之御中規繩莊公以為有文者
不能過也使之回旋如鈞百度而反馬力
已竭而猶求焉故知其必敗此明性命之
理順其至當而已不可過求也工倕能旋
疾以用規矩得於手而心應之未嘗有所
稽留故其靈臺虛一而不為利慾所桎梏
也忘足則履無不適忘腰則帶無不適忘
是非則心無不適內不好變外不好從遇
其事觀其會以行其典禮則事會無不適
是為忘適之適也

碧虛註御中規繩如組織文繡使之回還如鉤百往百反皆復故迹也韓嬰曰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不窮其民故無逸民不窮其馬故無逸馬之蹶敗由策御之過分民之知竭由政教之苛察故達命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也工倕之應物無滯而性不雜者指與物化也心無稽留故其靈臺一而不桎也忘足忘腰末也心忘是非則本亦忘矣況於末乎內外在我所遇皆然自適而常適乃無適之適工倕之妙亦猶是也

虞齋云御之巧如織組然故曰文弗過鉤百打圍百轉也馬力竭而馳之不已御雖巧而必敗人之自用豈可過勞其神乎工倕以手旋轉其圓便如蓋然自中規矩如吳道子畫佛像圓光一筆而就指與物化猶山谷論書法云手不知筆筆不知手手筆兩忘而畧不留心即所謂官知止而神欲行也故其靈臺純一而不拘礙適安也會猶造造近而至於適則內境純一而無

所變雖與物接亦不知其所從事者矣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久則併與適亦忘之也

詩云執轡如組兩駉如舞可以證文弗過之義織組者總紕於此而成文於彼喻善御者執轡於上而馬調於下也鉤百謂圓驅而不止故知其必敗力竭而猶求則非唯馬敗而人亦勞只公密而不言惡其沮志也少頃而驗斯表先見之明然於危已無濟矣世之聽忠言而不能用者其失亦若此工倕旋而蓋規矩諸解中呂說明當所論蓋字尤有理虞齋於蓋字頗費辭而後論精到合二家之長斯為盡善也經意不過謂達生之人心通物理而物與之合非區區求合於物故其巧妙其功深徜徉於世而未嘗不適是為忘適之適蓋人處世間能與物無忤則無往而非適矣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

歲事君不遇世實於鄉里遂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汗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天於瞽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問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為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為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歎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若載鼙以車馬樂鵠以鍾鼓也彼又惡能無

驚乎哉

郭註凡非真性皆塵垢也凡自事者皆無事之業率意自為非恃而為之任其自長非宰而長之也已養鳥養各有所便均任性命之適而至矣

呂註此篇之旨在乎存生以至神全精復與天為一若孫休之所為則反之者也其間斯言也不能無憂驚眩視而不敢飲食故終之以海鳥之說云

疑獨註子扁慶子孫休之師休自謂居鄉無人謂我不脩臨難無人謂我不勇然而耕田不遇豐歲事君不遇治世居鄉里為人所擯居州部為人所逐何罪於天而受命如此其師告以子獨不聞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則五藏皆虛遺其耳目則六塵不入故彷徨塵外逍遙無為真君之為出於無為故為而不恃真宰之長出於非長故長而不宰今汝修身飾知自顯於世宜其罹害也得全形而無天自比於人數已幸矣何暇乎怨天尤人哉又恐孫休不

知而驚其言逆舉海鳥之喻言善養生者各任其性分之適而至矣

碧虛註休自謂身脩志勇所造不過乃不知天命妄興可歎也夫至人之行不願人知忘其肝膽記善怒平遺其耳目況見聞

乎脩勇實逐塵垢也自行遺忘皆無事也今休將為不恃欲長而宰要人知用矜伐苟免幸類完人耳蓋孫休欲務生之所無以為故扁季答以知之所無奈何是知大賢至音里巷俗夫之所必惑也惡得無

驚乎哉

膚齋云賓讀同擯棄也明汗驚愚言其自異欵啓小孔竅喻其所見者小語之太高彼安得不驚邪此識當時學者淺見而未知大道也食以委蛇使之自得而食也鳥養之喻已見前篇

樂天知命故不憂窮理盡性夫何疑若孫休之所云其於天命理性之說大有逕庭矣故扁子告以至人之行忘肝膽則內虛遺耳目則外靜然後彷徨乎塵

垢之外凡人世有為事迹皆塵垢也能離乎此則行住坐卧莫非無事之業所謂世出世間矣何為可恃何長可宰邪今汝飾知脩身昭若日月以攬世間之禍患得全形無天亦幸矣何暇乎天之怨哉此所以深警其迷而使之知復也海鳥之喻文意顯明

是篇首論生者人之所重或過養而傷生命在天而莫遠或以故而滅命當遠救者二者則能保其生而安乎命是為存固抵長生久視之道也故凡生之所無必為者已之命之所無奈何者遠之知其非所當務而吾有純全之天不可須臾離也讀觀醉者之視車籬者之於鑊干則亦何所容心哉承蜩操舟以明積習而造妙牧羊畏途在乎鞭後而戒危說遠喻貪爵者不如見鬼顯不能冥妄者多惑此後設喻不一皆所以申達生之旨可謂諄且切矣夫人生所養自有定分不為求之而得弗求而失也人之患難有出非虞不為幸而可

逃智而可免也在乎修人事以順天理求其無愧而已壽夭禍福非所汲汲也至若岩谷清修廟堂事業內而養生外而治人亦不過美人倫與教化同歸乎道德之理而已然的知生為可重而能斃乎絀席飲食之間者幾何人哉必也望之而以本難御而不竭其力斯達乎生理而庶幾乎至人之行矣結以魯郊之鳥聞鍾鼓而憂悲蓋外失其養則內傷其性苟知所以養之則知所以全之要在達己之生推以利物之生與物同適忘適而無不適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九

卷五十九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

武林道士 稽伯秀 學

山木第一

莊子行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山舍於故人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為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

郭註設將處此耳以免乎累竟不處若夫乘道德而浮遊者莊子亦處焉不可必故待之不一方唯與時俱化者能涉變而常通耳

呂註聖賢之不容於世其累常在材故莊子數數言之深戒乎材之為累也若夫愚不肖以不能鳴見殺亦多矣豈以不材必可免邪則山中之木主人之鴈其失均耳故將擇夫材與不材之間而處之然猶似道而非道也以道之為體不涉兩端亦非中央則材不材之間猶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無譽無訾不可得而貴賤一龍一蛇不可得而聖凡消息盈虛與時俱化或升或潛和而不乖豈係乎材不材之間凡以浮遊乎萬物之祖而已萬物之祖猶云衆父父也若是則物物而不物於物胡可得而累邪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有合必離有成必毀廉則見挫尊則見議然則材不材之間欲免乎累何可必得欲無累者其唯道德之鄉乎

疑獨註天下之理其發如機可乘而不可制天下之時其過如矢可因而不可執故昨日之木以不材生今日之鴈以不材死是以聖人因時乘理與物俱流而不凝滯於物與世俱化而不拘係於世一龍一蛇其變無常不得而譽不得而訾與時俱化以和為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以應無窮之變此先王所貴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免乎離合成毀胡可必哉欲免此者其唯道德之鄉乎

碧虛註鴈之不存者無其文也木之大本者有其質也至人藏其質而混其文所以遊於世而不僻道德日新也浮遊無迹也無譽訾則能括囊同龍蛇則能顯晦與時化則隨世宜無專為則可上下以和為量動則循理遊乎物祖為不逐末如此則世累莫干太古之道也若夫物情賢則猶猶材木也不肖則欺猶欺鴈也道德之鄉在手不必而無迹也

庸齋云材與不材猶有形迹不免乎累必至於善惡俱泯無得而名斯為全其天也乘道德即順自然一龍一蛇喻用舍隨時無心故無譽無訾專為則有心上下進退也以順自然為度或上或下皆可祖即始也萬物之情私情也人倫之傳傳習也此下數句曲盡人情處世不由人胡可自必歎人事之無常危機之可畏也故囑其弟子識之唯順乎自然則可以自免也

為聖賢者無不因學而成學聖賢者往往徇迹成弊唯得心遺迹斯無弊矣木以不材而生鴈以不材而死此可見之迹也然其所以生所以死豈專在手材與不材亦有係乎所遇焉故真人將處乎材與不材之間猶以為未免乎累而欲脫去之特未知所遇者如何耳能否係乎材所遇係乎命或謂材屬人而命屬天則截然二途矣蓋材亦出於天而成之在人命全之在人而有係乎天所遇則天人相因之迹而美惡之所以著

也故材不材之間賢者之事超三者而無累則入乎聖矣是以必至於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然後材之不能役命之所不能拘也故聖人不貴材罕言命鄉字舊無它音今擬從去聲與向同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神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君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岩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網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剝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

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偃無留居以為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為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有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憐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郭註有其身而矜其國雖憂懷萬端尊賢尚行而患慮愈深故令其無身忘國而任其自化宵之南越取其去魯之遠也若各恣本步人人自蹈其方則萬方得矣不亦大手去國捐俗謂蕩除其習中君乃謂真欲使之南越也形偃謂躡礙留居謂滯守

形與物夷心與物化斯寄物以自載也君能少費寡欲則無所不足涉江浮海不見其崖喻絕情欲之遠君無欲則各反守其分自此遠矣謂超然獨立於萬物之上也有入者有之以為己私見有於人為人所役用也有天下而寄之百官非有人也因民任物而不役已非見有於人也欲令蕩然無有國之懷則世雖變其於虛已以免害一也

呂註以魯國為皮者患之所生由手不能忘其國也蓋形不遺則國得為之累列形所以去皮心不白則欲得為之染洗心所以去欲離人入天此為遊於無人之野建德之國所以立道也其民愚朴寡欲則非屬於文之不足作不知藏物至而供其求與不求報仁而不以為恩也不知義之所適則不尚往來不知禮之所將妄行而蹈大方可樂可葬則終始所不去也建德之為國如此而所以不能遊者以國與俗縻之而已棄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則不勞

而至矣夫道適甚夷而人視之若遠且險者以形偃而不遯留居而不進耳以無形偃無留居而為車以少費寡欲而為糧其患不能達哉不見其崖與乎無窮之遊送君者自崖而反則拘於虛而畏其深遠者莫之敢前君自此獨立無匹而人莫之能從也儻遊乎此非有於人非見有於人也堯之為堯如是而已大莫建德即前章所謂萬物之祖道德之鄉是也次論虛船觸舟而不怒向之乘道德而浮遊者其於世也亦若此而已矣

疑獨註南越明地建德聖人之國愚朴寡欲善養心也作而不藏與不求報大仁也不知義之所適真義也不知禮之所將至禮也三者自得於內故猖狂妄行蹈乎大方在生安生在死安死也剝形去心遊於無人之野使之神德行入而同乎天也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之於建德之國使之顯道出而同乎人也魯侯真謂使之南越憂其道遠而險豈知建德之國只在乎

心存神忘形不行而至矣魯侯又慮道遠無糧此皆不能忘物認言着境市南子欲其求之於性分之內使之少費以膏神寡欲以養心雖無糧而自足矣江喻德道喻海不見其崖皆境也不知所窮適變也如是則送君者皆自境而反言其至於道者中人之所不及也貴者有人寵者見有於人壽非有人則能以貴爲寄非見有於人則能以寵爲下故無累無憂蓋魯侯去累忘憂而與道遊於大莫之國也虛舟以喻無心故觸物而不怒有人在其上則有心於物而物撓之矣人能無心以處物孰能害之

碧虛註剗形則文皮去洒心則嗜欲除既能自治則是遊於無人之野去此尚賢取彼立德是爲建德之國愚故少私朴故寡欲知義所適故藏知禮所將故報不猖狂何緣遊方外不妄行何緣蹈大方生可樂死可葬終始居而不離也願君去其緒餘與精妙相輔而行憂無舟車未能懸解又

憂道遠無糧攀緣未絕也少費寡欲無糧自足鶉居而穀食也涉江浮海望不見崖絕塵無著也自崖而反言力小者不前君自此遠矣視聽不及也堯非有人忘汾水也非見有於人日用不知也我忘人則無累人忘我則無憂故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大莫之國謂造化也虛船觸舟喻無心而遇物向也不怒非有人也而今也怒見有於人也人不怒虛舟則物不害虛已可知矣

肅齋云以皮自累言有名於世皆能召禍也前言無人之野即無物之始此又云建德之國看此一段今人禮淨土其源出於此戰國時南越未通中土借以立言初無它義耕作自食而無私畜未有禮義之名故無所適無所將猖狂從心而行皆合乎大道也以慕道之心自相勉勵而欲至於此國無形倨不有其身無留居不有其國如是則可以往矣涉江浮海至不知所窮只是遊無窮三字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

自此遠矣言學道之人既悟之後向之所資以自悟者如人餞送登舟至於海崖皆已反歸矣譬見舞劍而喜草書始因劍而悟既悟則劍爲送者矣讀書亦資送者也大莫之國即無人之野建德之國也虛船觸舟而不怒此喻最佳

狐豹栖伏隱約猶不免於患皮爲之災也今魯國君位無異文皮之賈禍信能剗形則外皮自去洒心則內欲自除超然達俗是遊無人之野也到此恐魯侯渺茫無據又設建德之國以誘之作不知藏見在而足與不求報施不爲恩又安知義禮之所適特哉所以恣行而不離乎大道也可樂可葬言安生安死去國捐俗則舍其係累與道相輔則歸於無爲若是者可以至於建德之國矣魯侯未悟又慮道遠而無舟車告以但能無以君侯自尊仍無戀此國位以是爲車則可往矣又慮幽遠無隣無糧曷至故凡著物滯有者畏隨於虛其患常若

此又告以少費寡欲無糧乃足君其泛乎道德之海而無崖無窮送君者喻爵位嗜欲平日相從諸熟者一旦棄去而遊乎無窮則向之相從者望崖而不可進遂與之日遠矣夫有人見有皆不免憂累唯能若堯之蕩蕩無名斯可免患願君去累除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莫即無也蓋由無人之野斯造建德之國大莫則德亦忘矣即逍遙所謂無何有之鄉是也虛船觸舟備見前解○無須史離居然不免於患舊從居為句諸解多因之今定從離為句居屬下文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一

表七

武林道士楷伯秀學

山木第二

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歛以為鍾為壇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倘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強梁隨其曲傳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歛而毫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郭註怕然守一非敢假設以益事還用其本性任其純朴而已無所趣無所悅而任彼往來順乎眾無所係而用其不得不爾當故無損泰然無執用天下之自為斯大通之塗也故經之營之不日成之

呂註有術設其間則非所謂一也彫琢復朴去華務實也侗乎無識不知誰何倘乎怠疑不敢欲速也送往迎來勿禁勿止彊梁無所抑曲傳無所遏而出於彼之不得已故朝夕賦歛而毫毛不挫以其無所設

於一之間而已況天下之理有大塗者乎庖丁所以遊刃於其間而有餘地也疑獨註鍾者虛中而善應以喻人心賦歛以為鍾喻奮養精神以治心也為壇祭鍾而後用喻成心之體然後成心之用也三天道小成上下之懸體用備也王子慶忌問何術之設答以抱一以為用無敢設也復朴喻復性無識怠疑何思何慮也往來勿禁各任所適從其彊梁柔剛也隨其曲傳不彊柔也因其自窮所以不窮故賦歛而毫毛不挫此皆不出乎性分之內是以無損而自足也

碧虛註用心專一於其間豈敢妄設邪彫琢復朴制度淳古也倘乎怠疑個儻無退也勤誠將迎而無抑牽順其拒扞任其附己因其自窮非勢取也賦歛而毫毛不挫民悅故無損也而況有大道者乎

虞齋云循自然之理純一而無雜故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彫琢復朴去圭角而歸自然無識而若怠若疑無容心之狀勿禁勿

止無將迎也強梁不順曲傳順也皆隨而聽之自窮自至言或順或逆終皆不求而自至故無毫毛之傷大塗謂可坦然而行無容心以處之也

金石奉天之器應律呂而調陰陽國所當備者而賦欽於民以爲之則宜難成也今乃三月而成上下之懸設架懸鐘上下各六所謂編鐘是也怪其成之速故問何術之設而致是答以唯知純一是守無敢有所設也既彫既琢始於有爲復歸於朴終乎無爲所以至於無識而若忘若疑也萃乎芒乎之往迎來若蜚蜚之過前也來者勿禁隨其曲附也往者勿止從其彊梁也因其自然使各盡其情而已吾能止此而上下二懸猶足以不擾而辨況懷大道於身者乎蓋其謙辭也此言以道處物者無往而不從容執物而障道無往而不係累夫賦欽以成事後世爲國者所不免有道存乎其間則事成而民不害也所謂有道

者何守一復朴而已矣

孔子圖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吊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爲鳥也翬翬然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且宋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隱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絕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損勢不爲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問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赍褐食枲粟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郭註患害生於役知以奔競木伐井竭才之害也夫察焉小異與衆爲迕混然大同無獨異於世矣故昭昭者乃冥冥之迹也

將寄言以遺迹因陳蔡以託意恃功名以爲已成者未之嘗全功自衆成故還之道昧然而自行彼皆居然自得此行非由名而後處之無心而動功自彼成故勢不在我而名迹皆去恣情任彼彼各自當其責寂泊無懷乃至人也辭交遊去弟子取其棄人間之好若草木之無心故鳥獸無所畏蓋寄言以極推至誠之信任乎物而無受害之地也

呂註翬翬然則雖紛而不亂似無能而非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則躊躇不得已於動止之間也進不敢先退不敢後無出而陽無入而藏也食不先嘗必取其緒處乎不爭之地也行列不斥人不得害則羣於人之道也知功名之成必有虧而去之以還與衆人此大成之人所爲也道流而不明居則人莫見其功得行而不名處則人莫聞其名得則德也純常比狂猖狂妄行也不爲功名還與衆人也此所謂有道者能以有餘奉天下也陳蔡之厄所以

處之非不足於此亦知之所無奈何耳學仲尼者苟不知有所謂行列不斥與鳥獸之可入則不至於揭日月而行而為功名之所累者幾希

疑獨註大成之人指老子去功為名還與衆人此所以不墜不虧也道流於天下而不見其迹德行於天下而不聞其名不難不變無心若狂故不責於人而人亦無責此至人之道也至人不欲名聞於人子何喜於名也夫子於是辭交遊去弟子逃於大澤衣褐食糲盡棄人間之好而求物外之理鳥獸為之柔馴況於人乎

碧虛註鳥名意急取其無害者之心引援而飛食取其緒言避害之深也今孔子飾知以刪詩書脩身以定禮樂昭如日月衆人師仰有如直木甘井先遭伐竭伐功矜名必無全者故神人無功其功歸民聖人無名其名歸臣道氣流布何嘗彰顯至人所居得行其道而民不見其迹也純常比狂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也削除聖迹則無

功矣捐棄權勢則無名矣緣飾知以驚愚故有陳蔡之厄也於是孔子辭交去徒逃於大澤亦猶意急之迫脅而棲行列不斥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庸禪云意急然也迫脅而棲言近人為巢不斥不多各依人家故外人不得害之順道而行默然自晦故曰道流而不明所居得行其志不以聲名自高故曰居得行而不名處純常一也狂若無心不為功名人我無貴無迹而化也至人欲無聞於世子何以名為喜乎末後數語與列子食豕如食人意同

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二句停句分讀義自顯然郭氏乃於明字下著註故後來解者不越此論唯呂氏疑獨二家從居從處為句蓋得當是德名應是明庶與上文義協言道德流行無往不在但不欲自顯其道德以取伐竭耳純常比狂彼此無貴故能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此孔子服膺大成之言而

洗心藏密之效也故標示後世以為規戒焉

孔子問子桑雎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圖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雎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異日桑雎又曰舜之將死真冷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綠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郭註君子之交無利故淡道合故親小人之交飾利故甘利不可常故絕無故而自

合者天屬也合不由故則故不足以離之有故而合必有故而離矣其愛益加進去飾任素也因形率情故不矯之以利形不假故常全情不矯故常逸任朴直前故常足也

呂註學孔子而不知有所謂天屬唯學與書之為務則所以交於天下者皆人合而已形莫若緣緣則不離而合矣情莫若率率則不勞而逸矣不離不勞則任其質之自然而性分已足奚用求文以待形哉不求文以待形則不待物宜矣此絕學捐書之尤至者也

疑獨註以勢交者勢窮則離以利合者利窮則散唯父子兄弟天屬也其相親之道尤見於窮禍患害之時故太史公曰疾痛未嘗不呼父母詩曰死喪之戚兄弟孔懷故假人之亡國林回不以千金之璧為利而以赤子為愛出乎天性之自然蓋其始無所因而合今亦無所因而離也君子以道交故淡小人以利交故甘道交之與天

屬其致一也孔子犯患之後交徒益散者其始有故而合亦有故而離也舜之將死以其真道命令禹曰形莫若緣不以心使形也情莫若率不以物忤情也形緣則不離情率則不勞故無文而反質無物而自足矣

碧虛註天屬淡以親利合甘以絕無故以合所以親有故以合所以絕孔子絕學捐書弟子加進去其利合留其天屬也舜之將死以真道清冷曉悟禹曰形屬外因物而順之情屬內自率而領之物順則合自領則逸既合且逸豈假文米以待形用固不須外物之附已也外物謂親交徒交輩庸齋云冷音零曉也以真道告之緣謂因其自然率謂循其自然不離與道為一也形指我文指身外之物不以身外之物待我待猶宴客曰待不以身外為文輩則不待於物此不待不資之也

天屬相收出乎自然無故而合也利合相親出乎使然有故而合也以夫子之

交徒比林回之赤子則有故無故可見淡親甘絕又為世道沉言之此相收相棄之所以分也夫子既悟歸而絕學以至於無為捐書而究其所以跡弟子無揖遜之禮而相忘於前其愛益加進則去飾任真皆天屬也矣獨父子而後為至親耶形緣而不離則已常存情率而不勞則性常逸所謂我者得矣又何待乎禮文何資乎外物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一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二

未八

武林道士楷伯秀

山本第三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縻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德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柝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睥睨也及其得柝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微也夫

郭註遭時得地則申其長技雖古之善射莫之能害勢不便而強為之則受戮矣

呂註明雖故言若此而不見害者虛已以遊世之證也

疑獨註大麓也屨履帶履環故以帶係之魏王歎先生之憊莊子答以是貧非憊乃引騰猿自喻得柝梓豫章猶君子之得時

今處柝棘枳枸之間謂遭昏主亂相不憊不可得也如欲強以直言行道比干之見剖心微驗昭然也

碧虛註無行干人謂之憊不過困窮謂之貧夫騰猿之處木也得勢則王長處難則危行人處昏亂之世而欲逞英林召患必矣

腐齋云攬把也蔓纏繞不柔上著加急字其狀猿尤精結以微也夫三字亦奇

外利祿而守志者貧無所守而氣餒曰

憊貧者士之常憊者士之喪故南華於一字之間必正其名所以欲充其實也騰猿之喻夫豈得已意在柝梓枳棘之分以形容其不遭時耳觀南華所對可謂確乎其高志者矣吁士抱道而不遇賞音何代而非魏王耶然心廣體胖足以勝之則亦何貧憊之有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姦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官角木聲與人聲犂然有當於

人之心類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衰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極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鵲鳴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以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郭註天損之來唯安之故易而物之儻來不可禁禦於今為始者於昨為卒則所謂始者即卒矣言變化無窮皆自然也任其

自然則歌者非我也天地之行不可逃借
逝則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所在皆安不以
損爲損斯待天而不受其損也感應旁通
爲四達故可以御高大物之利已非求而
取之夫人之生必外有接物之命非如瓦
石止於形質而已盜竊者私取之君子之
致爵祿非私取也受之而已若鷦鷯之畏
人而入於人舍此所以稱知況之至人玄
同天下故相與杜而稷之此無受人益所
以爲難也日夜相代未始有極正以待之
無所爲懷也凡言天者皆明其不爲而自
然人亦安能有此自然哉故曰性是以聖
人晏然無矜而體與變俱也

呂註姦氏之風猶姦氏之頌木聲人聲犁
然有當於人心則其心亦槁木槁枝而已
已自無已而廣之則是造大愛之則是造
哀也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今則天損
而已安用廣已以造大邪無始非卒正以
待之人與天一晏然體逝而已安用愛已
以造哀邪知今之歌者則知所以爲始卒

爲天人者莫不在此矣天地之行非人所
得止運物之泄非人所能閉無受天損則
與之偕逝不敢以爲損而去之也執臣之
道猶不敢去而況所以待天乎此無受天
損所以易也爵祿並至命之在外者苟受
物所利以爲益與盜竊何異哉君子於四
達並至之際以爲物之所利非已也吾命
有在外者以是不敢受而取之如鷦鷯之
畏人而襲人間則天下相與杜稷之不可
去此無受人益所以難也化萬物而不知
其揮之者揮之者即不化者也又惡知其
終始哉有人有天皆天而已人之不能有
天性也此有人之所以爲天知其爲天則
晏然體逝而終矣

疑獨註七日不火食則幾死矣至於命者
安之而無死地歌姦氏之風心樂乎道也
有具無數則不役於陰陽有聲無宮角不
役於五行也孔子恐回聞歌而遂廣已之
事以造大意見厄而遂愛已之生以造哀
情故告以無始非卒言變易無窮也合天

人以言之今之歌者誰乎不知所以然而
然也飢渴寒暑陰陽之患窮枉不行亦天
時也天地之行運物之泄皆本於陰陽陰
陽於人不啻父母是以與之偕逝也夫臣
受命於君猶不敢去況受命於天乎始用
四達言其襲諸人間無所不通爵祿並至
修天爵而人爵從之君子得爵將以利物
豈係於已吾之命有在外者謂人益自外
至以至公而受人益非竊盜以取之凡不
能充其類者皆竊盜也吾若取之何哉言

受人益而非私也鷦鷯襲人間人受而狎
之故得免害喻聖人和光同塵天下樂推
而不厭也化萬物者化也禪之者變也變
化代興莫知終始正以待之而已有人中
之天有天中之天人而不能有天性而無
命也天而不能有人命而無性也性命之
理猶陰陽之不可相無體逝而終順性命
之理而合天人之變也

碧虛註據几擊琴詠歌古風孔子恐顏回
廣已而造大愛已而造哀因告之以人遇

飢渴窮極不憂則易爵祿勢利不動則難無始而非卒言有此命則有此報人之所造不異天賜今歌聲變常不知所以然也夫荒旱寒燠窮塞不通者天損之也而從升降則易逆之則難且君命所至猶不可逃況所以待天子爵祿之來期於利物非爲已也命屬乎內爵祿榮外亦命也天下公器豈私受哉燕之稱知能遠害也擇居之便宜落實而不顧避人深也然而須臾人舍者以窠巢在焉孔子自謂窮塞天命故易安爵祿人事故難却然歷險難而不忍去者慮墓在魯故也且物莫不有始卒唯盡性命之情者始卒莫與焉具形兩間人也窮極爵祿天也既與天合則窮達非人矣人之不能順天理而妄作亦性然也故聖人泊然無情隨化所往此達命之至也

庸齋云廣已尊我也以尊我之意而求之則所造無畔岸以愛我之意而思之則必至於哀傷人與天一言在我者皆天理今

之歌者亦非我也無受天損貧而樂也無受人益富不淫也謂天損之時不容不安故易人益之來欲辭不能故難窮極不行推之不去運物之泄氣數往來皆天也君命且不得違天命其可違乎此無受天損易也始用謂此意纔萌四達所向無礙事隨而集爵祿外至亦命使然故曰吾命有在外者無功而祿君子耻之視如盜竊然有推不去者此無受人益難也鷦鷯即意怠畏人而與人相近居社稷祭祀之地人自敬而存留之如燕在人家人自愛而容之言處富貴之人能如鷦鷯之無益無害於人則亦無識惡之者既富貴矣安得無益無害此所以爲難無始而非卒言不知其始終但居造化之中待之而已人者天所生故有人天也天亦造化爲之故有天亦天也性者天命之性此性與生字同人性生而有皆得之於天非人所與也故聖人處之安然盡吾身而已

摘木槁枝皆無情之物歌衆民風傷今

思古也廣已而造大猶云張皇其事愛已而造哀鍾情憂戚也夫天損之來安之則易人益之至辭去則難孔子嘗謂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南華反立說語意尤奇而於理無悖此所以度越諸子也蓋貧而無怨難指俗而言無受天損易爲學道者而言若顏子簞瓢自樂無受天損易也王子搜登車仰呼無受人益難也蓋天損之來安之在我不以損爲損此所以爲易人益之至制之有尊不可辭却此所以爲難然而禍福倚伏勢若循環又安知天損之非益人益之非損乎是以達人視損如益處窮如通故不淫不移死生莫奪也信知無始而非卒則何損之能損哉天人之理互相因成今之歌者亦非我也造物使之耳夫物受天地運化不啻人臣之從君命唯抱道在躬者不受其損也四達並至命在外者得之有道非竊取也則人益之來君子亦有時乎受之矣鷦鷯畏

人而襲人間喻處世全身之知其顧窠
巢而不去猶人守社稷而不可離也天
地之化物不覺其變人當以天合天安
時任化爵祿窮極非所介懷人而不能
有天曾鵲鵲之不若也運物若虛照江
南古藏本作運化於義為優極當是室
本經多通用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觀一異鵲自南方來者
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顧而集於栗林
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
躩步執彈而留之觀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
身螳螂執臂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
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
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走虞人逐而評
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蘭且從而問之夫子
何為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忘身觀
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
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
吾願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
吾所以不庭也

郭註執木葉以自翳於蟬而忘其形之見
手異鵲也目能觀翼能逝此鳥之真性也
今見利故忘之夫相為利者常相為累故
有欲於物物亦欲之諍問之也身在人間
世有夷險若推夷易之形於此世而不度
所宜斯守形而忘身者也見彼而不明即
因彼以自見幾忘反鑒之道入俗從俗不
違其禁令也以見問為戮夫莊子推乎於
天下故每寄言以出意乃毀仲尼賤老聃
上格擊乎三皇下痛病其一身也

呂註觀異鵲之利而從耳目之好是守形
也不知有虞人之諍足以為辱是忘身也
動與物交即濁水靜而玄覽即清淵夫至
人之於清淵未嘗頃刻迷也而莊子言此
者明虛以遊世如與魏王言者雖足以無
害而畏人之所畏又不可不然也
疑獨註樊籬也感觸也蟬得美蔭所利者
小只忘其身螳螂捕蟬有意於得所感漸
大故非徒忘身又忘其形異鵲又從而利
之志在必得其感愈大性命之理皆忘之

矣世人為利欲所惑者愈大愈忘可不謹
歟莊子於此悟而數曰物固相累二類相
召也舍強而回栗林虞人疑其盜栗遂而
評之莊子知物情若此居家三月不出戶
庭蘭且莊門弟子疑而問之答以吾守形
而忘身觀蟬鵲所利而已亦忘其身觀濁
水而迷清淵以其見彼而反照以此也夫
子指老子入俗從俗和光同塵之義
碧虛註夫物相為累而忘其所不忘者由
彼此之感召故莊子捐彈反走而虞人疑

其盜栗也三月不庭因虞人辱問故守形
追悔今乃忘身悟夫向者覽外境之塵而
失內照之明也夫子指長桑公莊子之師
入俗知禁則遠禍踐境違今則招咎喻孔
子涉人世而不免戮辱皆幸脫烹伐者也
膚齋云異大不逝目大不覩逐物而自迷
之狀螳螂與鵲異類而相召皆忘形忘真
相累者也守形養生言我為養生之學忽
因逐鵲而忘其身是以欲而汨其理也濁
水喻人欲清淵天理也入國問俗悞入它

人果園是違禁也此言物無小大有所迷者皆有所迷而不自知也

樊舊託同藩籬之藩音訓俱速兼氣象隘陋非所宜遊今依字以山樊釋之則陽篇夏則休乎山樊謂山林茂密之地三月不庭音義註一本作三日詳下文項間之語則三日為當傳寫小差耳從其俗碧虛本作從其令元本應是令字故郭註及之與禮記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義同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郭註言自賢之道無時而可也

呂註行賢而去自賢之行所以無往而不愛也

疑獨註夫驕盈矜伐人神之所不與虛已修理天下之所樂推以此而往孰能距之

碧虛註妍美者自驕故為人所賤醜惡者自卑故為人所貴陽子使弟子記其事欲後世行賢之人去自賢之行也且美惡二妻有以見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矣庸齋云有賢者之德而無自矜之行則隨所往而人皆愛樂之此段與前蟬鵲章皆是學者受用親切處

存自賢之行則美者人猶惡之況於惡乎去自賢之行則惡者人猶愛之況於美乎美惡由乎形愛惡由乎心貴賤由乎命形一定而不易命有時而窮通心則隨物而變故其愛惡也無常至於彼自美惡而吾不知其美惡則心與物忘同乎溟淖然後可以化物矣彼能去賢此能忘賢是為不尚賢所以使民不爭歸於自化無為而治莫大於斯故用以結山木之論

是篇以山木命題即大樗櫟社之義皆以不材得終天年又以鴈不能鳴而見殺相對立論則南華之於世諦觀之亦熟矣夫

木以擁腫全生理固然也而物之壽夭窮通各係乎命分所遇不可謂例以不材而幸免也材與不材俱為著迹中間一路猶涉般詭以其似之而非故未免乎累必欲離三者而獨立秉道德以浮遊與物同波與時俱化超物祖而無累去文皮而無災則連德大莫之圖不在遠求而自至矣若虛船之觸舟不怒賦斂而毫毛不挫皆以無心待物物亦以無心應之至論陳蔡之厄不若鵲鵲之知螳螂蟬鵲不知挾彈東之此皆處材而未盡善故不免乎累也林回棄壁甘負赤子而趨帝舜命禹貴形緣而情率則知尊天屬而不待外物矣堯大布而過魏王擊槁枝而歌姦氏明處貧而非億知天損之易安則人益之來處之必有道矣結以行賢而去自賢之行是超乎材與不材之間而真似者也故真人不憚諄複期學者更進竿頭一步云

田子方第一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賂工文侯曰賂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六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真爲我累耳

郭註言東郭順子貌與人同而獨任自然虛而順物故真不失夫清者患於太潔今清而容物則與天同清虛正已物邪自消故不欲動不欲言自覺其近也土梗非真物知至貴者以人爵爲累也

呂註其爲人也真則固人貌而天矣凡人之心未始須臾不緣物真人則虛緣而葆真凡人之清則患於太察真人則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則所告者不在諄諄之間使人意消則所改者不在事爲之際聖知仁義則言與行而已如子方之師則所謂道德也求諸形而不得故形解而不欲動求諸言而不得故口鉗而不欲言則非學之所及故知其所學爲土梗耳夫魏豈不爲我累哉

疑獨註凡虛而順物者多失於無所守清而拒物者多失於無所容世有無道之物正容以悟之使人取正於我而邪意自消孟子云正己而物正是也文侯始未悟道則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及聞子方之師道德若此遂悟理而忘形忘言然後知吾向所學者真土梗耳土梗猶土直知道者一身尚以爲累況魏國乎碧虛註赤宅七竅人也不形好惡天也虛緣葆真混俗也清而容物天合也正容悟

物以身率導也使人意消方寸之地虛矣聖知仁義名教也子方之師道德也悟所學爲土梗因真而別妄也知魏國爲我累有大物者難忘也庸齋云雖人貌而具自然天德虛心而順物未嘗動其心曰葆真清則易離物而能容之言其大也人有非道動容貌而使之自悟消其不肖之心形解口鉗言其自失以有國爲累故未得深究無爲自然之道也

褚氏管見云名所以彰德外學也內學則以爲累德故凡學道之人爲世所稱者皆未能無迹非德之全若東郭順子其徒猶未嘗稱之世人又安能窺其萬一特因文侯之問遂言大畧其爲人也人貌而天謂外同光塵而內不虧其自然之德虛緣則無爲也而能混迹以葆真清則忤俗也而能恢度以容物正容以悟此爲容之道使人意消則德博而化容之在我其化在彼此人所難能

者而順子能之非唯不待乎稱揚而亦不可得而稱揚也聖知之言仁義之行脩其外者耳子方之師之德足以使人內化文侯聞風而悟至於形解口鉗亦可謂速化者矣悟所學爲土梗則知絕學爲全真悟魏國爲身累則知無位之可久此使人意消之良驗也又況於親炙規誨者乎其爲人也真疑此真字爲冗下文有之誤加於此詳文義可見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數明日見客又入而數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數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數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

見之而不言何耶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遁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郭註進退成規矩從容若龍虎盤辟其步委蛇其迹也諫我似子道我似父禮義之弊有斯飾也見之而不言已知其心矣目

裁往意已達無所容其德音也

呂註進退成規矩則威儀詳於折旋之間從容若龍若虎則機變出於燕閑之際諫我似子道我似父則非得我於眉睫之間此所謂明於禮義而陋於知人心者也禮學之弊如是魯人則尤甚者夫東郭順子正容以悟物溫伯雪子目擊而遁存則古之聖賢所以相與者如是其微邪疑獨註禮義出於人心知禮義之迹而不知其本故陋於知人心但見其進退威儀之間耳其諫之則如至親其教之則如至嚴文勝之弊一至于此溫伯雪子所以屢見而屢數也若夫仲尼見之則目擊遁存而不容聲由是知見於言語威儀之間皆其粗者也

碧虛註明乎禮義謂進退規矩威儀盤辟也陋於知人心謂諫我似子道我似父也心契常道則目擊而妙存其可道者禮義容聲而已矣

庸齋云規矩有法度龍虎成文章諫我似子道我似父交淺言深也目擊道存即正容悟物之意

言所以在意得意而言可忘禮所以接誠誠至而禮可薄故先聖教人務脩其實而文非所尚也則夫進退從容諫我道我者形諱成光去道愈遠謂之陋乎知人心也宜矣昔韋鼎請見文中子子三見而三不言恭恭若不足鼎出謂門人曰夫子得志於朝廷有不言之教不殺之嚴矣是亦庶乎目擊道存之義云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

絕塵而回睦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治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不化以待盡効物而動日夜無卻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汝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汝也甚忘汝服吾也亦甚忘雖然汝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郭註心以死爲死乃更速其死其死之速由哀以自喪無哀則已有哀則心死孝乃哀之大也萬物莫不比方皆可見也目成見功足成行功直以不見爲亡耳待隱謂之死待顯謂之生竟無死生也夫有不得變而爲無一受成形則化盡無期動自無心其化常新不以死爲死也薰然成形又

奚爲哉知命不係於前而與變俱往不可留也雖執臂相守不能令停若哀死者則此亦可哀而人未嘗以此爲哀何邪唐肆非停馬處言求向者之有不可復得人生若馬之過肆無駐須更新故相續不舍晝夜汝殆見吾所以見者日新也故已盡矣汝安得有之服者思存之謂甚忘謂過去之速言汝去忽然思之常若不及俱爾耳不問賢聖未有得停者不忘者存謂繼以日新雖忘故吾新吾已至未始非吾吾何患焉故能離俗絕塵與物無不冥也

周無器而民治乎前者終以是而已使吾一受其成形不化以待盡効物而動日夜無隙則與萬物皆有待而生其能體所待以至於不知其然邪以是日徂則非不化以待盡可不哀與則哀莫大也汝求吾所以奔逸絕塵之處而莫得是殆著乎吾所以著而不見乎吾所以不著也人心操存舍亡孰有所以著而可著乎是彼已盡矣而汝求之以爲有與求馬於唐肆何異唐與肆馬之所閱而非馬所居也吾服汝也甚忘則所謂吾者無有汝服吾也亦甚忘則所謂汝者無有然汝奚以甚忘爲患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則所謂奔逸絕塵者可見矣

疑獨註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睦若乎後所謂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也不言而信誠所化也不比而周非親人而人自忠愛之無治民之具而民自治乎前不知所以然而然也夫至於命者知乎晝夜之道達乎死生之理故有形死而心不死者哀莫大於

心死非不亡之死人死者形化而心不化也日之出東入西萬物莫不附麗凡具形體者皆待陰陽而後成功出為陽故存入為陰故亡萬物皆有待而死者舉不逃乎此也唯無死生則無所待矣一受_六成形成不化以待盡待盡無所待也此孔子無生無死也日夜無卻合陰陽為一體寂物而動無心以順物不知其所終不以死為死薰然而成形不以生為生也日徂言與化俱往交一臂而失言造物之驅人百年一瞬耳人知以死為哀而不知此理尤可哀也著明也唐肆驚馬非停馬處言欲求向者之有不可復得猶藏舟藏山而夜半有負之而走者所以見者日新也若夫故者已盡矣安得有之吾服汝也甚志使汝忘吾汝服吾也亦甚志使吾忘汝服猶思也吾有不忘者存繼之以日新也

碧虛註超逸絕塵喻妙理卓絕應變無窮夫迹之滯礙形之變化猶可遷復若乃靈府不虛趨死不反哀莫大焉心死者執著

自喪之謂遽伯玉行年六十而知五十九非者其心活耳目之出沒不已比物之生化不停觀者非日莫見履者非日莫行目得日新之妙則視不眊趾得日新之妙則履不蹶是曰成功也日出則萬類皆見日入則萬類皆晦萬類有休王之數死生各有日唯逃手數者無所係待也仲尼知死生有命故上不逆造化下不期所盡效物而動物櫻亦櫻日夜無卻心無間斷而不知所終有終則間斷也陰陽之氣薰然成形成若規度前事則悖於天理是以聖人常保日新期至則往且吾汝相與交臂之頃已成陳迹有志之士寧不慨然吾所以顯著外化也汝殆庶幾於此而彼已盡矣美足論哉吾之一不化者則非汝所及故睦若手後矣日新之妙百姓日用而不知以其無迹也而汝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唐肆豈停馬之所哉吾汝相服甚志即不責其師不愛其資之義師太兩忘吾汝何患忘乎故吾身非我有也有不忘者存

道無不在也

膚齋云心死喻無所見生而無所見尤甚於死故哀莫大焉比方可數也日出日入言自朝至暮有目有趾羣動之物必待日而後事可為人事之存亡係日之出入萬物有待於道猶人事之待乎日也人受形則此道在身無所遷變效物而動無所容心無卻無間斷言此身無非和順之理雖知事物無非命而不以命為規度也日徂者與之俱往交一臂並立也吾終身與汝周旋而汝未得此道汝但見吾所可見而不知有不可見者道必至於無而後盡汝以有求之所以見不到盡處唐無壁屋詩云中唐有覽唐肆今之過路亭求馬於唐肆刻舟求劍之意極其不可知曰甚忘服行也吾與汝之所行必極其不可知汝與吾之所行亦必極其不可知謂此事我與汝說不得必至於忘言而後盡汝雖未至於此亦可患焉汝既知有奔逸絕塵一解未盡到汝能忘其故吾之時雖與今所見

不同而已之不忘者仍在謂見到無處方盡依舊只是有時道理也

孔子奔逸絕塵而回踵若手後即揚子所謂顏苦孔之卓也聖人之心湛如止水物來斯燭潛應所感是謂與物爲春日夜無卻者也若其心死則枯槁絕物滯於頑空沈淪幽寂莫使復陽故哀莫大焉既心死而不復陽則人死亦隨之矣日有出入以喻物有死生有目當是有首天地篇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首有趾謂凡戴天履地之人是指造化物之存亡係於造化之出入所謂有待者也日徂則與化俱往吾與汝共處一生之中若交臂而過頃刻失之可不哀與汝殆見乎吾所以見特窺其迹陳迹已化而汝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唐肆腐齎說爲近又疑當時闢闢有此名如京師馬行樊樓之類要亦不必深究吾服汝也甚忘謂吾思汝之前事已俱化矣汝之思吾亦然此古今聖

賢愚知所共非可以計力免但當委而順之知有不忘者存足矣竊觀此章問答極於出生入死造化推遷之理先儒所未發明羣弟子所不可得聞者也唯顏子優入聖域故夫子以此告之再詳交臂而失一語有以見拳拳於道義之間情均天屬德意薰然惜夫造化機之不可停羣居之不可常也然而知有不忘則大常者存非化所役去來見在無得而間之前所云者特其涉世之迹耳豈足以窺聖賢之蘊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四

表十

武林道士諸伯秀學

田子方第二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熱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搖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已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爲汝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而無端而莫知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爲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斂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胃次夫天下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肢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

將爲晝夜而莫之能前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爲道者解乎此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脩心古之君子孰能膠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汨也無爲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脩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醢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郭註憇然似非人寂泊之至無其身心而後外物去初者未有而脩有遊於物初然後明物之不爲而自有也心困口辟欲令仲尼求之於言意之表試議陰陽以擬之出天發地言其交也莫見爲紀之形而未嘗守故明其自爾故無功也生萌於未聚死歸於散所謂迎不見首隨不見後至美無美至樂無樂也死生亦小變知小變而不失大常故喜怒哀樂不入於胃吹知身

貴於隸故棄若遺土苟知死生皆我則所貴者我而我與變俱故無失也已爲道者解乎此所謂懸解也老聃謂天地日月皆不脩爲而自得孔子謂此吾全於老聃猶甕中之與天地也

呂註未始有物則起居語默孰非遊於物之初心困焉則非知所能知口辟焉則非言所能言議乎其將非其至也夫陰陽交通成和而物生焉遠之爲歲近之爲日外而萬物內而一身莫不有是也或爲之紀莫見其形消息改化以迄而已生萌死歸始終無端亦以是而已則向所謂物之初者殆是也天下之所美所樂非美樂之至得此而後爲至美至樂也獸之易數魚之易水此其小變而不失教水之大常得是而遊之者天下莫不一而同焉則死生莫之能滑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知身貴於隸則貴在我雖有小變豈以所賤而失吾所貴哉萬化無極亦莫足以累吾心已爲道者解乎此故也

疑獨註物之初謂未有氣質之前試議其將難以盡言也肅肅北方之氣赫赫南方之氣大呂陰聲生於巳是出乎陽也黃鍾陽聲生於亥是出乎陰也陰陽之中各有沖氣以爲和而物生焉物得以生不知其紀而莫見陰陽之形消息盈虛至日有所爲總言陰陽變化之理生出於不生此其所萌也死入於不死此其所歸也非是陰陽也孰爲之主哉天下之至美無美至樂無樂故所得日新所玩無故得在己之至美而遊乎物之至樂可謂至人矣死生小變道大常也獸易數魚易水猶人處大道之中隨變仕化未始非我也以死生爲小變則喜怒哀樂何足介懷天下者萬物所同得其所同則死生莫能滑況得喪禍福乎聖人以道爲貴其次貴身則有患矣人皆知身貴於隸而不知身爲大患知道貴於身則貴常在我而死生不得與之變天地之間萬化無極何足以累乎心唯有道者能解乎此孔子既聞至言復問老子

德配天地猶未能忘言何也老子告以水之於約至人之於德天高地厚日月之明皆本於自然又何脩焉謂吾雖有言猶無言也

碧虛註稿木遺物謂其藏精蘊神離人立

未十

獨謂其喪耦入寥遊於物初未始出其宗也擬知而心已困欲言而口又辟離心忘言斯近之矣夫肅陰之氣降乎下赫陽之氣昇乎上二儀通和萬物妙化謂其有綱紀也而不觀其形兆消息有數晦明有常謂其有造爲也而不觀其功用生則萌於恍惚死則歸於窅冥無端則莫知其始無窮則莫知其終若非此道何物爲之宗主邪孔子又問遊學於忘言之道夫學道詎有所得得其性之至美至樂而已其於死生也猶獸之易數魚之易水暫爾小變又何患焉夫天下者旁礴萬物而爲一自其同者視之則已之百體猶臭腐也此之死生猶寤寐也況其它乎故視執御與軒冕猶易水易數耳所謂外化而內不化者也

貴在於我未始非吾其樂無涯詎復有患譬水之汙挹而善利豈有所造爲至人之德業廣被豈有所脩治猶天高地厚日月之明何假脩焉是以夫子自喻以瓠蓬去覆而識天地之大全也

未十

虛齋云立於獨言超乎世表物之初無物也陰陽發乎天地四句只是一陰一陽之謂道交通成和即獨陰不生獨陽不成似有物爲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晦明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始終無端皆言造物也至美至樂贊道之妙魚獸雖易水易數而水草不失猶人同此天下豈能自異知其一出於天而莫不同則死生且不能滑況禍福乎僕隸去來棄如泥塗以我貴而彼賤也若知道之可貴實在於我則外物之變豈能失我之至美至樂哉世間萬化無極又何足爲心累但愚俗不解唯已與道合者方曉此耳至言指前文謂老子猶不能離言語以脩心孰能免此答以江河之水汙之而不竭者以其本質無爲而自然

也至人之德與天地日月亦自然而已又何容力乎

物初者無名天地之始即太極也肅肅出天赫赫出地即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循環無端似有物爲之紀而莫見其形即所謂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明夫物初則知己之初以至天地之初亦若是而已得是至美而遊乎至樂斯爲人道之至也夫物之生死有萌有歸人之生死可不深究小變謂生死大常不壞也不壞者一靈之本靜而曰性含虛空爲有餘動而曰心入塵垢爲不足達斯理者涉變而通知常曰明其存也如月在水其化也如風行空何易水易數之足慮哉天下者萬物之所同則四肢百體豈吾獨有知隸賤可棄而身貴常存則何得喪禍福之能滑夫水之於清性自然也喻至人之德無假脩爲而物自歸之天職生覆地職形載主教化者聖人

之職斯其所以爲大全也。噉此章要旨，在生萌死歸而先聖於此多不明言，欲人反而求之，充其真見之實，然後不爲死生轉移，且人處生死之間，上知下愚，無得免者，生圖厚養，死圖後葬，比比皆然。而問知所萌所歸之何如也？夫欲知其所歸，必當究其所萌。乍聞此言，若茫然而無致力處，研窮經意，互有發明。

南華亦嘗有云：察其始也，本無生，非徒無生而又無形，無氣，雜乎芒易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有生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四時也。又云：善吾生者，所以善吾死，則先聖不言之秘，真人已詳言之。人患不求耳，是道也可以心會而不可以言盡。即禪家究竟父母未生已前風火既散已後，雖因師指而入終焉，直須自悟，所謂說破即不中是也。學者勉之。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

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園冠者，知天時履方屨者，知地形緩佩珥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郭註：德充於內者，不修飾於外。

呂註：莊子數假孔子問學於老聃之徒，以明所謂聖知者，非至道之盡也。此言不發，則學者無以知尊孔子之實。

疑獨註：楊子曰：通天地人曰儒，斯真儒也。內有其道質也，外有其服文也，有一不具，皆非儒也。唯聖人踐形然後能稱其服，學不至於聖人而服儒衣冠，此俗儒也。舉魯國儒服而真儒一人，則尊孔子之至也。碧虛註：爲王佐者一變而足，與儒教者何假三千故羊質虎皮，必有惑者。盛德若愚。

豈無知者哉？
高齋云：此段蓋言儒服者多而皆不知道也。

南華以問世卓犖之才，而居涸濁之世，時人無足與語，無以發胸中之奇，遂上論皇王，中談孔老，下至揚墨，祭詬悉評議，而無遺其於察言行之實判心迹之微，不啻明鑑之燭秋毫也。或謂所談多識孔子徒觀其言而不究其意耳，是意結以舉魯國儒服而儒者一人，余謂導

孔子者，莫南華若也。請觀東坡莊子祠堂記，庶表余言之不妄云。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詆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儻儻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贏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郭註：內自得者，外事全故神閒而意定也。呂註：小則百里奚之得政，大則有虞氏之

動人以外物入其心而能至是者未之有也解衣槃礴所以爲真善畫者也

疑獨註爵祿小物死生大事能外爵祿未能外死生能外死生則無所不能矣夫內矜則外莊內足則外閒內矜則神散欲進而有不受之嫌外閒則神定雖爲而有無爲之意元君擇畫史而得其真由此道也碧虛註待時命而飯牛人必觀其行事父母而忘生衆必察其孝急於人用者學未至迨然自得者藝必精粗迹尚爾況妙理乎

庸齋云方其飯牛豈有求爵祿之心唯其不求所以見用動人者感動而化之畫史之無心於求知而解衣槃礴元君所以知其爲真畫也

爵祿無心而飯牛故穆公與之政而治工拙不矜而槃礴故元君知其畫之真心虛則物附內足者外閒故也今世之從事才技者汲汲然恐人之不知而用才者則惟外飾是取宜其得之不精也

再考飯牛而牛肥只應作飯牛而肥謂百里奚雖處賤躬耕而樂道忘貧四體充悅非謂牛肥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四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五

表十二

武林道士褚伯秀

田子方第三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人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頰乘駸馬而偏朱蹄號曰富而政於臧丈人庶幾民有瘳乎諸大夫感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壤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鯁斛不敢入於四境列士壤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鯁斛不敢入於四境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爲太師北面而問曰故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汝無言文

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郭註聊以卒歲竟無所求不以得失經意其於假釣而已尚同則和其尤塵然自成則與衆務異天下相信故能同律度量衡也爲功者非已故功成而身不得不退事遂而名不得不去去身退乃可以及天下也文王任諸大夫而不自任斯盡之矣斯須者百性之情當悟未悟之頃循而發之以合其大情也

呂註知臧丈人之足與爲政得之於其釣莫釣之間屬之以夢期之以卜而不下者上恐大臣父兄之不安下恐百姓之無天也用之三年觀於國其效至於如所言則言而能夢不爲不信欲卜不下不爲不敬直以循斯須而已典法無更六典八法受於天子者此其爲一國之道也偏令無出則可以公之諸侯而後出此所以可及於天下也壞植則壞其所樹之黨鯁斛則非先王之嘉量也

疑獨註此一節寓言文王用太公之事文王未得太公之時其心不忍百姓之無天託夢以求之亦聖人順人情之道及受之政大常之法不改不正之令不出三年之後天下尚同故列士壞植散羣植者木之直列士之操也方其尚同之時列士之操無用故壞列士之羣無施故散高同則天下無異務故長官者不成德鯁斛不入於四境功成如此故文王北面事之而大公怵然不答汎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文王之舉太公非不能獨行以應天意蓋不欲有異於衆故託夢以徇衆人之情於斯須之間耳

奪在乎斯須之間文王盡之矣又何論刺焉

劉繫註三代直道而行知臧丈人之有道則授之政可也美必託夢以信諸大夫哉蓋知道者必達於理明於權道天也自信可也權人也豈可廢哉仲尼與文王盡之而顏子有所未及也然則高宗之夢有類是矣高宗則所謂直道而行者也精神四達與天地同流至誠之驗天人之際猶影響也其夢養民弼者不足疑矣莊子之寓言以爲文王欲明權必考古以驗今故假夢以信於人學者或因臧丈人之論以推傳說則失之

庸齋云常釣者釣常在手而無意於釣故曰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壞植散羣言不立羣黨不成德不有其功同務與衆同事不自異也外國鯁斛小大不同皆不敢入其境內諸侯無二心莫不知歸也朝令者聞文王有及天下之問故逃去終身無聞古本屬之夫夫上夫字讀同大太山刻石始

皇文曰御史大夫義同

壞植說者不一司馬註云行列也散羣
言不養徒衆一說植者疆界頭造屋以
待諫士故成疏云諫士之館也無隱范
先生云植者邊疆植木以爲界如榆關
柳塞之類壞植散羣則撤戍罷兵隣封
混一此尚同之俗也續考司馬子長樂
毅上燕王書云薊丘之植植於汶篁徐
廣註謂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竹田
曰篁植以爲界之物也按此則范講爲
可據餘義備見諸解

列御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
肘上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
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
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
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
背途逡足二分垂在外拊御寇而進之御寇
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
青天下降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休
然有恟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郭註盈貫謂溢滿左手如拒右手如附
杖右手放發而左手不知故可措之杯水
也前矢去未至的已復寄杯水於肘上言
其敏捷之妙象人謂不動之至夫德充於
內則神滿於外無遠近幽深所在皆明故
審安危之機而泊然自得不能明至分故
有懼有懼而所喪多矣豈唯射乎
呂註引之盈貫持滿之至肘措杯水平直
之至前矢適發而復沓方矢復寓而在弦
復沓則矢往而沓還方矢則與前矢並言
其前後相續而不絕象人謂其用知不分
此射之射也不射之射則所謂純氣之守
非知巧果敢之列故登山臨淵而不動其
心發無不中推是以往則揮斥八極神氣
不變固其宜也

爾於中也殆矣夫射之射謂不出於力分
之外不射之射力分又不足以言之
碧虛註考之射法左手如拒右手如附
枝故可措杯水其肘上弦發矢往復沓前
箭所謂辟危而入也箭方去未至的復寄
杯水於肘上言其敏捷之妙象人不動也
是射之射謂猶存射法若登山臨淵而能
射非唯忘法兼亦忘形故能揮斥八極神
氣不變也
腐齊云發之矢方去而矢又在弦上沓於
弦上者纔去方來之矢已寓於弦言一箭
接一箭如此之神速是射之射也若登山
臨淵背行逡巡而伯昏無人能之者不射
之射也所謂純氣之守揮斥八極而不變
者也

此章明精藝而神耗者易窮以道而通
藝者不慄當發矢沓寓而如象人可謂
盡射之藝矣及登山臨淵則冷汗而不
能立況欲射乎此伯昏所以示不射之
射特寓道於藝非以是爲極致也然亦

揮斤八極之漸與習養神之道者請觀諸此或疑御寇著書而自貶若是何邪蓋抑己所以尊師尊師所以尊道也與彎射羿之弓者不侔矣○無隱范先生講宗呂註兼證郭氏小失云方夫猶方舟之義垂也謂並執之矣已寓於弦非寓杯水於肘上也其論爲常

有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之色吾始也疑子令視了之鼻問相相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其去不可止吾以爲得久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入不得濫盜入不得刻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手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

郭註曠然無係玄同彼我則在彼非獨亡在我非獨存躊躇四顧謂無可無不可伏戲黃帝者功號耳非所以功也故其名不足以及其人也夫割肌膚以爲天下者彼我俱失也使人人自得而已使人自得者與人而不損於己其神明充滿天地故所在皆可所在皆可故不損己爲物而放於自得之地也

呂註鼻問相相然則其息以踵而深深之意以其得失之非我知命而安之也不知其在彼在我以道而忘之也躊躇四顧則自省之不給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古之真人所以不得說不得濫不得刻不得友者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故也若然者其神可以經山入淵充滿天地與人愈有言道之無窮也

疑獨註此即論語所載令尹子文之事又託有吾以明之相相然氣微動貌軒冕之來不可却則順受之其去不可止則任之而已得失非在我又何憂喜乎忘乎彼我

歸於大同得喪所以自泯天且不能貴賤之況於人乎真人與化爲友故知者不可得而說美人不可得而濫盜人不可得而劫義黃不可得而友唯其如此故經山不介入淵不濡居困而不失其亨充滿天地與人而愈有也

碧虛註鼻問相相然色澤欣暢貌吾無以過人不矜故無憂耳且有生是妄逆旅誠虛軒冕去來何異蜚蠊之過目也故躊躇弗進存神道德之鄉顧盼四方御氣宵冥之域彼之貴賤何暇及哉古之真人朴素故難說質真故莫渝寡欲故遠盜無求故不屈是知心無礙者生死不能變形無累者爵祿弗能榮若然者其神無方故貫至堅而無畫其氣無體故沒至柔而不濡潛蘊於無內充盈於無外推功與物物足而已有餘也

庸齋云鼻問相相然息在內而有自養之意令尹之貴若在於令尹則與我無預我之可貴若在於我則與令尹無預故曰其

在彼邪亡乎我其在我邪亡乎彼躊躇四顧謂高視遐想於天地之間安知人之所謂貴者賤者知者不得說非言可窮美人不得濫非色可淫盜人不得劫非威可屈義黃不得友道世而輕天下也介間卑細貧賤也道在已而充塞天地推以化人用之無盡也

中心閑豫故鼻間栩栩然息深而動微知爵祿之來不可却去不可止以爲得失之非我而無憂色此其所以過人者也不知其在造物乎其在我乎以爲在我則無造物以爲造物則無我彼我兼忘夫何憂哉躊躇四顧言其自得何暇至於人貴人賤則所樂也內其視三仕三已若遊塵之過前此言安命者忘貴賤輕利者忘爵祿也故仲尼以比古之真人真人者死生無變於已以其浩然之氣充塞天地故推以利人其用無極南華寓言於肩吾叔敖所以爲可仕可止之鑑而於內樂無益損焉斯可與之

論道矣

楚王與凡石坐少馬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郭註言凡有三亡微不足以喪吾存遺凡故也遺之者不以亡爲亡則存亦不足以爲存矣曠然無矜乃常存夫存亡在於心之所措耳天下竟無存亡也

呂註天下有常存不死不生者是也得其常存而存之則存其存矣凡楚曷足以當存亡哉

疑獨註國之存者物存也吾之存者命存也至於命者國雖亡而已有不亡者存係於物者國雖不亡而已之所存者已喪矣楚王利人之國左右曰凡有三亡微欲有其國也凡君不係於國故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譏楚王之存存者已亡國之存無益也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楚

未始存此以道觀之故無存亡也

碧虛註楚王有吞夷之志故使左右以言感之凡有三亡微謂不敬老不尊賢不養民凡之亡也不足喪吾存不以皮爲災也楚之存不足以存存國雖存而生已喪矣由是知存亡在道不在國邑也

腐齋云此即則者有尊足存之意謂道之在已不問有國與無國也凡不爲亡楚不爲存則世之得喪皆外物耳然其意尤在楚不足以存存一句失者既不足以自欺則得者亦不足以自矜此語誠有味

凡君不以國亡係念而能存已之存知身之重於國也楚王以國存自矜而已之所存者已亡以國爲重於已也已重於國則國雖亡而無傷國重於已則國雖存而已無濟矣是知君子所當存者在乎道德而不在國位而況區區得喪下於國位者乎

是篇立論始於子方之師人貌而天隱德潛耀有不容稱者遂足以使文侯悟所學

之非真知魏國之爲累可謂善揚師德一言悟主者矣何患手己之不立道之不行邪仲尼見溫伯雪子目擊道存則啓迪之機不在手諄諄訓古之間顏子數超逸絕塵墮若手後則大化密移盍求諸交臂易失之際老聃遊乎物初而孔子識其離人立獨具眼相逢造妙若此而猶有問不幾於贅乎然非因機關理則無以惠後學故詳及於陰陽成和生物之奧由其萌以究其歸使人人知天地之大全而忘形骸之小變是亦聖人弘道濟物之盛心也哀公謂魯多儒士則以衣冠取人莊子稽其行實故得以少之及其號於國而獨存仲尼有以見真道之不磨偽堅之易泯衡鑑昭昭其可欺耶文王舉臧文人政成而夜遁則知有心爲治者任賢惟急應物無心者功成弗居君臣之道至是極矣所以示萬世之標準也至若伯昏以射觀列御寇叔教三已而無憂色此又論至命之士離人入天與化爲一揮斤八極死生無變者也

學道必至此地方爲極則不然皆外徇而中殆者耳終以楚王凡君身國存亡之喻明物我内外之分可謂知輕重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五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六

正一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知北遊第一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弇之丘而適遭无爲謂焉知謂无爲謂曰子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无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闕之上而賭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无思无慮始知道无慮无服始安道无從无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芒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无爲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无爲无爲而无不爲也

今已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手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復化於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

郭註任其自行斯不言之教也道在自然非可言致不失德故稱德稱德而不至矣禮有常則矯效之所由生故爲道者日損華偽華去朴全雖爲而非爲也物失其所故有爲物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唯大人體合變化化物無難也不變化之道者不以生死爲異更相爲始不知孰死孰生俱聚

俱散吾何患焉各以爲美爲神奇所惡爲臭腐然彼之所美我公爲惡我之所美彼或惡之故通共神奇通共臭腐死生彼我豈殊哉以不知爲真定知之爲不近明夫自然者非言知所得是以先舉不言之標後寄明於黃帝則自然之冥物槩可見也呂註知北遊則反本以求其所同而玄之極隱則不皦弁則不昧無爲則无事无謂則无言有言不答所以无爲謂也反於白水之南又趨明以求之孤閭之丘或不盈之地狂則不知所往屈則不伸黃帝之宮意之所在也夫道不可以知知无爲謂則不知是真知也狂屈欲言而忘非不知也是以似之我與汝知之是以終不近也道无方故不可致致則招之使來德在我故不可至至則自此至彼德則无爲而仁可爲也仁則所厚而義可虧也禮則爲而莫之應據臂而仍之是相僞而已所以爲亂之首也故爲道者日損以至於无爲則仁義禮樂不得不絕滅之及无爲而无不爲

則仁義禮樂孰非道耶今已爲物則已有知欲歸其根而不知不亦難乎大人則光輝而物不能蔽歸根於芸芸之際亦易事耳生死始終无端无紀氣聚則生氣散則死知其氣之聚散爲徒又何患乎故萬物一也持其所美者爲神奇所惡者爲臭腐二者交相化而已以是知通天下一氣聖人所以貴一

疑獨註北與水皆知之所屬隱幽而弁顯喻陰陽之中无爲无謂者道也三問而不答欲其得之於无言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蓋不可得而言也及於帝宮而問焉黃帝以喻中道故答以无思慮无處服无從道所以爲知道安道得道也知則未能忘言遂曰我與若知之彼无爲謂與狂屈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能體无爲之道以行有爲之事故以无答爲真是欲答而忘爲似之言者終不近道也又引老子之言而語以知者不言之意无爲无謂則真知也深達之道不可致日新之德不可至仁可

為也上仁為之而无以為是已義可虧也
上義為之而有以為是已禮相偽也故見
於道德仁義之後是為忠信之薄而亂之
首也日損見知則可至道日損猶有為損
之又損則至於无為无為則萬法皆空唯
變所適也今已為物欲復歸根反本不亦
難乎唯大人則易耳死者生之始則知生
為死之終易曰精氣為物氣之聚也遊魂
為變氣之散也若死生為一吾又何患神
奇人之所好臭腐人之所惡本手一氣運
轉无窮聖人貴一所以明夫自然之道非
言知之所得當冥手无言之理而至矣
碧虛註知北遊於玄水之上欲藏知於淵
默也然知不終默有隱伏則有奔起知无
所息故扣杳冥以求安无為謂以无答為
答其旨深哉白水則向明而趨帝宮靈府
也黃帝即真君收視反聽諸有皆空以知
為是不知為非者重增過耳不言之教即
妙有也且真是與真知皆為道障尤難除
者也大道无形可致上德无德可至仁者

兼愛弊則偏私而有可為義主裁斷弊則
傾奪而事可虧禮尚威儀弊則矯飾而浮
偽生矣皆自知之失以至乎亂當先損其
知後損不知以至於无知无損而後无為
无為而无不為也无為則无我其唯大人
乎唯忘生故死莫能係唯忘死故復生之
原知其紀者識其先有其聚者歸於散以
死生為一條惡往而不暇哉神奇者性臭
腐者形萬類皆以性存為美性壞為惡性
之化為形形之復乎性不出一氣耳得一
萬事畢孰不貴之哉夫有无之利用粗妙
之相須也故先舉无為謂之不答示至理
幽微次以狂屈欲告而忘明語默冥會終
以黃帝之知所以假言詮道惑於知則為
粗超於言則為妙也
庸齋云篇首一段分真是似之不近三節
主意歸於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繼以道不
可以言致德不可以述求仁義禮皆有迹
則道墮矣而禮為尤甚墮體黜聰此為道
日損也損之又損則忘其故吾之時至於

无為則循天理之自然无所不可為矣求
道而有迹則已猶與物同欲見本根之地
難矣歸根言返於无物之初唯大人无為
則易也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如花木
之發終元不盡之理則其生者猶死矣伊
川云復入之息非已出之息即此意死生
往來孰知其所以紀綱者氣若知死生只
是一理吾又何患為徒為一也為物生死
一理而人自分好惡美惡如花卉方盛則
為神奇凋落則為臭腐不知葉落莖根生
者又自是而始是臭腐復化為神奇古今
往來只此一氣而已聖人知此故不以死
生禍福為分別一者无分別也
褚氏管見云知北遊於玄水喻多識之
士欲求歸本際隱斧之丘謂未能全隱
其知猶有以示人也无為謂則不復以
知言故問而不知答反乎白水之南又
向明以求之孤闕則疑心已空狂屈人
以為狂而曲全者也欲言而忘明其不
可得而言反於帝宮則求諸內黃帝居

中之主有扣不得不應遂告以知道安道得道之要在乎无思无慮无從而已真是謂得其實似之次焉不近則遠於道矣知言之相反若此宜其夫子之於人聽言而觀行不言之教以身率之无待於言也夫道降而為德仁義禮猶人生而知而能而役則為物所物欲復歸根也難矣唯大人則能物物所以易也死生者一氣之聚散神奇臭腐交相化亦以人之所羨所惡言之耳聖人貴一則混然无間何分乎神奇臭腐哉唯知死生為徒者可以語此知謂黃帝曰已下重衍前文義不待釋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无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為巨未離其內秋毫為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沉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

其序憐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郭註至人无為唯因任也觀其形容象其物宜與天地不異故百化自化而神明不奪死者自死生者自生圓者自圓方者自方未有為其根者故莫知自古以固存豈待為之哉計六合在无極之中則陋秋毫雖小非无亦无以容其實四時運行不待為之昭然若存則亡矣挈然有形則不神畜之而不得其本性之根不知其所以畜也呂註天地无為而无不備有大美也四時變通始終不惑有明法也萬物雖多而道无不在有成理也美則充乎其中法則可效理者无所往而不通皆歸乎道而已聖人原美達理知其不為而自然者觀於天地而已矣今神明至精與彼百化則以物觀之物已死生方圓矣何自而知其根哉雖然扁然而萬物物莫非彼也自古以固存彼未常去也陰陽四時各得其序非彼

而誰為哉若亡而存不形而神則不可求之於有无之間也萬物以是相蘊而不知其然此之謂本根疑獨註大美陰陽也明法生化也成理性命也聖人本天地陰陽之美達萬物性命之理入而為至人則无為出而為聖人雖有為而亦出於不作也觀天地之會通以行其典禮而已神明者天地之至精百化自化神明則與之而不奪故物之死生方圓莫知其根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長上古而不老是已六合不離此道之內秋毫亦待此道而成天下莫不由此以浮沉道常自新而无故是以陰陽四時因之以得其序若亡而存不形而神物由之以養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妙萬物者是也推此可以觀天道矣碧虛註大美覆載明法生殺成理羣分也言則美乖議則法弊說則理亂唯无為者默順四時大同天地萬化而未始有極可謂精明矣夫物皆自然故莫知其根獨立

不改乾坤非神明莫能容秋毫非至精莫能成聖人法天地之行物受其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

高齋云大美即易云以美利利天下明法謂寒暑往來一定之法成理謂小大長短之所以如何說得无為不作皆自然聖人所以順自然者得諸天地而已神明至精言妙理物之死生方圓皆神明至精為之孰能究其根極扁即翺然言物化无停而造化常存東坡云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非真是不能道此浮沉往來不故常新也惛然不可見油然生意也若亡而存死者生之徒也不形而神不恃形而立也

此段南華自立說亦接前章无為无言之意首三句即是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體天地而育萬物豈直塊然无為不作如木偶哉蓋為出於无為作本於不作若天時之運行地利之發育不越乎自然而已合天地之神明至精與物百化榮枯形狀昭昭可觀而

莫知其為之者此所謂根也扁然而萬物即萬物芸芸之義自古固存道不渝也故大綱六合細入秋毫與物同波而日新陰陽俱運而有存若亡而存恍惚有物也不形而神冥冥見曉也萬物莫不生育於斯而不知此為本根所謂本根者亦豈他求哉反求諸吾身得其所以生我者是已知其根而守之不離是謂歸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學道至此始可進又玄一步故曰可以觀於天矣。今彼陳碧虛照散人劉得一本合彼參之上文於義為優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六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七

正二

武林道士楷伯秀學

知北遊第二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憤而无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无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郭註不以故自持與變俱也无心不可與謀獨化者也

呂註正形則坐而鑑一視则无妄窺故邪氣却而冲和歸也攝知則歸根一度則不淫神來舍則守形而不離也德美則充而同於初道歸則止而集乎虛新生之憤則不知其所之言未卒齧缺假寐則聞其言而蘊也彼衣行歌而去之悅其安之易也形槁心灰則寂之至真其實知以其无知也不以故自持則其生之遺也後三句謂

其所自出吾不知其誰也

疑獨註形正則不佚視一則不淫故和理出焉攝知將以去知一度將以忘度故心虛而神來舍也唯其至和故德將為汝美唯其至虛故道將為汝居瞳然如新生之續言其神全元求其故日新也言未卒齧缺假寐被衣喜其得道行歌而去之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與化俱往也媒晦无心不可與謀與化為人也

碧虛註體不邪目不蕩則沖和集收知覺簡法度則吉祥止然後衆美從而純白留瞳光反照視不浮外其道庶幾乎故耳聞可道神入妙門言下懸解凝寂若寐也形若槁骸心若死灰正形一視也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攝知一度也媒媒晦晦則德美无心而不可與謀則道居此皆歌頌齧缺之德容而假寐妙旨難以言盡也腐齋云正形一視忘其形體耳目也攝知一度去其思慮意識也如是則元氣全而神來舍矣德美謂其足以潤身道居居天

下之廣居也瞳然无知而直視貌初生之續視而无心赤子亦然元求其故言不知其所以視者何也言未卒而寐語意相契不容言也實見此理之真事物不入於心矣媒晦茫忽貌彼既无心我有一不容言者彼何人哉深美之也

善誨者立條必簡善學者化必速正形一視所以檢外也攝知一度所以肅內也可謂條簡矣言未卒而睡寐則尤可謂速化者也瞳然如新生之續一句

形容德美道居无心无為粹然與物相忘之狀最佳觀此可以知入道之方矣被衣行歌之辭與子貢讚漢陰丈人義同人患在為謀府知主今也无心而不可與謀故歎美其淳德謂世間无復有此人也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大道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

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郭註身非汝有而況无哉若身是汝有則美惡死生當制之由汝今氣聚而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也明其委結而自成非汝有也至於子孫亦氣自委結而蟬蛻耳故其行處飲食皆在自然中來強陽猶運動明斯道者庶可以遺身而忘生也

呂註觀天下之物得擅者莫若汝身而天地之委形汝不得有而親汝身之所存者莫若乎生而天地之委和汝不得持其成汝生之所本莫若乎性命而天地之委順汝不能違其正觀汝之身知本无知則行安知所往處安知所持食安知所味是皆天地強陽之氣所為則所謂道者汝安得而有之哉疑獨註丞者古之得道人身者載道之器而身屬乎造物之與奪則非我有是天地

之委形也身猶不能自有況於道乎非特身也生與性命皆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委順至於子孫亦其委蛻耳知其皆非汝有則當任之自然故其行其處其食皆從自然中來而不知所以然也天地彊陽之氣人稟之而生亦因之而死胡可得而有邪

碧虛註夫道視聽搏之不得果可得而有乎身者塊然而自有宣汝之有哉答以既云獨化即屬我有委隨也身且非汝有隨天地之形而有生非汝有隨天地之和而有性命非汝有隨天地之順而有子孫非汝有隨天地之蛻而有故其行處食也皆元氣鼓吹而動於汝何有哉

腐齋云委聚也四大假合曰委形陰陽成和而物生曰委和性命在我即造物之理曰委順人世相代如蟬蛻然曰委蛻彊陽即生氣人之行處飲食皆此氣之動為之而非我有也圓覺經云今者安身當在何處便是此意不知所持无執著也

丞或云舜師諸解罕詳及續考碧虛子音義註云古者帝王有四輔左輔右弼前疑後丞蓋官名也此說明當夫道本无形因物而見身非我有以神而靈天地委形有成必毀所謂吾者暫寄焉耳

曰生曰性亦然則子孫之為委蛻又可知矣故其行處飲食一當任之自然天地之和氣流行生育萬物此榮彼謝彼死此生皆道之運化无極而物之受命无窮者也汝惡得而獨有之蓋明天地造化无私以破世人執有其身而憐子愛孫之惑始可以入道矣此南華真切為人脫離解鑠之要訣也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閑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疏淪而心澡雪而精神撻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无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来无迹其往无崖无門无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繯思慮恟達耳目

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元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巍巍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遷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來資焉而不遷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為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暗曉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為堯桀之是非果茲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淥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張墮其天養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见无值辯不若默

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郭註曰冥冥曰无形曰道皆明其獨生而无所資借形則猶精以至粗也萬物雖以形相生亦皆自然故胎卵不能易種而生明神氣之不可為也夫率自然之性遊无迹之塗者放形骸於天地寄精神於物表是以无門无房四達皇皇道遂六合與化偕行也人生而遇此道則天性全而精神定天地萬物皆不得不然是以聖人斷棄知慧付之自然使各保止分容忘无量也與化俱者用物而不役已明道之賡物在於不賡而物自得言无功乃足謂道也无所偏名教然自放所遇而安了心功名反於宗者不遂末暗聰物直聚氣耳死生猶未足殊況壽夭哉物无不理但當順之人倫有知慧之變故難然其知慧自相齒當順所遇宜過而過調偶和合之謂帝王所與如此而已隙駒忽然乃不足惜已生又死俱是化也死物不哀死類不悲解墮墮秩言其獨脫變化氣血无為用心於其間

也不形形乃成務則不至然而塞之故得也

呂註精神於道猶為昭昭至道之極則冥冥物成生理則有倫其精甚真則无形也而萬物以形相生來往无迹四達皇皇也人而邀於此則休乎萬物之與體強思達其用无方天地萬物之生成莫非是也夫博非知而辯非慧聖人已斷之益非益而損非損聖人之所保也淵乎巍巍莫知其紀有運有量非道之內萬物之所資非資於外也由是而求道得其所在矣非陰非陽唯道是從直且為人與人同耳反宗與天同也暗聰謂非所羨壽大等觀堯桀莫足分哉果蘇有理萬物所同人倫相齒大道之序不違不守不去不取之謂調而應之德之所以由成偶而應之道亦不考不鳴也帝王之所興起不過由此道耳人生如駒過隙莫可留止物衰人悲不明其未嘗生未嘗死故也解發則弛張莫拘墮秩則卷舒无礙魂魄往而身從之不出乎

大治不形之形形之不形衆人之所同知非務其所將至也至則體之不至則論之而已明見於道則无值故辯不若默真聞於道則无聞故聞不若塞言者元言聽者无聞此之謂大得也

疑獨註有冥冥之志然後有昭昭之功有无形之道然後立有倫之事致一之謂精不測之謂神萬物相生以形而所以相生者此所謂精也故胎生卵生各正性命而至精之妙出乎自然以不來為來不往為往无門无房四達皇皇也知此道者四肢耳目會於真理所以用心不勞應物无方天地萬物之運行生化亦莫不由乎此若夫以博辯為知慧者聖人已斷棄之而非損益之所增減者則聖人之所保也與化俱往而无窮供物之求而不乏物往資焉而不匱此皆道之功用也中國有人謂聖人非陰非陽言其測直且為人者適遇此形非有意也故反於宗以觀物之變化生者暗聰氣之暫聚耳世間果蘇皆有性命

之理人倫之尊卑長幼亦然調而應之者天德偶而應之者人道帝王興起於此然皆應世粗迹非聖人之妙用也夫人處世間忽然而已出生入死如晝有夜而逐境昧理從而悲哀之此皆束縛於親愛如弓之在弦書之在秩唯獨脫者則能隨解之紛乎宛乎魂氣无不之死則人之歸也不形之形生而來也形之不形死而去也此固人所共知非將至之務也謂生死之理衆人亦能言之彼至命者則不論論則不至也故辯不若默聞不若塞是得无所得得之大也

碧虛註陽出於陰有生於无其理煥然精神者冲妙之緒餘形質者和氣之土苴故錯雜類分胎卵莫侔也其來莫知孰謂之迹其往莫測孰謂之崖出則徧滿於何爲門入則充盈於何爲房无剩彌維皇皇也遇此冲妙之道者與天爲一應物无窮天不得不高四句皆指道淫元云一得一是也夫以知詢道則所聞寡以慧答道則

其辭訥絕去知慧古人所取損益之所不能加而端乎觀魏也運量萬物而不遺者先務其本非由外也故物往資焉而元匱乏此明冲妙之不益不損也直且爲人道貌天形也將石其宗入於寥天一噴嚙結聚而爲有生之物頃久復散爲无校奇天爭是非皆妄情耳植物无情猶具陰陽之理人品不易其越先後之序聖人事至則應既往則忘而欲興事務者未嘗不以調和爲德應偶爲道也人生世間交臂易失唯湛寂者无出入不化者无死生解發墮秩即決疣潰離之義紛綸宛轉欲化不化之間魂魄不守則百骸潰散神歸真宅也不形之形不化者能化化形之不形化物者不化也在形屬粗人皆知之得道者粗妙皆忘矣言論則徒語其糟粕而无所值故聽止於耳而以不得爲得也

庸齋云有倫可別萬物也无形造化也精神在人者也萬物以形相生人禽皆在其中人雖貴於物其生則同无門无房不可

尋求豈知所出入邪邀索而見此道則體安思達應物无方自天地至萬物四句形容徹上徹下无非此道人以博辯爲己能而不知所以知慧者造物也故聖人以造物斷之不以益爲益不以損爲損所作者在我外物不得而加焉終則復始應物无窮未免乎有心有迹物往資焉而不匿則无心无迹矣非陰非陽不可以物名之有人之形而心遊物初直寓形天地間宗即物之初嗜醴氣不順也自其本初而觀有形適足爲累百年之間以天地比之須臾而已果該微物生有時萌有種自然之理也人倫有上下之相制強弱之相凌然同處世間相爲齒列不違則順之不守則化也調和偶合道德之自然帝王興起不裁此理而已出生入死即往者伸來者屈易所謂窮神知化是也物自无而生死又歸於无本同一理而人物自爲悲哀此有所包裹而不明如在絃索之中能自知覺則解絃墜索矣紛宛言其變化大歸返其

真宅不形之形不可見者形之不形體中有不可見之形釋氏所謂唯有法身常住不滅此事人皆知之未能離形以求故不得至學者將極乎至則所從事不止如斯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此又說高一層話見而有所遇曰值此有迹之見道不可以形迹求則无值矣故辯不若默聞不若塞也昭昭生於冥冥至形本生於精明天下之有生於无也萬物以形相生一生二二生三之義來往无門而四達皇皇无非門也思慮恂達而耳目聰明无非用也天地萬物莫不由斯則道之爲用大矣世人徒以區區博辯爲知慧而欲求合乎大道聖人已斷棄之矣此章首所以先令拏擊知慮而後告之必至於世間益損所不能加則淵乎巍巍終始萬物運量萬物而不遺雕琢衆形而非巧也物往資焉而不置至无而供其求也此其所以爲道歟中國有人非陰非陽言有无死生不得以係之直且爲人有

人之形而无人之情將反於宗遊乎物初之謂也人生乃一氣之結聚雖壽夭不同等須臾耳奚足以分堯桀之是非觀夫果蓏雖微種類滋榮各有條理人倫之貴賤高下相商亦然是以聖人遇則順之不迂物性過則忘之不介已懷曰調曰偶皆應物之妙用而不離乎道德之間此帝王之所興起人民之所依賴者也夫物之出機入機亦其常理而世人不免乎悲哀未離乎自然之發軔也若以理燭破則發軔自解魄往身從乃大歸耳何足哀耶不形之形出而生也形之不形入而死也是人之所知非將至而難明之事衆所同論也然理至則忘言可言則未至故辯不若默聞不若塞若塞若默此謂大得則辯之與聞失可知矣。運量萬物而不遺碧虛照散人劉得一本作不遺義長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七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八

正三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知北遊第三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无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狎也每下愈沉汝唯莫必无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无何有之宮同合而論无所終窮乎嘗相與无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間乎寥已吾志无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闕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物者與物无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爲盈虛非盈虛彼爲衰殺非衰殺彼爲本末非本末彼爲積散非積散也郭註舉其標實言无所不在而復問此斯

不及質也夫監市之履豕而知肥瘦者愈履其難肥之處愈知豕肥之要今問道之所在而每況之下賤明道之不逃於物也必謂无之逃物則道不周若遊乎有則不能周徧咸也同合而論然後知道无不在斯能曠然无懷而遊无窮此皆无爲寥然空虛志寥然则无所往故不知其所至有往則理未動而志已驚矣但往來不由於知耳不爲不往來也往來者自然常理其有終乎馮闕虛廓之謂大知遊乎寥廓落變化之所知故不知也物物者无物而物自物故冥也物有際故相與不冥真所謂際也不際者雖有物物之名直明物之自物而物物者竟无物際其安在既明物物者无物又明物之不能自物則爲之者誰乎皆忽然而自爾

質矣履稀者每下愈況則期道愈下豈不愈非其質邪而乃必欲逃物以爲无非所以爲无不在也故前四者雖不同而无不具道之體猶言之有周徧咸其指一也遊乎无何有之宮而得其同合者則焉有四者而非道邪萬物雖並作而當相與於无爲則澹漠調閒者莫不復歸其根寥然而已吾志不逐物则无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亦不知其所止往來而又不知其所終此則道之未嘗有物而物之无非道也故彷徨馮闕大知入焉而不知所窮由是知物物者與物无際小大不得而倪之物有際者所謂物際則非物物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猶不形之形形之不形盈虛物也爲盈虛者道也彼爲衰殺本末積散亦猶是也然則爲稊稗蟻爲瓦甓屎溺者誰歟

市正名獲問監市履豕之法愈履難肥之處愈知履豕之要今問道所在而況之下賤明道之不逃乎物也若謂道必逃乎下賤之物則道不周矣至道散而在物則爲理大言散而在人則爲教周則不缺徧則不偏咸则无私以喻道无不在三名雖異其實則一澹而靜言其體合於心漠而清言其心合於氣調而閒言其氣合於神寥已吾志神合於虛也若是則无往而不知其所至自至也去來不知其所止自止也吾已往來而不知其所終此自然之理也是以彷徨馮闕乎虛曠之野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此能物物者也能物物者與物一體而无際矣際者岸畔物有際者所謂物之際也釋氏云前際後際是已不際之際物物者能之故雖有際與不際同際者同物不際者處已既明物物者无際又明物不能自物則爲之者誰乎皆忽然而自爾盈虛衰殺本末積散皆在彼者我何與焉虛心以觀陰陽之變而已

碧虛註固不及質言所問失其宗本故引
監市履狎以喻之脫下有肉則知上肥矣
道體虛無何處無之無既不逃乎物亦
不逃乎無道則淨穢無間言亦粗妙俱通
是以周匝太清徧及萬物咸被其化有猶
希夷微之不可致詰混而為一也遊乎無
何有之宮有則不周矣同合而論無所終
窮窮則不徧矣常相與無為乎為則不咸
矣澹漠調間皆為道者日用寥空其志而
已不知其所至周也不知其所止徧也不
知其所終咸也以至於彷徨徧闔而不知
其所窮則非知識思議可及也道體無際
化物亦無際有際在物不在道也不際者
無際故能容一切之際若其有際不能容
無際之物矣道有盈虛之名而無盈虛之
實物有衰殺之迹而無衰殺之理道化有
本末而體無本末物形有積散而性無積
散由是知道物未嘗相逃妙用無乎不在
也
腐齋云質本也汝問不及其本故吾所言

愈下也汝無固必之心則物之至理皆無
所逃周徧咸三字以喻物無精粗其理一
也無何有之宮志已見而無固必之意同
合而論無有精粗安有終窮哉澹靜漠清
調間皆形容無為之妙能講究至此虛一
之旨則吾之志願足矣故曰寥已吾志已
讀同矣既無往矣安有所至雖有去來而
無所止我既往來而又不不知其所終但見
其彷徨入於大知之中而不知其窮極大
知即道與物無際則與俱化所謂不物者
乃能物物也與物未化則有際有窮所謂
物際者也窮而至於無窮則為不際於物
之際得其不際者則際之不際也物之盈
虛盛衰本末聚散皆若有迹而不可窮此
即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

道之在天下猶水之在地中而其體性
周徧法界此云道在瓦甓稊稗指其至
下者言之觸類而通則知徧一切處何
物不具此道但人品不同見有差別聖
人見道不見物凡人見物不見道蓋因

物以障之非道有存亡也今所問固陋
不及道之真質反不若履豕者得其豕
肥之要也汝若謂道之逃乎卑下之物
則不能周徧咸矣混三者而遊於無何
有之鄉安有所窮極邪所謂澹靜漠清
調間者終歸於寂寥而已吾志無往焉
而不知其所至謂神遊八極舉意即到
以至不知所止不知終窮皆形容此道
用之無盡物物者道也與物無際通生
萬物之謂也而物有際者謂物各有限
量是所謂際也道何有際哉不際之際
道散而為物也際之不際物全而歸道
也道散為物則易從源趨流出乎自然
也物全歸道則難反源還源出於使然
也若悟夫為盈虛者非盈虛為積散者
非積散則安知使然之極不歸於自然
者乎

芡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言神農隱几闔
戶晝瞑芡荷甘日中夢戶而入曰老龍死矣
神農隱几擁杖而起嚟然放杖而笑曰天知

子僻陋慢訥故棄子而死已矣夫子无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弇弇弇弇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視之无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於是泰清問乎无窮曰子知道乎无窮曰吾不知又問乎无爲无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无爲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无始曰若是則无窮之弗知與无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无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數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无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无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无問問无應无問問之是問窮也无應應之是无內也以无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

宇宙內不知太初是以不過乎崐崙不遊乎太虛

郭註起而悟夫死之不足驚故還放杖而笑自肩吾以下皆以至言爲狂而不信也夫體道者人之宗主而道非言所得在乎自得耳冥冥而猶復非道明道之无名凡得之不由於知乃冥也故默成乎不聞不見之域而後至焉形自形耳形形者竟无物有道名而无物名之不能當也不知故問不應則非問所得故終不聞无問无應是絕學去教歸於自然之意而強問之所謂貴空實无而假有以應者外矣若夫墜落天地遊虛涉遠以入乎冥冥者不應而已矣

呂註夫體道者天下君子之所繫則聖生王成莫不繫於此今於道秋毫萬分未得一則其精至於不可分所謂致一也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體道而萬化未始有極者乎夫老龍吉之藏其狂言而死凡以道之爲物非視聽所及人之論者謂之

冥冥而非言可論所以論道而非道也泰清聞論道而非道以爲足以求之於无窮而无窮不知也无爲非本无爲知其无足爲而无爲是以知之也不然則玄同矣知道之可貴可賤可約可散則不免乎數也无始則極乎始之所自是以知不知爲深知之爲淺不知爲內知之爲外也泰清中而嘆曰弗知乃知无窮是也知乃不知无爲是也孰知不知之知則无始而已夫道不可聞見言則聞聞見見言者誰邪有形而後有名知形形者不形此道所以不當名也則聞聞者不聞見見者不見言言者不言可知有問而應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无問以問者不可得也問无應以應者不可得也凡以其未始有物而已无問問之是問窮則不知其无窮而无以問爲也无應應之是无內則未得其未始有物於內也以无內待問窮若是者不觀乎宇宙不知乎泰初則非時與方之所攝也不過乎崐崙不遊乎太虛則不知

形之高而天地萬物畜乎其中矣

疑獨註體道則與道爲一非學道知道者比无形无聲曰夷曰希是也人之論者謂之冥冥以是論道猶非道也夫可以貴賤約散者道之數不可以貴賤約散者道之體不言不知則見其本矣故曰孰知不知之知夫道无聲无色无名故不可見聞言而有聲聲色色名名者存知形形之不形則道不當名是以問者固非而應者亦未是問道者猶未知道況應之者乎問窮无

內不若不問不應之爲愈也以不應之應答无問之問其神矣乎故外不觀乎宇宙之廣內不知乎泰初之妙不過乎崐崙則脫乎地不遊乎太虛則離乎天非至神孰能與於此

守之則約舒之則散此道之數也不知深矣內矣是无名常道理之妙也知之淺矣外矣是有名可道事之微也有問則涉迹豈能知妙故問道者未聞道聞則不問矣无問无應猶淄澠之水易論而甘苦之味

難言不知而問謂之无問无問問之是爲理屈不知而應謂之无應无應應之是无內照以无內照之應待理屈之問猶與替者議黼黻龍者論宮商也又奚識宇宙之廣泰初之寥崐崙之崇太虛之邈哉

高齋云有體道之人則天下君子皆歸宗之今神農於道未有所見亦知老龍之死爲藏其狂言況體道而與老龍同者乎狂猶大也蓋謂道在不言藏其言者所以爲道夫道无形聲不可視聽若論說於人以冥冥名道亦非道也即言者不知之意形聲有也冥冥无也知有之爲无不若併與无而无之蓋謂神農此言亦未爲道也貴賤合散皆道之可以歷數者不知之知乃不可名言之妙形形之不形即不物乃能

物物道不當名不當對也有道之名則名與道對立離其本然之真矣道本无問問而答之我已離道彼之問者亦非道矣問窮者所見至於問而窮謂泥言語求知見也无內者中心未得此道得此道則不應之矣

此章明道至大不可以問答盡聖賢於此段身而已人處萬物之中不啻豪末之在焉體其於道也亦然故老龍死而神農與數奔弔所謂體道者正指老龍隱而顯之耳世人以視聽莫及爲合道之冥冥非知道也特見道之无而未能无无也泰清問无窮无窮不知也又問无爲无爲知道之數而已乃問无始无始定知與不知之淺深內外即篇首黃帝云不知真是忘之次之知之終不近也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孰知不知之知謂不必求知而有自然合道處无始乃悟道之不可以聞見言也形形之不形猶云生生者不生則道不可得而名

也故問者應者皆未聞道問則不問亦不應矣道无問而強問是因問而窮道无應而強應是无主於內又安足以知至大至先至高至廣者哉。中而歎說之不通義當是印詩瞻印昊天與仰同傳寫之誤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八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九

正四

武林道士 諸伯秀 舉

知北遊第四

光曜問乎无有曰夫子有乎其无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无矣而未能无无也及為无有矣何從至此哉

郭註此皆絕學之意於道絕之則夫學者乃在根本中來故學之善者其唯不學乎

呂註光曜者泰宇發光而能照无有則无照矣此光曜所以不知其為有為无問之而不得問也窅然空然視聽搏之所不及此所以為无有也唯其有无所以為光曜不能无无是以未能无有也及其无有則

无所至何從至此哉

疑獨註光曜明知之稱无有體道者也體道故不可以聲色名相求然此三者混而為一其體无乎不在亦无乎不同是以光曜歎其孰能至此乎言其不可以有加矣

碧虛註光曜喻內照无有喻妙本內照體乎妙本者也謂其有邪則窅然空然謂其无邪則有无焉而未能无无也且論无議有曼衍无窮絕有斷无妙從何悟微乎哉光曜之問知北遊之大旨也

虞齋云予能有无未能无无此語至妙未能无无言我猶在无字中為无字所有何從至於窅然空然半圓覺云說无覺者亦復如是无覺可謂妙矣而猶以為未盡與此義同

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无視也非鉤无察也是川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无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

郭註拈捶鉤之輕重而无豪芒之差即无懷則物來皆應也

呂註无用无不用唯道為然疑獨註大馬楚之大司馬有工人善捶鉤帶鉤老而藝精故司馬疑其巧而有道答

以非有道也。內守固則外物不能亂自少而好此藝於外物。無視非帶鉤。無察此其所以精也。蓋用心於此。則不用於彼。故此愈精。是用之者。假不用所以長得其用也。无不用者。道也。物孰不資焉。巧者知之。精知之。精猶若此。況道之精乎。

碧虛註道在有守而已。若无察无守。是都无所用也。凡有用於此。必无用於彼。是用之者。假夫不用者也。假不用為用。故長得其用。善治萬物者。无有不用。故用得資焉。腐齋云。非鉤无察。即前所謂唯蜩翼之知用者。巧也不用者。道之自然。无不用者。道之无為。而无不為者也。言我以不用之妙而用之於巧。且長得其用。況道之无為。无不為者。天下孰不賴焉。

光曜喻學道而有所見。心華發明之初。无有則損。而至於无為。宜其不得問而甯然。空然。視聽搏之不可得也。光曜始悟而歎其道之至何所修為。而至於此乎。猶河伯見海。若望洋而歎也。子能有

无謂知萬法皆空。故獨明此道。然猶坐於无。未造重玄之域。今涉得為无。有何從而至此哉。重歎羨其不可及也。捶鉤之於物。无視不用。世間之用。能无有之。謂也。非鉤无察。精其在我之用。能有无之謂也。至於无不用。則无无之謂歟。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无。无互顯。故物孰不資焉。无之為物。甯然空然。最難形狀。而道妙所立。至神之運。實資於此。世人執著於有。不知從无而生。還歸於无耳。故真人多以此立論。破世人之執見。明萬物之始終。信能靜而求之。忘而契之。萬有俱空。一真獨露。始知用假不用而長得其用。非虛言也。及為无有矣。諸本皆然。審詳經意。當是无无上文。

可照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

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无古无今。无始无終。未有子孫。而有孫子。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无已聖人之愛人也。終无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

郭註仲尼言天地常存。乃无未有之時。虛心待命。斯神受也。思求則更致不了。非唯无不得化。而為有。有亦不得化。而為无。是以有之為物。雖千變萬化。而不得一為无。故自古无未有之時。而常存也。子孫孫子。言世世无極。夫死者獨化而死耳。非生者生此死也。生者亦獨化而生。死生无待獨化。而足各自成體。誰得先物者乎。吾以陰陽為先物。而陰陽即所謂物。誰又先陰陽者乎。吾以自然為先物。自然即物之自爾。吾以至道為先物。道乃至无既无矣。又奚為先然則先物者誰乎。而猶有物无已明。

物之自然非有使然也聖人愛人元已者亦取於自爾故恩流百代而不廢也

呂註天地孰名之知所以名天地者則知所以生天地者知所以生天地者則未有天地猶今而已神者先受之不思而得也又且爲不神者求所以爲不神也古今終始相待而元待則皆无矣儻明此則知所謂未有天地矣未有天地而可知則未有子孫而有孫子也使之勿應欲其不以有心求之蓋心有所謂生而後能生其死心有所謂死而後能死其生此以有心求之之過也死生有待邪體本无待也有待无待皆有所一體知死生爲一體則安有先天地生者物邪先天地生則物物者也物物者非物則物出不得先物也所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者猶其有物而已猶其有物无而已矣言其未始有物也聖人之愛人終无已者亦乃取於是也此乾元所以統天君子體之以長人者也疑獨註未有天地之前果可知乎以有天

地之後推之則可知矣荀子云百王之道後王是也千載之前今日是也故孔子對冉求曰古猶今也冉求始則虛心以問虛則神生故昭然終則聞言未悟中心有物以凝之而不神者來舍故昧然孔子復告之以元古无今无始无終以神言也今有子孫當待其化而遽欲有之不可也今无死也因生生死本无生也因死生生死各有一體皆不相待也太易者未見此也非形非氣所以能物物能物物則非物以其爲物雖出物先而不能先物猶其有物所以不能先也猶其有物則无窮已聖人之於物也以不仁愛之而其愛終无已者蓋取諸此

自而散有爲无積无成有不離乎造化也不以有此生而生其死不以因此死而死其生明生者自生死者自死非因生而死非因死而生言其本无待也皆有所一體有无異道也天地獨化之大者儻有先者物自先耳不得謂先天地生者物也然物與天地皆有所一體雖同是物而物物自生前物非後物亦猶子子孫孫各不同也故物物各有太極若言物後而後物復先猶其有物而物物无窮已也聖人芻狗百姓而百姓愛之无已者亦取其不先物故也

腐齋云神者在我之知覺不神者知覺之靈爲氣所昏也昔之昭然虛靈知覺者在故能受之今之昧然虛靈知覺者不在故又有所求也元古今終始言造化之理生生不窮如人之有子孫不待其有而後知之也末應謂不必更言纔有生字則有死字是因生而後生一死字纔有死字則有生字其義亦然死生所待一體而已體猶

理也物物者非物非物者必生於天地之先不可以物名之既名爲物不得爲在天地之先矣如此便是有物故曰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此是一句既有物則相物無窮已聖人愛人有迹可見形迹相求無時而已者蓋其所取在於有物而不知物物者之非物也

冉求此問有疾雷破山之勢夫子等閑一答使之失問而退聖賢之分量可知蓋求也雖升夫子之堂所習無過世學則其聞見不越乎耳目之間未有天地之先豈能逆知哉宜其怪而有問也夫人之一身法天象地未有天地之先吾身之本來是也知吾身之本來則知天地之先知天地之先亦以有天地之後推之耳聖人者執古以御今則必能推今以明古豈止百世可知哉夫天地乃空中之細物物中之至大者有形生於无形終亦必歸於壞但人居短景目不及見猶夏蟲之不知冰耳神者先受之

知其神而神也又且爲不神者求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昔昭然者汝用知識而求其所謂神是神者先受之今昧然者聞道而忘其知識是不神之中有神存焉汝又何必更求邪蓋使之反照心源得无所得不昭不昧无古今則死生不得以係之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謂其獨化非有所待也猶向息非今息前焰非後焰之義復提起問端云有先天地生者物邪言獨有道居天地之先物无先天地生者物物者非物道生天地萬物不可以物名之一有物出涉乎形器便不得爲先物由其有物故也由其有物則從一生萬物林林總總日接乎前能卓然獨立不爲所惑者鮮矣是知人物无窮由於造化之无窮故聖人仁愛之心及物亦无窮然均不免散渾朴爲澆漓太古无爲之治不可得而復也夫欲還太古无爲之治其唯善求已之先天者歟。經文猶字疑當是由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无有所將无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稀韋氏之固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釐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无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皇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亦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爲物逐殊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而不能所不能无知无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爲去爲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郭註以心順形而形自化以心使形故外不化常无心故一不化一不化乃能與物化化與不化皆任之无心而恣其自化非將迎靡順則足而止也夫无心而任化乃羣聖之所遊處鑿和也儒墨之師天下難

和者无心者猶能和之況其凡乎處物不傷至順在我而已无心故至順至順故能无將迎而義冠於將迎也山林皁壤未善於我而我便樂之此為无故而樂无故而樂亦无故而哀則所樂不足樂所哀不足哀也世人不能坐忘自得而為哀樂所寄如逆旅耳知之所遇者知之所不遇者不知也所不能者不能強能亦然由此觀之制不由我皆自得也由知而後得假學故淺矣

呂註古之人外化則與之偕逝內不化則有不忘者存今之人內化則其心與之然外不化則規乎前而不日徂也與物化者一不化則安有化不化有化有不化則非所以為不化安可與物相靡其行如馳而莫之能止哉與之莫多則不將不迎應而不藏而已曰園曰圃曰宮曰室言世益衰而遊之者益少其居益狹矣君子若儒墨者師猶以是非相整齊則傷之甚況今之人不與之相靡也難矣聖人處物不傷物

則是非兩行而休乎天均物其能傷乎故雖與人相將迎而獨遊於无所將迎也世人為外物所役哀樂待以入其舍山林皁壤使我欣欣樂未畢也哀又繼之二者相為往來而未嘗息也其來莫禦其去莫止則其身直為物所寄如逆旅耳蓋知遇而不知所不遇遇則偶物不遇則離物也能而不知所不能則為物役不能則役物也无知无能人所不免言其固有皆可求之而反務免乎人之所不免則失性甚矣豈不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為而齊其知之所知以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難知之亦淺矣

疑獨註外化而內不化者形隨物遷而中有主內化而外不化者心隨物化而形未忘與物化者形化而心不化故曰一不化夫物之化與不化聽而任之安然與之相靡順又使之各足於性分无欠缺也園者田狩之地園者場圃園狹於園宮狹於園室狹於宮言人之性命自廣大世變下衰

不能使之復朴乃感其廣居而使之狹遭時使然也彼聖人者豈有優劣乎儒墨之說是此非彼最難和之歸一鑿者和而一之也蓋聖人處物不傷物故物亦不能傷兒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是也此全德之人唯能與人相將迎所謂將迎者同人而已凡人之情樂新厭故故天下之物未有新而不故者以必故之物待易厭之情天下之无樂也宜矣富貴者之樂勢利幽間者之樂山林不過待外物以為樂安有新而不故故而不厭者哉及故而厭則哀繼之矣哀樂之寄於吾身猶逆旅耳唯學而至於道者不居富貴而有宰制役使之資不隱山林而足以閱萬物之變資之存不匱變之出无窮則所樂日新而无故何有厭而哀者邪

碧虛註殉物曰外化全真曰內不化蕩性曰內化持勝曰外不化與物化者迹同物化一不化者本未嘗化化與不化任之而已非獨委順而又簡易也夫純白涉世者

如聖人之遊行居寢於園圃宮室又何將迎哉儒墨君子尚不能无心而分別是非況其下者乎處物不傷物光塵一體也物亦不能傷彼我无心也唯无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然无心而不將迎者易將迎而不迂物者為難也山林无情於人而人多樂之者靜與性合也遇變即哀情使然也世之人皆為哀樂所將迎故遇則禍多不遇則福全能者受役不能者役人也是以聖人貴乎无知无能而世人乃強知強能與物相傷是為大病僅能去其妄言妄知而入其不知所以知者則深矣遠矣腐齋云應物而不累於物為外化應物而不動其心為內化與接為構為內化與物靡刃為外不化以我之內不化而外應乎物所過者化而无將迎則化亦不知不化亦不知一不化者无心之心安猶豈也靡磨也豈與之相磨而必欲與之相勝哉狝韋黃帝有虞湯武儒墨之師皆未盡內不化之道故至於以是非相齟齬謂五味

相奪也園圃宮室謂其以此為窠臼不傷物即與物化與物化故能與人相將迎也凡人遊於山林其心必樂樂則有感恩必哀矣蘭亭記中正用此意因物而樂因物而哀去來於我皆不自由則我之此心是哀樂之旅舍耳遇謂可見不遇不可見可見者人不可見者天能其所能人也其所不能天也舉世之人皆有不自知不自能者唯其知人不知天故欲免其所不可免者豈不悲哉故至言无言至為无為不知其所不可知而皆以所可知者為知其所見淺矣

外化者柔以和光內不化者介以立德內化者心隨物遷外不化者矜持矯俗世之人不化其所當化而化其所不當化此古今澆淳之所以別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也聖人土苴以治天下與物化也真以治身一不化也誠能真以治身則推之天下特餘事耳將无内外之可辨化與不化同歸於化矣故安然與之

相順而必无過舉也園圃宮室言聖人之所安後世遊之者益少而日狹其居所尚者儒墨之師猶不免是非紛競以相齟齬況今之人其能處物无傷而與人相將迎乎无怪其棄園圃宮室羣居之樂而為山林臯壤獨善之舉也凡物之理動極必靜在人之情樂極必哀滑鄜市者慕山林之清樂山林者无厭之理蓋性情密移與化同運不自覺此身為哀樂之旅舍也外物篇云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與此同遇謂物接於前者不遇則遺物離人見猶不見也能謂施為處當者不能則如愚守朴絕學无為也人莫不以物之去來為哀樂不悟吾身亦暫寄耳況所遇所能又吾身之暫寄者哉唯无知乃真知无能乃真能是人所固有而不免者今棄其固有而反務乎多知多能苦心勞形役役以至於斃此真人之所哀也凡人固不能无言无為但无心於言為之

問則言爲之累自去斯爲至言至爲也
若齊限以爲知之所知則淺陋不近道
矣。君子之人當是古之人三字詳下
文可照

是篇以知立題知者有爲有言之所自也
此遊則趨其本方有還源之意玄水至妙
而存澤物之功有心於爲道之譬无爲无
謂則冥於道矣故三問而不知答不知乃
真知也黃帝答之愈明其知道愈不近何
是故聖人離形去知墮體黜聰无爲而萬
物成不言而天下化知道不可得而有身
不可得而私物之有生於无通天下一氣
耳神奇莫腐之化陰陽暗醜而自生勃
然出溲然入衆人所同也與物化一不化
聖人之所獨也死生任化發棄自墮則居
化而任化无化无不化忘化而化化安化
安不化哉每下愈況故道在瓦甓用假不
用故工乎捶鉤以今日而知天地之先不
居則不去也无將迎而通内外之化處物
而不傷也由是知不因境而靜者无所不

靜不因物而樂者无所不樂非化所能運
非累所能侵可以一日爲百年可以百年
爲一日則安知今日之所寓非壺中之天
地哉靖觀世人之爲物逆旅往往以所遇
所能而殘生傷性无異沉檀就爐騰馥須
臾而形已燼矣莫若不遇不能之全其真
也
太上云不言之教无爲之益天下稀及之
故南華以至言去言至爲去爲終外篇之
旨云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九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

正五

武林道士 諸伯秀 學

雜篇庚桑楚第一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
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
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居
三年畏壘大壞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
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
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予胡不相與尸
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
釋然第子異之庚桑子曰第子何異於予夫
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實成夫春與
秋豈无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
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
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
間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郭象註畫然飾知挈然矜仁擁腫朴也鞅
掌自得始異其棄知而任愚終悟夫與四
時俱者无近功也春秋生成皆得自然之
道故不爲也至人尸居而百姓自往非由

知也故不欲爲人標杓老子云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今畏壘反此故不釋然呂惠卿註老聃之道絕仁棄知而不尚賢非以明民而愚之故其臣妾之仁知者皆去而遠之唯擁腫執掌是與畫然挈然仁知之小者擁腫遲鈍執掌拘執則非任知與仁者也畏壘之民化楚之道无所事知而致力於衣食之間所以大穰楚之所爲足以新人耳目故灑然異之其道无爲而成故日計不足歲計有餘也尸祝社稷皆爲君宗者所從事言民欲推尊之意夫春秋皆天之所爲萬物莫知也聖人所以尸居而百姓不知所往今畏壘細民欲俎豆于於賢人之間所謂不能使人无係也我其可以不辭而爲人之標杓乎

林疑獨註物受命於天則役於天民受命於君則役於君弟子受命於師則役於師天役物以生而息物以死君役民以事而息民以財師役弟子以學而息之以道凡有所受命者皆不免乎役故楚學於老聃

而稱役也聃非有私於楚而楚獨得聃之道者能充其性分之實故也畏壘禹貢之羽山見洞靈經其臣妾皆取淳朴之人而去其畫然知挈然仁者无用之材與之居不職之臣爲之使三年大穰民皆異之无近功故日計不足有遠效故歲計有餘民化其德欲立之南面社稷而尸祝之與老子可以寄託天下意同春至而物生秋至而物成自然之道行而人弗知也居則如尸言其靜環堵之室言其陋而百姓倡狂

欣慕自往依歸非由於知也今畏壘細民欲以禮器待我於賢人之間是以我爲人之杓也杓小器便於衆用而已則是有違老聃之訓是以不釋然也

碧虛陳景元註偏得老聃之道言其悟理最深故智略仁義皆所不取而擁腫不材執掌自得者與之從事是以初驚情泊後欣俗阜道脩德長民欲尸祝之不釋然者尚嫌有跡春秋皆自然之道不言而自行於我何功哉故尸居潛隱民莫得知豈肯

爲人之標杓耶若當俎豆是吾不解師言而故違之也

劉纂註老子曰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而畏壘之民乃欲尸祝庚桑則楚之於道其猶未耶又聞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反受其殃今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則楚之於順物其猶未耶又聞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存乎千世之後特其跡耳然則庚桑之道造乎无爲而未能无不爲也

林氏庸齋口義擁腫執掌猶支離也灑然灑灑有異於人歲計有餘久而有益也尸祝社稷敬祀之意鼓舞筆端如此下語不釋然不樂貌豈无得而然言天實爲之天道已行自然无心之喻不知所如往言與世相忘杓小器必我小淺易見故人得而不知之釋氏云我修行无力被鬼神觀破不釋於老聃之言者恐負師訓故不樂也

褚氏管見庚桑太史公作亢桑一作亢倉諸子中之一家也唐朝冊號洞靈真經其經云庚桑子居羽山之顛何桀註

羽山在徐州莊子言畏墨指其形之拙朴盡然挈然皆顯示貌爲仁知而不晦藏則不仁不知者疾之而患至掇也寧與椎鈍者居彼此无心風淳俗阜久而民樂其化願推尊之日計不足歲計有餘積絲成帛之義五唐桑以爲不知已怨民歸附而爲己累也夫春生秋成天道自運聖世之民何知帝力今乃陳列於賢人之間我雖不自賢而猶爲彼所尚是立杓於此以召矢石也吾肯爲此乎然則唐桑之居畏墨韜光未密不能使人兼忘莫若列子居鄭國之混融无迹也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无所還其體而鯢鮪爲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无所隱其軀而孽狐爲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墨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唐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網罟之患吞舟之魚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

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弑父臣有弑君正晝爲盜日中穴阡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于堯舜之間其未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

郭註弟子謂大人必有豐祿而勉夫子聽之答以去利遠害乃全若撓身利祿則粗而淺曾魚鼈藏身之不若也二子謂堯舜何足稱揚哉將今後世妄行穿鑿而植穢亂簡髮數米理錐刀之末也混然一之元所作爲乃克濟耳若拂戾其性以待其所尚真不足以知繼之則偏矣偏以求生非盜而何民於利甚勤則无所復顧由於堯舜遺其迹飾僞播其後而致斯弊也呂註老聃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淡然獨與神明居楚得聃之道故藏

身不厭深眇德遺堯舜而不爲也夫以未始有物之間而分辯堯舜何異鑿垣植蒿既非宜而又无用唯能輔物自然而不敢爲則簡易而有功不然則猶簡髮數米曷足以濟世哉聖人之治使民无知无欲以堯舜之迹觀之不免舉賢任知卒至相軋相盜則有知爲欲之大民性爲其所遷亂之所由生也

疑獨註弟子謂賢有德者則尊之以位能有才者則授之以職堯舜之治尚然況畏墨細民感唐桑之德化者乎答以魚鳥不厭高深所以期免患也人欲全生藏身不厭深眇而已堯舜者真人出而應世之迹是其塵垢秕糠耳何足以稱揚哉二子之言辯不能順性命之理猶鑿垣而植蒿也正五簡髮數米言其小計堯舜雖德之盛漸離天而入人莊子所以非其迹而防其流也慮民相軋故不高賢而元爭心慮民相盜故絕聖知而利百倍夫賢知數物不足以厚民徒使上下交征以至日中穴阡而不

顧者皆因克舜遺迹致弊而然獸相食且人惡之況人相食乎

碧虛註汗漬凡鱗所專而蛟鯨不遊丘阜狐狸所善而虎兕不處是以道德光大俗難隱藏先善與利聖人常事唯高遠深眇者利害莫能侵而彼全其形生者不足稱揚也辯析賢愚將毀淳朴簡髮數米喪失混同聖人不尚賢絕聖知所以厚民使不為篡竊也而任知之士目前圖成而已豈料他日之敗哉

腐齋曰義猶狐雖小可以主溝丘言地无小大皆有所尊先善與利名出則利入也言人有賢能人必尊敬之今畏壘細民樂於尊能敬賢夫子當聽之而已獸離山魚失水喻名見於世則能害身介獨也謹同蕩以克舜二子為辯猶鑿垣而植草无此理也於利甚勤言為生甚苦穴坏即穿窬之盜

弟子謂尊賢先善克舜遺法畏壘舉而行之未為失當答以至人藏身不厭深

眇猶九淵之龍蟄而後能神也夫克舜繼續作君功成治備莫非由仁義而行若无可疵者南華主於老氏絕仁棄義之說凡欲揚道德而抑仁義必指克舜為首意在拔本塞源不得不爾觀者當求其主意无惑於緒言可也故謂子雖引以為辯猶植蒿取蕪穢簡髮徒自勞何足以濟世且仁知數物世之所尊以為可以致治儻无道以統之但徇其迹將見姦弊橫生豈止乎相軋相盜而已俗既泉薄切為利謀則臣子之分有所不安君父之尊有所不畏叛倫悖理將无不為矣庚桑不受畏壘之祝是察病於未形而先固其本也世患何由而及哉

南榮越楚然正坐曰若越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越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

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越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越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霍蠋越雖不能伏鴟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郭註全形謂守其分而无攬乎生之外也目與目耳與耳心與心其形相似而所能不同不强相效兩形開而不能相得將有間之者達耳謂早聞形隔故難化也呂註德遺克舜而不為其无積也至矣然則惡乎託業而可以及此言耶答以人之形常保神得以生者一也豈以有物為患哉及其耳目屬乎聲色鼻口屬乎臭味心為物之所役則形腐而不全生離而不抱思慮營營而不止是以不能无物也唯其全形抱生而无思慮則常心得矣安有所謂聖知仁義得存其間哉夫耳目不別聾

色心知不辨是非世所謂龍瞽與狂也爲道者則以不自見爲盲不自聞爲聾不自得爲狂狂與聖在念與不念之間耳我形之與彼形固皆保神神則无方也安有開而不聞者其所以相求而不能相得有物間之而已正五越雖云未聞道其所知已異乎常人但未能以楚之言契之於心也

疑獨註越懼庚桑之道難至遂發惡乎託業之問答以全形抱生即老子云營魄抱一也營魄則形全抱一則生全專氣致柔无思无虑可以及此言也越未明庚桑之意謂形雖一而耳目與心不能相爲用以聾瞽狂者觀之則耳目心三者各異於形矣夫豈知聾瞽狂者之所以爲形全哉我形彼形俱開而外見諸理物或問之與接爲構欲相求而不能相得者六賊爲之孽也越自知未化庚桑之道勉聞達耳而已奔蜂越難喻已才小不能化大使之見老子所謂大而化之也

碧虛註越問若舍賢知何業可託答以去

賢則全形忘知則抱生疏淪千日斯言應矣有主不執故狂弗自得六鑿相據故物或問之膚受者達耳神悟則徹心牛泮安有鯢鵬之化蜂房安有鷦鷯之雛理固然也庚桑所以謝越之問者欲藏其狂言以自全而推至理於老聃耳

膚齋曰義人之心與耳目皆開也而狂者不能自得猶聾盲者之无所見聞我形與人形本開闢而无蔽今乃爲物欲所間以心求心不能相得夫子教我勿使思慮營營勉以聞道庶幾其能達矣奔蜂越難之喻義同前解

越聞至人藏身不厭深眇遂問於何託業而可踐及此言庚桑誨以全形而勿損抱生而勿離忘思絕慮功周千日庶幾可矣正五若前所云尊賢先善皆勞思而爲之損形離生之本也越猶未悟乃述中心之疑謂目與形本同而盲者不能自見耳與心之於形亦然聾者不自聞狂者不自得即連叔曰豈唯形骸有聾

盲哉知亦有之今越非形有聾盲正坐知之聾盲所以費庚桑點化形闢即覺也我形彼形俱開而應物本无所蔽及物入而爲主所謂我者反爲客矣相求而不能相得猶孔門云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相求而相得則子知我而我知魚矣今雖承師訓勉聞達耳未能心悟也庚桑至此无所施其巧遂使就有道而求速化將无不解之惑矣於此有以見庚桑之德不責人之難化反揆己之不足所以廣師門之樂育躋弟子於成材者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

正五

十一

武林道士 褚伯秀學

雜篇庚桑楚第二

南榮越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
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越曰唯老子曰子何
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越懼然顧其後老子
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越俯而慙仰而歎
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
南榮越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
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
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越
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
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
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
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无由人可憐
哉

郭註老子問越何與人偕來之衆挾三言
而來故

呂註越欲爲道其心不能致一而挾三言
則謂與人偕來之衆亦宜矣以道與世尤

其心莫得而藏此老子所以得之於眉睫
之間也道者物之所生唯致一能得之今
越規規然以趣舍不一之心索之於无窮
之間若喪父母而揭竿求之於海固固然
哉欲反其性情而无由入此至人之所憐
也

疑獨註贏同贏糧器七日七夜言慕道
之切晝夜不息也老子知其自楚之所來
挾三言而至故問與人偕來之衆越遂懼
然莫辨主賓繼陳三條以求決蓋爲夫明
仁義知之本故有此疑老子告以向吾見
眉睫而得汝今又言而信之世之術士以
言貌觀人亦此理但學不至者不免於妄
耳越失道之真猶童穉失所親而欲揭竿
測海以求斷不可得汝亡人哉言失爲人
之道也

碧虛註問何與人偕來之衆謂采色不定
意不一也懼然顧後懷疑失容吾所謂者
非言非貌驚故忘答慚故失問朱愚丹心
愚惑也夫仁知義三者彼我皆爲患既目

擊道存矣又既有言乎海非藏親之地竿
非探淵之策喪本无歸固然失措欲反性
情而无由入此所以可憐也

腐齋曰義越方獨見而老子以爲與衆偕
來釋氏所謂汝心中正開也朱愚猶顛蒙
仁知義三語謂无心又不可有心又不可
疑而未決也規規蹇淺貌揭竿求海言求
无於有亡人亡失其本心之人欲見自然
之道不可得也

何與人偕來之衆一語勘辨甚力此楚
老爲人真切處若内无真見聞此鮮不
懷疑宗門諸老慣用此機越於言下忘
答失問遂以第二機接之及其懼消慚
釋陳述三條觀免世累老子告以汝如
孩童失親而揭竿求海言真性汝之至
親不能保全而致喪失乃欲爲仁義以
索之於无涯世事之中愈求愈遠身雖
存與亡无異矣惘惘无歸貌欲反性情
而无由入則是迷能思復聖人不棄所
以憐而進之信能超三言而无累斯爲

反性情之道也歟。朱愚難通碧虛云
江南古藏本作株愚取形若撇株之義
南榮越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
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灑濯執戟鬱鬱
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轍者不
可繁而捉將內捷內轍者不可繆而捉將外
捷內外轍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
乎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
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越之聞大道
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
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
无_上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全諸
人而求諸己乎能脩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
乎兒子終日嗥而嗑不_上和之至也終日握
而手不_上掣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_上瞋偏不
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
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
郭註全形抱生莫若忘其心術遺其耳目
若乃聲色_上轍於外則心術塞於內欲惡_上轍
於內則耳目塞於外故必无_上得无_上失而後

為通偏轍尚不可況內外轍乎耳目眩惑
於外心術流蕩於內雖繁手以執之綢繆
以持之弗能止也抱一不離性還自得當
則吉過則凶无所_上止也止謂止於分已謂
无_上追故迹舍人求己全我而不效彼也无_上
停迹无_上節破_上任聲之自出而不由喜怒任
手之自握而非獨得任目之自見非係於
色也信足自行縱體自任至於物波亦波
斯順之也
呂註知趣舍滑心而惡之欲洗濯而復於
虛靜是為召好去惡然猶未之能行所以
自愁鬱鬱之氣充津津有所漏轍則物之
粘著而難去者今惡耳目之轍於聲色而
欲物物以持之是繁而捉也則莫若內捷
內捷則心不出而外不轍矣老子云塞其
兌閉其門是也心術轍於事為而欲事事
以止之是繆而捉也則莫若外捷外捷則
物不入而內不轍矣老子云開其門解其
紛是也故寂然不動萬物不足以撓其心
不然則雖有道德者猶不能持況做效而

行者乎所謂聞道者知其未始有物而无_上
所事為也越自知其病未足以勝大道之
藥但願聞衛生之經而已衛生以无_上為為
經一者道之所自生吉祥所止何事_上筮
哉此皆能止其思為而求諸己故也脩然
无_上係侗然无_上破_上則如兒子矣使其嗥出於
哀怒而不和其能不_上嗥乎以至握而不知
其為握視而不知其為視其行止一出於
无心與物宛轉同其波流此衛生之經也
疑獨註心存好惡所以自愁洗去其惡亦
孰矣然而鬱鬱津津猶有發見於外者轍
猶竊縛捷謂關閉耳目之於聲色外轍也
不可使至於繁捉而納諸內以捷閉之身
意之於觸法內轍也不可使至於繆捉而
置諸外以捷閉之與由外入者中有主則
不入自內出者有正於外則不距意同譬
人家有不肖子為姦於外者捉而閉諸內
為完於內者捉而閉諸外嗜慾之害身猶
不肖子之害家防閑不可不謹也越引里
人之病以自喻病病者猶未病猶列子云

生生者不生。越欲聞大道而未得其方。猶飲藥以加病也。顧聞衛生之常道而已。答以抱一勿失。則不待卜筮而知吉凶。凶見險而能止。已則終止矣。足於已而無待於外。故翛然。倘然不失其赤子之心。專氣致柔。而常德不離。是以入鳥獸而不亂。逢虎兇而不傷。其嚙握視也。一出於无心。以至任足之自行。任體之自為。與物同波而不離乎道也。

碧虛註。能病已病者。猶未病聞道。食惑者。為難悟。故知大方之難窺。顧聞小來而已。抱一勿失。專而藏。照也。知吉凶者。誠明能止。已則不役。求諸已。則自信。翛然。倘然。无所係累。能見子乎。全其朴也。見子淳德未虧。故聲完而握專。无著而神定。縱任而无忤。同流而莫汨。此皆衛生之經也。

盧齋口義。召好求。其是去惡。離其非。未忘好惡。所以自愁。孰同孰謂。用功之久。鬱鬱意未寧。一故津津可見。獲以皮束物。鍵閉門之牡。皆檢束之喻。應物於外。欲自檢梏。

則繁多而不可執。捉將反而求之於內。曰內鍵。中心擾擾。欲自檢梏。則綢繆而不可執。捉又將求之於外。曰外鍵。言學道不得其要。內外皆无下手處。若此者。其在身之道德。且不能持。況欲循自然之理而行者乎。越陳愚。歲之甚。欲聞大道而自不知其受病之處。雖承教而愈惑。猶飲藥以加病。今不敢求聞大道。顧聞衛生之經而已。抱一謂全真勿失。得於天者。无所喪。无卜筮知吉凶。至誠可以前知也。止即定。已即大休歇。舍人求諸已。不務外也。見子帝而聲不乾。无容心而不傷其和也。捉者。屈而不伸。小兒久握而无室。破共其德。猶云同其性。言人皆如此。目不瞬者。視而无心。不知所居。所為而與物同波。此可為衛生之常道也。

請入就舍。願留而受業於門。召好去惡。則不能忘情於善惡之間。又不知所好之果善。所惡之果不善耶。自愁一本作息愁。又作愁。息說俱未通。審詳經意。猶

書云。自怨自艾之義。退處旬日。怨艾日前為學不力。見道不明。今雖遇聖師。卒難陶鑄。至於洗心復見。可謂有志而能自新矣。老子謂洗濯孰哉。古同執鬱鬱乎。勇進於子无乎。顏觀然其中。津津

形見於外。猶有未除之惡。此又勉進向上一步。而成其自新之志也。內鍵即六根之盤固。外鍵即六塵之染著。鍵則關閉防閑。以嚴其界限之意。諸解多從捉為讀。疑獨從繫從綵。絕句亦有理。內外二獲人之通患。在中。有主者善持之。則情不流而性可復。心不撓而道可進矣。越猶未悟。引里人有病。猶能言已有病。而不能堅忍。不可以進。大道願聞。衛生之經而已。能抱一則心不二。不務行則必无失。无卜筮知吉凶。垢去而心鏗明也。知至則能止。造忘則能已。舍人求己。內足而不假乎物也。能見子乎。此誠切喻。使人皆可以求諸已而復乎本來之天。其嚙握視之所以異於成人者。內韞

沖和而无心於外故也衛生之經何以加此

南榮越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攪不相與爲怪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脩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无有惡有人災也

郭註若能自改而用此言便欲自謂至人之德冰解凍釋明非自爾至人无心皆與物共不以利害相攪也越謂已便可得此言而至耶答云非謂此言爲不至但能聞而學者非自至耳苟不自至則雖聞至言適可以爲經胡可以爲至哉故學者不至至者不學也禍福生於得失人災由於愛惡令槁木死灰无情之至憂患得失何自而來

呂註人心湛然如水知識結破而不能虛猶水凍而爲冰知衛生之經冰解而凍釋矣至人心常如水故德不脩而物不能難交食交樂而不以利害相攪也不與爲怪故世俗所不能異不與爲謀故世俗所不能同无係无破又何能抱一能勿失脩然侗然之足問乎此至人所以爲衛生之常而非其至所謂至者亦止於所不知耳兒子之不知所之身爲而若槁木死灰者是也禍福生於有身有心天地鬼神之所司也人能身槁心灰安得而累之哉

疑獨註越聞衛生之經便以爲至人之德止於此矣冰解凍釋喻人爲物欲所蔽聞道則釋然也至人者仁足以安土故受於地者不擇而食之知足以事天故受於天者不辭而樂之不以我敵人不以己徇物則利害不足以攪其心矣不爲怪以尚奇則能常其德不爲謀以任知則能守以仁不爲事以好動則能鎮以靜脩然侗然去來无累此至人之德也越又問然則是至

乎老子復舉前語人能如兒子之槁形灰心何禍福之能及哉

碧虛註越以此爲至人之德是見彈而求矢也故鍼藥去病言教解感皆非至至者至人脩德以調陰陽庶人竭力以事稼穡交食所以養形交樂所以和性人和物阜誠心无攪利害兩忘任常不怪空有无係恣其遊適是衛生之經已理至則忘言也夫欲至極者必先反淳朴淳朴如嬰兒爲道之捷徑若以言爲至猶咀糟粕而求醇液之美也

厲齋口義越問衛生之經求其次者聞老子所言高妙又有至人之德之問老子曰非也恐其住著於此故示以冰解凍釋脫灑自悟之意交食乎地與人同也交樂乎天與天同也不與物相攪爲怪而无謀度事事之迹是衛生之經已上言夫至人者此曰衛生之經衛生之經即至人事以此見得非也二字不是實語越又問然則是至乎老子曰未也則當別有話頭却又再

舉前文蓋不欲與之盡言使之自悟耳

列子載陳大夫聘魯稱吾國有亢倉子者得老聃之道魯侯使上卿厚禮而致之則知庚桑之道與老子无異故其推仁愛物善誘樂育之心唯恐其不至也是篇首庚桑子曰凡四南榮趺問者三泊趺往見老子老子曰者八其諄諄誨導不忍棄人於失道之域蓋可見矣夫真性如水虛明澄湛非有非无及爲物欲蔽結如水凍而成冰冰至清而結冰不清神至靈而結形不靈聞道悟理則冰解凍釋清靈何損焉人患弗反求耳交食乎地耕鑿共給也交食乎天均陶太和也若然則人物利害何由及怪行謀爲何所用往來安得而不適生經安得而不衛學道造此固已至矣而猶曰未也達詰其至又復引兒子之辭以告此師家作略轉換人耳目處分明兩手分付要人力量承當蓋人之性質本柔日與物接客氣乘之相刃相靡皆吾敵

矣信能專氣致柔而至於還淳復朴粹如嬰兒又何禍福之能及難覆答問至此辭窮理盡亦无所施力矣奈何趺之載道力微卒无領會一語惜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一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二

正七

武林道士 褚 傳芳 學

雜篇庚桑楚第三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有脩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以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

郭註德宇泰然而定則所發者天光非人耀也故人見其人物見其物各自見而不見彼所以泰然而定人而脩人則自得所以常泰常泰故反居我宅自然獲出則天子處則天民二者俱以泰然而得之非爲也故凡所能者雖行非爲雖習非學雖言非辯所不能知不可強知故止斯至也意雖欲爲爲者必敗理終不能也

呂註身者人之宇不否不亂則發天光天光者不識不知明白洞達人見其人而莫知其天是人貌而天者也人有脩者乃今

有恒爲道必至於天而後可久也。人舍謂羣於人天助獨成其天也。天民非人所得而民天子以其繼天而生也。天下之物可以知知則學之所能學行之所能行辯之所能辯唯道不可以知知故學所不能學經云學不學是也行所不能行不道之道是也。辯所不能辯不言之辯是也。或反此而不免有爲則敗之而已矣。

○
疑獨註字者氣之宅陰陽交爲泰宇泰定則沖氣生于中自然之光發于外人見之者人道人不可見者天道世人莫見至人合天之道但見其同人之迹能襲而脩爲有恒者矣。有恒則可久是爲成性之人。方盡人道人雖舍之天則助之入之所舍非人之民是天民也。天之所助非人之子是天子也。士有窮居陋巷不爲人所知而去就聽天者天民也。有達處廊廟爲天之所助而資畏奉天者天子也。今之學者強學其所不能學故損性強行其所不能行故損德強辯其所不能辯故悖理此皆不止於

性分之內故不能有所至而敗其自然之分也。

○
碧虛註靈宇大寧者慧光內發天廷外瑩我牛人謂之牛我馬人謂之馬物物自名而天光不妄也。脩大寧者和光不忤未始異常與物和人。所蔽舍奉天子物天所佑助此有恒德者也。世學學所不能學至學學其所能學天下難事必作於易是也。世行行所不能行至行其所能行聖人言易行天下莫能行是也。世辯辯所不能辯至辯辯其所能辯善者不辯辯者不善是也。知止乎其所不知而至猶操舟者止於游欲其驚沒則殆矣。反其自然非敗而何。庸齋口義至此莊子泛論至理字譬習中泰然而定則天光發見即是誠而明也。天光既發則人見其爲人而已。自同於天矣。脩真至此有恒者也。即是至誠悠久如此則天助之人歸之天民言非常民天子天愛之如子也。人之學行辯三者皆有迹所不能學不能行不能辯自然者也。人之知

○
至於所不能知而止則爲造極反此道者造物敗之。

○
身者神之宇神安宇泰定猶主鎮靜而家和平君无爲而國寧謐也。泰然而定則行住坐卧无非定不在手堅制強執似繫馬而止也。天光即已之靈明內發外見如鑑无隱人見其同乎人而實與天爲徒矣。若能脩此乃合有常之德德有常則功著天運外貌若愚世人忽而舍之天則愛而助之以其心合天德故也。天民則德超乎人光而不耀天子則體天立極推德及人即所謂以此處上天子帝王之德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凡此皆君子所當學當行之事世人多務學人之所能而失己之良能唯至於道者學人所不能學學不學是也。行人所不能行无微迹是也。辯人所不能辯不言之辯是也。信能造此則是知人之所不知是爲知之至若舍止而求進乎道則敗其自然之鈞无以陶成已

德何望乎發天光而得天助哉乃今難
釋疑當是。乃合天均古本作鈞通用
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
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
成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
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
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爲失爲不善乎顯明
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間之中者
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
券內者行乎无名券外者忘乎期費行乎无
名唯庸有先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
政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
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无親无
親者盡人兵莫憐于志鏖鏖爲下寇莫大於
陰陽无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
使之也

郭註因其自備順其成形成心自生耳非虞
度而出之理自達彼非慢中而敬外天理
自有窮通有爲而致患乃人也安之天命
其成不滑靈臺清暢憂患不能入有持

謂不動於外其實非持若知其所持而持
之則失也發不由己誠何由而當于不居
分內所以爲失幽顯无愧於心則獨行而
不懼遊分內者行不由名期損已以爲物
行无名者本有斯光因而用之志期費者
雖已所无猶借彼而販賣人見其賤而自
以爲安也窮謂終始且謂券外而賤者其
身不能自容則雖已非已況能有親乎故
盡是他人而其志之所擇焦火凝冰故其
爲兵甚於劍戟蓋心使氣則陰陽徵結於
五臟所在皆陰陽故不可逃也

呂註萬物與我爲一備物也將形謂无往
而物不從物來而心出非生於虛也於是
而敬生因之以達彼非有持於外敬以直
內也若是而萬惡至者天也以其非爲而
敗之故不足以滑成靈臺不動則有持而
持之者莫知其鄉蓋以不持持之耳知此
則所謂誠已發而必中節矣否則妄作凶
又惡能當哉業自外入而无主於中亦將
不舍不舍謂去之之速每更爲失者俗學

以求復其初不免爲蒙蔽之民券所以主
物而有之有諸已而行之爲券內誠已而
獨行也无諸已而行之爲券外不見其誠
已而幽顯不能一也无名者道故信矣而
不期與焉而不費券外者期而後能信費
而後能與唯庸有光不用則復歸其明唯
賈人也可以市而已人見其不足而賤慕
猶魁然自大也人能見其未始有物則與
物窮而无我无我則物入而不礙是謂知
常容否則與物且而已其身不能容所謂
汝之片體將爲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爲
地所不載又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无親
无親則盡人可知矣志之爲兵傷人之心
鏖鏖則傷人之形而已盜之爲寇可逃而
免陰陽之寇莫逃於天地之間唯至人弱
其志而不必故无兵藏於非陰非陽而无
心故萬物不得而盜也

疑獨註萬物備於我性命之理具矣退藏
於密而不虞度物來則應之而已敬義立
而德不孤若是而萬惡至者天命存焉非

人爲也至人之學已至於命雖事之可惡者不足以滑亂其成心靈臺有持欲其存也苟不知其持之道而有志乎執守又不可持矣仁能成已推而及物則无不當若不誠而妄發業入於中而不舍則向所謂得者更爲失矣故爲惡於顯則欺人爲惡於幽則欺鬼於心有愧其敢獨行乎止乎券內不越分也无待於外所以行乎无名出於券外好爲人也逐物无窮所以志乎期費行乎无名則克實而光輝發外期費者以名迹求受於人唯恐其不受人見其好跂其足危矣猶魁然自大而不知變知變則物入焉與物且者不必於物身猶不敢自容況容人乎至人无親无親者盡人道天道其有不盡乎人知兵之性毒不知心之爲害尤甚兵害猶可避心害无往而不值也過喜則寒凝冰過怒則熱焦大皆心使之唯无心者陰陽不能寇五行不能賊也

碧虛註賢愚之性莫移爲備物進退之儀

有漸爲將形括囊不安之意以生應物之心內自恭肅外弗見侮无爲而禍臨者天命也有繫而獲罪者人事也處患而不憂者靈臺不枉成性不虧也有持則真性存不知其所持无主也而不可持者隨其成心而師之不誠已則所發皆妄道業難入更致重失也券內者行乎无名故自明券外者志乎期費則費術人見其危跂自謂安固也與物窮者謂券內之人與人愈有券外之人苟且容身而已无親者人不保附而孤絕期費之志毒過鋒刃妄發之心冠甚陰陽故憎毒之氣无所逃也

腐腐曰義萬物皆備於我將順其生之自然退藏於不思慮之地心之應物隨時而生釋氏所謂无所住而生其心也敬存於中自達於彼至此而有不如意事是天實爲之何足以滑我習中混成之德持謂有所主雖主而不知其所主而不可持者專於持守則爲未化一句三持字語其精微人未能誠已而有所妄發發而不中業已

入於其間雖知之而不能舍此恥過作非也每有所改更轉見差失業不訓事如今人言葉已成行之業如此者人誅鬼責必不可逃知幽明之可畏則當謹獨故能獨行券內不越已分人无得而名券外求在人者也志之所期不過費用之資圖自利耳惟庸有充克實而光輝常在舍已外求志在得利商賈之用心人見其跂高自立魁然可尊而不知沒入於利欲窮盡而後已且謂逐物苟得趨禍不悔者身不自容於人何有親戚疏素人道絕矣心有所著皆能自傷憊於兵器陰陽之傷亦猶寇也

心和乎則不能爲害矣

人而知萬化生乎身備物之大者則能順乎生理矣藏猶深造生心謂應物深造无思之地而物來斯應應以无心敬在中而自達彼身脩而物化之謂至此猶有无妄之災安之而已不足以滑吾成全之性靈臺喻心之虛敞高明外物之至鑑而不留納於其中則桎而不靈

矣持謂主宰之者知其不可持故以不持持之不誠已則非敬中發不當則无以達彼皆爲之失也葉謂世間有爲之事不趨乎善必趨乎惡爲善者常少爲惡者常多是以莫逃人鬼之誅因果相緣而无已以道觀照善惡二業善猶爲幻況於惡乎然而爲惡者心常有歎夢寐猶不自安生死之際焉能弗怖非鬼神仇之心實使之也爲善有心希求福報妄念一萌真性已失物得以誘之故善惡二業有一於習中而不合離愈爲而愈失又安知所以持靈臺之道哉惟通乎幽顯之情者乃可獨行天地間俯仰而无愧也凡人務內者貴實故行乎无名而建德若偷務外者貴華故志半求用而矜能自銜唯能用光歸明斯可常也賈人求售則非深藏若虛者此言无常之人重外輕內人見其跂立不安而自謂魁然碩大也與物窮者言盡物之性入猶歸也與物齟齬則彼我角立

身不能容安能容人與我之大賢何所不容我之不賢人將拒我義同不能容人則孤立而无與身外皆他人耳志異而矛戟生不啻陰陽之寇原其所由心爲之賊大哉心乎善惡所出禍福之機也苟不得其持之之要則物欲撼之流於不誠不當人非鬼責之莫逃雖天地之大而片體一節將无所寄矣是以君子謹所出。幽間舊音閑詳上文顯明之義則此當是幽闇傳寫欠筆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三

正八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雜篇庚桑楚第四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无形者而定矣出无本入无竅有實而无乎處有長而无本剝有所出而无竅者有實有實而无乎處者宇也有長而无本剝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出入出而无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无有也萬物出乎无有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无有而无有一无有聖人藏乎是郭註成毀无常分而道皆通不守其分而求備所以惡分也本分不備而求備所以惡備也不及守分內其死不久不出而无得乃得生也滅其性矣雖有生何異於鬼有形而能曠然无懷則生全而形定欸然自生非有本欸然自死非有根言出者自有實耳其所出者无根竅以出之宇有四

方上下而四方上下无窮宙有古今之長而古今之長无極死生出入皆欻然自爾而无所由故无見其形天門者萬物之都名猶云衆妙之門物有聚散隱顯故有出入之名而竟无出入門其安在以无爲門則无門也夫有之未生以何爲生必自有耳豈有之所能有乎明有不能爲有而自有非謂无能爲有若无能爲有何謂无乎一无有則遂无矣无者遂无則有欻生明矣是以聖人任其自生而不生生也

呂註物皆具道故无成敗則其分也乃所以爲通其成也乃所以爲毀而惡乎分者以其有備而分之也惡乎備者以其分也以備其分也以備則對備而有分分有異乎通矣其有以備非无爲而自備則成有異乎毀矣此道之所以散也夫唯分而不知有備備而不知有以備則何適而不通哉道无死生出而有生必反乎所未嘗生則生全矣出而不知反雖生而見其鬼出而有得生有爲故也其得死宜矣滅而有

實不能反乎无物也出而不反與出而得矣以異乎故其爲鬼一也唯能以有形象无形者而定矣定則不爲死生所亂也夫物之出必有本出於道者則未始有本也物之入必有竅入於道者則未始有竅也物之有實者必有處而出无本者有實而无處物之有長者必有本剝而入无竅者有長而无本剝然則經文宜曰有所出而无本者有長有所入而无竅者有實文義方全宇有四方上下則有實矣我以上爲上居我上之上者則以我上爲下以至下與四方亦是宜有乎處哉宙者古往今來固有長矣今以古爲古後以今爲古亦宜有本剝哉悟此則宇宙所不能制六通四辟无乎不在也雖有死生出入而莫見其形是之謂天門天門者无有也者不能爲有必出於无有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无是也有所謂无有則非无有而无有一皆无之乃所謂无有也聖人藏乎是遊於物之所不得遊而皆存者也

疑獨註道出乎天分本乎性分有處有毀道則通貫之人不守分而求備所以惡分也分不備而有以求備所以惡備也若大備而无求又何惡哉物出道而不反則見其鬼能反則不離乎神出而有得謂之死神则无死矣滅而有實與鬼同也唯有形而无累常象於无形則定矣夫物欻然自出而不見其本欻然自入而不見其竅出言生入言死有實性也无乎處不著境有長者道本剝終始也有出則有實性實性

本空故曰无竅凡有形器者莫離乎宇宙之中而其死生出入不可見此之謂天門天門者精神往來一闔一闢萬物出入於此然而本无有也有必出於无有而无有一无有斯爲至矣聖人藏乎是故物莫能傷也
碧虛註大道通徹有无咸備然而物各有分不可一槩論也如魚得水則生蠅得水則死本分已定物之素備也所以惡備者雖惡而宿業莫逃故曰其有以備自傷而

不反則陰氣來舍故見其鬼開兌濟事白
出而得若乃失者同於失是謂得死也天
光已滅雖有實性而與冥冥之物不二矣
學道者以虛為身以无為心非定而何造
化无本太虛无竅雖无本竅而理則有實
而未識何處妙本无天是謂有長而不見
始末觀其卓然獨化是无竅而有實也四
方上下莫窮有實亦莫窮往古來今无際
有實亦无際有生死出入之名无生死出
入之迹故曰天門造物者无物有^形皆自
造而天門亦无有也蓋有不能生^物所生
在於无動不能化形所化在乎靜^若无皆
不免涉迹故寄至无妙有之理而^謂為一
无有聖人藏乎是与造化俱也
腐齋云世人分成毀為二以道觀之一而
已是通其分也心分彼我則於私必求備
凡有皆歸於无而私求備者但求其有故
有道者惡之應物而能反則為得而能神
逐物而不反則淪於鬼趣矣與物无是死
非則此心常生執是非而不化則此心為

死出而得是言役於外而得自是之見即
近死之心莫使復甦也有无者天地間實
理若以私心滅之而貪著諸有以為實則
其人與鬼无二唯能以有形象无形則見
理定矣釋氏云但空所有勿實所无是也
物必有所始而不可知物必有終而不見
所入之處實理雖有而无方所可求古今
如是而不見其終始宇宙以喻道之廣大
而常存物之生死出入皆有所自而无形
可見此造化之妙天門即造化自然因物
出入於斯故曰門凡有出於无有而此无
有者又一无有也聖人之心藏於无有亦
藏於密之意
道本乎一真體混成通生萬物其體分
矣然則萬物之成乃大道之毀也所以
惡乎分者以萬物分稟道氣无不備足
聖人慮物繁而道愈分樸散而難復也
所以惡乎備者為人不能忘物以契道
資生之物愈備而衛生之道愈昧物有
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夫道之通乎萬

物猶水之通乎百川道无心於遂物物
不得不稟乎道水无心於通百川不得
不納乎水道通物而後生成之德著川
通水然後運載之功成然則其分也亦
豈惡乎分其備也亦豈惡乎備哉此與
齊物論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萬物
无成與毀復通為一義同出而不反謂
忘道遂物見其動之死地是者指此道
謂出生而得此道則入死也亦以道矣
得死謂得其死所與善吾生者所以善
吾死相類世人毀滅其真性認物以為
實形雖存而與死无二所謂行尸是也
唯能以有形象无形則身心俱空物何
能動出非无本也而人莫知其所萌入
非无竅也而人莫知其所歸信能身心
俱空則虛而靈寂而照物來必鏤一毫
莫欺既已之所萌所歸乎實謂真性長
謂性所自來真性隨處發見而无定所
在眼目見在耳曰聞是也性所自來宰
形分化莫知終始長於上古而不老是

也有所出而无本者有長言出生亦莫究其根但與化流行而已有入而无竅者有實言入死亦莫見其門但一真不昧而已呂氏補句義甚明當以无乎處者爲宇則所居而安以无本剝者爲宙則所適而得宇宙何能不容人物人物亦何能離宇宙哉萬物生死出入必有主張綱維之者而莫見其形是之謂天門以物所出入強名曰門而實无有也若執於无有猶不免乎有併无有一无之乃道其空之妙而萬物萬理具焉聖人藏乎无有故能无所不有也。劉同標末也。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喪也以死爲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无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无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有无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者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有生賦

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臘者之有脰脰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僂焉爲是與移是請嘗言移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已爲質使人以爲已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爲知以不用爲愚以微爲名以窮爲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蠅與鸞鳩同於同也

郭註生者喪其散而歸乎聚死則還融液也雖欲均之然已分矣故或有而无之或有而一之或分而齊之三者雖有盡與不盡俱能无是非於曾中故譬之公族昭景著戴甲氏著封四者雖公族然已非一則向之是者已復差之賦謂聚氣既披然有分各是所是是无常在故曰移所是之移已著言前不言其移則其移不可知故試言也臘者之脰脰喻各有用僂謂屏廁寢廟則以燕享屏廁則以僂溲僂溲則寢廟之是移於屏廁矣是非彼此因而乘之則均耳物之變化无時非生則所在皆本所

知雖異而各師其知乘是非者无是非也物之名實果各自有各以已足爲足以爲是非之主故莫通當其所守非直脰也不能隨所遇而安之若玄古之人无是无非何移之有同共是其所同亦與蠅鳩无異也

呂註三者雖異皆歸於道猶同爲公族而昭景著戴甲氏著封其親疎非一也夫於未始有物之間而有生焉猶膚之有臍非其體也而二家之談披然分辯一以爲有物矣而以生爲喪一以爲始无有然而有生是以未始有物之全體移而爲有生之臍亦不可知者也譬臘祭具百物而有脰脰非不可謂之百物而不可散不可散者以其體之下而已觀室周寢廟又適其僂焉僂非不可謂之室而不可觀不可觀者以其處之賤而已道无不在則不可以言移是非所言者亦若是而已二家之說爲是之故而曰舉移是所以爲未至未盡也夫移是之說始於有生是以生爲本生出

於有知是以知爲師因以相乘而是非滋多是非移則果有名實而因以己爲正至其弊也以己所是爲己節而守之至於以死償節不知所謂己者亦未始有物用舍窮通皆非我也而妄有知愚名辱之分此今人移是之弊猶鸞鳩之同於同又安知有天地之大耶

疑獨註未始有物太初之前有物則太初之後太初者氣之始氣有陰陽故物有生死物生於有有生於无知生爲喪其无則知死爲反本然而死生已分矣自有物之後生始於无有既有生俄而有死无有譬首生譬體死譬屍三者雖有前後而皆一身猶昭景等四族本一姓散而至於不一也賊者黑聲以賊爲有生之贅而披散之曰移是非所言者以其不可知也知而言之則是愈移也臟者大祭脰胾牛藏方祭則不可散祭已則可散不可散則以散爲非可散則以散爲是此是之可移也猶在寢廟則以燕享爲是適屏廟則以偃浚爲

是也人係於生故執己是若能遺生是將安寄有生則有知因以乘是非是非皆妄而執以爲名實因以己爲質質則定而不可移已則是是非之工欲人重己節因以死償之若然者以用舍爲知愚以窮通爲名辱此舉世之移是也與鸞鳩之同以蓬蒿爲是何以異哉

碧虛註未始有物固然難言唯勸行密脩者默而悟之其次有物謂胚胙也至人以生爲喪以死爲反是以有生死雖有生死之別皆出冲氣一宗猶昭景屈異姓系楚公之一族著戴謂衣冠偉盛甲氏謂第族崇高著封謂郡縣豐阜事雖非一而不離乎楚都猶氣方賊聚而生俄披散而死不知天地密移而妄執是非以有生爲是則以披散爲非以冲氣爲是則以賊聚爲非是非无主故非所定言在學者辨而析之喻脰胾麋穢可散也而大祭備物不可散生死賊披其義亦然寢廟偃厠又重喻是之可移生爲是非之本知爲是非之師故

乘之而无窮以爲果有名實因持以爲己節至於死而不顧亦各是其是而已何異鸞鳩之同於偏見哉

膚齋口義无物之始生死始終不分也次則有生死之名以生爲喪寓形宇內以死爲反歸其真宅纔有生死便是有物是以分已上焉无物太極之初也次焉有物陰陽既分也其次有生則有我雖有我猶以死生爲一三者雖有次第皆未離於道譬公族分三其姓則一昭氏景氏以職任著甲氏以封邑而著著戴即任職也昭景甲雖非一氏皆楚公族上言三者雖異同一公族却於四也字下著一非也結之就上生下絕而不絕此作文妙處賊釜底墨亦疵病言元氣凝聚成人亦元氣之病與生者聽噫物也義同人生同此氣而強自分別各私其是非所言者謂人各有一是所是者未定故不可知也臟祭之備脰胾牲之一體也祭時牲體分列諸俎謂之散所祭之牲本是一物爲不可散喻人之所是

移而不定也五藏只舉百業百體只舉足趾文法也猶一室之中有寢有廟有偃息之所在在不同而同乎一室猶移是之不可定以臘祭與室而觀則所謂是者皆可移而不定之是也故曰舉移是

稟質爲人既形而下欲復乎未始有物不亦難乎夫有物皆幻也心存則存心亡則亡我心不萌寂寥獨立謂之未始有物可也儻造乎此則雖有生死亦寄焉耳古之得道者能之次則有物而有死生之分然能以生爲喪以死爲反則與常人處生死流者異矣又次曰无有生死之分首體尻焉三者雖異而同出乎道猶楚之公族則一而有昭屈景三姓之別蓋謂貴戚滋衍而封建制度之不一喻人知識日增而嗜欲滋廣也賊者釜底結墨似形非形而生於形者也人寄形而有生亦猶賊耳俄而披散則所謂我者又移而之他不可定言其有无故試言之喻夫臘祭之有腥膻備牲

體以薦神則不可散祭畢分胙則爲可散觀寢廟則肅然起敬適偃厠則无褻慢焉此皆可移之是也經文請嘗言移是五字詳文義合在上五句前不可知者也之下觀郭註可證人之自是以其有生生則有知知爲之師二者相乘而不已果執以爲名實因以爲已質則不可變矣謂不能照破幻塵而認虛爲實至於以名實爲已節而以死償之皆由自是其是以致此弊舉世循習莫悟其非无異蜩鳩之同於榆枋之適而不知有鵬程九萬里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四

正元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雜篇庚桑楚第五

蹶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鷺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微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謀心也惡然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盡胃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者動謂之爲爲之僞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郭註蹶市人則稱已脫誤以謝兄則偃詡之大親則已矣明恕素足也不人者視人若已不相辭乃禮之至義者各得其宜則物皆我謀而後知非自然也譬之五常未嘗相親而仁已至金玉小信之質大信則

除此矣以性動故稱爲此乃眞爲非有爲也目非知視而能視心非知知而能知所以爲自然若得已而動則爲強動故失也動而效彼則亂有彼我之名故反各得其實則順也

呂註他人關弓而射我則談笑而道之以其無恩於我不以恩望之則踈足不得不辭以放驚兄弟關弓而射我則涕泣而道之以其恩於我則以恩望之故雖踈足不嫌於不愛以偪而已無所事辭大親則恩之至勿偪可也由是言之禮義仁知之至者皆無所待於外知禮意而不爲俗禮以觀衆人不人之禮也行之而宜不求宜物不物之義也事至而應無所預謀不謀之知也以百姓爲芻狗而使天下兼忘無親之仁也信矣而不期辟金之信也苟至於道則五者無不至矣志者心所之心者德之和德則道之在我者是以微志而後解心去累而後達塞志貴弱以富貴等爲志非弱也悖而已矣故不可不微養心貴

虛以容動等爲心非虛也繆而已矣故不可不解德以同於初爲至則欲惡等爲德之累不可不去也道以通于一爲達則去與等爲道之塞不可不達也凡此諸累不蕩於胸中則道集矣不專無以爲道故道者德之欽不生無以見德故生者德之光性者生之質性動而有爲爲僞而失矣生而無以知爲則知者接也非與生俱生者也謀而後用知則知者謀也知者之所不知則知之所自知猶睨者之所不睨乃其所以睨也故動以不得已則性之爲非爲之僞是以謂之道也動無非我則物與我一何得以動亂之誠能如是則天下彼我是非雖名或相反而實未嘗不相順者以道無非我故也

疑獨註以天屬之親不嫌於不敬在他人則有嫌矣故踈市人則稱誤以謝兄則偪謂之父則無復有言由是知言辭之非實可見矣至禮猶天故不人至義忘已故不物至知同物故不謀至仁博愛故無親至

信不渝故辟金也悖則不通故微之謬則不脫故解之累則不明故去之塞則不虛故達之此四六者不蕩於中則正于一則靜而明虛而通也必矣可道之道爲德之欽能生之生爲德之光命之在我爲性曰生之質性動而爲莫非自然人爲則僞所以爲失以知而接物謀事皆不免於用知知者之有所不知猶睨者之有所不見若神則無不知無不見也性出乎靜不得已而應物是其動動不失正使物皆自得安有不治者哉不得已而動若相反然使物皆自得則實相順也

碧虛註凡有脫誤於人者情踈則不免辭謝情親則恕之而已至禮者忘已則治有人則亂矣至義者守節自全在物則虧矣至知者不思而明多謀則惑矣至仁者芻狗萬物親踈大同矣至信者未嘗失約豈俟金璧以爲質哉貴富諸事不能悖亂者志通也容動諸事不能繆網者心空也慾惡等事不能緣累者德厚也去就諸事不

能闕塞者道明也諸事不愚於靈府則洞然明靈遐覽太漠世事有爲之患豈足以獸溺耶夫有迹者難侔於無形枯槁者詎比於華耀無性者有生亦何由質正哉視聽食息皆性所爲所爲非真爲道之失故不接不謨安用知爲知者於所常知則知之其所不知則普然矣猶睨者斜視而不能直見也迫而後動動則斯得真以治身何所不治內外物我猶東西之相反而不能以相無也

腐齋曰義禮義知仁之至者皆不待於外物踰足之喻義歸下文四六不盡於胃中此教人下手處欽者守持之恭生者德之發見性在我者質本然也性而有爲爲而流偽則爲失矣應接謀慮皆性中之知知者以其所不知而爲知猶嬰兒之睨而無所視凡所動用以不得已而爲之謂之德即忘我也於忘我之中又無非我此即形中之不形不形中之形也物不得以亂之曰治曰不得已曰無非我名若相反而實

未嘗不相順也此又是一般說話

踰足以親疎而分敬驚則世俗之所謂禮者相傷而已矣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大親則不喻而愛敬常存脫誤踰足無所復問故禮義知仁之至者皆不資於有物有爲而自造其極此出乎天理自然故不容擬議而行者合轍也至於徹志解心去累達塞則由乎人爲又下一等繼以四六者不盡於中以示入道之要由正而靜所以應天下之動自明而虛所以容天下之實則與前所謂至禮至義者無間而同歸乎道矣德者物之欽道又德之欽則其尊可知生者德之光義當是德者生之光人而無德矣以生爲物得以生之謂德是也性者生之質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是也性之動謂之爲則知無爲者其性未嘗動爲之偽謂之失則知有爲者其爲未嘗真世之任知者與接爲構相與爲謀唯恐接之不備知之不博以自苦

其形神而弗悟知之所不知者乃其所以知猶睨者之所不睨乃其所以睨即本經云踐者恃其所不踐而後善博也故凡應物處事必不得已而動則出於性之自爲而無失矣此皆與世之名相反而實相順老子云正言若反此有道者所以異於俗而能處物不傷也

昇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浪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燕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一雀適昇昇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移晷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夫復謂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爲天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唯同乎天和者爲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爲無爲則爲出於無爲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

之道

郭註書中則善取譽理常俱也任其自然天也有心爲之人也工於天即俚於人矣全人即聖人也蟲能守蟲即是能天都不知而仕之斯謂工乎天威以取物物必避之天下之物各有所好所好各得逃將安在蓋所以飾貌則者貌已虧殘不復以好醜存懷故移而棄之胥靡無賴於生故不畏死復詔不餽而忘人不識人之所惜無人之情自然爲天人矣彼胥役形殘而猶同乎天和況天和之自然乎出怒不怒出爲無爲此是無能生有有不能爲無之意平氣則靜理足順心則神功至緣於不得已則所爲皆當聖人以斯爲道豈求無爲於恍惚之外哉

呂註經中有天人神人至人聖人此又有全人焉聖人者逃變化雖工乎天而拙乎人全人則又出其上故工乎天又俚乎人也彼跋行喙息群分類聚者蟲能蟲也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蟲能天也全人之所惡

惡人之天也人之天則知其不知所以然天之天則忘其不知所以然夫不知其所以然猶且惡之況天乎人乎而擬議之邪雀適昇必得之威也彼不適者則非威所得以天下爲籠則萬物畢羅而無所逃況於雀乎唯深之又深而能通天下之志者斯能以天下爲籠是故有若伊尹百里奚者皆莫逃焉以其所好籠之也介者以外非譽猶能移畫而弗循胥靡以遺死生猶能登高而不懼況夫能忘人宜其復詔而不餽也玩習至於再三而不能忘人之所不能不愧忘人因以爲天人明所謂天人者不止於忘人忘人爲之因而已此則同乎天知者宜其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也夫怒常出於不怒爲常出於無爲不怒無爲則未始有物而物所自出也氣者虛而待物人不能平而暴之故不靜誠能平其氣未有不靜者心於人則神也人不能順而滑之故不神誠能順其心未有不神者有爲欲當誠已者也躊躇以興事豫若

冬涉川皆不得已之義

疑獨註以威得人所獲者少以心得人所獲者衆以射取之者威也以好籠之者德也伊尹好調鼎負鼎以干湯湯以忘人籠之百里奚好服五色羊皮秦穆公以五色羊皮籠之故各得其心而爲之用也介者小人畫以飾外小人已忘形骸外非譽而不倦服習至於有成而不餽其師是忘人道也由忘人道因而自以爲入於天人不免一曲之蔽也未能忘已則有所繫累敬之則喜侮之則怒唯同乎天和者喜怒哀不由敬侮而發而繫天下之治亂若武王一怒而安天下此怒出於不怒也出怒既不怒則出爲亦無爲故不暴其氣而性靜不逆其心而神全欲事無不當則緣於不得已此聖人應物之道也

碧虛註工取中者拙乎藏譽妙自然者疎於人爲天人之迹俱泯斯爲全人也已禽蟲多自名曰能蟲飛走不相代曰能天全人惡天不以心緣道惡人之天不以人助

天又豈顧人之譽工而毀拙者禽誤入羿之殼士固入國之籠羿得禽則戚羿戚而禽斃國得士則昌國昌而士勞一得一失自然之理如伊尹百里奚皆未能無心忘好故為成湯穆公所籠若心無所好豈可得而籠耶夫飾容者喜譽貪生者懼亡復習玩好而不餽遺者忘棄人事也練習成性因為天然者亦猶介者外非譽役者遺死生矣方其戰奪之時何情及於喜怒哀哉性同乎天和者亦然有怒而不出則蓄而愈怒出之則廓然不怒矣有為而不為則沮其欲為為之則曠然無為矣由於本性無怒無為故也平氣靜照則何所怒順心安神則何所為其動也緣於不得已則當於事情此聖人之道也

腐齋口義羿不能使人無已譽猶聖人不能逃天下之名能盡天道又能晦迹人中此全德之人也禽蟲之飛走鳴躍各遂其性能蟲能天也全人則不以天自名惡天謂不樂有其名也人而有天人之分猶且

惡之況我自分別天人乎羿善射故雀畏之以天下為籠則雀不待射伊尹百里奚亦因所好為人所籠若無所好則超然物外誰得而籠之介兀者之移去華飾蓋其心於毀譽榮辱外之矣胥靡城旦春之人不愛其身故登高不懼即心無愛則無所著之喻復如易之反復道謂同習餽予人也言此道在已不是賣貨但知為已則是忘人忘人則入乎天矣徐無鬼篇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詳此可知不餽之意同乎天和與造物為一也怒自不怒而出有為於世亦無所容心即是無為而無不為變換下語緣於不得已而後起言應物而無心羿不工乎射人安得而譽之聖人不工乎治百姓安得而歸之然而物歸則已累彼工則此拙此必至之理工天拙人猶之可也若工人而拙天則純乎人欲累將若之何此工天假人所以為全而免乎幽顯之患夫卵生濕化翺飛跂行蟲能蟲也鳥慈鵠交蛛網蠅丸蟲能天

也人之能人能天亦可類推矣全人惡天惡人之分別以為天非惡自然之天也況肯自分天人乎必也藏人於天混而一之所以為全德而免世間之累也一雀適羿羿以威得之威之得物未若無心得物之衆若以天下為籠所得豈止乎雀唯有所好然後可籠淡然無欲彼惡得而籠哉介兀之不願飾胥徒之不懼死皆以刑戮之餘人所不齒而已亦無意乎生全無可奈何姑安之耳至於復謂之久中心無所愧懼能忘人所不忘因而入於自然此言處患之久安而化也況本乎自然而能天能人者其脫塵獨悟詎可量哉區區外貌之敬侮何足以介浩然之懷同乎天和即人之能天者出怒不怒則所過者化出為無為則事成無迹聖人非絕無喜怒絕無作為也特不因細故以發不為己私而動一志養氣以乘事物之機怒所當怒為所當為一以百姓之心為心有以

勸善懲惡亦猶不怒不爲也氣平而靜
心順而神感而後應迫而後動其有不
當者乎經文不餽難釋一本作不愧今
從之

庚桑之於老子具體而微然其未至者猶
有所立卓爾居畏壘而民稱其德乃聖賢
利物之常至於衆心欣感欲推而尊之則
愛利之迹著物交而情生是以南榮所見
亦猶畏壘也庚桑恐已德不足以化遂使
往見其師將有以轉移其心而警發之是
爲換手接人使之的信無疑然後至言可
入故其入門一勸棒喝不施問答俱喪是
爲撒手懸崖命根斷處幾何而一遇耶惜
乎南榮不能直下承當而受衍支離鋪陳
長語老子揣其病源而痛鍼之乃退舍自
愁澗濯復見亦可謂善受教而能自新矣
故其再接再乘機直指盡去其津津之惡
徐有以發藥之趣自接受道器淺但願聞
衛生之經即道之方充廣在人耳老子誨
以抱一求已還嬰順物衛生之經熟見乎

此問詰至極又復歸結於能兒子乎言有
宗事有君也次論泰宇發乎天光靈臺不
知所持謂室虛而白生不必以有心有爲
汲汲求也券外券內之說志惜鐵錫之喻
又使學者知輕重而加決擇焉無有生死
序先後而同一體寢廟偃厠勢貴賤而各
有宜蓋欲悟有生之本無破移是之妄見
至叙貴富欲惡之勃志繆心則知志欲一
而心欲虛凡涉物累而障虛明者不可不
棄而遠之所以全吾天而復乎道也臘具
臘肢而可散不常昇工中微而拙乎藏譽
此皆解執滯之凡見鄭虛玄之化權混天
人工拙而超乎物我是非忘毀譽敬侮而
造乎不爲不怒靜則平氣養浩在不擾也
神則順心好和而惡姦也如是則澹然獨
與神明居定于一而應無方矣此庚桑所
得老聃心傳之奧若顏子之於尼父有不
可容聲者南華繼絕學於百年之後猶孟
氏聞而知之操踐至極成功一也故舉以
爲天下式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五

正十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徐无鬼第一

徐无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无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无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鈎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郇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而笑徐无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發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亦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无鬼曰吾直告之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

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燕翟桂乎鼯鼯之逕踉位其空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又況乎昆弟親戚之聲歎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聲歎吾君之側乎

郭註耳目好惡内外无可故云病矣超然不對不悅其言夫真人之言何遜哉唯物有好之可也從橫說之而君未嘗勝齒是樂鷄以鍾鼓故愁聞相狗馬而喜猶人去國而見其所知各思其本性所好也得其所好則无思无思則忘其所以喜真人之言所以得吾君性也始得之而喜久得之則忘矣

呂註无鬼忘武侯之勢而識其病武侯以其不下已故超然不對无鬼託相狗馬以喻已无求之意狗之下質執飽而止猶人饑則為用而有求者中質若視日猶人所視高遠未能忘已者一猶忘之則忘已可

知馬之中規矩鉤繩是國馬也以況國士之遊乎方内者天下馬有成材不習而自然若郇則无與樂若失則无與匹若喪其一則喪我之至非特亡之而已超軼絕塵不知其所以況天下之士遊乎方外而不可知者也意謂狗之上質與天下之馬猶若此則吾安知君之勢而下之君安得不相之乎武侯悟其意所以大悅夫言以道接者也言不當道雖詩書禮樂不足以動言而當道雖相狗馬猶足以悅夫人失其性命之情而耽於人偽猶去其鄉黨親戚而流於遠方與逃虛空以羣鼯鼯之間者也所謂真則其性之固有猶其鄉黨親戚之舊也非至狂惑其有間真人之聲歎而不悅者乎

疑獨註无鬼魏之隱士女商魏之宰臣武侯文侯之子也武侯以无鬼苦山林之勞故於見而勞之无鬼謂雖居山林未嘗有勞今君盈嗜欲則性命之情病黜嗜欲則耳目之情病二病不可逃我所以勞君君

何勞我武侯不對忤其心也。无鬼知其不可以語大，遂以相狗馬之技，因其好以中之下質飽食，而无所能中，質意趣高，遠上質若亡其一者，數之精而猶亡之粗者，可知。次論相馬中繩鈎矩皆教習之法。天下馬有成材，故不言方圓曲直，其顧視若有憂卹，若有所失，此猶可以形相求。至於喪一則超軼絕塵，不知其所矣。橫說者逆從說者，順武侯好武，惡文，故女商稱六經爲橫，兵法爲從，以求合其意。又引越國流放之人以喻初去國數日見所知識者而喜，及乎旬月見所嘗見而喜，及乎期年去國人既久，思國人滋深，但見其似鄉人者亦喜矣。若夫逃難而入虛空之境，野草柱蓬魁颯之徑，人跡人伍率皆空虛，當此之時，非必見人，但聞人足音，足然亦喜矣。又況昆弟親戚言笑於其側，喜可知也。今武侯心好大馬，思之久矣，故聞善相者而悅，不必見其實也。遂歎久无善言，聲歎吾君之側，故聞此淺技而悅也。

碧虛註：盈嗜欲則性命之情病，默嗜欲則耳目之情病，即前所謂內外獲也。若亡若喪，皆不自得之意。亡一不自得，未若喪一之甚也。蓋借狗馬而言，豈以是爲至哉？欲反武侯之意，使之自粗而入於後導之而造夫精微也。
吳儔註：无鬼蓋神人也。因時乘勢而不容心於其間，所以言者亦默，寓其意是以循道之歸而不逆，其理順彼之好而不忤其情，故雖武侯之剛暴亦悅而笑。喻之有道故也。
肅齋曰：義狸德資質如狸狗之下者，視日凝然上視而目不瞬，一者生之性雖生若死，猶望之似木，雖此馬之上品也。中規矩鈎繩言其件件合法度，不必泥而求合成材，謂自然天成。若卹若失，悶然之意喪一即亡一，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至此，皆借喻之言。六發太公兵法金版猶云：藏於金匱，奉事有功，言見之行事皆有效驗，流入去國之喻，不待釋聲歎喉中之聲。

緒氏管見：狗馬常畜也，所能不過警盜代步，雖善相而得其真，亦未爲絕技。武侯聞之大悅，何耶？蓋善說者必因其所好而籠之，則其言易入。猶王好戰而以戰喻也，請玩天下馬有成材一語，超軼絕塵之姿，可想象而得。伯樂九方臯之技，至是亦无遺鑑矣。視日亡一，猶可形容，至於卹失喪一，又善述其難寫之狀。非若國馬之可以規矩鈎繩喻也。一者物始萌兆，若亡若喪，猶云恍惚有无之間，不可指定其形質，唯其啓之有道，所以得武侯之心。其效速於詩書，張略也。後引去國者不免懷思，以喻失性者亦必求復，有人乘機以發之，何異逃跡空曠之地而聞人足音哉？久矣夫已下，乃歎惜无人以至言妙理，感悟武侯之心，故使之聞相狗馬而悅，儻有賢臣近輔，以道德微言漸化而密融之，吾知其良心善性如水之回淵，浩乎其莫禦也。是以凡有洗心向善者，君子不拒焉，或疑

无鬼賢士也見武侯而突然語狗馬似无意義蓋武侯素驕慢故忠良之臣莫進真人之言莫聞无鬼求見欲有以救正之而侯以常士待遂申言吾見狗馬尚能相其優劣而為之去取君之見士豈不能鑑其賢而加禮敬耶此又言外之意云

徐无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厭葱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于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无鬼曰无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美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无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君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无鬼曰不可愛民富民之始也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為仁

義幾且偽哉形固造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无威鶴列於麗譙之間无徒驥於鎬壇之宮无藏逆於得无以巧勝人无以謀勝人无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脩智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撓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郭註天地均養不以為君而恣之无極若苦民以養其耳目鼻口是違天地之手也神者不自許物與之耳與物共者和也私自許者姦也愛民之迹為民所尚愛已偽矣偽則名張而競興父子君臣懷疑相欺欲偃兵可得乎從无為為之乃成耳美成於前偽生於後民將以偽繼之也仁義有形故偽形必作成則顯也變謂失其常然鶴列陳兵麗譙高樓也步兵曰徒但不當為義偃兵亦无為盛兵走馬得中有逆則失矣守其朴而朴有所能則平率真知而知各有所長則均以道應物物服而无勝

名不知以何為善則雖冠非已勝若未能已則莫若脩己之誠使甲兵无所陳而非偃也

呂註以知治國國之賊不以知治國國之福則愛民固富民之始偃兵固造兵之本以知而不以道故也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則成美固惡器也器則已遠乎道雖有愛民之仁偃兵之義亦偽而已愛民之形成固有伐則害民之始偃兵之形變固外戰則造兵之本惟无形則无所造矣鶴列於麗譙則佳而觀之徒驥於鎬壇則玩而觀之非不得已而用之也凡得而不順天理則是藏逆於其間以巧謀勝人則恃知而不以道以戰勝人則以兵強而不以德殺人兼地以養吾私與吾神私則自許神者則惡而病之謂之善戰而勝人不知孰善而勝惡乎在君若不得已而欲為之脩誠以應天地之情而物无不應美患民死不脫哉

疑獨註天地有形之至大而所養者一一

者元也易稱乾元坤元天地猶宗之况人乎天地之道以平為正登高居下何分短長今君處上以自高苦民以自養姦賊攻於外心神喪於內神者不許此所以病不得不勞之武侯又以愛民偃兵為問愛民之迹著則民爭以愛為仁害之始也為義則名彰名彰則競興故曰造兵之本是皆有為之為故殆不成也撲散則為器器成有美惡今雖欲為仁義皆不免於偽耳形者物此者也是為造形形成則有功功著必有伐變則失其常守利欲戰於外矣鶴列陳兵之象麗譙觀兵之地鎬壇習兵之所得於己則逆於人此藏逆於得也巧者機心內萌雖勝人而不利己謀者疑懼而未決戰皆殺人以求勝是皆害其所養不可為也以此養其私不能成其私以此養其神不能全其神其戰雖勝非善勝之道唯能脩誠以應天地而勿禦則民无大傷何必為義偃兵哉

碧虛註武侯久湛欲而忘本故无鬼直言

勞君之形與神夫天地之養人君民无二今則損不足以奉有餘逆理也人神與天神同其至公自許謂自與之私是所謂姦也民從君化君病則民傷故勞之武侯達問為義偃兵之要魚處涸則思濡沫民困匱則思仁義也答以愛尚則不均而害多義立則必虧而爭興皆由為者敗之故危殆及而成功寡也道失而後有仁德失而後有義仁義崇而民性遷則偽生矣至若鶴列麗譙徒鎬鎬壇皆非久安之策不足尚也順天理則无喪失好武事則懷併吞巧謀多則先窮戰爭極則易國應天則公自聖則私神豈容私哉天道祐善勝果在此矣

庸齋曰義天地生物本同无高下貴賤之別以外物養形而心中不自得曰神者不自許和謂同物姦自私也我神本與萬物為一情欲自私以昏之是其所惡也則病矣君病此而不自知我故勞君也有意愛民乃害之有意偃兵乃造之姦惡之成皆

有迹故曰器以有為之心為有迹之事曰形造形成定也心執定而不化則克伐怨慾行而傷其內為外物所變亂曰外戰鶴列兵陣名麗譙宮樓名鎬壇祭祀之地蓋謂人心若與物關則一室之內皆步步兵騎卒陳列於前无非爭奪之境也人情以得為順失為逆无得則无失故曰无藏逆於得此句下得好巧謂機心知謀自機巧出戰爭又自知謀出以此求勝以快耳目之私是若勝矣然而胃中為物所戰撓雖勝而神者勞矣故曰勝之惡乎在勿已猶云莫如此但脩吾本然之誠以應天地自然之實與物无所逆不爭而善勝則民死已脫矣何偃兵求哉

无鬼再見武侯豈為身謀而希進用哉欲有以匡救其失而免民於難也武侯乃云厭慈非而干酒肉其尊己薄人甚矣无鬼不為勢屈直云勞君之神與形則非特貌之亦且哀之武侯猶未之省蓋平日湛於聲利嗜欲不暇形神之顧

所以聞告茫然无鬼又陳天地之養也一以繫其自尊之心其要在神者好和而惡姦一語神則己之真而武侯以爲義偃兵爲問因失義而後思爲義困窮兵而後思偃兵違反其常宜真情哉夫恩害相生理之必至无爲任真庶可全也凡事成而美者皆爲惡器器謂迹之著見愛民偃兵迹之尤著者也我以此心感彼以此心應謂之形造形形成必召伐動與物迁斯外戰矣況列兵陳盛騎卒夸耀於世觀天下之歸已得之不順於理皆藏迹也天所助者順迹其能久乎巧勝則事物之間无非機知謀勝則圖度浸大而害物漸深至於戰勝則殺人兼地焚都墟國害莫甚焉皆由於積暴所致然恢恢之網莫逃而身亦與之俱盡矣故當自微而謹遏之今乃藉君臨之勢恣无窮之欲以養吾私與吾神者較之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請武侯自度之君若未明養神之道但

脩己誠以應天地而勿撓即是順天地之養而見其與己爲一則君民熙熙至和潛暢物无疵癘人无天傷何在夫區區求偃兵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五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六

室二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徐无鬼第二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騷乘張若謂朋前馬昆閭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无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子適有瞽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子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亦奚異乎牧馬者哉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郭註聖者名也名生而物迷雖欲之乎大隗可得乎各自若則無事無事乃可以爲

天下乘日之車出作入息也爲天下莫過
自放任物亦美櫻焉故我無爲而民自化
夫事由民作令民自得必有道也馬以過
分爲害師天然而去過分則大隗至矣
呂註隗高也大而高者無如道覆被萬物
即具茨之義欲見大隗而七聖與偕所以
至襄城之野皆迷而無所問塗亦猶七竅
鑿而渾沌死夫欲見大道而聖知不絕宜
其至於上達迷而不悟也馬之辰午南方
心火也童子則無知者以童子牧馬則宜
知具茨之山大隗所有也人心具神神則
無方而遊不出乎六合之內非有贅病不
若是欲已之則莫若以明而上達乘日車
而遊襄城是也雖然少痊而已以其猶乘
日之車也弗乘而遊乎六合之外其猶有
患耶爲天下者亦猶養心豈有他哉去其
爲害者而已夫隨成心而師誰獨無師既
知其在我所以稱天師而退
疑獨註大隗道之強名具茨喻艱難難至
方明至滑稽皆製名喻各執一偏道之散

也襄城縣屬汝州在具茨山之南牧馬言
順物性而擾之童子未有知未有與也此
寓言於黃帝六臣者學道所賴以求至其
所襄城喻中道野言其無適莫牧馬童子
能指七聖之迷故黃帝異之山則未離乎
所存則不離乎在此道之粗可告可學者
若道之妙非絕學忘言不能致也聖人之
治天下事出於無事爲出於無爲又美事
馬少遊六合之內言昔曾爲人間世之事
經世不能無患故有頭目昏眩之病乘日
之車隨日新以變化襄城之野近具茨而
去塵遠故病少愈又復遊乎六合之外超
出物表之意莊子蓋謂學道者必先至於
道之所在故曰大隗所存不免出而應世
涉患故曰少遊六合之內適有贅病又復
遊乎六合之外則入天道而無爲又美事
馬黃帝又扣之不已遂以牧馬之事告之
去其害馬者聖人用刑以安天下之意
碧虛註黃帝功成不居故訪道於幽深而
遇牧馬童子童子以牧馬喻治國有旨哉

馬之真性齟草飲水自足民之真性耕食
織衣自足更無他事乘日之車謂乘日新
之道隨化而不滯再問不答示以不言之
教也今之牧馬者不知鞭策之爲害字民
者昧乎法令之生姦乃謂馬難調而民難
治兩失之矣

劉緊註無思無爲之妙唯至神獨與之感
通而所以應天下者不得已而同民患耳
故曰子自遊六合之內適有贅病同民患
之道無他順陰陽之明法與物出作入息
無違其理而已故曰乘日之車而遊乎襄
城之野如是則民患去矣此功成身退之
時也其歸於道不以物爲累故曰今子病
少痊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也爲天下之
道未達其上者莫若去害性者爲養性之
本去害馬者爲牧馬之要此粗而可以言
傳者故童子不得而辭焉
吳儔註具茨謂充足而有所覆藏以喻道
之全體居是山者大而無敵高而無上故
云大隗也襄城無人之境喻道之路以黃

帝之迹觀似猶未冥於道而欲見之七聖者所以見道之具至襄城而無所問塗者蓋以道之全體本實在我則所謂具茨之山何暇訪之於彼而大隗所存豈七聖之可見哉唯牧馬童子乃能知之牧而去其害馬者喻其能全性命之情而不益生此即具茨之山大隗所存也

虞齋曰義六臣名皆寫言乘日之車言與日俱往猶云日新也言六合之內未離於物則有目昏之病能離此病遊於自然則為六合之外為天下者亦然無累於有物之內而已牧馬者能順其性而無所害則牧馬之道盡矣天師者稱其天人可為我師也

黃帝見大隗於具茨猶見見四子於姑射蓋神交氣合不可以形相求黃帝輔以六臣者喻六識未泯則猶以知見能解為聖雖欲之乎大隗而中道不免於迷大隗混成論道之體具茨全覆論道之用襄城之野則郭郭猶存非洞庭廣

莫之比蓋未能虛廓洞達暢乎無垠非唯賴之以求道者莫之適從而一精明之主亦昧然無所向矣然猶知問塗於牧馬童子亦庶幾焉牧馬童子喻守心之神猶禪家牧牛之譬然而牧者何物牧之者誰耶知慧能反六情無異善牧之去其害馬者為天下亦若是言其本無難與治民如牧羊意同督病目青目力所及不過六合之內拘於形器而不能徧燭無外斯為病也有教之去其病者謂能乘天光而上達則遊襄城之野何迷之有今病少痊而遊於六合之外則無形器之拘而猶知有六合内外之分所以未為全愈而云少痊也童子不過以自然為師而能若是故黃帝稱天師而退此章寓言以明學道之難多中道而畫當卜諸心君而力主之乘天光而上達形器而逍遙具茨之山不待問塗而可至矣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

則不樂察士無浚諄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教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郭註不能自得於內而樂物於外故可囿也各以所樂囿之則萬物不召而自來非強之也士之不同若此故當之者不可易其方能同則事同所以相比業得其志故勸事非其巧則情物得所嗜而樂權勢生於事變凡此諸士用各有時時用則不能自已也苟不遭時雖欲自用可得乎故貴賤無常能各有極若四時之不可易也當其時物順其倫次則各有用矣是以順歲則時序易性則不物物而不物非毀如何

不守一家之能而之夫萬方以要時利故有匍匐而歸者所以悲也

呂註人莫不有至樂之處得是而遊之其爲囿也大矣而諸士者獨樂其性之所偏則囿於物而不能囿物者也自招世之士至勢物之徒雖趨向不同而遭時有用不能無爲則一以不知真君所在也夫時有所用而爲之非性命也時有今昔猶歲有寒暑今一遭之遂守而不舍不能無爲此皆順比於歲寒而不知有暑暑而不知有寒以所遭爲常而不物於易者也人莫不有真君存焉而乃馳其形性逐物而不知反此至人之所悲也

疑獨註知者樂運其才辯士好騁其言察士務窮詰人三者皆役於物故曰囿道能招世人使之慕事能中民使之樂筋力兵革勇敢皆言其能爲國禦難枯槁幽隱山林法律執法議罰禮教謂化民仁義謂利物農以草萊爲業商以市井爲業庶人無暇日旦暮皆有業百工有器械之巧則業

長而壯矣貪者務多積不積則憂吝者務權勢不尤則悲勢物之徒好有爲有爲主於變以變爲樂則所遭之時不同不能無爲也凡此衆事皆爲物所係各蔽一曲非同於大通者也夫歲所以統四時易所以統萬物聖人與天同故能統於歲而不爲歲所統物於易而不爲易所物一曲之士反此爲歲所統者若四時之殊氣爲易所物者若萬物之異形也

碧虛註黜計慮則知士窮廢合縱則辯士困崇簡易則察士閑能內養而不樂外馳則物不可得而役也招世之士尚賢所以興朝中民之士循理所以榮官時有患難則勇士矜夸佳美干戈則不親耒耜枯槁之士不事玉侯宿於名而已法令與則冗惰勸禮儀盛則矯飾脩行仁義者以際會爲得志若其士不學農不積工不巧商不貨羣庶失業由於自情也貪者貴財過於身夸者重勢甚於命以勢役物樂於變動如耳目鼻口當有用之時莫能自遏也才

知各任則事業成四時失序則歲功廢不順比於歲皆爲物所遷其心化其形與之然是之謂不反誠可哀也

厲齋曰義思慮百變談說有條凌轅問訊爭分爭毫三者各以所能爲喜一日無之

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者耀名欲興起而立朝廷之上中民則庸人故以爵祿爲榮筋力者以濟難自矜勇敢者見患難而喜枯槁隱士留意名聲法家者流多求治事敬容矜持容貌貴際以交際爲重草萊謂耕種市井商販之事比和樂也旦暮之業謂日積其贏工藝之人以其能自壯有所恃曰勢有所積曰物小人依附豪貴多從吏有所作爲而後可以得志遭時有用欲無爲不可得也譬一歲之間百物生成皆順比其序其所變易者非物所自由不物於易猶云非物自爲變易也馳役其身心溺物而不可反可哀也已

此章起論突兀疑前有缺文不可復考其評知辯察士之所樂乃學道者之所

悲何背馳若此是各為其能所囿而不得自由者也招世謂譽善旌賢以來天下之士故可以興起朝廷中民猶云宜民故當榮以官爵後叙諸士農庶百工趨向之不同各執一偏但以得用為樂而忘其勞苦失性之為患然而不能變通用各有極極則姦偽生而患害作矣當其處無用也常以有用為心思所以設施注措妄念未嘗暫息適時有用則志滿意得作法逞能之不暇又安望其無為哉貪者不積則憂吝者不尤則悲亦不越前意是皆安其所不安者也亦猶春秋冬夏之統溫涼寒暑雖順比於歲而各得其偏不能與物易寒令不可施之於夏暑令不可施之於冬不物於易猶云不易於物錯綜其文唯至人心同太虛而身備四時之氣所以能易物而不易於物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六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七

空三

武林道士諸伯秀學

徐無鬼第三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墨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惠子曰今夫儒墨楊墨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躡子於宋者其命闇也不以完其求鉏鍾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躡闔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鬪夫始離於本而足以造於怨也

郭註不期而誤中非善射也若以謬中為善射則天下皆謂之羿可乎言不可也若謂謬中皆羿則私自是者亦可謂堯矣若皆堯也則五子何為復相非乎猶魯遽之與弟子俱亦以陽召陽而橫自以為是或改調一絃五音隨改無聲則無以相動有聲則非同不應今改此一絃而二十五絃皆改其以急緩為調也遽以此夸其弟子然亦以同應同未為獨能其事五子各私所見而是其所是無異於彼而未能相出也未始吾非言各自是惠子便欲以此為至莊子遂舉齊人躡子於異國使門者守之出便與手不保其全此齊人之不慈也然亦自以為是故為之而反以愛鍾器為是束縛恐其破傷失亡其子而不能遠索遺其氣類而亦未始自非也又引楚人寄而躡闔者言俱寄止而不能自投於高地夜半獨上人船未離岸已共人鬪齊楚二人所行若此未嘗自以為非今五子自是豈異斯哉

呂註天下皆昇固不可惠子知莊子言爲已發故以爲可言中則爲昇不必前期是則爲堯不必公是此所謂以反人爲實以勝人爲名者也雖然五子不皆是則皆堯之說不立矣不然則若魯遽之調瑟不免以聲律相召而已施自謂賢於四子而實無以異施以爲我固無異於四子然與我以辯未始吾非則奚若言此者欲以成皆堯之說莊子以微言感動之父子之道天性也而齊人躺子於宋其命聞也不完以喻施輕其性命之情而不知愛其求鉞鍾以束縛其求唐子未始出域譬施於辭辯名聲之外物則愛之而恐其傷至於受之于天者則失之而不知求爲可惜也楚人寄而躺闔者譬施亡其真宅之歸而於是非芒昧之際與人爭勝不足以有濟徒與物不適而已非所謂知也

疑獨註以偶中爲善射則天下皆昇以私是爲公則天下皆堯_五子以爲不可而惠子以爲可莊子謂果如所言則儒墨楊朱

公孫龍名與夫子其孰是耶魯遽之弟子能於冬日取千年灰擁木須臾出火可以鑿鼎夏日瓦餅貯水湯中煮沸置井內而成冰以此爲得遽之道遽謂是直以類相召非吾所謂道於是爲之調瑟室室各一而宮角皆應或改調堂中一絃而室內五音皆無當絃動謂鼓之而不應舊音也言其以聲召聲未始有異而音之君唯聲聲者能之魯遽以此自夸然亦以同應同未爲獨能其事五子各私所是無異遽之夸其弟子而未相出也惠子謂今四子方且與我以辯未始吾非便欲以此爲是莊子遂引齊人棄躺其子於宋命門者守之出入有制不保其全此_五人之不慈亦自以爲是求鉞鍾以束縛或失子不出境言愛異物勝於同類而不自以爲非惠子自是亦猶是也昔楚人有客寄於躺闔者躺闔謂有罪而守門夜半獨上人船未離岸已與舟人鬪既忘其恩便道此怨所爲如是亦不知非與惠子之徒無異也

碧虛註射之諺中者非善人之自是者非公五子以相勝爲道殊魯遽以優劣稱術異而不知有大同者存堂室之瑟調則律同矣宮角之絃變則音異焉是故寂寂爲五音之主靜默爲衆聲之宗而惠子乃以雄辯爲極故莊子引齊人躺子以喻遺殘詞續實與外貨叛道求勝莫悟已非寄而躺闔則寓迹不高夜闔者所爭無明未離本則澤有崖造怨者難免其非也

高齋曰義前指也若舍的而射則中者皆爲昇喻天下無歸之是人人各持其說則人皆爲堯矣五子學既不同孰爲真是冬日不以火而鑿鼎夏日能以水而爲冰實若難矣冬至陽生夏至陰生以陽召陽則冬不寒以陰召陰則夏不熱雖違時而有可召之理非吾之謂道言其術未高請各置一瑟於堂室鼓此而彼動宮角皆相應以其音同猶曰易也若只調一絃而於五音中不定一音鼓宮亦得鼓徵亦得故曰無當鼓一於此而彼二十五絃皆動

比之宮應宮角應角為又難矣以理推之五音皆以音為君舉不離於絃上之聲故曰未始異於聲如此與陰召陽陽召陽何異遽乃自以為勝亦各是其是非真是也拂猶抗鎮屈服也躡音擲住足也不能行之子用以守闢而不用完全之人以此處其子自以為是而求小鍾乃加護之愛物而不愛子亦自以為是猶亡子於外而求之鄉域是惑也楚人有病足而為闢者此別是一句與上躡字不相關有遺類略相似也言此三事與五子略相似亦猶前言若是也耶不結於怨也之下而先結於此是作文妙處此章大意皆譏惠子之自是以惠子好辯故特為詭譎之辭有不可遽曉者以困之東方朔與舍人辯亦此意

皆弄皆堯之論莊子力鍼惠子之病以救其自是之失故舉魯遽與弟子所較優劣陽召陽陰召陰即是以同應同耳及改調一絃於此而彼眾絃皆變聲不同故不應也五音皆聲而音則有所主

是為音之君在乎善聽者別之耳故鼓宮宮動鼓角角動以類相從未為特異也五子之各是一偏而非公猶宮止於宮角止於角而不能相通也惠子猶未悟以己能超出四子而未始吾非則吾之所是真是矣莊子遂引齊人輕子重鍾失恩背理而亦自以為是至於楚人寄闢而闢不自知非則三轉語矣於此有以見莊子於惠子愛友之篤詳後章經意可知聲猶木也音以喻棟梁榱桷音之君喻良匠之手所以成棟梁榱桷者皆不可以相無也

莊子遂舉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墜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墜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郭註非夫不動之質忘言之對則雖至言妙斲亦無所用之

呂註唯其如此莊子所以每與之反覆而深惜其不至也

疑獨註有惠子之問然後有莊子之對惠子既歿莊子歎其無知言者故引匠石自喻郢人以白土汗其鼻端使匠石運斤斲之匠石雖工斲須有郢人不動之質然後能成其妙宋君乃欲為之匠石謂臣則嘗能斲之然臣之質死久矣質指郢人已死不可為也莊子自謂吾失惠子猶匠石之失郢人故歎曰吾無以為質無與言之矣即伯牙絕絃之意

碧虛註槁木其形者有之臨刃而不驚者鮮執柯逞技者有之當鼻而縱揮者寡是知目擊之遇忘言之對世豈常有哉庸齋曰義運斤成風言其便捷盡墜而鼻

不傷斲者固難矣立者為大難質者用巧之地言有惠子之辯然後我得以窮之惠子既死無可與言者矣

莊子抱道高堅非時俗可探其淵大則論端無由而發僅一惠子可與言時得

以申其汗漫無崖之說以豁暢胸中之
奇哉道鳴文亦或是在是及惠子歿過墓
而憶之顧從者而與言其感慨可知夫
匠石之斲天下敏手也然非郢人能立
則亦無所托其工臣之質死已久矣故
運斤無失而彼能忘形以聽斲者豈易
得哉莊子之失惠子亦然吾無以爲質
一語頗難釋審詳經意前云臣之質死
久矣又須得質死之人不怖不動乃可
施斲今惠子既亡此質雖存而無以對
猶無質也謂世無知音孰相激發者無
與言之矣有以見傷悼友生之切惠子
平生時有譏刺之言南華每盡忠竭力
而救正之雖不逃辯給之名而所務者
清談雅論免墮當時縱橫詭詐之習是
亦尚友之力也故南華於其歿後猶致
意焉聽而斲之據郭註云瞑目恣手陳
碧虛照江南李氏書庫本此四字係是
經文後人誤引爲郭註緣此四字不類
註文故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七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八

空三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徐無鬼第四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
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
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潔
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
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
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
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
下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
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
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
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郭註上忘而下畔謂高而不亢哀不已若
故無棄人若皆聞見則事鍾於己而羣下
無所指手足遺之未能盡遺故僅可也
呂註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五者
皆其所體者也公故可以爲公王故可以
爲王王公之名蓋由於此若隰朋之德可

謂容乃公者乎

疑獨註桓公之霸管仲之力仲病並公問誰可屬國仲復問公欲誰與公云鮑叔牙叔牙仲之友仲曰不可潔廉可爲善士未可大有爲不已若者不比之則失人心而寡助聞人過而不忘則人多怨若使之治國上則鉤制其君下則逆其民心得罪將不久矣公曰然則孰可仲曰不得已則隰朋可上忘者忘勢下畔接有境也愧不若黃帝則道日以高哀不已若者則德日以博君道以德分人臣道以財分人自其化而言謂之聖自其業而言謂之賢以賢臨人臨之不得其道以賢下人善下則人歸之有不聞有不見言其能反聽內視所以無不聞無不見也

碧虛註鮑叔不能強力忍垢兼濟天下而欲使物齊已潔廉故鉤君不比故逆民隰朋之爲人不諂不傲導道恤民聖不自德賢不吝財以賢下人焉有不得故大者宜爲下於國有不聞於家有不見兼忘天下

也鮑叔之舉管仲公也仲之舉隰朋亦豈私哉

庸齋曰義不比不數之鉤要束之逆強之以禮義也上忘忘其勢下畔離遠而無求於上也以德分人猶云德乃降黎民懷以財分人不自私以賢臨人擅名而自矜也有不聞有不見言其不察察此事不見於他書只見列子亦是寓言

叔牙仲之賢友也公問屬國仲宜以叔牙對而乃審所欲與公以叔牙爲言仲知其賢而才不足以治劇慮其執中無權鉤君逆民乃斷以不可蓋不以與已善而私其舉使之不勝任而得罪於君也勿已則隰朋可言僅可耳上忘而下畔按列子作下不叛張湛註居上而自忘不憂下之離散也足以證莊文誤逸古文畔通作叛據此方論隰朋之德似不可以背叛言若從邊畔說又不通宜從列文下不叛爲正於國有不聞於家有不見言其爲政寬恕不銜已聰明以

爲苛察善下而能得人知其可以屬國蓋與其以知治國作法害民寧若寬厚得衆而相安於無事此仲知人能任所以成霸齊之功忠於君而愛於友在義實爲兩得也可不謂云列文作可不諱云爲當

吳王浮于江登平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莽有一狙焉委蛇攫拏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教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郭註敏疾也給續枯矢往雖速狙猶能搏也國人稱之稱其忘巧遺色而任夫素朴也

呂註以色驕人者心驕人而見于色鋤色者去其心而已所謂容動色理辭氣六者繆心是也疑獨註狙以矜伐其巧恃山林之便以教

人而取死因以戒不疑無以色驕人不疑受訓歸而師有道之士鋤去驕矜之色而任朴素故國人稱其賢也

碧虛註恂懼幽潛者免禍縱慢躑躅者罹災故狙恃獨巧不能逃衆箭也山林異類以無識而教人猶不免速死況人爲物靈有知有識而欲教忽同類之尊者手不疑歸而鋤其驕色國人稱之易悟也夫鷹齋口義敏給言射去速而狙能搏接其矢亦甚速相者左右之人齊射之狙雖巧捷力不能敵見執而死矣此爲矜能撥禍者之戒

狙之與人異類也得深山茂林而王長其間唯人聲之惡聞況見其身乎然則覩吳王而攫撿見巧是其速死之徵故不免乎射而猶能搏接捷矢可謂敏給也已王怪其過巧遂命左右趨射之則莫非穀中能無中乎其執樹而死也亦宜王於此悟夫傲物之速禍出羣之招患也因戒其友無以色驕人不疑歸而

鋤色辭顯非勇於進善時克爾則閱三年而後國人稱之蓋爲善在乎不倦千日而後成功若爲惡則不崇朝而殺身有餘地矣可不戒哉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嗟頽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責之彼故需之若我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不責之彼惡得而需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郭註齊國三賀以得見子綦爲榮子綦知爲之不足以救彼適足以喪我故以不悲悲之則其悲稍去泊然其心枯槁其形所以爲日遠矣

呂註田禾一覩齊國三賀爲我先而責之彼故知而需之心未盡於內而有迹於外故爲人所知也夫天道未始有物也有介然之知存於心則爲自喪喪謂失其本心

子綦以人之自喪者在此而悲之欲其復也然知其喪而悲之猶爲喪而未復吾又悲夫悲人之悲則其爲喪與夫悲之者皆莫知其所矣此所以日遠而不爲物所累則形其有不槁心其有不灰者乎

疑獨註物之尤謂有過人之才能忘其身心若是子綦猶以爲未也吾嘗居山中國君一覩而國人三賀我何以得此於人我若不以聲名先之彼何得知而需之凡家莫大於心死人皆喪其良心故我悲之我悲之又可悲矣以此遺累猶爲未至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則遺之又遺而世累日遠矣

碧虛註到子居鄭圃而陸沉適齊國而受饋蓋宿名者如日蔽雲中其光必發是以嵩貴名德生平巢許之間故後世山林養浩者有借巖居之高爲仕路之捷遂無真隱矣悲人之自喪傷彼需名也悲夫悲人者知非在已也悲夫悲人之悲者惜有心之謀也然後理事日遠而大同乎深洋矣

腐齋曰義曰先日責言我有迹可見故彼得而知此所以爲自喪悲人之自喪而不覺其悲又可悲也山穴之中舊所居地言我當時唯以悲人之悲自覺所以道日高遠遂至今日形槁心灰也

此即齊物論首南郭子綦故顏成入見問端亦同隱几靜極之際仰天而喟則其機已動故乘而問之尤謂物之最靈今乃灰槁若此子綦引往事以對田禾齊君聞子綦之賢入山一顧而齊國三賀其得賢共理可以致治也我有則彼知我實故彼驚言不能自晦而招來聲名名至則身累責重者患生非自喪而何是爲可悲也吾悲自喪者迹近而易見吾又悲夫悲人者則漸深而歸於自悲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則付之無可奈何以不悲悲之而聽天籟之自鳴自己然後世間之憂累日遠故能形槁心灰若此也信知懷才而隱古今所難唯龍脫世網鴻冥高雲者斯可以始終之耳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八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九

空四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徐無鬼第五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況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

郭註聖人無言所言者百姓之言故曰不

言之言苟以言為不言則雖言出於口固為未之嘗言今將於此言於無言宜俟叔敖息訟以默澹泊自若而兵難自解苟所言非已則雖終身言固為未嘗言耳是以有喙三尺未足稱長凡人閉口未是不言彼謂二子此謂仲尼道之所容雖無方大歸莫過於自得故一也言止其分非至而何各自得耳非相同也而道一也知非其分故辯不能舉儒墨欲同所不能同舉所不能舉故凶也海受物無所辭故成其大聖人汎然都任有而無之謚所以名功功不在已雖謚而非已有令物各足故實不聚功非已為故名不立若為而有之則小矣賢出於性非言所為夫大愈不可為而得唯自然乃得耳天地大備非求之也知其自備者不舍已而求物故無求無失無棄也反守我理而自通順常性而自至非摩拭也不為而自得故曰誠

呂註三人不同時亦是寓言所謂不言之言非無喙也誠如二子所為則雖有喙三

尺猶為不言彼二子所為是謂不道之道此仲尼之不言是謂不言之辯世豈知之哉德所不能同辯所不能舉者固無名也止乎無名則吉祥之所止否則名雖若儒墨不免妄作凶矣道之在天下猶百川之於海受之而不辭聖人并包澤物亦如之不知誰氏無爵無謚此聖人無名所以為大也夫以善言為賢且不可而況為大豈在於言乎則知之所不能知者辯固不能舉而有不言之辯也聖人不為大為則不足以為大而況為德乎道之所一德不能同而有不道之道也天下所以大備者同無求而大備也人亦莫不有所謂大備者誠而已矣誠則無求無求故無失無棄以其足於已不以物易之也大人者知在我之萬物無不備故反之而不窮長於上古而不弊故循之而不摩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而不為而成者也

疑獨註古者飲食必祭示有所尊叔敖宜僚侍宴之次受酒而祭欲仲尼有言以教

之故曰古人皆於此會同之時而有言已仲尼嘗欲無言故曰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蓋欲知其言出於不言也楚白公勝欲作亂殺令尹子西二人皆遣使召宜僚宜僚正弄丸而戲不顧二使者二人皆不得宜僚各解兵而歸叔敖聞燕高枕執羽扇而自得使敵國不敢侵折衝千里之外仲尼引此二人無為而息難以證不言之意此言出於不言雖有喙三尺亦不害於不言也彼無言無為是謂不道之道常道也此言出於不言是謂不辯之辯大辯也合衆德而歸乎道道能同之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則默能舉之辯不能舉也以德相勝以言相高名同儒墨者不能慎密以固其命凶斯及之海之所以為大以其無所不納聖人所以為聖以其并包天地而不知誰氏莫之爵而常自然謚因功立功成弗居則無謚矣生無爵故實不聚死無謚故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善守者不嫌於不吠士善行者不

嫌於不言夫言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此孔子欲無言之意備者足於用求則不足也天地無心於萬物萬物自盈天地間此所以爲大備有求而備備之小者也欲知大備須知無求無求則無失無失則無棄然後不以物易已也能反已則能循古不越乎誠而已矣

碧虛註弄丸者轉丸於掌以爲戲適鬼谷子有轉丸法猛獸之語謂聖知無窮若轉丸之無止類獸威之無盡也故宜僚視天下事若轉丸於掌中甘寢高卧秉羽扇而指揮若二子者豈事於言乎默而識之喙長何害言出患生三緘奚益故有不道之道不言之辯道之所一即不道之道知所不知即不言之辯故雖善辯若儒墨亦所以召禍耳海以容納故淵廣聖人并包故無名生不顯德死無留稱以實不聚故名不立此之謂大人才全不器也人貴造道不在能言容物曰大廣濟曰德存大者當謙損有德者當支離猶覆載無心雲爲萬

類生之育之動植以成唯其無私無求故大備藏金於山而不采沉珠於淵而不泳任民復朴而不棄不爲物所遷也歸根而無極循古而不泯大人之誠合乎天地也廣齋云弄丸戲事秉羽扇而甘寢無作爲之意夫子謂二人皆能無爲之爲何待我說頗有喙三尺言我無如此長喙也道之所一即自然德者得於已出於人爲不能同自然之道此德與本經他處德字又不同名若儒墨便非不言之辯不知誰氏無得而名實不聚言有善不歸之身賢者不以多言爲能況大人乎有大之名不足以爲大況自然之德又何名乎大備大成也唯其無求所以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則已貴於物在反求而已循古道而行無所容力也

弄丸於掌轉運無窮應用之機在乎方寸以喻世事萬變其匪由人達士觀之等如遊戲能宜僚楚之知勇士也司馬子綦謂若得之可敵五百人則其才可

知隱居市南適意于此視天下事無足爲者矣彼白公勝將謀不軌而覲其相成之何不知已之甚宜其弄丸而弗顧也此雖戲事而能使白公作亂不成子西免禍是兩家難解也孫叔敖三仕三已而無喜愠則其量未易測也酣寢閒暇秉羽扇而清談皆能使敵國投兵而退兵法所謂不戰而屈人者也是爲不道之道不言之辯有口難以形容夫子頗有喙三尺方可議論此事非實有三尺喙也道之所一乃萬物之祖德自歸之知所不知乃道之真非言可載故德不能同辯不能舉也儒墨雖以善辯著名至是亦無所施其辯矣聖人海量并包澤及天下而不有其功故爵謚不立名實俱忘是以能如天地之大備而不在于有言有爲也大備故於物無求無求故於道無失無失故於人無棄能居今而常循古通物而不失已蓋本乎誠而已誠則實行之著見物焉有不化者

哉夫大備矣多矣字無求下當學無求字屬之下文不摩一作不磨爲當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歟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歟曰相也爲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相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此極也九方歟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歟汝何足以識之而相祥邪蓋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自來吾未嘗爲牧而羊生於與未嘗好田而雞生於突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撓吾與之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價焉凡有怪微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之無幾何而使相之於燕盜得之於道金而需之則難不若則之則易於是乎刖而需之於齊適當渠

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

郭註夫所以怪出於不意故也吾所遊者不有所爲隨所遇於天地耳循常任性脫然自爾斯不爲也順而無擇有功於物物乃報之吾不爲功而償之何也無怪行而有怪微故知其天命也爲而然者勿爲則已不爲而自至則無可奈何故泣之後使相於燕爲盜所得全恐其逃刖之則易售也

呂註言此者明九方以相知之不若子綦以道揆之子綦與其子遊於天地者皆至人衛生之經而有怪微焉知其天與非有以取之也

疑獨註室西南隅曰與未地屬羊東南隅曰突辰地屬雞羊因牧而有雞因田而獲人事也羊生於未雞生於辰天理也未嘗爲此人事何爲有酒肉之怪此言陰陽性命之理非人所能避也吾與相遊於天地遇於天者不辭而樂之遇於地者不辭而食之不與爲事與之爲道也不與爲謀與

之爲理也不與爲怪與之爲常也故能乘天地之誠而不與物撓世俗與宜者吾未嘗爲也今乃有與國君同食之徵是世俗之所願者償其形耳夫有不常之徵者必有非常之行我與吾子皆無之而有此徵者天與之也凡事之至於極者聖人皆歸之於天所以出命者則安而已矣渠公富商之家

碧虛註至於是極遇福而懼父則不祥言其拒福酒食入鼻口言外養之厚不知所自來言無功受祿猶未嘗牧田羊雞忽生於室爲可怪也遊於天地合乎自然邀樂於天樂其俗邀食於地甘其食不爲則守中不謀則率性不怪則守常乘天地之誠體道也不與物相撓順理也不與爲事宜無擇也真功無迹而世事有怪怪行既無則幾於天與雖定分莫逃而不無憂懼是以泣也九方歟以術自信而子綦以道獨明是故修爲而不免患皆命也夫

故其相相也知與國君同食以終身之為祥而不知遭則以傷生不祥莫大焉然則子綦之出涕微也夫

厲齋口義未嘗牧未嘗田而羊孰生於室異事也喻我與吾子無求於世安得有與國君同食之事吾順天自樂適地自養無事無謀不與為異而一循乎自然不敢應乎事慈知宜不宜我方樂於無為而彼所云若此是有此世俗之債未償誠怪微也吾子不應得之將來必有怪行渠公之街臨街之門為閭者也

九方歎以街而知人子綦以理而占事術相者知食肉之祥而遺其則理占者懼分外之福而安於常然則闕乎定命人力莫移安知術之不通乎理理之不及乎術又何祥不祥之辯請觀夫塞翁之馬蕉中之鹿其得失果何如哉知命者聽之而已今子綦以未嘗牧田而羊孰忽生莫知其所自來亦惡得不怪且我與吾子樂天之道食地之利不從事

乎詭異之謀而與之乘天地之正故於物無攪於事忘適一任乎自然之道而乃謂將與國君同食此世俗之顧非吾望也無怪行而有此怪微幾天與之既知其天與又何以泣為蓋至人燭理之微慮事之變知福之盛必出於禍之極未有無因而至者是以不免乎泣也無幾何而下具述禍福倚伏之機相者謂與國君同食後乃食於渠公之街音義註渠公齊之富室為街正以此與遺則而論則相術未為全驗不若理占之近道而無所希倖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九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

武林道士楷伯秀學

空五

徐無鬼第六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舉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指仁義者寡利仁義者眾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猶一覲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唯外乎賢者知之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悅也自以為足矣而未始有物也是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蟲是也擇疏鬣自以為廣官大困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體也舜有體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

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
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平童土之地年齒長
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耄者也是
以神人惡眾至眾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
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
此謂真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意以
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
繩其變也循

郭註仁者事尚之原仁義既行將偽以為
之其跡可見則夫貪者將假斯器以獲其
志若仁義各出其情則其斷制不止乎一
人規割也萬物萬形而以一劑割之則傷
也唯外賢則不偽矣意盡形教豈知我之
獨化於玄冥之境哉非夫通變邈世之才
而偷安一時之利者皆豕彘也聖人之形
不異凡人故耳目之用衰而精神常全若
少而未成及長而衰則聖人之聖知不崇
朝可乎眾自至耳非好而致之明舜之所
以有天下蓋出於不得已豈比而利之於
民則蒙澤於舜則形勞蟻魚羊三者未能

無其耳目心意故未能去繩而自平絕迹
而玄會也

呂註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則是假夫禽貪
者器也謂之仁義不免於有知有知則隔
於形器非天下所同是以一人之斷制利
天下猶一規而已非輔物之自然曲成而
不遺者也所謂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
間而其末存乎千世之後是已以暖為是
不知天下有至足以殊為是不知天下有
至美故學一先生之言自以為足而不知
未始有物者名之也濡則不去需則有待
安於卑污而不知禍故以豕彘名之收卷
婁攬不藏其糲使天下慕而歸已故以舜
名之由夫學一先生之言而不知未始有
物故為利則濡需為害則卷婁以舜之迹
言之天下於我何加適足勞形而已故以
卷婁言之眾至而歸之雖如堯舜乃神人
之所惡故不與之比則彼不利而至矣此
真人之所以無甚親疎抱德煬和以順天
下而已天下悅而歸之舜亦悅而順之舜

視天下猶弊屣而其所以為舜者視舜猶
塵垢秕糠耳非神與真而何蟻以知而多
事魚以深而全生羊以意而多狼以目視
目則見見者得矣以耳聽耳則聞聞者得
矣以心復心則知知者得矣夫知與意則
藏身於深渺之間而得所謂見聞聞知
知者則無所往而不平輔物自然而無為
矣此所以復其真之道也

疑獨註法始於伏羲而治成於堯堯者仁
人之迹所由起也愛以親之則民聚利以
和之則民至譽以崇之則民勸致其所不
欲則民散於是世之棄仁義者少利仁義
者眾以其殉名逐跡離性入偽欲行仁義
而不出於誠世之貪如禽獸者將假斯器
以為穿窬之資舉世皆竊仁義之名以為
益於天下後必有人與人相食者矣且以
一人標仁義之權斷制以利天下猶暫視
而欲周乎四海本欲利之而不知其害天
下也賢人有仁義之名者唯外乎賢者知
之與老子不尚賢義同暖自溫妹自美濡

者潤需者待卷自屈妻自欽此製名以鄙當時之俗夫學一先生之言者泥陳迹而昧聖道以溫曖昧美自悅未知夫道在無物之初也奎形象蹄身之曲處乳間股脚溫煖之所品類豕存濡潤需待以爲安利而不知屠者一至與豕俱焦喻世人未能出乎境域而有所待者皆不免禍患故曰域進域退自非邈世之才而偷安一時之利皆濡需者也夫舜受命於天其真在內而不發緒餘土苴則爲百姓之所悅慕三徙以避堯之子而民自從之童土無草木之地舜勞苦於天下不得休息此所謂卷妻豕也是三者皆非道之真故神人惡衆至雖至亦不私比之無親無踈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所謂真也蟻之知小魚之計深羊之意狠聖人去其小知得其深計棄其狠意目視目欲其自見耳聽耳欲其自聞心復心欲其自知若此則其平也繩其變也循循言其猶未能絕迹而獨立也碧虛註暖柔妹好自悅也濡潤需頃偷安

也卷妻牽拘不伸貌喻曲士膚淺偏執自足而不知大方之家以窮理盡性爲未始有物也苟尸素而濡潤曰域進不需頃而禍及曰域退惡來順紂而同誅亦何異於豕豕聖人易狗萬物無寄託之近迹民之歸也如蟻慕羶故其所至一年而成市二年而成邑三年而成都鄧墟邑名童土無草木堯舉舜自代冀天下蒙澤舜功成年老而不得休閒仁義之羶所致也功成則衆至而親譽之親譽久則不比至於畏之侮之則不利矣唯能無所親踈而外乎賢者則民不歸慕於蟻棄知也相忘江湖於魚得計也恬淡無爲悅然德化民知有君而無慕羶之聚於羊棄意也收視反聽灰滅其心率意而平自中繩墨應物趨變無不循理也

自苦貌言脩德之人自以爲名人皆歸之反以爲苦終身不得休息借此以諷有爲之君抱德煬和養其德而不露蟻至微而未能盡無知羊至愚而未能盡無意真人則無知無意矣魚之在水自得真人爲計亦然水喻造物魚喻其身真人心之耳目皆與人同但無心而用之故目視目耳聽耳心復心也繩則自然之平變則循之順其動也

鑿缺許由皆能貴其真以治身而無以天下爲者也觀其所論亦非拙於治庖者顧樽俎之不可越遊方內外有勞逸之分耳夫仁義五常之首不可輕營但後世行之不至者往往認跡爲履愈失其真既離性而任情則仁義不出於安行利心存于中不免繼以偽似之而非是誠足以害道故老莊氏運淳復本之學皆辭而闕之若夫至仁大義涵天育物配道德以立人極者又何闕之有仁義至於堯已爲深薄許由恐其爲天下

笑蓋察影而知形所以欲逃去之而免乎後患也凡治天下當無爲而自化儻孜孜焉欲有以愛利之力有不及不免繼之以偽偽出而患害橫生矣爲人上者信能以百姓之心爲心雖不行仁義而與之暗合不然則譬夫禽貪之人而假之矰弋網羅之器其害物也滋甚是以一人之斷制欲以利天下猶於瞥見之頃求盡天下萬物之情徒知尚賢之爲利不知其爲後世害也唯外乎賢者知之必超出一頭地然後能識破也後叙煖姝卷要需以證前義條衍頗詳諸解備悉神人惡衆至連下二句言民之歸堯堯之舉舜而衆心悅服皆理之自然非比而利之故無親無疎而以德順天下此真人以其緒餘應世之驗也蟻魚羊三語爲舜有羶行而發立言甚奇當先蟻次羊後結以魚不爲羶之所化蟻素知也不著羶行以動人羊棄意也如是則上下各安其分無慕聖尚賢

之迹猶魚不厭深而相忘於江湖豈非得計哉夫然後以目視目而不眩於色以耳聽耳而不惑於聲以心復心而不役於知則天下之目可一耳可同心可盡矣故其平如繩爲天下法其應事變一循理之自然無利物之私無忤物之患何憂乎天下之不自化而有心爲治以治之耶衆人以名利爲域衆人以豕身爲域進退猶成敗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一 完

武林道士 褚伯秀 序

徐無鬼第七

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樂也其實董也桔梗也雞壘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可何可勝言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鷦目有所適鶴脰有所節解之也悲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爲未始其攪也恃源而往者也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徇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萃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爲己寶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

郭註居事而待事事斯得以有事求無事事愈荒死生得失各隨其所居耳於生爲

得於死或以爲失故當所需則無賤非其時則無貴各適一時之用不能靡所不可則有時而失有時而悲矣夫有形者自然相與爲累唯外乎形者磨之而不磷猶風日過河實已損而不自覺恃源以往也無意則止乎分所以爲審有意則無涯故殆所以貴其無能任其天然苟不能忘知禍長多端反守其性則其功不爲而成矣欲速則不果已實謂知能故亡我之禍皆有其身之過不知問禍之由乎有心而脩心以救禍也

呂註以天待之則無爲而應感不以人入天雖爲而未嘗爲真人不知有死生有時曰得之也生失之也死萬物不得無以生是也此爲輕生者而言有時曰得之也死失之也生以生爲貴以死爲反是也此爲惡死者而言猶樂之或甘或毒時爲帝而不常其餘臣佐而已以生爲得死爲失則輕生者之樂也以生爲貴死爲反則惡死者之樂也視彼病而投之其變何可勝言

大夫種知亡越之可以存而不知身之所以愁猶鷗目能夜不能晝所適不可移鷗脰能長不能短有節不可解解之也係於有形而不知其源也風日之過河非不損而河以爲未始攬恃源而不竭也通道者與物無不適亦有源而已水之於土蟲穴蟻隙無不至影之於人坐起行止無不從則無情而守之審者耳之於聽目之於視心之於思未嘗須臾不在則物守物而審者其聰明心志非若水與影之無情故不能不殆凡能其於府也殆府五藏殆謂安其所不安不給改則禍滋萃夫惟迷非一日故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上士所以損之又損者以殆之不可成也而世人以爲已實不亦悲乎

疑獨註以天待人誠而明也以人入天明而誠也無得失無生死此所以謂之玄董烏喙雞雍焚也皆樂之至賤者時能療病遽爲君臣得失窮通無異於此世人妄計賤彼貴我豈知用舍在時而已昔越王句

踐棲兵會稽大夫種能知亡之可再存而不知身之將死猶鷗目晝暗而夜明鷗脰能長不能短各適一時之利解去其適則悲有所徇者不免乎一偏也夫陰陽有氣萬物有形氣妙而形粗氣摩其形形必有損風日陰陽之氣河水有形者也風日過河河水必損而不自覺雖相與守之而河無所攬拂者有源可恃也喻人處陰陽之中日有所損恃有命存焉水之於土影之於形物之於物皆無心而守之故其守也審雖審而不逃造化之密移昨日之物今已化矣而昧者不知故耳目心之於徇皆不免於危殆也凡能出於府藏則爲所役必至危殆既成而欲速改不暇給矣是以禍生滋甚若反本復性則順而有功欲其事果其待必久而世人乃以多能爲已實此至人之所悲以至爭城爭地而殺無辜之民不知問禍起之由故也

碧虛註以天待人任其自然不以人入天偽難契真也得之生失之死與物同也得

之死失之生與物異也萬物得時則榮失時則悴真人得時不榮失時不悴猶藥之莖梗薤本雖賤物而良醫主療時用之以為君喻真人御世無時而不治也種能存國不能活身喻醫療他疾不能治己病鴟目鶴脰之有適不適喻種之才知而終不免禍風吹日曝河水耗滅譏倭佞入忠臣失權所恃重者其攫拂亦不輕矣水離土則散影離人則滅物去物則空人失道則亡唯善審者幾乎全目徇離朱耳徇師曠心徇曾史末有不危殆者反覆緣於功過善惡之果目前未見耳世有恃功為已實而禍不旋踵者大夫種是也
腐齋口義不以有心預自然之理曰不以人入天生死得失一聽自然生而曰得亦可死而曰得亦可生而曰失亦可死而曰失亦可如醫用藥主者為帝其餘為臣藥雖同而用有輕重猶人在世得時則貴失時則賤在我者初無二也大夫種為越報吳能於亡中求存可謂知矣而不知反以

殺身鴟目鶴脰又重引喻風日皆能損水而河未始攫者其源長也故物雖損已而我無所攫拂此五句自是一意水土相入形影相依物之守物自然之理耳目心之徇物皆非自然凡知出於胃府自以為能皆危殆也給猶及反訓覆因謀功之心必致敗覆有待久之謀其心固必而不化此皆為身之害而人人以此為寶古今亡國戮民無已者不知於此致問故也
以天待人其義灼然謂以天理為主而人事應之入天者以人事為主而天理恃矣次古之真人四字只應是故字上文有此誤筆重出言或得此道而生失此道而死理之常也或得此道而死失此道而生又出於人事之變如顏夭跖壽之類譬藥中之烏喙豕零隨證施用主治則為君佐使則為臣適當其時非有常也種之工於謀國拙於全身猶鴟目鶴脰各有所適強其所不能則悲矣又喻風日過河不能無損損而不覺

恃其有源然則得失利害之攫心人能無損乎欲補之者道為之源凡事事物之來能不納於靈府則吾源壯矣事物之起伏不啻晝夜之過前又何所攫拂哉水之守土理相資而實無心影之守形則所自出而不能相無者物之守物各生其心雖相守之審而互生互剋或然或流有若外物篇所云者則不能無殆矣況以耳目心之所徇為能殆成而不給改其禍長也固宜夫欲反歸本源當致功於改過待久而決成世人乃以聰明心知為已實此真人之所憫也亡國戮民禍之大者其端實起於耳目心之所徇貴在謹過其源耳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蹶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夫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

惑

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者不知而後知之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頡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摧乎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爲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

郭註忘天地遺萬物然後蜩翼可得而知況欲知天地之所謂可不無其心哉大一即道也用其分內則萬事無滯用萬物之自見大目也因其本性令各自得大均也體之使各得本分則萬方俱得所以爲大方命之所期無令越逸斯大信也真不撓則自定持以大定斯不持也物未有無自然者循之則明無所作也至理有極但當冥之則得其樞要始有之者彼也故我述而不作解任彼則彼自解解之無功故似不解用彼之知故似不知我不知則彼知自用彼知自用則天下莫不皆知應物冥而無方各以其分萬物雖頡滑不同而物物各自有實不可相代摧而揚之有無限

也若問其大權則物有至分故忘已任物之理可得而知奚爲而惑若此也夫惑不可解故尚大不惑愚之至也聖人從而任之所以皇王殊迹隨世爲名也

呂註足所踐者少恃其所不踐而後善博所謂知無用而後可以言用人之知也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以謂則大一太陰以至大定從可知矣爲道者主之以大一則無所不通入窈冥之門至至陰之原則亦至於至陽之原矣物負陰而抱陽所以係而不能解不知有至陰之原故也目視有限不視以目則無不見緣其一未有能均和以是非任其兩行緣以大均也無南無北無東無西體以大方也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稽以大信也澤焚不熱河汜不寒雷破山風震海而不驚持以大定也盡有天則止乎知之所不知循有照則雖不知而無所不知冥有樞則彼是莫得其偶始有彼則所以應彼是者固無窮也其解似不解言本無係故不解而後解其知似

不知以其本無知故不知而後知此至人所以遊乎世俗之間若愚若拙也問以有崖無崖皆爲有係崖謂自邊徼而求之然亦不可求之於有無之間也頡不可係滑不可持若無物而有實也往古來今若不相代而不可虧也能以是問之可不謂有大揚摧乎揚謂發其幽權謂勦其實彼不問是則我不能以是告之唯能見其未始有物則不惑以是解其有物之惑而猶存未始有物者亦惑而已唯解之而復於不惑庶幾大不惑也

疑獨註此言無用之爲有用不知之爲能知也明矣大一謂天大陰謂地大目者天無不見大均者地無不載大方生萬物而悉備大信應萬物而不期大定鎮萬物而不動夫知始於知終於養之以不知而所知至於如此之妙故曰至矣一係乎數貴乎通之陰主乎凝貴乎解之大目無意於見物物來而視之大均無意於順物物至而緣之大方嫌於無體故以易爲體大信

嫌於不考故稽之以道終之以造物持之而已天下萬物之理各有一天循理以觀之則有光自冥以觀之則有樞有始則有彼無始未有物無彼亦無我也解似不解知似不知凡論至其極者皆疑之以不知而後知斯至矣問而有崖切問也問而無崖泛問也切問可窮理末可以盡性泛問可博知末可以反約故皆不可也滑稽多不實而或有實焉古今相代而理實無代能盡其理故曰不虧如上所陳可不謂大顯揚權論乎事不可則已何惑而爲之夫人之惑已以不惑解之彼雖復於不惑而解惑者尚大惑也此莊子遺言之意碧虛註地至廣大人之所踐容足而已恃其不踐之處而後行之無窮道至微妙人之所知可道而已賴其忘言之趣而後悟之無盡故至人以無用無言爲天之所謂也大一妙有知之者廓然通達大陰玄寂知之者恍然蛻解大目天光昭然徹視大均平一靡然緣順大方渾然無不體用大

信誠然無不稽考大定至靜默而持之所以成上諸妙用也凡此七日皆有天然之理順理則明寂然自運始即道對道者皆彼也蛻然自解故似不解自然而知故似不知知不知而後知之愈澄而愈照也道不可以有崖求又不可以無崖求萬形參差實理則一頓滑參差也古今不二生死自殊理不可虧生死自具是有大發揚商榷存乎其中何不問諸此道知道則此理不惑矣大惑終身不解下愚上知莫移猶鶴脰不可斷鳧脰不可續也稟生受氣蓋有由然唯識倖造化者然而知之若假世學而欲復於不惑是大惑之人徒欽尚於大不惑也虛齋曰義人之踐地少所不踐者多喻人所知無幾其所不知者皆天也不恃所知而恃所不知可以知天矣大一造化之運者大陰至靜也大目所見大均謂分割大方與太虛同體大信真實之理大定總持萬物者也無物之始必有物以始之齊物

論云非彼無我即此彼字謂造化也曰天日照曰樞曰彼雖可解之知之亦似不解不知者不敢以爲可知可解是謂不知爲知乃真知也問者問造物之理以爲有崖無崖皆不可頓滑旋轉言造物不可捉摸若無物而實有古今只此造化用之不窮此事可不爲大發揚而權論之世人乃不知問此理又何疑乎以此不疑之理解天下之疑復歸不疑之地庶幾大不疑矣只是不疑二字鼓舞出此數句結一篇之大可謂奇特

足踐之地不若所不踐之廣心知之事不若所不知之多不恃其所踐所知而以無用爲用然後可以知天矣天道難識不容擬議故無所措知於其間止乎其所以不知斯真知也要在日損之功人欲既盡天理見矣自大大一陰至大信皆因知天而後知首以大一通之道貫萬理通生庶物稟陽而結形遇陰則解化生於無而歸於無也大目視物所不

視大均順物使自平大方以無方為體大信稽之以不期終以大定持之所以應天下之動而已常無為也盡有天則極物之自然循有照則順理而自明冥中有樞寂而常運始由乎彼和而不唱也以不解解天下之紛以不知知天道之秘又何所施其頡問而考其有崖無崖哉由是言之雖若頡頏滑稽而有實理存焉古今不易各盡其分可不謂有大揚權乎漢書揚權古今揚舉也權引也舉而引之陳其趣也世人胡不問是而恃其妄知之博昧夫自己之天又安足以知乾元之所謂此蓋心天無照有惑以障之故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惑者妄情之偽不惑者本來之真本來之真我之自然者猶知尊尚之則非大不惑也若真造不惑之地有何不惑之可尚亦何惑之可解哉

有道之主不以國位而驕人有道之士必以節義而匡君武侯雖強悍難入而無鬼

說之有道首言良駿以啓其心兼明君之於臣下可不具眼乎遂能始忤終合徐救其虐民奉已之過蓋人之良心善性無蔑盡之理猶去國者見似人而喜也及其再見然後納忠逆耳以警其失好和而惡姦十六盡脩身之要脩誠應天地盡為國之道得聞斯語社稷之福也何在乎為義以宜民偃兵而求治哉黃帝見大隗而七聖皆迷喻人之六識既昏則心君不能獨朗猶知問塗於牧馬童子則不遠復故至人取之十七寓言明君欲見大道當絕聖棄知求諸守心之神而去其為吾害者則大隗不求而自至矣豈若武侯者苦國民以養耳目至於神者不自許然後求夫為義偃兵哉唯其後世君德不淳所尚非一遂有諸士趨向之不同潛形性而之萬物無復望其歸根則與道日遠矣若儒墨楊東惠者各執一偏自以為道盡於是然其言論機鋒所觸亦有賴以發明道妙者猶郢人聽斲足十八以成匠石之巧也又喻有隰朋之才然後

足以致管仲之舉終不以鮑叔私愛而易之也狙以傲人而速斃人以狙色而致稱此所以警世俗之驕慢也又豈若灰心槁形者之累日遠弄丸東顧者難可解乎九方歎知柶祥而不言其別許由畏堯仁欲十九逃而去之此皆觀微而知彰外賢而獲利者也董梗塵雲時為帝以喻人之移是風日河水之相攪以喻化之移人物之守物固審矣終不免於移移則殆矣唯知足恃不踐心恃不知者則盡已天以燭物之天已不惑而解天下之惑矣

武林道士楷伯秀學

則陽第一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邪曰冬則獨鼈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爲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暘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其於人也樂道之通而保己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入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一間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速也故曰待公閱休

郭註王果言公閱休之爲人以抑彭陽之

進趨而已不若夷節之好富貴能交結意盡形名任知以干上也苟盡故德薄而名消已順四時之施不能赴彭陽之急聖人淡然無欲樂足於所遇不以侈靡爲貴故其家人不識貧之何苦輕爵祿而重道德超然坐忘不覺榮之在身故使王公失其所以爲高不以爲物自苦通彼而不喪我也人各自得斯飲和矣豈待言哉望風而靡使彼父子各歸其所施同天地之德故間靜而不二欲其釋楚王而從閱休將以靜泰之風鎮其動心也

呂註公閱休無求如此宜其爲王所信神者人心之同可以窮而入之夷節自謂不能入而其所與交固已顛冥於富貴之地相助以消言其德不長而日消凍在冬而假衣於春暘在夏而反風乎冬言求之無得也楚王嚴暴非佞人正德莫之能撓欲我言之非所能也唯佞人能撓君之正唯正德能撓君之邪佞人夷節正德閱休也我樂而忘貧則家人亦忘貧道尊德貴爵

祿不足以爲高則王公化卑矣飲人以和其德足以沃人心無所事於言矣並立使人化無所事於勢矣父子歸居不廢人倫也一間所施無嗃嗃之悔人心若是其速則解其繆矣閱休之爲人如此可以言之於王而必信故曰待公閱休

疑獨註魯人彭陽字則陽夷節楚人王果楚大夫公閱休隱者也夷節無天德而有俗知不能以神道自許顛冥於富貴之地固足以消子之德非助子也譬凍者假春爲衣暘者俟冷風禦暑言求王果之助非所急也況楚王爲人威嚴如虎若不入之以佞則必化之以正也聖人雖貧而樂故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不以爵祿爲顯使王公化高爲卑於物無逆與之爲娛未嘗言而人飲其和與人立而人化其善使人人父子各宜於歸居守一而無事道自施於人故與世俗相遠矣不若釋楚王而從閱休也

碧虛註則陽求見王爲利祿之計王果引

隱士抑食競之心無德而有知尚文去質也不自許以之神者舉指取同心神交固而湮沉乎嗜欲也救凍暍者人事待春冬者天時王果任天時而不從人事所以救則陽之失也老萊之妻織春伯鸞之婦賃春家人忘貧也魏文侯尊段干木漢光武交嚴子陵忘爵祿而化卑也與物為娛則同塵而不溷與物樂通則和光而不耀不言之教煖然似春鎮以無名之樸而使人自化德化有序人安其居其道簡易無所施為而趨進者弊弊焉以干祿為事與有道者之心相遠去矣

虞齋曰義神乃我之自然顛迷富貴不知有自然之神是不自許此相率而自損之道故曰消也凍者得衣則煖如春暍者得風則冷如冬人之相與必以有餘濟不足彭陽好進是其不足告之以隱退如執熱而濯當寒授衣將有補也佞人正德謂真小人方能屈撓其身以事之王公忘爵而下士化尊為卑也窮理自娛與物無礙自

保其真不言而悟如以至和飲之也並立而人化使人意消也彼其猶詩云彼其之子此一句倒下意謂彼其之子若歸而居手則尊卑長幼各得其宜所施間暇殊不容力言在家在鄉各得其和閑休之德與彭陽相遠若是也

褚氏管見王果言夷節之好進不能為公閑休之行而二人者皆楚王所愛重也今則陽以榮進為心故求薦於夷節夷節弱於德強於知不知內有神者可尊而外迷於富貴非以德相助徒取消爍耳猶假衣於春何足以救凍反風乎冬何足以救暍違宜背理求之無益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人性本善無有不可至於神者有得於已而信之篤然後能自許令夷節貪競若此是不自許以之神也況楚王嚴暴非夫姦佞之人及德之正者不足以撓動之蓋行之善惡不越此二途子何不捨惡趨善從閑休以進庶乎可久也故聖人已下叙閑休

之德足以化物而一出於無為至若不言而飲人以和並立而使入化非聖人不能也

聖人達網緣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為師人則從而命之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

郭註玄通無外而皆洞照不知其然而非性而何搖者自搖作者自作莫不復命而師其天然此非赴名而高其迹率性而動其迹自高故人不能下其名也任知而行則憂患相繼鑑物無私故人美之夫鑑者豈知鑑而鑑耶生而可鑑人謂之鑑耳若人不相告則莫知美於人譬聖人人與之名也鑑之可喜由於無情不問知與不

知聞與不聞來即鑑之故終無已若鑑由聞知則有時而廢性所不好豈能久照聖人無愛若鏡事濟於物故人與之名若人不相告則莫知其愛人也蕩然以百姓爲芻狗而道合於愛人故能無已若愛由乎聞知則有時而衰性之所愛故能久也

呂註人心綢繆於事物不知有所謂一體者唯聖人能達之故內不見我外不見物物我爲一其體固周盡矣而不知其然者止於性而非外得也復命則歸根搖作芒芒也雖靜而復命不害乎操作是以終日言未嘗言終日爲未嘗爲凡以天爲師而已天則知之所不知也我何以自知爲聖哉人從而命之耳無知則無憂東人憂乎知而所行如馳無幾時而有止也若之何而可以至於此乎生而美者人與之鑑而告之而後知其美於人若知若不知若聞若不聞其可喜終無已人好之亦無已以其出於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告之而後知其爲愛人也若知與不知聞

與不聞其愛人終無已人安之亦無已其出於性也不以知不知聞不聞而有所加損焉

疑獨註聖人解脫束縛而通大道混然一體無內無外不知其然而然性也復命者靜搖者作動皆以天爲師也聖人非有意於名天下之人自以名命之憂乎知之不明則是好用知知有時而窮故所行無幾而止矣若之何以至於道也鑑無情於人愛之以別美惡知之亦若不知聞之亦若不聞爲人喜而愛之終無已使鑑亦有知有聞如人情之愛惡則其照不能久人愛之亦不能無已也鑑之可喜本於無情人之好之亦出天性故終無已鑑能照而不能言苟不相告則亦不知鑑之美於人也聖人之愛人亦無情而人與之名若不相告則亦不知聖人之愛於人也若以聞知而愛人則其愛有時而止矣人之安聖人之仁亦無已性也
碧虛註達綢繆不滯於物周盡一體莫非

我也知其然則去性遠矣靜動雖殊皆以自然爲師聖人無名人感其化從而命之夫以有涯之生而憂無涯之知故曰常無幾時且欲止而不行復未知如之何也人有美容則人與鑑照之令知容美於人也或知或不知或聞或不聞其美容可悅何嘗已哉然人好美之亦未始休者天性也聖人之愛人無已人之安之無已亦性也庸齋曰義綢繆謂陰陽往來相因不已聖人達陰陽造化理窮精粗合一之妙循乎自然而不知所以然故也任其動用作爲皆復歸於天命而以自然爲主憂乎知者人之私知憂慮萬端能有幾件計較得行故曰所行恒無幾我將有爲有行而尼之於命亦如之何故曰時其有止也若之何時猶命也原其所患皆自知始若知其所不知則無憂矣夫妍生於醜若不告之以醜則亦不知其妍美惡分別憂端所自故曰不知不聞其嘉終無已我忘美惡與物無心則人之好我亦無已此自然之理故

曰性也

網繆謂世界糾纏不得自在皆始於有我與物爲敵故也唯聖人能以道通之使周盡物理歸于一體而不知其然蓋以性會之而不以物我生心何所不同哉故於靜默之際而有動作者存則知動作之中不離復命之道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是知陰陽無消盡之理此皆以自然爲師非出有心而自有主之者至於大而化之之域人則從而命之以爲聖非聖人自聖也亦大德必得其名之義世人乃憂乎智之不足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謂欲以智爲名而驅馳不息將若之何哉喻以人因鑑而知美不告則不知鑑之照人無已人之喜鑑亦無已聖人愛人而人與之名亦然故其愛之安之也亦無已皆出於性之自然各安其宜而已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三

六

武林道士 褚伯秀 學

則陽第二

舊國舊都望之惘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惘然況見見聞聞者耶以十仞之臺縣衆間者也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閭嘗舍之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爲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未始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洩其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爲之傳之從師而不固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之名贏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爲之傳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

郭註得舊物猶暢然況得性乎見所嘗見聞所嘗聞猶暢然況體其體用其性耶衆之所習雖危猶閑況聖人無危乎冉相氏古之聖王居空以隨物而物自成與物無終無始忽然俱往日與物化故常無我而

常不化夫爲者何不試舍其所爲乎唯無所師乃得師天師天猶未免於殉奚足事哉師天猶不足稱事況又不師耶必至於天人始物都無乃冥合也故湯委之百官而不與焉任其自聚非固之也任其自散非解之也司御之屬亦能隨物之自成而湯得之所以名寄於物功不在己名法者已過之跡非適足也故曰贏然無心者寄治於群司則其名跡並見於彼仲尼曰天下何思何慮慮已盡矣若有纖芥之慮豈得寂然不動感應無窮以輔萬物之自然耶今所以有歲而存日者爲有死生故若無死生歲日之計除矣

呂註望舊國而暢然入之情也雖陵木緡合猶之暢然亦不忘其本而已況吾之所見聞者與天地並則爲吾之國都又久矣而見之聞之猶以十仞之臺縣衆間則無所不覩其暢然可勝道哉衆間謂無人之處環中運轉無已而未始有物隨成而無所爲是以無終始無幾時也幾謂計數

與物化者一不化則胡爲而不舍之其行恒無幾時而有止也夫欲師天而不得則與物皆殉其以爲事而已聖人者未始有天人始物也偕行不替備而不誼所謂復命搖作是真師天者所以合之也湯得司御主調御門尹正所入登恒成有恒之脩主調御者心正所入者道恒則道之久此皆以天爲師也唯師之從而不囿於物又得隨成爲之司其名則之名羸法得其兩見隨成則司御等名皆隨吾之成心非有爲之者之名也其精爲道其羸爲法見其名之所由生則知法之所由成是爲兩見雖有所見而不知天下未始有思慮猶爲未盡也故仲尼盡慮爲之傳仲尼非傳湯也隨成則冉相氏之所得者以是知司御等名爲寓言除日無歲則不知有宙無內無外則不知有宇唯盡慮者足以與此疑獨註人性逐物迷而不返猶去國都之久望之惘然而喜入於國都十識其九猶有悅志況見所嘗見聞所嘗聞喜可知也

真性譬丘陵草木入之者譬將反本十識其九反之未至見見聞聞反之已至言見性之樂猶見舊國都之樂也夫高臺懸危習而登之亦如間暇況得真性者乎冉相氏三皇已上聖君得真空之理運轉無窮隨順萬物以成其道無終始幾時與物化也與物化者一不化一不化者能化也世之有爲者何不舍其所爲而復於自然真性可得矣然有心於師天則不得況與物殉而不反者乎未始有天有人而天人自存未始有始有物而始物自我行世則屈伸而不替備行則守謙而不溢與理冥合若之何而如此也司御門尹官號登恒製名言登恒道者可爲人師也聖人從師不爲師所囿但任其自然彼且爲嬰兒與之爲嬰兒是也湯得此三人爲傳從之而不囿隨順而成其道湯反爲司其名彼三人者其跡不見於世矣此名羸法兩見於湯湯雖爲盡人道之聖人其時法未備至仲尼之時天下之變備故盡慮以制成法

是又爲湯之傳也

碧虛註弱喪之人望故里而忻暢雖林屋荒穢十亡其九尚懷欣悅況見不失見聞不失聞而妙有湛然者耶大道之高明無隱如建崇臺於勝地縣鐘鼓於廣野警人耳目咸使曉悟衆聞音闢謂廣野環中空故能轉物以其隨成故不可以終始幾時定之得環中之道則與物無際化雖日遷而原本湛然又何容心於化不化哉以其未嘗取故亦未嘗舍無心師天乃師天也若厭沒於塵埃復如之何耶師天者必忘人事殉物者必忘妙本未始有天則人事不廢未始有物則妙本無虧與物混而不背真履行具而不溺塵若假僞於綢繆何爲而若此昔湯良臣司主臨御以爲師傳故從之而不囿囿者任之極是以門尹登恒得其隨物自成之功而主其名名法者政治所難忘而況適名益法照然兩見且百官司御其職各盡慮以傳之盡慮則無思慮矣故可以爲師傳除日無歲則終始

不圓無內無外則死生隨成此達網繆而周盡一體之道也

厲齋曰義久旅而歸舊國必暢然有感入其中則草木縈合比昔十失其九猶且暢然況求道忽悟得見其所自見聞其所自聞皆吾固有之物能不喜乎臺最高處縣張樂衆多也問壯猶云笙鏞間作處最高之地聽交奏之樂可以聳動世俗耳目況聖人以虛無自然之理隨萬物而樂之其自處之高爲如何環中至虛之喻無終始如一也幾時猶古今幾者時之變日與物化言與物日新即我之所得一箇不化者也世人何不念去故習而歸至道耶以自然爲法而無法自然之名不過與物相順而已若有心於爲事則末如之何人有爲也天無爲也非唯無事爲之跡併與無爲者無之故曰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有物跡也無物之始無跡也非唯無有物之跡併與無跡者無之故曰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行世與人同無廢替之事萬行俱備不若

於一泓猶齊物論老洙泥著陷溺之意與道爲一不求而合求合則不可得而合矣昔湯以伊尹爲師不爲其所籠固得萬物之成理而隨之自處無爲之地使尹主其名湯無爲而尹有爲湯無名而尹有名也此名在世是爲刺法兩見身與名爲二不得其混然之一也伊尹之任自未爲奇孔子又慕之盡慮以輔相斯世亦欲爲伊尹之事此語譏之也容成氏古聖人合三百六旬而爲歲逐日除之但謂之日不可謂之歲老子云數車無車之意外名固內而生無內則無外矣舉此以證自然之義人之真性渾全久而內虧者外爲聞見所移浸遠其內猶去國都之舊漂寓他鄉遇明師啓發之安有望故都而不暢然者雖陵木縈合十失其九猶爲之欣喜況見所自見聞所自聞出於性之本然如高臺縣衆人之中無所不覩也昔冉相氏得虛通之道其爲治也隨物而成其性與之無終始則忘其化之大者

無幾時則忘其化之小者小大久近混而一之只今見在又何執著日與物化者前焰昨後焰一不化者今吾即故吾何嘗舍離哉夫欲師自然而有心殉物則不自然矣其爲事也若之何而可濟耶聖人忘天忘人所以能天能人忘始忘物所以能始能物與世偕行而不替順物而已無虧也所行之備而不溢周物而無過舉也動合於道若之何而能如此也湯得三臣爲之傳師其道之無爲而不爲政術所囿蓋賢臣之政術所以囿天下而有萬民其致君尊安者道而已技能無與焉此又在乎君之用舍而治亂禍福之機見矣湯得隨物順成之道爲之司其治天下之名功成於三人而名歸於湯此名皆刺法耳非湯之真也得其兩見謂君臣相資而成治道其跡著見於世也故仲尼盡慮於其後以成治世之法雖不與湯同時是亦爲之傳也曆家積日而成歲帝王積知而

為聖湯非三臣為傳無以成其治道非湯與三臣開創於前仲尼亦不能獨成於後猶內外之不可相無也及其道成德備澤流無垠皞皞熙熙民忘帝力則聖知亦與之俱化除日無歲之義也又何內外之分哉。經文入之難釋疑只是合字連上文讀之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為萬乘之君而以匹夫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季子闢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三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曰觸氏有國於蝸之

右角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歟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於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魏中有梁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曰無辯客出而君倘然若有亡也惠子入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者猶有噤也吹劔首者呌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呌也

郭註蝸至微而有兩角誠知所爭者若此之細則天下無爭也人迹所及為通達謂四海之內今以四海為大然計在無窮之中若有若無也王與蠻氏俱有限之物有限則不問大小不得與無窮者計雖復天地共在無窮之中皆蔑如也況魏中之梁梁中之王而足爭哉倘然若亡悼所爭者細呌而已矣曾不足聞也
呂註罪莫大於可欲善言伐者則見利之可欲固亂人也善言勿伐則見善之可欲

亦亂人也謂伐與不伐亂人也者不免於有見又亂人也唯求其道則不滯一偏之見亂之所由息也人能遊心於無窮則四方上下相通達之國若魏若梁皆我心之所自起非唯王與觸蠻無辯通達之國魏梁觸蠻亦無辯也知此說則莫大於秋毫太山為小矣王悟夫爭之所自起者本無有也是以倘然若亡神人聖人大人本無優劣所從言之異耳吹管者噤有所受也吹劔者呌無所受也

疑獨註戴晉人梁之懷道者通達舟車所通蝸角觸蠻之喻蓋識當時好戰之君魏王以為虛言證以人事則見其實意在四方上下有窮極否知遊心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言其處有窮之地通達中有魏魏中有梁梁中有王愈近愈小以至於王之身則與蝸角觸蠻何異由是觀之凡世間有形者未嘗無累況至於爭國爭地乎吹管聲大吹劔聲小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不足聞也

碧虛註王者之師明行征伐若以虜掠爲事使彼怨憤發疽而拔國非所聞也今衍欲以小憤與兵侵暴隣國固亂人也季子言勿伐縱隣國之驕亦亂人也華子之自下以爲亂人者欲推有道之士而進諫也所謂求其道者脩德勿爭而已惠子請見晉人陳喻以解之寓意蝸角言其甚微爭於兩國之間不出一殼之內旬有五日一氣也喜怒之氣有反必復天地寄於太空小石之在太山通達之國寄於宇內似梯米之在太倉魏處通達之國似毫末之在馬體而況魏有梁梁有王不似觸蠻之在蝸角乎今齊魏之爭與觸蠻之戰有辯無辯乎大人者出六合任自然聖人則居域中守法度吹管者嗃然而鳴吹劔者吹然而過喻堯舜政教人所稱譽以道論之曾不足聞又況伐國虜民乎

虜齊口義兵不起七年此魏王之業之美犀首教之用兵猶壞其已成之城役者苦矣華子之言著一伐字則未免容心故三

者皆亂人知道則併與兵不言矣蝸角之喻本虛下面說得成實無窮太虛之間通達即中國以太虛觀中國甚微以中國觀魏又小於魏國觀梁都又小於所都中求王之身愈微愈小以太虛而下觀王身與蝸角觸蠻何異惘然若失悟所爭之不足爭也管竅吹之有聲吹劔首則無聲謂有道者之前欲說仁義皆無所容聲也

犀首武士官號時公孫衍爲此官欲請兵攻齊虜民拔國恃強輕敵固亂人也

季子謂兵久不起爲王之基志在安民靖國何爲而謂其亂人耶蓋華子欲伸後說故以此撓動魏君之心待其切問而後告之奇哉君求其道之一語謂前犀首所言非其道季子欲止之而無其道若謂二者皆非未有以處之之道舉不免爲亂人而已惠子請見戴晉人是求之有道也蝸角二國以喻齊魏所爭者甚微詳見諸解不復贅釋管有聲喻衆人之譽堯舜道堯舜於晉人之前

猶吹劔無聲論伐國於華子之前亦猶是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三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則陽第三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隣有夫妻臣妻登極者子路曰是纓纒何爲者耶仲尼曰是聖人僕也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遺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其市南宜僚耶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知丘之適楚以丘爲必使楚王召己也彼且以丘爲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郭註埋於民與民同也藏畔謂進不榮華退不枯槁聲消謂損名其志無窮規長生也所言者世言而心與世異人中隱者譬無水而沉著明也何以爲存不如舍之以從其志其室虛果逃去也
呂註見孔子來而登極者示不與之接將徙而之高聖人僕聖德而僕者埋於民則

不爲可見之行藏於畔則不居中正之德聲消志無窮退藏於密而遊方之外口雖言而未嘗言欲無言而不能無言與世違而不屑與俱將欲遁世而去也以聖德遊人間而人莫知猶處陸而沉者以孔子之述言之棲棲然以天下爲事則似佞也然而人皆爲宜僚則橫目之民誰與救聖人之道特陸地而不傳也昔微生畝嘗以孔子爲佞孔子答以非敢今於宜僚則自謂爲佞人以明所貴者在此而棲棲者非得已也

疑獨註蟻丘地名賣漿水之家登極昇高而望樓樓東多理於民與民同藏於畔不見境聲消損名志無窮志於道也無意於言聊以應物心與世違外與人同耳聖人天隱在陸而沉隱於鄺市者似之莊子寓言於孔子宜僚以非聖人之迹其室虛謂不見其迹於此有以見夫子與民同患宜僚離人入天者也
碧虛註登極者昇屋棟而觀孔子執僕御

之事師聖人者也猶庚桑楚爲老聃役自埋於民如列子居鄭國人無識者自藏於畔如長沮桀溺耦耕隴畔故聲消而志暢言出而心忘不屑與世俱處陸而若沉也孔子度宜僚之不見已猶嚴信之恥見許由而何以爲存言汝何緣留得此人也
腐齋曰義極屋棟僕猶徒埋隱畔隣也藏居比隣而人不知聲消逃名在陸而沉喻隱於鄺市著猶知佞多言何以爲存必去而不留也

古者風俗淳厚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各安其素分內足而無求於外故也今夫子遑遑歷聘欲以仁義化天下使之屈折禮樂而失恬愉之性彼隱德潛耀之君子宜其徙而之高唯恐去之之不速也然而聖人愛人無已不問己之窮達嘗以兼濟天下爲心與彼陸沉獨善者不可同日而語夫子知其爲聖人僕役而未昇堂奧是亦逃名求志者必市南熊宜僚也聖人知人之審若此子路欲

召之而夫子知其必不至其室虛即語云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於此尤足以彰夫子先知之明而陸沉獨善者處身之隘亦隨其見地各從所好而已矣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齒於治民焉勿滅裂昔子為耒耕而齒於治民則其實亦齒於耒而報子耒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子耒來年變齊深耕而熟耨之其耒繁以滋子終年厭餐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眾為故齒於耒其性者欲惡之孽為性佳莖葉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癰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郭註齒於耒滅裂謂輕脫末略不盡其分功盡其分無為之至也夫遁離滅亡以眾為之所致若各至其極則有何患莖葉宮泰稷欲惡傷正性形扶疎則神氣傷以欲惡引性不至於當此齒於耒之報也

呂註為道日損以至無為是所以治形理心者也而乃遁天離性滅神亡情以眾為

而不知止則齒於耒之甚矣其安易持未幾易謀內之欲惡為莖葉外之葉始扶吾形尋擢吾性天理滅矣於是時而欲治之可得乎並潰漏發已下皆欲惡為孽奪其真之所為也

疑獨註為政治民而齒於耒則踈略而無成功封人推己治田之事亦然明年遂變所用之法而深耕熟耨其耒繁滋終年厭餐用力多則報亦侈也人之治形理心亦如之遁天逃其自然故離性滅情亡神以徇眾人之所為動之死地者也葉始萌扶苗之形而長及其已盛則害苗欲惡之情始動形亦隨而充盛及其熾而不節則害性故必制於始萌之初否則尋擢吾性性失欲熾精氣潰漏不擇所出遂成癰疽疥癰內熱溲膏之病至於神去形遷而後已此治性齒於耒之報也溲膏即便濁之病

虞齋曰義封人因耕喻政莊子又以喻學東坡稼說倣此變齊易其耕法好惡之性

猶莖葉即茅塞其心之義性蔽塞則欲日長如葉始萌充滿其身言通身是人欲以人欲扶其形則動失自然之理拔去真性而天理滅矣性失氣亦病有並潰者有漏發者不擇所出觸則成病此段戒人縱欲者必殺身也

變齊舊音去聲耕法也司馬如字謂變其耕法不與人齊一云變齊國之耕法碧虛引說文禾麥吐穗上平曰齊審詳經意去聲為當與分劑同謂限量也齒於耒之人不盡耕耨之齊量故其實亦齒於耒今變昔日之齊量而盡其功力是以未繁而厭餐以此為治形理心之喻可謂切當人心天性皆不越手自然唯其逃自然所以離真性以至滅情亡神而不悟皆溺於眾人所為故也欲惡之害性無異莖葉之害苗葉始萌即莖葉之初生始則扶苗同長終則過盛而害苗欲惡拔性而失真則形軀潰漏所向成疾必至漸盡而後已此治形齒於耒之報也

可不戒哉

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季子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當子獨先離之曰莫為盜莫為殺人榮辱立然後觀所病貨財聚然後觀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途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郭註殺人太當謂已下事大當既有則雖戒以莫為其可得乎各自得則無榮辱得失紛紜故榮辱立而夸跂生奔馳乎夸跂之間非病而何若以知足為富將何爭乎上有所好則下不能止其本分君莫之失

則人自得君莫之枉則民自正夫物之形性何為而失皆由人君撓之以至斯患反其性匿也用其性顯也為物所顯則皆識為物所易則皆敢輕其所任則皆勝適其足力則皆至民知竭則以偽繼將以避誅罰也主日與偽士於何計得其真乎

呂註矩蓋嘗有位者解朝服而慕之致其哀矜之意明至此者已固嘗有罪焉故不嫌於訟在上者不能忘榮辱則民觀所病不能輕貨財則民觀所爭今立人所病而使之病聚人所爭而使之爭欲其不為盜殺不抵於死豈可得也湯武以萬方有罪在于一人以得為在民失為在己也伊尹以一夫不獲曰時子之辜一形有失其形退而自責也今則愚不識罪不敢罰不勝誅不至異乎先王之宥不識量人力而矜不能者矣民知力竭不得不以偽繼之上出多偽而欲下不偽不可得也疑獨註大道日散詐偽日起生民受災自此始矣汝何罪而先罹此莫為盜乎莫為

殺人乎後言大災之事榮辱貨財窮困人之身等是也上古之時不競榮辱故人不病所病不富貨財故人不知所爭今之人君立乎榮辱之上處乎貨財之中是君人所病之端聚人所爭之本又重斂以困窮之徭役不得息雖欲無死不可得已以得為在民至退而自責言古之人君愛民反身之道今則不然下四句指時君之政為物隱匿而以不識者為愚後文可以類曉凡此皆不緣人情而逆為之計民知內竭而不可為故繼之以偽上之人不能反本而區區於其末將何以救止之哉

碧虛註以家觀家以國觀國則天下猶是也至齊見罪人戮死幕以朝服而哭之古禮也傷其德政之失而至此蓋由榮辱立貨財聚誅戮之災已成攘寇之爭又滿欲脫大禍可得乎老子云受國不祥是為天下王今則反古道矣藏典法而愚黔首設不便而罪達戾秦繁劇而罰庸才展驛程而誅純弱民之知力已竭則思欺君罔上

矣上既失其民從其化欲流之清在澄源耳

腐者曰義莫為者得非為盜為殺人乎榮辱名貨財利病患害也在上者好名然後有此害為國好聚財然後有所爭失得正枉兩句即百姓有過在乎一人一物有失其形退而自責即區夫不被澤若已納之溝中匿其物而不言反以不知者為惡大為難行之事而以不敢者為罪重為任不量人之刀遠其塗不計人之程強其力所不能必以偽應之強其知所不及必以欺應之過取無厭必為盜以輸之是上使之為偽為欺為盜也又誰責乎

栢矩請之天下遊夫子欲乘桴浮海之意至齊見罪人戮死在道則當時諸國政化可知幕朝服而哭哀矜之至也世間凍餒疾厄縲紲喪憂皆謂之災而性命慘傷莫大於戮死汝獨何為先懼之莫為盜乎莫為殺人乎何為而至此極也又得非榮辱貨財之名病啓爭而至

是乎立人所病衆人所爭其來久矣禍其可免乎此語有識及時政之意次叙古之君天下者心存愛育唯恐一夫之失所以治成而化洽今則不然已下直指時政之失言之者無罪聞之足以戒也結以於誰責而可乎又有嗟嘆不足之意觀有位君子反躬而加察焉信能節己之養而去病絕爭民化其德而刑措不用豈不盡善盡美哉。一形當是一物傳寫之誤見腐齋註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四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五

空子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則陽第四

遽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而卒訕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且無所逃此所謂然與然乎

郭註化謂順世而不係於彼我順物而暢物情之變然也情變未始有極無根無門忽爾自然故莫見唯無生無出者能觀其門而測其根我所不知物有知之者用物之知無所不知獨任我知其知寡矣今不恃物以知而自尊其知則物不然非大疑而何不能用彼則寄身無地自謂然者天下未之然也

呂註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是而卒訕之以非與孔子同然知或未止乎其不知所不知則所謂是者固未定又安知

今之所是五十九非也夫物生而莫見其
根出而莫見其門則知之所不知者乃萬
物之所由生出也而人皆專其知之所知
至其知之所不知則常恐其虛而莫之恃
每至望崖而反其為疑也豈不大哉已乎
已乎且無所逃言若此者終不可與有至
而其身之不能容也雖今所言為然未知
其果然耶使人忘言以契之

疑獨註夫人自幼至老新故相代處造化
中不覺其遷伯玉能順化日新未嘗不始
是而卒非未知今之謂是非五十九年前
之非也物生之根即天地根物出之門即
玄牝門二者皆本於谷神其源一也知之
所知智者之事知所不知聖人之事知尊
其智而不知尊其聖可不謂大疑乎已乎
已乎言不知止其取舍之心萬物於造化
無可逃之理我以爲然彼或不然是非之
所以起各任其然則當矣
碧虛註化化不停交臂已失世之求者是者
非求道理也求侔於我者也世之去非者

非者邪曲也去忤於心者也侔我者未必
真是忤心者未必真非故有始是卒非之
嘆五十九固今之是今若悟非乃知昔之
未是知其是之未是惟莫之是者無非故
至是無非至非無是夫虛無恍惚至道之
根淡泊寂寞衆妙之門此萬物之所生出
也人之所知出乎不知因其不知而後知
也不明此者豈不大疑乎世事糾紛日新
其變知與不知莫如止也所知者人事不
知者天理人事有爲是非莫逃天理無爲
安逃哉若以已所知而謂之然則衆謂之
不然者亦多矣然乎言未必然也
虞齋曰義年六十而六十化一年之見勝
一年也又安知六十歲之是便爲是耶物
生必有根其出必有門但人不見此是其
不可知者凡人知其所知而不知其所不
知以爲至矣此大惑也無所逃謂自然而
然不知之知道古今徹上下何處無此理
如何逃得與乎皆疑辭
明有所易謂之變暗有所易謂之化行

年六十而六十化謂人處世間其形容
知識能解事爲被造物暗易而不知未
嘗不始是而卒非也及乎耳順之年更
事既久庶乎是非可定物理可明然猶
未知今之所謂是非五十九年之非也
此言物變無窮事變無窮人心之變亦
無窮三者交相化而古今成焉得失著
焉事融理定是非乃審然猶未知後世
之公論何如也人閱人而成世事更事
而成化若蚊虻野馬之過前不知其幾
而吾之至靈真常者固未嘗變也人而
知此死生不足以動其心矣物之生死
出入有根有門而人不見者皆知尊其
所知以爲己能而不知恃其所不知而
後能知信能知其所不知則萬物之根
門可觀矣其生死出入理之常然化與
不化與之俱化則亦何惑之有蓋人生
所知所能恃其不知不能中萬分之一
耳聖人亦不能盡夫知能又豈能逃乎
物化哉雖然吾今所言以爲是者亦未

知其信然否也凡聖賢論化皆有不敢指定之辭乃其不可致詰之妙此所以爲化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稀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靈公有妻三人同浴而浴史鮪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稀韋曰夫靈公也死上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郭註靈即無道之謚男女同浴此無禮也以鮪爲賢而奉御之勞搏幣而扶翼使不得終禮此所謂肅賢也幣者奉御之物欲以肅賢補其私慢靈有二義亦可謂善故仲尼問焉子謂蒯瞶言不憑其子靈公將奪汝處也夫物皆先有其命故來事可知是以凡所爲者不得不爲所不爲者不可

得爲而愚者以爲爲之在已不亦妄乎徒識已然之見事未知已然之出於自然也呂註大弢伯常騫則以人論之稀韋則以天論之以天論則雖名謚固非人之所能爲也

疑獨註是三人皆爲太史官故仲尼問之靈公飲酒湛樂亡也田獵畢弋荒也得謚爲靈何耶大弢曰是因是也言靈即無道之謚謚法辭而不損曰靈伯常騫曰公與三妻同浴史鮪奉御而進使之搏幣扶翼而出以其能敬賢所以謚靈也稀韋曰公死卜葬沙丘掘得石槨銘曰不憑其子靈公奪而埋之言天理不可憑此地本屬靈公之父反爲其子得之則公之爲靈也久矣彼二人何足以知此

碧虛註謚法亂而不損曰靈又德之精明曰靈其靈素定謚自冥符若以俗情料方外幽冥之理何足以識之哉
腐齋曰義衛君所爲如此謚之爲靈何耶言未足以當其惡也奉御猶今言召對搏

執執見之幣公使人扶翼之言有禮也沙丘古人葬處石槨先有靈公之名則生前已定人何力焉不憑其子言子孫不可託此地爲靈公所得也

靈之爲謚可善可惡故夫子問於三人大弢答以唯其如此所以如此則靈爲無道之謚明矣伯常騫曰公與三妻同浴無禮執甚焉及賢臣奉御而進使人搏幣扶翼而出之幣謂奉御衣物是於人欲熾然之中天理一毫之善未至全泯則其謂之靈幾可以善言矣稀韋曰公卜葬而得石槨之銘昭然靈公之字冥符千載其所謂靈也久矣彼二人何足以知之義同處父之槨滕公佳城莫非前定至於名謚亦豈偶然但當盡人事以應天理其謚號美惡則係乎生前之所爲在人不可不謹謚法始於周公以一字示褒貶亦嚴矣哉不動成名曰靈古之人主不善終者有靈若厲之號至於達人大觀善惡兩忘去來見在等

無碍迹無爵無謚倫然順化使人無得以議其善否豈不泯成盡美哉三人各一答旨言其不道次言其敬賢後言天理一定以迹論之不無優劣卒不逃天理之一定耳

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太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以為風俗也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人合并而為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于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太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

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譬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

郭註大人無私於天下天下之風一也自外入者大人之化由中出者民物之性性得正故民無違心化至公故主無所執所以能合丘里并天下一萬物夷群異也殊氣自有故能常有若本無而天賜則有時而廢矣殊職自有其才故任之耳非私而與之文者自文武者自武非大人所賜若由賜而能有時而闕矣豈惟文武凡性皆然名止於實故無為實各自為故無不為時世有變無心者順之於此為戾彼或宜正於此或差於彼各信所施不能離也比于大澤大山之無棄材合異以為同也言丘里則天下可知有數之物不止於萬況無數之數謂道而足耶通物無私強字曰道所謂道可道也名已有矣將無可得而比耶名之辯無不及遠矣故謂道猶未足

必在乎無名無言之域而後至焉

呂註合姓名為丘里異為同也散丘里為姓名同為異也非如一家之言異不能合同不能散也百體莫非馬指之不得馬立百體而謂之馬譬大人不以其大全觀之則所謂大者亦不可得比以丘山江河所以為大之至也故自物觀之萬物莫不備於我則自外入者有主於中而不執有萬而無不容也自我觀之汎乎其為萬物逝則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周行而無不徧也天之於四時不因其固有而賜與之則功有所不備而歲不成矣君之於五官不付之眾為而我之則知有所不周而國不治矣文武殊才萬物殊理其為不賜不私亦若是而已無私故無我無我則莫有名之者無名故無為無為則無不為矣時變無停禍福無常有拂有宜善或為妖也物情各殉殊面不一有正有差正或為奇也物理不齊如此道者所以公之未始容心趣舍於其間比于大澤百材無不備觀

乎大山木石無所分此之謂丘里之言道本強名則謂之道不可以爲足也凡物無窮萬不足以盡其數而期以萬者以數之多者稱之天地形之大陰陽氣之大道者爲之公則非形非氣故無名也名不足以盡道而名之曰道亦以其大者稱之本無名而以名稱之則已有矣乃將得與無名者比哉若以謂之道者爲道是猶認狗以爲馬也

疑獨註十家爲立二十家爲里丘里者合十姓百名以爲風俗而不知合併天下以爲公合異以爲同散同以爲異則道愈離而物愈乖矣指馬百體而不得馬立馬百體而謂之馬散同爲異合異爲同也丘山積卑江河合流以喻大人合併天下以爲公唯其公也故自外入者中有主而不執不執則能通由中出者外有正而不距不距則能行是以不私而天下一不賜而萬物成四時氣殊天不賜故歲成五官職殊君不私故國治以至文武殊任萬物殊理

君道不私故德備而無名不賜則自成蒙澤而不謝不私則自正功成而無報也大道無私於物故無名無爲無爲則物各自爲而無所不爲矣時世有變禍福倚伏拂者或以爲宜殊面異向也正者或以爲差各執所見也比于大澤異材而同用大山異植而同壇此合異以爲同而未離乎有形有數是之謂丘里之言天地陰陽形氣之大者道爲之公皆因其大而號之也若此者已有矣其小大貴賤乃將得比之哉碧虛註周禮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五家爲部五部爲里合十姓百名之異爲一丘一里之俗或散一丘一里之俗爲十姓百名之異亦猶離馬之百體曰頭尾眼耳合其頭尾眼耳總曰馬也此即公孫龍離堅白合同異之旨山積聚石河合百川大人合併郡國以爲公分之則楚越有異并之則風化一同亦無異乎丘里之合散也外入者事中有主則事不滯中出者理外不邪則理自達炎涼氣殊天任之而不賜故歲

功成工虞職殊君委之而不私故天下治文武材殊大人任之而不賜故德業備動植理殊道生之而不私故無名也物物自名非道強名之物物自爲非道強爲之道無所爲故能無不爲也冬春之代謝皇王之渙渙於此爲禍爲戾於彼或爲福爲宜比乎大澤衆材大小皆中法度大山木石精粗皆聚一壇所謂丘里之言亦若是而已大道無極物亦無窮今據多而號之曰萬若物止於萬則道亦有極何足以稱象帝之先大道合併形氣而爲公強名曰大字之曰道既曰大道已有之矣安得與未始出其宗者比哉
腐齋曰義聚并爲丘聚丘爲里里中十姓百名人物雖異風俗則同合異爲同之喻丘里之言者公一里之言也合異以爲同萬物同一理散同以爲異萬物各一理合百體以爲馬體上無馬名立其百體謂之馬也合併以爲公合萬物之異以爲同也有主而不執執則非自然正者萬物之理

出乎臂中其理與物不相距則無同異矣
不賜不以爲功萬物殊理大道合之以爲
公故無得而名也渾渾流行貌倂伏無常
或有所拂而反爲宜塞翁失馬之類人自
殉之心如面之不同有所正則拘執反或
失之譬大山大澤木石之材皆中度可用
合異以爲同也備物數而爲萬總形氣爲
天地陰陽道者爲之公皆以其大者言之
耳雖已有道之名豈可以此相比哉

凡一丘一里之間必有年德之尊者考
衆情而立論猶所謂月旦評及各有里
謗流傳以記其風土事物是謂丘里之
言合異以爲同也共出丘里而有少長
賢愚貧富得失之不齊同而異也天下
之大起於丘里道之大貫於事物散同
而爲異猶指馬之百體合異以爲同立
百體而謂之馬也言之則有合散冥之
則歸混同理有至極不可容聲矣丘山
積卑江河合水大人合公亦不外乎此
理蓋能合丘里而得宜則合天下之物

情亦猶是也在乎公之一字而已道經
云公乃王王則天下之所歸往安得而
辭哉故自外入者學也君子之學主乎
道主乎道則物無不通由中出者思也
君子之思正乎理正乎理則物無所距
猶四時殊氣而成歲五官殊職而成治
總歸乎大人之德備以闡大道之無私
又惡可得而名焉無名故無爲無爲而
無不爲此理之必至然而時有變遷機
有倚伏有以所拂而宜者有以所正而
差者皆由自殉已情故不免於殊向譬
大澤之百材合而爲匠石之用異而同
也大山之木石散而爲天下之用同而
異也若冥理而歸于道復何同異之辯
哉夫道之爲名不足以盡道物數稱萬
不足以盡物各以其大者言之耳形之
大者天地統之氣之大者陰陽統之道
又以統天地陰陽其大詎可量耶然既
有道之名則不可與無名者比所以至
人之道行乎無名故天下莫得而名也

是章類齊物論之談有無生死此則頗
闕治道又翻出丘里之言一段立說愈
奇製名寓意謂至公而能和天下則少
知者所當請問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五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六

三

武林道士 褚伯秀

則陽第五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少知曰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太公調曰雞鳴犬吠是人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意其所將為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或使則實莫為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親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

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為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有所極

郭註問物之所起或謂道能生之此皆自爾而無所生凡此事故云為趣舍近起於陰陽之相照四時之相代過此已往止於自然其相理相使皆物之所有非無能有之物表無所復有故言知不過極物廢起無所原隨此議之所止或謂道莫為也或謂道或使也或使者有使物之功物有自然非為之所能由斯而言季真之言當也至精至大皆不為而自爾物有相使亦自爾也故莫之為者未為非物凡物云云皆由莫為而過去實自使之無使之者居指物之所在物之所在其實至虛求之於言意之表而後至焉突然自生吾不能禁忽

然自死吾不能違近在身中猶莫見其自爾而欲憂之此二者世之所疑物理所窮故知言無窮然後與物同理常不為而自然道不能自有有者自然也物所由而行故假名曰道舉一隅便可知求道於言意之表則足不能忘言而存意則不足道物之極常莫為而自爾不在言與不言極於自爾非言默所議也

呂註少知聞謂之道則已有而不得與道比故疑於無物問萬物所生惡起所謂制乎虛者也日月往來升降消長相照相蓋相治也寒暑屈伸王相生尅相代相生相殺也物生天地間隨陰陽四時而運是以欲惡去就乘之以行雄雌片合動靜有常故有安危禍福聚散等事此名實之可紀而精之可志非不可致詰者也先後相隨之謂序相理而未嘗亂也橋則乘之以行運則因之以濟相使而未嘗定也窮則反終則始陰陽爾四時爾是物之所有非道之無也言知之所止極此而已此則萬物

之所生起非所以生而起有名萬物之母是也若夫觀道之人未嘗無物故不隨所廢未嘗有物故不原所起泊然無名出乎六合之外豈言知之所及哉季真莫為隨所廢也接子或使原所起也雞狗之鳴吠其所化所已為也其所以鳴吠所自化所將為也精至無倫則無內大不可圍則無外或使莫為果安在耶此所以未免於物以其不麗於實則麗於虛故也以有名實為物之居不知其未嘗有以無名實為物之虛不知其未嘗無所以言而愈疏也生死之不可却止則超乎言意雖近生身而不可親也或使莫為皆疑之所假而非理之真往無窮則迎不見首末無止則隨不見後是物之理非物之形也或使莫為則可言可意不免與物終始而已惡觀所謂無止無窮哉道不可有以其無有也有不可無以其自無非我無之也然則道者假名安可以名為道莫為或使皆在物一曲何足以合乎大道言而盡道希言自然也

言而盡物多言數窮也自物觀之則道非物自道觀之無物非道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終身言未嘗言則非言也終身不言未嘗不言則非默也議至於此然後為極

疑獨註陰陽則相照以日月相合以天地相治以風雨四時則相代以寒暑相生以春夏相殺以秋冬為有陰陽四時欲惡雖雄於是橋起安危禍福悉由之矣至於相理相使與夫窮反終始者皆物之所有言知所能至極物而已觀道之人則見於形氣之表豈復留意於物而推廢起之由哉此議之所止也莫為則自然天也或使則使然人也和同天下則非一曲矣雞鳴狗吠人所共知其所以鳴吠與所將為雖大知不能以言意求矣由是而推至於極大極細皆非人力所能為也莫為則知天不知人或使則知人不知天滯物一偏終以為過虛實有無之名相因而生可言意則愈不若求之言意之表也夫人之生死

順乎性命孰能禁阻此理非遠在吾身中如四時循環而不可觀則或使莫為之說疑其為假而非性命之至吾觀夫復命之本其往也無窮出生之末其來也無止言道之無則與物同理言道之有則與物終始非有非無出於強名則或使莫為皆在物一曲而未至於大方況欲語道之無方乎言而足者內無所慊故盡道言而不足者反此不若非言非默而道物兩得之也碧虛註少知問世間萬物之所生起太公告以陰陽四時照治生殺之理人民欲惡去就禽獸之雌雄片合橋起高動貌事有安危禍福緩急聚散之不同而相易相生相摩相成之不一外有名稱可紀內有精微可志自天地至于萬物皆隨次序而相理相使物窮則反事始則終殫言竭知止極事物之粗莫能窺道之藩籬也唯觀道之人不隨物之廢起而任物之芸芸我則括囊全生而已又問道之莫為也其如事業何道之或使也其如自然何當物之情

孰偏孰正答以雞鳴狗吠是人所知而莫知其所以鳴吠謂其莫為耶何緣而忽鳴吠謂其或使耶他物何為寂然自化之理孰知將為之情孰識唯置其莫為者則可以察或使之情任其或使者則可以審莫為之理推此而論雖至大極細皆不免於物莫逃乎累夫物所賴者名與實名實喪則物何有唯妙道至理不涉思議氣來則生氣散則死方生復死方死倏生可謂近矣而理不可覩在於冥悟而已或使則利人莫為則自全達者左右逢原迷者疑心未釋假道而行耳吾觀道之本末空寥恍惚不可隨迎論其無窮無止亦與動植無二世以有用無為為言教之本既形言教則不能超物故與之終始有無二理皆借妙本而行季真之無接子之有皆一曲之論見笑於大方之家有無皆貫事理兼明為言而足言而足則道無遺矣有無偏執事理互陳為言不足言不足則物無逃矣道之極也默不能默物之極也言不能言

若離其言言去其默默然後冥會忘言之機目擊衆妙之極
 虛齋口義照猶應蓋猶合相治相消長也春生秋殺隨時代謝然後有欲惡去就安危禍福等事皆同中之異者橋拱而起片即判也自欲惡已下其名實精微件件可見可書也隨序之相理即陰陽相治橋起而運相為消長故曰使窮通終始物之必然言知之至極此而已唯知道之人於所以廢起者皆歸之自然故言議至此而止
 莫為言事皆偶然或使有主之者雞鳴狗吠喻人所知不同雖有大知不能盡其言意所自化所將為若以此理分析語大語小不可窮已皆累於物終以為過謂有物司之是實也謂本無所主是虛也有實則有名為累謂無則名實俱泯然所謂無者終在亦累於物曰有曰無皆可以言傳意度去道遠矣未生不容不生當死豈可違阻此理近在目前而不可覩以為或使又以為莫為世之疑情假此而起即本始未

動之時觀之見其往者無窮即既動而止之時觀之見方來者無止但泯於無方可合萬物而同一體或使莫為皆未離於物與之終始不免於有何可得而無之若以真實而觀道之一字亦是假名二者之論泥於一偏安得合乎大道我有真見終日言亦無妨若無真見雖多言而不離於形似道精也物粗也若要其極言默皆不足以盡非言非默之中自有至極之議釋氏所謂如我按指海印發光似汝舉心塵勞先起亦此意
 天有陰陽四時人有欲惡去就物有雌雄判合橋起憑虛而起庸有用是而有言事或無因或有因皆出於天人萬物之文化而本於道之緒餘安危至聚散八者又自前而生其迹愈粗歷數人據紀述無遺於是隨次序以相理而君臣父子之義明憑虛運以相使而窮反終始之機著故其言知所至極物而止此治世之論方內事也若夫方外觀道之

士則不隨物所廢不原物所起首尾既忘中亦不立然則何所容其擬議哉季真接子當時有此二家之論各執一偏猶揚墨之爲我兼愛以其不合乎道故以雞鳴狗吠鄙之人皆知其鳴吠而不知所以鳴吠則吾於二子之論又安能知其所自化哉以此理析之凡至小極大或使莫爲皆不離於物莫免乎患或使有由然則實也莫爲雖虛有名則實係之未得爲全無也昔之語道者必離四句謂有無非有非無亦有亦無離此即是道猶舍東西南北即中也請觀夫四時之往來日星之奔運天行健而不息海嘯吸而有信莫之爲耶或使之耶然則有爲之者有使之者鳴吠爲風氣所使生死爲大塊所使四時日星天海皆有真宰司之但爲於無爲使於無使耳人之生死去來不可阻此理近在身中而不可觀其義亦然觀於本而往者無窮觀其末而來者無止則知受役於

造化者往古來今而不息非獨我也何可勝言與物同此理而已若泥於或使莫爲則有言有名之所自起與物終始而無已也道不可有有之則窒滯而不通何由造虛玄之妙道處有無之間而不著於有無假有無以行無所往而非道若季真接子者各徇一曲豈可達乎大方言而足者得道之精言而不足者得道之粗言一也而有道物之分若究其極物之虛即道也言默皆不足以載惟超乎言默之表斯爲道之極議也歟褚氏統論是篇自則陽王果起論稱山樊隱德以鎮市朝奔競之風有以見至人善達物之網繆使之歸乎恬暢是謂飲人以和而使人化者也裨益治道多矣以其愛民無已故民愛之安之亦無已蓋以道濟物出平性情之真民安有不化者世人往往徇物失己日遠舊都望之暢然則未至蕙盡猶思所以求復而能見所自見聞所自聞其忻悅當何

如人之治身猶治國也心君正而五官理國君正而羣輔賢非獨利於一時猶足以興日後之化如湯得三臣傳於前而有夫子繼其後若四時之成歲功又河內天外人之辯哉次因齊魏敗盟而舉兵遂引觸蠻爲喻以眇當時好戰之君明所習之隘陋所爭之不足爭也孔子含蟻丘譏有迹之可嫌封人論爲禾忌欲惡之爲孽此皆示應世理身之要至於伯矩歎辜人以失爲在己正己以正物也護璦隨年化特知所不知用物之知也此又論治民化物之方靈公之爲靈定葬於未然則凡所爲者不得不爲造物有定算託之於人耳若夫丘里之言合散同異馬非百體立體得名大人合并爲公萬物殊而道備猶大澤之百材大山之木石或同出而異用或異產而同歸不越乎形氣之分化而至理盡矣結以季真接子虛實皆爲執滯未免與物循環而已故必超乎言默之表

心融而意得之道物之極議存焉則知
可道可名之非真常而非言非然之可
載道也明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六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七

谷二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外物第一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
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
信故伍員流于江蓁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
而化為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
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金
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於是
手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兩
陷而無所逃墮蟬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
間慰敵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
月固不勝大於是乎有償然而道盡

郭註善惡所致俱不可必藏血化碧精誠
之至忠未必信孝未必愛是以至人無心
應物唯變所適天地大絃所謂錯行苟不
能忘形則隨所遭陷於憂樂左右無宜也
矜之愈重則所在為難莫知所守故不得
成心若縣謂希跂者高慰敵則非清夷平
暢生火謂內熱也遺利則和若利害存懷

其和焚矣大而黠則多累小而明則知分
唯償然無矜遺形自得乃盡也

呂註凡非性命之精皆外物也故不可必
龍逢比干以仁為可恃而必之惡來桀紂
以不仁為可恃而必之皆至於不免為善
惡而不近形名則何必之有夫外物非獨
不可必於人亦不可必於己君親莫不欲
臣子之忠孝而忠未必信孝未必愛欲臣
子之忠孝在己者也蓋道未至於償然而
盡雖在己所欲猶為外物而不可必況在
人者乎伍員甚弘諸人必其在人者是以
至於死亡憂悲血化為碧忠誠之至而猶
不能必於欲忠之人豈不哀哉木相摩則
然同類不能無相害金守火則流異類不
能無相害陰陽錯行已下言其大寇無所
逃於天地之間則震而為霆發而為光或
出於所異或害於所同以至生火焚和而
月不足以勝之也蓋太患有身安能無憂
或係於所同或係於所異是為兩陷墮蟬
不得成其所欲為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慰

敬沈屯而不得解猶陰陽錯行天地大絃之時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猶有雷有霆水大焚槐之時雖清明之性如月不足以勝焚和之火此皆出於有心憤然則縱心而至於無心道盡於此矣

疑獨註在己有義在物有命義有可修之道命無可必之理外物不可必主於命而言臣子之忠孝在己者也以忠孝求知於君親在物者也外物雖不可必在己者不可不盡忠孝而不見知於君親者龍逢孝已諸人是也非唯不見信愛卒至誅戮之悲此其不可必者君子修其在己以俟在天者而已木摩木則火生火守金則燦金火不以所生而不焚金不以散釋而失性也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陰陽順則天地通而風雨時唯其絃而不通則雷霆奮擊水火焚槐水所以滅火乃出火而焚槐今之電火是也聖人至於命則不為陰陽所制無憂樂於胷中世人必於外物五行所以為之賊陰陽所以為之寇為憂樂所陷

而不能逃也墮蟬疑惑不能成事遂意則慰乖意則敬遇境則沈觸物則屯利害交於胷中摩擊內熱則是生大焚其和理而性不全矣月者天之陰火者人之陽人欲熾而天理虧月不勝火之謂也陰陽五行之乖宜惟人欲惡之所召能憤然忘形於利害之外斯道盡矣

碧虛註道安手內事涉於外在我猶不可必況外物乎以仁義為可必則夷齊不餓死以知為可必則比干不剖心以忠為可必則伍員長弘不遭戮矣此忠賢倖倖兩陷而不可逃也碧者憂之色心主血忠臣憂國故血化為碧伍員長弘知事君盡忠而不知逆君之致禍孝已曾參知事親盡孝而不知親嫌而致憂皆未明外物不可必之理也惡來順紂同孽相濟而不免猶木之相摩龍逢逆紂善惡異性而遭誅猶金火相守也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忠孝被刑則國家傾覆忠孝臣子所當盡也不幸而遇闇君頑父逆理暴虐猶水中有火

乃焚大槐淮南子云老槐生火是也忠而諫諍則憂及其臣倖而諂諛則憂及其君皆陷有為之禍是以憂悵而志不得成其心欲高顯於天地之間而世道交喪鬱閉屯溺之使無所施用忠倖相摩恚怨日熾人和焚棄矣忠孝之誠如月暴虐之性如火月固不足以勝之唯憤然無心而至順者忠孝之道盡矣

庸齋口義桀紂之時賢不肖均於彼禍是不可必也長弘被放歸蜀剝腸而死蜀人以匱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玉晉元帝託運糧不至而殺其臣其血逆柱而上齊以明月之識殺斛律光其血在地去之不滅亦此類孝已曾參皆以孝而害身是不可必也木本無火相摩而生金本至堅見火而流皆言其不可必絃異也大雷雨之時或焚樹木此皆陰陽錯行而為災之事兩陷謂人道陰陽墮蟬悵不安心若懸言其繫縛自苦鬱悶陷溺利害交戰內熱生火焚湯胷中之和氣也人之天性如月但

爲物欲熏灼其爲月者不能勝之憤然放弛貌道盡天理滅盡而後已也

褚氏嘗見外重者內輕物得則已失凡世間利名毀譽成敗得失非性命所有者皆外物也而世俗認以爲真殉而忘反以至殺身而弗悟何耶蓋凜風所尚非利則名而毀譽榮辱亦隨之有識者知利之爲汙不屑就焉則慕名以自高名之美者無過忠孝以其能致君親於無過有足以補國家興教化故也若上古風淳君如標枝民如野鹿則安有犯顏逆鱗之舉亦豈有刀鋸鼎鑊之威哉爲臣不幸而遇暴君悖理專殺即陰陽錯行雷霆妄發之時也而後忠見焉爲子不幸而遇虐父窘逐流離即水中有大焚槐之時也而後孝聞焉槐色正黃喻性中和木之爲物紋之得水鑽之得火陰陽之性具焉水中有火陽侵陰位至於焚槐則過亢矣和能不傷乎譬人身由陰陽而生抱沖和而立或得以寇

之者物爲之累而氣動于中喜怒并毗陰陽交勝沖和日損客邪乘入無根之木其能久乎兩陷謂外而事君奉親內而修身養命皆不逃乎憂患心惶迫而志不成若縣係於天地之間無求解脫處慰字難釋或借從鬱音義頗明白慰敵於思慮沈屯於嗜欲言著物之重所以利害交戰生火內攻沖和焚燼而患生焉夫陰陽之氣運於太虛而無形其舒慘之機則隨人喜怒感召而發吁人亦至靈矣可不自愛重乎又譬以月之明雖大而虧多盈少出於天理也火之明雖小而然之益烈由於人爲也天道惡盈其虧也易復人爲好盛其盛也易衰月不勝火人欲盛而天理滅之譬也月盈而虧則有常度虧而復盈明何損焉火之熾也燎原燭天及其薪盡灰土而已世有臣子盡道而遭困阨者乃所以成忠孝之名而虐之者自速於盡則是身不勝暴虐之勢而理實勝之猶月

之形不勝火而明實勝之矣吁忠孝之名成臣子之不幸也道德經云六親不和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然則何以處之曰憤然而道盡憤然而道盡已忘而物化之謂也已忘物化又安有生火焚和之患哉

莊周家貧往貸粟於監河侯侯曰諾我將得邑金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於我枯魚之肆任公子爲大鈞巨緇五十牯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鈞鎬沒而下驚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剡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

幹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竿趨灌濱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世亦遠矣

郭註莊子貸粟言當理無小苟其不當雖大何益任公子立言志趣不同經世之宜各有所適也

呂註莊子貸粟明養生者止於活身而不務有餘任氏釣魚明經世者志於大成而不期近效

疑獨註濟人之必及其時若監河侯之諾莊子以邑金則後時而無及矣故申以輟魚之喻言侯不知莊子之急猶莊子不知鮒魚之急也任國之公子爲巨鉤大緇有興事造業之意猶健牛大魚食之至禪赫千里言存心遠大者所得雖遲而驚動天下任公子得魚至無不厭若魚者喻所得大者天下均被其澤也後世驚而相告言存心遠大者得志於天下傳名於後世古伊尹太公之徒是矣鮒魚之小縣令

官之卑皆非求大之所也

碧虛註常與謂相親者魚水常相親今失之矣故無所安處夫衣人在寒食人在饑激江水以迎輟魚不亦晚乎投虎千金不如一羶肩之謂也任公子爲巨鉤大緇而得大魚於暮年之後世之輕量人材諷說事務者聞此風俗特異驚而相告蓋喻淺學之徒不可與論經世大業也竿累鉤所謂荆條之竿蠶絲之綸是矣縣軒高也謂高名令聞

篇齋口義邑金采邑之租金波臣猶水官常與常時相與者幹才揣量諷說猶塗說累小繩縣揭之號令猶賞格言飾小說以干上求合其所示之令格所能得幾何俗字屬下句言世俗之士

監河侯說苑作魏文侯呼舊音去聲義當是吁字去聲歎也鮒鮒魚波臣舊註波蕩之臣吳越之王頗難釋諸解略之獨碧虛云吳越水聚之地王猶江海爲百谷王張君房校本遊下加說字去聲

其論亦未通詳義考文粗得其意王字元應是土誤加首畫耳說頗簡明此段大意謂人處道中如魚在水不可須臾離苟失道於身而欲假之於外類望監河侯之邑金何足以濟目前之急大鉤巨緇喻所操者大則其得必豐累當作縲綸也風下俗字爲冗出於誤筆此言人之守道久而見功不可責以朝夕之效及乎涵養成就見之設施澤及萬物豈止淞河東蒼梧北而已哉鮒魚下忿然作色四字誤筆重出縣平聲高名令聞之說爲優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七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八

谷三

武林道七緒伯秀學

外物第二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失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其鬢摩其顙儒以金椎控其顙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

郭註詩禮先王之陳述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儒者乃有用之以為姦則迹不足恃也

呂註小人之儒資先王之言以濟其不義何以異此

疑獨註先王之世已遠儒者有資其迹以為盜而至於發冢猶舉逸詩以諷亡者兼證口中有珠宜取之也夫仁義之迹大故田恒資之以竊國詩書之迹小故儒者資之以發冢由詩禮之迹充之以至於仁義由發冢之心充之以至於竊國不可不謹也

碧虛註詩以導志禮以導事皆垂訓以異扶治道者也君子則持詩禮以脩身小人則誦詩禮以為盜君子少而小人多故聖迹之利天下少而害天下多夫盜不掘夷齊之家必發桀紂之墓者蓋有以致之是故多藏必厚亡老氏之深戒

腐齋口義此喻當時遊說之士借聖賢之言以文其姦者自上語下曰臚傳者大儒為首而告其下青青之麥二句賦墓田下二句譏富者古逸詩也接其鬢而下教其取口珠而無損也

詩禮之於天下所以正治道而防其流與法並行使人有所興立也聖人世不常有故其為慮也深思有以盡革天下之弊出於禮必入於法合於禮而法可除聖人之心本無而已奈何季世薄俗有資其迹以為姦者至於發冢而不恤則非獨害及生民死者亦不得安於泉下其流毒可勝道哉而猶舉詩語以諷可謂為所不當為用所不當用也南華

憫世真切而無所效其力遂旁譬曲喻以致意焉至若魯號多儒及數其實而儒者一人則此章非無為而言蓋欲誅其心而正其教使之為詩禮所當為盡儒行所當盡又將以示時俗厚莖之戒起後世淳朴之風一舉網而衆目張於治道豈小補哉

老萊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下末倭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感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亡其略弗及邪惠以歡為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閑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郭註長上促下耳却後而末倭視之偶然似營他人者謂其能遺形去知故以為

君子捐而退受其言也設問令老萊明其不可進一世爲之則其迹萬世爲患直任之則民性不窶而皆自有略無不及之事惠之而歡者無惠則醜惠不可長故一惠終身醜也言其易進則不可妄惠之隱括進之謂也順之則全靜之則正事不遠本故其功每成矜不可載故遺而弗有也呂註老子孔子初無間然世之學孔子者泥迹而不得其心故莊子有是論自脩上促下至誰氏之子以貌求聖人者也躬矜躬行而矜之容知則非盛德若愚者夫夫亂生於堯舜之間今不忍一世之傷而有爲以救之是驚萬世之患也豈富有之業固窶耶將亡其謀而有不及耶言皆不在是也夫惠非大知然以歡樂爲驚終身之醜猶且有所不爲至有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者此中民之行進焉耳況體道君子其可若是乎豈不能絕棄聖知兩忘善惡皆驚萬世之患者也道無不爲而反焉則無非傷無爲而動焉則無非邪安有可貴而

譽之哉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躊躇之謂也奈何載而有之以爲非矜不可得也疑獨註末肩背僂僂然耳後貴人之相視若營四海言廣見無私躬矜容知謂未能無經世之迹業可得進進於道也夫仁義聖知者聖人不忍一世受害故爲之以救當時而後世資其迹以爲害以聖迹治世抑使人陵辱至於固陋貧窮又忘其簡易之理而不及其道也惠之而歡者無惠則醜中民性可上下進之則上達何必惠焉惠者小人所懷故君子不取相引謂趨名相結謂樂隱趨名所以同民患樂隱所以充已欲二者皆有所偏所以爲中民相忘而閑所舉無是亦無非矣人之性反則傷順之則全動則邪靜之則正躊躇不遽故能順性命之理而每成功欲速則不達也孔子載道以行當時終有矜色故老萊告之以此碧虛註躬矜謂其欲明汙容知謂其將驚愚故皆令去之一世之傷數也含容則苟

免萬世之患迹也驕驚則不救復詢仲尼歷聘遭難守道堅固致此貧窶耶或亡其謀略事業弗逮耶以惠爲悅而驚物者聖人之所醜也中士之性易誘世治則援引就名世亂則交結退隱仲尼述作皆美堯而惡桀若派絕聖迹毀譽何有順世者不逆故自全靜慮者不撓故自正聖人從容行道功業自成成猶不居況不成乎忘言則無累載紀則矜名也腐齋曰義末微也言背微曲視若營四海即蒿目以憂世躬矜汝身矜持之行客外飾知思慮驚同傲汝既如此是宜窮也以名而相汲引以隱蔽之計相交結皆庸人所爲堯桀兩忘則無毀譽矣反謂皆自然之理動而弗靜無非邪僻聖人不得已而後應所以每每成功汝奈何以矜持之志自負耶老萊弟子形容夫子狀貌見於三語末句似得聖人之心非具絕塵眼未易道此與關吏仇璋狀文中子之語相類而

其師已知之聖賢心通神會若此躬矜謂全身是誇耀容驕色知多謀皆足以召患故令去之驚一作驚為優言不忍一時之患為仁義以救之後世殉迹成弊馳驚而不止也抑固窮寧輕於用世耶或無謀而慮弗及此耶何歡於為惠之心形見於外而不可掩耶蓋識夫子遑遑遊聘徒自困其形神是馳驚終身之醜庸民之行進於此耳進則相引以名退則相結以隱譽堯非桀由此而生若兩忘非譽堯桀奚辨哉反謂反前所言不能兩忘者則愛惡存懷與物皆傷也動謂內無定見喜譽惡毀者則隨物趣舍於行為邪也是以聖人待時而動徐以興事每有成功奈何自負其能終不免於矜也夫子之與老萊猶出為堯而隱為由南華寓言以警世之不知時而強為以要譽者耳非實貶之也宋元君夜半夢人被髮闔阿門曰子自宰路之淵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子元

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剝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策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策不能避剝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郭註神之不足恃也如此唯靜然居其所能而不營於外者為全不用其知而用眾謀猶網無情故得魚小知自私大知任物去善則無所慕無所慕則不驕而自善汎然無習而自能非歧而學彼也呂註龜有知而不得免患有神而不能避網是為有所困有所不及為道者所以絕聖棄知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寡不勝眾其情得矣魚不畏網而畏鵜鶘鵜鶘有知

網無知也故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則治國者何以知為哉嬰兒無石師而能言苟以知而與天下之民處其能使之不知乎疑獨註善知人之吉凶龜之知也剝而不喪其靈龜之神也然而不逃余且之網不免元君之厄是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夫聖人者聚眾人之善并天下之知所以為至知也凡無情於物然後能得物故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則知周萬物去小善則善出天性嬰兒無師而能言漸染而不覺豈用知以求之哉碧虛註龜七十二兆八九之數故關子明易傳以七十二為歷法蟾蜍辟兵而不免仲夏之殺雖明將旦而莫逃鼎俎之難靈於彼必昧於此是謂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眾忌多知魚畏有心能去知人之知而養自知之明去離道之善而保自全之善則近道矣嬰兒淳朴漸散與能言者處也既能言矣分別是非而利害生焉

庸齋曰義阿門曲側之門名之以知則有窮時人有至知者豈能勝萬人之謀鷄鵠有心害魚非網比也我有心彼亦有心能去其小知而付之自然則大知明矣去吾爲善自名之意則善自歸之石同碩碩大之師能教人嬰兒不待教而能言皆自然之喻

寧路淵名神龜所居爲清江使河伯之所則以知而見役兼由清入濁所以不免乎患猶能見夢於元君則其神靈未泯也龜陰物而介色白應陽其圓五尺配五行也卜殺龜而吉明兆不爲己私雖不利於己而能著靈於人也七十二鑽而無遺筮言其材美上符天候然而入網莫逃割腸不免者其神其知有時而窮皆不足恃若不爲清江使而曳尾於塗中以全無知之知不神之神斯爲至知至神矣又何有網罟之憂哉此章與史記龜策傳相類但彼作漁者豫且即此人是故有至知者慮衆人之謀得

以勝之而不敢全恃衆知之謀無異鷄鵠之於魚非若網之無心而可避也欲避患者當去自己小暗之知而取衆謀以爲知則大明而周物是以去己善而天下之善歸之如嬰兒與能言者處久而俱化不知所以然而然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八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九

卷三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外物第三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明矣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爲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流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稀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已彼教不學承意不彼

郭註聖應其內當事而發已言其外以暢事情情暢則事通外明則內用相須之理然也性之所能不得不爲性所不能不可強爲唯莫之制則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德非至厚則莫能任其志行而信其

殊能人之所好不避是非死生以之易世無以相賤所以爲大齊同唯所遇而因之故能與化俱而學者尊古卑今失其原矣隨時因物乃平泯也當時應務所在爲正本無我何失焉教因彼性故非學彼意自然承而用之則萬物各全其我矣

呂註世情以有知有能者爲有用無知無能者爲無用而不知無用者乃有用之所自出也自道觀之則世所謂知能有用者其小曷啻容足之於地耶列子云至遊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視物物皆遊物物皆觀此我之所謂遊我之所謂觀也莊子之遊亦若是而已得道者物無非道則物物皆遊物物皆觀雖不遊不可得也人而不得道雖欲遊之不可得也流遁之志因俗而爲卑決絕之行離世而爲高皆非至知厚德之任蓋蔽於一曲以至覆墜大馳而不顧則雖相與爲君臣亦時而已易世無以相賤其不當於道則一也有至知厚德者卑不爲流遁高不爲決絕唯道

之從而已故至人不流行無轍迹也若遵古而卑今則以稀章氏之流觀今世淺薄其心孰能平而不波乎唯至人乃能遊世而不爲僻異之行外順人而內不失己因於彼而教之非學也達其意而承之不彼也所教者彼之所有非教以所無也不能通天下之意則彼是生矣達其意而承之何彼之有此至人之所遊也

疑獨註有用之用器也無用之用道也器有極其用小道無窮其用大莊子論道其言浩博故惠子疑其無用告以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譬行地雖至廣人之所用容足耳足外若無餘地恐墊溺而不敢行然則無用之爲用明矣道遠遊論大樗大瓠皆此意遊者有行有止而自在者也人皆有自在之性有能有不能者在學與不學之間學而至於反本則能遊矣雖不務外觀亦無不自在此能遊也不學而爲物所蔽雖日務外觀亦不能自在矣流者逐物而不反適者防患而不進決者果於動絕

者滅其跡皆滯於一偏以之爲知則有所不知以之爲德則有所不載故靈氣覆墜心情大馳雖與爲君臣時適然耳何貴何賤哉至人唯變所適遇則因之不留行焉以三皇已前觀今之世孰不爲風波之民唯至人隨世而遊出於天性故能順物而不失已彼來則教之未嘗有事於學承彼之意而從之不以彼爲彼也內篇曰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是也

碧虛註人以跣蹈之外爲無用之地若掘之墊下至於黃泉獨存容足地則不能跣步矣譬之種植必多空地斯能蕃茂則無用之爲用明矣人能遊學於道性自然也安得使不遊乎不能遊學於道亦性自然安得使之遊乎世人不知分量妄役流蕩遁逃之志果決卓絕之行刻意以爲高亢皆非至知厚德所因任也覆墜謂不遊學而廢業大馳謂苦遊學而進益各務所趨而不反顧在時所尚遽爲君臣而已何分貴賤哉唯至人出處有道各行其志而學

者貴遠忽近其弊已久以上古聖賢觀今之世無不波蕩失性者至人則隨世行隆外應物而內全真彼之所教我者世道不必學也然亦承其意而不彼外之所以得全於世此之謂能遊

庸齋曰義塾掘也若容足之外皆深淵則不可行故曰無用之用遊者自樂之意有能有不能喻有達有不達流通逐物決絕自異至知厚德修自然之人任爲也覆墜陷溺世故火馳奔逐利名此皆不能自反者雖時聞有君臣貴賤之分身沒何有唯至人所行與世無留戀以古今爲一學者尊古卑今不知世變若以上古觀今日則皆爲波蕩失性者矣遊世而不僻則不以古今爲是非順人不失己外混世而內有所存彼之所教自以爲是我固不學之亦順承其意而無彼我之分此即齊物論因是之意

遊者逍遙自適於無用之地以全己之大用唯達道之士能之能之者不得不

遊不能者不可強也蓋謂時俗逐物而流通者多否則又爲決絕之行刻厲矯亢而不自適則視人世如鼎鑊陷穽至於負石自沉抱木燔死者有之何望乎逍遙遊哉故皆非至知厚德者之所因任類多顛覆奔馳於名利以求慰其心雖一時有君臣之分若易此一時則無以相貴賤唯道爲天下貴悖道則無以取重於世也故至人聽物流行而不過與之同遊乎天地之一氣耳古往今來乃其常理我能轉物則可反今爲古豈貴耳賤目安有尊卑分別哉且以上古觀今之世孰不爲波蕩之人心忘古今遊世而不爲僻異之行順人不失己以衆心爲心而我心得矣是謂反今成古何尊何卑仲尼答冉求以古猶今也即此意是以人來學者因彼性而教之不學其所不能承彼意而順之不以彼爲異也如是則古今物我同遊一天雖相後千萬年相去千萬里相處千萬人無

異合堂同席於漆園夫子之門而樂黃帝老聃之道也此言至人應世非唯能自遊於道又能與物同遊所以貫百王於一道參萬世而成純者也

目徹爲明耳徹爲聰鼻徹爲顫口徹爲甘心徹爲知知徹爲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跖跖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殺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胞有重閤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誼知出乎爭榮生乎守官事果乎衆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鋤鑄於是乎始脩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

郭註當通而塞則理有不泄而相騰踐凡根生者無知亦不恃息殷當也息不由知由知然後失當失當而後不通故知恃息息不恃知然知欲之用制之曰人非不得已之符也天理有常運無情任天實乃開闢空曠遊不係物礙爭處攘逆也自然之

理有寄物而通者夫名高則利深故修德者過其當禁暴則名美於德急而後考其謀平往則無用知柴塞也衆之所宜者不一故官事立事物之生皆有由事由理發故不覺也

呂註人之耳目鼻口不爲聲色臭味所壅則爲聰明爲顫甘爲知德雖則哽而不通不通之甚則相蹂踐得失交戰於胷中幾何而不至於踰此陰陽之患所以作衆害之所以生也凡物之有知者息存則生息去則死息之出入隨子午以消長循陰陽而左右與元氣交通無日不然則是天之穿而通之日夜均平未始有降人顫以聲色臭味塞其竅而不使之通所以降而不殷也人能恬淡虛無則真氣從之正形一視則天和將至是以胞有重閭周固生白而邪穢不能侵心有天遊逍遙無爲而事物不能撓室必有空虛以異乎尊卑否則婦姑瀆而勃讎矣心必有天遊以出乎塵垢否則六鑿踰而相攘矣六鑿即耳目鼻

口心知也人誠知所謂天遊則雖遊乎人間世萬物無足撓心其神足以勝之也矣以大林丘山爲善哉上德不德故無名有名則德之溢暴之而不藏又名之溢也則謀不得不稽乎諒知不得不出乎爭柴不得不生乎守此所以成實乎衆宜聲色臭味柴其外思慮知謀柴其內而不能相通也夫爲道者之治心治之於未亂無若草木怒生而銚鐻始脩也

疑獨註微者通而無累六者皆微則無所不聰明無所不顫甘無所不知無入不自得此之謂反本故能內視反聽以至鼻口心知皆內求諸己然後六根解脫衆塵不染於此所以入道六者不微則爲物所壅相陵賤而害衆生矣夫生物之有知者以息爲主息者沖氣之往來本由於心而鼻其所自也前言六者貴微息則六者之主入之好惡不中者蓋有物塞之非天之罪自然之理通穿萬物晝夜不息無降殺也而人自以六物反塞其實耳胞有重空乃

能容五藏通氣液天遊喻心虛無係道生其中室者婦姑共處中不虛則尊卑競爭心者衆好所攻中不虛則六鑿攘奪此所以害生若其心虛則死生驚懼不入於中無往而非適也大林丘山神之所寄故善於人人知山林之善而不知有神者主之神之寄於山林猶自然之理寄於心也德者性之自得名生則德溢德溢則人不好德而好名爭名則暴矣諺者言之急爭者凶之器謀欲速故出於諠知好勝故出乎爭柴謂衆好內實故生乎守皆非自然者也衆所宜者不一官事合乎衆宜則果於成矣春雨之時草木銜地而生未達則怒農器於是乎始修則倒植者過半凡物倒植則無生理當春則倒者亦植造物所爲不知其然也此皆言順自然之理碧虛註人能收視反聽納息漱液虛中藏用則六事俱微妙極無加不然則哽礙騰踐上下錯亂諸疾作矣凡動物有知者皆恃息而生其六根壅闕而氣息弱者由欲

惡之孽所致非天之罪也元氣貫通萬物人之竅穴晝夜升降與之無窮乃為嗜欲所窒空竅結滯神明何所託哉身內有丹田三宮金堂玉室胞有重閣也心中有竅謂之天府神遊息於其間室隘則婦姑反戾心礙則欲惡紛紜是故茂林為丘山之美林伐則氣象損奇才為士人之美才役則精神耗名譽者虧德志暴者損名謀貴深靜稽乎茲急則淺陋矣智當晦藏出乎爭則與物競矣若能崇立不移而自保守免為物所害也官事也乎眾宜在私則決乎自殉德形則名知顯而暴爭興春澤則草木生而銚鐸起眾人逆道以求生猶草木反根而欲秀也

虛齋口義得自然之理而大通徹則耳目之所視聽為真聰明鼻口之所嗅嘗為真顫甘心所知為真知德為真德矣噫謂不通跲者足迹人見道有礙則系於形迹而眾害生也息猶生生之謂性人皆有之有此受生之性而後有此知覺所以知覺恃

此息也或至於不當理者豈天新之耶天理之在人身日夜發見人以物欲自塞其心竅耳胞膜空曠心君主之以天理自適謂之天遊室窄而婦姑爭鬪喻心蔽塞則六根相攘矣大林丘山人見而善者平日耳目隘窄不能存自然之神以勝物欲故也求名利則德性蕩溢性暴急則名亦蕩溢言併與名失之誼同弦有急意急而後稽於知謀有爭競而後知謀所出守執不化而後有柴哽不樂之意求眾事之宜者固執不通之弊此言癡兒欲了官事官事不可了也春雨至而草木怒生人修田器以鉏拔之豈有心於戕草木哉為耕種計不得不然蓋生者自生拔者自拔草木去而所種之物又生便是其成也毀也其毀也成也由是而觀得喪生死皆當聽其自然自德溢而下皆容心之失能無容心則有天遊矣

耳目鼻口心能通而無係者皆由知徹為德所致苟無德以貫之則五者俱墜

關竅哽塞物欲騰踐為害多矣夫生物之有息所以通一身之氣交天地之和升降而滋榮之故經久不衰當老益壯今養生家正主此論但不能培養其源而又有所作為以壅闕之則非與天地元氣流通之道元氣貫穿萬物無時休歇其有衰殺者人自以六物反塞其竅耳動物恃乎息植物恃乎根皆受氣之所倚以為命者也胞謂腔子重閣謂此身從空而有身內又有五藏之空以行氣液天遊謂心中能虛則無往不適也室不虛則尊卑勃戾心不虛則欲惡凌奪吾室與心有主之者外物安得而撓動哉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以平日所見隘陋忽觀虛曠高明之境心必喜之此乃神不勝物反為所勝山林阜壤使我欣欣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大化密移理之必至唯至人不假物而樂故不因化而哀化在我而能轉物故也然則物之善人也豈真善人之樂物也豈真樂哉

蓋外有慕則內虧重於彼則輕此矣夫名公器不可多取故名之出爲德之失有名而慕之又名之失也二者俱失急思所以爲謀則知出而爭興此亦害生之驗及有能守者又病在禁塞而無變執一己之私若官事則務在衆且衆宜謂前六者皆微而無私則其視聽言思慮與天下共否則嗜欲紛起如春雨日時草木怒生而不可遏農器於是乎始修言治之不早草木雖拔得雨再生時使之然人莫知也人之命在息而使而降而不殷則所以扶衛而補續之者豈無其道哉要在知其時而已此又南華密示養生之秘旨學者宜深思之顛

同珍
張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九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九同卷十一 谷四

武林道士 褚伯秀學

外物第四

靜然可以補病皆城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夢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所以賦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之所以賦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賦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爲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踰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蹈河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郭註補病休老止遽非不病不老不遽也若是猶有勞故佚者超然不顧神人言其內聖人言其外趨舍各有分高下各有等慕賞而孝去真遠矣斯尚之過也其波湯傷性遂至於蹈河失兩聖之意乃都無所

言也

呂註靜然至止遽古之道術有在於是雖然動而後有靜繁而後有損熾而後有滅擾而後有寧爲勞者言之所以息其勞佚者則未嘗動安用靜未嘗繁安用損未嘗熾安用滅未嘗擾安用寧此所以不問也唯有德而後佚佚者神聖之所兼也孔老同生於周莊孟俱遊於梁而其言未嘗相及者道不同不相爲謀也神人聖人不同者迹賢人君子不同者才君子小人則有義利之分矣官師之勸其黨至於毀死許由之逃其徒至於蹈河殉迹之弊至此莊子恐後世得其言而昧其所以言故引此二者卒之以筌蹄之喻俾學者忘言以求其意也

疑獨註然當是默字之誤皆據謂剪齊須鬢以滅老顏字又作剪滅靜默補病非不病也休老止遽皆出人爲而非自然是勞者之務故佚者未嘗問焉誠猶馭也聖人者神人之緒餘有爲天下之功賢人者聖

人之德業有治天下之效君子者賢人之名迹有治國之事小人則君子之反也故皆未嘗過而問焉演門宋城門其地有親死而善毀者宋君嘉其孝爵之爲官師鄉人慕之強哭詐毀至於滅性而死者半此殉迹之弊聖人雖有治天下之迹本出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許由務先古之無爲者逃堯湯而去之見其未能無不爲紀他申徒狄則尤甚者也筌蹄之喻義不待釋

碧虛註靜然補病未可以完神皆滅休老未可以還嬰寧以止遽未可以灰心真語云時以手按目四皆令見光分明是檢眼神之道久爲之見百靈老形之兆發於目皆披城皴紋可以沐浴老容雖然勞者之務故佚者超然不顧聖人則有名神人則無迹賢人尚行義乃聖人之餘事君子貴循理乃賢人之塵垢小事苟且乃君子之贅疣也演門黨人哀毀過禮強哭傷性由殉外失真係祿之深也紀他申徒又蹲

竅踞河蕩失真性皆刻意尚行好名之過獲魚兔則筌蹄可忘悟道妙則言教頓舍漁獵之夫尚不虛飾其苟冒探微之士奚用巧事於談說乎

庸齋曰義心能安靜則向之失者可以補全剪滅物欲可以優游至老寧其身心可止遽急此皆言失而後復先病後瘳故曰勞者之務若安逸之人習中本靜則不問及此非佚者之所循事賊嗣聖人以仁義治天下是駭之也神人則無此賢者以盛德駭世君子以聲名駭國小人營營求合一時但高一著則無此矣演門有善毀而得爵者鄉人慕之毀死者半此言好名之累許由務先以隱得名紀他慕之蹲於竅水蹲有鄙薄意亦欲諸侯以國讓之此已可笑三年後申徒又慕隱名踞河而死此極言好名之過既說盡了却以筌蹄之語結末與前篇言而足言而不冗體格一同

補病休老止遽皆勞損於前而後求復

非佚者之事故過而弗問神人之於聖人聖之於賢賢之於君子亦若是儻求合於時則去君子遠矣此皆以大觀小其德量有以包含之而不復問卒使自化則等而上之可及也故凡物之在外者聖人以不必必之然後涉世而無患所以三教聖人設化雖不同而其言未嘗相訾不過乎開人心資治道同歸於善而止耳賊嗣駭德充符惡駭天下

崔本作賊可照演門善毀黨人慕之遂忘死許由逃堯申徒慕之遂踞河是皆認迹以爲真併己之真失之無異指筌蹄而求魚兔何惑之甚耶故南華思忘言之人而與之言言忘而意可得矣是篇首論内外之輕重以明物我之親疎在外者係乎物故不可必在內者由乎我求則得之而世人多務外求求而不得怨尤至矣故建言以破其惑夫忠孝立身之善行猶不能必君親之知以在內求其外故也況以外求外者乎由

是知性命之內無非道悟之則全性命之外無非物必之者失唯儼然無爲闔與道合斯可逃乎兩陷也莊子貸粟而中轍魚之喻則惠物在及時任公垂釣而鄙小說之非則明道當存大儒者徵詩習禮乃或發冢取珠其初學未必不正及爲物欲所遷則冒禁傷化有所不恤反不若下愚不學者之猶有忌憚而安乎定分也是皆原乎上之人以聖知治民之過久則姦民之雄者併聖知而竊之矣復寓言於老萊仲尼以兩忘非譽世患自息即我無爲而民自化之意白龜能見夢而不能逃網則神不自神而不知有不神之神蓋喻恃知以脫患不若忘知之無患也次以知無用而始可以言用其義互相發明至論人有能遊謂遊心於淡遊在內也前皆寓言此稱莊子曰正當篇本旨使學者超外物之累進虛通之域神融意適無所不之則道幾矣世習愈下往往遊所不當遊

至於火馳覆墜而不顧雖聖人復出未如之何間有樂於遊者不過以江海爲開山林爲善而放蕩終身焉此遊世而僻者不免務外而已繼又誨以身貴六微則道不欲墮有知恃息則人當貴虛室虛白生無往而非天遊故勞者之務佚者不問猶君子賢聖之有差等也至於演門因毀而致爵申徒逃湯而蹈河皆由上貴卓絕之行是以下立潔脩之名本欲礪世興教而不知傷生害俗也故舉以爲後世鑑夫以行觀言亦外物也然而非指無以見月故立言君子不憚於諄諄在學者善求其要而已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

六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一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寓言第一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爲是之異於已爲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爲耆父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自有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於不然惡乎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郭註寄之他人十言而九見信世之所重十言而七見信厄滿則傾空則仰非持故者也況之於言因物隨變日出猶日新日新則盡自然之分分盡則和也言出於已俗多不受故借外耳肩吾連叔之類是也父之譽子人多不信時有信者輒以常嫌見疑故借外論之已雖信而懷常疑者猶不受寄之他人則信之人之聽有斯累同應否反互相非也三異同處而二異訟必取是於不訟者俱異耳而獨信其所是非借外而何重言以其著父故俗共重之使不借外十信其七年在物先而其餘本末無以待人則非所以先也直是陳久之人便共信之此俗之所以安故習常也夫自然有分而是非無主故曼衍莫能定曠然無懷因而任之所以各終其天年也付之於物就用其言則彼此是非居然自齊若立言以齊之則我與物復不齊矣言彼所言而我竟不言故未嘗言亦未嘗不言彼我情偏有不可而物各自然自可統而

言之無可無不可而至也唯言隨物制而任其天然之分者能無天落雖變化相代其氣則一於今為始於昨為卒理自爾耳莫得其倫夫均齊者豈妄哉皆天然之分也

呂註寓言十九則非寓而言者十一重言十七則非重而言者十三而已厄言日出和以天倪則寓與不寓重與不重皆厄言也何謂寓言十九夫道近在吾心以吾心論之彼則疑而不信猶父不為子媒必藉外論之非吾不欲直言人不可與直言故也何謂重言十七同已則應而為是異已則反而為非吾所以言於人者欲其應不欲其反也故因其心之所重者父之人而言之以已所重猶已言也凡此書中稱引古昔者皆是以著父為重者所聞先於我非以年也有經緯本末足以先人則人從之人而無以先人是謂陳久之人為足重哉言出未始有言則其日出猶厄而已厄之為物酌於鑄鼎而時出之中虛而無積

也天倪則無為之至聖人所休和以是非休乎天均則出處語默無非天均因以曼衍即是理而推之所以窮年也唯無我而不言則齊有言則有我物安得而齊故齊與言言與齊未始齊也不言雖齊猶與言不齊未足為大齊唯言無言而後大齊厄言是也故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所謂可與不可然與不然皆有自也固有所然所可則無不然無不可可知矣萬物之種其出未始不同知其同則知始卒若環是謂天均天均者是非於此而和萬物所齊無為之至故曰天倪也疑獨註寓言製名以言重言世俗所重厄言猶老子云善言無瑕譏也厄滿則傾空則仰喻言之善者因時而適變日出而不窮乃能和之以自然之分十言而九見信七見信皆局於陰陽之數不能無窮也言出於已俗多不信故父不為子媒而藉外論之是謂寓言也重言如托以孔子顏回之類言雖出於已可推重則為著父如無

經緯本末雖耆艾亦非重也學至於道斯能先人否則陳人而已聖人之言應物當理往而不留故曰日出唯能和以天倪所以曼衍窮年也危言出於不言不言則萬理自齊言則不齊矣莊子危言出於既齊之後而齊與言言與齊皆不齊也莫若無言雖無言而未嘗不言孔子欲無言亦何嘗無言言出於無言則雖終日言所以應物也何意於言哉雖終日不言無妨應世也何嘗不言哉此莊子危言之意有自也而可有有自也有自也而不可無可無自也下文體此有自有然是非彼我之所起可不可然不然將以齊彼我一是非也而然於然可於可固有所然固有所可則使萬物各足於性命之內然可在物不在我也非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耶種者物生之始萬形萬變其化無窮相代始終如環無端莫得其倫理是之謂天均人力莫與焉天均言其平天倪言其始皆自然之論

碧虛註寄寓之言十取其九德重之言十不信三此世俗之見也危滿則傾空則仰中則正日出則斜過午則昃及中則明危言取其正日出取其中君子言出中正而明和之以極分而已藉外之言人多取信父之譽子難為巧辭世人不察是非而以已同為善重者取其耆艾若年先而無德非先也止是陳舊之人耳危言日出中正而明和以極分之理因以不滯之辭所以盡其天年而無悔吝不言謂默默則寓重危言皆齊蓋以不言齊之也不言之理自齊寓重危言自不齊耳故曰齊與言不齊是言自屬言齊自屬齊此與一與言為二之義略同言無言謂無情之言危言中正豈有情哉無是非愛惡之情則無是非愛惡之言故終身言而未嘗言若乃謹默括囊而中正未嘗去心則是終日不言未嘗不言也有自而可與不可有自而然與不然言其皆有由然乎然可乎可由於道故也其不然不可不由於道故也固有所然

所可則無不然不可矣故再舉危言可久總結前文萬物異種理自相代有形化無形無形生有形有情交無情無情變有情始不見首卒不見後循環莫測故曰天均自然均平取其極分而已矣劉鑒註水之在危猶言之在德不滿則不發也自外來者益之而不可增由中出者雖多而未嘗虧故曰危言日出物之有際必有端倪自然之倪始卒若環故曰和以天倪如草曼水行以譬自然之緒道全而物不傷故可以盡年也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則六經不為支離老子不為簡約矣若以寓言以析人之合重言以析人之信皆有為而言言之末也則危言者其為言之本歟

虞齋口義危以貯酒飲之有味日出者件件之中有此言以天理而調和眾心也父為子媒人必不信故藉外論之已言所以止其爭變也借重於耆艾則聞者不敢非古先帝王皆耆艾也經緯本末言知常變

始終期年期順之年年先而學無所見不足以前人所陳久無用之人耳曼衍自得窮年以此送日月也以無言爲言則歸于一理若以一而形諸言或以言而論此皆爲容心不齊一矣唯無言則齊無心之言是也故終身言而未嘗言不言之中使人悟理則非不言也凡入所謂可與不可然與不然皆各有所是我何從而然可之唯隨其然者可者而然之可之固有所然所可則無不然不可矣齊物篇論此甚詳非以自然之言調和衆口豈能千古不磨萬物之種同出於造化往來終始相代於天地之間其倫理之妙莫得而窮之天均者天理之同然也

寓重之義諸解已明十居九七之論爲優則出胥臆而言者無幾蓋謂世俗之人中無所主輕重隨人故從權立言乘機化導俾從信而入陶成善心其憂世愛民亦切矣危言解者不一夫危之貯水喻言之載道道固非言所能盡水亦

非危所能量遽謂道不屬言水不屬危不可也故其言日出而不窮人亦聽之而不厭非若寓言重言之有所去取也蓋能和以自然之分則可以合天下之心而我無心何同異是非之辨哉父不爲子媒一語足以盡寓言之旨我所以藉外論之者爲彼難信故也其同異在言而應反見諸迹不若無言之混成而人莫我異無言之混成又不若無心之言能化物而無迹也重言亦出於已言經緯論其才本末明所學此又有警勵學者之意危言無窮而能和以自然之分優游曼衍以終天年何世界之能及至此亦可矣後又隨掃其迹云凡天下事物之理不言則齊與道爲一齊與言猶無與有粗妙異理惡得而齊唯超有無而冥粗妙者斯大齊也故曰無言曰當是言字下文可照此又明夫未嘗言未嘗不言之妙神而化之不滯有言無言之迹而天下風靡影從也夫言之有

可有然出於固然固可則無不然無不可矣此危言所以併包寓重而無遺故言滿天下無口過也本經末篇自叙有云以危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則知是經所言浩瀚宏深千變萬化不越此三條而已然而絕迹易無行地難不言易言無瑕謫難南華立此三言所以免乎瑕謫也夫以言免瑕謫猶未若忘言而無瑕謫忘謂有而無之非不言之偏執也忘言極議夫子之欲無言近之世間萬物同出乎機而萬形有異相代無窮猶言之同出乎心而立論有異辨諍無極聖人因而不自唱應彼而言非我言也故若環無端莫究其極我則和以是非而休乎自然之分而已是亦遺言之意云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而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末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

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齷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郭註隨年隨化與時俱也時變則俗情亦變乘物以遊心者豈異於俗哉變者不停是不可常謂孔子勤志服膺而後知非能任其自化此明惠子不及聖人之韻遠矣孔子謝變化之自爾非知力之所為故隨時任物而不造言若後其材知而不復本靈則生亡矣鳴者律之所生言者法之所出法律皆衆人所為聖人就用之故無不當而未之嘗言未之嘗為也我無言也好惡是非義利之陳直用人之口耳口所以宣心既用衆人之口則衆人之心用矣我順衆心誰敢逆立哉因天下之自定而定之又何為乎因而乘之故無不及也呂註傳稱孔子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從心則橫心所念更無是非橫口所言更無利害是也道未至於從心則不

化則必始是而卒非六十之所謂是安知非五十九非也惠子不知此乃孔子之與人同者至其與天同者則自古及今未始有化而真以為勤志而行服知而知也謝謂絕去之物得以生之謂德所謂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也未生則無氣無形安有所謂靈生而有氣有形而復其靈也鳴而當律無事於聲音之調言而當法無事於義理之釋及夫義利陳乎前我則從而好惡是非之此直服人之口而已以其所待未定非無為而自化者若夫使人心服而不敢齷立然後定天下之定是乃使之自化非直服人之口而已吾且不得及彼者是其謝之而未之嘗言也疑獨註孔子六十而耳順則無是非矣惠子未知以為勤志服知而得也謝如陰陽代謝未嘗有言大本造化人才皆受於造化能反本復靈生理得矣若役於外物本失靈喪何生之能存律者述陰陽之氣法者順天地之德聖人與陰陽合氣故鳴而

當律與天地合德故言而當法今則義利交陳於前以起好惡是非而出於己之私見直服人之口不服人之心欲人心服者順而任之不敢逆立因入下之定而定之所以為順也已乎已乎欲無為之意我無為則彼自定故曰吾且不得及彼乎碧虛註年運既長德性愈明此與蘧伯玉章辭同而義別蘧瑗悟始是卒非未能自忘仲尼則行化不滯使人忘己難也始而所是隨事應變卒而非之終歸正道也前既未是今亦必非此愈損而愈益也勤志則少變服知則多矜孔子久辭世紛未嘗載其言也受才質於大道者聖迹不足恃復靈性以出生者隨變而任化故其聲合中和語成文教義利陳諸方冊豈直服人之口而已以至奔馳師仰使人心服遵古循理孰敢逆立持此委順世間可以定天下之定也吾不及彼孔子謙辭高齋曰義勤心服事於知見謂博學也孔子謝去博學之事而進於道但未嘗與人

言耳才猶性本始也謂造物稟靈者知覺之性反歸本來知覺之性而後可以盡人生之道嗚呼言律即法蓋利在前而有所是非好惡則人與我對可以服其口未能服其心必含義利是非乃可使人心服無敢對立為忤者而後可以定天下之定理矣莊子既稱夫子之心乃對惠子而歎曰已乎已乎我安得及彼乎敬夫子之至也人生隨年而化賢惡所不免者內而知慮日增外而形稅日改得失利害之相攻是非成毀之變易凡幻塵泡影條起條滅於前者皆化也夫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則生道日新不滯陳迹其居化與人同而受化與人異黃帝書云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信哉夫六十歲為天地枝幹之一周人生上壽之中半更事既久是非可定矣然猶未知今之所是之非五十九非也靖原其由患在於有我苟未至無我猶未必六十歲之後為真是故璩夫子亦有五十九非之歎

勤志謂積學服知謂任能夫子謝去所學所能久矣默進此道而人不知耳人皆受才性於造物必能復其已靈生道乃可長久以至充之以學問美之以德業嗚呼當律言當法猶云聲為律身為度此皆由靈而出人道可謂大備矣及其義利陳乎前而以已之好惡為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世之學者往往皆然今夫子乃使人以心服而不敢詘從無詘立定天下之定言其化之速也已乎至彼乎乃莊子歎服夫子之辭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一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二

谷五

武林道士 褚伯秀學

寓言第二

曾子再仕而心在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而不洎吾心悲弟子問于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以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郭註縣係也參仕以為親無係祿之罪係祿以養也養親以適不問其具若能無係則不以貴賤經懷而平和恬暢盡色養之宜矣彼無係者視榮祿若蚊虻鳥雀之在前而過去耳豈有哀樂於其間哉

呂註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古者謂是帝之縣解則無所縣者固不可以有哀也死生亦大矣而哀樂不能入則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過乎前其小大多少不足較也明矣

疑獨註曾子為貧而仕祿始及親雖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親亡祿不及而心悲

此所以心再化也。門人以曾子能愛親而不以祿爲係累，故問仲尼。仲尼謂參之孝愛孝也，未能忘親，則有哀樂於曾中，豈得無係累？唯無係者，可以無哀，故視鍾釜如彼其輕也。言曾子未能至此。

碧虛註：心樂心悲爲再化。孝心不必論貧富，侍養亦豈在厚薄？而曾子言此者，猶有蓬之心也。夫然，參稱至孝，必無係祿之罪。又何有哀乎？彼視鍾釜如蚊虻，則其係可解矣。

庸齋曰：義第子問曾子此言，有係累之罪。否？疑其前後兩變，有悲喜也。既已縣已言只此悲喜，便是有係。若無係，則外物過前猶蚊虻而已，豈足悲喜乎？

古人學優則仕，志在澤民。祿以代耕，期於仰事俯育而已。豈若季世之仕者，俸祿之外，槌剝取贏，極耳目口體之養，未嘗過親庭而問焉者？有之，曾子三釜及親而樂三千鍾，不洎而心悲其悲，樂係親之存亡，非係祿之厚薄也。然而心不

免於再化。門人所以有問。夫子謂參於二者之間，不能無所係累。親之存亡係固不免。祿之厚薄不必存懷可也。若無所係者，又豈有哀乎？彼視鍾釜猶蚊虻耳。曾子之孝行著乎萬世，任祿三千鍾則所未聞。南華寓言亦責備賢者之意，所以勉人以孝行爲重，仕祿爲輕。親之待不待祿之及不及一付之於分，又何所係累哉？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生。有爲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天有曆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耶？

郭註：野謂外權利從謂不自專通彼我而

與物同來者自得也。鬼入外形骸，天成無所爲，不知死生所遇，皆適大妙，則善惡同故無往而不冥。此言久而聞道，知天籟之自然，將忽然自忘，則穢累日去，以至於盡耳。生而有爲，則喪其生，由有爲故死，由私其生故有爲。今所以勸公者，以其死之由於私也。夫生之陽遂，以其絕迹無爲而忽然獨爾，非有由也。然而果然，故無適無不適，而後皆適，皆適而至也。天地皆已自足，理必自終，不由於知，非命如何？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謂之命，似若有意也。故又遣命之名，以明其自爾。而後命理全也。理必有應，若有神靈，理自相應，不由於故，則雖相應而無靈也。

呂註：道未始有物也。既已爲物，而欲復於無物，則其致虛守靜，非一朝之積也。野謂忘仁義，賓禮樂，從言心之莫逆，通言心之徹物，即物物皆遊，物物皆觀矣。來則道集之謂鬼，入即鬼神來舍。天成，本諸不知死，不知生，則知止乎其所不知。大妙，則神

矣。妙萬物而爲言，然後能體神也。生而無爲，則不知有生，不知有死，生而有爲而後有死，勸之以公而無私，則不知有死矣。生而有爲死之所自，故聖人外其身而身存，以其無私能成其私，所以勸公也。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始卒若環，則生陽而已。安有所自？以有爲爲自，亦以物情言之，其果然乎？故體道窮神者，不知有死，生惡有所適，所不適欲求之，歷數人據未始同也。又惡乎求之？禍福人事之間，哉以爲無命。耶終若有所制也，以爲有命耶？求其始不可得也，以爲無鬼邪？而有以相應，以爲有鬼耶？而無以相應，是以止於所不知而無所容心，斯得之矣。

疑獨註：野謂不文從謂不逆通，則不礙物忘我也。來則不去，鬼入後靈，天成與天合德，不知死生聖也大妙神也。至於神而極矣，此學者入道之序。人生而有爲，以累其生，則死之所自由，私其生故有爲，所以勸公者，以其死之由私耳。至於命者，大同於

物公而無私，則無死矣。生陽死陰，知死生與陰陽爲一，則無自矣。果然如此，理則生不足樂，死不足哀，又於何而適不適也？歷數天之象，人據地之器，人處兩間，天地之道求之於我而已。命者，天道鬼者，人道。始終以天道言相應，以人道言天人交通，陰陽性命之理備矣。寄之於有無之間而疑之，是深於知道者也。

碧虛註：野謂初心質朴，從謂不逆，他情通則徹理無礙，物則同一混成，來謂衆歸其德，鬼入深造，實冥天成，無爲自然，不知死生，則有無一體。九年大妙，則數究純陽，神化莫測也。生而有爲，動之死地，爲有私，故勸之從公。昔公者，必以私死，其死豈無由哉？生者，強陽之氣，無所自也。汝果能至於大妙乎？大妙者，無公私生，死無適無不適，可謂至極者也。在天成象，歷數可推在地，成形人據，可知唯我無心，孰能測之事，有有始而無終，有終而無始者，皆天命使然，相應謂前學道九驗，鬼謂靈響有應無應。

在用功之深淺通靈之遲速也。學道雖有序，其要在乎獨化論。程則九年而悟不出乎旦暮耳。

膚齋曰：義野反朴從順，從通大徹也。物如槁木死灰，來謂寂寞之中，有不滅者，鬼人納造化於胷中，天成與天爲一也。不知死生，即無入而不自得，大妙極玄也。自一至九，借爲節次，此事非可以歲月計也。人以生爲有生，孰見自私也？以至公之理，勸之欲其知世間無不死之物，謂之死，則有所自求，生之始無所自，既始無生，安得有死？陽謂動之始，以死生之理如此，言之不知其果然否也。適不適猶云然不然，要極而觀，然不然未可定也。歷數人據，果可以盡天地之理乎？世間萬事，萬變造物主之安得謂之無命？茫茫之初，本來無物，安得謂之有命？朝暮寒暑，時至氣應，安得謂無鬼神？謙未必福，仁未必壽，安得謂有鬼神？此言造物不可知之意。

人生隨俗凋喪日失，一日學道者損之。

又損所以求復其初野謂漸還質朴從謂順人不失已通則徹理物則忘我來謂人歸之鬼入造乎恍惚天成合乎自然不知死生則無去無來九年大妙則數極造微神化莫測矣人能以無爲爲宗乃可登假乎此而世俗耽於有爲日趨死地勸之以公者以其死由乎私也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以其下有私字絕句私謂貴愛其生奉養過度本求益己損莫甚焉故今去之歸乎公道也死者因生爲有自生者從無而始爲無自生而無私則亦無死天不能殺地不能埋汝果能若是乎由是知無以生爲者賢於貴生又惡論其適不適耶天有歷數可推否泰地有人據可考治亂吾又何從他求哉夫自二儀分判幾千萬年生物而不知其終非命何以立禪物而不知其始命從何而立歷數人據有禍福之相應豈無鬼神主之天道有時而難識人事有時而無準則又疑其無鬼神

也此言造化精密難窺唯其難窺所以爲造化但當盡人事以俟之故向上之學使人反究自己天地之始終一身靈物之隱顯盡性而至於命明鬼而極手神在手力行心契則功蹟大妙亦何待乎九年哉

衆罔兩問於影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影曰叟叟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大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耶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郭註運動自爾無所稍問自爾故不知所以甲似蜩蛻似蛇影似形而非形也推而極之則今之所謂有待者卒至於無待而獨化之理彰矣直自強陽運動相隨往來耳無意故不可問也

呂註罔兩生於影影外微陰非一故曰叟

叟影之俯仰行止隨人而已豈知所以哉形之有影猶蜩之甲蛇之蛻而非蜩甲蛇蛻也影得日火則屯而顯遇陰夜則代而隱此乃影之所待而爲影然而無情豈知有待耶影之所待者日火陰夜而不可謂之有待況以有待者乎以有待者影之所自出即形是也以罔兩無待知影之無待以影無待知影之所出者亦無待則不爲形所累矣彼來往則我與之來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皆非我也又何以有問乎

疑獨註叟叟指衆罔兩奚稍問何必問也凡屬造物者皆有所待而不知所以然甲似蜩蛻似蛇影似形而非蜩蛇與形也火日有光影之所聚陰夜無光影之所藏此吾所以有待也而況形又有所待乎言待造化也形來則我與之來形往則我與之往形強陽則我與之強陽此皆由於獨化又何足以有問乎

耶其動靜有無皆莫知所以影與微陰則有形而無礙蜩甲蛇蛻則有質而無性當其未蛻止有蛇蜩及其已蛻甲皮固自有焉則影也形也其不相因明矣蜩也蛇也亦何嘗顧蛻哉世謂形生影影生微陰然影之生也聚於日火代於陰夜於形何有形當明而影生似有待也處暗而影滅似無待也來往運動雖由乎彼應之無心則在乎此又安所致詰哉

腐腐口義更更結若隱若顯貌稍猶率略言予之所有本不知其所以然蜩已化而甲在蛇已化而蛇在蓋以形之動者比蜩蛇以影比蛻甲亦似之而非也物過日大則影聚陰夜則影代去矣彼指形影自謂彼豈吾所待耶然形之動又有所待故曰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形待強陽之氣而動我亦從之其為強陽者本非形之所知汝又何問我乎此段與齊物論同但添日大強陽之說

凡天下之物有形必有影人所共知而

影外微陰曰罔兩人多不察焉蓋因影之蒙昧而依附彷彿於其間其陰參差疊出故云衆罔兩罔兩之於形猶七情之於心心不官而七情縱則反受其攻影不明而罔兩多則反遭其間然而影之所待豈罔兩可知心之所冥豈七情可立哉此論物理相生有若因待而或有或無非因非待以譬形生之始思慮之端亦猶是也義極精妙晉賢所未發夫影生於形非日火則莫見有若相因也日火雖光非形則無影本於獨化也影之於形行止不離一身之至親者其動靜有無必有主宰世人日用而不知則罔兩之間無足怪也齊物論云若有真宰而不得其朕正明此義所謂真宰者即獨化之主萬物萬形賴之以生育運動而因待有無之所從出也信能反而求之恍惚之間而見曉闇和則獨化之理明罔兩之疑釋矣強陽謂人稟造化之氣能運動形體而掉運外物者其

聚則有其散則零直寄焉耳儻知獨化之主則真我長存彼之聚散無足問也況景外微陰乎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履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問是以不敢今聞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大白石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就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郭註睢盱盱盱政扈之貌人將畏難而疏遠尊形自異故煬者避之去其矜夸故與之爭席

呂註睢盱自異則舍者迎將之召也老子所以歎子居形謀成光則戶外屢滿之召也伯昏所以去御寇其趣一也疑獨註子居揚朱之字進盥漱巾櫛明其潔已脫屣膝行言其謙恭睢盱盱盱矜夸

見於外誰與汝居也告之以聖人知白守黑故大白若辱不自滿腹故盛德若不足子居聞言而悟其往也舍者迎將有禮避席讓寢言其外移故人致敬及聞道而去外矜之色故反也舍者與之爭席不示人以迹不知所以敬之也

碧虛註睢盱傲慢之容其往也威儀盤辟使人敬畏其反也視猶衆庶使人忘我也腐齋云睢盱矜持言物我未忘嘗若與人同居家公旅邸之主場炊也避舍避寢敬之也爭席則不知有可敬謂得老聃點化則退然自晦人亦視之以爲常也

睢盱自異人誰肯與汝居耶夫行潔白者人將汙之故韜晦而若辱德盛大者人將虧之故涵養若不足此全身之道也今汝反此所以爲不可教子居聞告蹙然不安容爲之變則其心改悔可知故其往也逆旅主人迎將於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言室家通敬之避席避寢則衆皆駭異及其反也舍者爭席則

矯飾去而真實存使人忘外敬之粗迹也古之人所以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者以此

是篇以寓言標題南華老仙渡水不濕脚之意自揆立言既多恐後人徇迹成

十二

弊故隨步隨掃其迹其寓言重言皆不得已而藉外論之危言如水在危有防而不失則其出也由中故日出而不厭同異是非各當其分言出於無言亦猶不言也其然其可則物情之去取耳惡知其爲固然固可耶是以必至於不言則齊也吁世衰道微人莫已信不得行志當世猶觀垂訓方來又慮無以必後人之知故寓於所重以取信焉使人由寓以究其真從微而躋乎妙其成功一也至論夫子之迹隨年化始是卒非當身之是不可常也如此況欲必信於後世乎曾子之再仕再化心不免乎有係而哀樂形焉無間乎爲親爲祿也若夫聞言而悟有若子游一年而野至於大

妙則心日虛而道日集所謂寓重危言者皆在過化之域矣次論命鬼之有無形影之因待皆明造化不可致詰之妙人能充其造化所與而莫之天閑則吾身之天地不可測之靈物亦猶是也結以睢盱矜傲人誰與居聞命而反舍者爭席則耳聆心悟在片言之頃孰謂載道而之後世無得魚忘筌者哉予嘗閱東坡蘇文公莊子祠堂記謂寓言篇末當連列御寇篇首而不取讓王逐跖說劍漁父四篇且二篇合一義或可通而四篇遭黜無乃太甚意其所病者讓王條列繁而義重複盜跖譬孔子若太過說劍類從橫之談漁父幾詆聖之語此所以不爲坡翁所取也然祠堂記中嘗謂莊子之言皆實子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則亦燭其立言救弊之本心矣又何以屢迹爲嫌竊考讓王等四篇較之内外部若有間然其指歸不失大本蓋立言者不無粗精之分抑揚之異或

門人補續不得其淳所以置諸雜部之末自可意會無煩多議以啓後疑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三

谷六

武林道士 褚伯秀學

讓王第一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
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
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
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
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子適有幽憂之病
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
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也舜以
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
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
收斂身足以休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
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
悲夫子之不知余也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
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
曰捲捲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
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
身不反也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以皮

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
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
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
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
臣奚以異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
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
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
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
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
身豈不惑哉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
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
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之以玉
與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
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
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
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

郭註略而不論

呂註三代之季父子兄弟爭有天下更相
殘害所謂士者危身輕生以干澤此讓王
之篇所以作也許由支父之徒皆不以天

下易其生者揚雄以爲先哲堯禪舜之重則不輕於由也所謂重者得不以其歷試而後授之以天下乎殊不知堯之所以得舜者不在於歷試歷試者與人同而已所謂暴之於人是也使由無避堯之意安知其試之不如舜乎

疑獨註憂藏乎心謂之幽憂支父不以天下害其生支伯不以天下易其生雖異乎俗而皆未能無心也善養喻懷道之深石戶之農善閉而敦本善養之言爲已而求自金石戶則指后之爲人嫌其德未備皆未能無所不適也大王亶父避狄不忍以土地而害人民可謂能尊生矣夫有身不能無養有生不能無累富貴者樂於養養過則傷身貧賤者迫於利利過則累形能免二患乃爲尊生也王子搜避位而逃可謂不以國傷生矣雖不累於物而愛民愛己之心未忘則猶有係未能無迹此皆聖人之緒餘非其真也聖人之真者忘生而生無不全忘養而養無不至雖爲天下國

家之所寄託時適然耳又何傷乎

碧虛註外天下者衆害不能千重其生者他物不能惑唯暢然虛懷則可託身於四海之上也天地大德曰生至人之所實貴故不以天下易之義楊鍾粥以自足孰肯以物爲事而喪其天真哉是以狷介者不肯屈於人德厚者乃能貴其下勁節葆力所以立大功放浪不反所以激貪鄙地所用養養物也物之所養養民也今爭所養之物而害所養之民聖人不忍爲也富貴者重失在乎養傷身貧賤者輕亡在乎利累形故爲君而致患不若退隱而自全也腐齎云幽憂之病猶云暗疾夫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有天下而不與也捲捲自勞貌係力勤苦用力也堯舜二段無結語與前意同用以爲養謂土地所養百姓也尊生者以身爲重物爲輕此識當時患失之士唯無意於君者方可以託國故越人欲得王子搜爲君也

褚氏管見天生聖人所以續道統明人

倫贊天地育萬物也君位之有無不與焉然謳歌獄訟之所歸有不可得而辭者亦一時寄託焉耳雖居萬乘之尊四海之富而上階茅茨惡衣菲食不知其勢之重位之極也蓋由得之非心所以

處之非榮故其辭讓易如脫屣夫物莫大於天下能以天下讓無物足爭矣其智中所存詎可量耶至若與之天下而不受亦豈中無主者所能爲堯舜大王之德業固不待讚揚而諸子之高節非莊子不能盡見徐考其辭讓之語太意不過卑物尊生輕外重內以樂聖人之道而惡爲君之患也且與之天下古人猶不屑受肯效後世矜詐恃力恃理越分而妄求者哉幽憂之病按呂氏春秋引此章高誘註云幽隱也詩云如有隱憂且已謂方憂身之未治何暇治天下爲此所以異乎俗也大王之避狄而不忍害民王子搜逃民而恐其害已忍害民則能愛已忍害已則能愛民此越人

所以欲得爲君以其德著而不逃蟻慕也若夫上德不德民無能名則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是又超出一等矣南華雖不盡言其意有在於此詳後章經旨可見云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手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已昭僖侯曰善哉教寡人有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郭註略而不論

呂註昭僖侯能用子華之言而輕其所爭則於一以天下易生者又其次也疑獨註廢謂斬斷而無用能不顧其臂以取銘而有天下乎侯曰不取也由是知兩

臂重於天下身之於臂又重也以韓國比天下韓已輕矣所爭之地又輕於韓今反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已棄其甚重爭所甚輕豈不惑哉

碧虛註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疆場廢地何苦爭爲鴻烈解曰殺戎馬而求狐狸援兩幣而失靈龜斷右臂而爭一毫折鏃鉅而競刀錐可謂不知輕重者也

虞翻云銘猶契約攫其銘可以有天下愛身者且不爲之況韓國比天下尤輕今乃以不得爲憂戚而至於愁身以傷生又重於失一臂矣

韓侯與魏爭邊境所侵之地蓋無幾而憂形於色可謂於所輕者重而所重者輕矣魏之諸臣諫者莫聽華子入見諫

之有道焉左攫銘而右手廢右攫銘而左手廢一利一害不可免也在人審利害之輕重而去取之耳侯知臂重於天下身又重於臂而不知韓之輕於天下所爭侵地又輕於韓審知其輕則重者

自見侯聞諫亟悟明輕重之當然吁韓侯亦賢已哉華子亦知矣哉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隋侯之重哉

郭註略而不論

呂註亦不詳及疑獨註顏闔處窮而通真惡富貴故莊子取之夫得道之真者不可以生死言故朝聞道而夕死及其貴愛以身爲天下則聖

人之迹也。緒之餘。土草之賤。微末不足道。聖人爲天下之迹。出於天下之寄託。亦聽之而已。故曰。餘事所以之。所以爲言。有所動作。必察其當然。後應之。隋珠彈雀。喻世人以生易富貴。棄重而就輕也。

碧虛註。緒。餘土。其言。言才愈遠。則愈粗。聖人之治身也。虛心弱志。帝王之立功也。手跡足跡。以立功視治身。持餘事耳。顏闔知其所以之。之。未可也。所以爲之。未必也。故不受幣焉。士有甘藟藿而忽富貴者。身可屈。而道不可屈。其自重若隋珠。輕利。如燕雀耳。

腐齋云。緒。餘土。其以治國家。天下聖賢之論也。莊子之言如此。分別人皆謂其以精粗分兩截。其意只謂知道之人。不以外物累心。有天下而不與方。可以盡無爲之治。但其言抑揚太過。而心實不然。緒。餘土。其只就餘事上生。猶云塵垢。批糠近世。荆公之學。真把做兩截看了。以此施用多舉。緒餘土。其之語。所以朱文公深辯正之。以珠

彈雀喻甚明當

察闔之心。真惡富貴者。超出世俗所見。萬萬矣。惜乎不灑忱以辭。乃失誠於使者。似亦稍虧淳德。使者既造其家。又見其人而不能力致之。乃從其辭。而反審無乃過厚矣乎。夫難進易退。君子之常。養愈久而植愈深。於固不容多議。然魯侯渴心求賢。幾何而一遇幸遇之。又交臂而失。不得與之共理大業。以躋昇平。實由乎使不使之過。故申言以爲戒。且天下功業宜莫大於帝王。此猶以爲餘事。則所謂聖人之真者。豈常流所可窺測耶。所以之。所以爲。即語云。所由所安也。今世本恐聽者謬多者。字真以治身。治當是持凡聖人之動作。聖字爲完。隋侯之重侯。當是珠。此章全見呂氏春秋。可證不韋去莊子非遠。必得其真。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御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今官遺之衆。

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郭註略而不論

呂註不詳及

疑獨註士以正行而見知人以察實而求我則彼之所審者。確我之見知亦無愧矣。子陽爲鄭國相。未嘗與列子接。忽因人言而遺之粟。夫因人言而知之。必因人言而罪之。此其所以不受也。

碧虛註。士。甘陸沈。無聞。豈肯屈志而受無名之祿。荀卿妻子之情。而躑躅於褐網哉。腐齋云。子陽以人言而遺列子粟。非真知已也。譽而可信。毀亦信之矣。

子陽相鄭。秉人物之權。以重輕一國者。也有賢在野而不知。可乎。聞人言其有

道而遺之粟則亦遇賢而能敬也列子以爲因人之言而遺我惡知不因人言而罪我耶故辭而不受此君子觀微而知著見往而知來也其妻拊心有言乃世俗鄙見孰謂有道者之妻子而爲此哉夫至人之所爲雖其妻子猶不能盡識況他人乎此言被褐懷玉之士未易而知之又當致之有道斯可以盡人才而得其用漁父篇云下人不親不得其真信哉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王謂

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郭註以義明不復釋

疑獨註方莊子之時人多不安義命而僥倖富貴故引屠羊說之事警之雖處屠肆而能叙分如此誠可以激礪薄俗三旌三公之位也吾知其爲富貴矣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今於屠羊說見之碧虛註誦持書而發家居屠沽而守義者何代無之夫竊勢以爲己功市權而要重賞者聞此亦當知愧矣

虞齋云大王反國悅反屠羊各得其本分事三旌三公車服各有旌別也

昭王賞說示復國而推恩說之辭賞安義分而不濫蓋王失國而不能伏其誅則王復國而不敢當其實理亦宜然世

之無功叨賞者多則以安命辭祿者爲創見王命見之高其行而欲識其人說以爲不可毀約而見遂終辭焉不使君有妄施之名其不欺如此士君子之所難能也而屠羊說優爲之使舉國臣人化說之德而克肖焉何患世道之不交相興乎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患與馬之飾憲不忍爲也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提衿而肘見納履而腫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

道者忘心矣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餓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作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已上三章意義同貫郭呂不詳釋

疑獨註原憲貧而無怨者也曾子貧而能自遣也顏子貧而樂道者也養志者忘形原憲是也養形者忘利曾子是也致道者忘心顏子是也

碧虛註子貢相衛結駟連騎入窮閭過原憲而歎其何病憲答以是貧非病子貢愧其言之失也夫迂趨世態希望功名親比周旋交構朋黨學不治身教藉資給坐仁義之惠威與馬之飾學道者豈忍爲哉原憲則學道而能行守義而不屈者也曾子養志故不仕忘利故寡合忘心故契道也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不辱者行修於內不殆者無位不作此仲尼之所誦今於顏子見之

厲齋云夫妻二室皆以甕爲牖故衣塞之抵風雨也華皮爲冠縫履曳履也假仁義以文茲曰隱緼袍絮衣無表外破而絮見腫膾虛浮也商頌所歌之曲若出金石言其有節奏致道者忘心無心故近道也學道足以自樂二程先生每教人求顏子樂處不可草草看過誦之久矣昔聞其語今見其人也

原憲安貧絃誦學而能行雖居環堵蓬門如坐廟堂之上仁義禮樂不離其身故也子貢榮居相位是墮零之時帝者能枉駕而顧亦見其友誼未忘然問其何病則不知心之甚同學於聖人之門而所見若是故憲歷分貧病以告之自希世而行至與馬之飾乃學者之大病子貢身坐膏肓而不自知賴憲痛鍼力砭誠友中之師也曾子腫膾臍臆終絕

肘見其貧可知然而養志忘形歌若金石浩然之氣充塞天地萬乘之君不得而友況欲臣之乎顏子知足樂道無位不作襲夫子之步得夫子之心而一無所作爲單瓢自樂豈紆朱懷金可比哉

夫三子者皆孔門高弟親受聖傳所造有精粗故所樂有深淺若子貢之遊說列國榮官殖貨以駭動世俗則所樂與二子不侔矣故南華舉以爲戒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郭呂略而不論

疑獨註魏公子牟封於中山瞻子魏之賢人夫公子之貴其心最爲難勝故雖身在江海而心居魏闕自言其未能無心於富

貴奈何而可以忘此答以重生則利輕利輕則不思魏闕矣年雖知生可重物可輕然其心不能自勝所以有私瞻子告以苟不能自勝其私則神道寧無惡乎神生於虛今年心未虛所以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挫損情欲重傷其性與無壽之人類矣言年為萬乘之公子一旦隱居巖穴欲如布衣之士實為難能然有其意則可期之以至也

碧虛註公子年雖嘗省道味之淡不能勝樂餌之美順所好則養生閑神靈則瘳虛既失養形之樂復增閑神之憂非重傷而何魏牟慕嘉遁之名虧隱居之實其意易發其操難持然比之顛冥富貴者固有間矣

腐齋云知吾生之可重則外物輕矣理未能勝姑順之而勿強抑強抑則內傷其神神惡之矣此非自養之道不入壽者之類可謂有其意勉而行之者也

象魏觀闕國君之門淮南子作觀闕音

訓同許慎註天子之兩觀也不能自勝則從謂從順性情不强抑閑或連神為句謂從心神所適也夫學道者當損情去欲志尚清虛此乃云從其性情使之神和意暢是無惡乎不能自勝也又云強閑而不從此之謂重傷則是使人任清縱樂以為道有類列子載管夷吾所謂養生之道肆之而勿閑者也原其本意蓋為公子年生於富貴而欲隱巖穴實為難能若過閑其情恐傷其性故寬以誘之進退不也成功一也南華取此以為富貴學道者之勸庶不至望崖而反若夷吾者以伯國強兵為事宜其立論之偏又非年比矣瞻子所言固不可為學道者之法譬名醫瘳疾必審人而處方期於瘳疾而已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四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讓王第二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糝顏色甚憊而絃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穀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絃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

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過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絃歌子路屹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

丘首

郭氏略而不論

呂註自顏闔御寇至孔子皆不妄受人之爵祿施予以至貧賤凍餒而不改其樂者也其次公子年雖未至乎道而有其意者也世俗之人湛於人偽者聞許由善卷之風狂而不信故歷叙聖賢莫不樂道以忘生忘生為難猶且為之則不以天下國家傷其生為易可知矣

疑獨註夫子之道充塞兩間何窮通之能累方其阮於陳蔡而無上下之交七日不火食夫子不以為憂而絃歌不輟當時知夫子者獨顏回耳子路子貢不免有無恥之譏遂召二子而與之言窮通在道而不在于物今子抱仁義之道何窮之為此臨難而不失其德也道德在己非臨難無以見猶天寒而後知松柏故夫子以為幸也遂反琴而絃歌二子釋然而悟執干而舞不知天高地下喻夫子之道不可得而形容由是知古之得道者窮通皆樂而所樂非

窮通也

碧虛註可謂窮矣是觀其述以窮通在時未知道本也松栢遇霜雪而益茂聖人遭患難而不移以桓公文公越王之事證陳蔡之阮實由文顯道以事彰也天高地下喻仲尼之道大道德猶金石一調而不可更窮通猶琴瑟曲終必改調是知窮通在人猶風雨寒暑天理之常也許由謝堯而枯槁於潁陽共伯辭位而得志乎丘首仲尼不懼蔡陳之阮柴立乎二間之間也

庸齋云不糲無米粒藉陵燂之天寒松栢即後凋之義因陳蔡之阮而後聖人同窮之節見可為法於後世故云幸也削然音瀟瀟灑之意挹然喜躍貌子貢曰數句述自悟之意商周謂周之都有商之舊地舊民也

子路子貢所言者夫子之迹顏子知夫子之心所以忘言也窮通在道則世間得失無所益損焉不窮於道則不失於德又何患難之能移歲寒而知松栢臨

七八

難乃見聖人此所以為幸夫子復琴而絃歌一安於命而不損其樂子路執干而奮舞悟理而心悅不知手舞足蹈也子貢曰數句讚夫子之道大難窮道德於此義當是得上文可照許由共伯之自樂其樂亦以得此道故也丘首山名碧虛照江南古藏本松栢之茂也下有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會稽三句故其註云又共伯得下有志字窮於商周商字說之不通諸解遺而不

論獨庸齋及之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湯將伐桀因卜隨而謀卜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勉之以讓卜隨卜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

賊也勝桀而讓我也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稠水而死湯又讓務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逐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務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尋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沉於瀟水

郭註士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志尚清遐高風邈世與貪利沒命者固有天地之降也舊說曰如下隨務光者其神天下若六合之外人所不能察也斯則謬矣夫輕天下者不得有所重苟無所重則無死地矣以天下為六合之外固當付之堯舜禹湯耳淡然無係汎然從衆得失無繫於懷何自投之為哉若二子者可為殉名慕高矣未可謂外天下也

呂註見後章

疑獨註舜與湯一道也舜順得而湯逆取順者由天而之人逆者及道而入德舜讓

北人無擇見其復命之深又言湯伐桀得天下以讓卜隨務光示湯無心於天下所以伐之者為民非為己也伊尹相湯伐桀之事具載於書而湯讓天下未嘗經見莊子製名以寄讓王之意

碧虛註潔身之士以榮為辱若北人無擇者上可與仲武為儔下可與子陵為友不以物挫志者也若卜隨務光者不臣亂世逃之而已何遽至於自沉蓋有激于後世也

肅齋云舜讓其友他無經見亦是寓言強力有作為忍垢奈汚辱卜隨務光古之隱者自沉之事亦不可考

舜與無擇友也必知其可任故讓以天下為無擇者不受則已或逃而去之何至自投清冷耶蓋指舜之居畎畝而遊堯門以為辱行則其立志可見何舜之不知心所期愈下也湯將伐桀有為方銳卜隨務光無為者也而湯因之以謀是欲適越而北其轅也後得伊尹乃成

伐桀之功歸而讓卜隨隨非特不受而已又恥其見汚而自投稠水泊讓務光務光數其非仁非義非廉之悖道卒不受其祿不踐其土而負石自沉此三子者皆高節厲行剛介不回自古有死又

奚恤焉故南華舉此以激勵頹俗云竊詳本章大意舜禪之事雖不見他書以得之於讓而施之讓盡善盡美人無間言若湯之讓恐非其本心無以逃天下之議卜隨務光稠水瀟水之事蓋言其避之之極存而勿論可也

昔周之興士有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

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爲信揚行以悅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首陽之山遂餓而死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不必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郭註語云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不言其死此云死者明守道以終也

呂註若無擇隨光夷齊者非特不受人之天下與其爵祿又以聞其言處其世爲汚辱至於溺餓而死此其於樂道以忘生者益爲難世俗之情所不信也數子皆聖賢則於死生之義固達矣夫死有重於太山有輕於鴻毛而舜禹之讓其流爲之噲殷武之事其末爲賸輒聞無擇隨光夷齊之風者於天下後世豈小補哉則死非所愛也而韓非乃云湯恐天下以已爲貪乃讓務光恐光受之乃使說光湯欲傳惡聲於

子光遂投河司馬遷亦不信有所謂隨光者韓非以知殺身則其量湯與光宜若此蓋許由支父支伯不以天下易其生使後世尊生而輕利也無擇隨光夷齊之徒則棄生以殲天下使後世忘生而重義也其爲仁則一而已矣莊子方論至道以遺名利則夷齊隨光皆在所斥及論讓王以悟危身殉物之俗則皆在所貴觀者知此則言忘而意得矣

疑獨註孔孟稱夷齊爲聖人以信於後世莊子所載者史臣之言其意蓋欲矯世俗殉物之弊所言不能無過此篇本旨以起高尚遠退之風使貪夫廉懦夫立然亦未能無弊夷齊之弊使暴虐之君得肆其毒而莫之敢抗也蓋不得其時則制行以矯世亦有以使之然若因時乘理順物之自行則無迹而無弊矣
碧虛註淳朴之世祀神不祈福事君不貪祿與政爲政與治爲治從人欲也江海爲百谷王以其善下之今乃自成自高自利

聖人所不與也修文王之業夷齊辭孤竹而就有道豈苟爵祿者哉采薇西山養志幽林其稟性高潔也歟

庸齋云祈喜猶祈福無求猶無名與政爲政爲而無私速猶汲行貨謂以利祿招天下之士阻兵行險保威立武揚行昭其名也其並乎周言我與周同手斯世是塗辱吾身也不賴不以爲資言二子非欲高節厲行以爲亢使富貴有可受之理則亦受之唯其於義不可所以如此天下闇商亂也周德衰謂周方興而所爲又如此惡其以知謀取天下也

夷齊棄君位往觀於岐陽蓋慕周之德化願爲聖人氓共樂無爲之化而已武王使叔旦與盟而誘以爵祿豈二士之志哉故舉神農之世以證今日之非時祀不祈福祉臘郊禘盡敬以報神非有所覲望也則治國無爲可知與政爲政無私於己與治爲治不擾亂之不壞人以自成不卑人以自高不以遭時自利

則視人猶己物得其平今周見殷之亂而急於修政幸彼之危而圖之行貨保威悅衆要利無異推亂以易暴也時閭德衰與之並世恐汗吾身不若避之北至首陽而甘餓死焉夫餓死之及身患也節行之虧心患也心患推之至於冒刑犯義流毒無窮身患終於一己而有足以障顛波興教化者故民到于今稱之而孔子許之以仁二子亦求仁得仁而無怨也。今天下闇周德衰陳碧虛照江南古藏本作殷德衰殷德衰故周滅之也

郭氏云此篇本意以起高尚遠退之風故被其風者雖貪冒之人乘天衢入紫庭時猶慨然中路而歎況其几乎故夷許之徒足以當稷契對伊呂矣夫居山谷而弘天下者雖不俱為聖佐不猶高於蒙埃塵者乎其事雖難為然其風少弊故可貴也曰夷許之弊安在曰許由之弊使人飾讓以求進遂至乎之噲也伯夷之弊使暴虐之

君得肆其毒而莫之敢抗也伊呂之弊使天下貪冒之雄敢行篡逆唯聖人無迹故無弊也若以伊呂為聖人之迹則夷齊亦聖人之迹也若以夷齊非聖人之迹則伊呂之事亦非聖矣即天罔物之自行故無迹然則所謂聖者我本無迹故物得其迹迹得而強名聖則聖者無迹之名也陸德明云或謂讓王其意多重生而卞隨務光二三子自投于水何也曰莊子之興存乎反本反本之由先於去榮是以明讓王之高風標傲世之逸志在不降以礪俗無厚身以求生雖時有重生之辭亦終歸棄榮之意所以深祛塵務之弊也其次者被褐啜粥之士而全道高尚超俗自逸寧投身於清冷終不屈於世累也劉綰云於不得已而已者無所不拒於不得已而不已者無所不拒近狷無所不取近狂聖人得中道而與之則二者皆在所廢其不得中道而與之則二者皆在裁之域矣夫狂狷者固中道之弊而

後世狂者非特進取也至於貪生愛利顛冥於嗜欲之地狷者非獨有所不為至於洗耳投淵以惡堯舜之名此又狂狷之弊也莊子謂讓之為名處夫授受之間而宜不失者也王者域中之大於王而能讓事物何有哉故聖人不得已而臨蒞天下如王子搜者蓋可見矣聖人至於外無物則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至於內無我則為天下所歸亦安得而辭如此則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伊尹之相湯伯夷之避紂或足履堯門與夫身居畎畝者無殊致矣褚氏統論本篇載讓王高節自堯舜許由善卷至於王子搜皆重道尊生不以富貴累其心視天下如弊屣者也子華顏闔曾顓公子牟之徒葆真守約不以利祿易其操視富貴如浮雲者也其間魏牟校諸聖賢若不足然以國之公子能舍王位之尊就巖穴之隱亦良難矣故其長風餘波之所被實啓有國有位者重道尊生之心清靜無為之教所以

立玄聖素王之業所以著也世之忘已
殉物者小臨利害一毫必爭在王位而
能讓可謂天下之盛舉矣夫懷道抱德
而爲人之所寄託者或不願有國去而
入山海有之何無擇隨光之徒遽至自
沉而喪不貲之軀耶蓋士不得中道而
狃介特立者不能無弊是以貪甚者求
之無厭必至於篡逆讓甚者避之無所
必至自沉而後已此非特明其不受又
見其不受之極以暴白於後世亦慕名
之過唯聖人中庸無弊讓受合宜隱顯
隨時從容中道堯舜之事是也伯夷叔
齊讓國而逃于首陽食薇蕨而終則非
故爲矯亢要名後世者比實以世間德
衰不容並立志在出塵高舉抱道獨全
雖死美恤若夫爲君而讓則其迹顯未
爲君而避則其迹隱退讓之志本同惟
其時而已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五

卷八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盜跖第一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曰盜跖從
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
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
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
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
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
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
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
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請爲先生往說
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
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
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辨將奈何哉且跖
之爲人也心如湧泉意如飄風強足以距敵
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
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
貢爲右往見盜跖跖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
人肝而舖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

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
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
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
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
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墮生是
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安
作孝悌而徵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極
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畫脯之膳孔
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
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盜跖案劍瞋
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
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天下有三德生
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悅之此
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辨諸物此中德也勇悍
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
足以南面稱孤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
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
鐘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
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
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

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曰夫可親以利可諫以言者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悅之此吾父母之遺德也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奸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告我以大城眾民是規我以利而以恒民富我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錫之地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起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武王伐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眾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

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跖莫大於子天下何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我為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使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蒞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跡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上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熟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君餓死於首陽山骨肉不羶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投河為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六子者無異於磔犬流

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若告我以人事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親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癯死喪受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有時操有時之具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驎之馳過隙也不能悅其志意養其壽命皆非通達者也丘之所言皆吾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許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具也奚足論哉孔子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矢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丘所

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鬚幾不免虎口哉

郭象註此篇寄明因衆所欲亡而亡之雖王紂可去不因衆而獨用已雖盜跖不可御也

呂惠卿註夫子與盜跖善惡相對吉凶貞勝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唯其對而不一則不足以相勝也觀跖之所以拒夫子者則天下之不仁而爲利者其說皆如是又惡可與言哉凡治其心者苟不能絕棄聖知仁義則亦不免爲巧利之對而已是以至人知善之與惡相去何若故不譽堯非桀兩忘而化其道以復乎未始有物此人心之盡而道之體也今不直言寓之孔跖者直言則人所難喻故反覆辯難以見其情之實

林疑獨註聖賢立言以扶世教世變則不能無弊故仁義忠孝之實皆不見於當時人之所習者不過徇以求名利耳莊子寓言於孔跖以非聖人之迹禹湯文武已因

堯舜之迹矣至於夷齊鮑焦申徒子推比干子胥之徒皆學聖人而得其偏迹愈彰而害愈甚此莊子所深病也獨以孔子盜跖起論者善惡之極所以爲對莊子之寓言猶易之立象以明意善學者求其矯弊之意毋認言而泥迹也

陳碧虛註世俗之人輕生就死何異犬豕流磔惡憤投竄有如操瓢轉移皆利身後之名而喪素養之命夫徇外者疾沒世而名不稱甘亡身而不反適內者趨當生之樂以爲達亦順往而不飾也且天地之長景日月之明輝無窮無極也今以倏生之齡映然之息託於其間復不能縱心娛樂而乃焦苦其形神以圖身後之名失淳古之道故雖跖之兇頑其所論之避仲尼亦不能奪也

虞齋曰義涌泉喻氣王飄風輕揚也禹偏枯言其胼胝磔大流豕喻其以身就殺若犬豕然離麗也言泥著於名不念本失其本真之性後同汲豈無也

褚氏管見父不能詔子兄不能教弟此人倫之不幸也橫行天下侵暴無厭此主民之不幸也夫子以道德仁義化天莫不雲合景從而獨不得行於跖又遭其困辱焉此聖人之不幸也然而夫子猶日月適與惡曜交躔暫爲沴氣侵薄曾何傷乎經意蓋謂非借夫善惡之極以爲對形迹之著以爲言則無以盡其辭而明其意此聖狂之所以辯也夫子首陳三德以其最下者箴之與說趙文王三劔義同詳跖之所言雖出於強辯其間亦自有理不可盡以人廢言然皆覩其迹而未得其心所以有是不齊之論此章辭雄氣逸如洪源疾注不可應過使人難以著語故郭氏於三章之下略述大意而義自明觀者毋以辭害意。樞戶義當是掘苦鈎切枝木之冠取嫩木皮以爲冠捷衣捷腋之衣大袂禪衣也張其尸曰磔疏烹也離名當是利名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忤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窮爲匹夫，未必賤。貴賤之分，在行之義惡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弑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子不爲行，即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跖。

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伐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故曰：無爲小人，反殉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圖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郭註：此章言尚行則行矯貴，士則士僞，故蔑行賤士，以全其內，然後行高而士貴耳。呂註：善與惡對，故孔子不能化盜跖名與利對，故子張不能服苟得。苟得所以訟於

無約也。子張以干祿爲學，則知有名苟得，則知有利，無約體道而信者也。夫爲惡與利，世謂之小人爲善與名，世謂之君子。此以人道言也。以天道言，則人之君子天之小人，若徇天而從其理，則君子小人不可得而分矣。枉直視乎天之中，則無枉直面觀四方，與時消息，則雖中而不執，以爲中此道之所以六通四辟，無乎不在也。是非皆一無窮執圓機而無不應，獨成而意與道徘徊，則躊躇與事以無成功。凡若此者，所以之天無轉而行，至將棄而天，此則已。之天不以人廢天之謂也。忠信廉義，世所謂名與善也，而皆不免乎患。世人但知利惡之爲累，而不悟名與善亦非道也。是以無約之論重及之。

疑獨註：子張禹行舜趨有踐迹之嫌，莊子因非聖人之迹，取以立論，滿而務苟得其製名，可知行者德之可見，有行而人信，利亦隨之，名利者信行所自出，信行又義之所自出也。子張之論主乎義，故觀名計利。

義真是也若舍名利反本以觀則士之爲行不可一日無也爲行者行已有恥而其言貴約苟得則謂無恥者富多信者顯此多言以求信於人非有諸己之信也無恥則臨財苟得多信則飾言求進此論爲行不若爲言之愈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士之爲行徒抱其天而不知人也世之躁進名利之人常以人滅天故其言如此子張謂桀紂無行故小人恥爲孔墨有行故貴者亦讓貴賤之分不在勢之窮達而在行之美惡也苟得又論小盜竊財受制於人大盜竊國爲諸侯而人莫能制并與其聖知仁義而竊之也昔桓公田恒盜之大者而管仲爲臣孔子受幣以言論則賤其爲盜以行考則受幣爲臣恃戰於胷中不亦拂乎又引逸書云云意謂不在行之美惡但以成者爲上則是弑君竊國未必不利也子張又謂不爲行則貴賤疎戚無倫君臣父子何紀苟得引聖賢中之皆倫失紀者以爲證且爲名爲利皆不順於道各執

一端日與子訟而不決約者訟之契券無約則不假乎此矣君子小人雖有名利之分其於棄本逐末則一也無爲小人至將棄而天無約所以釋前意而教戒之轉行成義言徇名之失赴富徇成言徇利之失唯無所徇而合乎自然乃至也此于剖心而下指古人之忠信廉義而召患者以爲龜鑑也
碧虛註士之處世先敦信行任使次之任使已明利極次之利祿已明故名顯而著若乃棄名利而反省則斯須不可舍其行義也信者仲下同言俗士處世忍垢自伸且取利名之豐厚要在惡衣惡食強聒而不舍也若乃棄名利而反省弗由修飾但抱守天命以俟之桀紂有位而無行小人恥與並孔墨無位而有行卿相服膺焉計德不計位也儒者滑稽而不可法墨者自矯備世之急何以別君臣父子夫婦之道哉今之爲士者不溺於名必沒於利二者皆背理未能脫去其縛吾昔與子以下

皆無約語所爲者任己所不爲者契物莫爲利反其自然而已莫爲名順其天理而已但助汝天然涯分則曲直棄置不復論也觸目無滯出處有守執汝議論不爲是非所折故曰圓機意不緣物則獨成而與道徘徊入行易則遂境義成則喪真而失其所爲子張以此爲行義也趨富者速禍求成者多敗而棄絕天命矣苟得則以無恥爲多伸也
腐齋云子張謂欲求名利修義爲是若棄名利則反逆其心無所自樂必欲求之非行義不可多信者多爲可信之言以求榮顯苟得謂今之求名利者詐而已棄名利而反其心必欲得之以縱吾心之所欲猶爲天真而不矯揉也言行之情恃戰於中謂其不相顧成毀首尾即得時爲義徒失時爲棄天蓋言仁義之行皆爲詐僞非天真也五紀五常六位三綱也子以仁義之名爲得我但爲利而已不假矯僞之名言名利皆非真實道理也無約喻自然能循

自然則無君子小人曲直之分相而視之皆自然至極之理四方應四時往來皆一氣也執圖機則無是非信意獨行而從容中道矣轉行背道成義以義成功也無與毋同若正言必行而求合於忠信廉義必遭殃害也意謂飾詐以求利達不如任之為愈蓋以矯孟子天爵人爵之說

行者義之著見信任與利又行之驗也義由中出行見于外則信任與利皆從外來故考名利而義真是也若不以名利為言而反求諸心士之行義不可一日不為也蓋謂行義士所當為名利之儻來不必計此子張立論也多言以求信於人富顯之所自出無恥者以此為是若不以名利為意而反求諸心則為行者獨抱其天而不通乎人也此苟得立論于張孔子之徒苟得乃跖之徒宜其相反也至論藏聚恥稱桀紂卿相不敢富孔聖則行可貴也小盜拘而大盜為諸侯則利可樂也此又引古聖賢以

證其各有所偏不能無弊二子之論不決故苟得曾與訟於無約小人徇財至章末並無約之辭謂二子皆徇一偏未為合道莫若心忘善惡一無所徇聽其自然無君子小人之分各得其性情之正亦何有枉直中外是非之辯哉此獨成而不資於物所以與道徘徊而不失也若轉移自然之行求成為義之名及趨於富利以望有成皆棄滅其天理而陷溺於物欲者也此千剖心以下條指其偏徇之失不免於患而為士者猶取正其言求必其行服殃罹患而不悟也悲夫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五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六

谷九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盜跖第二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耶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己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忻懼之喜不監於心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所得逮賢人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以為威強東人之知謀以為明察因人之德以為賢良非享國而較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

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和曰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為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為福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鼓管籥之聲口噉芻豢醢醢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後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弱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

含滿心戚慙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刻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終忘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郭註此章言知足者常足

呂註無足以富為見下貴是為安體樂意之道知和以為富者同生同鄉而世輒下貴之則其中無主可知是與俗化於世棄其至重至尊者以為世俗之所為失其性命之情謂之安體樂意亦疏矣慘怛怵愉不監於體怵怵怵不監於心則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向所謂以隋侯之珠彈干仞之雀是也雖至貴至富者猶不免於患況足於財者乎無足以富為是謂人性皆然孰能辭之和知和以為不足者不能讓畔故爭四處而不以為貪知足以無以天下為故棄天下而不以為廉廉貪之實反

監之度而已度謂器之大小不同謂人性皆然不可也後溺於馮氣言馮恃多資其氣驕滿體澤則馮謂形體潤澤則恃而不知衛生極言富之為害如此其終也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人乃終意絕體而爭之此則向所謂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也夫孔子不能化盜跖子張不能服荀得荀得取直於無約無足見屈於知和則知善惡名利不足以相勝唯道德足以勝之也

疑獨註無足貪而不知分故謂人未有不欲興名就利者人利其富則歸之下之為人之所下則貴可自養其意乃樂子何無意於此智不足以致此而力不能行耶推正理而不忘以遺貪求之心耶知和對以今好利欲富之人中無主正不必自享富貴但得與之同生同鄉則以為超世絕俗是與俗共化於世遂去至重之生棄至尊之道以為人之所為而不能任天之自為去道不亦遠乎夫人之情感物而動非體

之所有非心之所存爲者好爲所以爲者無爲而無不爲唯人不知無爲是以雖處富貴之極而不免於患也無足又言富之勝人窮天下之美極天下之勢聖賢所不能及道德所不能勝勇者助其威強知者助其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無位而嚴若君父此富者之事也若夫聲色滋味權勢人之所同欲不待學而能此性之見於情者天下之人孰能辭焉知和又謂智者之爲動以百姓不違其度度者心之法是足以而無所爭無爲而無求今之不足者求四方爭而得之亦不自以爲有餘故雖得天下而辭之亦不自以爲廉貪廉之名雖見於外而實由於內及照之心足以知矣不以貴驕人所以長守貴不以財戲人所以長守富見之於幾計患慮反恐傷其性故辭而不受非以要名譽天下自以名譽歸之堯舜之讓許由善卷之不受皆就利辭害非與名譽而名譽與焉無足謂知和所尚持守名譽若體絕甘何異又

病長院而不死者知和曰天下之物以平爲福有餘爲禍財其甚者今富者惑於外好遺忘本業後塞於不正之氣若負重升高可謂苦矣貪財權以慰心竭慮靜居則沒溺於欲體澤則馮陵有爲求而不得則疾生矣積財若堵塢而不舍辱將至矣古人積財聚粟以備鄉閭饑荒疾患之用所以濟衆而成德也今富者多積而無用求益而不止憂積於內無所不思防患於外無所不備財爲天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察及盜賊之患至求盡其所有則性命之情已竭所積之財又單欲反一日之貧賤無事不可得也而乃繚繞其意以深思決絕其體以禦患豈不惑哉碧虛註此章重解前二章世之與名者欲貴就利者欲富二者安逸之道誰無其意乎或識暗不知或知而力怠推正理而不忘謂委命而弗取其於富貴也何有世俗以與富貴者同時同鄉猶誇以爲勝而內有主者不爲物遽達古今者不爲事動也

物莫重乎身身莫重乎生今乃同俗化世去重棄尊以爲其所爲而論安體樂意之道何緣近之處貧賤則怵惕居富貴則忻愉是昧本而矜迹也爲者爲與名就利之爲而不知富貴之自爲也舍其自爲而欲與就者知其不免矣夫豐空之蟻唯聚膾臭蒙袂之士恥近嗟來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又何藉乎因扶哉縱肆者遇聲色則心樂驕侈者處權勢則體安此人之性也孰不願之動以百姓非爲已也不違其度少私寡欲爭四處者謂征伐四方志在安民非利寶貨故不爲貪及其功成名遂禪位有道亦不自以爲廉也王子搜逃乎丹穴顏闔飯牛辭聘此豈要名譽哉辭以天下讓善善善耕而不顧此豈與名譽哉貪饕之人以恬淡爲病寂寞爲院而不知平易爲福有餘爲害唯財速禍慘於他物而世俗弗悟也以恬淡寂寞之士觀鍾鼓醪醴則喪亂道業觀膏粱充溢則動多艱苦觀權勢取慰者溺爲身疾觀

攫金不顧者其於戮辱而委積無欲憂畏不釋一旦禍至身傾唯求所積之早盡耳當此之時真性已竭貨財已單思放鷹犬於蔡上聞鶴唳於華亭詎可復得耶

腐齋云此人指富貴者非有甚高難及之行心無所主失其正性而為流俗所化非他是已覽察古今向背以求自利而已至重至尊者天理皆棄而去之獨為其所謂求富貴之事此豈安體樂意之道耶為其所為乃人為所以為者天理也棄天理而弗循雖天才猶不免患況其下者乎富貴之人極其美好盡其權勢至人賢士有所不及使人因人皆言其力可役物俗云財能通神之意天下雖以我為非我亦安能辭避此設為貪者之言也知者所為以百姓之同得於天者為主不敢違於法度德足於已則無所爭為不在人求無所與四處四方也貪廉之實非務外也求天理法度而監之反身而慮之不以美名害身有天下而不與賢名歸之而無愧非求以興

名譽也此又把堯舜許由都做好說無足謂必欲求名而不求富貴則徒苦其身身雖存而如疾院不死耳平為福至財其甚者數句極妙嘆謂塞滿其口該弱不自在馮氣怒而氣不通慰猶足取竭事做盡也雖靜居亦沒於嗜欲體肥澤而有驕滿之意積財如堵戀而不舍戚戚焦焦滿於胃中藏於內者恐人刳取運於外者恐遭寇盜可謂憂且畏矣及其患至雖欲求全其生去其財如貧居一日之無事不可得也盡性即全生竭財盡去其貨單獨也緣意絕體謂纏縛其身心

無足耽於利故以富者安體樂意之事為言人而得富以處世養身無所不利也知和耽於名故動不違度足而不求計患慮反知利之不足恃而買患速禍也故辭而不受非以要譽也譽自歸之耳無足又譏其持名苦體無異病院而偷生知和告以平為福有餘為害通天

篇終備言富者之所為其心術機謀不逃乎達人之鑑然皆無益於身終不免為大盜積守而已及其患至知非已晚石崇臨東市歎曰奴輩利吾財是也南華述此聞之者足以戒云○該音該奇該非常馮音憑憤畜不遁也醺同焦樓疏寔瞞繚繞其意謂深思決絕其體謂忘生也

劉槃云天下無是非非生於人之情天下有是非是非泯於人之性之德為吉非之德為凶易曰吉凶者正勝者也夫不能舍於正以均忘而紛紛於有為之域物自貴而相賤孰能定之故雖孔跖之分而相謂為盜矣莊子非不知尊孔子而賤盜跖也以世人不悟均忘之理相勝以知相誇以能若復徇情而尊之則是非愈彰性命之情愈爛漫矣故借天下之所共非者而述其自是之情則雖聖人亦不能以辯勝故篇末以子張之言為未當而以知和之論終焉

褚氏統論按盜跖所言強辯飾非抑人揚已至矣卒使聖賢通論亦為之屈此天下暴惡之尤者也或者議其聖不與出於後人附會理蓋不然夫孔子之仁盜跖之暴固不待辯而明設為是論者蓋欲彰夫子聖道之至容德之大也然則夫子之所以聖又豈跖所能知以行察行以心灼心宜其立論若是此姑道跖之知夫子者耳夫子之聖使跖盡得而知則跖非跖矣故夫子雖受抑而名愈尊跖雖自揚而惡愈著則天下之公是非未嘗泯也據辭演義諸解班班無以相出竊詳言外微旨蓋有所寓而讀者罔究例以訾聖為疵使至理未伸於千載之下輒為之辯正云經意本以譏當時國君卿相恃富貴擅生殺而不可以理化使孔子復生亦不免其侮辱故比以盜跖而以孔子自喻次設子張問滿苟得滿而務苟得故所答亦無異乎跖此皆以辯勝人不悟夫喪其背理

而遠乎道也繼以無足問知和志在與名就利以安體樂意為先是亦苟得之徒故知和告以富者貴其積而能散惠眾周物貧人倚之以為命而免轉徙填壑之憂昔陶朱公善理產業致富則散之鄉鄰凡三散而三徙又避其為害之名也今富者溺於聲色嗜好而求益不止多積若堵而愛畏滿懷利愈重而害愈深鄙鳩金谷之覆轍可鑑反不若耕鑿自給者可以養生盡年而無累也凡此皆所以痛鍼世俗之膏肓密顯聖賢之教思學者信能遺其迹而究其所以言融名利之私心歸道德之大本無為清靜之化足以仁壽八荒豈止康濟一身而已於此足以見南華衛道弘化救時憫俗之心與孔孟無殊轍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六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七

谷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說劍第一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惺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見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惺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鬚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悅之今夫子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刀待之莊子入殿門不擲見王不拜

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悅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今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如何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鏑晉魏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鈇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鏑以賢良

士為脊以忠聖士為鐔以豪傑士為鈇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知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四封之內無不實服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鬚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郭註無聞

呂註莊子之制行願曳尾於塗中而不為太廟犧牲以悟危身殉物之俗則說劍實所未聞蓋借此以明道之所用無往而不可耳能止其君之喜好而安其國之危則其澤之所及亦豈小哉故有道者有時而為之許其事而辭其幣明君子之不可以

貨取服其服用其禮所以同其事然後言可入也夫天子之劍以天下為之所以言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此所以用神器之道以其不可為而為之者也能知其本末輕重之所在與其所以論制之法持行之時則用之而天下服矣自燕谿齊岱至渤海恒山喻天子之劍以天下為之自五行刑德至下絕地紀喻神之無時無方也唯神人可以御神器故臣諸侯而天下服此唐虞三代已試之效也莊子之所以為劍者如此文王聞之芒然自失乃知已所好者非真劍也諸侯以一國為劍故以士言士者民之望也知勇居先故以為鋒清廉居次故以為鏑賢良倚以為幹者故為脊忠聖植以為本者故為鐔豪傑則吾所持而行者故以為鈇為國者觀其所以為鋒鏑鐔鈇者合與否則器之利不利國之安危可知也天下一國大小雖殊其所以用之者在精神之運則一而已及問庶人之劍

則正指王之所好以救其失。劍士皆服斃其處明所以勝剛強者如此而已矣。疑獨註人情之所篤好者物不能奪。況居人上勢高心侈言不可入道不可化者乎。故趙文王喜劍而莊子以劍士見因其所好寓意於其間。陳天人之道及天子諸侯庶人之事以感動之。遂能止文王好劍之弊。言天子之劍必以鄰國與夫山海之險爲之鋒。鈐鐘缺包裹而繞帶之制論以五行刑德開持以陰陽四時故能逆之無前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非天下至神孰能與於此。至論諸侯之劍則資治於人故以知勇清廉忠聖豪傑爲鋒。鈐鐘缺是以用之如雷霆之震無不賓服者矣。又問庶人之劍答以即日所好無異鬪雞氣盡力憊而死言用小術不足以治國也。與齊宣王好勇孟子對以大勇義同王聞其語心懷愧負繞食而不敢餐於是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謂閻莊子之言能海過也。

碧虛註廟戰者帝神化者王廟戰法天地神化法四時故政修於境內而遠方慕其德制勝於未戰而諸侯服其威是以天下爲劍豈直太阿干將比哉。趙文王之喜劍傲更所以進說其旨在乎神武而不殺者也。古有寶劍名曰含光視之不見觸之不見覺影無曲直變無清濁匣於廟堂之上則威懾四夷用於敵國之際則一童子佩之却三軍之衆若乃示之以中虛開之以外漠運之以無形發之以無作進退而鸞舞麒麟振屈伸而鳳鸞龍躍又何事乎杖御長短敦校遲速捷捷搏腰領斬死傷而弗休止耶夫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劍者一夫之勇象於鬪難一旦命已殂矣何用於萬乘之國哉。

劉舉註天下事物之情莫不毀異而尊同捐小而慕大以至違害就利往往皆然若其不與已同雖利不從不見所利雖大不慕也。莊子論道是篇及於辭人說客之言者蓋寓至理於微眇必假言而後獲也。物

情自貴而相賤自是而相非而欲以不同斬人之合則雖夫子之聖亦屈於盜跖之暴矣。以所同而勝人則莊子一言而絕趙王終身之好。石固其理也。夫突鬚垂冠曼胡短後瞋目而語難者趙王之所好非莊子之情今且變其常情易其常服者彼將尊其所說也。上論天子次及諸侯下鄙庶人者彼將慕其所大也。大則服天下次則賓四封下則斬頸領者彼將就其所利也。事物之情不過於此。聖人調而應之物而畜之則衆狙之服於朝四暮三之術豈無其道哉。若夫枉己未有能直人則莊子之說劍似求合矣。蓋自盜跖漁父皆非已事也。其言之大意皆所以相攻而理固微矣。若按迹而求豈知言者哉。

虞齋云垂冠不高其冠如世所謂烈士巾曼胡鬚魯短後不櫛也。語難以語相詰難示以虛開以利與其進也。發後先至將擊必匿之勢敦斷也以劍相擊斷鋒劍刃缺劍把四時五行日月陰陽皆順造化自然。

之意上決浮雲下絕地紀形容其所用廣大三繞所食之地而不敢坐愧弗自安王既感悟不用此戲劍士皆退服自斃於所居之處也

褚氏統論南華立言明道高越九天深窮九地闢闢造化鬼神莫測及其引事物以爲喻則不出乎人間世之談而玄機妙義隱然于中有足以覺人心救時弊者說劍一篇辭雄旨微鏗鏘千載豈浪鳴哉漢書司馬氏在趙者以傳劍論顯則劍術其來尚矣故漆園借此以發曾中之奇或者泥於形似遂認爲說客縱橫之論經意一失指夜光爲魚目者有之伯秀不揆淺陋竊考南華所以言之旨申爲說云趙國以喻一身文王善劍心牽於利欲之譬也太子悝患之猶志有所覺而不能制心之失求莊子止王所好喻推理以勝之也所陳三劍言其理有優劣具眼決擇差等見矣十步一人言其鋒莫當千里不留行言其用

捷速養神之全者似之天子以鄰國爲固諸侯以賢士爲幹庶人恃匹夫之勇耳以趙王之尊而好庶人之劍是昧德性之至貴趨物欲之至卑日夜相擊於前又惡保其無損關難之喻卑之甚也欲有以救其失而復其初非繩以至理不可及其理勝欲消所存者正性則齟齬刃爲神器亦無所事乎心矣此由失以求復不免艱難而得之是謂勉強而行成功一也所云天子諸侯庶人三劍之等殊喻稟性之厚薄趨向之高下而成功有優劣也古之君天下神武而不殺者皆得此劍以神其用豈直太阿干將比哉於是趙王繞食而不能餐禮義悅心芻豢有不足美者使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言心以動虧性由靜得性者復吾本來之真亦由無所得也趙王不出宮三月則能守之以靜養之以虛成性存存而不變矣劍士皆服斃其處以喻即時心死蓋工技者去和技

者息回視所謂神器亦與之俱化又何有天子庶人之別哉從太子之請而辭其幣與魯仲連存邯鄲而不受千金義同卒能止趙王之戲好而安其國茲又寓治道於其中而不廢也蓋南華痛憫世人耽於物欲失性而不自知故創爲是論以明復性者在手中有主防欲如警心纔有覺即推理以勝之不待乎劍士夾門日夜相擊然後求夫善說者以止之也此寓道於技以立言而解者往往以外爲求合使正大之理爲之久湮併陷至言於辯者之圍可爲太息茲因鑽研至極遂悟反流歸源庶符立言本意云子玄於是經得其心髓雄文與論與之並駕驅獨此篇不著一語使人深造而自得之也恐或者於此乎致疑故不得不辯

武林道士褚伯學

漁父第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下船而來，鬢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曰：「族孔氏。」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曰：「非也。」侯王之位與？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求之至澤畔，方將杖犁而引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侍於下，風幸聞咳唾之。」

昔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不敢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天之理也。』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群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以傷庶物，諸侯暴亂，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上無君侯有司之勢，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導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惡謂之譏，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

人謂之愚，不擇善否兩容顏，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曰：「丘也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曰：「甚矣子之難悟也。八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尚遠，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脩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

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為真者所以受於天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早湛於人偽而晚聞大道也孔子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妄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賤問舍所在請因父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顛端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桴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役父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

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桴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言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恠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聞矣而橫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恤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專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郭註此篇言無江海而閒者能下江海之士夫孔子之所放任豈直漁父而已哉將周流六虛旁通無外變動之類咸得盡其所懷而窮理至命固所以為至人之道也呂註孔子體性抱神以遊世俗則宜有漁父之譏哉所以言此者蓋世之學孔子者不過其迹故寓言於漁父以明孔子之所貴者非世俗所知子貢之告漁父者乃世儒所知孔子者也夫天下雖大亦物而已

孔子之所以為孔子者孰肯以物為事故道之真以治身緒餘土苴以治國家天下誠如子貢所言非其任而為其事則其分於道也豈不遠哉八疵四病宜其不免也觀後世得孔子之迹者而考其所為則莊子之言千載之下猶親見之得不謂之神人手疑獨註莊子寓言於漁父以明七十而從心然後造至命之地則六十九以前皆孔子經世之迹也其間八疵四病亦人情所不免者聖人順人情而制法其見於言行之際固亦未嘗不即此而心蓋已離之矣莊子寓言以非其迹自天子至庶人莫不各有其序所論疵病切中事宜然則孔子稱六十九而無所得豈非以未能從心耶若夫從心則服仁義行忠信飾禮樂選入倫凡所以治天下者皆非其真猶因指見月而指非月也孔子至此亦無所事乎受教漁父亦不可容聲故曰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俱相忘於無言也碧虛註四民著業則不為世利所滑事應

所感故豐足而無憂志小者無圖大之謀失御者寡持執之術故功不立而祿不守也謀而不當言而不信役重則工麤責多則貢惡悖道生怨故有後期而致者變宜則不和易常則傷物怨深則暴亂憤極則攘伐禮樂煩則人淫食稅多則窮賈能反而修之疵病免矣歷聘諸國而欲無謗猶奔塵而欲衣不緇冒雨而欲巾不濕也在物還物屬人還人修身守真彼我無累真者自然之性內發於精誠外感於天人其用於人理也忠孝哀樂各得其宜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禮者世教真者天性愚者恤於人變於俗故於道則不足也漁父之道不經不營澹然無欲而衆美從之仲尼所以歸敬也

劉縠註同於己則是之故趙王以莊子為賢異於己則非之故暴師以仲尼為盜無同也無異也唯道所在吾將致其所專而盡言之此漁父之篇所以作而必寓言於孔子也夫天真與人理相去遠矣而其本

末先後未嘗相廢真積於內神動於外刑名禮法之用又其外者焉仲尼明憂患與故以與民同將以利天下守真之士亦且致貴愛於身老氏嘗謂貴愛以身為天下然後可以寄託天下則其利天下之術固有不治而治者矣此孔子之所取也若夫長沮桀溺之潔身而亂倫未嘗不辭而闢之以此知寓言之意有所在也

庸齋云春秋後倫朝覲失序也稱譽詐偽譽所不當譽以敗惡人毀所不當毀以顏色投人之好曰顏適無善惡皆欲其悅已曰兩容八疵四病人之大患去此乃可語道也漁父謂凡夫子所為皆為人而已所以不免世謗若修身而守真無物我之對則無所累矣今不求諸身而汲汲為人不亦外乎不精不誠不能動人即至誠感神之意強哭強笑強親與其真者六句甚切當真在內者神動於外禮者文飾於外世俗之為真者天命自然之理不知天爵之貴者以世俗之祿為祿甘為流俗所化故

但見其常懷然也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此又為學者設漁父有道者也吾尊其道所以敬之

褚氏管見漁父或謂范蠡扁舟五湖屈原澤畔所逢者竊謂亦不必泥其人但隱德藏輝潛身湖海若太公望嚴子陵張志和陸龜蒙之徒其間有併姓名俱隱者豈得而盡考緇帷言林木茂密暗如帷幄因為名南華寓言於漁父孔子問答與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意同蓋孔子為人心切則經世迹著所以人得而擬議故漁父告之以去疵遠患修身守真而還以物與人夫名亦物也造物者所靳過分則忌之真者在己之良貴外物不足比人而不知貴真則中無所主祿祿而受變於俗也宜矣畏影惡迹及強哭強笑二喻甚精當事親則慈孝以下一段大有益於治道有以見漁父亦非獨善其身者用舍有時耳孔子聞言而悟願棄所學而卒受教蓋治世

有為者聞無為之益不得不宗焉刺船而去示過化而無留迹待水波定不聞桴音而後敢乘則一聆至言心悅誠服其人雖往敬猶存也凡漁父所言明世俗之知孔子者不過如此特其行世之迹耳唯南華得夫子之心指其迹而非之則所謂真者可默契矣世人多病是經皆孔子余謂南華之於孔子獨得其所以尊之妙正言若反蓋謂是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八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九

傳二

武林道士 褚伯學

列御寇第一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異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民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恭其所患夫漿人特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況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細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願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蹠足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白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性又無謂也與汝遊者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其悟

何相孰也巧者勞而知者愚無能者無所求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郭註漿謂膏漿之家先饋言其敬已內不解則外矜飾舉動盤辟而成光儀外鎮人心內實不足以服物若鎮物由乎內實則使人貴老之情篤也以美形動物則所患亂生矣夫幾人權輕利薄可無求於人苟不遺形則所在見保保者聚守之謂任平而化則無感無求無感無求乃不相保先物施惠惠不因彼豫出則異也必將有感則與本性動也細巧入人為小言夫無其能者唯聖人耳過此以下至於昆蟲未有自忘其能而任眾人者也呂註聖人被褐懷玉全其形生其藏身也不厭深眡內誠不解則未能忘心誠發於形而成光可謀而知非藏身之道也食於十漿其半先饋是有以外鎮人心使之輕乎貴老而重已則整其患而自貽也整同齋唯感而後應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乃能使人無保也出異則藏用不密感豫則搖

而本性養心存神之太愚故以莫告而小
言者爲毒而莫覺莫悟莫不可謂之相孰
也孰言其重然至於成爲學者日益故
食無求飽居無求安爲道者日損去知巧
而復無能故泛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
也

疑獨註內未能解脫故見外而成光謀有
密察之意不能內隱其德故有外鎖之迹
則人皆逐外而輕乎貴素整者物碎而雜
亂之貌謂德性未造懸絕而密察之心形
于外患由之而雜生矣夫聚人利薄權輕
猶競趨我況萬乘之主身勞知盡求賢爲
助必將責我以功所以驚也善哉觀乎言
非徒見彼而能反觀也禮見尊者脫屣而
升堂戶外屢滿言歸之者衆果爲人所保
也發藥謂善言教人如藥治病夫列子能
盡性矣而未至於命未能遺形滅迹故爲
人所保非列子使之保而不能使人無保
也經云使天下兼忘我難是矣物我兩忘
者物感則應爲用豫出異人之迹而使之

來感耶必且有感則搖動汝之本性外物
得以入之與汝遊者又莫汝告而以詭佞
入汝乃人毒也不能覺汝之迷曷爲相孰
孰猶知也相知則熟矣巧知之人不免憂
勞非巧非知則無能而飽食遨遊況若不
繫之舟也

碧虛註內誠不解心未虛形謀成光事威
儀也以外鎮人心使人畏其光彩輕乎貴
老而尊我恐其患亂生也賈利不多而遇
我若此況萬乘之主乎主尚賢則其責任
不輕是以驚也戶外屢滿人果保附垂訓
苦口猶賢之發藥有迹故人保附無心則
人莫知列子能不失德矣未能支離其德
也感物悅豫有心出異搖汝本性理何可
堪從遊之人皆出汝下忠告莫聞唯事巧
毒誰何明曉以相規戒哉且人來保汝不
求無爲而必學巧知唯聖人知其然也故
虛懷無繫委任群材無勞無憂飽食遨遊
而已
虛齋云誠積於中而未化形容動成光儀

所以人敬之趙州云老僧修行無力被鬼
神覷破即此意貴者老者人所當敬今反
輕彼而敬我整猶聚言其迹愈露則不能
逃富世之患也賈樂之家敬我若此況爲
君者乎君方身勞知竭必將求我爲用使
效其成功此乃整其所患人將歸向保汝
爲師矣此保字便有不足之意看故人之
見又高一著古人坐席必脫屣而入急於
迎故人不及穿屣提之而走也不能使人
無保汝即是使人忘我難而爲用之言汝

何以致此人感動悅豫若此汝必不能自
晦平異出見乎外且搖動汝之本性尤無
益也汝朋友又無相規正者則終身無所
覺悟誰復問汝爲如何巧者必自勞知者
必自苦唯體道自然而不用品能則飽食
嬉遊而已此段文歸結在一虛字上真奇
筆也

此章全見列子止於何相孰也其間有
三兩字不同南華添巧者以下數句總
結前義愈覺精彩如光弼之將子儀軍

也按列子居鄭國四十年人無識者則此五漿先饋當在居鄭之前然見饋漿而驚其察人檢已亦微矣戶外屨滿則是不能輟睡人爭趨而保附之汝焉用此感悅之道出異以動人耶凡有以感

人者必先搖其本性彼方從而化之又何說也我若無心鬼神莫能測況於人乎汝之朋友又莫汝告徒以巧佞入人而汝莫覺悟何相熏蒸習熟若此古文熟與孰同爭任巧知以勞以憂無肯安於無能者此無能猶云無為也無為故無求飽食以邀遊汎若舟之不繫亦虛而已矣碧虛照列子本文作無多餘之贏

鄭人緩也咄唯於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為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為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為楸柏之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已為有以異於

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拌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適天之形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眾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

郭註翟緩弟名緩怨父助第感激自殺死而見夢謂已能為儒又化弟令墨第受已化而不能視已為良師遂使怨死精誠之至故為楸柏之實夫造物以下莊子辭也積習之功為報報其性不報其為然則習學之功成性而已豈為之哉彼有彼性故使習彼緩自美其儒謂已有積學之功而不知其自然也夫有其功以賤物者不避其親無其身以平往者貴賤不失其倫也穿井所以導泉吟詠所以通性無泉則無所穿無性則無所詠世皆忘其泉性之自然徒識穿詠之末功矜而有之不亦妄乎觀緩之謬以為學父任其自爾而知故無為子其間也夫仍自然之能以為已功逃天者也故刑戮及之聖人無安無不安順

百姓之心所安相與異所以為眾人也呂註緩自為儒而使弟為墨以至相與辯其父助翟而緩自殺皆其人而已若緩之所以為儒翟之所以為墨則其人之天也論其人則父子兄弟不一其身儒墨不同其業論其人之天則一而已其父之所夢者乃緩之天緩之天即其弟之天而緩不自緩矣言彼之為墨天實使之良者受之於性非學所能亦天而已謂其弟為而子自謂已之天為良則忘其父子兄弟之辭學儒而儒學墨而墨與緩之為柏實乃其所以報皆天使之也而人不知所以使已助人者未嘗異也乃以已為有以異於人至於賤其親如緩之所為可不悲哉此與齊人以井為己有而至於相拌者無異世之不知其天而賤彼貴我者皆緩也原其所以失性如彼者以其有知而已有德者以不知所以全其天也況有道者乎有知則適天適天倍情則不免於復是以古者謂之適天之刑聖人安其所安眾人安其

所不安所安者天也所不安者人也
疑獨註呻吟誦詠之聲求氏地名儒者之
成名必至於通天地人而後已吟詠三年
而得之者特其粗耳當時通儒已不可得
如緩者鄭國用之河潤喻澤及之遠三族
父母妻也緩之爲儒第之爲墨蓋因其性
分以充之而各以其術辯爭是非父助翟
而緩自殺又託夢於父謂教汝子爲墨者
子也翟不能順已而父又助之子所以怨
死其真性已化爲楸柏之實矣良如良心
良能之良知能與心皆出於真性謂之良
楸柏堅固後凋言爲儒之性不可變人各
有一天學者所以充其可欲也造物之所
與人不能強無之造物所不與人不能強
有之此緩翟儒墨之分雖父之尊嚴兄之
受友不可得而移蓋彼有一天使之如彼
也夫人之以其所見有異於人而賤其親
皆由學術之偏此雖人也亦有天存焉齊
人之井飲者相拌汲水而不知其源猶當
時爲儒者執其末以爭是非學不至於命

則無由知其本有德者猶能以不知爲知
而不自矜況爲道者乎天刑謂命之自然
而不可逃緩乃欲遁之莊子所以不取所
安者仁不安者不仁皆人道也若天道則
無安無不安乘理應時而已矣
○
碧虛註緩以積憤而自殺父以妄念而成
夢塚上楸柏成實言其堅貞不化鍾此歲
寒之資以爲信也夫離曠之性本聰明故
造物報之以聰明彼性本有者報之於彼
形非緩自能爲儒又能教弟爲墨也學者
爭教而相辯無異井飲而相拌皆勝心所
使唯有德者則不欲人知又況爲道者乎
遁天之刑謂棄蔑天理而自就刑戮也聖
人安其鶴脰之長而不續鳬脰之短衆人
反此故天理人事悖矣
○
虛齋云河潤九里澤及之廣以其餘資使
弟從墨學學不同而論異父愛翟而助之
緩怨父而自殺遂見夢於父曰資給汝子
爲墨者我之餘澤也今爭而致殺何不視
我家上松柏已成實矣言其死之久良是

壤音浪冢也莊子從而斷之曰緩謂己能
使弟爲墨而不知造物於人自有報應之
理不以人之能者爲應而以人之得於天
者爲應彼學墨而墨是造物以其天應之
非汝以人力資給而成也彼故使彼上彼
指造物下彼指其弟夫人謂緩也齊人之
井飲相拌私有其水所見與緩同夫有德
者以造物爲不可知而況得道者乎遁謂
棄其天理刑謂得罪於造物也
○
人各有正性得之於天而不可移緩之
爲儒翟之爲墨皆天性本有假學以成
之耳儒師堯舜墨師大禹皆學於聖人
儒主中庸墨則流於兼愛過猶不及故
聖門不取焉當時儒墨並行皆足以致
貴顯緩乃自謂己能爲儒又能使弟爲
墨以此自多二教指趣不同遂相與辯
其父不能禁之以理而偏助翟爲緩者
當順處而徐悟之天性無不復之理何
遽至怨父而自殺其所損亦多矣餘憤
未消猶見夢於父謂何不試視己家上

其精靈已化為椒柏之實實猶實也其堅貞不變其性猶存莊子於是斷之曰造物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報猶復天言性也緩之化為異物不復其形矣而能見夢以自陳其性未嘗滅也彼故使彼結上文言人形非久性必有歸一念所存不可泯也緩以怨憤而死性猶不滅而化為堅貞之本然則養生得理盡年遺累順化而復初者其真性所歸當如何哉鄭人之為椒柏語之似怪按夸父之生鄧林則亦或有之蓋有情無情生化何極舉不離乎形器之變幻人處其中而不自知所以與之俱化若知有所謂無形而不變者則不受物化而化能物矣夫人至皆緩也所以責世儒之陋所見若是何望其通三才而理萬物有德者以不知言緩所以失道為有知而分別耳渾然不知所以全其天也遁天之刑訓解不一詳下文所安所不安即其證或析為別章遂

至經意不實言緩遁逃自然之理而素背父子兄弟之天是不安其所安怨憤而自之於刑戮是安其所不安也南華以遁天之刑一語結緩之公案所以為後世不安天理而復復自戕者之戒云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九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

傳三

武林道士 權 傳學

列御寇第二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朱泚漢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小夫之知不離苞苴草牘故精神乎寒淺而欲策濟導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瞑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為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

郭註知雖落天地未嘗關言以引物應其至分而已事在於通無貴遠功理雖必然猶不必之斯至順矣其安有理雖未必抑而必之各必所見則乖逆生物各順性則足足則無求矣不得已而用之以恬淡為上者未之亡也苞苴以遺竿牘以問小

知所拘也。昏於小務所得者淺而欲兼濟導物經虛達志大神敝形爲之累則迷而失致是以至人泊然無爲任其天行爲知則所得者細必任性大寧而後爲至也。呂註之天之人之分此無爲謂所以云狂屈似之知與黃帝終不近也。龍之爲物其變化有似乎聖知屠則絕棄之謂單千金之寡空其所有也無所用其巧則亦無所事於絕棄矣。此之天之全者也。兵莫憚乎志鎮鎮爲下聖人之才立之斯立道之斯行則可必也。然而未嘗必歸之天而已。是以必不必則不爲不得志之所傷故無兵衆人反此故多兵順於兵而行有求有恃之而亡者矣。小夫之知不離間遺之間則是敝精神乎塞淺而欲兼濟導物太一形虛非其任也。此所以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則不能太一形虛矣。唯聖人歸精神乎無始而甘瞑乎無何有之鄉至其動也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乃所以兼濟導物太一形虛者也。夫心之爲物莫知其

鄉亦大矣。而其知不離乎苞苴草牘之間此其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爲可悲也。疑獨註聖人非有意於言不得已而應物孔孟之心一而言不同者以此。楊子在可以不言之時而以言爲悅意之所歸亦無異於孔孟其相去一間者在言與不言之間耳。故曰知道易勿言難道勝於物乃能不言此以言與不言分天人其實未嘗相離也。世俗人爲之欲熾故用以矯之屠龍者士之妙技然而無所施用言莊子之學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不務無益之功故術不可不謹也。順者命必者義聖人於義有可必之勢而處之以順蓋有命也故無兵衆人於義無可必之勢又不知命而行之以必故多兵。孟子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此以必不必也。語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此以不必必之也。兵非在外喜怒交戰於胷中者是也。然喜怒亦人所不能免順而行之有求可得恃而用之則亡不可不節也。苞苴香草以行杞禮竿牘書

簡以通誠意皆世俗小夫所爲徒費精神於塞淺非兼濟導物求合於太一形虛之道也。如此者迷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太一數之始太初氣之始於形虛言太一於形累言太初註不可無數累嫌於不虛故也。無始未有始之先無何有太虛也。水於藏爲腎主精於人役精神於事功坐馳於嗜欲之境至人藏精神於無始甘瞑於何有之鄉衆人之水流乎有形故易竭至人之水流乎無形故無窮發泄乎太清無所不之也。而小夫不知大寧之道亦可悲夫。碧虛註心有是非而默然天也心有惻隱而形言人也。天而不人則常存內照就可欺哉。志汗漫者所學虛大技崛奇者其益支離龍者變化之物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不可的視又惡可得而屠設爲此大言耳至於技成而無所用其巧則深有旨云外物不可必故至人儼然任之以免患忤若強欲必之則有扶眼藏血之禍可不謹歟

庚桑子曰懷素未發兵也豈止鋒鏑之慘而已哉精神乎塞淺小有志大有所亡也迷惑宇宙不知大初者所謂目察秋毫而不覩泰華耳調絲竹而不聞雷霆也歸精神乎無始則匿其聰明甘瞑於無何有則抱其虛曠故能知行半寥廓施用於寂冥今汝乃緣標末而喪大本是可悲也

虛齋云勿言難謂難於忘言知道而忘言則離人絕迹與天為徒矣竭家資以學屠龍學成而無所用莊子自喻其道大而未有所施也聖人以必不必即知其所不知衆人以不可必之事為可必故多爭競用兵爭之大者若順其爭心則行於世者皆有求敵之意以爭自恃亡身而已饋遺書問皆塞淺之事而欲兼濟天下輔導萬物以合太一之始無形之妙豈可得耶所以迷惑乎宇宙為形迹所累而不知有太初自然之理至人則歸精神於無物之始而安處無為之地甘瞑善睡以喻安處水流人見其有形不知實出於無形及其發泄

而去又歸於太清之虛無世人不知事物之終始亦猶水然知在毫毛所見者小大寧即無為自然之理無所不包也

知道而言知之事也知道忘言聖之事也聖則天矣知者言道猶足以弘教誨人未為深失也世有淺學謾聞而矜銜自足者口雖不言而形色已言又何足以知古人契合天理之妙哉屠龍諸解多題題與經意不侔唯呂註得其旨碧虛以無益名章亦失之今擬易名忘妙章併述管見云人從學求道猶入海求龍然而見龍者少見而能屠者又幾何人蓋以喻學道之難而見道能忘為尤難也始於求龍而得見則知吾身有無窮之變化終於得龍而能屠則明吾道有不形之至神龍非尸居莫見當求諸恍惚冥冥之間屠非刀刃所加故超乎若羈肯綮之外窮神極妙豈桑林之舞所能形容哉單千金之家即是空諸所有至於千日功成而無所用其巧則一

以神遇能解俱忘不知龍為何物屠者何人也禪宗有云龍牙山中龍一見便心息即此初段工夫竊詳屠龍四句文絕奇而語甚簡義與庖丁大章並驅彼章末則猶存用此則體冥而用亦忘所以為至聖人以必不必有者亦無之衆人以不必必無者強欲有之也兵謂嗜欲交戰於中者其有無亦在人而已凡順於兵者欲行有求之志不悟恃之而至於亡小知從事遺問以敵精神是亦自兵也何望乎志存兼濟以導天下之物理窮太一以形天下之虛太一數之始萬物自此離無入有以形相禪生生化化而不息者也衆人迷惑乎宇宙蓋以今之形累而不知太初之本無至人則歸精神於無始即太初無何有之鄉是也水為五行之首可見而不可執有形而又無形故形降則流潤乎萬物氣騰則發泄乎太清隨陰陽而運成造化之功者有在於是世人則役知於細微

而不知有大寧之道同天運而不息大寧即真性之未動此心之未萌物感而應即天一之生水發泄乎太清之謂也宋人曹商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於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寤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痼者得車一乘祇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耶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郭註事下然後功高功高然後祿重故高遠恬淡者遺榮也

呂註凡賤其身以干澤者皆祇痔之徒也疑獨註曹商得車而誇啗莊子引醫痔爲喻鄙之甚也

碧虛註治愈下而得愈多是以抱道者遺榮貪利者忘辱也

虞齋云座亦癰癰醫愈下而賞愈厚鄙其汗辱不足貴也

曹商以車自侈南華以道自尊車修一

時而遺臭無窮道尊萬世而流芳不歇人之趨向可不謹耶

魯哀公問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有廖乎曰殆哉坂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爲旨忍性以親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汝與子願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僞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難以事齒之神者弗齒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

郭註至人以民靜爲安一爲貞幹則遺跡萬世飾競於仁義雕畫其毛彩百姓既危至人亦無以爲安也飾畫則非任真將令後世從事者無實而意趣橫出也後世人君慕仲尼之遐軌忍性自矯僞以臨民上下相習不自知也今以上民則後世百姓非直外形從之乃以心神受而用之不復自得於體中也彼百姓汝哀公各自有所

宜相效則失其真此即今之見驗效彼非所以養已正不可也此爲後世慮明不謂當時治之則僞故聖人不治布而識之則非芻狗萬物商賈不齒況士君子乎要能施惠於事不得不齒以其不忘故心神忽之

此百姓之大情也金謂刀鋸斧鉞木謂桎楚桎梏靜而當則內外無刑不由明坦之塗謂之宵人動而過分則性氣傷於內金木訊於外自非真人未有能止其分者也呂註易以貞爲事之幹天下之動正夫一者也唯忘心可以致一致一所以爲貞幹

爲天下國家者儻不知此而徒欲任聖知以爲治其弊必至於如所言也夫道法自然猶鵠之不日浴而自有聖知爲之累則是飾羽而畫也羽者天質自然畫者人爲之巧猶從事華辭以大爲小名實相亂事不出乎自然則皆強爲忍性以親民而不知不信若然者不能忘心而受乎心不能體神而宰乎神此所以爲民也何足以上民哉道之所以不可與人者以其中無主

而不正也則彼仲尼能宜與抑子自願
養與唯絕學而心養者乃所以致一也徒
欲以聖人爲貞幹誤而可矣非所以爲正
離實學僞非所以視民若雲行雨施則何
不忘之有商賈不與士齒古禮也以事齒
之禮之變也神者不齒人之性也貴義而
賤利禮實出於人之性至於好利而忘義
者失其本心故也金與木刑人之體動與
過刑人之心寂然不動者心之正動無非
邪也有爲而欲當則緣於不得已否則皆
過而已楊子云畫人之過少夜人之過多
宵即夜之謂焉道未至乎光大而不免內
外刑者猶爲宵人耳唯真人寂然而爲緣
於不得已內外之刑安能累哉
疑獨註袁公知仲尼之粗故欲用以爲貞
幹衆事之動歸乎貞猶衆枝之生附乎幹
也顏闔謂使仲尼治國非唯不治適足以
危國方且修飾羽儀盛其文彩從事華辭
則不務實以支爲指則喪其本性有所欲
忍而制之言其非真以此視民而不知民

之不信已使後世之治天下者見其迹則
以心受之以神宰之而不能外形骸以順
性命何足以爲民上哉且民與哀公各有
性命之宜又宜必效汝與若欲效彼子非
所以養也欲以仲尼爲貞幹以誤言之則
可正言之不可也離實學僞非所以視民
恐後世殉迹成弊不若任其自然布如泉
布用有輕重施人而不忘此人布也天布
則施者不見其物受者不知其恩人布則
施而務報商賈僞不齒之雖以事齒之神
者弗齒事與道殊也金與木害人四肢動
與過害人五臟宵人即小人之暗昧者故
不逃內外之刑始於陰陽之患不能反則
金木及之唯真人乃能免此
碧虛註繪畫羽毛以爲飾支蔓華辭以爲
文刻意臨民故俗多僞受事以勞其心宰
物以役其神已將自病何暇治民哉汝與
順與並音黨與之與子從推與音彼指仲
尼汝爾衆也言仲尼之德宜衆黨與推子
養衆誤試用之未可知否離實學僞不若

已之施政而欲民不忘其德非無心也雖
負販之徒尚有不忘報者況士君子乎有
惠有報俗情所稱無惠無報神理所尚因
惠責報刑害生焉外刑金木內刑動過顯
明幽暗俱不可逃是以作法者冰炭戰於
內犯令者斧鉞戮於外上下俱失其和何
望乎平治哉
虞齋云貞幹猶云賢輔貞固足以幹事也
既畫彩色又飾以羽毛言文藻之甚以支
爲指不知本也忍性矯激臨民之上以示
之自不知其不真實也受乎心者心著乎
此故神識以此爲主宰何足以長民宜猶
益願養也汝若以彼爲賢而養之無益於
汝誤汝則有之不知其已民可以不治治
之有心於治則難治矣施政而不忘即有
心於治譬商賈之人爲士者不屑與之齒
因事偶相聚會其神亦不樂之彼有爲之
人故有道者不屑與之俱也訊鞠問食猶
日食之食病之也人身之舉動過失與刑
戮同唯真人免此

哀公欲以仲尼爲佐觀其國政有瘳是病而求賢也求之切者望必重故問諸顏閔以印其心閔遂歷陳時賢之弊高之無益徒使殉迹生姦民愈難治仲尼時賢之著者借以立論飾以羽毛加之彩畫喻從事浮華之辭支離而不究本源矯揉其性以示民而不知其不信己而生姦以應之也物至則以心受之心受物則神主之內不虛而外紛擾與民同耳何足以上民閔又反問彼仲尼果有益汝與汝能自顧養其民與誤應是悟汝當於此省悟可也如上所言皆使人離實學僞非所以示勸於世不若勿爲之愈民之難治以其知多實由爲民上者有以啓之若此所爲猶商賈之不可與士齒雖一時以事齒之如社祭鄉飲之類其神亦不屑與之俱言其趨向不同賢不肖所以分也彼學僞之宵人宜其莫逃内外之刑矣宵人謂冥行而無知見雖處白日猶長夜也動謂心念

始差過則見諸行事過形而不可掩所以金木訊之陰陽食之食猶寇也真人體純素而無爲何内外刑之能及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

傳三

十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一

傳四

武林道士緒伯孝學

列御寇第三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慥而違有堅而縵有緩而針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微至不肖人得矣

郭註險於山川至去義若熱言人情貌之反有如此者但難知耳未爲無迹夫君子易觀不肖難明然觀所由察所安搜之有塗亦可知也

呂註愿者少立故與益反長與不肖反順慥與違反違者質直而好義則非順慥也堅與縵緩與針皆相反者故察之不可以一塗也

疑獨註山川之險有形人心之險無形天之運行有期人心變動無期考之山川之險與天之變化難明未若人心之為甚也厚貌深情言其難測自貌愿而益至有緩而針言人之情貌相反如此亦不能無迹但為難知耳莊子之九微以迹觀心而知君子小人之所存也

碧虛註此言山川之險可觀人心之險難測有貌謹嚴而情益傲者有貌長厚而情不肖者有貌順急而情踈速者有貌堅確而情散緩者有貌徐緩而情急悍者其內外相反若此不可以一塗觀故君子用九微之法忠者託遠而不變敬者密邇而不慢能者任繁而不敗知者應變而不窮信者守約而不渝仁者臨財而不欺節者固危而不易則者酣飲而不亂清者濁處而不汙若不質之行事而以風鑑取人未足以盡君子小人之情實也

虞齋云有貌雖愿厚而實求益利者有內抱所長而外若不肖者有柔順懷急而反

達理者有似堅剛而實綏弱者有若寬緩而實偏急者此言之不可知若渴言其銳進若熱言其速退以九微驗人賢不肖見矣此段議論甚正借為孔子之言則知莊子非不敬孔子也

天有寒暑晴雨之變可以度數測也地有山川澗谷之險可以梯航濟也人心方寸其變其險有不可測不可濟者何耶人心操存舍亡出入無時是為難知難見者然有所麗而形見焉鑑貌察辭亦可得其六七但彼文之以深厚則此不免乎微試其心正者形於動作無非正其心邪者形於動作無非邪雖巧為矯飾終有不可得而掩者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其要在上之人欲不逾矩平易近民則天下之心猶一心也天下之俗猶一家也何慮其難知何憂其難化哉自貌愿至若熱言其內外相反自遠使之至難之處試其所守之堅以九微而得賢不肖之情固善矣然而已亦勞

只不若當事物之來示之以虛而徐觀其眼目定動如見肺肝況又言而信之安可逃於衡鑑耶

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執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僂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及其有眼也而內視中德也者有以自好而叱其所不為者也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伏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僂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

郭註唐謂堯許謂由言而夫與考父誰同於唐許之事有心為德非真德也真德者忽然自得而不知所以得率心為德猶之可也役心於眉睫之間偽已甚矣乃欲探射幽隱以深為事則心與事俱敗矣夫自是而非彼則攻之者非一故為凶首若中

無自好之情恣萬物之所是所是各不失天下皆思奉之矣窮謂窮於受役天下未嘗窮於所短而常以所長自固緣循仗物而行偃快不能俯執因畏怯弱此三者既不以事見任乃將接佐之故必達通外則以無崖傷其內怯而靜乃厚其身耳仁義者天下皆望其愛愛有不周故多責儼然大恬解肖釋散也隨者泯然與化俱達者每在節上住乃悟也

呂註正考父至孰協唐許言器度大小有如此者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毀則為賊矣。德有心而心有眼知識其而敗其則賊莫大於是內視則所謂賊也五官之動迷而不反莫非凶也中德為首謂德有心有心則有我自是而非彼故有以自好而叱其所不為也八者俱過人則自裕故以是窮三者不若人則自強故通達孟子論孤臣孽子操心慮患義同知慧外通則物至勇動多怨仁義多責此明世俗之所美者非美所惡者非惡要在強行者有志以遠其

形而已人能於生而達之則所謂天而生者無以知為也儼然而已於知而達之者知吾之所知出於無知而未能無知肖之而已命者造物所為吾與造物為人故達大命者隨之而不去知窮達在天而不在我故達小命者遭之而不辭也

疑獨註一命士二命大夫三命卿也僂僂至循牆皆言退讓之威儀命愈增而讓愈加也不軌謂侮之呂距直腰貌車上舞輕浮之甚呼諸父以名傲慢之極僂許以天下讓而彼不能故曰孰協唐許此言君子受命而愈恭小人受命愈不遵德有心下德也上德則無心心有眼動心也靜心則無眼德有心則賊道心有眼則賊德道德喪則人偽生偽生則內視思慮營營敗其真性矣凶德謂眼耳鼻舌心心為中德動則四者從之中有以自好人不為己之所好則營營之此心之賊也八者俱過人不免為人役所以窮三者不若人然得保其身所以達人有八極三必如形有六府自

然之理也知慧外通則傷其內勇動多忤則人怨之仁義則人望其愛而多責達生之情者傀儡者人之不能同於神也達命之情則同於神矣達於知者肖肖者其小道大故似不肖達大命者忘死生而無累樂天者也達小命者貧富壽夭遭則受之安之者也

碧虛註文子曰道有知則亂德有心則險心有眼則眩有心謂增愛是非有眼謂馳逐景物內視謂明察分別去取也凶德謂眼耳鼻舌心心主於中自好自是而營其不同己者是謂內視內視而敗矣凡勝物之極者久必窮困畏不若人久必達此乘除之理知慧而務外勇動以招怨仁義而不周皆用失其宜非所以全身也故達生之情者大悟無係達於知者肖似愚拙達大命者隨順生死達小命者遇則安之何窮通之能累哉
虞齋云德有心數句於學人分上最為親切禪家謂之滲漏心又曰第二念為德而

知其爲德則是有心於有心中又有思前算後之意是又開一眼以此有眼之心而內視則千差萬別不復知有渾然者矣凶德指心耳眼鼻口有以自好言已有能而訾人所不能此心不可以學道圓覺云不重久習不輕初學亦此意八極言有所恃者必至於窮三必言慊然不足有時而達緣循柔順偃俠隨起倒貌形有六府言人身中有此六箇蘊畜之地知慧更敢仁義達生達知達命是也遺者猶有得失委命之心隨則聽之而無容心矣所言六府後以命字紬繹爲兩句結之此文法也

正考父孔子十代祖宋大夫也此段猶是哀公與顏闔問答曼衍餘意蓋謂聖賢處世不以窮達累其心三命而循牆以達爲懼也三命而名諸父以達而驕也皆不免寵辱驚心安足以協唐堯許由之高致哉堯之黃屋非心由之不肯越俎出處雖殊其心一也故用以結前章之義後又論世俗自好之弊而不知

窮達之由命也爲德而有心則分別生而患不廣矣又役心而有見則知慮煩而內不靜矣患不廣則害德內不靜則害心故爲賊之大內視謂忖度其所欲爲經營布置如在目前規擬其必成而敗亡繼之矣釋氏說五種眼唯天眼肉眼在面慧法佛眼皆在心彼心眼顯成德之效此心眼戒敗德之原不戒手敗曷臻乎成二家之論相爲表裏凶德有五視聽言貌思之不由乎正者心主中而爲首因有以自好謂人莫我及而嘗毀之此敗德之始加以四凶從之何惡弗爲哉人能自中德而反之復猶未遠轉凶爲吉在人力行耳八極三必亦奇正相生循環之理猶人身府藏應陰陽之盈虛消長而不自知也知慧所以養德而用於外通於事則勇動而多怨仁義所以廣惠而博濟爲難故不周而招責達生者偶然恬解達知者消然忘知大命隨而任之小命安於所遇賢人君

子所以窮通皆樂而世患莫及者以此
。子順與子字難釋疑當是汝育音消義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一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列御寇第四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銍粉夫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不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

郭註取富貴者必順乎民望若挾奇說乘天衢以攫人主之心者明君之所不受也故如有所譽必有所試於斯民不違僉曰舉之以合萬夫之望者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樂生者畏犧而辭聘觸醴聞生而曠蹙死生情異各自當也

呂註世之冒險探嘗以微寵名幸而不寤者皆探珠之類也此乃至人之所危而哀之彼用以驕穉人不亦謬乎莊子入於不死不生嘗以死為南面王樂則太廟犧牲非所畏也而俗方危身傷生以蹈利故其制行如此

疑獨註緯蕭易食業之至賤一旦子沒淵得千金之珠必遭驪龍之睡也使驪龍而寤子之身安有哉今子得宋王之車何以異此又引太廟犧牲答聘使不以利祿累其生也

碧虛註業緯蕭而獲珠何異不田而鵠生幸遭其睡亦險矣天誇十乘而忘銍粉之禍却聘使而慕孤犢之生其賢愚之操可見矣

虞齋云驕穉者驕矜而孩視人緯蕭纖蘆為箔得珠遇龍睡喻人之取富貴皆危道也使其君覺悟禍必不輕奚微之有殘食無餘也太廟犧牲一段與龜曳尾於塗中意同

緯蕭一本作葦蕭言採薪以給食碧虛本從之其子沒淵泗戲得珠非所望也故亦不識為奇而驪龍之睡寤曾弗介意父欲取石鍛試則有心矣且謂驪龍若寤將有粉身之禍幸一生於萬死淵其可復入哉此喻奪人所欲者禍必重縱瞰彼無心而得之僥倖不可再也奚微之有或疑微下途軀宇理蓋不然此四字正是奇筆虞齋說為當犧牛之喻明不待釋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齋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鵲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鵲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微微其微也不微明者唯為之使神者微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郭註以一家之平平萬物不若任萬物之自平不因萬物之自應而欲以其所見應

之必不合矣夫役其所見受役多矣安能使物哉惟任神然後能至順故無往不應也明之所及不過於形骸至順則無遠近幽深皆各自得用發於彼而功藏於物若恃其所見執其自是雖欲入人其功外也呂註得天地萬物之所一而同焉以為體則其生也備物以將形其死也以此為齋送非虛言也彼患為螻蟻之食則不免乎奪之偏唯無心則無所予奪予以平之則平之至于以微之則微之至苟有心則不無取舍失其常心是為至不微至不平也欲以平之則其平也不平欲以微之則其微也不微衡之水也莫動則平大匠取法唯其平也故以平之則平唯其微也故以微之則微凡今知所以予奪者明而已其不知者乃所以為神也明者唯為之使而神則微之此明之所以不勝神也而愚者莫知所謂神獨恃其所見以入於人則用功於外安能反其性命之情哉疑獨註先王制為葬禮棺槨衣衾以掩其

形以盡人子之心而已非不知其神魂歸天精魄反土形如蟬蛻造化異物也為人子者有所不忍先王因人心所有而節文之莊子非不知古人制禮之意而自處如此者蓋當時禮文過侈務厚葬以相勝不獨盡其心而已故高言以矯之欲其反本復朴也以天地為棺槨亦有以見其已至於命則凡在命之下有形有象者皆為已所役故萬物備於我而無求也至人之處已者如此若夫處人則有先王之禮在且形骸之委於地上與地下皆不免為物所食奪彼予此不免於偏聖人存神不存形者以此夫平平者不平微微者不微以不平平天下則天下自平非有心於平之也以不微微天下則天下自微非有心於微之也天下有平則有不平平出於不平則無不平矣萬物有微則有不微微出於不微則無不微矣唯平與微神者主之則明者為之役神者天道明者人道故明不勝神也世之愚者恃其所見由明以入於人

而滅其天用功於外而不知有內可不悲哉碧虛註璧玉珠璣富者用以飾棺今以日月星辰為之豈不備耶任為螻蟻為兩平奪彼予此為不平以偏見平萬物萬物何由而平以偏見應群動群動何由而應分別為明明者受役神則冥漠虛通物無不應分別有盡冥漠無窮是為明不勝神也而世之愚者恃其所見探彼隱情奪為我有用功於外而不知反至人所以興歎也

腐齋註此章機當時厚葬之弊奪為為而予螻蟻見之偏也萬物之理本平我以不平之心而欲平之則其平者亦不平矣物理一可驗我以不驗之心驗之則其可驗者亦不驗矣本莫之為而以為或之使是以無心為有心也明者之自累每如此至於神則聽其自應而已明不勝神言有心不能勝無為而愚者恃其私見入於人為求功於外可悲也夫

古者因山爲墳不封不樹上無通臭下不及泉務藏形而已則棺衾之朴素葬具之簡約可知後世習尚侈靡玉珠璣生前受用已爲過矣用之以飾棺則明器之繁夥坐隧之雄廣固不待言蓋由據尊恃貴厚葬於前則送終之禮勢不容薄歷觀古之侈葬如虎丘驪山者自以爲固可千萬年終不免爲大盜積耳今南華弟子欲厚葬其師是亦人心所當盡然猶蹈俗習故慨謂吾以天地爲棺槨達哉斯言古所未道楊王孫裸葬之說劉伯倫荷鍤之意皆自此發夫既委形于地則烏爲蟻蟻何以自免曰吾之生也蓋本於無而外蒸蟄蟲內變蛻蛻皆因我而有及其死也猶蜩甲蛇蛻委之而往神則忘不之也又何烏爲蟻蟻之足慮哉明謂形之可見者必藉形中不可見者主之欲動而動欲止而止其中有信即此所謂微也不平者形形有貧富壽夭之殊神之在人則一以

神觀物無有不平以形觀物則不平矣微者扣之而應感之則通若以不信視物物亦不信之矣形本無微取微於神以外求微於內內重而外輕也若以內求微於外則其微也不微其微也不微則其平也不平矣明者爲使動用有限神者微之靜體無極故曰明不勝神也真人立是論非唯矯時俗厚葬之弊抑使後世學者所重在內而不在外所養在神而不在形平微之由已出神明之暫相須也信能造此則與天地爲一日星朱光棺槨而珠璧之非過論也南華沖虛二真人應期私教躋世清寧遺訓流芳千古蒙惠二經旨趣互相發揮蓋不可以優劣論然本經首載列子御風猶有所待而後篇引用不一或議以漆園之才縱橫馳騁自出環奇何不可者而乃必蹈沖虛之轍耶愚嘗考其所以云凡有德者必有言言所以述行也行同而言異者無之造極玄談古今一致直言曲喻正說

反說皆所以明道也南華樂道前賢之善舉其全章以寓己意者十有六其冥晦章列文甚略莊子特詳焉故每章歸結則時見出藍之青精彩倍越莊子得列文而愈富列文賴莊子而愈彰前謂御風有待猶以跡觀後取立言微妙則以心契編末又以御寇名篇明所舉之不隱歸趣之合轍也然而當篇所載列文無幾疑爲郭氏刪易之始乎鑽漿之事戒其出異惑人未幾而戶外屨滿不能使人無保也次以緩翟交爭憤死化爲楸栢遁自然而之刑戮造物者報其人之天也知道不言如天之運知而言之其機淺矣是以屠龍技成無所用巧用巧不足以效於屠龍甘砥痔者得車愈多不多不足以旌其砥痔皆所以警學徒而鍼時病也至於賴貞幹以扶國不若休之悟動過之刑心當加謹只九微用而不肖得三命至而恭慢分八極三必之不常一珠九殞而僅得又以喻處世應物之多端貪名逐利之召患也儻能因其有

形反究夫未始有物則人間世之累可免矣舍犧牛而爲孤犢亦在人爲信而力行之篇末結以莊子死示幻形不足戀凡物必有終也門人慮焉爲之食猶以世眼觀唯至人忘形任化無予奪之或偏體神用明顯平微之傳五不謬此其所以離人入天而登假乎道也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三

傳六

武林道士 積伯秀學

天下第一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思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操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闢大小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鄉會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導志書以導事禮以導行樂以導和易以導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

數散於天下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

郭註爲以其有爲則真爲也真爲則無偽矣又何加焉神明由事感而後降出使物各歸根抱一而無飾於外斯聖王所以生成也凡天神至聖四名一人耳所自言之異仁義禮樂又四名之粗迹賢人君子之所服膺也其名法操稽之數民理既然聖賢不違古之人即向之四名本數明故末不離無乎不在所以爲備數度可明者雖多已踈外也能明其迹耳豈所以述哉六

經散於天下皆道聖賢之迹尚復不能常稱用其迹而無統天下不免於亂故明聖賢之迹又未易也百家穿鑿各信偏見而不能都舉聖人統百姓之大情因爲之制百姓寄情於所統而忘其好惡故與一世而得淡漠焉亂則反之人恣其近好家用典法國異政家殊俗所長不同不得常用未足備任各用其一曲故析判萬物之理闇鬱聖王之道全人難遇故也古人之大體各歸根抱一則天地之純也道術流弊各奮其方或以主物則物離性以從其上而性命之情喪矣

呂註天下百家之學莫不自以所治方術施之有爲爲不可加方術各不同則古之道術果何在曰無乎不在但不得其金耳既不得其金則神明何由降出神降則聖之所生明出則王之所成一者神明之主所謂天人神人至人聖人君子其體大同所從言之異耳語道先明天天者所宗也故不離於宗謂之天人精所以入神不真

則不至聖人則全天體神之至者故統道德而兆變化此即神降而爲聖也及其見於仁義禮樂章然慈仁謂之君子則明出而爲王也由聖人而上與天同由聖人而下與人同者也以法爲分而不可犯以名爲表而不可亂以操爲驗而不可欺以稽爲決而不可惑此皆有數存焉數多者位高而用大數少者居下而治小百官相齒以此而已上則聖之所生下則王之所成無不備者故能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明本數而不疑係末度而不失其道不爲六合所拘其運無乎不在古之道術其大體如此而所謂神者數不能計度不能度不可以書言傳也明在數度者有司出其法國史記其迹其在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多能明之自詩以道志至春秋以道名分皆古之道術明而在數度者先王以其數施於有政散於天下故百家時稱道之亦不出於古道術之外天下有道聖賢明而道德一學者得見其金不爲奇方

異術所蔽及其亂也天下多得其一端察焉以自好雖各有所長而不該不遍一曲之士而已天地有大美而判之萬物有成理而析之以古人之全而察之彼百家者寡能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聖王之道闇而不明人各爲其所欲爲道術爲天下裂矣

疑獨註道術無乎不在方術則有在矣言道之體無不在道之用未嘗無在或謂之神謂之明或謂之聖謂之王或降或出或生或成是果有在乎夫神者明之藏明者神之顯聖者王之始王者聖之終圓融和會使之無間猶四時之氣不同所以成歲功則一曰天曰神曰至曰聖君子百官其本末精粗雖不同皆不離乎一而已出而有別者宗生而不粗者精真者精誠之至合天德而通乎道謂之聖人四者非同非異出入殊迹聖人出而爲君子則道德散而爲仁義禮樂又散而爲法名操稽以備百官之用又君子之緒餘也聖人散道以

致用故有法散同以立異故有分百官述法而不及道言分而不及用名者實之實者裏之外百官充名而不盡實充表而不及裏所操者行而有驗乎外所稽者智而決出乎果其數一二三四即名法守具也器有大小識有遠近故百官以此相萬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所以養民也化之而蓄息居之而富藏老弱孤寡有以給神明天地有以配然後育萬物使之順性和天下使之時應而其澤流於百姓也本數言其精末度言其粗明而有係此道所以備而無乎不在也其微而在性命者可傳以心法所不能傳可有諸已史所不能有明而在數度詩書者法史摺紳能明之六經各有所道同歸于治而已夫老莊之槌跽仁義欲矯枉以歸直也矯之太過又歸於枉至此獨以聖人六經為言所以矯向之過枉者耳六經判而百家各是其所是道術所以不明時稱道於口不能以心體之致聖賢聞而不明道德二而不一各為

其所欲為私察以為知私好以為仁所以寡能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其於內聖外王之道必不合矣
碧虛註天下方術各成一家以求有用於世道惡乎在哉言醇英已去糟粕徒存也然神降明出由於有道聖王生成非有二途以窮冥為宗天人也精粹而無雜神人也守真而不偽至人也若乃宗自然之理本不德之功行虛通之途逃神妙之機斯乃治世聖人居域中之大統上三名者也
次論君子百官以仁義禮樂治天下熏然慈和惠及萬物立法以定職分授名以表性行觀操以驗才能稽考以決黜陟皆有術數存焉道不足則用法法不足則用術術不足則用權權不足則用勢勢不足則反權權反術術反法法反道道則無為而自化也術者人君之密用群下不可妄窺勢者制物之利器群下不可妄為君有術而臣得窺非術之與者君有勢而臣得為非勢之重者要在先正名分不相侵奪然

後術可施而勢可專也百官以事相齒亦不出乎一二三四之序法名操稽之目用以教養萬民使無失業而已太古之時無法而自備非設法以備之也配神明則鬼無靈響時天地則四時常若育萬物則年穀常豐和天下則人無天惡所以仁及草木信及豚魚者由乎明本數係末度也主無為而專本數也天道也分守也臣有為而累末度也地道也原省也本末之分在審之而已此道六通四辟而無礙凡天地秋毫神靈形器推移轉徙無有入於無間也其在陰陽律歷詩書禮樂者其數散於天下百家之學時稱道之及其朴散時湮世道交喪察察以自好不能相通為用故聖王之道不明而人各為其所欲為往而不反日遠乎道矣道術為天下裂學者之不幸也
篇六
篇七
篇八
篇九
篇十
篇十一
篇十二
篇十三
篇十四
篇十五
篇十六
篇十七
篇十八
篇十九
篇二十
篇二十一
篇二十二
篇二十三
篇二十四
篇二十五
篇二十六
篇二十七
篇二十八
篇二十九
篇三十
篇三十一
篇三十二
篇三十三
篇三十四
篇三十五
篇三十六
篇三十七
篇三十八
篇三十九
篇四十
篇四十一
篇四十二
篇四十三
篇四十四
篇四十五
篇四十六
篇四十七
篇四十八
篇四十九
篇五十
篇五十一
篇五十二
篇五十三
篇五十四
篇五十五
篇五十六
篇五十七
篇五十八
篇五十九
篇六十
篇六十一
篇六十二
篇六十三
篇六十四
篇六十五
篇六十六
篇六十七
篇六十八
篇六十九
篇七十
篇七十一
篇七十二
篇七十三
篇七十四
篇七十五
篇七十六
篇七十七
篇七十八
篇七十九
篇八十
篇八十一
篇八十二
篇八十三
篇八十四
篇八十五
篇八十六
篇八十七
篇八十八
篇八十九
篇九十
篇九十一
篇九十二
篇九十三
篇九十四
篇九十五
篇九十六
篇九十七
篇九十八
篇九十九
篇一百
篇一百一
篇一百二
篇一百三
篇一百四
篇一百五
篇一百六
篇一百七
篇一百八
篇一百九
篇二百
篇二百一
篇二百二
篇二百三
篇二百四
篇二百五
篇二百六
篇二百七
篇二百八
篇二百九
篇三百
篇三百一
篇三百二
篇三百三
篇三百四
篇三百五
篇三百六
篇三百七
篇三百八
篇三百九
篇四百
篇四百一
篇四百二
篇四百三
篇四百四
篇四百五
篇四百六
篇四百七
篇四百八
篇四百九
篇五百
篇五百一
篇五百二
篇五百三
篇五百四
篇五百五
篇五百六
篇五百七
篇五百八
篇五百九
篇六百
篇六百一
篇六百二
篇六百三
篇六百四
篇六百五
篇六百六
篇六百七
篇六百八
篇六百九
篇七百
篇七百一
篇七百二
篇七百三
篇七百四
篇七百五
篇七百六
篇七百七
篇七百八
篇七百九
篇八百
篇八百一
篇八百二
篇八百三
篇八百四
篇八百五
篇八百六
篇八百七
篇八百八
篇八百九
篇九百
篇九百一
篇九百二
篇九百三
篇九百四
篇九百五
篇九百六
篇九百七
篇九百八
篇九百九
篇一千
篇一千一
篇一千二
篇一千三
篇一千四
篇一千五
篇一千六
篇一千七
篇一千八
篇一千九
篇二千
篇二千一
篇二千二
篇二千三
篇二千四
篇二千五
篇二千六
篇二千七
篇二千八
篇二千九
篇三千
篇三千一
篇三千二
篇三千三
篇三千四
篇三千五
篇三千六
篇三千七
篇三千八
篇三千九
篇四千
篇四千一
篇四千二
篇四千三
篇四千四
篇四千五
篇四千六
篇四千七
篇四千八
篇四千九
篇五千
篇五千一
篇五千二
篇五千三
篇五千四
篇五千五
篇五千六
篇五千七
篇五千八
篇五千九
篇六千
篇六千一
篇六千二
篇六千三
篇六千四
篇六千五
篇六千六
篇六千七
篇六千八
篇六千九
篇七千
篇七千一
篇七千二
篇七千三
篇七千四
篇七千五
篇七千六
篇七千七
篇七千八
篇七千九
篇八千
篇八千一
篇八千二
篇八千三
篇八千四
篇八千五
篇八千六
篇八千七
篇八千八
篇八千九
篇九千
篇九千一
篇九千二
篇九千三
篇九千四
篇九千五
篇九千六
篇九千七
篇九千八
篇九千九
篇一萬
篇一萬一
篇一萬二
篇一萬三
篇一萬四
篇一萬五
篇一萬六
篇一萬七
篇一萬八
篇一萬九
篇二萬
篇二萬一
篇二萬二
篇二萬三
篇二萬四
篇二萬五
篇二萬六
篇二萬七
篇二萬八
篇二萬九
篇三萬
篇三萬一
篇三萬二
篇三萬三
篇三萬四
篇三萬五
篇三萬六
篇三萬七
篇三萬八
篇三萬九
篇四萬
篇四萬一
篇四萬二
篇四萬三
篇四萬四
篇四萬五
篇四萬六
篇四萬七
篇四萬八
篇四萬九
篇五萬
篇五萬一
篇五萬二
篇五萬三
篇五萬四
篇五萬五
篇五萬六
篇五萬七
篇五萬八
篇五萬九
篇六萬
篇六萬一
篇六萬二
篇六萬三
篇六萬四
篇六萬五
篇六萬六
篇六萬七
篇六萬八
篇六萬九
篇七萬
篇七萬一
篇七萬二
篇七萬三
篇七萬四
篇七萬五
篇七萬六
篇七萬七
篇七萬八
篇七萬九
篇八萬
篇八萬一
篇八萬二
篇八萬三
篇八萬四
篇八萬五
篇八萬六
篇八萬七
篇八萬八
篇八萬九
篇九萬
篇九萬一
篇九萬二
篇九萬三
篇九萬四
篇九萬五
篇九萬六
篇九萬七
篇九萬八
篇九萬九
篇十萬

於家數中鄉魯之學乃述於總序則知此老亦以其所著書多矯激之言未嘗不知聖門之學爲正人皆以其學爲不可加言人人自是古之道術與仁術心術字同惡乎在即無乎不在有時中之意言學雖不同而道無不在也神降明出何由而見聖生王成即天地生成之理皆原於一一謂造化曰宗曰精曰真皆與一字同但作文如此以天爲宗至以道爲門皆無爲自然之意此於變化則原於一肅然慈仁以氣象言法有區別名有操準其所驗決亦各有據一二三四言其纖悉明備以衣食爲主教民務耕桑以老弱孤寡爲意發政施仁之本配神明四言功用之大本末即精粗六通四辟無施不可也次序六經之學分明是說孔子及散爲百家衆技天下多得其一端而察然以自夸猶耳目之不能相通於天地神明有所不備矣內聖體也外王用也內外之道不明人各以其所欲爲而自爲方術迷而不反道術將爲天

下裂一句結得甚力

此篇首論當時學者各殉己能以有所施用爲不可加而不知無爲自然之妙理所以遠乎道然則古之道術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後人自爲其方有以間之國異家殊而流爲方術矣夫道術者所以配神明而行治政厚風教而通物情使民由之不知歸於自化上古聖君所以端拱無爲而視天民之阜也其神明之所降出則由事感而應雖爲非爲聖生王成斯又神明施化之效自不離於宗至謂之聖人所以成乎天則聖者之事而神至在其中自以仁爲恩至謂之君子所以成乎人則王者之事由道而見於治故以內外言之次叙法名數度詩書禮樂皆先王致治之具得其人而後行者也道可配神明則可醇天地德可育萬物則能和天下本數即所謂一自一以往皆末也聖之所生以一爲本王之所成因貳以濟本末相須而治

道備矣古者聖王之爲治也密其憂民也深非唯求理於一時直欲爲法於萬世自道志至名分皆聖人致治之迹也施之天下而效有淺深見之事爲而政有治亂者爲聖賢之指不明道德之歸不一學者徒貴已陳之芻狗治莫致而妖異興焉各得一端而自以爲大全無異指蹄涔爲東海也天地之大美非道不能備神明之形容非德不能稱彼自爲其方者詎能造於是乎結章數語言意激切有以見南華用心猶夫子時哉之歎有爲不可加爲下當疊爲字欲焉應是欲爲詳文義可見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四

傳七

武林道士緒仲秀學

天下第二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整聞其風而悅之為之太過已之大循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泥愛兼利而非閭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令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已末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蔽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

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耒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腴無腴脰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跣踰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為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菑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誦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綺偶不忤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凡異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整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腴無腴脰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郭註勤儉則瘁故不暉然財有餘故急有備太過太循不復度眾所能也物不足則闕令百姓勤儉有餘故以闕為非不怒但自刻既自以為是欲令萬物皆同已先王則恐其群異然後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

得也毀古禮樂嫌其侈靡物皆以任力稱情為愛今以勤儉為法而為之太過雖欲饒天下非所以為愛也獨成墨子道而非道德不類萬物之情其道蔽而無潤使人憂悲難行不可為聖人之道聖道使民各得性之所樂則天下無難矣故王者必合天下之歡心而與物俱往墨子徒見禹之形勞而未觀其性之適謂自苦為盡理非其時而守其道所以為墨於墨之中又相與別巨子最能辯其所以成其行皆願為之主以係其業意在不侈靡而備世急所以為是為之太過則非亂莫大於逆物而傷性故為治之下為其真好重聖賢不逆也但不可以教人求之不得世無其輩枯槁不舍所以為真好才士而已非有德者也

呂註先王之治至於聲名文物之大備則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非其常然也以繩墨自矯所以備世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大道所以體常而盡變墨

子特見其備世之急遂以為常所謂得一而察焉自好非可與人同也自作為非樂至博不異皆為之太過已之太循者也先聖禮樂有節喪葬有儀今乃生不歌死不服不同先王毀古禮樂其儉薄如此非特不愛人亦不愛己矣墨子本以汎愛兼利為心而不察人之不堪甘其苦而為之以約夫之者鮮則未敗墨子道也哀樂人所不免先聖為之節文墨子使之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是果人情乎生勤死薄使公憂悲古之道術雖有在於是而墨子為之太過不可謂聖人之道已雖能任奈天下不堪何其去王道遠矣昔禹遭洪水其勞至於此所謂備世之急者墨子以為常然則非也夫勤勞備世之意則是為之太過天下不堪其行即非將使後世學者自苦以相進而已勤儉固難為而墨子優為之真天下之好求之不可得可謂才士也夫疑獨註大道既喪諸子繼出有若墨翟滑釐者有若宋鉅尹文者其終若惠施之徒

相辯以數千言莊子辭而闕之廓如也墨教勤苦儉薄以逸樂侈靡為非故使數度不暉而以繩墨自矯足以備世之急而財用有餘故墨翟之徒聞風而悅終為之則太過終已之又太循生不歌故為非樂以節用為道故死無服其道使人各足而非關自刻故不怒好學而使物同已故博不異生勤死薄毀古禮樂不與先王同也自黃帝有咸池至周公作武明其生不歌之非自古之喪禮至士再重明其死無服之非末敗言其終於敗也使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是果類乎言獨誰成墨而違萬物之情變也其道大轂使人難為其去先王也遠矣蓋先王與民同患其道本諸人情非期於難行欲使天下皆如己也昔禹湮洪水決江河親操耜沐雨櫛風其勞形天下也如此後世效之以自苦為極夫禹之道非墨也流習之弊則有所謂墨相里動至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謫分別同學而異趨也以辯相訾以辭相應以最能

辯者為聖人願為之尸冀傳業也墨子之勤儉備患則是過於自苦則非言亂則居其上論治則居其下真天下之好求其比類不可得墨子才近禹而道遠於禹所以不能無弊止於一墨而已碧虛註墨氏之教不侈靡不暉耀勤儉厲已救世之急但儉嗇太過已能循而眾難遵非樂節用生憂死薄可謂大拂人情然而汎愛近仁兼利近義非關近禮不怒近知又好學而廣尚同則亦異乎流俗也其與先王不合者毀古禮樂為特甚自咸池至作武及棺槨之重數皆古禮樂也墨子則生不歌況終乎死無服況珠玉乎以此自行固不情以此教人亦太忍終不免倍謫無倫之弊人之歌哭笑樂發乎本情今一切非而去之與世情不類矣枯骸無潤使人憂悲眾皆不堪而墨子獨能任既不合天下之情去王道遠矣墨子宗禹勤儉故稱其治水之功九滌天下之川謂九州之川滌除無壅腫無朕至置萬國皆載

其相迹未造妙本而後世效之以自苦為極至有割肌膚斷肢節以徼福者此又學墨之弊也相里勤之徒末敗墨子道者也以辯博論大者為師遂至清談好勝之弊以勤儉備急則是以憂苦教人則非後世效之亂之上也治何望焉然而好學勤篤無對於天下強學立志教伴仲尼亦才士之美者也但所行失道德之正耳

腐齋云不教後世以侈故不飾麗萬物不以禮樂度數為暉華拘束其身以矯世欲天下之用有餘主於儉以足用言世人以衣食不足故致爭亂也後之學墨者遂抑過太甚非樂節用墨子篇名以闢爭為非不以怒為道博不異者廣其說而尚同教人愛已兩失其道不近人情故曰不類大轂猶大朴其行難為也逆天下之心而墨子獨安之既不合人心非可以王天下墨子稱道至形勞天下也如此述禹之功績九讀同鳩鳩工而雜治之奇偶本異而曰不忤此強辯之辭巨子墨學之大成者求

之不得言無復有斯人雖極其枯槁而為之不止可謂豪傑之士矣

不侈靡於萬物不暉耀於禮儀勤謹節儉以備世人之急此禹行之見於世者墨翟滑釐聞風而悅遂至為之太過而勤苦難行體之太循而枯槁無類作為非樂節用以教天下生不歌死不服即非樂節用之見於行者也況愛所以兼利非闢所以不怒亦不失為賢厚也好學務博觀人同己則心猶好勝未能克去其私至於毀古之禮樂則非獨悖乎聖典亦拂天下哀樂之情強民以難從人已俱不愛矣由是知墨子之道終於敗不可行於天下後世也當歌不歌當哭不哭其於人情不類矣生勤死薄苦轂憂悲逆物情而人不堪其去王道遠矣墨子又稱大禹治水之功勤勞若此使後世學墨者必以自苦為極而欲力扶其教殊不知禹當洪水之變父殛而功不成是又變中之變遂刻苦捐軀嗣

成厥績非可以為常也以處變之迹施之於常無異病已而鍼灸徒增瘡痛不智孰甚焉相里勤之徒又稱別墨爭相訾辯推其業成者為聖人巨子猶儒家云碩儒皆願繼其後至今不決此自是一段言當時墨學之中又有分別墨翟禽滑釐再續前話其為人之意則是教人自苦則非致亂則居首致治則下術也然而墨子真性所好天下莫及卒以立教於當時固非聖人之道亦可謂才士也夫昔孟子開楊墨以為非聖人之道峻辭而力拒之若不共戴天者有以見衛道之切南華又詳述墨氏之行事與其源流申言其疵弊而不廢其所長可謂公論而存恕議不及楊氏意在其

中矣墨學大禹楊學老聃皆出聖人之門學有所偏耳猶師商同學於夫子有過有不及此楊墨之茅蘄也故學不可不謹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忤於眾願

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
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
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
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
聊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爲主見侮不
辱救民之闕禁攻殺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
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故
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
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
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
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
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
之不如已也以禁攻殺兵爲外以情欲寡淡
爲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郭註悖逆也畢足而止不望有餘華山上
下均平以表其行別宥萬物不欲令相犯
錯強以其道聊令合調令和二子請得若
此者立以爲物主見侮不辱以活民爲急
救闕寢兵所謂聊調雖天下不取強聒而
不舍聊調之理然也見厭強見所謂不辱

不因其自化而強慰之則其功太重請置
五升之飯明自爲太少也宋鉞尹文稱天
下爲先生自稱弟子日夜不休以爲民謂
民亦當報已圖傲乎揮斥高大之貌不爲
苛察務寬恕也不以身假物必自出其力
無益於天下者已之所以爲救世之士其
行適至是而止未能經虛涉曠也
呂註不爲俗所累不求飾於物推誠以及
人在醜而不爭願人安養而不求餘其心
有不然則以爲垢而洗之是以此白心也
夫物之紛爭由於交侵而苛急別而宥之
乃所以息紛爭而願安寧之道心之爲物
無所不容則宜無所爭也二子語其容而
行之以聊合歡以調海內是謂心之行欲
置之爲主推而宗之自見侮不辱至強聒
不舍此所謂調聊之道古之道術雖有在
於是然爲人太多爲已太少此二子所以
不合於是言我日夜不休以救世人人必
不至於圖傲乎救世之士而不我顧則我
必得活不以饑死爲憂其行適至是而止

過此則非二子所知謂其不聞道也
疑獨註若夫與世俗脫而無累於物任而
不飾於人安而不苛於衆順而不忤願天
下安寧畢足而止宋尹二人其道小異於
墨故繼之墨翟之後言其流風末世尚有
如此者故聞風而悅之華山之冠宋尹以
此表其行接萬物以別宥大小爲始聖人
之道則物我同體而無所別大小同區而
無所有所容以其迹所行非其心二子語
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其意願天下之安
故以聊合歡以調海內請欲置之爲主與
皆願爲之尸意同自見侮不辱至強聒不
舍皆自任之過上說其君下教其民有以
見爲人太多見侮不辱至於置五升之飯
而足見其自爲太少圖傲放大而以救世
爲事也夫能仁而不能變不足以立義二
子於仁爲過而於義不及君子不爲苛察
言必自出其力苟爲無益於天下而察之
不如其已言必欲救世也外以寢兵戰內
以寡情欲其精粗小大雖不同所行至是

而止耳

碧虛註無情故不累朴素故不飾直道故不苟因任故不忮願天下安活而不過養明白此心如是而已華山之冠以表心之堅正治如頂之均平以區別賢愚寬宥典法為治本而言行不虧也法寬和則合民心宇內稱美樂推以為君矣忍辱止關使民不爭寢兵守慈民尚雌靜以此說天下使民必從而願其安活是為人太多也勤儉自苦請日置五升之飯猶推予先生寧已忍饑不忘天下是自為太少也我必得活哉言我思救人天必活我圖傲半言不圖傲也豈圖奉傲為救世虛名而已不為苛察務克已也不以身假物力行以率物凡無益於天下者不為之外以不爭和調物情內以寡欲節抑已性事有精粗不同但去其非理者而為之斯治道之極也

齋齋云飾猶日奉悵拂人情別宥猶在宥隨分自處為別寬閑自安為宥容謂體行謂用以和眺合人之歡以調一海內請欲

置之以為主也強聒不舍人厭聽而誇說不已日得五升之飯師與弟子共之先生猶不得飽弟子可知忍饑自苦日夜不休豈為久活之道蓋欲以此矯夫託名救世而自利之人圖傲謀矯之也猶豫讓曰吾為此至難所以愧天下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是也其說又曰不為苛察無爾我之辯事皆目為而不借人力以為助於天下無益之事明知其可為不如已之其學之大意欲人外無攻戰之爭內無情欲之滑至此而止耳

不累不飾則心虛而守素不苟不忮則務誠而和樂以此化俗接物普願安全既身不過享則不妄求多積自貽患害是為長安寧之道以此立教於天下明白本心而無隱情宋尹聞風而悅繼行其道華山之冠以表行之方正均平其接物以別善類有愚蒙為本則必不趨乎惡亦足以厚風俗興教化但行之有弊不若聖治之大全而可久也心之容

猶云手容足容言其動止氣象心之行言其注措設施大槩以本心之善見諸行事和調海內不關不怒善安足養而止此語有惠而不知為政之意寓其中欲置以為主願遵承其教也耐辱救關寢兵止戰皆守柔不爭之義強聒強見必欲人聽從其說請置五升之飯見其自為太少寧已饑而不忘天下見其為人太多日夜不休至於罷極而歎曰我必得活哉言我勞苦以救人造物必能活我也今世之苦行陀頭道者勤儉於己而周悉為人頗似之但不學無聞其弗及遠矣圖傲乎一句頗難釋諸解唯郭註近之此乃南華歎息之辭圖傲猶謀疎也言其莽廣不切事情二子欲以一己之力濟天下之眾而不度其難行也不務苛察是謂善宥不借物以榮身無益於天下者已之是謂善別也外行則禁攻寢兵使人各足而無爭內行則寡凌情欲律已不貪而無患事理雖有

大小精粗要其所行至於極言其不能躋聖人堂與所以止於墨學而已此段論當時墨家之弊其間語有主賓宜審詳之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四

傳七

十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五

傳八

武林道士 褚伯學

天下第三

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不可不可故曰選則不偏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謏體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推拍斡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

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窳然惡可而言常及人不聚觀而不免於旣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肆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

郭註決然無主各自任也物得所趣故一都用乃周任其性乃至泠汰猶聽放謂知力淺不知任其自然故薄之而又隣傷焉不當其任而任夫衆人衆人各自能則無爲橫復尚賢也非天下之大聖欲壞其迹使物不徇耳法家雖妙猶有權拍故未泯合不能知是非前後矐目恣性苟免當時之患魏然而獨立也推曳而後行往所謂緣於不得已患生於譽譽生於有建唯聖人然後能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愚知處宜貴賤當位賢不肖襲情而云無用賢聖所以爲不知道欲令去之如上塊也亦爲凡物云云皆無緣得道道非偏物也夫去

知任性然後神明洞照所以為賢聖而云塊不失道人若土塊非死如何豪傑所以笑之未合至道故為詭怪得不教焉謂自任之道莫之是非所謂齊萬物竄然逆風所動之聲不順民望雖立法而飢斷無主角也道無不在而云土塊乃不失道所以為不知雖然繫乎嘗有聞但不至也

呂註不黨無私則中虛而無主故與物為一不顧不謀與物俱往古之道術者寂然不動之時二子聞風而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三子者之所不知也天大地大道大有所不能則知萬物有所可有所不可選則不過教則不至唯齊之以道則無遺矣是故慎到棄知去故而緣於不得已者清其濁汰者去其擾古之人由是以入道非以是為道二子以道為止於此蓋不知智與己未始有物也夫萬物並作乃其所以復而其芸芸乃其所以歸根不足以撓吾心也慎到之所以為道理者以為知不知而已將薄之而後鄰傷之唯無知

乃所以全也慎到徒知夫知之不知而不知夫不知之乃知也誤謬不定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賢聖所以棄知去己也推拍既斷連下三句則泠汰於物之謂推拍鍊治之既斷破絕之宛轉則與之俱往故忘知慮前後巍然而已推曳而後動若風羽之旋磨石之隧則其動非我也若無知之物而已故無建已用知之患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無譽無過慎到以是為道理天唯塊不失道蓋知絕聖棄知之說而絕棄之者乃所以為聖知也則奚以異於死人之理豪傑所以笑之而得怪於天下田駢學於彭蒙得不教焉以其教則不至也言古人至於莫之是非而已其風竄然惡可而言亦幾乎未始有是非而知者不言之說至於所為與人反而欲以不聚人觀則不免於既斷而已夫道未始有物也故以虛空不毀萬物為實奚以常反人而以推拍既斷為哉其所謂道非道而所是不免於非以其滯於無知之域三子雖非知道槩

嘗有聞者若墨翟滑釐宋鉅尹文非唯不如道又未嘗有聞也道本出於性命之情而其真以治身今墨翟滑釐制行舉離於天下至於人已不愛則喪本失真為甚故論道術為天下裂而先及之次以宋尹則為知道田慎則知而近之由粗以及精也疑獨註道術有在於是三子聞風而悅明其道與宋尹異故齊萬物以為首非若接物以別有為始者矣天能天而不能地地能地而不能天道運於中能包而不能辯由是知萬物皆有所不可故混之則適任之則至包之則備辯之則有遺矣是以慎到棄知而不辯去已而不接緣迹於不得已之域未嘗求物之感而欲通之求言之通而欲動之泠汰自放不累於物故以薄知為猶近傷於理將欲都忘之無任則無事無行則無迹賢則有事業聖則有德行笑而非之皆不尚之意推拍者支其將往之形既斷者削其既殘之緒與物宛轉舍是與非則累免矣不師知忘前後心

若死灰巍然獨立未嘗唱而常和未嘗感而常應行如推車往如曳尾緣於不得已也故若風還羽旋磨石之隧其德全而動靜無過蓋以於物無知於我無已所以患累莫及焉夫吉凶生於動毀譽出於有建二子遊於吉凶毀譽之外故至若無知之物以塊然為不失道也道者有形所同由德者有心所得雖瓦礫之微道無不在而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適得怪焉田慎同學於彭蒙得不教之道其風窳然幽隱而有疑意其情狀非可明言也常反人不聚觀以未能齊萬物斷無圭角貌其所謂道或入於非道其所謂是或入於非是三子槩嘗聞道而未得道也老子嘗曰絕聖棄知而莊子於此不取彭慎疑若相戾然蓋寓言於二子削去其迹庶幾將來知其為矯一時之言耳

碧虛註黨則不公私則不明無心則主不在己以法治物則事無疑貳故忘知而無擇唯執法而行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

物有可有不可者故有治法存焉若舍法而用選施教則事不周理不至矣道總包而無遺有自然之法也慎到以下四句謂必如此然後可以無遺泠汰猶揀鍊以法揀鍊物之精粗以扶天下之道理用法雖非善猶愈於無法無法則道理不立亂莫甚焉薄知未免有心有心不能無患謬骸訛倪而笑尚賢之無倫縱脫狂誕而非聖人之虛曠斯法弊之所致也椎拍敲斷枉桎梏斷刑截肢節然所施用宛轉物情無是無非苟可免禍忘慮忘知巍然安處靜則推曳而後行動若飄風與旋羽無用知之患若無知之物雖神明降出亦無所施為言其枯槁絕物所以人皆怪之三子皆以墨學立教有教則有是非今云莫之是莫之非如風窳然有音無辨是為得不教焉及其反於人情又不免敲斷刑截此所謂道非王道也言其法雖是而行之則非三子皆不知道然亦為學而有聞於時但其立教非正耳

腐齋云趣物為物之理趣不兩一也彭田慎三子皆齋之隱士其說謂天地亦萬物之一其為首者無為之道天地所能各有偏大道包之而無所分辨物有不可選之則不能周教之則不能盡歸之於道無餘論矣去知與己無為也泠汰於物無拘礙也其說曰若以知與不知為分則迫於知而近自傷謬骸不定無任不留心於事故笑天下之尚賢縱脫無行故以天下聖學為非椎拍斲斷無圭角也故能與物宛轉無是非以免世俗之累風還羽旋磨石之隧皆無心而與物宛轉之喻物唯無知則無是己之患無容心之累動靜順理不求知於人無譽所以無咎何用賢聖之名但塊然無知可以不失道矣有此議論如今山林修苦行之人故豪傑笑之以為猶死人也此等人為學自相契合有不待教而能者其師之言曰古之為道者本以無是非為主發言如飄風窳然無所容心故曰惡可而言其見常與人相反不能聚

合倫類而觀不免為一偏之說但求無圭角而已既斷與前較斷同其言雖壯偉而所謂道者非道也三子不知道此莊子斷一句以大槩觀之亦皆有聞於道但不得其正耳

能不黨則無私善決而不以己見為主使天下物趣皆歸于一不慮不謀與物俱往三子聞風而悅以其道同故也其立教以齊萬物為首物本不齊齊之者道天地物之至大尚無全功況他物乎道包之而不辨此所以齊也萬物有可有不可選之教之愈不齊會之以道則無遺矣故慎到棄知而若愚去己而任物不得已而應雖為非為也澄己之源以清泠沙汰萬物物無不從者矣其知者出於不知若但薄其知猶近於傷性必至於無知乃全也謏慤不任事故笑天下尚賢以為治者次句配上文義自明白推拍鞭笞較斷即後文既斷謂刑截罪人言雖任法用刑而與物情宛轉

周浹公平而當理也舍世俗之所謂是非而究極乎事理之實則可以無患苟免是其謙辭不師知則忘前後之慮魏然若枯槁推曳而後動其動也如風還羽磨無心於動故無過夫無知之物不立已不用知動靜無心自與理合譽既無矣毀亦何存故不慕聖賢之名以塊然無知為得道而不知有感通潛化之理所以豪傑笑怪以為死人無異也田學於彭但任物性自然學以扶植之而不矯其本故云得不教焉謂學道至於莫之是非而已言出如風過窻然無心於是非之辨豈可復論其所以哉是以常反人之情不聚觀於天下聚觀與危其觀臺相類然猶不免任法施刑無法則又難治矣其所謂道者非道故所言雖當亦不免為人所非三子皆未知道其學嘗有聞於時不可全泯也詳南華所論則彭田慎之學又優於苦獲已齒之徒故列於後與闕尹老聃差近

焉

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闕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懦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闕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易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夫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闕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郭註有積為不足寄之天下乃有餘無有何能建建之以常無有明有物之自建也天地萬物皆各自得而不兼他飾斯非主之以太一耶物來則應應而不藏故功隨物去不自是而委萬物物形各自彰著動

靜若水鏡喻常無情易乎寂乎常全者不知所得也物各自守其分則靜默而已無雄白也雄白者尚勝自顯豈非遂知過分以殆其生耶古人不隨無涯之知故其性全性全然後歸之如溪谷天下樂推而不厭也雌辱後下皆物之所謂垢也取實者唯知有之以為利未知無之以為用取虛者守沖泊以待群實無藏者付萬物使各自守故不患其少歸然獨立自足之謂其行身也因民所利而行之隨四時而成之常與道理俱故無疾無費巧者有為以傷神器之自成無為者因其自生自成萬物各得自為蜘蛛猶能結網則人人自有能矣無貴於工倕也委順至理則常全無求而福自足隨物故不得各理根於太極之初不可謂之淺也以約為紀去其甚泰至順則金石無堅逆則水氣無爽順全逆毀斯正理也進躁無涯為銳各守其分自容有餘不削於人全其性也

呂註以道為精則以物為粗以物為粗則

以無物為精矣道未始有物故以有積為不足致虛極則必至於無積而後止澹然獨與神明居而已古之道術本末精粗無乎不在此云以本為精趣時而已道本無物而時有焉則猶有未樹也建之以常無有則物不能拔矣一與言為二有所謂一則非太一太一則一亦不可得故萬物歸焉而不知主道無形則不爭故以懦弱謙下為表觀其表則中之所體可知物各歸根體自空虛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異乎

推柏輓斷以為道者也關尹子曰十一句皆在已無居形物自著之功老子曰知雄守雌知白守辱雌靜而不唱辱謝而歸根溪輸而不積谷應而不藏而江海之源所自出則建以常無有主以太一之謂也處後而受垢以懦弱謙下為表也處虛而無藏故不毀萬物而物為之用此其所以有餘不先人而隨人所以徐而不費異乎勞形苦己以為道者矣因物之自虛而不毀之則異乎若無知之物矣曲全免咎是所

謂福以深為根則無事於堅以約為紀則無事於銳至虛至大故常容物不削於人蓋以本為精而澹然獨與神明居則所體者道之真可謂至極故歎曰古之博大真人哉

疑獨註常無欲以觀其妙以本為精也常有欲以觀其微以物為粗也以有積為不足積之則有限散之則無窮也莊子嘗曰至無而供其求蓋給天下之有者至無也應天下之實者至虛也澹然無欲故與萬物遠不離於精故與神明居無者對有之無常無者非無之無不為有對所謂常有亦不為無對者也建之以常無有則冥矣豈復分微妙於其間哉常無常有所宗者太一太一則天下之一不得以先之故守之以柔弱為之以謙下表言其見諸外也人皆取實已獨取虛則以空虛為實徐而不費無為笑巧則以不毀萬物為實存己以空虛接物以不毀懦弱謙下老子之行也空虛不毀老子之德也處已無居故能

使物亦無居隨時變化超脫於六塵之外而形物自著無障礙也動而順故若水靜而明故若鏡芴平有象而若亡寂乎無聲而若清同不以為同故若和得不以為得故若失未嘗先而嘗隨人和而不唱也溪容而善納谷虛而善應知雄守雌不為物先知白守辱養之以蒙榮利人之所先垢辱人之所後人皆取實有積故不足已獨取虛無藏故有餘如山歸然獨立而無不足也其行身也愈鈍而後利外益而內不損任物自然不離不斷人之於福以有求求之已之於福以不求求之曲全其身苟免於患是所謂福也深者道之根約者道之紀堅則有毀之者當守之以宗銳則有挫之者當養之以虛厚於處物曰寬容厚於處人曰不削此關尹老聃之道也

碧虛註妙本之精可以意致有物之粗可以言傳以有積故不足有餘者莫過乎大虛獨與神明居不欺暗室也常無有道之用太一身之主冲虛物之宗也至人無已

萬物皆我動而無心靜而能照感而遂通無常情也若亡非無若清非濁和非合汗失非喪已不先而隨後其身也知雄守雌謙以自牧知白守黑處昧而明受天下之垢能忍辱也無藏故有餘與人已愈有躁則精神耗巧則為人役苟免於咎福何求焉深根故未始出其宗約紀故操之也易寬容於物則廣慈不削於人則博濟此皆真人涉世之粗迹關尹老聃之所勤行者也

虛齋云以有積為不足藏富於天下也以無為宗以太極之始為主表者應世接物見於外空虛則物物皆全實理樂軒所謂一物都無萬物全是矣無居無私主自著隨物形見水之動鏡之靜谷之應皆無心者也若亡似有而無若清清而無名以同於物為和以無所得為得知雄守雌以能隱於不能知白守辱居高而不為高溪谷下而能容物之意唯其以虛為實故無藏而有餘安徐而無損人皆以巧為巧我以

無為為巧人皆以福為福我以免咎為福以深為根言其本在太一之始以約為紀言以易簡為守身之法凡物堅銳則有挫毀以容物為量人於我無所侵削而全其生此天下至極之道也

道為生物之本精微莫親物為道之緒餘粗質具陳世人務積物以為養愈積而愈不足虛空曠遠神明所舍并包廣納無毀無成雖天下萬物富有亦安能勝虛空之無人能澹然無欲則體合太虛而與神明居矣身外無積習中有餘此關尹老聃之所優為也萬物之有生於無而人之妄情例著於有能究常無固難常無其有為尤難欲建立於常無有之地非主以太一不可太一者有一而未形即天地之先人之性初也能主於是則知夫未始有物故以濡弱謙下為表表謂見諸行事故與物處而不立敵我空虛而不毀萬物不毀謂存而勿論蓋已忘而物自化何待毀物而為無

物滿前則實也虛之在我耳在已無居形物自著亦此意水動鏡靜谷應皆喻無心自然之爲若亡不可得而有也若清不可得而撓也同而混之則和執而有之則失是以不先而隨終無患知雄守雌見剛而思柔知白守黑處明而尚晦溪谷喻善下而衆流歸之受天下之垢有容德乃大無藏故有餘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也如是則歸然立乎萬物之上無一物介吾心無一物非吾有矣其行不躁而常自足心樂無爲不美世巧人皆求望外之福已獨以曲全爲福苟免於咎福莫大焉深根謂內固約紀謂省緣所以免堅毀而銳挫也寬而容物則不削人肥已可知矣凡此皆世人立身處物之極致而博大真人之粗迹也按道德經云知白守黑莊文小異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六 傳元

武林道士 褚伯學
天下第四

寂寞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閱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觴見之也以天下爲沉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環瑱連牀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詼詼可觀後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闊深閤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訖芒乎昧乎未盡之者郭註無形無常隨物也死與生與任化也何之何適無意趣物莫足歸故都任置以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急欲使物

見其意累於形名以莊語爲狂而不與也其卮寓言俱通至理正當萬物之性命已無是非故恣物兩行形群於物故與俗處還與相合無傷不唯應當時之務故參差彼其充實不可已多所有也莊子通以平意說已與說他人無異案其辭明爲汪洋然禹之昌言亦何嫌乎此呂註無形故不可見無常故不可測以爲死與則未嘗有生以爲生與則未嘗有死以爲天地並與未嘗有古今以爲神明往與未嘗有彼是然則芒芴無爲寂然不動而已萬物畢羅無不任也莫足以歸其唯神之所爲乎以謬悠荒唐不可窮之辭時恣縱而不苟蓋皆有對不以觴見之則雖無實不經不害其爲信言也莊語猶法言唯道之從而已卮言喻道之日用無窮重言寓言所以趨時也人不吾言之信故稱古昔以爲重重言不能喻而後有寓言夫莊子之所體者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於萬物故其言亦然傲倪猶踈親也

不謹是非所以群於世俗者書雖理瑋而連玆無傷也連謂無間隙玆則有定體然不可得而求非世俗所可貴也詼詭言之異非世俗所可賤也唯其有諸中而充實不可以已故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友則入於神矣其本宏大以天為宗可謂調適上遂不離於宗者也故應化也其理不竭解物也其來不蛻謂形不待蛻而後解芒昧無盡此神之不可知者也

疑獨註至人遊心於寂合氣於冥雖有形而若無形章故鼎新而不常天地者神明之體神明者天地之用體有常而用上變外物而至於外死生體道而至於仕變化雖萬物畢羅而不出乎道之外古之聖人所以其道為萬世法天下貴者要在無不該無不遍而已莊子立言矯時之弊自知其不免謬悠荒唐是以列于諸子閒風之後恣縱所言無有偏黨以泛觀而不以觴見之天下不可與莊語故以厄重寓言繼

之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於萬物言其通理當物也是非本無有故不勞造或從言者達之以言也唯其混是非故處世無忤所言魂瑋而連玆無傷其辭參差而詼詭可觀皆充實於內發見於外不可自己也與造物者遊無生死終始故其本弘大其宗調適其應化解物也乘理而不竭因時而不蛻故芒昧而不知其極無終始而不離於宗者也

碧虛註寂寞無形道之體變化無常道之用生死道之化天地道之常神明道之迹芒乎何之至莫足以歸道之妙也不僅謂中法度不以觴見無偏也莊語正大之言南華著書以中正為宗而曼衍無窮以重德為體而真實不偽以寄託為用而廣施教導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於萬物則侔於天而不暗於人是以處人間世也瓊瑋奇特連玆相從參差不常詼詭可觀其道充實淵妙無窮故能無心而一變化廣大而極根源調適物理上遂化元也夫

道可以言論至極則渾淪之精微何其粗也可以意慮窮盡則造化之冲漠何其淺也故自古聖賢作述相繼而莫能已也厲齋云自寂寞無形至忽乎何適明至神與造化同運而無迹故萬物畢陳於前而莫知其所歸無偏黨則不以觴見所見不主一端也莊語端莊實語與天地精神往來與造化自然為友也不謹無所泥連玆和同無傷無識刺參差抑揚不定詼詭滑稽也此皆自說破其著書之意充實不可以已言道理充塞其間亦世間不可無之書也上遂上達天理故能應於教化解釋物理不蛻不離於道芒昧言其書之深遠然其胃中所得又非言語可盡也此篇自總序以下分列為五自處其末繼老子之後明其學有源前三段著三箇雖然皆斷其學之是非獨老子無之至此又著雖然字謂其學非無用於世者文字轉換處筆力最高

無形無常言道無物而神化死與至往

與言人任化而無極芒乎至以歸言忘適者無往而非適以謬悠之言恣縱而不苟猶云猖狂妄行而蹈大方不使物見已之簡介言混俗而不失道也以天下不可與莊正之語故立危重寓言以致意焉獨與天地精神往來則離人入天放曠八極不傲倪於萬物不責人之是非故處世而和光應物而無忤立言雖環瑋而與世順從無所傷也其辭參差不齊即所謂荒謬詼詼可觀即所謂環瑋也其中充實而見諸外也如此與造物遊與無終始者友即與天地精神往來不可形容其妙也其本弘大深闊猶云以深為根其宗調適上遂猶云以天為宗應化謂出生解物謂入死言人處造化之中為化機所運其理不可窮詰其來不可說免芒昧無盡此其所以為造化也信能冥心於芒昧之際而得其所以運化者則可與天地精神往來無愧乎稟靈為人矣此段南華首於論

化次則自述其所言所行後又歸結於化明已能窮神知化所以橫說豎說無非道也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歷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卯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卯丁子有尾犬不熱山出口輪不踉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圓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園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

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持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抵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綰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隴天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蠹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遂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郭註昔余未覽莊子嘗聞論者爭夫尺棰連環之意而皆云莊子之言遂以為辯者之流按此篇較評諸子至於此章則曰其道舛駁其言不中乃知道聽塗說之傷實也吾意亦謂無經國體制真所謂無用之

談然膏粱之子均之戲豫或倦於典言而能辯名析理以宣其氣以係其思流於後世使性不邪淫不猶賢於博奕者乎故存而不論以貽好事也

呂註老子曰多言數窮又曰希言自然則有言者不得已也而施之口談自以爲賢不知天地之虛曠而有我之甚不能守雌者也宜其以天地爲壯存雄而無術也夫聖人以無言爲言所以爲德令施恃其辯以反人爲實以勝人爲名則不知無言者也爲言所役不能自勝則弱於德以勝人爲名則強於物其塗隴謂非六通四闢之道也天地之道所以大者以其無爲今施之能不免於有我由天地之道觀之雖辯且博猶一蚤一蠅之勞而已於物何庸哉一與多皆道也一爲本多爲末則一雖不足爲本末之備然比之忘本逐末者尚可曰愈貴於道亦幾矣施不知反本以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逐物而不反也夫無聲則響絕處陰則影滅已無

我則天下莫與之爭施雖有才而不知出此徒事言辯之末以與物競美異於窮響以聲而形與影競走也其失性甚矣所以深惜而悲之

疑獨註外猶有外謂之大至大則無外故謂之大一內猶有內謂之小至小則無內故謂之小一蓋施之辯能反人之心易人之意或與天下辯其數難三足是也或與天下辯其名狗非犬是也或與天下辯其形矩不方是也或與天下辯其色白狗黑是也或辯其上下天與地卑是也或辯其長短龜長於蛇是也其論大率以謂萬物無高下長短之殊無形名方圓之異無青黃黑白之別以齊萬物爲首謂大道散而有形名皆出於人之私以爲差別而已施恃此以與天下辯卒以善辯爲名然以天地之功視施之辯猶一蚤一蠅之勞者此古人所不爲學者所不道故於意施則不曰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莊子所以惜其有才而終於逐物以喪其本真也

碧虛註太虛無外而不二秋毫無內而介然可積則有厚何止乎千里自太虛觀之則天地皆卑從蒼蒼視之則山澤悉平交臂已失日方中方睨也俯仰陳迹物方生方死也物有貌像聲色大同也物以類聚羣分小異也由於一氣所化畢同也萬形種殊畢異也既定方所便有窮今適昔來意先到形可分神可出則連環可解論術不論理也燕北越南自分中央沖虛混合未嘗間斷惠子以此論大示於宇內辯者樂之同聲相應也卵本無毛而化雛有毛雞本兩足數曰一二即成三也郢以建都爲有天下犬羊皆古人強名以貽爲卵猶方言也楚人呼蝦蟇爲丁子有尾謂爲蚪斗時海山火獸不以火爲熱山突出爲口猶云溪口路口也車輪所轆謂之轍則不言地矣目非能自見所以見者神凡所指者指其不至之處若至則境足相接是不絕也龜長於蛇論壽不論形規矩爲方圓之法非方圓之物鑿柄亦假合會遇理不

相因猶形影之獨化飛鳥移而影未嘗移也矢發則行而不止落則止而不行狗有懸蹄謂之大則常狗非大也黃馬驤牛三離合同異如堅白石焉若狗形白而目眇則眇眇不呼白或蹄蹙而形白則忘白而命蹙駒有母則不稱孤矣方寸之地朝夕施用終刻其盡尺捶不竭之義論道不論物也與天下之辯者為奇此其根柢也天行健地博厚是其壯也惠子恃其口談欲以敵之而不知守雌恬靜以養天和徒存雄而無術也倚人欲倚仗古人以立說不能自成一家之學故問天地風雷之故惠子徧為數說既多且怪自賢好勝弱於德也博辯尚異強於物也以天地之道觀惠子之能猶螽蟄耳何足數哉世所以貴道者以其書傳也惠子之書充其一家之言庶幾可矣若雞三足已下所論非備世之急者不知大辯若訥而分別紕繆以因役其精神漆園所以重嘆惜也

腐齋口義墨翟宋尹彭慎之徒猶為見道

之偏者惠子則專於好辯故不與道術聞風之列特於篇末言之廢物考之詳至大無外太虛也至小無內秋毫之類此八字與莊子說同但謂之大一小一便生爭論一則無大小於中又生分別同而異異而同也無厚至薄也積之則厚其大可至千里天氣下降則與地卑山氣通澤則與澤平日方中之時側而視之則非中物方發生其種必前日之死者物有大小為小同異合萬物之同異為大同異大者不出小者之積小者合之可以為大則無同無異矣南方指海無窮謂之方必有窮天傾西北海居其南比三方尤遠也今適昔來言雖未至其地先聞其名而後來也連環各自為圓本不相連亦猶解也燕北越南固非天下之中而其國人各以國之中為天下之中天地乃萬物中之一物猶一體也毛之在卵雖未可見而鴨為鴨雞為雞毛各不同是有毛矣雞本二足有運行之者是為三也楚都郢而為王亦與有天下同

大羊之名出於人若初謂大為羊則今亦以為羊矣胎卵之生雖異其名亦出於人謂馬為卵生亦可也丁子蝦蟇始為科斗則有尾水寒大熱亦人名之有大中之鼠則非熱矣空谷人呼而應非山有口乎行地則為輪著地則不可轉謂不輟地亦可目見而後指可至目不能至指不能見則是其至者目與指不可得而分絕也使龜如蛇長則不可謂之龜謂之龜則其長只合如此既謂之矩不可又謂之方規義亦然柎在鑿中而柎之旋轉非鑿可止圓之不住也鳥飛影隨但可謂鳥飛不可謂影動矢在絃為止射侯謂之行離絃而未至侯則為不行不止之時狗犬一也謂狗則不稱犬牛馬二體黃驥色也以二體與色並言謂之三以黃驥附馬牛之體而見亦謂之三黑白之名非出於有物之始則謂白為黑亦可名狐駒則非有母又言嘗有母也尺捶析而為二今日用此明日用彼萬世不盡可也此又學者推廣其說與惠

子相應強辯而不已根柢言其本領不過如此恃其口才以為壯而與天地同所存自以為雄而實無學術也倚人畸異獨高之人天地風雷皆造化之妙豈可容言惠子不讓而對偏為之說以及人為能與世不和適也內無所得曰弱於德而徒強辯於外隕幽暗也以天地之道觀惠子所能猶蠢蠢然亦何用乎但以一人之私見自足則可若以此為勝於貴道者則殆矣惠子終不知道僅以辯得名亦可謂有才者但放蕩而不知反為可惜也響出於聲聲本響末窮響以聲不知本也形與影競走亦然莊子終篇以惠子結末雖不與間道之列然語亦奇特故存而不廢著書與作文異亦自有體製起頭結尾皆是其用意處如春秋之絕筆獲麟中庸之上天之載此書內篇之渾沌七竅皆是一箇體製諸家經解言文法者理或末通精於理者於文或略所以罕能盡善獨艾軒先生文節林公道既高而文尤精所以六經之說高

出千古所恨網山林公樂軒陳公之後其學不傳今人無有知之者矣

莆田艾軒先生工部侍郎文節林公光朝字謙之一傳為網山林公亦之字學可再傳為樂山陳公藻字元潔皆有文集行於世竹溪林公肅齋先生樂軒之嫡嗣也

陸德明音義卷末載云子玄之註論其大體亦可謂得莊子之旨矣郭生前嘆膏梁之途說余亦晚觀貴遊之妄談斯所謂異代同風何可復言也或曰莊惠標濠梁之契發郢匠之模而言其道舛駁其言不中何也豈契若郢匠復同窠斤而相非之言如此之甚耶曰夫欲極其教之肆神明其言者豈得不善其辭而盡其喻乎莊子振微音於七篇列斯文於世重言盡涉玄之路從事展有辭之叙雖談無貴辭而教無虛唱然其文易曉其趣難窺恐造懷而未達者有過理之嫌將祛斯文之弊故大舉惠子之宏辯也劉熙統論云道體廣大包

覆無遺形數肇一奇偶相生自此以往巧歷不能算矣古之人循大道之序順神明之理於是有內聖外王之道其在數度者雜而難偏然本末先後之出于一而散為萬者未嘗不通也故時出時處或靜或動能短能長以矯天下之枉而曲當不齊之變且伏羲非無法也而成於堯二帝非無政也而備於周不先時而好新不後時而玩故此聖人之在上者有所不能盡備也伊尹任也伯夷矯之以清清近隘也柳下惠濟之以和不逆世以蹈節不徇俗以造名此聖人之在下者有所不能盡全也道至於孔子而後集大成蓋幾千百年而一出孔子之上聖人之因時者有不得已也孔子之下諸子之立家者各是其是也莊子之時去聖已遠道德仁義裂於楊墨無為清淨墜於田彭於是宋鉅尹文之徒聞風而肆莊子思欲復仲尼之道而非仲尼之時遂高言至道以矯天下之卑無為復朴以絕天下之華清虛寂寞以拯天下之

濁謂約言不足以解弊故曼衍而無家謂莊語不足以喻俗故荒唐而無崖著書三十三篇終之以天下道術其言好尊老聃而下仲尼至論百家之學則仲尼不與焉先之以墨翟禽滑釐之徒次以老聃關尹而後自叙其學結以惠施多方蓋謂道非集大成之時則雖博太真人猶在一曲老聃之書得吾之本故調適而上遂惠子之書得吾之末未免一曲而已嗚呼諸子之書曷嘗不尊仲尼哉知其所以尊者莫如莊子學者致知於言外可也

南華著經篇分內外所以迷道德性命禮樂刑政之大綱內聖外王之道有在於是而立言超卓異乎諸子卒難階梯見謂僻誕然而淵雷夜光不可泯也雜篇則凡人間世之事旁譬曲喻具載無遺雖經郭氏刪背遺文叙事蓋仍其舊至於末篇叙天下道術皆不免於有為趨尚或偏未有久而無弊者乍讀若紛亂莫究指歸夷考分章截然有理一儒

道二墨教三明治四論法五讚老六叙莊其論天下古今道術備矣繼之以自叙明其學出於老聃也立言既多慮學者以辭害意故以評惠終焉載其雄辯而闢其舛駁使後人知所趣舍也愚初讀是經終卷至惠施多方以下莫窺端倪與列子載公孫龍詎魏王之語絕相類難以措思容喙橫于臂臆有年矣淳祐丙午歲幸遇西蜀無隱范先生遊京獲侍講席幾二載將徹章竊謂同學白是經疑難頗多此為最後一關未審師意若為發明度有出尋常見聞之表者暨舉經文眾皆凝神以聽師乃見問諸友以此論為何如眾謝不敏願開迷雲師曰本經有云恢悅情怪道通為一存而勿論可也眾皆愕然再請明訓師默然良久曰若猶未悟耶此非南華語是其所闢以為舛駁不中之言焉用解為自至大無外至天地一體皆惠子之言雖三足至萬世而不竭乃從學辯者相

應之辭時習佞相務以誦怪相誇肆言無軌一至于此以者不察認為莊子語愈增疑議皆不究其本源故也郭氏知此而不明言使觀者自得世有好奇之士為彼怪語所惑遂若心焦思生異見以求合其說雖勤何補於是眾心豁然如發重覆而觀天日也竊惟聖賢垂訓啓迪後人義海宏深酌隨人量箋註之學見有等差須遇師匠心傳庶免多岐之惑否則死在惠施句裏無由達南華向上一關雖多方五車不過一辯士耳古語云務學不如務求師至哉師恩昊天罔極茲因纂集諸解凡七載而畢業恭炷瓣香西望九禮儼手無隱講師之在前洋洋乎南華老仙之鑑臨于上也所恨當時同學南北流亡舊聆師誨或有缺遺無從質正徒深慨嘆耳師諱應元字善甫蜀之順慶人學通內外識究天人靜重端方動必中禮經所謂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者是

也江湖宿德稔知其人不復贅述聊誌
師徒慶會之因于卷末俾後來學者知
道源所自云咸淳庚午春學徒武林褚
伯秀謹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六

傳九

十七

南華真經新傳

南華真經拾遺

南華真經新傳序

卷一

王元澤待制莊子舊無完解其見傳於世者止數千言而已元豐中始得完本於西蜀陳襄氏之家其間意義淵深言辭典約向之無說者悉皆全備焉于是時銳意科舉思欲獨善選藏篋笥蓋有歲年前一日賓友謂予曰方今朝廷復以經術造士欲使天下皆知性命道德之所歸而莊子之書實載斯道而王氏又嘗發明奧義深解妙旨計其為書豈無意於傳示天下後世哉今予既得王氏之說反以秘而不傳則使莊氏之旨終亦晦而不顯也與其獨善於一身曷若共傳於天下與示後世乎予敬聞其說乃以其書親加校對以授於崔氏之書肆使命工刊行焉丙子歲季冬望日序

世之讀莊子之書者不知莊子為書之意而反以為虛怪高闊之論豈知莊子意拘近之士不知道之始終而故為書而言道之盡矣夫道不可盡也而莊子盡之非得已焉者也蓋亦矯當時之枉而歸之於正

故不得不高其言而盡於道道之盡則入於妙宜淺見之士得知之宜乎見非其書也吾甚傷不知莊子之意故因其書而解焉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一

宋 王 元 澤 傳

內篇

逍遙遊篇

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夫道無方也無物也寂然冥運而無形器之累惟至人體之而無我無我則無心無心則不物於物而放於自得之場而遊乎混茫之庭其所以為逍遙也至于鯢鵬潛則在於北飛則徙於南上以九萬息以六月蜩鷲則飛不過榆枋而不至則控于地此皆有方有物也有方有物則造化之所制陰陽之所拘不免形器之累豈得謂之逍遙乎郭象謂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任逍遙一也是知物之外守而未為知莊子言逍遙之趣也齊諧者志怪者也

莊子之言同彼我一小大也故同彼我者不得不齊一小大者不得不和此所以製齊諧之名也夫齊者齊其所不齊諧者諧其所不諧鯢鰈爲大而斥鴳爲小鯢鰈矜大之在我而小之在彼斥鴳悲小之在我而大之在彼則不齊不諧也惟能達觀則均爲物爾均爲物則安有彼我小大之殊乎此所以極於齊諧也故曰齊諧然鯢鰈非有而寓言之故曰志怪也

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鵬雖大也飛不出乎九萬息必以乎六月拘於陰陽之數而非所以爲逍遙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鵬之飛也必待於野馬塵埃之相吹也無野馬塵埃則大翼不能舉此所以明物雖大必有待而後行非自然而然也雖大不能免於累

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

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鸞鵲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

適遠者聚糧多適近者聚糧少此自然之理也故鯢鰈之大則飛必九萬里蜩鸞之小則飛不過榆枋亦自然之理也但能明其至理而不以多少小大爲累則亦自足也

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天下之人物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故朝菌不知蟪蛄冥靈不知大椿殤子不如彭祖明矣然由其無小無大不生不死之理而觀之則均爲有形之累焉有不及不如於其間乎非天下之達觀者孰能與於此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鯢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

鯢鵬之圖南斥鴳笑之斥鴳之騰躍自以爲足矣此小大之不同也故曰此小大之辯也然鯢鵬斥鴳各有其體所以不逍遙爾夫逍遙者豈復離乎本體哉但能各冥其極均爲逍遙累乎其體則均爲困苦故逍遙之與困苦特在其了與不了之間爾

故夫知效一官行此一鄉德合一君而微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

道之於物無所復分人之由道宜各自足故一官一鄉一君一國之殊能忘小大之分而自適亦足以免其累也宋榮子豈可笑乎然榮子之笑之者笑其有所分別也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

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者此淮南所謂自信不爲訕譽遷也夫自信者重內而輕外自榮而忘辱不失本心而汎然逍遙矣故曰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斯已矣者盡性之言也盡性則人道畢而未至命故曰有未樹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

鯀之化爲鵬也憑野馬塵埃而舉列子之

爲至人也御風而後行此皆有所待也有所待則其於逍遙也未盡乎幽妙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

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此聖人之所能也夫聖人盡道之無入神之妙與物不迕惟變所適其所往則不疾而速其所來則不行而至圓通周流無所滯礙了然逍遙而豈有所待故曰彼且嗚呼待哉此莊子之所謂逍遙而佛氏之所謂身徧法界自非聖智之所達孰可與於此矣

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至人知道內冥諸心汎然自得而不累於物故曰無已神人盡道無有所屈成遂萬物而妙用深藏故曰無功聖人體道寂寞無爲神化蕩蕩而了不可測故曰無名

堯讓天下於許由

老子曰功成身退天之道也堯以既治而讓天下於許由所謂得天之道也得天之

道則與天爲徒矣

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

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聖則吉凶與民同患而神則不與聖人同憂堯之初治天下也則天之大而化於民其憂樂與天下共所謂有爲之時也及其化極而至于變則鼓舞萬物而不知其然所謂無爲之時也無爲出於有爲而無爲之至則入神矣夫聖人之功待神以立而功既極神則固宜全神此堯之所以讓天下也夫功既極神而不能反則神之所以虧矣此堯之所以有燭火浸灌之喻也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

老子曰大成若缺大成者不自成也故若缺堯之自視缺然者所謂不自成也

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實乎許由古之無爲者夫既無爲則豈有心於

天下此所以不代於堯也夫有爲無爲均
是至妙無所分別如必以有爲爲少而無
爲爲至則失其所以無爲而名實交起實
主相分大道判矣故許由所以辭之以賓
主之說也

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
腹

鷦鷯巢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斯皆能任其極各爲至當此明有爲雖小
但能無累乎心則亦天下之至妙不必羨
無爲之大也以此而觀許由豈有心於天
下乎

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爲

聖人之功待神以立功極於神則不與聖
人同憂不與聖人同憂則豈以天下而爲
事故曰歸休乎君無所用天下爲

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物各有分分各有守庖人以宰割爲功而
尸祝以清淨爲職是各極於分守也庖人
或不治庖而尸祝豈敢越職而代之代之

則亂其分守也分守亂則豈免於累乎故
堯極於神而許由豈敢越分而代之代之
則不免於累也不免於累則不足爲逍遙
此許由所以以庖祝而自況也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
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
有徑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
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
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
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
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
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
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磅礴萬物以爲
一世斬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
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
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秕糠將猶陶鑄堯舜
者也孰肯以物爲事

肩吾者任我也連叔者不通不行而非物
之長者也接輿者縣縣若存而又有所容

者也此莊子寄言於三人而以明道之極
致也故道至於此則不可以言言不可識
識而又非世俗之所能知也姑射在北海
之中此歸根之意也汾水在中國之東北
此復命之意也乘雲氣取其虛御飛龍取
其變遊四海之外取不入於形器時女取
應而不倡此皆所以明道之極致也夫道
極致則妙妙則神神則無爲而已故堯極
于無爲而忘天下是以讓於許由也故曰
往見四子而窅然喪天下此莊子寓言道
之盡而非淺見之士可得而知也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
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
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堯之所以君天下而無心於天下由宋人
資章甫而適諸越而越人斷髮文身無所
用而已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
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
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呶然大也吾

爲其無用而培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

物各有體體各有用用適其材則爲妙用矣故惠子得大瓠而爲無用是拙於適材之妙用矣拙於適材之妙用者由心之未能直達也故曰夫子由有蓬之心也夫

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澠統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泝澠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澠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不龜手之藥或用而爲泝澠統或用而得裂地之封此明物雖一而用適其材則各有所當而免疑累此窮理盡性之意也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

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教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斲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遥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夫道無小大所以爲小大之本體無所用所以爲衆用之祖惟聖人全性命之根本而體道以爲用故以大樗況之也樗者深其根而枝葉生命者固其本而萬事起惟能深根固本而不以小大內外爲累則道遠矣無何有之鄉言虛無廣莫之野言所大理想繫牛言用之不同而均有於困苦彷徨言其動寢卧言其靜不夭斤斧物而無害者言不與物迕而物莫能傷此莊子言逍遙之極致而處之於篇終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一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二

宋 王 元 澤 傳

齊物篇

萬物受陰陽而生我亦受陰陽而生賦象雖殊而所生同根惟能知其同根則無我無我則無物無物則無累此莊子所以有齊物之篇也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嗒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聖人體道而無我無我則無對於天下此南郭子綦似喪其耦也夫耦匹也物莫不有匹而惟道神妙而無匹無匹則歸于一致而忘彼我此物之所以齊也故形可使如槁木心可使如死灰

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

今之隱几非昔之隱几者此梵志所謂吾由昔人非昔人者是也

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

生者天地之委和也有生俱受委和也惟子綦能知其所然故絕累忘形而以吾喪我物我所以俱齊也世之昧者不知所然以爲形質差殊小大異極所以有彼我小大之辨而所以不免於累也

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則萬竅怒號而獨不聞之琴琴乎山林之晝佳大木百圍之竅尤似鼻似口似耳似竅似圓似方似洼者似汚者激者謠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安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焉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天籟地籟人籟者衆竅之所以不同也衆竅不同而同受風以成聲萬物雖異而同委氣以成體衆爲風之所鳴而物爲化之所役所遇雖殊而同歸一致此物我不得

不齊也然風不能鳴無竅而化不能役無物能脫形骸之累而忘妄想之情了然明達而吾非我有則入于神妙而造化不能拘之矣

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構日以心關綬者害者害者小恐惴惴大恐纒纒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虛歎變態姚佚啓態

大知小知大言小言大恐小恐其寐其覺此皆有形之累也夫有形則爲化之所役役於化則所以有動止之異此所以未免於累也安若無形而使化不能役使乎非神不能與於此

樂出虛蒸成菌
聲隱於無聲形隱於無形此造化之自然也及其鳴而然後成於聲比而然後成於

形故曰樂出虛蒸成菌也

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

晝往則夜繼夜往則晝承相代相更而莫有其極此道之妙用而天下莫能知其初故曰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

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旦暮自然而然真宰亦自然而然而我亦自然而然也然非真宰則我不生非我則真宰無所著我即真宰之所使日用焉而不自悟豈有所分別乎此見齊之之意也故曰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

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

真宰者至道之妙宰制造化者也以其自然故曰真以其造制故曰宰其爲物也不在乎陰陽之內亦不在乎陰陽之外可以神會而不可以象求故曰若有而不得其朕也

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
不疾而速生物而著不可見其朕兆者真
宰也故曰可行已信而不可見其形可以
意了而不可以象求故曰有情而無形
百骸九竅六臟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
說之手其有私焉

手足耳目心膂肺腸其不同也如此我備
而有之以爲我我能無我則非有一而可
親矣若有可親則不能備而私矣適足喪
其真也故曰百骸九竅六臟賅而存焉吾
誰與有親汝皆悅之手其有私焉
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
其迥相爲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
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

真宰者有爲也真君者無爲也臣妾上下
之分也上下雖殊而一之以真君故曰其
有真君存焉人之生也莫不皆有真君焉
故役役背馳而不能自悟是以反喪其真
焉如能求而得之而知其真君之固有則
所以無虧於真矣故曰如求得其情與不

得無損益乎其真

一受其成形成不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
行盡如馳而莫知能止不亦悲乎

造物者之造物其變無窮而偶爲我爾人
不自明而遂爲有我我則物於物而與
物相靡刃役役困苦而不得休息焉此真
君之所以不存矣真君之不存則不亦悲
乎此莊子之所以悲也

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爾然疲役而不知
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矣益其形化
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

天下之人不知物我同根而不能齊故外
役於物而內喪其真質雖存而形神已亡
尚不知其所止矣不亦哀乎此莊子之所
以哀也然莊子前言悲而此言哀者悲未
至於哀而哀有甚於悲言哀而繼以人謂
不死矣益之句此其所可哀也故言哀於
後夫形者天之委氣心者人之真君心內
而形外形萬變而無常心定而不滅此達
者之所以如是世之迷者役心於形而喪

其真此所以尤可哀也故曰不謂大哀乎
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
不芒者乎

芒者昧也人之生也受形於真宰而豈曰
無知惟不能自悟而愈迷愈惑所以入於
無知也豈天下之人一如此乎亦有達觀
者在其間爾故曰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
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矣必知
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

心者人之真君也人能不失其真君所以
謂之成心也成心既存而自師之則與道
冥會而與神默契不必知陰陽代謝而然
後謂之得道也愚者不能知有真君而存
之徒務役形而求道此其所以自惑也故
終身求之而不知也

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
聖人固其成心而無是非非下文所謂以
是非爲環得其中者是也衆人喪其成心
而有是有非此之所謂今日適越而昔至

是也

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

神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行其所無事者心無所惑也今人不能存其成心而惑

是非禹尚不能知之也我獨何以強知乎

故曰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

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爲異於轂音

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其偽言

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

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

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以是欲是其

所非而非其所以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

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

於是而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

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

是因非因非因是

無新成者大道也無浮華者至言也然而

有真偽是非者由道隱於小成而言隱於

榮華也道隱於小成則不全言隱於榮華則不實是以有儒墨之是非而所以不齊也

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

聖人內冥諸心而不由是非之塗而任其

自然而然是以無是非也故曰聖人不

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

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

莫得其偶謂之道樞

大道同宗是非一氣忘彼與我則舉忘其

對所以運轉而無窮也故曰彼是莫得其

偶謂之道樞

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

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

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

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

萬物一馬也

彼指此指彼馬此馬其不同者形而其所

同者質安得有所不齊乎天地雖異而同

出於道萬物雖殊而亦出於道但天地殊高下之形萬物異小大之體其所出同於本而已安得有所不齊也故曰天地一指萬物一馬然莊子以天地而喻一指以萬物而喻一馬者以天地靜而得道之體而萬物動而得道之用也

可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於物謂之而

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

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恠慝怪道通

爲一

大道無可與不可無然與不然無成與不

成無美與不美渾然爲一而莫不由之然

而人不知道而妄情所見然後有可與不

可有然與不然有成與不成有美與不美

所以自致疑累矣此莊子所以明達者能

通而爲一也

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

通爲一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

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

得而幾矣因是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不偏見不滯礙曉然洞徹而冥於至理者此莊子之所謂達者也雖然不廢萬物之成毀而但寄之常用而不自有故曰寓諸庸也庸則濟天下之用而無所往而不通

矣無所往不通則所以爲得道故曰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幾者近而未至也

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茅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

朝四而暮三何異朝三而暮四衆狙妄情而喜怒於其間其所以爲惑也天下之人妄情何異衆狙乎此所以不免於惑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

聖人忘是非任自然萬法一視而無高下此所以能齊物也故曰聖人和之以是非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

是之謂兩行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

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定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也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

有是非則道所以虧無是非則道所以全此莊子所以寓言昭氏鼓琴不鼓琴也

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鼓琴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

昭文之鼓琴師曠之鼓琴惠子之據梧三

子者不知大道之無形大音之希聲但冥於至理則然後方得何必勞形極慮而求之歟此所以終身無成也

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滑疑者胷中惑亂而不果也胷中惑亂而不果則徒街明於外而耀衆矣此非窮理盡性之人也惟聖人不棄而寓諸用以大覺覺之而明也故曰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也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始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始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秋毫太山殤子彭祖天地萬物俱爲有形也有形則可以忘形而齊諧也夫知道者不死而不生故天地與之並生也無方而無體萬物與之爲一也物既與之爲一矣

所以不必有言也故曰既爲一矣且得有言乎

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有言則有對故一與言所以爲二也二與一相對則所以生於萬物也此道之所以散也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事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

大道渾然而無方至言寂然而無辯道散而然後有分域言出而然後有是非惟聖人明其物之性分而不議不辯所以能冥其極也故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聖人議

而不辯也

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廉大勇不伐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伐而不成五者因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

大道寂然難可強名故曰不稱大辯默識不假分別故曰不言大仁博愛無所偏係故曰不仁大廉無外不加不損故曰不廉大勇本仁宜有殺害故曰不伐大道自明則非道矣故曰道昭而不道言辯則是非有彰矣故曰言辯而不及仁於一物則仁虧矣故曰仁常而不成廉而揚清則爲詐矣故曰廉清而不信勇而好殺則勇虧矣故曰勇伐而不成五者挫其銳則幾近於妙術故曰五者因而幾向方矣

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

不言之辯大辯也不道之道大道也大辯無物不容而大道無物不由故曰天府天府者物之所藏也

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然由來此之謂葆光

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者此孟子所謂不加不損而佛氏所謂不增不減是也夫莊子有言葆光有言天光何也以至人之性廓然無邊而愈久愈明故曰葆光以至人德宇泰然一定而其明自然故曰天光也葆者以其愈久而天者以其自然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皆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聖人無我而物無不順僕有不順則不得不伐此老子所以有用兵有言之章而莊子所以有堯伐宗膾胥敖之言也夫無我者與物齊也物不我齊則不諧矣不諧而聖心豈得自安歟此堯之所以南面而不釋然也

留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

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

齧缺者道之不全也王倪者道之端也莊子欲明道全與不全而與端本所以寓言於二子也夫子知物之所同是者此明齊一之理而故以此言而為問端也雖然嘗試言之者蓋不得已而言之言之非欲辯也萬物同根皆自知矣以知為知則非知矣以不知為知則深知矣齧缺問於知之者是以知為知而反不知矣

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鰮然乎哉木處則惴惴恂恂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蕘麋鹿食薦蚶且甘帶鴟鴞者鼠四者孰知正味獾狍以爲雌麋與鹿交鰮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

正處者不待處處而然後為處正味者不待味味而然後為味也正色者不待色色

而然後為色也此皆以無為是矣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焚然般亂吾惡能知其辯

大道全則無仁義大智隱則無是非道廢而然後有仁義智顯而然後有是非故王倪得道之全而不用智以此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焚然般亂矣

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

至人無己與物為一而物莫敢化故水火不能傷寒暑不能挫風雷不能動是以躡空虛御陰陽出於形器之外而始終不易其守也憂樂豈足累其心故曰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

瞿鴟子問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莫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焚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鴟炙子嘗為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矣旁日月挾宇宙為其昭合置其滑稽以隸相尊

聖人體道恬然無為動不役物而處不避患萬物皆備於已而不樂外求至道與之為一而豈假緣行無能為有有能為無居于清淨之極而污穢不能染矣故曰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旁日月者所謂一晝夜也挾宇宙者所謂齊遠近也

衆人役役聖人愚菴

衆人有我物於物而為物所役故曰役役聖人無我不物物而與物為一故曰愚鈍

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臨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感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筵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斬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沾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子手牧豕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予說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黷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

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正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蚺蜩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遽遽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參萬歲而一成純者此言齊之妙也夫莊子齊物之篇始之以無彼我同是非合或毀一多少齊小大而已及其言之至則次之以參年歲一生死同夢覺千變萬化而歸于一致所謂明達而無礙者也夫物

之不齊物之所同然也莊子能明其本而齊同之是覺天下之未覺也然而物我齊之則可也至于夢覺則何以同之歟夫晝之所爲與夜之所夢一也然晝以覺夜以寐而小有不同也積久而思則晝所爲夜所夢茫然無所分別矣莊子能知其大同而同之故反復言其方夢占夢大覺大夢之妙而所以盡其齊之之意又恐世之未能信其言也復寓言其身夢爲胡蝶又言其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胡蝶之夢爲周所以極盡其齊同之意而以覺於天下非達觀者豈能知莊子之所言矣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二

思二

養生主篇

夫齊物者必無我無我者必無生無生所以爲養生之主而生之所以存此莊子作

養生主之篇而次之於齊物也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

生者天之委和也天地之委和於人素定其分而不過其極故曰吾生也有涯役於

富貴悅於榮寵思慮交萌而妄情無限故曰智也無涯以有涯之生而隨無涯之智

則生之所以不存矣生之所以不存則安足以免困苦之累歟故曰殆已

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

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善養生者內冥其極而任其自然忘善與惡則所以遠於刑名矣不善養生者思慮內萌而以善爲善以惡爲惡所以近於刑名矣遠刑名則生所以全近刑名則生所

以喪緣督以爲經所謂道中庸也夫至人之養生不役物不喪其不擇地不害性而已故不役物則可以保身不喪其則可以全生不擇地則可以事親不害性則可以盡年此皆存諸已而已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木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軀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剛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剛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謦然已解如土

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夫生必有理而理出於性命之際能順其理則舉知其全生之妙此庖丁之解牛能依牛之天理而所以舉不見其全牛也然庖丁寓言養生於解牛必言其三年而又言其十九年者蓋言陰陽之數雖更而生之所以愈全也故曰未嘗見全牛又曰刀刃若新發於剛夫庖丁之能解牛者以其善刀故也善刀者全其刀之利韜藏而不銜也故曰善刀而藏之所以況養生者必全其生之之理而歸之老子所謂全而歸之是也文惠君遽悟庖丁之言而知養生所謂庶幾於道也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生者本也形者枝也本固而枝缺則亦可爲全此右師雖介而生所以全公文軒

徒驚其形也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斬膏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雉飲啄於野澤則忘形而樂生焉乎樊中則養形而傷生樂生則神所以全養形則生所以喪生之喪則未免乎憂累故曰不善也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

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至人以生之為暫來以死之為暫往生不喜其成而死不悲其毀然老聃死而秦失弔之而三號者非所以哀其毀而蓋不能獨異於眾也

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

夫至人忘情全真自然自得生死利害未嘗介夢於胸中故適來則為時適去而能

順時不為之樂而順不為之哀此生之所

以生而無喪也

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

縣解

天者命也命之所受於人不可逃迫而已

逃其命則累其生適自致於憂患矣故曰

遁天之刑也帝亦命也命無係著則憂患

不能累其生故曰帝之縣解也養生者必

達乎二者之妙矣

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以薪繼薪則火不能滅知養生則生不

能絕不滅則火所以傳不絕則生所以久

所以無時而盡也故曰不知其盡也夫莊

子之言養生始乎有涯而終乎不盡者以

憂患不足以累之此莊子作人間世之篇

而次之於養生也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

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

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燕

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

國就之賢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

國有瘳乎仲尼曰語若殆往而刑耳

天下之事變不一非經世者不足與之應

對鼎昨矣夫經世者本無我無我則無思

無為而患禍不能及之矣故仲尼者無我

也無我則已見無對於當天下之至變處

天下之至難則寂然不動而無纖毫之累

顏回者克己也克己則未至於無我當衛

君之輕用其國民則介然自動而欲以所

聞說之而幾不免於累夫仲尼之無我則

無思無為也顏回之克己則有思有為也

有思卒至於無思有為卒至於無為此顏

回終至於未始有回也未始有回者亦無

我也此二人足以為萬世法莊子所以首

於此篇而稱之也

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

道集於虛而生於一者道之妙本矣夫
能抱一則足以爲天下式故曰道不欲雜
不能抱一則支離而百端故曰雜則多惑
於百端則心不自止故曰多則擾心不自
止則未免於憂累故曰擾則憂未能自免
於憂累則豈能去他人之憂累乎故曰憂
而不救此皆有思有爲之致也

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
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
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
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
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

聖人無名所以無爲無智所以無得無爲
則物莫不歸無得則物莫與競常人好名
用智而所以有爲有得也有爲則物不相
服有得則物必與競故曰名也者相軋也
智也者爭之器也

且得厚信而末達人氣名聞不事末達人心
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
人惡有美也命之曰當人當人者人必反當
之若殆爲人當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
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
開其捷而目將莢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
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
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
死於暴人之前矣

目將莢之者所謂眸子眊焉是也色將平
之者所謂色被被焉是也口將營之者所
謂騰口之說是也容將形之者所謂以爲
容悅是也心且成之者所謂役心從物是
也此皆不存諸己之累矣

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
其身以下偪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
其君因其脩以擯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
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爲虛厲身爲利戮其
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皆是皆求名實者也而
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

況若乎

名實者虛器也聖人豈有心而求之歟故
寂然無爲而聲迹俱泯凶患不可及之矣
此堯禹之所以能處天下也昧者不知其
然而深求於名實名實雖立而凶患繼至
此叢枝有扈之所以自喪其國也故曰是
皆求名實者也夫聖人之忘名實名實忘
而所以無我於天下萬物豈能累我乎使
聖人不忘於名實則名實立而有我於天
下萬物交至而爲累聖人豈能勝之歟故
曰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
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曰曰端而
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充孔
揚來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達因案人之所感
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
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
可乎

端而虛勉而一此内外雖正而由有内外
之別夫有内外者必有諸身有諸身則未
免於患老子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此類

回未能忘我也故仲尼告之以其庸詎可乎

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斲乎而人善之斲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寧聽曲奉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誨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有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諫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

內直外曲成而上比者雖與天上古為徒而未得為無身也未得為無身者未得為無我也此仲尼由答之以鳥可夫至人外無我而內無心體合太虛而不可得有故能使萬物俱化矣若與天上古為徒則未合於太虛焉能使萬物自化乎故曰

胡可以及化故無心於物則物莫不從有心於化則化未必及顏回欲化衛君也尚為有心而已矣故仲尼告之以猶師心者也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為之其易邪易之者睥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

志一則心鑑定而思慮澄廓然空虛而至道自集也故曰一志夫中既空虛而道集非由外知而由於內得也故曰無聽之耳而聽之之心既得之則然後以氣而得之也故曰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知此則至道集于己而推其緒餘而可化於人矣然至道不可以情求必先精其聽聽矣故曰聽止於耳耳者體也體既得之則合於心心既得之則合於氣故曰氣止於符

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

齋者易所謂齋戒以神明其德是也夫齋則將以有思而成則將以有為孔子將使顏回受其說故使之心齋而已矣故曰虛者心齋也然虛者一也齋者靜也一則足以應萬變靜則足以制羣動如此則可以化人矣夫心齋本於無我無心也此顏回悟心齋之言而遂忘於己也故曰未始有回也未始有回則亦可以經世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

得至虛之妙者雖處於天地之間而泯然絕於聲聞也故曰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夫無感其名則沖寂也物來則然後應不來則不目動譬由人籟受氣則鳴氣止則息也故曰入則鳴不入則止

無門無毒

無門者善問也無毒者不治也善問所以

藏用不治所以顯仁此任其自然而然也
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

體全至虛抱一自處無心於物而物來則
應不得已而後起至道所謂盡之矣故
曰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

絕迹易無行地難

泯然無爲高世而絕迹則聖人所以爲易
也超然有爲經世而無患則聖人所以爲
難也故曰絕迹易無行地難
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

人者使然也天者自然也使然可以欺而
自然不可詐故曰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
難以爲

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
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閔者

虛室生白吉祥止止

室虛則所以自白心虛則所以自靜靜則
定而性命之情不動矣然後吉祥所以未
舍也故曰瞻彼閔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
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

心不虛則不止不止則不定不定則所以
徧法界投萬物而不能息形雖坐而心實
馳也故曰夫且不止是謂坐馳
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
況人乎

耳目外也心智內也惟能忘我則超然自
得耳目非必在外而心智非必在內體與
化合而理與神契況人間焉有不化乎故
曰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
舍而況人乎

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
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

體合至虛則可以使萬物之化故曰是萬
物之化也禹舜有爲之名幾蘧無爲之至
有爲無爲均是至妙道至此而渾合而不
解散聖人終始於其間也夫道合則渾而
至妙離則散而猶精得其渾則足以任之
自化得其散則亦可使之入化矣故曰禹
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
焉者乎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
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
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
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歡成事
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

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

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愛無欲清之人今
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
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
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
其有以語我來

經世之道必先於忘身而其次在信命故
忘身則至於無我而信命則任其自然如
此則憂患不足以累之此莊子於人間世
之篇首言顏回之化衛而次言葉公子高
之使齊也夫子高之使齊而仲尼告之以
義命此賢人之事而已所以降於顏回而
言之至于顏回之傳衛太子匠石之見齊
櫟社子綦觀商丘之大木此皆有思有爲
之事也故第降一等而言之人間世之說

無以復加矣此莊子爲言盡道如此矣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
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
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
大戒

有天地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父子君臣之道立則萬事起萬事起而不
可以不慎故曰大戒夫父子內也君臣外
也內焉者主於命而外焉者主於義命所
以無間而義所以立我無間則不間於親
立我則能立於君親不可違而故曰不可
解於心君不可避而故曰無適而非君也
夫內事父而外事君是有諸身而已有諸
身必有諸事不可遁去而已矣故曰不可
逃於天地之間此事之自然而惟能順其
自然則免於憂累矣
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
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
不擇地而安之者所謂安土也不擇事而
安之者所謂不辭難也安土故能愛不辭

難故能誠愛必孝而誠必忠臣子之道盡
於此故曰孝之至忠之盛也至者次於盛
而盛者廣於至
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
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

夫子之事父知其有命臣之事君知其有
義守之於心而順其自然則悲喜不足以
動也故曰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於前
夫哀樂者心本無有而惟外物之所致能
守其心而忘於哀樂則達於義命之極而

死生所以安之也故曰德之至也

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
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

臣子之事君親能安於命則忘身忘身則
生死不介於胸中故曰何暇至於悅生而

惡死也

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
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言兩怒之
言天下之難者也

喜出於不喜怒出於不怒則其言所以盡

誠也喜出於喜而怒出於怒則其言所以
非誠也盡誠之言有法度而非誠之言多
過溢過溢之言傳之者非易也故曰傳兩
喜兩怒之言天下之至難也

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
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
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其幾
乎全且以巧闢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
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
至多奇樂

以巧闢力卒乎陰以禮飲酒卒乎亂是皆
已甚之事也故曰泰至則多奇巧多奇樂
此聖賢不爲而已矣

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
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
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

孔子曰子欲無言聖人豈欲強言乎蓋無
言者物不能擾而有言者物所以應應則
所以不靜矣故曰言者風波也無所行則
迹所以藏有所行則迹所以顯迹顯於外

而真亡於內矣故曰行者實喪也夫不靜則至于動真亡則難以安故曰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

故俗設無由巧言偏僻歟死不擇音氣息弗然於是並生心屬

夫處心於寂然無事之際則和聲內蘊而夜氣自存達於性命之理而動靜正順矣若蹴之於紛然憂患之際則天真弗亂而夜氣不存達於性命之理而舉措乖迕矣故曰歟死不擇音氣息弗然於是並生心屬

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

夫至人藏天真晦心術不期爲而自爲不必應而自應靜與物同而動與吉會儻街

聰明務精察用心太過則舉措有不肖之累而禍患之來不知其所招而又不不知其終極也故曰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

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

人臣之道顧於義而已奉君之令則無改格君之非而無成故曰無遷令無勸成然既不遷令勸成而不能任其自然而達理以益上則所謂撓苗而助長也故曰過度益也

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歟

美者充實惡者自戕充實自戕皆所以無虧也故曰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充實非

一朝之所致故言在久自戕不可革而已故言不及改有美有惡則不若無美無惡也故曰可不慎歟

且夫秉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爲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

至人無心秉萬物以爲心來去無礙而不居其一所謂遊心者也既秉物以爲心則無爲而已矣若其有爲則非得已而有爲是不得已而後應也然不得已而後應又能去其已甚而存于中所以全於道也故

曰來萬物以爲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爲臣如此則盡道矣此千高賢而仲尼終告之以至人之道也

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焉無方則危吾國與

之焉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道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

天生賢智所以輔于不賢不智矣賢智者術其賢智則不賢不智者起而爲累矣惟能內冥賢智而外與物同則亦免當世

之患此顏闔之傳衛太子而蘧伯玉告之以信理晦默之義故次於子高之事而言之也

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孟子曰枉己者未有能正人者也夫欲正

於人者必先正於己己正而人亦自正此蘧伯玉答顏闔之問而先之以正汝身也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

不可不全故曰形莫就若真君不可不和故曰心莫若和形全者不可曲從於一物心和者不可據發而示外故曰就不欲入和不欲出

形就而入且為顯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

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曰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度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

夫君子外順而內正不務獨異於人矣故趨時應變而與物無逆蓋能通達其道而

不立小廉以自高要之以無玷為美也故曰達之人於無疵

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

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志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

螳螂以臂當車轍才雖美而不勝其敵也

猛虎不敢害於養己者性雖惡而不敢犯其順也顏閭之傳衛太子太子之從於顏閭何異螳螂猛虎歟此伯玉所以引之而告也

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登盛溺適有蚤蚤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行胃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

仁人之愛物不失於愛而曲全其愛物有迂理則卑而使順而終不忘其所愛矣豈務遇愛而反傷其愛乎傷愛則以人而滅

天也故曰意有所至愛有所忘可不慎邪匠石之齊至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繁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

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方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沉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漏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

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本邪夫櫟社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本邪夫櫟社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摶摶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不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已者詬厲也不為社者且幾有剪乎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而以義喻之不亦遠乎

物之生長則所以為得性翦伐則所以為失性得性則為榮失性則為辱榮必有所譽而辱必有所毀齊之大櫟豈欲於失性之中而復求榮譽乎此所以不欲為社明矣而匠石之弟子尚疑焉此明至人之於世以道任性忘已齊物而毀譽所以不及矣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

千乘隱將莠其所賴子慕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事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嗚呼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子慕曰此果不材之木也

三

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荆氏者宜楸栢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國四國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國八國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

夫至人能存諸已而不斬乎用存諸已者足而其用所以有餘蓋至於命者是也命者萬事之根本而莫大焉故莊子每以大樹而為況樹之為用則傷其根本而不用則枝葉以生故以不材為材而無用為用事能全而不傷也老子曰深根固蒂之道蓋亦言其命也而南伯子綦見商丘之木大而嗟嘆其神人之不材此亦知其全命之道歟使神人以材而見用則不能全其命也何異宋氏之楸栢桑乎夫宋氏之

楸栢桑之先天以其小有材而已故小有材而不能明道以至於命則適自為累而已矣故曰此材之患也

故解之以牛之白額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

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

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

牛之白額豚之亢鼻此物之所以不材也

人之痔病此人之所以不材也巫祝皆為

不祥而不用所以生全也生全所以

得終其天年得終其天年則祥莫大焉故

曰此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然莊子之言

及此者蓋以處人間者不能晦道以忘已

而多務術材以誇眾眾雖企慕而反傷其

命矣豈若晦道以忘已藏材以全命而免

經世之患乎此所以反復言之而寓意也

支離疏者順隱於膺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

管在上兩髀為脅拄鉞治鐸足以餬口鼓笑

搗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

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

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

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

支離疏者形不正之人也形不正於外而

實自正於內足可以全其命也故曰由足

以終其天年然支離其形則尚能全其命

況支離其德而歸功於羣材外不銜其美

而內不虧其實又豈不能全命而免人間

之累乎故曰又況其支離其德者乎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

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

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

之時僅免刑焉

大聖人與世推移而不凝滯於物物亦莫

能傷之夫孔子之心未嘗以經世為事其

所以推而行之者直隨時而已故時之可

行則成其功時之可止則全其生汎然無

礙而感來不自以知覺此聖人之心如此

也故接輿之歌所以寓聖人之心而莊子

引之以終經世之道而亦自嘆其不得於

時故曰方今之時僅免刑焉

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

莊子之所謂禍福非世之所謂禍福也。以能全性命者謂之福忘性命者謂之禍。全性命者其道微故曰福輕乎羽然以至微之道而不能自舉而行之故曰莫之知載也。忘性命者其理著故曰禍重乎地然以至著之理而不能自知而避之故曰莫之避也。此莊子所以嘆人間之人不能盡知全之道也。

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此所謂小有材而不能自全而已矣。工文所謂此材之患是也。豈知聖人以不材為神而無用為妙乎。知其不材明其無用則經世之道極盡矣。此莊子所以終之於此言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三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四

宋王元澤傳

德充符篇

夫處人間經世變免於憂患之累者是能全其性命也。性命全則自得自得則德之所以充也。德充於內而無待於外則不求合於物而物自來合此莊子所以作德充符之篇而次於人間世也。

魯有兀者王骀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李問於仲尼曰王骀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

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能內全其神而外忘其形。泯然喪智而與化為一。此王骀雖兀而猶全人也。夫能忘形喪智與化為一則其所感者廣而所化者多。宜乎從之者與仲尼之弟子相敵也。

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

常者習其庸常。季者物之少稚。以其庸常少稚而不足以知聖人。故曰常季。此莊子制名而寓意也。然德之所以充實則美大具矣。美大具而從之者眾。所謂大而化之矣。此仲尼所以稱之為聖人也。夫聖人非聖人不能以明之。此莊子所以託問於仲尼。

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殞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

天下之事莫過於生死而生死者物之所變也。惟聖人了於不生不死而未嘗與變俱變也。故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夫了於不生不死則寂然忘形而與化為一。雖穹壤傾側而豈有遺喪。故曰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此言窮理之妙也。至于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所謂盡性之與也。命物之化而守其宗所謂至於命也。王

駘之形雖不全而能窮理盡性至於命此德之所以充也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物我殊形此所以異也物我同根此所以同也殺於異而視之則形質所以不同知其同而視之則根本所以不異王駘能忘支體之不完而達性命之本內全其真而外合萬物以爲一非德之所充則孰能至於此故曰自其異者而視之肝膽楚越也

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上也

以耳而聽則聞其所聞而不及其所不聞

名四

以目而視則見其所見而不及其所不見此蔽於任智之累也惟聖人內充懿德而外出聰明所聽不以耳而所視不以目雖事物之紛擾而不比音之所聞見惡有拘累於視聽故汎然遊心於自得之場而

和之所以不出也故曰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夫德之充者與化一體天下見其化而忘其形知其得而遺其喪王駘雖兀而天下忘其所以兀也然非不見其兀也以其德之所充者大而形之不全者小是以悅其大如觀金玉而忘其小如遺土壤也故曰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上也

常季曰彼爲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

夫聖人之所以悅萬物者以大化也萬物之就聖人者以其德也常季不知其然而以王駘任智得心而物就之是德度於聖人也

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

水流則莫辨於鬚髮水止則可鑒於天地德忘則物所以不從德充則物所以未合此理勢之必然也故人之所鑒者必鑒於止水而物之所合者必合於德德故物之所最於王駘者由止水之所以蒙鑒也故

曰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止水

唯止能止衆止

天下之性生而未嘗不靜靜則正正則定正定之性天下所同惟妄情所役外物所擾正之所以不正而定之所以不定也然

名四

不正不定者以其內無所主也故內無則不止不止則不能止其所止也惟聖內以德為主而外忘物所役故惟根所正定而止也以其所止而止天下衆人動則動之所以自止也故曰唯止能止

衆止此莊子傷時性之流故而所以寓意仲尼之言也

受命於地唯松栢獨也在冬夏青青受

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止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微不懼之實勇士一人確入於九軍將

求名而能自要而猶若曰

木受命於地人受命於天地非私於松栢而使之獨青天非私舜而使之獨正蓋松栢不變其至堅而大舜必守其正性故曰受命於地唯松栢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

於天唯舜獨也正夫天下之人不知舜能守其正而皆稱爲聖人豈自悟其幸生而正而自喪其正唯能知其本正而守之亦可正於衆人矣矣獨聖人歟故曰堯能正生以正衆生

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

夫聖人體道而無對於天下故天地雖大而歸於統任萬物雖衆而由之莊藏生死

不慮而形骸如寄視聽不用而耳目存象務知德之所充而能以不生爲生以不生

爲生則適去在我此人之所以最之也豈以物而爲累乎故曰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

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此王駘所爲如此而莊子言之於篇首也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

申徒者教民之官也嘉者善之至也此莊子製名而寓意然申徒嘉者賢人也故次於王駘而言之嘉雖外兀而德內充德雖充而人未最此所以未免於師也故曰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夫伯者長也昏

者晦也無人者無我也爲物之長能晦而無我所以得賢人師之也

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

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

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

夫至人忘己而外與物同物雖不完而不能浼己是以下惠同物而相楊標者皆不能浼之蓋知內同其命而外可忘形矣子產鄭國之賢也不知申徒之德充而止

惡形骸之不全欲其行止與之不同也此所以異於下惠矣

且子見執政而不達子齊執政乎聖人之與賢人庶僚之與庶民其所異者分而其所同者命達者觀之則均爲人爾

均爲人則安可獨異乎此子產自矜執政而適取申徒之所鄙也

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執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

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舜善計

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

夫顏回之從孔子也始焉克己而終焉未始有回故黜聰明墮支體而未嘗貳過而

已矣子產之從伯昏無人也不能克己而欲爲於物先又惡德充之人而致其過亦所以異於顏回也

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佛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

未嘗知吾兀者也

孟子曰舜教人射必志于穀學者亦必志於穀穀者弓矢所及之地也天之生人也皆不出榮辱利害貴賤生死之塗其所以或榮或利或貴或生者由其發而中也其所以或辱或害或賤或死者由其發而中中也中與不中皆命也豈能越其自然之理歟惟聖人無我而無心於萬物故榮辱不能累利害不能加貴賤不能役了於不生不死而獨處於自得之場所謂至於命而已中與不中吾何預焉

○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覺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穢

恥形體之不全者常人也愧盛德之不充者聖賢也申徒嘉內務其全而外忘形子產不取其德之充而惡其形不完此所以太過而已矣故曰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

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

叔者較於伯仲也山者有形之最大也此亦莊子製名而寓意也以其次於申徒為第三故曰叔而已以其亦有德之大故曰山而已然而必曰見於仲尼者以非聖人不足知賢人也

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

天地無心於萬物其覆載所以不私也聖人無心於萬物其來者所以不拒也夫天地豈以物形之不具而不覆載聖人豈責人體之不宗而不與合故曰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然仲尼非果責其不謹也此莊子高言盡道之妙而學者宜取其意也

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

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實實以學子為彼且斲以詭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己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夫聖人內守其正性而外循其常德汎然無心而物不能累故生死可不可皆不介憂於曾中豈有意而一之歟使聖人有意而一生死與可不可則是不忘其所當忘而忘其所不忘也如此則去常德適天刑惡為聖人而已矣夫常德不可去天刑不可適惟聖人能全而不能忘故曰天刑安可解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貽亡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為人妻寧為夫子妾者數十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

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汜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

哀駭宅者醜惡之名也以其德充而形惡故製其醜惡之名矣夫形骸者委氣之所聚至人視之如旅寄而未嘗以好惡為辨也惟務全其所當全充其所當充則形雖惡而物自以為最此哀駭宅能使人心之願從而魯哀亦授之以國也

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豚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响若皆棄之而走

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

天之生人也均委之氣而同受之命非有私於聖賢而惡於凡常蓋聖賢能全其當全正其所正故命之所以至而德之所以充凡常不知其然而疑聖賢有異於人也雖魯哀之國君不知哀駭之所充而以為

有異乎人也是以問於仲尼焉

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

夫德之充者非求合於物而物自來合物之所以來合者非愛其形而愛其德也故曰愛使其形也

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鬻資則者之履無為愛之皆無其本矣為天子之諸御不介蕭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為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駭宅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已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殆也吾以函面而君天下

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語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至人之所以為至人者以其才全也才者性命之妙理惟至人能以不全而全之全之然後盡之也全盡於性命之理則死生存亡窮達貧富之變了然不以汨于中陰陽之更運宵晝之迭運冥然不務度其始事變不足滑其和憂喜不足動其神豫然悅懌而日夜忘變之至故與物應對而復感而遂通所謂才全而已矣故曰是之謂才全才全者性命之理不虧也性命之理既不虧則德之所以充也德之充者非有意於充如停水非有意於平也故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夫德之充者物自以為最而水之平者人取以為法故曰其可以為法也然德之充者內有所守而外無其所放寂然無迹而物所以歸嚮故曰內保之而外不蕩又曰德不形者物不離也此至妙之理而非聖人不能以知之雖知不能

以言之故魯哀得聞而不敢臣於聖人也
故曰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闔跂支離無脰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
人其脰肩肩甕大癩說齊桓公桓公說之
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
忘

闔跂者言其忘行支離者言其忘形無脰
者言其忘智故忘行則所以無迹忘形則
所以忘我忘智則所以無知無迹則泯然
絕世無我則渾然同物無知則泊然無爲
故德之所以充也此莊子製名而寓意夫
斯人也其形如此而其德有所長故說衛
靈公則靈公悅之而忘其形說齊桓公則
桓公亦悅而忘其形斯人也非有異於人
也蓋能全其所當全忘其所當忘全忘之
外雖有役性之物則不足爲其累也故曰
甕大癩又曰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也
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
夫形者天之所委也德者我之自得也蓋
天之所委者一氣之暫聚我之自得者萬

物不能役豈可愛一氣之暫聚而忘萬物
不能役之之妙乎惟至人內不忘其不當
忘而外忘其所當忘故才全而所以德不
形所謂誠忘而已矣故曰人不_忘其所忘
而忘其所不忘此之謂誠忘

故聖人有所避而知爲孽約爲膠德爲接工
爲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斷惡用膠無喪惡
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需也天需也者天
食也既受命於天又惡用人

故聖人有所遊者所謂乘物以遊心也乘
物以遊心則處於無爲之境而任其自然
之理雖知約德工皆非我有而我惡用哉
然我之惡用於四者皆天之所付於人而
養於人我惡可廢廢則滅天而已矣既不
可廢又不可益益則助天而已矣滅天則
致累助天則反害如此則天人安得和同
歟惟聖人不廢不益矣故曰既受食於天
又惡用人

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
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

於人也瞽乎大哉獨成其天

有人之形者所謂塊然同類也無人之情
者所謂寂然無爲也同類所以能羣而不
能異無爲所以無是而無非故曰有人之
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
情故是非不得於身故形雖眇而皆視以
爲人德已充而不虧其全矣故曰眇乎小
哉所以屬於人也瞽乎大哉獨成其天此
闔跂支離無脰之所長也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
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
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
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
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
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
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
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
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夫情者性之害也人之生則貌出於道而
形受於天皆正正而已矣惟情戕害其正

正而正所以不正矣。惠子不知其然而以爲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故莊子答之，以不以其好惡傷其身。又曰：常因自然，而不益生，夫好惡生於情，而害於身，有好惡則以生爲不足，而欲其過度而益也；過度而益，則外役於物，役於物則用神神太用，則疲疲則有所感，感而不已，則昏瞑而已矣。如此則見役於造化而不能與萬物爲一，所以感於堅白同異也。故曰：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梧而瞑，天選子之形，以堅白鳴矣。夫聖人之所爲，守其正正而全其當全，不任智，不用神，廓然與造化同體，而以萬物爲一安，所措其情，於此惠子不知聖人之如此也。夫莊子作德充之篇，始之以王駘，次之以申徒嘉，又次之以叔山，此三人者，皆德充而形不充也。故申徒不及王駘，叔山不及申徒，故第降一等而言之矣。至于哀駘闕跂支離無服者，亦皆德充而形至惡也。又第降等而言之，與人間世之篇次序相同矣。夫不完

至惡者皆外也。外雖如此，而內充其德，則物爲之最，而自求合也。物自求合，則是是萬物與我爲一也。又何必措情於其間哉？所以終於惠子之問情，此莊子立言盡道如是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四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五

宋 王 元 澤 傳

大宗師篇

夫德之充者，入於道，道者天下莫不由之也。雖天地之至大，萬物之至多，皆同歸而一致矣。此莊子作大宗師之篇，而所以次之於德充符也。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天人皆出於道，而盡道者，能知天之所爲，夫天之所爲者，無爲也。人之所爲者，爲也。無爲則靜，靜則復，命有爲則動，動則有義，能知義，命之極，則物之所宗師也。故曰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天人之所爲者，以不知知之也。以不知知天，則達於無爲之妙理，而命之所以至也。以不知知人，則盡於有爲之極，致而物之所以是也。命之至，則其生自然，物之

景則與天為徒然而人之所為務知而不
上則是任智而已任智則知之過甚矣故
曰是知之盛也夫任智而過則反傷生
故曰雖然有患

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
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
天者一氣之所凝人亦一氣之所聚莊子
達觀而知天具一人知人具一天天人大
同而無所分別矣故曰庸詎知吾所謂天
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

且有具人而後有真知何謂具人古之具
人不達寡不雄成不羣士若然者過而弗悔
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
入火不熱是知之登假於道也若此
與化為一直內而不假於物者具人也真

者言乎其性也以其性之如是其所知
則非出於人為之偽矣故曰且有具人而
後有真知真知者不知也然而具人之所以
為具人者持其順以待少守其靜而若缺
不謀不致而士自來合故曰不謀而合不羣

成不羣士真人如此而安有於過歟且或
有過則不以得失介于心不介于心則無
心於物也無心於物則與物不迂而物亦
莫能傷之矣故曰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
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火
大不熱夫如是非具有異於人蓋以具
知而入道矣故曰是知之能登假於道
也若此

古之具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其
息深深

具人絕累而忘情其寂所以不夢也樂天
而知命其覺所以不憂也味其無味其食
所以不其也靜復於靜其息所以深深也
真人之息以踵眾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喘
言若哇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

踵者身之根也喉者導於氣也根不可以
卒動氣不可以久窒具人之息以踵者蓋
能歸根而靜也眾人之息以喉者由其登
氣之出也歸根而靜其息愈久愈去氣之出
其息不久愈久者由其忘於嗜慾也不能

久者由其深於嗜慾也

古之具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
入不距儻然而往儻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
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得之是之
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具人若

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頤頽然似秋煖然
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莫知其極

具人寓六骸象耳目安時處順而哀樂不
能入故曰不知悅生不知惡死所往無不
應無入不自得故曰其出不訢其入不距

儻然而往者遊於形器之外也儻然而來
者不在形器之內也入道之妙而不忘其
始與化冥合而不求其終故曰忘其始
如不求其所終自得而無溫故曰安而喜
之忘已而復命故曰忘而復之如此則縱

心之所得而不離道任物之自然而不過
益其真所以具真也故曰是之謂不以心
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具人夫具人之
所以如此者其真若安然而無慮也其狀
貌倪然而無動也其頤頽朴然而無飾也

不怒而威不仁而愛與四時所以合其序處萬物無有其不當孰能測其終極乎故曰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類類然淒然似秋煖然似春吾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

卷四

十一

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具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真人者以吾養我以道從身不易內不徇外役物而不役於物適性而不適於性也若狐偕申徒狄之數子者不能喪我而又喪其真不能徇道而又徇於時故役於物而不役於物適於性而不適性此所以不能立命也故曰是役人役適人之道而不自適其適也

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

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已乎濤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屬乎其似世乎警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閑也僇乎其忘其言也以刑為體以禮為翼以知為時以德為循以刑為體者緯乎其殺也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具以為勤行者也

刑者天刑也天刑者天之命也萬物皆有命而備於我所謂以刑為體也禮者履也履得其道則不行而至所謂以禮為翼也知者知也知不疑滯則與世推移所謂以知為時也德者以自得於內則可見其所安行所謂以德為循也夫物我之生皆性也吾何係吝於其間故曰以刑為體者緯乎其殺也道無終終而我履而不息故曰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與世推移而非有心於事故曰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自得而安行雖有足者亦可行而升上故曰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

於丘也此四者真人非有意於行而人寔謂之力行也故曰真人以為勤行者也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真人無心其好惡所以一也真人抱一不一所以同也無心而一則任自然故曰與天為徒也抱一而同則或使然故曰與人為徒也

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己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卷四

十一

毀譽者世情之變聖人雖為之應而心寔無有若夫遺世情而特以兼忘為是者此莊子之所非而世之愚儒反以非莊子也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真人無佚老息死此特爲載形勞生言耳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五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六

晉

宋 王 元 澤 傳

大宗師篇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避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避是恒物之大情也

夫物之不遷是物之所以常性也物之必往是物之所以常變也性不可易變不可留此莊子所以有藏舟藏山之言也已夫舟者取其汎然無定也山者取其確然不動也壑所以取其澤澤所以取其大舟無定而藏之於深山不動而藏之於大汎其物不止而止之物不固而固之也物雖止固而豈免造化之變移乎所謂有力者負之而走也夫造化冥運故言夜半造化難察故言昧者此莊子歎世人之不智矣惟真人與化同體與物爲一生死榮謝付之自然藏妙用於無迹運至道之常存故曰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得所避是恒物之

大情也

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

生者未必不死死者未必不生終始往復而無有極盡故曰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不生而生生此樂之所以無極也故曰其樂可勝計邪

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避而皆存善夫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

夫萬物有始者必有終有成者必有毀斯皆見役於造化而無所逃其迹狀也惟聖人入道以無我乘物以遊心陰陽不能移造化不能役未嘗有所不存矣故曰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避而皆存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天職生覆地職形載生覆者未必能形載而形載者未必能生成此萬物未爲全歸也惟聖人成天地之功合萬物以爲一此物之所以係而化之所以待宜乎獨爲於宗師也故曰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

所待乎

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稀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以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崐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有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夫道天下之至妙而無體無迹無乎不在也萬物莫不由之而似有情萬物由之而生而似有信寂然默運故無為窈然真空故無形可以神會而難以情求故曰可傳而不可受可以心得而難以理察故曰可得而不可見混成先天地而生故曰自本

自根未有天地且絳萬世而綿綿常存故曰自古以固存然則道之如此而其妙所以無方也故鬼得之而靈帝得之而神天地由之而生而非因天地而有其高不可度而其深不可測無新成無衰弊而稀韋至傳說得其體用而以為天下正其名所以繫列而長存也故曰比於列星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不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撓寧撓寧也者撓而後

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夫道者聖人之體也才者聖人之用也有體而無用未得為之完有用而無體未得為之至故有體有用則得道之全真而無我也無我則無生故曰守之九日而外生無生則夜氣所以存故曰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夜氣存則見其所不見故曰朝徹而後能見獨見其所不見則萬世一視故曰見獨而後能無古今如此則了於不生不死也故曰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生不死夫道全若是則物於物而不物物其死所以不死矣生於物而其生所以不生矣故曰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物無不恃而不見其迹故曰無不將也物無不逆而不見其首故曰無不迎也物由之而彫謝故曰無不毀也物得之而生成故曰無不

成也物係之而後安故曰其名爲櫻寧係之然後著故曰櫻寧也者櫻而後成也此入道之次序非真人不能與於此然自南伯子葵至於疑始之數子皆莊子製名而寓意也

居五

子祀子與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與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順隱於齊有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冷其心間而無事跼蹐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

夫至人者了於真空之妙趣達於無爲之真理萬物不可役其志造化不可拘其體以吾喪我而形骸豈足爲累乎若子祀子與子犁子來之四人了於真空達於無爲不知生死存亡之變而四人入道而爲友所謂至人而已矣雖然形之曲僂跼蹐而

不足爲累也

子祀曰汝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子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子因以求鵲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車以神爲馬子因而乘之豈更駕哉

以臂爲雞彈以尻爲輪以神爲馬此言萬物皆備於我身我能了之則足以乘而遊於形骸之外而出入於生死之域豈止息而更駕乎所以與造化冥運也故曰豈更駕哉

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犂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

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得者時也所謂儵然而來是也失者順也所謂儵然而往是也來則不可禦往則不可止安於來而順於往憂喜豈能役我乎

蓋心無所係而已矣故曰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雖然心無所係而真空矣一有妄想則萬態交至而相惑故曰而不自解者物有以結之夫心者人之天而物者人之累我能固心絕累則萬物豈能爲敵乎故曰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此至人忘已如此也

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鏐鉞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

夫有意於爲人則未必爲於人而適取化工之所惡由金有意爲鏐鉞而大冶所以惡之矣此不任其自然也惟至人與化同

體任其自然合萬物以爲一而本當分彼我之異所適而無不可也故曰今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故成然寐者所謂暫往也遽然覺者所謂暫來也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

相與於無相與者所謂合天人而不以人助天也相爲於無相爲者所謂物物而不物於物也登天遊霧者所謂乘虛御氣也撓無極者所謂遍法界也此皆無我而能然既無我則外生外生則不可知其極盡矣故曰相忘以生無所終窮斯三人可謂通達而無疑也

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

常人以死爲喪真故悲哀而已其至人以死爲反真故無悲哀而已矣無悲哀則編曲鼓琴不足以怪也子貢何必問之歟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禮者忠信之薄而凡常之桎梏也常人拘執而務相爲誇尚故得其薄而不得其厚知其外而不知其意至人達觀而屈伸動靜處其厚語默言笑知其意豈務屑屑而拘執歟此子貢責孟子反子琴張之禮而宜乎二人反笑其不知禮意也故曰是惡知禮意

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遊方之外者所謂不入於形器也遊方之內者所謂入於形器也及仲尼之道至大而亦不可以形器拘流則行不以已而其言使中人之可行此所以有遊方內之言也遊方之內則比於拔俗潔身絕世無拘

之人則爲陋矣故曰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托於同體亡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憤憤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

夫至人者與造化同功而冥運於天地之間以生爲外物以死爲復真生不求其始而死不知其終異物非我之所異而我非異物之所殊曠然兩忘而俱非我有內寓六骸而外象耳目周流無極而莫窮本始超然遊六虛之外而寂然處真空之內豈務拘執於禮法而駭凡常之聞見乎故曰彼又惡能憤憤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然而至人之如此者達乎性命之理而非有所依著也子貢不知而復問其何方之依宜乎仲尼答之以丘天之戮

民吾與汝共之也夫所謂天之戮民者安天之命而以禮自拘也夫安天之命則至命也以禮自拘則盡性也此仲尼之所以聖者歟

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

道無不在而無有所拘儻適其理則生可自定由魚之在池則亦可以生何必泳海而方生也故曰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然水者魚之所適也道者人之所依也魚適於水而能忘水則其性所以存存也人依於道而忘於道則其生所以生生也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

子貢曰敢問疇人曰疇人者疇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聖人無我而與物齊諧安俟獨侔於天也方外之士介然拔俗而與物不耦所以獨

侔於天也獨侔於天則是人之君子矣若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者所謂人之君子歟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

至人忘生死之極達聚散之常生不為之樂而死不為之悲故孟孫才之母死其哭無涕其心不感其居喪不哀者盡於反真之理而不感不哀此所以得名於魯國也顏回徒見其外而未得其內故曰回一怪之仲尼能得其內而又見其外故曰盡之矣進於知者夫能盡反真之理矣蓋能取

於道也故曰已有所簡矣能取於道則魄然無已而吾非我有其生死先後化與不化不知其所然與之俱往俱來此孟孫氏能於夢寐之中而自覺仲尼所以稱已與顏回不及矣故曰吾與汝其夢未始覺者耶

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

有駭形者所謂人哭亦哭也無損心者所謂不感不哀也有旦宅者所謂以形為旅寄也無死情者所謂不徇適去也如此則物非我異身非我有故曰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

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

夢為鳥者必飛夢為魚者必潛此理勢之自然也故曰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夫夢之與覺生之與死混然一致而皆為真空何足哀樂於其間也故

曰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
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

造適者非勉力而真爲也獻笑者非樂然
後笑也笑者至也排者去也非真爲則出
於強故不及至而止矣故曰造適不及笑
非樂笑則亦出於強故不及去而自止矣
故曰獻笑不及排孟孫才之哭泣何異造
適獻笑乎

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生人者安於暫往忘於已化適於高遠俾
於上天明于一致故曰安排而去化乃入
於寥天一夫生死之變至大矣而達者了
之而不以爲大當其生則爲時當其去則
能順窈然無意於其間也然子反琴之歌
曲與莊子鼓盆之意同孟孫才之哭泣與
秦失三號之意同此皆至人之所爲非聖
人不能知之矣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
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
曰而奚求爲賴夫堯既已黜汝以仁義而川

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
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
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聾
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
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
皆在鑪撫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
我點而補我剿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
曰意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
師乎鑿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
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
不爲巧此所遊已

意而子者無意也許由者無爲也以無意
而對無爲其於道也爲得矣此莊子所以
託言二子之答問矣夫仁義者道之迹是
非者智之端渾而內冥則皆不出於道散
而外著則未能免其累意而子言堯使其
服仁義言是非者所謂散道而外著也焉
能免累而止止歟此許由所以有黜刺之
言而又曰汝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
然意而子雖云無意而由有心焉是以未

樂盡道之妙壺而止願遊其藩傍也故曰
願遊於其藩遊於其藩者則有時而止此
許由所以引其師而復諭之也夫鑿萬物
而不爲義澤萬世而不爲仁者其道渾而
爲一也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者其出歸於
無極也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者
化而不涉爲之之迹也此皆無心之所致
此所遊已許由之師可謂大宗師莊子所
以託言於終也故意而子無莊據梁者皆
莊子製名而寓意

頽曰曰曰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曰忘仁義
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曰忘矣曰何
謂也曰曰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
見曰曰忘矣曰何謂也曰曰忘坐忘矣仲尼
然曰何謂坐忘頽曰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
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
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
也

仲尼者無我也頽曰者克己也以克己而

師無我則其進所以終至於無我此莊子所以言頽回始忘仁義次忘禮樂而終至於坐忘坐忘者無我而無所不忘而前所謂未始有回是也夫無我者天地萬物之所宗師也

子與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與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于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與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至人者一委於命而無累於物故富貴貧賤生死之變竊然盡忘而不介於胃中此子桑貧而以言其命也故曰命也夫夫莊子作大宗師之篇而始言其知天次言其知人而終言其委命者蓋明能知天則所謂窮理也能知人則所謂盡性也能委命則所謂至命也窮理盡性而至於命此所

以爲大宗師也故終之以命焉此莊子之爲書篇之始終皆有次序也學者宜求其意焉

應帝王篇

天出德而入道入道而盡妙此物之所以同歸而宗師也物之所同歸則應可以爲帝王此莊子作應帝王之篇而次於大宗師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

帝王之道在於無爲無爲則無迹無迹則不可言此王倪所以不答齧缺之問也夫齧缺者道不全之稱也王倪者王道之本也以其知道之不全而不得不問以其得道之端本而言不知不知者深知也然齧缺遽悟王倪不知之意而爵躍大喜而退以告蒲衣子蒲衣子遂與言其無爲之妙也夫無爲者道之真而莊子故於篇首而言之

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爲馬一以已爲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泰氏虞氏均爲無爲然虞氏不及泰氏者

非道之所以不同以其時變之異耳夫泰氏之世任其自然萬物齊諧而無彼我異同之辯故曰其卧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爲馬一以已爲牛不知而所以交孚自得而所以內直故曰其知情信其德甚真好

惡俱泯而出於是非之域故曰而未始入於非人夫如此者時之然也虞氏之世治有使然物我殊殊而有彼我異同之辯非仁不足以齊之故曰其由臧仁以要人亦得人矣得於人者好惡所以形而入於是非之域故曰而未始出於非人夫如此者亦時之然也故以道觀之則焉有不及以時言之則小有不同蒲衣子欲極言無爲之妙而所以以虞氏不及泰氏也

有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

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與曰是欺德也仕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蜚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乎

肩吾接與所稱之意已解於逍遙篇日中始者此亦莊子製名寓意也經常也常者久也久於其道則天下化成故曰以已出經式用也用者庸也寓諸庸而無不當故曰式義度人如此則本末兼全而內外俱治矣夫帝王之道無爲爲本而有爲爲末無爲有爲均是至妙任之各以時也接與知本而不知末知無而不知有所以有聖人治外乎之言也又引鳥鼠二蟲而明於無爲夫鳥之飛鼠之穴者此自然也有矰弋熏鑿之害而然後其飛高至于天而其穴必在神丘之下此使然也自然者無爲而使然者有爲有爲亦不出於飛穴之外

也接與自言於本末而不識本末矣天根遊於殷陽至蒙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汝鄙人也何問之不預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又棄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墳垠之野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

天根者老子所謂是爲天地根是也無名者老子所謂無名天地之始是也爲天地根又爲天地始此道之所以至妙也莊子製二子之名而取其意夫無名必至於有名有名萬物之母也故曰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棄莽眇之鳥者言其輕舉而不更駕也出六極之外者言不入於形器也遊無何有之鄉者言人真空之與也處墳垠之野者言居無盡之外也此則無爲無心而天下自治矣故曰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此所以足爲帝王矣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陽子居見

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獵狙之便執簾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

夫接與者止知無爲也天根者止知有爲也知無爲者不得不論以有爲故肩吾答接與以出已式義之言也知有爲者不得不論之以無爲此無名復答天根以遊心合氣之言也夫遊心者汎然自得而復於至靜也故曰遊心於淡合氣者其息深深而歸於至虛也故曰合氣於漠虛靜無爲而又能與物不逆而不背公此天下之所以自治也故曰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陽子居覺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陽子居者亦莊子製名寓意也問明王之

道者是問帝王之道也夫明王之所為功及天下而身不居賸足萬物而下不知處乎至妙而任乎無為此所以為明王之道也豈以跡明不勦而為之歟此陽子居未為知道之本末也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罔得道與眾雖而無雄而又奚耶為而以道與世尤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反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歸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

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齋吾無得而相焉試齋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聞示之以太神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已壺子曰歸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為茅靡因為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饗食承如食人於事無與親離瑋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

夫俾於天地同於造化者帝王之道也帝王之道出於無為之際而運於心術之間其妙所以入無方之神而其微所以出至虛之域冥諸內以忘其外潛其神以養其形千變萬化而不可測矣若壺子之所變本于無為而入於無方虛靜杳寂而忘外

喪形此神巫之不能相也夫鄭巫者所謂人知其神而不神也壺子者所謂人不知其神而入神也夫莊子言帝王之道而所以言及於神者以帝王之道入神則方盡於妙也故引壺子之事而明之言其如此則方可為帝王也

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無為名尸者任其自然而名正也無為謀府者寂然不動而無思也無為事任者汎然無係而不役於物也無為智王者藏其天真而不用機心也體盡無窮者不求其終也而遊無朕者不顯其迹也盡其所受乎天者至命也而無見得者無得而無喪也亦虛而已者道至此而極於真空也夫至虛而極於真空者物來則應事至則辨所以勝物而物莫能傷矣故曰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

不傷夫帝王之道極妙之如此故於終篇而言之也

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過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曰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夫無乎不在無有不至體之而不見其體用之而不見其用天下萬物由之而不能知之者道也道無方也無體也無爲也無名也有方則有體有爲則有名名立則道之所以不全此莊子所以有南北中央帝之言也夫南北言其方也帝者況其體也相遇喻其爲也儵忽渾沌言其名也此寓言道散而不全也道既散而渾合者亦不復完故曰七日而渾沌死夫渾沌者言其道合而一致得其妙者足以逍遙足以齊物足以養生足以經世足以死德足以爲宗師而冥然無方無體也至于足以爲帝王則是道之所以散而有爲有名也有爲

有名則道豈復合而渾歟此所以終言渾沌之死也七日者七篇之數也此莊子盡道於內篇之七也夫內篇者皆性與天道聖人之事而非淺見得以知之矣然終之於帝王篇者以帝者聖之餘而王則外而已矣是以終之焉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六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七

惡夫

宋王元澤傳

天道篇

夫天下之世俗外效曾史楊墨之所爲而內失其自然之正性正性失則不能無爲而安靜矣莊子因而作天道篇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

無爲爲之謂之天審諦不妄之謂帝大而化之之謂聖天與帝聖皆出於道而所以通達矣故天道無爲而行健萬物所以資始也故曰天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自然而彌綸民心所以悅懷也故曰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者知天也通於聖者入聖也知天則達於無爲入聖則任於自然如此則了於帝王之德而其所爲寂然而物莫足矣故曰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無爲也

無不靜矣

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

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爲則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

聖人非有意於靜以其歸根而靜也歸根而靜則靜之至故曰非曰靜也善故靜也夫靜之至則嗜慾忘而天機深外物安足以動矣故曰萬物無足以鏡其心者故靜

也然而聖人之至靜愈於水之所靜也水靜則明見於毫末其平則大匠取法焉聖人之心靜則精神完復而洞徹雖天地之大萬物之衆不可逃吾照知也故曰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鑑也萬物之鏡也虛者所謂曠兮若谷也靜者所謂其息深深也恬淡者所謂希夷也寂寞者所謂晦默也無爲者所謂自然也此皆真空妙有之至也雖天地道德不出於此數者矣帝聖所以處之而息焉故曰夫虛靜恬

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夫帝聖既處此數者而休心休則虛虛則靜靜則無爲無爲則自得矣然而虛則未嘗不實實則極天下之理也故曰虛則實實者倫矣靜則亦未嘗不動動則無一事之失也故曰靜則動動則得矣無爲則亦未嘗不爲爲則無有不當也故曰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任事者責矣則自得自得則悲哀不能入而形未嘗衰也故曰無爲則俞俞俞者憂患不能

處年壽長矣

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鑿萬物而不爲及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靜則歸根而晦默寂然所以自得也故曰靜則與陰同化動則愈出而明白汎然所以無礙也故曰動則與陽同波此天樂之至也夫天樂者孔孟之所謂樂天也樂天則萬物不足以憂之而樂之至也故曰天樂也

天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

為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
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
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
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
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

付物自然則瞻足萬物而不絕故曰無爲
也則用天下而有餘俾物使然則萬物相
役而力不贍故曰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
不足非帝王之道也

上必無爲而用天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
不易之道也

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不得不無爲
人不得不有爲無爲所以無心於天下而
天下歸於役使也有爲所以有心於天下
而天下從而役使也歸其役使者常逸從
而役使者常勞此萬世不變之道也故曰
上必無爲而用天下必有爲爲天下用
此不易之道也

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
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

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
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
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
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本在於上末在於下
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
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
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
之末也哭泣哀經降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
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
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莊子之作此篇首言天帝聖人之道而次
言虛靜恬淡之妙次又言天樂帝王之德
所以極明無爲之妙理也夫無爲者必至
於有爲有爲則有迹而已矣故繼言其兵
軍賞罰禮樂喪哀之五事所以極言有爲
之迹也然而又慮後之治天下者以治天
下之道不出於此五者而用之以失其真
性遂稱五事爲德教禮樂喪哀之末也夫
有末者必有本本則無爲之理也理不出
性命之際而知其理而順之則五者自行

而已矣故曰此五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
動然後從之者也

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
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
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
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
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
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
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
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道也語道而非
其道者安取道

夫莊子之此篇深明自然之道所謂知於
天而已至此而言君臣父子兄弟少長男
女夫婦尊卑先後之序亦所謂知於人而
已荀子言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周豈爲
不知於人歟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
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
分守已明而刑名次之刑名已明而因任次
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

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刑有名刑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刑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刑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刑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刑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萬物待是而後存者天也莫不由是而之焉者道也道之在我者德也以德愛者仁也愛而宜者義也仁有先後義有上下謂之分先不擅後下不侵上謂之守刑者物此者也名者命此者也所謂物此者何也貴賤親疎所以表飾之其物不同者是也所謂命此者何也貴賤親疎所以稱號之

其命不同者是也物此者貴賤各有容矣命此者親疎各有其號矣因親疎貴賤而任之以其所宜爲此之謂因任因任之以其所宜爲矣放而不察乎則又既天地必原其情必省其事此之謂原省原省明而後可以辨是非是非明而後可以施賞罰故曰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刑名次之刑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此九變者古之人孰不從之矣至後世則不然仰而曰彼蒼蒼而大者何也其去吾不知其幾千萬里是豈能知我何哉吾爲吾之所爲而已安取彼於見遂棄道德離仁義略分守慢刑名忽因任而忘原省直信吾之是非而加人以其賞罰於是乎天下始大亂而寡弱者號無告聖人不作諸子者俟其間而出於偏見言道德者至於杳冥而不可考而原一世之有爲者爲不足以言刑名者守

物誦數罷苦以至於老而疑道德彼皆忘其智爲之不瞻也而魁然自以爲聖人者此矣悲夫故曰五變而刑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語道而非序安取其言也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教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與爲哉天地而已矣

夫堯不教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哀婦人此雖爲惠而以心惠物也夫以心惠物則仁於一物而所惠不廣矣故舜曰而未大也豈若無心惠物乎故無心惠物則所惠者大而物安乎故舜又曰天德而出寧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

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繡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太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趂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歛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爲脫焉昔者子

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毋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脩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衡然而顙顙然而口闕然而狀義然似繫焉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於泰凡以爲不信邊境有人焉其名爲竊老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奮揅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實體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

夫道無乎不在也雖天地之大由之而生蜩鷃之小由之而成故在於大則亦未嘗不小在於小而亦未嘗不大當在其大也則不可知其極故曰於大不終當在其小則不見不足故曰於小不遺大不知其極小不見其不足萬物之用無不備也故曰萬物廣備然萬物之既備而無不涵容也故曰廣乎其無不容也容於萬物而其深無涯也故曰淵乎其不可測也道之如此而非至人孰能體用矣故至人之體道天下雖廣而不以累心也故曰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權謀用而不與之偕也文王天下爲東而不退之皆明物黨來而不爲之役也故曰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辯是與非而不失性也故曰極物之真能守其本至人如此而天地不足拘萬物不足累性命安全而汎然逍遙故曰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遠乎無爲明乎自得抑乎仁義外乎禮樂真君淵靜而不動也故曰退道德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

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夫道視之不見也聽之不聞也搏之不得也不可以智度不可以情求妙而至妙神而至神惟聖人心得而知之矣聖人心得而知之也以道神妙深微而廣後世不能知之矣故載道之粗於其書書所以爲道

之粗迹也桓公不能心得於至道徒讀聖人之粗迹宜乎輪扁之所以譏也然輪扁雖譏於桓公至于已之所輪而其術雖爲得於心亦未爲無失而已矣夫破百年之水而操之以爲輪是使木失真性也安若不斷於輪乎二者均爲有爲之累故莊子言於此篇終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七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八

宋王元澤傳

天運篇

夫無爲者天之妙道也天迫之止於無爲則其道所以不爲神惟能無爲而爲之然後道妙而神矣此莊子因作天運篇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孰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械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招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

夫日月雲雨風氣皆天之用也天有其用而不用以爲用則其用所以不息也惟聖人法而用之以宥於天下故功所以不虧而道所以曲全幽遠無不照知而民心推戴而存真也故曰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

山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尊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

至仁者未及於大仁正於不親而已矣故曰至仁不親不親則親之視我豈有乎故曰使親忘我易親之忘我則我止曰無心於親矣豈為無心於天下乎故兼忘天下難天下者度外之一物耳我豈視之為有而累心之亦可忘之而已矣故曰兼忘天下易然天下雖為度外之一物而萬物待我而瞻足矣故曰使天下兼忘我難此至

仁未為兼忘也惟大仁任其自然而付之自為所以兼忘而已矣兼忘則入於真空矣

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

夫萬物皆備於我而我能全之而不虧則至貴至富至願所以并之焉其道安有加損矣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然不自得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綸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償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汝故懼也吾又

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者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坑滿坑塗卻守神以物為量其聲揮縹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樞樞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急吾入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戾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無窮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達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悅故有森氏為之頃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汝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五又次之以怠怠故適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夫天下至妙之道當其渾也天人陰陽萬物纖悉無在焉及其散也天地設位陰陽殊氣物自爲物無不由之矣是以黃帝得之而所以全天樂故莊子所以寓言黃帝之張咸池也夫咸池者道渾之喻也秦之者道散之謂也道渾則所以有其體道散則所以有其用則所以有爲而有爲而羣生遂則其樂豈有其聲歟宜乎茲氏爲之頌而言其聽之而不聞視之而不見也故視之而不見者言其無體也聽之而不聞者言其無聲也此明有爲卒至於無爲也夫無爲則復命而反真故終曰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孔子西遊於衛潁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潁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中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中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昧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

取弟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前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昧邪大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斬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桎梏之食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獲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斲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獲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顰其里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顰其里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孥而去之走彼知美顰而不知顰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

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遺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觀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閱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

大變無所湮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莊子之作篇中言黃帝之張樂次言孔子之西遊是皆有爲之事也故孔子西遊而師金以其道而此芻狗不及黃帝之事而已故降一等而言之也然師金止知孔子之道如無用之芻狗而不知無用乃有用之妙也夫黃帝之事然爲有爲而是皆有爲之至也故有爲之至則卒入於無爲故繼言孔子問道於老聃也夫道集於虛而虛者足容於道也虛則一而行無不通也故不虛則不集故曰內無主而不止不一則不通故曰外無正而不行夫集於內者必行於外所謂由中而出也由中出者豈爲自外而受歟此聖人之所以固守也故曰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夫行於外者因集於內所謂由外而入也由外入者豈爲不虛而集歟此聖人之所以必行也故曰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此老聃言入道致用之終始也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乙四方易位矣蚊虻虺蜮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猶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美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鵠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吻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言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偃堂而應微曰一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

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天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爲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恃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惜於屬蠶之尾解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精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蹙然立不安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鈎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宜有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

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鴉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為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傳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有為者必有迹故莊子至此而寓言老聃謂孔子治人而以陳迹也然六經載道之書書者為道之粗由粗可以至於精精則無所為而已此所以終孔子不與化為人之言也夫不與化為人者付之自化也付之自化則無所為是以言之於篇終也故曰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之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九

不王元澤傳

刻意篇

夫虛靜寂寞之道廢則矯則僻異之行所以興此世俗之忘於無為而滅天矣此莊子因而作刻意篇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立功立大名擅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疆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間曠釣魚間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間暇者之所好也吹呶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間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眾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夫山谷平世之士疆國避世養形之人皆為有我而已矣夫有我則有心有心則未免於所惑是以各蔽於一曲也故樂於山藪者往而不能返仕於朝廷者入而不能出恬於教誨者屈而不能伸耽於養形者存而不能忘是非真性之然也是矯削其意而使然也宜與聖人相同乎聖人則無我而已矣夫無我則無心無心則無所惑是以忘形而通達於萬事也故登假於至道而乃入於寥天一豈為刻意而高歟豈物澤世而非由於外錄豈為行仁義而脩歟巍蕩蕩而在宥於天下豈為立功名而治歟淵靜晦默而逍遙於自得之場豈為處江湖而間擊氣素真全而形未嘗衰豈為務導引而壽歟存而不存也無而不無也莫知其終而至道自集皆無為之至妙而惟聖人所以得之矣故曰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間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眾美從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故曰夫恬憺寂寞虛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憺矣平易恬憺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先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憺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

平易者所謂無滯礙也恬憺者所謂無思慮也憂患不能入者所謂哀樂不能入也邪氣不能襲者所謂喜怒哀不能感也如此則自得而神王矣故曰其德全而神不虧神不虧則以生死爲往來之暫矣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夫死生至大而以之爲往來則禍福之微豈能累我乎故曰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者所

謂德充而符合也迫而後動者所謂事至而應也不得已而後起者所謂不預謀也不以智行已不以故滅命守於自然之真理也故曰去知與故循天之理無天災者與天合德而天不災也無物累者與物齊諧而物莫役也無人非者出於非人之域而明不散也無鬼責者與鬼神同其吉凶而無不佑也此數者非聖人孰能與此矣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故曰形勞而不休則精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真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千越之劍者桺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夫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也聖人之心喜懼不入而自得故曰心不憂

樂德之至也守一有常而物莫足撓故曰一而不變靜之至也正錯無累而曠于善應故曰無所於忤虛之至也外能役物而洞然清微故曰不與物交淡之至也同乎大順而極於精粹故曰無所於逆粹之至也聖人之心若是也夫聖人之心精神之宅也惟聖人能養其神而不輕用如韜藏利器而不敢妄用也故曰夫有千越之劍者桺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故聖人實養精神之如此其通達無所不至而其奧妙與天地同流造化萬物而視之不可見成於天而已矣故曰精神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帝

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

利者所以和義者也衆人重之而已矣故曰衆人重利名者所以爲實之實也廉士重之而已矣故曰廉士重名志者心之所之於遠大也賢士尚之而已矣故曰賢士

尚志精者純粹不雜之道也聖人貴之而已矣故曰聖人貴精故利不及於名名不及於志志不及於精此所以言之有序也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純者不雜也素者質朴也素則至于純純則至于粹粹則至于精精則至于神而已矣故曰純素之道惟神是守能守而自得與神無二矣故曰守而勿失與神為一者道之妙本而歸於自然無為矣故曰一之精通合于天倫此言入神之序也

繕性篇

夫矯削僻異之行非出於人之天真而生於世俗之偽心偽心用則正性所以失正性失而不悟其自失復欲以偽而完治矣

此莊子因而作繕性篇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

夫天之付人之性也本於靜而已矣靜則明明則無所不通世俗受天之性也以靜

而必動而靜不謂之善明而不顯則明不足耀眾是以外逐異學而求善其靜內務思慮而增益其明異學雖得而其靜反動思慮愈精而其明愈晦以其反動而治性以復其靜以其愈晦而役思以復其明此非該偏之士矣故曰謂之蒙蔽之民

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也

恬者靜也智者動也靜出於恬則所謂善於靜動出智則所謂善於動動必復於靜靜必至于動以恬而靜則萬物莫足鏡以智而動則萬物莫足止此聖人善於動靜而不運其理如出於性而已故曰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

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

德者得也自得則和不欲出也故曰德和也道者道也可道則必有其理故曰道理也自得而能容則兼愛矣故曰德無不容仁也可道而順理則必當矣故曰道無不理義也義當則得中而物附矣故曰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者所謂樂由中出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者所謂禮自外作也禮樂者道德之緒餘聖人不專用而治天下也故曰禮樂偏行而天下亂矣此莊子不貴禮樂之言也

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遠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淪淳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

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
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
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
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
其德隱矣

夫燧人伏羲可謂朴素之時也莊子以爲
不及於混沌之初而謂其遠德下衰也神
農黃帝可謂至平之世也莊子以爲不及
於羲燧之時而亦謂德又下衰也唐虞之
際可謂至治之朝也莊子以爲不及神黃
之世而亦謂德又下衰也故燧人羲農黃
帝唐虞莊子皆不取之而所取者古之混
茫之初也夫混沌之中人守其真性事任
其自然豈知有仁義禮樂之端萬世出衆
之行而刻意繕性而效之歟此莊子之所
取而言之以疾世俗也與前篇論至德之
世泰初無有之意同
隱故不自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
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蔽其知而不
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

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
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夫士隱於山林也非欲自匿其身也非欲
自閉其言也非欲自藏其智也出於不得已
而已故曰時命大謬也是以當盛行而
不加益所以抱一而恬寂也故曰當時命
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當窮居而不加
損所以深根而固蒂也故曰不當時命而
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如此則能
全於形也故曰此存身之道也

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
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爲
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
傷道故曰正己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
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
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
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
不可固其去不可止故不爲軒冕肆志不爲
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
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

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樂全者所謂樂天知命而性不虧也夫樂
天者所以知天知命者所以至命知天則
任其自然至命則物不能役如此則正性
所以全也正性全則自得自得則志無不
得矣故曰樂全之謂得志得志者死生憂
患富貴窮達皆不累於心而況軒冕之微
乎故曰非軒冕之謂也

秋水篇

夫天下之世俗治性不以聖人之正道而
徒逐諸子之俗學俗學雖汗漫汎濫亦可
觀安知無於根源矣此莊子因而作秋水
篇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
間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
之美爲盡在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
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
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
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
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觀子之難

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非壘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此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夫聖人之道，渾合而一致，其深不可測，而其廣不可窮，用之不以竭而積之，所以不盈其餘，濶可以濟天下，其未流可用為國家，無有不容，無有不至。此聖人之道也。及夫道散而不能興，世衰而不能興，道諸子汎起而浩然流蕩，此莊子所以有河伯欣然之言也。夫河伯欣然者，所以汎諸子喜其道之得行也；諸子雖喜其道之盛行，安知有聖人之道在焉？此莊子所以有

河伯東行而至於北海之言也。然而聖人之道，天下莫不宗也，萬物莫不由也，沖而未嘗盈用而未嘗知自古以固存而治亂不變，其所以過於諸子之道甚遠矣。而聖人未嘗自衛其廣深幽妙而獨居其多，此所以終始無窮也。故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此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由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罍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運，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河伯曰：「然

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今故，故遙而不閤；撥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悅，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

夫用明而察秋毫，則殺於秋毫，而見於丘山，不盡也。往目而觀丘山，則殺於丘山，而見於秋毫，不明也。故曰：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此皆見其所見而所見有不及，規其所視而所視有所遺也。豈若藏其明乎？若是則萬物了然見之矣。」

夫精小之微也埒大之微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圖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精者粗之細粗者精之迹由未離於形質也故曰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惟其無形則巧磨不能計惟其不可圖則至明不能度寂然深妙而心得之者則精粗兩忘矣此北海若語道之極致也故曰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不可圖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又曰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為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汚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為在從眾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恥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

大人無已約分之至也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毫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觀矣

天下之俗惑諸子之道而有我者也有我則有彼我小大之辯而不能齊諧也莊子至此而託北海若之言而寓其齊諧之意也夫天下之物同出於道而其不同者形質小大之殊也故天地大於丘山丘山大於毫末也以道達觀則均為物耳安知丘山不大於天地而毫末不大於丘山又何較其形質之小大而分彼我小大之辯乎故曰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毫末之為丘山也

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及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

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梁

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驪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鵠鵠夜撮蚤察豪末書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是故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則語而不含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然乎河伯汝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

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錄錄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

所矜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

夫無所不通者知道也知道而不能外是者達理也不能外是而又能應變者明於權也能應變而宣以物而爲累乎故形之所以常全也故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故道所以爲理權之體而權所以爲理道之用不相須不能相濟也

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

至德者所謂至人也至人與物無迹而物

真能傷水火寒暑禽獸豈能加害歟故曰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然而至人者非必能使水火寒暑禽獸之不害已也蓋任之自然而不輕犯也故曰非謂其薄之也來則不避而去則不冒也故曰察乎安危待之以誠而安於生死也故曰寧於禍福與之俱出俱入而不逆理也故曰謹於去就

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踴躍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愛憐蛇蛇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愛謂蛇曰吾以一足踰踣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蛇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子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蛇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足用

哉蛇謂風曰子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何有也風曰然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鰓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愒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夫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園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茫焉與之

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
吾喙敢問其方公子年隱机太息仰天而笑
曰子獨不聞夫埴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鼃曰
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
崖赴水則接掖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軒
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
踳時埴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
觀乎東海之鼃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
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
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
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
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
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埴井之鼃聞
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
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蜚負
山竊鉅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
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埴井之
鼃與且彼方趾黃泉而登大皇無南北與
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
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

直用管規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大矣
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
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
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吐
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莊子釣於濮
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朱馬曰願以竟內累
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
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
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
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
矣吾將曳尾於塗中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
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
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
鳥其名鵩鵩子知之乎夫鵩鵩發於南海而
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食不食非醴泉
不飲於是鵩得腐鼠鵩趨過之仰而視之曰
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莊子與惠
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
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
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

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
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
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莊子作此篇疾世俗目異於物而中寓其
齊諧之意及其篇終而復言其知魚之樂
與齊物終於夢爲胡蝶之意同讀莊子者
宜求莊子之意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九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

宋 王 元 澤 傳

惡九

至樂篇

夫能去異學守正性忘已而與物齊諧者則生死富貴窮達壽夭不能介憂於胸中怡然逍遙於天地之間矣此莊子因而作至樂篇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大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偕偕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為善矣不足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

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諛諛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知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

夫萬物不足以憂者至樂也至樂者非由自外而入也非由感音而生也出於忘己無為而天下不能知之也故曰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惟能忘已無為則至樂自有有至樂則可以全身身全而宜為無樂歟故曰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然而天下之世俗不知至樂之所出徒以富貴壽善衣食聲色之備為其樂故得之則勞形喪生耽之而不誤失之則刻意傷生求之而不止是為大惑而已矣安知至樂之其樂也內為樂之其樂也外乎此莊子所以有為形亦愚亦外亦疏亦遠之言矣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

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為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無為哉

至樂生於無為無為則非有樂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出於難名難名則非為有譽也故曰至譽無譽然而無為者合於天地之道也天地無為而任物之生成安有勞苦之困歟此其所以為樂之至也人能無為則亦為樂之至人安得於無為乎故曰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又曰人也孰得無為哉此莊子讓於世俗也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慊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

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數數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

夫至人以生死爲往來故生不喜其成而死不衰其毀莊子妻死而箕踞鼓盆而不哭者蓋了於生死之常而至樂也與孟子反子琴張編曲鼓琴之意同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崐嶠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新生其左肘其意蹶蹶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手滑介叔曰亡子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入何惡焉

支離叔者言其形不正也滑介叔者言其心無智也此莊子製三子之名而寓其意夫形不正者能忘於形心無智者能忘於智忘形忘智則其於死生了然矣是以二子同遊觀於冥伯之丘崐嶠之虛黃帝之所休而以觀變化之妙也夫觀變化者達

觀其生死之變也能達生死之變則外物安足累我乎雖所生於滑介叔之左肘而亦不爲之惡也故曰我又何惡若二子者可謂萬物不足以憂之而內能全於至樂也

九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髏然有形擿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卧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

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于父母妻子間里知識子欲之手髑髏深嘆感頌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

夫生者一氣之暫聚死者一氣之暫散生

未必無爲而死未必有爲未必無爲者至樂所以缺未必有爲者至樂所以全此莊子所以有髑髏不棄南面之樂之言也夫六骸者寓之於身也生則隨氣而暫聚死則隨氣而暫散聚散皆非我之所有我又何自有而有我乎自有而有我則未能忘形也不能忘形則有爲也有爲而與物相靡刃則至樂安能內全歟此髑髏之不欲復爲於人也

九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猪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堯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使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脔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

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
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鰭鱖隨行列
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矣以夫譏
說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
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人卒聞
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
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
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道是之謂條
達而福持

堯人神農黃帝堯舜之道非聖人不足與

言之齊侯中材之君也安足與言此道乎
此頽回之齊而孔子所以有憂色也夫非
聖人而與言聖人之道適使心之致惑也
心惑則求之不止而傷生傷生則至于死
而已至樂安得而全歟故曰惑則死安若
順其材而語之以中庸之道乎如此則不
惑而生全生全則樂亦從而全此孔子所
以有以鳥養鳥之喻也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攬蓬而指之
曰唯子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

乎子果歟乎種有幾得水則為鼃得水土之
際則為鼃蟻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島陵島
得鬱棲則為鳥足鳥足之根為蟻蟻其葉為
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竈下其狀若
脫其名為鵲鵲擬鵲擬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餘
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醢順輅生
乎食醢黃輅生乎九獸膏生乎腐蠹羊奚
比乎不羣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
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

機

至人者冥於生死之極而以生為不生以
死為不死不生所以生不死所以存此列
子所以見髑髏而有予與汝未嘗死未嘗
生之言也夫未嘗生者能生生未嘗死者
能化化故繼言萬物生成變化之無終也
然萬物生成變化之無終其出入皆由於
機也機者道之妙本而萬物安有名由乎
故由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夫萬物出
入皆由於機也其生成豈不為樂乎此莊
子言之於終也

達生篇

夫外形骸忘彼我全於無樂之至樂則其
於性命之情盡之矣此莊子因而作達生
篇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
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
餘而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
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却其去
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
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雖不足
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夫欲免為形
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平
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

夫生者時之暫來受之有涯也命者天之
所付也且然無間也知其暫來則所謂達
生之情也知其所付則所謂達命之情也
知其有涯而不以外物而傷之所謂不務
生之所無以為也知其無間而不用智巧
而蹈悔所謂不務知之所無奈何何也然
而生必有形形必得養裁其非類而養之

所謂養形必先之物也。養形役物而無厭，則物翕瞻而形必養。故曰：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矣。夫形者，生之所寓也，非我所有也。我謂有而不能自忘之，所謂有生必先無離形也。形既不忘而自有，則形愈虧而生必喪。故曰：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惟能忘生而又能忘形，則適來之謂時而適去，必能順也。故曰：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可止。夫莊子之書，其篇有名養，生者有名達生者，養之者自內而達之者及外，以其自內而故以養生為內篇，以其及外而故以達生為外篇。此周為書之意也。

事矣。足棄而生矣。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事無窮，生有涯。以有涯而應無窮，則力不贍而命殆矣。惟能棄事而任自然，忘生而處無為，則逍遙自得而神王矣。故曰：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形不勞者，形所

以全也。精不虧者，精所以復也。全則反於真，復則歸於靜。如此，則與天無異也。故曰：形全精復，與天為一。與天為一，則物最之也。故曰：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為物之父母而能生成於物，故曰：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始者，言其生而體者，言其成。生成萬物而不勞，形損精而與化之密移，是謂至精之精，而歸於自然，而然矣。故曰：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子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

夫至人者，虛心應物而無不通也。故曰：潛行不窒，待物以誠而物莫傷也。故曰：蹈火不熱，反以相天而心無累也。故曰：行乎萬

物之上而不慄，然而至人如此者，由精神之不虧也。非智勇之用也。故曰：是純氣之所守也。非智巧果敢之。

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却，物莫自入焉。

壹其性者，不歧其本也。養其氣者，不出其和也。合其德者，守於自德也。不歧其本，則正正所以存，不出其和，則真純所以全。守於自得，則過失所以忘。如此，則真君虛靜而明於萬物之始，故曰：以通乎物之所造。

至人若是，而其道所以曲全而其妙所以不測。萬物焉能撓役乎？故曰：夫若是者，其神無却，物莫自入焉。

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中，是故逆物而不懼。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讐者，不折鎔，千雖有伎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

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病僂者承蜩猶撮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撮之也吾處身也若厥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病僂丈人之謂乎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者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没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殫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夫承蜩操舟技之至末也由能用志而精之精之則乃幾於神也而況全生之道乎夫生者事之至大也人能用法而全之全之乃入於神也世俗不能用志而全之此莊子所以寓言仲尼之歎承蜩顏淵之美

操舟也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簪以待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開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物逢而不免於累此單豹所以亡軀於虎若專養於外而忘其內則內必焚和而不免於累此張毅所以沒身於病也二子者皆不中於道而罹其害此田開之所以有牧羊之前也

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榮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筮說龜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撝汝十日戒三日齋藉汝白茅加汝有虎乎彫俎之上則汝爲之手爲蔬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笑之中自爲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楯之上聚僂之中則爲之爲蔬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異蔬者何也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操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談詒爲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俗瀆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上而不下

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窺有警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蟹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泐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萃山有夔野有

卷九

十三

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穀其長如綵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默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紀渚子為王養鬬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鬬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紀渚子之養雞梓慶之為鐻皆能全其天真而順其自然也夫天真全則所以德全而合於天故難達至於無敢應而鐻成而凝於神也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鼃鼃魚鼃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為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梓慶削木為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齋以靜心齋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齋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齋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骨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弗過也

卷九

十四

使之鉤百而反類閭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工倮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有孫休者踵門而詫于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汗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夫於聾盲跛塞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問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為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

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
或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或
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
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太宰以饗之秦九韶
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
以已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
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
今休歆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
之若戴冠以車馬樂鵠以鐘鼓也彼又惡能
無驚乎哉

全生之道非至人不能知之矣非至人而
與語全生之道是養鳥以太宰九韶之具
也安能使無驚懼之心歟此扁子所以慮
孫休之惑也夫莊子之作此篇以覺世俗
未悟全生之理也而世俗者未可卒告之
以全生之道故終於扁子之所歎而寓其
所作之意也若莊子者可謂能盡其意者
乎

山木篇

夫能達生之情而無爲無爲則歸於虛靜

寂寞而材全材全則不斲手用矣此莊子
因而作山木篇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茂盛茂伐木者止
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
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
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
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烹殺主人曰
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
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
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
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
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
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
一下以和爲量浮遊乎萬物之租物物而不
物於物則胡不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
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
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
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
其唯道德之鄉乎

夫命者材之體材者命之用材所以殊小

大而用所以分有無聖人之材大材也材
大則材全而已矣材全而以無用爲用則
能全生此山木以不材而得終其天年也
世俗之材小材也材小則材缺而已矣材
缺而亦以無用爲用則反喪生此山舍之
鴈以不能鳴而見烹也夫鴈之不能鳴亦
似山木之不材也似之而未爲其全材是
以不免於患也故曰材與不材之間似之
而非之也故未免乎累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也市南子曰君
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
之業吾敬鬼神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然
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
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
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疏於
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網羅
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亡及焉之災也今
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如牛形去皮藏心
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爲建
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

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美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為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為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馬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於有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偏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以遁世其孰能害之

夫材全則所以知命知命則所以不憂魯侯之材不全而不能知於命所以有憂色而已夫憂者生於物之所累也魯侯物於國而其國所以為之累此市南子引豐狐文豹皮為之災而論之也人欲使其國不能為累者莫若無心於物而任其自然無意於民而任其自化汎然游於自得之場而處於至虛之域則其材所以自全而其用歸於無用乃入於寥天而孰能為乎故曰君自此遠矣又曰虛己以遊孰能害之此市南子語魯侯以深根固蒂無為清淨之道也

北官奢為衛靈公賦歛以為鍾為壇乎邪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雕既琢復歸於朴伺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卒乎淫乎其送往而迎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彊梁隨其曲傳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歛而豪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

夫道一而不可不變也變而復歸於真也生物而任其自生也成物而任其自成也不加不損而與物無往也無為無用而莫知其終也此皆至道之妙體而得之足以全生矣此北官奢所以寓之於為鯉為壇之間也故曰而況有大塗者乎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子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為鳥也紛紛翾翾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師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指勢不為功名是故無貴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糗糒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孔子問子桑扈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

益散何與子桑寧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
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
與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
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
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
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天相
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
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
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
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
愛益加進異日桑寧又曰舜之將死具於禹
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
率則不勞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
文以待形固不待物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
原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德邪莊
子曰貧也非德也士有道德不能行德也衣
弊履穿貧也非德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
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攬其枝
而王長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矐睨也及其得
柟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

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世不便未足以逞
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億吳可
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微也夫孔子窮於陳
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
歌蒹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
官角木聲與人聲聲聲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
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
愛已而造衷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
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
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
寒暑窮極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
與之偕逝之謂也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
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
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資祿並至而不窮
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
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
莫知於鵲鵲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
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杜稷存
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
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

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
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
人晏然體逝而終矣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觀
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
周之穎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爲哉翼殷
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躡步執彈而留之觀一
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臂而搏之見
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
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
而走虞人逐而許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
蘭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間甚不庭乎莊
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
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
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穎遊於栗林而忘
真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

形者天之委質也命之所累也惟其能忘
形則足以忘物忘物則足以忘命命全則
足以忘生惟其不能忘形則不能忘物不
能忘物則不能忘命不能忘命則不能忘
生此莊周所有執彈鵲蟬螳螂之言也夫

執彈彈鵲而忘栗林之禁此役於物而不能忘形也螳螂搏蟬而忘異鵲之所利此利於得而不能全命也不能忘形而全命皆不免於憂患也安得生所以全歟此周之所以遂悟而不出門庭也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夫欲全其性命終其天年者莫若外忘其形也形忘則所以自得而所適安有不得歟此陽子所以取逆旅小子之言也夫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者此皆外忘其形而美惡從而兩忘也豈為不全性命之情歟此莊子所以言之於篇終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一

宋 王 元 澤 傳

積一

田子方篇

夫真人者全至樂達生理以不材為材無用為用而不失真此魏無擇之師如此矣莊子因而作田子之篇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為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為至美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真為累耳

夫真人者內直而不假於物也具體而任其無為也故曰人貌而天虛靜而不失其

正也故曰虛緣而葆真湛然足以有容也故曰清而容物邪僻來于則示之以未始出吾宗而俾之自滅也故曰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此皆合於道之無名也無名安可強名乎此田子方所以言無擇何足以稱之世夫子方之師如此也萬物安足為累乎此文侯自嗟其所學之非道而魏國之為累也故曰吾所學者真土梗耳魏真為我累耳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也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

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真人者數兮若朴也曠兮若谷也淵兮似萬物之宗也不可以智度不可以言接此溫伯雪子之如此而仲尼見而不能言也夫仲尼見而不言者心得也心得何假於言乎故曰亦不可以容聲矣

顏淵問於仲尼

夫田無擇之師與夫溫伯雪子其道所以為得矣由未及於仲尼故以顏回稱仲尼之道而繼言之仲尼之道至妙矣其所所得之於老聃故以孔子與老聃論道而次之也故無擇之師不及溫伯雪子溫伯雪子不及於孔子孔子又師於老聃故第差一等而言之此莊子託數子之稱師而論道以至於精也

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也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

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

仲尼者入於道也顏回者知於道也入於道者已至於真空此所以奔逸絕塵而不可以及也知於道者未達於真空此所以趨步馳騁而瞠若乎後也不可以及則獨為於聖人瞠若其後則可以繼聖人此仲尼所以為萬世師而顏回所以為於亞聖也

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滔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

孔子待物以其誠故不言而信也接下以其忠故不比而周也無爵而物最故無器而民也無位而物歸故滔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此夫子之所以聖者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

夜無陳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親乎其前立以是日徂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汝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汝也甚忘汝服吾也亦甚忘雖然汝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真宰之造物我所以受其成形而為我矣受其成形而不可以修易待其終極而後止此未足以免於憂累也故聖人達觀而忘其形所以無我而已矣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寧為汝議乎其將

夫物之初者無有也無有者道之真體而與物不耦矣老聃所以遊之宜乎孔子稱其形體如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夫離人者出於非人之域也立於獨者入

於天而一也此老聃所以神妙歟

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爲之宗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生於陰陽陰陽分而道著然獨陰不可成而獨陽不可生必在交通而然後萬物生成矣故曰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夫天陽也地陰也肅肅出乎天赫赫出乎地見陰陽交通之道也

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

能全於道者所以能全於命命全則爲樂莫大焉此老聃所以有至美至樂之言也天道者天下之至美也命者萬事之至樂也至美出於道而視之不見也至樂出於

命而聽之不聞也惟能入道則可全命惟能有美則可以有樂二者非至人不能備之矣故曰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中之蟲不疾易水行少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習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肢百體將爲塵垢而死亡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謙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爲道者解乎此

天地萬物同出於道而得一也人能明得一之妙則無爲無爲則無我無我則形骸如遺土死生爲往來皆不能爲累於我矣豈得失利害可以介萬於心歟故曰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肢百體將爲塵垢而死亡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

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說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釣也無爲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醢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缺傳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園冠者知天時履方屨者知地形綬佩珖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手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百里奚爵祿不入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

入於心故足以動人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紙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儻儻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贏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頰乘駿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蹇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黷斛不敢入於四境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黷斛不敢入四境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爲大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

爲乎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夫魯國之多儒周邦之多臣及其所得則乃一儒一丈夫矣故魯得一儒而哀公問之國事則千轉萬變而不窮周得一丈夫而文王授之邦政則四境諸侯無二心是二人者得於心者充足而爲於外者有餘所謂才全而德不形故莊子言於此篇矣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下降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恟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青天潛黃泉揮斥八極而神氣不能變也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相裊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入不得隘盜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應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己愈有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至人者以形骸爲寓寄以生死爲往來而況爵祿軒冕之外物乎此孫叔敖所以三

仕三去而無榮華憂色也夫爵祿軒冕物之來寄也其來不可卻其去不可止來去在彼而不在我故曰吾以得失之非我也得失之非我則又何憂喜於其間故曰而無憂色而已矣此叔教之能忘於外物孔子所以引古之真人而稱之也

知北遊篇

夫窈冥寂寞希夷微妙者至道之真體體固不可以情求不可以智窺惟以無知而為得矣此莊子因而作知北遊之篇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弇之丘而適遭無為謂焉知謂無為謂曰子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闕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慮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

也其孰是耶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為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今已為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為謂無為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矣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

夫智者言其陽明也北者言其陰晦也能不用明而自晦則入於至道之妙也故曰知北遊於玄水之上隱弇之丘適遭無為謂焉故無為者未免於有為也未免於有為則豈足以知道此所以不答知之所問也智以無為之不答復之陽明而所以決其所問焉故曰反於白水之南澄狐闕之上而睹狂屈焉白水之南者言陽明也狐闕之上者言中心疑而不果也狂者言其有所取屈者言其有所伸亦未為於無為也未為於無為則亦不足以知於道此所以答智以予知之將告若之言也智以二子皆不知道也非聖人不可以明故復之帝宮而問黃帝焉黃帝者聖人也足以知其至道矣夫何思何慮者無心也何處何服者無體也何從何道者無方也無心所以言至虛無體所以言真空無方所以言至妙至虛者道之所集也故曰則知道真空者道之所存也故曰則安道至妙者道之所在也故曰則得道此三者非聖人不

能以知之故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無爲狂屈者皆莊子製名而寓意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爲巨未離其內秋毫爲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沉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慘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知道者不言言者不知故天地自道而生而未嘗諭人以覆載之功四時隨道而行而未嘗告人以寒暑之期萬物由道而出未嘗語人以生成之理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四時合其序曲通萬物之情而與道冥會未嘗諄諄然以諭人矣故曰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者任其自然而無所爲也大聖不作者付之自成而無所作也此至人聖人合

天地之不言也故曰觀於天地之謂也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汝曠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正汝形者使之無勞汝形也一汝視者使之不見可欲也無勞汝形則形全也不見可欲則精復也形全精復則與天爲一矣故曰天和將至攝汝知者使之無思無爲也一汝度者使之不益不損也無思無爲則反朴也不益不損則全純也反朴全純則其神不虧矣故曰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者游於自得之場也道將爲汝居者處於至虛之域汝曠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所謂復歸於初也此皆入道之真理故齧缺遽悟而心得之此所以聽言未卒而睡寐也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缺傳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疏淪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爲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彊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

觀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厯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來資焉。而不厯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為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暗醜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為堯桀之是非。果蘇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萬聖人。遭之而不違。適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卻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漙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殺。隨其天資。紛乎宛乎。鬼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眾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然。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也。

夫老聃神人也。其妙所以無方。而其深所以不測。與孔子之言道。則自精而至于粗。自無而至于有。故首言昭昭生於冥冥。而終言形之不形。夫昭昭生於冥冥者。所謂

天地生於混成也。有天地然後有人。倫有人倫然後有萬物。而君臣帝王之道。無有不備。此道之生成如此也。然而道不可辯也。辯之不若不辯也。故曰辯不若默。道不可聞也。聞之不若不聞也。故曰聞不若塞。不辯不聞。則無為無而心得矣。故曰此之謂大得。此老聃與孔子之言道而始終之序如此也。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稊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甕。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狎也。每下愈況。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當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當相與無為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寡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無閔。大知入焉而不

知其所窮。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虛實相殺。彼為盈。虛非盈。虛彼為衰。殺非衰。殺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非積。散也。何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言神農隱几闔戶。晝瞑。何荷甘日中。夢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曝然放杖而笑。曰。天知子僻陋。慢訥。故棄子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弇垺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

道者萬物之所道也。在體為體。在用為用。無名無迹。而無乎不在。故自有而觀。則足以知其微。自無而觀。則足以知其妙。虛靜寥遠。而無有終始。此道之至妙之理也。東郭子不知其然。而問道之為在。所謂蔽於一曲也。蔽於一曲。則不能知道之深遠。故莊子答之以無所不在也。

秦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秦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秦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

大道無所不在天地萬物由之而後成不可以言不可以拘而已矣故聖人知之而不言得之而不拘此無窮答秦清以不知也夫不知者深知也深知者得之於內也此無始所以有不知深矣弗知內矣之言也然秦清以無窮真不知道也故復問於無爲無爲者未免於有爲是以答秦清以吾知道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也夫知之者知淺也知淺者得之於外也此無始所以有知之淺矣知之外矣之言也然無窮者無有其極也無始者無有其初

也此二子所以能知於道矣故秦清所以運悟而興於數也

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无形手道不當名

道聽之而不聞也故曰道不可聞視之不見也故曰不可見搏之而不得也故曰不可言可聞則非爲其道也故曰聞而非也可見則亦非爲道也故曰見而非也可言則又非爲道也故曰言而非也夫不可聞不可見者無形之形也故曰知形形之无形手不可言者無名之名也故曰道不當名此無始所以能明於道乎

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太初是以不遇乎崐崙不遊乎太虛

大道至妙而不可問無形而不可言故曰道無問問無應既無問而強問之是所問

有所終極矣故曰無問問之是問窮也既無應而強應之是所應得之於外矣故曰無應應之是無內也無內則所知不深矣終極則所見不廣矣如此則安能通達於無盡之外而明了於太初之初道達於廣莫之野放縱於無何有之鄉歟故曰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太初是以不遇乎崐崙不遊乎太虛此無始所以復諭太清以道不可言也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皆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爲無有矣何從至此哉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實焉

光曜者言其明智也無有者言其真空也

以明智而求真空則所以止知粗微也故曰執親其狀貌然而知粗而必至于精知微而必至于妙故先曜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所謂至于精妙也至于精妙則自知其學不及矣故曰予能有無夫未能無無也夫真空之妙理蓋自無而得之矣非由學而後至也故曰及為無有矣何從而至哉此莊子寓言至道之妙於二子矣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生死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者終無已者亦乃

取於是者也

昔之昭然者與道冥會也故曰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者求則愈惑也故曰且又為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者道之妙體也達於道之妙體則入於不生不死之域此仲尼所以未待冉求之對而言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也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稀韋氏之圃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鑿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阜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謂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

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

外化而內不化者心得於道而體自冥合也內化而外不化者心務求道而體不順也與物化者一不化者盡能與物齊同而抱一不變也安化安不化者任其自化而無使化也安與之相靡者無心於物而不與之靡刃也必與之莫多者瞻足衣被而不為有餘也稀韋氏之圃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者此言道為聖人之域而無心足以游處也

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知之所知則淡矣。至言者不言也故曰至言去言至為者無為也故曰至為無為二者非入於至道則安能去言去為矣是以言之於終篇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一

宋 王 元 序 傳

庚桑楚篇

夫能達於至道之妙者則處無爲任自然不期於化而物自化此庚桑子之若是矣莊子因而作庚桑楚之篇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執掌之爲使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

夫老子之道以真空爲體以妙有爲用非至人孰能心得之庚桑子可謂至人而能達真空妙有之趣也故曰偏得老聃之道夫得於真空則至虛也達於妙有則至靜也虛靜無爲則與天地同其流陰陽同其和不迂於物而所居皆化此畏壘所以大

穰也然而至人非求異於人而人所以自異之此畏壘之民所謂自異於庚桑子也爲而不恃功成不居見寵而驚聞譽而懼此畏壘之民以豐穰由庚桑子之所致欲以尸祝社稷而專事之楚所以聞而不懌也

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實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倡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拘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夫至人藏天真忘天機黜聰明棄智慮魄然忘其所爲而任自然故曰尸居環堵之室也然而至人所居如此也不與物接而物亦不知其所然也故曰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鱈爲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孽狐爲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

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禹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矐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

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書爲盜口中穴阮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未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

魚陰類也獸陽物也陰隱而陽顯此物理之自然也庚桑子之弟子言巨魚巨獸而告庚桑子所以明其隱顯之理也然隱者自隱顯者自顯各守其極則不致於累隱隱過其極則爲顯所制顯過其極則爲隱所拘此亦勢之自然也故庚桑子所以答以獸離山而罔罟制魚失水而螻蟻苦以

其失隱顯之異也豈若各守其極而退藏於深眇乎以此見至人能冥其極而所以全身也

南榮越蹇然正坐曰若越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越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越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越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蒼蠅越難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越贏糧七日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越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皆來之衆也南榮越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越俯而慙仰而歎曰

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越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我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越之所患也顧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南榮越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洒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全汝形者所謂不虧其形也抱汝生者所謂善攝生者也無使汝思慮營營者所謂無心於物也三者非至人不能具之矣夫外獲者不可繁而提將內捷內獲者不可繆而提將外捷外內獲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越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大耳目外也心智內也耳目用於外則心

智蕩於內心智蕩於內則耳目用於外用於外者雖為有得而心智從而難制也故曰外獲者不可繁而提將內捷蕩於內者亦為有得而耳目從而難閉也故曰內獲者不可繆而提將外捷內外惑於所得而不能制其於道德難存矣故曰內外獲者道德不能持此皆有我之累也惟至人無我而外遺於耳目內忘於心智入於真空自得之域而自古以固存此老子諭南榮越以至人之道也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平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已乎能儉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嗷不嗷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握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睽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越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衛生者衛全其生也能衛全其生則生所

以常存故曰衛生之經也夫全生之道必先無搖汝精也故曰能抱一手無搖其精則自得也故曰能勿失手自得則能明禍福也故曰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明於禍福則不役於物也故曰能上乎不役於物

則了達也故曰能已手了達則忘彼而全形也故曰能舍諸人而求己乎形全則死生聚散不能爲累於胃中所以復歸於嬰兒也故曰能偷然手能侗然手能嬰兒乎復歸於嬰兒則聲雖發而專氣致柔也故

曰兒子終日嗥而盜不嗔和之至也手雖握而非爲有得也故曰終日握而手不悅共其德也目雖視而非用其明也故曰終日視而目不矚偏在外也足雖行而非有所逐也故曰行不知所之身雖止而非有

所作也故曰居不知所爲與物齊諧而同其流此所謂全生之道也故曰與物委蛇而同其成是衛生之經也

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爲怪不相與爲謀不

相與爲事偷然而往倜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

夫至人者與物爲一而不異於人食其所食而樂其所樂虛心善應而事莫能累無意於物而怪何能動何思何慮而豈有其謀無心無爲而非有於事往來無礙而自在圓通此至人全生常存之道也故曰是

衛生之經已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有修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

夫至人復歸於嬰兒則精全而神王也志廣而氣充也精全神王則與天爲一志廣氣充則其明自照故曰宇泰定者發乎天光宇者精神志氣之所宅也至人之精神志氣豈有移易乎故曰泰定也以其泰定則自然明照所以謂之天光

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蕪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

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爲失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券內者行手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政猶之魁然

全生之道學者不能學之也行者不能行之也辯者不能辯之也智者不能知之也惟絕學忘行去辯喪智任於自然則得之也故曰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所不能知至矣不能如此而強欲求爲之則不惟傷生而自然之性命亦喪矣故

曰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

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
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兵
莫憐子志鏐鏐爲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
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道通
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
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
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
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

夫全生之道必先虛心心虛則足以有容
矣有容則物來而不拒不虛則不能容於
物不能容於物則不能容於身不能容於
身則豈足以容他人乎故曰與物且者其
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夫不能容人則分
彼我也彼我分則人疏而不依而人自爲
人爾故曰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
此不能內虛其心也故心既不虛則志帥
妄行而戎害其性命所以愈於利器矣故
曰兵莫憐子志鏐鏐爲下志帥妄行而氣
亦從而亂則喜出於喜而毗陽怒出於怒

而毗陰其爲賊害尤甚矣安足以逃
器之外乎故曰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
天地之間然賊害其性命之甚者非爲陰
陽之所致由心不虛而喜怒哀出也故曰
非陰非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手處有長而無手
本剝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手處
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剝者宙也有手生有手
死有手出有手入出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
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
有爲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
乎是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
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
爲有物矣將以生爲喪也以死爲反也是以
分已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
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有無死
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是三者雖異公族
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有
生無也披然曰移是實言移是非所言也雖
然不可知者也服者之有脰肢可散而不可

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僮焉爲是舉
移是諸言言移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
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已爲質使人以爲
已節因以死僭節若然者以用爲知以不用
爲愚以徹爲名以窮爲舉移是今之人也是
蜩與鸞鳩同於同也躍市人之足則辭以故
驚兄則以姬大親則已矣

生者從無而入有故曰出無本死者從有
而入無故曰入無竅無本無竅則安有其
形乎故曰無見其形無見其形則自然而
出入也故曰是謂天門天門出於自然豈
爲有形乎故曰天門者無有也故無有者
道之真體而萬物莫不皆由之故曰萬物
出乎無有無有豈以有而爲有乎此萬物
必由而已矣故曰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
乎無有道既無有而復能抱一於無有則
此聖人之所以藏用而任其無爲也故曰
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此莊子寓言
道之至妙也
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三不謀至仁

無親至信辟金

至禮無體故曰有不人至義無宜故曰不物至智無知故曰不謀至仁無愛故曰無親至信無質故曰辟金五者皆以無為體則合於大道之妙矣

微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盡會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

微志之勃則志一也解心之謬則心虛也去德之累則自得也達道之塞則不蔽也志一則貴富難役也顯嚴難威也利名難動也心虛則容動自安也色理自順也氣意自適也自得則惡欲不生也喜怒哀不出也哀樂不入也不蔽則去就必謹也取與必宜也知能必當也數者不能亂志謬心累德塞道則會中所以正靜明虛而無為而為也故曰微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

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盡會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

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為為之偽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相反而實相順也

道者至妙而尊於德也故曰道者德之欽也生者以適來而得之明也故曰生者德之光也性者至靜而生之本也故曰性者生之質也性感物則必動也故曰性之動謂之為為本人為則非得也故曰為之偽謂之失

聃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俚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

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胞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羖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移晷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夫復謂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為天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為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

聃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譽已者所謂使人忘我難是也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者所謂使天下兼忘我難是也至于神人則其道合於天其用利於人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所謂兼忘而已矣故曰工乎天而俚乎人者唯全人能之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氣者靜之所宅也心者神之所潛也平氣之所適則必靜也故曰欲靜則平氣順心之所為則必神也故曰欲神則順之有為也能平氣順心則動非妄動而俟其感而

後應也故曰欲當則緣於不得已夫感而後應豈有心於萬物乎非聖人孰能至於此故曰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二

卷二

十三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三

卷三

宋 王 元 澤 傳

徐無鬼篇

夫能平心順氣以道爲務而忘於貧賤窮達則入於至人之域此徐無鬼之能若是

矣莊子因而作徐無鬼之篇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鈎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悅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縱說之則以金板

六張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吾君未嘗啓齒

老子曰道者萬物之奧也善人之所實也夫善人之所以實於道則外所以忘其形內所以虛其心黜嗜慾忘好惡安於性命之情而所以實全於道也不善之人則不然其於道也若存而若亡外所以不能全其形內所以不能虛其心充嗜慾專好惡決於性命之情而其於道也豈實歟此魏武侯聞徐無鬼之言而超然不對也夫武侯之性中材也不可卒告以至道而宜先悅之以所好此無鬼所以有相狗馬之言也然無鬼非能相於狗馬也故寓入道之意於狗馬以狗之上質則若亡其一以天下之馬則有成材所謂若亡其一者以形全神王而能忘其身也所謂有成材者以德宇泰定而不虧其本也能忘其身則無爲不虧其本則無用無爲無用則所以能入於道也此無鬼寓意之若是而武侯不知其意而從悅其言也故曰大悅而笑

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寄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藁藁柱乎鼃鼃之逕踉位其空聞人足音蹇然而喜矣而況乎昆弟親戚之警歟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警歟吾君之側乎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厭葱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君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夫天地之於人均受之性命均付之分極

至于所養亦均也豈有聞於尊卑長幼乎故曰天地之養也一魏武不知所然而殫天下之物以養形不足則勞神而營之故神愈勞而不能王形愈養而不能全安若外六骸忘嗜慾遊心於逍遙之域則形神豈有不全乎

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為仁義幾且偽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

外戰君亦必無盛饒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錫壇之官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修習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撓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夫道者無為之朴也兵者有為之器也聖人常無為而民自化所謂兵者置而不用也武侯不能無為而欲為義偃兵以愛民

此無鬼所以答之以不可也夫聖人以百姓為芻狗而不愛愛之而其民所以遂生也若以愛愛之則愛有不及而民敦心矣如此則適足害之也故曰愛民害民之始也以義為外迹而不為為之而物之所以順從也若以可為而為之則處有不當而物必不順矣如此則適足用兵也故曰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不能如此而必愛而必為則治道安得而全矣故曰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騁乘張若謂朋前馬昆閭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謂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子適有瘳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子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為天下

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為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存則不樂察士無凌諍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之士與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容仁義之士貴際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墨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

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燮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手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官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絃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惠子曰今天下儒墨楊墨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竊子於宋者其命關也不以完其求鈇鍾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竊關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開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

大隗者況於大道也具茨之山者況於道體無為而寂然豈有為之聖可求歟此所以言七聖俱迷也惟能放心專氣復歸於嬰兒則然後心得而知之矣故曰牧馬童子又曰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也夫知大道之真體則任於無為而已矣此所以答黃帝為天下則曰又奚事者

則無為虛靜而放心於自得之場氣馬元所適而已故曰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夫氣馬無所適則外物不能為累也故曰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此皆極於自然而天地萬物所以皆宗師此黃帝所以稱之為天師也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墮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聖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手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手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隲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皇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

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兵王浮於江登手狙之上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莽有一狙焉委蛇攫抓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教予以至此強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助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需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需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

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東隅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莊子之所言非得已而言之也非惠子不能知之惠子死則孰能知莊子之言矣此所以引匠石爲況而又曰吾無與言之矣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諡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況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歎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歎曰柶也爲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柶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

吾子何爲以至於極也九方歎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歎汝何足以識之而柶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爲牧而祥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鶉生於突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爲享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櫻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價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以是泣也無幾何而使柶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需之則難不若則之則易於是則而需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終身食肉而終鬻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敵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

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罷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覲也夫克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有暖昧者有濡需者有養養者所謂暖昧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援受

姝姝而私自悅也自以為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昧者也濡需者豈是也擇疏荒自以為廣宮大園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譬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養養者舜也羊而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養養者也

大人者德之所以充實也德之充實則處上而不貴功成而不居瞻足萬物而不知其所用衣被天下而無得而為稱此大人之道若是矣故曰生無爵死無益實不聚

名不立此之謂大人夫爵謚者度外之物也名實者天下之虛器也大人豈有心於四者乎此莊子所以有無立之言也

是以神人惡眾至眾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

神人者言乎其道也神人鼓舞萬物而不與聖同憂萬物所以自歸矣非由好而致之也故曰神人惡眾

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

真人者言其性也真人不與萬物相親疎

任於自得而守於純氣豈有逆於天下歟故曰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然真人不及於神人所以言之於次也

於蟻棄智於魚得計於羊棄意

也繩其變也循以目視目者以明而發不明也以耳聽耳者以聰而覺不聰也以心復心者以靜而鎮不靜也如此則其平所以直其變所以正也故曰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非真人孰能與於此

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藥也其實重也枯梗也雞墜也豕零也是時為帝者也何可勝言

夫真人者其性內直而不假於物也故任於自然而以待物也不以有為而亂無為也適來所以為時也適去所以能順也來則必知其暫去也去則必知其暫來也了然明達而始終無累矣故曰古之真人以天待人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

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鷦目有所適鶴脰有所節解之也悲故曰

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爲未始其攪也恃源而往者也

至人者自知而不知人也自見而不見彼也故禍福吉凶不能爲之累矣大夫種者則不然知人而不自知也見彼而不自見也此憂禍足以爲之累此莊子所以有鴟目鶴脰之言也

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

水生於土而不離於土也影生於形而不離於形也物出造物而不離造物也故曰水之守土也審形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然而土無意於水而水所以親也形無意於影而影所以生也造物者無意於物而物所以成也三者皆無意於相須也世俗豈能似之歟故目則必期於明也耳則必期於聰也心則必期於殆也故必期

於明者是有意於明也必期於聰則是有意於聰也必期所殉則是有意於殉物也夫有意於聰明所殉則必致危殆之累也豈爲相須之道乎故曰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

禍之長茲萃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爲已實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殘民無已不知禍是也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踞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

古之至人以多知爲召禍之本也雖智而未嘗不喪智故禍之所以不能爲之累也天下之世俗不能喪智而矜其智此禍之所以滋蔓也故曰禍之長也茲萃然禍之始生也伏於福以順其功由大夫種始能成存越之功也故曰其反也緣功及其爲累則固非朝夕之立至由大夫種終不免亡軀之悲也故曰其果也待久此由智之所召也世俗不知而反以智爲身之至矜也何其蒙蔽之甚歟此莊子之所以悲也

故曰而人以爲已實不亦悲乎

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大一者大道也大陰者妙用也大目者至明也大均者常性也大方者常分也大信者不言也大定者不動也大道無物不由而無所不在也故曰通之妙用晦藏而無有不用也故曰解之至明見其所不見而不見其所見故曰視之常性受之各有極而無不順也故曰緣之常分得之各有限而無有不守也故曰體之不言則無有所期而必至故曰稽之不動無有所易而固執也故曰持之此七者極道之妙也非聖人不能與於此

蓋有天猶有照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

盡有天者極於自然之妙而無爲也猶有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四

宋 王 元 澤 傳

則陽篇

照者緣於自明之理而反照也冥有樞者晦於運行之微而不動也始有彼者自泰初之初有之也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識之而歸於不識也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者知之而歸於不知也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者虛而善應而無極也而不可以無崖者應物而不過其極也

頤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摧平闇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爲

頤滑有實者所謂萬物芸芸各歸其根也

古今不代者無古無今而未嘗更變也而不可以虧者不生不化而無不成也

以不惑解感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

無智則無惑有智則有惑道不可問而問

之是惑也不可應而應之是以惑解惑也能無智則不惑也故曰復於不惑復於不

惑則無問無應而反於自得也故曰是尚大不惑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三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四

宋 王 元 澤 傳

則陽篇

夫不能守正性冥至極感於儻來之物而求進之不止此則陽之所以若是矣此莊子因而作則陽篇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

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邪曰冬則揭鼈于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

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爲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因類冥乎富貴之地非

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暘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

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

夫至人者安於性命之情而遠於利害之塗見寵而驚聞譽而懼豈有心於富貴利祿乎則陽不能若是而枉已以求進是以

王果言公閱休之所爲而抑之也夫冬則揭鼈于江者所以順其天養也夏則休乎山樊者所以全其天樂也天養順則可欲不能亂天樂全則萬物莫能憂豈以寵貴而累心歟此公閱休所爲如此矣所謂入於至人之域也

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一間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

聖人窮理而盡性樂天而知命其窮也放心於自得之場而食於不貸之田能使家人內樂而忘貧也其達也處於無敵之貴而據於利勢之崇能使王公志已而失高也與物齊諧而其樂所以全故曰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與人無間而其真所以存故曰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不言而使人之守純故曰或不言而飲人以和

無我而使人之自化故曰與人並立而使
人化叙明分守而不失其所宜故曰父子
之宜彼其乎歸居間暇其形而均施其仁
惠故曰而一間其所施此聖人爲心之若
是所以入於家天也故曰其於人心者若
是其遠也惟公閔休能之故曰待公閔休
聖人達綱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
復命搖作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
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
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
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
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

聖人達綱繆者所謂玄通微妙也周盡一
體者該徧萬物而與齊也而不知其然性
也者不以情求合於妙本也復命者歸於
靜也搖作者至于動也以天爲師者宗於
自然也人則從而命之者所謂非常之名
也

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
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

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舊國
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絪入之者
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何之
臺縣衆間者也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
物無終無始無業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
者也閔嘗舍之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
殉其以爲事也若之何

聖人豈有心於愛人歟能以不愛愛之而
其愛所以該徧也愛該徧則物所以偁道
其名所以興起也故曰聖人之愛人也人

與之名人與之名則安有聞而不相告論
乎不相告論則不知聖人之愛如此也故
曰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然而聖人鑒物
而不爲仁澤物而不爲義其愛未嘗有愛
之之迹而物所以自遂其愛在於無有有
無之間而莫窮其終矣故曰若知之若不
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
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
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洩其
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爲之

傳之從師而不圍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之
名義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處爲之傳之容
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

夫聖人不知其自然故曰未始有天不爲
其使然故曰未始有人不求其始故曰未
始有始能忘於物故曰未始有物與世推
移而未嘗更守故曰與世偕行而不替所
適皆至而未嘗不通故曰所行之備而不
洩不求合於物而物自以來合故曰其合
之也若何此皆非聖不能如此矣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
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
而以匹夫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
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
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李
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
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
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
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
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

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明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惘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噤也吹劔首者決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決也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何為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已也知丘之適楚也以

丘為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聖人體道以無為虛中而應物故信出於不信而怒出於不怒天下不足以為累萬事不足以攖心克伐戰鬪豈行歟任之自得而已矣魏瑩不能知於道有為於一時以信信人而人不能交信此田侯牟所以背約也夫田侯之背約由其信出於信也瑩不自知而復怒是怒出於怒而人不震懾也瑩既如此而犀首復欲請甲以攻之是以國為累而克伐戰鬪得行焉萬物從而弗亂矣宜乎華子使之求道也天能求道則知於道知於道則然後入於道入於道則必任於無為任於無為則天下之大猶喪矣而況一國之小而豈能累我乎此惠子所以有蝸角之喻乎

鹵莽而報子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子子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子終年厭殮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眾為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為性萑葦蒿蒺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宰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恭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當子獨先離之曰莫為盜莫為殺人夫帥而不敢不正者政賤而不可不因者民也政以民為本民以政為基為政不可畧而治民不可輕此長梧封人所以有勿鹵莽滅裂之言也夫為政治民則必有其道也耕田蒔苗則亦有其道也同出於道而所為小異此封人所以以耕耘而諭子來也豈惟為政治民同耕耘至於治形理心則亦同之而已夫能治其形者所以全

其形也能理其心者所以虛其心也形全則神所以王心虛則氣所以柔如此則性命之本固存矣天下之世俗則不然逃其自然之質去其至真之性快性命之情亡所王之神役於外物而有為也何異鹵莽滅裂歟此心形之所以不全也故曰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

榮辱立然後觀所病貨財聚然後觀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己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難責而可乎達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誅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夫至德之世上如標枝下如野鹿不尚賢

不貴難得之貨故不尚賢則愚智不別而爵位不分不貴難得之貨則捐金於山藏珠於淵天下不知榮辱貴富也及至後世道散而德失尊尚者其非賢而所貴者莫非貨天下知榮辱貴富而失性命以交爭此栢矩見齊之刑人而所以哭也故曰榮辱立然後觀所病貨財聚然後觀所爭此莊子寓意於栢矩

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則所謂然與然乎仲尼問於大史大史曰伯常騫狶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戈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大史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鮪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

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方物出於機入於機機者道之妙本而衆妙之門視之不見而已矣故曰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

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太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合異以爲同散同以爲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大人合併而爲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中由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爲無爲而無不爲

夫太公調之論道所謂自粗而至于精也故先言同異之合散山河之積合大人之合併内外之出入四時之殊氣五官之異職文武之各異萬物之殊生然後至于無爲而無不爲豈不謂之自粗而至精歟夫

大人并合而為公者以其混一風俗而無私也混一之道自外而格於人人知所向而不拘矣故曰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所向之道自內之所知能守其正而不違矣故曰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出於自然而非天所與也故曰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任之以公而非君可私也故曰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足昭武足畏非大人使之若是也故曰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生成而理不同非由道之所私也故曰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者天地之始也天地之始則無有無有豈得有為乎故曰無名故無為者非不為也為而不見其為也故曰無為而無不為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矜矜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於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水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太公謂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

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此義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太公謂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連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說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少知曰至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太公謂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人不能以意其所將為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或使則實莫為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但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覩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

天地陰陽由道而生也道先天地陰陽而豈天地陰陽可擬乎故以天地而比於道則天地乃形之所大爾以陰陽而比於道則陰陽乃氣之所大爾道出於氣形之外而無私於萬物其大可以物擬歟故因其所大而強名為道也故曰因其大號而讀之則可也
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
道體深妙動而愈出故曰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妙用瞻足綿綿若存故曰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則未嘗有極無止則未嘗有息同萬物生成之理也故曰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此莊子言道之序也
道之為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
視之不見故曰道不可有生成不測故曰

有不可無道者萬物之所道以其可道而名道也故曰道之為名所假而行道體至妙言默不足以盡之也故曰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之不言不默而心得之然後達其妙本也故曰非言非默議有所極

增四

十二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四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五

續五

宋 王 元 澤 傳

外物篇

夫大道散而萬事起萬事起而禍福榮辱之端交來而不可議其必然矣此莊子因而作外物篇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江荏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愛而曾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螻蟬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懸腎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僨然而道盡

夫禍福榮辱之來皆所以各緣其類也故為善者必致福為惡者必蒙禍此理勢之必然也然而龍逢比干正直也卒所以見誅戮之禍伍員荏弘忠誠也反所以蒙流

死之辱孝已曾參奉親也固難免悲憂之累惡來桀紂暴虐也復得其壽祿之榮豈理勢之必然歟故曰外物不可必也世俗不知外物之不可必曲求妄想而焚和此生之所以不全也惟至人知其不可必故虛心而忘已是以禍福不能及榮辱不能加哀樂不能入僨然自得而生之所以全也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夫不足者依於有餘有餘者周子不足此亦理勢之必然也莊周貧而貸粟於監河侯其貸所以必得也河侯語以歲終得金

而方貸見所貸不爲必得矣外物因可必
歟此莊子所以有鮒魚之喻矣

任公子爲大鉤巨緇五十轄以爲餌蹲乎會
稽投竿東海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
魚食之牽巨鉤陷沒而下驚揚而奮臂白波

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
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洶河以東蒼梧已北莫

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輟才諷說之徒皆驚
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鮒鮒其於得

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太遠亦遠

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

世亦遠矣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

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珠

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

死何含珠爲按其鬢壓其頰儒以金椎控其

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

夫揭竿爲餌此世俗之所以期得鮒鮒也

而任公子爲之則得大魚刪詩立禮此先

王之所以期化天下也而儒生行之則以

發冢此亦不可必然也天下之萬事其來

安可逆度歟非達觀者不可與於此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

於彼修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

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

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

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

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

患抑固窶邪亡其畧弗及邪惠以歡爲驚終

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

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閑其所譽

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

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夫仲尼之行已可謂能行其已也以仁聖

之至大而不居以形骸之暫聚而無我豈

有矜飾智巧於内外乎可謂天之君子矣

老萊子尚語之以去汝躬矜與汝容智而

然後爲君子是仲尼由有矜容而未得爲

於君子歟此老萊之言不必也然而聖人

以仁義足以澤世而整物故舉明其道於

天下豈期後世姦人竊取而爲患乎此亦

不可必然也故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
萬世之患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曰予自宰

路之淵予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

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

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今余且會朝明日

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

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

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下吉乃割龜

七十二鑽而無遺筭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

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

無遺筭不能避割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

神有所不及也

夫神龜之夢宋元君也以爲必脫漁者之

捕也豈期元君反割腸而鑽占歟故夢之

不如不夢矣是亦不可必而已龜爲神智

而神智有時不可用之也故曰知有所困

神有所不及也

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

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

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小知知之也大知不知也知之則知有所不及不知則無所不知矣衆人之知知之也其知有所不及矣聖人之知不知也其知無所不知矣然無所知者蓋能去於小知也故曰去小知而大知明夫善者可欲也有可欲則善所以明也無可欲則善所以善也故曰去善而自善矣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剗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遠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

駭夫言期於有用則其終所以不用也言期於無用則其終所以為用也有用用之不善也無用用之至妙也惠子以莊子之言

為無用是不知無用之用也故莊子言墊地以諭之以明無用不可必其無用也

故曰至人不留行為夫導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稀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解順人而不失

已彼教不學承意不彼目微為明耳微為聰鼻微為顫口微為甘心微為知知微為德凡道不欲墮墮則哽哽而不止則跲跲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情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膏胞有重閭

至人者其道圓通而與化為一其性融明而與世推移未嘗有凝滯之累也故曰至人不留行為夫至人之不留行者蓋能趨時應物而不迂也故曰乃遊於留而不

僻與人無迕而能忘失也故曰順人而不失已正人之性而非由習也故曰彼教不

學承人之意而能忘彼也故曰承意不彼目元蔽而見其所不見也故曰目微為明

耳無塞而聞其所不聞也故曰耳微為聰鼻無壅而嗅其所不嗅也故曰鼻微為顫

口無爽而味其所無味也故曰口微為甘心無室而知其所不知也故曰心微為知知不惑而所以自得也故曰知微為德夫内外交通而無壅蔽之累此其所以自得也所以言德於終矣此至人若是而已矣

心有天遊室無室虛則婦姑勃僇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藉乎詭知出乎爭榮生乎守官事果乎衆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鋤辱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到植者過乎而不知其然靜然可以補病皆城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

心者人之真君也處於至虛之地而潛於至妙之神無為而不可係著矣故曰心有

天遊一有係著則六根交亂而役物矣故曰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

聖人之所以賊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賊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賊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

子未嘗過而問焉。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爲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竟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跋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

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且爲臣助上而可以利人者，之謂賢。上可以君於國，下可以子於民者，謂君子。性下達而不可及於君子者，謂小人。神則不與聖同，憂聖則不與賢同道。君子與小人不與同德，故聖人起而應於變，則神人固不問之矣。賢人仕而濟於世，聖人亦不問之矣。君子出而方有爲，則賢人亦不問之矣。小不苟合於一時，則君子亦不問之矣。夫駢者動也，聖賢君子之所爲，所以豫順而也。天下世國焉有不從歟？能各冥其極而不問也。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知道者不言，言者不知。聖人之道，惟晦默然後心得矣。心得則足以與言之。此莊子欲得斯人而與言之道也。故曰：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以此見莊子亦欲無言而言之，非得已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五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六

積六

宋 王 元 澤 傳

寓言篇

夫天下之世俗，惑於異學而不知聖人之道，必假言辭而諭之矣。此莊子因而作

寓言篇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爲其子謀，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爲是之異。於已爲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爲者。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

孔子曰：予欲無言。孟子曰：予豈好辯哉？此聖賢本於不言也。然而必言，必辯者，出於非得已而已。故莊子之所言，亦出不得已。將以祛天下之惑，而反性命之正也。然莊子之爲言，不一矣。故有寓言，有重言，有卮

言言者極明大道之真空以世俗必爲
迂怪也故託爲他人所說以言之致其十
信其九也故曰寓言十九又曰藉外論之
重言者論述前古之正道使世俗樂聞不
厭也故推爲耆艾之言以重之致其十信
其七也故曰重言十七又曰所以已言也
卮言者不爲一定之辭而愈新如卮器傾
仰之不一以世俗難知妙本也故和以自
然之分矣故曰卮言日出和以天倪此三
者周之所以用而爲書也以三者而訊周
之所言則然後得周所言之意矣
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
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不言終身不言未
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
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
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於
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
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
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
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夫物我所以同根也我不言則萬物與我
爲一也故曰不言則齊既齊而言則物我
所以復分也故曰齊與言不齊不齊而止
言則復齊矣故曰無言不言而自齊則物
我自然均等也故曰是謂天均自然均等
則守於自然之分矣故曰天均者天倪也
此卮言不一如此也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
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
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
孔子謝之矣而其末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
乎大本復靈以生焉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
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
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蓋立定天下之定已乎
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夫聖人入道之妙與化爲一時之所變與
偕行也安有凝滯之累歟此莊子所以言
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也夫與時偕行
惟變所適者有向往來今之殊也故向之
所爲者是則今之所以爲非也今之所爲

者是則乃向時所以爲非也蓋才全而能
至於命所以圓通如此也惠子不知聖人
之如此而以爲聖人勤志服膺而後知此
莊子所以有受才復虛之言也夫才者性
命之本也虛者精神之宅也聖人能達性
命之本全精神之宅虛心待物而物來則
鳴未嘗有言而言必當理譬由同律氣入
則鳴氣息則止使天下心服而自定也故
曰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又曰使人乃以心
服而定天下之所定此聖人所化如此矣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
樂後仕三千鍾不泊吾心悲弟子問于仲尼
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
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
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君子非有意於仕然而有時而仕者以其
爲親也爲親而仕祿雖薄而及於親其心
所以至樂也此曾子初仕而雖三釜之薄
而及於親其心所以當樂也仕非爲親而
祿雖厚而不及親其心所以不樂也此曾

子後仕而雖三千鍾之厚而不及親其心所以嘗悲也夫曾子之心一也其仕同也然有悲樂之不同者係其親之存亡也故曰曾子再仕而心再化夫曾子以親為意而豈以儻來之物累心歟親亡祿厚則不

悅此仲尼所以有蚊虻過前之喻矣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生有為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

夫聖人之道奧妙真空而不可以卒知惟在久而方得矣此顏成子游聞子綦之言而至乎九年而方妙也夫一年而野者挫其銳而反朴也二年而從者同其塵而不

迹於俗也三年而通者隨時安變而不蔽惑也四年而物者與物齊諧而無彼我也五年而來者所適皆至而自得也六年而鬼入者達乎幽奧而神與冥會也七年而天成者任於自然而無所虧也八年而不知生不知死者了於不生不死之趣也九年而大妙者盡於真空妙有之至也夫入道而未至于大妙未足以為心得也顏成子游九年而然後至大妙亦可謂之心得矣然而與聖人有聞者聖人生而知之矣安俟積而後得乎此聖人之所以聖也眾罔兩問於影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影曰搜搜也奚藉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罔兩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大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

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谷至舍進盥漱中搗脫屣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聞是以不敢今聞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楚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中搗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夫影者形之所生也形者己之所具也影雖形之所生而無待必形形雖己之所具而無藉於己故影之所待者待於大日而形之所藉者藉於樸素大日明則影所以聚樸素全則形所以忘此莊子所以有罔兩問影與夫老子教陽子之言也夫罔兩者幽陰之物也陽子者陽明之人也處處幽陰者不可問其影居陽明者不可飾其形故宜兩忘而已矣兩忘則所謂能冥其極也故莊子言於寓言之篇終

宋 王 元 澤 傳

讓王篇

夫帝王者道外之虛稱天下者度外之一物至人達觀而無心於二者矣此莊子因作讓王篇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夜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

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夫堯舜者聖人之有為也有為卒至於無為無為之至則神妙矣此所以皆讓天下也故堯讓天下於子州支父而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而又讓於善卷與石戶之農數子者至人也皆能外形骸忘生死以身為患以寵為辱豈以天下累心歟是以皆辭而不受也故子州支父則以天下至重而我適有病而不能治之也子州支伯則以天下大器而我亦有病而不能治之也善卷則以衣皮衣葛出作入息足以逍遙於天地之間而不能治於天下也石戶之農則以舜使我代勞苦而我亦不能治於天下也數子者皆飾辭以拒而豈有意於天下乎視天下如遺土壤也是以善卷則入山而不返石戶則游海而不還所以全逍遙之妙趣此莊子所以取之也

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

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

大王之去邠所以謹於去就也夫天之生人也均與之性同付之命豈使以外物而傷其性命之情歟大王能知天之所付與而不敢攻狄而決人之性命是以委國而去之矣此大王知天之所為也故天之所為者與天為一也與天為一則物之所以最是以邠人相從而歸也故曰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

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玉與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手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夫國土者虛器也蔽者不知而傷生以爭之此越之所以三世而弑君也惟達者知

之而無心於君國此王子搜所以逃於丹穴而全生也然王子搜雖逃而越人固立以為君所謂迫而後起也迫而後起則非得已此搜所以仰天而呼歎也若王子搜

者亦可謂之至人矣

魯君問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遣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

顏闔者可謂通達而無疵者也處貧賤不以為惡視富貴不以為好當魯君之致幣則囂然不顧而詎使者以其謬誤矣豈以物之儻來而為悅乎此莊子之所以取之也故曰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

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

道之真以治身者以身為入道之本也身入於道則推其餘可以為國家崇其末可以治天下故曰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然為國家治天下者必成功功

非為道之真也故曰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故功者興事造業之謂也興事造業則役形而用神故曰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為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

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至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越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綦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貧爵祿而使者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常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夫生者性命之本也物者養生之具也生為重物為輕達者全其所重而忘所輕其生所以生也世俗忘其所重而殉所輕其生所以不存也此莊子所以有隨珠彈雀之喻矣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

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緹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態與馬之飾憲不忍為也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膾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提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縱而歌志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夫富與貴是人之所好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所好所惡皆生於有心惟能無心則好惡所以忘好惡忘則處富貴不知其富貴居貧賤不知其貧賤汎然自得於胷中所以逍遙於天地之間也若原憲曾子者可謂無心矣憲居環堵之室蓬戶而甕牖曾子顏色腫膾而衣冠皆決壞二人未嘗惡貧而忘道故或弦而歌而忘形自得

矣豈務殉物而傷生歟此所以異於世俗矣故曰致道者忘心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寒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道者是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作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夫外冥其極者內所以自足自足則所以不憂矣顏回者可謂能冥其極也有六十畝之田不願仕所以鼓琴而自娛也夫不

仕者自足也自娛者不憂也不憂所以為至樂至樂全則自得而已矣是以孔子稱之而以為是丘之得也是丘之得者聖人之所以深得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

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穎陽而共伯得乎丘首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

聖人能全其天樂也天樂全則萬物不足以憂之此孔子窮於陳蔡而弦歌不息也子路子貢者不知聖人樂天知命而不憂以為君子之無恥此孔子不得不語之以窮通之理也夫窮者非窮於道也通者非達於時也以不能知道則謂之窮能通於道則謂之通聖人於道不窮而曲通所不遇者時而已豈若細人而自窮於道乎此聖人自得如此而不改其樂也樂不改則利害榮辱不能汨于中任其所變而已矣此子貢遠悟而所以有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之言又曰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

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瞽尤而謀瞽尤

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也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湯又讓瞽尤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瞽尤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牟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性而理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

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夫湯放桀武王伐紂所以應天而順人也。應天者可謂知於天順人者可謂知於人。能知天人之所為則此湯武之所以聖也。故替光卞隨伯夷叔齊者不知湯武之所為而共非之又不忍聞其事而自投於洪流餓死於首陽可謂不該不徧之士也。夫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仁義者道德之著而殘賊之則大道所以愈廢也。大道廢則天下性命之情不正矣。此湯武所以必伐而反性命之正也。數子者不達於妙理而徒蔽於分寸豈得謂之該徧之士。

矣。夫莊子之作此篇所以叙至人之所為而明無心之妙道其為言各有其序矣。夫中天下而帝者人之所樂也故首言堯舜不以天下為意而相讓君一國亦人之所樂也次言大王子搜不以邠越累心而逃去貧賤者人之所惡也故言顏闔列子原憲曾子顏回不以貧賤為意而務去及其終則言孔子之窮於陳蔡湯武之除於桀紂所以明無心之道也。夫孔子之在陳蔡豈有心於憂患乎故弦歌不絕而自適也。湯武之除桀紂豈有心於得天下乎故去其殘賊而反正也。莊子能知古人之意而言之所以覺天下之蔽俗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七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八

宋 王 元 澤 傳 積

盜跖篇

夫達生之暫聚不役富貴利祿而自適其天性此盜跖如此而已矣。莊子因而作盜跖篇。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

其心則怒易辱人必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大山之陽膾人肝而餽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故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捶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傲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畫餚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義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

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義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與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眾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錫之地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則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

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陵弱以眾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跖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我為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直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跡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蒞此患上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執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

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
骨肉不葬飽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中徒狄
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介子
推至忠也自剖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
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
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
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雖名輕
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草
若王于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
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幸爲天下笑自上觀
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
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
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
子以人之情目欲覩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
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
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
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
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
異騏驎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
命者皆非通達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

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
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
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茫然無見
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
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
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
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
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
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夫大城衆邑崇位厚祿皆物之所以儻來
也物之儻來則累於形累於形則傷於生
豈以有涯之生而役於儻來之物乎如此
則性命之正不存矣況人生於天地之間
其壽難及於百年而百年之中疾病憂患
則過半矣其所以安閑而自適者幾稀豈
務役物而傷生乎此跖之所以不樂爲諸
侯而所以自適其性也故曰天與地無窮
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
間忽然無異騏驎之馳過隙也此莊子託
跖而爲言其篇屬於寓言矣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
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
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
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
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
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
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
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
如桀紂則有作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
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爲宰相曰子行如
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
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
貴賤之分在行之義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
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
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
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
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
曰孰惡孰義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
子不爲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
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

長子舜流母弟跖威有倫爭湯放桀武王殺紂賁賤有義乎王季為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為名我正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為而殉其所不為則一也故曰無為小人反殉而天無為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為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為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于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勝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誦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

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怙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歡之喜不監於心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義究勢至人之所得速賢人之所不能及使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強秉人之知謀以為明察因人之德以為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和曰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為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

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義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已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和曰平為福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鍾鼓莞簞之聲口陳於芻豢醢醢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佞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慝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離求益而不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則棲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絲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滿苟得者以苟得外物而充滿其欲也無足者以役於外物而未嘗自足也此莊子製二子之名而寓意夫子張賢人也以仁義之道足以治身足以立名豈必苟求外物而傷生此子張所以挂苟得之銳也然苟得者惑於所得而易性非顧仁義之道不立歟此所以終不從子張之言也知和者製名也以中和之道足以治心足以行己豈必役於貨財權勢而傷生此知和所以室無足之欲也然無足者惑於不足而動心非顧中和之道不存歟此所以終不信知和之言也此莊子託二子之惑而以譏世俗之失性也故終於不亦惑乎之言也亦所以爲寓言

說劍篇

夫天下國家者聖人之利器而其用必在於善藏而其權不可示人矣此莊子因而作說劍篇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

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鬚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

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

夫退處幽密而操至權以獨運轉萬化於不測力旋天地而世莫觀其健威服海內而人不名以武者此聖人之所以能用利器也豈暴露神靈而使衆得而議之哉是以莊子說劍而言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也夫示之以虛者所謂退處幽密也開之以利者所謂轉於萬化也後之以發者所謂力旋天地也先之以至者所謂威服海內也故處幽密則百姓日用而不知幹萬化則萬物瞻足而衣被旋天地則與造化冥運而生成服海內則以神道設教而無方此周寓爲天下國家之道於說劍而趙文不悟其言也復使莊周就舍待命而試爲劍何其蒙蔽之過乎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鏑晉魏爲脊周宋爲鏹韓魏爲夾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

下絕地紀此劍一用臣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鏑以賢良士為脊以忠勝士為錐以豪桀士為夾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知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鬚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天子之劍者所謂天下之利器也諸侯之劍者所謂國家之利器也庶人之劍者所謂有為之器也天下之利器不可以強為

為者所以敗之矣惟能無為而藏用則天下所以自化也故曰天下服國家之利器不可以妄執執者所以失之矣亦能無為而藏用則四境所以自治也故四封之內無不賓服有為之器不可以妄動動者所以悔生矣不能戢戈偃武而樂用則國事所以自廢也故曰無所用於國事此三劍者莊子所以言帝王諸侯無為有為之道也趙文遠悟周之所言而致敬於莊子故命宰人上食而王親環繞以盡禮可謂幾於不惑也然推莊子作此篇之意則非為趙文而言之也故屬於寓言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八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九

續元

宋 王 元 澤 傳

漁父篇

夫能忘憂保真脫於世俗之拘係而樂於江海之游者此惟林漁父若是矣莊子因而作漁父篇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

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竿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表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群下荒怠功義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表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賊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

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導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頹過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遂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

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

夫造物者之造物均受其命而各付其分矣惟人一受成形而不變以待盡故憂患從而以為累此漁父所以有四憂八疵四患之言也夫有心者必有我有我則外不能冥其極也外不能冥其極則衣食之不足爵祿之不持貢職之不表財用之匱乏皆所為憂而已矣憂既生而務役其物以解憂故總佞諂諛謀賊險惡之疵亦從而生矣八疵生則貪叨矜狠又從而繼生是皆有心有我不能冥極之所致也惟庶人大夫諸侯天子皆冥其極而無心無我則衣食爵祿貢職財用皆度外之物爾豈能累我而為憂乎故不憂而已矣不憂則自得自得則入於無疵也八疵四患又何見其交生乎此莊子託漁父以言其冥極之事也周之所言豈為得已乎

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

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義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於人偽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賴淵還車于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竿

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優父矣未嘗見夫子過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屨逌立而夫子曲要聲折言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其至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過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仁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獨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無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內直而不假於物者真也內直者本於精也不假於物者出於誠也故曰真者精誠之至也故精全則與天為一也誠至則可動於天也如此則豈不動於人歟惟不精不誠不能與天為徒而動於天亦不能於人矣故曰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此篇亦屬

於寓言

列禦寇篇

夫知道達德而外不能遺形忘己而與物同則未為至人而已矣此莊子因而作列禦寇之篇

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鑿其所患夫禁人特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食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己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履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威之乎願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屣蹠而走堅手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為用之感

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性又無謂也。

夫至人者內所以藏其真外所以和其光藏真者固欲遺其形和光者要不異於物故所處則使人不貴已所為則使人不可知與俗沉冥而中心自得此至人之道如此也至于禦寇則不然雖曰乘風適性而未能遺形齊物而外有所矜飾之齊則致五漿之先饋也夫漿之先饋者此人之所以致恭也恭而不已則生悅慕之心悅慕之心生則皆歸從而保聚是已之所以反為於物先也豈為至人之道歟此伯昏瞀人所以有人將保汝之言也。

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者幾語何相執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遊遊者也。食而遊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

巧者愈務其巧也

巧者勞智者慮其有失所以膏勞矣故曰矣故曰知者憂此皆矜能役心所以膏憂聖人敦于若朴而未嘗見其能寂然也惟

而未嘗見其求逍遙於天地之間若虛舟之不繫也故曰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遊遊者也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祗三年而緩為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為墨者予也閭胡嘗視其良既為秋栢之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已為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捧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夫鄭緩之為儒弟翟之為墨因其性之所然也性者天之所付也人受天之性而其才各有所從也緣其所從而習貫則同於自然而已矣故緩之才性從於學其終所以為儒也翟之才性從於儉其終所以為墨也故曰造物者之報人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報其人之天者所謂使之習貫而同自然也緩不知其所以而以弟由已

化而反勝已故感激忿憤以傷生所謂大惑而已矣莊子所以譏其所惑也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聖人安其所安者所謂存其正正也不安其所不安者所謂亡其不正也不安其所安者所謂亡其正正也正正存則所以為聖人不正存則所以為衆人矣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朱泚慢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枝成而無所用其巧

道若大路然知之所以為易也故曰知道易知於大道則勿言所以為難也故曰勿言難夫知道而晦然則無為也故曰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道而騰說則有為也故曰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惟聖人心得於道而無為不有為故曰古之人天而不人也

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

道者無爲之朴也兵者有。無兵而已矣故體道無爲而順物。

曰聖人以必不必。

以多兵而已矣故曰衆人以

而逆物故多兵多兵則順兵而外求也

已而用之也豈務樂用而恃之歟恃之則

固難以存也故曰兵恃之則亡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敵精神寒淺而欲

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

累不知太初後至人者歸精神手無始而甘

冥手無何有之鄉水流手無形發泄乎太清

悲哉乎汝爲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

天下之世俗以遺問之具爲其道而以蹇

淺之知爲其智勞形蔽神而欲以澤世而

導物是迷於妙有之至道而暗於太初之

真理所謂心惑而力不贍也安知至人之

所爲乎夫至人入道之至妙遊心於太初

出處寢卧於無盡之域而其行所以不窒其用所以無方澤世蘊物而天下莫知其爲也豈若世俗之所爲乎故曰彼至人者歸精神手無始而甘瞑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

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

乘主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

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

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

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瘻者得車

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

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闕傳

魯哀公問乎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

有慶乎曰殆哉坂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

事華辭以支爲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

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汝與于

順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僞非所以視

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於人而

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事齒之神者

弗齒

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陰陽同其功不

露其神而付物自化不顯其迹而使人相

慕窈兮無爲而復歸於朴素豈欲爲臣於

時歟此魯哀欲用仲尼而顏闔告之以殆

哉坂乎也夫奧妙虛靜者聖人之道也需

冥悔默者聖人之迹也道不可以知而迹

不可以見今用於魯而爲輔臣則是道可

知而迹可見天下必飾外尚辭而擬之矣

如此則聖人不得不有爲而天下不得不

喪其非所以爲致治之理也故曰方且飾

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爲旨又曰難治也

此顏闔能知聖人無用之用矣

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內刑者動與過也實

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

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惟真人能之

閭閻之人所以有我有心也故有我則與

物不齊諸有心則與物相靡刃此所以離

內外之刑也夫與物不齊諸者自拘而所

以傷生也故曰離外刑者金木訊之與物

相靡刃者焚和而亦所以傷生也故曰離
內者陰陽食之此非不爲闇蔽之人乎故
曰宵人惟真人無我無心而物莫爲之累
安有傷生之患也故曰夫免乎內外之刑
者惟真人能之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猶有
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
願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慄而達有堅而經
有緩而紆

人之心處於至虛之地而居於杳寂之際
不可以智度而已故曰人心險於山川難
於知天天由有其用而可知人心亦有其
用而不可以知之故春秋冬夏旦暮之期
是天之用也情貌願達緩紆之殊是心之
用也天之用所期必至而可以知心之用
所爲難副而不可知此孔子之深歎也
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

就義若渴者見義而爲如得於飲也其去
義若熱者見而不爲而必熱於中也是有
爲而已安若不爲之爲歟非至人孰能與

此

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
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
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
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
而觀其色九微至不肖人得矣

夫君子之人端而虛勉而一內直而外不
役物也故其忠足以致主其敬足以奉上
其能足以剋煩其智足以應變其信足以
不約其仁足以兼濟其節足以極危酒不
足以亂其神色不足以悅其心此君子所
藏如此而挫銳解紛而與物無異小人所
以同之而難也然而必欲知於君子者此
莊子所以有遠使之以觀其忠近使之而
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
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
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
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之言也夫忠敬
智能仁信節法者此君子皆備於身而可
以觀之也觀之而不偽則小人固可以別

矣故曰九微至不肖人得矣

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備塙
而走執敢不執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
而於車上僂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正考父三命而身愈
恭蓋曾子以祿秩雖厚而不足以爲貴考
父知軒冕儻來而不足以爲榮汝曾子謂
之心化而考父可謂形化者乎不如是則
莊子安得取之也

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及其有眼也而
內視內視而敗矣

夫不思而得則所謂德之無心也求而後
得則所謂德之有心也有心之德則害性
也故曰賊莫大乎德有心有心則心悅於
外也故曰心有眼有眼則不能反視而觀
於復惟務自內視外而喪其真故曰及其
有眼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

凶德有五中德爲首何謂中德中
有以自好也而叱其所不爲者也窮有八極
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義壽長大壯麗勇敢八

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快困畏不若
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敢多怨仁義多
責

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者皆生有
我者也惟能無我則八極不足以爲累三
必不足以爲役六府不足以傷生非至人
孰能與於此

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隨達
小命者遭

達於生則無生也達於智則無智也達於
命則順命也無生則形復於無爲也故曰
達生之情者傀無智則心無所係也故曰
達於智者肖順命則任其壽夭也故曰達
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然而達生所謂窮
理也達性所謂盡性也達命所謂至命也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釋莊
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
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
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
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

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
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事者必遭
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齏粉夫或聘於莊
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
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
其可得乎

莊子者可謂無心於物也前有楚之召則
引在筭之龜以自況而後有人之聘則指
人廟之犧以爲喻是實當不能累心也貴
富不能累於心則死生焉足以動乎此所
以繼言其死也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
爲棺槨以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
齊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
恐烏鵲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鵲食
在下爲螻蟻食奔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
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微微其微也不微
夫死者時之過去也氣之暫散也去必有
其來而散必有其聚至人知其如此而豈
顧形骸之不葬歟此莊子所以有吾以天

地爲棺槨以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
物爲齏送吾具豈不備邪何以加之之言
以言不葬之葬也夫不葬之葬反真也弟
子尚惑而恐其烏鵲之所食非所以知莊
子之達觀也

明者唯爲之使神者微之夫明之不勝神也
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
亦悲乎

神明者佛氏之所謂大神大明也大神無
方大明有微明不勝神用有差別故曰明
不勝神夫神之所見獨也明之所見
有也見獨則所以入於天而見有則所以
入於人入於人則未免於惑也故曰愚者
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九

宋 王 元 澤 傳

天下篇

大聖人之道不欲散散則外外則離離則道德不一於天下矣此莊子因而作天下篇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

聖人之道散而百家之學盛其術行於天下而不一各以所爲盡道而不可增益也故曰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爲不可加矣安知道不止於一方乎故曰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在曰無乎不在夫道無乎不在則其妙所以爲神而其微所以爲明內所以爲聖而外所以爲王皆出於妙本之一也故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此莊子極明大道於終篇以言及神明聖王四者矣

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五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蓄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

宗者道之原本也道之原本出於天故曰不離於宗謂之天人精者未離乎陽也未離乎陽則天德之至也故曰不離於精謂之神人真者內直而不假於物也故曰不離於真謂之至人天者自然也德者自得也道者無爲也任於自然而自得以無爲則所以與化爲一也故曰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履也樂者和也出於道之散而及遠也故曰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君子至人不及天人神人聖人矣

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醉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鄭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

聖人之道其妙所以無方而其微所以及物其精粹所以同於天地其生成所以周於萬物其惠所以霑天下而其澤所以被於萬民存於妙本著於粗末推而行之發而至之未嘗不小未嘗不大自精至粗而無有不在此聖人之道也故曰配神明醉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夫聖人之道其精本於至妙而所以爲其獨見其粗存於法度而所以使衆人之可行是以搢紳之士能明之也故曰其明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鄭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此莊子所以卒明孔子之道也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

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偏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

夫莊子之德不以萬物干其慮而能信其道者也彼非不知仁義也以爲仁義小而不足行已彼非不知禮樂也以爲禮樂薄而不足化天下故老子曰道失而後德德失而後仁仁失而後義義失而後禮是知莊子非不達於仁義禮樂之意也彼以爲仁義禮樂者道之末也故薄之云爾夫儒者之言善也然未嘗求莊子之意好莊子之言者固知讀莊子之書也然亦未嘗求莊子之意也昔者先王之澤至莊子之時竭矣天下之俗諂詐大作質朴並散雖世之學士大夫未有知貴已賤物之道者也

於是棄絕乎禮義之緒奪攘乎利害之際趨利而不以爲辱殞身而不以爲怨漸漬陷溺以至乎不可拔已莊子病之思以其說教天下之弊而歸之於正也其心過慮以爲仁義禮樂皆不足以正之故同是非齊彼我一利害而以足乎心爲得此其所以矯天下之弊者也既以其說矯弊矣不懼末世之遂實吾說而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於是寄其心於此篇以自解故其篇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由此觀之莊子豈不知聖人之道哉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由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是明聖人之道其全在彼而不在此而亦自列其書於宋駢慎到墨翟老聃之徒俱爲不該不徧一曲之士蓋欲以明吾之言有爲而作非大道之全爾然則莊子豈有意於天下之弊而存聖人之道乎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有矯於天下者也莊子之用心亦

二聖人之徒矣

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道藏於內則聖也顯於外則王也百家之術競起而般亂其道所以晦而不顯也故曰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道既不明而不發世俗焉能見其全純乎又曰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夫不見其全純者是道之所以滅裂而諸子之言交起也故復言道術將爲天下裂而繼言諸子之異術此莊子爲言始終之序也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徧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爲之大過已之大猶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泥愛兼利而非闢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皆有成

池克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
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
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
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
服棺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
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已未收墨子道雖
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
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般使人憂使人
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
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
何未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
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
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耒耜
而九雜天下之川腴無腴脰無毛沐其雨柳
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
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表褐爲衣以跣躋爲服
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
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勒之弟子五侯之徒南
方之墨者若復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
而倍誦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

皆以辭偏不件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
願爲之尸其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
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
者必自苦以腴無腴脰無毛相進而已矣亂
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
將來之不得已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不
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忤於眾願天
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
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是者宋鉞尹文聞其
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棲萬物以
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聯合
驪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
民之閭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
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
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
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
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
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
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
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淡

爲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公而不
當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
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
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
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
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
之知萬物皆有所可皆有所不可故曰選則
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
知去已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爲道理曰
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謏蹠無任
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
大聖椎拍軌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
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
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
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
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
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
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桀相與
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
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

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窳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察觀而不免於旣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譏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桀平皆嘗有聞者也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懦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易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已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援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手古之博大真人哉芴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

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說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觴見之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教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環瑋而連牂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淑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達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斲芒乎昧乎未之盡者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歷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泥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爲

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卯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卯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踞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圓柄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銖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駢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園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困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抵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通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隄矣由天地之迫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蠅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

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
爲名借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
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夫莊子叙墨子宋鉏尹文彭蒙田駢慎到
關尹老聃惠施桓團公孫龍之徒而皆言
古之道術在此者蓋明諸子酌取聖道之
緒餘而各爲一家之言也然以關尹老聃
爲真人者以二子不假於物而爲言出於
性之至真也故曰古之博大真人哉周人
自以其說爲謬悠其言爲荒唐其辭爲無
端崖者蓋高言盡道而矯世俗之弊天下
必以其言爲謬悠荒唐無崖也故自言之
而室非可謂明達而先知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二十

十一

南華真經拾遺

宋 王 元 澤 集 續十一

太廟之犧 周之爲書特有寓而言耳討其
文而不以意原之此爲周者之所以訟也周
曰上必無爲而用天下必有爲而爲天下
用又自以爲處昏上亂相之間故窮而無所
見其材孰爲周之言皆不可措手君臣父子
之間而遭世遇主終不可使有爲也及其引
太廟之犧以辭楚之聘使彼蓋危言拒衰世
之常人爾夫以周之才豈迷出處之方而寧
畏犧者哉蓋孔子所謂隱居放言者周殆其
人也
春秋經世 聖人有論議無辯諸子有辯無
論議論者論說而止議者議評而止辯者辯
其事之是非如何耳六合之外聖人存而勿
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聖人有論也春
秋議而不辯春秋經世之迹第議而已聖人
有議也聖人之有議非得已也豈若衆人務
辯以相示歟

問兩問影 莊子之書兩言問兩之問影以

影之爲影似待乎形而實不相待也而不知
者以起坐俯仰爲在形豈知影寔不待於形
歟夫以影必待形形必待造物者是不能冥
於獨化耳能冥於獨化則知影之不待形形
之不待造物極於無有而已故曰惡識其所
以然不然

夢爲胡蝶 莊子以其自適則言夢爲胡蝶
以其自樂則言如魚之樂以胡蝶微小飛揚
而無所不至矣以魚處深渺而能活其身矣
所以當其自適自樂之意於二物在於齊諧
萬物也

卮言 卮言不一之言也言之不一則動而
愈出故曰日出言不一而出之必有本故曰
和以天倪天倪自然之妙本也言有其本則
應變而無極故曰因以曼衍言應變無極則
古今之年有時而窮盡而吾之所言無時而
極也故曰所以窮年此周之爲言雖放縱不
一而未嘗離於道本也故郭象以周爲知本
者所謂知莊子之深也

雜說

萬物之所道者道也。道者物之所道而無有不在。故在大則未嘗有所過而在細則未嘗有所遺。是以萬物之才性分中亦各有所取。而此莊周之爲書而言及鯢鰈、鰻、鴛、鴦、斤、鷄、鵠、鵲、羊、魚、蝶、馬、牛、山、木之類也。

道之本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根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末。有天地也。先天地生而不爲久。自古以固存也。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萬有不同謂之富。不同同之謂大。富有之謂大業。此聖人也。

有形然後有名。有名然後有分。有分然後有守。莊子曰：「形名已明，分守次之。」

莊子所謂不折鎔、鄒不怨、飄瓦與夫不怨虛舟之意同也。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是以孔子欲無言也，則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非體道者孰能與此？」

率性者自然也。修道者使然也。自然者天也。使然者人也在自然之中者有也，在使然之

外者無也。人安能奪其所有，益其所無哉？故所有者性也，所無者莊子之所謂侈也。德者己之所有也，於己之所有人益之是侈也。故曰：「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

君子之迹有窮，通聖人之道無純利民之所見者然也。君子之迹有窮，通其心則無窮，通之異也。故曰：「窮亦樂，通亦樂，以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也。」

莊子曰：「無以故滅命，人道之謂故，天道之謂命。」

道譬則歲也，聖譬則時也。莊周所以作秋水而言時至者，當其時而已。奈曲士指此而非之，宜其憤復蟲之不可以語於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也。

莊子言頹回忘仁義矣，未能忘禮樂仁義先忘而禮樂後忘是仁義不如禮樂也。此莊子先言忘內而後忘外仁義內也，未能忘外禮樂外也。內外忘然後能坐忘，此其言之所以不同也。

聖人以必不必，衆人以不必必。何謂也？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必不必也。言必信，行必果，以不必必也。莊子之言有與聖賢相似者，不可全非而已矣。

聖人不自立意而意常存，不自有我而我常在。追之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非有意而動也。非有我而起也，亦曰應之而已。莊子曰：「物物者不物於物，與荀子精於道者，物物之言相合也。」

靜者本也，動者末也。靜與物爲常，動與物爲應者，聖人也。靜與物爲常，動與物爲應者，衆人也。聖人物物衆人物於物，知斯而已矣。孔子曰：「君子學以致其道。」莊周曰：「道不可致，孔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莊周曰：「德不可至，何也？」曰：「孔子言其在人，莊周言其在天。」

天以其自然，則自然之道矣。由致而自得之，德矣。由至以其自然，則深造之道，不可致何由得？道日新之德，不至何由得？德惟夫能致，然後可以不致。惟夫能至，然後可以不不至。莊周之書究性命之幽，合道德之散，將以去

其昏昏而易之以昭昭此歸根復命之說剖
斗折衡之言所以由是起矣雖然道於心而
會於意則道問而無應又奚俟於言者歟蓋
無言者雖足以盡道之妙而不言者無以明
故不得已而後起感而後動迫而後應則駕
其所說而載之於後而使夫學者得意則亡
象得象則亡言此亦莊子之意有異於世也
莊子言澤雉之處樊中以其失於真性也古
之至人則能忘其機心息其外慮心與太虛
齊道以陰陽會以天地為一朝以曠代為一
府無人非為異故物不得而親不得而踈此
其送出於範圍之外而又非澤雉之在乎樊
中也
莊子曰古之真人過而弗悔當而不得則是
聖人未嘗無過也過而不自以為悔與天同
也若其與人同者則有改過不吝其更也人
皆仰之者矣冬而燠夏而寒天地之過也天
地且有過況聖人乎大恐之謂懼小恐之謂
惴莊子曰大恐漫漫小恐惴惴
莊子之言其通性命之分而不以死生禍福

動其心其近聖人也自非明智不能及此明
知矣讀聖人之說亦足以及此不足以及此
而陷溺於周之說則其為亂大矣
夜氣存者萬慮息也不定以存者謂不能朝
徹也能朝徹則所謂復德之本也
神有甚於聖而鼓舞萬物者神也與萬物同
憂者聖也神不聖則不行聖不行不藏莊周
之言尚神而賤聖矯枉之過也
莊子曰自本自根本者一在於木下根者木
止於良旁本出於根而根附於本相須而生
也故本者命也根者性也老子曰歸根曰靜
以言性也靜曰復命以言本也
莊子之言有言真人至人者以真者言乎其
性也至者人道之至也
明者神之散神者明之藏是明由神之所致
也故曰明不勝神
老子曰天門開闔莊子曰天門無有以其萬
物由之而出故曰開闔以其萬物由之而藏
故曰無有
莊子之言渟渟者所謂無盡之際復無盡也

萬物芸芸而生成於中所以不見其極也
萬物備之於天地之中而天地非有意於萬
物也故曰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
備矣萬物亦備於我身而我非外更役物也
故曰知大備者無求如此則自得而不遺於
道也安能舍己而逐物歟故曰無失無棄不
以物易己也
莊子曰有名有實是物之居者所謂在體為
體在用為用而萬物之所由是也無名無實
在物之虛者所謂不聞不見而必集於虛是
也可言可意言而愈疏者無言無意而道所
以親也
莊周之言載道之妙也蓋其言救性命未散
之初而所以覺天下之世俗也豈非不本於
道乎夫道海也聖人百川也道歲也聖人時
也百川雖不同而所同者海四時雖不同而
所同者歲孔孟老莊之道雖適時不同而要
其歸則豈離乎此哉讀莊子之言求其意而
忘其言可謂善讀者矣

南華真經拾遺

道藏要籍選刊

八九八

道藏要籍選刊序

道教是我國土生土長的宗教。歷史源遠流長，名山勝蹟，遍佈神州。信仰者估計有三千餘萬人。千百年來，道教作為中國封建社會三大思想支柱之一，對於中國思想史以及文化史的影響是不能低估的。因此，國內外不少學者十分重視道教的研究，從道教文獻中搜尋有關中國科學技術以及思想文化等發展的大量材料。可以肯定，研究整理道教的大量文化遺產必將多方面推動我國歷史和文化的研究。

道教經典主要收在《道藏》裏。據考證，《道藏》匯輯始於唐開元中。現存《道藏》是明英宗正統十年由邵以正督校刊正的。正統《道藏》以及明神宗萬曆三十五年由張國祥輯印的《萬曆續道藏》，共五千四百八十六卷。本世紀二十年代上海涵芬樓據以影印，數量就有一千一百二十冊之多。上海古籍出版社委託上海市宗教學會胡道靜、陳蓮笙、陳耀庭同志，從《道藏》中選擇百餘種重印出版，以應各方急需，是十分必要的。

我國的道教研究工作起步較晚，還有大量課題亟待開發，除了進行歷史研究、整理豐富遺產以外，還要從社會學、人類學的角度注意研究道教的現狀，特別是當代道教的存在和發展趨勢，加深對於中國宗教信仰歷史特點的認識。當然，這樣的工作不能光靠文獻的整理與閱讀，還必須進行完整而又細緻的調查研究，理論聯繫實際，進行科學的分析與概括。我相信，有志於道教研究的社會科學工作者，密切協作、辛勤勞動，必將做出具有民族性、科學性和現實性的成果來。

羅竹風 一九八六年春於海上

編輯緣起

一、《道藏》是道家哲理著作以及道教經典撰述的總集，內容十分豐富。其中除了道書以外，還收有諸子、歷史、地理、科學等古籍。因此，無論是研究道家哲學、道教教義與儀範、道教史、哲學史、文化史、政治經濟史乃至民俗學、科技史的學者，都需要從中搜尋有關的資料。此外，《道藏》收入的古籍大多較為完整地保存着明初以至更早的版本原貌，有些甚至還是孤本。其中不少仍具有文獻學研究以及古籍整理校勘的參考價值。但是，整部《道藏》卷帙浩繁，置辦不易，且檢索艱難。因此，我們應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委託選印部份要籍出版，以方便對道教和文化學術史感興趣的人士們使用。

二、本選刊選印《道藏》中原書一百三十種，附錄《道藏目錄詳注》（明白雲霄撰）、《道藏考略》（民國曲繼皋著）、《讀道藏記》（清劉師培著）等三種。分精裝十冊。其中：百科類二冊，經典類三冊，子書類一冊，史傳類一冊，地志類一冊，儀範類一冊，攝養類一冊。選輯時，兼顧學術界和宗教界的多方需要，以具有一定學術價值和是否經常使用為標準。附錄三種則有助於讀者瞭解《道藏》的歷史形成及全貌。

三、選印《道藏》要籍，均以一九二三至二六年間上海涵芬樓縮印明刊《正統道藏》為底本。遇有錯漏，據原上海白雲觀藏明刊《正統道藏》（今藏上海圖書館）補正。涵芬樓本原為綫裝三十二開大小，現改為報紙精裝十六開本。每頁印涵芬樓本三葉，按原葉順序排列，重編頁號。後附全書總目索引，以利索檢。

四、《道藏要籍選刊》的選輯與出版，得到上海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上海市宗教學會以及上海市道教協會的多方支持和指導。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聯合會主席羅竹風同志撰寫了序言。在印製過程中，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編輯、印製同志過細作業，辛勞逾常，在此一併致謝。

胡道靜 陳蓮笙 陳耀庭 一九八六年九月

本冊提要

本冊收輯道家主要著作《道德真經》、《南華真經》的稀見注釋本三種。

《道德真經廣聖義》，前蜀著名道士杜光庭撰。杜光庭原爲儒生，應九經舉不第，入山學道。唐僖宗時召內供奉，中和元年（八八一年）入蜀。晚年居青城山白雲溪，卒葬於山。杜光庭對以往六十家《道德經》注進行比較，概括各家意向和宗旨，採摭衆書，纂成《道德真經廣聖義》，以爲「修之者，於國則無爲無事，自致太平；於身則抱一守中，自登道果。得之者，排空駕景，久視長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宋末元初道士褚伯秀撰。褚伯秀清苦自守，白首成書，輯郭象、呂惠卿、林疑獨、陳詳道、陳景元等十三家註，並附以己見。宋以前註《南華》者，梗概略具於此。

《南華真經新傳》，宋王雱傳。雱字元澤，曾擢天章閣待制兼侍講，遷龍圖閣直學士。《新傳》詳於內篇，略於外篇，雜篇，多以儒釋之義理貫釋《南華真經》。